



FOSSGATE BOOKS

簡介

心机女主 vs 高冷禁欲上司/有脾气的忠犬/腹黑假弟弟

复仇一旦开始，所有人都会成为连织的踏板。

她所有展现给他们的爱意和温柔，不过是为了成全自己的野心勃勃。

为达目的，连织勾引上司，培养忠犬，蓄谋成为豪门流落在外的千金，却被假弟弟缠上。

那些被她无意招惹的男人，复仇成功那天，连织发现怎么都甩不掉了。

1，女主真恶人，为达目的不罢休。

2，发生关系的男人好几位，所以设定为 np

NPH 肉文重生女性向

0001 第一章 下毒

夜深了。

时代皇宫夜总会如一座不夜城堡，莺歌燕舞，灯火永昼。光影从舞台上女人的超短裙摆溜过去，甩垮扭腰间，隐约可见丁字裤和雪白翘臀。

霎时，台下几十双男人的眼睛皆闪烁着暗芒。

连织推开卫生间的门，一股腥臊味传来。

像是有人捅了沼泽地，咕叽咕叽的声音混合着捣浆，战况激烈。

女人明显受不住，哀叫求饶声从卫生隔间传来，男人却越战越勇，骚话连篇。只听那打桩似的撞门声，便能想象似乎要将人怼进墙里。

连织跟没听见似的，站镜子前往脸上擦粉。

这地方做的就是婊子与嫖客的生意，听到这种声音不足为奇。

镜子里那张脸蛋精致小巧，却因擦粉过多，肤色惨白如刷墙。

连织跟没瞧见似的，依然一层一层往脸上敷。擦完粉她对镜笑一笑，灯光下显得十分瘆人。

做完这一切，她从小坤包里取出瓶水和一包白色粉末。

她将白色粉末往水里一倒，摇一摇，粉末消融。

她有趣地想：要是待会七窍流血死在那群男人面前，怕是他们都能吓软，这辈子都得留下心理阴影。

连织越想越有意思，嘴角一弯。眼里似有流光闪过。

像在琢磨着坏主意，她脸上终于露出生机。

然后她举起水瓶，毫不犹豫地整瓶喝了下去。

这操蛋的世界，她不玩了。

出卫生间时，打桩声仍在继续，连织贴心地帮他们将门关上。

走廊混混暗暗，隐约可见男人搂着怀里的女人，亲两下叫乖乖，说今晚要包她。

女人嗲嗲的说自己是大学生，不出台的。

“大学生，老子就喜欢大学生…”

连织充耳不闻从他们身旁经过，眸子里却有一丝恍然。

大学生？

她想，如果对外说她连织也是大学生，怕是没人信吧？

可的的确确，人大毕业，四年皆拿国奖，学霸女神，蕙质兰心

。

这些词形容的就是曾经的连织。

但为什么会混成如今这样呢？

连织一点不敢细想，人生是禁不得回忆的，那些细枝末节就像是华袍上的虱子，一想浑身发痒溃烂，体无完肤。

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她还能勉强地过。

也容不得她回想，刚到吧台，就被领班张姐拉住。

“正到处找你呢，快跟我走。”说完就拉着连织进电梯，。

连织道：“张姐什么事这么急啊？”

“孟五爷来了，挑了一圈都不满意，我这才想起你。”

说完注意到连织的妆容，嫌弃道，“你这都化的什么，跟个鬼一样，我说多少次让你别化，你那张脸蛋素着都比人好看。”

连织几句含糊过去，心里却觉得不妙。

孟五爷这人她知道，黑白通吃的人物，一条腿不知道往犯法的生意伸了多少。

连织不太愿意和这种人接触，待会要是死在他们面前招了晦气，怕是还要泄愤将自己鞭尸。

她推诿道：“我先去卸个妆，张姐，你要不找她们先顶上。”

电梯门开了，张姐道：“先这样，没时间了。”

摆脱不得，连织也就只能硬着头皮上。

她们绕过冗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有几个裙摆短到腿根的女孩站着，半句不敢多说。

连织眉头微凝，孟五爷这是打算选妃？

张姐让连织站在女孩后面，然后扣门，门推开时她笑得像朵花。

“五爷，皇宫里顶顶漂亮的女孩我都给你找来了啊，要再不满意我可没招。”

包厢里昏昏沉沉，只有电视蓝光映在沙发上的几个男人脸上。

连织跟着几个女孩身后进包厢，她一眼就看到沙发中央的孟五爷，国字脸，笑起来面容祥和。

但连织可是亲眼看见他一刀要人性命，自然不会认为他是什么良善之辈。

她悄咪咪挤在几个姐妹旁边，祈祷自己邋遢妆容能躲过去。

然而无意一抬头，猛地僵在原地。

陆野？

连织瞳孔缩了缩，简直不敢相信是他。

可坐在孟五爷旁边的男人不是陆野又是谁，男人套着件宽松纯黑夹克，显得肩膀修阔，气场十足。

他是标准的挺鼻黑眸，一张脸轮廓分明。烟雾缭绕间男人薄唇微抿，淡淡的肃和冷。

又在孟五爷寒暄几句后变成混不吝的浪荡。

若说连织此生最不愿意见到的人，那么非陆野莫属了。

曾经她是校园女神，而他是只知打群架的校霸，他苦苦追她那段岁月闹得全校皆知。

检讨一封皆一封，可陆野死不悔改，校霸为爱折腰，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场轰轰烈烈的追求以连织的当众羞辱，和一记耳光结束。

后来连织升重点大学，陆野无影无踪。

她不是没想过再见到这个人，可那场景，一定是它高高在上，他穷困潦倒。

每一种设想，都不可能是现在！

她成了任人挑选的妓女，他是游刃有余的看客。

六年过去，他轮廓锋利，褪却少年的意气变得硬朗成熟，周身气场竟让人无法忽视。

连织将自己藏得更厉害。

孟五爷往女人堆里瞥了一眼，笑道：“陆老弟，你听见了吧，这里的姑娘都被你挑遍了。”

陆野跟着弯唇，抬睫往对面淡淡一扫。

连织猛地低头，恨不能把自己埋进尘埃里。

那道视线掠过她头顶停留了一瞬。她心一揪，他已扭头看向别处去了。

“就她吧，绿色裙子..”

她心瞬间落下，却听他停顿了半秒，话音一转，“旁边那位。”

姐妹齐齐看向连织。

连织猛地抬头，就见陆野正盯着她，眼神在暗暗幽幽里昏昧不明，略带一丝轻佻。

那是看妓女的眼神。

他没认出她，连织心头复杂，又松了口气。

张姐笑咪咪带着其他女孩离开，并对连织使眼色，让她好好照顾这位爷。

门关上，连织在原地站了会，镇定自若朝着陆野走去。

少说也有七八年，陆野说不定早把她这号人物忘了，只要她不露怯，谁认识她啊。

沙发上一排男人，陆野旁边只余些许缝隙，留给连织的座位只有两个手掌大小。

她心一横，坐了下去。

白花花的细腿瞬间紧贴着他的，毫无缝隙。

隔着条裤子，男人大腿柔韧，灼灼热度源源不断传向她。

她心尖直颤，未曾注意到旁边的男人也顿了顿。

旁边的孟五爷哈哈大笑：“原来陆老弟喜欢这一款，难怪刚才挑来挑去都不满意。”

几个手下也笑了。

陆野嘴角挂着丝淡笑，他低头看向她，漆黑瞳孔里映着她假意的笑脸。

“叫什么名字？”他道。

连织声音放嗲：“我叫瑶瑶。”

他没说话。

她端酒喂他，然而透明的杯壁碰到男人嘴唇，他却没有张开。

陆野眼眸垂下，意味不明的目光落在连织脸上。

那眼神让连织莫名心颤，仿佛她已经被识破。

孟五爷笑道：“果然是美人在怀，容易叫人失了斗志。陆老弟你考虑得怎么样，这笔生意于你可是只赚不赔。”

陆野扭头，面上略显松散：“和五爷合作自然陆某求之不得，但我目前连货都没有看到，且我这次需要的量还不少。五爷能给得起？”

孟五爷问：“你要多少？”

打火机在手中翻转，陆野比了个数。

孟五爷沉吟了会，给手下使了个眼神。

手下将盒子放在茶几上，打开后里面赫然躺着包白色粉末，陆野用指腹勾了些许出来，碾了碾。

放在鼻尖一闻。

其他姐妹装聋装瞎，当没看见，连织诧异地望着陆野。

这男人居然在做毒品生意？

陆野和她惊异的目光淡淡擦过，他取了杯酒和孟五爷一碰，道：“的确是好货，五爷这么有诚意，陆某求之不得。您开个价。”

“好说好说。”

孟五爷哈哈大笑，生意做到这再提钱就俗了。

几瓶酒后，场内觥筹交错，灯光暧昧。禁不住诱惑的手下已经将手探进了女伴的内裤里。

陆野喝醉了，脸颊浮起一片绯红。

孟五爷让连织送陆野去楼上休息，连织扶着男人胳膊绕过自己颈窝。

他真的好重，呼吸也重，如羽毛般重重擦过她耳朵。

连织艰难的驮着他。

等两人离开了一阵，包厢里重归平静。

孟五爷笑意瞬间消失，对手下使了个眼神：“跟去看看。”

0002 第二章 湿了（微h）

*

包间里，连织艰难地搀扶男人躺在床上。

昏沉的灯光下，他醉醺醺的，手搭额头，呼吸间喉结的弧度随之轻微起伏，连着经络，能让人瞧得心慌脸热。

连织去卫生间给他打水洗脚。

她端来热水，打开床尾的洗浴装置，刚碰到男人的脚，他就醒了。

连织低声道：“先生，你要洗脚按摩吗？”

男人不答，幽幽不明的目光落在她脸上。

她避开不看他。

半晌后，陆野声音微沉：“去把脸洗了。”

“啊？”她讶异看他。

“啊什么？”陆野道，“你们这伺候人的，都喜欢往脸上刷一墙的粉？”

连织：“……”

六七年没见，闷葫芦居然也会讥讽人了。

连织不愿意去卸，但显然陆野比她更有等待的功夫，僵持到最后，她不得不去卫生间。

水声哗哗，卸完妆后，连织盯着镜子里的那张脸。

水珠在她白净的脸蛋上滑落，巴掌大的脸蛋一颦一蹙间楚楚动人

她都快忘了多久没敢看过自己的素颜，有几分愣怔。

纠结再三后，连织最终出了卫生间。

陆野懒坐床头，正闭眼假寐，听到动静后，他眼皮缓抬。

连织立马关掉了两盏灯，期许黑暗能遮住自己的脸。

她蹲在床尾，借着垂落的碎发将自己挡得严严实实。

当陆野看着她将他的脚放进浴盆时，有片刻僵硬，他想出声制止，但不知为何，却没有动作。

陆野深深看着这个七年没见的姑娘，她面容洁白，像云又像雪。

她曾深深地刻进他脑子里，又因为时间过处慢慢淡化。

他仍记得音乐教室里，她将他送的东西砸得细碎，将他当狗一样戏弄。

“陆野你喜欢我啊？”她当着几百人，漂亮得过分的眸子笑意讥讽，“就你也配，我连织这辈子不说飞黄腾达做人上人，丈夫至少也是商界名流，学历优渥之辈。”

陆野握紧拳头，听到她一字一句道，“就你这个垃圾也配。”

他怀着一腔热血而来，被她戏弄的几桶水和讥讽浇得透心凉。

恨她倒不至于，他是男人，不至于没有这么点气量。

只是陆野在那一刻消了所有心思。也是，就他这种人怎么可能触碰得到她。

此刻他看着她跪在他腿边洗脚，衣不蔽体，两颗浑圆就轻而易举的暴露在他眼前。

陆野眸色渐深，道：“你怎么会来做这个？”

连织笑了。

“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就像人得吃饭天要下雨，有一行职业空缺就有需要他的人。”

半晌后，陆野声音沉而冷：“连织，你怎么会来做这一行？”

他叫了她的名字，用着以前的腔调。

连织心尖发颤，他还是认出她了。

“很奇怪吗？”

她抑制住羞耻，仰头看他，“我图快钱，这一行刚好能满足我的需求就来了啊。”

“人总得考虑吃喝拉撒的事情吧？”

陆野正要说什么，突然门外传来一丝动静。

他猛起身将连织一拉。

天选地转间，连织就躺在了他身下，男人精壮又滚烫的身躯紧碾着他，她不解瞪他。

陆野将手指抵在她唇上。

“嘘！门外有人。”

手指和她唇碰触的瞬间，陆野愣了一愣，仿佛能闻到她唇舌间馥郁的香气。

连织也愣了

门在这时被推开一丝缝隙，陆野眼疾手快将被子一拉，盖在他两身上。

“别动，有人进来了。”

连织懵怔，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闭上眼睛。”

他在她耳边低声说，“不管发生什么都别睁开。”

连织听话闭上眼。

他犹豫了片刻，脸埋在她颈窝深处，慢慢伏在她身上动了起来，起起伏伏的动作像是雄性动物在自己的领地上捭伐。

连织惊愕地皱紧脸蛋，手刚抵上他胸膛。他就俯身压下，以虚抱着她的动作撞击着她。

“别动！”他的声音又低又哑。

被子往下滑落，陆野手揪着自己体恤扯了下来，露出他古铜色肌肤和饱满有力的手臂肌肉。他们如交颈缠绵的鸳鸯，女人手臂攀着他肩膀，吐气如兰。

手下在外面看硬了。

卧槽，这完全是美女与野兽。

陆野肩膀宽直，几乎将身上的女人完全拢在身上，那雪白的手臂更菟丝草似的缠着男人。

单看被子的起伏程度便能想象里面是如何激烈，怕是连整根肉棒都恨不能塞进小逼里吧，也不知道这女人能不能受得住。

手下看得口干舌燥。

五爷还让他来瞧瞧，有这必要？陆野再横也是男人，过不了美人关。

“嗯～”

腿心突然被狠狠一撞，她无法抑制地轻叫了声。

陆野背脊一僵，呼吸愈发深了。

他们虽然在做戏，可上半身紧密地贴合着，男人火热坚硬地胸膛贴着她，他每一次蓄力都仿佛打桩般钉向她的私处，凶猛有力。

连织发颤发抖，身体涌出一阵阵热流。

她湿了，不由自主的开始渴望填充和占有。

以前连织最讨厌的就是陆野这种男人，臂膀结实，充满力量，一拳头就能将人打个鼻青脸肿。

可这些年经历过无数个大腹便便和臭老头子，仗着几个臭钱，各种道具折腾得她伤痕累累，可鸡巴一塞进去，硬不过三秒。

她在无数次空虚后，开始感受到陆野这种男人的结实和安全感。

连织眼眶莫名红了。

死之前来次鱼水之欢，她或许在黄泉路上就不会怕了。

她手搂着他的臂膀，唇贴到他耳边轻轻一含。

陆野浑身一颤，感受着她舌头在他耳垂厮磨，湿湿的热热的，一股电流梭进他下腹。

他侧头看她，眼瞳深幽。

连织唇缓缓贴上去。

在要碰触他嘴唇时，陆野侧头一躲。

连织看不见他的神色，只能瞧见他紧绷的下巴。他没再看她一眼。

他嫌弃她？

她自嘲的想。也对，她如今是万人骑的妓女，早不是那个连织了。

等门外没了动静，陆野猛地起来，将体恤往身上一套。

他背对着她，挺拔身形像一株万年生长的白杨。

“抱歉。刚才形势所迫，对你做了些不适合的行为。”

他套衣服这动作，连织无意看着他左手中指上套着个戒指，泛着闪亮的光泽。

她愣了愣。

原来，他有喜欢的人了。

“你要说几遍抱歉呀。”

连织懵懂渐渐变为柔媚，她声音娇娇的，“还是你们男人都喜欢在床上凶猛，床下说抱歉。”

陆野没搭腔，只将一张银行卡放在床头柜上。

“里面有二十万，密码是六个九。”

她笑看着他：“这是嫖资？但是你什么都没做，不是吃亏了。”

陆野漆黑目光落在她在她嘲讽的脸上，没搭腔。

“这份职业不适合你。你是女孩子，别用这种方式践踏自己。”

连织脸上的嘲讽有片刻龟裂。

太久没人和她说这样的话，说你是女孩，要好好爱护自己。

这些话柔软又带刺，她的愤怒啊，嘲讽啊，包括虚张声势的伪装都像个气球被扎得穿穿透透，只余心酸和刺痛。

门外突然传来几声“砰砰”巨响，夹杂着惊恐尖叫。

陆野眼神陡然一凛，几步朝门外走。

走到门边又站定，回头瞧她一眼：“记住，任何人敲都别开门。”

丢下这句话，陆野出去了。

门砰地一声被关上。

门外好吵，连织想下床去看看。

然而各种声音突然像是拉长的贝斯和长笛在她耳边糅杂，她感觉无法呼吸，头晕恶心。

毒发了，她胃里拧搅得难受。

连织费力撑起身，踉踉跄跄走到门边拉开个缝隙。

迷离的视线里，几个穿警服的男人在烤着个囚徒死死压制在地上，而右边走廊尽头，陆野一脚将黑衣男人踹飞在地上。

突然，对面房间探出一支枪，正对着陆野。

连织瞳孔一缩，开了门猛地扑出去。

“砰”地一声枪响，陆野猛地回头，就见女人倒在血泊里。

“连织！”

他手指都在发抖，连抓犯人的本能都忘了，上前将连织抱在怀里。

“咳咳…咳咳…”

好疼。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她这么疼？

连织咳了好多血，呼吸仿佛在往胸口插刀子，那颗子弹打中她的脖子，她活不了了。

她气息微弱：“你是..你是警察啊？”

她看见男人眼底的血丝，他嘴唇微动，仿佛在说着什么。

可连织已经听不见了，连男人的轮廓也氤氲碎裂，什么都看不见。

原来他是警察啊。连织想。

这个小混混如今居然活得这么好，成了保家卫国的人物。

怎么办，比起毒枭她心里更不服气了。

可也没法不服气，她就要死了。

一滴绝望的眼泪从连织眼角滑落。

这辈子她活得太不值得了，可临了居然救了个警察呐。

她想伸手摸摸自己救过的这个男人，还未碰到陆野的轮廓，她就缓缓闭上眼睛。

0003 第三章 重生

疼，头好疼！

像是有人拿把斧子将她的脑子劈开。

连织猛地睁开眼睛，身上一滴血也没有，她自己在车里。墨色车窗玻璃外几近黄昏，车灯如流线在窗外划过，城市的各色广告牌霓虹如织，飞速在眼前闪退。

而玻璃窗上，倒映着她失魂落魄的眼。

“昨晚嘛去了，十来分钟的路都能睡着？”旁边传来散漫一声。

这声音…

连织后脊一僵，侧头看去。

霍尧正将车开入会所的地下停车库，灯光透过窗玻璃如雾覆盖在他脸上，轮廓硬朗，鼻梁英挺，嘴角勾着漫不经心的笑。

他单手握紧方向盘转了半圈，扭头瞧连织。

她正一眨不眨盯着他，眼眸在森森黯淡里显出一丝惊恐。

霍尧扬眉：“看我干嘛？”

他下车时连织仍然木然坐在车上，像是魂穿了般痴痴傻傻的坐着。

霍尧绕道副驾，曲手敲了下车玻璃，笑道：“下车啊，睡一觉变傻了？”

连织呆呆地推门下车。

几十辆豪车停在酒店专供的车位上，她陌生地看着周遭。

这是在哪？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她完全不在状态，就跟个工具人跟着霍尧，有专门的侍者领着他们去包厢。

二楼走廊间错如迷宫，灯光幽暗，繁复的花纹在墙上蜿蜒。

连织问：“去哪？”

她不是被一枪毙命了吗？为什么会重新再遇霍尧？

霍尧扭头，灯光下她的脸色泛白，像是在森林迷路的小鹿。

他嘴角勾起一丝笑，道：“见几个朋友，你不挺想来看看。怎么，忘了？”

见朋友？

连织瞳孔一缩。

是了！在连织的记忆里似乎有这么一回事，她旁敲侧击想进入他的圈子，霍尧便果真带她来见他圈内的朋友。

那时她还纳闷，人和人的相遇是不是只隔着五个人。

不然，霍尧的青梅竹马为什么会是她恨透的人。

很久以后，连织才知道这场聚会是霍尧蓄谋已久，他故意和她保持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将她当成工具利用。

可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怎么会？

连织将指甲深深陷进肉里，掌心传来钻心的痛疼告诉她，这些都不是梦。

霍尧揣兜走在旁边几分漫不经心，她盯着他俊朗的眉眼，脑海里突然生出个不可置信的想法。

就在这时，侍者推开包厢的门，对冲气流瞬间扑上连织的眼睛。

透过门缝，她看到一张美目盼兮的脸。

那个女人坐在人群簇拥里，笑得甜美，仿佛从不知人间疾苦。

连织眼前一黑。

真的是沉希！

门边传来动静，包厢里的众人纷纷回头，看到霍尧带着个女人，戏谑地吹出一声口哨。

“霍尧，你可真够慢的！”

沉希不满道。然而目光转向他旁边时，不满霎时僵硬在嘴角。

霍尧手指勾着个钥匙圈转，话里没什么诚意道：“堵车，抱歉了各位。”

“亦洲也还没到，你两就可劲抢尾巴是吧？”

那人盯着连织，戏谑道，“旁边这位妹妹叫什么名字？”

这口气分明对他带妹子习以为常。

霍尧侧头看了眼连织，懒道：“要告诉他吗？”

连织没说话。

霍尧眼尾散漫，他视线收回，睨了眼对面的沉希。

后者狠狠瞪他一眼。

在座的几个男人都是跟他从小玩到大的，自然见证了霍尧身旁的女伴如雨后春笋一茬接一茬。

只是这位…漂亮虽漂亮，但不免太呆了些。

“妹妹，不会被这场子吓到了吧？”有人笑道，“我们都是正经人。”

连织恍若未闻。

肩膀突然被力道紧了下，她如惊弓之鸟抬头，霍尧微挑唇角，漫不经心道：“怎么又发起了呆？”

“不好意思，我..我去个卫生间。”

她根本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几乎是立即转身往门外跑。

身后隐约传来几声调侃，嘲笑霍尧难道现在木头美人。

包厢门大力被关上，幽暗走廊只余连织仓皇的步伐，她跑啊跑，沿着四通八达的走廊窜行，如一只陷进阴沟里的蚂蚁。

眼前的视线拉扯撕裂，陷入无限重影。

在无人的转角，连织背靠墙上，早已泪流满面。

大颗大颗的泪珠沿着下巴滴落，她嘴唇颤栗，哽咽声死死卡在喉咙。

居然是沉希！

是那个在毕业设计上盗取她设计成果，是那个阻止她保研的人，是那个抄袭她成果并在国际上获得蒲默思大奖的人！

连织哭声撕裂，用头狠狠去撞墙。

老天在和她开玩笑吗？她居然真的回到了三年前，重回再遇沉希的时候。

不及她情绪崩溃，走廊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低吼。

“霍尧，你给我站住！”

连织赶忙擦干泪，缩在墙角。

她头悄悄探出去，霍尧正站在走廊尽头，脚步微顿，笑意不达眼底。

而身后的沉希一脸愤怒。

她几步上前，低声质问。

“你明知道我和连织的渊源，你为什么还要把她带来？”

比起沉希的情绪失控，霍尧可平静得很。

他明知故问：“什么渊源？”

“你！”

霍尧抠了下眉毛，懒道：“让我想想，是你三年前享誉国际的第一幅作品实则是抄袭，还是你这个菁华首席设计师其实还不如一个无名无姓的大学生。”

“你给我闭嘴！”

沉希狠狠煽了他一巴掌。

霍尧被打得偏过头，他舌尖顶下右腮帮子，笑得很冷：“你还有心思在这发脾气，不怕连织碰巧听到找你算账？”

“或者…”他步步逼近，手指似抚似逗弄地滑过沉希的脖子，
“你男朋友要知道你的才华不过是抄袭来的，你猜猜他会怎么看你？”

沉希被激得眼眶通红：“你到底想做什么？”

霍尧不答，冷看她一眼。

半分不留恋地转身走了。

一堵墙之隔，连织把自己藏在黑暗里，早已哭得泪眼模糊。

霍尧果然一直都知道。

他清醒地了解她是被冤枉的，却将她带到这个圈子看戏。

她仍记得上辈子沉希趾高气扬在她耳边的字字句句。

那时她在会所重遇沉希，强烈的不甘让她非得问个明白。

“连织，你可笑不可笑啊，两年前芝麻大点的事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沉希被她堵住，却一点也不显慌张，她低声凑在连织耳边，“
连织，你有没有想过这部作品在你这只能无人问津，而我却能将它
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所以啊，有时候作者是谁不重要。”

连织盯着她脸上的得意洋洋，恨不能扑上去咬死她。

“你以为你说这些就能抹掉你是抄袭的事实吗？沉希你有本事就当着别人的面，说你最高荣誉的那副作品，其实是抄袭的我？！”

连织这辈子泥足深陷，始于大四那年的毕业作品。

刚获得小小荣誉，便被导师告知她抄袭，蒲默思马丁大奖的最新获得者沉希的作品，和她的设计理念重合 90%。

学校以德行有亏为由，继而剥夺她的保研资格。

连织懵了，多次上诉无门。

却不曾想两年后能重遇沉希。

“我搞笑吗？为什么我要澄清一些莫须有的？”

沉希笑了笑，低声道，“你就没想过霍尧也知道这事吗？你看你们暧昧一场他又帮你了么？”

“什么？”连织脑袋发懵。

沉希道：“就是…他从始至终都一清二楚。我和你之前，他两年前就选择无条件维护我了。”

一根弦在脑袋里彻底崩裂！

沉希满意了，款款下台阶。

然而刚下了两步，身后一阵力道将她推下楼梯，她尖叫一声撞在了墙上。

她仍记得霍尧抱走沉希时看她的目光——

冷漠阴沉，恨不得将她剥皮拆骨。

一步错步步错，沉希昏迷的半年，连织因为故意伤人罪入狱服刑三年，出来后因为案底被各个行业封杀。

她像一块随处可飘的塑料袋，养母在这时候得癌，无力凑钱的连织便被人骗到了边境。

连织死的时候，都快忘了自己也曾是只骄傲的小孔雀。

老天真是爱和她开玩笑，为什么让她重生到这时候。

等着再一次被沉希羞辱吗？

一墙之隔，连织绝望的泪水哽在喉咙，反复吞咽间无力而压抑。

服务生端着果盘擦身而过，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忙。

连织摇头，擦干泪往出口跑。

她跑过柔软的地毯，步伐踉跄，眼前眩晕；她三步并作两跑下消防通道，差点摔在楼梯上；她看到酒店门口就想冲出去，一门心思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突然，她和人迎面撞上，有力的胸膛如一堵墙，对冲的力道让她狠狠踉跄在地。

连织带着掌心也狠狠在地上磋磨过。

“还好吗？”一道低醇的声音落于头顶。

连织猛地抬头，她在迷离泪光中看到一张俊逸非常的面孔，漆黑眉眼下高挺鼻梁，看似温和，薄薄的嘴唇却已经设了几重疏离。

她就这样看着他，眼泪如珠子似的往下滚落，沿着下巴钻入脖颈悉数不见。

宋亦洲目光稍顿，还未在公共场合看人如此狼狈。

但出于礼貌，他还是伸手去拉他。

——

蠢作者：求个珠圆玉润的珠珠

0004 第四章 三角恋

视野里突然出现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一块纯黑色的机械表扣在手腕。

她纳闷看他，泪落得更多。

宋亦洲淡声道：“不起来吗？”

连织忽视了那只手。

她擦干泪，自己爬了起来，半身不吭就往回走。

有路过的几位中年人朝这边看了眼，纳闷道：“亦洲？”

宋亦洲颌首：“方叔叔？”

“好久没看到你了，爷爷还好吗？”

“身体硬朗着呢，这段时间迷上了太极，天天拉着。”

几个男人哈哈大笑，宋亦洲淡笑回应，无意往外瞥了眼那道匆匆离去的身影。

*

刚刚那一撞，将连织的脑子猛然撞清醒。

她如同醍醐灌顶一般匆匆往二楼会所走，每走一步，被泪浸湿的双眼如一汪死寂的潭水，仇恨不甘翻滚期间。

她为什么要跑？

沉希还在二楼包厢里，她活得艳光四射，如鱼得水。

既然上天重给了她一次机会，这次哪怕是死，连织也会将她一起拉进地狱。

连织去卫生间用粉扑擦掉脸上的泪，再涂了个橘色的口红。

化妆品果然是女人最好的伴侣，不过浅浅几笔装饰，她的崩溃和狼狈便悉数隐匿在脂粉之下。

出了卫生间，连织沿着原路寻找刚才的包厢。

却在路过转角时，碰上了在刚才大厅的男人。

二楼包厢如迷宫旋转，他显然也是这个方向。

宋亦洲瞧见她这么短时间将自己拾掇得精致，他显然不懂女人化妆品的神奇作用，眉毛轻微地扬了一扬。

他抬手做了个先走的姿势。

连织也没有谦让，径自往前走。她半分心思都没有分在身后这个男人身上。

房梁的灯光将她的影子斜拉在墙上，随着越来越靠近那扇门，连织死死压抑胸腔里喷薄的仇恨，抑制住想要一刀杀了沉希的冲动。

小不忍则乱大谋，上辈子两年的牢狱之灾就是血的教训！

她在包厢门口站定几秒，指甲深深抠进手心，抑制住想要一刀杀了沉希的冲动。

倏忽，一只手臂越过她肩膀，放在了门把上。

她充斥在一阵淡淡的木质香里，瞥见身旁他手腕上的筋因微微用力崩了下。

门推开了条缝。

“不进？”他轻声询问，清冷的声音如颗粒摩挲过连织的耳朵。

她这才恍然他也是这个包厢的，迟钝地“哦”了声，后知后觉往里走。

沉希一抬头，便看到宋亦洲和连织前后进门。

她笑意僵了一瞬。

“亦洲，你怎么才来，再不来我们就偷偷上菜了。”

众人早已由沙发挪到饭桌上，席上有人调侃。

“刚回国你就让我们等，宋亦洲可真有你的。”

“对啊，让我们等就算了，舍得让希妹妹等你？”

宋亦洲淡笑：“抱歉。公司临时有事耽搁了。”

沉希旁边有个位置专门给他留着，宋亦洲坐下后，沉希故意将凳子拉得离他近了些，两人相视一笑。

对面的霍尧将他两的默契纳入眼底，灯光照进他眸子里，瞳色深幽。

他靠回椅子上，漫不经心道：“宋总，听说你这次回来接手了辰达资本。”

辰达资本隶属宋氏集团，由宋亦洲的爷爷创建，业务遍布全球。囊括医疗，酒店，休闲，珠宝等全方位产业。

近年来，由于投资行业的落寞，宋氏已有合并股份的打算。

但宋亦洲这次回来却力排众议将辰达资本留了下来，并担任辰达资本的总经理。旗下股东高管讶异可不在少数。

宋亦洲神色平常放松，淡笑道：“消息还挺灵通。”

“在你没回国之前都在传太子爷会空降到赤手可热的房产，你却任性接手了辰达。”

霍尧似笑非笑，“别人会不会纳闷宋三少是不是不得宋老爷子器重？”

宋亦洲本人倒是八风不动的样子，淡笑道：“让他们说呗，这难道不是事实？”

当然不是，年愈八十的宋老爷子权柄滔天，可他就三个孙子，最疼小的这个。

宋亦洲自小就养在身边亲自教导，几位损友现在都还记得他们翻出大院玩耍，小小年纪的宋亦洲跟着宋老爷子学太极，背四书的模样。

有人问：“辰达资本可不算个香饽饽，宋总还顺利吗？听说你正在招人。”

宋亦洲“嗯”了声：“倚老卖老的太多，换一批血液正好。”

席上菜品轮转，一道糖醋小黄鱼转到宋亦洲面前，他夹了条放进沉希碗里。

一旁连嵩暧昧地吹出一声口哨：“稀罕，高岭之花现在知道心疼人了，说来你两是怎么在一起的？”

两个月前，沉希专门跑去英国找宋亦洲，回来时两人便确定了关系。

沉希对宋亦洲一直有意但这么些年他们多少知道妾有情，郎无意。

突然在一起，这消息不可谓不劲爆。

有人调侃：“希妹你行啊，宋亦洲这厮就一死人脸对人爱答不理的，不知道你平时怎么忍他的。”

沉希嘟嘴：“哪有爱答不理！”

宋亦洲不咸不淡瞧对方一眼：“欠收拾？”

“本来就是，这丫当年还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呢，难不成因为希妹打破原则。”

霍尧坐他们对面，吐着烟，睨了沉希一眼。

后者害羞捂脸。

“哎呀哥哥们，就给我两留条底裤吗？谈恋爱也得有私人空间呢——”

她捂着脸可怜极了，其他人将他当成妹妹自己人，也就不再调侃。

霍尧瞅着，冷冷弯了下唇。

空空如也的碗里突然放了块东西，霍尧低眸瞧了眼，是块焦黄的排骨。

他随着她收回手的动作斜睨过去。

她仿佛谨慎的麋鹿，到了陌生环境大气不敢出，只有一双眼眸莹亮如斯。

和男人打量的目光撞上，连织小声凑过来：“这排骨很好吃，你要不要试试？”

排骨是否好吃霍尧不清楚，他只似笑非笑盯着她嘴角的那抹糖渍，像是小孩偷吃留下的邋遢痕迹。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思，霍尧伸手出了手。

粗粝的指腹触上她的唇，带着滚烫温度，她惊吓着往后躲。

“别动。”他道，“有脏东西。”

她也不敢动了，任由他温热的指腹抹过她的唇角，抹完，她耳根子也红透了。

霍尧饶有兴致用湿帕子擦手，扔桌上。

果不其然，短信来了。

放在餐桌上的手机猛地一亮。

【你什么意思，就喜欢用这种幼稚的手段报复我？】

霍尧懒懒抬眸，对面的沉希早无刚才的幸福之态，脸色十分难看地盯着他。

周遭谈笑声不多，没人注意她两的小动作。

手机屏幕的薄光若有若无映在男人眸底，他嘴角虽弯着，但眸子里毫无笑意。

然后直接当着对面那位关掉手机，看都不看她。

席上众人围绕着拿地的话题撩开，除了连织无人注意到他两。

她收回目光，已经通过刚才的试探大致确定了这几人的关系。

三角恋么？

0005 第五章 布局开始

饭后，连织坐霍尧的车回去。

城市广告牌亮起的霓虹光如流线在车窗外划过，主驾旁边的窗户缓缓降下来，燥热的风一下子灌进来，将霍尧额前的头发吹得凌乱。

他手肘搭在车窗上，指间轻点夹着的香烟，香灰散尽，猩红燃烧得愈发肆意。

透明车窗隐约倒映着他漆黑冷淡的双眼。

连织透过那双眼睛，恍然想起他们初遇的时候。

她在她在酒桌上被甲方骚扰，偌大的饭厅，秃头男借着酒劲想摸她屁股。

她难堪闪躲之际，身后有人一瓶子 cei 在肥头大耳男人的脑袋上。

连织缓慢抬头，对上一双散漫的眼睛，他唇角的弧度仍淡淡勾着，仿佛在公众场合揍人也不过是茶余便饭。

“在这都敢摸人姑娘，你算什么男人。”

他冷冷吐字，说完便扔下瓶子离开了。

连织站原地反应了好半天，才追了上去，男人已经要过酒店的旋转门，身侧的几个兄弟正调侃着什么。

他却一副懒散的模样，扬眉算是回应。

连织那时不止哪来的勇气，居然叫住了他。男人回过头，睨过来一眼平淡而漠然，显然只是一时兴起出头，根本不记得她谁。

连织立马出言感谢。

他旁边几个兄弟调侃道：“妹妹，叫什么啊，总不能让我们霍二少白救你吧？”

“我叫连织，连城诀，丝只织。”

她那时候感激之余紧张无措，未曾注意到霍尧在听到她的名字后，眼神渐变，目光饶有兴致。

大概从那个瞬间开始，他已经认出了她。

第二天连织便接到了他的电话，现在想想，他那时候便将她当成了气沉希的工具。

一阵风刮来，连织轻声道：“谢谢你今晚来参加聚会。”

霍尧略透过车内后视镜看她一眼，微哂道：“不无聊？”

看到沉希，她也能沉得住气？

连织缓缓地摇头。

“再无聊会有社畜的时间无聊吗？我下班一般瘫在家，而且今晚菜式都很好吃。”

这话在悄无声息地释放信号，像霍尧这种游走于花丛的男人再约下次就能顺口而出。

然而让连织失望了，霍尧毫无意义地弯了下唇，什么都没说。

“往哪边走？”

问的是她住的方向，连织道：“右边，转弯后直走就到了。”

她心里有数，看来，霍尧暂时无意再约。

也是，这二世祖身边围绕的莺莺燕燕可畏前赴后继，哪需要什么定期女伴。

将沉希气得方寸大乱，他已经达到目的。

连织之前留在他身边为着五分真心，五分改命。

成也命也，败也命也。

但是现在想将他和沉希拉下水，霍尧这个踏板必不可少。

连织悄无声息拉开小坤包，取出里面的员工卡，塞道副驾驶座位的边缘。

几条马路过后。

霍尧将车停在街道边缘，连织解开安全带，道：“那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

“嗯。”

霍尧漫不经心扯了下唇角，算是回应。

连织推门下车后，他也调转方向盘往回开，手机屏幕震动亮起，霍尧瞥了眼，是沉希打来的电话。

车窗玻璃上隐约倒映着他些许微嘲的脸，他摁灭了手机。

*

连织住的地方在老城区，楼底垃圾蚊蝇疯长，七八层的老楼连电梯都没有。

她当时为省租金和别人合租在顶楼，现在层层往上爬才知道有多疲惫。

阴暗的楼梯灯光亮起又熄灭，连织的脸上却愈发显得沉默。

她在回忆自己是从合适开始堕落，直至深渊。

她的毕业设计被沉希抄袭，却被反诬陷。后续保研，大公司的实习 offer 都因此受到连带影响。

连织大受打击，之后几年也没法再拿笔，堕落几年后就在小公司当个文员苟着。

后面在酒桌上被霍尧相救，她将他当成救赎，却没想到会在他的圈子重遇沉希。

一环环，一扣扣，等她反应过来时她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轻轻坠落便进了深渊。

到了顶楼，她用钥匙开门。

还未进去听见屋里传来暧昧的声音，连织循声瞧去，一扇租户的门开着，赤裸的男人将女人压在床上，后入式起起伏伏间，隐约可见男人精干的胸膛和下面乌黑的巨棒。

和连织的目光撞上，男人不仅不羞耻，反而干得愈发得劲，女人娇媚声此起彼伏。

他邪肆地上下打量着连织。

连织面无表情地关门，回到房间后开大音乐，恍若未闻。

她坐在书桌上，小小一方空间里放着几个文件夹和一台电脑。连织取过笔记本和笔，在笔记本页上写下了沉希和霍尧的名字。

一笔一画，力道几乎刺穿书页。

灯光跃进她漆黑瞳孔里，满是憎恨，她要这两个人饱尝她所遭受的一切。

*

翌日，连织去公司上班。

重活一世，她几乎连公司地址都忘了，上班卡又在霍尧那，没打卡就算了，去公司还迟到。

开小组会议时，主管将连织骂得狗血淋头，指责他带坏公司风气。

其他人颇为同情地看着，连织本人倒没太所谓，拿着食不果腹的工资被上面的人层层剥削，职场这点 PUA 她早习惯了。

会后，众人依次出会议室，张经理叫住了连织。

“连织，跟我来办公室。”

连织有些不甘愿地跟在他身后。

这位张经理仗着自己是部门老大，权利在众人之上，经常有意无意骚扰女下属。

其他女孩子也忍着不敢吭声。

张经理进办公室后坐在椅子上，感叹道：“连织啊，你们主管还是对你太严了些。”

“照我看刚出社会不久的女孩子嘛，偶尔冒失一回再正常不过，你们这个年纪又是缺觉的时候。下次我和她说说，让她对你宽容些。”

“谢谢张经理体谅。”连织假笑道。

“我这有份文件，这样你去做个规划总结，下班前交给我。”

“...好。”

连织上前去拿，刚碰到文件，张经理的手却覆盖了上来。

她抬眼看他，张经理笑里有些深意。

“连织啊，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知道走哪条路才会让你的人生更轻松。”

他道，“有时候太过要强不是好事，你遇到的麻烦可能于我而言就是一句话的事，就看你懂不懂得变通。”

张经理往下打量她身体的曲线，哪怕是穿着最保守的工作服依然显得妖娆。

他之前旁敲侧击过连织几次，只是这丫头性子太烈，得好好磨一磨。

连织半句不说话，心里却恶心坏了。

张经理也泰然自若地坐回椅子上：“你去考虑考虑，有时间给我答复。”

出门后，连织努力维持的冷静在瞬间龟裂。

她去卫生间狠狠地洗手，磋得手背通红也依然在洗。

照上辈子她刚烈的性子怕是当场就和他翻脸了，闹得人尽皆知才能作罢。可生活教会了她鲁莽和冲动只会满盘皆输，整一个人千万不能放在明面上。

突然，一个念头充斥着她的脑子，她倏然抬眸。

或许她可以让霍尧来收拾他。

连织擦干手，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她拿出手机，翻出微信对话框给霍尧发了条消息。

【霍先生，我的工卡在你那吗？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不是落在你车上了？】

0006 第六章 英雄救美

霍尧收到消息那会才刚起床。

浴袍松垮挂在他身上，隐约露出胸膛流畅的肌理线，他眼皮耷拉着，像是没睡醒的模样。男人下楼去拿了瓶冰水，坐沙发上翻了翻连织发来的消息。

工卡？

霍尧没当回事，正将手机丢在一边。

这时，佣人上前递给他一张卡牌，说这是司机清理车子时发现的，问是不是少爷落下的。

霍尧拿过瞧了瞧，果不其然工卡的名片上写着连织二字。

她一头马尾发柔顺地扎在脑后，看脸蛋轮廓也是个美人胚子。

霍尧夹着照片端详了两眼。

手机又是几声震动。

霍尧拿起一看，是谢谦发来的消息，问他今晚有没有空啊，来蓝夜聚一聚？

【上回你不是想搞个赛车俱乐部，我给你搞几个合伙人。】

蓝夜是蓉城最大的会所，霍尧回。

【行啊。】

他这时才捡起工牌，拎起手机给连织发了条消息。

【这个？】

那头几乎秒回。

【对！居然真的在你那。】

【挺难以启齿的，但是我如果今天不打下班卡的话，那我班就白上了。如果方便的话霍先生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送过来？（可怜）】

看得出来她实在着急了，可怜的表情连发了好几个。

霍尧看得有趣。

【行，待会顺利给你捎过来。】

【谢谢！】

*

连织放下手机，开始处理张经理交来的文件。

这公司是个家族企业，活多时累死人，淡季呢三无职员又凑在一起聊闲话。

聊老公聊孩子，聊旅游时去哪哪哪买了什么东西。

反正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只有在上班时才能愈发显趣味。

“偷偷告诉你们件事，张经理大概要升职了，总监不是被调走了吗？上面隐约透露下一任总监就是他。”

“真是坏人命好，他那样猥琐的男人居然能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那女孩问连织：“连织啊，刚才张经理叫你做什么？”张经理有暗暗骚扰公司漂亮女孩的习惯，她怕连织吃亏。

连织笑笑：“他就让我做个公司总结。”

她继续忙自己的，大下午就在键盘敲敲打打中过去。

大概五点半的时候，她前脚刚做完总结，后脚手机就跳出来一条微信。

【下来，到你公司楼下了。】

连织并没回，而是将手机的录音功能打开。

她阖上计划书，起身去了张经理的办公室。

照霍尧的性格，他可没那耐心等着。

办公室门传出“扣扣”两下敲门声。

“进！”

张经理一抬头，发现进来的是连织后，脸上立马浮现出几丝笑意。

“是你啊连织。”

*

【人呢？】

五分钟没有回信，霍尧给连织拨了个电话回去，十多秒嘟声没人接听后他便没有耐心再打。

他本想直接离开，但拿起连织工牌时才发现上面写有公司地址。

大厦十九楼的广告公司？

霍尧“啧”了声，眉头微皱。

他有这点时间，索性上一趟楼，免得日后还得因为这事跑一趟。

电梯缓缓往上升，霍尧百无聊赖，懒靠在电梯旁，轻轻转动手里的钥匙圈。有乘坐同一电梯的职员看见男人的穿着做派，皆在猜测是哪家公司老板的儿子。

到达十九楼，霍尧出去后，前台并没有人。

他将工卡丢这，正要离开。

但办公隔间骤然传来阵阵吵闹，霍尧隔着透明玻璃门瞧了眼。这一瞧不好，他看见了在人群中央被人推搡，狼狈不堪的连织。

她眼里含泪，愤怒地伸手指责对方。

对面那男人显然比她更凶，一个耳光就要挥过来，其他公司职员赶忙将他拦住。

众人也很懵，正工作呢，就听张经理的办公室传来一阵吵闹。

后来门被推开，连织满脸含泪的出来，说自己被性骚扰要报警。而张经理一力拦着，面色凶恶。

“连织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啊，说你工作态度差要辞退你，你就要脱衣服色诱。”张经理指着她鼻尖骂，“我不同意你就倒打一把，这世界就没你这么恶心的女人。”

在坐的女性职员皆翻白眼。

这猥琐老男人耍流氓还少吗？这次肯定是踢到了一块铁板。

“就是你骚扰我，你摸我屁股和腰，还强迫抱住我要亲我！这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猥亵罪。”

连织眸中含泪，一边说一边看向周围公司的女职员，“其他女同事肯定知道他是什么人，我哪怕再差劲也不会去向一个猥琐的老男人投诚。”

她虽然目光在向别人求助，但实则在寻找霍尧。

透明玻璃门外站着个身姿挺拔的男人，看轮廓大概就是他了。
连织迅速收回目光继续哭。

“我要报警！一切等警察来调查！”

说着她拿出手机，然而被人一把抢了过去。

“你他妈疯了是不是，这么点小事你要闹到警察局？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张经理暴跳如雷，狠狠推搡了连织一把。

连织被这阵力道推搡在地，张经理愈发气不过，正要狠狠踢她一脚。

突然腿弯传来一阵剧痛，他呼痛出声，被身后一阵力道踹跪在地下。

连织抬头看去，隔着迷离的视线，他看到了霍尧那张脸。

他缓缓走进，眼前落下一片阴影，居高临下看着她。

漆黑的眼眸里，有些一言难尽。

“怎么每次碰到你都这么狼狈？”

0007 第七章 冷眼旁观

这话暗示的是他们的初遇，也是饭桌上她被人骚扰，他英雄救美。

她明显也想起来了。

霍尧看她眼神闪了闪，羞愧到耳根，有些无地自容。

其他人完全懵了，皆惊异看向他，不知道这个浑身名牌的男人和连织是什么关系。

“你他妈是谁？”张经理怒道。

霍尧半丝眼神也没有分给他，微弓下身子，递了只手给连织。

她愣了愣。

“坐着干嘛，不打算起来？”

在男人的调侃声中，连织将手递给了他。

她指间软软的，仿佛一捏就能碎，霍尧微微使力。

她便像那被抓起的鸡仔，轻轻一拎，就借着他的力道站起来。

“对待这种人渣话不用太多。”霍尧手揣回兜里，扫了对面的男人一眼，轻蔑又带着点看戏的谑意。

“我刚报了个警。”

*

警察不过几分钟就到了，两方争执不下。

张经理坚持称呼称自己冤枉，说她半分没有碰连织，他做到一个公司的管理层，怎么可能还冒着被摘帽子的风险去干这种事。

“都是她，都是这个女人诬陷我，她勾引我不成反将脏水泼到我身上。”

比起这位狗急跳墙的张经理，连织算得过于平静了。

霍尧靠在办公隔间的横版上淡淡瞧着，没有英雄救美的自觉，想看看她会如何应对。

谁料她一声不吭的擦掉眼泪，嘴唇仍在哆嗦，明显吓得不轻。

她从包里取出手机，道：“警察同时我有证据，他早上让我交报告那眼神就感觉不对，所以我留了个心眼下午去办公室时提前录了音。”

随着她摁下手机的播放键，手机里隐约传来张经理循循善诱的声音。

“连织啊，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肯定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最适合你。外面那种坐隔间四五千的工资我看着都替你可惜，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该好好被呵护才对。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做那个护花人——”

“你他妈，谁准你在办公室录音。”张经理骤然暴跳如雷，要过来打她，警察一将他把制住。

“老实点，我们在这都敢动手，想蹲局子是吧？”

事情到这，众人也都明了，这事就是张经理企图性骚扰连织。

发生这种事，张经理没法在公司混了，还得背上刑事责任。

其他女孩松了口气的同时，也为连织不值。

照这样，连织恐怕也没法在公司待下去了。

霍尧自始至终冷眼旁观，他略带兴味地瞧连织一眼。她眼里正凝着汪泪，但站得笔直不服输。

这女人看着像只柔弱的兔子，没想到还挺能保护自己。

连织最终选择不和解，若是调查清晰，张经理面临拘留。

周围人都散了，事情到这也算有个结果，霍尧工牌送到正要离开。

衬衣袖子突然被一阵力道轻轻地拉了拉，霍尧低头。

她两根手指正轻扯他的袖口，这件衬衣是乳白色，柔顺的质地如牛奶一般，可女人的手指显然更白，像是透亮的玉。

他缓缓抬眸，探究的目光落在她脸上。

“霍…霍尧，你能不能陪我去趟警察局？”她湿润的眼睛小心翼翼的，连着声音也是。

“我有点怕。”

连他全名都叫上了，这是怕他跑掉？

霍尧眉毛轻微地往上扬了扬，拍下巴示意她。

“走呗。”

….

去警局后流程倒很顺畅。

张经理一改刚才的凶相，百般央求连织放他一条生路，连织果断选择不和解，无论对方说什么，她对警察的口径就是用法律解决。

录完笔录从警局出来，天色已经大暗。

周遭霓虹四起，天色茫茫，一看时间已经八点多了。

霍尧的电话都被打爆。

他本人倒是挺悠哉悠哉，常年的酒局没有八百也是一千，于是坦然自若的回复几个兄弟的指责。

“霍先生。”旁边传来轻声的试探。

霍尧侧头，女人一脸感激，眸底还盈着淡淡的晶莹，道：“谢谢你陪我来警察局，耽误你到现在了。”

霍尧勾了勾唇：“不叫我霍尧了？”

话落，他看她顿时陷入一阵尴尬，耳根都红了。

很明显刚才是情急。

霍尧看得有趣，道：“咱两好歹也见过几次了吧，叫先生就见外，喊名字就行。”

她点了点头：“霍…霍尧，谢谢你今天帮我，如果不是你及时来到，他那一脚可能就踢到我身上了。”

我请你吃夜宵好吗？”

天色已晚，时间不早，霍尧肚子也饿了。

他同意了：“行啊。”

0008 第八章 醉酒旖旎

夜晚八点，月光在街边梧桐树披上一层朦胧的轻纱。

街道两旁小吃街的商铺摆满一条长龙，油烟沿着蓝白幕布漂出去。烤肉架上牛肉串滋滋地冒着烟，老板撒下一把胡椒面后，装盘端到客人桌上。

灯光幽幽悬浮，霍尧睨了眼烧烤盘上的牛肉串。

他面上虽没有太大表情，但背脊靠回凳子上，却几不可闻地皱了下眉。

霍尧虽不是山珍海味养大的胃口，但这些浸满油脂的地摊货还真入不了他的眼。

连织取过一串咬了口，装作没有瞧见他的嫌弃。

“你吃啊，这家店在这一片都很有名的。”

霍尧不接她话。

“我还以为你会选择法餐和意大利菜。”

也不怪他会这么想，脸上写满欲望的漂亮女孩但凡遇到个高富帅，就迫不及待穿上华袍，掩盖一身的虱子。

上辈子的连织就是如此，她穿着一身光鲜亮丽，坐进霍尧的法拉利里。

她字字句句都在显露自己是个有见识的女孩，想攀附上霍尧这棵大树，殊不知霍尧一眼看穿她的香奈儿裙子是高仿。

连织装没听懂他的微讽，道：“人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当然想吃些重口味的了，我今天才丢了工作，来吃些烧烤啤酒不过分吧。”

霍尧轻微扬眉，对她的想法不置可否。

她又叫老板搬来一箱啤酒。

连织打开瓶盖，递了一瓶给他：“喝吗？这是蓉城非常地道的啤酒，我猜你肯定没尝过。”

霍尧伸手接过，云淡风轻道：“工作又没了，你准备怎么办？”

他轻轻抿了口啤酒，火辣的刺感在舌尖上燃烧。

两个字：难喝。

“没了就再找呗，不过最近蓉城不太好找工作，好多企业都不招人了…算了不说这个了。”

连织举起酒瓶轻轻和他碰了碰，杯壁发出清脆的声响。

她感叹道：“霍尧，我必须得敬你几杯。第一杯嘛，是谢你当时在饭桌上救了我，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估计已经在酒店出丑了。

她眼眸对他弯了弯，说完仰头，一瓶子咕噜咕噜灌进肚子里。

霍尧就靠在椅背上看着她把酒喝完，也没说女孩子少喝酒之类的。

“第二杯嘛，就是刚才在公司，没想到又让你碰到了这种事情，谢谢你啊。”她说完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脸上浮现出几丝尴尬。

等人又是一瓶干完磕在桌上时，霍尧目光挑出几许兴味。

“说来我也挺纳闷，怎么这种事情老找上你？英雄救美就没个新花样。”

她愈发无地自容，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没有一个女孩子喜欢遇到这种事。”

她不知道原因，霍尧倒是清楚。

没有家世和能力的加持，单有美貌便如那剔了刺的玫瑰，人人都想来采摘。

平心而论连织是漂亮的。

饶是在圈子里见惯姣好颜色的霍尧，也得承认这女人身上有种介于傲骨和媚态的风姿，最是令男人心神意动。

此刻她就坐那，一双盈盈桃花眼，马尾发下的脸蛋不足巴掌大小，灯光熏染下就跟白玉一样。

霍尧看美女的心情还是有的，颇为赏心悦目。

连织又对他举杯，霍尧也闲心十足，拿着个酒瓶和她斜碰。

“这第三杯嘛…”连织看着他，目光真诚，“谢谢你，霍尧。”

谢谢你和沉希让我从原创沦为了抄袭，谢谢你让我的人生留下重重一笔污点。

谢谢你的出现让我的生活一落千丈，跌入泥潭。

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连织一饮而尽，明明在笑，却有眼泪滚了出来。

她伸手抹掉，但是却滚越多，湿了满脸。

“喂，别喝了。”霍尧看不下去。

他没有心思在这应付一个醉鬼佬，正要抬手结账。

她喝得醉醺醺，拒绝摆手：“我今天心情好，你就让我多喝一点嘛。”

她微红着眼凑近他，小声道，“我给你说，大学时候啊遇见过一件很奇葩的事情，明明是自己设计的作品，交上去却被教授判定成抄袭。

我申诉了小半年毫无结果，最后连我的保研资格也取消了，说我品行不端。”

她脸蛋就靠在小桌上，旁边一滩油脂。

霍尧垂眸看着，眸底涌动着几分晦暗，却无多少怜悯。

这事他知道，当初沉希突获大奖，再继而惹上抄袭风波。

那副作品霍尧也见过，和沉希之前的风格大相径庭，那时他已经猜到了事情原委。

“我本来以为这件事已经在我脑海里淡去，早忘了，毕竟谁能活在过去呢。”连织打了个酒隔，道，“可是你知道吗？就在我觉得自己已经忘掉的时候，我又碰见她了。”

她泪流满面道：“我！居然！又！碰见！她！上天是不是在开我玩笑。”

霍尧没什么语气地回了句。

“没想过报复？”

她诚实道：“想过，想狠狠煽她几耳光。”

霍尧抬起眼皮看她。

“可她站的位置太高了，我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

连织道，“而且比起这些我更希望有一天，那副作品背后能署上连织的名字，参观者知道那是我设计的。”

泪水糊了满脸，她道：“那是连织设计的，是连织！是来自人民大学的连织！”

“是我！是我啊！”

她已经醉得开始胡言乱语，声音也越来越大。

霍尧听不下去了，他拍拍她肩膀。

“往前看吧。”

沉希是借鉴过连织的作品，但她能取得如今的成就不全靠抄袭。

“也对，人应该往前看。”

她扭头笑咪咪得盯着他，“至少我后面有遇见你，也不算毫无收获。”

她明明泪流满面，两眼一弯璀璨得跟清水似的，霍尧垂下了眼，没再和她对视。

她突然歪头看他，略显娇憨。

“你吃呀，怎么不吃了？”

霍尧：“……”

他微抬下巴：“你吃。”

……

酒足饭饱，连织坐他的车回家。

她没醉九分也至少有个七分，黯淡的灯光在车里流转，跳跃进她迷离的眼睛里。

霍尧手握在方向盘上，漫不经心地转了小半圈。

过了红绿灯，他轻踩油门，车子如风般驶上高架桥，车窗灌进来的风吹乱他额前的碎发。

男人突然问了句：“你具体住哪？”总不能将她扔大街上吧。

没有回应。

霍尧微侧过头，瞳孔猛地一缩。

只见连织头和手都探出了车窗，嘴里咕哝着。

“外面亮着的那是什么…”

霍尧一把扯回，声音都冷了：“连织，你想死是不是？”

车子因为他这一下往旁边车道拐去，又被他握着方向盘带回。
连织重重倒回副驾驶座椅上，胃里突然翻江倒海。

“霍尧…”

霍尧听见她在喊，他拿眼角斜她，目光不咸不淡。

她眼里摇曳着细碎的光，往他这边靠，正要说什么。

霍尧还没听清。

突然，她嘴巴鼓了起来，哇地一口吐他腿上。

“连！！织！！”霍尧咬牙切齿道。

*

门砰地一声被推开，房内所有灯光骤然点亮。霍尧拖着连织进屋。

他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进了卫生间，他直接就打开淋雨喷头，微凉的水珠灌到连织脸上，她模模糊糊睁开眼睛，看到一张恼火和狼狈的脸。

“在这把自己冲干净。”

霍尧下颌紧绷，黑眸里也氤氲着怒意，“再敢整出么蛾子，我直接将你扔大街上。”

他说完就离开，门砰的一声被关上。

别墅不止一个卫生间，他大步上楼，隐约间一股酸酸的味道蹿进他鼻子。

霍尧低声骂了句，扯下衬衣直接扔进垃圾桶。

他是个有严重洁癖的，衬衣得按颜色排列，鞋子每天得刷，别墅楼道有根头发丝他都得让佣人再清扫一次。

主卧配套的卫生间传来水声哗哗的淋浴声，大概半个小时或者更久，那声音才戛然而止。

霍尧出卫生间时擦了擦头发，还嫌弃似的放在鼻尖闻闻是否有味。

水珠沿着他腰腹的人鱼线往下舔，舔过块垒分明的肌肉，没入腰间缠着根浴巾。

他下楼，去厨房拿瓶水。

卫生间隐约传来水声淅沥，霍尧没心情去管她，打开电视看了会球赛，并联系管家让其明天彻底打扫屋子。

一小时后，球赛看完，人还没出去。

霍尧皱了下眉，起身去敲门。

“连织？”

连着几下，里面没应，水声依旧哗哗不断。

“你不出声我推门了啊？”

话到这，霍尧已经没有太多耐心，他今晚就该任由这个女人睡大街。

他推开了丝门缝，水汽氤氲间，女人滑坐在地板上，双眸紧闭睡大觉。

淋雨喷头沿着她的身体冲刷而下，她就跟蒸桑拿似的。

霍尧脸又臭了，合着这女人这一个多小时就搁这睡觉呢。

他走进去关了喷头，脚轻轻踢了下她小腿肚。

“连织，醒醒！”

她哼唧了两下，又靠到另一侧睡了。

白皙的脖子露了出来，她衬衣全部湿透，胸前两颗饱满透出了好看的形状。

霍尧愣了半秒，鼻腔又重重呼出一口气。

他有种自找苦吃的感觉，上前拎着她胳膊将人拉起来，她终于有反应了，不满道。

“别拉我…别拉…”

然而敌不过男人的力量，她起来时骤然撞去他胸膛。

柔软有力的撞击下，两人的胸膛皆是一颤。她模糊睁开眼睛，霍尧低眸就看见眼尾开满桃花的脸蛋。

“霍…霍尧…”

霍尧冷道：“站好！”

哪怕是在酒醉，她也能听出他语气不太好，于是支撑着身体要站起来。

然而刚脱离他的胸膛，她就要踉跄摔地上，霍尧扶了他一把，她就又摔去他怀里。

霍尧咬了咬牙，只能认栽。

“是梦吗…你怎么会在我梦里啊。”她脸蛋埋进他胸膛，嘟囔着。

霍尧没心情搭理她，毛巾往她身上一围，要把她当物件拎出去。

突然，胸膛出传来一阵滚烫的湿润。

0009 第九章，摸穴（微 h）

霍尧愣了愣，低头看到她泪珠子在眼睛里晃晃荡荡，往脸上滚落的时候也蹭到了他的胸膛。

“我难受…”

“难受还敢喝酒！站好！”

霍尧身体往后靠，想拉她站好，可失去支撑女人身体要往下滑落，他就只能由着她靠去他怀里。

“霍..霍尧。”

霍尧若有若无地“嗯”了声，她衣衫被淋湿，柔软的两团就这样蹭在他胸膛。

他有好一会没作反应。

“你...你帮我去打她好不好。”

她哽咽着，“你帮帮我...”

她鼻音很重，霍尧有一会儿没反应过来。

“谁？”

“你帮我去打她...”她仰头看他，泪珠子在眼眶里晃晃荡荡，
“你帮我去打沉希。”

居然连沉希的名字都喊出来了，看来是真醉得不轻。

“往前看吧。”他轻拍她后背。

三年前的事情哪怕再翻出来，连织也不可能会赢。

“不要...不要。”

她贴在他胸膛落泪，“我想着就难受…我胸口痛，胸口好痛…”

随着女人摇头的动作，他两身体晃来晃去间两具躯体严丝密合的贴着。

霍尧后背顿时一僵。

卫生间空间本就狭小，刚淋过浴空气越发显得暧昧，霍尧能感受到那绵软的两团在他胸膛碾啊碾。

昏暗中，他敛了下眼眸，喉结情不自禁往下滚了一遭。

“霍尧…帮我去打她好不好？”

她突然抬头看他，泪珠子可怜的在眼眶里晃荡，“你帮我去打她…帮我去打沉希…”

霍尧也是被整得没了刚开始的脾气，他手指拂过她的泪，道：“好…我帮你…”

她也不哭了，仰头看着她，浸满泪水的眼眸涣散又迷离。

霍尧调侃道：“想我怎么打她，绑架？一枪爆头，还是扔进海里…”

她似乎是被这几个方案吓到，嘴唇哆嗦着有一会没说话。

到底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霍尧嗤笑。

他目光往下，女人整张绯红脸蛋在他手掌的映衬下好小好小，又嫩生生的，他大拇指不过稍稍用力，便在她白嫩脸蛋留下一块红痕，娇艳欲滴的。

像是被男人狠狠蹂躏后的模样。

几杯酒作祟，他黑眸不自觉黯了些，残留的酒精蚕食着他的理智。他目光不由自主往下，游离过她光滑的脖颈，最终落在她胸口饱满起伏的形状上。

那里隐约可见一抹白色蕾丝，妖娆起伏。

“想…想…”大概是这些处罚远远超过她的想象了，她鼻音嗡嗡的，“就打几巴掌可以了。”

昏暗中，男人的脸庞却越逼越近，挡住了她眼前所有的光亮，几乎鼻尖贴着鼻尖。

他勾着唇，哑声道：“这样能解气？”

两人的喘息声越来越近，他那双眼睛仿佛带着蛊惑似的，尽是深不可测的欲望。

她喃喃道：“可…可是..”

后面的话再没说完，她已经贴上了一片柔软干燥的唇。

分不清是谁先吻谁，只是嘴巴相贴的水渍声在卫生间里越来越大，几杯薄酒，暧昧空间，再没有情欲滋生的更好地方。

霍尧狠狠地吻住她，一瞬间拿回主动权，舌头在她嘴角搅得天翻地覆。

他不是坐怀不乱的君子，更何况是在他自己的房间。

她躲无可躲，顺从地闭上眼，嚤咛的声音像极了被欺负的小麻雀，男人力道实在太狠，几乎吻得她没有喘息之力。

她受不往后退，纤细的腰肢被他握住紧紧待会，他已经有片刻的清醒，但嘴里的柔软太娇太嫩，不过一秒。

霍尧的手便顺着衬衣的敞口钻了进去。

薄薄的蕾丝覆盖下是饱满起伏的山峦，他并未急着去撕开那层布料，些微粗粝的指腹沿着乳肉边缘摩挲。

她身子立马哆嗦起来，脚软得要往下滑。

霍尧拦腰将她勾了起来，另一只手越过蕾丝包住整乳儿，肆意磋磨。她嘴角溢出的呜呜嚤咛像是动听婉转的雀儿，被人掐住翅膀不得动弹。

一股难以言喻的刺激往霍尧下腹涌去，他就这样捏着那团如年糕一般柔软的团团，揉来揉去，时重时轻，重时相连着水渍的小嘴艰难的溢出几丝呜咽。

逼窄的卫生间里气息闷热，暧昧四起，缠绵的声音混合着呜咽和求饶。

不知何时，门开了，交叠的身子从卫生间挪到大床上。

只见淡蓝色的床单之上，女人雪白的身子被压在大床深处，她衬衣已经被悉数扯掉扣子，露出挺翘的乳儿和平坦的小腹。

肌肤白嫩胜雪，莹莹漾光，偏偏男人麦色的身躯将她压在身下。

两相对比中，嫩得跟豆腐一样。

他们嘴巴相贴，舌头相缠，他手沿着她挺翘的奶团往下，抚摸过平坦的小腹。

触感嫩嫩滑滑，阵阵心驰荡漾麻痹着霍尧的脑袋，他手指最终钻进内裤，覆盖上那片最柔软的细嫩。

“啊~”

她的声音娇娇的，刚溢出半丝音调就被他纳入口中，霍尧手指已经触摸到颤抖的唇缝，他正要轻轻往里探。

突然，电话响了，是很清脆的铃声。

霍尧猛地睁开眼睛，眼底浓稠的欲望瞬间退却。

他看见醉成一滩泥的女人正躺在身下，她眼眸迷离，脸颊酡红，嘴唇还微阖张吐着。

明显被欺负狠了的样子。

也的确被欺负恨了，她两团乳儿正被他压在胸膛碾着蹭着，来回蹭动可以想见有多软，而他一根手指已经钻进她内裤里面，只要再往里探就能整个没进那片柔软。

霍尧顿了整整好一会，他大抵是觉得自己疯了，手后知后觉往外抽。

在男女情事上，他讲究你情我愿，还从未和女人就这样稀里糊涂滚上床的。

手机铃声停了又响，电话那头很明显执着得很，不接不罢休。

身下的女人睡得沉沉，没有意识。霍尧起身时半分没有多看，扯过一旁的被子盖她身上。

铃声还在持续，霍尧拿起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是沉希。

他嘴角弯起个若有若无的弧度，将浴袍往身上一披，去阳台接电话了。

“沉大小姐别来无恙。”

微风灌进听筒，也将他散漫的腔调过滤得更加冷淡。

那头噼里啪啦一顿输出，很明显是被他带连织去会所刺激得不轻，让他赶紧断干净。

微风将霍尧额前的碎发吹得凌乱，他漆黑的眸子却很凉薄。

他哼笑了声。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房间里，连织缓缓睁开眼睛，她眸底再无刚才的醉意和迷离。

隔着一闪门窗，她望着阳台那人懒散的背影，微风勾起他牛仔夹克一角，时而拍打在墙柱上。

她眼里满是冷意。

0010 第十章 逗她

翌日。

霍尧正坐在露台上吃早餐，手机里几个兄弟正在埋怨他昨天放鸽子这事。

指责的消息跟弹珠似的往外蹦，他跟没瞧见似的滑开。

突然，客房门打开了。

阳台隔着落地玻璃，和客房正对着，霍尧抬眼便看到一个脑袋探头出来，目光和他对上有瞬间的尴尬，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一旁阿姨也愣住了，她在霍先生这做保洁两年多，除开沉小姐，从来没看到他带过其他女孩子回来。

霍尧本人倒是平常，他漫不经心看她：“站那干嘛，不打算吃早餐？”

她后知后觉“哦”了声，走去坐在他的对面。

阿姨端上来一份中式简餐。连织说了声谢谢。她觑了眼霍尧那边，他面前就放着杯冰咖啡，方方正正的冰块漂浮在褐色的液体上。

。

她小声道：“昨晚我喝断片了，为什么会你在这啊？”

霍尧似笑非笑道：“不记得了？”

她摇头。

“在车上吐我一身也不记得？”

“啊？”

她讶异看他，男人懒靠在椅子上瞧她，漆黑的眸子里耐人寻味。

。

她脸顿时红了，道：“对不起啊，昨天不应该带你去吃夜宵的，明明是你来公司帮了我，结果还要你给我擦屁股。”

霍尧薄唇溢笑：“对不起就算了，不过框里的脏衣服还没洗，就给你留着呢。”

“…哦，好。”

霍尧看她吃瘪的表情，觉得挺有趣。

连织又问：“那我没给你造成其他的麻烦吧？”

霍尧看她眼里澄亮，一抹牛奶色还在唇边浅浅地浸润着。

他莫名想到昨晚床上那幕——

她潮红的脸蛋，胸前挺翘的山峦和下面湿润紧致的触感。

要是没有那个电话，他们只怕难以收场。

“没有。”他喉结往下一滑，视线倒是相当自然地从她脸上挪开。

“那就好。”她霎时放下心来。

一桌相隔，两人都逐渐安静下来。清晨的阳光落在桌边，霍尧喝了口咖啡，无意瞥见她埋在餐桌，扒拉着手机眉头紧拧的模样。

“瞧什么呢？”他问。

“找工作。”她闷闷不乐，“其实在遇见这事之前我已经准备离开这家公司了，但是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现在工作不太好找，这个岗位又挺尴尬的。”

这话是专门说给他听的。

那晚在聚会上宋亦洲说他公司正在招人，若是霍尧肯帮忙，她这套苦肉计才算不算白演。

然而让他失望了，霍尧并没说话。

连织又埋头咕咚了一句。

“要是当初没有放弃设计的工作就好了，现在起码还能重操旧业。”

霍尧拿咖啡的手一顿。

连着准备置身事外的那抹懒散都消失殆尽，他不由得想起昨晚沉希兴师问罪的模样，若是将连织介绍到宋亦洲公司去。

这小姐怕是得气疯吧。

他薄唇勾出一丝兴味，道：“想去辰达资本吗？”

“啊？”

连织面上懵懂，心里却陡然一跳，这男人果然接招了。

霍尧慢慢道：“辰达资本的少东家是上次宴席上穿西装那位，公司团队大换血，应该还在招人。”

连织讶异：“可我在各种招聘网上都没有看到他们招人消息？”

“他们只通过内部推荐，并未挂到网上。你想去的话我可以给你推。”

她眼里盈满感激，仿佛难以置信。

“可以吗？这样是不是太麻烦你了？”

她说这话就是正儿八经的客套，霍家少爷随便挥挥手。牙缝里面的东西就能让人阔绰一辈子。

谁料霍尧认可地点了下头，含笑的目光越过咖啡杯看向她。

“好像是，你打算如何谢？”

他这人不太正经，衬衫敞着两粒扣子，往后一靠盯着人瞧时让人面红耳赤。

她耳根顿时红了些，“我…我请你吃饭。”

霍尧意味不明道：“像昨晚那种饭？”

意思是请一顿饭，最后还要他收拾烂摊子。

“不…不…”

她哑口无言，顿时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霍尧看她这样也不损人了，他手指，扭头看阳台外的风景去了，只嘴角还微微翘着。

0011 第十一章，接近宋亦洲

辰达资本位于永升大厦，得天独厚的位置让其坐可观天，如临云端。

当初政府规划临海市时，将这片列为 CBD 区域，几十年的发展之后。

这里高楼屹立，商圈繁荣，国金大厦里奢侈品层出不穷。

辰达资本的会议室。

几个投资部的经理正在对着宋亦洲汇报新一轮的投资进展，之前的互联网+项目已经进行轮融资，因为证监会那边久久过不了。

“宋总，您觉得是否有必要降低融资成本，一个百分点影响都相当大。”

一桌相隔，坐在椅子上的男人脸色平静，又带着工作的严苛，无形中压着场内的气氛。

他一身银色西装，阳光自整片玻璃窗射进来，在他修阔肩膀上镀上一层浅浅的幻影。人虽坐在逆光处，男人的眼睛却愈发显得漆黑明亮。

“不用。”

宋亦洲略沉思了一番，“这个项目目前已是极限，一分都不能再加。”

他抬眸看向另一人，语调寻常：“杨经理，你手下的华新制药什么时候签合同？”

被叫到的杨经理都快跪下了。

“宋…宋总是这样，刚才华新制药的创始人电话告诉我，红英资本已高于市场的 20%的成交价和他们签了合同。”

办公室霎时安静了，大气不敢出。

杨经理道：“宋总…我也是临时才知晓，他们出尔反尔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没想到。”

他本以为宋亦洲会大发雷霆，可他声依然不急不缓问：“华新制药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

“半个小时之前。”

宋亦洲又问：“红英资本多久和华新开始接触？”

“这…这…”杨经理答不上来。

“合约被抢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半个小时你都闷不吭声，连自己底下的项目被多少人覬觐也不知道。”

宋亦洲手指在桌上轻敲了下，声音却冷了，“杨经理，你这财务经理的位置是不是坐得太久，只知汇报炒股，连自己本分都忘了！”

不止杨经理，会议室其他几个经理都战战兢兢。

宋亦洲初来辰达资本不过两星期。

辰达资本这些年每况愈下，就靠着几个项目勉强支撑着，这些经理们也摸鱼懒散惯了，本以为新来的二世祖虽然高学历高地位，但涉商场不深是个好说话之辈。

初时宋亦洲也的确这样，开会发言，私下交流给人尽是温和有礼，耐心倾听之感。

几个老臣才有胆量将之前的懒散进行到底。

现下一番疾言厉色，杨经理都快跪下了。

“宋总，你放心，我这就去弄清楚。”

“一个小时。”宋亦洲道，“不然你这财务经理就可以换人了。”

杨经理连忙应是。

其他几个经理也出去，办公室门被带上之后，宋亦洲脸上的淡然瞬间消失，他揉了揉眉心，大概是觉得办公室太闷。

他拉了拉领带，脸上的凝重却未减少半分。

辰达资本在过去十几年的懒散里已经养废了，他有心想将这一拨人全部换掉，可内部清洗哪是一日两日的事情。

得慢慢来。

司机兼任临时秘书的方成推开了办公室门，给他端了杯咖啡进来。

宋亦洲看他一眼，问：“招聘进行得如何？”

问的是秘书及几个投资岗位招聘的进展。

方成道：“人事那边已经接到足够的简历，打算这周进行面试。”

宋亦洲若有若无地“嗯”了声。

他端过咖啡，抿了口。方成看到他眉头都微皱了起来。

这位爷对咖啡是真讲究，温度比例稍有差异都能察觉，方成也盼着新秘书能接下这活，不要再折腾他。

这时电话响了，是霍尧打开的。

方成退出了办公室，宋亦洲接在耳边：“嗯？”

霍尧轻笑出声：“宋总在干嘛呢？”

宋亦洲放下咖啡，靠回椅子上。

“泡吧。”

宋亦洲这话是在揶揄他呢，除了公司能在哪。

霍尧哈哈大笑。

“你公司不正在招人嘛？兄弟我给你推荐一个。”

“谁？”

“连织，就那天聚会上我带来的女孩。”

一张哭得星眸带泪的面孔浮现在宋亦洲眼前，他停了两秒，意味不明道。

“哄你的佳人开心哄到我头上来了？”

“当然不是，我知道宋总刚正不阿嘛。”霍尧道，“辰达资本只接受内推，你就当我也给你推一份，成不成在她本事。”

宋亦洲道：“对她这么有信心？”

霍尧笑笑不答：“行不行，宋总给个准话。”

“行啊。”

宋亦洲最终同意了。

放下电话，他平静地望向窗外，眼里却流露出一丝明显的讥讽。

霍尧这是被傍而不自知？

0012 第十二章 面试成功

当连织站在永升大厦面前的时候，仍然感到一阵不真实的眩晕。

昨天她接到了辰达资本 hr 的面试邀请，面试时间在今天十点整。

兴奋之余连织昨天将职场话术和英德语全部复习了一遍。

她今天穿着身职业装，白衬衫扎进了包臀裙里，裙子下是一双又直又长的腿，在高跟鞋衬托下更显诱惑。

哪怕衬衫宽松，可她的身体曲线依然从腰部妖娆地收进去，再到臀部翘翘地放出来。

周围来来往往的路人都忍不住将惊艳的目光投向她。

连织却半丝都没有注意到，她仰头望着这几栋充满精英的高楼大厦，来往皆是白蓝领。

她眼里充斥着几丝恍惚和蓬勃的野心。

上辈子她来过这。

那时候她已经坠入泥潭，混迹卖淫的圈子无法自拔。她浑身光鲜亮丽，和背着公文包穿着朴素的女孩子擦肩而过时。

她卑怯且抬不了头。

如今，一切都还没发生。

连织埋着沉稳的步伐走进了永升大厦，电梯至上三十九楼，一出电梯就见就有明显的 logo：辰达资本有限公司。

她询问前台面试地点后，前台将她领到人力资源部的休息区，有几十个女孩子坐在椅子上。

连织坐下后，心无旁骛地准备面试稿子。

第一轮筛选的速度非常快，基本上一人两分钟，不到一个小时就轮到了连织。

连织进面试办公室时有两位面试官坐在桌前，一男一女。

她在他们对面坐下，两位面试官皆在她脸上停顿了一瞬，漂亮永远让人赏心悦目。

“连织？”

“是！”

“请先做个自我介绍。”

连织挺直背脊，自信且从容：“你好我叫连织，今年二十四岁，毕业于人大……”

她声音不急不缓，面试官也非常有礼貌，全程注视着她。

两位面试官问的问题大多是关于她简历上，在核实内容的真实性，连织注意到他们关于英语和德语询问了相当的细节。

看来辰达资本和外商合作的频率很高。

男面试官放下简历，道：“你的履历很优秀，我有个问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学业上继续深造。”

连织手指一僵，几乎快抑制不住指间的颤栗。

她飞快地镇定下来，微笑反问：“既然您都已经评价我的简历很优秀，还有深造的必要吗？”

两位面试官笑了，让她在门外等消息。

连织颌首感谢，起身离开。

自她后面还有二十来位女孩子，等全部进去一轮后。

连织和她们皆坐在休息区等待消息。

这时，一身职业装的女人走近休息区，对着名单叫了六个人的名字，最后一个就是连织。

“刚才名单上我叫到的这六位进入复试，现在可以一起去第二会议室。”

连织霎时松了口气。

她起身和其他几个人进了会议室，这次对面坐着四位面试官全都不认识，很明显第一轮的印象分全部清零。

进入第二轮面试的女孩子外形条件都非常优越，面试官匆匆扫了眼。

“现在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大家根据视频的内容进行理解和叙述，发言的顺序按照抽排的顺序。”

连织抽签的顺序为六，这个数字对她极为不利。

她只能挑别人没有复述过的观点，不然很难出彩。

视频片段是两个人商务谈判，因为在茶餐厅显得较为轻松，全程围绕着新投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

连织对风投不算熟悉，但也知道这是两位投资人在投资进行比例商榷。

前五位面试者都对此项目进行了自我理解和复述，面试官不时点头，目光专注，很难看出来是否是正确的答案。

到连织这里的时候已经再无别的观点可以论述，她决定铤而走险。

连织深吸一口气压住紧张，声音却再镇定不过。

“关于商务案例，前面的姐妹都谈得很齐全我没有其他观点可以增加。

但从这个视频可以看出左边这个男人他不喜欢喝咖啡，他口味估计很清淡，全程只碰了沙拉，从他领扣全系，领带和西装的搭配上可以看出他必定是个讲究生活品味，饮食控制得很严格的人。

而右边这个人相较而言就要随性很多，但…”她停顿了下，“他是个左撇子。”

其他面试者都用疯了的表情看她，这一堆信息和视频上交谈的内容毫无关系。

面试官却来了兴趣的样子。

“哦？你怎么看出来的。”

连织道：“这并不难，他几次想要伸出左手去拿水杯，但都放回去了。还有就是他是习惯性的用左手看手机。”

面试官点了下头，再不说其他。

几个面试官互相用眼神交流了一番，然后中间那位面试官道：“连织留一下，其他优秀的朋友我很希望有和你们再共事的机会。”

这就是拒绝的意思了，其他几个女孩遗憾离开。

面试官起身朝连织伸出了手：“恭喜你连织，希望未来共事愉快。”

其他几个女孩在投资上的观点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此次他们招的是总经理秘书，相较于才能和投资技巧，这个岗位更注重的是细节的观察。

连织亦起身回握，笑容终于展露了出来。

“谢谢！”

*

连织当天便入职。

人事将它领往 40 层，也就是宋亦洲办公室所在的楼层。电梯门一开，和楼下办公隔间完全不同的风景跃入眼前。

公共区域极为宽绰，左边是会议室。

右边是紧闭的总经理办公室和两个秘书间，估计会议室里正在开会，透过封闭的门窗她隐约听到了讨论声。

连织发愣的功夫，会议室的门已经打开，一身银灰色西装的男人从会议室走出来。

助理在他身后跟着，大概这场会议不太舒心，宋亦洲面色并不是太好，下颌也微微绷着。

以后他是她的顶头上司，连织正要犹豫自己是否打招呼。

宋亦洲已经和她擦身而过，，他薄薄的眼皮显得锐利而疏离，连眼神都没斜视半分。

男人已经擦过她进了办公室，人事对着方成简单介绍连织。

方成很热情，道：“连织你好，这是你的办公区域，你负责宋总的日常安排协助等。”

他一一的向连织介绍宋亦洲的生活工作习惯。

“宋总不喜欢喝速溶咖啡，对冲咖啡的手法也比较将就。为保证咖啡的醇香水温最好不要低于 90° ”

方成到休息隔间，一边操作一边给她讲解，研磨后的咖啡粉在高温冲泡下泛出阵阵的香味。

“你给宋总送去吧，趁着这个机会在他面前混个脸熟。”

连织答应了。

她压下紧张，端着咖啡朝宋亦洲的办公室走去，轻轻地扣了下门，听见门内传来一声低醇的“进”。

连织推门而入。

办公桌后的男人正在低头看文件，头没抬。

他又翻过一页，右手边这时放了杯咖啡，一只白净的手跃入眼帘，捏着咖啡的杯耳朵轻轻旋转到他右手边。

牛奶一般晃人眼睛。

宋亦洲抬起了头，身后落地玻璃窗涌进来的光跃入他眸底，衬得漆黑的眼眸深而亮，又带着分审视。

连织心里一窒。

—

继续求猪猪

0013 第十三章 羞愧

连织心里一窒。

哪怕心里已经装满算计，在气场这么强的男人面前，她依然露怯了。

“宋总，您的咖啡。”她道，“我叫连织，是您的秘书。”

宋亦洲目光没挪开，眸底也算不上温和。

他知道今天有秘书招聘，但不知道最后招上来的竟然是她。

他端起咖啡抿了口，眉头稍皱。

“淡了。”

这是在挑刺，连织不敢说就是方成泡的。

她道：“抱歉宋总，我下次注意。”

她正要出办公室，宋亦洲又问：“会商务德语吗？”

连织愣了愣：“会。”

“四点有个视频会议，你和我一起去。”

.....

四点整。

连织带好笔记本和录音笔，和宋亦洲一起去了小会议室。

会议室里只有两位总监，看到连织这位新面孔目光稍作停留，朝宋亦洲问好。

“宋总，Steve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宋亦洲颌首落座：“接通吧。”

助理连接网络后，投屏那头出现了个外国人的面孔，电话会议自此开始。

连织坐他旁边。

她飞速打开录音笔，同时手轻轻敲击电脑，在捕捉听到的有用词汇。

宋亦洲和刚才办公室的状态不太一样。

他显然对待这种会议已经得心应手，人靠在椅背上，看似微微放松，但背脊挺而直。

连织边听边记录。

会议内容是德国的新能源汽车打算在华国建立纯电动智能网联汽车研发，这之间自然少不了投资公司的协助，帮他找代理合伙人。

宋亦洲先是表述了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并未立即承诺和表态。

连织不知他是否在德国待过，竟完全没有口音，也不像电视剧里德国人那种板板正正的腔调。

他的音调低沉又十分悦耳，语调会在适当的地方停顿，眼皮一抬一落间直视对方。

让人感觉十分有信服力。

会议结束。

连织听出了他最后模棱两可的态度，并没有打算立马接受这个项目。

但中间一大段由于专业性太强，她漏听了。

连织正要回去重听，补上会议记录。但回了办公室，宋亦洲道：“把你记的东西给我。”

“啊？”

她呆愣看他，很明显拿不出手。

可宋亦洲坐位置上瞧她，明明他坐她站，可男人目光压迫和审视十足。

“我说的是中文。”

连织不敌威压，可还想再垂死挣扎一下。

“宋总，我回去完善之后再交给您看可以吗？”

他不说话，落在她脸上的目光却没挪开。

连织只得将记录放在他办公桌上，薄薄的一个本子，宋亦洲拿过后翻开，他一目十行，半句不言。

连织却感觉心脏忽地，她这份记录是肯定过不了关的。

宋亦洲忽地抬头看她。

“投资回报倍数，你翻译成了投资收益率。”

他语调平常，连织突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这是最简单的翻译错误。

“抱…抱歉。”

宋亦洲靠回椅子上，又道：“后面为什么空着的一大段？”

他声音听不出来太多情绪，连着目光都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含义

。

可就是那不曾入眼的漠然，让连织感觉有种恨不能遁地的羞愧

。

“我..我…抱歉宋总。”连织道，“这一段我当时没有听懂，您给我点时间，我回去再——”

宋总曲手在桌子上轻敲，声音再平常不过：“我记得秘书的要求是必须过商务德语。”

连织咬唇：“是，我也有相关的证书，只是——”

她想解释她有段时间没有系统的复习过德语，可话还没出口就没宋亦洲堵住。

“只是？再给你点时间？”

他嚼着她口里说出来的词汇，嘴角的笑意却有些凉，“这个职位难道是你来查漏补缺的？”

连织脸蛋霎时红得如血。

宋亦洲却冷淡地看她一眼，仿佛她怎样难堪都不在他的合理考虑范围之内。

“如果你连个会议记录都能翻译成这样，那辰达资本不适合你。”

他说完，毫不挂心地埋头看文件。

连织转身离开，眼里涌出了难堪的泪。

0014 第十四章 引鱼上钩

*

连织回到秘书室，那股羞耻感仍然漂浮在脸上，像是有无数的小荆棘在脸上戳刺。

她面皮正火辣辣的烧蚀着。

她戴上耳机，拿出录音笔想要重新翻译一遍。

可录音开了，她却对着电脑失魂落魄，电脑屏幕的蓝光隐约倒映着她盈满泪水的眼睛。

她垂下了眼眸，泪珠滚落。

比起刚才在办公室宋亦洲的教训，连织更加难受的是这几年自己的碌碌无为。

大学期间，她年年拿国奖，同时辅修德语和法语。

哪怕站在万人高台上，她也能侃侃而谈，毫不怯场。

她曾经的梦想是成为顶级的室内设计师，荣耀里也有属于她连织的重重一笔。

为什么她会放任自己成为如今这样？

被沉希抄袭后，她便自暴自弃，再也不想往前走。

连织心口骤然一扯。

她立即擦掉了泪水，让自己专心沉浸耳机的内容里，她一边听着嘴唇默念，一边快速地在键盘上敲击着。

听不懂的地方她就反复重听，商务上的词汇不仅拗口，而且专业性极强。

连织就上网去查，放到专业的德文谈判书里去对应。

就这半小时的会议记录，照以前的她大概听读一心，几分钟就能交出完美答卷。

可两年的堕落让连织后退得很严重，她不能再往下掉了。

上辈子做妓女的噩梦仍停留在脑海。

人只要一有懈怠的念头，便会永无止境的往下坠，她不能重蹈覆辙。

….

晚上七点多。

落地玻璃窗前灯火辉煌，城市夜景如幅画映入眼帘。

宋亦洲待会得回趟老宅，宋老爷子找他有事，于是提前离开了公司。

他出办公室那会，整个楼层都暗了下来，偌大的公共区域陷进一片森冷里。

只有一间秘书办公室还亮着。

他路过时瞥了眼。

她正埋首在电脑前，戴着耳机，专注地敲打着什么。

电脑屏幕的蓝光隐约映在她脸上，莹亮洁白，却有一抹干涸的泪渍挂在脸上。

看得出来偷偷哭过鼻子。

他淡漠地收回目光，毫不在意地离开。

*

第二天清晨，连织艰难地从办公桌前撑起身。

她昨晚翻译稿子加恶补德语，凌晨三四点才弄完，连织懒得回家，直接趴在办公间睡了过去。

她琢磨着以后得买个折叠床，不能老趴着睡觉。

连织拿着化妆包去卫生间，简单收拾一番，要口红的时候她犹豫了下。

如今她是个本分的秘书，宋亦洲本来就对她有偏见，过于浓妆艳抹只怕会引起他反感。

她换了个自然色的口红，轻轻一涂抹少女感十足，精神焕发。

她回秘书室时宋亦洲已经到了，财务经理在办公室在和他汇报什么。

财务经理出来后。

连织磨了杯咖啡，拿起会议记录去找宋亦洲。

他正在批文件，西装从昨天的银灰色变成了条纹深蓝色，搭配象牙白的衬衣显得温润如玉。

这人衣品还是一等一的好。

宋亦洲听到了动静，但没抬头。

连织将咖啡放桌上，同时将昨天的会议递出去。

“宋总，这是我重新翻译过的会议纪要。”

视线之内突然出现一只白净修长的手，指甲圆如豆蔻，毫无修饰的痕迹。宋亦洲看花花绿绿指甲油看腻了，于是不免多瞧了两眼。

他抬眸时，她腰板不自觉停得更直了，很明显在等待受训。

宋亦洲注意到她眼下隐藏的乌青，他目光再次落回手里的文件上。出乎连织意料的，他这次翻开扫了几眼，什么都没说。

连织拿不准他的反应，正要出办公室。

“和中北银行的约见是哪天？”宋亦洲突然出声。

连织脑袋空了半秒，道：“后天下午五点。”

还好她提前背了一周的日程安排。

宋亦洲没空在意她脸上的有惊无险，道：“改成三日后的上午十点，后天下午有个研讨会。”

“好。”

他这才拿过她那个本本，扫了几眼扫了几眼她的会议纪要，道：“ROE 和 ROA 并不是总资产和净资产的缺口关系，重点在于股东权益。”

连织愣了愣，他又看了她一道。

她这才想起来他在提醒她备注上的错误，道：“好，我在底稿上改一下。”

话音刚落，宋亦洲电话响了。

连织自觉往办公室外走。

宋亦洲拿起电话，是沉希打来的。

他接在耳边，声音平常：“怎么？”

电话里传来女人的轻笑：“亦洲，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宋亦洲放下笔，道：“还行。”

“那待会约个晚饭？”

“行。”

她撒娇道：“我有选择恐惧症，地点你来选好不好？”

宋亦洲靠回椅子上，松了下领带，道，“钟溪广场那家路易斯，你上次不是说想吃法餐？”

沉希声音更为温柔：“呀，你居然还记得，那待会见。”

“嗯。”

一门之隔，连织将他两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

她放低声音离开，确保高跟鞋的声音完全消匿进地毯里。连织回了办公室后立即用手机查找钟溪广场的路易斯。

路易斯是小有名气的法式餐厅，坐落在钟溪大厦二十四层。

钟溪大厦是典型的美食之都，每层楼皆有两家主题餐厅。

连织忍不住想，若是让沉希知道她转眼成了宋亦洲的秘书，还是霍尧介绍的。

这几个人的三角恋关系怕是得闹崩吧，她再渔翁得利可容易多了。

说做就做，连织立马给霍尧发消息。

【霍尧，我被录取了(哭)】

【谢谢你的推荐（感动），我会好好工作的。】

【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激，如果你以后有需要帮忙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其实我昨天就应该给你发消息，结果因为工作倏忽就耽误到现在。】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请你吃晚饭好吗（感动）】

0015 第十五章 霍尧身世

霍尧中午的时候抽空回了躺主宅。

霍家庄园坐落在新南路一号，依山而建，绕水而行。老蓉城人都知道新南路是有名的富人区，可地势复杂，终日难得一见。

法拉利沿着庄园的铁门绕进去，两旁道路宽广，玫瑰沿着道路绵延不绝。

霍尧进主楼时大厅已经坐满了人。

今天十五，按照霍家的规矩，三房的人都得回主宅吃饭。这四个儿女哪怕再不和，在这一天都得笑脸迎人。

沙发上坐着几个雍容华贵的女人，霍尧道：“大妈，三妈…妈。”

霍二太太已经有一阵没看到霍尧了，正要责问二字两句。

可话到嘴边，上面还没发话，她又忍了下去。

大太太道：“今天你们爸爸有个会议要开，要耽搁一会，既然阿尧回来了，先吃饭。”

饭桌上，大太太问道。

“阿尧，听说你最近在忙俱乐部的事？”

霍尧若有若无地“嗯”了声。

他没什么胃口，菜基本没夹就靠在座椅上，端着杯酒轻抿了一口。

“一家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告诉大妈。”

她不添堵就不错了，霍尧嘴角弯起一抹敷衍的弧度：“谢谢大妈，暂时还不需要。”

“他当然不需要了，钱多好办事，还有什么需要烦恼的吗？”

三房的儿子霍士诚道，“爸爸的钱一笔一笔打到二哥的账户里，听说俱乐部还没开起来，钱都花出去好几亿了吧。”

霍尧抬眸看他，吊儿郎当道：“三弟啊，酸味都快溢出来了。”

二太太责怪地偷拍了下他胳膊，让他少说点。

她就是个以和为贵的小女人，只希望家和万事兴。

霍士诚道：“哪敢，我又没这么讨爸爸喜欢。”

霍启山膝下五个子女，霍尧最像霍启山，也最得他喜欢。

一旁的霍昌道：“三哥，这你就不懂了，你长得不讨喜，又不会说好话逗爸爸开心，怪得了谁。”

霍士诚道：“也对，要怪就怪我没有一个能说会交际的好妈咪，我也得去夜总会取取经——”

话音一落，迎面飞来的杯子擦过他脸颊，狠狠撞在身后椅子上，瞬间四分五裂。

飞回来的碎片割破了他的下巴。

霍昌瞬间呆住，视线的尽头。

霍尧仍懒靠在凳子上看他，动作可谓松懒平常。眼神流转间，却带了一股子阴狠。

“霍昌，你要再多说一个字，这杯子就不会砸你椅子那么简单。”

“阿昌！”

三太太立马去看霍昌的伤势，又愤愤指着霍尧，“他是你弟弟，说错什么教育就是，用得着这样对他？”

大太太道：“阿昌是有些嘴快，但阿尧你也不该拿杯子砸他。”

二太太立马道：“阿尧，快给弟弟道歉。”

霍尧看向对面的霍昌，道：“霍昌，要我给你道歉吗？”

他神色里顽劣又带着股疯劲，霍昌陡然想起年少时，霍尧用机械枪差点崩了他脑袋的事。他哪敢，瑟瑟缩缩摇头。

“那我就走了。这顿饭很愉快，下次再聚。”

霍尧起身，手扶了下二太太肩膀，“妈，我走了。”

他说完径自出了大厅，也不管其他人是何脸色。

霍尧上车后，二太太追了出来。

“阿尧，这事你过分了，当众这么对霍昌。”

霍尧降下了车窗，有些看不懂这个女人：“妈，她当众这么说你你不生气？”

二太太脸上有一丝龟裂，道：“小孩子之间开玩笑嘛。”

霍尧自己倒笑了，她忍气吞声了一辈子，讨好上讨好下，也不知道为的什么。

平时她不回住宅的时候，可想而知那几个女人是怎么挖苦她的。

“清云州那片我给你买了套别墅，妈你搬过去住吧。”霍尧正色道，“有事的时候再回来。”

二太太摇头：“我还是在这吧，在家里住挺好的。”

霍尧讥笑：“哪好？等着当他们几个茶余饭后的笑话。”

二太太噤着嘴唇，霍尧也懒得和她再说：“随你吧。”

他将车沿着宅院开出去。

一路上树影婆娑，黯淡的日光在车内流转。

霍尧点了根烟，车窗降下，吐出的烟雾沿着他五官轮廓升腾。

他脸上的表情却有些阴晴不定。

他自小被霍启山送出国，和母亲不亲密，但亲生母亲是妓女这事一直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偏偏有人作死一遍遍在他耳边提及。

霍昌…

他眼里流露出一丝阴狠，又转瞬即逝。

这时，放在中控台的手机亮了，霍尧起初不想管，但接连几条消息蹦出来。

他拿起一看，是连织发来的晚饭邀请。

光从几个表情包就能看出她有多欣喜若狂。

霍尧懒得打字，直接给她拨了个电话。

那头隔几秒才接通，声音跟蚊子一样。

“霍尧。”

霍尧调侃道：“没吃饭？有气无力的。”

“没，上班呢，我偷偷跑到卫生间的。”连织不好意思的摸摸鼻子，又道，“我真的被录取了，为作感谢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霍尧笑了：“又是上回的那种饭？吃完了得我扛回来？”

“不不不…”她立马解释，“就是个意大利菜，在承德广场，听说很有名的，你待会有时间吗？”

霍尧道：“行啊。”

0016 第十六章，演戏

连织怕几人就在公司楼下撞见，戏没法演，于是和霍尧约定在承德大厦见。

到大厦那会，已经傍晚。

晚霞在鳞次栉比的大厦间如火燃烧，暗黄色的灯光如。初秋天暗得愈早，葱郁树木将青黛色的周遭，拢得如森森城堡，暗黄色路灯铺在他那辆橙红色 Revuelto 上。

连织远远看到他坐车里，手臂懒搭在车窗上，食指弹了下烟灰。

身姿妖娆的女人停在他车前，窈窕身姿稍稍弯下，红唇妖娆，似在搭讪。

霍尧懒懒地睨了她一眼，目光往外挑，竟就看到迎面走来的连织。

送上门的他分明没兴趣，但男人眉眼天生含情，竟就笑了那么一下。

然后拿着烟的手往外指，女人回头看到了连织，踩着高跟鞋不服气地走了。

连织对他的情场浪荡视若无睹，走过去笑着打招呼。

“霍先生，你是不是等了一会了？”

霍尧道：“没，我也才到。”

“那就好。”连织循着女孩离开的方向，“刚才那个女孩是...”

霍尧似笑非笑道：“就一问路的。”

他推门下车，目光无意溜过她的包臀裙，圆圆翘翘的弧度下面是修长的双腿。

他夸赞道：“这衣服挺合适你。”

她眼里瞬间冒起小星星：“真的，那还是多亏你的推荐，不然肯定没有机会穿上，我昨天知道自己被录用时简直不敢相信。”

霍尧笑笑不说话。

他将车钥匙交给了泊车小弟，和连织一同进去。

等电梯的功夫，连织问：“你经常来这？”

霍尧若有若无地“嗯”了声：“有认识的朋友在这开了家泰国菜，得空会来坐坐。”

连织默了默，钟溪大厦承接的餐饮品牌都是世界连锁，也只有从霍尧口中才听起来像个小餐馆。

电梯门在这时候开了，沉希挽着宋亦洲的胳膊，举止亲密。

宋亦洲穿着身深蓝色的西装，器宇轩昂，他表情倒比工作的时候缓和许多。门缝缓缓打开那瞬，他平静清亮的目光越过电梯门，落在了连织和霍尧身上。

“你们也在这？”霍尧挑了挑眉。

四目相对，宋亦洲莞尔一笑：“巧。”

沉希的表情就不怎么好了，霍尧和连织进电梯的时候，她面色僵硬，身子都往旁边躲了躲，恨不得忽略连织这个人。

连织对宋亦洲弯唇，打了声招呼：“宋总。”

宋亦洲微微颌首。

沉希正纳闷她的称呼，宋亦洲道：“俱乐部的事进展如何？”

霍尧歪头，笑睨着他：“怎么，宋总有兴趣投资？”

宋亦洲反倒笑了：“把计划书交上来，我倒可以看看。不过最近项目太多，怕是排不开时间。”

霍尧呵呵：“我谢谢你啊。”

宋亦洲道：“既然碰上了，拼个桌？”

另外两个人还没发话。

“还是不了吧。”沉希紧了紧宋亦洲的手臂，“人家说不定就想两个人，对吧霍尧。”

霍尧冷眼看她演戏。

她双手圈着宋亦洲的胳膊，像是要树立一道泾渭分明的屏障。

霍尧突然恶从中起，他舌尖抵了下后槽牙，戏谑道：“那就拼个桌呗，反正都是熟人。”

沉希狠狠瞪他一眼。

却听他说，“正好今天连织成了宋总的秘书，是该好好庆祝一下。”

什，什么？

*

“霍尧你给我站住！”

霍尧停住脚步，回头，蓝光掠过他冷沉的眉眼。

卫生间的长廊，沉希几步追了上去。“你疯了霍尧，居然让她去做亦洲的秘书。你成心的是不是？”

走廊尽头，沉希刻意压低了声音，可气息仍然在微微发抖。

连织就像是她的一颗炸弹，只要出现便会让她毛骨悚然。

相较于她的失控。

霍尧懒靠在墙根上，相比起来可畏气定神闲。

“对啊。”他道。

沉希双手微微颤抖，她质问道：“为什么？你就这么看不得我好是吧，是不是非得膈应我一下。”

“你明明知道我在沉家又多举步维艰，妈妈不容许我出半点差错，沉启阳本来就讨厌我，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我在沉家就没法立足了。”

霍尧冷眼旁观，没有多大反应。

她时不时就要玩躺苦肉计，让他帮帮这个，帮帮那个，霍尧早就看腻了。

“当我求你好吗霍尧？”沉希放低了声音，“我真的不想再看见她，她每次出现在我身边我都要做噩梦，我上回梦见爸爸骂我无能，要将我赶出沉家，妈妈也冷眼告诉我，我本来就不是她女儿，本来就不喜欢我的沉启阳更是对我放肆嘲笑……”

她说着眼落了下来。

霍尧在对面看着，眼眸渐深。

他嘴角微弯，笑意不达眸底：“帮你也行，和宋亦洲分手我就成全你怎么样？”

沉希愣住了。

.....

灯光浮动的餐厅，有轻柔的旋律在耳边里流转，珠帘幽幽摇摆间隔着无数个雅致小包间。

沉希和霍尧前后去了卫生间，就剩宋亦洲和连织在。

连织不经意看了他一眼，男人和工作时是两个状态，虽然仍旧西装革履，但他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夜色覆盖在他俊挺的面容之上，很放松。

似乎感觉到她的目光，他回看过来。

连织眼神立马挪开，端起一杯饮料掩饰性地喝了口，苦味一下子蹿入鼻尖，她差点干呕出去。

最后一狠心吞了下去，五官都揪紧了一瞬。

宋亦洲意味不明地说：“味道如何？”

她掩饰性地“咳”了声：“还行，就是这酒味道有点苦。”

“看来这特调的苦瓜汁挺正宗。”

啊？她惊疑地看他一眼，就见男人目光闲散，又抿了一口。而他手里的开胃酒确实和她颜色很不一样。

她脸骤然爆红，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

宋亦洲看她这样，嘴角几不可察的牵了下，扭头看向窗外去了。

而将她微表情纳入眸底的连织，也大概对这个男人有了初步了解。

他喜欢看别人出洋相。

0017 第十七章 女朋友

沉希这时候回了餐桌，服务生将菜单递给她后，霍尧也走了进来。

“怎么不点菜？”

宋亦洲道：“等你两呢。”

菜单翻开后，霍尧随便点了几样，扭头看见连织正盯着菜单皱眉头。

他出言调侃：“准备把这看出朵花来？”

“不是。”连织头稍微往他那边偏了下，小声道，“我意大利语不是很好。”

霍尧眉稍微挑，于是帮她作口头翻译。

正宗的意大利餐厅都不会有图片，连织并不能从他翻译的名字里知道是什么菜。

“潘纳库塔是什么？”她问。

霍尧道：“奶冻配草莓桑葚蓝莓。”

她眼眸亮了亮，想吃，但还是摇头。

霍尧来了丝兴趣，他问：“女孩子不都喜欢甜的？”

连织更为小声：“我比之前胖了好几斤，正减肥呢。”

说到身材问题，霍尧目光斜着往她身上觑了眼，宽松的衬衣看不出身形。

可那晚她躺在他身下，纤细的双腿无力蹬着床单，饱满而修长。

霍尧喉咙突然泛起一股燥意，他挪开目光，喝了半杯水。

对面两人的窃窃私语有一半进沉希耳朵里，她脸色十分不好，却不敢发作。

服务生上菜的间隙，霍尧问宋亦洲：“听说你打算投资酒店？很多人都嫌他是个烫手山药。”

宋亦洲面上倒是风波不惊，他“嗯”了声：“休闲娱乐是未来的大方向，只是他的内部设计方向有问题，得重新规划。”

霍尧往后靠在椅背上，道：“那岂不是还得请个设计团队。”

宋亦洲不置可否，很明显有这个意思。

霍尧这时慢悠悠道：“连织之前就是学室内设计的，说不定可以帮上你的忙。”

这话刚落，沉希差点将手里的汤打翻。

宋亦洲正要说什么，沉希扯扯他的袖子。

“亦洲，这意大利面的味道像不像我们在法国吃的那次。”

宋亦洲道：“不像，起司的味道不同。”

她嘟囔一下：“我倒觉得还挺像。”

宋亦洲淡笑一声，道：“你的设计展览秀是什么时候？”

“下个月吧。”沉希不欲多说这个，但很明显霍尧不会轻易放过她，他语气不太正经：“邀请函我好像还没收到，都请谁了？”

沉希道：“邀请函我还没发出，到时候自然会寄给你。”

霍尧将手搭在连织座椅上，极有占有欲的姿势：“那到时候记得多寄两张，我带我女朋友一起去。”

沉希的脸霎时黑了。

*

回去的路上，街边广告牌的灯光如光弧在车窗外划过。

霍尧目光沉沉地盯着前方，时而握着方向盘小转半圈，光影掠过他下颌，略显凌乱。

他想起在走廊里沉希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分手。

“不为什么。”

霍尧避开了她的目光，舌尖抵了下门牙，吊儿郎当道，“你就当我觉得好玩。”

他嘴上说着好玩，可沉希目光清明地看着他，已经懂了他这部分心思。

“霍尧，我是真的喜欢亦洲，不是我们小时候玩游戏拌游戏的那种喜欢，我是真的想要嫁给他。

她道，“你还记得我最初被抱养进沉家时不适应老哭吗？我害怕再被丢进孤儿院，沉启阳是家里捧在掌心的孙子，我和他老不对付，也害怕爸爸妈妈会听他的话将我送走。是宋亦洲帮我教训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他了。”

“我知道我欠你很多，也知道你这些年帮我很多，你如果有任何事情需要帮忙问一顶义不容辞。”

她又来博同情这招，霍尧眼里霎时溢满讽刺。

“但宋亦洲不行，我是真的喜欢他！”

真的喜欢！

车子嘎吱一声停在连织小区之前马路上，霍尧眸底却掠过一丝冷意。

连织看他这样，猜测大概是沉希说了什么戳他肺管子，她装作没察觉到他浑身冻死人的寒意。

她解下安全带，偷看他一眼：“有件事我想问你…”

霍尧斜睨她一眼，连织睫毛微颤道，“你刚才说的女朋友是什么意思？”

霍尧看她不自觉轻咬住了嘴唇，眉梢里暗藏着一股期待。

“字面上的意思。”他睨着她，忽然喊她的名字，“连织。”

“嗯？”

“目前单身吗？”

她呼吸皱紧，已经开始偷偷搅手指了：“是的，怎么了？”

这女孩不会藏心思，霍尧从她扑闪的眼睛里仿佛看到了一只自愿飞蛾扑火的蝶。

他想起了沉希看到她的失控和害怕，一股缓缓从骨子里升起来的恶劣，沿着他的血管肆意穿行。

“我也单着。”

霍尧点了根烟，烟雾吐出时他嗓子里带着股哑，“你要有这意思的话，咱两处处。”

静谧的夜里，他以为自己是主导一切的猎人，殊不知连织心头狂跳，正在等他送上门来。

霍尧看她愣了好一会，眼里的星星能溺死人。

“…好。”

0018 第十八章 引诱他

昨晚霍尧的邀请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哪怕预想过这一天，连织仍然兴奋了很久。接近沉希，走近他们那个圈子她需要一张名片，而霍尧的女朋友便是其中最冠冕堂皇的一张。

之后她不管待在宋亦洲身边做什么，他都将不会再起疑。

半个晚上的斟酌导致连织第二天上班差点迟到，她打着贴心女朋友的幌子，在上班路上连着给霍尧发了好几条消息。

意料之中那边没回，连织也没在意。

到公司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关着，连织问过方成才知道，项和资本的老总打算找辰达资本成立 LP，正在办公室细聊。

方成道：“连织正好你来了，给几位总送杯咖啡，我下来去办点事。”

连织点头同意了。

咖啡泡好之后，她端着托盘轻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几位男士听着身后的动静，纷纷侧头，女人身材高挑，白衬衫扎进包臀裙里，脸蛋竟是比雪还白。

明明是最简单装束，他们却有好一会没挪开眼。

连织一一将咖啡放在他们的桌上。

走至宋亦洲身旁时，宋亦洲又看到了那只白净的小手，指甲红润如豆蔻。

旋转杯耳到右手边似乎是她无意识的动作，但又带着分细心。

送完咖啡，连织半分不曾停留，转身出门了。

同为朋友的项总往身后瞥了眼，轻佻地吹了个口哨道：“这你新招的秘书？”

宋亦洲“嗯”了声。

项总道：“有男朋友吗？”

这话….

宋亦洲缓撩眼皮，略微警告地看他一眼。

“有了。”

*

送完咖啡，连织去宋亦洲办公室摆放咖啡豆。

入职当面，连织就看见他办公室有一面的隔断式书架，书籍倒是没几本，琳琅满目的玻璃瓶子里全是咖啡豆。

方成说这是宋总的喜好，三个月定期更换一批，研磨冲泡倒是其次，纯为观赏。

新的一批咖啡豆到了，连织整理完日程表，就去更换咖啡豆。

她对咖啡豆没研究，只知道最普通的瑰夏。

深咖色的豆子在玻璃瓶里拥挤沉淀，轻轻摇晃间有清脆的声音敲击着杯壁。

莫名让人想起了春夜里的一场细雨。

如今整理箱里上百种豆子，连织这才发现咖啡豆居然有千奇百怪的颜色，譬如曼特宁的土泥巴色，科纳的深棕色，耶加雪啡的红棕色……

漂亮得仿佛工艺品一般，连织也愈发觉得赏心悦目。

宋亦洲进办公室的时候，她正踮脚将耶加雪啡放在顶层的书架上，瞥见那道深蓝色的身影进办公室，她动作不由自主放得更轻了。

助理方成紧随其后。

宋亦洲坐在办公椅上，伸手拉了拉下领带。他接过方成手里的文件，低头签字。

刚从会议上下来，连织侧头瞥了眼，他眉心微蹙，带着丝严肃。

方成道：“今晚研讨会后有个局，张总他们打电话邀请您？”

宋亦洲一时没说话。

这种局不外乎是酒场寒暄，乏味得很。但如今辰达刚起步，以后碰面的机会还多着，他得去。

方成正观摩他的神色。

宋亦洲道：“晚上你和我去。”

“是。”

方成退出了房间。

宋亦洲坐在办公桌上，拿了叠文件翻开，几乎是一目十行。

办公室周遭很安静。

突然，一阵类似弹珠的轻微脆香蹿进他耳朵，宋亦洲侧头撇过去，她正将红棕色的耶加雪啡放在书架顶端。

不够满瓶的耶加雪啡在瓶子里晃晃荡荡，而她修长白净的手指扣在瓶身上，像是一幅艺术画。

大概是个子不够，宋亦洲看她脚微微踮起。

高跟鞋的衬托下，一双腿宛若柔韧的藤蔓，又白得发光。偏偏包臀裙衬得屁股又圆又翘。

窗边淡金色的阳光落在她精致的侧脸上，眸若星辰，唇如点蜜。

宋亦洲端起咖啡，喝了口。

眼神却一直越过杯壁看着她。

刚才会议室项宇轩的调侃声再次飘入他耳朵：“你这新秘书很漂亮哦，有男朋友不正好证明我眼光不错。”

*

连织放完咖啡豆，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办公室。

离开时她还轻轻带上了房门。

方成和连织工作的范畴不同，一般她对内，他对外。下午的时候连织端着杯咖啡敲响了方成的秘书办公室。

“方成哥，在忙什么呢？”

方成抬头，道：“是你啊连织。”

“我新磨了杯咖啡，要不要尝尝？和之前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她略羞涩道，“其实是我新换了种手法，但不确定好不好喝，又不敢贸然端给宋总。”

说到后面她声音越来越小，一副拘束的状态。

方成笑了：“那先给我品尝品尝，不过你做咖啡的手艺不错，宋总应该不会说什么。”

方成端过，喝了口。

连织趁机试探道：“方成哥，宋总去参加宴会你是不是得一直陪同。”

“是，这种酒局有时候挺无聊的，不喝个半醉其他总不会放人走，有好几次我都将宋总送到家里去了。”

方成又抿了口咖啡，道，“这咖啡比之前的更醇香，不错。”

连织转移话题，聊了几句趣事，眼见他将整杯咖啡喝完，她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坐在座椅上，她扫了眼门外，走廊无人。

她打开了上锁的抽屉，里面躺着个药盒，上面写着比沙可啶。

（泻药）

端给方成的那杯咖啡里，她放了三颗。

连织眼里有些不忍。

这种药于身体危害不大，但会让人持续腹泻一阵。

方成是无辜的，但为了陪宋亦洲去参加酒局，她别无他法。

连织将药盒药片剪得粉碎，悄悄去卫生间，将其沿着马桶冲了下去。

0019 第十九章，酒桌暧昧

黄昏当头，道路两旁的树木如残影般掠过车窗，车内却出奇地安静，只有轿车共振的低弱声叫车厢里回荡。

连织坐在后车座的右边，眼角余光却情不自禁往旁边扫。

宋亦洲正扭头看着窗外，视野余光里是搭在裤腿上，一只极为漂亮的手。骨指修长，淡淡的青筋沿着手背往上，一块黑色的机械表扣在手腕处。

如此天衣合缝，竟让人瞧出几分性感来。

方成腹泻，她顺利成章地顶上。第一次坐进宋亦洲的车里，连织紧张得有些搓手手。

似乎察觉到她的目光，宋亦洲回过头，逆光下瞳孔似琥珀色。

连织下意识垂下眼。

宋亦洲道：“九点的时候，你寻个由头来包厢叫走我。”

“嗯？为什么？”

她纳闷不解，宋亦洲又看了她一眼，目光带着敏锐的贯穿力。

“你觉得呢？”

连织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迟钝，听闻这些老总应酬交际总是从一个局辗转到另外一个局。大概他也不喜欢烟雾缭绕那一套，但该敷衍的总得敷衍。

连织后知后觉地点头：“宋总，以家具项目待决策的理由怎么样。”

“行，你看着决定。”

车子停在了一家小有格调的中式饭店前面，屏风竹篱，山水画展露其间，破有格调。

宋亦洲被请去了包间，连织就在专门的休息室里等他，一个房间还有其他几位司机和助理。服务生端来茶水和简餐招呼，明显已经对这套招待得心应手。

连织吃完晚餐，戴着耳机听了会德语。

转眼到了八点，连织去包厢敲门，轻推开房门时一片笑声霎时涌来。

几位老总的目光霎时一抬，本以为是服务员，可瞧见个穿着白衬衫的漂亮小姑娘。

笑里都有些散漫。

“哟，这是谁家的小秘书。”

“那还用说吗？秘书的长相随领导，一看就是宋总的。我们哪招得到这么好看的。”

几位老总跟着笑了起来。

宋亦洲倒是风波不动的模样，看得出来他喝了不少，脖颈已经隐隐绯红。

他嘴角挂着平常的弧度，看了眼连织。

“什么事？”

连织走到他跟前，弯下腰低声：“宋总，森木建材的负责人打电话来说他有事想见你，他说…”

为了装模作样，后面她声音越来越小，捂着唇在宋亦洲耳边低语。

其他几个总都暧昧地笑了笑。

“还说起了小秘密，我们听不得了。”

宋亦洲倒是无动于衷的模样。

耳边根本没声，只有她嘴唇一张一阖间轻微的吐息，像是一片羽毛轻轻拂过他的耳边。

他后颈也不由得一麻。

连织说完直起腰，宋亦洲也随即道：“抱歉了各位，宋某有事得先走一步，这次聊得不够尽兴，下次宋某做东请客。”

说完，他拿起左边的白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几位老总虽然不愿意放过他，但以后生意还得往来，且宋家得罪不起。

一番埋怨后，旁边四十来岁的老总看了眼连织。

“说来还是这位小姑娘叫走沈总的，咱们话题才聊到一半，这下中断了不得自罚三杯啊。”

“说得在理。”他们笑道。

话题抛到连织这来了，她也自然不能装作什么都不懂。

她取过一旁干净的红酒杯倒了整杯，一番道歉后仰头喝下。

可他们仍旧不放过。

“哪有一整杯敬全桌的，你们宋总还喝的是白的呢，你一杯红的难不成比你领导面还大。”

说了往她空酒杯里倒了整杯白的。

连织吓到：“领导，这真的使不得，我不太会喝白的。”

“不会就学啊，我们也是慢慢学着过来的不是。”

“这样，你今天要是把这杯喝下去，我们就放你走，不然宋总走了，你就得在这补缺。”

几个老总的轮番调侃，连织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话回呛。

职场交际本就是这样，她总不能让宋亦洲替她吧，连织心一横正要喝下去。

旁边伸过来一只手将她的酒杯拿了过去。

连织微愣着转头，宋亦洲嘴角挂着淡淡的弧度：“红白混着容易醉，待过她还得回公司帮忙，醉得一塌糊涂算什么，几位总可别为难一小姑娘了。”

他话里明显有维护之意，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看来漂亮的小秘书果然招人疼，以后你可得好好照顾你家宋总。”

“还照顾什么，今晚跟着回去得了。”

几个男人哈哈大笑，连织脸上挂着丝尴尬，她忍不住看了眼宋亦洲。

他虽然风波不动，但嘴角的弧度含义匮乏，明显也不喜这种酒桌交际。

*

连织跟着宋亦洲出包厢之后，看见他步伐明显虚浮了下。

刚才席间几位总撺掇，他们又连敬了宋亦洲三四杯才放人，白酒后劲足。

连织不知道该不该伸手去扶他。

“宋总，你还好吧？”

宋亦洲脖子仍是红的，他道：“没事，叫司机过来。”

上车后，宋亦洲降下车窗，他深拉了下领带，靠在后车座上闭目养神。

连织看他眉头微皱，有些难受的模样。

她拧了瓶矿泉水递给他。

“宋总，你要喝水吗？”

宋亦洲睁开眼，瞳色像是覆盖着一层薄雾。

大概是酒劲太足，他看了她好几秒，那目光看得连织心头一窒。

她将水递了过去。

然而车子在这时颠簸了下，瓶口抖了一串水珠出来，落在了宋亦洲的西装裤腿上。

连织霎时倒吸了口冷气。

“宋…宋总…”她抽了好几张卫生纸，“真不好意思。”

宋亦洲看她耳根都红透了，一副做错事的样子。

他没做声，伸手接过，同时也盖上了那瓶水。

0020 第二十章 摸胸

车子最终开进了一处园林，停在了庭院里。

隔着茶色的玻璃窗，连织才看到他住的地方偌大宽敞，是个中式别墅。

宋亦洲酒劲上来，靠在座椅上有些迷糊。

“宋总..宋总到了..”

连织叫了他好几声，他人虽然醒了，但动作明显迟缓了一些。

司机要将车开进车库，连织就下车扶他。

她起初托着男人的胳膊，可天太黑，感知到他再一次踉跄后。连织将他的胳膊绕过自己的后颈，步步往庭院里面走。男人高而挺拔，比她高出了整个脑袋。

走动间他一身的重量压在她身上。

两人的身体隔着布料，身体紧紧相贴。宋亦洲在头痛脑胀间，隐约嗅到股淡淡的花香钻入鼻尖，幽幽如兰。

他微睁开眼，昏沉的视线里，隐约可见黑黑的脑袋。

她细碎的头发擦过他脖颈，毛茸茸的。他手绕过她后颈，搭在她胸前。这动作让宋亦洲清晰感知到了这具支撑他的身躯有多纤细。

她嘴唇都地咬紧了。

宋亦洲支起身子，想自己走。但这一动不好，她也跟着他往旁边踉跄，他手掌就无意识地擦过她胸前的鼓起。

只一瞬间，手掌合拢，隔着衣衫弧度饱满而柔软。

宋亦洲顿了好几秒。

“宋总，你能别动吗？”她像是毫无察觉，语气轻微又带着丝埋怨。

“马上就要到了。”

酒劲上头，宋亦洲也就不再折腾，任由她带着往别墅走。

在上台阶时，由于身上重量太大，连织小手臂不小心磕在了一旁的墙上。

她吃痛地轻吟了声。

进屋后，连织将宋亦洲放在沙发上，大概是平躺的姿势不舒服，他半梦半醒间中轻微地蹙眉，脖子像是被什么给勒住，他手也无意识的拉领带。

可醉的厉害，手上也没有章法。

突然，一只细软的手替他握住了领带结。

束缚逐渐没有了，那股熟悉的香味钻入鼻尖，宋亦洲缓缓睁开了眼皮。

这次借着灯光，眼前慢慢清晰。

她正埋首在他胸前专注解领带，目光专注，嘴唇轻抿，灯光跳跃下，残余的唇釉在唇上亮晶晶的，晶莹剔透的色彩像是刚成熟的荔枝。

她动作虽专注，但轻拉领带时，指甲无意识地刮过他的脖颈，霎时，像是一片轻轻的羽毛拂过宋亦洲的脖子。

宋亦洲深黑的眼眸霎时黯了，恍若大海深处。

连织恍若没有察觉到头顶那道打量的目光，依然专心做自己的。她取下他的领带放在桌上，又帮他脱了鞋。

厨房的醒酒汤做好了，连织放进了保温杯里，又另外做了杯柠檬水。

做完这一切，她收拾完厨房，就关灯离开。

.....

翌日清晨。

宋亦洲清醒时，醉酒后的剧痛席上脑子，他手摁了摁太阳穴，眉头仍然是皱着的。

茶几上的两个保温杯突然跃入视线里，宋亦洲拿起一看。

只见便利贴上写着：

【一杯醒酒汤，一杯柠檬水，宋总，早上喝这个对缓解头痛很有好处。】

后面再画了个笑脸。

挺絮叨…

宋亦洲垂下眼皮，昨晚的某些记忆窜进脑子，他沉默了好一会。

最后，他慢慢拧开保温杯，一饮而尽。

*

连织早上去上班的时候。

电梯门一开，有好几个从地下车库上来的同事皆认出了连织，冲她热情打招呼。

秘书这职位可大可小，日后需要他帮忙的地方还多着。

连织抿唇一笑。

她到四十九层时，宋亦洲的办公室门正关着。这人一向来得很早，连织以为他和部门经理在商量着什么。

方成却告诉她，宋总的女朋友来了。

连织一愣。

“连织，你泡咖啡的时候多泡一杯。”

“...好。”

连织压下眸底的冷意，转身去往茶水间。

办公室里，宋亦洲坐椅子上批改文件，沉希就坐对面看着他。

他工作和平时是两个状态，面上带着公事公办的严谨，领带也系得一丝不苟，沉希却能瞧出几分男性独有的性感来。

她趴在桌上嘟囔着：“女朋友就在对面，某人却能心无旁骛的工作。”

宋亦洲头也不抬，又翻过一页。

“你要再不回工作室，你助理又得到处找人了。”

沉希“哼”了声：“人家想和你多待待嘛，不解风情的工作狂。”

宋亦洲抬头，她转不满为笑意，又带着丝俏皮。

他眼底也掠过一丝淡淡的笑。

沉希手突然趴上桌子，想吻他。

然而唇还未凑近，宋亦洲将笔抵在她额头上，轻轻地推开。

他不赞成的目光落在她脸上，道：“这是工作场合。”

沉希愈发嘟高了嘴唇。

这时门被敲响，宋亦洲新拿了份文件，翻开，说了声“进”。

沉希也收起脸上的情绪。

然而一转头在看到来人后，平静的脸上有丝僵硬。

连织恍若未闻，端着咖啡进门。她一杯放在了沉希面前，另一杯放在宋亦洲桌旁。

“宋总，齐木家具和您约的是今天上午十点在会议室面谈。”

宋亦洲“嗯”了声。

他循着声音侧头，女人正习惯性的将杯耳转到他右手那边。

她这一转，衬衫里洁净的手臂露了出来。

宋亦洲看到她手腕处的一道淡青色的淤痕，昨晚她搀扶他进别墅时，无意在门边撞了下。

他目光微顿了顿。

“连织？”沉希笑着喊她。

连织转头看她，沉希道，“能不能麻烦你去外面的咖啡店买两块蛋糕，亦洲早上没怎么吃东西。”

连织礼貌一笑：“麻烦就见外了，这是我的指责所在。”

她退出了办公室。

楼下的咖啡店坐了大半的上班族，连织带了两块黑森林，店员抵给她之后连织正要离开。却撞上了不知何时跟来的沉希。

沉希开门见山：“有没有时间，聊一聊？”

连织：“好啊。”

窗边的咖啡桌空无一人，沉希看着她坐下，确保她手机没有录音后。

她脸上最后一丝笑意也垮了，道：“要怎么样你才能消失？”

连织盯着她，故作不解地蹙眉。

“沉小姐什么意思？”

“多烧钱？一百万，两百万？…或者一千万？”沉希道，“只要你开个数，保证永远永远不出现在我眼前，你要多少我都可以立马给你开支票。”

她顿了顿，道，“连织，哪怕是当年享誉世界，也绝不可能得到这个价格。”

连织看着她好一会，清亮的眼眸平静不起波澜。

她慢慢道：“如果我要你承认抄袭，并公开道歉呢？”

沉希脸色大变，连织继续道，“你敢吗？”

窗边的一道阳光落在桌子上。

“抄袭什么？”沉希陡然笑了，“当年不是你抄我吗？你不会几年后还打算旧事重提吧？”

她道，“我如今什么地位，你又在哪里？你不会自以为是到以为凭借你今天的风浪能将我怎么样吧？连织，你会不会太天真了？”

不怪沉希猖狂，她如今是金门的首席设计师，坐拥无数作品，展览都数不胜数。

无名小卒对她的任何诋毁不过螳臂当车而已。

连织笑了：“是吗？那你约我在这里聊天做什么？”

她陡然逼近一步，一字一句，“难道是不敢面对我，怕我只要出现在你面前就永远提醒你是个无能的 loser，连问世的作品都要抄别人的。”

“你闭嘴！”

沉希声音陡然尖锐，四周投来异样的模样。

她压低了声，“你真要和我作对？那我敢保证你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她这话算是赤裸裸的威胁了，连织淡笑道：“什么作对不作对，我现在只想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能在小事上帮得了宋总。”

“既然沉小姐话已说完，我就先上去了。”

连织起身离开，脸上的伪装丝丝龟裂，她眼眸恨意翻滚，转瞬又平静。

作恶者永远不会有悔恨。

上辈子她泥足深陷，死不瞑目，沉希欠她的又岂止是几个钱能解决的。

她要沉希众叛亲离，生不如死。

0021 第二十一章 为他受伤

连织进大厦的时候，几个男人正堵在公司前台，凶神恶煞，叫嚣要见宋亦洲。

周围的人或多或少投来目光，几个投资部和客服部的同时再三劝说无果后，只能让保安请他们离开。

等人离开后，连织过去打听情况。

小梁道：“松柏纺织之前已经经过二轮讨论，就快融资了，宋总这时候发现他们在财务报表上作假，于是和他们解除了投资合同。”

连织略吃惊：“作假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他们简直无法无天。松柏纺织就一家族企业，面临倒闭，现下落到这个结果估计他们自己人受不了。”

小梁越说越烦，“他那大儿子就一混世魔王，都来闹好几次了，我们辰达资本是投资公司不是送钱公司。”

连织心里有了计较，转身离开。

到秘书室刚坐下，方成就敲醒办公室门。

连织笑道：“方成哥，你肚子腹泻好一点了吗？”

方成略尴尬：“就昨晚那一阵闹得，已经没事了。”

他将药膏放在桌上，“你手不是磕碰了嘛，擦擦这个会好的很快。”

“谢谢。”连织讶异，“你怎么知道？”

方成但笑不语，他离开后，连织拿着那管药膏无声打量。

她手背受伤这事今早只在宋亦洲面前露过一次，所以这管药膏，到底是方成给她的呢，还是宋亦洲给的。

...

辰达资本这两天在推进和奇木家具的合作，宋亦洲一半的时间都在会议室，傍晚还在洲际酒店有个商务谈判。

忙到下午四点多，连便陪同他一起去地下车库。

男人走在前面，步伐沉稳，他大概正在想公事，连织看他低头沉默，面上还带着几丝严苛。

还未走到常坐的那辆宾利前，突然不知从哪冲上来几个男人，拿着棍棒，凶神恶煞。

“宋亦洲，你他妈够背信弃义！”

宋亦洲脚下一停，他微眯着眼瞧这几个人。

“你们谁？”

“我爸是松柏纺织董事长，就是你将我们家耍得团团转！”排头那位大高个厉声道，“你知不知道我爸为了得到你们辰达的融资忙了好几年，你一上位说撤就撤，你他妈耍我们是不是？”

宋亦洲面上看不出任何，他冷下声音。“你不是当事人，我没有必要和你交待。”

他目光微扫身后呆愣的连织，连织立马秒懂，正要叫保安。

可来不及了。

几个大汉看到她要打电话，立马亮出了刀。

“谁敢走，我今几个就还把话撂在这，你如果敢断我家财路，我也让你落不着好。”

他说着一棍挥向宋亦洲，本是吓唬，可宋亦洲一脚将他踹到车身上。

大高个痛得面色扭曲，又自觉丢了面子。

他吼道：“看着干嘛？还不帮我抓住他！”

几个小弟纷纷挥棒相向，宋亦洲侧头躲过，几拳揍得他们如麻袋砸落。

可到底是人多不敌，大高个丢了面子，脑子一热，拿出刀向前狠狠扎上他的手臂。

“小心！”

身后一声惊呼，宋亦洲猛地侧身，可来不及了。

薄薄的利刃正要割破宋亦洲的手臂，突然，不知从哪里探过来一只柔韧小手，以螳臂当车之力抓住了刀刃。

所有人都愣住了。

宋亦洲回头，就见躲在角落里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冲了上来，她漂亮的五官早已因为疼痛皱成了一团，视死如归地抓住那片利刃。

刀刃随着惯性从她整个手掌刮过，大量鲜血沿着指缝涌出。

宋亦洲瞳孔一缩，一脚踢上大高个的胸膛。

几个大汉早吓得跑掉了，剧烈的疼痛让连织额头冒汗，几乎眩晕。

要摔倒在地时，她跌入一个宽阔的怀抱里。

宋亦洲将他打横抱起，她已经疼得半晕死过去，他看见她额头密密匝匝的汗，和左手不停滴落的鲜血。

保安和司机听着声跑过来。

宋亦洲眼里一时间有些复杂，沉声道：“先去医院。”

*

医院里，当医生用碘伏替连织的手掌消毒时。

刺痛霎时涌上来，她猛地一哆嗦，喉咙里溢出轻微的哽咽。

“忍一忍！”

医生道，“你这伤口不深不浅的，打麻药没这必要，倒不如消毒就赶紧包扎了。”

“...好。”她声音都在打颤。

医生继续给她的伤口消毒。

她整个手掌都被割破了，当酒精渗入她那道血口子，两个男人瞧见她隐忍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连着微弱呼痛声都从喉咙里溢了出来。

那模样看得方成都觉得可怜，小姑娘没见过世面，今儿这躺要是没有她的话，受伤的怕就是宋总了。

一旁的宋亦洲静静看着，他面色稍凝重，没有搭腔。

这个角度他只能看到她哭得发红的鼻头，医生让她不要动，她便也糯糯地说了声好。可大概实在疼得厉害，宋亦洲看她曲手咬住右手食指。

泪吧嗒吧嗒的掉，糊湿了整张小脸。

他眉心无意识拧了拧，垂下了眼眸。

这是个绝佳的博同情机会。

既然她为着宋亦洲而伤，连织自然不会放过在她面前表演的时机，她疼得都快扭曲了，正抽噎着鼻子。

迷离氤氲的视野里，一只手伸了过来，掌心摊着一颗水果糖。

连织讶异抬头，宋亦洲面色再平静不过。

糖是沉希早上偷偷放在他西装口袋里的，他道：“转移下注意力。”

“哦。”

她乖乖接过，指甲无意识地在掌心偷偷抠了一道。

有些痒，像是羽毛刮过。

宋亦洲阖上了手掌。

然而剥糖的她却是个不省心的，她只有右手能用，好不容易将糖纸一层层剥开。

却在最后一下太过用力，水果糖吧嗒一下掉在地上。

宋亦洲：“……”

连织：“……”

她已经不敢看他了，头埋得深深的。

宋亦洲竟从这个动作看出几个小孩子犯错的羞愧，于是也没话再说她。他又剥了颗，这次递到她面前。

动作间竟带着几丝低哄的意味。

方成赶忙低下了头。

她也垂着脑袋，半晌后，宋亦洲看见一只白嫩的小手试探性地伸过来，接过后飞速放在嘴里。

余光里她嘴一鼓一鼓，像是塞零食的小仓鼠。

宋亦洲扭头看向窗外，嘴角却无意识弯了那么一道。

0022 第二十二章 开始关注她

包扎完，医生和方成都退出了病房。

偌大的房间里，宋亦洲忽道：“为什么要抓那把刀？”

连织抬头，男人站不远处看她。

漆黑的瞳仁反射着清明的光，犀利且不好糊弄。

宋亦洲在商场待了那么多年，显然不相信无利可图伸以援手这回事。今天她抓住刀刃的行为，已经远远越过了上下级应有的热络。

连织也没想着要糊弄，她轻声道：“没有为什么，就是一瞬间的事。”

“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原因，我在来辰达资本之前，工资只有四千多。除开日常开销，我连好一点的房子都住不起。只敢和别人在顶楼合租小房子。”

这些话和他的问题毫不搭边，但宋亦洲没打断，依然让她继续说。

大概不是在工作场合，他往后微靠在桌上，长腿微曲，严苛却有一丝放松在。

“后来霍尧推荐我来辰达资本，我侥幸面试成功时，听到 hr 给我的工资，我当时高兴坏了。”

她难以启齿的同时，眼睛却微微放光，连着微白的脸蛋也因为谈起钱，泛出一丝红润。

很明显是没想到待遇会这么好。

宋亦洲不清楚人事怎么对秘书这个职位定论的薪水报酬，但大抵不会超过两万。

他竟不知道这点工资竟令她开心成这样。

宋亦洲双手环臂，眉毛奇异地往上扬了一扬。

她察觉到他这个动作，耳根子莫名红了。

“可能在宋总看来一万多不怎样，但对我已经能解燃眉之急了，我在岗一天就会好好工作。”

她道，“您是您的上司，也是能决定我去留最有发言权的人，之前我因为翻译底稿没做好的事惹您不快，我以为我可能会被您炒鱿鱼…”

宋亦洲听后，话里有些一眼难尽。

“我有这么公私不分？”

“不不不！我绝对不敢这么认为。”她差点咬了舌头，再看他平常的模样，嘴角也浅浅翘了那么一下。

她明白他大概没有生气，继续道：“那天我看到有人对你挥刀，我…我下意识就…”

她后面的话有些说不出来，但宋亦洲却莫名懂了。

为了铁饭碗，她下意识就挡了上来。哪怕在他面前混个脸熟，混丝人情，后面她在公司也不会那么如履薄冰。

很奇妙，宋亦洲处在这位置，早已见惯了层出不穷讨好他的人。

但他还是头一回听见有人将讨好说得如此悦耳的。

他若有若无地点了下头。

这事就算揭过了。

*

连织手受伤，宋亦洲给她放了一周假。

但她在家也闲不住，且趁着这个机会，在宋亦洲面前刷刷好感值也是值得的，第二天她依旧来上班。

方成是个懂分寸的，宋亦洲虽然什么都没交待。

但他将连织这一周的工作量都接了大半过来，泡咖啡之类要碰水的工作自然不必说，只留了些安排工作进展，翻译文件之类的办公室工作。

到中午的时候，连织正要去楼下的食堂吃午饭，方程叫住了她。

“连织，你跟我来。”

“好。”

连织不明所以地跟在他后面，方成带她去的却是宋亦洲的休息室，茶几上放着一份三层高的木式饭盒。

方成道：“宋总交待你受伤了，去楼下不方便，你就在这吃。”

连织愣了：“啊？”

方成调侃道：“啊什么？难不成你打算就这样去食堂端饭？”

连织嗫嚅着应承了，心里却乐开了花。

她为宋亦洲挨这一刀可太值得了。

盒饭三层，连织料想这该是厨师专门为宋亦洲搭配的菜色，只今天多给她准备了一份。

食堂的菜系已经很好了，有虾有鱼，酸奶水果一应俱全。

公司领导人的菜色应该更好。

然而一打开令她失望了——

青瓜炒蛋，水煮青菜，再打开最后一层，西蓝花炒鸡胸肉。连着米饭都是黑米配薏米

连织：“…”

吃这些还不如去食堂呢。连织用勺子舀了颗鸡胸肉进嘴里，一点油都没有，味道不怎么好。

休息室就她一个人，她情绪几乎肆无忌惮地挂在了脸上。

殊不知一门之隔，宋亦洲已经回了办公室，他周遭的玻璃门是特殊材质，单向外视，自然也将连织脸上的嫌隙一览无遗。

他坐在位置上喝水，漆黑的眼眸越过杯壁，却一直盯着玻璃门外的她。

看她举着个勺子在饭盒里挑来挑去，看她因为难吃眼里嫌弃不少…

连织真不喜欢吃水煮青菜，她琢磨着时间还够，要不去楼下开顿小灶，水煮肉片可香多了。

她正要关上饭盒，这时休息室的门开了。

连织抬头看去，宋亦洲拿着个杯子进来，大概是来接水。她立马站起身，拘谨叫了声宋总。

他“嗯”了声，目光往下落在她满满当当的饭盒上。

“还没吃？”

“啊，对。”

连织只得坐下，埋头继续干饭。

宋亦洲看她刚才脸上的那股快乐瞬间蔫吧，也大概猜到了她在琢磨什么。

安静的休息室，一道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照进来。

她在小鸡啄米，目光也偷偷打量吧台那道身影到底什么时候离开。

然而宋亦洲接完水后，就坐在了高脚凳上。

他长腿微曲，一只手搭在膝盖上，手背青筋的脉络往上，深黑色表盘的机械表稳稳扣在他手腕。

她嚼着鸡胸肉，盼望着他离开又不能真赶他，于是委婉道。

“宋总，您今天是不是挺忙的？”

宋亦洲喝着杯中的水，微眯眼看她。

“赶我走？”

“不敢！”连织忙不迭道，也不敢再说其他，安静吃饭。

说话间，她勺子里的玉米粒滚落在地毯上。

宋亦洲眼角扫过去，她饭盒旁边落了好几粒胡萝卜，缠满纱布的右手拿着个勺子，像是笨重的老太太一般。

他意味不明道：“你吃个饭难不成下巴还要漏？”

“没……”

她已经羞愧得无地自容了，又用纸巾包住玉米粒丢垃圾桶里。

……

辰达资本收购奇木家具这事正式走入正轨，这一整天，宋亦洲都在会议室听几位投资部经理的汇报。

晚上有个商务聚会，是方成陪着宋亦洲一起去的。

回程的路上，宋亦洲因为在酒桌上浅酌了几杯，他降下车窗，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

方成道：“宋总，刚才威启的章总打电话来说有事和你商量。”

宋亦洲缓缓睁开眼皮，黯淡灯光下他有一会没说话。

方成试探道：“他这是…”

宋亦洲眼里露出一丝嘲讽：“坐收渔翁之利来了。”

老狐狸想分奇木家具一杯羹，怕是异想天开。

车子到了十字路口，方成习以为常地朝别墅那条路开，宋亦洲忽说：“先回趟公司。”

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快十点多。

电梯门一开，整层楼黑暗森森，他路过漆黑的公共区域，瞥见其中一间秘书间里传来光亮。

宋亦洲走近后，通过透明的玻璃门瞧见她正坐在电脑桌前，戴着耳机记笔记，时而头一抬盯着电脑，清亮的眼眸在屏幕荧光照耀下炯炯有神。

大概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她左手托腮凝眉，却忘了手伤了，顿时“嘶”了声。

“还不回去？”头顶突然传来低沉一声。

连织抬头，宋亦洲正站在门口，他人高腿长，几乎将门边全部遮挡；她坐他站，男人居高临下看来，漆黑的眼眸顿显压迫。

0023 第二十三章 教她

“宋总…”她立马站起来，显然是没有料到他会在这时候出现。

狐狸眼张得圆溜溜的，无措得很。

“在看什么？”

宋亦洲走近后，就看到她电脑上正展示密密麻麻的分析报告，而右边的手提电脑上冗长的德文。

几个大笔记本瘫在桌上，上面记满了笔记。

夸大的问号让人一眼瞧见。

宋亦洲道：“这是房产复述报告？”

辰达资本在上半年度发布过一份关于京市房地产市场呈L型复述，文件就挂在官网上，他没想到她会下载逐字研究。

连织点头：“对，后半年度公司还得出一份报告，我其实在这方面懂得挺少，想借着空隙恶补一下，没想到看不明白的那么多。”

大概是上下级关系，她在他面前总是束缚拘谨得很，嘴唇微抿，生怕说错了话。

宋亦洲目光落下，她手指正在无意识地轻抠，受伤的左手包得跟个小粽子似的。

他寻常道：“哪里不懂？”

她抬头看他，他表情随意，又看了她一道。

连织这才反应过来他要教她。

“报告第二页分析京市上半年房产经历了小弧度的反弹，但未来将会继续疲软，我没懂为什么。”

她一边说，一边往旁边挪了下。想把位置让给他。

宋亦洲也没说什么，坐下后握着鼠标将页面滑到了最后一页。

他侧头看她一眼，声音低而沉：“这个问题最后交待了答案，去年京市限购，再加上半年的流感病毒限制了市民自由，一旦开放后必定会有累计消费的行为。”

连织不懂：“像房产大额固定资产也会有累计消费行为？”

“当然，房屋也是商品的性质。”宋亦洲注意到她笔记本上列着好几个问题，字迹歪斜，像是鸡爪。

他皱了皱眉，连织莫名看出几分嫌弃了。

她顿觉羞愧，又道：“我写得有些快，只是想给自己看的。”

宋亦洲懒得搭理她的找补，他取过笔筒里的笔，在其中几个问题画圈。

“这几个问题你去听听郎礼贤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如果听完还不明白，那你这份工作后面估计也做得困难。”

这是在给她布置作业，连织赶紧在心里记下。又拿出手机搜郎礼贤这个人。

“至于最后这个。”

宋亦洲一抬头，她正站在他身后，盯着手机，眼神不知道飘到何处去了。

他微眯了下眼：“站这么高能看见？”

“哦。”连织在旁边拉了根凳子，离他几个拳头的距离。

男人身上淡淡的木质香拂过她鼻尖，她另拿了本子记起了笔记。

宋亦洲道：“京式将房产踢出短期刺激工具的原因，我看你这写了三个数字，你列出的三个原因是什么？”

他这算是提问，看过来时，连织莫名挺直了背脊。

“我觉得是未来人口老龄化，其次就是国家短期内债务水平很高，承担不起大额负债。”

她抠抠手指，琢磨了半天，“第三个原因还没想出来，宋总，前两两个原因对吗？”

宋亦洲收回目光，没明确答她。

“看来这份报告也不算白看。”

她嘴角刚展露出一丝笑，宋亦洲又道：“我记得设计学也会涉及到生命周期理论？”

“是，怎么？”

宋亦洲转眸看她，目光幽幽：“活学活用不懂，还是不会触类旁通？物极必衰的理论适用于任何行业。”

连织：“……”她也学过经济学，只是人有所长所短，哪有什么都会的。

她偷偷轻瘪了下嘴，孰聊宋亦洲侧眸时瞧得一干二净。

他眼神顿时有些危险。

“宋总说的都对！”她立马道，“我今晚回去就重新整理一次，然后将朗礼贤教授的反复观看。”

宋亦洲：“……”

她说完低头认真记着他补充的，包括没有给出答案的几个问题，宋亦洲的目光从她书写的笔记本落到她脸上。

她嘴唇微抿，一丝碎发垂落下来擦过嘴唇，被她轻轻呼了口吹走了。

而她举着的左手依然像个笨拙的企鹅，十分滑稽。

她记完笔记，抬头看他一眼。

宋亦洲视线相当自然地挪开，到这他也别的问题可讲，他起身时连织真诚地道了声谢谢。

宋亦洲“嗯”了声，算是回应。

走到门口的时候，宋亦洲停下脚步，转头。

她眼睛定定地看他，在等着他的指示，无形中又带着丝丝尊重。

这状态和刚才的拘谨已是两个模样。

宋亦洲淡淡道：“公司有蓉城大学的财商定向培训名额，在人事那报名，有兴趣你去看看。”

他说完，眼见着她在半秒愣怔后，突然笑意鞠进眼底：“宋总万岁！”

宋亦洲没做声，走了。

等他的脚步声完全消失在走廊，连织脸上的笑意瞬间垮掉，一丝惊喜也无。

她关掉了房产报告，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未学完的室内设计图纸。

0024 第二十四章 牌局

辰达资本这段时间和项和资本准备成立合资证券公司，其间涉及到持股比例和经营范围规定，商讨的内容繁复而冗杂。

项和资本的总经理项宇轩和宋亦洲是老朋友，这几天几乎驻扎在辰达资本会议室。

两人关系私下虽然不错，但公事上几乎寸步不让。

合同敲定那天，项宇轩凑过来，提议道：“这项目也算告一段落了，我这段时间可是天天往你这跑，现在大功告成，咱找个地方放松一下。”

宋亦洲翻到合同的最后一页，头没抬。

“时间，地点？”

“就今晚吧，在锦瑟，我顺便叫叫其他几个组个牌局。”项宇轩趁机道，“再叫上你那位新来的秘书。”

宋亦洲停笔，眼皮微抬，看他一眼。

项宇轩举手：“我动机纯良得很啊，你想想你要喝醉了，再让人跑一趟这不纯折腾吗？”

宋亦洲道：“要不转去当你秘书？”

“求之不得。”项宇轩道，“我真没别的意思，你想想你那助理叫方成来着，孩子好像才出生不久吧，你之前叫人忙前跑后的也就算了，现在也过意得去。”

宋亦洲顿了半秒，没搭腔。

正在这时，门被推开了。连织带着份装订好的文件走进来，是合同的附件。

宋亦洲看向她，也没多说一句，朝她伸手。

他脸上带着工作的严谨，一丝不苟，和那晚教导他的神情已经是两个模样。

她将文件递上去。

宋亦洲扫了眼，忽道：“这儿的补充协议什么时候生效。”

连织踮脚看了眼：“下个月六号。”

“嗯。”

他再问了几个问题，连织一一回答。

她注意到旁边微笑的项宇轩，轻颌首算是打了个招呼。

“行了，我也该走了。”

项宇轩起身时对连织道。

“连小姐，晚上见。”

连织有些莫名其妙。

直到晚上宋亦洲带她去了一家会所，连织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锦瑟是蓉城最大的高级会所，地下一层是面对社会人士开放的酒吧。

而沿着一楼往上，装修得跟个金碧辉煌的宫殿似的，莹莹灯火，错落不绝，来往皆是商界名流。

连织进包厢那会，淡淡的烟味夹着装潢的檀香铺面而来，中式隔断屏风后面。

几个男人正在围桌砌长城。

这里面她就认识项宇轩，男人轻笑颌首。

她淡笑抿唇，退到另一个包厢等他们。当秘书就得有这种自觉，二十四小时待命。

她回去之后出租房的环境更加糟糕，索性随遇而安。

连织拿出手机开始查阅室内设计师的今年的报考时间，她之前考过一次，但室内设计更新迭代快，三次未从事本行业，证书自动作废。

她打算再去考一次，从头再来。

想要将沉希拉下来，她得首先站上那个位置。

刚填完报名信息，她的电话响了，是宋亦洲打来的。

连织接在耳边：“宋总？”

那头掺杂着几声调侃，宋亦洲的声音低醇，像是要淌进她的耳朵里。

“会纸牌吗？”

“...会一点。”

宋亦洲道：“过来，组个局。”

“好。”

连织进包厢时，果不其然四人座空了个位置。

几位男士坐在落地窗前，穿着礼貌言谈举止，皆让人感觉到气质不俗。

空的那个位置是宋亦洲右手边，连织坐下时，他正在洗牌，厚厚的一沓牌在他手中流利地翻转。

骨节修长，愈发显得好看。

宋亦洲撩眼看了她一眼：“双地主会吗？”

连织道：“打过几次。”

项宇轩笑道：“你别怕，和小姑娘打我们还是多少懂得绅士风度的。”

这话说得半暧昧，另一位朋友笑了笑。

宋亦洲半靠在椅背上，他西装已经脱下，衬衣敞开两粒扣，显得随性而放松。

然而瞥项宇轩那一眼却带着警告。

第一局牌发完。

她和宋亦洲一组，牌局的规矩是先走完的一边算赢。项宇轩喜上眉梢：“我这牌可不错，宋总今晚怕是要给不少。”

他最小的牌就是三 k 代一，本以为轻松拿下这局。

可宋亦洲 3A 带一后，开始走散牌溜他，项宇轩不忍拆牌，咬牙切齿一直让他走。

最后宋亦洲一对王炸后，但出一对。

赢了。

项宇轩咬牙：“宋总，你行啊溜我呢。”

宋亦洲往后靠在椅子上，嘴角挂着淡淡的笑：“谁让你牌好呢。”

本以为这局他胜券在握，然后还有个连织半副牌握手里。

项宇轩把在他受的气全发泄在连织身上，几个连牌整得连织半张也出不得。

连织惨败。

来回几次只要她搭档宋亦洲，皆是吃了败仗，宋亦洲筹码已经送出去一半。

宋亦洲瞥她一眼，眼神有些意味深长。

“你之前打过那几局，难不成是和小孩子打的？”

她难为情地摸摸鼻子。

项宇轩哈哈大笑：“连秘书，下次我两一组我罩着你。”

然而一牌发毕，她又是和宋亦洲一组。

这次连织谨慎了些，正打算走对 J。然而一只修长的手探过来，将她那两张牌压了回去。

伴随着一丝淡淡的木质香，宋亦洲道：“走对子待会就是被他两围攻。”

虽然看不见牌，宋亦洲将她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

连织听从他的，换了另一种走法。

这次她跟着宋亦洲，赢了一次。

项宇轩将筹码退回来：“合着在这逗我玩呢，几次输的全赢回去了。”

六个筹码币，一个算两万的话。

这一局就十二万了。

连织正叹他们赌得挺大，宋亦洲将那几个筹码币推到她桌前。

这是要给她的意思，连织假意推拒：“宋总，这——”

宋亦洲已经重新洗牌，侧脸轮廓深邃而冷峻。

“拿着。”

项宇轩和另一个男人也笑：“连秘书你就拿着吧，宋总每次赢的都不止这点。”

连织勉为其难地收下。

心里却乐呵呵，这笔钱够她去考个 MBA 了，何乐而不为。

0025 第二十五章 将计就计（250 猪）

后面又有人进包厢，连织识趣地下桌。

等宋亦洲的功夫，连织去楼下酒吧点了杯低浓度的金汤力，她时而轻抿一口，眼神也在无声打量周围。

这时候酒吧正热闹，超短裙的妹妹在舞台上扭动，台下的男人或多或少地投去目光，像狼一样。

这种眼神连织司空见惯。

她觉得恶寒的同时也生出几丝庆幸。

庆幸上天重新给了她一次机会。

酒吧里放肆的音乐渲染，有人解救买醉，有人蠢蠢欲动。

她长得好看，又独自一人，自然成了场内不少人士的猎物。

两个男人坐到她身旁，给她点了被长岛冰茶，想搭讪。

连织摇头拒绝。

那男士道：“美女一个人坐着就不觉得孤单吗？我们聊聊天怎么样？”

连织道：“不好意思，我等人，你们去找别人吧。”

刚才她独自进来，就坐着喝酒。

这么久也没见有朋友什么的，男人笑得愈发邪气：“美女，给个机会认识呗，咱今天交流得好呢，我也算你朋友。”

旁边另外一个男人也笑了。

连织看他油腻的笑，心下愈发反感。

她直言道：“做朋友也得看脸吧，你就算了。”

男人眼里闪过一丝讽刺：“原来你也是个傍家，嫌哥哥不够帅？遇见就是缘分今儿个怎么也得敬我两杯。不然你出这门可难。”

他搭讪的同时和连织另一侧的男人对视，早有一双手将药丸丢进了连织的杯子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殊不知连织对这种把戏早就司空见惯，上一世有男人为了白嫖她，把摇头丸当糖丸送她吃的。

连织正要起身离开。

突然，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充斥着她的脑子，她眼里暗暗划过一丝光亮。

连织重新坐下，拿着下药的那杯酒和他碰了碰，她笑笑。

“大哥我真有事，扰了您的雅兴我给您赔罪，我就先走了。”

男人大度笑着看她将那杯酒喝完，殊不知连织去趟卫生间隔门，食指抠上喉咙深处。

她全部吐了出来，包括这一周天吃的饭。

连织又拿出手机给宋亦洲发了条短信。

【宋总，救我】

为防保险，连织又转给项宇轩。然而她直接将手机关机。

牌桌上这几个男人的手机就放在一旁，相信有人此时此刻已经看到了。

做完这一切，连织又去镜前，狠狠掐了几把的脸，确保眼神迷离双目绯红。

摇头丸 k 粉这些玩意左不过就是蚕食人的脑子，让人在头脑兴奋中忘乎所以，被人控制。

她推开门的时候，步伐虚浮，走几步的时候就撑在墙壁上迷迷瞪瞪的样子，像走在棉花上似的。

刚出卫生间她就迎面撞上了人，她脑袋一垂正要倒地。

突然，旁边有人搂住了她，将她打横抱起往酒吧外走去。

*

几局过后，宋亦洲已经下了牌桌，靠在阳台上和人聊事情。

辰达资本接连几个项目截胡，很明显是有人想针对他，宋亦洲不得不另想办法。

那人却道：“找你老丈人帮忙啊？希妹这么喜欢你肯定有求必应。”

沉家四代在京城是当之无愧的大家族，根基之稳，涉及的行业之光，是其他企业和家族无法企及的。

更何况上一辈的长女远嫁中央，盘根末节都钻入了政界的缝隙，更是让他人得高看几分。

所以哪怕沉希只是区区养女，也无人敢得罪。

宋亦洲淡笑看他：“这是让我吃软饭？”

“你用得着？你要早有那心思接受你爷爷的安排不就未来光明。”朋友道，“不过我提沉家也是认真的，他们在银行的势力四通八达，你早晚会和他们合作。通过希妹宜早不宜迟。”

宋亦洲不说话了。

微凉的夜色勾勒在他脸庞，衬得面色也有些高深莫测。

这时，身后却传来一声惊呼。

项宇轩道：“宋总，你秘书出事了！”

宋亦洲一愣。

项宇轩将手机举在他面前，面色凝重。看清信息内容后，宋亦洲脸色陡然一沉。

他回到牌桌，拿起手机。

连织也给她发了条，宋亦洲将电话回拨过去，那头却提示关机。

宋亦洲眼神都变了，将负责人叫出来调监控。

这会所是唐家人开的，传到唐棋也不过是二世祖一个风花雪月的场所。宋亦洲要调监控他也不敢拦，直接带人过去看。

几层楼的监控同时调出来，在地下一层的酒吧，画面里清晰看到两个男人将喝醉酒的女孩子打横抱起，往酒吧外走去。

那女孩子明显有些抗拒，可她整个人不太清醒，几乎是被强制抱着走。

监控室蓝色的光映在宋亦洲脸上，他漆黑的瞳孔冷而锐利。

看清面容后，唐棋脸色霎时一变，这他妈就是他的两个熟客。

——

和宝贝们说声抱歉，今天我登了起码一小时，根本登不上
po18。

之后没有意外大概在 0：00 更新

0026 第二十六章 暧昧（微 h）

唐棋顿时支支吾吾，恨不得和立即和这几个朋友绝交。

宋亦洲看他的脸色，道：“你认识？”

“这…我朋友？”唐琪支道。

他火速给人打电话过去，问人在哪，那头笑嘻嘻地说在酒店办事，房间号一给问他要不要来参加。

一旁的宋亦洲眼神已变得十足危险。

唐宋两家在某方面算得上世交，宋亦洲又比他高出个辈分，唐琪一直挺怵他的。

唐琪心都快跳出来，让他们赶紧把人放了，然而话没说话，那头就把电话挂断。

宋亦洲薄唇紧抿，看他一眼。

“今儿要是出什么事，你这酒吧也别想开了。”

唐琪头皮一炸，赶忙带他们去找人。

...

酒店某套房，两个男人将连织弄进房间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

这娘们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刚才稀里糊涂吐在车上，又在电梯里呕了一滩，那味熏得两个人直皱眉头。

要不是顾念到嘴的肥羊，早扔了她。

此刻连织躺在床上，修长的双腿无力蹬着床单，面颊桃红，双眸迷离。

两个男人愈发心神意动，对视一眼，爬上床正借着连织的衣服。衬衫一脱才发现身材如此之好，两个人都有些迫不及待。

她却感知道危险，伸出手要打他们。

两人用领带将她手腕绑住。

突然，门被暴力敲响。

“开门，给我开门！”

听出是好友唐琪的声音，有人去开门，然而门刚开，他就被一阵力道踹在地上。

那男的就跟破布口袋似的蜷缩着，嘴里也霎时吐出口血。

另一个男的懵了，看向门边的宋亦洲，他下颌绷着，脸上冰封。

“你..他妈谁？”他道。

宋亦洲冷冷扫了对方一眼，那人脸上的趾高气扬顿时熄火。

明显知道他是个不好惹的。

唐琪趁机道：“还不快滚，以后别来老子这！”

两个男人立马捡起衣服，逃出房间。

宋亦洲和项宇轩走近卧室，随即一愣。

床上的她脸颊潮红，眼神迷离，手也时而抓着床单。她的衬衫已经被脱下，身体白得像雪一样，偏偏手腕被绑的动作，胸衣箍出她两团饱满雪白形状愈发挺翘。

“呃……”

项宇轩赶紧退出了房间。

宋亦洲也愣了一遭，几秒后，上前脱下西装外套披她身上。

他转头对着项宇轩，神色严厉道：“你跟着唐琪去趟警局，把那两个人揪出来。”

“行。”几个人都离开了。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宋亦洲看看床上的她，顿时有些失语。

今天带她来会所，绝对是个错误。

他上前拍她的脸蛋，细腻的触感让宋亦洲愣了愣。

“连织。”他道。

她迷蒙地睁开眼，眼神迷离。

宋亦洲又去解她手腕的束缚，这动作过于暧昧，她就在他身上，面颊桃红，轻吟的一声媚到骨子里。

宋亦洲额头冒气了汗，竟不知道解个领带这么费劲。

束缚解除后，她在意识不清中也察觉到危险，手想挥开他。

奈何酒后力道不足，宋亦洲单手将她钳制在床上，没手了还有嘴，她一口咬上他的手背。

宋亦洲“啧”了声，真想扔下她不管。

他去探她的脖子，脉搏跳动得很快，也不知道那两个人给她下了什么药。

他这次加重力道，去拍她脸蛋：“连织醒醒。”

她眼神渐渐聚焦，跟碗澄净的水似的，盯着他瞧。

宋亦洲被她瞧着，停了几秒道：“清醒了没？”

她却伸出了手，声音娇娇的。

“霍尧，抱。”

宋亦洲：“……..”

他根本不想理她，也拿出手机琢磨着叫个医生过来看看。

她却顺杆爬，沿着他的手臂攀上来抱住他的脖子。

女人娇软的身体紧贴着她，嘴唇呼出的热气往宋亦洲脖子里钻

。

宋亦洲后颈一僵，握着手机顿在原地。

他鼻腔哼出重重的一声，去拉在她挂在他脖子上的手臂。

“下来。”

她却跟个粘人包似的，攀着他的肩膀，委屈巴巴的。

“你…怎么不理我？”

女孩的声音娇娇的。

她的身子好软，坐在他怀里小小一小又软又香。包臀短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她蹭到了腰上。

宋亦洲不过垂眼一瞧，眼瞳霎时黯了黯。

她细长的双腿大开在他身侧，隐约可见蕾丝边的内裤，而上头包裹在胸衣的两团挤出了深深的勾，像是成熟到极致的水蜜桃。

还因为身体蹭动间，柔软地在他胸膛弹了弹。

宋亦洲眉心一跳：“连织，给我下来！”

她若有若无地“嗯”了声，这一声娇弱无骨的轻吟飘进他耳朵里，跟她灼灼的呼吸一起灌进他耳朵。

叫人后颈发麻。

宋亦洲猛地抱起她往卫生间走。

她将人丢进浴缸里，扑腾起来的水溅了宋亦洲一身，全身都湿透了，她反倒眼神委屈巴巴，出声想要指控。

宋亦洲脸色黑了不止一度，他竟不知道是折磨的他还是她。

他找来一瓶水，单手捏住她下巴，她无意识张嘴，矿泉水自动灌进她喉咙。

灌完，宋亦洲又拍她后背。

“吐了！”

酒液混着水全部吐了出来。

来回几次之后，吐得差不多了，她趴在浴缸边缘无力呛咳，意识也清醒了些。

“宋…宋总。”

意识到自己在浴缸里衣不蔽体，连织吓得双手环臂沉进了浴缸里。

宋亦洲没往那边看一眼，，扯过一根浴巾递给她。

“清醒了吗？”

“嗯。”她接过后把自己拢的严严实实，有些后怕，“刚…刚才。”

宋亦洲懂她在怕什么，道：“你被带到酒店我就来了。”

她略放下心来，又道：“宋总，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宋亦洲看她脸上只有抱歉的意味，显然忘记了意识迷离时发生的事。

那场旖旎暧昧只有他知晓。

他面上倒看不出一丝波澜，道：“没事。”

0027 第二十七章 展览会

那晚之后，连织并未在宋亦洲面前刻意再做什么。

很多事情过犹不及，那个男人不傻，当晚暧昧的举动就在擦线边缘，过后回想起来难免有故意之嫌。

此时她若是再若有若无地撩拨，那真的就是此地无银八百两了

。

托宋亦洲的指点，连织去人事处报名了蓉城大学的财商培训课

。

听是宋总推荐，人事主管破例给她增加了一个名额。连织听财商课程是假，辅修设计课是真。

蓉城大学的设计艺术学虽比不上人大，在全国也算前十，连织拿到通行证后去教务处调取了一份室内设计的课程出来，上班的业务时间去蓉大学习。

她打算继续升学。

国内也好，国外也罢。她在专业上欠缺的点点滴滴全部得补起来。辰达资本总经理秘书这个职位不过是她的资金筹措手段。

于是接下来两周，连织白天上班，晚上上课。

重新拿笔并不容易，她太多专业知识和基本构图技巧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转眼到了十月第一个周末，方成跟着宋亦洲去德国开会。

连织看着日历上圈好的日子。

明天便是沉希在蓉城的首次设计展，地点在蓉城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届时万人空巷，艺界名流都回去。

连织给霍尧打了个电话。

她半分不提展览秀的事，只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可乐街有家法式餐厅挺有名的。

“明天…明天不行。”

他的声音慵懒又漫不经心，连织不提霍尧都快把这事给忘了，“明天是沉希的展览秀，邀请卡已经寄给来了。”

“啊？”

她听起来很遗憾，话里也带着不易察觉的委屈，“那晚你送我回来之后，我就没见过你了。”

霍尧道：“想我？”

那头不说话，但呼吸像羽毛一般，掠过霍尧的耳朵。

霍尧眼神示意包厢的动静小点，其他人也立马噤声。

他笑了笑：“那就跟我一起去呗。”

“可以吗？”

“当然。”去膈应膈应她。

*

第二天霍尧开车来接连织，目的地是国际会议中心。

今天的霍尧穿着件薄荷绿的鼓风衬衣，搭配浅紫双拼色的设计。别人穿只怕显土显老，他却有股子随性和贵气。

到设计展的时候，大厅尽是商界名流，权贵之家。

沉希的长幅介绍海报沿着大厅，绕了半个圆，连织还是第一次来国际会议中心，但对这里却并不算陌生。

每一个设计者的终极梦想不过是在国会中心，能举办一次展览秀。

连织痴痴地看着这个地方，他的外观远看像朵云，近看却像迷宫，

阳光沿着透明的苍穹顶无死角透射而下，而挑高宏伟的建筑下，人类渺小如粟。

沉希不见去向，倒是一群记者朋友对着墙上她历年作品不停拍摄。

霍尧看到几个朋友，上去寒暄。连织就沿着她的作品一一浏览。这两年沉希高频产出，但越来越统一的古典主义风格却再没有引起艺术界轰动。

连织到二楼的时候，乌泱泱的人群围在一副展品前，她等人散得差不多时才上前。

等看清那副作品时，她霎时僵在原地。

画面构图选择了少有海洋色调，浮想联翩的贝壳式圆床，如晚霞般的漆墙，还有悬挂在吊顶上的游轮式吊灯。

光怪陆离到让人有如跻身海洋。

连织仍记得她将这幅作品上交给导师的激动。她摒弃了当前公认的简约和后现代风格，兵从险招。

她想拜托张远哲帮她投投《ELLE DECPR》，张远哲看完也赞不绝口，一口应承下来。

然后大半年后却变天了。

张远哲处的底稿不翼而飞，他一口咬死从未见过，而连织交上去的复稿被指控抄袭。

再看到这幅自己近三百多天反复修改的作品，连织瞬间湿透了眼眶。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或许她也能够走到这里吧。

“Madam？”

连织转头，一头金发的中年外国人对她笑笑，普通话很流利，“你很喜欢这幅作品，我看到你在这站了很久。”

连织道：“是的，它让我感受到自由的归属。”

“自由？何以见得？”

连织回忆起当初的设计理念，她出生孤儿，得到过的温暖寥寥无几，反倒不如翻腾出海的那条浮游生物。在海底畅游无阻。

她轻声道：“如果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鱼，待在其中即是归属又是自由。”

说完她看见金发男略惊喜的样子：“你们国家那句怎么说来着，英雄所见略同。只是后来 Vivian 再没有此类作品诞生。”

Vivian 是沉希的英文名，他递了张名牌给连织，说以后也许会有合作的机会。

连织拿起一看，JEFF STEVEN

其他介绍一概没有，她太久不看设计类杂志，一时之间想不起这个人。

连织沿着作品绕过转角，沉希正一身浅咖色礼裙，和身旁几个年过半百的人淡笑交谈。

看到连织后，她笑意不变，但目光明显挪开了。

连织却一步一步朝她走去。

“恭喜你沉希，今天的设计展怕是得连登报纸好几天了。”

沉希假笑道：“谢谢。”

“那副得奖的《海底世界》真的很棒。”连织道，“就是画面沾上了茶渍有些可惜，不过我相信沉小姐一定会设计出更好的作品。”

茶渍是她不小心染上去了，当时张远哲还以心疼为由说了她好几句。

沉希笑意一僵，手也情不自禁在发抖。

连织站她对面，低声说了句：“保持住笑，记者来了。”

几个记者上前问了几个话题，因为涉及到杂志的刊登内容。

沉希维持着标准的八颗牙齿笑，一一回答。

三十个问题后，采访慢慢变得犀利。

“沉小姐，似乎自你得奖作品之后，设计风格便迥然不同，您是为了突破吗？但目前这两年并没有好作品问世，您是否有考虑过重走之前的风格。”

沉希笑容差点维持不住，她不记得自己回答了什么，只赶紧糊弄了过去。

记者却越来越犀利。

“您的《海底世界》作品一问世，当时就涉及到了抄袭风波，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这话题过于敏感，助理几句话阻拦了。

隔着人群，连织和沉希对视着，一个平静地看戏，一个眼底满是恨意。

0028 第二十八章，上辈子卖淫真相（350 猪）

展览会的晚宴，沉家选在了蓉城最大的六星级酒店。

此时，酒店大厅里波光莹莹，人影攒动，侍者端着酒盘在宾客间来回，一派喜乐之气。

而作为主角的沉希却没有多少高兴。

沉启阳不来无所谓，爸爸也不来，连宋亦洲都去德国开会迟到了，霍尧还带个连织出来膈应她。

“怎么不高兴？”

察觉到女儿低沉的情绪，沉夫人拍拍她的手，“你爸脱不开身，不然女儿这么重要的日子，她能不来，至于你哥，回去骂骂他就是了。”

沉启阳可是沉家霸王一样的存在，整个家族护着宠着教得桀骜不逊，连沉父想责骂都得忍三分。

沉希哪敢骂他啊。

沉希本来有一腔委屈，可转头看见沉母慈爱的眼神，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件旗袍，戴披肩，浑身的首饰除了那颗胸针再无其他。

可那通身雍容华贵的气派，再无人能及。

沉希想，她是养女又怎样，只要和沉家扯上关系，所有人都得敬她三分。

当那道对着宴会厅的门敞开时，场内所有的宾客投来，聚光灯下，沉希看着宾客们眼中尊敬或羡慕的目光，心里那道不平终于烟消云散。

连织也在瞧那对母女，她耳边间或充斥着几声低语，叹沉希命好，居然被沉家收养了。

也叹沉家那位原本视为掌上明珠的大小姐，若是没走失，该是何等荣华富贵。

比起沉希，连织却在偷偷注意那位沉夫人。

将门独女，权商联姻，到沉夫人这里已经是第四代，钱财和权利如大树的经络蔓延，沉家的人遍布华国土地。

连织不由得想起外界传言。

沉夫人本来生的是双胞胎，但姐姐不足月便被佣人偷走了，自此沉夫人落下心结，后面便收养了沉希。

连织也生出了这样的念头：若是那位找到姐姐，怕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转眼，沉希和沉母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

沉夫人对霍尧道：“阿尧，有一阵没见你了。”

霍尧却漫不经心笑道：“一阵子没见，沉姨越来越年轻了。”

“贫嘴。”她不经意看了眼她身旁的连织，笑道，“你女朋友吗？”

霍尧看了眼对面的沉希，道：“是啊。”

“小姑娘很漂亮。”

沉夫人夸赞，“和你站在一起郎才女貌。”

连织抿唇笑了一下。

这时，身后传来几丝动静，门口宴会区突然热闹了不少。

沉希探头一看，是宋亦洲来了。他穿着身深灰色的西装，领带一丝不苟地系着。

有人上前寒暄，他只淡淡颌首，回以一握。

沉希看了眼沉夫人，得到允许后，立马朝他跑了过去。

“宋亦洲，好啊你，我第一次举办设计展你就迟到！还是不是男朋友！”

她奶凶奶凶的，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

宋亦洲眼里流露出一丝极淡地笑：“德国这次会议是大半年前就定了，那时候你还没定展馆和时间。”

沉希道：“我不管！”

她依然不依不饶，宋亦洲换了个说法，“我刚才在车上看了你展馆的照片，成绩很不错，继续努力。”

沉希心情一下子就明朗。

但小女孩的心思让她故意找茬：“还继续加油呢，我是小孩子不成？礼物呢，去趟德国也不知道给我带礼物。”

话音刚落，宋亦洲在她手上放了个盒子。

他淡淡道：“打开看看。”

沉希惊喜看他一眼，她以为会是代表特殊戒指项链什么的，结果打开一看，是枚胸针。

宋亦洲道：“喜欢吗？”

“还行吧。”说着还行，但是眼角却悄无声息弯了起来。

这时，门边传来一道调侃。

“溪溪，是不是把你江叔给忘了。”

沉希往门边开，一个戴墨镜的男人走近宴会厅，墨镜一取，他五官冷沉立体，显得有些凶。但眉眼又压着股桀骜。

“怎么会？”沉希笑道，“江叔，你真来了！”

不止场内宾客，连织也在看他们。

她看着那个将墨镜勾在手上转圈的男人，后背霎时一僵，难以言喻的恐惧让她汗毛都立了起来。

那段最惊恐的回忆瞬间窜进她脑子里，蔓延至四肢百骸。

如果说被抄袭，被判入狱，连织还能苟活着，那么被拐到边境卖淫，将她当人的活路瞬间都剥夺了。

她在无数个夜晚不顾一切逃跑，在心惊肉跳里躲避雇佣兵的追逐。

可无一例外的，连织都被抓了回去。

不知道多少次之后，她终于在遍体鳞伤后见到了背后的老板。

“你怎么那么不知好歹？”

男人眉头一压，不耐烦地“啧”了声，“被打成这样还要跑，可怜，真是可怜。”

连织哭着求他放了她。

“放了你？好啊。”

他笑嘻嘻的，踢踢她的腿，血沾湿了他的鞋子。

男人眉头一皱擦她脸上，连织却什么都不在意了，只要能放过她，给他舔鞋都可以。

这时，却有几个彪型大汉从门开走进来。

摄像机一架，他们眼里泛出的光令连织害怕，她颤缩着躲在角落。

“逃跑被抓回来的后果你知道是什么吧？”

男人声音云淡风轻，他坐在椅子上勾勾手机，几个彪型脱掉衣服朝连织逼近。

“不！！！！”

….

直到上辈子死去，连织都以为是自己倒霉。

她一个独居女性被犯罪团伙盯上，她们那批有很多女孩子，她不是例外的那个。

直到被一枪崩了脖子，连织都未把逼迫她卖淫的边境组织和沉希周围的人联系起来。

直到此刻，她在目眦尽裂的视线里看着那个男人揉揉沉希的脑袋，两人相视一笑。

她嘴唇哆哆嗦嗦，已经白得发紫。那把仇恨的刀在她心头搅得天翻地覆，连着血和肉一起要刮下来。

她的视线太过尖锐，江启明明锐瞧过来。

连织赶忙垂下眼皮，几滴泪珠却快速砸落。

0029 第二十九章 下药（微 h）

卫生间里空无一人，水龙头的水哗啦哗啦，盖过了连织的哭声。

她恍然想起上辈子在边境的那段日子。

她像破布口袋，像被玩弄的畜生，生不如死。

被刻意压制的疼痛在一瞬间全飞回了感官，她透过泪眼模糊的视线看着镜子里的这张脸。

就是这一张脸，上辈子三年牢狱，一年威逼，她不过在二十过半便活得形如枯槁。

心窝子抽搐的疼痛让连织面颊狠狠抽搐起来，她越疼，便越狠。

若说之前连织只想将沉希拉下来，名誉扫地。那么现在，连织要她死！

这时，有人推门进卫生间，连织立马擦掉眼泪，低头佯装洗手。

等人离开后，她打开化妆包简单收拾了下自己。

做完这一切，连织翻出了藏在小坤包里的小瓶试剂。

这是给宋亦洲准备的。原本计划好的时间该是一两个月后，等他放下防备，等他们的暧昧到达那个燃烧点之后。

再半推半就。

但连织现在没有这个时间了，她亟需一大笔钱。

而宋亦洲恰好能帮她这个忙。

连织出了卫生间。

酒店来往客人很多，有企业家约在这谈生意，连织走出一段又退了回去，只见走廊尽头几个男人在寒暄。

其中一个穿西装的微胖男人正是齐木家具的石总。

她恍若未见地迎上去，反倒是石总叫住了她。

“连秘书，你怎么在这啊？”

“石总。”连织故作惊讶道，“我托宋总的福，来参加一个设计展的晚宴。”

石总惊喜道：“这么说宋总也在？那你必须给我引荐引荐。”

*

大厅人影攒动，侍者端着酒盘来宾客间来回穿行。

露天阳台，几个面相俊朗的男人正坐沙发上聊天，举杯对碰间一片谈笑声。

霍尧问宋亦洲这次德国进展。

“还行，那边的合同是签下来了。”宋亦洲淡笑，他脱下了外套，衬衣敞着两粒扣。往后靠便显出和工作时截然不同的随性。

霍尧挑眉：“那辰达的几个股东？”

宋亦洲斜睨他：“你说呢。”

宋亦洲打算将德国的街道式公寓引进蓉城，和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辰达的几个老古董一听说这事纷纷撂挑子说他过于激进。

霍尧笑了，正要说什么。

“可真无聊，来我的晚宴还得聊工作。”沉希坐在宋亦洲身旁。不满瞪着他。

宋亦洲也见好就收，淡笑着抿了口酒。

其他人也调侃她两句妻管严，沉希脸骤然红了些，一副骄矜样。

“希希，你把宋总管得这么紧可不好，男人可是要做大事的。”江启明不知道何时走了过来，拍拍沉希的肩膀。

沉希：“要你管。”

“别人我还真懒得，谁让我是你叔。”江启明目光和宋亦洲一对视，他拿着酒杯对宋亦洲虚敬了下。

宋亦洲也轻颌首，但嘴角的弧度点到即止。

江家做的是灰色生意，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目光无意往旁边抬，正好瞥见连织朝他们走来，她一双狐狸眼明净清凉，直直地聚焦在他脸上。

四目相对那瞬，宋亦洲瞧见她嘴角绽开了一丝笑意。

众人只看见她走到宋亦洲-赤鱼-身旁，低声说了句什么。

宋亦洲便起身去大厅了。

沉希脸色有些不好。

连织跟着离开的时候，江启明颇有兴味上下扫了她一眼，看货物的眼神。她压下那股恶心和恨意，转身离去。

...

石总能在这见到宋亦洲简直大喜过望，马上就要进入轮融资，他又因为宋亦洲去德国好几天没见人，正好在这次宴会上约定会议的时间。

宋亦洲云淡风轻笑道：“国家关于家具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奇木的环保家具理念超前，该着急的是宋某才对。”

石总道：“石某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希望父辈留下的基业不至于在我这败落就行。”

“败落这词可就严重了。”

宋亦洲道，“周五下午三点如何？”

“当然，届时石某恭候宋总光临。”石总道，“说来还是多亏在走廊碰上连秘书，才知道宋总在这。刚才和她知悉了下流程，这么负责的秘书可不多见了。”

宋亦洲略瞧了连织一眼。

她因为夸奖喜悦已经爬上了眉梢，又因为他的注视稍稍克制着。

宋亦洲挪开视线，云淡风轻道。

“石总谬赞，她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石总又道：“今天恰逢宋总从德国回来，石某必须敬您一杯。”

他们就在宴会厅，送酒的侍者却没路过这，石总正要去端杯酒。然而连织显然更有眼力见。她不知从哪用托盘端了两杯酒过来。

两人各取一杯，杯子一碰。

宋亦洲轻抿了口。

连织看着他往下滚动的喉结，垂下了眼眸。

*

八九点的时候，宋亦洲在场内和人又喝了几杯。

这时，一股灼热沿着腹部往上蔓延，连着喉咙都有些微燥。宋亦洲起初怀疑他喝多了，但香槟不至于这样。

他去卫生间洗脸清醒，心头的那股火不熄反烈，沿着他整个胸腔蔓延，那股莫名其妙的兴奋沿着血管上下蹿行。

宋亦洲眼神一冷。

他大概猜得到怎么回事，这玩意在色情场所比比皆是，没想到却有人胆大包天用到这里来了。

今晚入喉那么多杯，宋亦洲确定不了是谁。

比起揪出始作俑者，他先是拿出手机，打算让方成送他去医院。

然而药性却越来越烈，诡异的兴奋在大脑里面蹿行，他眼前开始模糊。

宋亦洲出了卫生间，迎面却撞上了个穿礼服的女人。

“宋总！”

撞上他的是个女明星，之前在慈善晚宴和宋亦洲有过一面之缘。

现下看见他喝醉的模样，自然上去搀扶。

“宋总，你喝醉了吗？我先扶你出去。”她胸也故意往他那边挤，谁料宋亦洲一把挥开，泛着血丝的眸底掠过一丝厌恶。

“走开！”

宋亦洲撑着墙壁往回走。

狭长的走廊却仿佛没有尽头，不知何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她脸上充满担忧，伸手在他眼前挥了挥。

“宋总…宋总…你喝醉了吗？”

是连织。

宋亦洲压下喉头的灼烧感，声音微沉：“叫医生！”

“好！”

连织也没多问，正要拿出手机，手腕突然被他一把捉住。那股灼热几乎将她手腕烫化了。

宋亦洲：“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他背后是辰达，医生若是大张旗鼓的来，还没离开的记者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

“好，宋总，我先送你去楼上的休息室好不好？”

连织勾着他的肩膀往楼上走。

此时，宴会大厅沉希交际完一波客人后，正纳闷场内没有宋亦洲的影子。

此时音乐正浓，有人在舞池中央跳起了华尔兹，此时霍尧正和几个朋友定下俱乐部的第一批车型。

无人注意到连织的消失。

她正扶着宋亦洲往套房走去，男人呼吸越来越粗重，每一声撩过她的脖颈都暗藏着欲望。

身旁传来一丝丝香气，宋亦洲臂膀擦过她脖子的皮肤，细腻光滑，他眼里的欲望更重，身下的那部分几乎要烧了起来。

他几次想要恢复理智，可强自压抑后，喷涌的欲望沿着血管肆无忌惮蹿行。

连织感觉到了，但半分没有撩他。

今晚，她是这场性爱里的受害者，是被强迫的。

*

进了房间，室内一片昏暗。

只有几许月光透过半阖的窗帘漏了进来，她由于驮着个大男人，声音急促又累。

“宋总，你先在沙发上躺一会，我马上联系医生。”

她满是单纯，像是对着一场即将要降临的危险毫不知情。

连织手正要触上开关，突然一只手臂如烙铁揽过她的腰身，将她抵在了墙上。

后背“砰”的一声，她还没反应过来，男人高大有力的身躯已经席上来，整个人压住她，粗壮的大腿抵着她的。

“宋…宋总？”

她完全懵了，也忘了挣扎，狐狸眼颤啊颤，像是一碗清水晃晃荡荡。

殊不知这副模样落在男人凌乱的视线里，像是被叼入口中的猎物，只等着剥皮拆股。

他眼眸霎时猩红，充满了血丝。

她却被他眼神吓得，要推开他。然而男女力道悬殊，无异于螳臂当车。

倒是这一动，他们身体上下蹭动着，她胸前的两团柔软紧贴着他。

宋亦洲脑子里最后一根弦崩断。

他掌住她的脑袋猛地吻了下去。

—

0030 第三十章，“强迫做爱”（高H）

嘴唇相触，连织猛地睁大眼睛，水盈盈的瞳孔里是完全反应不过来的茫然。

她下意识想要挣扎，然而在宋亦洲胸膛推攘的双手柔弱无骨，更像是羽毛轻拂在撩拨他，搔起一地酥麻。

他手掌住她后颈不过轻轻一捏，她像是被打开了什么开关，嘴唇在那一瞬间被迫启开。

宋亦洲顺着唇缝钻了进去。

唇舌相交的那瞬，他奔腾的血液急速涌回脑海，所有感官都在那片柔软香甜的地方。

他克制紧绷的弦在这一刻轰然炸裂。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怀里柔软的身体前，他被烈药侵吞的理智荡然无存，占有的渴望在身体里近乎炸裂。

他卷住她的小舌狠狠吮吸，手也情不自禁往下捏住她胸前那一团。

她却被他的意图吓得狠狠颤缩，舌头在他嘴里颤颤挣扎。

“宋…总…不…”

话都吐不全，宋亦洲便卷住她的舌根狠狠一吸。

她立马软在了他怀里，舌头也依附在他舌头上，任他席卷，舔舐。那若有若无的哼吟更是刺激得他发狂。

宋亦洲将她打横，往卧室走去。

她被扔在了卧室大床上，眼前天翻地覆的眩晕之后，她面前的光被站在床边的宋亦洲全部遮挡，他扯下了领带，琥珀色的眸底被染成了深黑色，尽是侵占的欲望。

“不…宋总…我是连织！我是连织！”

她看懂了他的意图，惊恐挣扎着往后退。脚腕却被扯了回来，宋亦洲覆身而上，她后面所有的呼救都被他堵在嘴里。

他手指钻进她黑发里掌住后脑勺，吻得好深，几乎要将她整个人吞吃下去。

他另一只手扯开她的衬衣，沿着胸罩缝隙钻了进去。

“不…唔唔…”

低低的泣吟声从唇齿之间传来，当粗糙的手掌握住她柔软一团时，她几乎躬身而起，却被男人的重量瞬间压了回来。

她感受着肆意抓捏间，粗粝的指腹碾过她的尖尖，再来回磋磨。一股子颤栗激得她浑身发抖。

下腹竟可耻地湿透了。

昏暗的卧室只有一缕光照了进来，大床上隐约可见男人将女人压在身下，她的包臀裙在挣扎间已经被推到了腰间，细长的双腿被迫大张在男人腰间。

男人身躯宽阔，几乎将她完全覆盖。

只有大敞的胸脯隐约可见一只手来回抓捏，细腻乳肉时而从指缝里溢了出来，宋亦洲夹着她的乳尖尖来回磋磨，碾得狠了她颤抖得愈发厉害。

“不…不要…”

她鼻腔里的声音细细的，柔媚入骨。宋亦洲感到下腹肿胀的那部分都快炸开，他手指越过了小腹，钻进了她的内裤里。

她猛地睁大眼睛，想要挣扎，可双手被宋亦洲单手控制在脑袋后面。连织感知着他的指腹沿着她的阴唇来回抚摸，细拢慢碾的力道。

无数的麻意在连织身上爬，她湿得更为彻底，要死死压抑着想要呻吟的冲动。

湿软的唇瓣却背叛了她，附着在宋亦洲的手指上，颤颤吐蜜。

宋亦洲沿着缝隙钻了进去。

“唔…别..”

里面是窒息般的绞杀，只进去小小一段便长出了千张嘴来吮着他。宋亦洲喉结重重往下滑落，他俯视着身下这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女人，瞳色黯沉如墨。

只听得皮扣解开的声音，在昏沉的夜色里仿佛某种仪式的开始
….

当硕大的巨物抵在她穴口处的时候，她眼眶顿时湿了，双腿无力的蹬着他，手也拼命挣扎。

“宋总你不能这样！我是连织，不是你女朋友！”

她哭得好惨的，鼻头泛红，被他吮过的嘴唇也泛出妖艳的红色，但这幅模样在男人看来尽是被璀璨的模样，愈发勾起他肆无忌惮玩弄的欲望。

第一次进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

硕大的龟头在她穴口来回蹭动，狠狠一杵时伞端却往前面一滑，狠狠撵过她的小阴蒂。

连织立马张大嘴哼吟了一声，爽得小腹狠狠抖擞着。

酥麻的碾压感沿着穴口蔓延开，瘙痒像是密密麻麻的虫子在爬，她渴望被深入，被狠狠地深入。

她面上却是一副绝望的模样，她狠狠地去咬宋亦洲，咬不到就用头去撞他。

“宋总！…你清醒清醒，我是连织啊。”

她哭咽声断断续续，那点力道更像是猫咪的挠痒，宋亦洲轻松制服后，掰开了她的拳头十指相扣。

他在她耳边低哑地说了声“乖”，身下便势如破竹般狠狠挤了进去。

只进入一个小口便有成千张小嘴狠狠啄吮，要死死地将他吸进去，层层媚肉此刻成了绞杀利器，发疯似的上来吸住他。

宋亦洲额头遍布青筋，他再不克制自己，含住她的唇。

缩臀顶胯，狠狠嵌了进去。

0031 第三十一章 老汉推车(高H)

痛！连织都快痛死了！

男人的性器尺寸惊人，偌大巨物直往她阴道里面钻，她小腹都麻了，在爆满到几近撕裂的填充中感受到他那处青筋遍布，正一抖一抖地跳动。

她呼吸都弱了，指甲掐进了男人的手臂，人也弓起身子往后躲。

可宋亦洲死死箍住她的腰身，她半分退不得。里面是窒息般的绞杀和吸裹，像是长了千张嘴，反复的吸吮要绞断他一般。

“放松..放松..”

前所未有的兴奋和暴戾充斥着宋亦洲的大脑皮层，他在几近失控的边缘感受到身下女人的颤缩和恐惧。

于是手握住她的乳儿来回抚弄，嘴也去叼另外一只。

一番抚弄后，她里面不松反紧，宋亦洲舌头钻进她嘴里，钻得更深，下面也一样。

他开始肆无忌惮地要她，撤退一段后狠狠撞进去，肉茎顶端破开所有阻碍，直抵最深处。他越来越快，越来越凶，双眼通红几近疯狂的模样再没有了平时的温润有礼。

咕叽咕叽的声音像是打桩一般，两具火热的身体严丝密合地贴着，来回顶撞间她胸前的奶团团被他胸膛碾来碾去，下面的娇穴也是。

来来回回十几次后，她终于受不住手指深深抠上他背脊。

“你不能这样…”她艰难躲开他的唇，哭咽着，“宋..亦洲..你不能…这样…”

她的哭声好软，像是被人蹂躏惨了的模样。

鼻音颤颤的，又像是勾子撩过男人的背脊，他被刺激得更加兴奋。

什么不能啊，不要啊..

在床上不过是将男人催化成野兽的兴奋剂罢了，他听着她时而高亢，时而啜泣的哭吟声，一阵阵快慰沿着脊椎骨直直窜上脑海。

宋亦洲越来越狠，越来越深入，他紧扣着她的臀往身下摁，一记又一记的抽插让她的求饶拒绝支离破碎，只有呜咽声断断续续，或高或低。

好爽…。好爽…。

连织舒服得脚尖绷得死死的，手也在他背脊上挠过一道又一道，才能抑制住呻吟的冲动。

花穴深处随着肉棒肆无忌惮的戳刺，生出阵阵漫天的酥麻，一浪一浪的热潮在小腹堆叠着，深捣着，随着男人狠狠一顶席卷过她的身体。

被男人扣留在他臂弯的纤腿随着猛烈撞击一下一下晃动，她脚背情不自禁勾住他腰，屁股也不自觉想要去迎合。

然而抬起臀的那瞬间却被巨杵狠狠顶了回来，粗硬的耻毛密密扎在她穴口上。

她浑身哆嗦，在要尖叫出声那刻，狠狠咬上了他背脊。

….

不知过了多少，半个小时或者更久。

房内充斥着浓浓的欢好气息，伴随着“噗吡噗吡”的凿穴声，极度淫糜。

连织大张着嘴喘息，眼里的两汪泪随着撞击落在了枕头上。

她模糊着睁开眼，便见自己两条腿被他反叠了回来，软软的晃荡着，他大口吞吃她的乳儿，粗长的巨物正来回在她穴里进出。

花瓣红肿充血，附着在棒身上被狠狠顶了回去，水渍声，咕叽咕叽的声音一时间盖过了她的啜泣。

她浑身都泛起了靡艳的红色，爽得难以自持。却哭着去推他，推他小腹，推他肩膀。

“宋亦洲..不要！..呜呜...停下...”

那点力道半分撼动不了，宋亦洲捞起领带，直接将她双手绑得死死的。

他额头青筋根根暴起，被包裹到极致的快感如同甘浪，反反复复摩挲过他的大脑皮层。

哪怕是商场沉浮，野外求生，更甚着冰壁攀岩带给他的刺激都远远不如现在！

他眼眸充血，死死盯着他们的交欢处。

手指抚过靡艳的花瓣，她哭得更凶，下头却颤颤地吐着蜜水，混着被捣成泡沫的淫水，流到棒身上，被粗长的肉茎狠狠得顶了回去。

哭叫声，水渍声，咕叽咕叽打桩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房间。

宋亦洲潜藏在骨子里的兽性在此刻敞露无疑，他将她的腿几分扛到肩上，女人下半身整个悬空，大敞着双腿承受他肆无忌惮的抽插，肉棒连着囊袋整个都塞了进去。

她承受不住哭得好凶，被束缚的双手死死抓着枕巾，眼里泪汪汪的。

“不要了！..啊!..呃啊！...不要！啊！”

蜜水倒流上她晃荡的乳儿，她哭得抽抽噎噎，随着顶撞求饶声又支离破碎。

只有被汗水沾湿的脸蛋是清晰的，酡红又泛着无力承受的娇态，让人生生想要将她弄死在床上。

宋亦洲被这一幕刺激得生生发狂，他已然不顾她所有求饶和泣哭，在来回顶刺上百下后将她双腿反手一折，压在她脑袋顶。

在身下的人儿窒息般的绞裹中，他猛然一顶，深深地刺进了她花穴最深处。

“啊！！”

脑海中爆裂开的快慰席卷着连织空白脑海，她瘫死在了床上，整个人仿佛被水洗了一般。

男人趴在她身上喘着粗气，巨物还在她穴里青筋隐隐跳动，耻毛深深扎进她的穴口里。

连织泻了好几回，舒服得快要哭出来了。

她上辈子初尝性爱是被强迫，几个彪形大汉将她当破布口袋蹂躏，后面便对这事有了恐惧。

等她想强迫自己适应时，她连个好男人都没碰到过，想要谈场正常的恋爱时，知道她身份的没人看得上她。

会所里的老头和油腻男自恃几个钱可劲的折腾她。

她从来没有在这种原始的性爱里去感受和放松过。

然而戏还得演，她哭得一抽一抽，叫得哑了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被欺负得好可怜。

身下的穴也随着她这几下抽泣狠狠绞裹着宋亦洲。

他太阳穴都快崩开了，将身下的女人翻转过来，肉棒还在她体内没有撤出，以老汉推车的姿势狠狠刺了进去。

“啊！”

妈蛋！

0032 第三十二章 打屁股(高H)

这姿势入得好深好深，连织所有声音都被扼制在了喉咙，她恍觉小腹在来回戳刺中被顶起了帐篷，深得捅进了子宫口。

她细腰弯成了劲弓的模样，发白的指间抓着床单，呜呜啜泣声无助又崩溃。

可小屁股翘得妖娆又饱满，只听得“刺啦”一声，她的包臀裙被一把撕开，妖娆起伏的身形显露无疑。

宋亦洲竟被这一幕刺激得眼睛发红，他手掌打在她屁股上，又抓又捏。

刺痛混合着难以言喻的刺激让连织哀哀嚎叫，小穴却诚实地一阵阵收缩，要将他绞断在体内，宋亦洲感觉要被生生绞泄了。

他竟不知道她那里那么会吸，极致到癫狂的快感沿着大脑皮层往他的四肢百骸蔓延，他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不受控制。

丰盈的汁水被肉棒带出来飞溅到床单上，靡艳花瓣在反反复复的拔出插缩动作中颤颤巍巍附着在棒身上。

连织摇着头意识迷离地哀嚎，像是受不住这样的对待，更像是风雨中的娇花，诱得人将她往死里蹂躏。

“不要了…呃啊…啊！…不要…”

带着哭腔的求饶从未停止，她被绑的双手抓着枕巾拼命往前爬，娇穴也吐出了大半肉棒，汁水横流。然而男人勾住她的腰狠狠往前一顶，顶端生生刺进了子宫口。

她大口大口喘息，像是陡然失去了所有力道无力趴在床上，他却顺势低下身子，上半身狠狠碾压着她，高撅的小屁股承受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她转脸过去求他，哭着让他慢一点，轻一点，她受不了。

被强迫的不情愿和恐惧已经变成了妥协，她眼眶鼻头红红的，被汗水沾湿的小脸却泛着股靡艳的绯色。

他们脸颊相贴，男人呼出的热气喷在她脸上，豆大的汗水也在她酡红的脸蛋。

宋亦洲眼神幽暗猩红，如同狩猎的豹子，他仿佛在做一场荒唐到极致的梦，又清晰地感知到身下的女人软如水，湿热紧致一般死死包裹着他。

他在男女性爱里癫狂而反复，循着本能想要去占有，更深地占有。

绑住她手腕的领带不知道什么被解开了，他们下半身仍连着抽干着，她上半身却被他翻了过来，她的乳儿被他一口咬住，手指却钻进了她的嘴里。

“唔…不…不要呃…啊…”

连织屁股高撅被他干着，身体以奇异的姿势扭曲着，被他蹂躏着小嘴和娇乳。

他两根指头在她嘴里搅得天翻地覆，她舌头被迫依附着他，哭声被搅得断断续续。

连织恍觉这个男人骨子里竟如此闷骚，工作上一丝不苟，严厉得半丝笑意也没有，结果床上花样多又猛。

她脑子一片空白，濒临死亡的快感在脑海里炸开一团团白光。

她伸出手想要逃出去，可细白的胳膊刚抓住枕巾，却被一直大手抓住。他握住小拳头，五指都钻进了指缝里，拖着她拽了回去。

宋亦洲仿佛永远要不够一般，他握着她的臀一翻转，她侧躺在他怀里。

他揉着她的乳，都快揉爆了，她闷闷地哀嚎，惹得他力道更重。大张双腿被他勾起一条腿弯扯得更开，粗壮的欲望一次次没根进她体内。

在她腰身插得入秋雨中的苇草簌簌而颤时，宋亦洲狠狠钉进她最柔软的地方。

….

翌日。

连织在浑身的酸痛中模模糊糊醒来，厚厚的窗帘将外面挡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丝光透了进来。

一只麦色手臂横在她腰间，她抬头便看见宋亦洲沉睡的面庞，他睡得很沉，一贯微皱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那丝光影溜过他的眼窝，高高的鼻梁，紧抿的薄唇，到他脖子的几道抓痕上。

昨晚，这个男人几乎将她折腾死。

连织恍然记得他将自己抱起来在地毯上走来走去的干，她两腿悬空，窒息般地夹着他。交合处的液体随着走动滴在地毯上，她无力地缠住他的脖子，意识不清地埋在他颈窝处哀哀吟叫….

她并未像寻常剧本该发展的走势，一哭二闹三上吊，等他醒来还个公道。

而是轻轻将他的手臂从自己腰间拉开，她撑起酸痛的身体，捡起地上的衣服穿上，飞速离开了房间。

门轻轻阖上的声音传来，本该睡得很死的男人缓缓睁开了眼睛。

屋内灯光昏淡，些微的光落进他漆黑的眸底，昨晚的疯狂和浑浊悉数不再，变得清明。

室内淫糜的气息一晚上根本没有淡去，宋亦洲眼皮缓缓往下，目光落在旁边床单的一块血痕上。

他睫毛动了动，漆黑的眸底幽深而明亮。

0033 第三十三章、摆脱嫌疑

办公室突然传来“扣扣”两声。

宋亦洲正低头在文件上签字，头也不抬的说了声“进”。

方成进门之后，将优盘放在办公桌上：“宋总，这是庆功宴当晚的监控录像。”

宋亦洲放下笔，打开电脑插上优盘。

方成道：“我问过酒店那晚负责红酒供应的工作人员，他说红酒都是由相应的酒庄供应，在来源上面肯定不会有问题。”

根据监控画面，端到宋亦洲面前的红酒都是由服务生随意摆放在餐桌上，期间沉希倒是递了杯酒给他，但不过是顺手而为。

电脑屏幕的蓝光依稀跳跃进宋亦洲的眸底，愈发衬得漆黑犀利。

突然，他握着鼠标的手轻轻一点，落在他和奇木家具石总寒暄的画面上。

只见连织在侍者的托盘上端来两杯酒。

也是间接经手。

宋亦洲食指抚过嘴唇，若有所思。

他寻常道：“当晚经手宴会服务生的名单能找到吗？”

“能倒是能。”方成略有些为难，“只是酒店业人员流动性很强，怕是这份名单没法涵盖当晚所有人。”

宋亦洲没说话了。

近乎沉默的氛围里他的眼睛却格外锐利，在思索当晚和他有交集的人，除了圈内好友，几个女明星，还有就是连织。

扶他上楼的连织。

宋亦洲顿了几秒，道：“她还在请假中？”

这个“她”方成大概知道指的谁。

方成略犹疑了一下：“连织她…”

宋亦洲抬眸看了他一道，方成说：“她递交了离职申请，还拜托我把办公室身下的东西给她寄过去。”

宋亦洲没说话了。

他眼皮滑落，却盯着虚空，走了一会神。

那晚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她摇头拒绝哭着说她是连织，她绝望的泪水沿着枕巾湿了一大片，她推拒他小腹耸动的手，被他用领带反绑在了头顶。

当时有多激烈，如今便有多深刻。

一丝沸腾的燥意席上喉咙，宋亦洲喉结往下滑了滑，没让自己多想。

只是，这件事情若和她没关系的话。

他这种行为就是强奸了。

宋亦洲思考了两秒，道：“她入职的附件发我看看。”

方成回去后，赶忙发了给他。

宋亦洲点开看，附件不过是身份信息和住址一类。

他扫了眼她住的地方。

南关路新通小区 3 栋 7-1。

*

辞职不过是连织以退为进的策略。

宋亦洲这人相当警觉敏锐，事发当前他没有时间过多思考，但稀里糊涂被人坑了一道，之后他必定会起疑。

未免他这把怀疑的火烧到她头上，连织主动提了离职。

请假不见，直接提离职申请，连打包行李都拜托了方成。

消失得够彻底了，她就是想给宋亦洲证明，这事和她连织毫无关系。

凭着连织这一个月对宋亦洲的了解，怀疑过后，他必定有为人根本的愧疚。

他会找她的。

连织照常做自己的，该学习学习，她租的这地方离辰达资本很远，来回超长通勤让她早想找个新住处，正好这几天出去找新房子。

周末下午，她正在房间里面学习高新的《中国设计图纸》，电话却在这时候响了，轻微振动的声音。

她瞧了眼，心跳却陡然加快。

宋亦洲来电话了。

第一个电话她没接，宋亦洲显然很有耐心，片刻停顿后又来了第二个。

隔了好一会她才接在耳边，但却没说话，只有颤颤的呼吸声昭示着她的无措。

“连织。”宋亦洲直接了当叫她的名字，低醇的声音摩挲在她耳边，“下来，我在你楼下。”

“你！”她声音变得急促，“你怎么知道我住哪！”

这很难吗？宋亦洲缓缓抬了一下眉毛。

他没答，道：“下楼。”

“我…我已经离职了。”

她声音有些不情不愿，很明显连面都不想见了。

宋亦洲无声笑了那么一下，声音倒是一本正经。

“是吗？可我还没审批通过，你算哪门子离职？”他道，“方成说你留在辰达资的东西还挺多，没那额外的钱寄，要不撘了吧。”

她气道：“你——”

宋亦洲道：“下来。”

—

想和宝子们说声抱歉，po 我真的很难登，登上来起码要花十几分钟，所以只有每晚登上来发文章。

今天我准备上来请个假，想休息一天明天再更，结果发现 500 猪加更没发出去，这章本来是昨晚的 500 猪加更，但是我时间设置 11 号成了临晨 1 点。（昨天脑子发懵。）

我也是在认真写的，希望姐妹们不只是把这个当成代餐，谢谢了。

0034 第三十四章、补偿(微 h)

连织出小区的时候，宋亦洲正坐在车里。

车窗已然降下，黯淡光影在车里流转，如薄薄的一层雾覆盖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愈发衬得眼窝深邃，鼻梁英挺。

破旧小区居然停着辆宾利，来往路人皆多看了几眼。

像是有感应一般，宋亦洲扭过头来，目光直直地锁在她脸上。

她立马瑟缩了下。

“上车。”宋亦洲道。

她摇了摇头：“我不想车里和你谈。”

宋亦洲看她眼里带着丝紧张和戒备，也大概知道她在害怕什么。

“行。”

他鲜见同意了，下车后，让司机等着。

新通小区背后有一条护城河，灯光昏黄，柳树轻拂的声音簌簌沙沙仿佛在下一场秋雨。

宋亦洲双手搭在护栏上，余光却瞧了眼旁边的人。

她脸埋得低低的，嘴唇紧抿，红润比之前减了不少，大有拒绝沟通的架势。

他没处理过这事，不由得有些头疼。

但归根到底是他引起的。

宋亦洲缓缓道：“关于那晚，我很抱歉。”

她没料到他这么直接撕开了遮羞布，手指蜷缩了下，好一会才鼓起勇气看他。

两相对视间，他的目光直接且坦然。

“那晚的酒有问题，但既然都发生了，我可以怎么补偿你？”

男人的想法直接明确，事情已发生，就选择去解决。

连织轻轻摇头，道：“如果我什么都不要，只选择报警呢。”

话音一落，周遭陷入沉默，初秋的凉意袭上脖颈。

连织看到宋亦洲缓抬了下眉毛，不答反问道：“你会吗？”

警局立案？

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当他的名字出现在立案本上的那一刻，宋家都会不惜一切去给他抹平。

这是社会规则，但宋亦洲并没打算告诉她，只反问她会吗？

“不会。”她目光澄澈清明，“这个社会表面说着包容，我要一起牵扯进去的话只怕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敢要我了吧。只是我也没法待在辰达资本了。”

她嘴唇微颤，仰头看着宋亦洲，“所以，宋总，请你高抬贵手批了我的求职信。”

她就穿着件单薄的体恤，头发也褪却了上班时的干练，如绸缎般披在脑后。

微风将她耳后的碎发勾勒，眼睛像碗清水一样亮，显出几丝脆弱和大相径庭的坚韧来。

宋亦洲才发现对她一直的认知似乎有偏差。

之前她通过霍尧进辰达，他本以为她小有心思，没想到却孤傲倔强中又透着一丝蠢。

“想离职，你确定？”宋亦洲道，“离开辰达你确定还能走上坡路？”

她因为他的语气很冒火：“蓉城公司那么多，我总能收到offer。”

“是吗？那上班做秘书，下班去学校学设计也行？还是借着工作间隙，将几个建筑公司的底摸得穿穿透透。”

她猛然看他：“你…你怎么…”

“我怎么知道？你在公司的一举一动真当我不清楚？”

这丫头打的什么心思宋亦洲一清二楚，但只要本职工作完成，宋亦洲懒得搭理她要干嘛。

他语调悦耳，一句戳破她的幻想，“设计这门行业三年一变，你这几年都去小公司糊涂渡日，除了年龄毫无长进。你确定有公司要你？”

“还是你打算脱产全职备考，连织，这个成本你负担得起吗？”

她脸瞬间火辣辣的，因为他几句话戳破了她实实在在的处境。

没有辰达傍身，她未来起码要好走弯路

宋亦洲道：“还要我审批离职申请？”

她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连着一句“是”都没办法像刚才那样脱口而出。

但愤怒还是在的，于是不服瞪着他。

“宋总，您今天就是来打击我的吗？”

“不是。关于那晚我很抱歉。”

宋亦洲又说了一次，同时推了张银行卡过去。他眼神漆黑又带着贯彻力，后面的话不言而喻。

以钱偿还。

连织心跳陡然加快，愉悦几乎让她抑制不住。

但她眼眶却陡然一红，像是受到了什么羞辱。

话还没说出就被宋亦洲打断了。

“你想清楚再拒绝，你为维护你那可笑的尊严，可得花上一辈子的弯路。

譬如你之后升学的学费，还是你真的打算一直住这里。”

宋亦洲目光掠过她，在她身后的小区淡淡扫了扫。

他后面没说了，但眉毛却几不可察一挑。

这动作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却极大。

“这里我觉得很好，没什么可挑剔。” 她被刺激到了。

“是很好。” 宋亦洲也跟着点头，“上个世纪建的楼盘，都快成危房了吧。再租两年你大概可以跟它一起退休。”

这人说起反话来，让人恨不得钻进地洞里去。她也不再如蜗牛一般维护自己那可笑的尊严。

“谢谢宋总的补偿。”

她接过了那张卡，仰头回视他，“明天我也会依旧去上班，不好意思耽搁您宝贵的时间来提醒我进退尴尬的处境。

但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后我肯定会越过越好。”

她说完就转身，然而走出两步就停下，转身看着他。

“我也不是那么拧巴的人，那晚的事情过了就过了，毕竟成年人谁没有个一夜情。”

连织说完就走了，毫不拖泥带水。

要不是那双泛着泪花的眼睛，宋亦洲当真信了她的毫不在乎。

他背靠在护栏上，身后流水潺潺。宋亦洲远远看着她缓慢的步伐，双腿略别扭，大概是什么疼痛让她不得不放缓步子，走几步便小停一下。

微黄的灯光落在宋亦洲的眼皮上，他眸底比身后的河水还有幽暗不明。

那晚他并非毫无记忆，再浓烈的兴奋剂几次之后也淡了。

但她穴湿热紧致将他吸吮的感觉带来前所未有的快慰，阵阵顺着他尾椎骨直窜脑海。哪怕自诩定力强的宋亦洲也忍不住！

怎么可能忍。

他借着药劲将她压在了窗边，底下是来往行驶的车辆，他额头上的青筋渗着薄汗条条暴起，宋亦洲勾起她的两条腿往外拉，在拉开到极致的角度里一下一下撞进她花穴最深处。

她脚尖崩死剧烈颤抖，却因为站立的姿势，着力点只有他肉棒。

在激烈反复的贯穿中，淫水流了一地。她吊着他的脖子哀哀吟叫，低低哭求，求他慢一点，轻一点，叫他宋总…

那声音娇娇的，是真好听。

宋亦洲滑下了眼皮，想起她刚才说的过了就过了。

他不置一词，眼皮滑落，也遮住了眸底的幽深。

0035 第三十五章 陆野出场（550 猪）

一百万！

饶是连织对宋亦洲的补偿早有预期，但这男人的大方却是真真出乎她意料。

果然这男人的九牛一毛就够她完成人生理想了。

连织立马将南关路的房子退租，这地又烂又远租金也不便宜，欺负外地人罢了。

她早沿着辰达资本方圆五公里找遍了所有小区，要求独立一居室，有空调有电梯。最终以适宜的价格在锦绣南湾租了套一室一厅。

租的房子不过是短住而已，不需要太好，连织拿着这笔钱还有其他的用途。

她搬完家后，连夜联系选好的侦探事务所。

为防信息泄露，连织只在网上交流，用的全新的手机号和 QQ 邮箱号。

车子楚是个爱玩的小孩，家里有钱搞得她爱好追星，哥哥们出的各种真假通告，她总能在第一时间嗅到真的那个，然后当起了私生饭。

她出来开私家侦探所也不过是在家里被爸妈唠叨烦了，说她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她脊梁骨都快被戳起来，恰好三教九流的朋友说她天生灵敏，适合干侦探。

车子楚也半真半假开业了。

然而刚开第一周，传单还没发几张，就有客人联系她。

“麻烦你帮我调查这四个人的行踪，事无巨细。”

连织将三张照片发了过去，分别是霍尧，沉希，江明启，和当年帮她提交作品的导师王世忠。

王世忠当年和沉希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她的毕业作品会流到沉希那里，连织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三年前沉希的抄袭没有留下证据，那么现在更不可能有迹可循。

连织要做的，是用沉希如今的弱点去对付她。

跟踪这活简直像狗仔，工作又毫无难度。

车子楚正要拒绝，但转念又想这是侦探所的第一单。于是大手一挥，接了。

两人后续敲定了价格和交付信息的方式。

这一切聊完之后，连织关掉了手机，将学习的计划表贴上墙。

开始按部就班准备考研。

*

隔天。

正好是周一。

宋亦洲下周三有个商务会谈，会谈结束便有相应的财经采访。

因为涉及到几家杂志社，采访的问题早在上个周末就发过来了，整整半个小时，问题涉及行业前景和辰达资本的发展，甚至连着好些个感情问题都加进来了。

连织暗暗咋舌，不确定哪些问题会触及宋亦洲的雷点，于是整理后打印出来想先让他看看。

趁着人事交上来的需要签字的几份文件，连织一起带进了宋亦洲的办公室。

轻轻推开门的时候，副总经理正在向宋亦洲汇报游戏开发的收购流程，中间遇到了些阻碍，比预想的时间要晚。

宋亦洲默了默，道：“大概还需要多久？”

副总道：“两个月。”

宋亦洲道：“人员和资金随你调配，但这是最后的期限。”

副总也明白这是在给他下最后通牒，点头同意了。

说完，宋亦洲目光越过他，看向门边的连织。

阳光充足的办公室里，男人眼瞳漆黑如墨，他坐她站的空间里，丝毫不影响他强大的存在感。

这是那晚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她迎着他的目光，心跳陡然加快。

副总出了房间。

连织几步上前，绕过他的办公桌，挺直身板将文件递了出去。

她这次并未像往常那样站在他身边，而是隔了段距离。

宋亦洲接过文件时，无声扫了眼那段空隙。他也没做声，拿过钢笔，在合同里落下苍劲有力的签名后阖上。

几份合同后面还有页纸，署名采访稿。

宋亦洲道：“这什么？”

“周三的财经访谈。”连织轻声道，“因为问题涉及专业过广，想让宋总先过目一下？”

与其说涉及专业广，不如说私人问题太多了。现在很多杂志都爱以企业家的感情问题博噱头。

宋亦洲粗粗扫了眼，什么业余生活如何安排，另一半是否支持工作，以及各类桃色新闻。

她倒也聪明，在拿捏不准的问题标了个问号，用清秀的字迹写着：能问否？

宋亦洲抬眸看了她一眼，意味不明道：“财经杂志，你觉得呢？”

连织揣测出了他的言外之意，道：“那我删掉后重新将问题传给他们。”

她微低下身子去拿宋亦洲面前的几分文件，随着这动作，几根碎发也撩过宋亦洲的手背。

像是几片羽毛拂过，有些痒，不过宋亦洲手却没挪开。

女人拿了文件就走，卷起的一阵气流拂过他的鼻尖，淡淡的，带着丝醉人的玫瑰香。

和那晚一样。

宋亦洲狭长的眼眸扫向门边，深邃而漆黑，在连织要出门时。

他道：“帮我泡杯咖啡。”

“...好。”

*

下班后，连织去蓉大旁听了两节课。

教授在台上挥斥方遒，几块黑板上都写满了，她在底下认真一一记录。

回锦绣南湾的时候已经快十点。

小区行人减少，只有几盏灯间或地亮着，她正戴着耳机默背英文，突然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阵悉数脚步声。

连织猛地转头，没人，树影刮过墙壁怪吓人的。

她立马将手机里的歌声扩音调到最大，然后几步跑回了自己住的那栋。

本以为这只是她过于敏感，草木皆兵。

然而隔天下班回来便听说有女孩失踪了，几个小区传得人心惶惶。连织也留了个心眼，晚上回来时往包里揣个辣椒水什么的防身。

周六上午。

她昨晚看书熬了个大夜，正在被窝里睡得香甜，门铃却突然被按响，间隔而来的声音吵醒了她的美梦。

“谁呀！”

她带着一身起床气，揉揉头发便去开门了。

隔着防盗链，一只手将警官证递了进来，女人道。

“你好，我们是警察，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一下。”

连织无奈开门，眼睛都还睁不开，满脸的不情不愿。

门外，却突然没了声音。

赵勤本来是例行询问，谁曾想看到这活色生香的一幕，女人不施粉黛，困倦的脸蛋却足以惊艳。她就穿了件吊带睡裙，细细肩带勾勒着乳白色的肩膀。

几缕长发垂落胸前，可隐隐约约间，那两团鼓起显露无疑。

赵勤鼻血都快流出来了，他看看女同事，再瞧瞧陆野。

可陆野却半丝目光都分给他，他眼睛直直地锁住门里面的女人，漆黑锐利，仿佛猎豹锁住猎物一般。

——

今天进这个网站进得我怀疑人生，真的毫不夸张，不知道宝贝们平时是怎么进来的，我起码登了快一小时。

0036 第三十六章 勾引

连织半晌没听见声，便睁开了一只眼睛。

视线余光里，两男一女站在门口，她探究的目光越过面前这两人，瞥向站在最后面的大高个。

他站在阴影里，面庞看不太清。背脊挺直，仅仅站那便极有存在感。

这时，隔壁有人回来了。

楼道的灯应声而亮，薄薄的黄光覆盖在他轮廓分明的五官之上，浓眉下漆黑的眼睛，强有力的注目正定格在她脸上。

连织顿时呼吸一窒。

陆野？

怎么会是他？

前世她是在边境遇到他，这辈子他怎么会来蓉城。

赵勤道：“女士，关于前两天的独居女性失踪案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询问，你现在方便吗？”

“方便呐。”连织脸上的惊愕转瞬即逝，淡笑道，“你们进来吧。”

她说完就把门打开了，人也靠在门边。

陆野跟在两人后，进门时，连织双手抱臂，打量的目光毫不掩饰地上下扫他。

他被这样看，脸色竟也从容淡定，走出她的视线后，淡淡地在房里扫了圈。

平淡简单的布置，开放式厨房还放着她没来得及洗的碗，沙发旁的茶几上还擦着厚厚一堆书。

连织道：“你们随便坐。”

她说随便，便真的坐在沙发上。睡裙因为坐下都快到腿根了，修长的腿又白又细。偏偏性感而不自知。

崔颖看两位男士都垂下了眼，她尴尬道：“小姐姐，天挺冷的，你要不要去穿件衣服？”

连织反问：“冷吗？我觉得还好啊。”

她都这么说了，崔颖也不能在说什么。几人坐沙发上后，崔颖道：“你是独居？”

“是。”

连织道：“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们。”

几个人愣了愣。

连织翘着二郎腿，略好奇道，“现在的警察都长得这么好看吗？”

说这话时，拖鞋在她脚尖一颠一颠，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陆野，狐狸眼一起一落间像是在下钩子。

陆野她对视了几秒，恍然间想起她几年前一盆水泼他脸上，叫他丑逼。

他瞳孔深黑，没说话。

崔颖和赵勤对视一眼，道：“说回正题吧，前几天三单元的失踪案你是否知道？”

“听说了。”

连织道，“好像说消失了一周人都还没回来。”

不是消失，是有蓄谋的强奸。

尸体昨晚在大溪地找到，为防社会恐慌，这消息还没放出来。

崔颖又问：“你前几次回家有没有发现有人在跟踪你？”

连织一愣，没明白。

崔颖拿出手机，给她看了个视频。

视频里，连织快十一点了才回小区，周遭乌漆嘛黑，冗长无人的小道上，却有人影尾随。

只是灯光太暗，看不清脸。

果然啊。

连织心想，她那晚的直觉是对的。

“不会就是这个人吧？”

她道，“如果那晚他得逞了，我是不是就成为失踪的那个？”

她脸色骤然白了，眼神也看向陆野，骤然涌出一片水汪汪的恐惧。

陆野乌黑的眼睛看了她几秒，还是没忍住道。

“你很聪明，懂得自救。”

说的是监控里她立马快跑打电话的事。

她忍不住扬了扬嘴角：“还行吧，毕竟之前被跟踪多了，挺有经验。”

陆野顿了两秒，又问：“你回头有没有看清那人的脸？”

她思索了会，道：“没有。”

“之前有察觉到有人跟踪你吗？”

“也没有，我才搬来这个小区。”

陆野眼睛盯着她，道：“消失的那个女孩你认识吗？”

她摇头。

该问的都问完了，陆野沉默半刻，道：“独居女性，还是要注意安全，门口有必要撞个摄像头。”

他声音低醇，又极具辨识度。

连织却恍惚了两秒，想起上辈子他将银行卡放在桌上，说女孩子别这样糟蹋自己。

这个人，似乎有点喜欢多管闲事。

“警察都这么好心且乐于助人吗？”她笑了，道，“那我能不能请警察叔叔帮个小忙。”

她那笑并没有多少真诚在，陆野研判的目光盯着她。

“什么？”

她走到窗边，指指外面。

陆野也起身，往外一瞧，外墙上挂着个刚长起来的马蜂窝。

“这外面有个马蜂窝怪吓人的，我本来想打 119，但是又不好意思浪费国家资源。”她为难道，“前几天我也尝试着自己爬出去捅掉，可够不着。”

崔颖和赵勤也往外看了眼，马蜂窝的确对居住有隐患。

但这事不归他们警察管，他正要委婉拒绝。

陆野道：“有杀虫剂吗？”

连织立马道：“有。”

她从厨房掏了两管出来，递给他。陆野接过，他打开了窗户，一脚踏上窗檐踩了出去。

赵勤道：“野哥，小心呐！”虽然这里是四楼，但摔下去也有风险。

比起另外两人的着急，连织就站旁边冷眼旁观，刚才的可怜兮兮荡然无存。

陆野跳上了一旁的管道，脚踩上外墙缝隙固定。近十来米高的地方，男人却岿然不动。

他握着杀虫剂对着马蜂窝快速喷射，马蜂闻着那味要窒息跑出去，可男人动作更快，密封的扣口袋一套，将他们封得严严实实。

做这一切时，他眼神沉着冷定，脚踩空调板，几步便踏回了窗沿上，跳回客厅。

“这东西我拿去给你扔了。”陆野没看她，将袋一系。

因为用力，他手腕的青筋绷了一下，经络连着手背，箍在短袖里的那截手臂肌肉也格外流畅。

不知怎么，连织竟看出几分原始的野性和力量来。

她无端想起上辈子他压在她身上那狠狠一撞，紧实的腰臀，修长而健硕的腿。还有…她准备吻他时，他那碍眼一躲。

连织饶有兴味的目光在他身上打量着，和刚才已经截然不同。

事情问完，帮也帮完。

几人准备离开，连织却道：“警察叔叔留个联系方式呗，我害怕后面遇到骚扰我报警已经来不及了。”

赵勤看她目光盈盈，实在有些可怜。

他思索或许有这种可能性，正要报上电话号。

“不是你。”连织看向赵勤身后的陆野，眼睛囧囧发亮，直勾勾的。

陆野和她的目光对视着，眼睛黑漆漆的，安静而沉。

她嘴角弯了弯，像是一只别有企图的小狐狸。

“是他。”

*

出了小区。

几人正要上警车，赵勤忽然搭上陆野的肩膀，道：“野哥，刚才那女孩是不是…”

陆野转眸看他。

“什么？”

赵勤道：“她是不是想追你啊？”

本来嘛，进门又夸帅，又撩的，离开之前还偏偏要了陆野的联系方式。

这不是想追是什么。

陆野没说话，眼眸黑沉。

年少时，就是她笑指着他，傲慢得鼻孔里出气。

“陆野，就你也配喜欢我啊。”

他抿唇舔了一下牙，重重拍了拍赵勤的肩膀。

“去看看脑子吧。”

—

800 猪一点加更

0037 第三十七章、吃醋（800 猪）

联系方式到手后，连织又将这一串号码复制到微信，果不其然搜到了陆野的私人微信。

他的微信头像是个黑桃 k，名字简单又直接：ly

可真老土啊，连织默默吐槽。

她点击申请好友，那头却再没有了回应。

连织也不在意，男人用来无聊时候撩一撩就好了。

有正事忙的时候谁有那闲工夫呢。

她迅速洗漱完毕，将复习资料带到了区图书馆去占位置，浑然忘了自己半夜才睡。

家里效率再高，也高不过专门搞学习的环境。

更何况重活一世，连织喜欢书香环绕的氛围，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专业书籍，走廊来往背诵的人。这些都能安抚她躁动的内心，提醒她已经和脱衣卖肉的环境远去。

陆野微信通过那会，她正在学习中国建筑史。

夜晚降临，图书馆人走得差不多了，她却埋头苦背，头也没抬。

周末两天在学习中飞快速度。

辰达资本这两天在忙恶意收购案，之前大股持有的中原集团由于面临收购，外来股份不断稀释，导致辰达持股不断减少。

宋亦洲叫项宇轩帮忙收购散股的同时，也打算变更股权持有方式。

项宇轩这几天都待在辰达，他出会议室的时候，连织正在公共区域整理奖牌和奖杯。

一一擦拭后再将其放回书架上。

“连秘书。”

连织回头，项宇轩端着杯咖啡，笑着走近。

“都说好的风景能让人赏心悦目，其实这句话不尽然吧，美人更能让人赏心悦目。”

连织抿唇淡笑。

“项总，我还是有自知之明，担不起赏心悦目这个词。”

“果然说美而不自知是美丽的最高境界，现在才知道古人诚不欺我也。”

这个男人虽然嘴上轻浮，但举止礼貌有分寸，不会给人半分不适之感。

连织会心一笑。

项宇轩道：“听说你们宋总这收藏了一款稀有的阿拉比卡咖啡豆，让我尝尝呗。”

连织道：“项总您和我来。”

一道透明玻璃窗之隔，会议室里看得一清二楚。

宋亦洲坐在座椅上，对面的财务总监在对他汇报什么，他却半字没听，狭长的眼眸轻扫办公区域。

她在吧台上淹没咖啡，项宇轩半倚吧台在逗她。

大概讲了什么笑话，她抿唇笑了笑，却克制收敛着弧度，鲨鱼夹里的一缕碎发垂落颊边，婉约又显动人。

财务总监连叫了他好几声，宋亦洲扭过头，神色不动，接着刚才的问题。

….

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

连织整理完会议记录和附件，敲响了宋亦洲的办公室。

她推门的时候，他正在修正方案书，一页一页看得很认真。

男人头微低着，侧脸轮廓好看又立体。

连织并未打算打扰他，放低动静将文件放在办公桌上。

她转身正要出去。

身后，男人低沉的声音传来。

“将架子上的阿拉比卡扔了。”

她讶异回头，怀疑自己听错了。

“宋总，您说的是架子上的咖啡豆吗？”

也不怪她讶异。

宋亦洲的咖啡豆陈列架三月一换，但阿拉比卡却从未动过。它的色泽像是埋在泥土里，低调而浓醇。

宋亦洲放下笔，微抬眼皮看她。

冷色调的光线里，他的眸光竟有些凉：“不然？”

“…好。”

*

翌日，正好是周三。

宋亦洲的商务会谈安排在上午，早有主办方的停在外面等候。

连织跟着宋亦洲抵达会场后，有专人将他往会议室里面领，连织就在休息室里面等他。

今天的商务会谈涉及五家投行，几乎所有财经杂志都来了，都希望能之后的采访中挖些大佬的边边角角。

连织屁股还没坐热，就有杂志社的记者带她去确认采访环境，并旁敲侧击打探宋亦洲的私人情况。

“宋总他平时下班都干嘛呢？”

这属于个人隐私，连织斟酌字句：“我只有上班的时候才和宋总有接触，至于其他时间都不知道了。”

“那他有女朋友吗？”

“这个无可奉告。”

见这秘书嘴这么严，记者也就不再多问。

她们从采访室里出来的时候，会谈也差不多结束，会议室的门一开，连织见一行人朝这边走来，宋亦洲在最中间，身量颇长，有种成熟的俊朗在里面。

财经采访他是第一个。

眼见着采访室里架好了摄像机，打光板等设备一应俱全，连织却突然想起件事。

宋亦洲正在阳台边和其他几个投行老总聊天。

连织几步上前，在他身旁低声道：“宋总，采访的领带可能得换一条。”

商务会谈和财经采访有专门的色系搭配，会谈过于正式，色调一致沉稳内敛。

但采访时连织给他搭配的是一条银白条纹的领带，黑色西装过于黯沉，在镜头下需要其他的颜色去对冲色调。

宋亦洲低眸看向她，她从包里取出一个领带盒，示意他是否要换。

这种细节本来他不太在意，但宋亦洲手在领带上一拉，扯下来之后递给了她。

连织正要將另一条领带给给他。

他却没接，示意她来系。

当他秘书快两个月，他从没叫他系过领带，这是第一回。

男人衬衣领口敞开了一粒扣，阳光斜落在他眉眼，有种平时鲜见的随性。

她顿了两秒之后，拿过纤细的领带，微微踮脚。

宋亦洲高出她快一个脑袋，且不曾有低下身子的动作，连织将领带缠绕过他脖子时，手背无意在他脖颈轻轻擦过。

冰冰凉凉的触感，宋亦洲眸子霎时一黯。

她愣了愣，耳根立马红了。

“抱歉宋总。”

宋亦洲没搭腔，他眼皮往下，漆黑的目光落在她脸上。

隔壁几个老总谈笑的声音传来，她将头垂得低低的，耳根却更烫了，睫毛如小刷子一般轻轻煽动。

她手指也尽量避免和他有接触，只是系扣打领带难免会有拉扯感。

他在拉扯的这头，仿佛喉咙也被这阵力道轻轻收紧，像是丝线一圈圈缭绕，有些痒。

领带系完，她一秒退开。

他云淡风轻地垂下了眼，刚才的旖旎仿佛荡然无存。

...

财经访谈之后，已经是六点过。

几个老总约饭组局，宋亦洲以公司有事拒绝了，司机载他回辰达。

因为已经过了下班时间，连织转道去了市图书馆。

近三个小时的学习，不知道是这些年退步严重还是不在状态，她英语几篇模拟真题都做得很糟糕。

连之前水平的一半都不到。

照这个分数，她肯定去不了一流大学。

越急躁连织便越心烦，越学不下去。也就在这时，她想起了陆野。

微信通过三四天，却没聊半句话。

男人就是用来排解的，尤其是心烦意乱又无数发泄的时候，如果有个性感又有力量的男人来撩骚，何乐而不为呢？

说做就做。

连织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时，湿发半垂胸口，她浴巾松松往身上一搭，拿出手机自拍。

照片里，她雪白的肌肤晃人眼睛，浴巾虚虚包裹着酥软挺翘的乳儿，几滴水珠顺着乳沟滴落下去，令人垂涎欲滴。

恨不能扯开浴巾看看全貌。

这幅模样，连她自己都要多看好一会。

她就不信陆野不上钩。

连织挑了张最满意的给他发过去，过了五分钟后又补了两条。

【不好意思啊，陆警官，我发错了。】

【要不你还是删了吧，女孩子都不希望外人看到这些（可怜）
】

—

微博：一颗仔姜。

后期我要是登录不上来就在微博上面请假，你们也可以来找我聊天。

我挨个试了试宝贝们推荐的方法，果然还是加速器有用，硬进果然不行，谢谢了。

0038 第三十八章、引狼入室（微 h）

同一时间，陆野刚出完警回来。

辖区忙，人手不够，陆野整个晚上都在处理醉后打架纠纷。

他回警局的时候，只有值班的赵勤还在。

看到他这个点才回来，赵勤道：“又被卡在了昭兴路。”

陆野“嗯”了声。

他捞起一瓶矿泉水，仰头往嘴里灌，喉结一下一下地滚动着。

整个晚上都没喝水，瓶子不一会便见底。

赵勤看他的执勤服都脏了，额头也冒出几滴大汗，手背还有剐蹭的血迹。

他啧啧叹气：“野哥，你何必呢？我们来基层就算了，没关系没根基，但你不同——”

话音未落，陆野转眸看他，眼睛又黑又亮：“哪不一样？”

赵勤也果断住嘴。

正在这时，陆野手机接连几声滴滴。

他还拿着水杯，捞起手机瞥了眼，继而目光一顿。

连织发来的。

通过微信之后，两人从没说过话，陆野也没话和她聊。

此刻，他眼神明显停了两秒，继而翻开。

两句话一张图片。

他对她发来的两句话有些不明所以，于是拇指轻触图片，点开了。

霎时，他的瞳孔缩了缩。

照片里的女人酥乳半露，白得像雪，深深的乳沟下，偏偏挡着碍眼的一块布。

半遮半掩下，令人想要扯掉那碍眼的浴巾看看全貌。

“野哥，你干嘛呢？”

赵勤交签字表的时候，正好凑到他身前。谁料陆野一秒关了手机。

赵勤没看到，但继而纳闷：“你…耳朵咋还红了。”

他啼笑皆非。

谁料陆野眼眸直白地看他，带着警告。“忙你的去。”

“好吧。”他也耸肩走了。

空无一人的民警办公室，男人背脊如弓，像是个木头似的，站定了好一会才重新打开手机。

他没再点开图片，甚至刻意的不去看，只扫了眼她那装模作样的两句话。

背光处，陆野眼眸黑而亮，好一会才舔了下牙齿，轻哼了声。

*

没回！

靠！

连半个字都没有蹦给她，就跟石沉大海一样。

饶是连织心理素质强硬，设想了好几种情况，什么顺杆爬呀，继续做舔狗啊，再不然就顺藤摸瓜和她产生交集啰。

每一种，都不可能是现在的杳无音讯。

连织甚至怀疑这个男人将自己删了，但朋友圈还设置为三天可见；重重迹象表明他不过是已读不回罢了。

人都是犯贱的，他要是轻松上钩，连织反倒不带理他的，但他偏偏爱答不理。

于是这股莫名的憋屈和不服越积越盛，周五连织学习后刚洗漱完，私家侦探的消息也传来了。

连织点开邮箱查阅，将他们的信息分门别类。

霍尧这一周赛车酒场泡妞玩得飞起，纸醉金迷的灯光里，他眼底散漫且压着几分漫不经心。

连织端倪着他的照片，电光火石之间，她突然想起件事。

上辈子她出狱后，蓉城霍家仿佛在一夕之间变天了，霍启山的两位夫人相继死亡，他几个儿女在争夺家业的纷争中，最终胜出的却是霍尧。

霍尧夺得霍式王国的继承权，出乎意料的，他上位后首当其冲卖掉了霍式集团，连同自己的祖宅也打包卖掉。

这波行为让看客茫然了，连织当时亦然。

现在想想，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霍尧这边暂时没有突破口，连织拜托车子楚继续去查霍家的三位夫人。

这一周沉希和江明启都因公事各自出国，她们的信息聊聊无几，不过让连织大惊失措的却是王世忠死了，死在了两年前。

自抄袭之事发生后，连织便如丧家之犬般离开了京城，和同学也通通断了联系。

现在咋一听到王世忠死了的消息，除了痛快外，更有一丝可疑。

这人身体硬朗得很，大学四年连织常常看见他在羽毛球馆锻炼，连着运动会都老当益壮冲在前面。

怎么会就死了呢？

她觉得不解的同时，也怀疑这一切是否和沉希有关。

只是事情已过去两年，私家侦探能力毕竟有限，她琢磨着要是有个公安系统的熟人能帮上她更好。

连织有一瞬间将主意打到陆野身上，但又立马摇头。

这个人就一混混出生，能混个辖区警察当当已经是事业天花板了，让他异地调动档案简直是天方夜谭。

连织在床上想来想去，近一周的高压上班和学习让她精神紧绷，不一会便睡着。

迷迷糊糊中她梦到了上辈子。

噩梦这种东西永远存在于人的脑子里，她接客的第一个男人是个脸上长满瘤子的独眼男，长得太丑没人要，只能来会所嫖娼。

若是之前的连织对这种男人半眼不带看的，可她却被逼着躺在他身下。

敢反抗就挨鞭子，挨电棍，来来回回几遍她自己都服软了。

曾经在人大她多骄傲啊，帅气多金的学生会长捧着鲜花在她楼下，她都不带动容，如今，却跟了一个癞蛤蟆。

一点多从梦里醒来，连织躺在床上望着黑漆漆的窗外，无限空洞和辛酸涌来。

她身体涌上密密麻麻的空虚。

想做爱，疯狂想做爱。

想夹着男人劲瘦的背脊在一次次贯穿中酣畅淋漓。

连织双腿无意识的夹紧被子，细嫩的脚趾在床单上蹭着。

也就在这时候，她又想起了陆野，想象他那只充满力量的手在她身体上拨弄，该是何等快乐。

连织突然睁开了眼，计上心头。

她先是去换了件性感的真丝睡衣，再去打开卧室窗户，将房里的布置弄乱得一塌糊涂。

做完这一切，连织给陆野打了个电话。

近三十秒的拨线中，她给自己涂了个亮晶晶的唇彩。

那头甫一接通，她就哭了出来。

“陆野救命！半夜我家里进贼了，快来救我！…啊！你别过来！…我已经报警了！…”

电话里她声嘶力竭，声音充满了惊恐。

陆野瞌睡瞬间没了，他沉声道：“连织！连织？”

没有回应。

连织立马将电话挂了。

手机屏幕隐约倒映着她眼眸含笑的脸，她就不信陆野不来。

陆野之后打来的电话，连织一个也不接，她拿了篇英语作文开始背，还被背完门就被大力敲响了。

“连织！”

隔着一扇门，陆野嗓音极低，但却极有穿透力。

里面无人应答，楼道的灯光应声而亮，覆盖在男人眉头紧皱的俊脸之上。

几秒之后，他像是再无耐心，一掌拍在门上。

“开门！”

他正要蓄力，一脚将门踢开。

房门却在这时自动开了，不等他反应，一道人影猛然扑了上来。

伴随着对冲的气流，淡淡的玫瑰香像是勾人魂魄一般缭绕着他的鼻子。

“陆野…呜呜呜..你终于来了。”

她攀着他的脖子呜呜哭泣，“我都快吓死了，你怎么才来呀。”

她跟个八爪鱼似的攀在男人脖子上，两条腿分叉开挂在他腰间，哽咽啜泣的时候胸脯在他怀里蹭动。

陆野来得急，就穿了件体恤。

此刻她胸膛的两团隔着件睡衣蹭着他，来来回回碾着的时候，陆野甚至能感受到那两处尖尖的形状。

他眼眸霎时黯了。

陆野想将她推开，然后握上她肩膀的手触电般收了回来。不为别的，她后背几乎全裸，只有两根吊带。

触摸上去仿佛羊脂白玉，光滑得很。

陆野训练挨揍都不带眨眼的，现在面对这情况却有些进退不得

。

“连织，你先下来！”他沉声道。

她埋在他脖颈里，摇头哽咽：“我不！我害怕…”

“下来说！”

“不要..要是有人再进来怎么办。”

她仰头看他，哭得跟个小花猫似的，“你不知道刚才我有多害怕…那个人他想摸我…要不是我逃得快我可能就见不到你了。”

她嘴唇微颤，眼眶也红红的，几滴眼泪顺着下巴跌落，渗进了乳沟里。

陆野被这一幕刺激得瞳孔一缩，他瞬间挪开了眼。

连织就趴在他怀里，清晰可见，他耳根一瞬间就红了。

红得滴血那种。

她得意的小尾巴瞬间就翘起来。

果然是个闷骚男。

=

晚安～

“混混出生”，连织你会打脸的。1200 猪猪加更。

0039 第三十九章，拉黑

她不下来，又在他怀里直哭。

陆野无法，只得带着她往屋里走。门一关，男人碰也不敢碰她，走动的时候怕她掉下去握住她的后脑勺固定。

可怀里的女人却不是个省心的。

吊着他脖子拿他的体恤擦眼泪，末了泪湿的小脸在他脖子上蹭啊蹭，呼出的热气系数灌进陆野耳朵里。

陆野后颈一僵。

短短一段路，他竟不知道走得这么艰难。一到沙发，他就握住连织的脖颈，一用力将她放在沙发上。

动作快速间，又带着几分连自己都没察觉的小心翼翼。

她却怎么都不放他走，抓着他胳膊。

“你…你别走…我害怕，要是他待会还来怎么办。”

水汪汪的泪珠就悬在她眼眶里，一边哭一边顺杆往上攀他脖子，反正就是怎么都不放。

“我不想自己一个人…你别走。”

陆野拿下她的爪子，有些无奈。

“我不走，先放开。”

“那也不行，我害怕…”

她声音娇娇的，鼻音嗡嗡的像是个被欺负了的小哭包，还拿他的胸膛蹭眼泪。

陆野僵硬得跟块板砖似的，一动也不敢动。

可怀里的身躯香香的，软软的，无一不在提醒着他，年少时那个骄傲得跟只小孔雀一样，连眼神都不带给他的女孩，现在却乖乖依偎着他怀里。

声音好软好依恋。

连梦里都不敢奢望这种场景，陆野呼吸不自觉的放轻，低头，愣愣地看着她。

连织当然察觉到他的僵硬，心里愈发得意。

不是吧，看这模样还不会还是纯情处男吧，这么些年可真能忍。

她愈发打定想要睡他的念头。

还是陆野不自在的“咳”了声。

“今晚发生了什么？”

“今天天气有点闷热，我晚上就开着窗户睡觉，谁知迷迷糊糊感觉卧室里有动静。”

她仰头望着他，眸光含水，隐隐晃动，“一睁开眼我就看到有人从窗户翻进来，我立马大喊，砸东西，给你打电话，他才吓跑了。”

“如果我没有醒来，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说着，一滴泪从她眼眶滑落。

陆野眸光渐深，不由自主伸出了手。可最后，只是安抚性虚拍了下她肩膀。

“他已经跑了，现在很安全。”

她摇头，可怜兮兮的。

“我害怕嘛…以后你来陪我好不好，不然我一个人肯定没法在这个房子里待了。”

陆野不搭腔。

“好不好嘛…好不好…”

她不依的吊着他脖子晃来晃去，跟个赖皮猴似的要他答应。

不知何时，两人越贴约近，她已经坐到了他腿上，整个胸脯就贴在他怀里。

她好可怜的，可眼眶红红的又含着丝倔强。

明明是猎人，却要伪装成猎物的模样。

陆野没动。

他眼里往下，深黑的目光落在她脸上，呼吸也渐渐深了。

男人脖颈的脉络已经微微绷紧，连织看得出来他在忍，在压抑。
。

她就悄无声息地贴近，楚楚动人，柔软的嘴唇微微张阖，尽是任君采撷的模样。

漆黑的客厅透着一丝凉意，只有他们这里是火热的。

陆野看似岿然不动，可黑眸早已幽深黯淡，浓稠得仿佛有欲望在翻滚。

她就在他怀里，嘴唇一吐一阖间仿佛有魅惑的香气钻进他鼻子。
。

他呼吸蓦地深了，在光亮无几的客厅甚至能隐约瞧见她微阖嘴唇里的小舌头，只要一低头便能瞬间纳入嘴里。

撩人的鼻息成了无知无觉的春药，诱人跟从原始的渴望。

在嘴唇将要相贴那刻，陆野猛地握住她肩膀，推开。

连织懵怔地盯着他。

他却逃也似的避开目光，起身跟小鸡仔似的将她从身上拎下去

。

“我先去看看卧室留下的痕迹。”

说完，男人大步往卧室走去。

卅！

陆野这男人是柳下惠不成，这种情况都还忍得住！

妈蛋！

她面部表情扭曲了一秒，瞬间收放自如又变成可怜兮兮。

算了，只要以后让他每晚都来，她不信找不到机会睡了他。

她起身跟去卧室。

她故意扔下床的枕头被单已经被男人捡了起来，一大摞乱丢的书籍陆野也整理得整整齐齐放书桌上。

她进门时，男人正背对着站在床边，背脊挺如弓，微风将他额头旁边的碎发吹的凌乱。

她夹着嗓子轻声细语。

“谢谢你帮我整理。”

他突然沉声道：“要我很好玩吗？”

连织一愣。

陆野转过身来，眸子黑黑的，却藏着丝凉意。

“半夜入室？痕迹呢？”他道，“难不成是飞檐走壁，或者惊恐之下你还有空擦脚印，连着墙壁的印子也一起擦了？”

男人如松站立在那，眼里的锐利显然已经看清了一切。

眼见被戳穿，连织也不装了。

她双手抱壁靠在门上，坦诚道：“是啊，是我弄的，哪有怎样你还不是来了。”

她嘴角弯弯，跟个狡黠是狐狸似的。

陆野眯眼扫她，表情很淡：“你图什么？”

她用行动来告诉他图的什么。

连织慢慢走近，走到他身旁。

陆野高了她近一个脑袋，几乎将她眼前的光完全遮挡。

她和他漆黑的眼瞳对视，手指轻轻在他胸膛画了个圈。

“孤男寡女，你说我图的什么呀？”她道，“当然是图你的身体啊。”

陆野眼瞳一缩。

刚才还气势十足的愤怒瞬间跟泄了火似的，他想到了她有意无意的暗示是什么，可猜测是一回事，她如此直白且不害臊的说出来是另外一回事。

陆野眼神骤然严厉地盯着她。

可她仍不知羞地探索，手要触摸上他脖子时，陆野一把攥住。

“你如果打的是这个目的，我告诉你休想。” 他道。

“为什么？”

连织道，“陆野你这么些年，难道不寂寞吗？”

此刻，她平静地看着他，几分撩拨几分不解。

仿佛和他讨论这些问题平常又无所谓。好像和谁聊都无所谓。

窗外突然一阵大风刮过，陆野的声音更加冷。

“寂不寂寞是我的事。”

他勾了勾嘴角，像是给她个下马威，“但我对你没那兴趣。”

连织脸色陡然变了。

他说完，已经越过她出门离开，直到门传来重重的一下关阖声

。

连织才像反应过来一般，气的狠狠将枕头扔了出去。

他果然知道怎么气她。

短短一句话就让她炸毛般跳脚，她既漂亮身材又好，高学历高工资。

居然被一个臭混混说没兴趣！

气愤之后，连织冷冷哼出一声。

不过玩玩而已，既然他不上钩就算了，身强体壮长得帅的男人到处都是。

连织翻出陆野的微信，连同他的手机号码一起拉黑。

—

日常求猪猪，1200 猪加更。

0040 第四十章、诱他上钩

十月，蓉城天气转凉。

辰达资本的工作连织渐渐开始得心应手，从最初每晚必加班的状态，到目前除了必要的酒局需要陪同宋亦洲参加外，其余下班时间她都在蓉大复习考研。

政治和英语两科她已经能刷到快八十五分的水平，连织将国内的几所高校一一列举出来，几番权衡下她最终选择了京式的菁华大学，建筑设计类全国 top。

如果没有抄袭这件事，她本该被保送的也是这所学校。

硕士期间的导师连织也选好了，是建筑设计院的院长赵敏凡女士。

她曾获得国家一级建筑师，也担任过全国工程设计大师。

实力雄厚绝非简单学术派。

若是她能被收为赵敏凡的学生，必定大有长进。

只是每年报考的学子数以万计，招录不过寥寥无几，连织有信心能过初试，却对复试心有坠坠。

不为别的，当前学术内卷超级严重，多数有背景有人脉的家庭会在面试之前想进办法，让自己孩子和导师见一面。

行贿倒是其次，若是本身优秀，再混个脸熟，那么拟录取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

蓉大图书馆内，连织滑动着赵敏凡的简历，正苦苦思索怎么样才能和她搭上关系。

她眼前一亮，突然想起件事。

似乎宋亦洲本科就毕业于菁华大学。

连织立马打开电脑上官网去搜索，果不其然，在才过不久是一百二十周年校庆里，看到了宋亦洲的身影。

他被邀请上台演讲，并于校庆当日捐款 3 亿成立助学基金会。

十几个领导的合影中，宋亦洲站中央，一身银色西装，英姿飒飒。

好巧不巧，里面就有赵敏凡。

连织瞬间有了主意。

这个线，她必须得宋亦洲帮她牵。

….

一场酒局过后，宋亦洲从饭店出来已经快十点多。

天边突下瓢泼大雨，如瀑布在车窗上漫开，雨刮器来回刷动，车里却相当安静。

宋亦洲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脖颈浮起一丝酒后的绯红。

方成道：“刚才酒局的时候，宋老先生电话打过来了，让您有时候回一趟京城。”

宋亦洲揉了揉鼻梁，“嗯”了声。

“他还问…您和沉希小姐相处得如何，可以开始将婚事提上日程了。”

话音一落，车厢里陡然陷入安静。

方成已经不敢去看男人的神情。

宋亦洲缓缓睁开了眼。

微弱的光线透进了车厢里，他愣神了两秒，嘴角勾起一丝凉薄的弧度。

转瞬即逝。

车厢里突然其开始沉闷。

宋亦洲降下车窗，雨斜斜刮进来，外面混乱一片。

也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连织。

她正顶着书包奔跑在大雨中，脚后跟带起一地泥水，像是凋败在大雨中的花朵。

好不容易跑到了公交站，公车却先一步离开。

她狂追了几步后，没有响应，雨水却将她浑身浇透。

这个时间可不好叫车。

宋亦洲缓缓注视着，当宾利往前开过一段后，他忽道。

“掉头回去！”

既要他帮忙，又不能落于刻意。

连织只能将这个偶然的巧合安排在公司外。

她知道宋亦洲今晚有个酒局，正式且分量极重。

他不可能提前离开。

连织便算好时间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这里等他。

只是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轿车几乎无视地从她身旁划过。

连织盯着远去的宾利，懊恼还没挂在脸上。

突然，车调了一圈缓缓开回来，停在了她面前。

车窗降下，宋亦洲漆黑的眸子无言地盯着她。

“宋总…”她掩饰住狂喜，呐呐道，“你怎么在这？”

宋亦洲注意到雨水渗进她脖子里，他没废话。

“上车。”

“哦，好。”

特殊情况，她也不忸怩，走去副驾，门却锁着。

驾驶座的方成给她做了个口型。

“后座。”

连织愣了下，只得硬着头皮拉开后车座的门，坐了进去。

“砰”的一声车门关上，车子缓缓启动。

方成拿出了毛巾递给她，连织接过后说了声谢谢。

视线余光里，女人把自己缩在角落里小小一团，连着擦头发的声音都窸窣窸窣，变得很小。

似乎在降低存在感。

宋亦洲这才反应过来，似乎从那晚过后，她便尽可能在躲他。

路灯时而照进车厢里，忽明忽暗的光从他脸上划过，他目光直白地落在她脸上。

哪怕低着头，都能感受到她灼人的视线。

她气场还是略输一筹的，不自觉开始找话题。

“宋总，抱歉将你车弄湿了。”

宋亦洲盯着她脸上的拘谨，不答反问：“下雨还在外面跑？”

“我今天去蓉大忘带伞了，离开图书馆才发现雨这么大，还不好打车。啊嚏——”

一个喷嚏，她声音陡然低下去，揉揉鼻子。

宋亦洲朝前面看了一眼。

方成接到指示，开了暖气：“这天温度说降就降，连秘书可别感冒了。”

“谢谢，我会注意的。”

连织会心一笑，脸上红润了些。

她只顾擦头发，却不曾察觉水珠顺着她肌肤往下滑落，睫毛沾着水珠，晶莹剔透，像是个精致的瓷娃娃。

贴身的毛衣也早湿透了，她腰身更显纤细，饱满挺翘的两团隐约勾勒出来。

方成正要说什么，透过车内后视镜看到这一幕，脸却陡然红了。

他还不作反应，却直直撞上镜子里宋亦洲的目光，冷而犀利。

方成赶忙低下头。

副驾驶上挂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是宋亦洲酒局后脱下来。

他拎了过去，将外套罩在了连织身上。

一股淡淡的木质香兜头而来，她讶异看他。

“不冷？”宋亦洲问。

她脸不知怎么红了些，声音温软：“谢谢宋总。”

她手指抓着黑西装的领口边缘，一白一黑间，纤细的手指软得像雪。

宋亦洲多看了几眼，没搭腔。

车子缓缓往前行驶，车内一时安静。

方成开着车，心里却难掩吃惊。他跟着宋亦洲快一年，也了解这个男人，公私分明，严苛道别人无机可循的地步。

可他将外套给女秘书这个行为。

越距了。

到了连织住的地方，车子停下，方成去后车座给她找了把伞。

连织道谢接过。

她转头看着宋亦洲，声里暗含感激：“宋总，西装外套洗好了我再还您。”

灯光自她身后射进来，落在她脸上。

脸颊粉粉的，无措的同时又兼顾几分动人。

宋亦洲颌首：“嗯。”

她打着伞，快速跑进了小区。

方成缓缓将车驶离了漆黑的支道。转弯的时候，宋亦洲扫了她刚才坐过的位置，目光微顿。

只见两本书躺在角落里。

她落下的。

宋亦洲拿过一看，是赵敏凡的《建筑学原理》。

看来她学校和导师都已经选好了。

他食指在封面上轻敲，盯着她离开的方向，眸色深幽。

—

考研提前找导师都是瞎编的哈，不要带入显示。

明天开始炖肉，看宋总如何反客为主。

0041 第四十一章，欲望

*

隔日。

连织出小区的时候周遭有怯怯私语声，前段时间的失踪案不知谁得到消息，已经明确成了强奸案。

小区安保加强了不少，几个门换成了刷卡才能进入。

人心惶惶好一阵，直到犯人也被抓到，才渐渐平息。

这期间警察走访居民调查过很多次，只是连织再也没见到陆野。

她也毫不在意。

连织今天到公司的时候略早，宋亦洲还没来。

人事部的小桃来上交资料时，偷偷报告喜讯，中原集团恶意收购案即将完成。

上次项总还和几个财务经理讨论周五去哪玩，宋总说不定会放半天假哦。

连织给自己泡了杯咖啡，淡笑：“放不放假对我没区别的。”

“也是，宋总叫你，就得随传随到。”

小桃略同情，又放低声音，“连织啊，你和项总来往比较多…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要个微信啥的。”

连织看着她，目光清明。

“不是，我没有那意思。”

小桃赶紧解释自己可没那方面的想法，就是觉得项总这人挺好的，在朋友圈里待着多条出路嘛。

“他真的蛮和蔼，每次碰见都笑呵呵的，不像宋总，上回他训人的模样吓得我大气不敢出。”

连织会心一笑，给她做了个 OK 的动作。

“项总挺好说话，下次碰面我问他要。”

话音刚落，电梯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宋亦洲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身后跟着投资部的两位经理，大概是一早有事情要处理。

宋亦洲径自走向办公室，路过休息区时，眼眸不经意从她们身上扫过。

小桃立马拘谨道：“宋总，早！”

连织也轻声叫了句宋总，同时和他身后的两位经理打招呼。

她穿着针织衫搭配半裙，休闲外套套在外面，职业又不失窈窕风姿。

昨晚那立于雨中的脆弱和雾蒙蒙的娇态已经毫无痕迹。

宋亦洲收回视线，进了办公室。

小桃也赶忙下楼去了。

宋亦洲的办公室里紧闭着，连织在这期间送了几杯咖啡进去，便一如既往忙自己的工作。

她正核对宋亦洲下周去京市参加峰会的具体安排，方成敲门，送来了她的《建筑学原理》。

连织感激接过：“谢谢方成哥，我还以为我弄丢了。”

“没事，找到就好。”

方成看她眼神清澈，心下有了计较。男人最是了解男人，看来宋总的某些心思她估计还不清楚。

方成刚离开，干洗店的电话便打到了连织这，宋亦洲几套干洗好的西装到了。

连织下楼带上来时，几位财务经理已经离开，她放低动静进了宋亦洲办公室。

男人办公室有道暗门，里面是他的休息室，她将外套带去衣帽间，按照颜色深浅的顺序悬挂在衣柜里。

底下几个抽屉里有他的领带，袜子…甚至内裤。

这些最初整理都要让她脸红心跳的东西，连织现在已经能够得心应手。

一道书架之隔。

办公桌后的宋亦洲眼皮微抬，目光越过琳琅满目的咖啡豆，落在她的手上。

当看到她纤白手指将他内裤叠的方方正正，放回抽屉的时候。

他眼瞳骤然深了，黑如墨。

大概清晨的欲望是最强的，宋亦洲转眸看向窗外，直到那股火气下了，他才道。

“拿对袖扣过来。”

连织挑了一对深蓝水晶袖扣。

他今天穿着黑色西装，黑色配深蓝正合适。

她径自走过去，也没敢看他，将袖口放在了办公桌上。

放完，连织正要离开。

宋亦洲嗓音低醇：“过来。”

她脚下一停，往他那看去。

明亮的灯光下，他袖口松散，肌理分明的手臂微露出来。男人平时一丝不苟，鲜少有这种不羁的时候。

宋亦洲眼眸漆黑，直白的目光落在她脸上。

要她来扣。

似乎从系领带开始，他便会叫他做一些之前从不会做的事。

连织硬着头皮慢步上前，站在他身旁。

男人穿的是法式衬衣，没有袖扣约束，袖子就随意地敞开在手背上。她向上翻卷了两折，取下扣针，穿过袖孔。

因为要拿袖扣，连织抬头，无意和宋亦洲的目光对上。

他相当自然地挪开，倒挺平常的样子。

“德国新能源汽车，投资部的几个主管将方案交上来了？”

连织点头：“目前交上来的有三家，有宝腾，博朗，还有凌志H6。”

宋亦洲道：“投资部中意哪家？”

“凌志 H6。”连织道，“张主管给出的理由是环保和低噪音。”

宋亦洲有一会没说话。

他垂眸，目光缓缓落在她脸上。窗外的光线如莹白雾面覆盖在她脸上，隐约可见细细的小绒毛。

“这个投资案你也全程跟了。”宋亦洲道，“你的想法呢？”

连织抬头看他。

他深黑的目光还在她脸上，没挪开。很明显在考验她这几个月的工作长进。

她愈发小心谨慎，斟酌用词。

“这三家各有各的优点，张主管选择凌志 H6 是基于新能源市场未来的发展，路径和思路都合乎情理。”

宋亦洲听她滑溜地拍了一堆马屁，接着话音一转。

“不过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已经趋近成熟，各个品牌甚至都在启动价格战，这时候盈利相对困难，新品牌占据市场不易，似乎目前不一定是引入的好时机。”

连织将袖扣插入袖针里，声音温软，“德国那边发来的报告我都有查阅，然后空余时间我有搜寻这三家品牌的网站和日常交易，似乎有抛售股票行为的打算…”

宋亦洲听她这话，眉毛往上扬了一扬。

似乎是在探究她话里的真实性。

“我真的有看。”

她顿时感到羞愧，又道：“我德文比之前好了很多，他们发来的报告我真的都有看。”

“我有说什么吗？”

她那顶嘴的语气，让宋亦洲忍不住有些莞尔，“你是比之前有进步。”

这是对她的夸奖。

宋亦洲看她嘴角弯了一弯，但说出来的话还是在拍马屁，连：“还是宋总厉害，教得好。”

“骂人厉害？”

连织看他眼神幽幽，很明显刚才和小桃的聊天宋亦洲肯定听见了。

“不不不。”她赶忙摇头，急着找补：“您…您哪里都厉害！”

话一说完，宋亦洲眼神却陡然黯了，如一张网似的罩住她。

她自己也察觉出这话不对，脸颊顿时红透，别过头专注整理他的袖扣。

半分不敢看他。

宋亦洲灼人的视线却还停留在她脸上。

直接而放肆，带着男人特有的侵略。

—

sorry 宝贝们 本来想把激情四射的肉肉写出来，但我高估我的速度了。

明天再写，猪猪也到 1200 了，我找时间加更。

谢谢你们偷猪喂我～

0042 第四十二章、占有欲

周五那天。

中原集团恶意收购的项目圆满完成，宋亦洲给辰达资本的所有员工放了半天假。

项宇轩虽然是陪跑，但在这项目中却赚了不少。

他特地在城郊包下了整个山庄开 party，借着提前庆祝生日为由，宴请了几个公司的同事一起来参加。

连织本来不想去，她政治今天计划的内容还没背完。

但方成得回家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再三拜托下，他的那份差使就落在了连织头上。

投行女人当男人使，平时别说化妆，连穿漂亮衣服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中午一下班，小桃她们便拉着连织去逛街。

几个商场下来，她们反复进出试衣间，硬是给连织也挑了一套。

白色的法式紧身连衣裙，后背作镂空式设计。

当她从试衣间出来时，小桃几个眼底泛出浓浓的惊艳。

“难怪我看你穿职业装挪不开眼睛，这身材也太好了！”

连织摸了把她的小细腰，笑道：“比小桃美女还差点。”

“哎呀，你好色啊！”

几个女孩子站在镜前，各自欣赏赞美对方。

逛完街时间差不多，她们出发赶往郊外的山庄。

项和集团有专门做旅游业开发，这两年度假山庄日渐流行起来，集团便在蓉城郊外开发了相应的山庄。

连织她们到郊外那会，斜阳西垂，霞光沿着山峦铺满。

山庄的草坪上已经架好了烧烤架，几十个同事在长桌旁聊得很开心。

宋亦洲和项宇轩不知去向，大概 boss 不在，辰达资本的员工愈发放松，有的居然去高台上讲起了相声。

连织拿着餐盘，在长桌旁挑拣些爱吃的水果，时而被逗得会心一笑。

她在瞧高台上，有人也在看她。

她平时哪怕再漂亮，但身旁跟着不苟言笑的宋总。

其他同事即使再有心思，也没这个胆子。

但她今晚就楚楚动人站在那里，脖颈修长，脸蛋柔美。白色的法式长裙毫不抢风头，身材的曲线却暴露无遗。

妖娆的曲线沿着腰部收进去，再经由臀部翘翘地放出来。

不知吸引了多少双眼睛。

“葡萄虽然很甜，但吃多了胃会不舒服，切忌贪多。”

连织回头，孟涛一身休闲西装，眉眼和善，一笑有几分温文尔雅在。

而她端着的盘子里已经装了大半葡萄。

“孟经理。”连织道。

孟涛是新来的投资部经理，在几个老成持重的男人中年龄最小。

但和宋亦洲理念一致。比较得宋亦洲器重。

“私下场合就别叫经理了，整得我多老似的。”孟涛忍俊不禁，又道：“听说你是人大毕业？”

连织点头。

“那你应该称呼我一声师兄才是，我比你早三届。”

她面露惊讶，又带着丝遇到校友的窃喜。

“孟师兄。”

...

山庄二楼，是个改造过的超级台球室，环绕型的阳台可将山庄全貌揽入眸底。

夕阳渐渐沉入山谷，黯淡的幽光透过落地玻璃窗覆盖进来，台球室却灯光明亮，几个面相俊朗的男人或是在围桌砌长城，或是打台球。

有一双眼睛完美地旁观了楼下这一幕。

项宇轩笑看着宋亦洲，调侃道：“宋总，你家秘书挺受欢迎的嘛。”

连织从进山庄开始，便从未落单过，间或有男同事上前聊天。

楼上几位男士都看到了。

都是男人，那点想入非非的心思谁不清楚。

宋亦洲懒懒扫了他一眼，抿了口红酒，没搭腔。

正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

宋亦洲拿起一看，沉希打来的。

他接在耳边：“嗯？”

沉希轻笑：“亦洲，干嘛呢？”

“打球。”

“和项总他们？”

宋亦洲手搭在栏杆上，语调平常：“不然？”

沉希轻哼了声，又道：“下次把我一起带上，我也好久没玩了，国外的台球室太过花里胡哨，总感觉差点意思。昨天我去莱茵河了，你还记得上回我两在那……”

她声调不刺耳，甚至轻柔算是动听。

宋亦洲却渐渐没再听了。

他眼皮往下，目光落在楼下草坪的长桌之上，几十个人影里，她一身白裙身姿窈窕，霎时惹眼。

孟涛替她夹了其他几样水果，不知聊到了什么，她噗嗤一笑。

脚后也无意踉跄了下。

孟涛揽住她的肩膀，将她用力带回。

她撞去他胸膛，抿唇道谢，耳后也红了。

相当远的一段距离，宋亦洲冷眼瞧着这一幕，眼眸里漆黑一片。

或许是男人的视线太过强烈，孟涛无意抬头，意外看见他正目光灼灼地盯着这里。

孟涛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宋亦洲面无表情，却毫无回应。

“亦洲？亦洲？”沉希道，“还在听吗？”

宋亦洲回神了，道：“在，你刚才说什么？”

“你讨厌。”沉希不满地轻哼了声，道：“我说我下周回国，对了，我爷爷说他和宋爷爷商量好了，等回国我们一起吃顿饭。”

这是婚事要摆上日程了。

宋亦洲从预备接手宋家那天开始，便已经料想好，只是到的这天却比想象更快。

也更无趣。

沉希又问：“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想我啊？”

宋亦洲嘴角的弧度很淡，不答她话。

“下周我让司机去接你。”

两人又聊了几句，电话挂断。

宋亦洲折反回了台球室，几盏的橘色吊灯照在项宇轩张扬的眉眼之上，他几杆连中，今晚运气很不错。

于是他手懒搭在宋亦洲肩膀上。

“宋总，打个商量呗。光打球没意思，咱来玩点有花样的。”

宋亦洲听他这话，就没打什么好主意。

果不其然项宇轩拿杆遥指楼下。

“这一把我要赢了，把你秘书让我呗，新的我帮你找，用人成本我替你出了。”

其他几个兄弟笑道。

“项宇轩，你这算盘打得够精啊。”

“都快绷宋总脸上了。”

项宇轩：“去去去，你们懂什么？”

宋亦洲取下他放在肩膀的手，斜他一眼，薄薄的眼尾显得十分锋利。

“玩到我的人头上来了？”

“不是！我发誓真没那龌龊心思。”

项宇轩简直哑口无言，“我是看中连织的工作能力 OK，这两个投资案她可比我那蠢助理办的得心应手多了。”

他话音一转，有些贱。

“再说我真看上又怎么了？男未婚女未娶。”

宋亦洲没搭理他。

他取过一旁的杆，身子俯下，瞄准。

淡淡的灯光覆盖在他微冷又犀利的眉眼之上。

项宇轩还在说道：“你别再拿霍尧来搪塞我，这厮前段时间在游轮上玩到飞起，和妹妹左拥右抱，早把连织忘到一边了吧。男女朋友的关系就是名存实亡，我两要真在一起霍尧估计还得送花祝福。...”

后面的话他还没说完，宋亦洲一棒将他的那颗母球顶进了洞里。

“我他妈——”项宇轩后面的话卡在了喉咙。

宋亦洲转而看他，淡淡道：“你输了。”

—

一点加更 1200 猪，宝贝们明天来看。

肯定有激情四射。

0043 第四十三章 和他做（高H）

十点过，连织想离开了。

她不想今晚住在山庄，周末有列好的复习计划，一旦打乱就得重排，后面的一系列安排都得乱。

距离初试还有两个月，她时间所剩不多了。

孟涛讲话风趣，举止又点到为止的绅士。

连织和他加完微信后，正在琢磨寻个什么理由找人送她下山。

这时，司机上前在她耳边低声。

“连织，宋总喝醉了，正在找你。”

巧了不是。

连织立马起身，她和孟涛告别后，往山庄外走。

宋亦洲常坐的那辆宾利停车路边，连织打开门坐进去的时候，他正靠在后座，手搭额头闭目养神。

男人西装已经退下，乳白色衬衫敞开了几粒扣，隐约可见凸起的喉结。

这副模样竟有些浪荡不羁。

连织看他脖颈浮起几丝绯红，看样子刚在二楼没少喝。

“宋总，您要喝水吗？”她轻声询问。

宋亦洲缓缓睁开了眼。

旁边没人，他视线往右边挪了半寸，她竟坐在副驾驶。

黯淡的车厢里，他漆黑的眼神有些意味不明。

“您要喝水吗？”她又再问了一次。

女人脸蛋红红，隐约可闻见一股酒气。

宋亦洲没搭理她，道：“开车。”

车子缓缓往山下开。

长达近一小时的车程，最后缓缓停在了别墅前。

司机将车开进车库，连织扶着宋亦洲往屋里走去，大概是他喝得半醉有意识的缘故，她并未像往常那般花费太多力气。

只是在上台阶时，男人醉醺醺的头倒在她肩膀上，呼出的热气让她面庞更加滚烫。

她耳根也跟着红了，感受着他灼灼的气息四面八方将她围困住。

女人一步步迈上阶梯，殊不知靠在她肩膀上的宋亦洲早醒了。

昏暗的光线里，他盯着她挺翘的鼻尖，晶莹嘴唇。眸子暗暗幽幽间，恍若耐心狩猎的狼。

进了别墅大门后，门重重的一声关上。

机械锁厚重的声音传入耳里，像是某种禁忌的开始。

她一步步带他去楼上的卧室，然而刚推开进门，手正要去摸灯开关。

耳边忽地一震，卧室门关上了。

她心也跟着一缩，黑暗中只听见男人沉重的呼吸，还不及反应，连织便被一阵力道抵在了墙上。

宋亦洲陡然压下来，一手握住她腰，另一手握住她的手反压在她背后。

她被迫贴去他怀里，在滚烫的热度中男人脸埋进了她脖子深处，粗重的呼吸，带着欲望。

“宋…宋总？”连织道。

宋亦洲若有若无地“嗯”了声。

他手掌在她腰间摩挲，温度灼烫得几乎烧掉她那块布料。

“你…你喝醉了？”她声音怯怯的。

宋亦洲慢慢从她脖子里抬头，低眸看她。混暗中她的脸蛋烫得跟火一样，眼睛闭得紧紧的。

他低低的声音带着丝逗弄。

“你不睁开眼，怎么知道我醉没醉？”

他那声音让她头皮发麻，晃神间男人炙热的吻落到她耳朵上，灼热的呼吸随之灌进她耳朵里。

她浑身一颤，竟要滑到在地。

一只大手将她捞了起来，伴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笑。

他如逗弄猎物一般，吻缓缓往她脖颈游离，所过之处激起密密麻麻的颤栗。

“别…别这样。”

拒绝的声音脱口而出变成了嚤吟，娇娇弱弱的，哪是拒绝，分明是情欲的催化剂。

宋亦洲感到身下那部分茁壮得都要烧了起来。

他嗅着她的气息，哑声道：“怎样？”

她羞赧得说不出来，宋亦洲唇缓缓往右，正要攫住她的唇。

“不…不要！”

她立马躲开，颤颤道，“宋总那晚是个错误，您有女朋友，我也有霍尧…您…不要这样。”

他突然没声。

连织睁开眼，鼓起勇气仰头看他。

黑暗中，只有窗纱透进来的淡淡朦胧月光。

宋亦洲正直勾勾地盯着她，幽深黑亮，欲望不减。

她看懂了他这眼神。

他想要她。

就今晚，就现在，什么也阻止不了。

她心不受控制跟着一缩。

宋亦洲缓缓抚摸上她的唇，粗粝的指腹在她下嘴唇上摩挲。

“你说的也对，强扭的瓜不甜。”

他骤然松开了她的束缚，仿佛认真思考了般，语调却夹着股让人心颤的风波不动。

“所以做个赌怎么样？”

她还没听懂他的转折，宋亦洲云淡风轻道，“赵敏凡。”

连织眼睛猛地睁大，因为他口中的这个名字。

宋亦洲把玩着她的手，道：“一分钟内，你如果出了这个房间我就放你离开。或者，我把她引荐给你。”

他眼皮往下，幽暗的目光缓缓落在她脸上。

后面没说出口的话，她在面红耳赤中全都听懂了。

或者，留下来。

和他做。

决定权在她。

手段这种东西宋亦洲不是不会，相反他可太会了，只是悉数掩藏在了他温文尔雅的面皮之下。

他从小被教育走正途，生来就是为了抢夺宋家接班人。

只是，近来这个目标开始变得乏味。

此刻，对一个小姑娘威逼利诱。

宋亦洲感到有股不同于平常的兴奋和颤栗沿着四肢百骸蹿袭。

他好整以暇地用手指抚了抚她的脸蛋。

“还有十秒，不走吗？”

她瞳孔剧烈震颤犹豫，嘴唇微抖间，脚下像灌铅一般一步也挪不了。

宋亦洲真是将她的死穴摸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她的渴望，了解她的野心，更清楚她那股不甘心想往上奋斗的劲。

或许从那晚打消她的离职开始，他便在步步诱导。

时间结束。

“你走不了了。”

伴随着男人这句话，宋亦洲掌住她后颈往自己怀里一带，陡然吻了下来。

“唔...”

她手掌无力推上他肩膀，也像是认命般启开了唇，手指也在他衬衫上掀起一个又一个褶皱。

开阖的唇瓣像是好不容易绽放的蚌珠，里面的嫩肉细软香甜。

深吻嘍吮间，宋亦洲头皮发麻，满满的香气沿着舌头蔓延开，他更深地钻进她嘴里。

好深好深，连织感觉魂魄都要被他吸走了。

她矮他好多，他手掌着她后颈的动作，她只能被迫仰头，大张着嘴，舌头吃着舌头，鼻子贴着鼻子。

唇舌搅得天翻地覆，她受不住这种激烈，几次三番要滑到下去。

宋亦洲皆将她勾了起来，他大手拉开裙子的拉链，沿着布料缝隙钻了进去。

男人的手掌火热干燥，指腹带着薄薄的茧子在她背上肆意摩挲。

她浑身如过电般打颤，相贴间鼻尖嚅哼出的声音又细又软，阵阵热流涌向连织下腹。

她湿得彻底。

黑暗中只听得裙子落地的声音，接着是胸罩。当娇乳被攥在他掌心那刻，她无可抑制得低叫出声。

好热好热，她像是小兔子被攥住了心脏，肆意揉搓间她浑身都要热化了。

宋亦洲唇沿着她脖颈往下，舔过锁骨，再往下，一口含住了她乳儿的尖尖。

“啊~嗯~”

强烈的刺激和快慰涌来，她手指牢牢地钻进了他黑发里。

那声音声音却像是甘浪摩挲过宋亦洲的大脑皮层，他捞起她的一对乳儿往中间一挤，低头通通吸入口里。

—

宋总是个不完美且有自己暗黑点的人设，并不是个高伟正的霸总。

下次 1600 猪加更，晚安了宝子们。

0044 第四十四章 站立式（高 H）

那声音却像是甘浪摩挲过宋亦洲的大脑皮层，他捞起她的一对乳儿往中间一挤，通通吸入口里。

“嗯啊～”

嘍吮的声音混着过电般的酥麻，她猛然轻叫出声，手指也情不自禁抓紧他头发。

男人却得寸进尺，将尖尖上的嫩红和白乳反复在嘴里厮磨。

当他牙齿轻碾过她乳尖尖时，连织爽得脚趾都绷紧了，人也承受不住往下滑。

臀部突然传来一阵支撑，将她捞了起来。

宋亦洲的手掌早钻进她内裤里，他顺着臀肉往下滑，中指沿着她阴唇的花瓣一路溜过小阴蒂。

她立马大口大口喘气，湿得更加彻底。

满手滑腻，宋亦洲手指都被沾湿了。

他在她耳边低声：“悠着点，我手都湿了。”

她脸顿时火辣辣的，手攀在他肩膀上松也不是缠也不是。

然而也没给她思考的机会，他一根手指就顺着缝隙钻了进去。

“啊~~”

她浑身崩成了张弓，可他又钻进来一根，他们嘴唇缠着搅着吃着，男人手掌横贯她私密处，以或轻或重的力道揉弄着。

她被激得早已颤颤簌簌，钻进她体内的手指却深深刺进去，那紧致的吸附力让宋亦洲几乎头皮发麻。

好紧…

那晚药劲上头，他半梦半醒强迫了她，直到过去很多天，他仍然记得那几十张小嘴绞裹的刺激。

可清醒后远远不止此。

宋亦洲黑眸幽亮，倒吸一口气往外撤，她却吸得更加厉害，甚至指间关节都感到了疼痛。

“放松…放松…”

他在她耳边轻声诱哄，手指撤不出猛地钻进去，几番霸道戳刺下她腿连连发抖，吊在他脖子上的手被男人取下，放在他皮带上。

“解开。”

幽暗的视线里，他眼神几乎要将她吞吃下腹。

连织夹着他两根粗长的手指，颤颤巍巍地解，拉链拉开，粗长的一棒打在她手上。

滚烫得几乎将她融化

她愈发抖擻的厉害，光是想象着这粗巨的肉茎冲入她体内，她便不争气地小腹颤抖，难以言喻的渴望化成春药，在她四肢百骸里蹿行。

她内裤已经被悄无声息拨到了一边，宋亦洲连这点时间都等不了，手指撤出，顶端随之抵上去。

粗大龟头逼近那边潮湿软腻的敏感处，寸寸往里进入。

“啊——”

爆满填充的刺激让她陡然睁大双眼，低叫出声。

可他还在无限的往里进，撑开，嵌入…甚至将整根都要插进去

。

她夹得他进退不得，宋亦洲便在她耳边诱哄说放松，放松就出来一点。

他轻啄她的嘴唇，舌头也钻进她嘴里，她在诱导的吻里渐渐放松了身体，男人却一冲而入，牢牢嵌进她身体里。

“唔啊..宋..宋总你...”

她手指在他背上狠狠挠过一道，控诉的声音却又娇又媚。

宋亦洲霸占着她没动，给她缓冲的时间。

他哑声道：“换个称呼。”

“啊？”

宋亦洲咬着她的耳朵：“叫我名字。”

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

她叫不出口，紧咬住了下嘴唇。

可男人有的办法让她叫出来，他手指不过沿着臀缝往前滑，到他们的结合处轻轻拨动。再浅浅地顶了她一下。

“啊～”

她站立脚尖绷得死死的。

“宋亦洲...宋亦洲...”

低低的，怯怯的，果然好听。

征服的快感沿着他大脑皮层蔓延开，宋亦洲勾起她的两条腿，狠狠地冲撞进去。撞得她嘴里的呜咽支离破碎。

他低头吻住她，粗硕巨棒来来回回在她身体里穿刺，啪啪啪啪的声音混着渍渍吸吮充斥着整个房间。

她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夹着他那里不断收缩，吞吐。

宋亦洲却抱着她来回在房间里走了两圈，在昏暗里冲刺得大汗淋漓，她埋在他颈窝里哀哀吟叫，在似痛似爽的叫声中连织听到他在耳边问。

“口渴吗？”

她还未明白，宋亦洲已经抱着她往楼下走去，连同楼上楼下的是旋转楼梯。

随着走动她身子不断往下坠，被他捞起来，热杵也钻得更深，像是要将她的灵魂都自此撬开。

短短一段路，她竟就这样泻了身子。

耳边传来低低的一声笑，宋亦洲道：“就这点出息？”

她目光涣散，答不出话。

可女人眼里还带着湿润，媚色无边。宋亦洲感到他那处，在她体内生生又涨大了几分。

他打开冰箱取水，连停顿的功夫都没有。

水一拿将她压在餐桌上挺干。

女人以不可思议的弧度大张着双腿，脚踝搭在他肩膀上，被压成了 v 字型。这姿势浪荡又令人面红耳赤，连织嘴上吃着他喂过来的水，大张的腿心承受他的来回戳刺。

她所有的尖叫声全部被他吞进了嘴里。

瓶子不知道何时砸落地毯上，水流了一地，间或充斥着几滴捣击而出的飞沫，岂止是放浪形骸。

“呃啊…啊…呃…”

她吊着他脖子，嘴里溢出似哭似爽的娇叫，无意低头看到他那处粗硕的肉茎没入她腿心，快得只能瞧见虚影。

连织只看一眼便脸红心跳的挪开，孰聊男人掰开她大腿，手指拂过颤颤巍巍的唇瓣。

她那里像是成熟到极致桃子，露出条鲜美的肉缝，内裤还没脱，半遮半掩间他的肉棒嵌进里面，花瓣不自觉的吸附着。

极致的色差带出来的淫靡简直让男人看红了眼，他黑眸愈发幽深黯淡，手沿着她的花瓣来回拨弄。

“别…别碰…”

她伸手去推他，宋亦洲却将透明的粘液往她唇上一抹，拒绝的话还没脱口而出，他的手指已经钻了进来。

他上头也捣，上面也搅得天翻地覆，潮湿绵密的绞裹简直是难言的销魂。

宋亦洲被吸得血脉卒张，稍稍停顿便有无数张小嘴来咬他，他低头含住她唇，缩臀顶胯间囊袋连连拍在她臀肉上。

被拨到一边的内裤此刻显得碍眼极了，只听得布料撕裂的声音，宋亦洲将她抱了起来。

沙发上，冰箱上，包括厨房的料理台。

他吃着她的嘴，捧着她的屁股以不可思议的力道摁向自己的胯骨。连织早已被干得眉眼如丝，目光涣散。

她大张着腿儿，痉挛般接受他一次又一次的冲撞。

龟头深深嵌进她宫口，再一触即离，反反复复的冲刺中像是长了千只蚂蚁在身上爬，她爽得压抑的声音都变了，成了发情的猫儿，尖尖的，细细的。

仿佛诱导他再凶点，再深一点。

“宋总…呜呜…宋亦洲…慢一点”

所以真的有妖精不是？

宋亦洲低头看她，她脸蛋赤红，如水的眼眸里妩媚而迷醉，完完全全都是他。明明上回她才是初次，却已经知道怎么吸他了，绞杀般的力道刺激得他眼瞳发红。

他将她压在沙发上，以不可思议的弧度将她腿拉开，狠狠撞击几十后，肉棒深深埋进了她体内。

—

晚安宝贝们。

0045 第四十五章（高H），骑马式

一次当然不够。

不知道几次之后，床下床上一片狼藉，卧室里充斥着汗味和欢好的气息。

连织脸蛋潮红，头发散乱，她被宋亦洲捞起来喂了两杯水。

昏暗的灯光下，她就瘫软在他怀里，浑身都是他弄出来的痕迹。

宋亦洲本来不想再欺负她，可她喝水时软舌头探了出来，一口一口地嘬吮，软软的红红的。而她脸蛋香腮透赤，浑身都是被他索取的痕迹。

他眼神骤然黯了。

于是喂水的动作变成了嘴对嘴喂，手掌慢慢往下在她身上游离，抚摸，她喘息声逐渐变重，鼻腔里溢出细细的声音。

宋亦洲不知何时已经拉开了她的双腿，借着那股湿润的紧致将自己沉了进去。

“呃啊…”

她骤然在他嘴里叫出了声，爆满填充的颤栗瞬间变成了麻痒，如同电流般梭过四肢百骸。

连织舒服得骨头缝都麻了。

这个男人果然是个好床伴，该温柔温柔，该粗暴粗暴。

她情不自禁想要更多，也忘掉了伪装遵从本能去夹他，收紧小腹去吸体内那根大肉棒。

模模糊糊中，连织仿佛回到了上辈子，各种本领没学，净学着怎么去伺候金主。

不知是哪位有经验的老姐姐说的，想要男人在床上对你言听计从可太容易了，松弛有度，等他进来时使劲夹他的命根子就行。

于是她的花穴像是吸盘一般狠狠吸他，屁股也不由自主抬起，深深迎合。

“放松！…连织放松！”

宋亦洲头皮都快炸了，臀部肌肉死死绷紧，被她吸得深深泻出一股来。

这女人是狐狸精变的吧，谁教她这么干的！

一浪一浪酥麻沿着尾椎骨直通大脑，宋亦洲脖颈青筋暴起，他搂着她翻了个身，连织就如一滩软泥似的趴在他身上。

他握着她肩膀让她坐起来，嵌在她体内的巨棒入得更紧，龟头直戳花心要撞进她宫口。

“啊…好深…”

她嘴里溢出难耐的尖叫，撑着他胸膛想要坐起来。

可宋亦洲怎么会给她机会，他挺胯一下一下往上顶，肌肉牵张。

连织被他顶得一颠一颠，身子不由自主弹起来，又重重落下去，反复没根吞入。

“呃啊…啊…太深了…”

她脖颈无力仰起，仿佛如同骑马一般上下颤动，可马儿哪有这么疯了，连织感觉自己要被他颠死了，插得又深又重，交合处估计估计的响。

“宋亦洲…好深…好深…”

她的求饶声鼻音嗡嗡，像是要勾得再欺负狠一些，愈发勾起男人骨子里的暴戾。

宋亦洲抓住她晃荡的乳儿，边揉边挺干，肉棒在长达半小时的顶刺中反而越来越硬，越来越大。

连织感觉自己要被插穿了，她穴口火辣辣的在烧，胸脯又痒又麻。

瘙痒难耐间，她竟不知道该护哪一出，只有摇头呜咽的求饶是真实的。

“慢一点…慢点宋亦洲。”

干得深了，她手指重重在他手臂上挠过一道，疼痛刺激得宋亦洲愈发兴奋发狂，他猛然坐起来，低头含住她乳儿，手掌握住她臀部在他肉棒上前前后后的厮磨。

猛烈挺干变成了画八字，粗硬的顶端在她穴里肆意横行的戳，刺得花心酸胀不已，小阴蒂不断撵过他粗硬的耻毛，难以言喻的快慰和刺激窜进连织的每一根神经。

她摇着脑袋呜咽尖叫，突然眼前如烟花般炸开，她直接泻在了他身上。

….

连织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卧室没人，窗帘厚厚拉着，只留了条缝隙，宋亦洲已经不知去向。

她浑身又酸又疼，手缓慢地探去床头柜摸手机。

打开一看，十点多了！

完蛋！

这下她瞬间清醒，也不顾什么脚软酸胀，男人在床头柜给她准备了套新衣服，连着内裤内衣一应俱全，她匆匆抓起来就往身上套。

今天原定是九点去图书馆，现在已经迟太多了。

她踩着拖鞋就下床拉开门，披散的头发被她随意用手指梳了几下，挽成了花苞扎在脑后，化妆洗脸什么的她懒得管。

连织几步跑下楼梯，正要拉开大门。

“去哪？”身后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连织回头，宋亦洲正站在二楼楼梯口。

他脚踩拖鞋，穿着身体闲装，低眸看她时，眼底还带着几丝探究和冷静。

这幅模样，和昨晚的浪荡和不正经已是两个状态。

宋亦洲在书房参加个电话会议，若不他是听到些微动静，这丫头估计是不打招呼就悄无声息溜了。

“我..我回家。”她和他眼神对碰了一秒，便挪到别处去了。

宋亦洲瞧见了，眼里闪过一丝淡淡的笑意。

他慢慢下楼，道：“我送你，顺便带你去吃个饭。”

“不用，我还不饿！”

她立马道，“去外面打个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很方便的，宋总我待会有事挺急的，就先走了！”

说完，她不等宋亦洲反应，直接拉开门就溜了。

门重重关上，砰的一声。

宋亦洲走了大半阶梯，他原地停顿下来，站定在那。

有事…

除了泡图书馆她还能做什么。

这女人脑子里好像只有学习。

正常发生关系后，宋亦洲料想的该是讨教还价，可另一个当事人却比他还爽快，拍拍屁股就跑。

宋亦洲看着那扇紧闭的门，脸上不知是何表情。

—

之后某些章节慢慢收费，肉太难写了，绞尽脑汁，谢谢各位宝贝理解。

这章就当昨天的补更。

0046 第四十六章，介绍赵敏凡

周日，正沉迷在题海战术的连织突然接到宋亦洲的电话，傍晚五点他有个酒局，需要她陪同。

挂完电话，连织心里一跳，他隐约猜到宋亦洲的意图。

可更害怕是自己期待过多，又骤然失望。

她打开手机看看原相机里的自己，大清早拾掇耽搁时间，她直接高马尾素面朝天出门，水乳封底一缕全面，连个口红都没擦。

连织有心想要回去收拾一下。

然而宋亦洲的车直接开到了市图书馆，她只得收拾东西下楼。

那辆熟悉的宾利停车路边。

连织走近后，通过前挡风玻璃看到方成坐在驾驶位，她还不想把这种男女关系捅到同事面前，于是装模作样要打开副驾驶门。

这时，后车窗的挡风玻璃缓缓往下降，宋亦洲微眯眼看她几秒，道。

“后面。”

她只得绕到另一边。

上车后随着车门关闭，车子迅速掉头。

今天的宋亦洲只穿了件休闲衬衣，外套深蓝色西装，连领带都没细。

连织暗忖今天这个酒局估计是个休闲局。

她旁敲侧击，斟酌字句：“宋总，距离酒局的时候还有多久，要不我回去稍微拾掇一下？”

宋总…

宋亦洲侧眸看她，她头发绑成了高马尾，露出饱满的额头，嘴唇只涂了层薄薄的唇彩，体恤搭配牛仔裤的装束像是无意闯入校园的大一新生。

他眼皮一扫一落的功夫，她莫名有些紧张。

宋亦洲已经挪开了眼，平常道。

“不用，这样正合适。”

连织一路上都在琢磨他这句话的意思。

半个小时后，车子已经停在了一处中式餐厅门前，色调古朴，赭色砖瓦，大厅的各个餐桌皆是一面屏风遮挡。

连织跟在宋亦洲后面。到一处包厢，宋亦洲推开了门。

里面已经坐了大半的人，连织无意一扫。

顿时心跳加速。

赵敏凡？

坐在圆桌里面的不是赵敏凡又是谁，黑框眼镜，面容和善。

果然是赵敏凡！

连织猜测他会帮自己牵线，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安排时间，预约地点，怎么都得个一两周。

可这男人两天就搞定了。

她偷偷瞧宋亦洲，难掩心里的激动。

宋亦洲扫了她一眼，将她的想法看得穿透。

场内皆是些中年男人，看到来人后皆起身招呼。

“宋总！”

宋亦洲颌首道：“抱歉路上堵车，宋某来迟了。”

“哪里哪里，明明是我们这些闲人早到。”

赵敏凡旁边还有两个空位，宋亦洲寒暄了几句后便坐下。

他回头扫了连织一眼，再用眼神示意他身旁的位置。

连织便挨坐去他旁边。

席上的人或多或少纳闷看她一眼，但她安安静静坐在宋亦洲边上，并未刻意显露自己。

今儿饭桌这圈人大多是做地产生意，有人问宋亦洲。

“听说最近宋总对酒店式住宅感兴趣？”

“兴趣倒谈不上。”宋亦洲淡淡流露出一丝笑，道，“只是近来接手了好几个公寓式项目都差强人意，宋某不免怀疑是不是自己跟不上时代，于是才想趁着这个机会去看看下沉市场。”

“唉——现在建筑差强人意啰，老板们都去搞投资搞金融，投资回报又快，像建筑设计啊直接国内国外 copy，谁分得清原创和模仿。”

说话的是个搞投资大腹便便的高总，一说就没个把门。

赵敏凡脸色有些不好。

旁边的人碰了下他胳膊，高总也笑着话题一转。

“不过宋总你投资少有试错，相信做酒店也一样。今天赵教授恰好在这，关于外观设计没人比她更加精通了。”

宋亦洲看了眼赵敏凡，笑里有一丝谦和。

“那是自然，以后需要赵教授提点的还多着。”

赵敏凡道：“宋总见外了。”

一圈话题下来，连织将这些人的身份摸了个清楚，两个建筑学的教授，几个投资人。

今天显然只是闲谈，宋亦洲不抢话题，说话也是徐徐之态。几个老总就当前的能源车走势讨论得面红耳赤。

他却有闲心吃菜，被问及也是一问三不知打太极之态。

连织趁着席上众人聊得热络的时候，低声对赵敏凡道：“赵教授，我看过您的《建筑学原理》和《设计始源》，写得特别让我震撼。”

“哦？”赵敏凡诧异看她一眼，“你喜欢建筑设计。”

连织道：“我本科学的就是设计，且目前打算深钻。”

赵敏凡道：“不害怕学无致用，浪费时间？”

目前建筑和室内设计一缕抄袭国外，风格照搬，早没有上个世纪那红砖绿瓦的任何古朴之术，国粹都快丢完了。

当国家建筑院的代表之首金门，聘请的全是外国设计师时，这无疑便是中没落。

连织摇头：“不怕，学无致用在我看来是学得不够多，且盲目跟风。”

这是，旁边伸来一只手。

宋亦洲夹了块排骨放她碗里，道：“吃点东西。”

这举动非同寻常，赵敏凡眼眸闪了闪。

宋亦洲笑笑，又道：“这丫头今天打算报考菁华大的艺术设计系，皆时若是申请在赵教授名下，还望多指导指导她。”

他话里不急不缓，可赵敏凡却听出了维护之意。

“指导就严重了。”

赵敏凡没先表态，而是笑问连织，“小姑娘看着年龄还小，怎么想报在我老太婆名下？如今中古风已经每况没落，不怕我没什么可叫你。”

享誉全国的教授没想到是个这么谦和的人。

连织愈发受宠若惊：“怎么会，我高考前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大学想学什么，未来做什么，考试学习就是盲目刷分而已，直到看到您的自传，我才坚定选择了室内设计。”

宋亦洲靠在椅背上，一手搭在椅凳上。

几个老总的讨论声明明更显粗狂，可她不急不缓的声音仍如一阵清风钻进他耳里。

她说：“您在那本自传中表述，上个世纪对女性其实不太友好，哪怕学生青年运动解放了女人裹足居家的命运，可她们仍然被限制在某些行业里面，认为女孩不具备创造力和想象力。”

“包括您的父母都劝诫您成为一名老师，或者会计师，可您说华国出过第一位女建筑家，她叫林徽因。以后还会有第二个，无数个。您想让女孩们知道在任何枯燥的行业，她们都能提笔，设计出完全不一样的作品。”

连织真诚道，“这也是我做设计的初心。”

周遭静止了几秒。

宋亦洲用毛巾擦了擦手，旁边的男人连叫了他好几声，他才回过神，旁若无事地和人聊天。

这番话后，赵敏凡再没问其他。

只是在饭局结束后，交待一句小姑娘，好好考。

连织顿时大喜。

这句话就像个定心丸，打消了她所有不确定。剩下的就看她自己努力了。

回程的路上，她愉悦都快压制不住，尾巴翘到天上去。

“这么开心？”旁边突然传来淡淡一声。

连织立马收敛表情，真诚道：“谢谢您，宋总。”

宋亦洲扭头看她，正经来了句：“谢我什么？”

“谢谢您把我引荐给赵教授。”

宋亦洲看着她，眉毛未动，并未打算去认领这份感情。

昏暗的灯光在车里流转，掠过他漆黑锐利的眉眼。

“引荐倒是其次，成事主在人。”他道，“赵教授这人看着谦和，但行事最是有原则，曾经有人想通过走关系塞个学生到她名下，她当面就拒绝了。”

他话里平常，没带太多感情。单又句句犀利，打消她想不劳而获的念头。

连织莫名挺直了背脊，道：“我知道，考不考得上全在我自己，但还是谢谢您给我这个露面的机会。”

说着，眼眸对他弯了弯，两颗虎牙随着露了出来。

真笑和假笑宋亦洲还是能分得清楚的。

他看得有趣，他停了两秒，没忍住调侃她。

“你打算怎么谢？”

“...”他这话让她莫名其妙想起了周五那晚，于是哑口无言，耳根也火辣辣的。

宋亦洲起初没往这方面想，但看她红透的耳朵，琢磨半秒也回过味来。

前晚她便这样躺在他身下，脸蛋赤红，身体白得像雪。

乳浪来回甩动间，他竟这样一次次被迷了眼睛。

刚才喝的两杯酒此刻有了后劲，在他喉咙沸腾地燃烧着。

宋亦洲转头看向窗外，喉结往下滑了滑。

—

晚安宝子们。该换个地方继续走地图了。

0047 第四十七章，怀疑

陆野今晚值班。

值班室几个弟兄同住上下铺，小周的女朋友来看他，走的时候上演郎情妾意那一套，整个值班室的人都在笑话。

小周直呼你们懂什么呀。

“我媳妇是我高中就认识的，她读大学我进军校，她读研我当警察，这多少年了当然舍不得。”

其他几个弟兄竖大拇指了不起。

“难得，都这么些年。”

“小周你命可真好，我高中就一矮穷矬，看上的女孩理都不带理我。”

这期间，就陆野格外沉默。

他平躺在床上，用手肘当枕头，在昏暗中盯着天花板的那双眼睛，漆黑而明亮。

小周转头问他。

“野哥，我从进警局这些年就看你一直单着，没有看对眼的女孩子？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

“这你就不懂了，你野哥这反应心里明显有个多年的白月光。”

话音刚落，陆野抬脚踢了下他的床板，眼神意味深长。

“闲得慌，不然明天你去出任务？”

赵勤哎哟一声，也不再说话。

休息室重归安静，陆野却再无困意。

他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张面孔，骄傲又得意洋洋的孔雀。

她还是和六年前一样，自我且爱捉弄别人。

也…还是那么好看。

他眼里怔了一秒，为这突如其来的想法。

手机突然几声震动，陆野拿起一看，神色骤然收了半分，变得沉默。

他起身拉开门，去往走廊。

他刚接在耳边，那头就问。

“最近工作怎么样？”

陆野淡淡道：“就那样。”

男人声音沉稳严厉：“我听你领导说前段时间你抓个犯人手臂被崩了一枪，做事还是那么莽撞，人家有枪你都不知道迂回，这几年警察白当了。”

陆野停了几秒，意味不明地笑出声。

“我从小到大就这性格，您不知道啊，现在来教训不觉得晚了？”

男人没说话。

陆野又道：“天天叫局长问话，也不怕人参你一本，您能别把手伸那么长？不知道的都以为警察分局是为您开的。”

他话里的冷意让本就僵持的关系又要跌入冰点。

那头转移话题：“过几天你休息，找时间回京一趟。”

料到陆野要拒绝，男人道，“你爷爷大寿你总不会忘了吧，他身体才好，前段时间还在问你。”

陆野没说话了。

电话挂断，他在原地站定几秒才回去，侧脸轮廓像是嶙峋的山峰，又带着几分不为所动。

这时，楼下接警台铃声响了，楼下的同事接通后，立马朝楼上喊。

“兄弟们来活了，在隔壁ktv有人闹事，听说头都砸破了。”

其余几个人纷纷下楼，陆野回值班室另套了件体恤，穿衣的过程有东西从胸膛口袋里掉出来。

陆野捡起来一看，是串亮晶晶的银链子，坠子是个银色小熊，在黑夜里反射着星点的光芒。

这件衣服他只穿过一次——被她电话骗去的那晚。

零碎的灯光映进男人眸底，衬得深邃而明亮，他盯着看了几秒，最后收进袋子里。

警车就听在外面，陆野上车后，同车的几个弟兄都在抱怨是哪个显眼包半夜闹事。

他摸出手机，翻出了连织的微信。

对话框里还停留在她发的那两条装模作样的信息上，照片被陆野隐藏了。

陆野斟酌片刻，给她放了条信息。

【你项链落我这了，什么时候有空来拿。】

刚发出去，却陡然跳出来一句提示——

消息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

陆野愣了两秒，随之明白怎么回事，他冷冷笑出声。

笑着笑着，神色却渐渐空落下去，变得落寞。

*

这周末宋亦洲在京城有个峰会需要参加，连同下周的安排都不在蓉城。

周五的时候，连织正在核对他的日程，突然接到霍尧的电话，问她这周末有没有时间，想不想出省逛逛，他找人来接她。

这周末在凯越大厦有个酒会，挺正式。霍尧缺个女伴，这才想起了连织。

连织低声道：“这周末我得陪着宋总去烫京城，他周末有个峰会。”

“巧了不是？”电话那头传来低低的一声笑，霍尧道，“我就在京城，峰会结束是什么时候？”

“周末下午四点多吧。”

霍尧道：“那我下午来接你？”

连织同意了。

飞机在周六上午，宋亦洲是头等舱，她和方成坐的商务舱。当飞机盘旋过上空后，浓雾散去，万里可见。

连织盯着窗外，却鲜见有些恍惚。

六年了，她拿到人大通知书的激动仍历历在目，她整个暑假打工做家教，一咬牙给自己买了从没坐过的机票。

她曾在云端之上幻想过自己那只鸟儿，肯定会越飞越高。

孤注一掷的心气和勇敢一生只有一次。

现在，心境完全不同了。

下了飞机，宋亦洲抽空回了趟宋家。

车子沿着盘山公路最终开进了一处庄园，铁门缓缓大开，周遭皆是漫山的玫瑰和蔷薇，宋亦洲最终将车停在了一栋复式住宅前。

大厅的沙发上却有其他客人，宋父宋母在陪沉夫人聊天。沉希在一旁静听，时而浅笑。

看到宋亦洲缓缓走来，她上前激动挽住他胳膊。

“亦洲，你可真慢呐。”

宋亦洲任由她把手掌放在他臂弯，反问：“这两周在法国如何？”

沉希道：“马马虎虎吧，这次过稿过得挺快，要不是助理闹出了纰漏，我早回来了？”

宋亦洲道：“得奖了？”

沉希道：“当然，我没给你丢人吧？”

宋亦洲淡笑：“意料中的事。”

他俩刚坐在沙发，宋老爷子就从楼上下来，杵着拐杖面色威严

。

沉希立马道：“宋爷爷～”

“哟，是沉丫头，好久没看到你了。”宋老爷子道，“自从亦洲去了蓉城，你就不咋来宋爷爷这。”

“哪的事？”

沉希脸红了些，又上前挽住他胳膊，“以后我天天来陪宋爷爷好不好？”

“好好…”

一屋子被这爷孙两逗得哈哈大笑。

宋亦洲也在笑，只是嘴角扯起的弧度点到为止，且不达眼底。

转眼到中午，宋家自然盛情款待。

吃饭的时候，宋父道：“怎么最近没看到启阳？”

沉夫人无奈道：“他向来是不着家的，连他爷爷也管不了他。

”

英国最近有个 GT 锦标赛，他爸为防止他偷溜，找军队的人看着，结果还是被这小子了。”

宋父笑道：“我倒觉得他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不亚于他爸，男孩子热血阳刚点也好。”

沉夫人笑笑，道：“我倒希望他像亦洲一样沉稳点，同样的年纪亦洲已经将集团旗下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却还是到处惹祸。”

“那不一样。”

宋母笑道，“你家这一对儿女不知道羡慕我们周围多少人。”

沉希一边听着，夹了道菜进宋亦洲碗里，她注意到他手背上有道伤痕。

“唉，亦洲，你手怎么啦？”

宋亦洲低头一瞧，是道浅浅的疤痕，流过血，现在已经愈合了。

是她那晚情动之下抓出来的。

宋亦洲神色再自然不过，淡笑道：“小猫抓的。”

“你什么时候养猫了？”

“合作商养的。”

沉希用手支下巴：“那你那位女秘书不帮你擦擦吧。”

这话一落下，所有人都看向他俩。

宋亦洲转头看她，神色不变：“你觉得她需要负责这些？”

沉希咕哝：“她看着漂亮又能干，不一定呐～”

周遭突然涌进来一段安静。

宋亦洲垂下了眼，再看她时亦然是那副温和的样子。

他道：“别多想。”

.....

午饭过后，宋亦洲去楼上找宋老爷子，老人年过半百，喜欢和花草和树木做伴。

他进门的时候，宋老爷子正立于桌前，写毛笔字。

两人眼神对上一眼，宋亦洲慢慢走近，叫了声爷爷。

宋老爷子道：“最近工作上可遇到什么难事？”

“没有。”

宋亦洲坐在他对面，添了一道茶，“那些事都不足以扰您清净。”

宋老爷子放下毛笔，道：“可我听说沉丫头展会那晚，你进了酒店套房就一直没出来。”

话音一落，宋亦洲抬眸，老爷子正看着他，遍布皱纹的脸上却闪过一丝精明。

他神色收了半分，意味不明道：“方成告诉您的？”

“方成是你的人，他怎么敢？”

老爷子道，“但这事既然做了，便不可能没有痕迹。

有没有想过是谁要摆你一道。”

宋亦洲道：“当晚酒店人员接手太多。”

“扶你上去的那个女秘书——”

宋亦洲几乎是一锤定音：“不太可能。”

宋老爷子手负于背，过会又笑了，眼中有他看不懂的意味深长在。

“这事你们年轻人看得还是太浅，事情过后，谁受益，谁便有最大的嫌疑。”

他拿着毛笔，轻轻在研纸上落下几个大字。

“兵不厌诈。”

字迹苍遒有力。

宋亦洲看了两秒，他面上沉默了几秒，映进瞳孔里的光漆黑而犀利。

0048 第四十八章，威胁（1600 珠）

沉希端着盘水果缓缓上楼，宋家最有话语权的便是宋老爷子，她不介意在过门之前讨他欢心。

她路过走廊，看见书房微阖着门，只剩一条缝隙。

她正要推开门而入。

就听见宋老爷子道：“把你那位女秘书辞了。”

沉希心下大喜。

她通过门缝隙瞧进去，宋亦洲侧脸看不出太多表情。

“因为什么，您不是不明不白就定罪的人？”

“不是定罪。”

宋老爷子叹气道，“刚才在桌上沉丫头有意无意提到你那位女秘书，明显是心有芥蒂。

你两订婚是早晚的事，何不少点麻烦，以免节外生枝。”

他这话已经算是干预了，这么些年算是少有的几回。

宋亦洲面上无虞，轻推过去一杯茶。

爷孙对视之间，他眸色漆黑，且分毫不让：“爷爷，我自有分寸。”

他这意思就是拒绝了宋老爷子的提议。

沉希在门外咬紧嘴唇，脸色霎时难看。

她的旁敲侧击居然一点都不管用。

沉希和宋亦洲认识那么多年，自然能够轻轻松松听出他的化外弦音。

他不会辞掉连织。

没想到这么短的日子，他就对连织已经有维护之意。

沉希恨得咬牙切齿，她消无声息地下楼。

到了无人的偏楼，她将电话打给了江启明。

那头一接通，她就哽咽道：“江叔……”

*

周六连织时间自由，没有任何工作安排。

她抽空去了躺临南路——王世忠生前的住所。

哪怕王世忠是建国后第一批学以致用的高材生，家底并不丰厚，但作为人民大学资深的老教授，学校并不会亏待他。

她在临南路有一处别墅。

她绕进郁郁葱葱的梧桐里，老城区植被多，绿化也是一顶一地好。

连织仍记得当年多次因为设计和论题跑去王世忠家里找他，师母每次对她和善接待。那时的她朝气蓬勃，王世忠是她最敬重的教授。

连织走到一处别墅前，只见墙上褪色的匾额上写着“王宅”。

铁栅栏已经褪色，连织往里望了望，庭院杂草横生，像是多年未打理的样子。

有推婴儿车的阿姨路过，连织叫住了她，询问别墅主人的具体情况。

她表明自己是王教授的学生，多年后想要回来看望，却发现人去楼空了。

“小姑娘，王教授在两年前就去世了。”阿姨左看右看，低声道，“当时这闹得沸沸扬扬的，你不知道吗？”

“啊？”

连织面上大惊失色，“因为什么，他家人呢。”说着她泪就出来了，像是惋惜恩师离去的模样。

阿姨叹气说她那时刚来这做保姆，结果这事当时还惊动了警察，最后定案为花粉过敏。

“他的妻子和女儿自这件事过后就远去德国，再没出现过…”

后面的话连织渐渐心不在焉。

花粉过敏？

她可不记得王世忠有这种病症，临近毕业那几年王世忠上台颁发优秀毕业生，学生送的花还少吗？

他家人就被这么个理由含糊过去了？

阿姨聊完就匆匆离开，连织却并没有解惑之感，反而心里生出更多的谜团。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觉告诉连织这事和沉希脱不了干系，可这事过去几年，她没有根植在公安的关系。

想重新翻案谈何容易。

连织走过几条街，心情不算明朗。

突然，几声尖锐的喇叭音随之响起，连织侧头瞧去，一辆跑车直直地朝她撞来，发动机轰鸣。

她一惊，猛地往后退摔倒在地。

车子最后以不足一个拳头的距离擦她而过，撞在了树上。

“靠！你他妈会不会开车啊，雇你来何用！”跑车里的男人声音暴躁。

连织手掌都擦伤了。

她坐在地上仍然心有余悸，刚才若不是她那一躲，被撞的可就是她了。

这时，车门却开了。

一只纯黑色的皮鞋踩在地上。

“对不起啊小姐，您没受伤吧？”

连织猛地抬头，江启明正笑看着她，说着抱歉的话，顽劣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歉意。

—

我定时又定错了，幸好上来看了一圈。

本来这章是昨晚发的。晚上见。

宝子们，我哪一章的女配名字写错啦，估计是脑子发抽，我去改改。

下一次 2000 猪加更。

0049 第四十九章，试探她

如果说刚才连织还将这一切当成意外。

那么此刻看到这张脸，她几乎没有丝毫怀疑，江启明就是故意的。

她压制住骨子里的颤意，无视他要伸过来拉她的手，从地上撑了起来。

江启明依然是揣着兜，吊儿郎当的样子。

“手受伤了？没事吧？”

“当然有事！”

连织冷下脸，道：“这位先生你怎么开车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故意想要撞死我？刚才我要没躲是不是就一具尸体摆这。你和你司机不止眼瞎，怕是眼球都被挖了喂狗吧？”

这女人看着温温柔柔，没想到嘴巴倒是挺厉害。

江启明脸色阴了些，又笑道：“是我司机不长眼，要不要带你去个医院啊？或者补偿你些什么？”

连织讥笑一声，道：“现在赔偿都是用嘴的吗？有这磨叽的功夫早把医药钱给了吧？”

“有道理。”

江启明似有似无地点了下头，车门没关，他直接从里面拿出个袋子扔连织脚下，跟扔垃圾一样。

“五十万够不够，不够可以再加？”

连织眼皮一跳，面上仍平静地看着他。

江启明揣兜走近几步，俯身笑看她，眼底却是凉的。

“这钱也够你离开辰达了吧？”他慢慢道，“不然这马路虽然宽广，难保下次我的车不会撞上你，你知道那种感觉吧，砰————”

他意味深长道，“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就会变成血酱，那场面一定会很刺激。”

连织和他笑嘻嘻的脸对视着，道：“你在威胁我？”

“这怎么能算是威胁呢？”江启明道，“这明明是商量，先礼后兵懂不懂，毕竟想要一个孤女悄无声息地失踪可太容易了，查无此人那种？”

他缓缓勾唇，“或者你也可以告诉宋亦洲，你看看他能不能时时刻刻保你？”

他说的是真的。

上辈子她便这样凭空消失在了蓉城，诱拐失踪案，警方第一个放弃的便是无亲无故的人。

随便一抹，她连织便能在户籍上消失。

连织狠狠咬住下嘴唇，抑制住想要和他同归于尽的冲动。

“我考虑考虑。”她道。

“这才聊得愉快吧，钱不够再说。”江启明离开前冲他摆了摆手，还对她做了个 wink。

等车子的轰鸣声渐行渐远，再也看不到影子。

连织嵌进肉里的力道才渐渐松了，急遽的憎恨从脚底升起，又被她死死压抑了下去。

她蹲下身，将钱袋拎了起来。

这世道哪里都需要钱，她不会和这个东西过不去。

*

【江启明。

建钢重工集团董事长江鹿山的独子，其叔叔是藏南省副省长，七年连升两职。

据悉，江启明在全国开立的夜总会不少于五十家，其间政府多次有开张扫黄打黑行为，但他的场所无一都被避开。】

夜晚，连织坐在酒店，查看车子楚发来的调查信息。

这些都只是明面上的。

江启明这个人不仅仅是开夜总会， he 有自己成熟的卖淫贩毒线，和边境勾结，拐卖妇女，贩制毒品。

这些，都是连织上辈子亲眼所见。

这个人心思深沉，活脱脱的笑面虎。

被她迫害的女孩子不在少数。

只是让连织不解的是，他为什么愿意当沉希的那杆枪，她指哪他便打哪。

因为沉家根植于中央的背景家世？因为江启明的叔叔有求于沉家。

可干嘛放着沉家不管，要去讨好一个养女？

连织总觉得这里面还有她不清楚的关系，她让车子楚去重点调查江启明和沉希的渊源。

做完这一切，她将目光重新放在江启明这个人身上。

下午他的威胁仍历历在目，照这个男人的阴狠，不达目的，他便会想尽办法对付她。

她只能先下手为强！

车子楚将江启明最近的动态一起发了过来，大概是最近严查，他并没出京，逍遥自在的同时他游走于几个姑娘间，搞大了女孩的肚子又转手将人丢掉。

连织在几个女孩的照片里反复挑来挑去，最终挑了个家世最简单的。

...

周日上午，因为承办了今年的金融论坛，酒店大厅骤然变得热闹起来，专设的接待处和登记处人员不断，国内国外参会者都有。

今日方成负责场内，连织负责场外。

下午参加演讲和讨论会的主要是国内十几家投行和金融公司，演讲者大多是行业知名人士，金融专家等。

宋亦洲的演讲靠前，连织和工作人员核对完坐席和具体流程之后，去休息室找宋亦洲。

走廊或有人聊天，休息室的门半敞开，连织本以为其他老总在里面和宋亦洲聊聊。

她正要曲手敲门，没想到却意外地听到了宋亦洲低沉的声音。

“那晚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方成道：“星悦酒店那边说他们找到一段新录像，虽然由于隐私保护，大厅当晚关门了相应的摄像头，但门外有一处全景摄像头应该是拍下来了。”

连织心里猛然一跳，宋亦洲还在查那晚的事情？

透过半关的门，她看到宋亦洲背对着她坐在沙发上，他一身银灰色的西装，质地冷硬，阳光落在他肩头，反光间竟显得冰凉。

宋亦洲默了默，道，“除了录像，红酒来源有没有查到什么问题。”

“来源应该不会出差错。”方成站在他对面，道，“不过大堂经理说宴会当晚的酒杯属于特殊供应，并未来得及清理。

他们这段时间已经请了专人进行鉴别，确实在其中发现了类似于迷幻剂的成分，同时也在杯壁上提取到了几枚指纹。”

指纹？

连织猛地咬住嘴唇，心慌意乱间几乎尝到了鲜血的味道。

“具体的材料已经发到了宋总的公共邮箱里……”

方成话没说完，就抬头注意到了门外的连织，自然而然地一停顿。

宋亦洲亦回头，看见了她。

连织旁若无事地推开门，走到他面前。

她将一個文件夹递过去：“宋总，这是主办方在演讲中具体流程安排，还有演讲题目。”

他向来不挂心这些，内容早就信手拈来。

宋亦洲接过，翻开后扫了眼。

“研讨定在哪天？”

他抬眸看她，眼神明明寻常沉着。

但或许是因为刚才的事，连织几乎有些不敢对视。

还好脑子里对流程倒背如流，她道：“明天上午。”

宋亦洲道：“行，暂时先这样。”

连织也点头，向门外走去，背过身的那一刻她脸上的平静荡然无存，她心跳如鼓，嘴唇也无意识地打颤。

殊不知，身后有道目光一直盯着她。

直到她消失在走廊，宋亦洲都没收回视线，薄薄眼皮下，漆黑的眼瞳难掩犀利。

*

连织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的房间。

直到门重重阖上，她才如同回神一般，浑身脱力般靠在墙上。

居然有指纹？

连织有自信躲过监控的追踪，可指纹是她疏漏留下的，如果被宋亦洲查到酒杯上那枚指纹是她的怎么办。

连织眼前一黑，几乎不敢去设想后果。

一旦他查清缘由，她便再也不是受害人了。

得知真相，他会怎么对她？

这个男人以事业为先，心思深沉。他或许会欣赏努力上进有野心的女秘书，他也或许会一时沉溺欲望，但他绝不允许被别人摆一道还帮人数钱。

他会将她赶出辰达，抑或是在金融圈封杀她，或者在她的复试从中作梗？

无论哪一条，连织想都不敢想。

她如今没有站稳脚跟，如果在这时候要失去宋亦洲这颗参天大树。此后想获得半点资源，怕是难如登天。

她绝对不允许！

脚底一阵阵发寒，连织脑子一片混乱间，猛地想起了方成说的公共邮箱。

宋亦洲工作对外有五个公共邮箱，她立马去卧室翻出笔记本，从之前文件信息中全部里找了出来。

连织快速输入账号和密码，正要挨个登录上去查看。

却在手指轻触鼠标确认的前一瞬，她瞳孔猛地缩了缩。

不对！

宋亦洲在炸她！

—

晚安了宝子们。

日常求猪猪。

0050 第五十章、摆脱嫌疑

连织猛然察觉不对！

方成为什么会在那？

她记得峰会开始之前，方成应该在联络新民银行才对，宋亦洲近期因为涉及酒店投资，有业务扩张需要，需要和相应的银行进行备案审核。

这事是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拜她良好的记忆所赐，连织记得当时新民银行那边给出的会面时间正好是今天下午两点，为什么会临时改时间？

还有一件事情很离谱。

宋亦洲是个注重结果的人，方成极有能力，和宋亦洲共事那么久将他的秉性摸德一清二楚，往昔都直接给结论。

既然都找到指纹了，再结合监控和验证，今天他该向宋亦洲报告的是谁有嫌疑。

然后给出证据。

更可况宋亦洲就在眼前，他办事能力哪怕再差都应该递交纸质报告，让宋亦洲自己去邮箱里查看几枚未知指纹，这是想挨骂吗？

不对劲…

现在想想哪里都不对劲。

这番模棱两可的陈述更像是说给谁听，然后引蛇出洞。

连织盯着邮箱登录的页面，握着鼠标的手惊恐般收了回来。

她要真登进去，无论自己这边删得有多干净。

注册人那里都会留下数据登录痕迹。

她这行为可真就是不打自招了！

连织越想越后怕，她手都在发抖，浏览器一关，电脑直接关机。

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坐立难安。

宋亦洲是不是真的在怀疑她？

她哪里露出了马脚？明明这事已经过去了一阵子，宋亦洲为什么开始旧事重提？

种种猜测在连织脑子里越来越乱，她几乎都快在房间坐不住。

足足走来走去快半刻钟，连织才像是魂魄归位一般般，她收拾复习资料，往酒店的咖啡厅走去。

然后同时拿出手机，给霍尧发了个峰会结束的消息。

连织一到咖啡馆，就拿出资料开始埋头学习，明明心里紧张忐忑到无所适从，她仍然伪装得专心致志。

现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冷静，不要自漏马脚。

*

峰会结束快四点了，与会者一波一波往外走，交流此次演讲的心得。

几个老总和宋亦洲走后边，道：“宋总，你刚才谈及的华国古代金融当铺的演变可真是让我吃了一惊，你看没看到底下惊呆后掌声如雷。”

另一位胖胖的老总笑道：“都说国内金融这套都是从国外抄来的，这简直打了那些崇洋媚外的脸。”

宋亦洲淡淡一笑，道：“这些观点都不新奇，宋某也不过是沿袭前人罢了，反倒是孟总的 csmar 数据库走在我们前头。”

“唉，宋总谦虚了，待会我们有个局，宋总有时间吗？”

宋亦洲正要说什么。

他们走出会议室，宋亦洲见到门外的方成。

他让几位老总先行一步，然后步子慢了下来。

方成几步走到他面前。

“宋总，新民银行定的是周三下午四点进行资料审核和业务洽谈。”在峰会举办的这段时间，方成去了躺银行。

宋亦洲“嗯”了声，忽而问道：“她呢？”

“连织这段时间都在酒店的咖啡馆里学习。”

方成顿了下，道，“然后几个邮箱都没有登录痕迹。”

宋亦洲没说话了。

四点多的阳光透过酒店的落地玻璃窗照进来，落在他肩膀上却显得柔和。

他眉毛竟莫名舒展开了。

方成：“宋总，还要看着她吗？”

宋亦洲沉默了会，道：“先不用。”或许，这件事上她才是受害者。

方成犹豫道：“宋总，宋老爷子还交待——”

话没说话，宋亦洲忽而转头，眼瞳漆黑。

“方成，你是不是忘了现在在跟谁做事？”他道，“或者，你回去继续在老爷子身边？”

“方成不敢。”他这一回去，就是工作失误。

两人刚走过转角，宋亦洲就看到了张熟悉的面孔。

霍尧正半倚在墙上，笑着对他招了招手，漫不经心道：“宋总。”

宋亦洲看了他两秒，也含笑走近。

“怎么回京城了？”

“我可比你先回来一阵。”霍尧往他身后扫了几眼，道，“怎么没看见连织，她这段时间在这你挨批了没？”

宋亦洲站定后，意味不明看他：“我是专门给下属穿小鞋的人？”

正在这时，电梯门开了，连织从里面出来。

宋亦洲回头，便见她一身风衣裹着里面香槟色的裙子，风衣里面锁骨若隐若现。

她一头长卷发，化了很浓的妆，相比于平时的素面朝天加淡淡唇彩，她眼睛上涂着深棕色的眼影，睫毛像拍小刷子，眼线沿着眼尾往上翘，像只狡黠的小狐狸。

连织看到他后，立马道：“宋总。”

宋亦洲目光仍停留在她脸上，寻常道：“去哪？”

连织还没说话，霍尧便道：“贺家有个晚宴，我带连织一起去。你不？”

宋亦洲摇头。

这事宋家自有人负责。

霍尧又看了下连织，裙子是他昨天寄到酒店的。他慵懒的眸光将她上下一扫，赞赏道：“这裙子果然很适合你，走吧。”

连织走到他们跟前。

正在这时，有保洁阿姨推着清洁车路过，她往旁边侧了步，谁知道鞋跟太高，她无意一踉跄。

正在这时，旁边伸过来一只大手。

宋亦洲微用力，将她揽到了身边。

方成眼皮一跳，垂下了头。

同样看愣了的还有霍尧，他懒散靠在墙上的姿势无意识站直了，舌尖抵着嘴角，漆黑的眸子暗暗幽幽。

等她站稳后，宋亦洲才收回放在她腰间的手。

她亦往旁边挪了两步，耳根悄悄红了。

霍尧扫了眼连织的反应，意味深长道：“知道宋总对员工好，但护人这事是不是有点越俎代庖啊，毕竟我还在这。”

他上前揽过连织的肩膀，道：“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连织转头看着宋亦洲，道：“宋总，那我先离开了。”话刚说完，就被一阵力道握住，被迫往前走。

宋亦洲自他们身后看着，她的个子才到霍尧下巴，适度的身高差竟有种和谐的美感。

他不由得想到项宇轩前几天在他耳边吹的风——

霍尧这厮天天搞他那个俱乐部，闲时泡吧玩妹一个不少，怕是早将连织忘得干干净净了吧。

此刻，他冷眼看着他们渐行渐远这一幕，竟觉得有些碍眼。

0051 第五十一章，陆野身份

直到上车后，连织还在回忆刚才宋亦洲那无意一扶。

她仍然心有余悸，不知道他放下怀疑没有。

这次放下了，以后会不会又被什么蛛丝马迹勾起他的疑心？

夕阳斜照梧桐，树影划过挡风玻璃窗落下的斑驳的阴影，也若有若无倒映着连织的愣怔和心事重重。

前要报复沉希和江启明，身后还得应对宋亦洲的试探，她早晚得被折磨死不可。

不能再这么被动去防御了。

她眸子一抬，有些恍惚，她看着车窗上时暗时明的阴影，偶尔可见主驾上男人散漫深邃的双眼。他正专注地盯着前方，时而握着方向盘小转半圈。

她想着他对沉希的包容，哪怕知道她别有心机，甚至偷盗她人作品。

霍尧还是包庇她。

所以恋爱脑这种东西，不止女人有，男人更有。一旦动了感情，变回盲目影响判断。

像霍尧这种自我的人都能对沉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宋亦洲对一个女人上心了会是什么样？

包庇纵容，视而不见，甚至有没有可能对她予取予求？

连织平静的眸底泛着无人知晓的野心，正沸腾地燃烧着。如果之前她只想用身体去换取他的资源，哪怕现在，她必须要更多才行...

“连织…连织…”

霍尧连叫了她好几声，连织回过神来，道，“怎么了？”

霍尧看她一眼，调侃：“想什么呢？”

“没…就昨天没休息好。”

他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敲，看似无意道：“没想到宋亦洲对你还挺好，我本来还挺担心你在那受欺负。之前那个冰坨子哪会抚人这一套，几日不见倒是变温柔了。”

“也没有吧。”

她摸摸鼻子，道，“就是随手帮忙而已，宋总挺公私分明的。”

霍尧笑笑不说话了。

前方绿灯亮起，他缓踩油门，漆黑的眸底里却掠过一抹深意。

男女之间的暧昧有时候就像一根线，稍稍碰触就越界了。

宋亦洲这反应倒是霍尧从未想过的，不知道再朝夕相处半年会是什么样？

沉希那丫头知道怕是会被气死吧？

有意思…

连织又问：“今晚这场酒会的主办方是谁？”

霍尧道：“不是酒会，只是借着这个名头而已。”

连织不解。

霍尧眼尾扫了她了一下，懒懒道：“听说过贺仁来吗？”

贺仁来？

这名字怎么那么熟，连织思索两秒，猛然想起来。

“是那个几年前上过新闻的…”

霍尧扬眉，算是承认了。

连织却难掩震惊。

贺仁来——京市的公安厅长兼任副市长，正值 55 岁，前途无量的年纪。

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是前两年的扫黄行动，端了不知多少卖淫窝，同时身居高位的人一波波下马。当时连织正值大四，天天听寝室里讨论得沸沸扬扬。

而贺仁来也经此一战，官运亨通。

霍尧悠悠道：“他老爹生日，本不想操办，但闻着风声的人已经自动给他搭好了戏台子。不过这位厅长身份特殊，办个宴会都只能借其他人的身份和名义。”

这也正是霍尧让连织陪同的原因。

他老爹回不来，霍尧得亲自跑一趟。

带圈内的女孩纠葛不免太多，日后牵牵扯扯麻烦，圈外的呢又上不了台面。

连织算是不上不下。

高学历没背景，带得出去又没负担。

...

假借酒庄开办的宴会在郊外半山上，车辆出入都得验邀请卡，一一核实身份，安保很严。

十月底的天气，京都天气已经很冷了，厚重的雾凝于院前的停车坪。

这里是贵宾区，不同于主干道上两旁停满的车辆，这里空间充足，车与车之间有穿制服的人等候帮忙。

连织下车的时候，看到这些鲜见的车标志，暗暗吃了惊，她只认得一辆布加迪。

难怪华国有句古话。

权商互通，古人诚不欺也。

连织跟在霍尧身后，进大厅的时候淡淡的地中海风格铺面而来，房梁顶高挑而悬空，配色简约却不失奢华，水晶吊灯在大理石上折射出冷光。

长桌上酒水琳琅满目，三五宾客推杯换盏，端着酒盘的侍者在人群里来回游走。

霍尧道：“你在这等我一会，我去打个招呼就回来，饿了就吃点东西。”

“好。”

霍尧绕过人群，朝宴会中心的簇拥处走去，连织也跟着扫了几眼，人群里有位杵着拐杖，身穿中式寿服的白发老人。

旁边不少人在恭维他。

大概这位就是贺仁来的父亲。

不过这种场合，公安厅长是肯定不会来了，连织肚子饿了，端着餐盘去桌边夹了两块蛋糕。

这期间她和别人眼神无意碰撞，双方皆颌首一笑。

夹完蛋糕，她正要放下餐夹，耳边却传来低声。

“看到阳台上那男人没有…对，就是穿夹克大概一八几的那位，别人都说他是贺伟仁的侄子，我猜应该是私生子吧。”

“啊，不会吧？”

“怎么会，我们贺厅长的老婆就一个哥哥，生的还是女儿，这侄子是从哪认的？”

连织也跟着他们的八卦声瞧去，想看看这位投胎厉害的男人长什么样。

毕竟私生子也是骨肉，资源和金钱源源不断。

阳台光暗，连织只能看见男人的背影，肩膀修阔，身量颇长，像是一颗树。

他穿着一身黑夹克，身影几乎和黑暗融为一体，敞开的拉链扣时而被风吹打在大理石上。

男人衣袖微往上卷，露出一截肌手臂，他指间夹着根烟，猩红若隐若现燃烧着。

明明看不见正脸，连织却瞧出一丝性感来。

他手臂肌肉有若隐若现的筋络，线条流畅，肌理分明。

大概是个会拳脚功夫的男人。

也对，爸爸是厅长，儿子也会继承家业。

连织正要挪开目光。

突然，有人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转过头来。

连织顿时瞪大了眼。

陆野？

怎么会是他啊！！

—

连织，你后不后悔拉黑人家

0052 第五十二章/亲情牌

阳台宽阔，淡淡的光影覆盖在男人的面容之上，浓眉下一双漆黑的眼睛，轮廓分明的五官更是让他带着股英正和野性。

不是陆野又是谁呢？

旁边的男人正在和他搭话，他安静听着，眉眼浮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连织站在原地，脸上已经不止是震惊了。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想起刚才几位女士关于他身份的窃窃私语，像是巨石砸落平静湖泊，翻起的剧烈浪花让连织心头久久不平。

他不是个没爹的混混吗？

当年三中关于陆野的传言沸沸扬扬，父不详，患病的老妈将他费力养大却养成了个只知道打架的混混。

连织那时心比天高，还在偷偷笑话他前途渺茫，她以后住的大house说不定就是他搬砖搬出来的。

现在这个笑话，更像是可笑的巴掌狠狠煽她脸上。

连织除了不可置信外，也有些许五味陈杂，她恨不能将他那张脸看出个洞来。

大概是她的视线太过灼人。

男人眉头机敏地动了动，眸子一转，视线越过众人直接落到她这个方向。

连织呼吸一窒。

她立马转头，飞速躲在大理石柱旁，心跳扑通得快要跳出来。

陆野探寻的目光却一直没收回，他眉头微皱了皱。

“瞧谁呢？”旁边的冯宴道。

人潮来往的宴会厅，刚才那道打量仿佛不曾存在，陆野亦收回了视线。

“没什么，看错了。”

冯宴道：“这几年在蓉城如何？”

陆野食指掸了掸烟灰，淡淡道：“还行。”

“我看不行。”冯宴道，“陆野，你不会就打算一辈子窝那了吧，别说教官得气死，你爸会放任？”

当年冯宴在军队认识的陆野，他仗着家世好技术过硬在队伍里横着走，谁知道处处落后陆野这个刺头。

两人几顿较量之后后反倒关系越来越近，后来提干，再到转业。

都快认识个七八年了吧。

他丫的，陆野瞒得可真够紧的，冯宴一直不清楚他爸居然是贺仁来。

“你知道的，京都和蓉城对我没区别。”说完，陆野没有笑意地笑笑，“再说，他可做不了我的主。”

他话里虽然平淡。

但明显已经一锤定音，这事谁劝都没用 冯宴调侃道：“蓉城那旮旯真这么好？我记得你半年前可没这么坚定，不知道的还以为哪个女孩将你勾的不想走。”

陆野思绪莫名停了下。

但他面上还不显，侧眼看冯宴，眸底有些意味深长：“你这转到交通部了，变得还挺八卦呢？”

“我有？”冯宴突然想起一事，“你休假这几天正好不回去，帮我个忙呗。”

陆野：“嗯？”

冯宴话没说完，有侍者上前，低声在陆野耳边说贺老爷子叫他。

*

宴会上给贺老爷子祝寿的人一波接一波，明明是借着酒会的名义，可谁都知道不过是个幌子。

贺家拒绝收礼，上前打个招呼是必须的。霍尧到贺老爷子跟前，半句不提生日，一番说辞却将贺老爷子逗得哈哈大笑。

“混小子，你可比小时候滑头太多！”

霍尧漫不经心笑开：“这怎么就滑头，贺老爷子可冤枉我了，京城秋冬干冷，您什么时候来蓉城逛逛，让我等小辈也尽尽地主之谊。”

“一定一定。”贺老爷子道，“但是玩归玩，也该以家庭为重了，你那些桃色新闻我这老爷子千里之外都听到了，这像什么话。”

“什么时候也让我见见正正经经的姑娘？”

霍尧仍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他皱着眉头“啧”了声：“怎么就不正经了，哪个不长眼的传的？”

“会所里的姑娘也正经？”

“原来您说的是这个。”霍尧笑道，“想见个正经的还不容易，这不现成就有一位。”

他目光去寻连织，却发现宴会没她踪影。

正在这时候，陆野上前，将外套批在贺老爷子肩膀上。

贺老爷子回头看见是他，笑意更浓了。

“果然我老了，身子骨都不如以前硬朗。”

霍尧悠悠道：“老爷子您还说老呢，那我外公可以原地入土了。”

“臭小子！”

贺老爷子笑骂道，又给他和陆野做介绍。

两个男人目光一碰，皆是抿唇示意。

八十过头的人，站久了都会觉得累，贺老爷子和他告别后，由着陆野搀扶回休息室。

霍尧目光仍无声地打量着。

多年前就有传霍家有位私生子，这么多年却不曾见过。

看来，贺仁来如今是打算过明面了。

*

一进休息室，贺老爷子刚才那股倦怠劲明显没了，变得中气十足。

陆野也知道这老头搁这装呢，无声笑了下，没搭理他。

其他人都退出去休息室，他坐对面沙发上倒茶。

贺老爷子清咳了下：“下个月我让人把你调回京城。”

陆野道：“免谈。”

“臭小子，你这是在拿你的前途开玩笑。”他重重杵了下拐杖。

陆野眉头动都不动，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抬眸，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老爷子：“拿这些话来搪塞我，您老也不嫌噎得慌？我什么前途，之前打架斗殴跟吃饭似的，为吃顿饱饭做的那些没脸没皮的事，我也没少干。”

“现在这样，我觉得挺好。”

贺老爷子脸涨红，正要发作。陆野推过去一杯茶，淡笑道。

“年龄大了就少发火，容易伤身。”

贺老爷子看他半晌，叹气道：“你恨你爸？”

“不恨。”

陆野几乎是立即给出了答案，但语气淡然却没太多感情，“没那必要，但他仅凭给颗精子，将我丢在外面几十年，后来因为死了儿子无后送终，又想将我接回来。”

他喝了口茶，讽刺地笑了那么一下，“这笔账算得太精，我还真没那兴趣。”

贺老爷子脸色愈发难堪。

这都是贺仁来年轻的时候干的混账事，对陆野，他们到底是亏欠的。

贺老爷子正要说什么。

陆野将杯子一磕，直接断了他想打亲情牌的念头：“我有事先走了，下次别再装病让我来，挑个好点的理由成吗？也不怕折您老的寿。”

他说完便起身往门外走去。

—

加更 00: 30

0053 第五十三章、要我抱？（2000 猪）

陆野父亲居然是贺仁来？

连织跑出了宴会厅，沿着无人的后花园来回踱步，直冲天灵盖的震颤仍然停留在她脑海。

所以混混不是混混，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太子爷，那他之前搞得那么穷困潦倒做什么，傻子嘛…

不平之后，连织心头生出前所未有的嫉妒，沉希霍尧高高在上就算了，现在连陆野都家世了得。

所以这个世界上就她一个真孤儿，穷光蛋！就她努力一辈子，还是能被别人轻轻篡取成果。

连织越想越难受，可那股不甘和妒忌之后，她脚下猛然一停，一个突然其来的念头突然充斥着她的脑子。

她眼前骤然一亮。

不属于她的权势又怎样，用手段变成她的不就行了。

她查不了王世忠的死因，更撼动不了江启明，甚至面对他威胁，她都得唯唯诺诺，暗地报复。

但这些陆野可以，他父亲贺仁来可以。

江启明那些贩毒淫窝，正好成就他们这些政客的加官进爵之路。而她所有害怕被威胁被报复的恐惧，都可以找陆野这把强有力的挡箭牌。

连织越想越觉得可行，脑子里充斥着从未有过的兴奋，像是一道闪电劈开层层阴霾。

她立马拿出手机，将陆野的电话和微信通通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之前看这个男人哪哪都觉得晦气，现在连织觉得他比财神爷还可爱。

然后她给叶子楚发邮件，让她去查陆野在京市的行踪，照片和具体信息附过去后，那头却给她发了几条消息。

【在京市？你查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了，费用要另加哦。】

除了正事外，从来没有和她聊过其他，她不愿意过多暴露自己。

于是只发了个 OK。

做完这一切，她给霍尧发了个消息，表明自己身体不舒服，想提前下山。

她绝不能在这里碰上陆野。

且不提她现在还顶着霍尧女朋友的身份，就说如今这个特殊的环境，很难不让人怀疑，她是因为他的身份才重起的谄媚之心。

前者越过普通人的道德底线，后者，谁会喜欢拜金心机女啊。

两条陆野都能直接判她死刑。

霍尧不一会就来后院，问她哪不舒服。

“胃疼，我忘记带药了。”

她为逼真，甚至往脸上涂了两层粉，嘴唇也抹得毫无血色。

霍尧该办的事都已办完，早晚上山都无所谓。

他耸肩，漫不经心道：“那走呗。”

此时，大多数人都还在宴会厅，连织接过侍者保管的外套披在身上。

她们穿过后花园正要走近停车坪的时候，连织却无意瞧见对面荫道的陆野。

他正和他朋友下长阶梯，往正门主干道走。

她这一出去，铁定会碰见。

连织眼前一黑，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霍尧的步子略快，察觉到身后女人落单，他也没想停下来等她。

。

他磕了根烟，打火机在手里翻转，正要轻轻往上推。

突然，他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吃痛。

霍尧回头，就见女人摔在草坪上，刚才的精致悉数变成了狼狈，脸蛋皱成了一团，裙子也弄脏了。

“能耐啊，这个阶梯你也能摔？”

他看得好笑，几步上前，微弓下身子递给她一只手。

连织将手给他，正要借着力道站起来，然而脚刚刚使力，就痛苦得扭曲。

“痛…好痛！”这下她是再不敢发力了。

霍尧蹲下身去查看她的伤势，香槟色的裙摆撩起来，是她纤细的脚踝，绑带交缠在小腿上，竟显出别样的诱惑。

他轻轻捏她的脚踝，她立马“嘶”了声，声音也娇里娇气的。

霍尧收回手，忽略那细细滑滑的触感，道：“走不了了？”

她低低地“嗯”了声。

霍尧扬眉表示了然，懒懒道：“所以要我抱？”

她仰头看他，撞进他漆黑深邃的瞳孔里。

人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他抱了起来。

她望着他优越的下颌线，男人身上笼罩着淡淡的烟味，不难闻。她大概是脸红了一瞬，脸也顺势深深埋进他的胸膛。

温软的触感窜进胸膛，霍尧愣了一愣，连着脚下的步伐都停了片刻。

他低眸瞥她一眼，她整张脸蛋都埋进他怀里，只有耳朵粉粉的，透透的，诱人想去咬一口。

她重量很轻，可凹凸有致的身形紧贴着他，在来回颠簸中软软的胸脯撞上他胸膛。

霍尧眼眸渐深，发现她耳根又红了些。

本来只是个绅士之举，没动其他心思。

此刻，他喉咙里生出一股无法抑制的痒意，沸腾又灼热，他喉结往下滑了滑。

走到停车坪，人来人往。

冯宴正商量让陆野帮他执个勤，他突然用胳膊肘晃了晃陆野，示意他看那边：“看不出来，这霍二公子倒是个温柔的爱花人。”

陆野侧眸瞧去，灯光昏暗的停车坪，女人小小一团缩在霍尧怀里。

她脸深深埋进男人胸膛，风衣从头裹到脚，长发如瀑，只有一双纤细的脚踝裸露在外面，随着银色绑带熠熠生光。

陆野眼神漆黑，毫无波澜地扭头。

—

宝贝们，之后的章节，除开一些事业线，大概会慢慢收费

这篇文我会努力写完，连织如何毫无缝隙的同时游走在几个男人身边，掉马怎么应对，还有她如何报仇，都在后文。

2200 猪加更。

0054 第五十四章、一丝心动

翌日。

连织跟着宋亦洲去宋氏大厦，宋氏集团在国内的总部坐落在京都，街道宽广而安静，两旁的银杏已经变成了金黄色。这个片区是京市的 CBD，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宋氏集团旗下有个万森酒店，辰达资本最近参与入股，打算筹建新型度假酒店，消防和产权都已经外包给相应的公司。

就酒店建筑设计这一块聘用的专业人士，一直没法和万森那边达成统一的意见。

方成一边开车，道：“高总那边给出的意见，现实派建筑师卡伦·皮亚诺，大江健池都是不错的选择，两位老师时间合适，建筑也能最快动工！”

卡伦·皮亚诺？

连织悄悄竖起了耳朵，学设计的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位大师呢，世界著名的游轮酒店就是他设计的。

宋亦洲靠在后座上翻开厚厚一沓报告，关于两位建筑师的介绍资料很详尽，之前也都略有耳闻。

他翻过文件，一目十行。

在连织看来这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卡伦·皮亚诺在国际上所获的大众认可不高，但他的设计及有灵气，少量酒店类作品皆成为城市标志的所在。

但是似乎宋亦洲对他兴趣不大。

连织清咳了下，道：“宋总，新加坡八年前竣工的金沙酒店，就是出自卡伦·皮亚诺的设计，现今它仍然是一家外观兼舒适型最佳的酒店。”

宋亦洲转眸，淡淡看她。

“所以？”

连织：“……”

她不过是想偷偷为自己喜欢的大师投个票，没想到这男人懂装不懂。

“就是觉得他另辟蹊径，很有天分。”

“是吗？”宋亦洲阖上报告，宋

毫无含义地淡笑一下，“我倒觉得过于追求外观光怪陆离，博噱头又不现实。”

知音难寻，要是卡伦·皮亚诺听见怕是得学着梵高割耳朵吧。

她悄悄翻了个白眼，却被宋亦洲偏头瞧见了，他微眯了下眼，有些危险。

连织立马道：“宋总说的都对！”

下车时，方成问宋亦洲最终选择谁。

宋亦洲道：“卡伦·皮亚诺。”

连织：“…….”

*

宋氏大厦有宋亦洲专门的办公室，楼内景观，设计奇绝。

这几天宋亦洲来来回回的会议，已经远超过了投资的范围。

连织暗暗揣测，宋家是否有培养宋亦洲做接班人的打算。

她这几天也没闲着，将卡伦·皮亚诺的作品，连同他本人的性格做成了文件分析。

宋亦洲将卡伦·皮亚诺来国之后的接待任务交给方成，连织想主动去争取争取，建筑和设计不分家，跟着这位大师她肯定受益匪浅。

连织端着杯咖啡，趁着会议间隙敲开他办公室的门。

她进去的时候，宋亦洲正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他衬衫敞开了两粒扣，显得很随性，和平时一丝不苟是两个状态。这些天会议不断的，大概是真累了。

连织放低动静，轻踩地毯，这点声音男人就醒了，目光渐渐聚焦到她脸上。

“怎么？”

连织将咖啡放在茶几上，连同文件一起推了过去。

她轻声道：“宋总，我之前听过卡伦·皮亚诺的演讲，也对他很了解，所以做了一份关于他的详细报告。”

宋亦洲靠在沙发上，打量她几秒，她不自觉挺直了背脊，仿佛准备临危受命。

他眼里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又迅速消失。

“行，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就…这样？

她站原地不动，有些吞吞吐吐。

宋亦洲佯装不懂：“怎么，你还有事？”

她郑重道：“宋总，您能将卡伦·皮亚诺的接待交给我吗？我一定会认真负责。”

宋亦洲端过咖啡，曲手在杯壁上敲了敲。

“为什么要交给你，方成做事稳重，秘书接待工作做了快十多年，你呢？”

他喝了口咖啡，表情相当放松，大概是身后的阳光太暖，他眸底也荡漾着微光，比平时要温和不少。

连织也做足了准备，从容道：“但是我比方成更了解卡伦·皮亚诺，我大学将他所有出版的书都看完了，他所推崇的现代流派也是我最了解的，关于他报告分析我甚至能写出几页纸来。

作为接待人，我认为不仅需要经验，更多的是交流和想法相通….”

她甚至还准备了一大堆说辞，谁料宋亦洲悠悠道：“这接待人也不是那么好做的，比如—”

他眼皮一抬，漆黑的瞳仁里藏着一缕幽深和审视，“得随时待命，你之后再想出去约会就难了。”

连织一愣。

他说的约会，是前几天和霍尧去山庄参加酒会？

她立马挺直背脊，抢答道：“为了公司，我愿意牺牲个人时间。”

宋亦洲嘴角一抽，还挺冠冕堂皇。

他道：“这么说，让你当接待人似乎也有可取之处。”

“所以？”

她眼眸亮了亮，所有心思都写了进去。宋亦洲微微莞尔道：“那就试试。”

她笑意还未挂脸上，宋亦洲又道，“做不好顺便把辞职信一起交上来。”

她瘪了下嘴，像是闹小脾气，又情不自禁地笑开。

“谢谢宋总，我会好好努力的。”

大概是这谈判的场合更像聊天，宋亦洲心情也很放松。

他无意看她一眼，才发现她嘴唇涂了蜜桃色，红润得诱人想去嘬两口。

宋亦洲看似寻常道，道：“待会银行的人来了，是你去接待？”

连织点头。

宋亦洲道：“你过来。”

连织微愣，他目光落在她脸上，漆黑的瞳仁里仿佛倒映着一簇幽深火焰，有着别样的温度。她犹豫了下走近，刚到他面前。

人已经被他握着胳膊，倾身向他。

连织几乎要扑他身上，她堪堪才稳住自己，近距离的对视下，他眼瞳是琥珀色，灼热的呼吸喷在她鼻尖。

宋亦洲手指触摸上她唇瓣，微微粗粝的触感让她情不自禁脸烫。

他轻轻一抹，都像是起火一般，桃花瓣的颜色瞬间消失不见。

她仍微愣不解。

他已经松开了钳制的力道，说：“去忙吧。”

—

加更在 00:30

0055 第五十五章，故意接近（2200 猪）

...

连织出了办公室，什么害羞啊，赧然，连带着那丝脸红心跳都瞬间没了。

她脚步沉稳，眼里却散发着奇异的光芒，像是四处盲目碰撞的瞎子，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那条道。

原来，宋亦洲喜欢的是这种类型啊——

拼搏上进有野心，最好还带着点初出社会的天真，和未经打磨的稚气。

这种人，可太好装了。

连织下午接待银行的人，刚忙完，车子楚那边也同时发来了陆野的消息。

她点开一看，陆野这几天休假没回蓉城，在帮别人交通执勤，就在北四环。

车子楚找人观察了几天，连陆野的执勤表都摸明白了，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

她看着他的时间表若有所思，上次出师未捷，那么赤裸裸的引诱他都毫无所动。

这个男人大概不喜欢直来直往的那一套，就这么上去搭讪偶遇，只怕他理都不带理的。

连织突然有了个主意。

既然嫌弃她虚情假意，那她就给他演演什么叫情真意切。

*

下午快六点，昌平街和园北街交叉的十字路口，来往车辆依旧不少。红绿灯突发障碍，若不是有交警来回指挥，怕是出的交通事故不少。

陆野一身执勤服，落日的余晖覆盖在他古铜色的手臂，线条流畅，肌理分明。

等这条路上车辆稍烧疏通，陆野口哨一吹，指挥另一条路的车子向前。

遇上了车祸或者不听指挥的，他上前敲窗，几声低斥和询问。

来往车主看他戴着口罩，但鼻梁英挺，眼神犀利而明亮，一看就是个硬茬子。

也就不敢顶嘴硬闯。

快六点的时候红绿灯恢复正常，有人来接班了，拍拍他肩膀。

“麻烦你了陆野，快回吧。”老警察递给他一瓶水，笑道，“小冯可真不厚道，眼看着你放这几天假全给你霍霍光了。”

陆野接过，他取下口罩不在意笑笑。

“反正休假我也没事。”

交警这工作暴晒，他闷在口罩里面的鼻子已经出来汗。陆野拧开矿泉水瓶后，仰头往嘴里灌水，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着。

正在这时，只听到几声激烈碰撞，又出车祸了。

陆野转头一瞧，电动车和小轿车发生了磕碰，电动车不敌，连人带车摔路上。

他拧紧瓶盖，往十字路口走去。

拥堵路段最容易发生车祸的不是小轿车之间，反而的电动车和私家车。

京都提供扫码电动车，部分人上车后横冲直撞，在路边磕碰太常见了。

陆野还未走近就听到了争执声。

车主人下车怒吼道：“你怎么骑的车，这么远的距离也能撞上来，脑子是长到天上去了吗？”

女人背对着陆野，坐在地上。

“很抱歉，要不你走保险吧，到时候我赔钱。”

熟悉的声调窜进陆野耳朵里，他脚下倏地一停。

女人真是狼狈极了，从地上撑坐起来，手磕破了，牛仔裤也灰扑扑的。

“我赶时间，没那功夫给你走保险。”男人道，“我这车才买的，你给蹭个拉痕，一口价，一万！”

“一万！你确定，你这修理费顶多两三千。”

连织声音温和，眼神却扭曲得几乎要撕了他，没想到她故意碰瓷还反被讹上了。

她边和车主协商价格，边在留意身后动静，直到看到陆野来了才心头一喜。

他俩堵在这影响交通，后面的人都探头出来让她两去旁边解决。

连织正要將电动车推起来，然而重量太大，她一时之间有些进退不得。

正在这时，一只大手稳稳地抓住电动车扶手，沉重的力道从连织这边接了过去，车子已经被扶了起来。

连织转头瞧去，顿时面露惊喜。

“你！…你怎么会在这？”

陆野看她眼眸亮亮的，像是掉入陷阱的兔子突然抓住了根绳子。

而他就是那根绳子。

他转眸，看向轿车车主，沉声道：“先将车开到一边，别影响他人！”

男人轮廓硬朗，声音犀利又穿着交警服，一看就不是好惹的，车主只能照办。

然而在一旁和连织协商价格时却出了大分歧，车主咬死一万，分毫不少。

他嗓门大，一吼像要打人似的。她也没有刚才据理力争的硬气，只知道摇头不给，但是气场却输了。

陆野刚指挥完车辆回头，便见她灰扑扑的站那，被训得眼睛有些红。

他眼瞳暗了暗，上前将她拉倒一面，看着对面的车主：“我建议走保险，不然这事反而对你不利。”

车主一愣。

陆野用手指指坏掉的红绿灯，道：“今天路灯故障，你过来的时候还在黄灯区转换，现在是电动车的失误，但把监控掉出来证明你有提前行驶的行为，你反倒负主要责任。”

车主吓得一愣。

男人面孔沉稳，眼瞳深黑而锐利，站在那就仿佛极有话语权，让人信服。

他最终答应走了保险。

等人离开后。

连织感激地看着他，真诚道：“谢谢你啊陆野，如果不是你我今天可能会被讹上。”

她面上仍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侥幸，人也鲜见乖乖的。

陆野看了眼，没忍住道：“以后遇到这事就报警，没必要和人废话。”

她赶忙点头，又问。

“你怎么在京城啊？”

陆野道：“休假。”

他说完后也没有反问，将手套一摘，仿佛对她的行踪并不好奇，也并不想问。

连织真是日了狗。

她道：“你有时间吗？我待会请你吃个饭。”

陆野正要拒说什么，她又装模作样说，“对了，之前我微信被人盗号过一阵子，我重新找回后才发现好多人躺在黑名单里面，你也在。

吓得我赶忙拉回来了，你不会误会我了吧？”

她眼睛睁得大大，跟个狐狸似的，真诚又希冀地看着他，纯属睁眼说瞎话呢。

陆野舌尖在牙上抵了抵，意味不明地笑了那么一下。

他拒绝的话收了回来，想看这丫头又在打什么主意，道。

“行，我也正好饿了。”

—

怕明天没有时间加更，先把 2200 的猪加了。

下次 2400 猪，宝贝们加油 (ง •̀•́)ง

0056 第五十六章，苦肉计（3500 字）

晚饭在一家连锁川菜馆。

连织将菜单递给他，道：“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陆野看她眼神悄悄黏在菜单上，很明显有心仪的。他手指摁着菜谱，旋转一圈推回去。

“你点。”

她也当仁不让，连着点了几个凉拌皮蛋，酸汤鱼，双皮奶，红烧排骨。

嘴上问着陆野这个要吃吗，那个要吃吗？实际上勾菜的笔飞得老快。

当要勾水煮肉片的时候，陆野道：“这个很辣。”

“可我就想吃辣的，吃得额头冒汗才香。”

陆野看她嘴上咕哝着，还特意在旁边标注了个特辣。

他不由得想起高中她饭盒里有颗辣椒，都得挑出来扔了。陆野打球无意路过，听她和朋友说：“吃辣椒会长痘的，为了皮肤一直白白净净，我愿意永远戒掉这些东西。”

她现在脸蛋依然白净，但生活习惯却变了。

连织点完菜，将菜单推过去问他还有没有想要的，陆野扫了眼，她点了起码五六个菜。

他们吃不完，他有心想要划掉两个，但看她垂涎欲滴，估计哪个都是她的心头好。

于是作罢。

厨师做菜的功夫，连织，问：“你怎么会想去做警察啊？”

陆野道：“军队转业过去的？”

“所以你之前是军人。”

“嗯。”

陆野眼神沉静，回答也极为简单。

他时而看她一眼，更多的时候却在注视窗外，扭头时脖颈连着筋络，线条流畅。

连织竟看出几分性感来，似乎为达目的睡到他也不亏。

她有心想要多问几句让他透透家底，但想到这个男人的机警和敏锐，只得作罢。

连织喝了口茶，道：“我之前就觉得你为人正直，又见义勇为，给人的安全感很重。一看就是做警察的料。”

话没说话，陆野转眸看她，漆黑的眼里有一丝意味深长。

“你真这么想？”

“当然！”连织睁大了眼，继续胡说八道，“那个时候同学被外校的校霸讹钱，也是你去替人要回来。你人真的蛮好的。”

陆野看了她一会，他笑了笑，懒得去戳穿她。

连织从他那笑里看出八分不信，但戏还得演。

服务员陆续上菜后，她夹了个皮蛋放嘴里，问：“你和那个陈二胖还有联系吗？…就是高中老在你旁边的那个男生。”

陆野这种男人也许不讨连织喜欢，但他高中便有一大批朋友，他沉稳气场足，为人大气不计较，别人踌躇不前的事，到他那总是利落解决，一来二去很多人叫他哥。

陆野道：“偶尔联系，他开了家网吧和超市。”

“超市？”连织忍俊不禁，“像他那样喜欢吃零食的，该不会进来的货全被他自己偷吃了吧？”

陆野想着那场景，也跟着弯了下唇。

餐厅微黄的灯光覆盖在男人眉眼之前，冷淡倒是减了不少。

她吃着吃着突然传出一声剧烈的咳嗽，脸都呛红了。陆野微皱眉头，给她倒了杯凉水。

连织还要再夹辣的，男人沉声制止道：“别吃了。”

“我想吃嘛。”她嘴唇也辣得红红的，眼泪都出来了，“之前为了脸蛋身材各种抑制自己，我都忘了好多年没吃过辣的和甜的。”

陆野看她这样，让服务员端来一杯凉水。

水煮肉片洗了再给她吃。

陆野道：“你呢，毕业后直接进的设计公司？”他记得她高中的时候就喜欢看室内设计的书。

她鲜见沉默了，头也埋得低低的。

正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这不是连织嘛？京城可真是小啊，吃个饭都能碰到。”

两人抬头。

两个妆容精致的女人停在他们桌前，短头发那位道：“你干出了那种丑事，还干在这个城市待啊，要我早躲在犄角旮旯不敢出来了。”

“对啊，我表妹后来也考去了人本，听说那些教授都拿你当反面例子，教育学生千万不要急功近利，落下个抄袭这辈子都难翻身了。”

连织嘴唇霎时煞白，她冷冷道：“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

“该离开的是你吧，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那些low逼行为我们整个班都抬不起头，你——”

话没说完，连织站起来，捞起一杯水泼她脸上。

短发女人被浇懵了，顿时怒火冲上心头：“你敢泼我！”

她拿起包正要狠狠砸连织脸上，速度太快，连织躲闪不及，然而包还未砸下，她就被一阵力道扯过去。

陆野挡在了她前面。

他手迅速钳制住对方手腕，不过稍稍用力，对方便吃痛松手。

他眼神微冷，道：“这包今天要砸她身上，你这行为就是故意伤害。”

男人面上没动火，但眸光黑漆漆的，犀利而沉。

两个女人觉得他不好惹，讪讪离开了。

陆野回头看她，她怔怔站在原地，刚才那丝装模作样的讨好和雀跃全没了，脸色苍白，泪水在眼眶里晃晃荡荡。

察觉到他在打量她，她立马抹掉泪。

“抱歉，我先走了，你自己吃吧。”

她飞速离开餐桌，去前台结账，然而店员告知点菜时钱就付了

。

连织微愣，大步跑了出去。

才走出一小段，要撞上摩托车的时候，就被陆野扯了回来。

他沉下脸色，斥道：“乱跑什么，连车也不看。”

“不用你管！”她眼泪糊了满脸，手也拼命挣脱。

然而出师不利，刚跑几步就踉跄着摔在地上，狼狈极了。手心都快疼死了，她压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陆野愣了半秒，立马蹲下身去查看。

她膝盖已经磕出了几条血丝，小姑娘嘴唇直颤，眼泪掉个没完

。

陆野眉头一皱，实在没话说她：“这么大的人，怎么还这么冒失？”

“不要你管！你走啊！”

她哭得更凶了，完全把他当成发泄对象冲他发火。

陆野看她半晌，反倒笑了，道：“连织，咱讲点理行吗？是我惹你的？”

“不讲！就不讲！你走吧！”

头顶那道目光打量她好久，直到脚步声渐行渐远，连织以为他真走了。

片刻过后，男人又蹲在了她旁边，连织还不及反应，她已经被勾着咯吱窝提起。

她腿上有伤，陆野将她打横抱起，放在了公共座椅上。

除了腿弯和咯吱窝，其他地方他一缕尽量避免碰到。

她有些气急败坏的同时，也看他顿下身来，打开了旁边的药盒。

“干嘛？”她鼻子还带着哭音。

“擦药。”

他两字概括目的，将她的裤脚往上卷了几折。

陆野用棉签沾过酒精后轻轻抹过血痕，她“嘶”了声，他动作立马变轻。

刚才的事，他半字不问，仿佛不曾听见也毫不好奇。

她坐他蹲的姿势，额前的黑发挡住了男人都没有，他鼻梁英挺，薄唇紧抿。

连织隐约看着看到他衬衫领口里的胸肌，线条流畅，肌理分明。

还是她受不了这种沉默，低声道：“我没抄袭。”

陆野抬眸看她，眼神沉静。

“你不信是不是，但我真的没抄。”她眼泪又出来了，道，“我是被冤枉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信我。”

你刚才问我毕业是不是就出来做设计，其实没有！我因为这件事已经几年不碰了，但我真的没抄。”

沉默，不代表不信。

陆野只是想起了那个骄傲的小姑娘，她作为高考百日宣讲发言人，在台上聊起她要报考的专业，眼里耀眼的光芒，和铿锵有力的声音。

他从不会怀疑这个。

陆野：“嗯，知道了。”

或许是他声音陡然柔和了好多，她像是被安抚，眼泪吧嗒吧嗒地掉。

一颗颗砸落在她手背上，时而溅起几滴水花飞到陆野脸上。

明明温度已经散去，可陆野却感觉那丝温度烫到他了，他心头的烦躁越来越多。

“别哭了，知道你没抄。”

他从没哄过女孩子，只知道陈述事实。

男人声里无意识带着一丝轻哄，膝盖的伤处理好了就帮她清理掌心。

连织哭得更凶了，摇头：“不是…我没有因为这个哭，我就是觉得很抱歉，对不起啊陆野。”

陆野手上动作一顿，抬眸看她。

“我当年不该那么对你的，我太自我自私了，只知道考虑自己。我不该把你对我的那些好当成理所当然，甚至反倒去伤害你。”

她眼睛红红的，盈着光芒，巴掌大的小脸好像一捏就是，给人真诚又真心的模样。

陆野瞳孔微微一缩，他抿紧了唇，低眸继续替她擦伤口。

连织继续道：“经历过这几年的落魄和潦倒，我才知道别人能给与的善意少之又少，我当年不该泼水羞辱你，更不该撕掉你的情书，你能原谅我吗？”

她声音夹着丝哭音，说完试探着轻轻将手放在他的手背上。

颜色差相较下，她手又小又白，软得仿佛没有骨头。

连织盈满泪水的眼里伤心不再，逐渐变得洋洋得意。

他不信，她这么一番自白下，陆野毫不动容。这男人说不定已经开始心疼她了吧。

然而让她失望了，陆野处理完伤口，将她的手拿下去。

他站起身来，声音一如既往沉着。

“知道了，走吧。”

啥？

啥啥啥？？？

就这么几个字？

预料好的旧情复燃和情难自禁呢，照这速度他们下一步应该是酒店。

他这反应完全出乎连织意料，她瞪大眼睛，不知所措。

陆野回头，她便立马收起表情。

只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懵逼和不爽，藏都藏不住，他眼底终于浮现出了一丝笑意，玩味道：“不走吗？”

有一瞬间，陆野是真要信。

但这姑娘的性格他太清楚不过，比了解自己还多。

她骄傲还嘴硬，算计的心思贼多。真要觉得自己错了，该耍赖皮糊弄过去，半句不回承认。别人怪他她反而理直气壮才对。

怎么可能在那自列罪行。

虽然不知道她打的什么心思，戏弄或者玩他？但陆野都不会被她牵着鼻子走。

她依然坐在凳子上，不爽瞪着他。

陆野道：“那我自己走了！”说完揣兜真要走。

话音刚落，她声里夹着一丝气愤。

“走！”

...

连织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陆野将她送到酒店门外，半秒没耽搁就离开了。

背影果决，哪有半丝动容。

她恨得跺脚，怀疑她是否看穿了这一切，都是她的苦肉计，可转念一想不可能。

不然他绝不会帮她擦伤口。

那到底是哪出了问题，这男人长了双狼眼睛吧。

她正暗暗不爽，手机忽然震动两声。

连织拿起一看。

【姐妹，戏演得怎么样，那几个台词的爆发力我我觉得恰到好处，记得结尾款哦，下次有需要请继续找我。】

同学之间哪有那么容易偶遇，更何况是偌大京城。

连织将剩下的 2000 块转了过去。

她想，也不算白忙活。

至少陆野真的动了恻隐之心。

—

准备开始炖肉了。

这章字数 3500，加上昨天的两章，2200 的猪猪加了哈宝贝们。

谢谢你们投喂猪猪。

0057 第五十七章，交换女友

接下来几天，连织并未再去偶遇陆野。

天天路边撞车，这心思昭然若揭不说，不过是让这个软硬不吃的男人，更加无视她罢了。

银行的事情告一段，股东会议也随之结束，宋亦洲下周准备回蓉城。

周五的时候霍尧打来电话，叫他去郊外的酒庄放松放松，霍尧说游瑞听他回京了，特地将上一年封存的红酒提前启开。

家里开酒庄这事，在连织的认知里是只存在于电视剧的画面，可眼前天低云阔，绿茵往里，城堡建筑类的酒店陈列在眼前。

几个穿着不俗，风流倜傥的男人正在草坪上打短程高尔夫。

旁边美女作陪，随着球一杆进洞，女孩子们连连鼓掌，眼露崇拜。

除了少数的生面孔，其余连织在之前的聚会中都见过。

穿着身毛衣的男人叫游瑞，他将球杆递给旁边的女伴，笑道：“宋总，好久不见啊，你这一去蓉城就不打算回来了？”

“怎会？”

宋亦洲今天一生长风衣，退却工作的严谨，显得随性。他眼里浮现一丝淡淡的笑，道，“我再舍得这里，也舍不得你家的酒。”

“别！希妹在这里，再厉害的葡萄酒也得区居第二。”

沉希痒怒道：“好啊，你拿我和酒比。”

“不敢不敢！”游瑞调侃道，“你两的好日子是不是快了？”

这事在京圈里真不算秘密。

沉希虽是养女，但沉家待她一点不薄，几乎捧成掌上明珠，八岁便和宋家定了亲。

只是那时定的是宋家大儿子，既定的接班人。

谁曾想这位千金小姐却对宋家老三宋亦洲有了心思，这么多年穷追不舍，且非君不嫁，最近才美梦成真。

被问及婚事，宋亦洲嘴角依然牵着一丝弧度，并未有太多的起伏。

他没搭话。

霍尧扫了眼沉希，她幸福快挂脸上了，他眼里有些凉。

正在这时，他手指轻轻被拉了拉，极为柔软的力道。

霍尧低眸，连织戳戳旁边草原上的马，眼里含着丝希冀。

“你会吗？”

他扭头看去，原来是几个女孩子在学骑马，听那张牙舞爪的叫声还以为是要来受刑的。

霍尧慵懒审视的目光落在她脸上。

“想学？”

她重重地点了下头。

霍尧微挑下巴：“走呗，我教你。”

教人不过是因为无聊，毕竟旁边有个吴侬软语的女孩子，谁不会起逗弄的心思。

只是霍尧没想到这人看着聪明，四肢却够笨的。

她估计气势弱，马可劲欺负她，一上去那马就歪头一甩，她几乎就要摔下来狗吃屎。

来回几次之后，看她明显压不住，霍尧只得上马坐在她身后。

“这马儿啊，就喜欢逗弄看起来很害怕的人，要让他听话，就得用气场震住它。”

他漫不经心的声音轻拂在她耳后，像是羽毛撩过。

霍尧轻轻一甩缰绳，马儿便快步走了起来，他嗤笑了声。

“像你那种拉扯就跟挠痒似的，它会听才怪。”

她觉得十分有趣，道：“那怎么让它停下来呢？”

“这也简单。”霍尧道，“你夹它腿肚试试。”

她听话收紧双腿，然而毫无作用。

霍尧皱眉“啧”了声，她还不及反应，他双腿便往前夹住了她的腿，骤然施加的力道让他大腿绷紧，也轻而易举感受到了她的温度。

马儿骤然放慢，一颠一颠中她整个身体完全被拢在他怀里。

她专注拉缰绳控制着速度，笑容飞到脸上没有发现。

霍尧却清楚地感知到这姿势有多暧昧。

她臀部来回颠动间就撞在他小腹上，哪怕她穿着牛仔裤他都能清晰感知到有多绵软，一股阴火涌向他的下腹。

男人眼神蓦地幽暗下去，不怪他齷齪，这姿势危险又容易让人想歪。

然而他怀里的姑娘一无所知，仰头兴奋看他。

“霍尧，我知道怎么控制速度了！”

霍尧：“……”他懒懒地“嗯”了声，很明显心浮气躁有些不想搭理。

说实话，连织这妞漂亮虽漂亮，却不是霍尧喜欢的类型。

但这姑娘撩人于无形，偏偏自己还不自知。

他浮躁到心不在焉，其他人也是。

宋亦洲坐在椅子上，他端着杯咖啡在喝，目光却无声往旁边挑。

视野尽头，他们同乘一匹马，笑容不知怎么有些碍眼。

阳光跃入他眸底，显得漆黑而凉。

“亦洲..亦洲...”沉希连叫了他好几声，宋亦洲转过头来，表情再正常不过。

“怎么？”

“听说酒店外观设计你们邀请了卡伦.皮亚诺参与，他一直挺有名的。”沉希撑着下巴道，“不然，将内部设计交给我怎么样？”

她一直对自己的设计挺自信，国内应该没人比她更在行。

宋亦洲表情温和，却没给她个准信：“内部设计还没定，你把设计初稿先交上来看看。”

“啊？”沉希瘪嘴道，“我们的关系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宋亦洲淡笑道：“在我这里可没有后门一说。”

“那行吧...”

...

旁边，挑染了几根绿毛的男人叫张易，他从连织进门便一直盯着她瞧。

现在她在马背上，他便直勾勾地盯着，眼里满是兴味。

他问游瑞：“那就是霍尧新交的女朋友？”

游瑞瞧了眼，道：“好像是。”

马上的女人皮肤白得反光，狐狸眼像能勾人似的，见多了庸脂俗粉和人工堆砌起来的美。

这女孩子的纯和欲展现得淋漓尽致，张易多看了几眼，道：“不错啊…”

**

下午自由活动，几个男人在户外打球，还有的直接在这附庸风雅的地方玩起了砌长城。

连织中途去了躺卫生间，出来的时候路过走廊，正好瞧见霍尧和他朋友靠在阳台聊天。

她懒得偷听，正要错步离开。

却听见那男人说：“你这新交的女朋友不错啊，脸蛋和身材都够正点。”

连织脚下一停。

霍尧起先没搭理，他捏着个金属质地的打火机在手中把玩，指腹推开严丝合缝的上盖，一声柔和的钢响轻轻绽开。

他懒懒扫了对方一眼，静待后文。

张易舔了下唇，道：“知道霍公子不喜欢这款，咱玩玩当年的游戏呗？”

当年的游戏，指的是交换女友，那些年玩得花时他们没少干。

霍扭头看他，眼神意味不明。

“这游戏不无聊？”

“有美人作陪，怎么会无聊？”张易笑道：“霍公子不是说女人如衣服？怎么，舍不得啊？”

薄薄的阳光覆盖在霍尧的脸上，他夹着烟的手有片刻停顿。

不知为何，那双眼睛突然跃入他脑海，柔软干净，像青瓷碗中倒映着的月牙。

她那晚哭得歇斯底里。被沉希连累成这样，还一直挺努力的。

张易道：“我靠，你来真的！”

他那眼神太过惊讶，霍尧无端起了丝烦躁，他含糊笑了，吊儿郎当道。

“来真的什么？”他道，“喜欢你就上呗，我没意见。”

一墙之隔，连织眸子骤然冷了下去，她无意识地将指甲抠进肉里。

把女孩子当成货物一样送来送去，只有这个二世祖才想得出来。

这些日子她忙着找对付江启明的办法，倒把霍尧这个渣渣给忘了。

这种男人就该挨社会的毒打。

—

这章有点卡文，所以先不锁了，等确定没有修改再锁。宝贝们
晚安。

猪猪快到了，我找时间加更。

0058 第五十八，教训张易

夜幕降临，灯光四起。

庄园仿佛困在森林里的珠宝盒子，京都郊外，秋季的星空相当
美丽，月色黯淡，繁星满天。

游瑞是有些小资情调在的，他在阳台二楼摆放了专业望远镜，
纯观赏。

此刻，他正在调望远镜参数，木星在视野里面渐渐清晰。

女伴“哇哦”一声，又期许地看着他。

“能看大熊星座的主星吗？听说超级漂亮。”

这事游瑞也会，只是在实操的时候出了问题，他调试了半天连
基本位置都没找好，只得求助场外的宋亦洲。

“宋总，帮帮忙。”

宋亦洲上前，听明白他的需求后。他打开赤经和赤纬扳手，然后轻轻调整了下寻星镜上的水平旋钮。

画面逐渐变得清晰。

女伴惊喜道：“看见了，我看见了！”

“我看看！”

沉希也凑上去瞧，果不然透过目镜，一颗冰冷的蓝星立于夜空之上。

游瑞纳闷：“我刚才是哪出了问题，调试了半天都看不到。”

宋亦洲斜看他一眼，简直不太想搭理。

“赤经环上的刻度你转的多少？”

游瑞骤然醒悟。

宋亦洲淡淡道：“这玩意放你这白瞎，当柴烧了吧。”

旁边的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游瑞耸肩，笑道：“我只是个外行吗？谁像你啊，天文系的大才子。”

大概谁也不会想到，叱咤在商界的宋亦洲最初是个天文爱好者。他是宋家三儿子，接班人既然定了宋家长子，没人会强逼着他经商。

宋亦洲跟着导师在野外的那段日子仍历历在目，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爱天文。

结果两年后宋亦洲大哥突然暴毙，他被迫接手宋氏，于是突转专业。

这厮也是牛逼，三年数学金融没碰，硬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成功转系。

后来再到斯坦福留学，这些游瑞都亲眼见证过来的。

沉希突然抬头，笑道：“对了亦洲，你当时为什么不继续进修天文呢？有个天文学家做男朋友也不错哦。”

宋亦洲站在阴暗处，沉希一半的注意力都在目镜上，也未曾观察到她男人眸底一闪而过的凉意。

他侧眸看她，她笑意纯粹，是对自己做过的事真毫不知情。

宋亦洲垂下眼，薄唇溢出几丝笑：“我大哥一走，总得有人来接手宋氏。”

“也是…”

正在这时，有人说楼下在台球对弈，有没有下去瞅瞅。

游瑞笑了：“打台球有什么好看的，多半是张易和霍尧在那耍帅。”

“这你倒猜错了。”有人道，“还记得霍尧带来的那个女伴吗？张易和她对垒。”

其他人愣住了，都有些吃惊。

宋亦洲也侧头看来，只是面上还不显。

“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

台球是张易的强项，起初他和霍尧玩了几局之后，输赢参半。

旁边几个女伴在那鼓掌惊呼，送来几个香吻。

张易却觉得兴致缺缺，他又一杆戳进洞里后，眸子一抬，看到了坐在边上的连织。

她正拿着手机，在看视频。

灯光覆盖在她脸上，脸蛋白嫩，唇如点蜜，连着那细细的绒毛都若隐若现。

于是那股心痒难耐又上来了。

张易吹了声口哨：“喂，美女——”

他声音太大，整个台球馆都能听见，连织循声抬头，脑子空空，还在默背刚才的英语作文。

就见张易用台球杆指着她。

“过来一下。”

连织想看他搞什么鬼，于是起身朝他们走去。

张易道：“你觉得下一局我和霍尧谁会赢？”

霍尧懒靠在台球桌，眼皮都没抬一下，对他这画不感兴趣。

连织指了下霍尧，道：“他！”

张易笑了：“这么自信？”

果不其然，霍尧赢了。

来来回回几次都如此。

张易脸上有些无奈，道：“霍公子，你这女朋友还挺旺你的。

”

霍尧懒懒道：“是你技术差。”

“靠！我技术哪差！”

霍尧哼笑了声。

张易又道：“咱们玩个有意思的如何？光打球没赌注也太没意思了。”

他这话明显在打什么坏主意，果不其然霍尧听见他说，“这局赢了的话让你女伴赠我一个香吻，送我点运气啥的如何。”

说完他冲霍尧使了个眼神，让他放水的意思明显。

霍尧微眯了下眼，表情不大爽快。

他没想到这厮这么心急。

“怎么，不愿意？”张易笑道。

霍尧还未搭话，旁边一道轻软明净的声音传来。

“我不愿意。”

两人回头，连织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他，道：“张先生，你这赌约里面涉及到我，都不问过我本人的意愿吗？还是女孩子只是你们口中交换的货物？”

这女人嘴还挺能说。

“问你？”张易笑了，“你会吗？”

“正好会一点。”她道，“要不我和你赌一局？”

这个男人自大狂狷，不杀杀他的锐气，狂得跟个傻逼一样。

张易来了兴趣的样子：“你真会，先说好愿赌服输，到时候可别哭着鼻子不愿意亲。”

他道，“当然，输了我随你。”

这句话不过就随口说说，张易就不可能输。

“行。”

连织也从容地去旁边拿杆，走到台球桌前的时候被霍尧一把拉住。

他微眯眼打量她：“你真会？”

张易这厮可是从小在台桌上长大的。

“不然呢？”连织轻轻从他手腕中挣扎出来，仰头看着他，“我要说不会，你刚才难道不开这场赌局吗？”

她的眼神明亮澄澈，上午的雀跃和温柔不再，像是湖泊一样冰凉。

明显对他们刚才的游戏很不喜欢。

霍尧对视不敌，他挪开眼，心里莫名有些烦躁。

0059 第五十九章，撩拨（2400 猪）

连织已经站在了桌前，一局定输赢。

随着张易一杆将 9 号球打进洞里，大号球归他所有。张易故意放了把水，第一球没进。

“妹妹，我让你一球如何？”他笑道。

连织没搭理他。

她微弓下身子，眼神专注，轻轻松松将自己的 3 号球击进了洞里。

两个男人都愣了下。

尤其是霍尧。

她动作娴熟，且毫不犹豫，很明显摸过几年了。

那丝在他面前的伏低做小和柔软不在，变得沉默且坚毅，他看着她如油画般精致勾勒的侧脸。

霍尧眼里掠过一丝深意，像是不认识这个女人一样。

张易也不再吊儿郎当，认真打球。

两人对弈的功夫，宋亦洲他们也从楼上下来，游瑞笑道：“新鲜啊张易，你真跟人姑娘打起来了，记得对人温和点啊。”

“好说。”

张易虽在笑，但眼神却冷了。

这女的明显握杆好多年，他连谦让的机会都没有。

她一头马尾发扫在球桌上，宋亦洲往楼下走的功夫，看她已经连进了几个。

宋亦洲倒是毫不意外，似乎她这个样子在他意料之中。

还剩下四球，这个时候，正好可以一决胜负。

宋亦洲看她微躬身子，在找角度。这球位置犀利，她要击不进去，就等于把机会让给了张易。

宋亦洲站在桌前旁边当看客，手指却无意识轻点了下桌角几厘米的地方。

其他人都没看见，但连织却瞧得一清二楚。她疑惑抬眸，两人目光在半空中有短暂碰撞。

他眼神漆黑，极有贯穿力。

她便不疑有他，杆用力击球，只听得清脆一声，接连几下撞击后，两颗球都进洞。

“操！”旁边响起气急败坏的声音。

她站起身来，笑容顿时绽开：“我赢了！”

“所以呢？”张易被下了面子，却不以为然道，“你想赌什么？钱，还是其他，或者也让哥哥亲你一下。”

他暧昧地笑出声，完全不知道自己开这个玩笑让连织有多恶心。

空气中有种剑拔弩张的氛围。

连织站在他对面。灯光投到她精致的脸上，她眼睛像是盛着一碗水，却触手生凉。

“既然你输了，学几声狗叫应该不过分吧？”

众人一愣。

“你他妈有病吧！”张易顿时脸色大变。

“不愿意吗？”连织笑了笑，道，“觉得狗叫侮辱了你张大少爷的名声，传出去灭了你的威风。不会吧不会吧，就叫几声而已，你都玩不起啊！”

她那语气让张易脸色更不好，他嘴唇动了动，怎么都叫不出来。

他拳头紧握着，像是要揍她的样子。

“呃——这事啊。咱要不。”游瑞出来打圆场，宋亦洲一个眼神制止了他。

他就站在连织身后，静静地看着她的背影。

也并未想阻止她要说的。

沉希冷眼旁观：“连织，你也太较真了吧！”

话没说完，连织转头看着她，道，“要不你亲张易一下，这赌注就这么算了。”

“你说什么？”沉希骤然拉下了脸。

连织歪头看着她：“所以啊，慷他人之慨可以，连累自己都不行。”

沉希咬紧了嘴唇。

她抓着宋亦洲的胳膊，想让他帮自己说说话。

可宋亦洲明显没注意她，他在看连织怎么化解这一切。

连织回头看张易，缓和气氛笑了笑：“学狗叫我跟你说着玩的。没让你真这么干，你应该不会当真吧。”

张易一愣。

她又说：“不过你刚才和霍尧用我打赌，连问都不问我一声，你该不会以为让自己屈尊降贵女人亲是恩赐吧，其实她们只会觉得恶心。”

这几句话也像是一耳光打在霍尧身上。

他看着她平静漂亮的脸，她并未表露太多情绪，只清楚表达观点。

但眼神却明亮灼人，比身后的阳光还要耀眼。

有那么一段时间，霍尧其实把连织这个人当成沉希的翻版。

现在却发现，这两个人一点都不像。

...

这事到这，自然也轻飘飘揭过。

张易自罚了十杯，连织也不可能再揪着，她有心想狠狠羞辱这个男人，但这聚会上他们都是朋友，她将人得罪死了，以后吃苦头的是自己。

晚上在户外烤烧烤，几轮啤酒和游戏过后。

沉希喝了点酒，醉醺醺的，连路都走不动。

宋亦洲抱她回房的时候，她就挂在他脖子上，呼出的热气直往他耳朵里钻。

男人步伐却未停顿些许。

沉希脸蛋酡红，喃喃道：“亦洲…我好热…”

宋亦洲眼神并未往下看，淡淡道：“待会给你开空调。”

“不是..我感觉浑身好烫..像有火在烧一样..”

沉希话还没说完，宋亦洲已经将她放在了床上，同时扯过被子盖在她身上。

然而手臂要从她咯吱窝抽回时，她却伸手搂住了他脖子。

男人身体猝不及防往下压，他漆黑的眉眼近在眼前，英挺的鼻梁和嘴唇让人无端感到性感。

沉希身体多日来的空虚愈发泛滥，仅仅是他压着她，灼灼的温度传来，她浑身便像小虫子在爬似的。

她想起刚才席间游瑞旁敲侧击，问他和宋亦洲进展到哪步了。

沉希脸颊羞红，欲语还休。但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发生，连接吻似乎都没有过。

“亦洲…”她手指隔着衬衣在他胸膛撩拨，轻声道，“你今晚别走了，好不好？”

这话就是赤裸裸的暗示。

女人浑身发烫，嘴唇粉粉，纤细的手抚摸而下，像是羽毛轻轻撩过。

宋亦洲也喝了点酒。

源源不断的灼热自身体往上升腾，他眼眸渐渐黯沉，眼前的画面却仿佛扭曲一般。

他回到蓉城那一晚。

她也是这样轻轻攀着他胸膛，时而无意识指甲轻划过两道，吟哦声随之而起。

那声音又娇又媚，他听得竟意外兴奋，吻着她狠狠抽送起来，又快又深又凶…

只是不是眼前这张脸。

她沉浸进欲望的时候，眼神娇媚如水，连着鼻头和耳朵都泛起粉色。

诱得人想狠狠蹂躏。

他们身体相贴，男人的所有反应，沉希都能尽数感知。

她因为腰腹抵着的灼热坚硬又羞又怕，手试探着去解他的衬衫扣子。

一只手突然将她握住，阻止了她的动作。

宋亦洲又恢复了那温和的样子，训诫地敲了下她额头。

“好好睡觉。”

说完，宋亦洲便立即抽手起身，朝门外走去。

“亦洲…”沉希缩在被子里，又羞又恼。

他刚才明明也是有反应的。

*

同一时间。

连织在房间里接到了宋亦洲打来的电话，他低醇的声音穿过话筒摩挲在她耳后。

“银行的批贷函你放在哪了？”

连织擦头发的手一顿，她刚洗完头还没吹干呢。

她轻声道：“在行李箱左边的小夹层里。”

五分钟后，听筒里传来了窸窣和拉链的声音，大概他咋翻找。

“没找到。”

没有吗？

连织记得她就放在那的，她还未出声，宋亦洲那边就一锤定音

。

“你过来找找，我明早有需要。”

—

宝子们下章肯定猜到是什么。

看看宋总这个绿茶如何让吃肉。

霍尧不是炮灰，他走火葬场路线，主角没有他是因为我不确定
np 结局会不会加一个他，或许他永远吃不到肉。

2600 猪加更。

0060 第六十章，吻她

连织进门的时候，宋亦洲正坐在沙发上。

他端着杯水在喝，手腕处的手表自然而然露出来，表盘宽阔，
是如森林般的墨绿色。

极有质感的乳白色袖口盖在上面，竟格外的合搭。

她轻声叫宋总，宋亦洲“嗯”了声。

角落里的行李箱正敞开着，除开他的外套被连织上午挂在了衣柜，其余东西皆在里面。

连织放低脚步，去找行李箱里的批贷函。

她打开隔层，就看到洗漱用品整整齐齐的躺在其中，还有他的内裤。

哪怕帮宋亦洲整理过几次，再触摸的时候也足够让连织脸红心跳。

男士内裤构造独特，中间的布料松弛而坠余，可想而知是容纳多硕大粗长的一根。

连织看到这些，便情不自禁想起那晚她被猛烈插入的感觉，他将她的腿儿反折回来，或者以抱坐的姿势。

她感觉自己被不断的深入，颤抖着再深入，顶端刺进花心深处，她尖叫颤栗，他仍有长度往里面插….

连织顿时打住，不让自己多想。

但发红的耳根却暴露了她。

她背对着没发现，宋亦洲目光往旁边挑，早悄无声息落在了她身上。

她耳朵粉粉的，毛衣领口往上的脖颈修长，白得仿佛羊脂玉。

大概才洗完澡，她虽扎着高马尾，但发尖湿湿的，潮潮的。

垂在腰后轻轻拂来拂去，也像是麦苗撩过宋亦洲脖颈。

他喉结慢慢往下滑了滑。

空气中充斥着一股淡淡的甜香味，尾调像是栀子花，宋亦洲以前讨厌花香，现在一缕一缕钻进他喉咙，像是能勾人魂魄。

暖黄的灯光中，宋亦洲目光没挪开分毫，漆黑瞳仁渐渐幽深，像是点起了一把火。

“卡伦·皮亚诺来国是多久？”

身后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连织没回头，道：“下周末三点的飞机到蓉城，我已经和行政申请好了车辆。”

她翻进夹层，抽出一叠文件，批贷函赫然就在其中。

连织正要交给宋亦洲，却被批贷函下的几扎文件吸引了注意力。

是高济开和赵敏凡关于建筑的访谈和论文。

厚厚一扎。

她不过粗略一翻，连着十年前发表的采访都在其中，现今这些底稿和视频都已销声匿迹。

连织顿时兴奋得双眼发光。

考研复试重专业课，菁华大学设计类试卷是这两位老师出题。连织在这期间不仅看完了他们出版的所有书籍，连着论文和各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都不错过。

原因无他，她们的科研方向决定了他们思想路径，自然也会提现在试卷上

但是太多访谈和发表期刊因为年份久远，太多已经销声匿迹。没想到宋亦洲这里这么齐全。

连织转头看他，笑里有些狗腿：“宋总，没想到你也看这两位老师的期刊和采访？”

宋亦洲表情倒是很平常，他说：“闲来无事就看看。”

“是因为酒店外观涉及到中式建筑原理，所以才有需要吗？”

她道，“其实最近我也在看这两位老师的书和期刊，不过您这里的资料比我多。”

她这话暗示得那么明显了，正常人肯定直接往下接，然而宋亦洲就一个“嗯”字。

对她后半句话恍若未闻。

他不问，连织只能硬着头皮道：“宋总，您能借我看看吗？我一周…

宋亦洲转眸看她。

她立马改口：“不，三天就还您。”

宋亦洲手指轻敲杯壁，道：“大概不行，这套资料是我用整套观测仪器和人换的，不轻易外借。”

“不借，我和你换行吗？”

连织说，“我也有绝版藏书，比如杨愈老师翻译的《建筑和世界》，要不——”

她这意思是，要不也交换交换。

话没说完，宋亦洲眉毛几不可察上挑了下，表情闲适：“你觉得我需要你这些。”

“那你需要什么？”她下意识道

话落，他看到宋亦洲的眼睛格外幽亮，正深深看着她。短暂的一段距离，她像是被锁住的猎物，动弹不得。

她再清楚他这个眼神不过，之前每每在床上折腾得她哀哀求饶就是这眼神。

连织顿时咽紧了嗓子，连着眼神都莫名其妙挪开了。

她蹲在地上当个拔不起来的胡萝卜。

那红红的耳根却将她的忐忑和紧张表露无疑。

宋亦洲知道这丫头在装傻呢，他却是再没心思和她绕弯子。

“过来。”他说。

她犹豫了片刻，还是起身朝他走去。

几步的距离，男人漆黑瞳仁里逐渐燃起让人畏惧的火焰。连织刚到他跟前，就被一阵力道擒住手腕用力一带。

她扑坐在他腿上，脸几乎贴上他的。

近距离的对视，脸蛋红扑扑的，像小番茄。

她正要撤退，宋亦洲手却勾住她皮筋轻轻一扯，黑发瞬间如瀑布般散落她肩头，也拂过他的侧脸。

宋亦洲道：“既然湿了，就别扎。”

他眼神锁住她，手却轻轻撵过她几根碎发，她心跳得愈发厉害，眼睛不知道看哪处才好，恍若被捏的是她一样。

宋亦洲看她眼神躲闪，一头长发披落下来，她脸蛋又小又精致，眉眼间还带着一丝愣怔和羞涩。

他心里一动，情不自禁含住了她的唇。

—

00:30 加更

0061 第六十一章（高H）“别这么深”（2600 猪）

不同于以前的霸道深吻，他们嘴唇轻舐，舌尖交触，鼻子相贴。男人嘴唇干燥灼热，厮磨辗转的触感让连织不争气地身子抖擞，一股热流朝身下涌起。

宋亦洲像是有经验的老渔夫，意图霸道且明显。

他手顺着她腰部往下，落在她臀上。隔着牛仔裤他轻轻一捏，她立马嘤哼了下，内裤瞬间湿透了。

迷迷糊糊中，连织的手被他放在衬衫领口上。

他道：“帮我解开。”

她舌头被他带着交缠嘍吮，浑然已经忘乎所以，手指哆哆嗦嗦半天才解开一颗。

男人脱她裤子却利索迅速得多，连织感觉到自己从叉坐的姿势被他换成了婴儿抱，他拉下拉链，一扯她裤腿，内裤连着牛仔裤一起给脱了。

她光溜溜的屁股坐在他腿上，价格不菲的西装裤凉凉的，滑滑的。她腿心横贯着一只大手，随着他手指撩拨抚摸，再顺着穴口撵过小阴蒂。

“啊！”

她浑身抖擞，受不住一口咬上他的唇。

宋亦洲眼眸霎时黯了。

连让她自己解皮扣的时间都等不了，他抽掉皮带。几声窸窣后，肉棒的顶端极有侵略性地抵在她穴口。

她嘴唇被他吻着咬着，粗硕的顶端试探性的往里戳，偏偏要插进去的时候又顺势往旁边一滑，重重撵过阴唇。

“宋亦洲…”

连织手指动情抓住男人背脊，仿佛觉得他在玩她，不然怎么不给她个痛苦。

她花穴湿得彻底，把他西裤都弄湿了，宋亦洲轻笑了声，握住她的腰轻轻往下摁。

势如破竹的力道，爆满得仿佛活生生劈成两半，连织脚趾都绷紧了。

她胸衣被男人解下，宋亦洲扯开她毛衣扣子，嘴含一个，手握一个。

噬咬磋磨的酥麻让连织咬紧唇，腰部崩如弓。

宋亦洲却顺着这股劲握着她腰重重往下摁，肉棒没根而入，直戳花芯。

“啊——”

她抑制不住的呻吟出声，竟就这样泻了身子。

女人骤然收缩的穴口如小嘴般死咬着他，宋亦洲额头青筋暴起，本想对她温柔一些，可半分温柔不了。

他握着她臀狠狠抓捏，再往外搬开让自己入得更深，上下套弄间，连织双手还被他箍在腰后，她被迫挺起乳儿贴在他的胸膛，胸脯上下刮动间，好痒好麻…

“嗯～呃～”

她叫声愈发娇媚，低头一看，男人正盯着他们的结合处。

极致的色差让他眼瞳幽黑混浊，他拂过她几根阴毛，花瓣一掀便看到自己肉棒深深嵌在她体内，爆满得都快裂开了，穴口还在不断蠕动。「驰宇」

“关灯…关灯吧.. 宋亦洲.” 她呜咽了声，眼睛顿时不知往哪里放。

到底连织还是不敌他流氓，禁不住他又干又摸又看的。

“不！”

宋亦洲呼吸粗重，又重重往上挺了下。

“啊！流氓…” 她骂的那声，宋亦洲悉数听见了，他没忍住低笑出声，握着她屁股重重地颠她。

他重重往上顶胯，女人身子弹起来，又吞吃着他肉棒重重坐下去，来来回回间越插越深，越插越重。

“呃啊！…呃！..啊！”

咕叽咕叽的声音混着女人低叫声充斥着整个房间，越来越响亮。

她仿佛在承受什么酷刑，叫声时高时低，似哭非哭，可小手攀着他脖子，趴在他颈窝处的脸蛋却是迷醉潮红。

一波一波的快感冲击着连织的感官，她腰腹像有虫子在爬，在啃噬。随着顶端刺进花芯，她舒服得再也压抑不住。

呻吟声越来越高亢，小屁股也跟着他顶胯的力道前后耸动，忍不住去吞吃他的肉棒。

她今晚格外动情，宋亦洲当然能够感知，他呼吸越发粗重，摁住她乱动的小屁股，狠狠顶她戳她干他。

她深深坐在他的欲望之上，一上一下的耸动着，胸膛相贴，她乳尖尖又硬又小，蹭得他愈发心痒难耐。

他力道越来越大，捧着她的屁股上下套弄，肉棒次次未全部拔出，却蓄势待发插进更深的地方。

“啊！”

她指间在他背上挠过一道又一道，称呼已经从宋亦洲变成了宋总。

“别…呃啊…别这么深. 宋总…”

背后的疼痛竟刺激得他宋亦洲格外兴奋，他抓住她一颗乳球揉捏，单手握着她臀部上下套弄。肉棒进出得愈发迅猛，才刚抽离就猛地嵌入。

男人裤子未脱，无数捣成泡沫的白浆从他们交合处流了出来，淫靡之极。

他每一次顶胯往上，裤腿都撑出腿部肌肉轮廓，紧绷力量十足。

她的求饶声慢慢成了啜泣，不断颤抖的穴肉自动吞吃他的肉棒，越吃越深，小腹仿佛都被深深戳出了硬硬的一条。

好涨好涨…

连织情不自禁想伸手挡一下，可他缩臀顶胯间将她插成了暴风雨中的苇草，连腰都挺不直，如濒死的鱼，张着嘴喘气。

干得天崩地裂间，连织听见在他耳边低声。

“喜欢骑马？”

连织大脑一片空白，只知道一个劲的点头。

她腰间的大手顿时收紧了，宋亦洲爽得太阳穴都要崩裂开，他嗓音渐哑。

“今晚让你骑个够。”

—

看到有宝贝在说爱发电，我这两天去弄，如果弄成功了给发微博。

微博：一颗仔姜。宝子们可以来找我玩，平时请假或者登不上来我会在微博请假。

能上 po 的宝贝们我们还是 po 上见哈，你们的猪猪是我的动力。

看到有宝贝的夸赞，真的过誉了。

3000 猪加更，我先缓缓（笑哭）

0062 第六十二章 女上位（高 H）

连织神思痴迷，尚未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

然而接下来快一小时，他们一直维持着女上位的姿势。

这姿势的快感是翻倍的，男人把着她的腰抛上抛下，她被动出力夹着他的肉棒上下吞吐着，整根吃进去，再吐出半根…

好大好深…

她情不自禁地淫叫，头埋在他的颈窝软成了一滩水，连腰都直不起来。她乳儿被他吞吃着，下面被他深深霸占，他那里好粗好硬，连根都被没了进去。

连织小腹抖成了筛糠，花芯深处被戳得骚麻难耐，火辣辣一片。

她想换个姿势，她支撑不住了，可宋亦洲侧头堵住了她吟哦的小嘴，五指陷进她白软的臀肉里，握住她上下套弄。

“唔~唔啊~唔~”

闷闷的呻吟声细细的，又娇又媚，她五指深深钻进他黑发，恍觉自己真的在骑马。

他缩臀顶胯，她便弹坐起来，肉棒拔出又吃下来，反反复复颠动间，他硬硬的耻毛蹭她私密处，少数竟直接刺进了她穴里。

连织浑身哆嗦，张大嘴喘息，感觉自己快要被颠死了，她嫩生生的脚趾蜷缩着，蹭动着…

沙发上弄湿了，他们就挪到地毯上，床上，姿势从未变过。

宋亦洲靠在床头，呼吸粗重，握着她腰一下一下重重顶撞她。淫水将男人小腹和根部的耻毛沾得湿透。

她哼哼唧唧禁不住倒在他身上，又被男人握着乳儿撑了起来。

花穴痉挛着收缩着，死死咬住里面的巨物，明明已经入得够深了，层层叠叠的媚肉却还是挤压着将他往里吸。

宋亦洲爽得连连喘气，脖颈青筋绷得死死的，他缩臀顶胯连连往上撞，臀肉和大腿根部相撞，啪啪啪的声音不绝于耳。

“啊！呃啊！啊！”

连织张着嘴情不自禁的尖叫，眼前仿佛有一道白光炸开的前刻，男人却陡然停了下来。

轰然一声，堆砌的城楼瞬间坍塌。

像有无数虫子在噬咬一般，连织狠狠挠了他几道，脸上似哭非哭。

“宋亦洲，你太…讨厌了…”

“我怎么？”

耳边传来一声低低的笑，宋亦洲拍拍她屁股，“自己动。”

男人也半点不好受，她穴肉在反复蠕动间包裹住他的顶端，他腿部的肌肉轮廓死死崩起，青筋都出来了。

她脸蛋像陷进了一片潮湿里，他不动她就只能自己来，她夹着他的肉棒前前后后的磨，粗硕的肉棍在潮湿的穴肉里翻搅开，戳刺着，磨得连织酸胀不已，密密麻麻的酥痒往四肢百骸里蹿。

她腰好酸好酸，感觉要被折断，连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男人时不时还要顶她一下，她被动弹起来又重重坐下去，反反复复颠动间她乳儿上下跳动，晃动的乳波在男人胸膛刮蹭。

他愈发心痒，干得连织眼神都涣散了。

她仿佛成了那掐尖的嫩草，都不知往哪里倒。要摔在他身上的时候被宋亦洲扶一下，女上男下的姿势却从没变过。

“不..行了..呃啊...”

连织无力瘫在他怀里，软成了菟丝草，“我们换个姿势吧，呜呜...”

她之前是被动享受的那一个，不知道动来动去原来这么累。

宋亦洲抬起她的下巴，近距离的对视间，他呼吸粗重，眼神浓稠。

“还喜欢骑马吗？”

说这话时，他大手还在握着她的屁股用力往下摁，同时挺着腰垮往上。

肉体撞击的清脆拍打声接连不断，连织感觉自己快要被顶穿了。

“不..不了...”她连话都说不全。

“那下次霍尧再找你？”

话刚说完，她便咿咿呀呀地摇头。

“不去了...再也不去了。”

宋亦洲见她这不争气的样子，笑出声来。

他低声在她耳边道：“其实你不喜欢霍尧吧？”

她忽地一机灵，转头看他。

他面庞覆盖着热汗，漆黑的眸子里除了情欲，还有淡淡的审视和纳闷。

靠！连织瞬间清醒大半。

这男人总是喜欢时不时敲她一棒。

她不甘示弱地反问：“宋总也不爱你女朋友吧？”

半个回答没有，没想到问题倒没她反推回来。

宋亦洲弯了下唇，道：“是我先问的你。”

连织道：“男士优先。”

他们以最亲密的姿势相连着，还有闲心在这讨论这些。

宋亦洲没忍住笑了。

是真的在笑那种，笑意到达他眼底，凝成一个发亮的点。

他不答她话，肉棒还在她体内，男人反手将她压在床上，拔出的截又深深撞了进去。

“啊——”

剩下的呻吟被宋亦洲堵在嘴里。

这一插自此便愈发不可收拾，男人高大身躯将她完全覆盖，他背上的肌肉鲜活起伏，随着腰腹耸动轮廓起伏。

他们唇舌交缠嘍吮，胸脯胸贴，反复耸动中她的乳尖尖被磨得好痒好麻，底下的花穴也是，在反反复复抽插中，她情不自禁将腿张得更大去容纳他，舒服得毛孔都张开了。

宋亦洲绝对算是个好情人。

他粗暴中又带着一丝温柔，不过几次就将她的敏感点摸得一清二楚，粗硕的龟头直撞花心，小穴里面泛起密密麻麻的痒意，如通电流般骨头都酥了。

“嗯~啊~嗯啊~呃啊~”

她的叫声又渐渐高昂，娇媚，像是小猫儿发情的声音。

宋亦洲腰腹抖擞，难以言喻的兴奋梭过大脑皮层。

他咬住她的耳垂，哑声道。

“这套房可不隔音，再叫隔壁就要听见了。”

她不知是被吓得还是怎样，声音果然小了好多，压抑又动情。

宋亦洲的力道却未减分毫，他呼吸深重，硕大顶端一下一下插进她软肉深处，长达半小时里不轻反重。

眼见着她被自己折腾得哀哀嚶嚶，声音都沙哑了，他才加快冲刺，狠狠几十下后，深深埋进了她体内。

*

连织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腰感觉都要被折断了，酸麻到仿佛骨头都泡化。

她在心里狂骂宋亦洲，这男人就是喜欢在床上不阴不阳的表达不爽。

但想到他不差的技巧功夫，怨气又少了那么点。

毕竟不用花钱就能睡优质男人，这待遇上辈子可没有。

关于赵敏凡和张继开的资料和访谈已经送了过来，连织整个上午都没出门，窝在房间里面学习。

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初试，她查漏补缺的范围还很多。

昨晚这群人玩到很晚，倒是没人来吵她；下午的时候，连织跟着一行人下山。

明天就要回蓉城了，下次来的时候估计是复试，连织借着最后这点时间去了个地方。

江启明三十出头的年纪，仗着自己老爹和叔叔，算是京城一霸。

他玩弄过的女孩不在少数，车子楚最新发来的消息里，居然有个受害的未成年女孩。

这事也是碰巧，女孩叫桃月，本身家世清白，不是特殊职业。却被狐朋狗友的圈子骗进了会所，再继而被下药，献给了江启明。

江启明看着漂亮，以为是会所新来的，也没拒绝，谁曾想两个月之后桃月却有了身孕。

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她学校不敢去，谁也不敢告诉。躲在家里瑟瑟发抖。

连织这一趟，就是要拿到江启明犯罪的证据。

—

宋总对连织目前的情感怎么形容，大概占有欲多一次，爱少一点。

宝贝们，我一般拿不准的章节都是第二天再来收费，不会出现再收费情况，么么。

3000 猪加更。

0063 第六十三章 江启明的恐吓。

十一月初的京城天气冰凉，不见阳光的日子里，一场雨下来，骨子便冷得透彻。

连织撑着伞下车，破旧的居民楼像是糊上了一堵灰，垃圾和苍蝇遍地都是。

或许连她自己都没办法想象，寸土寸金的京城还有这样的地方。

根据资料显示，桃月本来学习好人又长得漂亮，是她人眼中艳羡的姑娘。

可随着母亲去世，她被接到舅舅家，寄人篱下的日子里她无人疼爱，受舅妈冷眼。

慢慢，她就变成了小太妹。

连织走进筒子楼，楼道里连个灯光都没有。到三楼的时候，紧闭房门里传来的怒骂声。

“瞧瞧你的好外甥女，在外边被别人搞大了肚子，小贱蹄子可真他妈不要脸，要不是我从街坊邻居听说还蒙在鼓里。”

女人声音愤怒尖锐，“赵有林我帮你养儿子还得帮你带贱蹄子，这两年我一顿不少的喂她，她回报我们什么了吗？结果她干出这些恶心的事还害我被笑话，今天开始这房子有我没她，有她没我！”

“少说两句行不行…”男人压低声音。

“我凭什么少说，她干出那么丢脸——”

就在这时，连织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不善地觑连织几眼。

“你找谁？”

连织抿唇笑道：“是桃月的家人吗？我是她们班上新来的老师，因为她好几个月没来学校了我来看看。”

她将水果递过去，女人便立即和善了起来，连忙让她进来坐。

里面就简单的两室一厅，客厅还搭起一间床，本就狭窄的屋子更显拥挤。

男人去阳台抽烟，女人便成了祥林嫂，不停地和连织述说。

说他们养桃月有多不容易，说对桃月有多好，再旁敲侧击询问学校能不能找个福利院，他们归根到底不是桃月的监护人。

连织简单敷衍几句，就说去看看桃月。

她推开了卧室的门，里面昏暗一片，被子里传来压抑的哭声，撕心裂肺。

连织坐在床边，轻轻拉开被子。

女孩眼睛肿得像核桃，看到她也痴呆得没有半点反应。

连织抹掉她的泪，安慰道。

“别哭了，会过去的。”

温热的触感轻轻拂在桃月脸上，她抬眸看连织，大概自妈妈死后就在没有这么温柔对过她了。

她顿时泪如雨下：“…你是谁？”

“你们学校的代课老师。”连织道：“听说了你的事情，我来看看你。”

哪怕桃月再三隐瞒，但怀孕这件事情在学校已经传开，几乎闹得人声鼎沸。

学校近期也决定将她开除。

桃月哽咽着：“姐姐，我是不是一切都完了？”

她觉得好脏，这几个月那种味道和喘息都还留在记忆里，她恨不得立刻去死。

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

桃月不知道，连织却一清二楚。

漂亮又没有根基的女孩子，如果再抱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容易成为男人眼里的一盘菜。

挑拣完就扔。

她会被引诱，被迷惑，直至一无所有。

连织看着她手上类似于割腕的伤疤，有些不忍。

“怎么会？你这样跟花一样的年纪才刚刚开始。”她道，“等这件事情过去了，你依然能重回校园，交朋友读大学…”

“不会，再不会了！”桃月摇头大哭，“我这段时间老想起那一天，如果我不跟他们玩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我现在看到自己都恶心，舅舅舅妈不想要我，同学看不起我..别人还有以后，我再也没有了…”她越说越崩溃，后面已经失声了。

她想死，她想去找妈妈。

她疯狂的想死！

“这不是你的错，也没人会觉得你恶心。”

连织将她抱进怀里，抚摸她的背脊，轻声道，“所有人都喜欢在出事之后去指责女孩子，苛责她们不自爱，不够完美，用各种贞洁包袱套牢她们。

但你明明身体健康，什么都没失去。等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依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不是吗？”

桃月在她怀里哭得一抽一噎。

连织抹掉了她的泪，像讲故事一般，道：“我之前有个妹妹，她经历过更可怕的事，被人关在小黑屋里大半年，那些人天天折磨她。对她做着恶心的事，后来她逃出来了，在新的城市过得很好。”

桃月愣愣看着她：“真…真的吗？还能活得好吗？”

“当然，她还开了一件书店呢，有空我带你去看看。。”连织道，“如果不想看到这些非议你的同学，可以去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学校。”

这世界不止京都一个地方，比如沿海，或者南方某个小镇，再比如更远的国外。”

这些都是桃月从未想过了，她愣愣的看着这个姐姐，看着她眼里炯然的光。

“不过成年之后，你就得自己想办法挣生活费，那里人生地不熟，离开了从小的环境你可能会不适应，会哭鼻子，就像现在这样…

连织戳戳她发红的鼻尖，笑道，“甚至没了家庭庇佑，某些时候打工也会很辛苦…”

她话没说完，桃月就哽咽道：“我不怕！姐姐..去新的城市我愿意！”

她明明刚被骗，可连织眼神里的善意让她情不自禁想抓住一切。

连织认真看着她，道：“你如果信得过我的话，我会帮你。”

桃月不住点头，带着哭腔道：“姐姐，你为什么愿意这么对我？她们都说我活该。”

连织看着她，久久没说话。

但眼眶却红了。

“我妹妹出事的时候我没能帮上她，如果能够帮到你我会很庆幸。”

*

桃月的人流手术，连织当晚便帮她预约好了，她特意留下胎儿组织的血液样本。

这些东西目前没法动摇江启明。

但等到特定时候，一定能成为扳倒江家和江启明的重要利器。

她因为次日要回蓉城，于是便托车子楚找人照顾桃月，连带着偷偷办理转学申请，费用另付。

刚回蓉城，连织便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

【连小姐，还有半个月，考虑得怎么样？】

是串连号，属地京城。

连织猜到了是谁，她回拨了过去。

那头的声音几丝慵懒。

“连小姐？”

连织按下了电话录音键，冷道：“江先生可真是神通广大，我这种小人物的号码也值得你费心。”

“好说好说。”江启明道，“你考虑得怎么样？”

连织不答反问：“是沉希让你帮忙的？”

江启明笑了：“就不能是我自己看不惯你待在宋亦洲的身边，毕竟这么一大美女谁不眼馋？”

—

加更 00：30

0064 第六十四章、接近陆野的另一种办法（3000 猪）

江启明顾左右而言其他，言语虽暧昧，但没有一句真话。

连织道：“江先生，要我走也可以。但五十万会不会太少了，当年设计大奖为沉希带来的身家和收益远远不止这么点，打发叫花子也不会这么抠搜吧？”

“好说好说，你要多少。”

“五百万！”

“行啊——”江启明话没说完，连织便道，“我不接银行转账，只要纸币，且不能连号。”

她说了个地方，道，“你明天下午找人扔进旁边的垃圾桶了，分五天。”

江启明忍不住笑道：“果然漂亮的女孩子没有傻的，行嘛都依你，谁让我对美女怜香惜玉呢。”

连织没空搭腔，正要挂断电话。

江启明又道：“连小姐，钱是接了，但我这人最忌讳言而无信。

说来也是凑巧，之前有个女人自恃聪明，拿着电话录音反倒来勒索威胁我，扬言要报警，你应该不会这么笨吧？”

连织一僵。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唠嗑。”江启明道，“你如果有想告知霍尧宋亦洲或者报警的心思，我劝你趁早打消；

他悠哉悠哉道，“或者你觉得他们两能放下家业，时时刻刻保你？”

不能！

连织自己有自知之明。

她道：“谢谢你的提醒。”

“不用谢。”江启明漫不经心道，“还有小半个月慢慢收拾，这些钱够你安稳半辈子了。趁我现在能好好说话，自己主动消失，不然——”

他低低的声音如同梦魇缠绕在连织耳边。

“连小姐，我就只能让你消失。”

这个男人有多心狠手辣，她是见识过的。

电话挂断，连织后背都汗湿了。

*

连织第二天去上班时，有些魂不守舍。

目前她手上掌握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让江启明如何，半个月之后他要真的对她做什么。

她几乎可以算是毫无防守之力。

目前她面前就两条路，要么让陆野插手，要么求助宋亦洲。

但陆野这油盐不进的态度，如今还真不一定能管她死活。

那么就只剩下宋亦洲了。

连织带着方案书，敲响了宋亦洲的办公室。

男人正坐在办工作前批改文件，她递过去的时候，宋亦洲瞥了她一眼。

她也不自觉的挺直背脊，殊不知脸上的凝重暴露了她的心思。

宋亦洲低眸，落在方案书上。

他一目十行在扫内容，室内问她两句，连织口不对心的回答，好几次话想脱口而出。

但是她骤然停住了。

不行，不能告诉宋亦洲。

且不说这个男人前几天还在试探她，这一求助他或许会保她一时，但也再没了任何信任。

她不纯的心思会暴露无遗。

之后在事业上再没有人帮她提点她。

这笔生意不划算。

宋亦洲翻过一页后，忽道：“下午方成陪我证监会，你回去休息。”

“啊？”连织愣了愣。

宋亦洲看着她的黑眼圈和面有菜色，意有所指：“我不想让人家说我苛待员工。”

连织立马道：“不用宋总，我不累就是蓉城和京都的时差没倒过来，没有为公司做更多的时候我已经挺遗憾了，不需要更多休息。”

为了撇清关系，连时差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都用出来了。

宋亦洲也懒得去计较，他道：“行，那你下午跟着商务车去机场接个人。”

“谁？”

“卡伦·皮亚诺的助理。”

连织出了办公室，立即拿出手机给车子楚发消息，让她帮忙调查陆野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每个人事无巨细。

越快越好。

既然宋亦洲这边舍不得用，那就只能去薅陆野了，这块铁板她怎么也得踢下来。

...

下午去接人的时候，连织坐在商务车上，看着电脑上关于这个卡伦·皮亚诺助理的简介和照片。

Jeef Steve?

好像在哪听过。

她看到照片，一下子就想起来沉希作品展览会那天，那个金发碧眼的男人。

原来他就是卡伦·皮亚诺的助理。

关于他的简介洋洋洒洒，国内国外的室内设计大奖没少拿。

她到蓉城机场的时候，大厅宽绰，行人往来。

金发碧眼的男人推着行李箱出来的时候，连织一眼就看到了他。

她冲他热情招手，并上前介绍自己的身份。

“美丽的女士，没想到又见面了。” Jeef 笑着回以一握。

上车之后，连织了解到卡伦·皮亚诺关于酒店外观设计的出版稿图已经出来了，只是要跟着实际地形和周围建筑去调整。

连织笑道：“听说皮亚诺大师习惯将内部设计交给熟悉的旧友，这次是您来担当室内主要设计吗？”

Jeef 道：“这还得看你们 boss 的安排。”

这话虽没明说，但卡伦·皮亚诺明显属意他了。

连织将他送完酒店后，同时安排接待和后续服务的人。

她刚妥善处理好这一切，手机就忽地滴滴几声传来，车子楚传了最新的调查信息给他。

蓉城公安分局里，陆野的几个同事和朋友的信息一清二楚。

连织挑来挑去，选中了里面从警年限最短的周与。

*

周与今天调休。

他家里不差，于是从警校出来便调到了分局。他闲来无事，休息也停不下来，各个街道走访，再将自己辖区从未路过的区域通通走一遍。

蓉城山多，阶梯上上下下是常事。

刚过巷子，周与便听见有人喊抓贼。他，跑过转角，就见女孩追着一名大汉。

两人明显体力悬殊太大，距离越拉越开。

周与立马拔腿追上去，抄了近道，直接将那大汉扑倒在地。

大汉吃痛惊呼，周与反擒他胳膊，将包从他怀里掏了出来。

“老实点！光天化日也敢抢劫，你怕是活腻了。”他呵斥道。

伴随着一阵脚步，头顶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

“谢谢你啊。”

周与抬头，顿时愣了愣，耳根也顿时红了。

不怪他这反应，今天连织可专门打扮了一番，她一身薄羽绒配牛仔裤，高马尾绑着，浑身不施粉黛，嘴唇只涂了亮晶晶的一层。

偏偏脸蛋粉粉的，可爱到爆。

这副模样像刚从大学里出来，明显就是周与最喜欢的一款。

他将包递给了连织，腼腆道：“不用谢，以后在外面还是保护好个人财产。”

周与将大汉送往最近的派出所，连织也在旁边跟着，全程周与对着知情人员复述事件过程，并自证了身份。

两人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连织忍不住道。

“原来你是警察啊？”

周与点头：“对，我是江南区警察分局的。”

“好厉害！难怪你刚才两下便把他制住了。”

她眼眸泛星，崇拜地看着周与。

正常男人谁顶得住，周与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也没有，就是一份工作。”

短短一段路，两人聊了聊彼此的生活和工作，已经有些无话不谈。

分开的时候，周与和她目光碰了碰，再瞬间挪开。

她试探道：“要不…加个微信，以后说不定可以约着出来跑步什么的。”

“…好啊。”

连织看他脸又红了，心里也有一丝丝成就感。

果然，离开陆野那个油盐不进的木头。

她还是有点魅力的。

—

陆野，你老婆被撬走了

0065 第六十五章、陆野吃醋

陆野回蓉城已经是一周后。

十一月底算是江南警察分局最不忙的时候，国庆周的善后才过去，元旦的部署又还有一阵，虽然每天接到的大大小小斗殴案件也没在少。

但总体来说算是清闲，于是赵勤几个就开始琢磨一年一度的公费团建。

周遭的几个山头都被他们挑剔了圈，什么农家乐大盘鸡，最后敲定古滇山的温泉山庄。

冷飕飕的天气，吃个火锅，泡泡温泉美滋滋。

赵勤道：“野哥你觉得如何？”

陆野刚从讯问室里出来，正在办公桌上处理笔录。

“都行，我没意见。”

“十三个同事再加上有家属的，我合计着五辆车就可以。” 小张远远吆喝一声，“野哥，要不开你那辆越野？”

“行啊。”

陆野淡淡一笑，这种小事他一般不在意。

赵勤这时候凑到他跟前，道：“听说小张女朋友让她闺蜜微信加给你了，这两周聊得怎么样？”

话落，陆野微眯眼看他。

“你的主意？”

赵勤：“不是！”

陆野盯着他，未动。

“好吧，我也算是一小小媒人。” 赵勤道，“不是，人姑娘哪里不好？要脸蛋有脸蛋，性格也好，看到你照片就说有感觉…”。

那姑娘反应说陆野加上之后不热情，赵勤才想帮一帮。

陆野斜他一眼，简直不想搭理。

他似笑非笑道：“我谢谢你。”

赵勤回过味来：“你不喜欢这一款？”

陆野没搭腔。

他专注手上的文件，钢笔在纸上滑过，字迹潦草。

赵勤道：“那你钟情什么样的，我看那女孩照片不差。难不成在锦绣南湾碰到那位更对你——”

话没说话，陆野抬眸看他，眼里含着警告。

“那盗窃案到你手里多久了，上午王局还在问进度，不然我去和他说道说道？”

赵勤立马封嘴巴。

陆野看他这样，哼笑出声，也无法可说。

正在这时，周与忙完执勤任务进了办公室。

他刚进分局，被分去和师傅巡逻。

听说完团建的事，周与兴奋地凑过来。

“野哥，我坐你车行吗？”

他晕车，听说陆野老司机，快十年驾龄，开得稳得一批。

陆野道：“行。”

旁边的小张正要在本子正要给他添上一道。

周与道：“我可能得带个朋友一起。”

几人转而看向他。

陆野往后靠在椅子上，道：“男的女的？”

周与脸红道：“女孩子。”

陆野笔在桌上敲了一敲，道：“女的我可不载。”

“野哥！”

周与要跳脚了，陆野和办公室其他几个人都笑了，新来的小孩就是不禁逗。

….

出发团建那天，陆野将物资挨个扔进后备箱里，十几箱矿泉水轻松垒在一起，再就是帐篷吃食等。

隔壁有辆车，临出发才发现轮胎出问题，还好工具和备胎都有。

人还没来齐，陆野顺便去换了个车胎。

几个女孩子进门的时候，就见他蹲在地上拿扳手拧螺丝，手臂露出一截肌肉，紧实而有力。

他侧脸沉默而坚毅，就是男人味爆棚。

小张女朋友冲闺蜜使眼色，女孩子就是要大胆一点。

于是等人换完车胎，闺蜜上前问陆野可不可以坐他的副驾呀。

她人漂亮，声音又温柔。

奈何陆野淡淡道：“抱歉，你坐后面的车吧，副驾有人了。”

他拍拍旁边胖子的肩膀。

胖子道：“我什么时候——”

陆野拿眼角斜他，胖子迅速把话圆回来，“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待会我两换着开呗。”

人陆陆续续到了。

陆野昨晚睡得晚，靠在驾驶座上闭目养神，迷迷糊糊中他听到了脚步声，调侃声，有人在调侃周与福气好，咋遇到这么漂亮的。

周与直道别说了。

“我上回包被抢，是他帮我追回来的。”

一道清水似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熟悉得令天灵盖为之震颤。

陆野猛地睁开眼，一张轻软明净的脸蛋跃入眸底。

她化了淡淡的妆，半扎马尾，薄薄的一层晶莹涂在唇上。

站在周与旁边，两人仿佛刚从校园里面出来的情侣。

赵勤可是认识连织的。

在旁边从他疯狂使眼色，怎么回事喂。

周与拉连织过来，冲陆野发招呼。

“野哥，这是连织。”

连织和那双漆黑的眼睛对视着，面上再无辜不过。

“你好。”

陆野和她对视几秒，目光从他们交握的手，道她无辜的脸。

他一言不发。

但那目光凌厉中带着几丝压迫，似乎有弄死她的冲动。

*

上车后，几辆车朝古滇山出发。

赵勤敏锐嗅出一丝八卦，于是出发前和胖子换了位子。他话多，坐副驾驶上将之前和连织的渊源透了底。

只无声抹掉了连织要微信那一段。

周与讶异道：“没想到强奸案是发生在你们小区？”

“是的，当时我知道可吓死了。”

周与还是担心：“要不再换个地方住，那小区安保一般，你要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找。”

“不用了。”连织笑看着他，“你要真担心我的话，以后你天天来送我回家不就好啦。”

“好啊。”周与摸了下鼻子。

他就一纯情大男孩，哪禁得住连织这么撩啊。

车厢里的气氛明显紧绷了好多，赵勤恨不得将自己耳朵堵起来

。

驾驶上散发的冷气都快冻死人了，这两人是没发现吗？

赵勤偷偷看了眼副驾，男人看似毫无反应，但下颌明显绷紧了

。

他祈求后面这两位祖宗能少安分些。

然而一路上挺长，动静自然不可能那么点。

车子沿着市区开出去，高楼大厦变成了飞沙走石，天边山峦起伏，风景愈发得好。

连织降下车窗，指道：“你看那山顶的石头像不像一只兔耳朵？”

周与坐离她近了些。

起初他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她头发隐约传来一股淡淡的香，还未碰到就觉得好软。

他也不自觉想靠近她：“哪啊。”

“就那！”

周与道：“我觉得不像，倒像皮小马。”

他手搭在车窗上，仿佛以半拥着的方式将连织搂入怀里。对视的时候她眼眸亮亮的，眉眼处都带着一丝妩媚。

周与心里愈发柔软满足。

忽然，车子猛地一转弯，他没来得及抓稳，人几乎是倒栽着坐了回去。

“坐稳！”

驾驶座传来微沉一声。

周与胃里翻江倒海，早上吃的东西都快吐出来。然而接下来几个弯道，他人都快随着车子晃没了。

不是说野哥驾龄十年吗？怎么开个弯道跟飙车似的，他简直有苦难言。

他晕车严重，最后实在是受不了换到别车去了。

始作俑者连织旁观了这一切，她借车内后视镜和驾驶座的男人对视了眼。

陆野眼瞳深幽，很危险。她得意的笑了笑。

—

00：30 加更

0066 第六十六章、示软

到达温泉山庄，酒店建在半山腰。

微风簌簌间，温泉的蒸汽飘上来，倒像是徜徉在北国冬天的伊豆舞曲里。

众人东西放好，准备去泡温泉。

换衣服的功夫，几个老警察偷摸问周与，和人姑娘进展到哪一步了。

周与十分不好意思：“我们才刚认识不足两个星期，还没在一起呢。”

小张道：“像你这么面皮薄怕是两个月都还是这进度，要不要哥哥教你几招？”

“啊？”

“啊什么，你不知道男女出来旅游，玩倒是其次，重要的是要创造亲密接触的机会，比如……”

他话里的意思不言而喻。

其余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就陆野全程不搭腔，他收拾行李，整理衣服，甚至全程安静。

窗外阳光少许落在他脸上，显得沉默。

收拾完，他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房间。

小张道：“野哥，你去哪？不泡温泉了？”

陆野道：“你们先去吧。”

陆野径自走到二楼的游泳池，这地方他们来过不止一次，早摸清了位置。

偌大游泳池内，远处是山尖上的皑皑白雪，看上去苍茫影绰。

一道矫健的身影在水面快速窜行，他有力的胳膊反复挥臂向前，浪花四溅，水面剧烈波动间，他已经游道了中央。

再次埋进水里，水里的世界仿佛拉扯畸形，无数画面从陆野眼前划过。

她将手放在他手背上，哭着道歉，她以进贼的理由将她骗到他家…她被周与拥着怀里，两人相视一笑…

各种片段糅杂在他脑子里，于是本该放松发泄精力，陆野却发现现在反而适得其反。

他无心恋战，正要游到岸边。

突然，“噗通”剧烈一声，有人落水了。

“救…救命…”

只看到一截挥舞的手臂，陆野转而朝着水浪四溅处游去，甫一勾起那道在水中剧烈挣扎的身影，她就如八爪鱼似的挂在他身上。

“咳咳…咳咳…”连织满脸都是水，哭道，“吓死我…吓死我了！”

“放松呼吸..放松..”陆野手轻拍她背安抚着。

可她手脚并用地缠着他，越缠越紧，浑身也抖得厉害。她穿了件泳衣，男人上半身全裸，两具身躯就隔着层布料。

仿佛一扯就能掉下来。

陆野后颈僵了些，沉声道：“你先松开。”

“我不！”她道，“我脚疼..”

她又搞起了耍无奈那一套，陆野无法，只能托着她上去。

脱离水的束缚，她湿漉漉一团缩在她怀里，胸前两颗高耸时而顶撞着他。

陆野单手勾着她腰。短短一段路，他咬着牙，几乎用了很大一番力气才走完。

一道座椅前，他就将她放下来，浴巾将她从头裹到尾。

就只剩张湿漉漉的脸蛋在外面。

像是颗刚孵出来的小鸡仔，陆野莫名有些想笑。

她仍然哭瘪着小嘴。

“我脚好疼。”

陆野起初以为她撒谎呢，可看这可怜兮兮的样子也不像。

他蹲下身去查看，刚握着她脚。

她便“嘶”了声：“你轻点啊…”

这声音夹着丝疼痛，愈发娇娇的，令人想入非非。

陆野知道她娇气，起先懒得搭理她。

可她握着她脚的时候才发现好滑好细，小得和他手掌差不多，她脚趾还涂了层亮亮的指甲油，看得出来保养得很好，所触之处无一不细腻光滑。

他不过轻轻一碰，便在上面留下了淡淡的红痕。

陆野眼眸黯了黯。

他是男人，某些龌龊的想法自然说来就来。不过他面上还不显，轻轻帮她捏脚腕。

大概是小扭到了，按几下就没事。

沉默的气氛里，她却又开始作妖了。

她纤细手指轻戳了下他的胸膛，肌肉硬邦邦的，一丝酥麻梭进陆野心脏。

“陆野，没想到你身材还挺好。”

她那口气就跟招妓时的夸奖似的，陆野抬眸看她，眼神警告。

“别找事。”

她立马收手了回去。

看似是规矩了，可细嫩的脚趾趁着他揉捏时，在他手掌心轻轻挠了挠。

陆野：“……”

他鼻腔哼出一声，这丫头就是欠收拾。他这次没打算忍她，手握着她脚一捏。

“啊！”她疼死了，另外一只脚踩他肩膀。“疼啊喂，你就不能轻点？”

陆野将她另一只脚拿下来，脸色不太好。

“你现在会游泳？”他记得她高中连沾个水都怕。

连织摇头。

陆野看她半晌，笑了笑道：“那你是来寻死的，合着我不应该救你了。”

这个闷葫芦现在还会呛人。

她不服道：“你凶什么嘛？我哪里知道我会掉下去，我就想拿游泳圈在水里玩一玩。”

连织在胡说八道，她就是奔着陆野来的。

陆野何尝看不出来，不过他懒得去戳穿，起身拎起体恤往自己身上套。

刚才他蹲着连织还没发现，现在站起身来，八块腹肌和人鱼线显露无疑，转瞬体恤又全部遮挡。

连织忍不住盯着他看，眼神从上到下。

陆野转头，就见她那没安好心的目光。

他也没那心思计较，道：“能走吗？下去先抹点药。”

她摇头。

“还是很疼。”说完又冲他可怜地瘪了下嘴。

又在装，陆野意味不明的笑了声，道：“那怎么办，要不在这晾着吧，反正早晚会好。”

这种话他也说得出来。

她愤愤瞪他一眼，又可怜兮兮道：“我是真的很痛，刚才下水时扭到了。”

说着又给他看看红红的脚腕。

陆野简直拿她没脾气，他外套一穿，将人抱起来往楼下走去。

她也理所应当让他抱着，手环着他胳膊。

他侧脸安静且沉默，连织忍不住戳了下他的脸，轻声。

“陆野，你真好。”

陆野垂眸看她。

她眼眸亮晶晶的，柔软一团缩在她怀里，像是只小狐狸。

她作天作地的时候是真的挺惹人心烦的，譬如刚才在车上。可随便一示弱，说几句好话，就让人心烫。

他冷着脸不想回应她。

但表情明显失控了，两人距离很近，他从她亮亮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脸。

温和掩藏不住。

陆野道：“你个小白眼狼，还知道好和不好？”

“当然，你几次虽然嘴上嫌弃我，但都帮我善后了。”

连织道，“这就是好。”

陆野突然就没了脾气，他牵了牵唇，然而那抹笑意没到达眼底。

他们就在楼道遇到了周与。

肖与愣了下：“野哥，这…

陆野道：“她游泳时教受伤了，我带她下去。”

“谢谢野哥，后面交给我吧。”他上前，要从陆野怀中接过连织。

陆野沉默着，却没动作。

“不用——”

话没说完，连织将手伸了出去，绕过与的脖子，同时转头笑嘻嘻地对着陆野道。

“刚才谢谢你了，陆野。”

两双眼睛对视着，一个带着弯弯笑意，一个漆黑无声。

随着她绕脖的动作，肖与自然而然地接过，怀里的重量瞬间空了。

仿佛刚才的温情当然温存。

陆野就在身后看着他们的背影。

看着她脑袋埋进周与的胸膛里，小小一团嘀咕着在撒娇呢。

就是这个人，刚才戳戳他脸蛋说他真好，转瞬就投进其他人的怀抱。

似乎这个角色谁都可以，只要她需要，只要何她意。

陆野一直清楚她什么性格，可却仍然三番四次被迷惑了。

他自嘲地笑了笑，面转身离开。

*

周与这人还挺好的。

连织坐在凳子上，看他帮她擦药，大男孩照顾人不仅体贴，而且也百依百顺。

不仅对刚才的事情不计较。

她想吃水果，他就乖乖给他端来。想涂漂亮的指甲，他也乖乖由着她。

“要不我帮你涂吧？”

周与愣了：“…男孩子哪能涂这些？”

“哎呀，你就让我涂嘛，我选个浅色的待会给你抹掉行不行啊。”

她一撒娇周与就没辙了，只得乖乖由她动作。连织一边给他涂，一边挑花型。其实就是打发时间，但女孩子做起这些格外有兴味。

她眼睛亮亮的，嘴角也上扬，周与便一直看着她。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连织讶异：“为什么突然对我说这些？”

周与脸红不再说话了。

连织心里却莫名感慨。

如果她要搞定的是这个小男孩就好了，只怕勾勾手就能让他言听计从，她也不用老在陆野那里吃瘪，半刻不讨好。

大概是报应，高中她对陆野爱搭不理，现在换他对她油盐不进。

哪像周与这么单纯，撩一撩就上钩，可这个男人护不住她。

连织想想还是罢了。

电话在这时响了，连织拿起一看。

霍尧打来的。

周与也很礼貌给了她空间。

连织接在耳边，男人慵懒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待会出来吃个饭？扬州路那边开了家法餐。”

连织道：“不了和朋友在外面玩，你自己去吧。”

霍尧沉默了两秒，漫不经心道。

“还生气呢？”

说来也是见了鬼。

霍尧回蓉城这两周老想起来她打球那一幕，她清冷的眼神，和无言却责怪的目光。

以往恨他的一大堆，男人女人扎堆了数，但霍尧混不在意，过得比谁都潇洒。

这点反常霍尧归咎为迟来的良心，于是一顿饭安慰安慰。

连织轻声道：“没生气，但我也并不想吃这顿饭。”

她将拒绝的话说得足足的，霍尧也无话可说，女人可以哄但登鼻子上脸就没意思了。

“那行。”

霍尧说完就挂了电话，那点良心随之烟消云散。

连织放下手机。

她翻出日历，在算日子。

这世界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只有真正去泥潭里走一遭才发现有多糟心。

离上辈子霍家出事不远了。

霍尧，有些痛苦你也得去尝尝。

—

3500 猪加更

0067 第六十七章、惊艳

霍尧周末回了趟霍家老宅。

下周是二夫人的生日，他哪怕从小被养在外边，和生母感情也一般。但血脉这种事情到底割裂不开。

正好朋友从缅甸开采了块玉石，霍尧便买下来定制成了镯子，趁着周末有时间给她带回去。

到住宅的时候安安静静，三夫人和她的几个孩子不住这。

这宅子是当年霍企山和大夫人结婚的时候拿地新建的。二夫人没有根基，便也跟着住在这。

霍尧正要绕过长廊去附楼，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

“阿尧。”

霍尧扭头，大夫人正站在不远处看着她。

霍尧打了声招呼。

“大妈？”

大夫人慢慢走近，目光深深落在他脸上。

她出生贵族，哪怕如今落魄了和霍企山成了表面夫妻，但那股威严还在。

平常看其他几个夫人的孩子总带着几分居高临下，但今天这目光却显得悲伤。

大夫人道：“回来看你妈？”

霍尧“嗯”了声，面上仍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大妈半月不见，反而年轻了很多。”

大夫人淡淡一笑。

“我都六十了还年轻什么啊？”

她看霍尧几秒，似在找寻什么痕迹。

“你这孩子出门都不好好穿衣服吗？这种衬衣要翻出来才合规矩。”她正要上前帮他整理。

谁料霍尧反射性地后退一步，眼里含着审视和戒备。

不怪他这反应，几位夫人面和心不和，从小到大，霍尧没少被大夫人责罚过。

短暂对视间，霍尧眼里的戒备悉数变成了混不吝的顽劣。

“这点小事还要大妈帮忙，我自己来就行。”

他将衣领一立，冲大夫人手一挥就走了，丝毫不愿意多待。

身后，大夫人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眼睛渐渐红了。

霍尧进附楼的时候，二夫人正在楼上礼佛。

不知道是不是无所事事，这些年二夫人反而一心佛教，跪拜便是大半日。

霍尧笑问她半道开始礼佛，佛祖收她这个信徒吗？

二夫人淡淡道：“跪佛重在安心，不求目的。”

霍尧扬了下眉，不置可否，他目光扫扫周围。

“这宅子感觉阴森森的，妈你真没心思和我出去住。”

二夫人道：“算了，我都住惯了。”

霍尧见她，也不勉强。他拿出个什锦盒子推了过去。

二夫人问：“什么？”

“打开看看。”他道，“你生日不是要到了，送你的礼物。”

二夫人打开后，什锦盒子中央躺着个翡翠镯子，色泽纯正如泼墨，半丝瑕疵也无。

一看就价值不菲。

二夫人说：“花那钱做什么。”

话虽如此，但她眉眼明显柔和了。

两母子少有这种温馨的氛围。

二夫人又说，“你年龄也不小，什么时候带个好姑娘回来。前段时间你弟弟还说，在京都看见你身边有个姑娘，什么时候带回来给妈瞧瞧？”

霍尧不赞成地“啧”了声：“就那些庸脂俗粉，带回来不是碍您的眼？”

二夫人看他这样，问：“不喜欢？”

霍尧不以为然地抬了下眉，不然呢。

行吧。

这种事情二夫人就问问而已。

霍尧一时没说话，他待会还有事，于是聊两句便离开了。

等人离开关门后，二夫人脸色却渐渐平淡了，毫无刚才的半分温情。

什锦盒子她看也没看，轻轻一声关上。

*

晚上众人烧烤。

山庄里面什么都有，于是几人自给自足。赵勤知道陆野做干锅很有一手，于是食材道具给他备齐。

当扑鼻的香味传来时，几个女孩都在旁边“哇哦”一声。

“陆野哥，没想到你还会做饭？”

他穿一身警服，很难想象也能在厨房这么游刃有余。

陆野不以为意道：“就家常菜…离远一点，油待会溅你身上。”

女孩只得不甘心往后挪了挪。

有人问连织去哪了，周与起身正要上楼去叫，就听见一阵脚步声。

陆野将干锅放在桌上，抬头。

一双纤腿跃入眸底，到大腿根被包臀裙裹着，往下毛茸茸的拖鞋衬得腿跟白雪一样。

下楼间，那两抹骨肉均匀的白色就在陆野眼前晃啊晃啊。

他目光往上抬。

她正笑看着他，或者看着他们所有人。她画着淡淡的妆，头发卷成波浪披在脑后，黑色毛衣裙包裹的身材已经不能用妖娆来形容。

陆野一直看着她，有好几秒甚至耳边没了声音。

其他人也看呆了，回过神后，都不太好意思挠挠头。

还是有人吆喝了句：“人来齐了，吃饭吧。”

众人都坐在长桌上，小周女朋友的闺蜜叫于婷婷，她坐在陆野旁边，给他夹了块鸡肉。

“这肉很好吃，陆大哥你尝尝？”

陆野道：“我自己来。”

那块鸡肉在他碗里自始至终就没碰过。

赵勤道：“小子，你今年多大？”

“24。”

赵勤笑道：“巧了不是，那和我们野哥正好，他比你大不到两岁，这么些年都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陆野斜他一眼，赵勤缩了下脖子。

于婷婷知道他在暗戳戳做媒呢，脸也红了。

“其实陆大哥这一款挺招女孩子喜欢，让人很有安全感，穿警服又帅。”

正常男人到这就该顺杆接话了，这事自己就水到渠成。然而陆野没有。

这时，对面传来“噗嗤”一声，像是听见了什么趣事。

陆野抬头，就见连小作精手撑着下巴，讶异看他。

“陆警官快二十六岁居然都没谈过女朋友？”

她涂着亮晶晶的紫色眼睛，活脱脱一只鬼主意多的狐狸。

陆野无声盯着她的脸看，想听听她还能说什么。

“陆警官性取向不会…”

她话还没说完，周与就捏她的手指，让她别说了。

大概他也有点清楚这姑娘喜欢找事的性格，不曾察觉这行为里，带着丝亲昵和护短。

连织转而瞪着周与，周与给她夹了块肉哄她。

陆野看着他们的互动几眼，目光挪开了。

一轮羊肉串和啤酒之后，有人问连织是做什么工作的。

连织道：“在投行。”

大概金融总是给人挣钱多的印象，赵勤吃惊：“那岂不是前途光明？”

连织摇头道：“我在里面就是普普通通的秘书，晋升没我份，就一普通打工的。”

她说这些事实求实且真诚，并没有给人卖弄的感觉。

赵勤道：“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从小到大追求者应该不少吧。”

连织说：“并没有，我从小到大性格有些孤僻，并不是最讨男孩子喜欢那种，不过…”

她话音一转，“高中倒是有个男孩子追了我几年，自己去打工给我买漂亮裙子，结果我当着全校的面给他骂跑了。”

陆野眼皮一抬，和她四目相对，说着无心，听着有意。

一个漆黑无声，一个乖巧安静。

“啊？那也太可惜了。”有人道。

“是啊，我挺对不住他的。”

她嘴上虽说着对不住的话，但陆野看到她转背夹了两块排骨放进周与的碗里。

眼角一弯，笑得没心没肺。

“喂~”

周与转头，连织戳戳他的嘴角，“你嘴上有脏东西。”

“哪啊。”周与擦了擦，但没弄掉。

连织凑了过来，伸手替他抹掉了。

她手指细腻柔软，碰触到周与嘴角的时候，他脸红了个彻底，连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

突然，一声凳子拖地的突兀“咯吱”声随之而起。

众人转头，就见陆野猛地站了起来，侧脸冷肃而紧绷。

“你们先吃，我上去一会。”他说完就往楼上走，也将桌对面的情深意切彻底抛在脑后。

—

霍家变故慢慢浮出水面

00: 30 加更，来看点刺激的

0068 第六十八章（微 h）、反悔还来得及（3500 猪）

陆野上楼后，并未回房间。

他去阳台抽了根烟。

远处山林的几许灯光自琼琼夜色覆盖在窗玻璃上，跳跃进他眸底，衬得漆黑的眼瞳愈发深邃。

他平时鲜少碰烟。

但现在，已经是第二根了。烟雾缭绕间，身后传来轻软的一声。

“陆大哥。”

陆野转头，于婷婷走到他身旁。

“怎么不吃了，是今晚的菜不合胃口吗？”

陆野淡淡道：“没有。”

人姑娘的眼神一直粘在他身上，陆野却像是没瞧见似的。

他往外看了圈后，发现于婷婷还看着他。

陆野道：“你需要用阳台？”他说着就要离开让她。

“不…不！”

于婷婷道，“你觉得我怎么样？”

陆野一时之间没有回答。

他不是傻子，自然能看懂这姑娘对他的心思。

“其实在小周给我看你照片之前，就有意无意说过你好几次，说你身手了得，总是有意无意地护着他们。”

于婷婷试探道，“可能那时候我就对你有了好感，后来看到你的照片才发现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类型。”

她脸颊红彤彤的，紧张和等待都藏在里面。

陆野无言了一会，道：“抱歉。”

于婷婷眼眶瞬间湿了，道：“你有喜欢的人？”

陆野抿唇没答，指间的烟在疯狂燃烧着，猩红不止。

有时候沉默就是最好的答案。

于婷婷道：“我懂了，祝你幸福。”

她说完就红着眼睛离开，但陆野还站那，等人彻底离开楼道。

他转眸看向某处，声音微沉：“出来！”

转角处，突然探出个脑袋，她画着眼线的眼尾上扬，脸上写满了八卦的心思。

陆野嘴唇抿成一条线，眼里也有几丝隐忍的不耐。

“你专门跑来偷听？”

“这里是公共区域，难不成只有你们能来。”连织慢慢上前
他因为被偷窥还是咋脸色有些不好。

她厚脸皮跟没瞧见似的，戳戳他胳膊道，“刚才她问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你咋不说话？”

陆野瞧她眼眸微弯，了然一切的笑意在里面，又带着几分冷眼旁观。

他知道她想听什么，但偏偏不想随她意。

“没有这么个人，我说什么？”他不无笑意地弯了下唇。

连织看他几秒，冷哼了声。

这个男人就嘴硬吧。

她看到他指间夹着根烟，燃烧掉小半，一缕青烟正往上升腾。

连织倾身取了过来。

陆野眼眸随即暗了些。

“不准抽！”

然而动作迟了，她飞速含在嘴里吸了一口，淡淡的烟雾吐出来
连织微呛了下。

“这烟真难闻，还你。”

她委屈巴巴的，仍盯着他。

陆野看她画着浓浓的眼线，眼尾微勾间，像是撩人的桃花瓣。

淡淡的烟雾在两人面前弥漫，两双眼睛昏暗不明。

他伸手接过，烟嘴还带着她嘴唇的湿润，连织说：“陆野，刚才周与和我告白了，你说我要和他在一起吗？”

大概是刚才呛的，她脸颊透着粉，睫毛也刷的又长又翘，偏偏眼波流转间在打着坏主意。

陆野面上很平静，没说话。

“他知道我要去京城读研，说会努力考去京城，我在哪他就在哪。”

连织更近得凑近他，轻声道，“我自从发生那件事之后就没人对我这么好过了，同学远离我…这么些年我都快忘了善意是什么感觉。”

“你说我要和他在一起吗？”

陆野目光定着她脸上，道：“随你。”

“随我是什么意思啊？”她不依不饶，“你是他的同事，肯定最了解他这个人了吗，帮你的高中同学挑挑男朋友，这不是应该的嘛。”

相处快一年，陆野当然清楚周与的为人，正直阳光，热血正义

。

可此刻喉咙却仿佛被什么堵住了，干涩喑哑，他半句好话都说不出来。

她却仿佛火上浇油，用手指戳戳他紧绷的脸。

“陆野，你怎么突然就不开心了呀？”

她眼里亮晶晶的，又仿佛带着看穿一切的笑意。

陆野眼中骤然翻腾起无数情绪，只听见砰的一声，连织被一阵力道挟裹着扑向他胸膛。

陆野手捏住她下巴：“耍我很好玩？”

他手劲不小，强势又带着丝隐忍的愤怒。

她委屈道：“我没有。”

陆野道：“放屁！你就是在玩老子。”

高中是，现在也是。曾经他把真心捧到她面前被摔个稀巴烂走了。再重逢不理她，她却想方设法地勾着他。

这女人就是欠揍，就喜欢看隐忍不得的模样是吧？

陆野恨不能将她揉圆搓扁了狠狠打一顿，屁股开花那种，可看着那巴掌大的脸蛋各种情感喷涌而来。

他狠狠一口咬上她下巴。

“啊！痛！陆野你属狗的？”

她痛得眼泪都出来了，陆野力道才松了些：“好好说话。”

“我真没玩，玩会把自己玩进去的吗？”

她眼神真的可怜极了，手已经绕到他腰后，甚至五指张开，悄无声息撩拨过他最敏感的腰部。

陆野身体骤然绷紧，眼眸又暗又沉。

不过他却第一次没推开，明明知道她还在打坏主意，却丝毫拒绝不了。

“你咬得我下巴好痛，都不帮人家吹一下，讨厌死了。”

连织眼泪花花的，她双手环住他的腰侧。贴近的方式她傲然的胸脯顶在他胸膛，也清晰感知到了他腰垮那个部位。

有猛兽正在颤动，苏醒。

她和他深幽的眸子对视着，踮脚轻轻吻上他的唇，声音也好小。

“你不喜欢我吗？”

不喜欢吗？

逆光间，陆野眸子黑得能滴出水来，重逢后他几乎日夜都梦见她，怎么可能不喜欢。

但六年前他已经不在奢望这些。

陆野眼眸情绪翻腾，连着忍耐的手都在颤抖。她柔软的唇瓣却轻触上他嘴唇，沿着他唇缝轻轻打转。

她眸光似水，莹莹晃动，连呼吸都在勾引他。

“你真不喜欢我了吗？可我喜欢你呐。”

轰的激烈一声。

陆野堆砌的城墙轰然崩塌，仿佛所有压抑和忍耐再也压抑不住。他猛地掌住连织脖颈，反客为主，深深地吻下去。

“唔...”

她所有呻吟全堵在了喉咙，男人的嘴唇好硬好烫，坚硬的胡茬扎在她下巴上，连织舌头都要被吸到腹中，吸化了。

她手指抗拒地抵在男人肩膀上，那那点力道不过螳臂挡车一般，陆野单手勾过她腰，以绝对的力道将她揉在怀里。

嘴里的相贴好滑好滑，不过轻轻吮过，便又香又甜。

做梦了十几年的画面此刻真实的回放在眼前，比想象中更甜更甜。陆野眼眸发红，鼻头贴着她狠狠地吮，发狠地吸。

浑身的血液都在肆无忌惮沸腾着，陆野控制着最后一点理智退了出来。

他嘴唇仍然贴着她，呼吸粗重。

“你现在还可以反悔？”

紧盯着她的那双眼泛着血丝，像是兽的眼睛恨不得将她吞吃下腹。

“不后悔。”

连织摇头，嘴唇又贴上去。

陆野眼眸黑得彻底，他狠狠吮吸她的舌头，直接吮到舌根。她嚅啮一声软在她怀里。

人已经被打横抱起往走廊尽头走去。

—

明天估计没时间加更，所以今天先加了 3500 猪。

再次加更 3600 猪

咱小陆也要长肉了嘿嘿。

0069 第六十九章（高 h）、吸乳

刚进房间，只听见门“砰”地一声关上，连织被扔在了床上。

她领口大开，身体和头发仿佛沸腾的波浪在床上荡漾。

她还未看清男人的神色。下一秒，陆野已经欺身压了上来，沉重滚烫的身躯严丝合缝地碾压着她，连织竟就这样湿了。

上辈子被他拒绝的难堪仍历历在目，如今终于让他跪拜在自己石榴裙下，连织成就感可太大了。

她面上尽是撩人的妩媚，手攀去他脖颈。

可陆野却纹丝未动，他眼眸黯沉，在黑暗中紧盯着她。

正当连织要吻他时，他宽大的手掌却顺着她腰部往下，钻进她内裤里，粗糙的指腹顺着她阴唇来回抚摸。

连织呼吸陡然乱了，他却顺着泥泞缝隙，猛地钻了进去。

“唔啊~~~”

她浑身紧绷，双腿也胡乱挣动。

哪有一开始就这样的啊喂，这个男人会不会啊？

陆野眼角发红，头皮都快崩裂了，他血液牵张，所有意识都汇聚到被她夹着的那一节。

可他面上仿佛岿然不动一般。

他说：“连织，我不搞一夜情，也不和人发展什么炮友关系。

”

“知..知道..”连织胡乱应道，其实根本没听见他在说是什么。

她小腹像有蚂蚁在爬似的，情不自禁想去夹他。

陆野突然狠狠一戳。

“呜啊~”她立马张大嘴喘息，脸上委屈极了，“陆野…你别这么坏嘛…”

陆野额头抵着她，呼吸几乎要把她烫化。

“我们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当然是炮友啊。

可男人深黑的眸光在她脸上死死逡巡，不放过一丝一毫，连织感觉要是真说出这句话，她会被他当场掐死。

陆野没给她时间，又是连番戳刺，手指在她软肉里面搅，一边搅一边往旁边扣弄。

“别…别…”连织咬紧唇，指甲都抠进他肩膀里。

“什么关系？”

热汗大颗大颗砸落，陆野脖子条条青筋暴起。

她眼底的躲闪几乎被陆野全数看到了，他眼眸骤然沉暗，惩罚式的在里面轻搅。

连织原本自信的高位关系在不知不觉中易了主。

他在她体内搅得天翻地覆，她便丢盔弃甲，毫无防守之力，甚至哭了出来。

陆野嗓音低狠：“说！”

“男朋友！”

体内的手指骤然停了，连织眼泪花花的，“男朋友行了吧？”

她整张脸都贴着他，未曾发现黑暗处男人眼眶骤然湿了。

他手指撤出，狠狠咬住她的唇，那一瞬间涌上的强烈情感，让陆野恨不得将她吞吃下腹。

她激颤了下，疼得眼里泛起了热泪，手指也百倍十倍地去抓他报复她。

陆野抚知道弄疼她，可他忍不住。

他慰舔过她的唇，反复地舔，舌头也钻进她嘴里发狠地吮，男人在这上面的天赋与生俱来。

连织被他吮得后颈都麻了，缺氧中她听到陆野在她耳边低声。

“记住你说的…”

她囫囵了几声，其实根本就没有思考的意识，男人唇发疯似的和她厮磨，交缠的舌头刚开始在她嘴里，又被他吸进嘴里吮咬，他舔她嘴唇，噬咬她舌尖。

快要闭气的闷热中，连织浑身热得彻底，脚也无意识在床上蹭着。

陆野却不允许她躲，大手掌住她腰身，毫无缝隙地往怀里摁。

连织舌头都快被吮麻了，身体都快被他揉坏了，他灼灼手掌所过之处她自动变成了水。

黑暗中，只听见扣子扯开的声音。

她的内衣带陆野解不开，索性往上一推，她两团绵软就这样跳脱在他眼前。

好白，好嫩。

房间昏暗都挡不住那抹细腻，白得要晃得他眼睛。

陆野眼瞳一黯，这些年做梦都不敢奢望的画面出现在他眼前，他看呆了，喉咙干哑间几乎忘了下一步。

男人呼出的热气喷在乳儿上，连织胸前像有蚂蚁在爬。

“可以摸…也可以亲…陆野你到底会不会啊——”

控诉的话没说完，陆野捏了把她屁股。

“啊呀！”

她吃痛一声，人已经被翻转到了上面，白软的乳儿由于姿势变动，更挺更大，在他脸上蹭动。

下一秒，便被他吸入口中。

“嗯啊~”好痒好麻…

连织情不自禁抓住他脑袋，身子跟张弯弓似的挺起来，他牙齿却磋磨过她最细嫩的尖尖，甚至口一张，将白软和嫩红通通吸入口中。

她胸脯好软好香，陆野眼眸发黑，抓着她乳儿肆意的揉。她舒服得脚趾都快蜷缩起来了，手也抓进他头发的深处。

男人双手不知何时钻进她内裤里，他抓着她屁股肆意揉捏，整个手掌沿着她阴唇来回抚摸。

满手滑腻湿黏，陆野吮咬得愈发肆意，啧啧的声音越来越大。

“呃…别咬..”

连织禁不住这种上下其手，轻叫间手指将他头发抓紧了，可这姿势她却像粘板上鱼肉任人宰割。

0070 第七十章（高 h），坐他脸上

他手钻进她穴里搅弄，舌头左右轮回吃她乳儿，如同狗狗侵占领地。

“呜呜…别吸了…我又没有奶..”她都快把他头发揪下来了，男人叼着她的乳儿却丝毫不放。

陆野吻一路往下，他一一舔过她的肚脐，小腹，正当连织以为他要起来时。

男人握着她肩膀让她坐起来，同时勾着她屁股往上一拉。

她私处顿时坐在他脸上。

“啊！”

连织手艰难撑在床架上，被他这举动吓到了。

“你做什么？”

陆野鼻尖隔着内裤闻了闻，淡淡腥甜味传来，他头皮都麻了。男人直接张嘴咬住，她屁股撅起来要跑，他一巴掌打她臀上。

“别动。”

“啪”的清脆一声，连织感受着他的舌头隔着内裤顶她舔她，最后实在连这点遮蔽都受不了，大手扯了她内裤一口咬住。

“啊哈~”

她鼻腔的声音越来越绵长。

好舒服…好舒服…

她最私密的地方被男人含在嘴里，他滚热的舌尖正往里面顶弄，搔起的一地酥麻让连织手都攥成了拳头，叫声越来越高亢。

“呃…啊…额啊…”

她两辈子都没有被这么对待过，原来被舔这么的舒服。

他鼻尖顶着她的小豆豆，来回蹭动像是蚂蚁在噬咬，连织情不自禁坐在他脸上扭动，跟着他面部的棱角蹭啊蹭。

陆野啃闻着她那股身上的味，想象着是他这么对她，他唇舌愈发肆无忌惮在她里面搅，甚至含住她唇瓣重重一咬，搅得她瘙痒难耐，烧热不断。

连织脑子炸开一片白光，竟就这样泻了。

她脱离般趴在男人身上，软成了一滩水，殊不知男人跨间早一柱擎天，顶起了厚厚的鼓包。

迷迷糊糊间，连织被翻转了过来。

陆野吻住了她。

他们嘴吃着嘴，双腿相缠，坚硬的火热抵在她花芯，连织正要嫌弃她嘴里的味道。

陆野直接最大程度拉开她的腿，一冲到底。

“呃——”

连织所有声音顿时卡在喉咙，快要撑爆的填充感让她脑中那根弦崩断，连着脚趾都蜷了起来。

“你这个…呜呜…野蛮人。”

陆野在她嘴里笑出声，他们两具身体紧紧相连着，他一一舔过她的脸，包括她的耳朵和脖颈。

无一例外全沾上了他的味道。

她在舔舐中慢慢放松下来，又开始舒服了，陆野在这时狠狠一顶，在骤然绞裹的刺激中他咬她耳垂。

“我是不是应该早就这么对你？”

连织抓着他肩膀呜咽。

“连织，老子早想这么对你了！”陆野眼眸泛着浓浓的血丝，他说那时候就不该循规蹈矩的来，温文尔雅的追求她不喜欢，她讨厌，不管怎么示好都不行。

那么他就直接硬来强来，将她压在学校后山坡上干，教室里面干，体育课时直接将他压在器材室干。

早晚有干服的那一天。

这样，他们就不会错过那么多年。

他一边说一边用力的抽送，将她的双腿拉到最开，往里面狠狠抽插。

“呃啊…呃…”

连织绝对是疯了。

她听这个王八蛋在这意淫自己，明明该给他两巴掌，可她腰腹抖擞，水流得更多了。

光是想象着那些画面，想象着这个小混混居然敢这么对她…可他那时候好强壮，她说不定真的没有反抗之力。

听说大男孩有发泄不玩的精力，腰臀是电动马达，她不会在高中就被他弄死吧？

光是想想就觉得好刺激。

她在来来回回的撑开中脑子发麻，情不自禁绞他更深，吸他更紧。

吸得陆野青筋爆裂，他捧起她的脸蛋肆无忌惮的吻，已经不能叫吻了，完全是舔。

他把她双腿缠到自己腰上，毫不留情的冲刺，挺着腰胯大力抽送，带着近乎失而复得的狂喜。

她身子被顶得一耸一耸，张嘴的呻吟皆被陆野吞进了腹中，她几乎快要被吮得断气了，浑身的痕迹越来越多，她纤细的胳膊缠着他，叫声压抑又动听。

陆野浑身愈发抖擞，他沿着她脖颈啃噬，捧住她屁股狠狠往自己胯下摁，粗硕的大龟头每每直捅最深处，一触即离，又卷土重来。

她两条腿大敞着来回晃荡，手指也在他背上挠过一道又一道，轻微的疼痛让男人愈发兴奋，他抄起她的后颈，将人裹在怀里狠狠冲撞起来。

“我没有过别人。”在几近疯狂的贯穿和快感中，连织听到他在耳边低语，声音粗哑。

“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

陆野看着她，她沉浸在欲望里，妩媚又迷醉。

却没多少爱意。

他吻上她的额头，道：“连织，以后对我好一点。”

**

织宝儿，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个名义上的男朋友，和一个长期炮友。

0071 第七十一章、夹肉棒（高H）

陆野说完低头深深看她，嵌在她身体里的部分并未动。

她眼眸渐渐湿润而清亮，和他深黑眸光对视片刻，转而倒打一耙。

“我哪里对你不好了？重逢之后是我找你要的联系方式，也是我找你约的饭…结果你呢，理都不理我…”

连织面颊潮红，嘴一瘪委屈极了，“你还把我扔在酒店外面就走了，我腿伤了你还说风凉话让我自己好，还有那次，我不过是半夜想你了找个理由让你来，结果你把我训一顿就走了。”

她假戏演成真，泪花花竟顺着眼角落了下来。

陆野瞳孔一缩，心脏都快被烫化。

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抱歉，只有一点点亲吻她，吻掉她的泪，吻她的头发，她的脸蛋，她的嘴唇。

温柔得近乎虔诚，仿佛恨不得让她感受到他这段时间所有的无措和悸动，甚至不信。

陆野道：“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真的哦？”她抽抽鼻子，转而成了要保证的那个人，“那你以后要对我很好，不能让别人欺负我。”

“好。”

陆野抱紧吻她，勒得连织骨头都疼了。

男人健壮的身体将她压得严实，身下庞/然大物在她身体里进出，粗壮的棒/身在小穴里面来回摩/擦，时深时/浅，连织身体各处都快不是自己的了。

她难耐的扭动着屁股，两只脚也忍不住缠着他的腿蹭来蹭去。

男人腿上的毛好多，/密密匝匝，他肚脐下的耻/毛扎着她的穴，腿毛还扎她小腿。

好粗..好粗..

陆野撤出一点，再狠狠推进去，成了钻头仿佛要钻/穿她。

连织脚趾绷紧，仿佛身体的褶皱都被碾平了，大肉/棒要将她劈成两半。

这个狗狗好厉害…

连织手臂缠紧他肩膀，他们嘴唇开启，彼此吃着对方的舌头，粗重呼吸和呻吟交织着。

陆野一边舔她的脸，胸膛碾压着浑/圆的嫩/乳，随着顶胯的节奏来回蹭动，粗硕肉/棒次次插进水蜜桃的肉/缝里，带出飞溅的淫/水。

囊/袋啪啪甩来甩去，直撞得连织淫叫不止。

他还要再舔她，连织嫌弃推开。

“够了，你要舔，我脸上全是你的口水。”

她脸蛋赤红，又委屈巴巴的，好可爱。

陆野低笑出几声。

他抚了抚她头上的汗，从她的嘴一路往下吻，咬过她乳儿上下磋磨。她立马舒服得嘤嘤叫，脚也去蹭他的腿，他的臀。

突然，陆野勾住她的腿向上一折，突如其来的姿/势变换吓得连织低叫一声，就见自己小腿叠到胸前，高撅的屁股嵌着他的肉/棒。

她以为这狗喜欢这么疯/狂的姿势。

可不是，陆野将她双腿分抗到肩膀上，她屁/股悬空，贴着他胯部被他当钻头一样钻。

陆野死死盯着她的迷醉的脸，腰/垮狠狠捣她的穴，水蜜桃立即成立碾碎的荔枝肉，水渍声混合着身体撞击的声响充斥着整个房间。

“呃啊…陆野..啊！…你好厉害..”

连织目光涣/散，表情妩/媚又沉浸，她揪着枕头，乳/肉和头发一起甩出一圈一圈的波浪。

她不曾发现男人撞击她的同时，捏着她细嫩的脚趾在手中把玩。

好白好滑，真的和他手差不多大，她每每冲完澡喜欢全身涂沐浴露，脚指头还香香的。

陆野不是恋足癖，可她刚才踩着拖鞋出现在众人面前，竟让他半刻也挪不开眼。

他舔了下她脚心。

“啊~”连织感觉到温热的口腔往上，将她脚趾包住。

她小穴狠狠一缩，被这羞耻的动作吓得不轻。可舔舐亲吻的触感传来，异样的快感沿着穴里来回的捣击，她快被融化了。

陆野眼/眸黝/黑，盯着身下的她。

她发丝披散，乳/波被他撞得不断的晃动，每每戳进她花/心，剧烈的收缩绞裹得他寸步难行。

他动作越来越狠，甚至俯身下来将她裹在怀里狠狠撞她。

男人胸膛如铜墙铁壁一般，连织被他压得喘不过气，肉棒来来回回戳她的穴，刺激得她手指在他背上挠过一道又一道。

陆野低头想吻她，她立马偏头。

“不准！…你刚才还舔过我那里…不准唔——”

后面的话被陆野强势淹没在了亲吻之中，他捧起她的脸蛋，霸道吻过每一寸。

再微微曲起身子，将她翻过去。

肉/棒刚刚撤出，又狠狠刺了进去。

“啊——”她侧头正要控诉，陆野胸膛压下，唇在她嘴边。

“嘘，有人来了。”

连织骤然一缩，他闷哼了声，青筋微爆。

门这时扣扣两声。

“野哥，你在吗？”是周与的声音。

他岿然不动，“嗯”了声，除了声音粗哑毫无异样。

连织被他罩在身下，却起了坏心思。

“你晚饭没怎么吃，不下去了吗？”

陆野绷紧了下颌，声音却很平常。

“我不饿，你——”

话没说完，他突然闷哼一声。

她穴/口骤然，褶皱般的蠕/动全部绞裹上来了，陆野腰/眼发麻，浑身血液在这一刻沸腾，他感觉自己今天得死这。

“野哥，你怎么了？”

“没事。”

他咬牙简短几字，后面连织无论再怎么夹他，哪怕陆野青筋条条暴起，额头大汗直冒。

他都没露出半点异样。

陆野只轻轻抹掉她额头上的汗，可那眼神让人毫不怀疑他会弄死她。

周与再问了几句，就自行离开了。

连织正要夹屁股逃跑，人已经被翻转过来趴他腿上，陆野一巴掌甩她屁股上。

“啊！你这个王八蛋。”

她反手要去打他，可陆野单擒住她的双手，又是几巴掌落上去。

“还夹不夹？”

“啊！！”

臀肉啪啪声此起彼伏显得十分羞人，她屁股都被红了，只得求饶说不夹了不夹了。

陆野这才放过她。

他将人抱坐在怀里，她大敞着腿坐他跨上，套吃着他的巨物。

这姿势入得更深更凶，暧昧的声音在房间里响彻一室…

……..

不知道过了多久，陆野抱她去卫生间清洗，她连手指都张不开了，身体绵软成水。

十一月已经有些冷了，连织刚被放在床上时瑟缩了下。可男人火热的身躯随之贴上来。

陆野贴在她额头上落下虔诚一吻，伴随着几句低哄，她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

0072 第七十二章，遭遇突袭（3600 猪）

*

连织第二天醒得晚。

浑身的酸痛感传来，她模模糊糊才发现是在自己房间，昨晚陆野似乎给了清理之后，抱她回间。

她出去的时候，其他人人正在桌前吃早餐，陆野和赵勤几个站在窗边，大概在商量路线。

连织一进门，陆野就看到了她，目光直直锁在她脸上。

她却像没瞧见似的，端着餐盘去夹面包鸡蛋，然后路过几个空位，直接坐在了周与旁边。

有道目光一直落在她头顶，久久没有挪开。

果不其然，几秒后，她右边的位置就有人坐下了。

周与纳闷：“野哥，你一般不是不吃早饭？”

陆野平常道：“也可以吃点。”

周与也没怀疑，他自然而然帮连织取过筷子，还提前用热水泡了下。

连织自然接过，戳戳他碗里的鸡蛋。

“我想吃那个，盘里没有了。”

周与立马给她。

连织也夹起来咬了口，还挺香。

不用转头，连织都知道左边那道目光灼人，男人怕是脸都黑了
吧。

可她不仅不怕，手还故意伸过桌子底下，去摸他的腿。

这么多人，出洋相的反正是他。

可陆野神色未动，从容地握着她的拳头。众人在桌前聊天，殊不知他们队长将人姑娘的手扣在掌中，还挠了挠她的手心。

吃过午饭后，众人去山上滑雪。

初雪季节，整个山坡都是从雪橇上滚落的人影，笑声不断。下山路起码得四个消失，众人从古剑山上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上了。

不知道陆野和众人怎么交代的，他送连织回小区的时候车上就他们两个。

车子停在路边，黯淡的光影在车厢里流转。

陆野手搭在方向盘上，转而看着她。

“周与那里，我会去说。”说什么不言而喻。

连织起了逗弄的心思，她解开安全带凑近他。

“你打算怎么说？说我们在一起啦？”

陆野喉结滑落，“嗯”了声。

“那他要是揍你怎么办？”

“那就让他揍。”陆野自己倒是无所谓，不过这丫头眼底亮晶晶的，鬼主意明显。

他轻敲了下她额头。

他这样无所谓，连织就没有逗弄的心思了。

她左右看看他的车子，车里面倒是挺干净的，她突然从包里取出张纸，塞在副驾驶上的化妆镜上。

她宣誓主权道：“以后这镜子就是我的，谁敢动我就和你翻脸。”

“行。”

“也不准别人坐副驾驶，男的也不行。”

“行。”

他答应得太过爽快，连织一时间忘了还要求什么。

陆野脸上带着丝笑意，她专注看他的样子太过动人，他没忍住掌住她脖颈，吻落在她唇上。

“还要什么？”

连织听他这么说，仿佛无论她怎么要求，他都会给她。

她想要的可太多太多了，但这些东西不能摆在明面上说。

连织将他的手放在自己腰上，委屈道：“腰酸，你帮我揉揉。”

陆野一愣，随即想到自己昨晚把着她的腰往胯下摁。

他轻咳了声，犹豫片刻，真的帮她揉了起来。

原来发生关系真的不一样，连织发现他之前几乎油盐不进，现在却什么都依着她。

腰一直在揉，只是后来慢慢变成了连织坐在他怀里，像是悬挂的小熊。

过路的人不时投来一眼，连织却半分不害臊的贴在他颈窝里。

怀里的身体好香好软，陆野半分力道都不敢多用。一晚上过去什么都不一样了，仅仅是这样将她搂在怀里，她呼出的热气都足够撩他。

陆野呼吸都重了。

她却是个不安分的，还伸舌头舔他耳朵。

“别闹。”陆野声音紧绷。

不闹就不闹呗。

连织还有别的方法治他，她不开心道：“我屁股也疼，还有那里…。昨晚我就让你别舔嘛，结果你还伸舌头咬我，还让我岔开屁股坐你——”

话没说完，陆野立马捂住她嘴巴。

他眼神禁止，古铜色皮肤却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红色，到底没有这个丫头脸皮厚，陆野哄她几句后送她上楼了。

送完人后，陆野坐回车里。

周遭安静如斯，他想起刚才那幕，忍不住笑了起来，胸膛微微震荡。

过了片刻，嘴上的笑意收了，但眉眼都在飞扬。

陆野正要驱车离开，突然副驾上的光亮闪了闪他眼睛，他侧头一看。

是串钥匙。

估计是她刚才落下的。

陆野捡起钥匙后下车，大概这丫头还没上楼，他拿出手机给连织打电话。

然而那边接连几声嘟向都没接。

他刚要走到她那栋楼，就见一辆车停在她楼下，一个黑衣人强勒着她往车里一推，门砰的一声关上。

“连织！”

陆野瞳孔一缩，瞬间冲过去。车子加速往前开，轮胎在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

眼见着绕过弯道，陆野拔腿飞奔，抓着车身后的轮胎跳上了车顶。

车子瞬间颠簸，有人想将他晃下来。陆野抓住车顶架，飞身倒立起来，车身摇晃间。

他突然侧落下来，手还抓着车顶架，一脚踢碎了车后座的玻璃。

巨大的玻璃声炸裂开，陆野手臂穿破了碎玻璃，一把将门来开。

连织正被身后的男人掐住脖子，面色痛苦。有人想要袭击陆野，陆野一脚踹掉那人的棍子。

车速越来越快，一个转弯，他连人带背擦过树上。

陆野痛苦地闷哼一声，可他借着这股力道飞跳进车里，单手将连织抓了过来。

有人挥刀扎向连织，陆野手臂挥过去一挡，再一拳砸向那人脑袋。

大概看得出来他不是软碴，打斗间，车子飞速颠簸。陆野抱住她腰，把她护进怀里，飞身沿着敞开的门滚了下去。

几个翻滚，陆野都把自己垫在下面，死死将她摁在怀中。

直到滚进旁边草丛里，撞在了树桩上。剧烈疼痛涌来，眩晕之后，陆野才松开怀里的她。

她早已经吓懵了，眼泪花花的。

陆野道：“哪伤着了没？”他起身去查看她的伤势。

“呀！”连织突然惊愕一声，“你受伤了。”

男人手臂和手背都鲜血直冒，看着吓死人了。

陆野却淡淡道：“不碍事。”

—

两边都有宝贝像看强制 i，你们太坏了。

之后是 3900 猪加更

0073 第七十三章，霍家变故

客厅，灯光明亮。

连织将纱布缠绕过他手臂的伤口，血口子足足一个手掌长，有些血迹已经干涸。

这种伤口放在平常人身上怕是早就鬼哭狼嚎了，但陆野硬是半声没吭。

“疼吗？”连织问。

“不疼。”

陆野见她脸色苍白，很明显被吓得不轻。

他指腹抹掉她眼角的泪，问：“那几个绑你的人认识吗？”

连织摇头：“他们都戴着口罩，我刚进楼道就被他们捂住了嘴。”

陆野道：“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没有，我除了上班就是准备考试，连和别人产生口角的机会都没有。”

话没说完，她突然一愣，陆野察觉到了。

“想起谁？”

她眼神躲闪。

陆野抬起她下巴：“连织，你想起了谁？”

她抽了抽鼻子，道：“就之前有个人打电话威胁我…让我离开辰达资本，不然就让我消失。我本来以为他只说说，其实没当回事…”

陆野听她说完，脸色已经变了。

她刚回小区就遇到这种事，很明显是蹲守已久，他不敢想象今天若是他没在，她会如何。

他问：“那人是谁？”

“之前不认识，我在沉希的庆功宴上见到的他。”

“沉希？”

陆野显然不认识这么个人，连织就三言两句将自己那段过去给说了，她也没掺杂太多感情，就挑重点的说。

这事陆野之前听她提过，但此刻，他看着她，却鲜见的沉默了。

不曾重逢的这些年，她竟吃了这么多苦头。

白炽灯光下，男人的眼睛漆黑明亮，连织几乎不敢和他对视。

大概是心虚，她总害怕这人理智回笼，哪根筋不对看穿这一切都是做戏。

她忐忑的功夫，人已经被抱坐到陆野旁边。

他轻声道：“刚才是不是吓到了？”

很奇妙，明明伤的是他，他却来哄她。

连织道：“没有…看到你就不怕了。”

她眼眶里还蓄着泪，清亮湿润，看得人心都化了。

陆野拿嘴唇碰了下她额头。

“待会一个人在房间怕不怕？”

连织抬头，灯光如薄雾覆盖在他俊朗的脸上，他头低下，目光和她齐平。

她大概猜测得到他要去做什么，楼下监控得调，人得查。既然出了这档子事，他便不可能坐得住，越早调查越好

连织轻轻地摇头。

“我不怕，你去吧。”

她有时候真的乖的令人心烫，陆野几乎都不想走了，可她的安危最重要

他摸摸她的脑袋，起身去打几个电话。

男人身上的伤其实不止这点，至少他们滚下车时他肯定撞树上了，连织刚才靠在他肩膀时闻到了很浓的血腥味。

但他既然不说，她也没那个闲心开口去关心。

等人离开房子，她脸上的那丝胆怯瞬间消无。

连织立马拿出手机给那边发去消息。

雇人的尾款一结，她让他们赶紧离开蓉城一段时间。

陆野这人行事警敏谨慎，半分不察都会被看出端倪。

*

因为这两天去山上耽误了进度，连织几乎学习到大半夜。

最近辰达资本很忙，先不提合资酒店的事，之前投资的教育培训机构在 c 轮融资发生了恶性丑闻，学生家长和老师搞在一起，再就是行贿入学事件。

社会性新闻闹得沸沸扬扬，这事也进而影响到辰达，撤退或者帮其解决麻烦一直在几个经理中口径不一。

顶层会议不断，连织安排行程的同时也在悄悄准备备考事宜。

考研就在这周，她的考场正好在蓉大。

工作忙碌的间隙，她拿文件去找宋亦洲签字时。

他无意问了句：“这周末考试？”

“...对。”

男人目光停留在文件上，连织愣了半秒才回答，没想到他居然知道。

宋亦洲道：“准备得如何？”

他阖上文件，抬眸看着他。

连织其实很有信心，委婉道：“时也命也，如果天公不作美那我正好安安心心在公司工作，为宋总效力。”

“...”

宋亦洲看她一眼，不紧不慢是将笔放进笔筒里，他发现这丫头就喜欢说官话。

“是嘛？”他淡淡道，“辰达不回收废料，要是连个初试都过不了，就别来了。”

连织：“...”

糟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

她“哦”了声，丧丧地拿着文件出去了，身后，宋亦洲看着她的背影，唇角弯了那么一下。

十二月中，蓉城天气骤冷，呼出的热气皆凝结成了霜。

连织就在这样的天寒地冻里迈进了考场。

霍企山也在年底这天回了霍家老宅，由于几次经济政策变革，他大多数生意都转移到了海外，只有少量还留在蓉城。

他平常也鲜少回国，这趟回来就和大夫人吃顿饭。

几十年的夫妻，由最初的恩爱白首到如今相顾无言。

相处方式变了，但习惯还没变。

霍企山道：“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吃这种燕窝粥。”

他眼神示意佣人，佣人刚要动作。

大夫人道。

“不用了，都知根知底的人，不用来这一套。”

霍企山笑意微收，道：“你还在怪我？”

他这话一语双关，像是在问他后面又娶了两房太太的事；或者当年为壮大霍家，直接将她母家的血吸干，导致其父亲不得善终。

他年轻便是凶相，如今年老只会更甚。

不笑时就有些不怒自威。

大夫人神色平淡。

“谈不上怪，你最初是什么人我清楚你也清楚，所以这就是我的应得。”

当年霍企山不过是逃难的乞儿，富贵不再身份不再。

是她不听父亲的劝导，一意孤行，如今落得这个下场也怪不得别人。

大夫人放下筷子，道：“只是咱们都这个年纪了，没必要再演戏给别人看，该办的手续尽早办。”

她说完就要离席。

霍企山叹气道：“咱们就不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毕竟那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

大夫人没说话，起身走了。

第二天，她去了躺专柜，平常大多数是专柜经理将货送上门供她们挑选，也有少数时候贵太太们需要自己去换货的情况。

宾利沿着霍家大门开出去，却没有去商场，而是开去一家隐秘的茶室。

大夫人进门后，里面的人摘下了口罩，面容苍老。

“大小姐。”

大夫人眼眶红了些：“候叔，辛苦你回国一趟。”

候叔道：“不辛苦，我这辈子都是为孟家卖命，到死了也是。”

大夫人道：“你查得如何？”

候叔眼神犹豫，最终还是哆嗦着将文件递了出去。

大夫人立马打开，几页英文密密麻麻映入眼前。国内全是霍家的眼线，自从孟家败落之后她自己连自由都没了。

当看到最后一页纸上写着血液样本适配度 99.95%时，大夫人顿时滑到在地。

果然！

霍尧就是她的孩子，她这二十多年饱受丧子之痛，原来不过是霍企山的一手操纵。

大夫人心如刀割，瞬间泪如雨下。

候叔立马去扶她。“大小姐…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你得跟我一起走。”

他让她现在就走，蓉城现在不安全，霍企山这个人心思歹毒，怕是从几十年前就开始图谋孟家了。

她留在这不安全。

只要离了这，离了华国，孟老爷子当年那些老友，不管怎样都能庇护他们。

候叔道：“霍二公子好歹还是他的血脉，霍企山不会把他怎么样。”

大夫人赶紧擦掉泪：“不..候叔你先走..你现在赶紧走..机票我已经给你定好了，你立马回英国，我还有事没做。”

父亲的基业还在这，就这么走，她不甘心。

两人交代几句，便赶紧各自离开了。

为了避免怀疑，大夫人还特地绕道去专柜待了会。

司机都是从小跟着她的，很可信。

从商场出来后，车子往回开，路过跨江大桥时平稳而匀速。

大夫人咬紧牙关，血泪都被她生生咽了回去。

她拿出手机，翻出霍尧的电话拨了出去。

“嘟——”的几声，没一下都像是狠狠敲在她心上。

那头接了。

“大妈？”霍尧慵懒的声里难掩纳闷，毕竟几十年里这位夫人可从未给他打过电话。

大夫人眼眶湿透。

“阿尧，你在哪，我现在——”

话没说完，只听见一声剧烈的鸣笛声，大夫人扭头，大桥对面一辆卡车突然失了控，越过栅栏直直撞来。

“砰”的剧烈一声撞上。

手机砸落在地，两辆车子撞开了横栏，坠入了河里。

—

第三卷又要加个人进来，感觉有点小吃力。

因为大纲是边写边完整，所以之后可能会有修文的情况。

晚安

0074 第七十四章、扫黄

最后一门考完，连织跟着人潮出了考场。

算上必扣分和她不会的，按照往常的分数线，这成绩进复试应该十**九稳。

她刚拿到手机，便迸出几十条消息。

连织还没来得及恢复，就被头条跳出的新闻惊在原地。

【钢铁大王霍企山的原配孟礼贤车祸身亡】

这条时事热点已经登顶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连织点进去后现场图打码涂黑，但不难想象现场惨不忍睹，大桥横栏受损严重，打捞起来的车辆只剩残值。

孟礼贤和其他几人的尸体纷纷打码。

底下评论唏嘘不少，感叹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先来，有钱又如何，阎王要你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

比起看客的感叹，连织陷入了震惊和不解。

怎么会是霍家大夫人？

连织算到这当口会出事，但没算到是大夫人。

上辈子她因为故意伤人进了监狱，这段轰动的往事不过简单几笔，后来只听说霍家两位夫人相继去世，霍尧拿到霍家大权，一举卖掉了钢铁产业。

霍尧不是是二夫人所生？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他性情大变。

这期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吗？

连织百思不得其解。

她翻进了私人邮箱里，一个月前她便摆脱车子楚跟踪霍家几位夫人，相较于以前的一周一发，这次发过来的信息却相当巨大。

孟礼贤在车祸之前去了个不知名茶楼，之后有个戴帽子男人从里面出来。这些都不足离奇，最震惊的莫过于男人和孟礼贤几乎前后丧命。

一个死在去机场的路上，一个命丧于跨江大桥。

两件命案，绝对不可能是意外。

是谁杀了他们？

连织突然后颈发寒，她隐隐感觉有人一手操纵。

既然要继续往里面查，就得深入霍家。

连织以慰问的名义，给霍尧打去了电话。

….

孟礼贤出殡那天，几乎整个蓉城的权贵和记者媒体都去了。

这事以交通意外定案，众人也没有异议。

这位大夫人出生于上个世纪显赫的贵族之家，可以说霍企山能发家全靠这位夫人。不过孟家逐渐树荫凋敝，连个后嗣都没有，也不禁让人唏嘘。

连织作为霍尧女朋友的身份，虽是个挂名，但也去了。

霍尧一身黑衣，吊儿郎当倒减了不少，沉默站在亲属队伍里。

前来吊唁的人不少，连织一一观察，其中有位引起了她的注意。

他面容苍老，杵着个拐杖却仪态十足，将鲜花放在孟礼贤灵位前骤然红了眼睛。

霍企山上前招呼他，感谢他从英国回来吊唁亡妻。

郑老先生道：“少猫哭耗子，当年你若是好好照顾礼贤，她会没了孩子，这么多年郁郁寡欢。”

霍企山苍老的脸上有丝哀伤：“都是霍某的错，我这辈子都对不去礼贤。”

“你少给我猫哭耗子！”郑老先越说越气，三夫人这时上前道，“郑老爷子，逝者为大，大夫人必不会想看到这样。”

郑邦业这才住了嘴。

这个小插曲无人在意，连织却看在了眼里。

托车子楚的庞大关系网，当晚这位老先生的信息就发进了连织的邮箱。

郑邦业是上个世纪赫赫有名的律师，和孟礼贤的父亲是至交好友。他在国内拥有多家产业，后来全家移民海外，也鲜少回国。

这趟回来，很明显是因为孟礼贤。

连织当下有了主意。

她将之前跟踪孟礼贤的照片和信息打包之后，以匿名的方式寄到了郑邦业的住处。

有些东西她查不到，但这个人一定有办法。

*

出殡礼之后，霍企山很晚才回的霍宅。

霍尧正在书房等他，叫了声爸。

霍企山道：“还没休息？”他年岁每增，声音里自带着股威严。

霍尧懒靠在门上，淡淡道：“没呢，有点事想问问爸。”

“什么？”

“你回来那天和大妈聊啥了？”

他习惯漫无目的地问话，殊不知书桌后，霍企山薄薄眼皮微抬，目光落在他脸上。

“怎么？”

“就问问呗。”霍尧耸了下肩，又有些想不通，“她在车祸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

书房灯光很暗。

他不曾发现，霍企山漆黑的眸底变得锐利而寒冷，盈于苍老的五官之间。

“她说了什么？”

霍尧舌尖抵了下唇角，有些烦。

“电话没打完…她就出事了。”

男人就是偶尔纳闷那通电话。这位大夫人从小性子清冷，脸上也没有几许悲伤，平平淡淡。规矩又多，霍尧没少因为犯事被她责罚。

实在也生不出多少感情。

他一句话，霍企山脸色凌厉顿消，又成了那个和蔼的父亲。

“你毕竟是她从小看大的，有事嘱咐两句也是应该。之后主宅就剩你母亲，有空回来多陪陪她。”

他道，“我累了，你先回去。”

“行。”

霍尧转身走了。

身后，霍企山盯着他的背影，面容沉冷，毫无温情。

*

蓉城警局对于扫黄打非，在每个区都有相应的线人。

有些甚至深入会所和商 k，打着按摩唱歌的旗号，却暗自提供色情服务。

一两家上面还会搁置搁置，但一旦越过那道红线，警方这边立即采取清扫行动。

江南区是蓉城经济大区，会所出问题的自然不在少数。

然而陆野拿到清扫名单时，就几家商 k。

“局长，这数量不对吧？”他眯眼看了那几家出头鸟，目光又落到对面的男人身上。

局长默了默：“陆野啊，上头有上头的考量，今年先就这样。”

这话鬼都不信。

陆野漆黑的眼睛和他对视几秒，直接发问：“其他几家有保护伞，动不得？”

局长道：“你——”

陆野看他这样，了然点了下头：“看来就是了，既然这样这些小虾米也没必要去。

总不成一老掉牙的在里面洗脚，我以扫黄的名义强行将人拷了。”

他没有笑意地笑了，“这不合适吧？”

他这话掩不住的流里流气，局长气得一本书扔向他。

“给我滚出去。”

“行！”陆野转身走了。

还没拉开门，局长沉声道：“等等！今晚你小子必须得去，这是命令。”

陆野没搭腔。

他回办公室，赵勤就凑上来，悄声问今晚出发的时间。

陆野示意给他了一个数字。

他沉吟了会，问道：“今晚参与行动的有多少人？”

“整个局，百十来号吧。”

陆野靠在椅子上，有一会没说话了。

他眼神漆黑而沉默，在算时间，算人是否足够。

算局长的时间差，他下午得去省外开会，回来得明早了。

末了，陆野取出只笔，在上面给出的名单上又添了几家。

每一家，都是江启明旗下的会所，无一例外，这些年都以各种方式被保了下来。

他一边写，眼皮微掀，黑眸直视对面的赵勤。眼里的意思不言而喻。

赵勤目瞪口呆：“野哥，这——”

陆野写完，将笔扔进笔筒里。

“出了事我担着。”

—

00:30 加更

0075 第七十五章，想好怎么交代了吗？（3900 猪）

江启明最近清闲了两天。

近来各个城市运转正常，他不由得想把手伸得更长，上次去缅甸秦队长说可以自己建生产基地，之后再不用去别人那里拿货。

江启明当时没做声，如今想想这生意也不是不可行。

他怀里正靠着两个妞蜜里调油，手下来告诉他半个月过去了，蓉城那边还没动静。

江启明这才想起连织这号人物。

他淡淡垂下眼帘，漆黑的眸子却浮动着一丝冷意。

拿了钱还不遵守承诺的，这女人还是头一个。

简直是找死。

他勾勾手指，将手下叫到耳边正要交待什么。

突然，电话响了。

江启明接在耳边，那头惶恐道：“江总，不好了！我们的几个场子都被警察端了。”

江启明脸色骤变：“什么？”

他说快凌晨的时候，一波警察突然来会所，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会所被封，现场所有人都会被带走，他们这边断了几条臂膀才切断关系，但蓉城那几家肯定是保不住了。

江启明大怒，正在这时，他老爹电话打了进来。

江启明接通后，那边劈头盖脸一顿骂。

“你在搞什么？我让你这段时间低调，结果你反而让警察给盯上了。”

江启明道：“我他妈哪里知道，每个城市我都打点好了，让我知道是谁在针对，我弄死他不可！”。

“你要弄死谁？”

江父几声冷笑后，反而冷静下来，“我打电话就是想和你说让你你要冲动，蓉城不行就退。”

他顿了顿，道“我警告你，这次你不能动，就当吃个哑巴亏。”

江启明嗤笑，“谁啊，值得这么大脸。”

“他背后是京城贺家。”

江启明默了两秒，咬牙道。

“不会江南区那个私生子搞出来的？”

“嗯。”

江启明面色扭曲：“难怪这么猖狂。”

权贵之间那点秘辛根本瞒不住，核心圈那些事对他们来说就是保命秘籍，都快倒背如流了。

江父又警告了他几句，江启明面上答应得很好。

可电话挂断，他听着手下向他报告这次的损失，原本他打算将蓉城作为南方的中心，如今这个计划几乎被拦腰砸断。

江启明愤怒的阀门几乎被瞬间拉闸，滔天的怒火充斥在五官之上。

他本就是少年得势，再到一步步壮大势力和地位，早就将所有人不放进眼底。

如今被人摆了一道，他怒火滔天，杀人的心都有了。

江启明直接抄起旁边高尔夫球杆，大步走近停车场。

到蓉城快两小时的车程，他直接狂飙到一白百八。

江启明开到了江南市，陆野清扫行动才忙完，又在警局被教育到半夜，今年各种评优取消外加检讨。

他出来的时候都快天亮了。

陆野翻开连织的微信，她晚安的表情包还在对话框里面摇晃。陆野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他琢磨着在车里将就几个小时，就去找她。

然而还没到车边，一道凌厉的风扫过来。陆野猛地侧头躲过，球杆砸向破裂碎片飞溅，江启明脸色铁青，一拳砸他脸上。

然而陆野动作更快，他拦住江启明的手掌，目光锐利，反手一拧。

江启明吃痛低叫，狠狠踹他一脚。

陆野立马跳开。

陆野再度看向江启明时，摘掉身上的警徽勋章，和职业有关的一切东西他全摘。

他的眼神漆黑而狠，要打他就奉陪。

江启明也是练过，当初和几个壮汉大也丝毫不差。

然而现在，他几乎是被挨揍的份，几招下来完全近不了陆野的身。他手上肌肉暴起，一拳要揍过来。

陆野这次没回揍，握着他手腕一扯，直接带动他往前扑。

陆野一脚将他踩在地上，碾着他脖颈狠狠一压。

江启明便痛得撕心裂肺，连叫都叫不出来。

陆野俯身看他，一字一句道：“你记住了，以后你再敢碰连织一下，我他妈弄死你。”

他说着又狠狠一碾。

那样子不像个警察，更像个痞子。

江启明吃痛笑了。

“原来那娘们找到你这个靠山，我说呢。”

话刚说完，几个执勤的人跑了出去，大概是听见打斗。

陆野脚一松，那几个人就将江启明烤了起来。

“干嘛呢！警局外面都敢乱来。”

江启明舔着嘴角的伤口，反而笑了。

“抱歉啊，警察同志，今晚心情不太愉快一时思想走了叉子，才找这位警察叔叔较量了下。”

“有你这么较量的吗？你这叫故意伤人。”

“sorry 啊，什么惩罚我都认。”

陆野全程沉默，看着他撒谎。江启明眼神挑衅地盯着他。

蓉城几家会所没挂他名，和他毫无关系，出事了江启明第一个甩得干干净净。他也精明着，知道今天这一顿揍顶多算是袭警。

关一关，教育就放出来了。

他连记录都不会留。

陆野目光黑而凉。

等人进警局后，他的电话响了。

陆野接在耳边：“怎么？”

那边道：“野哥，你前几天拜托我找到人现在找到了，刚关进局里，你要不要过来一趟？”

**

连织早上起来，便听说江启明在蓉城几家会所接连出事，他因凡事进了局子。

她不由得拍手叫好。

这个人这段时间收拾烂摊子都来不及，怕是根本想不起她。

想拉江家下马并非一日之功，连织也不急于这一时。

这件事少不了陆野的帮忙，她少见主动给他发了几条消息，殷勤示好。

【陆警官，我们好像已经好几天没见了（可怜）】

【你不想你的小可爱吗？】

【muamua~】

然而陆野却没回，连织也不在意，她踩单车去上班。

几个会议穿插着，竟就这样到了下午。

傍晚，陆野来了电话，在大厦楼下等她。

宋亦洲不在，连织胆子也大些，上车后吧唧一下亲他脸上。

“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呀？”

她气鼓鼓的，一副算账的模样。

陆野看着她，淡淡的笑意凝在嘴角，道：“去了隔壁市里一趟
？”

“去干嘛？”

“一点公事。”

她“哦”了声，显然点到为止的问法。陆野不动声色看着她，浓黑的瞳仁里映着她巧笑倩兮的脸。

连织问：“晚上吃什么啊？”这几天只要见面都是陆野带她去外面吃。

陆野抚过她唇角边的口红，道：“去我那吗？我买的有菜。”

连织眼里有一闪而过的惊讶。

这男人前几次吃完饭送她回家，她百般撩他都不上来，怎么今天？

陆野还在看着她，等她回答。

连织笑道：“好啊。”

陆野住的地方在缙南小区，新开发的楼盘，装修也很新。

进去之后灰土黑的装修符合直男的风格。

他去厨房洗水果做饭，连织也没有去帮忙的意思。

屋里有暖气，她脱掉外套，闲来无事到处看看。两间卧室，阳台被陆野封了之后当成书房，一沓资料放在上面。

她无意扫了眼，顿时后脊发凉。

是一份口供。

那晚在小区楼下绑架她的那些人的口供，事无巨细，一一交代。

要将她绑到什么程度，如何逼真。

连着她们商量的佣金都坦诚得一清二楚。

事情过去快半月，连织早把这事给忘了，如今再次看到，只觉得脚底生气一股寒意，源源不断往四肢百骸里蹿。

身后这时传来了脚步声，不算重，却一下一下狠狠踏在连织心上。

她情不自禁转身，陆野端着果盘，步步向她走来，眼瞳黑而沉。

连织有些脚软，情不自禁想跑，可身后是书桌，她无处可躲。

陆野转眼已经到她身旁，水果盘放在书桌上，手却并未收回，以这样的姿势将她逼在了角落里。

他眼里带着淡淡审视：“想好怎么交代了吗？”

—

咱就是说不能耍小聪明了，一耍就被逮住。

4200’ 猪猪加更。

0076 第七十六章，逼问

男人声音平缓，动作也慢条斯理。

可对视间连织却莫名恐慌，心都揪成了一个团。

她佯装不懂：“交代什么啊？”

陆野垂眸看她：“关于你那晚雇人绑你的事。”

“你在说什么啊，什么雇人绑我？”她手圈上他胳膊，晃来晃去，“陆狗狗，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她打定主意装傻到底，死不承认。

陆狗狗是连织给取的小名，往常陆野就笑着看她闹。

此刻他却没有回应，深黑的瞳仁倒映着她装模作样的脸。

“还装。”

他手指一捏她下巴，“首款二十万，尾款事后再付？目的在我面前把你掳上车，你不是和他们排练得挺好？”

连织呼吸骤轻，一颗心几乎被下巴那点力道碾碎了。

可她打死不承认。

“你不会信他们的话吧，他们为了摆脱追责什么话都能编出来，说到底你就是不信我…”

说着说着眼眶渐红。

还在装，陆野本来等着她坦诚，可她这打死不认的态度让他彻底火了。

他声音已经带着几分凉意。

“他们瞎编？聊天记录能胡诌，转账也是假的？你倒是聪明，用了个新号

和他们沟通。”他道，“但你知不知道转账哪怕经过千万道手，警方一查就出来了。”

“我，我没——”

她下巴突然狠狠捏了下，陆野面无表情的脸逼近她，“还打算狡辩？连织，今天这事我但凡往下深究，你这都能按故意伤人罪判！”

到底陆野从警多年，拿捏他人的心理要娴熟得多。

他不笑五官凌厉，像是在审问犯人。

连织面上不显，但脚底发软，要往下滑时。

一只大手横贯而来，握住她腰身。

陆野将她抱在沙发上，她坐他腿上，戒备看他，成了只浑身紧绷的小刺猬。

陆野用腿颠了下她的屁股，冷道：“重新交待。”

他表情不明朗，但很明显没有大发雷霆，连织于是开始走怀柔政策，她吊着他脖子哭了出来，“我被人威胁没有办法，要不然他肯定会找人杀了我。

你不要怪我了嘛，陆狗狗..我以后不这样了。”

她两口吧唧在陆野脸上，将他的心思搅得一塌糊涂。

但他面上仍紧绷着，道：“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连织一愣。

为什么不直说？

贫瘠的语言哪有当面见证的冲击大，有人绑架她，她命悬一线，这些都能让陆野主动去找江启明麻烦。

她要的不是被动保护，是江启明和他身后的势力身败名裂。

而且….

她后面的话说不出口，但陆野却替她答了，他凑近看她。

“怕我知道，这才是你接近我的目的？”

啊？

连织瞳孔一缩，她面上仿佛被针刺般热辣辣的，一时之间竟忘了用什么来反驳。

也反驳不了。

陆野将她的目的看得穿穿透透。

他摸摸她的脸蛋，又香又软，漂亮得让人不敢奢望。

曾经拉个手抱抱都是奢求，现在却能乖乖在他怀里，对他撒娇对他笑，夜晚主动夹他的棒。

这七八年，陆野连做梦都不敢想。

可人的喜好会改变吗？

“我这辈子的男人不说高官进爵，顶天立地。但一定满腹学问，温文尔雅，就你这个小混混，你也配。”

这话言犹在耳，陆野早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连自己都骗不过。

追她的人自始至终那么多，她勾勾手指缠上来一连串，她不至于捡他这根烂葱。

连织：“我，我没有——”

话没说完，陆野低头咬她下巴，眼神里带着股狠意。

“再敢说一句假话试试。”

连织一哆嗦：“可能有一点…但不完全是。”

谁不希望自己男朋友身强力壮，能保护好自己。”她委屈道，“可能我以前对你很不好陆野，也说了很多伤害你的话，人的想法是会变的。”

“我经历过被骗，被威胁。现在才知道你那个时候对我有多好，如果愿意有人为我事事出头，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会不爱？说到底你还是从来都不相信我喜欢你！”

她这话说得半真半假，鼻子一红哭得比谁都凶，泪眼朦胧又梨花带雨的娇态真是狠狠踩在陆野的心上。

他抹她的泪，眉眼间有些无奈。

“是我被你骗，要哭也是我。”

她抽抽鼻子：“你不相信我，你还那么凶的质问我，我下巴都被你捏痛了。”

她这完全属于倒打一耙。

可陆野就被她弄得毫无办法，小妖精让他帮她揉下巴，陆野也照做。

他问：“还疼吗？”

连织又把他手放在自己屁股上：“刚才你颠了我一下，要揉。”

她这分明在没事找事，陆野眼神有些眼里。

但她非得揉，他也拗不过她。

她屁股隔着层裤子翘翘的，软软的。他捏了几下，眼神都微微黯了。

她眼底笑意明显，还故意招他，像之前陆野对她那样，去舔他的脸。

0077 第七十七章（高 h）、叫哥哥（4200 猪）

*

陆野起初还有定力，眼神禁止了几次。但女人舌头又软又滑，浑身还香喷喷的。

于是这场审问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味，陆野情不自禁吻她。他们唇舌开启，彼此吃着对方舌头。

陆野鼻尖贴在她狠狠地嗅，两人交缠的呼吸中掺杂着一丝微弱的呻吟。

她就穿着件毛衣，身体箍出姣好的曲线软在他怀里，没有男人能忍得住。

他握在她腰间的手越来越近，越来越烫，摩挲间仿佛要把那块布料给烫化。

陆野呼吸粗重，贴在她嘴边。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瞒我？”

“有。”她睫毛微颤，呼吸也很烫，“我背地里去偷偷去查过他的一些犯罪事实，我害怕他威胁我所以想提前抓住他的把柄。

但我不敢交给你，我怕你说我利用你。”

她委屈地轻抿了下唇。陆野揉揉她脑袋。

“傻姑娘，对我你永远不用这样小心翼翼。”

他眸光不知怎么柔和了下来，像是湖泊。

“好…”

她囫囵去吻他唇，吻从他下巴游离到他耳垂，一口含住。

陆野背脊一僵，喉咙情不自禁往下滑。

她舌尖还故意舔过他的耳朵，呢喃的声音细细的，仿佛高潮前刻。

“陆哥哥，我湿了…”

陆野陡然掐住她的臀，眸光骤黑。他鼻尖蹭蹭她的，声音微哑。

“我还没做饭。”

她摇摇头说不饿，手伸进夹克里，轻轻地在他腰眼打了个圈。陆野头皮发麻，感觉自己今天要死在她手里。

他低头吻住她，人已经起身抱着她往卧室走。

连到大床上的时间都等不了，他将她抵在墙上，扣着她得后脑勺吻的激烈。

她呼吸之间全是他的热气，连织搂住他的脖子，任由吻落在她的嘴唇，脖子，耳朵…

男人胡茬扎上她脖子痒痒的，连织湿得更为彻底。

“你胡茬好扎人…”她鼻音嗡嗡的埋怨，陆野没忍住笑了声，吻沿着她耳垂而下，亲吻她的脖颈，胸脯，肚脐…

毛衣一件一件的脱落，连织五指都钻进他的头发里，随着他舌头含住她的私密处。

她腰身死死弓起，难耐的呻吟缓缓溢出。

昏暗角落，女人大张着双腿分骑在他肩膀上，任由他肆意吮吸她的阴唇，舌头搅弄一番后含住两片花瓣重重的吮。

“啊哈~”

连织不懂他为什么喜欢舔她那里，可她的的确确得到了太多快乐，小腹躁麻难耐，她快要升天了。

男人重新将她压在墙上，亲吻她的脖子，嘴唇。她嫌恶那味道转头，依然被他捧住脸强势吻下。

黑暗中，隐隐有皮带解开的声音。

粗长的巨棒打在连织手上，她腿间抖擞，从他根部缓缓抚摸，打圈似的滑溜溜的摸，指腹还轻轻的撵过他顶端。陆野牙关紧咬，快被她给玩死了。

她放进臀缝里，火热的硬物就来回磨蹭顶弄，每每撵过她的阴蒂，连织爽得抠进他手臂。

陆野借着这股力道狠狠撞了进去，一冲而入。

她所有声音都卡在喉咙，人也跟小猫似的缩在他怀里，两条腿无助在他腰侧晃动。

站立的姿势，她所有着力点全是体内那根巨棒，她绞紧般颤缩着，陆野被咬得发麻，喘气连连。

陆野啃着她的嘴，哑声道：“再叫几声哥哥？”

“啊？”

他狠狠用力，连织一口咬上他背脊。

“哥哥…哥哥轻一点…”

这声音细细的，像是甘浪摩挲过陆野的背脊，她大概不知道她叫出这声有多好听。

陆野低头吻着她，灼热的胸膛几乎孟浪碾着他的乳，紧实的臀部来回有节奏的挺动，看不见的肉棒在骚穴里进进出出，反反复复的顶弄。

一波一波的蜜水流了出来，囊袋拍击得啪啪湿响，连织都快爽上天了。

她脚趾紧绷，脑子里绷成了一根弦。

“难怪…那女孩子呃啊…要给你告白..”连织手指在他背上狠狠挠过一道，“她知不知道..呃啊…你床上这么厉害..”

回应她的是陆野的惩罚式用力。

他将她的腿拉得更开，连连冲刺，浅撤狠进间，仿佛要拿肉棒当钻头顶死她，直把连织干得喊救命。

“错了…错了…呜呜…”

啪啪打桩的声音戛然而止。

陆野喘着粗气，额头抵着她的。

“这是最后一次。”

连织陡然一耸，透过迷离的视线看他。

男人充满欲望的眼睛遍布血丝，如一张网似的罩住她，下面还在深深进出。

“以后不能再骗我。”

连织咬唇：“不会了了..呃…”

“最好是。”

陆野喉结难耐地滑动，末了一口咬上她的肩膀，“再敢框我，我掐死你这个祸害。”

她吓得一哆嗦。

身子被他死死霸占着，连织毫不怪异他话里的真实性。

如果让陆野知道她和宋亦洲有一腿，只怕他真会弄死她。

她得想办法藏好了。

—

等陆野发现估计又是修罗场。

4400 猪猪加更。

0078 第七十八章，游走在两男人之间

当晚，连织便将现有掌握江启明犯罪的证据全部交给了陆野。

未成年强奸案，还有她导师王世忠的不明死因。

如果江启明能因为沉希，想尽办法让她消失，那么王世忠的死亡很有可能也和脱不了关系。

这些东西在她手里发挥不了作用，可陆野却能查清来龙去脉。

也不枉费她演这么一出戏。

翌日，连织去辰达的时候比之前都要早，陆野开车送她，她以买咖啡为由提前停了条街，再单独进大厦。

她出电梯时，49层安安静静，宋亦洲还没来。

连织将需要签字的文件拿去他办公室，窗帘严严实实的闭着，她拉开后阳光倾泻进来。正在这时，门口传来脚步声。

连织转头，宋亦洲站在门边看她。

她整个人站在阳光里，身姿被勾勒得窈窕动人。

他多看了几眼，走到办公桌后。

连织去给他煮咖啡，端过来时顺便提醒他签字，上午有会议，下午有讲座，只有早上他有时间。

宋亦洲单手扣着袖扣，目光却落在计划书上。

“这笔款是什么？”

连织踮脚，目光跟随他手指的方向。

“维修费。”

她这一靠近，空气中漂浮着茶树香味。

宋亦洲抬眼看她，眉梢一抬：“换香水了？”

“没，是沐浴露。”

连织面上平静，心里却骤然一紧。

昨晚她睡在了陆野那，也就自然而然用了他的洗漱用品，没想到宋亦洲连这个都闻得出来。

沐浴露…

她回答平常，宋亦洲眼眸却渐渐深了。

有些字眼总能勾起一些沸腾的回忆。

他想起抱她去浴室的时候，水流混着沐浴露冲刷过他们交叠的身躯，湿湿滑滑流到结合处，他进出得愈发通畅无阻，甚至戳到她宫口去。

她拼命夹他，哀求他不要往里进了。

可越哭，他便越发肆无忌惮。

宋亦洲喉结滑落，喝了半杯咖啡。

他从柜子里拿出个邀请函推了过去。

连织问：“什么？”

“打开看看。”

连织打开后，是卡伦·皮亚诺的演讲邀请函，大师来华，除开担任宋氏集团的酒店总设计师，当然也举办了相应的讲座。

宋亦洲道：“把会议的时间提前一小时，下午你跟我去。”

“好。”

这时办公室的门推开，沉希探出头来，道：“亦洲？”

她目光和连织一碰，笑意明显没了，“连秘书也在。”

连织冲她淡淡一颌首，抱着文件出去。

整个上午沉希都在辰达资本，她想加入这次酒店内部设计团队，自然得去跟卡伦·皮亚诺碰碰面。

出发去会场的时候，沉希靠在宋亦洲肩膀上，在聊他们大学的那些事。

聊只是次要，在试探连织的反应，可她半个眼神也没往后给。

“其实那时候我老找不到你，好多次都是通过你大哥。”沉希忽然想起什么，说，“对了亦洲，你大哥忌日是不是快到了？”

宋亦洲侧眸，眼尾乍现冷意，在目光落在她脸上时又瞬间消无。

他淡淡道：“在一月下。”

沉希感叹道：“可惜了，你大哥还挺有才的。”

是可惜了。

宋亦洲想，宋家有长子继承的传统，他大哥若还在，此刻这个位置上的便是他。

沉希道：“今年带我一起去看他吧？”

“行。”

连织坐在副驾驶，半竖耳朵。

宋亦洲大哥去世这事她也大概了解，调查的结果是意外，都好几年前了。

她其他要查的太多，倒没有过多关注这方面。

到了演讲现场，几乎座无虚席。

卡伦·皮亚诺离开建筑事务所后处于半退休状态，他在台上诙谐的讲述建筑千面化，甚至很多设计图都是临时起意从梦中得来。

台下笑声一片。

连织就坐在 Jeef 的旁边，她了解过他之前的作品，重视极简主义，这次内部设计主要是他抄刀，于是连织便想来取取经。

连织道：“听说国外酒店客房设计喜欢将床设计在动线之上，Jeef，你这次也会采用这种风格？”

Jeef 摇头：“不不，每次住上这种酒店就像千军万马在头上跑，我不喜欢，过于注重美学而忘了舒适型…”

他俩时而低语几句，宋亦洲在他们前面，自然也听得一清二楚。

他听到这丫头将 Jeef Steven 的作品拿出来交流，简直耳熟能详。

他眉梢微微一扬，在想她是什么时候去查的。

演讲之后，宋亦洲和卡伦·皮亚诺闲聊的功夫，沉希表明自己想加入的意图。

卡伦·皮亚诺是个和善的老人，自然欢迎团队里有新鲜血液注入。

“美丽的女士，我看过你获奖的作品，风格很独特，欢迎你加入。”

沉希嘴上的笑意一僵，还是伸出去和他握了握。

*

江启明袭警这事，没过两天就放出来了。

他本人倒是无所谓，走的时候外套搭在肩膀上，冲陆野笑着再见。

“这里面伙食还挺不差，陆警官，谢谢招待了。”

陆野淡淡道：“伙食再好也少来，你这号人我们招待不了。

我之前说的话你考虑考虑。”

他手一拍江启明肩膀，看似是拍，实则千钧的力量压在江启明身上。

在警告他别碰连织。

江启明呛咳了两声，笑道：“那怎么能行，俗话说礼尚往来，陆警官有空一定来江某这坐坐，我一定礼尚往来。”

他后面的话已经近乎切齿，车子依赖，他冲陆野一挥手。

“陆警官，我们下次见。”

陆野没有笑意地弯来下唇。

车子一走，他瞬间表情一收，毫无笑意。

这个人是疯子，仇恨怕是彻底结下了。他看着虚空，陷入了沉默，在思考自己能不能时时刻刻护住连织。

手机突然滴滴两声。

冯宴发来几张图片，顺便给了他一个号码。

陆野点开一看，当年王世忠这事的确是以花粉过敏结案。

奇怪的是家人报警后又迅速撤销。

而且涉案的几个警察如今纷纷都不在警务系统里。

像是商量好离职了一般。

陆野察觉到了古怪，复制那个号码回拨过去。

“小梁…叫我陆野就行…谢谢你帮忙，下周我找个时间过去…”

**

演讲会后有个小小的启动宴。

从宴会上下来，宋亦洲浅酌了几杯，他靠在后座闭目养神，脖颈浮起淡淡的绯色。

他一喝酒就上脸。

连织坐他旁边，将他西装外套放在一边，她抠了颗解酒药，同时将水递过去。

“宋总？”

宋亦洲转头看她，黯淡光影流转过他昏昧不明的双眸，车子在这时往左转弯，连织情不自禁往他那边倾。

她本已经稳住了自己。

但一只大手突然横贯她腰身，宋亦洲用力一带。

她便撞去他怀里，脸蛋几乎和他相蹭，矿泉水瓶砸落地毯，放肆汹涌的流着。

车子的挡板升了起来，前面的方成已经自动封闭了五官。

宋亦洲微微纳闷道：“你什么时候做的功课？”

说的是她在会场和 jeef 络绎不绝的聊哥特式风格，聊客房设计，她明显是对症下药了。

连织道：“前几天小小看了下。”

“下班你得学习。”

宋亦洲捏了下她鼻子道，“所以是上班摸鱼偷学的？”

“我没！”

她陡然睁大眼睛，一副冤枉的表情。

宋亦洲微微莞尔，她才知道他在逗她，可浑身的毛都刺起来了

。

他忍不住用手蹭蹭她脸蛋上的晓绒毛，滑滑的，嘴唇还晶莹剔透。

幽暗的车厢，男人眼眸渐深。

他低头轻轻吻住了她。

很轻柔的吻，嘴唇碾着嘴唇，厮磨的力道，却足以让人脸红心跳。

她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宋亦洲眼皮缓抬，却一直在盯着她，深黑如潭的眸子里有些难懂。

她似乎从来不多过问。

他的女友，她的处境。他给她他便接受，他撤回她便摆正位置

。

通透得像一阵风，也让人挑不出半丝差错。

但真的过于太乖了。

这个吻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味道。

哪怕方成竭力忽略，挡板已经升起，可那面红耳赤的声音挡不了。

后车挡风玻璃上隐约倒映交叠的画面，男人捏着女人下巴，几乎是往下压着吻，她手不住抓紧他衣领，相贴那一抹白皙真真是美得摄人心魄。

宋亦洲揽着她的腰，嘴唇从她脸颊厮磨到耳边，复又将她吻住。

男人的反应连织一清二楚，他想要她。

以往宋亦洲不是个纵欲的，他甚至不会在公共场合表现出半分心思。

可如今…

他手掌几乎将她躺化了，呼出的热气也尽数喷在她脸上，连织腰腹抖擞，莫名湿了。

宋亦洲微微松开，手指碾了碾她的耳垂，低声道：“今晚能吗？”

他眼神幽暗，尽是侵略是欲望。

能什么，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连织包里的手机也同时微微震动，很轻微的一声，像是谁发来的消息。

但不是消息，是陆野打来的电话。

连织特别设置的，微微震动一声后陷入沉默。

他也在找她。

—

这一章是论连织的时间管理艺术。

和宝贝们说一下，我好像有点卡文了。

原因如下：兼顾复仇和几个男人的线还有事业线（比如霍尧的火葬场，陆野的 xx）知道该写什么，但落到笔上还是很纠结，且不能让这几个男人脸谱化。

可能后面我会偶尔请假整理一下，谢谢宝子们理解。

0079 第七十九章、工资卡上交

第二声震动了。

连织仰头看着他，男人眼眸比窗玻璃掠过的夜色还要幽深，足以让人心颤。

她脸颊微烫，轻轻摇头：“生理期。”

她困倦的眸色映入他眸底，宋亦洲微愣，手掌自然而然放在她小腹上。

“疼？”

连织道：“今天已经不疼了，就是有些累。”

宋亦洲不是禽兽，自然不可能在这个当口难为她。

只是几杯薄酒入喉，温香软玉在怀，她微仰着头，淡淡的波光在她眸中缭绕，竟有几分勾人心魄的艳色。

于是这个吻自始至终都没有停下。

吻到兴起，宋亦洲手掌住她脖颈微微用力，她便被迫启开唇和他交缠，男人呼出的热气尽数喷在她脸上，烫得撩人。

舌头搅得激烈时，她抓着他的衬衫，鼻尖溢出极浅的一丝呻吟，像是小奶猫。

宋亦洲眸色愈发深重，手掌自她腰间抚过，她感觉自己都快被他揉断了。

她下车之后，宋亦洲就坐在车里瞧她。

哪怕她裹着大衣，秋冬的夜色还是将女人的身影勾勒得纤细。

生理期疼…

他沉吟了几秒，眸光一转，道：“中院的副院长是不是已经回蓉城了。”之前辰达和政府在中医上有合作项目。

方成道：“还没，不过前几天他致电，想回来后请您您吃个饭。”

宋亦洲：“你提前帮我和他约个会诊。”

...

连织回去后将电话给陆野拨了回去，那头接通后她撒娇委屈，只说自己没看到。

陆野“嗯”了声，原本就没打算问。

他才下班，现在准备开车过来找她。

连织扔下手机后，立马换下衣服。

为防陆野也是个狗鼻子，她甚至去卫生间冲了个澡，属于宋亦洲的气息消失得干干净净。

下楼后，她跟个抱抱熊似的跳到陆野怀里，车门还没关，陆野沉甸甸一抱，眼里已经浮起了笑意。

“你怎么不上来呀？”她嘟嘴不满道。

陆野拿嘴唇碰了碰她额头，道：“待会得去趟外地。”

她揪着他夹克的拉链玩来玩去，巴巴看着他：“那你要早点回来。”

有时候连织陆野都不清楚，这姑娘心里到底有没有他。

她毫不关心他的事情，却还惦记着让他早早回来，让人心不自觉就烫了。

他“嗯”了声，将一串钥匙放进他兜里。

“这是我家的钥匙。”

“你给我这个干嘛？”她眨了眨眼。

陆野但笑不语，他摸摸她的脑袋：“这段时间别在这住，不一定安全，单位里有个身手还不错的女同事，我和她已经打好招呼。

这段时间她下班和你一起回去，你想去她那住，或者把她带到我那也行，尽量别落单。”

她还在玩他那串钥匙，陆野没收了。

“听到了没？”

“听到了听到了。”她又去攀他脖子，有点不开心，“那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段时间没有亲亲抱抱了，也没有浑身火热的男朋友暖被窝…”

说着嘴一瘪要哭了。

“小骗子。”陆野看穿她的把戏，揪揪她鼻子，又放了张银行卡在她手上。

这下连织是真懵了，不解看他。

“你现在不是在准备读研，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会很累。”陆野抚过她眼底淡淡的乌青，“可以考虑全职备考，你们这个专业我不太懂，但多学多看肯定是好事，我记得你之前说过想去国外读博。”

那是连织稚气又不成熟的梦想，她在讲台高谈阔论，说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何奠定事业根本。

她说她会走得很远，去京都，去国外，在学术这条路上一直折腾。

这些话连如今连织想起来都觉得幼稚，不切实际，可这个男人竟然记住了。

她看着这张银行卡，记忆里何曾熟悉，上辈子他也在会所放下一张卡，说女孩子，别这样践踏自己。

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绪灌进她心里，连织仰头看着他。

男人轮廓深邃，黑色的眸子里全是她。

他道：“所有费用你都不用担心。”

*

大夫人无后，又没来得及立遗嘱，于是名下的企业在她死后，便自然而然并到霍氏。

霍家前脚刚处理完丧葬事宜，霍企山六十岁的生日随后而至。

但恰逢白事期间，不宜大操大办，于是今年便拒了所有拜访。

他最近回霍宅比之前频繁，霍尧好几次都碰见他。

他坐椅子上看霍昌打高尔夫，几杆球下来时而提点两句，几个跟着他打天下的老人坐旁边，不时感叹虎父无犬子。

旁边三夫人笑声愉悦，一派父慈子孝之气。

平心而论，霍企山是个难得的好父亲，生意上的那股子勾心斗角和严厉从来不会用在家庭上。

只是这派祥和，在霍尧看到他母亲坐在一旁，无法融入的尴尬后。

他眼底掠过一抹冷然。

“爸。”

霍企山扭头看见他，道：“回来了？最近俱乐部的事弄得怎么样。”

霍尧眉一挑。

霍企山鲜少关注他那些事，简而言之在他口中就是小孩子的小打小闹。他既有心思听，霍尧便拉开凳子坐他旁边闲聊。

“下个月开始试营业，不过我不打算从会员制开始，想直接和赞助商合作提供赛车设备。”

霍企山气定神闲间，觑他一眼：“这广告费和前期设备投入可不少。”

霍尧翘着二郎腿，笑了：“爸你看出来了。”

霍企山淡淡道：“需要多少？”

霍尧用手指给他比了个数。

二。

两亿。

旁边突然传来杯子磕碰的声音，听耳风的三夫人这下变了脸色。

“还是阿尧有本事，你弟弟外面吃喝小几百，前几天还被你爸训了不务正业。”三夫人道，“果然这做正事就是不一样，几个亿也是轻松的。”

她这话的嘲讽都快酸人脸上了，霍尧挑起眉梢，淡笑看过去。

“三妈这是在怪我？”

“我哪敢——”

“妇道人家懂什么？”霍企山突然呵斥一声。

他气定神闲时清明又给人和蔼错觉，可一沉下脸让人瑟瑟半句不敢言。

但三夫人也是积怨已深。

“先生，不是我心狭窄，说来阿尧这几年没少做项目，开办高尔夫球场，滑雪项目，甚至投资各行各业，前前后后也算小几十亿了吧。”

三夫人淡笑，道，“出去的资金倒是如流水，如今市面上却是半点消息也没有。”

这无疑一记耳光煽霍尧脸上，提醒他这些年缕缕试错，毫无进展。

他脸色骤然变得不好。

旁边霍企山拍拍他肩膀：“别多想，年轻人试错是常事。”

—

00:30 加更

0080 第八十章，身世之谜（4400 猪）

….

三夫人一句话戳死霍尧心病。

回到附楼之后，他眉眼压着，心情不佳。

别人都说虎父无犬子。

但仿佛见鬼一般，风险评估做了不少，回报率明明应该不差，但他近年来碰触的几个项目几乎没有泛起半点水花。

这都快成了霍尧的一块心病。

二夫人坐在沙发上，忍不住道：“今天你三妈和几个股东都在，你实在不宜说这些。”

她眼里带着一丝深意和欲言又止，但彼时霍尧还看不明白。

他握着茶杯在手中慢慢转悠，嘴角牵起几丝嘲讽：“我说不说，都不耽误这位三妈到处编排我吧。”

二夫人叹气，不说话了。

霍尧眼神散漫，到窗边偶然一抬眸，便见主楼二楼的雕花窗户微敞。

别墅风格偏中式，历史感厚重，暗色调的光芒从窗户里透出来。霍尧恍然想起那么多年，大夫人就站在这个窗户往下瞧。

眼神怎么形容呢，像是从内里驻空了，毫无生命。

她在世时霍尧不喜她，如今人走了，他竟莫名觉得这位大妈有几分可怜。

上世纪何等赫赫有名的家族，竟连两个世纪都没有撑过去，如今已经后继无人了。

霍尧转头，无意一句：“听说大妈那孩子和我差不多大？”

二夫人一僵：“…怎么？”

“好奇呗。”霍尧漫不经心道，“当年医疗条件可不差，为什么没有生下来？”

二夫人垂下眸子，眼底的神色悉数遮挡。

过了片刻她才道：“比你大几天，大概是个没福气的吧，大夫人很是在意，但生下来就没气了。”她顿了顿道，“这事你别在你爸面前说。”

“知道。”

霍尧靠在窗边，不屑一笑，“这有福没福是天说了算吗？是自个。”

他笑得张扬且狂妄，二夫人到底没再说什么。

**

卡伦·皮亚诺担任宋氏集团新建酒店的总设计师这事，消息几乎在一天时间不胫而走。

这位大师算是建筑史上最光怪陆离的人物，新加坡和英国享誉全球的酒店皆出自他手。于是他来国的消息一经流出，各大报社的采访皆向宋氏集团递出意向，想给卡伦·皮亚诺做专访。

专访倒是一一拒绝了，但宋氏集团最懂如何造势和我营销，当即便召开记者招待会。

对此次新酒店选址和设计方向做出一一回应。

连织那天担任的是场内工作人员，负责后勤。

几十架摄像机对着高台，咔嚓声响不断，卡伦·皮亚诺本人没来，但公关部经此次营销，已经将建筑界所有的目光都拉了过来。

一番致辞和说明之后。

“此次除了皮亚诺大师担任我们新酒店的新设计师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会特别的女士。”公关部道，“那就是 Arianna——沉希小姐，她将加入团队，和卡伦·皮亚诺大师一起参与新酒店的设计。”

一阵如雷轰鸣的掌声后，沉希踩着红毯漫步上高台，她显然已经习惯这样的注目，妆容精致，侃侃而谈。

从蒲默思设计大奖一举成名后，她便被国内公认为最美的设计师，如今在镜头前完全名不虚传。

她先是表达能和卡伦皮亚诺合作的荣幸，同时也表明自己这次操刀的方向。

一番说辞下来，掌声轰鸣。

沉希却在这样的目光中，和人群最后的连织直直对视。

她眼里有得意，有过境千帆的平静，仿佛过去已成云烟，如今她站的高度无论连织再做什么。

都是虚妄。

连织一如既往的平静。

有些东西，站得高摔得狠，且等他日再看。

记者招待会结束，车子楚调查的消息也一一发进了连织的邮箱。

郑邦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

她这些天一直在跟着他，国内国外。她查到郑邦爷多番去了英国，并辗转去了好几个亲子鉴定机构，连同见了好几个孟老爷子的

心腹。

鉴定机构？

连织蹙眉，有什么念头从她脑子里一划而过，快得捕捉捕捉。

她没想明白缘由，但让车子楚时刻跟紧他。

—

霍企山生日那天，拒绝了所有拜访和做客，就在家里吃个便饭。

他简单了事，但几个孩子总得表表孝心。

之前霍尧在珍宝馆给他拍了件玉珊瑚，颜色纯正，经专业人员清洗保养之后，他今天正好去取回来。

日光透过挡风玻璃勾勒出霍尧的面庞，轮廓很深，神色又足够轻漫。

几个损友打电话来约他晚上聚一聚，他懒懒道：“行啊。”

“张家那姑娘你还记得吗？上回一间旁敲侧击问你去不去，霍公子，你够勾人的啊。”

他话里酸不溜叽的。

霍尧向来狂妄，对这些桃花不看在眼里，“爷帅爷知道，用她上赶着？”

“不要脸还是你牛皮。”

霍尧一笑，电话挂了。

他到典藏馆的时候没几个人，工作人员将保养好的玉珊瑚给他检查，色泽纯净，温润细腻。

霍尧没看出大毛病，正要让他们包装。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

“这珊瑚乃上上品。”

霍尧扭头，郑邦业杵着拐杖缓缓走来，苍老脸上浮现几丝笑意

。

“霍家二公子还记得我吗？”

霍尧略一思索，眉毛不经意间扬了扬。

“郑老先生。”

“叫老先生就见外了，你大妈称我为叔。”郑邦业道，“你叫我一声爷爷不过分。”

霍尧懒靠在柜台上，只笑不答。

很明显没那心思和他套近乎。

郑邦业道：“我这次回英国发现你大妈许多东西都落我那了，这么些年漂泊无依，如果你方便是否愿意和我走一趟去取一下。”

这话明显只是个托辞。霍尧转眸，微眯眼看他。

•

“郑老先生大可以寄往霍宅。”

郑邦业笑道：“我和你父亲自来不合，当然不愿意见她。不过你大妈的这些东西让她落入主宅，随着主人一起尘埃落定倒有必要。”

“霍二少爷可愿帮这个忙？”

霍尧有这点时间。

他想看看这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于是略一抬下巴。

“走呗。”

—

4700 猪加更

霍尧的线来了。

0081 第八十一章、当年换子真相

郑邦业的住宅在蓉城老街，古色古香的洋楼。

看得出来沉淀了几十年，任何一样摆件都价值不菲，郑邦业坐对面煮茶，一套动作行云流水，霍尧却没有耐心看他在这卖弄。

“老先生，咱就别卖关子了如何？”

郑邦业将煮好的第一杯茶推过去：“年轻人就是容易急躁，你先尝尝这茶，这还是你..大妈当年教给我的。她这孩子煮茶温文尔雅，茶的味道也和她一样。”

他眼底有一丝明显的哀伤，在悲恸侍者。

霍尧眉梢轻微一挑，拿过后轻抿了口。

“如何？”

霍尧漫不经心：“能喝吧。”

郑邦业笑了，拿着遥控器对墙侧一按，道：“这段影像是你大妈怀孕的时候发给美国的几位旧友，那时候其实她打算和霍企山起诉离婚，但没想到有了..孩子的出现。这个孩子本该应有尽有，没想到...”

霍尧扭头，投影仪跳出来一张温婉动人的脸，书卷和鬼气藏于其中。

这是孟礼贤的脸。

但在霍尧印象中，他大妈尖锐冷漠，有时候寂静刻薄，他还没看过她这么笑过。

“边雅，柏锡今天录这个视频呢，是想告诉你们..我怀孕了。”视频里，孟礼贤轻柔抚摸了下肚子，“已经过三个月了，尘埃落定才想和你们说。记得我们在牛津上学那会，我打着独立口号立誓这辈子活自己，和孩子无缘。没想到如今也当起了妈妈。”

“很奇妙，看着他在我肚子里慢慢长大，我也重新理解了母亲这个词。我想给他的好多好多，想让他站在我的肩膀看世界，想告

诉他外公和母亲打下的基业已经够大，他完全可以做他所做，想他所想…”

孟礼贤停顿了下，道，“和霍企山离婚一事我打算往后面搁置，至少该在他童年的时候有父亲这么个角色。”

画面到这也结束了。

郑邦业感叹道：“你大妈为了这个孩子去了躺鬼门关，没想到却没保住，本来我们也以为这是天意。没想到近来才得知那孩子竟然还活着。”

霍尧倏然看他，笑里起码七分不信。

“逗我呢？”要是真的能流落在外那么多年。

郑邦业推过去一份资料，道：“你先看看。”

霍尧大手一抽翻开文件，想看看这人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是两份亲子鉴定。

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体，冗长得近乎七八页，霍尧飞速往后翻。

只见最后一页写着。

支持报告者 A (lixian meng) 和报告者 B (yao huo) 的亲子关系！

不支持报告者 C(ting tang)和报告者 B (yao huo) 的亲子关系！

唐婷是二夫人的名字。

霍尧脸色一变，略带冷意。

“那人就是我？抱错亲子这招会不会太俗了？用这套来忽悠我。”霍尧手指了他一下，“我敬您年龄大叫你一声老先生，这么玩我就没劲了。”

说到最后霍尧半丝笑意也无，转身就要走。

郑邦业杵着拐杖起身：“这事是不是真假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但你知不知道你名义上的母亲在有你之前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

霍尧骤然停下脚步，回头一脸荒诞看他。

“这份是之前十六年前唐婷的体检报告。”郑邦业递给他一份文件，道，“那时她突发甲状腺癌，医生给她做全面体检的时候无意发现她子宫早已切除。”

“后来这位医生突发车祸，上下申诉无门这事也就永远闭口。他儿子多年后在他的加密文件里找到了这一份资料。”

郑邦业道，“这事不用别人说你自己都该察觉，唐婷衰老是不是比常人快，又或者霍企山这么多年有没有再和她亲近。”

霍尧虽然极力想否认，但某些蛛丝马迹仍窜进他脑海。

比如回国这些年从未和唐婷私下待过，再比如唐婷不过五十，但却比三夫人老很大。

他依然不信：“你以为编些莫须有的我就会信？”

郑邦业道：“我可能会编，但证据不会…”

话音刚落，书房的一道暗门打开了，一位中年妇女中里面走出来，不难看出她年轻时的风姿妖娆。

“唐婷和霍企山是在声色场所认识的，她嫁入霍家的时候闹得沸沸扬扬。”郑邦业看着那位妇女，道，“你说说你当年都知道了什么。”

女人道：“我当年和他在一个会所，有个姐妹叫阿琪，茶余饭后告诉我们…”。

她的声音悠远而感慨，说声色场所里的人不过是男人的一盘菜，真正能攀高枝的少之又少。

所以唐婷嫁进霍家那年几乎是羡煞全城，闲下来姐妹们总是拿她当成榜样。

阿琪却不以为然，说她没法生育，嫁进霍家也不过是受人欺负。

“真？”所有人都惊呆了

“当然，我有证据。”

阿琪说有次唐婷不是请了两个月假吗？她无意翻到她的病例，才发现她这一胎子宫都给摘除了。

“我这还偷拍了照片呢，喏…没法给霍企山生孩子，她的富贵也就这样。”

其他姐妹翻看照片，有的偷偷存了下来，也或多感叹时也命也。

没想到几年后唐琪竟有了儿子，他们想不清这其中缘由，各自忙碌生活去了。

“这事我以为只是个小插曲。”女人将诊断报告的照片交给了郑邦业，道，“没想到有位太太兜兜转转找到我。”

那位太太想也知道是孟礼贤。

一条条证据摆在面前。

“我他妈不信。”

霍尧脸色早已变了，他几乎尖锐地盯着郑邦业，“这些都是你编的，人是你找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你的目的。”

他话虽狠，但明显含着丝茫然和脆弱。

郑邦业眼睛也红了，他拿出一叠文件递给霍尧。

“是不是真的你可以去调查，证据骗不了你，但孩子我希望对任何人都你保持清醒。”他道，“你看看霍企山这些年对你做了什么？”

霍尧一页一页地翻，无数纸张从他遍布青筋的手掉落。

这些年他做的无数个项目，无一不是霍企山从中作梗让其变成了一堆废纸。

霍企山给他钱，养大他的胃口，再让他认识到自己就是个废物。

甚至他已成雏形的医疗供应商，闹出人命的几件事都是霍企山亲自找人安排的。

甚至八岁那年，他因为家庭教师的毒打自此厌恶学习，也是霍企山的一手安排。

“你以为霍企山疼你，前前后后给你花了那么多钱。那你知不知道孟式集团上个世纪的资本就超过六百多亿，全被霍企山吞了。”

郑邦业痛心道，“连着你母亲车祸坠入桥底都是他一手安排的！”

霍尧面色狠狠扭曲了下。

几滴水光砸落到文件上，他滑倒在地上，几乎将拳头咬得血肉模糊。

他不明白，昨日还在拍拍他背脊说慢慢来的父亲，今日怎么就成了刽子手。

他又想到了那通没有打完的电话，想孟礼贤叫他的名字，彼时毫无感觉，如今仿佛撕心裂肺的刀搅一般。

郑邦业上前拍拍他肩膀：“孩子，你——”

霍尧狠狠将纸扔出去，嘶吼：“我他妈一个字不信！”

白花花的纸张在空中飞舞，他起身跑了出去。

...

写这章有丢丢小担忧。

如果宝贝们有什么疑惑，可以先来微博私聊我答疑解惑。

0082 第八十二章，车祸（4700 猪）

一顿家宴过后，霍企山又离开了蓉城。

二夫人在附楼点灯，诵经祈福。大夫人走后这宅子就她一个住，曾经以为是滔天富贵，如今却像是衣冠冢。

她跪在垫子上轻诵，身后突然传来几丝动静。

二夫人吓得扭头，霍尧正站在门口，整个人陷在阴影里。

她松了口气。

“你回来也没声的。”

停顿片刻后。

霍尧却没搭话，仍然像一堵黑墙一样立在那。二夫人忍不住道：
：“中午去哪里，你爸还在问你。”

佛堂红光涌出来怪渗人的，霍尧一身夹克，红光扑在他的扭曲的脸上，他布满血丝的眼眸黑黑沉沉。

他在打量着这位名义上的母亲。

他八岁被送出国，二十五岁回来，这十七年她似乎从来给他打过电话。而隔壁霍昌出国，三夫人恨不得连家都给搬去。

这区别如此之大，是他眼瞎才没发现。

霍尧吞咽间仿佛尝到献血滋味。

身后半晌没传来声，二夫人也没心思再问。

左右儿子也是假的。

男人毫无温度的声音突然传来。

“妈你小时候留我照片了吗？”

二夫人一愣：“怎么？”

“看看呗。”

二夫人道：“你那个时候那么调皮，哪愿意让拍照片啊？”

霍尧冷冷勾唇：“是我不愿意拍，还是根本没拍？”

二夫人吓了一跳，转头看他，男人神色陷进赤红里，戾气瞬间又变成了混不吝。

“说来，你怎么没再生几个？”

二夫人讶异看他：“怎么突然说这个？”

霍尧兀自勾唇：“三妈几个儿女在侧，多令人羡慕，你不也挺喜欢小孩的？”

二夫人道。

“想生哪有那么容易，人各有命。”

她这样子，霍尧还有什么看不懂呢？

他手指在颤抖，掌心里攥着的刀刃几乎要割破血肉，他满脑子都是想杀人的念头。

但罪魁祸首不在这。

霍尧手缓缓朝她伸了过去。

二夫人吓得一躲：“你干嘛？”察觉到这个反应过激了，她找补道：“你悄无声息真是吓人。”

霍尧眼里翻滚着浓浓的恨意，但嘴角却弯了弯。

“以为我干嘛？”

他取下她肩膀的一根头发，给她看。

二夫人松了口气。

“时间不早了，你快去休息吧。”她察觉到霍尧今晚不太正常，更害怕自己无意说了什么。

霍尧也转身就走，手指插进兜里，也卷走了她的那根头发。

背过身后，他眼里翻卷着嗜血之意。

….

“高崎，帮我查点东西…不，私人的…保密。”

电话一挂。

无人车库里，霍尧背脊瞬间弯下，像是被人打碎了骨头。

周遭安静如斯，他发出一声嘶吼，用头狠狠去撞方向盘。

刺耳喇叭声一下接一下，混着他的嘶声十分可怖。庄园有专门的保安，听到声音正要过来检查，结果远远只见一辆保时捷从车库冲出来，撞飞栏杆，扬长而去。

霍尧一路上了高架桥，告诉狂飙。

他眼神空洞麻木，只知道转动方向盘，鲜血从他额头溅落，渗进死寂的眸底….

他这半辈子远赴国外，和二夫人不亲，兄弟姐妹成堆的家庭里亲情淡漠。

他唯一在乎的人就是霍企山。

没有人知道他多渴望有所作为，被霍企山夸一句虎父无犬子。

现在却告诉他，这他妈都是一场笑话！

霍尧面容扭曲，狠狠踩死油门。

突然，斜对面的轿车重按喇叭，提醒他逆行危险。一片白光涌进来，霍尧猛打方向盘。

然而来不及了，车轮胎磕上了旁边的马路牙子，猛烈翻滚了出去。

天旋地转间，车子轰地一声砸落在地。

一滴鲜血倒流进霍尧嘴里，他张着嘴呼吸困难，清晰感知到生命在流逝。

他模模糊糊睁开眼，眼前的碎裂且鲜血淋漓。

突然，旁边破碎的手机响了起来。

有人给他打了电话。

是谁？

他手指慢慢伸过去，鲜血滴在屏幕上率先接通。

一道柔软的声音仿佛通过耳蜗，刺进他的灵魂。

“霍尧？”

**

霍尧再次有意识，眼前一片浑浊。

有什么东西盖在他眼睛上，他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

霍尧正要取下眼前的障碍物，一只细软手握住了他。

“别碰！”

是连织的声音，带着哭过的沙哑。

“我怎么了？”霍尧一开口才发现声音沙哑得可怕。

连织轻声道：“车祸，你忘了，你刚开车路过城南大桥就翻车了。”

车祸？

霍尧脑子里冒出无数画面，120 急救声，有人将他从车里拉出来，旁边女人的哭声…

脑子骤然撕扯一般，他下意识挣开她想要坐下来，然而刚弯起背脊，腿部传来撕裂的剧痛。

霍尧又倒在床上，他气息不稳，问连织。

“我怎么了？”

“你…你…”她犹犹豫豫，“你…”

霍尧狠狠捶床，脸色阴沉：“我到底怎么了？”

“你…”她声音带着丝哭腔，“医生说车祸导致你眼睛视神经受损严重，然后右小腿粉碎性骨折，不过你别担心…”

霍尧狠狠抽搐了下。

后面的话他已经听不到了，他像是无法相信一般，手扯掉输液管要撑坐起来，撑不起来就拉旁边的摇杆。

“霍尧你别这样！”她要去阻止他，然而那点力气哪够，推攘间霍尧猛地甩下床，抓着地也要往前爬。

他不信他就这么废了。

他眼眶泛起血丝，挥开连织的手：“给我滚！”

连织忙不迭去喊医生：“医生！医生！你快来帮忙啊！”

护士和医生闻声赶来，几人将霍尧死死摁在地上，也阻止了他想要撕扯纱布的动作。

“放开！他妈的你们给我放开！”

霍尧挣扎着，嘶吼着。

他用拳头狠狠去推攘他们。昔日纸醉金迷，人上人的日子做惯了，哪受得了这如今落败的时候。

霍尧甚至想一死了之。

他抓住医生的腿，眼眶几近爆裂：“杀了我！我求你们杀了我！”别人不应，他就用头去撞地，用几近自残的方式弄死自己。

一个人穷凶极恶间总能迸发出无限的力气，医生无法，只得一剂安定注射到他体内。

霍尧瞬间瘫死在地上。

身后，连织盯着他狼狈不堪的样子。

她眼里无半分悲伤，变得平静且痛快。

天道好轮回。

0083 第八十三章、宋亦洲再吃醋

*

打那天起，霍尧便拒绝了进食。

昔日那些骄傲啊，甚至不可一世的猖狂，悉数在他身上蜕皮，他成了一头沉默的怪物。

套着病号服，身形骷髅，连着医生和护士都很怵他。

他有好几次甚至想偷针管和水果刀，一死了之。

然而都被连织发现阻止了，于是这仇怨便也自此结下。

当饭盒不知道第几次被霍尧掀在地上，饭碗破碎，汤水流了一地。

连织沉默地看着他，眼里恼火。

他眼睛虽然看不见，但不难想象她的气急败坏。

于是嘴角露出一丝嘲讽，在笑她自作多情。

出乎意料的，连织却没被他气跑，她坐在一边自己吃了起来。

饭香味混着肉香飘满整个房间，霍尧脸色骤然十分难看。

今天周末，连织吃完顺便拿出资料开始复习，复试将近，她懒得折返回图书馆。

病房里安静得呼吸声都听得见，他不说话连织根本那心思去理他，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然而翻书声和低低默背的声音却让霍尧心情阴沉。

他道：“连织，你他妈要背换个地方，别在我显眼。”

“你管我。”连织没回头，脑海里还在想下一句什么来着。

“是管不着，但你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求的是什么，不会是循着这个时候在我身上有利可图吧？”

连织转头看他，被人亲眼见证跟个废物一样，这比杀了霍尧还难受。

他面露讽刺，“我告诉你，你哪怕在这坐一辈子，也分文捞不着。”

主动缠上来的女人霍尧见多了，为了捞多点身子软成蛇。

他不认为连织是那个意味。

孰聊连织轻轻笑出声。

“有利可图？我图什么啊，图你为我花钱，但相处这么长时间你也没为我花什么啊；”她道，“还是我图你这个人，现在你这幅样子乞丐都比你帅。”

这句话可太戳心窝子了。

霍尧薄唇紧抿，脸色像要杀人。

“那你他妈前后跟着我干嘛，因为男女朋友那身份，那我现在就跟你说分手。”他口不择言道，“你不会以为我真喜欢你吧？你那副故作清高的样子真是倒足了我胃口，你不会以为平凡得一无所有靠一张脸就能——”

话音未落，一瓢水泼他身上，霍尧从头到脚凉透了。

连织站起来，冷下了脸色：“你有什么权利那么说我？我是平凡又清高，但我现在所获一份一毫都是自己挣的。我凭自己努力考985，你在干嘛，我一笔一笔学设计准备考研的时候你在干嘛。”

“你拿着祖辈的钱做不出一份成绩，天天酒吧泡得忘乎所以你还很骄傲是吗？你有什么权利来说我平凡。”

一句一句简直在插霍尧刀子。

不难以想象她说这句话时眼含怒意，活灵活现。

他捏紧了拳头，竟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嘴这么能说，合着以前柔柔弱弱都是装的是吧。

然而连织还有话戳他。

“你看不起那些为钱缠上你的，你该不会以为他们图的是你吧，肯定是你的钱啊。这其中有一分一毫是你赚的吗？说来你还不如那些女人，她们凭自己的本事挣，而你却还画着祖辈的钱高高在上自诩高傲。”

连织越想越气，上前踹下他的床，“你这幅死样子给谁看啊，不就是断条腿伤眼睛嘛？一个大男人就在这要死要活，我当年被所有企业拒绝，被周边的人落井下石，前途未知食不果腹，我是不是该投河自尽啊。”

她冷冷道，“懦夫！”

霍尧咬紧了牙。

连织拿出包里的水果刀，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以后你要死要活请自便，你说得对，我两毫无关系我干嘛要管你死活。”

“我考研时间本就来不及，何必要在不值得的人浪费时间。

她停顿看他，道，“只是霍尧以后我会过得很好，挣很多钱，开自己的工作室。你就烂在这吧，我要想得起来的时候会给你上坟。”

霍尧捏紧了拳头。

她铿锵有力的声音像是溅在他心里，霍尧眼睛虽然被纱布蒙着，但睫毛却动了动。

此时此刻，他突然想听她再说几句。

那边却没了声音，只有悉数整理书本声，脚步声，然后门拉开。

霍尧看不见，但那动静却在他心头动荡不平。

她要走了。

她再不管他了！

霍尧骤然出声：“连织！”他的声音急迫，且带着丝嘶哑。

连织转头看着他。

隔着一道门，男人穿着病号服，面庞被纱布遮挡一半，可却莫名让人感觉到了脆弱。

“回来。”他说。

**

连织在他床上架好小桌子，将几碟小菜放在上面，他看不见，她就只能喂他。

当豆子烧猪蹄送进霍尧嘴里的时候，他眉梢几不可察一挑。

“你做的？”味道还不赖。

连织冷冷道：“我要考试，你觉得我有那时间？”

霍尧哼了声，但嘴上还是很诚实地咬住她送过来的勺子。

她显然一半的心思不在这，在边看书边喂，时而一勺子戳到霍尧脸上。

“喂，偏了。”大少爷道。

连织放下勺子：“你自己吃！”

霍尧示意自己瞎掉的眼睛，语气不太好：“我自己能看到？”

这人也是奇怪，刚出事的时候生怕别人把他当废物，现在却主动展露。

连织只能喂他。

有时候不小心戳他脸上了，她就拿纸帮他擦一下，淡淡的香味拂上霍尧鼻尖，一点也不难闻。

这副画面鲜见的平和温情，还带着丝暧昧。。

然而下一秒连织道：“手术费是我帮你垫付的，还有这几天的医药费，有空记得转我。”

温情瞬间破裂。

霍尧咬牙：“行。”小财迷。

喂完饭，她收拾好饭盒，继续去一边复习。很明显她的注意力真不在他这，霍尧借着纱布的微光转向她那个方向，她却除了翻书声一丝动静也无。

霍尧道：“你为什么帮我？”

连织转头看他。

他看不见，但却感觉到她目光落在他脸上，霍尧无意识地蜷了下手指。

但仍然在等着她的回答，他不信毫无条件付出这套。

连织道：“因为你帅，因为你是个香饽饽啊，你不是刚才自己评价了嘛？”

霍尧清咳了声，有些尴尬，不过面上还不显。

“到底为什么？”

周遭沉默了几秒。

她道：“因为你帮过我。”

霍尧一愣。

“我两次被骚扰的事，还有你帮我介绍工作。”她的声音轻柔，“我拥有的不多，也猜到自己无以报答，但只要有机会我总会想能回报你什么。”

霍尧没想到是这个答案。

他几乎都快把这个事情给忘了，而这其中他有多目的不纯，怕是只有自个知道。

哪怕帮她介绍工作，也不过说为了去气沉希。

一阵情绪卡上喉咙，他突然觉得呼吸胸闷，几乎是逃也似的避开。

—

霍尧出车祸这事瞒不住，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所有人知道了，霍家人将他病房堵满了。

就霍企山在国外，还没回来。

连织因为要上班，于是周末一照顾便甩手拜拜了。

本以为她救霍尧这事无人知道，没想到宋亦洲第二天就在问她。

“霍尧前两天是你在照顾？”他低头一一签过文件，状似无意一句。

连织点头：“嗯。”

宋亦洲又道：“也是你送他去医院？”话落，钢笔不知是漏墨还是咋，宋亦洲手心脏了一块，她立马拿纸给他擦。

男人手掌宽厚，骨质袖长，她手指圈一圈都没法箍住他手腕。

宋亦洲扫了眼她几根手指，平时不曾注意，想比起来她的手真的好小。

宋亦洲又看了她一道，连织道：“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刚出车祸。”

他意味不明的目光落在她脸上，道：“还挺巧。”

连织疑心他发现什么意外，可抬眸看他，他脸上又不是那么回事。

擦完后宋亦洲推了张名片给她。

连织：“什么？”

“周天的中医会诊。”宋亦洲淡淡道，“你不是生理痛，周天方成来接你去医院。”

他不提，连织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此刻也只得乖乖道谢。

“谢谢宋总。”

...

并没有打算让霍尧爱上女主的方式来惩罚他。

但是复仇里面也包括他。

0084 第八十四章，陆野中枪

蓉城扫黄过后，江启明损失惨重，自舔了好久的伤口。

他这段时间非法生意一律不碰，就安静在公司做挂名老板。

然而之前犯下的种种恶事注定让他安静不了，他道上的朋友四通八达，有人告诉他，警方正在重查人大教授过敏案那事。

“调档都来来回回好几次，听说传唤令都下来了，他家人不日就要回国。”

他道，“这次会议过后，东南亚进出口限令明显严了，你小心点。”

江启明眯了下眼：“谁在查这事？”

“不清楚？据说其中有个高个子，鹰鼻梁，从蓉城来的。”

陆野！

又是他，三翻四次都是他来搅局。

江启明攥紧拳头，都快将牙咬碎了。电话挂断，他回拨给了底下的人。

“是我，查查王世忠家人什么时候回来，找群亡命之徒…”

底下的人陡然一耸。

“江哥，董事长说了不能动陆野——”

江启明怒道：“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老子也要他的命。”

**

王世忠的家人凌晨回国，为防人流混杂，特地安排在郊区的机场。

这里才新建不久，人流量相比首都相去甚远，一到夜晚山峦漆黑，机场独独像是立在中间的珠宝盒子。

陆野和冯宴到出站口那会，周遭冷森得只有工作人员。

冯宴呼出口冷气，道：“别说，这里比起市区可真冷啊。”

陆野拍拍他肩膀，道：“谢了兄弟。”

这事冯宴是纯纯被他拉进来的。

“谢什么。”冯宴斜他一眼，“要真谢，下次就把你女人带来兄弟们认识认识。”

陆野扭头看他，眼里有些意味不明。

来京这几天，他没来得及和冯宴说起连织。

“很奇怪。”冯宴调侃道，“你脖子后面那爪子总不可能是鸡抓的吧？”

陆野竟有些无言以对。

他不提，陆野尚且还能忍一忍，现在却很想知道那丫头在干嘛

。

冯宴还在等他回答，陆野笑容放大。

“行，我回去问她愿不愿意。”

冯宴道：“啧啧啧，还愿不愿意，瞧瞧你这家庭地位。”

话音刚落，系统显示航班到了。

两人也就收起了那副不正经的神色。

等候片刻，一个二十来岁的短发女人推着行李箱在人潮中走来

。

陆野看过她的照片，几步到她面前。

“王婕？”

王婕胆怯地点下头。

母亲精神异常好几年，所以只能由她回国。

陆野看出她害怕，于是语气和缓了些。

“我们是分局警察，先送你去酒店。”

“…好。”

几人往停车场走。

大半乘客坐出租，有专人接送，停车场灯光幽浮，人少了很多

。

刚过转角，两男人拉着巷子从他们身旁擦过。

陆野习惯性警觉，回头看了眼。

正在这时，一辆面跑车开了过来。

冯宴让王婕往边上避避，可车子路过，窗玻璃一把枪指着陆野，正要扣动扳机。

“陆野！”冯宴瞳孔一缩。

陆野侧头迅速一躲，“砰”的一声子弹从他脸边擦过。

“带她上车！”他朝冯宴吼，冯宴赶忙拉王婕先避开。

车子掉头冲过来，陆野从旁边的小轿车闪过去，那车直接带他和私家车一起撞，陆野敏捷一跳，直接踩跳上他们车前盖。

车子摇晃间副驾驶门打开，戴口罩的男人拿枪指着他胸口，陆野反应迅速，直接抓住他的枪管，用力往外掰。

车子摇摇晃晃，“砰”的一声，子弹打进他的肩膀。

鲜血直流。

这骤然剧烈的声音把刚下停车场的乘客吓懵了。

陆野来不及处理疼痛，他抓住口罩男的手臂，直接将他扯了出来，砰砰砰砰子弹打在地上。陆野拿他当肉垫子，直接滚进了两车缝隙。

口罩男和他扭打。

陆野反手抓住他的枪，朝外扣动扳机，驾驶座的男人被一枪爆头。

车子嘎吱一声停下，后座的两个男人眼睛赤红，朝他开枪，他直接滑进了彻底。子弹打在车身上，窟窿一个大洞。

被他牵制住的口罩男看到同伴死了，红了眼睛和他扭打，陆野浑身带血，直接一脚揣上他的心窝子。

口罩男想爬到一边去抓枪。

然后陆野动作更快，他手臂勒死口罩男脖子，往扭住他手臂将他摁死在地上。

“谁让你来的？”陆野拉下他口罩，冷声质问。

然而他打死不开口。

陆野抬眸看去。

车上的两个人也被冯宴制服了，一死个伤。

冯宴低骂了声，远远问陆野：“你没事吧？”

肩膀上的伤口让他半个身子都麻了。

陆野道：“没事。”

*

0085 第八十五章，江启明的报复

医院里。

医生在给陆野取子弹，局部麻醉下他后颈都是麻的。冯宴靠墙边，脸色不是很好。

那几个人是偷渡过来的黑户，半句话也问不到。

他道：“陆野，这些人估计是冲你来的，你后面得小心了。”

陆野淡淡地“嗯”了声。。

这事没人交待，他却能够猜到是谁。

只是他想到黑洞洞枪口对着他的时候，以往陆野面对过很多回，几乎是麻木式的反击。可独独刚才那次，他想的却是若是真命丧在那。

她该怎么办？

江启明该如何去报复她。

想想想想几乎是劫后余生般的庆幸。

医生坐他对面，从他麻醉的胸膛里取出子弹，清脆的一声绷进盘子里。

这时，病房门却开了。

是贺仁来。

他穿着身中山装，站门边目光轻轻一扫，却有千钧重。

冯宴见势，前后和医生退出了房间。

房门一关，贺仁来道：“中枪了？”

“嗯。”

“要我说啊你这事办得足够蠢，活靶子都快贴脸上。”贺仁来道，“你能捡回条命只能算你老师没白教。”

他嘲讽的语气都快掩不住，陆野知道这事他办得不周全。

但父子之间没有对付的时候，陆野面无表情看他。

“你来看我笑话的，现在可以走了？”

贺仁来看他几秒，到底缓了语气。

“你知不知道你问题在哪？”

陆野没说话。

贺仁来道：“我不信你不清楚，这事你哪怕查个底朝天，也没法动这个人半分毫毛，人家随便找个替死鬼，金蝉脱壳之后你连半点踪迹都查不到。到时候案子一消你这半年就白忙活。”

陆野何尝不清楚。

他虽然不曾浸淫官场，但半只脚踩进系统里。知道暗箱操作下有些案子这辈子都是冤案，盘根错节毫无真相可言。

但不能不查。

贺仁来又道：“其次我以为你有胆量去碰这些案子，至少该有上刀山下火海的准备。可你顾忌颜面就在周围磕磕碰碰，不懂得利用人脉去牵制，你但凡前几天来京时先来和我商议，都不会成今天这副样子。”

说着说着气氛又紧绷了。

陆野哼出一声，毫无笑意的目光落在他脸上，道：“来找你帮忙，然后反被你利用？”

他这位父亲最擅长借力打力，也绝不会做于自己无益的事。

贺仁来看他一会，叹气：“我终归是你父亲，递刀子这事再怎么也不可能对着你。

之后把你查到的那些东西交给我。”

周遭沉默了几秒，陆野不喜他，但也知道这时候不适合斗气。

他眼神锐利，道：“你打算怎么做？”

贺仁来道：“快换届了。”

陆野无言几秒。

话到这，便已经通透。很多不起眼的证据，在领导班子变动时便是惊天大雷。

牵一发动全身。

...

贺仁来出去的时候，门外的冯宴恭敬叫了声厅长。

他换上了一张和善的脸，和冯宴聊了几句，走的时候拍拍他肩膀。

冯宴受宠若惊。

出医院后，秘书斟酌道：“先生，你真舍得大公子此番涉险，江家是出了名的疯。

他顿了顿，道“而且他此次是为了个女人。”

贺仁来坐进车里，淡淡道。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更何况，女人能激起男人对权利的向往。

他该去抢一抢了。

*

下午几个会议之后，连织忙完月审核表，霍尧的电话就打开了。

这两天忙着学习偶尔加班，好像是有两三天没去医院。

“怎么？”接通电话后，她问。

那头沉默了一秒，似乎在找理由。

他一本正经：“上回你那个猪脚饭在哪买的？”

连织低声：“哦，在医院旁边小巷子左拐到尽头第三家——”

“那么多弯弯绕绕谁记得住。”霍尧道，“要不待会你顺便买上来？”

耳边静止了几秒。

那几秒却让霍尧格外难熬似的。

“我是说你待会要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趟医院。”像是怕她误会，他自我找补，“反正你待会也得去学习，病房有桌子凳子，正好？”

他咳了下，“不来也行。”

连织道：“行，我待会来看你，打包费翻倍！”

“行！”霍尧瘪嘴。

因为在办公室她声音放得极低，没想到隔着层玻璃门，宋亦洲将她两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他抬眸，漆黑悠长的目光一直盯着门外，久久没挪开。

连织正要收拾东西离开。

内线电话却响了，宋亦洲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七点中有一个电话会议十五分钟，你留下来做翻译，先去楼下吃饭。”

连织：“宋总…我…”

宋亦洲像是听不懂她的犹豫：“怎么？”

“我待会可能得去看看霍尧。”

宋亦洲道：“他陪护那么多缺你一个？”

行吧，话到这就是不放人。

连织再看看这会议，十五分钟！

宋亦洲那听力还需要她做翻译吗？不过大老板都发话，连织也不敢拒绝，转头给霍尧打电话说要加班。

她在秘书间学习到七点，跟着宋亦洲去会议室。

说是什么十五分钟的会议，不过就是项目商定的闲聊，全程通俗口语，根本无需翻译。

她怀疑这男人在逗她。

辰达加班有加班费，还报销路费，宋亦洲还有工作要忙。开完会连织收拾东西去楼下打车。

刚到大厅，电话却响了，连织以为是陆野。

没想到是京城的一串连号。

江启明！

这个人打电话向从来没有好事，她掐断不接。

第二个随之又打了过来。

连织接通后，冷嘲：“怎么，江先生如今百忙之下还能想起我？”

“当然，连小姐的美貌过目难忘。”

江启明道，“要不是你找了个护花使者，我就亲自来看了。”

连织道：“知道我有护花使者，就请离我远点，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听筒里传来一阵笑声，江启明道：“连织你不会这么天真吧，我想把你怎么样有一千种方法搞你，还需要我亲自来蓉城。”

此时是下班高峰，永盛大厦大厅来往上班族匆匆。

连织站定脚步，莫名觉得背脊一寒。

“你又打算做什么？”

那头笑道：“我给你送了份礼物，正在来的路上，希望你喜欢。”

话音一落，一道呼唤随之而起。

“连织！”

连织抬头，旋转门边站着个中年男人看见她双眼放光。

像是饿狼看到实物。

鸡皮疙瘩瞬间梭满整个背脊，某些记忆窜回了她脑子。

她仿佛看见那个男人将他压在身上，贪婪又恶心。

“老子领你回来不是白养你的，喂你吃喂你喝了快七八年，总得回报些什么吧。”男人道，“嫁给爸爸当老婆吧，以后我疼你宠你，给爸爸再生几个孩子…”

她发愣的功夫，中年男人已经跑了过来。

“连织！哎哟真是你！你居然在这上班…出息了不是。”

—

反派都会下场凄惨

可以开始炖肉肉了。

0086 第八十六章，“英雄救美”

高建平身材肥胖笑意猥琐，加之在牢里待了几年，脸上遍是褶子。

连织仿佛看到噩梦向自己走来，带着汗臭和酒气。

“你来干什么？”她抑制住颤栗。

“你说呢？”高建平笑嘻嘻地上下扫她，又扫她身后的大厦，
“你现在混得这么好，是不是把你老子给忘了，要不是当年我供你吃供你喝，你能活成这样？”

“我告诉你做人不能忘本。”

高建手指并拢搓了搓，道，“你爸最近手头有点紧，你得帮衬帮衬吧？”

“没钱！”连织冷声，“你脑子是不是烧傻了，供我什么？当年你那些旧账要不是我替你还，你早就被砍死。”

她错开他就要往外走，半分不想多待。

手臂突然被拽住，高建平沉了脸，“你会没钱，你这小娘们从小都不安分，怕是早就爬你老板床上去了，你找他要啊！”

连织忍住恶心甩开他：“我已经和你断绝了关系，你一分钱都别想从我这拿。”

“你他妈敢走！”

高建平凶神恶煞，想起上面老板交代的任务，他一屁股坐地上，抓住她腿，哭了出来。

“你这个丫头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我含辛茹苦养你长大，好吃好喝供着你，你长大了居然不认我！”

“这就是你读的圣贤书吗？去福利院认养那会我和你妈本来是要个儿子，看到你可怜才抱你回来。你妈已经被你拖死了，你还打算让我自生自灭。”

他鬼哭狼嚎，上下班的白领几乎是停住脚步，纷纷看过来。

辰达的同事远远看见，犹豫叫了声连织。

连织被他缠住腿，半步走不了，裤腿也皱皱巴巴。

“放开！”

她讥笑道，“高建平你打算以这种方式烂我名声，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我妈明明是被你那些债主逼得自杀，你要不拿出来一一说？”

“你不想认我就算了，还到处编排你妈。”高建平哭地老泪纵横，像是被辜负的父亲，“我这是遭的什么醉要把你领回来，家里的钱都被你上学用光了，我老来凄惨没关系，但你妈死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她…”

不得不说他极会演戏，一副亲情牌打得周围的人，看连织的目光都变了。

周遭远远有人拿出手机在拍，不难想象会被编排成什么样。

连织突然就懂了江启明的目的。

他要用这种方式反反复复拖死她，再闹上几次之后她的名声自然臭了，闲言碎语都能逼退她。

连织浑身冰凉，却透过大厦的玻璃看到一辆宾利缓缓停住。

这是接送宋亦洲的车，他要下来了。

于是她打消离开的念头，蹲下来整理高建平的衣领，她放缓语气。

“爸，咱别在这闹了，我先带你去找个住的地方好吗？”

高建平对她这转变反应不过来。

便看见她借着整理衣领的动作，头低下，声音倾吐在他耳边。

“高建平，你还想再坐牢吗？想我可以成全你。”连织勾唇，“你知不知道之前那八年牢狱不……”

高建平瞳孔猛然睁大。

“是你！原来是你这个婊子！”他发疯狠狠去抽她，连织往后一躲，脖子被狠狠挠了两道血痕。

“爸，你干什么！”连织惊恐道。

她倒在地上，成了受害者，位置瞬间翻转。

“是你害我！是你这个贱人害我！”高建平被她刺激得发狂，八年牢狱之苦如今才得知是被算计，他面孔扭曲，要喝她的血吃她的肉。

刚才还是温和慈父，现在他这凶神恶煞的样子把众人吓了一跳，正要去叫保安，就见他拿出把刀，狠狠向连织刺去。

要扎进她胸口的前刻，一只手臂抓住高建平的手腕，那刀就自他手臂拉过一道口子。

连织惊道：“宋总！”

宋亦洲手臂都染成了红色，眉眼狠戾。

“永升大厦都敢来闹事，你不想活了？”

他狠狠用力，只听见骨骼错位的声响，高建平痛叫着松了刀，哐当一声掉地上。

“你他妈谁啊！”

高建平要去揍他，然而宋亦洲迎着他的挥拳，直接捏死他手臂，狠狠一脚踹他肚子上。

他这力气用了十成十，哐当一下跪地上时，高建平吐了口血。

宋亦洲道：“叫警察！”

几个保安将高建平制服，方成赶忙报警，其他白领和辰达资本员工和他寒凉的目光一撞，皆瑟缩着走远。

手臂突然传来一阵温软的力道，宋亦洲侧头，她正拿纸巾包住他出血的手臂。

两人目光相撞，她眼眶含着泪，像是个犯大错的孩子。

0087 第八十七章（微 h），想要

*

别墅里。

宋亦洲坐沙发上让她包扎，伤口浅，血一止用纱布缠住就可以。

她低着头，短短的功夫，又是几滴泪落在他的纱布上。

他起初沉默任由她包扎，可泪无穷无尽，都快将纱布浸湿了。

宋亦洲声里有些无奈：“是我伤了，你哭什么？”

她嘴唇颤抖：“宋总，对不起。”

宋亦洲听她声音不对，一抬她下巴，她早已泪流满面。

印象中她还没这么哭过，唯一的一次还是被他训斥之后偷偷哭鼻子。

宋亦洲道：“我没你想的那么娇气。”

她还是摇头，哽咽。

“如果不是我，你不会碰到这些事…我很抱歉…”

她沉浸在内疚的情绪里无法自拔。宋亦洲没再接着这个话题，道：“刚才那个男人是谁？”

连织头垂得更低，没说话。

宋亦洲道：“不想说可以说。”

“不是…”她轻轻摇头，道“…他是我养父。”

“养父？”

宋亦洲眼神微微变了，他竟不知道她是孤儿。

“嗯，我大概五岁的时候被他们从福利院领了回去…”

连织声音断续，说他养父好赌酗酒，母亲不堪重负上吊自杀，她也帮着养父还了些债务。

后来养父犯罪进监狱，这段关系便在她成年后终止。

“他不知道从哪打听到我的事情，这次来，是想找我要钱…”

后面的她难堪得说不下去，垂首帮他继续包扎。

就这么五六句，说完了她的前半身。

宋亦洲却无意识蹙起了眉头，他几乎是难以想象她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

但奇怪的点还不仅仅是这。

宋亦洲想起那男人和她剑拔弩张的状态，他眼神稍稍严肃：“他因为什么原因进的监狱？”

她顿了好久，声音都在颤。

“我十五岁那年，他想对我…”

宋亦洲瞳孔微微动了动。

“不过他..没得趁…后来邻居跑进来制止了他…然后报警…”

她说，“我本来以为我上了大学也有新的生活，可他还是找了过来。”

她嘴唇紧咬，泪已经将小脸湿透了。仿佛在叹自己命运不好，泪水已经漫进了嘴唇里，吞咽间全是苦涩。

沉默的时间里，她的下巴被抬了起来，男人漆黑的眼睛正深深看着她，她有种被看穿的窘境，就要逃。

可宋亦洲扳过她肩膀，高大身子几乎完全将她拢着。

“别哭了。”

他声里带着丝轻哄，可就是这点点温暖让她泪水滂沱。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逃出来了的，我自己挣学费，生活费。哪怕天天吃馒头也无所谓，我眼看着自己的存款从负数慢慢变成了四位数，五位数。我甚至还改了名字，就为了和他切断关系。”

她道，“可他还是找过来了，他还是不放过我…”

大概是哭很丢脸，她死死压抑着，但浑身都在发抖，像是失去双亲的雏鸟。

那一刻，宋亦洲心头涌出从未有过的异样，他自问不是个同情心泛滥的人，甚至将世间伦常归为自然规律。

可他听着这姑娘前半生的如此窘境，不管哪一段，他都没法去细想。

他不擅长安慰人，于是拿过棉签去处理她脖子上的伤口。她低着头，泪水吧嗒吧嗒的掉。

他像是给她吃颗定心丸，道：“已经这个人永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她仰头看他。

“看什么？”宋亦洲道，“他故意伤人又有前科，以后再没可能踏足蓉城。”

连织睫毛动了动。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让她骤然心安，果然权势是个好东西。

男人动作专注，侧脸近在咫尺，正拿着棉签擦她伤口，气息冷冽又带着十足的安全感。

连织偷偷看他，被抓包后也不显尴尬。

“宋总，其实我挺羡慕您的。”

宋亦洲牵牵嘴角：“羡慕我钱多？”

“不是。”大概是处在悲伤，她被损也显得呆呆的，“羡慕您的状态，你做什么事都游刃有余，成竹在胸，不过因为意外乱了分寸。”

她道，“那天我看到一段话，说出自家庭幸福的人内核很稳，心智成熟。

而在父母那里有缺失的，精神紧绷像一张弓，自我认可度也低，会很容易怀疑自己，比如那天我翻译没做好，你训斥我，我就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像天都要塌了。”

宋亦洲眼里流露一丝淡笑：“那天你本来就没做好，和自我认可度有什么关系？”

“哎呀，这个时候就别说我了嘛？”她眼里流露出一丝哀怨，眼角还挂着泪，软萌软萌的。

宋亦洲笑笑，也就没在说她。

他起初沉默，但后来忍不住道：“其实并不是。”

“啊？”她没明白。

“平凡家庭的亲情只存在馈赠和给予，相对来说是最单纯的。”他道，“但把婚姻当成资本聚拢工具的家族来说，一个孩子就够了。多的只是累赘，于继承反而是弊病。”

连织眨眨眼，似懂非懂。

宋亦洲道，“我二十岁之后才走进如今的轨道，之前没人知道宋家三少爷。”

他话里单着丝轻嘲。

连织有些反应不过来，这话里的信息量太大。所以最初的接班人不是他？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之后沉默不语，她也不好再进一步追问。

宋亦洲揩掉她眼底剩余的泪，她这样子太过脆弱了。

“你说你看完那些碎片文字感到难过，但信息时代，阿猫阿狗谁都能对应几句。”他道，“没必要往自己身上套，你的未来不在里面，也别去那里找答案。”

他这是在算是安慰，连织愣愣看他。

她眼底澄澈，睫毛还沾着泪痕，看起来乖得不像话。

房子里开着暖气，一丝暧昧爬了上来。

他手指在她脸颊上蹭了蹭。

“好姑娘，你做得挺好。”

大概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她，她骤然红了眼睛。男人眼眸漆黑明亮，幽深又带着别样的柔和，呼吸拂在她脸上像是抚摸。

她仰头轻轻吻住了他。

柔软唇瓣相贴，泪水滚落，这还是她第一次主动，宋亦洲几乎一秒反客为主。

他吮她的嘴，渐渐用力。呼吸和动作都带着十足的攻击性。

她情不自禁拽着他的衣领，被他吻得仰起了头。他们嘴唇相贴，鼻子相蹭，男人灼热呼吸喷在她脸上，手也钻进她毛衣里，所过之处软腻细滑，她鼻腔哼吟的声音摩挲过他大脑皮层。

他手掌更是大肆钻进她内衣里，她轻微瑟缩了下，宋亦洲才猛然惊醒。

他眸底深幽，呼吸紊乱，但手已经往外撤了。

可她却还粘着他，却轻咬了下他耳垂，手也钻进他衬衣里乱摸。

宋亦洲声音低哑：“你有伤。”

话虽如此，他手臂却将她箍紧了，灼灼温度几乎要烫伤她。

连织摇头，又去咬他的嘴，声音跟小猫咪一样。

“想要...”

宋亦洲头皮一炸，深吻着她，将她抱起来往楼上走。

似乎连这点时间都等不了，他们唇舌交缠，她手钻进他衬衣里作乱的抚摸，甚至去解他的皮带，重重握住那条长棒。

顺着根部缓缓抚摸上顶端，再轻轻往下摁。

宋亦洲猛然掐紧她屁股，快被她玩死在楼梯上。

她看似脆弱，但眼眸已经悄无声息睁开了，冷静又平和。

其实，童年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连织早看出了高建平对她龌龊的心思，但未成年抚养权还在，她一天也跑不了。

于是十五岁那年，她把自己当猎物送了过去。

提前留好蛛丝马迹，周围的人都是她的证人，东窗事发，她成了受害者。

高建平因为强奸未成年未遂，入狱八年。

自此，父女关系解除，连织重获自由。

她一直不信王子救公主的恶俗故事。

她会自己救自己。

—

这个自动定时好像坏了。

看在我这几天二更的份上，之后请假饶过我呀，譬如下周一到周三。我先好好存稿，看看能不能补上空缺。

5300 猪猪加更。

0088 第八十八章（高H），想在上面

连织觉得如果床伴有排行榜的话，那么宋亦洲一定稳居榜三。

她像孩子一样被他抱去卧室，放在床上他随之压了下来，身体相贴连织整个人都抖了下。

卧室没开灯，男人眼神幽亮，如同锁住猎物盯着她。

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等待的时候格外难熬，连织眼神四处躲不想和他对视。

他手却长驱直入，钻进她裙底，几根手指沿着臀缝撵过小阴蒂，在上面打转。

她立马呜呜直叫。

“宋总…”

这节奏和以前完全不同，他习惯他从亲吻开始，如今她完全乱了顺序，她心怦怦跳。

宋亦洲没有吻她，他凝视着她脸上的一丝一毫，看她目光闪躲脸色烧红，看她咬紧嘴唇呻吟不断。

他一根手指进入她便如脱水的鱼呼吸急促，全身上下都来咬他。

“放松，动不了了。”男人声音低哑又撩人。

这下流的话让她脸色通红，小腹又涌去一阵热流。

这场性爱仿佛就她一个人在沉沦，男人仍然衣衫完整。

连织有心想不从他的意，可第二根手指钻入，一番抚慰挑逗，在她穴肉里抠弄。

她哀哀嚶哼，像是大海里跌宕的小舟，一浪接着一浪拍来，除了哼叫发不出任何声音。

宋亦洲额头青筋微爆，夹得难以深入的关节仿佛是他那里一般。

他下腹肿胀得发疼，几乎要爆裂开。

他们唇舌开启彼此交缠，裙底下的水渍声起起伏伏，仿若交响曲。

空气中香甜味愈浓，连织情不自禁想要更多，她夹紧他的手臂，甚至完全打开自己。

可那一点点抽插和抠弄仿佛隔靴搔痒，越来越多的蚂蚁在小穴里面爬。

“宋总…宋总…”连织去咬他的唇。

宋亦洲：“怎么？”

“进来…呜呜…”

“什么进来？”他嘴唇狠狠碾着她，却丝毫没有动作。

大概那话过于羞耻，她呜呜半天说不出口，然后宋亦洲今晚有的是功夫等，几番戳刺下她终于丢盔弃甲。

“要肉棒…”她呜呜嚤哼，“要肉棒插进来…”

宋亦洲头皮轰地一炸，竟不知她说这些话这么要命。

他手指撤出，肉茎随之上去。

那和手指截然不同的尺寸寸寸陷入，仿佛要胀坏她，他仍在无限往里入，连着媚肉一起捅进去。

连织小腹狠狠抖擞，她手指在他背上深深挠过一道。宋亦洲再没给她反应时间，他深吻着她，缓慢却势如破竹，再撤出半段狠狠撞进去。

“唔~~呃啊！…”

女人的呻吟声被撞得碎裂，衣服到这就成了障碍物，他们彼此撕扯，乳儿跳脱出来又瞬间他被碾回去。

男人腹肌邦邦硬，来回撞击间变着花样的摩擦她。

好麻…好痒…

乳儿被碾着，穴口进出的刺激让连织脚趾都蜷紧了，她两条腿弯被男人扣在手中，随着来回操弄晃来晃去。

花穴深处像是有烧蚀般的灼意，随着男人鸡巴钻头般的戳刺，偏偏源源不断的颤栗沿着身体里蹿。

“呃啊..呃..宋亦洲…”

层叠的媚肉死死绞裹着他，宋亦洲接连喘了几口粗气，感觉身下那物生生又胀大了一圈。

这时她贴上他耳边：“宋亦洲，我想在上面。”

女人眼睛湿润泛着媚态，她鲜少在床事上提要求，宋亦洲怎么会不依着她。

他们翻转位置，肉棒吐出大半。

宋亦洲正要握着她坐起来。

她却将他推回床上，手撑上他的腹肌往下坐，一寸一寸往下吞了回去。

这下煎熬的是宋亦洲。

她手摸过他胸膛每一寸，又去摸他腹肌，他咬紧下颌，被她这撩拨刺激得小腹绷死。

没开灯的卧室，却有几许光透过窗帘落在女人身上，她上下摆动的乳儿，她妩媚的眼神，甚至于她修长的脖子无一不落在宋亦洲的眼里。

他眼里仿佛要燎原起一片大火。

连织夹着他的肉棒来回画八字，带着肉棒反复的磨，顶端戳刺过软肉，难以言喻的酸胀感让她时不时停下。

男人受不了这厮磨要拿回主动权，她便哭闹不依。

宋亦洲咬紧牙关，只能由着她，她骑着他身体缓缓扭动，甚至胸脯趴下，贴去他胸膛。

雪尖尖来回在他胸膛蹭动，搔起的酥麻让宋亦洲甚至想有弄坏她的冲动。

他手指陷进她臀肉里，几乎是强制性往下摁，腰身再狠狠一顶。

屁股撞击劲腰啪啪声响十足，如同雨打芭蕉。

连织学着他亲吻她的模样去吻他脸，屁股夹着那一根上下摇摆。她甚至去吞吐他耳垂，吻他脖子。

恍惚间宋亦洲竟有种她在操他的错觉，难以言喻的刺激让他血液牵张。

“宋总…”她气息撩进他耳朵。

“嗯？”

他们嘴唇互相厮磨着。

连织问：“你会看去那种片子吗？”

那种片子…

宋亦洲不答她。

“会不会嘛？”她不依不饶，舌头去碾他的耳垂，小腹也故意紧缩。

宋亦洲被她差点绞段，额头早已汗涔涔。

他道：“…看过。”

“那…”她道，“你的大还是他们的大？”

她屁股被猛然一掐，宋亦洲声音暗哑，却含着警告：“皮痒？”

她瘪嘴，也不再问了。

但上面的姿势让她掌握了所有权，她嘴舌头去挑逗他的豆豆，两个轮流吸，小穴也收缩着力道一松一紧。

宋亦洲手臂青筋暴起，快被这丫头玩坏了。

偏偏她像是知道这样能控制他速度似的，用牙齿轻轻撵过他的豆豆，想要他慢一点。

宋亦洲眼瞳一黯，反客为主将她压回床上。

“我还没…还没…够…”

控诉的声音被他封于唇齿之内，宋亦洲重掐她屁股，肉棒来来回回刺进花芯，研磨冲撞，胸膛也狠狠碾上她。

啪啪啪啪的声音从未间断，她成了孤舟里的小帆船，不过来来回回上百下，便哀哀求饶。

楼下客厅。

手提包里亮起灯光，几十秒后又熄灭。

….

随着王世忠的花粉过敏案尘埃落定，陆野在京都该做的也告一段落。

这事对外宣称仍然是意外，警局结案之后。陆野第二天早上去医院换纱布。

上药那会，他摩挲着手机，想起昨晚她没接的电话。

这个时候估计她醒了，陆野正要再拨过去，电话却陡然响起，在安静的病房轻柔的几声震动，他眼里流转过一丝笑意。

陆野接通后，道：“醒了？”

“嗯，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昨晚睡得有点早所以没接到。”

大概这话显得有些心虚，连织极快转移话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有两周没见你了，你不知道蓉城这两天特别冷…”

她声音拉长便显得娇气，陆野静静听着，嘴角上扬。

“这两天。”

她瘪嘴：“你是在汇报工作吗？每次和我聊天都几个字几个字的崩，真讨厌！”

这丫头贼擅长倒打一耙，陆野道：“没有。”

“还说没有，那你想不想我？”

旁边还有护士在换纱布呢，大老爷们说这种话贼难为情。

陆野：“嗯。”

“那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陆野摸摸鼻子：“想。”

“那还差不多。”

旁边有医生让他拍一下手臂，连织听到了。

“你在医院？”

陆野顿了半秒，道：“有同事受伤了，陪他来看看。”

“你没事吧？”

“没。”

她不过是随口一问。

几句之后又开始不正经了，道：“你怎么不问问我想要你啊，你果然不在乎我。”

小妖精一得空就作来作去的，但陆野居然也有耐心。

他嘴角的弧度上扬：“那你呢？”

她声音低了一个度，像小仓鼠。

“回来在床上告诉你，陆狗狗，我买了情趣内衣，全部镂空那种...”

陆野差点没被呛到，连咳几声。

后颈都红了。

她似乎不羞于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讨论，可一点也不显下流，倒狠狠勾住了他的心。

妖精。

电话挂断，陆野低头间有些无奈，但笑容却只增不减。

包扎完，他刚下医院。

贺仁来那边却来了电话。

“这两天回蓉？”

陆野：“嗯。”

他道，“霍企山的二儿子进了医院…就上回来宴会上看望你爷爷那个。

之后和他们往来不少，你得空去看看他。”

0089 第八十九章，霍尧微微心动

年末，宋亦洲即将全面接手宋氏集团的消息在各大高层之间不胫而走。

然而在这个消息未确定之前，辰达资本新来了位助理，高学历，高智商，听说是宋氏集团专门下调过来协助宋亦洲。

众人匆匆一瞥，发现是位妥妥的大长腿美女。

穆静婷到的那天，是连织接待的她。

办公室独辟一间，规格远远高于方成和她，连织猜测接受宋亦洲接手宋氏集团这事十有八九为真

她带穆静婷去认识各部门的经理和同事。

穆静婷道：“我们年龄差不多，我就叫你连织好吗？你可以叫我静婷。”

连织笑道：“当然。”

“你来辰达多久？”

“大概半年吧。”

连织给她介绍宋亦洲的习惯，“宋总是个公私分明很严重的人，工作时间要求绝对的严谨和认真，简而言之就是少说话埋头做。”

“送过去的文件要清晰明了，不能有偏颇性总结。”

穆静婷一一记下。

她无意问道：“宋总应酬喝醉也是你送回去照顾吗？”

她细细的打量连织，在看她的表情。

连织轻笑化解：“不是，酒局和商务酒会这种对外事务一般是方成负责。”

...

办公室里。

方成低声道：“宋总，老爷子让我提醒你，这有可能是宋志城送来的人。”

宋志城，他三爷的儿子。

宋亦洲也能远远称一声叔父。

宋家每代都是几个儿女，权力更迭时多少双狼眼睛看着呢。当初宋老爷子险险坐上继承人的位置。如今几代下来，宋家旁支仍然没有打消分蛋糕的打算。

宋亦洲“嗯”了声，毫不意外。

方成道：“需不需要我找人时刻盯着她。”

“不用。”宋亦洲放下文件，抬眸看他，“你给她安排辆车，让她上下班通勤用。”

方成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

但宋亦洲又看了他一道，不容置喙。方成便答应，退了出去。

*

车祸导致霍尧视网膜损伤严重，医生给出的答案不容乐观。

这几乎算是晴天霹雳。

人伤残之后，才知道身边的是人是鬼，霍家所有打着看望的旗号，来看笑事的人都被他赶了回去，只留下了护工。

沉希去看他的时候，才发现他脸几乎瘦脱相了。

她吓了一跳：“你怎么成这样了？”

霍尧没说话。

他眼睛上盖着纱布，因为长时间没喝水嘴唇干裂，很是狼狈。

和曾经的风流倜傥是两个人。

“你来干嘛？”

他语气不算热情，沉希道：“来看你啊，你都出车祸了我总不能不闻不问吧。”

霍尧勾唇：“劳您看望，我还以为你除了宋亦洲什么事都不关注。”

沉希一噎。

“那你呢，嘴上说着交了个女朋友，出事也没见你来看你几次。”

霍尧嘴唇拉成了一条线。

沉希看他是病人，便不打算斗嘴了。

“看在从小一起长大我从多说几句，霍尧你长点心吧，仗着霍叔叔对你百依百顺你就打算这么恣意妄为，老让人帮你擦屁股，这次是车祸下次又闹出什么。你知道你就是这里让人——”

霍尧：“能闭嘴吗？”

他下颌紧绷，脸色较之刚才十分难看。

“知道我这人不讨喜，那你还来？”

说上几句又要开始吵了。

沉希知道这人说话难听，但对她不差，于是站边上消气。

周遭横亘进来一段沉默。

霍尧泛着干纹的唇轻轻抿了下，他不想喝水，一喝就有尿意。但此刻喉咙在火辣辣的烧，他手慢慢探向了旁边的桌子。

病床和桌子有一定距离，加之他看不见，在手还没碰触到水杯时，就猛然翻下床。

只听得轰隆一声。

“霍尧！”沉希惊道，“你乱动什么！”

她赶忙找护工将他抬起来，男人病中好些天，腿伤加之眼伤没法洗澡，沉希搀扶他时闻到一股味道。

于是不自觉露出一丝嫌弃，头也往旁边偏。

眼瞎的人其他感官格外灵敏。

霍尧后脊一僵。

“你走吧。”他紧抿着唇。

沉希愣住：“什么？”

霍尧挥开她手：“我他妈让你走，没听见吗？”

她跟跄了下，声音也冷了：“霍尧你别后悔。”

都是宠大的，沉希还没受过任何人的气。

当即便甩脸走了。

几个护工将霍尧往床上抬的时候，还在絮叨让他小心点，她们就在门外，有什么叫就行。

话虽如此，但明显有嫌他麻烦的意思。

霍尧咬紧下颌，将桌子上的东西狠狠砸墙上。

“滚出去！”

这几天他戾气愈发重，护工们都很怕他，纷纷出去了。

偌大的病房只有他一个人。

霍尧如同一具干尸躺在床上。

日光照在他瘦削的脸上，昔日觥筹交错，高朋满桌的画面在他眼前一一闪过。

别人弓身哈腰叫他霍二公子，他坐在吧台中央，喝着姑娘们递来的酒，对方战战兢兢，得他漫不经心一笑。

如今这些记忆仿佛在大肆嘲笑他。

做惯了人上人，何曾想过有做狗的一天。

他咬紧牙，纱布包住的眼睛骤然泛起水雾。

突然，一根吸管触上他的嘴唇。

她轻声道：“喝水吗？”

霍尧听出了是谁，哑声道：“你来干什么？”

“下班得空来看看你呗。”

连织将吸管要塞进他嘴里，他却偏过头，嘴唇抿得僵直。

他在闹脾气。

自连织那晚以加班理由拒绝他之后，霍尧便再没给她找过她，这人残归残自尊心贼重。

“霍尧我不欠你什么。”连织道，“我需要上班，还需要考试，我也很忙。”

她话里理直气壮，霍尧冷冷哼了声。

但这次探过来的吸管，他却没拒绝。

喂他喝完水，连织将他扶起来坐在床上，同时给他身后颠了个枕头。

主治医生和护士这时候却来了，定下手术就在明天上午，术后如果有可视光源，证明有恢复的可能性，如果没有….

“成功的概率在 50%五十左右，还望家属和病人做好心理准备。”

50%

这个概率在如今发达的医学上可一点都不高。

医生出门后，整个病房都显得很沉默，霍尧转头盯着虚空，但脸色明显沉重。

连织心里幸灾乐祸，希望他成瞎子。

但面上却没显。

病房里有水果，她拿着小刀慢慢开始削，霍尧听见身后她的声音。

“我十岁那年感染过水痘，高烧不退。其实这病放在现在的医学来说就是几瓶吊瓶的问题。但我养父不愿意出这钱，说我本来就不是亲生的，就是个赔钱货，将我丢在阁楼自生自灭。”

她叹气道，“我当时起码烧了三天，人都糊涂了。可满脑子都是不想死，我真不想死。贱命也是命，谁不想赖活着呢，我就拿着狗碗去接外面的雨水，湿帕子敷在头上，结果烧奇迹的就这么退了。”

“我不照样活得好好的。”

霍尧转过头，看不见她的表情。

她语气轻松，可男人眉头已经深深蹙了起来，他实在是难以想象这是种什么日子。

他知道她是孤儿，但这两个字延展出来的生活，简直和他不在一个世界。

霍尧道：“你还挺顽强。”

“可能吧。”连织又道：“贫穷人家领养孩子不过就是想有个劳动力，女孩子嘛图得就更简单，适合年纪嫁出去收笔彩礼。可你看我现在不照样读完大学，在大城市上班？”

“我虽然混得不咋地，但无父无母能这样我也挺满足了。”

她的声音充满向往，“以后还打算深造学习，要是建筑史上能留下我的名字我睡着都能笑醒那种。”

霍尧不说话了。

他想起三年前的那次大奖，如果没有沉希她已经实现。

脑海里一有这种念头，他喉咙便有些发堵。

连织水果削好了，切块后放他手里。

“你的起点已经是别人无法企及的终点了，我这么个平凡的人都能越活越好，你个大男人没必要这么伤春悲秋。”

她道，“手术成功你重见光明，失败你也有手有脚还有钱，吃喝不尽，也是个活得比大多数人都逍遥自在的瞎子。”

她最后的语气竟然变得松快。

霍尧意味不明道：“你这种鼓励还挺新奇。”

连织笑笑。

霍尧没再说话，他插了块苹果进嘴里，满口酸甜炸开，他却有些不是滋味。

他忍不住转头看她，想看看她的脸，但一片漆黑什么也瞧不见。

只有淡淡的香味扑上鼻尖。

一点不难闻。

霍尧曾经以为自己了解她，她为勾搭上他穿假货各种伪装，他一笔概括为有野心的捞女，可认识深了，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她比他想象的还要坚强。

**

手术后拆纱布那天，霍二太太来了。

哪怕不是亲生儿子，但这种时候她总得来做做样子。

“你爸他这两天就回来，前段时间法国国内动乱，他走不了。”

纱布将他眼底的冷意遮挡，霍尧不在意勾唇。

“他忙嘛，我知道。”

“他虽然忙，但也是时刻记挂着你的。”二夫人道，“这不，电话都给我打了好几个。”

话音刚落，一阵低低的笑声响起，像是从鼻腔发出来的。

很难说是讽是笑。

“闹呢？”霍尧道，“他亲儿子瘫在这，给你打电话。难不成母子连心，给你打就安慰在我身上？”

打电话当然这话当然是编的。

二夫人下不来台，又道：“对了你和沉家姑娘怎么了？上回她从你这回去就不对。”

霍尧牵牵嘴角。

“没事。”

也没有更多的话让他们聊，医生正一圈一圈拆，这个时候连织进来了。

二夫人还是第一次见她，互相问好后，她问霍尧。

“是你女朋友吗？”

这三个字不知戳中了霍尧哪根心思，出乎意料的他竟没有反驳。

连织轻声叫阿姨。

“霍尧你放宽心。”她道，“看不看得见没关系，我盲人眼镜给你买好了。”

霍尧呵呵：“我谢谢你啊。”

就在这时，纱布拆开了。

还没睁眼，眼前便涌入一片白光，霍尧缓缓睁开眼皮，混混沌沌的视线在眼前逐步清晰。

几秒的浑浊之后，视野里涌进来一张白净的脸。

大概实力还没有恢复，霍尧只能看见一张模模糊糊的轮廓。

她手轻轻在他眼前挥了挥。

“看得见吗？”

随着手掌左右移动，那张脸在霍尧眼前逐渐清晰，眸若晨星，面含桃花。

漂亮得简直不像话。

霍尧看愣了好几秒，不自在挪开，喉咙里随意懒懒一声。

“嗯。”

—

3500 字，肥肥肥的。

照顾霍尧是因为，狗子流浪的时候，会把对他好的当成主人。

这篇文不会是 1v1，不然最开始写一个男主就好啦。但是因为大纲还没到结局，不确定几个男人都收。

0090 第九十章，沉希大发雷霆

宋氏酒店设计图纸的稿图经过两轮调整，初步定稿，但内观设计迟迟没有出图。

连织负责接洽酒店这边，不时去询问 Jeef Steven 的进度。

Jeef 推过来一叠图纸，道：“这是部分成图，你看看？”

两人这段时间的交流，Jeef 知道她也是主修建筑设计，经常知无不言。

连织一一细看，道：“空间疏密合理，色彩搭配也符合功能性要求，就是…”

Jeef 淡笑道：“有什么就说。”

连织道：“感觉有些华而不实。”

她说完才想起他是外国人，大概不懂这个词：“就是设计太过于华丽而忽略…”

“女士，我在中国也待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中文掌握不差。”

连织笑了。

“你和我的看法相同，但几次调整都不太理想。”

Jeef 说创意和灯光都是沉希的团队负责，他们也交流了很多次，但每次改动几乎甚微。

连织也一眼看出大半是沉希的设计。

当年普莫思大奖让她在华丽的路上尝到甜头，于是这几年的设计变本加厉。

Jeef 操刀五星酒店这么多年，对市场敏感性很高，直觉告诉他这么设计酒店内观未来淘汰率很高。但沉希这份设计图的确是跟着酒店外观相得益彰，整个团队讨论了这么久都意见不一。

连织看他焦头烂额，于是提议。

“既然现在没有头绪，要不我开车带您在蓉城到处转转，看看景观欣赏欣赏建筑？”

“你这叫翘班。”

连织笑道：“除非您去宋总那里投诉我，不然没人知道。”

Jeef 哈哈大笑。

连织慢悠悠开着车，蓉城的街道弯弯绕绕，上坡下坡是常事，极有地方特色。

她带 Jeef 去的是蓉城唯一一家六星级酒店。

外形被网友戏称为围脖，但这么多年，仍然是蓉城最具代表的建筑之一。

“这家酒店我知道，由 KFP 建筑事务所操刀，其因此也在建筑史上有了一席之地。” Jeef 道，“不过近年来据说入住率挺低？”

连织点头：“都快破产重组了，正等着下家接手呢。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它的内观。”

既然来了，怎么会不去。

连织定了一间套房，进门后，古色古香的设计铺面而来。

“这个酒店落成于上个世纪，当时掀起了一番古文化运动，于是内观设计师断定国学以后会越来越热，将内部设计定位为复古式。”

连织道，“谁曾想几十年后西方文化涌进来，再加上一波波韩流冲击，古朴的设计反而不得年轻人喜欢，所以后面便落寞。”

Jeef 笑道：“你是不是话里有话。”

连织淡笑：“当然没有。”

Jeef 不说话了，脸上却渐渐凝重。

如今市面上流行欧式风格和繁复的地中海风，如今他们的设计也一如既往沿用这种风格，但流行又能持续多久呢？

连织又带他去了当地最大的一家家装公司。

这家家装公司建成不过十年，但却迅速在市场上打响了名声，归根到底是其定位在普通百姓。

Jeef 道：“你带我来这干嘛？”

连织道：“带总设计师来看看老百姓的需求，以后酒店的客人很有可能会和他们重合。”

他们隔壁桌来了一家老小，几乎是三代同堂了。

老婆想要梦幻公主风。但同时又提出了父母的需求，还有两个孩子，又是最顽皮的时候，如果房间磕磕碰碰多，那么一半都得碎。

设计师最后的建议是走极简风，把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全部一刀切。

“家归根到底是要住人的，您家如果按照这个设计走那么不过两年都会被小孩的涂鸦和文字破坏，之后你们再想改就难了，而且老人会习惯性将物品堆在各个角落，建议你们留出一间杂物室…”

Jeef 在旁边听着，一直没说话。

但他突然就想明白，这版设计图问题出在哪了，设计师带着绝对主观的想法，没有思考消费者需求。

酒店以后的客人形形色色，靠着口碑和推荐打响世界地位。

如果没有普通大众的推荐，那么只能曲高和寡，沉希给出的设计太小众了。

他隐有深意地看着连织。

“连织小姐，你是不是找看出来问题在哪？所以才带我出来。”

连织笑笑：“也没有，我最初实习的时候就是跑的家装公司，只是比较清楚普通人的需求是什么。”

“这已经不算是清楚了，你有很敏感的市场定位。” Jeef 笑道，“谢谢你让我的思路豁然开朗。”

连织：“能帮到你就好。”

Jeef 郑重邀请：“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以顾问的身份，加入这次酒店的策划和美工团队。”

“我可以吗？”

连织喜道。

她是有想过毛遂自荐，但毕竟这次工程浩大出不得半点差池。而且她还作为一个秘书横在中间。

“当然，你的履历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

“我不同意！”

沉希知道这事后，大发雷霆，“Jeef 你这也太儿戏，宋氏这么看重这个项目，你却往策划团队塞个旁门左道的秘书，你这是在过家家吗？”

“Arianna，她并非旁边左道。” Jeef 正色道，“连织小姐主修建筑设计，也有相应的证书，以她的嗅觉敏锐度我认为加入策划团队没什么不好。”

沉希讽笑一声：“她有代表作吗？她在建筑界有一点水花吗？用这样的小喽啰你简直在侮辱我。”

“在我看来荣誉是过去，不能作为评判人的标准。”

Jeef 又道：“这件事情我已经知晓了卡伦，他本人并没有意见。”

“Jeef 你搞清楚，这家酒店的老板姓宋！”

两人因为这件事情在团队发生争执，沉希状告到宋亦洲那。

宋亦洲淡淡听着，未置一词。

为了彻底绝了 Jeef 这个念头，她甚至叫上了两个设计总监，共同表达秘书作为特邀顾问进入团队的荒唐。

她这边光气势就赢了，连织孤零零站那显得势单力薄。

她全程安静听着，哪怕沉希暗讽她无名无姓，她也没半句吭声。

宋亦洲这边听完了，他并未先给结论，而是转而看向连织。

“连织，你怎么说？”

0091 91，宋亦洲的鼓励（5300 猪）

他的眼神漆黑平常，平静地落在她脸上。

连织莫名觉得紧张。

她上前将文件夹放在办公桌上，同时也将备份给了几位设计总监。

“这件事的起源在我和 Jeef 对稿的时候，我的某些观点和他不谋而合，所以他才邀请我。

这几天我做了几种方案的设计说明。”

宋亦洲翻开文件，密密麻麻的设计图，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时候偷弄的。

他坐在椅子上，审视的目光时而从稿纸上抬眸看她一眼。

“这里我列出相应的三种常见的风格，并进行了市场人群分析，譬如酒店的快捷经济风格，这类风格简约，但总体趋同。

很多酒店已经在风格上求变通想打开市场。但目前收获一般，后面我有附有相应的图纸说明。”

她之前应该做过功课，宋亦洲翻开厚厚一沓，并有纸质画图说明。

男人时而和她对视一眼，但目光却很随意，仿佛在思考，又像是只仅仅倾听。

“可行性报告说完了，你的设计蓝图呢？”

他问就代表有可能，连织心里升起了希望，她手指往他文件上轻戳了下。

“在最后几页，因为我对空间立体比较了解，所以我都制成了相应的立面图，我选用的是相应洛可可风格，色调相应更为低饱和，没有地中海风格的亮眼，但时代流通性会更大。套房和浴室，还有健身房和大厅我列在了图纸上…”

大概是说起她专业相关的，五分钟以内宋亦洲都没见她停歇过半秒，眼睛也贼亮。

他听完了她的这套理论，道：“洛可可风格以曲线条闻名，这样无形中为增加建造成本。”

“对，所以酒店客房设计我会更加偏向简约化，相比起整体空间的话里，顾客选择卧套房更倾向于居住舒适。”

宋亦洲沉默两秒，嘴唇微弯了弯。

“就这份计划书来说没什么问题。”

连织眼睛骤然发亮。

这眼神像小狗看见骨头。

宋亦洲瞧见了，有些好笑。

但他面上没显。

“亦洲！”沉希不可置信道，“你怎么能让她进团队？”

宋亦洲转而看她，道，“你介意的点是什么？”

连织给出的方案条例清晰度和策划团队没差，还是其他几个总监有不同的意见？”

他目光往沉希身后一扫，几个总监立马摇头。

以这女孩的能力加入团队的确够格了。

沉希嘴唇微颤：“她的身份是秘书，不是设计师！”

她自己都没发现，她看连织的眼神带着丝恨意和惧怕。

宋亦洲颌首，道：“所以她是特邀顾问，并非作为准设计师进入团队。”

他这话平和从容，但了解他的都知道一锤定音了。

沉希眼里含着泪，她觉得他有在偏袒连织，但他不辩喜怒的脸看不出任何。

她狠狠摔门走了。

几个总监也颌首离开，连织正要出去。

宋亦洲忽道：“所以那天你报销的接待费，是带 Jeef Steven 参观酒店套房设计的费用，外加家具市场顾问费？”

她转头看他，男人眼瞳清亮，甚至有些好整以暇。

连织头皮都要炸了。

他不说她早把这茬给忘干净，当时因为舍不得几大千支出，于是想浑水摸鱼塞进报销里。

没想到被这男人发现了。

此刻连织硬着头皮点头。

“... 嗯。”

宋亦洲看了她两三秒，那目光都快把她灼出个洞来。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他道。

“知道！”连织狗腿道，“我马上回去撤销报销申请。”

她心里暗骂他抠门，拿着文件就要离开。

这时宋亦洲淡淡道：“酒店设计的事好好做。”

她讶异看他，男人神色放松，他敲敲她手上的文件，轻轻的重
量压在连织手上。

“这事你如果搞砸了，新旧账一起算。”

他话虽这么说，但面上却一点也不严厉。

连织眼底染上笑意，道：“谢谢宋总！”

*

沉希回到办公室狠狠将所有文件挥到地上，助理听见过来敲门询问情况，她将杯子狠狠砸门上。

“滚啊！”

门外顿时静悄悄，沉希流着泪，将嘴唇都快咬出血。

她后悔了。

她不该留连织在辰达那么久的，连织一出现就该弄死她，不然那贱人就不会掀起这些风浪。

一想到以后连织以后有和她共事的可能，沉希便恨得浑身发抖。

她想打给妈妈，但拨出去又瞬间掐断了。

打了又怎样，让沉家去对付连织吗？

妈妈只会说她恶毒。

沉希擦掉泪，打给了江启明。

那头好久才接。

“希希，怎么？”

“江叔…”沉希不说话，只哭。

江启明完全明白了。

“那婊子又找人来为难你了？”

沉希哭得格外更为凄惨。

江启明听着也难受，恨不得将连织喝血啖肉，但如今换届关键时刻，他老爹几乎时刻找人看着他，不允许他出门

他道：“是江叔对不起你，等过了这段风口我保证她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沉希摇头：“没有，江叔对我最好了。”

两人聊了几句后，江启明忽想起一事。

“希希，你注意注意宋亦洲。”

沉希一愣。

“上回我找她养父去辰达闹事，结果宋亦洲最后插手了，说他和那女人没一腿老子都不信。”同是男人，江启明对这些很灵敏。

沉希听完脸色大变。

—

晚安，5600 猪加更

0092 92，翻车倒计时

江启明这句话让沉希眼前一晕，仿佛失去痛觉般她指甲掐进手心，血都出来了。

强烈的憎恨让她杀了连织的心都有，甚至想跑去找宋亦洲问个清楚。

可公司的门都出了，她却在面部扭曲中冷静下来。

就这么跑去辰达，不管事情真假与否，她和宋亦洲的关系都将完蛋。

她顿时踌躇不前。

翻来覆去煎熬了好几天，恰逢霍企山回来看望霍尧，沉希便借着这个时间点和理由，去找宋亦洲。

此刻刚到下班时间，她到三十九层时安安静静。

连织在秘书室忙碌没注意到她，沉希推开办公室的门。

穆静婷正在和宋亦洲报告宋氏医疗上半年度的盈利情况，同时有几分文件需要他签署。

宋亦洲低头签字的同时，无意一句。

“车开得还习惯？”

“..还行。”哪怕是带着目的来辰达，但在这男人面前她心跳还是紊乱了。

此刻他正微低着头，侧脸轮廓立体，无端让人心动。

宋亦洲“嗯”了声，淡淡道：“用不习惯可以让方成给你换一辆。”

“谢谢宋总。”

笑意刚爬到穆静婷脸上，她抬头就看见了沉希。

沉希冷冷看她。

她笑意减淡，拿着文件出门，擦身时叫了声沉小姐。

沉希却半个眼神都没甩他，她走到宋亦洲身边。

“亦洲，还在忙？”她就拉个凳子坐宋亦洲旁边，拿他肩膀放脑袋。

“上回我发脾气你都不知道主动来哄哄我？”

宋亦洲泛淡的笑意挂于嘴角，道：“你又不是第一回这么闹了。”

沉希哼了声，又道：“你待会忙吗，要不咱去看看霍尧？”她说霍伯父也回来了，他们好像还没一起去过医院。

宋亦洲待会没有会议。

他同意了。

他起身拿西装，沉希无意试探一句。

“要不然叫上连织？”

宋亦洲看她一秒，目光清明。

“都行。”

沉希一时看不出什么。

两人一同往办公室外走，秘书室却早没人了，不忙的时候，连织一般准点溜之大吉。

沉希想要试探这两人的想法落空。

出发去医院的路上，方成在前面开车，沉希道：“亦洲，听说上回连织家人来公司闹事还是你给平息的？”

宋亦洲道：“听谁说？”

他声音平常，但眼神明显不好糊弄。

沉希心里一跳，道：“听公司的员工呗，你还对她挺好的。”

车厢里安静如斯，夜色在宋亦洲眸中流转，他眼里无波无澜，但嘴角却一牵。

“这话我听出了另一层意思。”

沉希哼了声。

宋亦洲道：“这事一闹大受损的是辰达。”

沉希知道他一向工作为先，又暗忖自己和江启明是不是想多了

她又想起刚才穆静婷那事，不依不饶。

“你还送车给你助理开？”

宋亦洲淡笑看她：“我好像过户到你名下的车不止一辆。”

“那不一样嘛。”

这时，驾驶位的方成出声了：“沉小姐，以后穆助理会跟着宋总一起去集团。”

言下之意，以后需要穆静婷做事的地方还多着。。

沉希不说话了。

到医院之后，他们从停车场上去，电梯在一楼开了，宋亦洲隔着敞开的门缝看见了连织。

她背着包，高束马尾，脚还嫌冷地跺了跺。

他本以为她摸点下班是去学习了，没想到跑这来。

呵…

电梯门打开，连织看见了他们，轻声打招呼。

“宋总，沉小姐。”

沉希连话都懒得说。宋亦洲看她一眼。

“来看霍尧？”

他的眼神有些微妙，连织只能装没看见，点头。

*

霍企山来医院的时候，霍尧腿部康复已经做了大半。

粉碎性骨折手术能治好，但过程极为痛苦，手术几次切骨穿钉不说，佩戴外固定架更是钻心刺肉。

但霍尧全程一声不吭，硬是生生承受下来。

复健一天天的做，快要复原，也就是在这时候，霍企山来了。

霍企山询问一番情况，知道没大碍。

回到病房他沉了脸色：“开个车都能出事，再有下次我把你车全收了。”

“再不敢了。”

霍尧话里虽吊儿郎当，但漆黑的眼眸垂下，却是冷的。

霍企山道：“法国那边出了点事，我不好随意走动，所以才回来晚了几天。”

霍尧嗤笑一声，毫不在意。

“多大事，你儿子命硬，别说半条命进地府，就是死了阎王老爷都能给扔回来。”

二夫人拍他肩膀：“快过年了，说这些话多不吉利。”

霍企山倒笑了。

“他这话说得倒在理。”

霍尧无甚表情。

他甚至没和霍企山对视，身侧拳头却压抑的暴起青筋。

正在这时，门推开了。

宋亦洲三人进来。

“霍叔叔。”沉希笑道。

霍企山换上一张和蔼的脸。

“是亦洲和沉希啊，亦洲，近来你爷爷可好。”

宋亦洲淡笑：“牢伯父惦记，好着呢。”

霍企山目光落在一旁的连织身上，二夫人在他跟前提过一嘴。

“这位是阿尧的女朋友？”

所有人都看向连织，她正要笑着糊弄过去。

谁料上次没有否认的霍尧，这次直接出声了。

“嗯。”

他忍不住转头看她，无意撞上她探寻的目光。

霍尧清咳了下，强行找话题：“昨天说好给我带的晚饭呢？”

他还在惦记那家猪脚饭，连织摊手。

“关门了。”

霍尧瘪瘪嘴，又道：我想喝水。”

言下之意让她帮忙去接。

连织肯去才有鬼。

房间里和他亲的人多了，何必找她这个挂名女朋友。

她装没听见。

霍尧咬牙：“连织，我想喝水，麻烦你 OK？”

他目光往外挑，意思是付费行了吧。

“这孩子，干嘛叫你女朋友啊。”二夫人正要找人出去，连织道：“阿姨，让我来吧，这都是我应做的。”

她麻溜出门了。

霍尧眼尾一直跟随，轻哼了声。

小财迷。

宋亦洲将这两人的互动纳入眼里。

似乎这次车祸之后，她和霍尧之间不一样了。

深蓝色的窗玻璃，倒映着他微冷的脸。

**

连织在水房的时候，正好碰见个阿姨不会用微波炉，于是她耽搁了会。

手机这时滴滴两声，陆野忽然发来消息。

【下班没？】

连织谎话张口就来，慢悠悠戳字。

【还没哩】

信息刚发送，陆野电话就来了。

“我待会来接你？”

他声音低醇又带着丝回音，连织如在梦中。

“你回来啦？”

她这话一半惊喜一半惊吓。

他因为在京都有事耽搁了一次，没想到突然就回蓉城了。

陆野：“怎么，不欢迎？”

“怎么会，你就知道误解我！”

她话里又要跳脚了，陆野抿唇，忍不住轻声笑了：“我待会开车来接你？”

“好啊。”

陆野停顿了半秒：“警局的同事待会约个饭，你想去吗？”

连织没说话。

听筒里安安静静。

“如果不想去——”

“去！干嘛不去，得让他们看看我长得多漂亮。”

陆野笑：“又不是没见过。”

“那不一样，这次我的身份是陆野他对象，这次主要的目的是给陆野长脸。”

这话让男人头皮一麻，他揉揉鼻子，嘴角弧度更大。

“行，我记着了。”他道，“我去医院看个人，待会来接你。”

电话挂断，连织沿着走廊回病房。

心里却在琢磨着待会从大厦停车场上去，陆野到楼下时，她旁若无事下来。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

她到走廊尽头，刚要推开房门，却透过那扇玻璃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穿着身夹克立在人影中，轮廓硬朗，眼神漆黑，大概是职业关系，气场很足。

正是陆野。

大概察觉到门外有道视线，陆野正要侧头看来。

连织猛地往往旁边一躲，心脏都快吓掉了。

陆野怎么会来这啊？

==

宝贝们这是仅存的一章稿子。

上次作者小声说这周一到周三可能会请假，明后天我可能会鸽两天（瑟瑟发抖）我周四回来加更好嘛。

上鞭腿无以为报，暂时没法加更，那这章就不收费了。

看到有宝贝在问霍尧是不是男主，他不是，但有完整的火葬场路线，从头贯穿到尾，所以戏份比起其他几个男人分毫不少。

大概率他也吃不到肉，如果能吃，那上辈子连织苦就白吃了，这对我们的织宝不公平。

周四见！

0093 93，她不爱你

这一屋子的人都彼此熟悉，除了陆野。

他无心交际，贺仁来的问候和东西送到，就要离开。

霍企山却道：“上回大厦有人闹事你们帮忙，我还没来得及说句感谢。”

这事都快大半年了，现在才来道谢也是有意思。

陆野毫无含义弯了下唇，道：“职责所在，无需言谢。”

霍企山和蔼道：“上回和覃局吃饭的时候他念叨孙望来的秋菊山水图，霍某后来还真淘到了，你帮我带去可好。”

陆野平静看他一眼。

“还是霍先生自己联系覃局比较合适。”

霍企山言语中的结交之意明显，其余几个男人都听出来了。

霍尧嘲讽都快挂脸上了，他去摸手机。

二夫人道：“你干嘛？”

“打电话。”

二夫人见他翻出个电话拨出去：“你女朋友怎么还没回来，她叫什么来着，连——”

正在这时病房响起一声震动。

陆野手机响了。

他接起的时候，连织心脏都快跳出来。

陆野低声：“下班了？”

“嗯…”几道墙之隔，连织声如蚊蚋，“陆狗狗，好像要下雨了，我没带伞。”

陆野淡笑：“我现在来接你。”

病房里他不欲多说，但话里明显和刚才的应付完全不同，猜都知道在给女朋友打电话。

这其中最不爽的当属霍尧了。

他那头显示正在通话中，听到陆野聊得顺畅。

霍尧眸色沉沉，便觉得碍眼。

电话挂断，陆野告别后就离开。

他擦身而过时，宋亦洲眉头却微蹙了下。

不为别的，他嗅觉敏感。

这股淡淡的茶树味，宋亦洲也在连织身上问过。

只有一次。

**

连织立马赶回公司。

霍尧打来的两个电话她通通无视，一句突然有事敷衍回去。

打车回大厦不过二十分钟，她从停车场溜进去，再次拎包出来时。

陆野正站在路边等她。

秋冬季节他一身风衣，衬得个高腿长，灯光将他的影子斜拉在地上。

连织扑进他怀里，娇声娇气。

“陆狗狗，上了整天班我都快累死了。”

陆野用风衣将她裹在怀里，她小小一只像是他的挂件，男人揉她脑袋。

“刚去医院了？”

“啊？”

连织心跳漏了半拍，以为他发现端倪。

陆野淡笑：“有股消毒水味。”

这两个狗鼻子，要不要这么灵啊。

再这样下去非露馅不可。

连织说上午代老板去医院看了躺合伙人，又故意转移话题道：“嫌弃我，那么点味道都闻得见，你就是在挑我刺。”

她抓着他胳膊摇来摇去，陆野意低笑一声

“是有点。”

“好啊你！”她气得拿头撞他肩膀。

陆野吃痛往后站了步，连织问怎么了，他摇头，面上仍在笑。

...

聚餐的地方在一家火锅店。

当陆野带连织去包厢的时候，顿时响起了几声热闹的口哨。

不知道陆野和他同事是怎么说的，似乎没人问起之前连织和周与的那段渊源，几位领导没来，包厢内气氛简直高涨。

有些在警局混了十几年的，老婆孩子都带来了，她们和陆野相熟，笑说陆野以前就是个木头桩子，对女孩子的示好几乎拒绝得不近人情，原来是早有喜欢的啊。

连织凑近看他，故意问道：“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接受人家啊？”

陆野知道她又在作怪，想听些有的没的。他答案倒是很官方：“工作忙，没时间顾及。”

“那如果介绍的是我你会接受吗？”

陆野：“不会。”

！！

她眼里写满控诉，陆野夹了两片牛肉放进她碗里。

“我不想我前两年就这么闹腾。”

“哼！”装吧就。

他面上斯文克制，在床上还不是那样。

连织手伸到桌子底下去挠他的手心，起初只是想闹一闹他，但大概很久没有亲近，她坏心地去抠他大腿。

陆野直接握住，在众人眼皮子底下也淡然得很，看她的眼神却暗含警告。

菜陆陆续续上。

连织这些年无辣不欢，筷子全在红锅里翻搅。

然而吃到后面越来越辣，她脸都呛红了。

陆野看不下去，全部水洗一遍夹给她。

连织控诉道：“我想吃辣的。”

陆野权当没听见：“不行。”

连织可怜兮兮看着他。

“装可怜也没用。”

他捏捏她嘟起的嘴巴，毫不动容，连织就气鼓鼓的和他作对，把不爱吃的全部扔给他。

旁边几个同事都笑了，没想到私下他们是这种相处方式。

他们这队里最年长的叫赵哥，一直在无声观察陆野和连织。

“连小姐，你两怎么认识的？”

连织说他们是高中同学。

“就是老相识？”赵哥道，“那咋之前没在一起呢，没看上陆野？”

连织道：“之前了解得不够深。”

陆野奇怪地看了眼赵哥。

赵哥性格有多和善他是知道的，今天说话却有些不对味。

赵哥直接无视他：“要我说啊，了解得深不深都是场面话，之前不喜欢之后也不一定喜欢——”

他话没说完，陆野直接舀了勺脑花给他。

“还吃吗？再多两句烂了。”

赵哥恨铁不成钢瞪他一眼。

火锅吃完，连织被簇拥上桌打麻将，众人看她斯斯文文本以为不会，没想到几把下来她小赢不少。

赵哥正在阳台抽烟，陆野循着间隙去找他，微微皱眉道：

“你刚刚干嘛刺她？”

“我有？”

陆野紧抿着唇，道：“没？你一大老爷们字字句句都恨不得当众让人难堪。”

“赵哥，我没得罪你吧？”

他护短的意思明显。

赵哥看他这没出息的样，气得一个火机扔过去。

“你小子不会被美色蒙了心肝吧，之前那点眼力见呢，这女孩不喜欢你你看不出来？”

陆野接住后，莫名笑了声。

“你这是在夸我眼光好？”

“你别插科打诨！”

陆野不说话了，笑意也在脸上变成了沉默。

他借着火机点了根烟，淡淡烟雾缭绕上他轮廓。

赵哥道：“之前她和周与那事我就不说了，你吃不了辣她知道吗？我看她把你当垃圾桶对待倒是乐意得很，还有你肩膀上的血腥味那么重，你看她有问半句？”

陆野侧头看他：“你——”

“你在京都吃枪子的事，我从局长那知道了。”

陆野沉默了会，道：“这事她不知道。”

“是不知道还是不在乎？”赵哥语重心长道，“找另一半不求其他，至少得互相怜惜互相心疼，不然未来怎么走？你小子对人倒是贴心贴肺，你看看她呢？”

“你别把自己栽进去了。”

一闪玻璃，陆野深深看着屋里的她。

她正围坐桌前摸牌，大概是赢了吧，她脸上笑得贼兮兮的，估计是在琢磨着怎么让人家输更多吧。

其实越认识她，便发现她和高中那个每方面力求完美的女孩是两个人。

现在这个生动活泼得多，也鸡贼得多。

看多了会让人生出贪恋。

陆野道：“赵哥，这事不是这么算。”

赵哥不解。

“在刚好时间点互相喜欢的能有多少？概率微乎其微。”

陆野掐灭烟，道，“一大老爷们这么斤斤计较干嘛？我要做的是在她发现心里有我陆野这么个人时，我还在她旁边。”

—

今晚有三更

0094 94（h），情趣内衣

**

傍晚九点多的时候，麻将桌还在继续。

陆野站在阳台，腰身忽然环进来一双细软的手。

陆野侧头看她：“麻将打完了？”

“不是。”

连织踮脚在他耳边，轻声道：“想回去偷偷穿那些内衣给你看，我专门买了件镂空的，下面还是——”

温热气息钻进她耳朵，陆野眼瞳一缩，又狠狠掐了把她的腰。

“不知羞。”

他简直拿她没办法。

她似乎一点不介意在公众场合说这些，偏偏一点不显下流。

“哼。”她拿下他的手，仰头看着他，“你明明也想看我穿的不是吗？”

陆野不说话，眼瞳却深幽如潭。

连织笑着戳戳他往下滚动的喉结，男人拿下她的手，眼神含着警告。

但没用，他心乱了一地。

连织笑嘻嘻道：“我们回去吧。”

*

陆野从不知道，十五分钟于他竟那么难熬。

回去路上发生的一切如走马观花，等他反应过来时，他已经在房子里。

整个屋子黑漆漆，只有卫生间的灯开着。

隔着若隐若现的玻璃门，女人身体的曲线若隐若现，连着胸脯挺翘那一点都看得清清楚楚。

她就在里面换了十五分钟，不吭声不吭气的。

陆野知道这丫头一定又在玩他，就想看他煎熬等待的模样。

布料窸窣声传入他的耳里，陆野连抽根烟转移下注意力都做不到。

“连织。”他声音微哑。

她佯装不懂：“怎么？”

陆野：“...”

连织在卫生间里面笑了，又一个十五分钟过去后她才开门。

所有灯光投笼在她身上。

陆野一抬眸，血液顿时奔腾。

她就穿了件紧身蕾丝，透明得近乎全裸，上下私密处却完全镂空，两团挺翘的乳儿也被箍得饱满。

陆野不是没见过这些东西，扫黄打非时地下零零散散，可他不知道会这么致命。

他一眨不瞬地看着。

“好看吗？”她笑问他。

陆野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她。

他起身大步向他走来，那眼神幽暗深黑，莫名让连织觉得心慌意乱。不及反应，她已经被抱回了卧室。

大床突然凹陷下去，她仍在坐在他腿上。

她细嫩处在他裤子上摩擦，粗糙坚硬，连织已经自动湿了。

陆野低头看着她，每一寸都足以让他血管爆裂。

他道：“谁让你这么穿的？”

“我自己去网上找他。”她缠上他脖子，在他耳边吐气：“陆警官…”

“嗯。”陆野喉结滑动

连织将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前，触摸那瞬陆野整个手臂都麻了，眼里骤然点起一把火。

他手掌粗糙，她湿得更为彻底，却还在不要命地勾引他。

连织舔他耳吹，声音仿佛小猫：“干我…”

两性关系就是这样，一方保守，另一方就各种骚浪贱。

她真的一点也不害怕陆野看到这个她。

话没说完，她就被男人吻住。

他浑身滚烫，手已经横贯进她私密处，几番拨弄抚揉下连织颤得更厉害，湿了他满手。

不知何时她已经被推倒在床上，他一个手深深钻进去，头埋在她胸吮咬。

光听那啧啧吸吮声都知道有多激烈。

连织快被上下其手给玩坏了，她抓着他脑袋，越来越多的空虚在身体里面爬。

她脚趾蹭着他的毛腿，哼吟声也跟小猫一样。

陆野扯掉外套，只听得皮带解开的声音，肉茎随之没根而入。

“啊~”

连织深深挠过他脖子，竟这样夹着他些了身子。

致命的绞裹让陆野太阳穴都崩裂，他这次没给她缓冲的时间，吻着她大动起来。

他抽出的半截又狠狠撞进去，硕大龟头直抵花心，沉重的囊袋狠狠拍打着她的阴唇。光是看他起起伏伏的胯部便知道速度有多激烈。

“啊！…呃啊…陆警官…”

称呼在她嘴里换了一个又一个，她私处被反复强硬撑开撞击着，小腹在灭顶的刺激中深处一丝丝瘙痒。连织抓着他的肩膀，脑袋都被撞得一半出了床头。

“呃啊！…陆狗狗…把你衬衫脱了吧。”

陆野一顿，继而更加强硬得吻住她嘴大肆进出。

“怎么…”

“痒…衬衫磨得我好痒…” 她在他嘴里连话都吐不全。

可男人衬衫蹭来蹭去，她奶尖尖都硬了。

陆野没脱，手掌取而代之握住。

“还痒吗？”

他一边揉一边撞她，比衬衫跟粗粝的手感让连织浑身抖擞，鸡巴却像是钻头一样来来回回嵌入。偏偏男人用最粗糙的食指夹她嫩尖尖，连织立马呜呜淫叫，身体不由自主的痉挛。

陆野喘着粗气问：“喜欢我这么干你？”

她竟不知道他在床上也会说这种话，情不自禁夹他更紧。

陆野头皮都要崩开，他将她双腿反压回她胸前，雪乳瞬间扁了，她以大敞开的 m 型承受他的撞击。

“啊啊啊！…啊！…慢点…”

她的求饶反而换来他的肆无忌惮，男人今晚仿佛有股想要弄死她的狠劲，偏偏一扇月光照进来正好落在他们的结合处。

硕大巨棒进进出出，快得只能看见虚影，连织不知道她是怎么能吞下的。

可的的确确整根插入，连着阴毛和囊袋都恨不得塞进去。

“不要…呃啊慢一点…太深了…呜呜…救命…”

连织揪着床单，揪着枕巾，脚趾早已绷得死死的，她虽然在哭在求饶，可身体却酸胀酥麻，渴望大力的深入。

好爽好舒服，她整个人都飘飘欲仙，私处被不短的凿开，深入再深入。

陆野早知道她这德行，于是大肆侵犯她。

他上半身压下，粗长阴茎分毫不停的凿击。

陆野哑声道：“连织…”

“唔…”

“喜欢我吗？”他深深看着她。

“喜..喜欢..”她哪怕身体沉沦，意识都还清醒着呢。

“喜欢我什么？”

“你对我好..唔..保护我...还有男人气概。”她攀着他的脖子，哀哀吟叫间如同呓语。

这些话是他想听的，但又不是。

陆野眼神逡巡着她脸上的一丝一毫，突然发狠使力。

“叫老公！”

啊？

连织猛地睁开眼，正对上男人黝黑沉沉的眸子，他不动了，一跳一跳的脉络却好麻好痒。这个称呼连织两辈子都没用过，根本叫不出来。

她紧咬着唇，情难抑制夹紧腿，甚至用小腿去蹭他的。

可男人就是铁了心不动，陆野眼神发狠道：“叫！”

他狠狠一戳，撵过她最敏感的一点，连织脑中弦崩断，猛然张大嘴。

“...老公...”

“再叫！”

甘浪摩挲过陆野大脑皮层，他吻着她狠狠大动起来。

阴茎快速在她穴里抽插着，连织大张着腿，子宫都快被戳麻了

。

她隐约中闻到一股血腥味，想问他是不是流血了，可男人动作太过激烈，连织在反反复复进出中，不知道叫了多少声老公。

陆野才将她的腿一折，狠狠几十下后插进她体内，给了她个痛快。

“啊...”

连织眼前炸开一团白光，浑身都汗湿了。

神思痴迷间，她仿佛听见陆野在她耳边说。

“以后不准再有别人了。”

0095 95，攻略霍尧（5600 猪）

今年春节过得晚，二月中下旬才准放假。

初试成绩也在这几天下来，排名第七，比起只收十个名额的筑系而言，这个成绩真不算理想。

但凡有人弯道超车，她都得被刷下去。

连织这段时间几乎把专业课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临近放假那天，她拿文件给宋亦洲查阅。

公司整体业务在春节放缓，秘书部也没什么可忙的。

宋亦洲低头签字，忽道。

“之前那款茶树味的沐浴露不喜欢？看你好像用了一次就没再用。”

连织愣了半秒，才想起他说的什么。

“对。”她心骤然缩成一个点，不明白他突然这个干嘛。

宋亦洲道：“怎么想起买一款男士沐浴露？”

连织道：“超市随便拿的，没看标签。”

这个理由似乎合理。

宋亦洲微扬眉毛，也放过了这一茬。

“春节你待在蓉城？”

连织：“嗯。”

她知道宋亦洲明天的机票回京。

宋亦洲看她几秒，有心想要说什么。

譬如她一个人打算怎么过，又或者去哪玩。

但这里是公司，人多口杂。

这姑娘也眼睛明亮，一脸坦然，丝毫不觉得自己过除夕有什么

宋亦洲便没再问。

他推过去一个长方形的丝绒盒子。

连织：“什么？”

宋亦洲淡笑道：“新年礼物。”

“宋总…这太贵重了…而且年会那天我也抽到了大奖。”哪怕心里盘算得紧，但面上仍在推诿。

年会那天连织中得三等奖三十万元，哪怕众人都羡慕她运气好。

但连织清楚，这里面肯定是宋亦洲的指示。

宋亦洲寻常道：“公司是公司，老板是老板，拿着。”

他话里不容置疑，连织也就没再搞虚与委蛇那套。

“谢谢宋总。”

她正要出门，到门边又转头看他。

“宋总，祝您新年快乐。”

她一笑仿佛有两颗小虎牙，眼眸也亮晶晶的，宋亦洲似乎也被她感染。

他微微一笑道。

“新年快乐。”

出了办公室，连织表情瞬间变得沉重。

宋亦洲这人可真不好糊弄，再这么下去她非翻车不可。

**

过年那天，陆野要值班，连织一个人过节也没意思。

她去他单位包饺子，几个老民警连着自己老婆孩子都接来了，在警局过新年。

今年蓉城允许燃放烟花爆竹，天边星星点点炸开姹紫嫣红，是难得的美景。

零点过后，陆野才将连织送回家。

他待会还需要值班，陆野一走，连织就拿出手机翻了张团圆饭的照片。

为防逼真，连织甚至只挑了三四个菜那种。

她立马发了个朋友圈，设置为仅霍尧可见。

通过车子楚这段时间发来的种种消息，连织大概猜测到霍尧车祸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

既然如此，他目前的处境几乎能叫孤立无援，这个时候心理防线最为薄弱，连织当然不可能放过。

...

除夕夜，霍家所有子女都回来。

大夫人刚走不久，亟需要一个由头扫清家里的阴霾，于是往年不归家的霍企山便也和子女们吃了顿团圆饭。

三夫人的几个孩子都回到了身边陪伴，她喜色挂在脸上，几个孩子一番祝贺词，霍企山挨个和他们碰了杯。

“霍晴，明年就要毕业回国了，有什么想要的吗？”

霍晴是最小的女儿，她道：“爸，一家人哪有什么想要的，我只希望能够在公司帮你一把。”

短短一番话，霍企山感慨她终于长大了。

三房这边其乐融融，享天伦之乐，二房就尴尬了，二夫人本来就闷不吭声的，加上她没有个真正的孩子一直没有话语权。

霍尧低眸听着耳边的几个兄弟对他的奉承，他嘴角虽弯着，但眼睛里却布满阴沉。

“霍尧。”

霍企山道，“你今年比较坎坷，不过凡事否极泰来，也别太悲观。”

霍尧连奉承一句都懒得。

他拿酒杯和霍企山碰了碰：“谢谢爸。”

饭后，霍尧在附楼待了阵子。

他本该驱车离开，却看着那雕花窗户，想着若是孟礼贤还在，哪怕不相认。

他在这世界也终归是有来处的。

霍尧鬼使神差上了躺主楼。

一楼客厅就只有佣人在忙碌，霍尧沿着旋转楼梯直上二楼。

本以为楼上安安静静，他路过书房时，里面传来霍企山和三夫人的声音。

透过门缝，霍尧看见霍晴在向霍企山汇报这一年在国外的所学所见，旁边两个儿子不时夸句妹妹真棒。

霍企山平日不苟言笑。

但今天是大年夜他严肃刚正的脸上多了一丝温和，不时提点几句。

而三夫人坐在旁边喝着咖啡，时而嘴唇溢笑。

檀香袅袅，灯光暧昧，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以往的霍尧都会推开门，吊儿郎当地问他们在说什么悄悄话。毕竟父亲还是一个父亲，霍尧是真敬重他。

现在他站在门后，深黑色的瞳孔如一口枯井，冰冷地注视着。

霍尧最终去了大夫人的房间。

室内空空，除了一张床几乎全部被烧的烧，丢的丢。

似乎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霍尧眼眶发红。

少量的月光从窗户楼进来，满室偌大，却清冷够了。

若不仔细辨别，谁也发现不了床上躺着个人。

霍尧定定地望着天花板，眼睛像是干涸的岩石。

都说过年热闹，阖家团圆，如今他才发现身边寂寥透了。

一群狐朋狗友成日消遣，在乎的父亲一夕之间是杀母仇人。

二十六年，他活得虚妄又可笑。

他翻动着手机，看着这些狐朋狗友发来的消息，眼底没有半丝波动。

突然，霍尧目光停留在一张照片上。

是她发在朋友圈的年夜饭。

四个菜呢，就她那小鸟胃吃得完吗？

霍尧牵牵唇角，给她拨了个电话。

那头响了好久才接，带着丝不确定。

“霍尧？”

霍尧道：“在干嘛？”

“在洗碗，刚才看春晚忘记这回事了。”她道，“对了，新年快乐啊。”

听筒里的声音清澈而带着笑意，像是一股温暖融进他的耳朵里。

霍尧愣了愣，喉结往下一滑，他忍不住勾了下唇。

“嗯，新年快乐。”

“你在干嘛，应该超级热闹吧？”

霍尧不答反问：“还好，今晚做的菜吃完了吗？”

两人话里松快熟稔，像是朋友。

连织道：“没，我起码剩了两个呢？”

霍尧哼笑一声。

“就知道你吃不完。”

“吃不完怎么了？”她不服道，“过年就是呀圆圆满满，我还打算做八个菜呢，比如糖醋鲤鱼，猪肚汤……”

除夕夜，霍尧一点都不想和她争，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嘴角始终弯着弧度，像是听在摇篮曲，胸腔里彻骨的冰冷消融了些。

“做得好吃吗？”

“当然好吃呀。”连织道，“下次有机会的我邀请你——”

霍尧知道她想说的是什麼，于是道。

“别下次了，择日不如撞日怎么样。”

她：“？”

霍尧吊儿郎当的声音里含着丝慵懒。

“就今晚如何，我还没吃饱。”

“啊？”

—

5900 猪加更，谢谢各位宝贝偷猪猪。

0096 96，霍尧心动

小区烟花缭绕。

当时钟一点时，连织的房门被敲响。

她慢悠悠去开门，当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顿时目瞪口呆。

“你..真来了。”

“嗯哼。”

霍尧睫毛上还沾着湿雾，他穿着身短款黑羽绒，帽子一摘，略凌乱的额发下双眼深邃。

像是星星坠入海洋。

他看她呆呆的，翘了下唇角，“怎么，还要验验真假？”

连织吃惊：“今天是除夕夜，你不在家里吃团年饭的吗？”

霍尧靠门边，意味不明看她。

“不是你邀请的我，难不成就随口说说？”

“不…当然不是..不过现在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她话没说完，男人头一低，钻过缝隙进门了

“唉！你！…”她道，“那你记得换鞋。”

客厅狭窄，电视机沙发一放就不剩什么位置，可霍尧却莫名看出几分温馨。

她打扫得很干净，粉粉嫩嫩的风格。

“你吃饭了吧？”她这话就是礼貌一问，谁料霍尧慢悠悠道。

“没呢，你不是邀请我来尝尝你的手艺？”

“现在？”

她看他的眼神变得离谱，谁料他将脸皮厚进行到底：“我饿了。”

连织：“…”

盛情招待绝不可能。

她将剩菜剩饺子微波炉一热，端上桌给他。

霍尧夹了个饺子进嘴里，玉米香甜在口腔里炸开。

他扬了扬眉，味道挺不赖嘛。

电视机回放着春晚，他转头看去，她缩在沙发上笑得花枝乱颤，脖颈纤细白皙。

“在看什么？”身后突然轻咳一声。

“小品啊。”

霍尧其实知道，每年不就是那老几样，他就是没话找话。

他吃完了剩下的饺子，又道：“讲的啥。”

“哎呀我说不清楚，你自己过来看嘛。”

让他过来他便真来，身旁的沙发突然凹陷下去，他们之间仅隔半只手臂的距离，男性气息铺面而来。

她跟个棕熊一样，时而去盘子里抓些花生瓜子。

咔嚓咔嚓的声音从不间断。

“吃吗？”连织突然递给他一颗，霍尧接过后扔嘴里。

甜得腻人，他皱了下眉，但过会又忍不住摸了一颗。

电视里笑声不断，小品金句频繁，什么眼一闭一睁，这辈子都过去。

霍尧正要嗤笑这什么弱智话。

旁边却突然“噗嗤”几声笑，她笑得肩膀发抖，手里的薯片渣也乱飞到他胳膊上，大腿上。

霍尧：“……”

他微眯眼看她，有些不爽：“我是你的垃圾桶？”

“啊抱歉。”

她立马伸手替他拍灰，然而手碰上他大腿，明明是再正常不过的碰触。

霍尧后脊忽地一僵。

她两下拍完，继续看春晚去了。

另一个人心却乱了一地。

霍尧端起桌上杯子，凉意入喉，他接着喝水的功夫往旁边睇去一眼。

她无知无觉，双眸依然炯炯盯着电视。

他漫不经心地错开视线，整杯备凉水入喉，灼灼燥意却愈发肆无忌惮在胸膛漫开。

...

一点半左右，烟花声渐消。

连织去了躺卧室，出来时霍尧便看见她套了件羽绒服，拎着个塑料袋，跟个毛兔子似的鬼鬼祟祟。

“去哪？”霍尧道。

“去外面做点事。”她突然歪头看他，“你要一起吗？…楼道有点点黑。”

意思是把他当保镖呗，霍尧嘴角一抽。

但他竟没说什么，起身跟上。下楼梯后，霍尧跟着走到小区某角落，看她拿出个盆子，香火纸钱一应俱全。

他顿时知道她要做什么。

“烧给谁？”

“我养母。”

连织点燃香烛，纸钱搓碎后丢进火盆里。

“妈妈，拿去花吧，要是不够的话你再给我托梦。”

她轻声道，“我今年过得比之前都要好，通过了考研复试，工作待遇也好很多，我还租了个套间…什么都好，就是有点点想你。”

霍尧站旁边看着，她声音跟讲故事一样，红彤彤的火光将女人脸蛋衬得好小，眼眸跟柔软的湖泊一样。

她句句不提离别悲伤，只唠家常，听在他耳朵里却满是寂寥和落寞。

中庭几个熊孩子还在互相追逐，炫耀自己的新年礼物，广场上一家人正在放烟花，三代同堂，整整齐齐。

只有她形单影只。

刹那间，霍尧心头狠狠被揪了下。

他本来觉得自己挺惨，一夕之间家破人亡。可面前这个人似乎连家的概念都没有。

往年春节他高朋满座，阖家团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过的吧。

霍尧眼眶发涩，揣兜看向别处去了。

烧完香，连织从袋子里掏出几根烟火棒，起身递给他。

霍尧一愣。

“在我老家有个习俗，新年这天点燃烟火许愿。”她笑道，“老天爷一定会让你视线。”

霍尧扯唇，明显不太信。

“谬论。”

话虽如此，他还是接了过来。

连织道：“这是真的！”

霍尧存心找茬，懒靠在树上，声音懒洋洋。

“既然如此那干嘛不许一百个。”

“做人切忌贪心。”她道，“只许一个代表你的诚意和未来努力，就像我之前许愿能考上人大，结果就实现了。”

她点燃仙女棒，周遭黯淡，霍尧看见轰燃的火光在她眼里绽放。

他嘴唇动了动，竟也没话再反驳。

连织点燃他的烟火棒。

“快许吧，不然排不上号了。”

骤然亮起的暖黄光芒跃进男人漆黑的眸底，像是烈焰融化寒冰。

楼上不知道哪家在放歌，声音低哑得仿佛一根弦嘶哑颤动——

做个梦给你

等到看你银色满际

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

霍尧抿紧唇，看着手中的烟火棒。

许什么呢？

他一夕间一无所有，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在乎的，到头来不过是虚幻泡沫。

霍尧缓缓闭上眼，睫毛拓下淡淡阴翳。

再睁开时，他用打火机帮她点燃烟火棒。

“到你了。”

她估计还没想好，脸蛋皱巴巴纠结了好一会。

最后居然将烟火棒递给他。

“要不把我今年的愿望送你吧。”

霍尧愣住，喉结往下滑了滑。

“为什么？”

“今年你过得那么不容易，虽然我嘴上挺嫌弃你的，但又有多少人能坚持忍痛做复健呢。”她眼底鞠起几朵笑意，“你比我见过的很多人都勇敢了。”

“否极泰来，霍尧，希望你以后的所有愿望都能实现呀。”

她搓搓手，对他一笑，脸上是难得的满足。

这个满世界热闹的夜晚，他被隔离在外，唯独她在。

烟火棒的星光跃进她清澈的眸子里，肆无忌惮反射着耀芒。

霍尧深深看着她，胸膛发涩发紧，胸口突如其来的狂跳混着源源不断的酥麻，上下蹿行进他的心脏里。

他顿时口干舌燥。

他不明白，明明她比大多数人活得都惨，为什么却从不见她低落，永远有无限的能量回馈给别人。

他更纳闷，她明明在他身边也不算短，为什么现在的他才发现这些。

歌声还在继续，撕心裂肺地唱着——

还要多久才能进入你的心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连织正要转身去烧纸。

突然，一阵力道扯出她手腕，她往后被带到了男人怀里。

她脸颊从从他下颌滑过，仅仅是这样霍尧便心跳如鼓，脉搏如雷，所有血液上下奔腾。

他手指颤抖地抱着她，在真正将她拥入怀里的这刻。

风声静止，烟花消弭，只有他狂乱不止的心跳。

“霍尧？”她要推开他。

霍尧拥她更紧，声音带着丝颤：“连织，我们重新认识一次。”

“啊，为什么？”

她像是完全不明白，霍尧也不可能让她知道。

“不为什么，就是想和你重头开始。”他眼眶发红，轻声在她耳边：“我叫霍尧，霍去病的霍，尧舜的尧，今年二十七，身高184…”

男人的声音低而缓，手臂也将她紧紧箍住。

霍尧哑声：“我们再认识一次，好不好？”

“…好。”

话虽这么说，埋在男人胸膛的那双眼睛却是冷的。

**

宝贝们之后我会再三检查，如果有错别字我第二天立马改哈。

小霍子工具人上线。

本来今天有两章的，但下一章怎么改都不满意，估计是没有停在合适的点。

明天我多更，后面几章是一个故事线，我争取连贯写出来。

晚安。

0097 97，出国

春节过后，辰达的新能源汽车收购案拉上进程。

之前德国选中的两家企业，宋亦洲都以市场经验太少给拒掉。这次投行部尽调了美国历史底蕴较为浓厚的三家企业，年限高，经验足，且合作意向明显。

三月初宋亦洲打算亲自去美国看看。

连织一直在跟进这块，方成负责对外。穆静婷为防自己被落下，便去毛遂自荐。

“宋总，我想这次和您一起去美国。”

宋亦洲停下笔，抬眸看她。

“理由？”

男人目光极深，仿佛能看进人心里去。专注盯着对方的时候给足了尊重。

穆静婷心脏怦怦跳。

“我之前在金融部实习的时候接触过几个案例，这次辰达需要考察的三家公司我都有去认真了解，我还有认识的朋友在其中一家克莱尔工作。”

穆静婷道，“我相信我了解到的，不比任何人差。”

她急于表现自己，殊不知某些事犯了宋亦洲忌讳。

不过他没表露，四两拨千斤：“行，你去和方成说一声。”

“谢谢宋总。”

.....

连织之前不是没出过差，但还是第一次走长途，除开这次谈判相应所需的资料，她还带了专业课书籍，晚上能摸摸鱼学习学习也是好的。

东西全部是陆野给她收拾的，早上辰达有专门的车来接她，连织到机场那会很早，城市刚刚苏醒，天边泛起鱼肚白。

方成发来消息他们已经在候机厅。

连织跟从队伍托运行李，过海关。

她到登机口时，正好碰见方成端着杯咖啡。连织问：“宋总呢？”

“在 vip 室休息。”方成把咖啡给他，“你给宋总送去吧？”

连织同意了。

她轻推门进去的时候，休息室空无一人，宋亦洲正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大概不够舒适，他眉头略拧，睡得并不好。

连织有时候挺佩服这男人，对待工作几乎一丝不苟，昨晚开会到十一点多。

今天居然到的这么早。

她没有打扰他，在一旁背复试选题，半丝声音也没有发出。

但即便这样，宋亦洲还是醒了。

他微睁开眼，便见她站在窗边，目光放空嘴里还念念有词。

早春三月，她就穿件短外套牛仔裤，丸子头高绑像是个刚出社会的小姑娘。胸前的那根吊坠闪着熠熠的光芒。

见多了她穿职业装，宋亦洲不免多看了几眼。

连织嘴里念念有词，转头便撞上他深邃的目光。

她道：“宋总，您要吃早餐吗？”

宋亦洲摇头，嗓音低沉：“过来。”

他衬衫领口微敞，旁边搭着条蓝白领带，连织以为他要系领带。

她慢慢朝他走去。

然而刚到他跟前，她就被一阵力道扯得扑向他。

连织瞬间压在他身上，面庞几乎相贴。

宋亦洲扣住她后脑勺，目光从她嘴唇慢慢往下，他低头吻了吻她脖颈。

连织浑身打颤：“宋总…”

他吻虽然落在星星吊坠的位置，嘴唇在触上她脖颈时，却搔起一地酥麻。

“嗯。”他指腹碾了碾那颗星星，道，“之前怎么不戴？”
废话。

要是被陆野无意看到，他说不定会嗅出些什么。

她理所当然道：“宋总，你只是送给我，又没让我时刻戴着。”

宋亦洲轻笑了声。

缱绻的气息扑上连织脸蛋。男人黑眸闪烁着微光，他没生气。

休息室外忽地传来穆静婷的声音，连织正要站起身。

然而宋亦洲道：“领带。”

扣住她腰身的手纹丝不动，大有不放的架势。连织只能拉住他的领口，轻轻合在一起，然后将领带缠绕而过。

女人指腹无意划过宋亦洲脖子，他喉结滑了滑，眼里染上了温度。

大概是要走长途，他发现她今天没化妆，眉眼干净，睫毛微曲

。

只有嘴唇覆着层亮晶晶的唇膏，诱得人想咬一口。

腰间的大手紧紧箍着她。

她就跪在他腿上，身子快被他手给烫化了，他还在无限地收紧

。

“宋总…”她眼里有丝抗议。

宋亦洲佯装不懂。

“怎么？”

连织：“……”

**

十四个小时的飞机，连织基本睡了过去。

后面几天行程并不轻松，根本没有给她倒时差的时间，只有在飞机上补会觉。

到机场后，客户专门安排专车来接他们。

敦厚的美国佬询问宋总是否需要休息一天，宋亦洲摇头，说不用。

这三家公司的考察安排几乎毫无缝隙。

新能源汽车美国发展历史并不短，但市场两极分化严重，小公司在本地求生存不易，于是只能想办法和国外投资公司合作，看看能否打开海外销路。

这次参加的三家企业接待流程完全一样：参观工厂，开会介绍公司理念，再举办隆重宴请晚会。

第三天，考察克莱尔时，老总甚至热情带他们去制造车间，一一介绍各道工艺。

“目前公司订单较去年大幅度上涨，下半年甚至有望进入旺季….”

老总各种夸夸，然而将企划书交给宋亦洲。

宋亦洲一一翻阅，脸上和颜悦色，并没搭腔。

这事连织负责考察，她有几个问题，先将克莱尔夸赞了一番。

“顺便问一下，公司新能源汽车这几年的销量——”

她话还没问完，穆静婷便抢话道：“Smith，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公司这些年的销售增加速度。我们之前也通过公司内部员工了解过，可以看看你们这边提供的资料数据吗？”

穆静婷在美留学过，语调更符合当地人的话语习惯。

于是老总便自然而然地和她交谈。

连织后面的几个问题全被她抢了，她有些不悦。但公司利益在前，她也不可能当面冷脸，于是专心记笔记。

几个问题结束，老总站起身来和宋亦洲握手，顺便夸穆静婷蕙质兰心，是个好秘书。

宋亦洲似笑非笑，睨了穆静婷一眼。

后者脸上浮起了红色。

….

考察结束，连织并没有跟着一起去公司招待的晚宴，她给方成发了个短信，偷偷溜进克莱尔的公司饭堂。

正值十二点，用餐的工人很多。

连织端着饭盘找了个空位，旁边的男人估计正打算辞职，在和同伴计划出去放松。

她借机搭话：“excuse me？”

旁边几人纷纷看向她，连织表明自己是来这找工作的，但因为是外国籍对本地公司不了解，想向他们了解一些情况。

工人也相当热情。

“sure…….”

**

最后一天，连织和方成几个跟着宋亦洲去了宋氏的海外房产分公司。

这里也有他专门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三家公司考察完毕，几位投资经理的想法却大相径庭，杨经理认为克莱尔相当有投资价值，另外两位却对其持否定意见。

宋亦洲坐位置上淡淡听着，没先发表意见。

穆静婷道：“我的意见和杨经理一样，克莱尔的确是三家里面最具有投资价值的，今年起新能源汽车销量比去年增长 40%，虽然其市场占比仍然很小，但相比起另外两家其发展速度相当惊人。”

“还有其使用的多晶硅太阳能模版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成本……”

她列罗了好几条克莱尔的优点，宋亦洲微微颌首。

他狭长的眼眸却越过穆静婷看向边上的连织，她嘴唇微抿，明显有顾虑。

“连织，你有其他想法？”宋亦洲道。

连织抬眸，和他清黑的目光相撞。

她道：“宋总，昨天我参加工厂时发现其动工设备都很新，顶多五年使用时间，和其资料介绍的不符。”

宋亦洲手指随意在桌上一敲，道：“所以？”

“后来我就趁着老总中午宴请的时候去了他们食堂，工人反映其最近的裁员率很高，大部分之前生产油车的工人面临失业。”

连织道，“克莱尔之前生产混合汽车，很有可能把油车生产线斩断之后专供新能源，所以他给出的利润大概率是有虚假的。”

宋亦洲没说话，依然在看着她。

那眼神随意，又仿佛带着一丝赞赏。

穆静婷皱眉道：“连织，你给出这意见全是个人判断，可信度太低了。”

正在这时，方成进门，拿了份资料过来。

正是宋亦洲昨晚让他去调查的克莱尔各个汽车生产线的情况，上面显示两年前其卖掉了油车自主权，利润虽然挂账上，但明显这部分属于亏空。

几个老总从头到尾都在撒谎，企图蒙混过关。

穆静婷大惊失色。

事情到这便已明朗，克莱尔这家企业投不得。

宋亦洲目光扫过众人，不经意从连织脸上略过。

“做的不错。”

他这话不知是在夸连织还是方成，但无异于一记耳光狠狠扇在穆静婷脸上。

连织跟着几位投资经理退出办公室。

穆静婷走到门边，却咬唇回来了。

宋亦洲扫她一眼：“有事？”

“宋总，我很抱歉这次的失误，如果我再仔细一些……”

她说说着说着眼泪下来了。

本以为会换来训斥。

谁料宋亦洲面上还挺宽和的，薄唇溢出一丝笑：“谁都会出错。”

穆静婷心脏蓦地一塌，眼里的泪更多。

殊不知宋亦洲从头到尾半丝注意力都没放在她身上，他目光越过她看向玻璃窗外。

连织正鬼鬼祟祟从旁边办公室出来，背着个包包去摁电梯了。

下午是休息时间。

这丫头又打算溜哪去？

—

待会还有一更

0098 98, husband (5900 猪)

明天便要回国，连织打算去逛逛纽约最有特色的几个地标建筑。这里和对称的东方美学完全不同，后现代主义风格色彩浓烈，值得学习和借鉴。

加之同事拜托她代购一些香水口红，连织便偷摸着溜出去。

然而这地却不好打车，Uber 上的车迟迟不来，连织正站在街边无聊跺脚。

突然响起轻微的一声鸣笛，一辆宾利停在她面前。

车窗降下，宋亦洲问道：“去哪？”

“宋总。”连织愣了半秒，“我去外面逛逛。”

她还从没见过他自己开车，男人穿了件毛衣，这幅放松的模样倒和办公室是两个状态。

阳光落在宋亦洲肩头，他随意道：“这地不好打车，送你一程？”

不坐白不坐，连织立马屁颠跑去副驾驶。

车子启动，两旁风景如画，略显欧式风格的建筑如同老电影在车窗前划过。

连织趴在车窗上瞧了会，随意问道：“宋总，你出来是因为什么啊？”

宋亦洲转了小半圈方向盘，道：“晚上和人有约，提前出来逛逛。”

“和谁啊？”

这丫头有时候还挺爱刨根问底，宋亦洲：“校友。”

差点忘了他研究生在哥大就读。

连织了然，又道：“宋总，那您下午有安排吗？”

宋亦洲透过车内后视镜看她眼睛圆溜溜的，每次打歪主意都这样。

他慢悠悠道：“还没呢，不过可以去——”

她立马道：“既然你还没有，不如我带您到处逛逛吧？”

逛为假，就想要个免费的司机。

宋亦洲意味不明笑了那么一下。

“行啊。”

喜色还未爬上连织眉梢。

他说：“十万，给你开车的钱，回去记得转我。”

她狗腿道：“宋总，上下级谈钱就太俗了，我请您喝咖啡好吗？”

“是嘛。”宋亦洲闲散道，“看来以后不能给你发工资了，不然太庸俗。”

连织：“…”果然聊不过资本家。

宋亦洲看她吃瘪，方向盘转了小半圈，他嘴角仍然弯着。

他们去的第一站是熨斗大厦，坐落在百老汇和第五交叉大道。

建筑特别具有时代特色，到场打卡拍照的人很多。

宋亦洲看她拿着个相机咔嚓不停，微微纳闷。

“你学的不是室内设计？”

“是啊。”连织道：“但这不影响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

宋亦洲轻微地扬了下眉，连织瞧见了。

她不服道：“宋总，您是觉得做室内设计，没法做建筑是吧？”

宋亦洲就是这意思。

建筑界有句老话：建筑师必定是个优秀的室内设计师，但反过来却不然。

他手揣兜里，淡笑：“为什么想做建筑师？”

她转而仰头望着这座大厦，充满向往。

“因为建筑落成的那刻，设计师的名字会被雕刻在建筑最顶尖的位置，生生世世不朽。”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管有钱没钱匆匆百年，终会被忘记。但几百年后依然有人会在某栋建筑念起我的名字，回顾我的一生，光是想想我都觉得好快乐。”

说这些话时她声音轻柔，双眼却放光，比身后的阳光还要耀眼。

宋亦洲微微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是这个答案。

有人求钱，有人求荣誉，他已经没太听过这种纯粹理想主义的话术。

她又笑道：“宋总，你能给我拍张照吗？”

“行。”

宋亦洲将相机接了过来，她背靠着熨斗大厦，比了个简单的剪刀手。

但今日阳光格外的好，她在相框里笑容甜美，青春洋溢。

他咔咔几张就递给她，连织本来没报期许。男人拍照都不咋地。

但接过一看，竟格外的漂亮。

也对，学天文的构图都是一等一的好。

大概是他们氛围好，她问话也渐渐大胆：“宋总，您有遗憾中间放弃了天文吗？”

阳光洒在宋亦洲的侧脸上，他愣了那么一下。

以往面对这种询问，他习惯模棱两可打太极。但陌生国度总能降低人的心理防线。

他垂下眼，道：“有吧。”

他整个人曝露在阳光里，明明光明坦荡，连织却看出几分异样的落寞。

“不过您要是一直主修天文的话，我就遇不到您了，这对我来说还挺遗憾。”

她笑道，“心理学上说遗憾都是互相的，您可能也会遗憾碰不到我。”

宋亦洲侧眸看她，她标准笑出八颗牙齿。他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脸皮这么厚。

他眼里有些意味深长：“所以遇见了你，我还得感谢老天不是？”

她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

….

建筑逛完，连织去给同事代购奢侈品，本来只需要按着名单挑选，可女孩子面对口红香水眼影完全走不动道。

宋亦洲看她都买了一圈，微纳闷。

“你不是都拎了两袋？”

连织固执道：“我再买些，回去看看有没有人想要。”

宋亦洲看她眼神炯炯，怕是给自己买吧。

他有些好笑，也没戳穿。

“行，再看看。”

这一对男女进广场的时候柜姐就看见了，男人虽然穿着简单的毛衣，但仅仅一块腕表便是天价。

于是柜姐热情地向连织推荐了几款香水，味道都超经典。

连织有些犹豫不决，都好想要哦。

柜姐笑道：“maybe you can ask your husband.”

husband.

最是普通的一个词，宋亦洲心里却微微一动。

她不好意思摆手：“sorry.we are not——”

话音未落，她的手腕被宋亦洲抓住，他放在鼻尖轻轻一嗅，肌肤的触碰让连织心里一跳。

宋亦洲淡淡道：“这味道就不错。”

“真的？”

“嗯。”宋亦洲味觉灵敏，她刚刚试过的那些气味都进了他的鼻子，他让柜姐把前排这些全部包起来，还有刚刚她试过的两个包包和所有口红。

她立马推诿：“宋总，不用我自己有钱！”

“在外面就别和我争了。”宋亦洲道，“你不是刚给公司挽回损失？”

她有些心虚。

他明明自己也看出来了克莱尔的漏洞。但男人要买单连织不至于去落他面子。

出了广场，几个包裹都是宋亦洲拎着，连织忽道：“宋总，你在这里等等我好嘛，我去买个东西。”

她一溜烟跑远了，宋亦洲虽然不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

但还是在原地等她。

此时天快黑了，广场人来人往，马路车辆不断。

路过的人都纷纷看他，他气质极佳，面容俊朗，不免引人注目

。

突然不知哪里响起几声“砰砰砰”剧烈声，人群顿时一阵骚乱。

宋亦洲起初没反应过来是枪声，但看人群纷纷逃窜尖叫，有人拿着棍棒敲击车玻璃，无差别攻击。

他顿时眼神一凛。

发生暴乱了。

—

我也超想写修罗场，马上就来啦。

可以猜测谁先暂时出局了，友情提示估计不止一位。

6200 猪加更

0099 99，流浪情人

前段时间新总统选举的结果出来，数以万计的前总统支持者已经在华盛顿闹过好几次，但谁也没想到纽约同样会受到波及。

生命一旦受到威胁，那么社会礼仪和规则便会悉数崩塌。

时代广场不知从哪涌入一大批示威游行的，游行是假，拿着棍棒胡乱的砸，所过之处惊恐尖叫声此起彼伏。

整片人海如同波涛海浪一般往外涌，只有宋亦洲在不断往回挤，他眼睛却如狼一样四处逡巡。

“连织！”

男人的声音顿时被人潮淹没。

异国他乡，一张张陌生面孔闪过，身后的每一阵枪响砰砰砰砰，惨哭声像是狠狠踩在宋亦洲心上。

他拿出手机给她拨过去。那头却是长长的嘟声，没人接听。

风声嘈杂，人声撕裂，宋亦洲眼神一变，再没办法维持以往的平静。

突然，远处一只手揪着五星红旗长长举了起来。

她在人群中如同豆腐被挤来挤去，小脸灰扑扑的。

电话在这时被接通，略带哭腔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宋总…”

“待着别动！”宋亦洲盯着她的方向，沉声道，“不要往外挤，拿手臂在胸前抱圆留一丝缝隙。”

人群挤压最容易发生的就是窒息死。

“好。”她也跟着照做，但她身高比起外国男人相差悬殊，挤压间几乎将她当小鸡往外推。

她紧抓着栏杆都没用，正要被挤到更拥挤的小巷，一只手狠狠抓住她往回一带。

宋亦洲以身体做墙，紧抓着竖栏，给她隔绝出来一方小天地。

她后背贴着他胸膛，脑袋顶贴着他后脑勺，广场的玻璃镜上映出他们的影子。

人流越来越多，他们没法一直待在这。

宋亦洲拉着她在边缘缓缓挪动，人群前方警车来了，然而并没有起到镇压效果，暴徒反而拿刀乱砍，甚至对着警察挥棒。

惨叫声不绝于耳。

连织完全看惊了。

习惯华国民众对警方的无条件服从，如今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

“别看了。”宋亦洲捂住她的眼睛。

大道没法再走，他就拉着连织跑进小巷，各种商摊早就被砸得四分五裂，有偷藏在这里的暴徒要挥棍，被宋亦洲一脚揣地上。

连织抱着玻璃瓶，狠狠爆他的头，同时对他竖了个中指。

他们配合如此默契。

这一套连贯的动作把宋亦洲也看愣了，明明在逃跑，他居然笑了那么一下。

夜色幽浮，月光明亮，他拉着她迸发步伐从不间断，穿越无数条狭窄堆满杂物的小巷，将惊悚尖叫完全隔绝在身后。

耳边风声呼啸，心跳剧烈，宋亦洲回头看她跑得通红的小脸。

她头发凌乱，脸上还沾着灰，毫无美感可言。

他抓着她的手却从未有一丝放松分毫。

不知多少条街道过后，他们搭上了一辆观光巴士，无数民众在往上面挤。宋亦洲勾住她的腰，将她先拎上去。连织站稳后立马将手递给他，他抓住后一跃而上。

底下一层满满当当，他们爬上二层后视野宽广。

然而愈发拥挤，两人就站在边上几乎是身体贴着身体，彼此呼吸凌乱。

老美的浪漫无法言说，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动荡里，车里居然还在放音乐。

低哑的声音像是一把弦。

well I found a wome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

[我寻得了这样一个女人，她坚强过所有人]

s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I will share
her home

[我向她分享我的梦想，我希望有天我能给她一个家]

歌声中，两人沉默地凝视着对方的脸。明明初春才至，却像是有灼灼热风往他们脸上身体上浇灌，口干舌燥却又无所适从。

宋亦洲忽然就笑了。

不是工作上那种点到为止，嘴角弧度张扬到甚至有些肆意。

连织亦然。

“你笑什么？”他问。

“好刺激啊，我也算见证历史了，感觉这辈子从没有体验过。”她微微喘息，仍然带着劫后余生的侥幸，但眼眸却晶晶亮。

宋亦洲嘴角弧度更甚，意有所指道：“连织，你胆子还挺大嘛。”

他声音清朗，说的是她砸人脑袋竖中指那时。

连织不服：“宋总您才是，我只能叫做帮凶。”

宋亦洲搭着横栏，笑得更开。

此刻他们模糊了上下级关系，忽略身份，摆脱枷锁，仿佛就是红尘里一对普普通通的流浪人。

有清凉的风自楼宇穿街带巷而来，撩起她的黑发，轻拂在他肩上。

宋亦洲将碎发别在她耳后，道：“刚干嘛去了？”

“去买了这个。”

她拿出个个小方盒摊在手心，轻声道，“礼尚往来，宋总您都送我项链了，我总得回赠些什么。

盒子打开，是玫水滴形状的袖扣，在夜色下熠熠生光。

之前我在杂志上看过这款，就觉得很适合您，你的袖扣多为黑色，要不要以后也试试其他颜色？”

宋亦洲低头瞧着她。

她眼角弯弯，楼宇各色灯光从她眸底划过，她眼瞳里有碎星星在闪烁，仿佛正下着场流星雨，银河闪烁，灼灼发亮。

他一时间竟分不清楚哪处更耀眼。

他深深看着，一眨不瞬。

仿若一记石锤敲击古钟，胸口的震颤和涟漪密密麻麻地漫开。

宋亦洲不是没收到过礼物。

但他确信，前半生从不曾因为被惦记而感到喜悦。

嘶哑的歌声还在晃晃悠悠——

I found a love,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我找到了属于我的爱，亲爱的就跟着我坠入爱河]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我寻得这么一个女孩，漂亮而甜美，我从没想过你就是那个
为我等候的人]

他猛地掌住她的脖子，低头吻了下去。旁边游客看到这对情侣
亲密，毫不介意地笑了，并不打扰。

男性气息铺面而来，她腿软得近乎要滑倒，男人手臂锁住她的
腰身，将她紧紧扣在怀里。

片刻的愣怔后她勾着他脖子回吻，他们嘴唇交缠，气息相融。

远处风声席卷，笑声肆意，皆在他们耳边静止，这场流浪仿佛
永无尽头。

—

歌曲《perfect》—Ed Sheeran。

后面还有一章

0100 100 【h】，69 姿势（6200 猪）

套房门一开，两具交缠的身体随之靠在墙上，衣衫落地窸窣几
声。

宋亦洲含住她的唇，不是刚才的浅尝辄止，他舌尖吮到她舌根，又在她微微颤栗中卷土重来。

连织手指死死抓着他毛衣，被他吻得仰起了头，任由他头埋在她脖颈。男人气息尽数喷在她脸上，她沉迷其中。

今夜适合放纵。

宋亦洲手掌寸寸往下，如剥鸡蛋似的剥开她，所过之处如烈焰燃烧。

她仿佛要被烫坏了，紧咬的唇哼出难耐的声音。

她感受着男人的手掌和舌头在她胸前逗弄吮咬，抓捏揉搓间连织觉得自己快要被揉化了，却有热流远远不断往身下涌，她湿得一塌糊涂。

要摔倒在地时，他大手自她腰身横贯而过，手掌却兀自往下钻，整个覆盖住她私密处。

“唔...”

连织脑袋轰地一炸，又泻了几大股。

宋亦洲手掌轻轻在她花瓣处厮磨，感受着她的颤缩，他反而不急，低头吻住她，却不是刚才吞吃下腹的力道。

他吻过她的嘴唇，鼻尖，额头，头发...又回到脸蛋。

男人的气息和嘴唇完全侵吞了她，连织穴里都插着他的手指，私密处被他弄得又臊又痒，她本能想要夹紧，他第二根手指却钻了进来。

“唔嗯...”

上下失守，连织脚指头都蜷进了，迷蒙间她听到他的呼唤。

“连织。”

“嗯...”

她模糊呓语了声，宋亦洲用很轻很低的声音蛊惑着。

“睁开眼睛。”

连织缓缓睁开眼皮。

朦胧几许光涌进来，她脱得精光坐在他腿上，像条滑溜溜的小鱼，他衣衫除了凌乱些却仍然完整。

她有些不敢直视。

而更让她脸红心跳的是男人的眼神。

他鼻尖和她近乎相贴，手指却轻轻撵过她的嘴唇，摩挲间她浑身颤抖。

宋亦洲在黑暗中一眨不瞬的盯着她，漆黑瞳孔里幽深邪肆，和以往完全不同。

他不说话，只反复地抚摸她嘴唇。

连织却面红耳赤，脖子都火辣辣的。

她早已知晓情事，不确定他想表达的是不是那种意思，是不是想要…

原来这个男人这么闷骚的嘛…

内心挣扎间，宋亦洲已经抱起她往大床走去。

….

大床一盏灯光微亮。

男女身体交叠，连织趴在他跨间，当她舌头缓缓舔上顶端，宋亦洲脸色微变，手指死死陷进他的臀肉里。

可她能给的远远不止于此，她舌尖沿着棒身舔过，牙齿轻轻的厮磨，甚至小口小口的吮。

宋亦洲腰腹瞬间崩成一张弓。

他陷进海洋里，感受着前所未有的柔软包裹着他，像是砂砾穿梭而过，偏偏柔软如风。

他额头青筋暴起，瞬间汗涔涔的。

连织感受着他的紧绷，于是双手握住根部，舌头绕着他的顶端上下打圈。正玩得兴起，她突然浑身打颤。

“啊～”

不为别的，她倒坐在宋亦洲脸上，男人含住她的穴口轻轻一吸。

她小腹抖成了筛子，感觉自己要被舔化了，偏偏男人下巴若有若无的胡渣扎着她的私密处，臊麻难耐间又是几股水流了出来。

台灯开着，宋亦洲掰开她的阴唇，里面湿润紧缩，偏偏还一颤一颤吐出水。

诱着人想狠狠往里面探。

宋亦洲用嘴唇吸吮了数下，连织便受不了了，她嘴里吐出巨棒，撑着他的腿低低淫叫。男人的唇舌那样硬，搅得她烧热不断，一阵阵热流早已涌了出来。

偏偏她的臀部被宋亦洲死死扣着，她动弹不得。

不知过了多久，她软在男人腿上，早已成了一烂泥。

宋亦洲将她重新压回床上，他胸膛贴着她后背，以侧卧方式将她扣在怀里。他捧回她脸蛋亲吻，她尝到他嘴里腥甜的味道，立马皱紧眉头。

然而还没来得及拒绝，她的一条腿就被男人勾了起来，他手顺着她腿根部滑到她脚腕抓住，充血的顶端抵着阴唇，青筋盘错在棒身上，色彩相较下十分狰狞。

他顶端在阴穴口来回磨蹭，好热好烫，连织情不自禁往后撤，可身后是他宽厚的胸膛。

他寸寸陷入，肉缝撑开带起酥酥麻麻的痒，连织骨头缝都酥了。

不及反应，他挺胯用力，整根插进来。

“啊...”

她抠进脚趾，身体瞬间绷死。宋亦洲却缓冲时间都不给她，他揉着她的乳，腰垮紧紧抵着她冲刺得又凶又猛。

“宋总...呃...呃啊..”

她往后揪紧男人的头发，被禽成了大红虾。

宋亦洲听得尾椎骨发麻，低声。

“叫名字！”

肉棍子来来回回的贯穿，将她的呻吟撞得支离破碎，连织肚皮仿佛都被撞起了褶皱。后入式插得好深好深，偏偏男人还揉着她的乳，手臂碾一个，手掌抓一个。

他孟浪的顶上顶下让连织哀嚎连连。

“宋亦洲...啊...呃啊...宋亦洲...”

她被插得弓起腰，巨物却一个劲往穴里捣击，啪啪啪的声音混着飞溅泡沫，连织禁不住地张着嘴，脚趾无力的在床上瞪着。

突然床边的电话响了，震动声不绝于耳。

连织起初没反应过来，但听这熟悉声，她猛然清醒。

是她的手机。

身后的男人大手一伸，将电话拿过来。

手机屏幕清晰两个大字：霍尧。

她心里骤然松口气。

“接！”宋亦洲微眯了下眼。

她接才有鬼，正要挂断。

男人动作却比她更快，大手一碰触摸屏，勾着她的腰翻转过来，吐出的半截狠狠刺了进去。

！！

连织簌簌颤抖，回头恶狠狠瞪着他。

宋亦洲俯身吻她唇，顶端抵着她的敏感点放肆研磨。

电话那头传来霍尧的声音。

“连织？”

“嗯…”连织目光涣散，几乎抑制不住想要呻吟的冲动。

“在干嘛？”大少年就算是问候，也藏着股霸道劲。

“健..跑步..”连织抓紧床单，死死咬紧了嘴唇。

身后宋亦洲眼眸黑而沉，抓着她的奶团肆意揉捏，蓄力抵着某个点进出。

“什么时候回来？”他慢悠悠道，“要来接不，爷给你当个免费司机？”

“后——”他突然用力，连织回头气急狠狠抓过他脖子一道。
宋亦洲笑出声。

电话那头，霍尧却听出了一丝不对。

“你旁边有其他人？”

连织咬唇：“旁边有人也在跑步...”

她抓着床单想跑，然而男宋亦洲勾着她的腰，肉棒当钻子将她狠狠盯着床上。

“你——”

“我跑步不方便，待会再说！”

连织立马掐断电话，捏拳头去打他。

“你好讨厌！”

她话里那股埋怨劲让宋亦洲笑开，他把她翻转过来，强势俯身将她死死压在身下。

这次进出却带着前所未有的温柔缱绻，昏暗光线中，他眼眸逡巡着她脸上的一丝一毫。

他问：“连织，你爱霍尧吗？”

哪有人在做这种事情还问东问西啊。

连织私密处被他霸占着，强势的进出让她痉挛颤缩。

宋亦洲看出她哼哼不想回答，换了个说法。

“想当建筑师还是想要他？”

他手指在她穴口上下拨弄，连织呜呜呜。

“建筑师。”

宋亦洲立马笑了，气息缱绻。

微黄的灯光覆盖在他充满欲望的眸底，仿佛猝然燃起的火苗。

连织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他额头抵着她，低声。

“我解除婚约，你和霍尧分手怎么样？”

啊？

连织一个激灵。

她和他深邃的眼眸对视着，男人什么都没说，又仿佛交代了所有。

她有些不敢相信。

*

翌日清晨，穆静婷刚吃完早餐回来，在电梯里却碰见了沉希。

她米色白衣搭配亮片短裙，走路间婀娜多姿。

穆静婷愣了下，轻声打招呼。

“沉小姐。”

沉希问：“你们宋总呢。”

“在楼上。”

电梯稳稳往上升，两人没说话。

沉希忽地转头看她，轻声：“Amouage gold pour femme？”

穆静婷笑了下。

“是，没想到沉小姐对香水也很有研究。”

沉希说的正是她身上的这款香水。

“这款香水适合酒会和夜店，在工作中太大材小用了。”沉希道，“再说亦洲不喜欢浓艳女人香，你身为她秘书连这也不知道？”

电梯门开了，她踩着高跟鞋缓缓出去，浑然不理穆静婷难看的脸。

沉希去宋亦洲房间那会，他正在工作。

电脑屏幕的蓝光隐约跳跃在他漆黑的眸底。

“亦洲。”

宋亦洲抬眸看她，道：“怎么不在加拿大多待几天？”

“当然想和你一起回去啰，而且宋氏酒店的设计上很多事情还没忙完。”她倾身去缠绕他脖子。

宋亦洲几不可察地皱了下眉。

但出乎意料的，这次他却没有推开，任由她跟个菟丝花缠在他身上。

她撒娇道：“晚上就要坐飞机，你就不陪我到处逛逛嘛？”

宋亦洲仍然看着电脑屏幕，道：“我看完这份文件。”

“好。”

沉希正要亲昵贴他的脸。突然，一股淡淡的女人香钻入她鼻子。

Amouage gold pour femme.

她脸色一变。

拜沉夫人所赐，沉希对香极有研究。这款香水持久浓香，不是身体靠近绝不可能沾染。

宋亦洲身上为什么会有这股女人香！

她眼前一阵眩晕，简直不敢相信。

宋亦洲关掉电脑，取下她的手，起身看她。

“走吧，出去逛逛。”

他脸上的笑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温和。

沉希掩饰住嘴唇的苍白，道：“好…”

—

这次算是宋总情感的质变吧。

三个男人的感情就位，可以开始修罗场淘汰局了。

下次 6600 猪猪加更

0101 101，破绽开始

警局最近在忙人口拐卖案，有个小孩尚在襁褓便失踪，偏偏十多年后兜兜转转和亲生父母碰上了。

这事还轰动了媒体，户籍部的小张刚忙完接待和采访，陆野便叫住他。

“野哥什么事？”小张问。

“人口失踪这事一直是你在负责，你比我熟。”

陆野放下笔录，勾着他肩膀到边上，道，“这些年陆陆续续有走失案，找到亲生父母的概率大概多少？”

小张道：“得看失踪时这小孩多大，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对之前的记忆越多，自然概率越大。”

陆野沉吟了两秒，寻常道：“如果是从小失踪？”

“这就有点棘手了，不过公安部这些年在建 DNA 数据库越来越完善，可以先来警局录入 DNA，如果其父母的信息也在这个数据库... ”

陆野站旁边听他分析。

男人面上的表情却渐渐凝重，这真的无异于大海捞针。

小张问：“野哥身边的朋友有这类困惑？”

陆野一笑化解。

“就问问，谢了。”

今天警局不算忙，晚上七点多陆野当司机送赵勤和他女朋友去商场。

小两口要订婚，三金礼数得全。陆野当司机是假，给连织买东西是真。

她生日虽然还有小两月，但他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什么，有个人参考也是好的。

导购小姐热情地推荐了几款。

赵勤道：“这好看，大花金坠子多么洋气，看看这份量。”

陆野：“...”

他意味不明看赵勤，怀疑这人眼睛是不是没长对。

女朋友拍他脑袋：“傻子你懂什么，女孩子最讨厌黄金坠子。”

“野哥，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女孩子其实更喜欢铂金项链，或者钻石手链也可以，比如这两款。”

她指的这两款都比黄金要贵很多，导购小姐眼尖，又见这男人轮廓刚硬，眼神平定。必定是个爽快的。

导购小姐立马拿出了经典款。

“先生，要不要看看这款四叶草手链，这么多年销量依然居高不下，特别受年轻女孩喜欢。”

陆野挑起链子，银色的细链在他手指上缠绕，星星一样闪着光。

她皮肤白，又喜欢去抠手腕的皮筋，光是想象着她无聊转动手腕上的四叶草，陆野眼神便瞬间柔和下来。

“就这条吧。” 他道。

导购小姐愣了。

赵勤亦然。

这可是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后面二十多天野哥可怎么过。

转念一想，陆野工作年限也不短，这些年估计存了不少。

虽然更大的单都常见，但如此爽利的依然让她倍感喜悦。

导购小姐笑道：“先生刷卡还是现金？”

“刷卡。”

“好的。”

陆野在旁边等待的功夫，一句漫不经心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陆野？”

陆野回头，霍尧正揣兜进来，手指圈着个车钥匙圈轻轻转动。

他一眼注意到导购小姐正在打包的东西，眉梢一挑。

“来给你女朋友买礼物？”

陆野虽回了头，但身子未动。

他微抿唇，道：“巧。”

显然只选择性回答。

这人如此八风不动，倒让霍尧起了好奇，他女朋友是何等人物，毕竟让贺家软硬兼施都毫无办法的人，居然也有心头好。

“霍先生，您预定的项链已经到了。”

导购小姐打开盒子，道，“您先确认一下，还有就是这款项链国内只此一款，后期退还的周期会比较长。”

陆野无意瞧了眼。

玫瑰金链下缀着个扇贝吊坠，虽然款式极其简单，但精致的工艺一看就价值不菲。

霍尧淡淡道：“知道了。”

他东西一拿就和陆野告别，陆野也微微颌首。

人走后，赵勤啧啧道：“霍家这位公子哥可真阔绰，几十万随随便便得跟毛毛雨一样。”

警局涉及的人和事四通八达，他自然知道霍尧。

他女朋友羡慕道：“不过他那条项链好漂亮哦，BV 家杂志上才出来，国内还没货吧。”

“喜欢的话男朋友我今年好好努力…”

*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无需风吹便能四处发芽。

香味如果还能自圆其说的话，那么宋亦洲脖子上那抹若有若无的刮痕便如板上钉钉一般。

此刻他就坐在她对面，扭头望着广场上的人群。

阳光洒落他的麦色肌肤上，脖子上连着筋络，指甲印若隐若现。

沉希眼前天旋地转。

“怎么看起来没胃口。”宋亦洲回头看她魂不守舍。

他拉了下领口，随意道，“不是想来街头喂喂鸽子喝咖啡？”

沉希摇头。

她去卫生间后却将化妆包狠狠一撞，脸上的泪水混着恨意几近扭曲。

一旦板上钉钉，沉希反而胆怯不前了。她何其骄傲，不确定的事情还能以吃醋的口吻旁敲侧击，如今却是半分不敢试探。

她哆嗦着拿出手机，想打给江启明。

可转念想到他如今左右被困，什么都帮不了她。

沉希转而打给了沉家人。

那头接起后，她哭道：“大堂哥…”

“希希，怎么哭成这样？”

沉希捂住嘴，泪流满面。

“我…怀疑亦洲他出轨了。”

*

回国飞机上，头等舱和商务舱一道帘子之隔，宋亦洲和连织全程无交流。

昨晚纽约的暴乱犹如一场梦，梦里掉落的那些口红香水包包，早上方成原封不动的给她送了回来。

宋亦洲记忆力果然好，连着口红和香水的型号都分毫不差。

连织坐飞机上，仍然在思索昨晚她那句关于解除婚约的话，飞机窗外的白云如同波浪在她清澈的眸子游动，恍惚且不真实。

半晌她摇了摇头。

这不是她该想的事。

复试在即，她只抓能抓住的。

到蓉城机场，霍尧正等在出口，看到他们后懒懒招了下手。

他取过连织的行李，直接和宋亦洲说再见。

“宋总，那我们就先走了。”

我们…

他拉着连织的手腕，宋亦洲低眸瞧了眼，又抬眼看他。表情不太明朗。

旁边的沉希脸色也不好，他以为霍尧又在玩刺激她的游戏，但如此宋亦洲这事让她无暇顾及其他。

宋亦洲道：“去哪？”

“吃饭啊。”霍尧懒懒道，“我在这等你们一下午了，总得先去解决温饱问题吧？”

他手掌宽厚温热，连织不喜欢，挣扎了出来。

霍尧也没在意。

正要推着她的行李箱往前走。

身后宋亦洲淡淡道：“不如一起？我们也还没吃完饭。”

霍尧转头看他，微眯了下眼。

这番话何曾熟悉，几个月前他们在西餐厅前偶遇，也是这样一番场面。

只是那时的拼桌是霍尧提的。

如今却是他。

...

拼桌自然不可能，霍尧油门一踩，法拉利在车头消失地无影无踪。

他左手夹着根烟搭在车窗上，握着方向盘小转半圈。

车内安安静静，只有翻书的声音。他透过车内后视镜睨了眼副驾，她正拿着本厚厚的建筑书翻阅。

书页一翻开往上抬，她小脸完全挡住了。

霍尧无聊找话题，悠悠道：“车上都还奋笔疾书呢？当心眼睛啊。”

“没事…我下个月就要考试了。”她眼都不带抬。

霍尧纳闷：“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全职备考？”

“适当社交和工作有助于我学习新知识。”连织道，“再说了，如果一个复试我都得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话，那么以后也做成不了什么。”

这丫头心气还挺高。

霍尧呼出口烟，正要调侃她什么。

然而十字路口车子停下，烟雾弥漫到她那边，霍尧看到她轻轻皱了下眉，身体也悄悄朝旁边小挪了下。

之前也有坐他车的姑娘闻不了烟味，但霍尧视而不见。

此刻他拿烟的手一顿，过几秒，反手将烟嘴一折，扔在了马路牙子旁边的垃圾桶。

此时十字路口车来车往。

突然某车里响起一声纳闷：“那不是霍家那位二少爷？”

副驾驶，陆野循着赵勤的目光看去。

一辆法拉利停在他们斜前方，驾驶座上的男人侧脸轮廓优越，漫不经心将手搭在车檐上，正是霍尧。

陆野表情淡淡，没太在意。

连织今天到蓉城，他想着早点忙完警局的事去公司接她，但晚上还有个案子。

绿灯亮，侧向同行。

他正要挪开视线，然而车子隔着条车道擦过法拉利时，副驾驶上女人的侧脸露了出来。

仅仅一瞬。

陆野瞳孔微缩。

他猛地一回头，然而隔壁车道的车辆挡住了他的视野，什么都看不见。

他眉头无意识拧了起来，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与此同时，连织手机长长的一声震动。

是陆野打来的。

—

晚安宝贝们，今日一更。

0102 102，陆野起疑

震动声在安静的车厢分外明显，霍尧投来探究一眼。

连织对这种情况已经处理得近乎得心应手，摁灭后，几条撒娇的微信发过去。

【陆狗狗，我到公司了，正开会呢。】

【怎么啦怎么啦（亲亲）】

很快，陆野那边回了。

【没事，我今晚有个案子会晚点，大概九点多，忙完去找你。

】

连织收了手机。

霍尧手指在方向盘上轻点，无意一句。

“谁啊？”

连织道：“同事。”

*

晚饭就在一家中餐厅。

来回几次之后霍尧也察觉出这丫头不爱花里胡哨的外国餐，于是预订了中餐。

出来时大概七点多，天色已黑，街道两旁的霓虹斑斓闪烁。近年来市场经济不好，允许地摊经济。

在广场摆摊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在玩套圈游戏。

小时候连织也看到不少，但那时候没钱玩。

连织不免多瞧了两眼。

霍尧站她身旁，忽道：“想玩吗？”

“啊？”

她不解看他，霍尧对着老板微抬下巴。

“来一百个。”

“得嘞！”

老板将一百个圈交到霍尧手里，霍尧递给她，用眼神示意。

“试试？”

连织讷讷道：“我..不太会。”

霍尧扬眉：“这还不简单…看着！”

他此刻站着离红线老远，然而也没打算上前，手对着远处的布偶熊瞄准，一抛时直接套着它的耳朵。

老板道：“不错哦。”

他扔十个八个能中，渐渐过路的人越聚越多，就看着他在那套圈。

男人个高腿长，一身冲锋衣慵懒随性，动作流畅得近乎漂亮。

霍尧斜额看她，悠悠道：“你来试试？”

连织也不退让，拿着十个圈站在红线面前。

然而她就是游戏黑洞。

十个不中。

五十个一如既往。

旁观的人已经在笑了。

连织正要继续扔，一只大手包住她的右手，她后背松松靠着温暖的胸膛。

霍尧慵懒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不能这样扔，你这一点技巧都没有。”

他握着她的手对准远处的猫咪玩偶，轻轻抛甩两下，塑胶圈就套到了猫咪脑袋。

“哇！”她道，“套到了。”

“再来！”

她的情绪很容易就感染了他，霍尧也笑了，眼底眉梢都飞扬那种。

他下巴放她脑袋顶上，话里一股子散漫，“既然你已经出师，咱得挑个最远的…这个吧！”

说着握着她的手调整方向，对转最原处那个封闭的盒子。

“这太远了，而且里面是什么都不知道。”她不赞成道。

动作调整间女人头顶蹭着他的下巴，淡淡的发香袭来。

很奇妙，三月微凉的街头，霍尧心柔软了一瞬，像是花瓣浸入泥土。

“怕啥，扔！”

他这次重重地抛甩出去，项圈在地上滚啊滚，正好磕在红色的什锦盒子上。

老板笑嘻嘻地捧着盒子过来。

霍尧微抬下巴，懒道：“你的战利品，打开看看。”

连织依言打开，在看到盒子里的东西后，笑意顿时消失在嘴角

。

“你故意的吧？”她一副看穿的表情。

盒子里面是根玫瑰金项链，一看吊坠就价值不菲，地摊经济会摆这些？

霍尧不说话，明暗的光线跳跃进他漆黑眸底，他眼睛在笑，但仍然吊儿郎当。

“说什么呢？这不是你赢得的战利品？”

他说着就转身，“走了。”

“唉，你！”

连织追上去，“这项链我不能要！”

她要把东西还给他，但他手揣兜里填得满满当当，她连塞的地方都没有。

霍尧走在前面，漫不经心道：“不要就扔垃圾桶被。”

她：“...”

她作势真要丢，“那我扔了哦。”

“嗯哼。”

霍尧面上虽爽快，但眼角往后斜，在观察她的反应。

这丫头是个妥妥的财迷，舍得扔才怪。

看到连织气鼓鼓的，半天没舍得扔，他眸底也染上了一丝笑。

送这玩意的原因也简单。

最初连织为攀上他没少装模作样，各种仿品项链往脖子身上戴，想昭示自己独立自强。

那时候霍尧看破不说破，却嗤之以鼻。他之前对女伴挺好的，可以说是予取予求。

但仔细想想，好像从没给过她什么。

想想挺辛酸。

*

赠送的东西没有不要的道理。

男人的情感永不如这些珠宝的价值来得稳定，连织打算转卖出去。

她刚到家换了身没味的衣服，陆野电话就到了。

她家是指纹锁，只听得门外几声智能门锁的滴滴声，连织灯一关。

等门开后，她跟棕熊一样跳到他身上。

“抱！”

熟悉的味道扑了陆野满怀，他乐了，托着她屁股单手去关门。

“每次来都给我这么大一惊喜？”

“你就说喜不喜欢吧。”

她纤长的腿儿圈住他腰，抱着他脑袋去啃他嘴唇。陆野吻着她低笑，感觉自己成了小猪仔，每次就被这姑娘啃来啃去。

他用行动回答她，抱着她抵在墙上温存了会，吻她的脸亲她的脖子，她喉间溢出细碎的声音。

昏暗的房间呼吸起起伏伏，快擦枪走火了。

久久，陆野才埋在她的脖子喘息，将那股欲火压下去。

“吃饭没？”

“吃了。”她去吻他的唇，“不过还想吃你做的红糖桂圆小汤圆。”

她冬天手脚冰凉，陆野便天天给她炖汤。

他还没吃饭，打开冰箱顺带给自己做了碗面。

她这里厨房当摆设，东西全是陆野布置的，面焯水后再放青菜少许，两颗煎蛋，牛肉平铺在上面。

捞汁沿着汤碗浇盖，冒出的腾腾香气肆无忌惮钻进连织的鼻子。

她的红糖小汤圆还在旁边的锅里沸腾，她道：“陆狗狗，你居然会做饭？”

不怪她惊讶。

拿枪拿铐子的，总觉得和厨房的温馨不搭，小号的多来 A 梦围裙套在他身上挺滑稽的。

陆野将汤圆倒进碗里，随意道：“很早就会了，我妈走得早，得学一些必备技能才能养活自己。”

他看她表情古古怪怪，反倒乐了，“怎么，以为我只会打打杀杀？”

“哪！”她拍马屁道，“明明是英勇威武还下得厨房，新时代好男人。”

说着还竖大拇指。

陆野：“...”

明知这丫头瞎扯呢，他竟然挺受用。陆野笑容放大，但又渐渐安静下来。

他斟酌了下，如今这个氛围适合问某些事。

“我母亲走了外婆把我带大，后来他老人家一走我就真变成了野娃，活得也挺粗糙。”

他关掉火，转头看着她，“你呢，这半年你还没和我说过家里的事。”

他眼神漆黑，可谓柔和。

可连织心里却骤然一缩。

初中受尽欺负，于是她后来学聪明，高中把自己伪装成了白富美。

妈妈是画家，爸爸是退休的老师，因此在同学间混得如鱼得水。

哪怕她利用家世在霍尧和宋亦洲那里赚了波同情，在陆野这她还是想维持完美的形象。

“他们正在国外旅游呢，打算环游世界。”连织道，“前几天我出国还和他们通过电话，埋怨我为什么不转去加拿大看他们。”

陆野没说话，只看着她。

灯光映进他深邃的眸子里，像是一簇发光的嫩苗。

“怎么？”她有被看穿的窘迫。

陆野道：“没事。”

...

饭后，连织在卫生间洗澡。

小张给陆野发来消息，说已经汇总完上个世纪 85-87 年人口失踪案的卷宗，符合他这个条件的大概 268 例，具体情况还得当事人来警局做 DNA 比对。

路炆站阳台沉默了会，发条信息过去。

【这事先这样，谢了。】

他去收拾厨房，顺带帮她整理房间。

她不爱制造垃圾，却喜欢把书到处扔，茶几上覆盖着薄灰也置之不理。

陆野挨个整理到书架上，又去卫生间清洗拖把抹布。

他先是挨个将茶几书桌擦一遍，再拿着拖把逐一清理。

男人做事利索，阳台客厅很快就清理干净，拖到卧室的小书架时，不小心撞了一下，几本书随之掉落下来。

陆野捡起来，原地放回去。

然而一根细链子却顺着书页缝隙漏下来，他在半空中接住。

然而目光落在吊坠上时，脸色骤然变了。

是颗珍珠打磨的扇贝。

—

今晚两更

0103 103（H），连织的选择

连织出卫生间时，客厅干干净净，茶几上也焕然一新。

男人正靠在卧室阳台望着外面。

灯没开，客厅的几许光漏进卧室，他身影一半融进了黑暗里。

“陆狗狗，你是什么田螺姑娘吗？”她去抱他腰。

陆野转头，明暗交织的卧室，她看不清他表情。

“下午给你打电话那会真在加班？”他声音淡淡。

“对啊。”

陆野道：“我那会正开车，在南余路十字路口看到斜对面有个女孩子挺像你。”

连织心跳漏了半拍，没想到坐霍尧车里居然被他撞上了。

她眼睛圆溜溜，很无辜道。

“你看错了，我怎么会和别人车——”

话没说完，连织陡然一骇。

他没说她车里。

她被套话了！

这时陆野大手往旁边一伸，明亮光线涌入连织眸底，她看清了他的脸。

暖光在他漆黑的眸子里恍若寒针，他正一眨不瞬的盯着她。

他指腹碰碰她的脸：“我没说在车里看到你。”

连织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那地方旁边是高架桥，人流量基本没有，你说看到我肯定是在车里啊。”

陆野道：“是嘛？”

他看她的眼神平和得像是一潭水，可审视和意味不明暗藏其间。

那目光看得连织心慌，她囫圇“嗯”了声，又去攀他脖子。

“陆狗狗抱抱…”

陆野依言抱她去床上，她仍然坐他腿上，洗过澡的身体软乎乎，男性清冽的气息扑了她满怀。

他仍在看着她，居高临下的姿势眼神愈发显得深沉。

她要装傻去吻他，手也钻进他衬衫里乱摸。

但要触上他唇时被男人捏住下巴，不算轻的力道。

陆野仿佛随意一问：“这根吊坠什么时候买的，之前没见过？”

他掌心摊着根玫瑰金项链，连织看了眼，瞬间眼前发昏。

她不是藏在书里了嘛，怎么会被他翻出来。

“之前逛街时随便买的，我还说去哪了呢。你在哪里翻到的？”

陆野道：“做工很精致，专柜买的吗？”

“不是…”连织正要合计着怎么圆话，他指腹轻轻在她下巴揉抚，动作可谓轻柔，说出的话却让连织心脏缩成一个点。

“如果在专柜买的，这家品牌就这么一款，之前已经被霍尧买走了。”

连织头皮瞬间炸开。

他仍在盯着她，逡巡她脸上的一丝一毫，她大气都不敢出。

这人对她好时连织能予取予求，可不笑时，眼眸漆黑警敏，职业审视的那股本能就出来了。

她恍若被他犀利的目光刀刀割开，在他腿上油煎炙烤。

“霍尧谁啊？”她无辜道。

陆野下颌陡然收紧。

他手掌抚过她的脸，动作轻柔间连织恍若自己的冷汗都被他擦掉。

“真不知道？”他问。

这话明明是询问，可她几乎听出了陈述的语气。

她心脏急速收缩间剧烈砰砰跳，像是再也无法承受他这样的打量，她嘴一瘪委屈巴巴的样子。

“你在怀疑我吗？”

陆野没说话。

“你刚才说这些话是不是在试探我，怀疑我和另外一个男人有奸情？可我根本就不知道霍尧是谁！”她生气道，“那根项链也是我在地摊上随便买的，我转头就不知道扔哪里去，你怎么能那么想我呢？”

陆野凝视着她的眼眸愈发幽深，那目光像是看穿了她的把戏。

他微冷的眉眼里是她从未见过的理智，微掀薄唇。

“真是地摊买的？这东西可以验货。”

连织这次是真的吓到，害怕他真去验。

嘴唇哆哆嗦嗦间她变戏法似的眼泪说来就来，珍珠串似的在下巴上滴落。

发红眼尾像是被欺负的小动物，就想转移转移她的注意力。

大抵他终究不舍得她掉眼泪，手掌抚过她眼尾。

“怎么又哭了？”

“你怀疑我误解我！”她控诉道，“你看到个背影，抓到个类似的项链就觉得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好过分！”

“之前还有女孩子追你，当着我的面给你告白我说什么了嘛，你这个坏蛋！”

她说去咬他的嘴，发狠往死里咬那种。

心里却一阵后怕，她太不谨慎了，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哪怕藏进马桶盖里都不安全。

淡淡血腥味充斥着两人口腔，他唇被她咬破了。

陆野也任由她咬，深黑的眸子近距离地盯着她，仿佛深夜下的湖泊。

“真不认识？”

这次是问句，声音也温和了不少。她忙不迭地点头。

“不认识。”

...

出乎意料，陆野没再揪着这事。

连织尤记得上次骗他时引发的愤怒，这个男人在她这是丁点都揉不得沙子，这次却轻飘飘揭过。

她一头雾水。

晚上情事上男人一改往日的快刀阔斧，将她摊煎饼般的霸道和激烈，就小道炖文火般的折磨她。

湿汗浸遍连织每一寸肌肤，她额头碎发凌乱，抓着的床单的手反复拧紧，又无力松开。

极致痉挛般的痒意让她香腮透赤，热汗淋漓，陆野伏在她身上，起起伏伏间眼神黑沉得近乎肆意妄为。

她腿弯扣在男人手臂里，感受肉棒顶端慢条斯理撵过每一寸嫩肉，在敏感点之前缓缓撤出。

“陆野…呜呜…”

她想叫他快一点。可陆野偏不，肉棒就嵌在她穴里缓慢地插，极致的慢带来难以言喻的燥麻难耐，她小腹堆叠的酸胀感都快爆炸了，渴望被狠狠地深入，甚至媚眼如丝，几个指头都泛起了鲜艳的粉色。

她狠狠去夹他，沉溺进欲望深渊女人水汪汪的，浑身肌肤比往常还要粉嫩，像极了要吸人血的妖精。

陆野眼瞳晦暗，偏偏要到她临界点往外一撤。

“呜呜..”

她立马哼哼淫叫，浑身跟八爪鱼似的粘着他，不顾往日的羞涩说了好多骚话，甚至听从男人的话捧起双乳喂到他嘴边….

若说前半段温存到极致，那么后半段便如雨打芭蕉，啪啪啪啪的剧烈声如同打桩般在房间内此起彼伏。

她被他以各种姿势翻来覆去地干，火热手掌抚摸她身体每一处，甩臀顶胯间只听见囊袋不停甩打的声音。

连织被干得求饶声支离破碎。

之前无数次她以为已经见识到他体力了，可远远没有，他甚至用一根肉棒就将她钉死在墙上，不吻也不抱，就埋在她颈窝让她听他粗重的呼吸。

他上下冲撞中她自动套吃他的肉棒，淋浴喷头头的水自他后颈缓缓往下流，被他一起刺进她体内，有水的润滑他好几次都完全戳进了宫口，霸道得甚至凶险的力道把连织吓坏了。

她哭着求饶说慢一点，不要了。

可没用，完全没用。

之前不过是他完全跟着她的节奏，可如今热气将陆野的睫毛沾湿，他幽深的瞳仁炙热黯淡，像是要将她吞吃下腹。

他舔下她唇说乖，底下的力道却分毫不减，啪啪啪啪的打桩声要将她凿进墙里。

一场欢爱下来，时针已经快指到零点了。

连织累得连手指都抬不起来，拥着被子睡了过去。

陆野去阳台抽烟。

落地窗户一拉，凉风嗖嗖往他身上刮，大概待会要下雨，树叶簌簌声凌乱而剧烈。

风刮乱了他额前的碎发，他靠在栏杆上远远看着她。

若是此刻连织睁开眼，会发现那双漆黑眸子里高深莫测外，还透着几分难言的恨意。

陆野之前其实一直没想通件事。

重逢之后那场戏弄，她明明拉黑他，为什么后来又厚着脸皮在他这重刷好感。

被江启明威胁，找人保护？

不至于，她勾勾手指找谁不行，周与不比他能耐？

除非她重新看中了他什么。

看中什么呢？只要一个环节点通，那么散落在他脑海里的细枝末节便瞬间串联。

今天项链这事，陆野几乎立即回忆起那天她身上的消毒水味。

医院味道林林总总，但也各不相同。

他是傻了才会听她瞎掰。

再譬如…

陆野食指在烟上轻点，猩火疯狂燃烧，烫到他手也浑然不觉。

他想起老爷子生日那晚，霍尧在宴会上抱走那女孩。似乎也是那晚过后，她重新出现在他视野，各种胡搅蛮缠。

时间地点一切都吻合，怎么那么巧呐？

彼时陆野毫不在意，现在胸膛却裂开一道寒缝，嗖嗖发凉。

明明还是猜测，但似乎连查的必要都没有。

他几乎是沉沉笑出声，但喉间却发苦。

**

这个局面没法再维持下去了。

那晚之后，连织和陆野的关系就陷入僵局。

连织下班尝试联系他。

陆野电话照接信息照回，但留宿甚至见面的次数瞬间锐减。

这不明朗的关系让连织仿佛深陷沼泽，拔不起出不来，心里也仿佛笼罩着阴云。

连织不由得重新开始审视这三个人的关系。

她最是心高气傲，有好几次冲动涌上心头都直接想要陆野滚蛋，之前在他面前伏低做小已经够让她窝火了，现在这幅不阴不阳的模样给谁看啊。

但冷静下来，她清楚自己最需要的就是陆野。

宋亦洲能带给她前程和钱财。

但陆野以后能护她的命。

孰轻孰重谁都知道。

但偏偏陆野这个男人霸道得近乎偏执，一个霍尧都能让他半发疯，连织不敢想象若是让他知道宋亦洲的存在，陆野会疯成什么样。

怕是瞬间鸡飞蛋打吧。

连织背脊一寒。

她不能失去这把锋利的刀。

连织在阳台走来走去，两相权衡下她决定舍弃霍尧和宋亦洲。

且不提宋亦洲复杂的家庭，就说他未婚妻在身，能不能解除婚约是一回事，宋家永远不可能接受她这么个孤儿。

但陆野不同，他的牵制少太多，能给她的也远远更多。

而且她在陆野这里需要隐藏的更少，后期翻车可能性低。

这笔账算明白后，连织几乎立马想和宋亦洲一拍两散。

然而拿起手机编辑完分手信，她又瞬间惊醒了。

不行！

这事不能由她主动提。

美国之行他们“感情”正升温，现下决裂先不提宋亦洲愿不愿意，他这么警敏的人必定会怀疑她举动异常。

如果被他查到之前的居心叵测，再去勾搭另一个男人可就真的糟糕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连织在阳台几乎像个无头苍蝇，不得章法。

这些天连绵大雨，阴郁的天气像极了连织的心情，突然一道惊雷闪过，也像是狠狠劈进了连织的脑子。

她眼前猛地一亮。

也许，霍尧可以当她和宋亦洲分手的这把刀。

—

淘汰局和修罗场开始。

虽然两章，但 6000 字肥肥哒。

6900 猪加更

0104 104，障眼术

三月一个普通下午，霍尧驱车去了郑邦业的宅子。

周遭天眼全关，他不起眼的车子没入别墅的葱绿，无人知晓。

郑邦业打算回英国了。

孟礼贤离世后，蓉城于他而言无异于伤心地，他没有理由再待在这。

最后一次煮茶，茶香袅袅间，郑邦业忽问。

“他又对你的俱乐部插手了？”

霍尧眼皮滑落，遮住了眸底的阴翳。

“嗯，半月前有客人滑下山道，后续的招商和承办车队也自此夭折。”

这种意外霍尧之前没少遇到，只能叹时也命也。

但现在循着根源一查，这些事和霍企山周围的人脱不了干系。他半分不露面，却能让他所有努力功亏一篑。

郑邦业叹息一声。

“阿尧，你同我回英国吧，霍企山再有权有势，手不至于长到国外。”

孟家当年家大业大，遗留下来的人脉和财力也够霍尧干一番事业。

霍尧摇头。

“您知道我不会去。”

他担忧道：“这人心狠手辣，假以时日他若是察觉出你知道真相，绝不会因为血缘对你仁慈。”

霍尧靠回椅子上，日光如纱覆盖在他脸上，嘴角的弧度显得十分凉薄。

“那正好，我还就怕他对我心慈手软。”

郑邦业道：“你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

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似有股戾气在血液里翻腾，偏偏霍尧勾勾嘴角，面上揉成了混不吝的笑。

“怎么做，留着继续当他的好儿子呗。”

郑邦业有些不安，正要细问。

霍尧却给他沏了杯茶，祝他一路顺风。

“去机场的路我没法送您了，希望您在英国安享晚年。”

他正经起来，某些神态真的和孟礼贤出奇相似，郑邦业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阿尧，之后别再像以前那么混了，遇到好女孩就好好待人家，比如之前在医院照顾你那女孩就——”

霍尧不咸不淡看他一眼，无语：“想什么呢，就一好朋友。”

郑邦业笑：“真是朋友？”

“不然呢…”

霍尧扬眉。

他对视不敌地挪开眼，只嘴还硬着。

郑邦也看破不说破，感情的事最忌讳拔苗助长，他但笑不语。

*

晚上，宋亦洲在酒局上喝了些酒，是穆静婷去接的他。

显然她对酒桌文化相当得心应手，举着杯酒对着各位总一顿恭维，然后先干为敬。

其他人都道宋总找了位好秘书。

宋亦洲自始至终未说一句，手搭在椅子上，嘴角挂着风波不定的笑。

回去时，穆静婷扶他上车，也跟着坐进了后车厢。

方成先送的她，到达住所时穆静婷试探道。

“宋总…”

宋亦洲微睁开眼，眸色深邃让穆静婷心里一颤。

“其实我还挺能喝，下次我可以替你的..”

宋亦洲起先没答她，他降下车窗，等车子平稳停在边上才道：“没必要。”

穆静婷一愣。

宋亦洲侧头看她，淡道：“女孩子出门在外少喝，不安全。”

朦胧的月光透过车窗在车里流转，也跃进他漆黑的眸底，他衬衫敞开粒扣，无端让人脸红心跳。

“好…”穆静婷睫毛扑闪，垂下眼。

突然淡淡的木质香钻进她鼻子，宋亦洲抬手探了下她额头，纳闷，“怎么还脸红了，身体不舒服？”

“没…没有…”

她愈发脸红心跳，殊不知男人半丝目光都没在她身上。宋亦洲透过她耳后盯着马路斜对面那辆面包车，眸色犀利。

都跟着一路了吧。

他温热的手背几乎让她身体一哆嗦，不敢去想他是不是那种意思。可宋亦洲面上温和，手已经收了回去。

仿佛刚才就是随口一关心。

穆静婷下车时人都轻飘飘的。

车子往别墅的方向开。

随着车窗缓缓升起来，宋亦洲脸上的柔和瞬间烟消云散，薄薄眼尾似有牵张的忍耐在里面。

他揉揉眉心。

“明天找人把车洗了。”

方成：“明白。”

他知道宋亦洲不喜浓香，忍这么久也是不易。

方成又道：“宋总，穆静婷前些天将辰达准备地产招标的事传给了宋志成。”

宋亦洲缓缓睁开眼。

一束路灯光掠过他的眼，眸底神色近乎晦暗诡谲。

“别管，让她继续。”

方成正要说什么，宋亦洲的手机响了。

他接在耳边，那头就拖长了一声宋总。

宋亦洲：“怎么？”

“大忙人啊，得亲自打电话来请。”高希鸣道，“请柬收到了吧，记得准时光临啊。”

宋亦洲有些无语。

“求个婚还整请柬这一套，你觉得合适？”

“怎么不合适，备好礼金各种合适，宋总记得准备红包啊。”

宋亦洲笑了。

“都请谁了，不会当传单挨个发吧？”

“我是那种人？”

高希鸣道，“就圈里那些，对了我了叫祁阳…你不会介意吧？”

”

宋亦洲反问：“我介意什么？”

“也是，挨揍的又不是你。”

宋亦洲：“……”

小时候那一揍让沉祁阳和宋亦洲梁子自此结下，现在这两哥见面还不对付呢。

高希鸣笑开：“知道您大度，但他在法国还没回，说下次包机给我重整个 party。对了，你把希妹叫上啊。”

宋亦洲：“行。”

*

周五，连织跟着 Jeff 去了躺金门设计院。

酒店装饰和客房设计这块由沉希的团队负责，但她却迟迟没给出最终方案。

他们去金门的时候沉希没来，助理负责接待，问沉希在哪也是摇头不知。

沉希电话不通信息不回，两个小时后才姗姗来迟。

“什么事？”

沉希步伐婀娜，一进门就看到连织，几乎连个眼神都不甩她。

显然已经习惯让人等。

Jeef 找她要设计图纸。

“图纸我不是给过你们了嘛，连着修改过后的版本也一起发了。”

Jeef 脾气算好的，也被她这态度弄得火大。

“Arianna，你似乎根本没有将我们的话放在心上，我们后来定了基准风格，力求简约，酒店吧台和后花园你如何繁复都可以。”

他道，“但你觉得在棕白色调添加地中海的吊灯合适吗？其次我们再说功能。”

他将沉希的二版图纸铺开在办公桌，“公共区域分时而大块，你这上面连具体配饰的尺寸都没标注，光线全部统一。我有理由怀疑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修改！”

沉希这段时间的心思的确不在这。

宋亦洲出轨板上钉钉，她看着那个女助理普普通通的简历，不明白她有什么比不上的。

扭曲和痛恨沉希涌上心头，几乎晴天霹雳。

她强自狡辩：“我说过我对自己设计的部分拥有最终解释权，你将些阿猫阿狗的人拉进团队我管不着，但你别想篡改我的设计！”

Jeef 已经被她气得快晕厥，第一次觉得她蛮不讲理。

“女士，我尊重你的想法，但如果下周我们商议的结果还是这样，客房设计部分将交由 Steven 和连织负责。”

沉希顿时变脸：“凭什么，我不同意！”

“凭我是此次设计的负责人。”

两人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剑拔弩张，十几个助理面面相觑，大气也不敢出。

连织捡起地上的图纸，轻声道。

“沉希，你觉得你设计没问题，但普通客房就 25 平米的空间，你吊顶却足足三米五，有没有考虑过客户的实际居住体验？”

沉希冷笑一声。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这是国际通用标准。”

“是通用标准。”连织点头，道，“那是家庭居住型。但酒店分套房，豪华套间，普通客房等等…你将每个标准套进一个笼子里，按照洋房别墅的方式去设计酒店所有套房，有没有想过各种家具一入场，空间狭窄得压抑？”

“你设计客房这段时间有没有跑过工地，有没有去了解蓉城这个地方冬季潮湿多雨，为了美观只刷有色底漆，后期不可能像豪宅定期维护，有多少弊端你清楚吗？”

沉希被她呛得脸一阵白一阵红。

连织冲她冷冷弯了下唇。

“还是你这辈子只能抱着个普莫思大奖浪得虚名？”

“你给我闭嘴！”

她面上扭曲了一瞬，骤然尖锐的声音把所有人都吓到。

助理们都瑟瑟不敢言语，怕一句话把这大小姐得罪，丢了饭碗

。

连织把设计图留这，和 Jeef 他们一起离开。

他们一走，沉希把桌上东西一挥，吼道。

“都给我滚出去！”

助理们赶紧滚蛋。

门一关。

沉希脸上那股疯狂却愈演愈烈，眼眸发红的像是要吃人。

她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咬着手指，都是那个贱女人的错。

要不是穆静婷破坏他们感情，让她分了心，她的设计就不会搞成这样。

她要穆静婷付出代价。

—

还有一更，不过估计在一点。

你们明天来看哈，修罗场就这几章

0106 105，吃醋（6900 猪）

周末那天，万里无云，是个适合出游的好日子。

高希鸣求婚的地点在黄焦半山，听说女主角喜欢郁金香，贵公子哥从国外空运了整整三个飞机的鲜花回来。

连织因为霍尧邀请，也去了。

距离她和陆野上次见面，已经快过去一周多了，宋亦洲这边的关系不能再拖，她在寻找速战速决的机会。

一到黄焦半山，才知名不虚传。

出入安保极严，闲杂人等绝不可能进来。山上的空气清新，早春桃花香在风里弥漫，浸入鼻息。

她一下车，满世界姹紫嫣红的郁金香眼前绽放。

她看愣了。

宋亦洲他们先到，俊男美女在草坪的凉亭里坐着聊天，明明没有西装革履那副做派，偏偏英姿爽朗，十足养眼。

她和霍尧上前时，高希鸣笑看了连织一眼，调侃道：“这就是你那位木头美人？”

第一次聚会过后，连织便在有了个绰号。

她有些尴尬，只抿唇淡笑。

霍尧皱眉：“啧，够了啊。”

这副护短的样子，倒让高希鸣看得稀奇。

“哟哟，看给宝贝得。”

霍尧踹他一脚。

其他人都在笑。

除了宋亦洲，他坐的椅子背对着他们，也没有扭头的打算，仿佛发生的事情和他无关。

但脸上又不是那么回事。

“…亦洲？”沉希连叫了他几声。

宋亦洲转头：“怎么？”

“发什么呆呢？”沉希以为她在想那个女人，笑意也扭曲了一瞬。

她道，“等你忙完酒店这阵，我们去德国逛逛吧？”

她以为只要没有旁人，他们感情依然如初。而回来后，便没有穆静婷这个人了。

宋亦洲淡笑：“好啊。”

…

整个下午女主角没有出场，半山别墅却忙碌依旧，平地花海仅仅一下午便完成。

连织本以为这已经够夸张。

可夜晚的城堡恍若流光溢彩的玻璃盒子，八点整的时候，女主角乘坐私人飞机而来，飘飘洋洋的花瓣在空中下着斑斓的雨。

偌大LED屏上播放着高希鸣和女主角的点点滴滴，从相识到相爱，校园到社会。

一个是汽车小开，一个垄断全国的运动型企业千金。

连织感叹真实世界果然是强强联合，灰姑娘的故事不过是骗小孩的。

在众人的起哄中，高希鸣跪在地上，拿出戒指盒，深情道。

“我从来没有料想爱情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毕竟，在此之前我好像什么都有了，无数好友做伴，在灯红酒绿里结束一天，什么都不缺…”

草坪上，一波波的起哄都快淹没他的深情告白，高希鸣用手势示意安静，结果起哄愈演愈烈，女主角的满眼泪水演变成捂嘴微笑。

连织嘴角也牵着祝福的笑，爱情这东西果然是看别人谈才有意思。

她举起手机录视频。

这个位置视角不好，连织边录边走，视频里男女主角被气球鲜花簇拥着，旁边起哄的围了个半圆。

突然，不知是谁手肘推了下她。

连织往旁边一踉跄，要摔倒在地时，一只手稳稳托住了她胳膊，将她拉了起来。

人群太拥挤，她一下子匍匐进了对方肩膀。

连织抬头，瞬间昏暗淡去后，她对上了宋亦洲的视线。有星光在他漆黑眸底炸开，明亮如斯。

他们这一周除了工作毫无私下交流，她连私自进他办公室都很少，仿佛突然被冷落。

此刻人群中这一碰，连织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还好无人注意。

宋亦洲目光落在她脸上，纳闷：“走路都能摔，小心点。”

“哦...”

连织正要抽手，身后一阵力道却率先将她拉了过去。

霍尧揽着她肩膀，理所当然看着对面的宋亦洲。

“兄弟，谢了。”

宋亦洲手揣回兜里，道：“谢什么？”

“谢你替我拉了她一把。”

一个“替”，主权宣誓得明明白白。

宋亦洲没说话，他是这个圈里面上礼仪做得最足的，但此刻回一句都欠奉。

只冷冷沉沉地看着霍尧，连着嘴角的弧度都很匮乏。

霍尧也不管他什么表情，将连织拉到人群的边角，跟个小鸡仔似的拎她在石凳上。

“这地方拍照还行，试试？”

连织拿着手机咔嚓了两张，灯火莹莹，整片花海都进了手机。

果真好看。

人群里喝彩声不断，霍尧吊儿郎当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你们女生都喜欢这些？”

“啊？”

“烟花啊，花瓣雨啊花哨什么的，你们都喜欢这？”

霍尧耳边充斥着高希鸣的深情话语，隔着音筒像是震荡在心头

“我庆幸你还在我身边，那些臭毛病我也全改了，一切都还来得及。”

他转头和她星点泛光的眸子撞上，霍尧轻咳了声，目光煞有其事地看向别处，但仍然在等着她回答。

“说话啊。”

她举着手机，轻声咕哝着。

“喜欢啊，没有哪个女生不喜欢的吧，这多浪漫。”

说者无心，听着有意。

霍尧揣兜望向远处，眼眸深邃恍若大海深处，偏偏又卷起柔软的波浪。

….

仪式结束，山上的别墅却完全热闹了起来。

柔情音乐换成躁动的鼓点乐器，有服务生端上酒水，众人围坐气氛热闹恍若会所。

二楼的公共区域，众人围坐玩纸牌游戏，气氛越来越热闹，由最初的斗地主变成酒瓶整蛊，趣味性十足。

十好几轮过去，大冒险将众人扒得连底裤都不剩，就宋亦洲和霍尧安然无恙。

一群女孩子在旁边看得有趣，都纷纷穿插了进来。

连织其实挺想回房去看书，但人家都玩得兴起，她也不好意思扫兴。

纸牌游戏被他们改编得变态，是国王游戏的翻版，众人同抽大小王，大王叫罚，小王转酒瓶。

瓶口对着的那位平民才是真正被叫罚的人。

什么吹瓶游戏同吃饼干，更大尺度的连闺房之乐都扯出来了。

连织自认运气垃圾，只坐在尽量减低存在，不要当出洋相的那位。

几轮过后，酒瓶一转，正好对准沉希。

顾忌到她的身份，叫罚的女孩子也只敢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沉小姐，说出一件你记忆深刻的事。”

沉希沉思了会。

她笑看着看向宋亦洲，他就坐她斜对面，背靠沙发，象牙白衬衣肩膀熨帖。她隐约可见他袖口的金色龙纹。

一眼，便足够心跳加速。

“最深刻的事…”她说，“大一暑假，和亦洲在洛杉矶流浪一个月。”

宋亦洲转头看她，对上她的视线后，眼里流露出一丝的淡淡笑意。

“格里菲斯天文台？”

“嗯呢。”沉希笑，“你还记得？”

宋亦洲颌首。

怎么会不记得呢？

她闹得轰轰烈烈要来找他，宋亦洲不得不放下课题，听从宋老爷子的安排接待她。

也就是在那个夏季过后，他大哥宋郴贺对他有了杀心。

这两人默契如此，旁人看得一头雾水。

“什么鬼，这是在说什么加密话？”

沉希这才细细道来，说她通过宋亦洲大哥知道他在洛杉矶，就专门出国去找他，结果那时候遇到革命和动乱，她来不及回来。

宋亦洲就沿着盘山公路开绕车，将她送道了加拿大，一路风景秀丽，波折众多。

“我那时候还记得钱包里连一晚旅馆的钱都付不起，我睡车上，他就裹个睡袋在路边，半夜有人开过还以为撞鬼了，惊叫声连连。”

众人哈哈大笑。

宋亦洲靠在沙发上，嘴角弯着，但笑意明显不达眼底。

众人八卦：“所以那时候独处一个月，有没有发生什么？”

沉希捂脸：“哎呀，这种事就别拿出来问了。”

啧啧，看这眉来眼去的劲。

这群兄弟里面高希鸣和霍尧自小一起长大，对这位兄弟的情感自问了解几分。

他转头试探看了眼霍尧，担心他看不过眼。

谁知道也霍尧懒靠沙发上，听到兴起，还饶有意思地勾了下嘴角。

高希鸣：？

—

修罗场写不到了，放在后面吧

7300 猪猪加更

0107 106，修罗场①

游戏开始几轮，大多数人都被整蛊一圈，某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被扒得一干二净。

连织这位置在边边角角，所幸逃过一劫。

又是几轮过后，高希鸣抽中大王，霍尧抽了小王。

轮到霍尧转酒瓶时，懂行道的兄弟都恨不得离他远远的，这人手劲一顶一。

霍尧微微倾身，背脊如一张蓄势待发的弯弓。

他握着酒瓶那刻，低眸看着身旁的连织。

男人瞳色漆黑，偏偏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玩味，连织还未从这眼神里看出实际的意思。

就见他握着酒瓶一转，二十来圈后，瓶口正正对准她。

连织：“……”

其他人都笑了，了解霍尧的都知道他是故意。

霍尧慢悠悠靠回沙发上，双手往后一放垫脑袋。

连织投来指责的目光，霍尧眉一挑回应：有意见？

席上众人大多数绅士十足，对待女孩子都会宽容些。

高希鸣道：“连小姐，我要开始问问题了。”

连织愿赌服输，点头。

高希鸣笑道：“去过霍尧家过夜吗？”

这话一出，顿时几道目光瞧来，连织一下子成了视线中心，有些无所遁形。

席上都是成年人，都心知肚明笑了，过夜代表的是什么明明白白。

难道带回家里是睡素觉吗？

相比起他人正在等答案，霍尧面上仍然吊儿郎当，他正懒靠在沙发上，但拿着拉罐的手却明显一顿。

冰冰凉凉沿着他指腹梭上手臂，他几乎是晃神般想起那晚。

她浑身雪白躺在他床上，身体滑得像是那水磨年糕，稍稍一触碰便心神荡漾。

若是没有那通电话，他们怕是已经……

彼时毫不在意，如今一想想便有如野草般疯长的灼热涌上他喉咙，沿着血管横冲直撞涌上大脑，霍尧整个手臂都在发烫。

他仰头喝酒，几乎是半瓶易拉罐下肚。

高希鸣还在等着答案，连织何曾不知道是个语言陷阱，但正好能为她所用。

她耳根子也红了，像是被这赤裸的话激得羞赧，轻声道：“去过…但——”

后面的声音太小，高希鸣直接道：“行了到这就 OK，后面的细节我们不敢听。”

众人都笑了，他这混稀泥的话倒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平添无限暧昧。

偏偏另一位当事人就在旁边，手搭在连织的沙发靠椅上，没有任何解释的意思。

倏忽，一道极有存在感的目光落在她头顶。

连织无意抬眸，宋亦洲正一眨不瞬地盯着她。

这个晚上，除了求婚仪式上那踉跄一扶，他们全程没有眼神交流。

陌生得仿佛除了工作，不该有任何交集。

此刻隔着沸腾的笑声和一张桌子，他目光凉淡，怎么看怎么微妙。

他不高兴了。

沉希也不痛快。

霍尧游戏人间，不可能会把女伴往家里领，他家里至今那双女鞋还是给她留的呢。

此刻连织鸠占鹊巢她脸上十分难看，然后霍尧懒散低眉，硬是没看她。

她正生气呢，身旁的男人站了起来，已经往大厅外走去。

“亦洲你去哪？”沉希道。

“工作上有点事。”宋亦洲头也没回。

游戏还在继续，不过五分钟，连织手机突然亮了。一条信息跳上屏幕。

【出来，庄园后腹。】

他们都是打电话，很少用信息沟通。

连织摁灭了手机，正要找个由头出去。

一个整蛊游戏让场内气氛达到高涨，她刚要起身，一个铤而走险的主意突然划过她脑子。

现在不就是个好机会嘛。

想着待会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她兴奋得手指都在颤。

她拿出包里的房卡，偷偷塞一半进沙发缝隙，转头看着霍尧。

察觉到她的目光，霍尧微挑眉。

“怎么？”

他手就搭在她沙发檐上，极有占有欲的姿势，男人手腕垂下，任由她的碎发轻扫过他指头。

有些痒，他的心也是。

连织道：“我想回去复习，马上就要考试了。”

霍尧有时候怀疑这丫头是不是长了个学习脑子，到哪都不忘看书。

他道：“去吧。”

连织起身朝门外走去。

冗长的走廊安静如斯，复古地毯价值墙上深棕色的花纹，连织恍若有种走在中世纪古堡的错觉。

刚过转角，她正要往客房的另一边走去，一阵力道忽地拉住了她，将她带进了旁边小阳台的阴暗处。

周遭灯光昏寐，只有这里处在一方黑暗。两人身体相贴，彼此间都是彼此的气息。宋亦洲低头看她，目光黑而亮。

他道：“胆子挺大，敢跑去男人家里过夜。”

他这样子像是在生气。

连织却一点不怕，踮脚在他耳边：“那只是借宿，而且我更胆大的事情都做过，譬如…”

她温热的气息灌进他耳朵里，“把老板送回家里，结果后他却不让我走。”

宋亦洲突然就笑了，黑亮的眸底星点零碎。他伸手揽过她的腰，低头看着她。

没忍住用唇碰了下她额头。

“关于这一周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他说的是这周毫无预兆的冷落，她关于秘书的大半工作全移交给了穆静婷，只专心忙设计。

他们已经一周没有私下见过面，像极了划清界限戏码。

连织摇头：“没有。”

宋亦洲：“真没有？”

“嗯。”她也吊着他脖子，轻声道，“那晚你在美国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

宋亦洲看着她莹亮的眼眸，道：“如果我食言？”

“那我也不亏，全程体验好像也不赖。”宋亦洲揪揪她的脸，她道，“反正无论怎么看都是我赚了。”

她嘴角一弯，眼里的小确幸藏都藏不住。宋亦洲深深看着她，很惊讶于这丫头的脑回路。

所有事情在她眼里都能找到另一种解释。

他低低地笑了，手指反复在她下巴上摩挲，轻轻一抬吻了上去。

外面始终不安全，宋亦洲本想轻轻一碰，可连织舌头却沿着他的唇缝舔，再用力一咬。

他惩戒地掐了把她的腰，可眼眸却骤然黯了。

*

她房卡怎么在这？

轻柔的音乐在大厅里流淌而过，霍尧正和人聊天，手无意往旁边一搭。

他大概习惯连织在旁边，结果空落落的，手掌顺着沙发檐往下，直接磕到了一张质地坚硬的卡片上。

霍尧转头，将卡片从缝隙里抽出来。

是她的房卡。

怎么会在这？他眉头无意识拧了下。

她走了快二十分钟，进不了房间她也没回来找？

蓝色调光线下，霍尧黑眸里暗暗幽幽，察觉出了一丝古怪。

突然，他起身朝外面走去。

他先是给连织打了个电话，然而没人接。用房卡开门，她房间里毫无痕迹。

霍尧沿着长廊找人，听筒里传来绵长的嘟声，还是没人接。

到转角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思，霍尧转头去了另外一边。

这里靠近后腹，今晚不过几十号人远远用不到庄园后面的客房。

厚重的地毯很好消匿了他的脚步声，他径自走到尽头，空空荡荡，不像有人的模样。

霍尧正要回去。

突然，一丝轻微的喘息飘过他耳朵缝隙，他猛地侧头看去。

阳台漆黑，空无一人，可反光的门玻璃却倒映着一对紧紧交缠的男女。

男人长腿自女人腿心抵过，将她扣在墙壁上吻得更深，他们宛如交颈的鸳鸯，嘴唇痴缠，女人被吻得近乎仰起头，脖颈修长而莹白。

他手掌已经探进了她衣衫，窸窣作乱间她鼻尖溢出的稀碎声音仿佛被欺负的小动物。

若是以往碰见，霍尧只会暧昧一笑，叹好一对痴男怨女。

但此时此刻，他脑袋轰然一炸。

0108 107、修罗场②

宝子们，上章重修了，可以重看一下。

不然可能有点接不上。

—

佘山庄园在几个世纪前落成，兜兜转转，建国后被高家人买下来，用于接待庆祝和筹措宴会等。

平时朋友攒局用不了那么多佣人，庄园后腹便空空荡荡。

连织到的时候，宋亦洲正在小阳台等她，他插着兜靠在横栏上，目光冷冷淡淡地看着她。

那眼神像是有一笔大账要跟她算似的。

可这两周明明该算账的是她。

连织站着没动。

“过来。”他沉声道。

“不！”她专门给他唱反调，眼睛在黑暗里瞪得溜圆。

嗨，这丫头越来越不服管了！

宋亦洲朝她走来，他眼神黑亮，气势逼人，连织正要往后退。

然而动作慢了，男人几步欺身上前，高大的身躯将她逼在了落地玻璃旁这方寸之地。

“胆子挺大，敢跑去其他男人家里过夜。”他的声音不便喜怒，像是在生气。

她毫不畏惧，仰头迎视他。

“宋总，你吃醋啦？”

宋亦洲抿唇没说话，漆黑眸子倒映着她的脸。

她踮脚在他耳边，耐心哄他：“霍尧只是让我借宿一晚。而且我什么大胆的事情没做过，譬如——”

女人温热的气息灌进他耳里，“把喝醉的老板送回家，结果他却威逼利诱，兼顾对我图谋不轨。”

宋亦洲愣了一遭，突然就笑了。

他清黑的眼瞳里星点零碎，带着别样的温度。

他道：“成语总结得挺到位。”

“那是！”

宋亦洲曲手揪揪她的脸，想要揪掉她脸上的骄傲。

“别揪我。”她趁机咬了下他手指，活脱脱像只小猫咪，他看着她这样，好一会没挪开眼。

宋亦洲伸手揽过她腰，没忍住用唇碰了碰她额头。

“关于这一周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他说的是这周毫无预兆的冷落，她关于秘书的大半工作全移交给了穆静婷，只专心忙设计。

他们已经一周没有私下见过面，像极了划清界限的戏码。

连织摇头：“没有。”

宋亦洲：“真没有？”

“嗯。”她吊着他脖子，轻声道，“那晚你在美国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

宋亦洲看着她莹亮的眼眸，道：“如果我食言？”

“那我也不亏，全程体验好像也不赖。”

她语气就跟找了优秀的牛郎一样，宋亦洲眯眼，惩戒地掐了把她腰。

她安分了些，道，“反正…反正无论怎么看都是我赚了。”

她嘴角一弯，眼里的小确幸藏都藏不住。

宋亦洲深深看着她，对这丫头的脑回路有些匪夷所思

所有事情在她眼里都能找到另一种解释。

他手指反复在她下巴上摩挲，轻轻一抬，吻了上去。

嘴唇轻碰，灼热的呼吸灌在彼此脸上，他不过轻咬了下她嘴唇，她就浑身颤抖得要往下掉。

宋亦洲勾起她腰，低低笑开。

她却是个一点都不能吃亏的，一口一口咬回来，咬他下巴，嘴唇，甚至轻轻咬上他喉结。

宋亦洲喉结滚动，骤然掐紧她腰。

这场耳鬓厮磨在不知自觉中变了味，他们嘴唇开启，互相吻着对方，舌头交缠的水渍声在这安静一方里惊心动魄。

他手甚至沿着她毛衣钻了进去，隔着内衣握住那团绵软。

“宋总…”

她嚤吁声溢出喉咙，倒像烈火点燃干柴，宋亦洲声音骤然哑了。

“怎么？”

他指腹带着薄薄的茧，正碾着她的嫩果果，偏偏食指和中指恶意一夹。

她立马呜呜，在他怀里颤得不像话，小脸迷醉得像是在邀请，男人眼神愈发晦暗。

他们这里痴缠得难舍难分。

殊不知玻璃门外，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近乎死寂。

霍尧脑子轰然一炸。

像是人面对灾难突发的僵硬和死机，洪水倒灌，血液回涌，他整个人一片空白。

瞧他看见了什么啊…

宋亦洲嘴唇正沿着她耳朵往下，她被迫仰起头，细嫩的脖颈恍若在他手中恍若一段白玉，仿佛一掐就碎。

黑暗中女人的表情迷醉而沉沦，随着大手在她衣裳里作乱，紧咬着嘴唇却发出细碎的声音，不时间断的叫一声宋亦洲。

那声音像是被欺负的小猫，又带着依恋，是他从未听过的。

霍尧喉咙吞咽间，仿佛尝到一丝丝血腥味。

即使和她最亲近的那晚，她喝醉了紧闭着眼躺在床上，更像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

霍尧其实后来有梦到过。真的，不止一次。

她浑身雪白躺在他身下，只是每每到细节处都模糊了，变得不真实。所有梦境糅杂在脑子里，通通不如现在…

霍尧看着男人那只手在她衣裳里作乱，深得整个小手臂都钻了进去，怕是正抓着她乳反复揉捏吧，不然怎么能叫成这样。

他冷冷看着，却像是有根钢筋从他身体从头插到脚，猛然的刺痛袭来，男人眸底迅速染上了几丝血红。

外面始终不安全，宋亦洲温存了一会，便趴在她颈窝平复呼吸。

他帮她系扣子。

“待会干嘛？”

“回房间。”

宋亦洲：“那你先走。”

她咕哝着：“吃干抹净就让人走，果然是渣男行径。”

宋亦洲没忍住笑了，他捏捏她的下巴。视线无意往旁边一扫，随时顿住。

霍尧不知何时站那。

他整个身影几乎和黑暗融为一体，脸虽陷进阴影里，但下颌紧绷，连着脖颈下的血管都微微暴起。

像是要吃人。

身旁的人也霎时一僵。

“霍尧…”连织也发现了他。

可不等她反应，霍尧已经大步上前。

他刚才在包厢里的漫不经心，甚至温和当然无存，碎发后的眸子冰寒，像是浑身的獠牙和尖刺拔地而起，那股子灭顶的戾气沿着他的躯体爆然而起。

宋亦洲眼神一凛，将连织迅速拉到身后。

她猛地踉跄，就听见一声沉闷的“嘭——”

像是拳头砸上血肉之躯的声音。

连织转头，就见霍尧扯着宋亦洲衣领，对着他就是狠狠一拳。零星灯光映进他布满血丝的眸底，恐怖如斯。

“霍尧，你干嘛！”

她去拉他，还没碰到胳膊就被一把甩开。

“你走！”

霍尧转头看她，血色在眸子里翻腾，显然已经压抑到极致。

—

后面还有一章，大概在一点。

因为这章的某些部分，宝贝们看过，所以按照一半收费。

0109 108，霍尧决裂（7300 猪）

她站着不动，被他这副样子吓懵了。

三人之间近乎风雨欲来的压抑里，宋亦洲看着她，沉声道。

“连织，你先回去。”

她怎么可能走，他嘴角已经出血了。连织连连摇头，眼里已经涌出了泪。

宋亦洲正色道：“听话。”

她这次转身了，可不时往回望一眼，怕他们闹出事。

这显而易见的差别更是让霍尧拳头攥紧了，她一消失。霍尧便揪着宋亦洲衣领，将他狠狠抡在墙壁上。

“宋亦洲，你他妈有种！”

他寒声道，“那么多人随你挑，你为什么偏偏要碰她！”

说着又是一拳。

肉体抨击，宋亦洲半边脸都麻了，腮帮子剧痛。

但这是他欠霍尧的，于是连手臂都都没抬起抵挡，任由他将自己当成沙袋。

他紧抿着唇，道：“我对不起。”

“你他妈找死！”

他这副平定的模样反而狠狠刺激霍尧，他质问道，“你不清楚我俩的关系？你搞女人搞到我头上来了，这就是你对待朋友的方式？”

男人胸膛起伏，十分可怖，宋亦洲却丝毫不惧。

他面上却狼狈，但眼神漆黑无波。

“她算你哪门子女人？你逢场作戏这么多数得过来？”

宋亦洲冷冷扯唇，“之前和张易玩交换女友闹得挺得嗨，一台球准备把连织交出去，这就是你对待你女人的方式？”

霍尧下颌咬死了。

“那是我和她之间的事，轮不到你来插嘴。”

“是，但她有选择的权利。”宋亦洲眼瞳深黑，正色道，“霍尧，这一顿打是我欠你，但连织这个人我要定了。”

他这些话无异于火上浇油，霍尧卒张在表皮下的滔天怒火彻底崩裂，他拎着他的衣领拳拳致命。

...

高希鸣几人在大厅聊天，佣人上前在他耳边低语着什么。

高希鸣脸色一变。

“怎么？”有人

高希鸣：“宋亦洲霍尧两人在后面打起来了。”

他说着立马起身，沉希大惊失色，跟着跑了出去。

他们到阳台时看到霍尧将宋亦洲抡在墙上，眼里一团死气，完全将人往死里揍。宋亦洲基本没有还手，鲜血已经沾湿了衣领。

几人连忙将他们拉开，沉希看宋亦洲嘴角出血，脸上挂青。

另一个伤得还好，但眼里的寒沁像是有灭顶之仇，他还要再上前。

“霍尧你够了！”

沉希推开他，道，“为什么要打架！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她眼里带着尖锐的谴责，以为他因为之前的事怀恨在心。

几个兄弟也将他往后拉。

霍尧胸口剧烈起伏，泛着血色的眼瞳死死盯着宋亦洲，恨不得喝他血。

霍尧用手狠狠指着他。

“宋亦洲你他妈记住。今后这圈子有我没你，有你没我！”

他说完就转身大步离开。

身后，宋亦洲盯着他决绝的背影，眼色冷沉。

多一个人知道多分危险，解除婚约这事不能拖了。

**

“对不起。”

安静的客房，隔着浓浓的烟雾，霍尧坐在沙发那边，泛着血丝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她。

他手里的火星子剧烈燃烧，偏偏半句不说话。

但那眼神像是一把刀横在连织脖颈。

她道：“这事无论怎样，我欠你一句抱歉。”

霍尧冷冷吐烟。

“和他上床了？”

男人的目光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直直逼来时，她呼吸都顿时被扼制。

连织挪开目光，轻轻点了下头。

霍尧轻嗤了声：“什么时候的事？”

连织抿唇，不说话。

“一个月，两个月…”她不说他就瞎猜，哑声道，“不对，看你们这蜜里调油的状态，应该很久前就搞上了。”

霍尧突然想起一事，话里有丝邪气恣睢，“所以上次你国外我给你打电话那次，健身房什么都是幌子，你其实躺在他床上？”

他处在暴怒之下，这些话其实瞒难听，但连织从头到尾都很平静。

她点头。

“是。”

霎时，霍尧胸膛嗖嗖破个大洞，剧烈疼痛袭来，加之手掌淋漓鲜血。

他脸上的纨绔邪气几乎维持不住。

“他强迫的你？”

男人眼眸紧紧攫住她，仿佛只要她点头他便信，这事全是宋亦洲的错。

都是他搞出来的，她是无辜的。

但他抓的那根救命稻草折了。

连织轻轻摇头。

“不是，是我自愿的。”她顿了下，道，“这段时间，我喜欢上了他。”

她眼里带着丝他从未见过的爱慕和胆怯。

顿时，一把刀狠狠插进霍尧胸膛。

他呼吸顿时不畅，甚至有那么会被扼住喉咙无法反应。

霍尧竟不知道这几个字有那么大的杀伤性，让他血液倒涌，浑身发抖，恨不能摔碎一切来发泄。

但眼前什么都没有，只有她。只有罪魁祸首的她。

“你可真是下贱，宋亦洲都有未婚妻了你还上赶着去给人当小三。”

他扯唇，愤怒到几近口不择言。

他看到对面的人嘴唇微颤，于是一股近乎报复的快感涌上来。

连织上前狠狠甩了他一巴掌。明明力道很轻，霍尧半张脸都是麻痹的。

他的眼里更为疯狂。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她咬紧嘴唇，道，“下不下贱是我自己的事，不需要你来插嘴，你之前游戏人间女孩子被你当衣服似的换，左边一个右边有个是常事，听说两个女人为你打起来你在中间不亦乐乎得很。”

她冷冷道，“就你们男人能这样？你点评我的时候先看看自己德行吧！”

两人气氛骤然变得剑拔弩张，都毫不介意往对面胸口插刀子。

连织抬头看着他：“霍尧，我不欠你什么。你那次腿伤了吐真言，我就知道你让我做你女朋友是随口一说，你不爱我，

她顿了下，“我也不喜欢你。”

霍尧攥紧拳头，冷眼看着对面这个无情的女人。

你对我的两次相救在你脚受伤时我已经还你了。”

连织道，“除了介绍工作，我没承你任何资源，也没必要受你谴责。”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霍尧恍然想起她去辰达资本还是他介绍，不然她和宋亦洲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简直火上浇油。

他明明想冷笑，可整张脸剧烈的抽搐了下。

“想划清界限了？”他眼里满是嘲意，“打算死心塌地跟着宋亦洲？”

“不是。”连织轻声道，“我还是想和你做朋友，但如果你觉得我欺骗了你，相自此和我恩断义绝我也接受。”

“今晚是我对不起你。”

她放下一管药在桌上，慢慢朝门外走去。

“容我提醒你连织。”

男人的声音自身后传来，近乎残酷。

“你想嫁进宋家绝无可能，哪怕宋亦洲想尽办法，宋老爷子最是固权也不可能答应。”

他道，“你别后悔。”

连织站定片刻，打开门出去了。

“我不会。”

霍尧自她身后一直看着。

她的动作如此之决绝，和她瘦小的身影大相径庭。

霍尧眼瞳发红，火星燃尽烫到手指都没发现。

他自问最是想得开。

女人嘛多的是，他承认自己某些心思正在萌芽，甚至她的一句话他就记到了脑子，这段时间间歇性发疯，就想看到她。

但情爱就这回事，既然她不稀罕他也能果断收回。

然而心里虽这么想，但背过身来，那声决绝的关门声狠狠刺进他的心里。

他恍惚想起，她在病房的时候说会一直陪着他。

有那么一瞬，霍尧脊背像是被打断了筋骨一般，他痛得直不起来。

—

宝贝们这章我反复的改，抱歉晚了点。

明天我再来修哈。

7600 猪猪加更。

0110 109，退婚策略

*

辰达资本会议室。

两个投资总监正在向宋亦洲汇报最近港股的具体情况，鑫茂科技计划收购四元药业，报价远远高于市场价。继而带动四元药业股价疯长。

“宋总，四元药业目前的股价是三十五港元，并购之后保守估计百分之十五的增长，我认为辰达可以参与这次并购。”

宋亦洲坐在位置上，没先发表意见。

“我不同意，此次收购很有可能是幌子……”

正在这时，办公室门被推开，穆静婷端着几杯咖啡进来。

商讨正在继续，没人注意到她。没想到咖啡放桌上时，她手无意一碰，杯子滑落在地发出刺耳碎裂声。

咖啡沿着地毯漫开，腾腾冒着热气。

两个总监顿时愣了。

宋亦洲眸子一抬。

他不辩喜怒的模样让穆静婷脸色更白了，道：“宋总抱歉。”

她状态十分不好。

宋亦洲扫了眼，道：“出去吧。”

会议开完，宋亦洲回办公室后坐位置上，抬眸看她。

“今天怎么回事，你平常不是这么冒失的人。”

男人眼神漆黑，短短一句话让穆静婷眼眶骤然红了。

“没…就家里人出了点事..”

宋亦洲手指交叠搭成拱桥，眉头微蹙，倒是适时流露出一丝不解。

“怎么？”

穆静婷哽咽道：“我弟弟他…他被指控强奸…已经被带走了，但他是被诬陷的，我爸他也突发我心脏病进了医院。”

宋亦洲略惊讶。

“这事要坐实还挺严重，我记得你弟是副县长？”

“…是。”

宋亦洲道。

“那还真是挺可惜。”

穆静婷眼泪更凶。

弟弟二十几岁到这位置，几乎承载着全家希望。

宋亦洲道：“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吗？”

男人神色平常，仿佛就是随口一问。

穆静婷犹豫了片刻，还是摇头。

“谢谢宋总。”

她是宋志成一路提拔上来的，商场最忌讳同侍二主。

宋亦洲最后还是人道化，给她放了一周假。

她一走，方成进办公室，低声道。

“方总，沉儒铭那边开始行动了。”

沉儒铭是沉希的大堂哥，坐稳电力局副局的位置。

除开沉祁阳这位奇葩，沉家多子的缘故让沉家人都很疼这位养女。

当初听堂妹一哭，当即有人将穆静婷的资料放在了沉儒铭桌上。

父母是退休干部，无可做文章。但弟弟才走上仕途不久，家里人费尽心力为他打点关系，如今是昭南县副县长，二十六七的年龄未来可期。

沉儒铭对着资料粗略一扫，已然有了主义。

不过几日官场酒局上，穆副县长被人设套，受贿强奸等罪名加身，一夕之间便沦为阶下囚。

穆家人晴天霹雳。

方成道：“穆静婷最近在为这事到处奔走，但还没有眉目。”

宋亦洲沉默听着，漆黑的眼瞳里毫无波动，诡谲交织。

“找人适时把证据交给她，并暗示她去找宋志成。”

“是。”

宋亦洲默了默。

“德国的考察和会议是在下个月？”

方成点头。

宋亦洲道：“提到这周末。老爷子期间打电话就说我在开会。”

*

岁龙山高尔夫球场。

“砰——”的清脆一声，高尔夫球沿着偌大草坪抛出圆弧线，一杆进洞。

旁人都笑宋总宝刀未老，宋志成淡笑道：“哪里哪里，今年都五十了，不服老不行啊。”

“看宋总这萧萧肃肃的气势，今几个可是百发百中，小姑娘见面都往你跟前凑。怎能说老呢？”

其他人哈哈大笑。

这时秘书拿着电话上前，说是穆小姐找他。

宋志成拿着手机走到一边，道：“什么事？”

“宋总。”

穆静婷立马哽咽道，“我家出事了，拜托您一定要帮我。”

宋志成先摘了手套，沉稳道：“慢慢说。”

穆静婷在工作上跟着他多年，也算得力干将，安抚人心这一套宋志成还是会的。

穆静婷泪珠瞬间往外涌。

“我弟弟…我弟弟被诬陷贪污强奸，现在已经被抓了。”

“前些日子的酒局他被人摆了一道，有人举报他强奸未成年，并多次受贿。”她哭道，“但他是被人陷害的，他平时半丝红线也不敢触碰，我爸爸因为这事已经去了医院，您一定要帮我。”

宋志成：“确定是诬陷？”

“确定，我敢用生命担保。”

宋志成温声安抚道：“这事你也别着急，谁做的局你清楚吗？”

“知道。”

“谁？”

穆静婷哽咽道：“京城沉家。”

宋志成顿了顿半秒：“你说谁？”

他手指在桌上轻敲，一丝精光闪过他锐利的眼。

“沉家的养女沉希，他让他堂哥做局坑我弟弟。。”

穆静含恨道，“她是个疯女人，因为我在宋…宋亦洲身边工作就往我身上泼脏水，陷害我家人，我弟弟他今年才二十六岁…”

她一直在陈冤，说完才发现那头久久没声。

穆静婷害怕他迫于沉家的背景不肯帮忙。

“宋总…”

谁料短短几分钟，宋志成心态大不相同。

沉宋两家联姻让他头疼已久，如果真成了他在集团的位置岌岌可危。

正烦忧着，没想到转头就有人给她递上良方。

宋志成安抚道：“小穆啊，你先冷静点，我帮不了你什么，这事你得自己帮自己。”

“我？”

“是，我给你提供渠道。”宋志成脸上突然浮现出几丝深意。

“你去实名举报。”

*

高希鸣今晚在朝廷会所组局，电话几次打到霍尧那里，霍尧却没吭声。直到高希鸣再三保证说他不在。

这个“他”是谁，两人都心知肚明。

霍尧到包厢那会，人来得差不多了，灯光在暧昧的酒影里浮动，穿着清凉的女孩子仿佛一朵花似的，将场内气氛撩拨得高涨。

他们的圈子就这么大，朋友的朋友说不定之前就在某场合见过。

留学那几年高希鸣两损友就见过霍尧，于是叫了声霍二公子，烟嗑了根递给他。

高希鸣正要说人已经最近准备戒了。

谁料霍尧伸手接过，打火机在手上一拢，那簇火焰已经变成了寥寥烟雾往上升腾。

高希鸣愣了一愣，竟没说话。

被叫来的女孩都有眼力见，见霍尧酒空了，都主动上来添酒。

霍尧懒懒垂下眼眸。

女孩妆容精致，声音也嗲，甜甜地叫了他眼神霍二少，然后将酒递给他。

霍尧接过，漫不经心的目光还在她脸上。

他嘴角淡淡翘着。

“叫什么？”

女孩答：“小枝。”

她不太敢看他，也自然没有注意到男人眼里一闪而过的愣怔，继而带着山雨欲来的阴沉。

“换一个。”霍尧道，“这名不适合你。”

女孩也极为识时务，她贴去霍尧怀里。

“那霍二少可要好好监督我，下次来我就不叫这名了。”

霍尧轻声哼笑，低眸睨她一眼。

他看懂了她欲拒还迎的把戏，但出乎意料的，竟也没推开。

推杯换盏后，有人聊起了最近宋沉两家的变故。先是沉家大少被实名举报，栽赃陷害罪名坐实，另查清他利用职务多次受贿。

这事放在平时也不过是压一压就烟消云散的事，但如今正值换届。

几派之争正值红热阶段，宋沉两家同属新派阵营，为保这位沉家大少，在换届时同时折了三位要缺。

沉家能忍下这口气，宋家可不行。

未过门的儿媳妇捅这么大的篓子，宋家旁枝群起愤然，这亲不结也罢！

高希鸣道：“希妹这次真是捅了大篓子。”

“谁让沉家宠她呢，之前她可没少剪送宋亦洲身旁的花花草草，沉家可一直给她兜底来着。”

“这次不会搞出什么麻烦…”

“其他不好说，不过宋家儿媳妇这位置摇摇欲坠了...”

霍尧懒靠在沙发上抽烟，女伴不时和他说笑话，得他敷衍一笑。

。

但大半的心思都不在这，朋友的话传入他耳朵，烟雾磅礴飘逸，他眼底讥讽明显。

宋亦洲可真是好手段。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为了退个婚，损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招他也能想出来。

他可真是够宝贝啊。

各种笑声，柔软的声音糅杂在他耳朵里。

霍尧却感觉胸腔里生出一股不属于他的戾气，悉数在他神经里拉扯，只要轻轻一催发，便瞬间崩裂。

旁边的女人愈发大胆，手要往他胸膛里钻。

霍尧猛地攥住。

女人吃惊看他，他眼底冷沉，笑早不达眼底。

“逢场作戏，越界就没意思了。”

霍尧径自起身。

众人不及反应，他已经大步流星出去了。

—

小霍子不可能下线，他是个求而不得的搅屎棍
后面还有一章。

0111 110，霍尧从中作梗

从会所出来，霓虹灯闪烁在蓉城街道，高楼大厦在高架桥两边
恍若珠光盒子，琳琅满目，晃人眼球。

霍尧开了半小时，竟不知道去哪。

他二十多年的生活搭建在纸醉金迷的泡沫里，如今泡沫碎灭。
家不是家，友不成友。

微风吹乱他额前的碎发，他眸底冷冷清清。

鬼使神差的，他方向盘微转，竟开到了永升大厦。

初春季节，两旁梧桐茂密，灯光微黄，树影婆娑。

他在路边不知道停了多少。

突然，霍尧一眨不瞬盯着某处，车窗随之降下。

连织正从大厦里出来，她帆布包挂肩膀，雪纺衬衣配牛仔裤，
清爽又漂亮。

几天没联系了？

霍尧以为自己对日子这概念模糊，可脑海里一有这念头，时间随之而来。

十三天。

她正在公交站等车，头发长了，脸蛋也较之前红润不少，简直容光焕发。

宋亦洲这段时间应该对她很好吧？

他们决裂，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反而越活越开心。

霍尧远远看着，眼里几乎生出一丝恨。

很奇妙，公交站几十号下班族，拥挤站那。她夹在其中却如此明显，让人一眼便瞧见。

无关容貌和身材，是她眼中那股旺盛的生命力。

旁人低头耍手机，她戴着耳机正轻声嘀咕什么，眸子一抬一落，灼灼明亮。

霍尧想起她在病房前说的，她会越过越好，挣很多钱，开工作室….

可不就是嘛？

被沉希连累，接二连三丢工作，职场性骚扰，潦困得几乎在蓉城混不下去。

普通人早就被打垮了。

可如今，谁还能从她那张身上看到这些痕迹。

她真的在越过越好，就他一个人烂这了。

思及此，霍尧心上狠狠撕裂了下。

公车驶来将她带走。

霍尧却久久未动，香烟夹在他手中疯狂燃烧，微风拂过，大有烧蚀燎原的欲望。

好几根烟之后，他拨了个电话出来。

“宋老爷子，我是霍尧…好久没来看您了，知道您老爱元代青花梅瓶，我最近新得了个，想借花献佛…哪能啊，我能有什么企图，就是明天去京城，正好想着来看看您。”

电话挂断，香烟的火星疯狂燃到他深黑的眸底。

他得不到的，宋亦洲凭什么能得到？

*

沉家和宋家这事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哪怕沉家一力压下，但正值关键时候，经过有心人传播，便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沉希此前已经被老爷子和沉父训斥，于是当沉母打电话来时，她委屈道。

“妈妈，对不起…”

沉母道：“这事你知道哪做错了吗？”

沉母从来没用这么严厉的语气，沉希鼻子更酸。

“我不该擅作主张让大堂哥帮我——”

“错！”

沉夫人道，“你一错在手段不高明，做局反倒让人抓住把柄。二，父母在前你遇事反倒去找你大堂哥，他头脑简单你也是吗？这么多年我对你是白白教导了。”

恐惧爬上沉希背脊，沉夫人又道，“三，你心胸狭隘容人不得，此前你往宋亦洲身旁人泼脏水，家里给你擦屁股也罢，

几年后还用这招。你以后是宋家当家夫人，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你怎么维系好两个家族。”

“我也想妈妈…可我做不到…我是真的爱亦洲，就像你爱爸爸一样。”

沉希哭道，“妈妈，你别生我气..我知道错了。”

她声音可怜，沉夫人缓了脸色。

到底她失去女儿这些年，是沉希一直身旁在慰藉她，而她也是把沉希当亲生对待。

“你爸和爷爷他们正生气，这段时间你先别回京城，”

“..好。”沉希哭道，“妈妈，那我和亦洲还能….”

沉母默了默，道：“宋家旁支反对，这事得从长计议了。”

此次举报正值换届，宋家接连波及几人，看似高升，实则明升暗降。

这事因沉希举报而起，归根到底是儿女情长那回事，宋亦洲本来也有责任。

偏偏他这当口正在国外，巧妙避开了问责。

时间如此温和，沉夫人都有些怀疑宋亦洲是否参与其中。

沉夫人道：“听你爷爷说宋氏酒店内设是你在负责，这段时间专心工作，等风头过了，咱沉家女儿不一定要嫁入他宋家。”

沉希听了这话，瞬间晴天霹雳。

**

霍尧今晚回了香山路别墅。

雪松覆盖在小径石子路，他走到门边时却蓦地一顿，旁边草坪上蹲着个人。

沉希抬头，看到是他后抽泣道。

“霍尧….”

霍尧看到她满脸泪水，极轻皱了下眉，却没说什么。

他目光淡淡。

“怎么在这？”

她从小到大的每一次狼狈都被这个人撞见了，他们虽然脾气都挺轴，但他总有本事将她的悲伤搅得稀碎。

沉希道：“我能不能去你屋里坐坐…”

霍尧沉默片刻，语气不咸不淡。

“我叫司机来接你回去。”

“不要！不要叫别人！”

沉希捂脸，“现在所有人都嫌我是个麻烦，我不想回去。”

她道，“我难受，你能不能陪我说说话？”

她越哭越凶，整个门口都是她抽噎的声音。

最终霍尧还是让她进门了。

只是客厅留给了她，他却去楼上抽烟。

“最近的事情你听说了吧？”身后传来沉希的声音，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了楼上的客厅。

霍尧“嗯”了声，头没回。

沉希哽咽道：“你会觉得我很蠢吗？”

“没什么蠢不蠢。”他呼出口烟，语气不咸不淡，“你喜欢宋亦洲，做些事情排除障碍也是理所当然，既然做了就得想到被反噬的那天。”

他以前从来不会说这些话。

好端端的安慰在他嘴里总是夹枪带棒说出来，沉希高中被欺负，他明明早偷偷胖揍肇事者，去当面嗤笑她沉大小姐弱不禁风。

沉希知道他喜欢她，可他的喜欢总是那么别扭。

沉希鼻子一酸。

“谢谢你霍尧…”

霍尧没搭腔。

烟雾沿着他轮廓缭绕，他眸子漆黑无言。

很奇妙，以往他总得冷嘲热讽她几句，将自己某些不能明说的的心思藏在其中，顺带再试探两句。

可现在却什么都没有，平静不起丝毫波澜。

他莫名想到也是在这栋别墅，连织喝醉了在浴室用头撞他的胸膛，前所未有的脆弱。

“你帮我去打她好不好…霍尧你帮我去打她。”

彼时霍尧冷眼旁观，顺带嗤笑两句。

如今他胸膛却有如撕裂般，一股无言的涩涌上来。

几米距离，他靠在栏杆上，沉希在身后哭得很凶，可自始至终都没得到一句安慰或是拥抱。

阳台月光皎洁，霍尧只抬头望着他的月亮。

—

这两张含织量和含野量太少，明天必须拉出来溜溜。

8000 猪猪加更，晚安。

0112 111，连织将计就计

京城四月，连日来的暴雨让整个城市雾气茫茫，白昼有如黑夜。

糟糕的天气，正如当前不明朗的局势。

江仲鹤负手在窗前，布着皱纹的脸上却是少有凝重。

身后一盏中式屏风，桌上摆着八珍玉食，正在等待座上客。然而连日来，他因为江启明的事已经吃了无数闭门羹。

直到助理上前，低声说冯秘书来了。

江仲鹤颌首，门外传来脚步声，他立马换上一副笑脸，快步迎上去。

“冯秘书，好久没见您精神可愈发好了。”

冯秘书道：“江董事长，等久了。”

“哪里哪里，我才刚到，这大雨您路上可不好走吧？”

冯秘书笑而不语。

江仲鹤以往素来目中无人，哪有让他等人的时候。只是世事无常，风水轮转。

江仲鹤替他拉开椅子，淡笑道。

“这家的红杉鱼还不错，冯秘书可一定要尝尝。”

下面的人纷纷退出门。

推杯换盏间，江仲鹤几杯酒下肚，冯秘书却滴水未沾。

“冯秘书，其实不瞒您说，江某之前就特佩服您，今几个终于找到机会和您说说心里话。”

冯秘书笑道：“江董才是将相之士，我不过是承蒙方书记赏识才在他身边打杂，之前我这号人物哪有人惦记。”

被暗暗讽刺阳奉阴违，江仲鹤面上丝毫不显尴尬，叹息道。

“冯秘书谬赞，我连孩子都管教不好，怎堪得将相二字。”

冯秘书笑不接话。

近日局势动荡，领导班子一换，党中央厉行党风廉政，江启明所犯之事已经传了上去，连同他名下的上百家会所都成为眼中钉。

以往不是没出现过这类风波，江仲鹤皆一力压下

然而新派在此次换届上折掉三员大将，有心人拿着事大做文章，挥剑直指身为副省长的江启明的叔叔。

眼见着事情越闹越大，江仲鹤愈发感觉不妙。

冯秘书道：“江董还年轻，大可以多生几个，以后何谈没法儿孙绕膝？”

他这就是不肯帮忙的意思。

“借您吉言。”

江仲鹤转而淡笑道：“我听说冯秘书抱孙不久，前段时间才举办百日宴，真是可喜可贺。

江某近日才知，特准备一份礼物，还往冯秘书勿怪才是。”

他推了份文件过去，冯秘书笑意淡淡，可看到里面的内容，神色顿时变了。

是份水污染的检测报告，这是冯秘书的心事所在。

他沉默片刻道：“江董爱子心切我能理解，只是犬子这事，实难转圜。”

新派此次换届锐气大减，眼见定价权落于守旧派手里。

怎能不拿着江启明这事大做文章？

江仲鹤又给他添了杯酒。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江某不求转圜，只求冯秘书给指条明道。”

冯秘书没说话，夹了筷子鱼。

“江董的苦心我能理解，书记那里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他话里一转，“不过贵公子意气风发，何不趁着无可转圜那天另谋一片天地。”

“鱼儿游得太远，总有渔网捞不着的时候。”

江仲鹤脸色微变，不到万不得已他真不想走这条路。

“只能这样？”

冯秘书点头。

“只能这样了。”

*

江启明翘着二郎腿等在车里，听到门开的声音他叫了声爸。

雨水淅沥，江仲鹤坐进车里，当即给了他一耳光。

“啪”的狠戾一声，江启明都给愣傻了。

“爸，你疯了！”

同样吓到的还有司机，他半句不敢开腔，同时升起了前后座的挡板。

“半年前我就警告过你行事低调，切莫意气用事，你全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

江仲鹤怒意牵张，锐利的视线紧盯着他，都怪我当初太纵着你，如果知道有这天，我当初就该任由你妈掐死你！”

他老来得子，还从来没有对江启明发这么大火。

江启明面上皆是愤懑之气。

“我哪里知道那些芝麻大点的事会被翻出来，这个圈子谁手里没沾，谁又比谁清白？”

“你简直糊涂！”江仲鹤眼前一阵发黑，“犯事不是关键，你犯了又让人轻易捏住把柄。

之前就跟你说了这段时间很关键。你不仅不听还对着贺仁来的养子下死手，江家是个利益共同体，你作的恶会反噬到我头上，你叔叔头上！”

整个车厢都是他的声音，他平时最是喜怒不形于色，现下黑眸里阴云翻滚。

江启明也知错，憋火道：“那现在怎么办，真让我去蹲局子？”

江仲鹤道：“我让人给你买机票，你今晚就出国，等这事风波平息了，三五年后再回来。”

江启明咬紧牙没说话。

国内他盘踞近十年才有现在，这一走他真不甘心。

说到底都是那私生子搞出来的。

江仲鹤道：“接受调查或者出国，你自己选，你要是真进去别指望我捞你。”

“我去行了吧，你就不能指望你儿子一点好？”

江启明又道，“但今晚我得去趟蓉城。”

“你还——”

“我去看看希希不行？我这一走不知道多久回来。”

江仲鹤道：“有沉家护着，她有什么可担心。”

江启明冷笑一声：“你这做老爹的就是心大，你不疼但我这做哥哥的还疼她。”

江仲鹤脸色微变，最终缓和了些：“我只给你一天，明晚你必须离开。”

他警告道，“我会找人看着你，去那不准动什么歪心思。”

“...嗯。”

连续十来天奔波，江仲鹤疲倦地揉揉眉心，自然也注意到江启明眼瞳里一闪而过的滚滚戾气。

*

宋亦洲这周在德国。

周五下班后，连织去了陆野警局一趟。

他们已经两个多星期没见面，以往都是陆野找她，还没下班信息电话就来了，仿佛随叫随到。

她的一切要求他都满足，想吃城西的包子，城东的奶茶。明明相隔几十公里，陆野都能便变戏法似的买给她。

如今骤然没了这么个人的存在，说不在意是假的。

谁曾想到警局后，陆野同事却说他出任务去了，今晚估计回来挺晚。

“野哥这几天还挺忙的，前几天为事还跑了趟隔壁省。”小张道：“织姐，你给他打电话呀。”

连织道了声谢。

然而一路上硬是拖拖拉拉没拨过去，她知道陆野于她的重要性，但想着曾经高中他长达两年的追逐。

如今地位颠倒，她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到了小区楼下，这通电话才下定决心拨出去，听筒里绵长的声音仿佛重重缠绕上连织的心脏。

“嘟——”

她心也愈发忐忑，担心那么突然挂断。

然而电话接通了。

“喂？”

低沉有力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连织仿佛半边耳朵都酥麻了。

“我刚才去警局找你了，你不在…”

她一出口那股委屈劲藏都藏不住，那边有好一会没说话。

“我在外面，什么事？”

不同于以往的温和纵容，甚至带着股疏离。

连织在心里偷偷骂他，但她声音委屈巴巴的。

“陆野，我想你了。你好过分，这段时间都不来找我。”

她说说着说着就要哭了。

陆野盯着虚空没说话，明明知道她又在说谎，但他喉头顿时发紧。

旁边有人叫了声野哥。

陆野“嗯”了声，声音淡淡：“我先去忙，待会说。”

电话就这样挂了。

这幅冷淡的模样让连织脸色十分不好。

她脾气上来想将他拉黑，然而想归想。陆野目前是她最长久的一张牌，她丢不起。

连织出了电梯。

此时快七八点，几盏声控灯悬于楼道，灯光昏黄，她走到门边，正要输密码。

然而手指无意往旁边一勾时，顿时背脊一寒。

她的头发丝不见了。

再活一世，连织安全意识极强，每天出门都会在门檐上缠根头发丝。

门只要一拉，头发丝瞬间断裂。

大半年以来从没出过纰漏，怎么今天….

连织立马拿出手机询问房东是不是今天开门了。

那头回。

【没有，我如果来会提前告知你。】

盯着这条信息，连织后背都发寒。

那是谁开的门？

小偷？还是寻仇？

小区安保极佳，不可能偷到她二十几楼来。

那就只有可能是寻仇，沉希目前身陷囹圄无暇顾及她。

那么里面的….

连织眼里翻滚着一丝惧色，脚步悄无声息往后退。

然而刚要进电梯，她脚下猛地一停。

照她和陆野如今的关系，以后怕是恢复了都会有隔阂。

这个男人揉不得沙子，霍尧曾经的存在会是他心里永远的一根刺。

她必须得想办法把这根刺给拔了。

现下就是最好的机会。

危险来临面临失去，情爱才会翻倍。

连织将包里的小刀塞进屁股口袋，转身的同时给陆野打电话。

他接通的时候，她正在输入密码，清脆的几声后，门开了。

她轻声道：“我是想问你之前的面条你放哪了，我还没吃饭。

”

陆野道：“在底下第三格柜子里。”

她关门开灯，转头去换鞋。

“哦，那你——”

话没说完，一块纱布猛地捂住她嘴鼻。

她“唔唔”剧烈挣扎，手机也因此砸落在地。

刺鼻的味道袭来，她瞬间陷入昏迷。

“连织？连织！”

陆野察觉出不对。

不过几秒，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带着丝笑。

“陆野，许久不见啊……”

赵勤从其他警局借完资料出来，就见陆野站在门檐，漆黑的眼瞳盯着虚空，一言不发。

可下颌却绷紧了。

旁边的人向他询问犯人的具体信息，他刚聊两句，只听见刺耳的“嘎吱”一声。

赵勤抬头，陆野的车子飙出了警局，瞬间消失在停车场。

不过一分钟，他的电话响了。

—

今晚一更。

有宝儿在问假弟弟，现在可以倒数了，大概十章以内，慢的话也晚不了几章。

明天给大家加更。

0113 112 陆野下跪

连织在一阵晃晃悠悠中醒来，脑袋剧痛，眼前渐渐清晰后，她被绑在凳子上。

面前是宽阔甲板，江启明正垂首打量她。

“连小姐，你可真是福大命大，一路挣扎活到现在。”

连织脸色苍白，她闭上眼。

“我还得留着命给你送终，怎么舍得死。”

下巴突然被轻轻一捏，江启明颇有意思看着她。

“骨头挺硬，可惜咱两认识的时机不对，不然这么漂亮的大美人我怎么舍得如此对你？”

他手指在她脸上摩挲，连织逮着机会往死里一咬。

血沫混着口水吐他脸上。

“滚！”

江启明脸色阴沉，甩了她一巴掌。可她一声不吭死死瞪着他。

“还真他妈和私生子是一对，骨头硬是吧。”

江启明道，“还有十分钟，你说是陆野先来救你呢，还是我先把你扔进海里喂鱼。”

一条巨粗长绳绑在她脚下，绳子另一端绑着巨石。

只要江启明割断绑在桅杆上的绳子，她瞬间会被带着沉入海底。

连织仰头看着他，目光冰冷。

“江启明，死也得让人死明白吧。我一直不懂你和沉希看似无亲无故，为什么会那么帮她？”

她问，“你们是情人？也不对，你好像并不介意她有未婚夫。听说沉希是沉家的养女，难不成她是你——”

脖颈突然被他掐住，江启明用冰冷的刀子拍她的脸。

“别他妈瞎猜，这话你等着到地下问阎王爷吧？”

正在这时，有人上前低语在他耳边。

江启明起身，玩味道：“救你的人来了。”

轮船发出汽笛声，朝着深海开去，连织只听见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陆野缓缓走上了甲板。

他的神情在夜色里分外冷静，腰肢旁的枪早已卸下，什么都没带，步步朝他们走来。

“陆警官可真是勇啊，也不害怕我就这样一枪绷了你。”

江启明拍拍连织的脸蛋，“你姘头来了，不和他哭一哭？”

连织全程安静一句不说，只眼眶红着。

她侧脸不看陆野。

陆野却注意到她零乱碎发下，微红的左脸。

他脸色瞬间变了，只半秒又恢复冷静。

“江启明我如你愿来了，立马放人。”

陆野冷声道，“你目前只涉及绑架，但晚半刻我敢保证你得把牢底坐穿。”

“呵——这就不牢你费心。”

江启明勾勾手指，几个大汉气势汹汹朝着陆野走去。上回在蓉城警局被他按着揍，这顿羞辱江启明记得死死的。

然而那群大汉还未近陆野身，就被他拖着他们手里长棒一脚回踹，两个男人飞出老远，蜷缩着一阵剧痛。

有人想身后偷袭，然而棒子还未砸到陆野脑袋，他侧踢将棒子踹成两段。

他眼神锐利，反脚砍向对方脖子，人栽倒在甲板上。

几个回合下，男人不仅毫发无伤，围攻他的人被揍得浑身是伤。

竟没人再敢轻易上前。

“妈的，你会打是吧！”

江启明骂骂咧咧，用手将连织拎起来，掐紧她脖子，“你他妈再动手打试试！”

连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可陆野眼神冰寒，恨不能吃他的肉。

这次有人一棒砸向他肩膀，陆野没有任何动作，后退几步又是一棒朝他腿挥来。

他腿部剧痛，几乎都跪了下去。

“陆野…”连织眼眶瞬间红了。

陆野没看她。

有人踹向他心窝子，他半跪在地上，面色苍白。

江启明却尤觉不够，整个甲板都是肉体搏击的沉闷声。

风声窜进连织耳朵，喉咙发出可怜的呜呜。

“你还手…傻子你还手啊！”

江启明笑：“这就心疼了，啧啧。”

长达半个小时的拳打脚踢，几个男人全脸都是汗水。

可陆野出了最初的那几声闷哼，硬是没有半句求饶。

“陆野…”

她眼泪成串似的往下落，身体也情不自禁在发抖。

隔着那么长段的距离，男人眼眸在黑暗中一眨不瞬得看着她，冷定得仿佛在安抚。

陆野擦掉血迹，缓慢起身。他眼里薄笑又讽。

“江启明，你就这点本事？只敢让人替你出手？”

男人笔直的身影像是一棵树。没有折断他的傲骨，江启明几乎咬牙切齿。

“爷怕脏了自己的手。”

他道，“你他妈几次三番坏我事，抄着破警察的身份以为自己是正道使者，老子最恶心你这种人，不是想救这婊子吗？”

他用枪狠狠抵着连织脑袋，“给我跪下！”

黑洞洞的枪口让她浑身发抖，可恐惧到极致，连织却没有任何呼救。

她只是看着他，落上刀刃的泪却像是重重落进他心里。

陆野眼里扭曲了一瞬，攥死了拳头。

他浑身是伤，额头带血，来时的衣裤沾上一身淤泥，可背脊却挺如戒尺。

他这辈子只给一个人跪过。

妈死得早，外婆捡废品扫大街供他长大，老太太寿终正寝那天陆野跪在坟地上一天。

天地茫茫，他立在大风里，一夜成长。

“我让你跪下！”

江启明拉开保险，食指缓缓扣了下去。

连织摇头，喉咙呜咽着：“陆野，你别听他…”

陆野咬牙牙关，一句话没说，膝盖弯了下去。

“咚”的清脆一声。

男人背脊仍然挺着，但却矮了一大截。

连织瞬间愣住了，半真半假的泪悬在眼角，她眼里茫然且呆愣。

—

还有一章

0114 113 【h】，口

看他下跪，江启明痛快极了。

“你他妈也有今天，真是天道有眼。”他拿枪指着对面，“看你这么爽快下跪的份上，给我磕个响——”

突然，他肩膀传来一阵剧痛，江启明回头。

连织不知道什么时候挣开了绳子，一刀扎进他右肩。

“你他妈！”

江启明一枪要蹦了她，然而陆野拔腿冲上来，直接攥住他反手就是一拳。

枪砸落在地，江启明要去枪，陆野脚踩着枪一脚飞踢向远处。

他脚勾起地上的刀，要帮连织割断脚绳。

但身后江启明举棒挥向他。

连织：“小心！”

陆野侧头躲过，踹向他脖子。

他后退几秒，脸色狰狞，一脚踢上陆野肚子。

陆野抓住他腿反手用力拧，江启明却一个手肘反劈在他伤口。陆野疼得闷哼，抓住脚腕将他整个人抬起，狠狠往下磕在甲板上。

两人打斗间力道十乘十，眼神对着他手下吼。

“割绳子！”手下拿着刀上前。

陆野眼神狠厉，一脚踹向他心窝，回身要跑去救连织。

但江启明死死抓着手不放，扭打间只听见直升机的声音，螺旋桨噪声巨大，有人拿着喇叭喊。

“下面的人听着，我们是蓉城市警察……”

警察来了，手下左右环顾四周，纷纷跳水逃窜。

两人扭打间，江启明爬向角落，抓起地上的枪，对准不远处的连织。

陆野瞬间扑上去。

只听见“砰”的猛烈一声。

连织心脏缩成一团。

直升飞机回旋间大风剧烈，雾气覆盖在海上白茫茫的，她什么都看不见。

可她却浑身哆嗦着，喉咙里发出近乎恐怖的呜咽。

“陆野！…陆野！”

没人回应她，她把人害死了。

她把陆野害死了。

连织双腿发软，她趴下四处找那才那把刀，想将腿上的绳子割断。

可泪珠糊住了她眼睛，眼前水光模糊，她什么都看不见。

倏忽，一只有力的手将她拎起来，陆野拿刀割了她脚上的绳子。

她像是痴傻了一般呆呆看着他，任由他解开脚上的束缚，看他轻轻抹掉她脸上的血迹。

他明明自己手臂上有个血窟窿，可却如此温柔地替她清理。

直到男人将她紧紧拥入怀中。

她才像是活过来一般，泪哗哗的流，拥着他嚎啕大哭。

“我以为…呜呜…陆野我以为你死了..”

陆野眼睛也红了。

他下颌紧咬，像是失而复得一般，呼吸紊乱，紧紧拥抱间皆在颤抖。

他重重吻过她的额头，一路往下。

她早已泪流满面，陆野犹嫌不足狠咬上她的唇，她狠狠一颤缩。

他才重新将她拥入怀里，力道紧得窒息。

“没事了…没事。”他在她耳边轻声安抚。

连织睁开朦胧的双眼，男人眼泛血丝，带着丝后怕。而身后，几个警察将江启明制服，拷上手铐。

她埋入他怀里，眸底是大仇得报的快意。

**

江启明被捕。

陆野手臂中弹，在医院取子弹的时候副局来了，进门时脸色十分臭。

“这事你办得荒唐，前几天我还逢人夸你，结果你转头跟个愣头青一样。”

他骂道，“要是其他人晚来半步，你两命都得折那。”

陆野摸摸鼻子，话里带着丝轻笑。

“事急从权嘛。”

“你还嘴硬。”

副局想一巴掌拍死他，可陆野身上哪哪都是伤，这巴掌竟没地落。

“我得提醒你，这事瞒不住上面，你到时候自己去交待吧。”

上面具体指得谁陆野清楚。

他沉默了两秒，不由得开始头疼。

说话间，门开了。

一群同事进来看他，连织跟在身后，他刚做了全身体检，连织去询问医生相应的细节。

她一进门，陆野眼神就自然而然定在她脸上。

“野哥，求你下次别在这么吓我。”赵勤道

他说当时陆野从警局飙车出去，打来的电话火急火燎，江启明只给他半小时。而这点时间赵勤根本来不及调动警力，他都快急疯了。

陆野拍拍他的肩膀。

“谢了，放心没有下次。”

“呵——”赵哥阴阳怪气笑出声，“你上回胸膛吃枪子也是这么说的，结果这才多久。”

陆野侧眸，略警告看他一眼。

连织还在这，赵哥也自觉说错话。

他又是被揍又是挨枪，整晚没睡精神正疲惫，其他人也不敢过多打扰他，略坐坐就离开。

门关上，她站在床边看他，眼眶红红的，像个犯错的孩子。

陆野朝她伸手，道：“不过来吗？我手臂不方便可能没法脱衣服。”

连织过去帮他脱外套。

她就站在他身旁，可低头见泪水却吧嗒吧嗒的掉。

陆野手抚上她眼尾，有些无奈。

“怎么还哭，像个水娃娃。”

“我也不想…”

她哭得更凶，陆野将她抱坐在腿上，她泪水将他体恤沾湿了。

“可你在船上的时候…他们对你拳打脚踢，江启明让你下跪，还有那声枪响…”她哽咽道，“我不想你这样…我害怕…”

陆野拿嘴唇碰碰她额头，道：“都过去了。”

她眼泪花花的。

他摸摸她的右脸：“还疼吗？”

男人漆黑的眼睛注视着她，沉默又温和，他明明自己受了重伤还问她疼不疼。

连织摇头。

“那陪我睡一会。”

陆野是真累了，他们面对面躺在床上，病房光线昏暗，除了时钟滴答所有声音都被隔绝在门外。

连织起初还玩玩他的下巴，亲亲他的嘴。

可瞌睡来袭，竟沉沉睡过去。

陆野却一直侧头盯着她。

昏暗房间里，男人深深的目光在她脸上反复摩挲。船上的后怕争先恐后涌入脑子，他眸底带着丝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挣扎和妥协。

呼吸绵长，交颈而眠。

连织后面一醒，他便警觉地睁开了眼睛。

“怎么不多睡会呀。”她问。

陆野道：“这床不舒服，又太小。”

连织正要给他让位置。

陆野淡笑：“不如咱们回家？”

“啊？”

虽然检查完毕包扎好伤口，可他还得留院观察，普通人起码得在医院待十天半个月，连织以为他说着玩。

但男人说一不二真带她回来了。

大半个月她没来这，可睡衣拖鞋日用品一一齐全。

她换衣服的时候，陆野就去洗漱，洗脸单手还好，洗澡就不方便了。

正要脱衣服，她却从门缝里探头进来。

“需要帮忙吗？”

她眼眸亮晶晶，跃跃欲试，陆野跟打地鼠似的轻轻推回去。

“不用。”

她不依：“可你受伤了，自己洗会感染的，你要是不洗臭烘烘的，我待会就不让你和我一起睡。”

陆野：“……”

他拗不过她，那股坦诚相见莫名生起的尴尬消失得一干二净。

她帮他脱掉体恤，手指去解他的皮带，若有若无撩过腰际。

明明还没开热水，陆野喉头却灼烧起来。

喷头一开，雾气升腾。

她是真的在认真帮他洗，泡沫搓过胸肌背肌，往人鱼线下滑，偏偏陆野被这力道折磨得不生不死，肌肉死死崩了起来。

热水自她的脖颈冲刷而过，睡衣透如纱，胸脯起伏的饱满悉数可见。

偏偏她脸蛋无辜，专注帮他擦腰，像是没注意到男人目光钉在她脸上。

陆野咬紧牙关。

小妖精……

突然他闷哼出声。

连织手裹着泡沫抓住他的庞然大物，轻轻往下抚摸间迅速在她手里茁壮，男人腰腹绷得死死的。

她眼眸却水盈盈的。

“陆哥哥，它在动齷齪下流的歪心思。”

她手指顺着棒身往下滑，偏偏指腹在顶端轻轻打转。

陆野整片后背都麻了，还要听这丫头编瞎话。

“都受伤了，它怎么还这样动机不纯啊？是不是得割了才能安分。”

陆野眼睛一眯，十足警告。

连织笑得更开，她仰头吻他，吻他的嘴唇和下巴，胡茬有些隔人，她又去咬他的胡茬。

陆野痒得笑出来。

耳鬓厮磨间他们仿佛一对老夫妻。

连织又去吻他的脖颈，胸膛，连着那些伤过的地方都无一例外。

吻渐渐往下，游离过腰腹。

陆野眼瞳深幽，正要拉她起来。

可今晚却完全不同，她舌头还在往下，如同蛇一般缠绕过她的巨物。

陆野脸色微变。

“连织……”

他黑眸沉沉盯着她，看她红唇一张，硕大的顶端顷刻间便进了她的嘴里，口腔温热，舌头滑腻。

视觉感官双双刺激，陆野瞬间头皮炸了。

他像是陷进温热的海洋，波涛汹涌巨浪袭来，时而又湿滑绵密。

陆野浑身崩起青筋，湿润的眼眸格外吓人。

她还在往里面吞，舌头抵着青筋上下描摹，偏偏湿润的眼睛仰头看着他。

勾人的媚意混杂着毁天灭地的征服，陆野差点缴械投降。

他们从没这么做过。

但没有男人不会为着这灭顶的刺激动容和趋之若鹜，陆野掌住她脑袋明明想将她提起来，但手却麻痹般没有任何动作。

他就看着她寸寸吞入，小嘴已经吞不下更多了，可还有半根裸露在外面。

强烈的色差陆野看得血脉贲张，他头皮发紧发麻，几乎感觉自己生生胀大了一圈。

肉棒像是有自主意识般，发狠得像往她喉咙里冲，连着扣着她脑袋的大手都在发狠用力，甚至想握住她反复发狠抽送冲刺…

欲望翻天覆地，在要失去理智那一刻陆野猛地将她拉了起来。

热水冲刷过他的背脊，陆野扣紧她脑袋狠狠吻了下去。

—

之后是 8300 猪猪加更。谢谢宝们偷猪投喂。

0115 114 【h】，说骚话

陆野抱她去卧室那会，两人都已经衣不蔽体，他跟抱孩子一样搂她在胸膛，她圆润的乳被他胸肌压扁。

他们嘴唇开启互相亲吻，她舌头又滑又软，他反复嘍吮竟舍不得松开嘴。

男人的气息悉数灌进她嘴里，她握着他长棒把玩，时而轻轻握着顶端一按，惹得腰间的大手反复收紧。

陆野压她在身下，揉着她的乳，几乎是强硬的将自己的气息灌给她，如同占有领地一般标记。

灯太亮了，她拍拍他肩膀让他去关。

陆野她起身，头顶明亮的灯熄灭，只余床头一盏小黄灯。

他身量颇长肩膀又宽，走过来时腰腹的长棒微微晃动，加之男人黑眸里满是沉沉欲色。

连织感觉自己就是那待宰的小羔羊。

她翻身往被子里钻，还没钻进去就被陆野捞了出去。

“躲什么？”他打了下她屁股，又软又绵，陆野又轻轻拍了巴掌。

“啊，你别打我！”

她伸手要去捂，陆野就势压下，他扳过她的小脸亲吻，一手揉她的乳，另一只手顺着小腹往下，拨开她的阴唇，深深钻进去抠弄。

“啊~唔...”

连织屁股已经撅了起来，贴着他火热的肉棒，夹着的两根手指在她体内搅得翻天覆地，她被迫吃着他的嘴，上下两头被占据的快感让她浑身发抖。

她怀疑陆野是不是偷看簧片了，怎么花样越来越多。

可远远不住于此，男人嘴唇往她背下辗转，胡茬又痒又麻，加之胸脯的蹂躏，连织抓着床单的手在发抖。

他吻已经到她白软臀部，陆野微微起身用手一拍，两团白肉便轻轻发颤。

连织正要去打他，可噬咬的酥麻感传来，她骨头都软了。

“你别咬我屁股！”她委屈道。

但抗议没用，陆野勾起她臀部轻轻啃咬，左右皆不放过，便吻便揉，舌头已经沿着她股沟往下滑。

“啊...”

从未有人碰过的地方像是滑过一条蛇，连织身体瞬间崩成一只弯弓。

她感受着男人的舌头撵过她的菊穴，阴唇，嘴一张将两片花瓣含进嘴里。

她早已娇叫了出声，跪在床上的膝盖都在发颤。

殊不知男人在她身后早已变换了体位，她整个私密处都坐在他脸上。

陆野舌头钻进花瓣缝隙，舌头放肆搅动同时用嘴唇反复吮吮，她叫声越来越难耐，眼前仿佛朵朵白光炸开。

胸脯已经被男人握住，他支撑着她起来，她上半身直接坐在他脸上。

“啊哈~陆野..唔...”

连织舒服得两眼发晕。

他揉着她乳，鼻子蹭着她小豆豆，舌头和胡茬那么硬，偏偏还在她腿间肆无忌惮的搅，她小腹躁麻难耐，像是有虫子在啃噬。

一阵阵热流往外涌，伴随着男人的舌头嘶溜嘶溜的响。

她情不自禁摇着屁股在他嘴里扭动，他舌头已经钻进她小穴里，翻云覆雨的搅弄，连织恍然有种被他舌头插干的错觉，越叫越痴迷。

突然，陆野握着她乳往后一推，她便仰躺在床上，腿却大张在他嘴边，任由他舌头往里钻，再更深地往里钻…

一番抚慰下来，连织已经泄了，迷迷糊糊躺床上。

陆野将她抱了起来，他手指拂过她腿心的湿软，几根软软的毛沾着晶莹，两片花边更是颤颤吐着蜜。

他眼里骤深，将人抱在怀里，吻着她的脸和唇，手却无限次将她双腿往两边拉。

然而劲腰一挺。

“呜呜…”

她抠紧他背脊，脚趾都蜷紧了，陆野搂着她腰，不允许她退分毫。

“刚才那样喜欢吗？”他哑声问。

“喜欢..”

她去咬他的唇，“陆狗狗舌头咬得我好舒服...”

花穴深处紧致得有如上千张嘴噬咬，陆野本来在咬紧牙关强忍着，这下压抑崩塌，他搂着她细软的腰大力进出，一起一坐间起起落落，肉棒吐出又没根吞入。

她被颠地嗯嗯啊啊不停，埋在他颈窝里哀哀吟叫，一头长发凌乱荡漾在光滑的背上。

“陆狗狗...呃啊狗狗好厉害...狗狗的肉棒好深好深...”

她呜呜的叫，“我要被狗狗的肉棒干死了。”

她骚话连篇，陆野耳根火辣，脖颈青筋都暴起了。

她夹着他肉棒上下吞吐，仿佛被干的是他一般。

陆野咬紧下颌，顿时握紧她屁股更加大力猛然地挺送，顶端戳过层层叠叠媚肉，直抵最深处，再一触即离。

硕大巨棒嵌进她股沟里，快速的抽进抽出，并时不时换着方向戳刺她的敏感点。

结合处的绵延不断的流着蜜水渗进床单里，啪啪啪啪的声音快盖过男人的低喘。

她难耐摇头，手指在他背脊深深挠过一道又一道。

“慢一点…狗狗慢一点。”

陆野不为所动，甚至手指往下拨弄她的麻痒处，边吻边干。

“呜呜..鸡巴哥哥慢一点。”

她艰难躲开他的唇，“妹妹要被你干坏了…啊..好哥哥..鸡巴好哥哥..”

陆野狠狠咬上她的唇。

“闭嘴，小混蛋！”

细看男人耳根红透，明显是被她骚话激的。

“不！”

她认真道，“那你喜不喜欢嘛..”

陆野不说话。

“不喜欢算了。”她说就要拔吊无情从他身上起来。

陆野咬牙，狠狠握着她屁股往下摁。

“喜欢。”

他眼里带着妥协，脖子更烫了。

连织“哼”了声：“喜欢还要人家闭嘴，果然男人都是口是心非。”

陆野：“....”

连织又去摇他脖子：“那你也说喜欢干好妹妹的穴…说嘛…说嘛…”

陆野真真被这作精折磨得没了脾气。

她还故意夹他肉棒，他被刺激得稍稍大动，她就不依不饶，也不让亲。

反正不说就不让碰。

陆野额头青筋微爆，只得如她意，低声在她耳边。

她满足笑了，如意后满面春风，这次让抱让摸让干的，还能吃她的乳。

陆野吻着她，心化得一塌糊涂。

—

后面还有一章

0116 115，结婚吧

*

“陆野…陆野！”

黑暗中，陆野猛地睁眼，那声呖语还在继续，从怀里而来，带着脆弱和凄楚。

“陆野…”

他大手猛地往旁边一伸。

台灯亮了，怀里的她双眼紧闭，泪却流着，不时在叫他的名字

。

“连织..连织。”陆野将她轻轻摇醒。

她缓缓睁开眼，看清眼前是他后泪光涌回，更紧地抱着他。

“我梦见你死了..”

她哭道，“我梦见大雾里向我走来的是江启明，他手上拿着枪，而你浑身是血躺在后面..你死了..”

他们赤身裸体相拥，她的泪砸落在他颈窝，陆野心脏一缩将她更紧拢在怀里。

他下巴抵着她的额头，低声：“是梦而已，梦都是反的。”

她摇头，一直哭。

陆野去抹她的泪，他竟不知道女孩子的眼泪这么多，将他整个心脏都泡软了。

他低头看着她：“明天我们去看看心理医生？”

她还是摇头，湿润的眼睛直直看着他。

“白天在医院的时候，你同事说你上次胸膛中枪是怎么回事？

”

陆野后脑勺一麻，都是赵哥说漏嘴。

他语气再平常不过：“就一年前出任务——”

“不对，是不是上次你去京都受伤了？”她说，“你后来说你是去递交江启明犯罪的相关证据，所以你是在这期间受的伤？”

陆野道：“当然不是。”

“你别骗我了。上次我隐隐约约闻到你身上有股血腥味，我以为是我闻错了。”

她哭得更凶，“你怎么那么傻呢，受伤也不和我说！”

陆野抿唇，不说话了。

只蹭了蹭她的额头。

“都过去了连织，我现在不是好好的。”

她嘴唇颤抖着，像考拉似的紧紧抱着他。

“我以前不会觉得中枪有什么的，真的，警匪片里面不是很常见嘛。可昨天传上那声枪响，我当时感觉我心脏都没了，真的。”

她道，“我满脑子都是你死了，是我把你害死的，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陆野这个人了。”

这些话像是一根弦狠狠缠紧陆野喉咙。

他以往没怕过死，甚至和同事调侃说不定某次出任务回来，人就躺棺材里了。

可如今，陆野比谁都惜命。

他不敢想象一朝入土，她一人在这世上，再遇到危险谁来保护她。

他吻着她额头，低声且用力。

“我和你保证，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

她哭得更凶。

哭完仰头看他，像是有话想说。

陆野静静等着。

她道：“其实之前你问我认不认识霍尧，我骗了你。”

陆野眼神漆黑，毫不意外。

“我和他是大半年前认识的，我两次职场性骚扰都被他碰见了，工作丢了之后他就帮我介绍如此的辰达资本。”

她说，“我承认在碰到你之前我可能因为生活所迫对他是有些小心思，但不适合就是不适合。后来他腿伤了我就去看望他，毕竟他帮我两次。”

“那根项链也是他送的，可能想表达好感吧，但我真的和他没什么，回来我当时想挂咸鱼来着…”

她断断续续说着过往。

陆野默了片刻，拂过她嘴角碎发。

“当时我问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怕你生气，怕我觉得我骗你，后来这段时间我也和他划清界限。”

她眼眶红红的，道，“其实再和你吵架的这半个月我也很生气，你都不来找我了，打电话也冷冷淡淡，我好几次都想拉黑你算了，小气的男人。”

陆野因着她后面句话，嘴角一抽。

他莫名就笑了。

她又道：“可这次在甲板上，我看到你…”

她认真看着他，道：“江启明让你给他磕头的时候，你真的会磕吗？”

陆野道：“不会。”

她哼了声，道：“陆野，你爱我吗？”

陆野：“不爱。”

他故意绷着脸，明明说着不爱，可举手投足间的细节哪哪都是爱。

连织气得哼哼哼，一口咬上他下巴。

陆野笑了，跟逗娃娃似的让她咬，嘴角也拢起笑意。

咬完，她突然道。

“陆野，我们结婚吧。”

陆野脑门一紧。

她试探看他：“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当我没——”话没说完，陆野抬起她下巴。

“再说一遍！”

他眼瞳深黑，片刻不离地盯着她，像是要看进她心里。

“如果你愿意。我们结婚。”她嘴唇颤了颤，“没有那颗子弹之前我总觉得爱情就这样，可昨晚之后，我确定我以后再也不会遇到另外一个陆野了。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可我想起你扑上枪口那幕我就心口痛。”

她眼泪花花的，道，“陆野，我是不是爱上你了？”

没人懂得这十几秒对陆野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惦记了小半辈子的姑娘兜兜转转重遇。

很多事情不再奢望，一朝得到竟觉得如在梦中。

他眼眶蓦地就热了。

“好，我们结婚。”

陆野重重吻了下她眼睛，哑声道，“以后任何事情都不能再瞒我。”

“…好，我不骗你。”

连织被他紧紧拥在怀中，紧得近乎窒息。

她脸贴着他胸膛，那里扑通扑通强有力的跳动，他们心从没有隔得如此近，以至于她有种男人每一次心跳都为她的错觉。

事情到这里，戏才真正演完。

连织安心地闭上了眼。

如果霍尧给力的话。

宋亦洲从德国回来他们就没关系了，以后，她再也不过得如走钢丝。

*

四月底最普通一个周末，连织坐飞机去了京城。

陆野周末有任务，于是送她去了机场。考研前一晚，宋亦洲电话里帮她核对考题，并模拟面试官。

翌日，她一身清爽装束走进了菁大校园。

彼时绿荫如盖，阳光细碎，踩单车的学子从她身旁擦过。

复试快题过后，面试考场外几十个人等着，埋头默背看书。

轮到连织的时候，她平静进场。三名面试官，赵敏凡坐在其中，看到连织后她眼神定了半秒，似有一丝欣慰在眸底划开。

可面上依然不苟言笑。

连织将作品集交上去，并微微鞠躬，说了声三位老师好。

赵敏凡翻阅她的作品集后，从资料里抬头。

“连织？”

“是。”

“请先做个自我介绍，并阐述你对于建筑和音乐相关的联系。”

“三位老师好，我叫连织，本科毕业于…”

她道，“建筑和音乐的联系可分为外在和内在，黑格尔曾说建筑和音乐非常相近，建筑把创作放在比例结构上，建筑属于造型艺术，用对称和均衡让人感受美感…….”

全程十五分钟，三个老师轮流专业发问，并根据她的表现在纸上记录着什么。

到个人问题的时候，气氛渐渐缓和放松。

赵敏凡抬眸看着她，淡笑道。

“连织，我很好奇，时隔三年后你为什么想重回设计行业？这段时间完全够你在社会成长。”

连织沉默了两秒，轻声。

“升学这条路是我三年前的梦想，但因为一些私人原因我耽误停滞了三年，甚至一度有过堕落。

如今我重拾，除了想堂堂正正成为建筑师，更想告诉自己学习永远不晚，只要用对方向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哪怕我两鬓苍白依然可以重走我年轻时想走的路。”

出考场的时候。

阳光愈发灿烂，京城漫长的雨季结束了，如今艳阳高照，满是光明。

日光斜斜一束洒进来，照进连织充满泪光的眼里。

三年了，她终于回到自己既定的轨道。

0117 116，霍尧阻碍

考完研回来。

连织专心忙着内设设计草图，因为沉希的一再耽误，Jeef 直接决定套房内设交由 Steef 的团队负责，连织负责督导。

团队有几个年龄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叫郑歌，每次跑工地和家装都会带上连织。她们想法几乎是光怪陆离，光是客房配套的木质相框都跑了上百家装修公司看成品。

连着乳胶刷漆的色泽都精益求精，甚至自己买回来亲试颜色。

设计图步步完善。

这期间沉希也来闹过一次，然而看着他们成形的图则，哑口无言。

就在平面图交上去，一切进入正轨之际。

某天，负责验收并更进施工的宋氏建筑的林总发来电话会议，说是雅颂集团刚刚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其在海城建造五星级酒店。

“他们此次发出的概念草图，和你们交上来的设计图有 80% 的重合。”

“什么？”

众人大惊失色。

Steven 道：“情况属实吗？如果是我们可以采取法律手段告他们了。”

“我们已经咨询律师申请禁制令，但这不是事情的关键。”

林总道，“我怀疑有你们内部泄密，而由于此次事故的发生，我们不得不提前施工。”

这话太严重了，有可能涉及法律责任。

Steven 道：“林总，我们有什么可以补救的？”

“我希望你们在半月内修改设计图。或者，为了最大量减少损失，集团最后会用沉希设计师的内设图。”

这话无异于晴天霹雳，昭示着几人半年努力全部费碎。

团队里年轻的几个靠着一股血性拼到现在，哪受得了这打击。

连织找到郑歌的时候，她正在楼梯间缩着，旁边一堆吃的暴饮暴食。

几根肠塞嘴里包得满满都是，汽水一喝真是十足邈邈。

连织道：“喂，他们都找你呢，快去江湖救急！”

连织要去拉她，她死活不走。

“别管我，我这半年为个破图十天才洗澡，头发都掉了大把！”她道，“现在泄露又要重画，老子不干了，爱谁干谁去！”

她一出口嘴里的零食到处喷，连织嫌弃死了。天知道郑歌平时最是注重身材管理。

连织掏了张纸给她擦嘴。

“你够了啊，有我惨吗？”

她道，“我一个秘书打两份工，白天忙设计晚上忙工作，二十多万的年薪忙着你们六七十万的工作！你埋汰我呢。”

郑歌想想也是，斜她一眼笑了出来。

“要不把我的工资分你一半？”

“滚蛋！少来这些虚的。”

连织去拉她，道：“快去祖宗，他们都需要你。”

“行行行别拉我。”

郑歌起身，忽道，“我他妈怀疑设计图是沉希故意泄露给雅颂集团的。”

“这事出么蛾子就她受益最大。”

连织也有这怀疑，但证据还不够。

她道：“我记得之前的设计图都有相应的版本和编号？”

“是，怎么？”

连织：“…没事。”

*

京城初夏，天边红霞如丝，阳光照进棕色玻璃车窗，恍若旧世纪古朴电影的投影画幕。

霍尧的车一路拐进了别墅深处，铁门外站着两个警卫，看见车牌后铁门缓开。

他上二楼的时候，宋老爷子正在练书法，一生长衫，负手桌前。

他道：“今天吹的什么风，来看我这个糟老头子？”

“哪里的话，说的我多狼心狗肺似的。”

霍尧笑了，他坐沙发上，给自己倒了杯茶。

佣人在旁边戴着手套，从打包箱里取出个青花梅瓶。宋老爷子锐利的眼扫过去，顿时流露出一丝笑。

“阿尧有心了。”

“那必须，不过这事我也真是借花献佛。”

霍尧喝了口茶，吊儿郎当道，“小几月前我爸约高行长吃饭时他转送的，听说前段时间在中贸拍卖所得。”

宋老爷子一向喜怒不形于色，此时却因他轻飘飘一句话眉心微凝，握着毛笔的手猛然崩起青筋。

他口吻平常：“你爸这两年兴趣倒挺雅致，不过中贸这半年起拍甚少，不知是哪场拍卖会？”

霍尧懒洋洋道：“就三月初那场。”

他接着喝茶的功夫，余光却在打量宋老爷子的反应，待见他脸色凝重。

霍尧似有似无勾了下嘴角。

三月初这场拍卖会别人不知道内情，可宋家怎会不知。

张部以悼念亡妻为由，将其收藏的古董花瓶用于拍卖，十三个花瓶，总价值上亿皆被某神秘富商拍走。

如今富商不过是幌子，真正拍走的人是总行的高行长。

之前两家不曾有往来，如今此举暗度陈仓，是投诚站队？或是有联姻打算？

不管何举，对宋家都极为不利。

宋家刚损失两名要员，眼看着张家羽翼加身，宋老爷子脸色自然不好。

他勉强笑道：“趁你爸这段时间闲下来了，多和他学学，少干些不务正业的事。”

“怎么就不务正业了？”

霍尧眉一挑，又给他添把火，“老宋那秘书就是我给介绍去的，漂亮聪慧，现下不是他身边的得力干将？”

他这不说还好，一说宋老爷子脸上几乎快挂不住。

宋亦洲之前设计那一出，十有八九就是为那个秘书。

他寻个由头将霍尧打发了。

霍尧达到目的也爽快，二郎腿一卸，悠哉悠哉离开。

身后，宋老爷子脸色骤沉，他道：“他的电话还是打不通？”

助理道：“是，好几次致电去德国，都说三少爷在开会。”

宋老爷子冷笑了声，他不容置喙道。

“等他回国，绑也得把他绑回来。”

*

下午，陆野出完任务回来，就收到一张人事调令。

他径自去了局长办公室。

“这是上面的指令，每个区里都有名额，前提是服务期得满五年，立过三等功。咱们局里一致商议后决定让你去。”

局长拧开保温杯，喝了口茶道，“不过边西那带苦寒，任务又重。这半年你先在那好好历练，有什么需要的打电话。”

陆野寻常道：“去边西我倒没意见，但半年后回来，我档案还在蓉城吧？”

“这事啊有可能也不决定，主要是依据到时候的具体情况而定。
。”

这话完全在打官腔。

陆野漆黑的眼瞳盯着他，眼里有些意味深长。

“臭小子，你还质疑上我了。”局长道，“这事多少人都求不来，你们队长要再年轻十岁我让他去。你到时候表现好，被上面看到了。有领导会把你调到其他地方，当然这只是有可能。”

“说不定咱再风风光光的回蓉城也有可能。”

他这话顾左右而言其他。

谁料陆野一阵见血：“这事和他有关系吗？”

局长装问：“谁？”

“贺仁来。”

他如此直呼其名，局长左右环顾后，一本子砸他身上。

“你声音小点！”他道，“既然是上面出的文件，自然得经过他签名，这点关系算吗？”

— —

后面还有一更

0118 117，宋亦洲回国

陆野明显不信这套。

去边境历练，再调回京城连跳三级，这些都是政客们常玩的权利游戏。只是贺仁来把主意打到他身上，想利用他固权，未免手伸得太长。

他抿唇，眼里有一丝隐忍的不耐。

局长还要在说什么。

陆野道：“既然这事是提前通知，那我拒绝。”

局长气得拍桌子：“这事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陆野状似有理点头，但笑里却有些轻漫。

“没办法，谁让我胸无大志。”

局长一噎，道。

“红头文件马上下来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绑着你去。你休想——”

“行，我自个想办法。”陆野见话不通，放下本子出去了。

局长话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

出门后，陆野摸出手机，拨了个号出去。

那边接起的却是秘书，叫了声大公子。

陆野没空纠正他的称呼，道：“他呢？”

“先生这几天在忙着开会，不过他有交待你会打电话过来。”

秘书道，“周六下午四点他会在雅居等你，你要想解惑，或者有所求的话就来见他。”

电话挂断，陆野冷笑了声。

合着还赶鸭子上架了是吧？

前头还有个抢劫案没处理，陆野正要去忙。

这时电话响了，是其他局的同事。

他接通后，那边道。

“野哥，出事了……”

陆野听完，脸色一变。

*

连织因为要陪团队修正稿图，白天大半时间在设计院，晚上得回辰达资本忙工作。

穆静婷一离职，工作再次回到她身上。

所幸不再需要复习，她时间安排，勉强能调和。

周五晚上八点多，陆野打来电话说在大厦楼下等她。

她下楼时，天边簌簌小雨。

他立在车旁，额发沾着层湿雾，在来去的人影里格外高大。

陆野一秒便注意到她，隔着人群和夜灯，漆黑的眼睛笔直落在她身上。

两人同时朝对方走来。

陆野牵过她手，她就自然而然摇他胳膊。

陆野淡笑，问：“吃饭了吗？”

“吃了。”

“今晚大概什么时候忙完？”

“还有一两个点吧，最近在修正设计图。”

陆野道：“那我把车开进停车场，待会留给你。”

“啊？”

说话间陆野打开了后车门，她就跟个泥鳅似的钻进去，车后座放了两大袋零食。

门一关，陆野坐了进来，她就扑他身上，两人嘴唇轻咬，温存了会，车厢里都是舌头翻搅的水渍声。

她嘴唇红嘟嘟的。

“那两袋是什么啊？”

“零食。”陆野平复呼吸，拿嘴唇贴了贴她额头。

“你在办公室饿了可以垫垫肚子，也可以分给同事。”

“唔。”她手揪着他耳朵把玩，“你刚才说把车留给我什么意思，你不开吗？”

陆野道：“待会我和几个同事得去趟区县，明天上午我可能要赶飞机去趟京都，去处理一些人事调动的事。”

“啊。”她委屈巴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陆野揪揪她的小脸，道：“周天上午回来，本来想明晚就回，但明晚冯宴有点事找我帮忙。”

连织不高兴道：“我的准新郎不会的打算跑了吧，外面诱惑那么多！”

陆野听她那语气，差点给逗乐了。

他目光再次落回她脸上，她画了淡妆，眼尾在夜色里像是个勾人的小狐狸。

“连织。”

“嗯？”

陆野沉默了两秒，正色道：“江启明在押送回京时跑了。”

“什么？”

连织差点连着伪装都维持不住。

陆野抚了抚她的脸。

“他十分八九潜逃出国，上面通缉令已经下来，他但凡踏进这片领土就会被逮。”

连织顿时傻眼了。

“怎么会，一路上不是有那么多警察跟着他，如果他这样都能跑的话那以后怎么抓，国外那么大，天罗地网都搜不到。

他那么害我..和你，就这么跑了吗？”

她越说越急，连着揪着他衣衫的手都拧起了旋涡。

陆野以为她害怕，于是大手安抚她的背。

“别怕，他再不可能跑来蓉城…”

有些事情他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事显然有人买通警察，人民公仆并不是个纯洁无暇的词汇，他也可以成为欲望的一把刀。

但连织却不是怕。

她只是不甘，不甘心他就这么跑了，这股不甘沿着颤抖的身体上下蹿行，她连嘴唇咬破都不知。

国外江家势力和人脉盘踞，江启明会过得多么逍遥可想而知，哪怕终生不能回华国，他依然美酒加身，美人相伴。

半夜连织在床上翻来覆去。

她想起上辈子被拐去边境，摄像头一架，江启明远远睥睨她被侮辱，他勾勾手指毁的是她一生。 那段日子她身体和尊严都被狠狠踩在阴沟里，都是因为江启明。

连织想着想着眼眶湿了。

她必须想办法让江启明回来！

*

翌日，是设计图最终交稿时间。

连织和 Steven 的团队赶往宋氏建筑驻蓉城分公司，宋亦洲明天才回，这次负责收稿的是分公司的两位副总。

沉希的团队和他们几乎同时到，两位老总等在会议室。

众人落座后，林总道：“各位，鉴于上次的概念草图泄露事件，客房内设部分我们这次决定采用沉设计师的概念。”

众人脸色大变。

沉希笑道：“谢谢林总，相信酒店不日就可以动工。”

“林总，您上回明明不是那么说的？”

Steven 道，“我们这两周也在反复调整修改，您应该看过后再做决定。”

林总沉吟了会，道：“这也是我们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设计图泄露对酒店施工影响很大，我们也不想再生波折。”

沉希笑睨着他们。

“就算你们修改了百分之八十，怎么能确保不会再次流出去，毕竟你们团队就不是很可靠！”

“你！”郑歌是个暴脾气，要发火的时候连织拉住她，冲她摇头。

她将设计图一一展开在桌上。

“林总，郑总，我是辰达资本的秘书连织，负责这次内设的监督。”

连织道，“不论您们决定用哪个团队的设计图。但 Steven 他们为了修改图则整整熬了半个月，手绘图都重修了好几遍。”

“能否给他们十分钟时间来阐述他们的观点。”

两位副总犹疑，没说话。

“不行！”

沉希道，“泄露设计图本身就要负法律责任，你们惹了一身腥还想碰这个项目，怕是痴心妄想！”

连织懒得理她，只看着两位总。

这时有人上前，在林总低语着什么。

林总道：“各位，刚才秘书告诉我宋总到公司楼下了，因为之前的事情他不知悉，所以我们将给两个团队一次机会，他也将一起参与这次稿图的决策。”

众人一惊。

尤其连织，她都快大半个月没见宋亦洲，他不是明天才回来？

他刚说完，会议室的门就开了。

宋亦洲一身银灰色西装站门口，深色条纹配乳白色衬衣。

“宋总…”

他一进门，众人纷纷打招呼。

宋亦洲微颌首，目光一一扫过众人，落在连织身上时停顿了两秒。

再漫不经心挪开。

———

今日两更，晚安

0119 118 沉希被除名

宋亦洲的到来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Steven 团队看到几丝希望，但不知是他气场过于强大还是怎样，刚才还跃跃欲试争取的的，现下都有些忐忑。

沉希嘴唇动了动：“亦洲…”

宋亦洲坐下后，两位副总向他说明具体的情况，现下两份设计图，但之前 steven 团队出现过概念草图泄露的严重情况，他们决定采用沉希设计师团队的作品。

宋亦洲尚未说话。

Steven 道：“宋总，酒店的宗旨是建造优质型楼宇，提供舒适型住所，我们设计一直在遵循这个原则，希望您们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沉希不赞成道：“steven，刚才林总已经拒绝了您的构思，你们泄漏概念图在前，让集团惹上一身官司，有什么脸面要求再给你机会？”

林总近来处理官司很头疼，顿时有些沉默。

连织这时轻声道：“宋总，林总，此次宋氏集团建造酒店投资不低于二十亿元，建造期超过五年，中间时代演变，设计会不断被淘汰，如今流行的不代表以后会被推崇。”

“花几分钟去择优，这点时间我相信比起漫长的建造期完全值得。”

其他两位总被她说的面色微动。

宋亦洲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发现这丫头越来越善于抓问题的痛楚。

其他人还在等他的回应。

宋亦洲抬手看了下表，道：“十分钟。”

其他人一喜。

沉希道：“亦洲，明明就要签约了，你有考虑过我们吗？”

宋亦洲平静看她：“只是延误十分钟，你应该对你们团队很有信心才是。”

沉希被他堵得哑口无言。

宋亦洲转而看向 Steven，道：“开始吧。”

Steven 立马插上优盘，接通电脑。

主讲人本该是郑歌，但宋亦洲和几位总那眼神扫过来，她紧张得手脚冒汗，口才也自认没有连织好。于是赶紧向眼神求救。

连织站在投屏，落落大方道。

“三位总，此次酒店的定位主要是旅游度假型，既需要高品质又得保证豪华大气。

蓉城临海，又是华国第一生态省，拥有天然丰富的资源。皮亚诺大师给出的外观构思里，蓝天和水的概念贯彻整个酒店，不仅有大型水上活动中心，还有高尔夫球场，国际游艇会…”

她按动手中按钮，PPT 便跳转翻页。

宋亦洲就看着她马尾扫过肩头，干练又清爽，自信藏于其间。

这副模样，和最初一骂就哭鼻子几乎是两个状态。

“所以这次设计再稿我们摒弃了初稿的传统模式，普通套间我们将两个开间并成一个房间，拆除中间的隔墙，然后在新建隔墙使其内凹 1 米 5，最后通过造型隔断使其形成会客区和休息区。”

两位副总在宋亦洲耳边低语什么。

他时而抬眸看她一眼，蓝色的荧光跳跃进她的眸底，眼尾一弯晶莹发亮。

他再轻轻挪开，盯着她身后的 ppt。

“最后通过甲醛玻璃形成三分离的规划，这是布局定档后完成的效果，视野将尤为宽阔，两面邻窗，底下的高尔夫球场一览无遗。

沉希冷冷打断：“你只顾视觉优美和宽阔，可曾想过拆除隔墙增加的成本？”

“当然有想过。”

连织道，“所以此次的空间打造我们选用的是本土绿植和可再生素材，装饰材料会使用当地的铁轨枕木，废弃柴木和火山石等等。旅游度假型酒店带有当地特色，我相信这会成为聚拢顾客的一大吸引点。”

“然后临海的房间我们设有观景浴室和内置坐卧两用沙发的大阳台，既能度假，又能处理公务。”

她这套设计理念贴合蓉城海上特色，两位副总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赞赏。沉希的团队也互相对视，眼里不容乐观。

但建造成本才是集团最为关心的，宋亦洲手指无意在桌上轻敲了下。

他抬眸看了她一眼：“你们计算的套内总成本是多少？”

连织道：“算上通风关口和人工费，一共一亿三千万。”

比沉希的团队整整少了七千万，宋亦洲微微颌首，表示了解。

连织不确定他是否介怀成本问题，忐忑间，宋亦洲眉梢一抬，示意她继续。

她将后面补充的概念一一陈述，说完后，郑歌和 Steven 他们都冲连织偷偷竖大拇指。

连织抿唇一笑。

相比之前，沉希团队的设计理念就无甚新意了，沿袭之前五星级酒店的设计，华丽堆砌，耗费成本也高。

她介绍过程中宋亦洲全程安静听着，面上没表露任何。

两份理念听完，宋亦洲转而看着 Steven，唇角微微一弯：“Steven，希望后面合作愉快。”

Steven 和郑歌他们愣傻了，狂喜随之而来。连织也在身后乐，光是想象着这次作为督导可能会分得的奖金，她就笑出了口大白牙。

一抬眸，宋亦洲正隔着人群看她，眼微眯，像是把她的心思看得明明白白。

“亦洲！”

沉希顿时起身道，“你一句话就改变签约，这对我们不公平——”

她话没说完，宋亦洲扫她一眼，淡淡道。

“你跟我出来。”

偌大的会议室，林总和 Steven 握手言欢。

沉希刚跟着他进旁边办公室，方成在身后关门。

宋亦洲坐下后，抽出一沓照片放桌上。

“解释一下。”

他抬眼看她，眸底十足犀利。

而桌上那沓照片是沉希助理和雅颂集团私下会面的照片，日期正是在稿图泄露之前。

沉希脑中瞬间一片空白。

“这是什么…亦洲你给我看这么做什么？”

宋亦洲看她几秒，倏尔薄笑一声。

“右边那位是雅颂集团项目部经理，酒店内设稿图泄露之后，你助理先是违反规定和他私下见面，然后弟弟和父母各自账户上多了两百万。”

他道，“沉希，这事会不会太碰巧了？”

“我不知道…亦洲我真不知道。”

沉希道，“你的意思是他出卖集团……”

她一出事就开始装疯卖傻，想为自己摆脱嫌疑，谁料男人一直盯着她。

窗外阳光明亮，他却目光沉沉，轮廓甚至犀利。

连着以往对她的温和都消失殆尽。

“你不知道？”宋亦洲声调忽而凉了下去，“那我叫你外面的人都进来问问，雅颂集团的负责人正在来的路上，到时候让他们两当面聊聊。”

“也顺便问问你手下的助理胆子有多大，敢直接越过你当商业间谍。”

沉希有些慌了。

宋亦洲看着身后的方成。

“叫警察。这事总得有人为集团的损失付出代价。”

他转而看她，笑了下，“待会就看你的助理肯不肯代你去坐牢了。”

身后的方成答了声是。

沉希脑子一轰，脚软得几乎站不住。

要闹到警察那里，她在沉家那里就完蛋了。

宋亦洲笑意淡去，漫不经心盯着她：“还不承认吗？”

手紧紧陷进掌心，沉希到底不敌他老辣，心理防线防线瞬间被逼迫。

“对不起，亦洲…”她眼泪瞬间落了下来，咬唇道，“这事是我…我一时糊涂。”

宋亦洲：“你清不清楚给集团造成多大损失？所有人都要为你的一时糊涂买单。”

沉希，这么多年任性也得有个度吧，你还当你在玩过家家？”

他声音完全冷了，沉希泪落得更凶。

但他真的不能报警，于是她蹲在宋亦洲脚边，抓他衣袖。

“亦洲，我没想害集团，我我只是想好好工作，可 Jeef 转而让 Steven 设计套房，他一直对我挑三拣四，说我这错那错，我每次想做成什么事，可所有人都会来阻碍我…这次的损失我可以一力赔偿，但我拜托你真的别报警。”

她嘴唇颤了颤，“就看在我们之前有婚约的份上…”

她哭得梨花带雨，把所有错推给别人。

宋亦洲起身，袖子随即抽了出来。

照片是合成，原本就是来唬沉希，就要她自个心虚露出马脚。

他对着方成做了个手势。

方成退了出去。

“不报警可以。”

宋亦洲站在窗边，转头看她：“集团会届时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将你从设计师名单里除名。”

沉希轰然一炸。

“不…亦洲你不能这样。”

除名在设计界几乎是灭顶打击，哪怕企业模棱两可，但外界猜测纷纷扬扬，自此她便留下了污名。

她脚一软，几乎有些站不住。

宋亦洲步步走近，阳光将他后颈的碎发虚化，他低眸看她，瞳孔深幽，眼底是从未有过的冷。

“沉希你也不小了，做错事得负责任。”

—

00：30 还有一章

0120 119，掉马倒计时

贺仁来的秘书在电话里说的雅居，是政客们常去喝茶的地方。

在胡同巷口深处，陆野车子往里一绕，若是没有具体门牌号，梧桐深处怕是根本找不着。

门口有警卫，陆野道明来意后，四合院的门开了。

庭院绿茵如盖，贺仁来一身休闲西装坐在凉亭里下围棋，白子黑棋皆为他执，棋盘上已经黑白交织。

身后一阵脚步声传来，贺仁来没回有。

“来了，坐。”

陆野坐他对面石凳上，贺仁来道：“这次来京城多待两天，去看看你爷爷？”

“这次没空，晚上需要帮同事查案子，明早就回。”陆野懒得和他废话，直接点名来意。

“把我的人事调动撤了。”

贺仁来淡笑，却不接他这话。

“会下棋吗？先来一局。”

陆野目光往下，落在他纵横捭阖的棋盘上。

他道：“围棋不会，五子棋还行。”

“就依你。”

棋局一撤，陆野执黑棋，他出棋简明扼要，就是一味攻击。

贺仁来几次防守之下，倒被他赢了半边局面。

贺仁来落下一子，道：“听说你有女朋友了，最近还有结婚的打算？”

陆野皱一眉：“听谁说？”

贺仁来不答。

“小老百姓的家常事，总不可能有人在厅长耳边提。”

陆野没有笑意地弯了下唇，“您手能别伸那么长，天天往蓉城探？”

“你看你，一提起你女朋友你就急。在警局这么多年还是个莽撞样。”贺仁来道，“我不过就随口问问。”

陆野不说话，懒得戳穿他。

一局棋，贺仁来又输了。

他道：“既然有了结婚打算，总得想办法给人女孩子更好的生活，我认为你需要这份调令。”

“是，但怎么给是我该考虑的问题。”

陆野笑意淡下去，眼睛无声地盯着他，“但你打调令的主意确定为我，不是为你自个儿？”

想我半年后到京都为你笼络权利？你有这心思放我身上几个心腹都能培养出来了。”

言下之意别打他注意，没可能。

贺仁来叹气：“陆野，我年过五十多才到现在。我不认为采取一些正常手段，让自己的孩子走得更顺利是多么法理不容。”

陆野眼瞳漆黑，倏尔弯起一边嘴角。

“你也说了是自己的孩子，但我这是吗？我姓陆，培养外姓儿子也不怕砸您的脚。”

他笑意薄挂在脸上，淡淡的冷和痞。

从警多年，过去混社会的那股桀骜，陆野早藏进骨子里，但不代表他能让人摆布。

贺仁来脸色倏然沉了下去。

陆野走完最后一步棋，兀自起身。

“贺厅长，以后不恰当的事少做。”

说完，他朝门外走去。

等人消失在巷口深处，秘书快步走进庭院，贺仁来仍坐在桌旁下棋，另起一局。

秘书轻声道：“先生，大公子似乎不愿意。”

“猜到了。”贺仁来叹气道，“比他母亲更有几分血性，倒也不算坏事。”

他想到陆野刚才提的帮同事查案，沉默几秒，忽道：“西区分局的演练是周一下午？”

“是。”

“让人往前提一提。”

贺仁来落下一子，淡淡道，“今天晚上不就是个好时候。”

*

陆野下午去找了躺冯宴。

有个老惯犯之前在蓉城翻案，此次逃到京都来，恰好是冯宴片区负责。

冯宴想找他问问具体情况，顺便走访一圈。

车上的时候，陆野先是问了江启明潜逃这事，冯宴说此次受到波及的警务人员相当大，东区的副局直接被撤职。

“最他妈无语的你知道是什么？”

冯宴转了半圈方向盘，道，“有同事上江家调查取证，结果江仲鹤在别墅开 party，喝得烂醉如泥，被问及儿子的事一问三不知，还搁那唱哭戏。证人和不在场证明提前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陆野沉默了会，道。

“他走的水路？”

“十有八九。”冯宴道，“空管严，就这么会时间估计绕了好几个国家了吧。”

车窗降下，陆野抽着烟，好一会没说话。

阳光透过绿茵，渐次的阴影落在他脸上，是少有的凝重。

连织前后因着这人吃了多少苦头，他是看在眼里。

如今人跑了，当然不痛快。

但国际逃犯不好抓，尤其是这种早有预谋，消失几年整个容几乎可以说是死盾。

冯宴看出他心情不佳，道：“先别多想，等通缉令吧。”

他转移话题：“你昨儿个在电话里说的准备结婚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陆野淡笑了声，掏出个红色盒子在手上抛了抛。

“我靠！”

冯宴道，“你丫动作够快啊，来京一趟戒指都买好了，刚来的路上去的金店？”

陆野“嗯”了声。

“准备什么办婚礼？”

“还早，等该有的仪式都有了来。”

陆野道声音松快，“放心，交份子钱的时候肯定少不了你。”

“靠！我连人都没见钱先去你包里了。”

陆野没忍住笑了。

说笑间，冯宴的电话想了，陆野只听见他接通后嗯嗯啊啊几声

。

电话挂断，冯宴道：“抱歉啊兄弟，这案子今天可能查不了了

。

他说队长打电话来，闹访演练突然提前到今日，让他赶快回来准备。

“今几个让你白跑一趟，下回来蓉城找你吃饭。”

陆野倒不在意这些，车一停，直接让冯宴将他放在路边。

提前结束，陆野直接拿出手机改签了机票，打算今晚回蓉城。

之前查案时多个城市来回跑，好像哪里都能凑合，但哪里都不是家。

如今有了连织，陆野便想迫不及待回去找他的姑娘。

订完票，陆野摁了一串数字出去，想和她先说一声。

但马路车辆往来不断，风吹得他额发凌乱，脑子里随机蹦出一句连织骂他呆子，不懂浪漫。

陆野有些莞尔，不知出于什么心思，这个电话没有拨出去。

**

本来还应该写一点的，但是写不动了。

看题目就知道后面会发生啥，宝们晚安。

8900 猪加更。

0121 120 【H】掉马（二合一）才发现文章最后多了句话，抱歉我明天改。

沉希从办公室失魂落魄出来时所有人都看在眼里，Steven 的团队后脚便听说宋氏集团会将她从这次的设计师名单里除名。

起哄不会藏情绪的几个，幸灾乐祸都快挂脸上了。

团队经历小半年的熬夜苦干，如今终于得见曙光，五星级酒店包夜，KTV 聚餐一条龙顿时安排上。

包厢歌声震耳欲聋，郑歌却察觉出不对味来，她低声在连织耳边。

“咋回事啊，宋总是怎么猜到这事是沉希动的手脚？”

连织笑笑不答。

相处大半年，她太了解宋亦洲这个人。

职场间的勾心斗角他不一定插手，但这事要妨碍集团利益，他绝不可能坐视不理。

这个男人当初那般试探她，难不成不会对沉希用手段？

她道：“可能他有天眼？”

郑歌“切”了声，又勾住连织的肩膀。

“姐妹谢谢你这救急，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她道，“我知道你准备考建筑师，也不打算蜗居在蓉城。我等着你设计出清水湾那样的项目，到时候我来给你作配。”

清水湾是华国最轰动的旅游豪宅类项目。

当时人人唱衰，如今却是如火如荼。

连织拿着酒瓶和她一碰。

“一言为定。”

KTV 后他们还要打牌通宵，连织却是半点熬不住，借口离开了。

同事小高送她出来，五月微燥的风拂在她面颊之上，难得的惬意和柔和，像是玻璃灯罩里的玫瑰。

小高看愣了两秒，笑道。

“连织，应该有很多人追你吧？怎么没见你男朋友？”

连织抿唇淡笑。

“还好。”

他这段时间有意无意的示好连织都看在眼里，她斟酌用词，“目光有心仪的人，准备往下发展。”

小高一时之间就没话了。

他也是个绅士的，很快调整过来，道：“那祝福你们。”

这时连织手机轻微两声震动。

宋亦洲发来条短信：我在马路对面。

连织一抬眸，对面停着辆宾利，深咖色车窗里似乎有一道目光若有若无投来。

她和小高道谢后，匆匆过马路。

上车时，宋亦洲坐在车后座，驾驶位上却不是方成。

“你不是明天回来嘛？”

车门关闭，对冲气流将她明媚的脸卷到眼前。

宋亦洲手朝她一伸，她便跟个小猴子似的缠上他胳膊。

“提前一天，怎么不欢迎？”

“我哪敢！”她道，“毕竟这城里面有一半是宋老板的土地。”

宋亦洲被她那语气给逗乐了，他拨弄了下她的鼻子。

车子往她的住处开去，他道：“刚才你旁边那个男同事和你聊什么，还挺开心？”

他语气平常，仿佛就是随口一问。

她下巴靠在他肩膀上，眼睛圆溜溜的。

“就问我是不是有很多追求者，追我需不需要排队之类的。”她道，“我说要，都排到法国去了吧。”

宋亦洲有些好笑，但还是配合她。

他道：“连秘书如今这么受欢迎，要不给个内部名额？”

“唔。可以啊。”

她道，“要是宋总有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持证上岗了。”

他漆黑眸子映着她骄矜的脸，她下巴靠着他肩膀，拿他身体当挂件呢。

宋亦洲低头看着她，微愣了几秒，手臂上的重量毫不讨厌，又那么顺其自然。

最初，他真不曾想过和她有现在，可如今的感觉却一点不赖。

前面还有司机，闹完连织正要往后撤。

可男人大手勾起她下巴，含着她嘴唇就是轻轻一抿，厮磨的力道比深吻还要磨人。他就抿着她唇，呼吸还尽数喷在她脸上，连织浑身一颤，耳根瞬间红透了。

宋亦洲低低一笑：“就这点出息，刚才还撩人呢？”

回应他的，是连织往下咬了咬他喉结。

宋亦洲呼吸顿深，放她腰间的大手几乎要将她箍断。

车子到连织住的小区楼下。

她也不再和人闹了，道：“宋总那我先下车了，周内见。”

她以为男人几周才回国，公司忙碌的事情必定多着。

然而腰上的手却没放。

宋亦洲低声：“不请我上去喝杯茶？”

“啊？”

她疑心他是否开玩笑。

宋亦洲看她愣怔的模样，挑眉：“怎么，有什么让我见不得的？”

他幽深的眸淡淡凝视着她，明明只是玩笑，可大抵商场沉浮多年，自然而然带着股审视。

“怎么会？”连织笑道，“到时候你别嫌我屋子挤就行。”

陆野明天才回，宋亦洲要来便来呗。

**

此刻，连织无比庆幸之前都是去陆野那，而每每出门她都会习惯性检查一番。

出租屋除了一双中式拖鞋，毫无男人留下的痕迹。

门一开，她摸向墙边的灯。

宋亦洲在她身后，看见里面粉粉嫩嫩的模样，装饰得不差，然而毯子书籍乱飞，好几本直接扔在了地板上。

连织鞋一换，赶忙飞去收拾，还不忘为自己解释。

“宋总，我平时不这样的，就是今天出门太赶了。”

宋亦洲关上门，道。

“嗯，你生活习惯一直挺好。”

连织：“……”

她听他那语气怎么都不像夸人的话。她收拾的时候，宋亦洲就打量她的房间，茶几上的梅瓶里插着束鲜花，靠墙立着一书架。

大概之前需要考试，她在墙角落开辟出一书桌，粘贴板上密密麻麻贴着贴纸。

宋亦洲轻轻撕了几张。

上面写着：今天不努力学习，明天努力找工作。

要想人前富贵，必须暗自努力。

想想他骂你的嘴脸：辰达资本不需要你这样….

还没看完，她猛地跑上来将便签一抽。

宋亦洲意味不明看她，连织赶忙找补道：“宋总，我就之前打瞌睡写着玩，你别当真…”

“我什么嘴脸？”他忽然问。

“啊，就….”连织谎话说来就来，“高大帅气，英俊威武，体贴下属？”

说着她笑里露出个大白牙。

宋亦洲眼风扫过去：“我骂你时真形象这么好？”

她点头。

他也公事公办的样子。

“那以后得多挑挑你茬了。”

连织：“….”

她一副吃瘪的样子，宋亦洲无声笑了下，将她往沙发上一拉。

他道：“有点事想和你说。”

连织：“嗯？”

宋亦洲寻常道：“下周想不想去哪玩？我让方成给你定机票。”

她不解：“宋总，为什么…”

宋亦洲顿了半秒，不知道怎么和她说这事。

老爷子下了死命令让他回京，之前利用穆静婷搅浑水那事，宋亦洲暗忖老爷子怕是知道了。

照他以往的处事手段，宋亦洲担心他趁自己不在拿连织开刀。

他看着她莹亮的眼，换了个委婉的说法。

只说她这两两周颠倒忙项目，正好他要回京都一周，顺带给她放几天假。

“啊，你才回蓉城一天又要走。”

她声音抑制不住的低落，宋亦洲心莫名就软了，抱她在怀里，指腹蹭蹭她脸蛋。

“舍不得？”

她点头，又问：“宋总，你回京城是因为工作吗？”

宋亦洲道：“算是，有事回一趟宋家。”

他话里模棱两可的答案让连织心头一跳。

宋老爷子是不是打算处理她和宋亦洲的事了？

她抬头看他，煞有其事道：“那你得早点回来哦，不然就把你证给取掉了，我再从法国队伍里择优录取。”

灯光下，女人小脸莹白。

看似文静，偏偏能说会道。

不知怎的，宋亦洲莞尔的同时有些心猿意马，他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低头在她唇边轻吻了一下，声音却很低。

“今晚留我一晚？”

连织愣住。

近距离的对视间他眼瞳深幽。独属于男人的侵占欲暗藏期间，他手指还暧昧地碾了碾她耳垂。

没有明说的意思不言而喻。

她眼底浮现出一丝赧然。

“宋总明天不是还要赶飞机？”

“嗯，明早清晨，所以不想到处跑了。”他凝视她片刻，灼灼的呼吸覆盖在她脸上，房间里面明明开着冷气，可连织身上像是有暖流流淌而过。

宋亦洲哑声问：“收留吗？”

男人的眼神赤裸而黑亮，幽深地锁住她。

一个月没有亲近，连织身体也是想的。

她脸颊滚烫，像是预感到会发生什么，情不自禁看着他黝黑对视不低地挪开，宋亦洲挑起她下巴，深深吻了上去。

和刚才在车里的厮磨完全不同，他狠狠吮咬，带着十足的攻击性。

她手起初抓着他的衬衣，后又软力地攀住他脖子，仰起头任由男人的吻落在她脖颈之上。

他手已经钻进她衣衫里，隔着乳罩放肆地揉。

她喉咙里溢出若有若无的呜咽，随着他抓捏间想要缩紧身体，可他手指仿佛翻云覆雨一般，慢慢往下探索，强势且强迫地让她打开身体每一处。

强势的戳刺和探索间，连织在他怀里浑身发抖，身体溢出一阵阵暖流，悉数流到了他手上。

宋亦洲将她横抱在怀里，手迅速扯下她一条裤腿，她屁股光溜溜坐他腿上，手已经被迫带去解他的皮带。

连织浑身软成了一滩水，手圈着他脖子仰头和他亲吻着，嘴唇啃咬。

他手揉过她乳，慢慢往下探寻，内衣混着外套落了一地。

宋亦洲深吻着，忽而将她抱起来往卧室走去。

她双腿夹着他腰，内裤还没拖，宋亦洲手勾着阴户那块布料往旁边拉，灼热随之抵了上去。

仅仅是压迫感极重的碰触，连织便浑身打颤。

可不容她多想，他扣住她臀部狠狠往里推，坚硬而用力地没根而入。

“呜呜...”

她浑身缩成了一团，又被迫夹着他的肉棒不断被深入，再深入，仿佛要嵌进她子宫深处。

宋亦洲边走边干，光是走路这几步他便扣紧她臀部连番冲刺，所有吸绞的疯狂和暴戾悉数化为索取和占有。她早已呜咽得没有了声，脑子像是有白光炸开。

“宋总.. 呜..”

“怎么？”宋亦洲咬着她耳垂，灼热的呼吸灌进她耳里。

“慢点.. 慢一点..”

她本能地缠紧他腰，男人带着她走动间每一下都像是要插进她宫口，偏偏宋亦洲还坏心地绕着客厅走了圈，关了灯才走去卧室。

短短的一段路，他勾紧她双腿，每走一步就狠狠一戳，越来越深。

她呻吟着想往后躲，可臀被死死扣在他手里，转眼到床上宋亦洲便转换姿势，将她毫无缝隙压在大床深处。

隔着道门缝，卧室里太过激烈，无人注意到昏暗的客厅里。

包里的手机震动了一次又一次。

….

第二次欢好过后，房间里一片浓郁的腥甜气息。

连织跨坐在他腿上，随着他臀部颤动间起起落落，他们双手交抠住，仿佛坐跷跷板那样颠上颠下。

白腻的臀肉弹坐起来，又吞着肉棒坐了下去。

男人的衬衣虚虚穿着她身上，胸脯大敞，挺翘的乳儿随着起起落落，如揉面团一半上下滚动。

宋亦洲浑身绷死，手也去揉她的两团，她今晚格外缠人，夹着他的肉棒前后画八字，趴在他耳边亲吻，呢喃。

“宋亦洲…”

“怎么？”宋亦洲已经被她磨得声音嘶哑，绷死的小腹肌肉块垒分明。

连织摇头。

这个男人事业上给予她的养料方方面面，若不是有了陆野，宋亦洲当真是可以一直维系的好床伴。

她像是要和他告别一半轻轻吻他，一边吻一边叫他的名字，那声音轻微，却涩涩的，听得宋亦洲胸口一紧。

他想翻身将她压在床上，但连织不让，她又开腿坐在他跨间，手撑着他大腿反复吞吃。

宋亦洲只能看见她若有若无光裸的后背，她臀缝里正嵌着乌黑一根，色彩带来的刺激让男人头皮发麻，握着她臀部反反复复往上顶。

“啊…啊哈…啊宋亦洲…啊”

她情不自禁在他腿上颠，仰起妩媚的脸蛋，小嘴的吟哦混着身后的粗喘，在房间里此起彼伏。

他们太过投入，恨不得在这房间里抵死缠绵，而房间又是 t 型设计，以至于没有听到门边轻微的密码摁动声。

门开了。

陆野打她电话没接，可在楼上又看到她卧室灯光是亮着的，他以为人在屋里睡着了。

可刚踏进客厅，一股娇媚的吟哦声钻进他耳朵，像是在承受着什么酷刑，可音调婉转间又缠着至死的欢愉。

从卧室里面传来。

而视野尽头的地板上，男女衣衫凌乱了一地。

那一瞬间，陆野像是被雷劈过一般，僵在原地。

他大脑一片空白。

他的脑子一片模糊。

—

懒得分章了，宝们晚安

0122 121，陆野分手

跨坐的姿势入得好深好深，连织恍若被插进了芯口，偏偏男人大手还在握着她屁股上下抛甩，腿部蓄力将她癫上颠下，偌大龟头刺着她花芯的嫩肉往里陷。

“啊...”

她绷紧腰肢，无力的仰起头。

“轻点...呜呜...宋亦洲太深了..”

她声音似哭非哭，手指挠过他大腿像是小猫在挠痒。

宋亦洲下颌绷死，挺着胯更是用力往上顶，连织被颠得左右发颤，连想支撑的东西都抓不住，长发也如绸缎一甩一甩。

生死欢愉间，她察觉到一道锐利的视线，仿佛如刀般架在她脖子上。

连织懒懒抬眸，侧头顺着卧室门缝看去，顿时如遭雷劈。

陆野？

她怀疑自己看错了，可站在卧室门外的不是陆野又是谁？

他一句话没说，就远远站那。

身影陷进黑暗里，阴郁笼罩，但发红的眼睛却一眨不瞬地盯着她，像条充满戾气的狼，偏偏又近乎死寂。

连织心瞬间卡进嗓子眼。

他怎么回来了，完了完了！

几秒对视，他消失在那道门缝里。

她身体惊吓般骤然缩成一团，绞得体内的肉棒进出不能，几乎快要射出一股，宋亦洲闷哼出声，不知道这丫头是不是在故意搞他。

他翻身将她压回床上，喘着粗气贴在她唇边：“夹什么？动不了了。”

“没…没…”黑夜将连织仓惶的脸色掩盖，话没说完，宋亦洲便含住她的唇。

...

欢爱结束，男人搂着她小睡了会。

清晨他还要去赶飞机。而躺在他怀里的这几个小时，连织如同灵魂出窍般。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送走宋亦洲的，似乎还做出副困倦的模样，让他亲亲，低声可怜兮兮让他早点回来。

可大门一关连织猛地从床上爬起来，她翻出手机，陆野昨晚给她打了好多电话。

果然是他回来了，连织最后一丝侥幸瞬间支离破碎。

她来不及去细究他为什么提前一天回蓉城，衣服往身上一套直接出门打车去陆野那。

整个城市灰蒙蒙，一道曙光割不开连绵的黑，前路越来越暗。

正如连织沉重的心情，她看着外面，魂不守舍。

她有预感，陆野这次怕是保不住了。

到他门前时，仿佛突如其来的胆怯，她几次想要输密码，手却情不自禁发抖。

最终心一横戳了几个数字。

门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味猛地袭来，像是比人烟嘈杂的赌场味道还浓，呛人喉咙。

她借着楼道微光看去。

整个屋子半丝灯光也无，窗边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他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烟灰缸里满满都是烟头

在一起后，她不喜欢烟味，陆野便从没在她面前抽过烟。

此刻男人微低着头，莫名的颓唐。烟雾覆盖在他冷厉的下巴之上，他手臂夹着一一点红光，连织仿佛燃烧的是她一般。

门关上，他抬眸看着她。

连织亦然，谁也没有先说话。最终还是她不敌这死气的对视，几步走向他。

“陆哥哥，抱抱。”

她声音轻柔带着点娇俏，和以往一样奔去他怀里。

陆野也抱她，甚至如以往那样让她坐他腿上。

可腰间大手收紧却不断收紧，连织仿佛要被箍死了，他灼热的呼吸喷洒在她耳边，声声压抑。

她主动出声：“陆哥哥，我——”

话没说完，下巴被捏住往上一抬，陆野低眸看她：“你一直在脚踏两条船？”

“什么？”她一窒，装不懂。

近距离对视间，男人眸子像是一汪死潭。

他说：“一边和我上床，也和他保持性关系？”

“没有！”

他问话之犀利，连织无所遁形下，徒劳为自己婉转，“陆狗狗我没有，是他强迫的我，他是我老板我没有办法，不然我工作就保不住，呜呜…”

她眼泪说来就来，吊着他脖子哭得好委屈，像是个实实在在的受害者。

陆野却不为所动，也没有替她擦泪。

他问：“真的？”

她点头。

下巴突然被同力一掐，那力道仿佛要掐死她。

陆野声音微沉道：“连织我再问一次，真的吗？”

“真的，是真的！”她哭得好不可怜。

人却被摔在沙发上，哪怕沙发足够软，她也被颠得头晕眼花。

“我自己去问他。”

撂下这句话，陆野起身朝屋外走去。

“你干嘛陆野！”

连织立马跑去拉住他，然而刚碰到手臂就被陆野反手一甩，男人黑发后的眸子赤红带着磅礴戾气，像是要沿着躯体爆然而起。

转眼他已经打开门。

连织飞奔着拦在他面前，死死抓着门锁往后推。

“我不准你去，你不准去！”

光是想象宋亦洲知道这是场骗局的后果，连织都能当场疯掉。她推不开他就拿头撞他，狠狠地撞，就是不准他打开这个门。

“我说好嘛，我说！…我说！”

陆野手臂松了门锁，低眸看她。

他眼里的温柔早不复存在，只有死死压抑的疯狂，像是根钢丝随时都要断裂。

连织眼眶微红：“之前他有次喝醉了，我送他去客房我们就…之后就一直…”

她话里说的断断续续。

陆野声音微哑：“和他是从哪天开始的？”

她嘴唇微张，说不出话。

陆野问：“在我们之前？”

连织睫毛颤了颤，转头向另外一边。

很多话无须多说了，陆野仿佛被开了一枪，突然其来的窒息让他脸颊微微抽搐，眼眶瞬间就湿了。

“所以男朋友是假的，结婚是假的。”

他声音嘶哑得近乎粗噶，“还有那晚半夜醒来，哭着说害怕失去我也是假的？”

连织嘴唇颤动，眼睛也避开不敢看他。

陆野突然上前掐住她脸：“说！”

她被动撞在墙上，和他胳膊肘一起，发出巨大的声音。

面前男人的眼睛紧紧逼视她，像是一把刀。

连织咬紧嘴唇，点头。

“嗯...”

陆野一直看着她，嘴唇在颤。最初她爱得不深他知道，可后来的点点滴滴竟也全是演技。

他看着看着，发红眸底涌出一股扭曲的恨意。

“连织，你他妈完全没有心肝！”

门外的脚步声也挡不住他话里的哽咽，是痛苦，也是绝望。连织看着他脸部抽搐的模样，眼眶也湿了。

“陆野你相信我，你再相信我一次。”

她去抓他手臂，想解释，“我真的和他打算断了，我没想和他有以后，我也是真的想以后和你一起，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胳膊突然抓着狠狠往前一拽，陆野掌着她脑袋，低头吻住她的唇。

不，准确来说是咬。

他舌头钻进她嘴里，含着她下嘴唇往死里一咬，血腥味充斥着口腔。

连织疼得狠狠皱眉，呜咽了出来。她要推开他，可那点力道根本撼动不了分毫，她被困在墙和他胸膛之间几乎快要窒息了。

陆野掌住她脑袋，又是狠咬一口。

近距离对视 连织看到贴着的那张脸眼眶湿红，阴鸷翻滚，像是在发泄，在报复。

可报复的人，眼底却有晶莹滑落。

她闭着嘴仍他咬，松开时男人急促的呼吸声在他耳边，连织抱着希冀以为他不生气了。

她轻声道：“陆野，我——”

寂静的夜里，男人粗哑的声音截断在她头顶。

“连织，我他妈不陪你玩了。”

“什么？”连织脑袋轰地一炸。

“一夜情到此为止。”他似乎绷死下颌，好几秒后终于勉强恢复了平静，只嘴角的鲜血是那么触目惊心。

“这游戏我退出，你以后爱找几个，爱利用谁利用谁。”他声音淡淡，可连织却看到满满的嘲讽，“我知道你勾勾手指，裙下之臣说来就说，所以我就祝你以后走得顺利一些，别再碰到我这样不识时务的。”

他甚至帮她拂去了嘴边的血迹，人也从刚才的癫狂里冷静下来。

仿佛痛苦啊，背叛啊，甚至那瞬间对她的恨都悉数烟消云散。

连织看他这样，心里却莫名空了一块。

“陆野…”

陆野转身去了卧室，不过两分钟就出来，手里还领着个黑包。

他放了两个盒子在茶几上，一个是戒指，另一个…

他起身没看她，只盯着虚空某个方向。

只有声音在抖。

“这些东西本来想等你生日再给你，不过现在也行，你爱戴就戴，不戴也可转卖。”

连织麻木地盯着他。

陆野又放了两串钥匙在桌上。

“房子和车子留给你，卖也好住也罢，都随你。”

说完，他拎着背包，越过她径自往门边走，清冽的气息擦过她时。

连织道：“你去哪！”

陆野不答，背对着她走到门边。

他背脊挺拔精瘦，以往站得如白杨树一般笔挺，她之前还笑他时时刻刻宁折不屈。男人则是宠溺地点下她鼻尖。

可此刻，他脊背微微弯着，像是被人打碎筋骨，抽空后直不起来。

陆野打开门锁，却没动。

他声音低哑：“连织，我这辈子再不会朝你走了。”

连织仿佛在他侧脸上看到一瞬间的崩溃，可陆野头已经转头过去，她什么都看不见。

他走了，他真的要走了，他马上就要踏出那道门槛。

那一瞬间，连织手指发抖，近乎死寂的压抑让她想发泄。

“陆野我承认我是骗了你，但你也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她声音尖锐，又藏着丝不易察觉的脆弱，“你以为你真爱我吗？你不过是喜欢你想象中那个光环加身，漂亮身材好的人，换个人你照样可以。”

你也和其他男人一样。

当我成为万人践踏的妓女时，卑贱低微，肮脏不堪，亲近你，你会嫌弃且毫不留情地躲开。

你只爱我的皮囊而已。

他转头看她半晌，仿佛都不想再和她争执了，只牵了下嘴角。

“你说的都对。”

说完他就出门了。

楼道灯光微醺，将他的背影勾勒得虚无，随着门重重一阖上，连着最后那点黑色的影子都消失在连织眼前。

客厅空空荡荡，连织的心也是。

她拖着沉重的步伐去茶几，打开珠宝盒子里面，是条四叶草手链。

T 家的经典款。

连织睫毛颤了颤，他不是把工资卡给她了，买了这么贵的首饰他吃什么？

她环顾四周，恍然想起他以往总是系着围裙弄饭，她在旁边打打闹闹，碗他洗，饭他做。

她好像真的从没为他付出过什么。

连织脸上半丝泪意也无，但心却仿佛空了一块。

明明一切只是虚情假意，可这个安静清晨，她蜷缩在地下，痛得直不起腰来。

—

野子暂时下线，放心他后面会再出现的。

宝们大纲就是这么走，如果改动下半部就没法写了。

这章争议很大，还是想说两句。

1，为什么女主不告诉陆野和他一起解决？

陆野不管以什么途径知道宋亦洲的存在，他目前都不可能接受，所以连织得瞒着。

其次是她对谁都不信任，她选陆野是因为他不确定因素少一些。她可能会某个瞬间感动过，但是真的没有爱上，目前她谁都不爱

，只想复仇和过好日子。下卷可能有连织的感情线，但上卷她真的是铁石心肠。

2，为什么不直接和宋亦洲说拜拜，搞这么一出。

她本来自信可以二足鼎力，但是陆野警敏发现了霍尧，她才想马上解决宋亦洲。

但当时他们刚从美国回来，情感正升温，甚至都约定各自解除婚约和分手了，宋找不出任何差错，贸然和宋提拜拜，宋如果起疑，反查连织她可能就什么都没了。

3，重生回来为什么还那么蠢？

宝们还是稍稍公平一点，她在期间还是做了很多事，进辰达，考她想考的大学，事业小上进了一部，也通过陆野解决了江启明。

但是重生又不是换脑子，其他几个男人不是吃素，也有不确定情况发生。慢慢成长比较符合她。

0123 122，沉祁阳

巴黎度假别墅。

苍翠掩映，都市远去，真丝地毯穿过宽敞的长廊，两壁名画渐次。明明该是高山流水，附庸风雅。

然而游泳池边却在开 party，灯光四射，伴随着震耳的 disco，几十个打扮洋气的男女在旁边扭动。脏辫男跳进泳池，溅出一地水，惹得她们笑骂更开。

旁边吧台上，一群前凸后翘的美女围着几个亚洲面孔的男人。

男人们明明左拥右簇，偏偏又圆滑到雨露均沾，举着杯子挨个地碰一圈。

咍一咍才觉不对。

“我靠，这酒谁拿的。”

“Sofia，怎么？”

“这可是祁阳最喜欢的 blaye，让他知道非削我不可，麻溜放回酒窖去。”

一群女孩纸子咯咯笑，笑他还怕呀，沉祁阳今晚指不定还不回呢。

“谁给沉大少打个电话，我们要告周二少的状。”

告状是假，想见人是真。

“滚滚滚，你们这——”

话没说完，别墅外响起发动机轰隆一声，穿过喧闹夜色，蹿进有心人的耳里。

“这不，人来了。”周二少笑道。

众人扭头，只见花厅内隐约有黑影穿过，转眼男人已经到了后花园。

头盔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取下，虚虚拎在手上。他穿了件机车夹克，体恤半挡喉结，本就是张攻击性极强的脸，五官锐利，如今更是平添几分桀骜。

周二少胳膊挡住酒瓶，然而沉祁阳眼风扫过去，卷起报纸就打他头上。

“谁让你碰我酒？”

他眼尾往下压时，说不出的强势。

周二少：“错了错了！”

沉祁阳今天心情不错，倒没和他计较。

他扔下头盔，取过吧台上的高脚杯，细杯跟在手里一转，酒已经缓缓沿着杯壁倒了进去。

酒液涌出一些小气泡，附着在方形冰块之上。

这套动作流畅漂亮，男人神色懒怠，似乎无意参与他们的聊天。

但他一身倨傲的气势无形带着场内氛围，其他人都有意无意瞧他，他双腿随意敞开抵着吧台，帅得很。

有女人看愣了。

周二少笑问：“怎么看呆了，他帅还是我帅？”

女人脸红了红，轻声道：“他。”

“靠，好啊你。”周二少盯着她看几秒，道，“帅有什么用，他可没有哥哥我大方。”

几个女人都抿唇笑，但明显不信。

这位沉大少可是标准富 n 代，开 party 的别墅是他的不说，这段时间开的跑车都不带重样。

“不信？明显是涉世太浅啊。”

旁边花衬衫的男人调侃道，“听说过蜜雪冰城吗？或者娃哈哈小牛奶？”

女人摇头。

她是华裔，加之鲜少回国不曾听说。

“我给你讲讲，咱们沉哥哥——”

沉祁阳一直没搭话，这时懒懒投来一眼。

“啧，够了啊，一破事得说八千回是吧。”

其他男人不说了，但都哈哈大笑。

沉祁阳就一赛车咖，鲜少沉溺声色，但圈里十个女人，九个都听过这位赫赫有名的沉大少。

不过为的，在国内待着那阵女人上赶着往他身上贴，甚至趁其喝醉送回别墅想和来个一夜情稳定地位。

但关键时候沉大少却醒了，一番感谢的话没有诚意地出口，指了指茶几边上。

“我这别的没有，吃的倒是管够。”

他没骨头似的懒靠在沙发上，胸膛两粒扣敞着，无端让人脸红心跳，然而话却十分不要脸。

“既然你将我送回来，我也不能亏着你，箱子里的小饼干想拿多少拿多少。”

女人如遭雷击。

“不够？”

沉祁阳看她表情，秒懂，微抬眉骨叫管家出来。

管家将两杯柠檬茶交到女人手里，也是红着老脸。

上面“蜜雪冰城”几个大字，女人顿时眼前一花。

别的男人都是送名表送包包送别墅，这位住上亿豪宅的沉大少真是抠得闻所未闻。

她脸一阵青一阵白。

“沉大少，这山上没车，我能明早再回去吗？”

“哦，这也简单。”

沉祁阳玩世不恭道，“我后花园有辆单车，你踩下去，别弄坏了啊不然得赔，大几千呢。”

麻痹！

一个小时的山路让她怎么踩啊，女人差点当场爆粗。

一传十，十传百，打那时起，沉祁阳抠王的名声便在圈里广为流传。

也有女人不信这邪，如同蝴蝶似的粘上去，但所得馈赠无一不是娃哈哈，小饼干，十元三件的小牛奶。

女人依附男人所为何，不就是求钱求财。

结果在沉祁阳这一个没有，久而久之，声色场所里的妹妹都对他避而远之。

周二少几个还在爆笑，沉祁阳电话却响了。

他接起后走到阳台，昏昧的夜色里，他点了根烟，眼皮缓缓垂落，像是慵懒的波浪线。

那边说了沉希的近况。

他乐了，点评道。

“她这是活该，就她画那傻逼玩意，之前能得奖，那几个评委脑子才被屎糊了，就这样还能在国内享有盛名，只能说设计界早晚要完。”

沉祁阳幸灾乐祸都快写脸上了，说着，他眉毛却奇异一动。

“不过你确定是宋家召开的记者会？宋亦洲这阴狐狸之前忍了她这么多年，如今这么沉不住气？”

我还等着这对贱男蠢女锁死，怎么出趟国这厮就把婚约解了。”

“确定确定。”

傅珩笑道，“你就因为人家小时候一顿打记到现在是吧？”

“谁记了？”

沉祁阳呼出口烟，冷冷吐字，“我他妈就看不惯他，太装！”

“行行行。”

傅珩又问，“什么时候回来啊，兄弟我给你接风洗尘。”

“明天。”

“那说好啊，先来趟蓉城，哥好吃好喝伺候着。”

“听听是人话吗？”

沉祁阳哼笑了声，“接风还得老子跑你那来？”

“那必须啊，涛子他们都在我这，到时候给你准备个车队迎接你怎么样？”

沉祁阳笑了，掐灭烟。

“行啊。”

*

趁着沉希被宋氏酒店除名在新闻上闹得沸沸扬扬，连织将之前查到的信息一并卖给了媒体。

这三年沉希的设计图或多或少借鉴抄袭了其他设计师的作品。

好几次闹出点水花，都被沉希找人一力压了下去，如今墙倒众人推。这次几个知名的设计师联合举报，并诉诸法律，一致要求她退出设计界。

新旧事加到一起，所有媒体都在跟风讨伐她。

隔着屏幕，连织看到沉希脸色苍白坐在记者会上道歉，哭着请求大家再给她一次机会。

屏幕的荧光映进连织冰凉的眸底，岂止是痛快，这才哪跟哪啊。

连织退出了记者招待会的直播，登录菁华大学的官网，复试成绩在昨天便出来了。

随着密码输完，她戳了下快捷键，排名立马出来。

第四！

比她预想的要好一些。

连日来的郁闷寡欢和诸事不顺终于有了个小豁口，连织截屏转发给了人事部的小桃。

对方立马竖起大拇指。

【厉害厉害，我就知道你可以，织织要请吃饭噢，大佬以后请罩着我。】

连织会心一笑。

【好呀好呀。】

她翻出了许久不用的邮箱，给车子楚发去消息，让她帮忙调查江仲鹤的事无巨细，从性情喜好到常去场所，甚至见过的人她都需要知道。

那边也立马回。

【这么久没联系，我以为你不需要我了呢。讲真，你是我第一个客户，但这么多客户来来去去过后你居然还在？】

大概两人联系久了，公事公办外居然有几分惺惺相惜，连织依然对陌生人抱有防备。

但这次，她给车子楚发了个笑脸过去。

宋亦洲给她放了一个星期的假。

大概每天习惯了连轴转，做完这一切，连织陷入了半秒的空落。
。

她好似习惯了在下班后，看见一辆越野停在路边，但如今车来车往再没了。于是好几次她惘然地站在原地，不确定自己在等什么。
。

这股浑浑噩噩的情绪甚至冲淡了她考研成功的欣喜，让她变得迟钝而后知后觉。

连织也曾想要联系陆野，但他把她拉黑。她微信问过周与，才知道他已经不在蓉城。具体去哪大概涉及警队的机密，他无法告知。
。

连日来，这股烦闷的情绪不轻反重。

连织决定出去散散心，也就在这时，方程给他打来电话。

“连织，宋总给你定好了机票，他让我接你去机场。”

——

沉祁阳人设：抠王。

宝们差个 8900 猪加更。

但这两天很疲惫，没法写两更，所以这章不收费啦当成 8900 猪的更。

上卷大概还有三四章结束。

0124 123，机场打劫（增）

机场人来人往，傅珩等人靠在候机楼旁边的玻璃上，女伴问这位沉大少是什么人啊，怎么这么多人兴师动众来接。

“歹人。”傅珩笑。

“歹人，我可不信。”

“听说过食人花吗？就是外表长得跟妖孽似的，特别招你们女孩子喜欢。惹得一群姑娘飞蛾扑火，油尽灯枯，才发现内里是个红鸡冠，俗名铁公鸡。”

其他人都在笑，女伴没懂，傅珩道。

“这不，人来了。”

人流匆匆的出口，别人坐长途国际都推着几箱行李，就沉祁阳周身空空，连个包都没拎。

他手揣兜里步伐随意，一身宽松薄衫，却穿出了纸醉金迷淌过后的懒怠。

越来越近了，人群从他身旁擦过，男人头一拍，女伴才知食人花是什么意思。

五官立体冷沉，近乎浓艳。

她一眼想到国内靠脸吃饭那几位男爱豆，但也相形见绌。

转眼沉祁阳已走到跟前，傅珩笑道：“兄弟我可想死你了。”

他伸出手，沉祁阳也握拳和他一碰。

“倒也不必爱得这么深沉。”他嘴角缓勾，“我嫌恶心。”

“靠！”傅珩笑骂了句，“这次比赛听说你可拔得头筹，有什么获奖感言？”

沉祁阳眼皮都没抬。

“没意思。下次懒得去了。”

傅珩跟他介绍旁边几个朋友，沉祁阳目光一扫过，点头回应，别人伸出手，他也回以一握。

毕竟教养在那，他真正和朋友相处时，那股距离感和不可触犯便淡了。

其中有个长头发的叫文松，个子不道一米七，看到他眼睛放光。

“这就是沉家哥哥，和傅珩说的一样，可真帅哇。”

沉祁阳听他那恶心腔调，眼睫冷冷垂落，都懒得理他。

他扫视周围一圈，平声道：“我饿了，先去找点吃的。”

文松爱美，也趁着这点时间去了躺卫生间想补个妆。

*

宋亦洲回宋家的时候，庄园安安静静，初夏庭院郁郁葱葱，倒显得有些阴森。

老爷子在书房外给盆栽剪枝，听到身后动静，头却没回道。

“回来了？”

宋亦洲“嗯”了声，坐沙发上给自己倒茶。

“爸怎么不在？”

“下午有个预备会议，他一早就出门了。”

宋老爷子起身坐他对面，淡淡问，“这次去德国怎么待了这么久？”

宋亦洲寻常道：“中间转道去了躺波黑，看看工程的进展如何。然后回德时又遇到高思芯片的研发受阻，拳头极技术停滞不前都快小半年了，于是就多待了一阵。”

说来说去跟打太极似的，就是千万事回不来。

宋老爷子道：“这事急不得，也别一味追求硬件的创新，核心技术和用户的体验是依据软技术来支撑。”

宋亦洲：“是。”

“说来你就比你大哥能适应，当年他刚碰宋氏科技就连续搞砸了两个项目。”老爷子道，“我也生气，但自己的孙子能怎么办，于是只能让他去反省反省。”

宋亦洲眼皮动了动，不接他话。

“羽翼渐丰有时候不见得是件好事，比如会生出很多妄念。”老爷子锐利的眸子一抬，“和沉家解除婚约这事是你在背后推动的？”

宋亦洲知道瞒不住他：“是。”

“你倒也大方，为退个婚折了自家两位叔伯，不过你和沉家丫头也许没这缘分。”宋老爷子叹了口气，道，“咱宋家也并非他沉家不可，之前和高副主席吃饭的时候，他小女高欣还聊起你。”

“得空去见见？”

几秒的对视，宋老爷子高深莫测地看着他。

宋亦洲神色淡淡，但阳光落进他的眼底却十足讽刺。

“我以为卖女求荣在古代只是个典故，没想到二十一世纪了宋家人还在引经据典。”他道，“不妨让二哥去试试，他刚去美国治腿，高家小姐不至于嫌弃一个跛子。”

宋老爷子大怒，宋亦洲从公文袋里取出份文件递过去。

“这么点小事，老爷子没必要动怒。”

宋老爷子拿过一看。

是这几年宋氏集团的股份动向。

稳坐宋氏这些年，宋亦洲收购科技和铁路，拥有股份不下于他，已经成为第三控股人。

明明早已是辞色俱厉，宋老爷子偏偏还微微笑了。

“我看你真的是被女人昏了头，以为掌控了集团命脉，就没人动得了你？”

宋亦洲不置可否。

当年宋湛策被多方钳制，利欲熏心，甚至为着个联姻不惜杀害亲兄弟。

但三四年过去了，没有人会重蹈覆辙。

宋老爷子道：“想让人偷偷送她出去，你确定能如愿？”

宋亦洲猛地抬眼看他，老爷子一脸笃定，稳操胜券。

他面上还风波不动，然而心跳骤然加快，宋亦洲拿出手机想打给连织，然而没法接通——他这方通讯信号被完全屏蔽。

他脸色微微变了。

*

“连织，和你认识那么久，不管是于公于私，我都劝你赶紧离开。”

方成道，“如今不管去往哪里，凭着你自己的能力都能活得不差。”

人来人往的机场。

连织胸膛微微发冷：“我要是不呢？”

到了机场，连织去丽江的机票被替换成了波斯尼亚，没经过本人同意，护照签证早一律办好。

有钱有权就是好呀，想要谁消失就跟搬运蚂蚁一样。

“这是宋亦洲的意思？”

她觉得不对，又问，“还是宋家？”

刚才宋亦洲电话打不通，所以他也出事了。

方成顿了顿半秒，道：“不管是谁，都不影响结果。”

“是，但谁都不能左右别人的命运。”

连织将机票撕成了碎渣渣，道：“不管是宋亦洲还是宋家，都不能未经过我的主观意愿让我擅自离开这片土地。”

“你说我出国也能过得很好，也许吧，但也得我自己想离开这里的时候。”

连织起身，拖着行李箱就要离开。

然而刚起身就被方成拉住胳膊，他道：“连织，我劝你别动。”

他眼神微凛，连织也跟着他目光看去，四周座椅上皆有男人暗暗盯着她。

“你如果这一退，精神异常的鉴定书便会下来，最后还是会被强行拷去国外。”方成道，“也别想着报警，宋老爷子提前安排好了。”

连织一怔，顿觉无比荒唐。

方成隐隐有不忍：“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不无可取，这次你看似被挟制，但金钱和自由上都有足够的保证。”

“以后的每一次，都会比这个情况更差。”

“放开！”

连织半句不想听，挣扎间方成手腕纹丝未动。

她冷笑，“走也行啊，时间快到了我得去办理托运，你想一直这么和我僵持？”

方成审视她几秒，手还是松了。

偌大的机场，人来人往。

宋家人为了让她顺利出境，连托运的绿色通道都开好了，机票也是提前预留。

旁边的人还以为她是什么大人物，频频投来目光。

连织眼眶却漫起一层雾气。

她仿佛一叶扁舟置身在洪流里，别人都是三五傍身，成群结队。就她孤身一人，海浪拍来瞬间四分五裂。

重生之后，她步步为营，总是自以为很聪明。

以为靠着这个有背景，那个有权势，就能将上辈子陷害她的玩弄于鼓掌，复仇是也早晚之事。

可原来不是。

她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所有东西都是泡沫，所有人都能来欺负她。

但她不能走。

没有手刃江启明，她怎么甘心。

连织眼角往旁边探寻，她忽而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

“怎么？”方成也跟着她。

“上厕所也要跟着？”她讽刺道，“我行李还在门外不至于跑掉。”

方成一顿，只得跟在她身后，守在门外。

外面那么多人，她跑不了。

机场卫生间是感应式开关门，进去后连织跑去女厕，然而四周空空，没有出路。镜子里的她穿着明显，这副模样出去就是个活靶子，根本跑不了。

她心一横，从包里掏出身份证和水果刀，将包扔进垃圾桶。

连织戴上口罩直接往男厕奔去，这时候机场人流不多，走出厕所的男人诧异看她一眼。

连织进去前先扫了眼。

里面只有个花大褂，梳长辫的男人站在小便池。

文松拉上裤链，正要拿出镜子补个妆。

臭男人的卫生间总是有股骚味，哪比他们香喷喷的女孩子啊。

然而卫生间灯光瞬间关闭，他正要回头。腰上却被冰凉的利刃抵住，来人声音微低。

“别动。”

文松一怔。

“别回头！”连织压低声音，“不然我现在就捅死你。现在外面到处都有警察在通缉我，我不介意先找个替死鬼。”

文松气道：“你这个神经——”

腰上的利刃顿时往里一刺，刺痛感传来他顿时萎了。

“哥哥饶命！哥哥…哥哥咱们萍水相逢…”由于心理惧怕下，文松来不及分清男女。

门外传来脚步声，连织道：“进隔间！快！”

文松哆嗦着进去。

卫生间门一关，连织压低声音。

“你要是敢转头看到我的脸，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我不敢…”文松哆嗦道，“哥哥我就一良好市民，之前从来没有…”

连织：“脱衣服！”

“啊？”

连织狠道：“没听见吗？让你脱衣服！”

快十分钟后方成终于察觉出不对，他站在女厕门外叫了几声连织，然而没人应。

方成立马叫人进来搜查。

与此同时，连织一身男人装束，头戴鸭舌帽，混在男人堆里从卫生间溜了出去。

*

其他人都去车里等着。

沉祁阳吃完早点，电梯从顶层往下滑时。他靠在电梯边上随意站着，手指转悠着车钥匙。

他歪头瞧傅珩，道：“刚那娘炮谁，去哪找这么号人物？”

“之前茶室认识的，性格还挺有意思。”

沉祁阳意味深长：“不怕半夜睡不好？”

傅珩也笑了。

“之前我也有这担心，不过他性取向正常，除了婆婆妈妈一些...”

话没说完。

沉祁阳缓抬下巴，隐有深意地盯着前处，嘴角微微翘着。

傅珩也跟着看去，电梯门开了，门外正站在文松。皮靴子，花衬衣，不男不女的，整个机场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这么穿。

他果断住嘴。

“文松？”

没人理。

连织所有心思都在身后，提防有人跟着她。

然而刚踏进电梯，一只手揽过她的肩膀，傅珩直接将她的口罩扯了下来。

“你小子搞什么神秘，怎么去趟卫生间——”

后面的话卡在嘴里。

沉祁阳一直没骨头似的靠边上，这时撩起眼睫，随意看去。

也微微顿住了。

是张女人的脸。

鸭舌帽一戴，脸跟个巴掌似的，极为漂亮，叫人想起掌上珊瑚。

。

连织将他一推：“你干嘛！”

“抱…抱歉…”傅珩很尴尬，连织却是半句都没搭理。

多待一份就有一分的危险。

她摁下开关，电梯稳稳往下滑。

门外，傅珩脸上十分不是滋味。

“你刚才也觉得像吧..不是我一个人认错？”

沉祁阳脸上疏离莫测，但又有一丝幸灾乐祸在。

他微耸肩：“谁让你占人便宜？”

“我哪有…不过还瞒漂亮。”正说着，傅珩电话突然响了，是文松打来的，接通后那边嚶嚶嚶的哭。

“珩哥哥，我被犯罪组织抢劫了，快来救我…”

沉祁阳和傅珩对视一眼，赶去卫生间，然后差点被眼前这一幕给笑疯。

文松就条裤衩蜷缩在卫生隔间，从头被扒到尾，连袜子都没给他留，他捂着胸前那两点嚎啕大哭。

“这绝对是有预谋的团伙作案，肯定是从我进机场就盯着我了！”

“绑架我的男人凶神恶煞，肯定之前杀过人，他还说警察在全城通缉他，我这次能活下来绝对是侥幸，妈祖保佑…”

打劫还带抢衣服的，真踏马闻所未闻。

傅珩捂着肚子，都快笑喷了。

沉祁阳还算给他面子，拳头抵在唇上，微低着头，只肩膀一颤一颤，硬是清嗓子才压下笑意。

“你确定是个男人？”

他踢踢一旁的垃圾桶，勾起里面一件女士短款衬衣，“就你这身高，是男人就该锁你脖子，怎么会割你腰子？”

男人乌密睫毛下，黑眸幽清，偏偏又透着股不好糊弄的劲。

话刚说完，几个穿黑西装的人进了男厕。

方成看到他后一愣。

“沉大少。”

沉祁阳眉微皱，眼神漆黑。

“你认识我？”

方成：“我在宋老爷子身边当职，之前有幸见过您几次。”他四处看，“之前有个女孩跑进来，你们瞧见了么？”

沉祁阳还没答。

“你神经病啊，这里是男厕所，怎么会有香喷喷的女孩子跑这来。”

文松捂着胸口，“快出去！老子都快被你看光了。”

他发飙时语气终于正常了些。

沉祁阳闷声笑。

方成他们正要退出去。

沉祁阳忽问：“你们找那人和宋家什么关系？”

方成扭头，他随意瞧来，眼底纯黑。

仿佛好奇，又似随口一问。

方成犹豫。

“不方便？”沉祁阳道，“不方便就别说了。”

“谢谢沉少爷理解。”

方成和其他人退了出去。

傅珩忽然想起什么。

“祁阳，刚刚那女孩…”

沉祁阳点头，八九不离十了。

“找块床单给他披上，不然出去惹人嫌。”

说着他准备出门。

文松哭道：“沉哥哥你去哪…”

沉祁阳扭头。

他骨相孤挺绝佳，深隽的下颌线条常常给人疏离且不近人情的感觉。

然后此刻，男人睫毛微抬如苇叶荡漾，里面幽深且透着股许久不曾的兴味。

“既然你都叫我哥了，得给你讨个公道不是？”

—

二合一。

0125 124，沉祁阳连织互坑

前面一章在末尾处增了一段方成和沉祁阳的对话，感觉这样更合理，宝们可以拉到上一章的末尾看一看。

———

机场的小咖啡馆里，连织坐在小角落里，棒球帽和口罩挡住了她全部的脸。

她端着杯咖啡，眼角余光却在左右探寻。

到处都是搜查的人，她要怎么出去？

连织宁愿烂死在蓉城也绝不可能出国。

工作没了再找，住的地方没了再换，出国再回来就难了。

不过如今各个出口都有人排查，她这幅样子肯定出不去。

倒是停车场的出口可以搏一搏，但没有车怎么办….

连织四处打量，将目标放在了一个刚进来买咖啡的男人身上。

他皮包里鼓起个金属硬件，吊坠都出来了，是车钥匙。

连织起身朝他走去。

“先生这是你掉的钱吗？”男人肩膀被拍了拍，他回头，一戴口罩的男子将两张一百元递给他。

“啊，对对对…真是谢谢你了。”

连织眼一弯。

“不用。”

她转身，同时将车钥匙揣进兜里。

连织沿着电梯往下，机场停车场分三层，她一层一层地试。前两层毫无反应，到了地下三层，连织摁车钥匙，远处立马响起刺耳一声。

车灯同时亮了。

她一喜，大步走去。

然而几个男人正在不远处逐一查看。

连织立马往旁边躲，借着墙柱隐藏自己。

这时突然传来轻微一声，在这昏暗的停车场如同颗粒摩挲过她耳后。

“喂。”

连织抬头。

斜对面墙边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个男人，他双腿交叠靠在墙上，额前碎发将他的眸色遮挡，下颌线条犀利一看就不太好相处。

“左边没人。”他抬下巴冲她示意。

连织听他那懒洋洋的声音，有些不信。

“还不跑，等着人来抓你？”他煞有其事道，“前后我刚才可是瞧见了不少人在搜查，是在找你吧？”

他眉目略显疏离，不像说谎的人。

连织纠结几秒，还是选择信他。

“谢了。”

她往左边跑，然而刚走过两条道，就有几个男人候在那。

连织瞳孔一缩，立马转身。

“站住！”

身后传来一声厉呵，大步上前，连织瞬间开跑。

然而几个男人也立马追上来，甚至拿着对讲机道。

“找到人了，她就在地下停车三层！”

疾风掠过连织耳边，她口干舌燥，心跳剧烈，将刚才那男人骂个底朝天。

她跑的时候专门往车缝隙里钻，借着车身挡住自己。然而前路也有几人跑来，两对人马将她夹击在中间。

左右无路之际，一只手将她猛地往后一拽，直接将她摁在车屁股和墙的缝隙处。

这地方在阴暗处，潮湿黏腻，有股淡淡的腥臊味传来。

像是有人撒过尿。

连织转头一看，塑料口袋里还有坨屎粑粑，她居然踩到了。

好臭啊…

连织正要冒头挪一挪。

“别动！”沉祁阳像打地鼠似的将她脑袋摁回去，折颈瞧她，
“除非你想被发现。”

男人气息陡然逼近，连织看他眼底纯黑，偏偏又一有丝隐约的幸灾乐祸在。

她脸上十分难看，怀疑他在故意整她。

但关键时候能屈能伸，她只能屏气蹲在一旁。

沉祁阳看她憋屈样，嘴角缓勾，反而揣兜大摇大摆出去了。

穿西装的男人追上来，看见他后招呼道。

“沉大少，您怎么在这？”他眸底四处探询，明明刚才还见人的，他怀疑沉祁阳将人藏起来了。

沉？

身后的连织微愣。

沉祁阳漫不经心道。

“我在哪方便，还需要和你交待？”

方便….

男人隐约闻到股撩骚味，脸上顿时意味深长。

听说这位沉大少脾气古怪，没想到还不讲公德。

他正要让人去车后座查看。

但沉祁阳大手一拦。

男人明明面上温和，但睫毛一抬，却明明白白让人察觉了冷意和威压。

“我这人呢有个原则，凡是从我身上出来的东西，都不能叫人看。”

他吊儿郎当道，“哪怕是一泡尿也不行。”

“…”

西装的男人不敢惹他。

只能叫人离开，等人走远后，沉祁阳靠在车身上，踢了下车轱辘。

“喂，这味这么好闻，还不出来？”

一只脑袋从车尾冒出来，连织眼底怒意翻滚：“你故意的吧，将我引到这来。”

那味太臭，连织连着干呕了几下。

她鞋一边蹭屎，眼神冒火，想将他手撕了。

沉祁阳嘴角微弯，欠欠的。

“要不是我你就被发现了。”

“你还好意思！是你先诓我！”

沉祁阳扬眉，十分拽。

“我有说是真话？”

连织憋着一肚子气，不想和他在这争执。

她起身拍灰，想赶紧离开，他们随时有可能会回来。

沉祁阳这时却道：“宋家为什么抓你。”

“你知道宋家？”连织转头看他。

他姓沉…大家族里除了京城沉家，不会有其他人了。

“嗯哼。”

他稍一颌首，但明显没解释，反而靠边上游刃有余地打量她。

连织没空搭理他的好奇心。

找到车子后迅速打开驾驶门坐了上去，他仍站那。

连织眼睛一转，突然想到怎么报复他。

她眼弯弯的，温声道：“上来吗？看在你刚才帮我躲藏，我送你去市区？”

这人变脸比天快。

他没动，目光审度地打量她：“你和宋家什么关系？”

连织口罩下的眼睛很真诚：“他们马上就追来了，在路上我告诉你？”

沉祁阳也不是个别扭的，直接拉开副驾驶跳了上去。

连织开火，给油，车子一溜烟冲出了停车场。

沉祁阳目光扫视车身一圈，悠悠道：“你眼光还挺彪悍。”

路虎外观一般不招女孩子喜欢。

连织：“还行吧？我喜欢威武一点点。”

她大半注意力都在后视镜上，根本没听清他说什么。

车子缓缓开下高架桥。

沉祁阳道：“卖关子一路，现在可以说了？”

连织略一沉吟。

“听说过宋志建啊？”

当然听过。

不就是宋亦洲那厮他爹吗，都是一号的装逼人物，平时在电视里不苟言笑，满口仁义道德。

沉祁阳那股兴致缺缺的劲，一瞬间荡然无存。

他睫毛微抬，乌密像苇叶一般。这双眼睛冷淡时锐利，来了兴致眸子里幽清恣意。

沉祁阳：“所以？”

连织转了小半圈方向盘，道：“之前他来蓉城视察的时候，我在电视台，然后和他…。之后宋老爷子知道了要强行送我出国，说我破坏家庭。”

之前她就将宋亦洲家里的关系摸得门清，于是说起谎来水到渠成。

沉祁阳扭头觑她好一会。

有光沉淀在他眸子里，那眼神很难形容，他弯着唇角，似笑非笑：“你还有这爱好，宋志建都快五十几的人，有老人味了吧。”

“我就喜欢成熟稳重的。”连织道，“年龄大点爸和男朋友一起当了，心情好时叫哥哥，心情不好叫爸爸。”

沉祁阳：“…。…牛逼。”

他笑了，胸腔都在震颤，第一次听说当人小三这么理直气壮的。

他手搭在降下的车窗上，指间捏着个打火机来回翻滚。

“认识宋亦洲吗？”他扭头看她。

连织沉吟两秒，眼睛清亮。

“...听说过，怎么？”

沉祁阳唇角一松，拖腔带调：“祝你成功，让宋亦洲早日叫你一声妈。”

连织默了默，口罩下的脸一言难尽。

下高速之后路边都是商铺，连织将车一停。用纸巾随处擦擦。

其实是在偷偷擦掉指纹。

“我先下去买瓶水。”她道，“你不会将车偷偷开走吧？”

沉祁阳眼微眯，那意思是一一我看得上你这破车？

连织轻声：“还是谢谢你刚才帮我，这世界上好人不多了，特别是像您这样又帅又正直的。你要喝什么吗？”

她下车时，眼眸冲他弯了弯。大该是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于是那双眼睛像月牙似的，亮晶晶。

沉祁阳其实该察觉出来一丝不对劲，但这丫头的眼睛挺会骗人。他看了两眼，再淡淡挪开。

“不用。”

连织迅速走进小卖部，然而东西一个没买，她从后门溜了出去，直接打车离开。

刚才他那么整她，活该。

几分钟的时候，沉祁阳就懒靠在副驾驶上。

阳光明媚地射进车窗，他黑发细碎散在额前，在低头回人消息

。

傅珩问他去哪了。

他说秘密。

然后嘴角微勾着戳字。

【有瓜要听吗？政界顶流。】

傅珩：【快快！】

沉祁阳：【三千万买断，绝不议价。】

傅珩：【靠！做生意做到老子头上来了，这瓜砍了吧，不吃也
罢。】

沉祁阳笑了。

星点阳光落在他眼角，恣凜且随性。

这时，身后却传来警车的声音。

沉祁阳头都没抬，根本没当回事。

然而警车在他对面停下，里面两个警察下来后敲了敲车窗。

车窗降下，沉祁阳眉眼漆黑，几丝不解。

“同志！我们有理由怀疑你盗窃他人车辆，这辆车的车主刚在机场报警车钥匙被偷，你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

“什么？”

“没听懂吗？你盗窃他人车辆，严重可能判刑。”警察道：“现请你下车跟我们回警局调查。”

沉祁阳一愣，随即反应过来。

他看向便利店，来来往往，哪还有什么人影子啊。

沉祁阳如同吃屎一般，脸色骤然阴沉，变得十分难看。

靠！

算计到小爷头上来了。

—

这两人第一次见面好像不太愉快哈哈。

明天是上半卷最后一章了估计。

0126 125，宋亦洲受伤

宋家书房内。

宋亦洲放下手机，面上却很冷静：“所以老爷子今天是专门等着我回来，给我设套？”

宋老爷子不置可否。

“您准备把她送去哪？”

“世界之大风景也各处不同。”

宋老爷子口吻严厉，俨然一副当家长辈，“欧洲有些国家依我看就很适合她。如果她不喜欢南非也不错。去外面晒晒太阳看看广阔天地，才不会有非分之想。”

宋亦洲脸色微冷。

“这事您是不是怪错人，几年前送宋谌测进狼窝的胆识去哪了。”他道，“您老对一个外姓小姑娘下手，也不怕折您的寿。”

宋亦洲知道她有胆识，无论去哪都能好好生活。

但他无法想象她得知一切都是骗局的无助。她会不会觉得自始至终都是他在骗人。

这时书房门被打开，管家在宋老爷子低语什么，老爷子复尔冷笑。

“几十个人看着都能叫她给跑了，方成怕是老了罢越来越不中用。”他看着宋亦洲，“不过跑就跑吧，再找也容易，经过此遭也不知她能不能明白勿生妄念。”

“这孙猴子自以为能翻出如来的五指山，殊不知在外翻腾十万八千里还在掌中。”他道，“你想率先送她出门这点把戏当谁看不出来，半点登不上大雅之堂。”

宋老爷子神情讽刺，几十年伪装的和蔼在此刻仿佛撕下伪装一般。

宋亦洲薄笑一声。

“不需要您老动手，老爷子容我提醒你，这事让政委知道您知道是什么后果。”

他道，“前段时间会上重点提了宋家，您是嫌这眼中钉还没当够吗？”

说着，他起身大步离开。

宋老爷子冷下脸，狠狠杵了下拐杖。

“逆子！整个家族都对你寄予厚望，你却对个女人昏头。”

他道，“当年你一颗子弹逼视死你大哥，当所有人都不知道吗？这辈子你永远欠宋家，有什么脸走！”

宋亦洲猛地站定脚步。

他回头，十分荒唐：“你早知道？”

“是。”宋老爷子握紧拐杖，“当年你偷偷在他猎枪里动手脚，让他命丧荒野。我要早知道你今日会背弃家里，就应该将证据链交给警察。”

他字字句句满口正义凛然，仁义道德。

宋亦洲却觉得胸腔发冷。

“那你知不知道当初宋谌策三次想杀我。”他笑道，“我同父同母的大哥为着和沉家联姻不惜在我车里动手脚！是朱正误开我车我才侥幸捡回一命，不然尸骨无存的该是我！”

他眼瞳清黑，仿佛不起波澜的深渊。

宋沉两家联姻是二十多年前就定下。

沉家就一养女沉希，宋家自然是被寄予厚望的大孙子。然而阴差阳错沉希却对受家族冷落的宋老三情根深重。

多次在宋谌测面前明示暗示，非宋亦洲不嫁，甚至想劝说宋家易主。

一来二去，宋谌测恐继承地位受到威胁，于是计划对宋亦洲下手。

那时候的宋亦洲还是个备受冷落的三儿子。

宋家长幼等级严重，所有资源倾泻给长子，宋亦洲乐得清闲，连着专业都选的是与世无争的天文。他前半生压抑本性，装聋作哑。

唯一一次强出头便是替沉希揍了沉祁阳。

然而也成为他悔之莫及。

佣人朱正的惨死让宋亦洲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让宋谌测死在了最爱的狩猎上。

宋亦洲守着这秘密无数次梦中惊醒。不得安生。

而今他看着宋老爷子虚伪的面孔，他知道多少，又放任多少。想着想着一股悲怆和尖锐从骨子后面爆裂。

“你从头都知道，或者爸自始至终也知道！”

宋亦洲握紧拳头，几乎爆起青筋，“但你们听之任之，默许宋谌测暗中杀我，但谁曾最后想死的是他。

“这就是你们口中常常提及的亲情，简直是虚伪作呕之极！”

男人字字句句，言辞里的戾气狠绝让人心颤暴跳。

宋老爷子脸上铁青，却是鲜少的沉默。

人有无奈，宋家正房只能出一个继承人，为了权利不被分割，他不得不这么做。

“为了宋家，我和你爸也是不得已。”他道，“在我们那一代发生为权争斗的悲剧，我不能再让它重演。”

宋亦洲狠道：“不得已当初就不该任由我出生，在襁褓时你不如掐死我和二哥！”

他半刻都不想在这里待，刚大步走到门口。

门却开了，一身西装革履的男人从屋外走进来，和他身量差不多，笑着叫了声三哥。

宋亦洲：“你叫我什么？”

“三哥。”宋至航道，“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母亲，但还是能叫你一声哥的。”

大概宋家荒唐事太多，宋亦洲居然不觉得稀奇。

他转而看着宋老爷子，讥笑。

“这事妈也知道？”

“是。”宋老爷子步步走近。

“我花了七年培养你，你以为你真无可取代，宋家离了你就不行？”

老爷子肃然开口，“面前这位叫宋至航，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弟弟。他自小被送往国外，斯坦福商学院毕业，从小所学所拼都毫不逊色于你，就是差个机会和名头。

宋至航守规矩，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老爷子又道：“老三，不喜欢沉家丫头我可以让你再挑，但宋家绝不会允许你将无根无名的女人带回来。”

“无根无姓，您老怕也忘了当初抗炸药包在泥浆里翻腾那会，当初要不是班长救您一把，早没宋家这个姓氏。”

宋亦洲冷笑，一字一句，“您培养我？你和爸将我和二哥冷落二十多年，然而任由宋谡测杀我，这就是您口中的培养？

老爷子，这个家三代经您的把持，真的是从根里烂透了！”

说完他就大步流星出门。

老爷子词严厉色道：“给我拦住他！”

冗长的走廊。

不知从哪里出来的佣人纷纷冲上二楼，几十个人死死拦在出口。

宋亦洲眼神狠厉，见谁挡道直接一脚踹下去，有人想钳制他胳膊，他反手一扭，一脚劈下去佣人痛得跪在地上。

老爷子本以为十几个佣人够了，然而三脚猫的功夫都被宋亦洲制服。

他不由得暗悔当初送宋亦洲去学防身术，只得让人叫来门外的保镖。刚才用宋航不过是激将之术，宋亦洲的能力远不是这个私生子能相比较的。

老爷子握着拐杖，远远看着。

他沉声道。

“宋亦洲，我劝你现在停手，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今儿个我尸骨就是摆在这，也不会让你出宋家门！”

宋亦洲充耳不闻，甩掉他们后直接握着楼梯就翻跳了下去。

后面来的佣人打不过他就抓他腰，抱他胳膊，连着腿也死死拉住。

“放开！”他厉声道。

从外面回头的宋母听见动静，大惊失色。

“亦洲你这是干什么。”

跑镖们冲上前来想阻拦，但顾忌宋亦洲的身份，不好下死手。

反倒让宋亦洲寻到机会，将其抡在身前当活靶子，眼见要被他逃脱。

眼看着就要被他逃脱，老爷子怎么甘心。

几乎怒得目眦欲裂，他冲保镖使眼色。

这时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一只电棍，狠狠戳向他脖子。

宋亦洲浑身一软，瘫倒在地。

他浑身却软如泥，剧痛袭来，浑身都在抽搐。

但残存的意识，让他拼命想要撑起来。

余光里只有根拐杖，宋老爷子站在他面前，面色严厉。

“想逃离这个家？你如今享受到的所有，哪样不是宋家给你的？你看看那些在为钱和权厮杀的人，你生来就站在了他们无法企及

的位置，不用活得像条狗一样。”他道，“你不仅不知感恩，反倒吃里扒外！”

宋亦洲恍若未闻。

宋老爷子看他死不悔改，眼里闪过一丝狠厉：“今几个我非得让你涨涨记性。”

他看向一旁佣人，“拿棍子，给我打残他的腿！”

宋母哭道：“爸！你不能这么对亦洲！”

“老爷子！别…”

可劝没用，这家里最大的权威就是他。宋至航心里素质很强，但看到这场面吓得也后腿了。

“哪怕伤了断了，我都能把全世界的医生都请来给他安上假肢！”老爷子握着拐杖狠狠一杵，声色俱厉，“给我打！”

佣人举起一棍，狠狠打在宋亦洲的腿上。

肉体碰撞的声音，光一看便是血肉模糊，只听得骨头一声脆响，宋母陡然晕了过去。

宋亦洲咬死牙关，哪怕痛得青筋爆起，也半句不吭。

他想起连织那晚问他——宋总，你家人和睦，该是很幸福吧。

可事实不是。

没有家人还能猜测，能盼望。

但如今家人在这，他们将他当傀儡，抽筋扒骨，不榨干每滴血液誓死不罢休。

—

宋和家里决裂连织只是导火索。

他也不是纯纯恋爱脑。

0127 126，上半卷完（加更）

*

连织回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看到宋亦洲。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虽然早猜到宋老爷子会阻止他俩发展，但宋亦洲杳无音讯让连织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担心宋老爷子再度在她身上打主意，连织甚至换了个地方住，也在工作网上提交了离职流程。

八月去京读书在即，她没有必要再在秘书岗位上浪费时间，打算提前过去。

连织修饰简历过后，向京城各大建筑师事务所投递实习简历。

有宋氏酒店参与设计的经验在前，加之辰达资本和菁华大学这个跳板，这次好几个大所都像她伸出了橄榄枝。

连织在进建筑所实习之前，去了躺远在长三角的荆市。

车子楚已经将江仲鹤的具体信息发了过来，这人心若蛇蝎，面似佛口，面上风趣幽默，兴趣可畏广泛。

他不仅专门开了京剧社常去唱空城计，更是熟读明史，常在山庄里和人畅聊万历十五年。

有爱好就好，连织还就怕他无欲无求。

她到荆市的时候，正是长三角酷暑，热气黏腻覆盖在她身上，骄阳如火，万里不见云。

自建国以来，荆市便在全国小有名气。

除开其经济发达，更重要的愿意是这里孕育着全国最大的淫窝，好几次扫黄打非，却越扫越黄。

连织穿了身男装，帽子一戴，走进街道长巷里最大的一家夜总会。

她道明来意后，妈妈桑叫了好些个女孩子来包厢。

昏暗的蓝光下，连织坐一一扫过，摇头。

“有没有年龄更小一点，19 到 22 岁，最好读过点书。”

妈妈桑不耐烦瘪嘴。

别以为她看不出来，面前这人就一女的，来夜总会指不定有什么特殊癖好。

连织看她这样，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桌上。

妈妈桑眼前顿时放光。

“哎哟，这有什么难，别说是读过书的，就是留过学的我都能给你叫来。”

第二批叫进来的女孩子就要水灵一些，连织一眼便瞧见边上杏眼巴掌脸的女孩子。不算绝顶好看，但弱柳扶风的那股风情格外勾人。

其他人都退了出去。

连织拍拍沙发让她过来坐，女孩也乖乖过来，连织给她递了杯水。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轻声道：“烟烟。”

估计是个假名字，连织道：“家里就你一个，爸爸妈妈还在吗？”

烟烟说还在，家里还有个弟弟。

连织：“老…大姐对你们接客有任务量吗？”

烟烟说有，每晚必须得出台。

有些男人将她们当成牲口折磨。

说完她肩膀被勾了过去，女孩吓得一抖，妈妈桑说这是个女人。女人来夜总会找乐子大多都是变态。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

连织将口罩取了下来，女孩抬头，顿时一愣。

面前之人五官精致且浓艳，比她见过的所有人都好看。

连织道：“我给你提供一份来钱更多的工作，且不用应付各种男人，你愿意吗？”

*

连织从荆市回来后，将出租屋的行东西一一打包，寄邮政特慢，估计她在京城安顿下来，行李也到了。

宋亦洲还是没有消息。

若不是大风过境，痕迹清晰，她有时候都怀疑像场梦。

蓉城夏日的夜晚很美，夕阳染红天际，整个城市笼罩在玫瑰色里。

日落带来希望之美，也赋予莫名的悲伤。

她买菜回家的路上，前面有个女孩如同挂件挂在他男朋友身上，问哥哥哥哥今晚吃什么呀。男人则是宠溺地揉揉她脑袋，说家里都有。

这画面似曾相识，连织猛地一怔，脚步就生生停在那。

来往车辆噪音不断，糅杂在连织耳朵里。那一瞬间她脑中像是被锯齿割过，空白了一块。

但人还得继续往前走。

连织快到小区的时候，见方成等在那。快小一月没见，她满脸提防，老远就警惕看他。

方成慢步走过来。

“连织，上次机场的事情我很抱歉。”他道，“但宋总正在车里等你，他有话想和你说。”

远处停着辆加长林肯。

“你确定？”

连织犹疑，“你口中的宋总是宋亦洲吧？”

方成点头。

连织半信半疑走过去，迟迟没开门。

车窗这时缓缓降下，宋亦洲抬眼看她，缓缓弯唇。

“以为是谁？”

“宋总…”她讷讷道。

连织发现他瘦了好多。

下颌弧度凌厉而冷峻，但深蓝条纹一丝不苟的系在乳白色衬衣上，西装熨帖，衣品还是一顶一好。

宋亦洲：“进来。”

她坐进去后，百感交集。

“宋亦洲，你我以为你再不会回蓉城了。”

说着，她嘴瘪了瘪。

照往常连织就该扑上去抱住他，但如今这气氛实在怪异。

宋亦洲笑了，支起上半身看她。

“不是打算收拾东西去京城，还惦记我回不回来？”

“我那是…那是要上学！”

他稍稍莞尔，连织才知道他在开玩笑，她认真看着他，问，“上回方成想将我送去波西尼亚，是你的主意吗？”

宋亦洲摇头。

“我就知道…”

宋亦洲看她强自弯唇，明明有满腔委屈，但却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他心头撕裂了一秒，扭头看窗外。

几分钟后，宋亦洲从袋子里拿出一沓文件。

“我知道你一直有在投资股票，这两年牛市，可以小小试水。医疗和养老这几年涨势都不错，这三股里面我各放了本金一千万，短时间不需要大弧度挪动。”

她愣愣地看着他，没懂。

宋亦洲又拿出了一沓资料交给她。

“这是菁华大学各位任课老师，系主任和院长校长的具体资料，其家庭关系和社会背景也在其中。你即将进入了这所大学，所有人都能是你的人脉。”

他拿出钢笔，在资料里勾出几个人。

“这几个人我和他们打过招呼，有什么困难随时找他们。”

连织：“宋总…”

“还有件事。”

宋亦洲缓缓开口，声音低而沉，“建筑师行业垄断被大所垄断，好项目挤破头，我知道你志向不止是想做个事务所的职员。

你菁华大的师兄师姐和前辈好几次单干创业想挤进去，但都头破血流。这可以成为你的借鉴，但具体怎么做得你自己去拼。”

“我知道女性想往上闯非常不容易，可能得付出千百倍努力才行。”他道，“但世道就是这样，总得有人去带头，以后别人才能踩在你肩膀越来越光明。”

他眼神柔和，仿佛从容不迫刻进了骨子。

她看他几秒，忽然就懂了。

“宋总，这是分手的意思对吗？”

宋亦洲拳头忽而收紧，他迎视着她的目光。

“是。”

他顿了半秒，缓缓道，“对不起。”

她摇头，瞬间泪落了下来。

“其中你这么久没出现…我早就猜到了…之前从机场回来你电话打不通，我就在想这就是你们的分手方式吧。”

她说到最后居然笑了。

宋亦洲靠在椅子，明明也想笑，但牵牵唇角却满嘴苦涩。

“还有就是刚劲易折，这句话不无道理。在任何环境都别强出头。你可能自己都没发现你性格有时候挺傲，以后除非有十足把握。”

他道，“没必要先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

连织挨个听着，不知点点头。

但她紧紧捏着文件，低着头，仿佛连看都不想看他了。

“宋总，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连织问。

宋亦洲摇头。

“没有了。”

“那我下车了，宋总再见！”

她拉开车门，从他身边擦过。

车厢里陡然一空，连着她的味道都渐渐远去。宋亦洲想起她走时连正眼都没瞧过他，他心脏猛地一抽。

“宋亦洲，为期四年，本金和利息我一定会还给你。”

她站定脚步，头却没回，“我也会一直往前走，不会停在原地。”

宋亦洲看不清她的脸，但却莫名懂了她的意思。

她不会再留在蓉城了，辰达再不会有连织这个人。

她也不会再等他。

她走得很快，不曾回头。

宋亦洲却一直看着她的背影，夜色透过车窗照进他的眼瞳里，像是狂风暴雨在翻涌。

突然他腿上传来一阵刺骨的剧痛，疼得他脸微微抽搐，额头也瞬间冒出冷汗。

腿弯曲只会加重疼痛，宋亦洲却任由自己这个姿势靠在座椅上，点了根烟。

明灭的火星在他手上疯狂燃烧着，烧到手指上的肉也浑然不觉。

方成在外面一直候着，很久之后才上车。

他劝道：“宋总，你这伤得尽快回去做康复，不能再拖了。”

宋亦洲没答他话。

他脸陷进黑暗里，声音却有些哑：“上次在机场你是故意放走她？”

方成沉默两秒，点头。

这不难猜，方成是跟着老爷子一路过来的得力干将，侦查和追捕的能力自然不差。

宋亦洲道。“这事我得感谢你，你有你的不得已，但我身边不需要吃里扒外的人。”

透过后车窗，男人眼睛仿佛一汪死潭。

“从今天起你回宋家。”

*

方成第二天给连织发消息，让她去辰达办理离职手续。

连织去辰达的时候，宋亦洲没在。

大概是有人提前打过招呼的原因，全程异常顺利。

人事部的几个女孩子和她关系特好，听说她要走哭得稀里哗啦。

都在念叨不是九月份上学吗，怎么现在就要走了。

连织倒还好。

大概活了两世，见惯来去和离别。她抹掉她们的眼泪，说早晚能见面的。

东西收完，手续办完。

连织抱着巷子下楼，保安却叫住了她，说她有封信件，寄来挺久了。

之前一直没看见她，保安便自己保管着。

连织接过后，坐在公交站的座椅拆开，是小姑娘桃月寄来的。

阿织姐姐：

现在是夜晚十点多，外面蝉鸣四起，我刚从胡婆婆的书店兼职回来，今天收入三十块，可以当我一天的饭钱了。

很奇妙，以往这个时候我在京都的夜店和朋友唱歌跳舞，明明身处人群中央，我却无时无刻不觉得孤单。

可这个幽静的院子，只有蝉鸣狗叫，一轮圆月取代城市的各色霓虹，明明萧条孤寂，我却无时无刻不觉得心里是满的，路也敞亮。

姐姐，谢谢你对我的资助，谢谢你将我从绝望边缘拉了回来。

谢谢你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出现，教我辨别繁华和虚无，让我懂得脚踏实地。

我的成绩不太好，三模出来不到五百分。

但我已经决定好了要复读，或一年或两年，我一定一定能在菁华大学和你重逢。

请你相信我，姐姐。

一如我自始至终相信你一样。

桃月。

一滴水渍抵在信封上，继而越来越多，晕掉大片字迹。

和陆野分开没哭，和同事分开也没哭，然而此刻连织心脏像是被狠狠揪住了，她嘴唇哆嗦着，明明吞咽间想要死死压抑下去。

然而不知哪个字眼戳中她，她泪越来越多，视线也越来越模糊，坐在座椅上泪流满面。

刚才那封突然其来的信像是从未有过的暖流注入连织心田，连织胸口的酸涩前所未有的，泪水也近乎决堤。

重活一世她怨气冲天，觉得全天下人都欠她，一边努力又想着投机取巧，总想着靠这个靠那个。

但原来靠山山倒，靠树树摇。

最终这条路上她想要的，只能得靠自己。

不知过了多久，轻微的声音停在她面前，氤氲的视线里出现一双皮鞋。

连织抬头，霍尧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她面前，身影遮挡阳光。他手里拎着件外套，正低眸看着她，瞳色幽深。

而马路边停着辆法拉利，他不知道跟了很久。

“你来干什么？”连织声音很冷。

“来看看朋友的笑话不行？”霍尧弯唇，“看来你离开我，也没过得多好嘛？”

连织正要赶他。

他却将外套兜头盖下，连织瞬间笼罩在一片黑暗里，哭得跟个花猫的模样也窸窣挡住。

她没带纸，自然不会拒绝拿他衣服擦脸。

两人谁也没有说话，霍尧往后随意靠在公交站牌上。

他目光缓缓往下，落在她头顶。阳光跃进他眼里，眸色恍若午夜大海的湖泊。

明明说是来看笑话，可男人脸上却无半点讽刺之一。

满世界吵吵嚷嚷。

他却低头只看着她。

（上半卷完）

———

终于把上半卷写完了，这两章先不锁，明天改改再来锁。

写完上卷和大家碎碎念一下。

1，请假 3-5 天整理下卷大纲，大概是 5 天，到时候更新了发微博。

2，当初大纲下来本质上想写个靠男人不行，最终只能靠自己的故事。下半卷连织会靠现有资源，然后自己去开辟一条路，哪怕

她之后会有需要男主们的地方，她也有足够的资源和他们谈判。然后和陆野宋亦洲在顶峰重逢吧。

3，复仇线串联全文，上半卷我也可以全部把这几个人写死，但大纲就是复仇完，事业线和情感线全部完毕，可以全文完了。

所以目前看来可能进度慢。

4，下半卷开启假千金，连织和沉不会有血缘关系。

5，宝们女主可能不完美哈，但她在步步成长。然后后半卷有boy 会黑化，估计不止一个。最后的最后，霍尧真的不是男主，他的火葬场我已经设定好了。

0128 下卷 1，连织做局

*

一年后。

梧桐树沿着古老的街道茂盛葱郁，京市两道繁华，日光照耀下高楼大厦仿若宝石镶嵌，连织开车经过，皓光闪耀进她眼底，像是银河。

车子最终开进了一家京剧团，这里专门培训青衣，青瓦檐下稍显颓败。

连织站在廊门外，看着台上的孟烟着青衣戴头面，正在唱《铡美案》。

一年前夜总会的青涩不再，她眼角眉梢自带温婉，偏偏怒目而视间又有秦香莲的那股坚毅和愤恨。

一曲结束，连织在台下鼓掌。

“阿织姐。”孟烟拎着裙子几步下台。

连织夸赞道：“不错，看来你在京剧上的确有天分，前两天老师傅还在夸你一年学了别人几年的。”

“都是阿织姐栽培得好。”她道，“您对我再造之恩我没齿难忘。”

这一年，连织送她学礼仪学京剧，读史书明事理，孟烟习惯在夜总会被男人当成货物，第一次有人将她当成人。

她试探道：“你之前说有需要我的地方，如今是不是…”

孟烟是个很聪明的女孩。

连织没有多说，进车里后将资料交给她。里面包含着江仲鹤的照片和具体资料，这人私下可谓滴水不漏，偶尔打打高尔夫听听戏曲，聊聊历史。

他这些年隔三差五去吃饭的云线楼就是一家著名的京剧饭店，已经成为那里的贵客。

“我已经借戏剧馆老先生的名义将你推荐过去，里面有位大堂经理姓高，我提前和他打好了招呼。”

连织说进了云线楼后，她得想办法接近江仲鹤并成为他情妇。

“这期间你不能联系我，等到成熟的时候我会主动找你，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了。”

让老男人动心并不难，难的是让他放下防备。

进入云线楼后，孟烟一切行动都在江仲鹤眼下，开弓便没有回头箭。

孟烟点头。

连织顿了顿，道：“如果让江仲鹤发现我不一定能保你，害怕你可以拒绝。”

“不怕。”

回夜总会孟烟是死路一条。

随着车窗缓缓升起，连织转而看着她。

“有件事我要提前告诉你，江仲鹤这个人，你仅凭一张纸质信息可能不了解他的具体财务状况，他弟弟是省长，他是钢铁企业董事长。

就这么说吧，之前他也养过情妇，对女人出手很阔绰，上千万的豪宅说买就买，七八个佣人伺候着，别墅铺满了地毯，她怕是连地都没踩过。”

“她每个月光是刷卡买衣服都得上百万吧，礼物和包包另算，一年小千万是再正常不过。这笔钱在你没踏进这个圈子之前，可能见都没见过，我也同样。江仲鹤能给你的钱财是前半生你没碰过的，我之后也没办法给你你懂吗？。”

大概是这种生活无法想象，孟烟心里一跳。

连织道：“说这些是想告诉你，你有为钱迷失和背弃我的权利。但我，你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弟弟在一条命上。”

“织姐…”

窗外清风掠过，连织眉眼却分外冰凉，孟烟有些发憊。

“别介意，我喜欢先把话说在前面。”

连织淡笑道，“你可以选择背叛我，江仲鹤喜欢你时会对你大方，但他一旦察觉你别有企图，也会不遗余力的搞死你。尤其是这种年过半百的男人，别奢望他会恋爱脑。”

“我不会。”

孟烟道，“阿织姐，你相信我。”

连织笑笑，对她这句话不置可否。

事已至此，她也没其他的事情可说，孟烟下车时她嘱咐了句保重。

从京剧团出来，连织开车去了家武术馆。

一年前，连织来京都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武术教练。

江启明的前两次威胁绑架她都因陆野险险避开，以后她必须能保护自己。

挑来跳去，她最终选了家有雇佣兵背景的。

教练起初看她身板不是练武材料，不想收她。

但连织将厚厚一砸现金放桌上，不够再加，于是格斗术就这么开始学。

菁华大学的课业忙，加之后半年建筑所实习，格斗术学习常常是晚上九十点。

教练以为这女娃子早晚坚持不下去，没想到一年整除了特殊日子，日日不落。

当连织再一次被一脚踹地上，教练：“再来！”

她腿疼得都快麻痹了。

“等等，我缓一缓…”

“你和人打架也能缓吗？学了快一年还是这幅死样我真为你感到丢脸。”

再次扑上去，她脸又挨了巴掌。

教练手肘顶向她肚子，反手就将她摔在地上。

教练勾手：“再来！”

连织蜷紧肚子，看他那副嚣张样，恨不得一刀剜了他。

“嗨！还敢瞪我…”

教练懒得和她废话，一脚踩她肚子。

连织立即往旁边躲，一味被打让她彻底火了，抓着他裤腿往上，去锁他脖子。教练反手一拧，她就用巧劲去踢他腿，同时拿头狠狠一撞。

这次对打连织如同愤怒的小狼，招数完全不管不顾。

不知几招之后，她又被摔在地上，汗水混了一脸。

教练这时递过来一根毛巾。

“所以做人就得激励激励，这不也能打。”

连织翻了个白眼，合着被打的不是他。

教练笑笑：“一年练成这样不好不坏，但有点功夫普通的男人也奈何你不得。”

连织拿过毛巾擦擦，真诚发问。

“如果是面对有多年功夫的人呢？”难保江家以后不会找人杀她。

“那就把自己藏得像个普通人，弱女子。你过早在这些人暴露这点功夫，于他们而言就像三脚猫，只会激发怒意提前弄死你。”

教练道，“先把自己藏得人畜无害，然而找准机会反击，女孩子力量薄弱，但身量纤细这也是你们的优势，之后把速度练起来，撂倒几个男人也不是不可能。”

他拍拍连织肩膀，“加油吧！”

连织练完，回到车里。

她撩开袖子，果不其然又青紫了，她拿出棉签药水上药。

天色已黑。

车内后视镜倒映着的那张面容姣好，但和以前刻意伪装出来的妩媚相去甚远，如今明亮且灼人，像是立起来的野草。

最初连织被揍还会在车里偷偷抹眼泪，大骂教练傻逼。现在只是平静地接受。

刚擦完药，电话就响了。

是同学兼合作伙伴盛芙然打来的。

连织接通后，那边道：“老伙计，你室友说你不在宿舍？”

“嗯，怎么？”

连织道，“你一般只有经费短缺才会找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

盛芙然嘿嘿笑。

“咱们的红杉庄园下月开张，我请了一大帮人，其他几个人都来，你不会放我鸽子吧。”

连织笑了。

“怎么会，我一定来。”

*

云线楼。

包间里潺潺流水，一盏屏风隔着，左边是帷幕和高台，右边苍青色地毯铺满。

几个中年男人围坐在红木圆桌前，对着桌上的江仲鹤就是一番恭维。

他生日在即，有人送上唐女出仕图。

江仲鹤只扫一眼，淡笑道：“胡总有心了。”

“古玩本无价值，若是能讨江总喜欢，便也不枉它明珠蒙尘这么多年。”

其他人哈哈大笑，都道还是胡总会说话。

有人道：“贵公子今年不在江总身边，这就是张局的不是了，都快一年了这小破案子还没解决。”

张局惶恐。

“江总不是我不肯帮忙，上头查得严。”

江仲鹤摇头。

“这事可不能怪张局，犬子的确犯下错误，有今天也是他罪有应得。我虽然是他父亲，但于公于私都没有包庇他的道理。”

场面话谁都会说，推杯换盏间一阵锣鼓声响起，婉转动听的戏曲声从屏风后传来。

“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晚期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

江仲鹤不说话了，朝屏风投去一眼。

“江总…”

其他人推推胡总肩膀，眼神示意没看到江仲鹤听得正陶醉。

《秦香莲》是江仲鹤最爱的京剧，每每听罢，他重要细细鉴赏一番。

一曲毕，江仲鹤手指闲敲，仍在品味刚才那女子曲中意。

胡总笑道：“我听着这秦香莲就唱得很有味道，经理，不如将幕后佳人请出来。”

他道，“江总你意下如何？”

江仲鹤平和一笑。

这时，青衣越过帷幕走到台前，缓缓向几位抿唇颌首。

女人举手投足间自带一股诗情画意，江仲鹤苍老的眼里难掩兴致。

“秦香莲是你唱的？”

“是。”

“我记得之前这角是个身量高挑的人。”他眼里和善，又难掩锐利。

青衣缓缓答道：“这两天高姐姐嗓子不舒服，经理让我先顶两天。”

她本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像黄鹂鸟。

江仲鹤道：“叫什么名字？”

她缓缓一福。

“孟烟。”

**

还有一章

0129 下卷 2，霍尧心痛

红杉庄园开业那天，正好是周末。

山庄在南五环，靠山环水，地势一顶一。这里前身是个酒庄，大概碰见了金融危机加之老板经营不善便顶了出去。

盛芙然接手后，圈内几个朋友投资入伙，各种装修后还差一千万空缺。

连织便循着这个机会，果断入股。

开业来的客人并不多，都是看盛父面子上来的部下，一番恭维后。

盛芙然假装喝得半醉，退了出去。

朋友阿九说：“芙然，你确定这山庄能挣钱，之前不是想弄酒庄来着。”

“确定！”

她道，“酒庄太过曲高和寡只能维持小康，但鱼龙混杂的山庄业务广来钱快，能发财懂不懂。中国人说到底流行酒桌上谈生意，你让他们对着红酒灯光一个屁字都蹦不出来，但再高雅的人吃吃喝喝之后都能朋友遍地。”

“说到底你们眼光就不如连织，当时开庄园可是她的主意...”

话落，暗昧光线在珠帘间流转，连织撩开朝他们走来。

盛芙然啧啧：“连大老板，我该说你心大吗？山庄开业都能姗姗来迟，不怕你股份被我败没了。”

连织不在意笑笑。

“我那就一点散股，败就败呗。”

旁边几个人虽不在菁华大，但都是盛芙然圈内的朋友，连织抿唇一笑。

其他人淡淡点头，没有多结交的打算。

他们一走，盛芙然带连织参观山庄。

她之前来过很多次，但这次细看才发现装修低调奢华，墙砖和灯饰都是顶级材料，扶手和花雕怕是重新请了师傅设计。

盛芙然道：“要不然你和我一起专心经营山庄算了，保证你穷不了。”

“算了，我建筑所的实习工作都够我忙。”

连织道，“你就安心让我当个收钱的小散股吧，我胸无大志。”

“行吧，我明年也得去电视台报道。”

说着盛芙然手搭连织肩膀上，“我一直挺纳闷你当初怎么放心将一千万拿出来，哪怕是同学，不怕我骗钱或是个老赖？”

她一身江湖气，谁能想到身后价值不凡呢。

连织道：“直觉吧，那时我有点小钱正好想投资。你当时化身老赖去创联拉投资，一口一个建立京式最大娱乐王国，都快给老师跪下了，我在旁边听着估计也被忽悠。”

盛芙然闷声笑了。

连织亦然。

但理由并不是这个。

宋亦洲给她的资料里四通八达范围之广，菁华大有背景有地位的盛芙然就在其中。

她是标准的红三代，地位高却十分低调。

在菁华大一溜开豪车，成就了不起的青年男女面前，她平凡得几乎挖不出来。

但连织入校后，就在紧紧盯着她的动向。

盛家管得严，不给多余的闲钱让盛芙然折腾。得知她想创业，连织立马入伙，并极力支持将酒庄业务扩为庄园。

人脉和地位会渗进各个行业方方面面，别看现在盛家现在不支持这位孙女创业，不久后会不遗余力帮她。

连织有预感，这里以后会成为京都高官们的休闲之所。

权能生钱，有时候这些人嘴里漏出的半点消息，就能让她吃上时代红利了。

山庄不过一年便大变样。

山水共秋色，古朴庄园绕着高尔夫球场，是不可多得的宝地。

盛芙然道：“之后这里会成为会员制，如果京式试点成功，那么这里作母店。我会去长三角再选两处，将红杉酒庄这个招牌做大做强。”

她这副说辞就跟喊口号似的，但连织知道她有实力。

连织拿酒杯和她一碰。

“祝你成功。”

盛芙然笑：“不，是祝我们成功。”

...

两人下山时，盛芙然开车将连织捎回学校。

她今年研三，课基本没了，在车上的时候朋友发来消息，进电视台的事情搞定，连工牌都给她准备好了。

“地方台？”盛芙然道，“你知道地方台我是不去的。”

“肯定是央视啊，不然怎么配你大小姐身份。”

“卧槽真的！”盛芙然道，“你现在在哪，我来找你。”

那边报了个位置。

盛芙然挂断电话，转头对连织说。

“连织你陪我去个地方行吗，我去拿点东西。”

连织：“行啊。”

盛芙然开车去的地方是一家私人会所。

她进包厢的时候连织就在走廊等她，这里长巷四通八达，端餐盘穿旗袍的服务生跟游龙似的在期间穿梭。

她无聊靠在一旁，挑高房梁水晶灯绚烂，路过的人看了她好几眼。

服务生端着果盘推开某个包厢的门，言谈欢笑声涌出来。

连织顺着门缝瞧去，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昏昧光线里，霍尧穿着件松垮的条纹衬衣，手臂慵懒搭在沙发檐上，袖口的金色条纹微波荡漾。

旁边的女人贴上来在他耳边说了句悄悄话，再撒娇摇摇他胳膊

。

他嘴角牵起一丝浪荡，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霍尧来这纯属演戏。

霍企山最近察觉出他有些不安分，要脱离掌控。于是在集团给他安排个闲职，时刻监视。

出来谈笔生意，霍尧也如他所愿几句搅黄，猖狂得像是个没大脑的富二代。

合作公司的老总请他出来，希望能将今年的成交价降低 5%，其他人也挨个哭穷。

助理冲他拼命使眼色，千万不可。

霍尧跟没瞧见似的，眉梢一挑，懒懒道：“行啊。”

“小霍总果然是个爽快人，照我看来比您父亲更有前途。我敬您一杯。”

霍尧举杯和他一碰。

大腹便便的老总冲会所的姑娘使眼色，那姑娘便跟柔软绸缎似的贴上来，又给霍尧添了杯酒。

霍尧目光往外挑，轻佻地睨着她。

“叫什么名字？”

“柔柔。”

有人调侃：“哪里最柔啊？”

包厢里的男人都笑了出来，懂的都懂，霍尧将弧度挂在嘴角。

姑娘脸上娇羞更甚，贴近霍尧耳边说着什么。

他没心思听，闻到那股浓烈的香水味，眉头已经拧了拧，偏偏面上还没个正经。

有人推开包厢门，霍尧漫不经心往外一瞧。

就在此时，他看见了连织。

对视的短短一瞬，她眼睛清清幽幽，像是不认识他。

如清水般的眼睛直直看过来，叫人想起了冰凉的湖水。

两秒对视，她目光收回，不带一丝感情地离开。

包厢门关上，热闹此起彼伏，有人在叫他。

可霍尧脑海一片空白，连演戏都忘了。

几个老总正要举杯敬今晚的傻大个，就听见桌上的酒瓶噼里啪啦砸落在地。

霍尧手撑过台子，直接跳了出去。

正要出门的服务生被他一撞，男人猛地拉开还没关牢的门，跑了出去。

连织刚走过转角，就被一阵力道猛地往后一拉。

“连织！”

霍尧气喘吁吁看她，额前碎发凌乱而张扬。

对视间她眸底清亮，他反而有些不敌。

“你怎么在这？。”

连织道：“陪个同学在这里拿点东西。”

她不问，霍尧便越烦躁。

刚才那一眼对视像有烈火烧过他喉咙似的，他想说什么。

“刚刚——”

话没出口，盛芙然来了。

霍尧道：“我送你回学校。”

“不用！”她摇头，“我和朋友一起回。”

霍尧眼神往旁边一扫，盛芙然十分识趣，道别后，自己先离开了。

...

回学校路上，街道两旁灯光如流线划过车窗，车内一时静谧无声，只有低低的音乐声流淌。

霍尧不时转动方向盘，然后手指不时轻点昭示他的心烦意乱。

他目光透过车内后视镜，间或往旁边觑一眼。

她正出神地望向窗外，耳廓泛着莹润的光泽。

连织很困。

思想放空什么都没想。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连织。”

“嗯。”

“有些事情并非眼见为实。”

连织扭头看他，霍尧反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别扭，大概是从未和人解释过。

“刚才在包厢，是逢场作戏。”

男人漆黑的眸子里满是专注，连织没说话。

霍尧道：“你不信？”

“不是。”

连织道，“这不关我的事，是不是逢场作戏是你的事，不需要和我解释。”

她声音明明温润平和，可霍尧却从不知道伤人的话还能这样说。

短短两句，像是设起了十万重山的防备。

霍尧兀自冷笑了声。

“是不关你事，但我就要说，嘴巴长我身上管得着嘛你。”

他声音暗含不爽，连织看出这人又发病，懒得和他说话。

她越平静越无所谓，霍尧便越不是滋味。

仿佛一只手掐住他喉咙，气上不来下不去，胸膛也憋闷得难受

。

“你不是说是我朋友嘛？”

他攥紧方向盘，不阴不阳道，“帮你朋友把把关，提防我误入歧途不是应该？”

男人黑眸里盛气凌人，连织道。

“你是个成年人了，不对自己负责还想别人对你负责，这合理吗？”

霍尧嗤道：“说得你好像对我负过责似的。”

“那你想我怎么负责？”

她转而看他，有光掠过眸底，明亮晶莹漂亮得不像话。

独独没有感情。

霍尧所有话骤然卡在喉咙。

车子停在菁华大门口，他也恢复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伸手故意揉乱她的头发。

“比如看到我招呼不打就跑，这合适吗？”

“哎！你别弄我头发。”

她怒目而视，他漫不经心笑了。

气氛重回安全区。

仿佛刚才那场争执不痛不痒。

连织推门下车后。

霍尧就在车里注视着她的背影，宽敞的街道，女人一次没回头，反而越走越快，越来越模糊。

他黑眸幽深，突然就被刺了那么一下。

一年了，霍尧原以为这点点感情会随风起，随风灭。毕竟前二十多年他也不是没经历过情爱。

可独独，这次是星火燎原。

他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她。

这一年他们将他们的掐死在朋友关系上，行动言语各种上枷锁，霍尧竟不知道有人能冰凉成这样。

似乎一年前那次嚎啕大哭带走她所有情绪。

宋亦洲走了，她也不会再爱别人。

——

下半部来了。

之后估计也是 00:00 更新，宝们不要等，第二天来看，假千金开始就这一两章的事。

0130 下卷 3，真假千金

连织在研一下，便递交了家坤建筑所的周末实习申请，大概有菁华大这个活招牌，她毫无悬念的通过。

如今京都两大建筑师事务所独占鳌头，思南建筑 and 家坤建筑。前者拥有梦露大厦和弹丸之地等有名项目享誉世界，后者承包政府工程，京都的建筑和规划皆由其操刀。

然而实习半年，连织基本就是干苦力，正经设计她半年一个没碰到。反而项目组的组长常常让她随叫随到，让她改图送文件，几十页的测量数据图花了她半个月，领导又一句话否认。

连织坐在办公桌上，工作常用的聊天软件响了，对面的小丁冲她眨眼。

她点开消息框。

“还记得你做的数据勘测图吗？老蒋之前在办公室说你摸错方向，全盘给否了。结果听说张总今天来询问进度，他把你的数据图揽过去说是自己做的，分析得条条是道。”

连织毫不意外，发了串省略号过去。

实习工作就是给人擦屁股，好点子上司全揽功过去，组里有错误全是他们实习生的原因。

但连织还得仰仗他给自己写推荐报告，之后能不能转组成功都得靠着每次打分。

小建筑所发展成迷，大建筑所地位高上下级明显，条条框框多。

各有利各有弊。

连织不由想起宋亦洲一年前说的。

如今建筑业过于饱和，要么老老实实熬资历，三四十岁大概在所里能有话语权。

而想凭空挤出一条血路真的是难上加难，菁华大建筑系不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吗？之前有位师哥叫刘昊勤，想拉连织出来创业来着。

连织去他们租的办公室看过，设备证件甚至人员一个不少。

但华国有其特殊国情，政府建筑面向特定大所招标，小建筑所根本连碰触的资格都没有。

刘昊勤他们的建筑所怕是再打拼十年，也只能做建筑维修类边缘工作。

如今两条路摆在她面前，几乎是左右为难。垂眸思索间，老蒋路过轻敲了下她桌子。

“连织，来我办公室一趟。”

连织去他办公室，老蒋喝了口茶，缓缓道。

“当初我就和其他几个人说，你是最有潜力的一个，我果然没有看错。”

连织假笑道：“主管你过奖了。”

“我这绝对没参水分，上回你那个水循环理念我觉得就非常不错，将雨水收集和居民区的建筑系统充分融合，所以这次商场的排风系统我也打算让你来试试。”

老蒋推过来一份文件。道，“这是文件要求你看看，后面你交上来的图有什么不合适我帮你改改，实习生里还没有能设计项目的，你算是头一个。”

“谢谢蒋主管，我回去试试。”

她拿过文件出门，脸上的笑意顿时烟消云散。

若是之前没被他忽悠那会，连织还能相信，现在就只是呵呵哒。

只怕又是给他做嫁衣吧。

**

六月的一个周末，连织收到青州福利院的邀请。院长阿姨说区政府下周会来访问，她问连织有没有时间，回来帮帮忙什么的。

从连织被领养后，她这些年就和福利院断了联系。

重生后这一年里，她陆陆续续向青州福利院寄去物资，虽然不多，但也算聊表心意。

同是福利院出来，连织知道里面的日子并不好过，无父无母的孩子仅仅是解决温饱罢了。

有缘的还能碰上好的养父母，可先天残疾有缺陷的就像个遗弃品被扔在那。

她到福利院时，一群小孩扑上来叫阿织姐姐。

连织摸摸他们的脑袋，将饼干糖果挨个发出去。

“上课挺忙的吧？院长道，“忙的话其实也不用专门跑来。”

连织笑笑：“还行，实习的间隙正好换换脑子。”

院长看她情绪不高，道。

“最近课业不顺？”

“没有，生活也不可能事事顺心。”

“你呀有时候也别一味的拼，我知道你性格要强，但该放松的还得放松。”院长道，“对了最近有几对夫妻相继来福利院，小虎和小五果断时间就要被领走。”

她沉默了下，道，“现在审查手续比以前更加严格，阿织之前你养父那种情况，之后不可能再碰到。”

连织被不慎领养一直是院长的心病，当年那对夫妻和和气气，谁曾想是赌徒酒鬼。

连织知道不能怪她。

“有些人善于隐藏，当年全国的领养手续都是如此，您再三把关已经挺不容易。”

说话间两人走到福利院后面的楼栋，隔着玻璃窗户，一群天生残缺的孩子正在教室里锻炼玩耍。脑瘫，唐氏综合征，唇腭裂比比皆是。

说来也讽刺，政府来视察专门挑拣些健康的孩子拍照，歌功颂德。

这些有先天残疾的却无人问津。

院长隔着玻璃向连织介绍情况时，里面有个和连织差不多大的姑娘，开心地冲她挥手。

“阿只阿只…”

连织也笑着对她招手。

她叫虎妞，当年和连织一起长大，因为智力停留在幼儿水平，这么多年一直没人领养。

院长道：“有时候懵懵懂懂是种福分，这些小孩包括你在内，都没虎妞活得开心。”

说话间，楼下阿姨道领导他们快来了，车子已经开进了院门口。

院长正要叫里面的护工下楼去接待。

然而护工却领着虎妞出来准备去制造，说她又尿尿了，这女娃子不声不吭的，要不是有小孩看到她屁股湿透，她自己都不知道。

院长愁道：“要不先等会，区领导都来了。”

“不行不行的。”

虎妞圈着护工胳膊不让走，“臭臭…臭臭不舒服…”

护工说待会，她就撒泼耍混不干。

两难间，连织道：“院长你两先去吧，我带虎妞去浴室。”

….

说是帮忙，连织也不需要做什么。虎妞衣服脱光光，抹着泡泡玩得不亦乐乎。连织拿个喷头在她需要的时候往她手里喷点水。

“阿只阿只。”

虎妞道，“熊婆婆说外面的世界好吃好玩的特别多是吗？”

她话里的熊婆婆是院长。

连织道：“吃的是有一些，但坏人也特别多，比如走在路上就会有灰狼想将你叼走。”

“啊，算了算了，我不想不出去了。”

虎妞背过身来，“冲水…要冲水水…”

连织拿着浴头从她脖子往下冲，她痒得咯咯笑，水弄了一地，想来挠连织痒痒。

连织板着脸瞪回去，虎妞立马缩脖子不敢了。

大概是和单纯的人相处格外轻松，连织嘴角也挂着丝笑。

沿着虎妞后背往下冲的时候，连织目光猛地一停顿，落在她屁股上方的淤血痕上。

形状像极了一朵梅花。

连织伸手轻轻一挠，虎妞便直呼痛痛。

“虎妞，这淤青是什么时候磕上的？”

“不知道唉。”

“小时候就有吗？”

“emm…不知道。”

她一问三不知，连织声音虽平静，但眼神却陡然变了。

像是一颗石子投入深潭，荡起的微微涟漪足见潭底之深幽。

连织将浴头拿给她玩，擦干手立即去边上翻邮箱。

车子楚这一年发给她的消息数不胜数。

江宋沉霍四家，涉及到各个旁支关系的具体消息更是不计其数。

她点进沉家的信息分列里。

越往下翻，连织心脏便不由自主砰跳，害怕自己记错了，毕竟当时只是一目十行。

可万一那我。

直到不停往下滑，一行字猛地跃入她眼帘——

沉家大女儿沉思娅，不足三个月便被沉家的仇家抱走，现今不知去向生死未卜。

据沉家多年前的佣人透露，沉思娅屁股上有一块梅花形状的淤血，但消息是否准确还待考究。

梅花形状…

连织头一抬，对虎妞屁股上的淤血反复确认，有些不敢相信。

帮她洗完澡，连织立马去问院长，旁敲侧击虎妞当初是怎么进的福利院。

院长说是当年有人遗弃在门口，他们看着可怜便抱了回来。

回京的飞机上。

连织望着窗外的沉沉夜色，密云翻滚，却能隐隐窥探出一丝光亮。

青州和京城不过几千公里，如果虎妞真是沉思娅，为什么沉家这么多年都没找回她。

连织害怕自己怀疑错了，毕竟淤血不是胎记，先天后天都能造成。

但如果是真的，假如是真的…

虎妞这张牌便能最大限度为她所用，沉夫人痛失爱女多年，现今通过她找到爱女，会如何厚待她。沉家关系在政府各阶盘根错节，或许其小小一句提点。

她在事业上的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

而作为区区养女的沉希地位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种种可能和答案如同窗外的余热密密匝匝将连织包裹其中，焦灼又沸腾。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确认虎妞到底是不是沉家大女儿。

连织回校路上，一直在思索怎么能拿到沉家的 DNA 样本，毕竟这家人也不是说见就能见。

她左右思索毫无办法之际，没想到有人就将饭送到她嘴边。

回到宿舍后，室友递了个大包裹过来，说是帮她代领的。

连织拆开后，是张白底镶金边的生日邀请函，底下还有套高定礼裙。

邀请人沉希几个字眼，娟秀而飘逸。

地点就在紫荆山庄。

连织不知道沉希出于什么心思，给她寄晚宴邀请函。

或炫耀或示威？

但这个宴会，她还就非去不可。

＊

紫荆山庄坐落在四环内，明明是吵嚷之地，可背靠月牙泉，超40%的水杉林容积率，让其有种天然闹中取静的优势。

听说里面建有八万平米的人工湖，散养孔雀和梅花鹿，连高尔夫球场都达三万平米。

然而传闻只是传闻。

外人只闻紫荆山庄，却从未亲眼见过。

夜晚白色建筑的庄园依山傍水，在辉煌琉璃灯盏照耀下，恍若藏进森林深处的金色珠宝盒子。

卧室宽阔明亮，浅紫色色的羊绒地毯铺就着，佣人推来各式睡衣供沉希选择。

沉希随意指了件，再就是花瓣和精油。她去浴池的时候，身上的裙子便如荔枝壳剥落，里面白嫩的身躯露了出去。

几个佣人低头等在一旁，早已习惯。

等她进入浴池后，有专门的人帮她按摩护肤。

她闭着眼睛，道：“妈妈呢？她有找我吗？”

“夫人在客厅等您，她还说礼服已经到了，您待会可以去试试。”

沉希一喜。

“那你们快点。”

...

她披着件薄外套去客厅的时候，除了沉夫人在，还有几个送珠宝样图供挑选的专业人士。

沉夫人身上半件首饰也无，但言谈举止间一股贵气。

她看向沉希。

“过来瞧瞧有没有喜欢的？”

沉希浅浅翻阅后，随便指了几样。

她的首饰数不胜数，早就没了兴趣。

等其他人离开后。

沉夫人道：“听说你寄了份邀请函去菁华大，怎么在那里有朋友？”

沉希睫毛动了动，道：“之前在蓉城遇见个投缘的，很久没联系了。”

可不就是很投缘，连织出现后，她事业和我爱情一败涂地。

沉母一直在端详她。

沉希撒娇摇摇她胳膊。

“妈妈你放心我没动什么歪心思，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鲁莽了，这一年我在英国也反省了很多，之前我所作所为实在给家族蒙羞。”

沉母点头。

“你能明白就好。作为沉家唯一的女儿，你什么都不用做，站那别人都会尊敬你。一味去耍小女孩脾气玩些见不得台面的手段只会降低你的身价。”

沉希咬唇点头。

一年的禁闭没白关，事业爱情双双没了她，才发现自己着了别人的道。

她已经不再会被别人捏着鼻子走。

“那哥…不，外公他们这次会来吗？”

沉母拍拍她肩膀：“你外公知道你生日，特意改了回来的日期，瑞士的行程也取消了。”

“真的…”

沉希亲昵抱着她，说话间一阵脚步声传来。

这个家沉祁阳两月难得有一次回来，只是他和几个朋友拿地搞真枪射击场的事被沉父知道了，怒斥这简直荒唐，三令五申让他回来，不然直接着人去请。

沉祁阳这才回来一趟。

他叼着根烟绕过游泳池，管家路过叫大少爷，沉祁阳“嗯”了声，直接将车钥匙丢给他。

管家瞧他吐着烟圈有心想说什么，但看他眼里桀骜灼亮，兼顾几分遇事不爽利的懒怠。

他果断住了嘴。

沉祁阳进大厅时，沉希脸上笑意瞬间淡了，低低叫了声哥哥。

——

真假千金 part 来啦。

不想分章了，晚安。

0131 下卷 4，偷沉祁阳烟头

她那声哥哥，沉祁阳当没听见。

烟头早被他进屋之前摁灭了，他这人虽野性浪荡，面上待人却还有十足的礼仪和周到在，偏偏看向沉希的目光里，十之五六带着漠然和审视。

像是野兽被他人误闯了领地，带着丝晦深的危险。

沉希把头垂得更低。

“妹妹在和你说话。”沉母道。

沉祁阳敷衍“嗯”了声，看都不带看她。

他坐对面沙发上，二郎腿一跷，人随之往后靠。

沉母投来不赞成一眼。

沉祁阳插科打诨，笑看着她。

“江南风水果然养人，沉夫人才去半个月吧，皮肤看着愈发水灵。”

“调侃起我来了。”

沉母拍他一下，又道，“你爸说最近你在弄射击场，阿阳别的我管不着你，但真枪碰不得。”

“怎么就碰不得，走的全是合规合法程序。”

他浓眉微皱，“总不能因老爹坐那位置就瞻前顾后，这事可一点没沾他光。”

“沾不沾光且不提，但直系亲属从事特殊行业这事，你爸还从别人口中知道，你猜猜他怎么想。”

他两聊起正事，沉希自然就回屋。

沉祁阳“啧”了声。

“公司法人不是我，这点常识我还是知道的。再者我倒是想和我爸提一嘴，你看他早出晚归满世界视察，我都搁电视里见，有那机会吗？”

沉母也顿了顿。

这两父子一个德行，都是吃软不吃硬，再说就要吵起来了。

她转移话题道：“这事先不提，希希都向你示好这么多年了，你这做哥哥还这样，对人家偏见是不是太重？”

沉祁阳暗自舔舔后槽牙，哼笑了下。

“是偏见的事吗？这人打小就心术不正，装可怜博同情倒是玩得忒溜。”

他道，“我倒是想高瞧她，可干的滑稽事桩桩件件，前一秒就觉得够蠢，后几天又搞出些啼笑皆非的玩意。就说她抄袭被联名举报，后脚又去实名找宋亦洲情妇的不痛快，正常人能干得出来？”

提起这个妹妹，他眉眼冷厉，是真瞧不上。

沉母默了会。

“但他始终你妹妹，娅娅走后如果不是她常伴左右安慰，我都不敢想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会变成什么样。”

沉祁阳听她话里哽咽，脸上嫌弃顿收，变成少有的正经。

他大手揽住沉母肩膀。

“姐在天之灵不会希望你这样。”

“我知道…人总得往前看。”沉母擦掉泪。

女儿走失成为她这么多年的心病，哪怕后来抓到罪魁祸首，可一句扔入大海于她而言如同五雷轰顶。

沉母平复心情后，转而他。

“今年希希的生日宴会别再避着她了，我和你爸那天要出去考察，叔伯亲友都来，你如果不再让其他人怎么看她？”

沉希二十多年生日沉祁阳全部避而不见。

这圈子里的都是人精，哪怕再得沉家老人疼爱又怎样，未来继承人可是沉祁阳。

于是一群见风使舵的看男人这态度，自然知道该怎么对待沉希。

沉祁阳没说话。

沉母道：“就当看在妈的份上好吗？”

妥协在他脚上一荡一荡，沉祁阳似是妥协了，淡淡道。

“行吧。”

**

沉希生日那天。

连织化了个淡妆，送来的高定礼裙她碰都没碰，连织穿着条樱花色吊带裙，既有晚宴的风采，又不失简约。灯光如同薄雾覆盖在她白瓷一般的肌肤上，像是富士山山顶那么月光。

到达紫荆山庄后早有相应的礼宾候在一旁，看过邀请函后称呼了声连小姐，然后邀请她上一旁的迈巴赫。

进出山庄的豪车络绎不绝。连织流露出几分不解，面上却没显。

礼宾解释道：“连小姐，这里离山庄有大约二十分钟车程，您如果走上去的话会很伤脚。”

连织道谢后坐进车里。

车子沿着铁门绕进紫荆近山庄，一路漆黑幽静，流水潺潺，音乐音乐荡在耳边。不多时，一片白色建筑跃入眼帘，水晶灯点亮整座庄园，如同大海深处的一片花火。

连织眼里已经不止是诧异。

外界都道紫荆山庄是富人区，可无人知道这里仅仅坐落着一栋庄园，整片月牙湖和高尔夫球场都为其建造，算是沉家不算起眼的一处住宅。

迈巴赫停在喷泉环岛之前，连织下去后，红色地毯已经沿着无尽的阶梯铺就下来。

俊男美女，权贵毫商沿着阶梯缓缓而上。

宴会厅已经名流云集，衣香鬓影间灯光影影绰绰，连织目光在一一扫视，在找沉家人所在。

可走过小半圈，竟没看见沉夫人。

不多时，场内灯光骤亮。

一处柔和的灯光投笼在二楼转角，众人抬头望去，沉希一身香槟色礼裙如同高傲的天鹅，缓缓下楼。

她嘴角弯着温和的笑，不时用眼神和其他人打招呼。

场内某些人哪怕对她不正统的身份再鄙夷，但此时此刻，也莫名藏着艳羡，不得不讨好。

甚至在她伸出手来交握时，已经不自觉弯下了背脊。

沉希和人寒暄后，一抬眸就看见了对面的连织。

不知道是穿着过于太素还是怎样，她就像人群的一抹清冷月光，如此碍眼。

沉希缓缓迎了上去，还和她拥抱了。

连织也笑着拍拍她肩膀。

在外人眼里仿佛亲昵的姐妹。

沉希道：“怎么没穿我寄过去的礼裙？我专门挑了适合你的颜色。”

连织浅笑：“太贵重了，我更想保存起来当传家宝。”

沉希一噎，复又笑道。

“连织一年没见了，你过得还好吗？”她道，“之前我想自己挺幼稚的，总是去抓一些很细微的东西，你有没有好奇今天我为什么请你来。”

“是挺好奇。”连织道。

她说着好奇，但面上却是宠辱不惊。

沉希走近，缓缓在她耳边低声：“请你来是想告诉你，之前是我蠢才会三翻四次着你的道，穷人才会执着于报复，因为他们的眼界只能在井里，你以为你付出所有，又能让我失去什么呢？”

她弯了下唇，“不出意外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执着于设计梦想你就去吧，我不陪你玩了，毕竟打工就是为你们这种人设计的。”

连织听着她这些话毫不生气，反而眉毛微挑。

“我怎么觉得我们以后还会常见面，沉小姐，期待下次再会了。”

她转身时，沉希脸垮了一瞬。

但还有鲜花和掌声在等着她，连织这个人怎么可能寂静她的圈子里。

连织无心和沉希纠缠。

与其斗嘴皮子反不如找线索，宴会就这两个小时，如果拿不到沉家的 DNA 样本，之后再想找机会就难了。

然而逡巡一圈下来，沉家人她都见过照片，一个都没看见。

连织绕着宴会厅一一找。

突然，她猛地一停脚步。

拱形门的阳台宽阔处，几个男人正坐在沙发上聊天，边角处的男人一身拼接色鼓风风衣，姿态慵懒，手里衔着根烟，明明像是来宴会凑数的。

偏偏场内的人不时上前寒暄，讨好都快写在脸上。

他的敷衍却很点到为止，连手都懒得伸出去交握。

灯光斜照过他的侧脸，刀锋似的轮廓，却分外迫人。

是沉祁阳！

连织一年前和他那一碰，立马让车子楚调查沉家人消息，后者传来的照片果不其然迅速对号入座。

连织看着他將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她激动得手微微颤抖。

然而第一次照面她可坑了这个男人一把，如今贸然上前去捡他烟头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找侍者帮她去捡也不行，这里上上下下都是沉家的人，难免不会落下把柄。

连织先去卫生间，掏出箱包里口红眼影化了个大浓妆。

出来后她找个服务生，在她耳边低语着什么。

＊

“宋家这一年够崎岖啊，宋老爷子走后，宋家旁支本以为苟延残喘的机会来了，想趁着宋亦洲当家不稳重新分蛋糕，谁曾想宋亦洲这厮早暗中稀释其股份，直接大刀阔斧，趁此机会将宋家旁支赶尽杀绝。”

傅珩啧啧点评，“这厮之前温文尔雅，不显山不露水的，没想到大义灭亲这招玩得这么狠。”

旁边的商之函也听说了。

他漫不经心道：“该不会和希妹解除婚约后，为情所困醉心事业。国内的这块蛋糕之前宋老爷子多有垂涎，结果宋亦洲果断弃了。将工程直接挪到非洲。”

他越说越荒唐。

沉祁阳起先拿手当靠枕垫在脑后，懒得搭腔。但这几个人越说越荒唐。

他嗤笑了声，喉腔里滚着烟，迷雾一般覆盖在他脸上影影绰绰

。

“为情所困，你确定宋亦洲这副蠢样？”

他道，“癞蛤蟆哪天能为爱献身，他都不会。”这厮只是暴露真面目了。

其他人笑了。

傅珩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咱们沉公子都能去警局一趟，指不定什么时候——”

话没说完，沉祁阳眼微眯，斜来一道。

“再说？”

他下颌咬紧，几乎把不痛快写脸上了，明显过了一年还没忘。

知情的人都笑了。

去年蓉城沉祁阳因为偷车这事被铐去警局，圈内人知道都快笑掉大牙。

沉祁阳谁啊，爱车能停下整个京式的停车场。

每年豪车该买买，该捐捐。

居然能沦落到去机场偷车这一天，还是辆平平无奇的路虎。

其他人打死不信，再三追问。

然而男人从警局里被捞出来后，脸色阴沉，半字不提。

一年了，这股气还没咽下去。

连着宋亦洲老爸的情妇他都查了，一个没有，那女人嘴里估计全是谎话。

沉祁阳舌尖刮着腮帮子，沉沉磨了下牙。

有本事别让他找着。

—

本想把二人的交锋写出来。

但姨妈来了，肚子疼坐不住，晚安啦。

0132 下卷 5，沉祁阳被揍

推杯换盏间，话题不知道聊到哪去了。

别墅后腹能瞧不远处的曲面玻璃幕墙，专门用于饲养孔雀，如薄雾般的水晶灯已被点亮，像是藏匿在森林里的花火。

侍者上前，躬身在沉祁阳耳边低语几句。

沉祁阳拧眉看他：“你确定？”

侍者点头。

沉祁阳略一沉吟，起身朝厅外走去。

今天来的都是叔伯旁支，沉父沉母不在作为东道主的沉祁阳自然得多照应着。

他今晚破天荒出现在宴会上，无形中控着场内气氛，其他几个朋友都在猜测他是不是对沉希转了态度。

这时只听见一声明净的呼唤。

“商先生！”

众人回头，眼睛莫名被闪了一道，女人简约的吊带裙下肌肤如同白瓷一般，像是水中月。

只是大波浪下戴着口罩，除了一双眼睛挡得所剩无几。

“商先生您不记得我了吗？”

连织拿着酒杯缓缓上前，脸上堆叠起虚情假笑，“之前我有幸在香榭丽大街得您帮助，一直想感谢您来着，今几个终于有碰面的机会。”

商之涵是个花花公子，之前露水留情的女人不计其数。

他缓缓打量她，笑道：“小姐你贵姓？”

“我姓邵。”

连织将口罩往下拉了点，“很抱歉我脸上过敏，今天只能和你用这样的方式见面。”

商之涵看她脸上的确有些红点点，还没搭话。

傅珩在旁边踢了他一脚：“ladyfirst，怎么让人家站着说话。”

商之涵笑笑，示意她坐。

连织也立马坐他旁边。

其他人笑问商之涵到底帮她什么了，连织只说去专柜试衣服的时候，商先生提前帮她付了款。这位花花公子的花边新闻常在娱乐杂志上出现，怕是连他自己都不清楚招惹的女人有多少。

她取过茶几上的威士忌小倒四分之一，借着虚晃的动作，小拇指将烟缸里的烟头飞快一衔。

然后举杯对着商之涵，借着这个机会对他表示感谢。

灯下看美人，越看越美丽。

商之涵本来还心思浮动，一条简单的裙子都被她穿得窈窕，谁曾想女人口罩一取，半张脸红点加之过于浓妆艳抹，口红都沾牙齿上。

商之涵顿时倒进胃口。

白瞎一双漂亮眼睛。

连织看他脸上一样难尽，眼底笑意更甚。

然而扭头一瞧，不好！

沉祁阳不知什么时候绕过宴会厅，他吩咐侍者过后，长腿阔步朝这边走来。

这人可真是快。

连织立即起身离开，阳台门很是宽敞。她头低成了鹌鹑，余光里只有他不断走近的步伐。

像是丛林里缓缓走来的兽，气定神闲却无端让人感觉心惊肉跳。

似是没想到他离开的间隙会有个女人出现，他耷着剑眉，打量的眼神懒洋洋落在她头顶。

明明只是随意一瞥，可却有若有若无的压迫袭来。

擦肩时，连织闻到了一股干净洁净的气息，鼻尖像是围困在雪松的明朗里。

发怔间，突然一道惊呼传来。

“小姐小心！”

连织一抬头，侍者端着酒盘险险碰上她，她条件反射往后退。

一脚踩上身后男人的鞋。

她立马挪开。

“卧槽！”傅珩旁边这一幕，顿时笑了出来。

沉祁阳身子微微往前一倾，然而鞋却没动。

他低头一瞥，棕色皮鞋面上顿时陷进个高跟鞋印，那里正好是他的脚背，她可真能踩啊。

男人太阳穴突突跳，意味不明看她。

“你走路不带看？”

“抱歉啊…”

女人夹着嗓子，飞速瞥来那一眼沉祁阳撞进一片浓墨重彩里，大概是面部遮掩太多，反衬得双目如一泓清水。

莫名的熟悉闪过沉祁阳脑子，他眼眸微深还未来得及辨别。

她已经转身就走，溜得跟个兔子似的。

“她谁？”沉祁阳维持着那个姿势没动，一直在看她。

傅珩笑了。“商之涵的小桃花，特地来感谢他的。”

“姓什么？”

傅珩纳闷看他一眼。

男人正盯着宴会厅的方向，灯光掠过他的眉眼，晦深的眸底幽幽暗暗，带着抹审视。

“叫什么来着…”

“邵。”旁边有人提了一嘴。

话音刚落，只听得一声哼笑，像是从鼻腔里发出来。

肆意绽放在这个夜晚，混着六月北京的炎热，顽劣而又热气腾腾。

今晚邀请的名单里哪有什么姓邵的？

连织飞速在人群里穿梭，既然那道了沉启阳的 DNA 样本，这里也没有再待的必要。

然而刚走到宴会厅门口。

“站住！”

一把低沉的声音穿透人群。

人群霎时安静。

明明周遭有舒缓的音乐声，男人的声音甚至不算响亮，但他腔调里的淡漠和不可一世，仿佛融进骨子里，瞬间冰封场内气氛。

众人转头望去。

沉祁阳站在明暗交界处，灰淡的光线投笼在他衬衣上，他黑眸幽灼不知在看谁。

连织脚下一停。

她没回头，但莫名有种不好的欲感，于是大步往外走，继而开始飞奔。

她跑得太快。

以至于不曾注意到男人脸顿时黑了，直接撑过阳台二楼地方栏杆跳了下去，引出一阵惊吓。

*

庄园楼下就有转车等着。

连织上车后立马让司机开车，迈巴赫沿着喷泉环岛绕了出去，此时宴会厅离席的人很少。

杨柳夹道清静而幽，灯光音乐声远处，湖边的风吹来。

连织道：“师傅您能快点吗，我着急离开。”

“好嘞！”

司机缓踩油门，绕进幽静小道里，还没开几分钟。

突然他猛踩油门。

连织也跟着惯性往前，脑袋差点撞到垫子上。

她抬眸望去。

沉祁阳仿佛从天而降一般，他手撑上车前盖，就这样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男人体型宽阔，车前两柱灯光照得他有如一颗笔挺的树。

司机吓了大跳：“大少爷…”

他气息还凌乱着，面上却是半丝表情都没有。

沉家所有车型都是经过特殊设计和处理，车玻璃单向可视，外面是看不见里面的。

可男人那双眼瞳深不可测，像是能直接看到车里的她。

他曲手敲敲车前盖。

“下车！”

连织下车才有鬼了好嘛。

她装死不动。

到了这份上，沉祁阳显然比她更有耐心，耗着就耗着呗。

他靠在柳树根上直接点了根烟，只闻得打火机轻柔的钢响，一抹猩红般的火星在夜色里燃起。

旁边月牙湖里隐约传来天鹅的声音。

就这样僵持了一刻钟，烟燃尽后他就再点一根。

连织催促司机赶紧开车啊，可司机摇头说没有大少爷的指示，他不能。

连织无法，要再耗吃亏的可是她。

她推门下车，沉祁阳正靠在树根上瞧她，夜色幽静他的表情看不太清。但一缕烟雾自男人唇间溢出，迷雾一般影影绰绰。

“好久不见啊老朋友。”他话里那丝笑很难说是讽是赞。

“我去年进警局那会可分分秒秒牵挂着你。”

连织头皮发麻。

她要早知道有今天这交集，当初打死也不可能坑他。

“什么？”

她还戴着口罩，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无辜得很。

想装不认识。

沉祁阳似笑非笑，就维持着这个姿势眯眼瞧她。

“宋老爷子才嗝屁不久，此刻正是你上位的好时候。”他道，“我还等着叫你一声伯母，别怂啊。”

连织：“……”

他这完全是讽刺的反话。

连织打定主意装傻到底，声音温和。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今晚是我受邀第一次来沉家，之前也并未和你——”

话没说完，男人气息陡然逼近。

她情不自禁往后退，然而沉祁阳动作更快，直接勾住她口罩就取了下来。

连织那张麻子脸陡然出现在他眼前。

沉祁阳笑了，直达眼底。

不知道是笑她丑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那点子混着烟雾的热气若有若无拂过她脸庞。

“你要装傻充楞我还真奈何你不得，毕竟都过去一年。”沉祁阳撩眼上下看她，

“但你今天来沉家做客鬼鬼祟祟，瞎诌姓氏又乱攀关系，前前后后整得像个特务。作为沉家东道主我有责任保护每一位客人的安全，谁知道你带了什么进来。”

“为防止你动歪心思我有权利检查你的所有物。”

“什么意思？”连织文。

沉祁阳道：“听不懂吗？开包检查。”

他这人虽放肆顽劣，但那层温文尔雅的皮肤平时戴得好好的，平时绝不找人麻烦。

但谁让他不痛快了，他就得还回去。

麻痹！

连织想给他两巴掌。

平时给他查倒也没事，但此刻他的烟头还拿纸包在里面，给他瞧见不知道会惹出多少麻烦。

“沉大少爷，我是客人，您非得这样对我吗？”

装傻不行她就装可怜，沉祁阳靠树上，却是懒得看她演戏，冲身后的司机勾勾手。

“叫几个女佣来帮忙。”

靠！

“查！我包给你查 OK。”连织道，“请你先让司机离开，我的私人财物没有必要让每个人看。”

沉祁阳一抬下巴，司机就开车离去了。

“今晚是您妹妹沉希邀请我来的，如果早知道有这么一天我打死都不会来你们家。”她一双翦水秋瞳似怨似不满。

打小应有尽有让沉祁阳如同混世魔王一般睚眦必较，偏偏万事历遍洞察人心。

此刻看见她突然示软，眼里却牵张着怒意。他剑眉压着眼尾，皮笑肉不笑。

“演够了？还有这功夫博同情啊？”

连织：“……”

她打开包包，悄无声息往前走了两步。

“你看吧。”

沉祁阳还没来得及一瞥，一阵猛烈的风袭来。

连织擒住他手腕，一个过肩摔将他扔进了湖里。

只听得噗通一下剧烈水声，他就如一根葱倒栽进了水里。

放平时沉祁阳完全不可能被一女人撂倒，他可是从沉父警卫眼皮子底下锻炼出来。

可怪就怪在他毫无防备，完全松懈。

直至天旋地转，污浊的水灌进耳朵里嘴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被一个女人过肩摔了。

他妈的奇耻大辱！

罪魁祸首早不知道跑哪去。

等管家闻声赶来时，沉祁阳从月牙湖爬起来。

脸色阴得像是要吃人。

“查监控！”

—

宝们沉祁阳和沉思娅是异卵双生，沉思娅是祁阳的姐姐，沉希后来领养，所以说是妹妹。

等连织成为假千金，自然得喊他弟弟呀。

晚安。

0133 下卷 6，做 DNA 鉴定

为防夜长梦多，连织从紫荆山庄出来后，当晚便定了去青州的机票。

她先是在酒店住了一晚，联系了私家鉴定机构，第二天去的福利院。

对于她的到来，院长表示惊讶。

连织只说这周末不忙，上回答应了有空带虎妞去游乐园，现在正好来兑换诺言。

带福利院的孩子出去不合规定，更何况虎妞精神有问题。

院长有些犹疑。

但虎妞一听说要去游乐园，兴奋得跟个猴子粘着连织胳膊，不让去就坐地上打滚哭闹不起来。

院长只得依她。

院外的天地对虎妞来说仿佛另一个新世界，她趴在车窗上眼冒星星，连着连织带她去检测机构，她都这瞧那瞧，扒拉着窗口像个好奇宝宝。

抽血时她呼了声痛痛，但连织两个棒棒糖递过来，虎妞立马嘿笑舔了口。

为防检测失误，连织特地找了两家私人机构，同时担心以后再有二次检测。

她留存了虎妞的血液和头发样本。

从机构出来，连织问她痛嘛，她摇摇头，又啃了块棒棒糖。

连织问：“刚才我们在干嘛？”

“扎针针！”

“不是。”连织纠正，“是进游乐园的检票程序，身体不健康的儿童不让放进去，如果院长阿姨问你你要这么说。”

“好！”虎妞重重点头。

“阿只说的都对。”

大概是她无条件的信任，连织反而沉默了会，问她想爸爸妈妈吗？

虎妞眨着眼睛，问爸妈是什么。

“就是能给你大房子住的人，能保护你，还能给你很多钱和爱，好吃好玩的人。”

虎妞不解道：“熊婆婆的房子不大吗？她也爱偷偷给我买吃的。”

傻子的世界天真且纯粹。

没见过世界，没有物欲，喜欢把福利院当家，也不会有太多烦恼。

连织想到紫荆山庄里，沉希一身顶奢礼裙缓缓下楼，连着耳坠都是上百万的珍稀奢靡。她看着虎妞稚气的眼，顿时有些不是滋味。

如果虎妞真是沉家大小姐，这些一切本该属于她。

“如果爸妈以后要接走你，你会不会把我忘了？”她试探道。

“当然不…”

虎妞头摇成波浪鼓，说也谁也不能把阿只和她分开，不然她就打人！

“真哒？”连织心中一动。

“阿只在虎妞心中最最重要了，还有熊婆婆。”

虎妞下巴在她肩膀蹭啊蹭，说她消失的那一大段日子，虎妞好难过好难过，零食都不想吃了。

她说的消失，是连织被领养的二十年。

小时候两人也曾相依为命。

虎妞比她个子大，连织被欺负了常常故意躲在她身后，让傻子帮她出气。

小孩子的她都很势力，连织其实从来不曾将她放心上。

以至于不能理解二十年后再回来，虎妞抱着一大堆零食，笑得天真浪漫，说送给阿只。

她看着虎妞纯真的眼，擦擦她的脸蛋惹得虎妞咯咯笑。

连织默道。

我会保护你。

让你回沉家我有私心，但我不会让沉希伤害你。

*

连织中午的飞机回京城，建筑所里还有很多工作，她将计划书和排风系统的设计图交上去的时候，老蒋给她指了大堆毛病，这里需要修改那里需要修改。

言下之意不行。但这人偷用她设计图不是一次两次了。

连织假笑挂脸上，告诉自己放宽心，就当前期积累经验。

她刚坐回位置，工作内部小群就炸了，原来是又有人顶不住压力准备离职。谁最初选建筑不是满怀憧憬和理想，不说要设计埃菲尔铁塔，只希望城市建筑能留有自己名字。

可工作几年才发现，才华在人脉面前屁也不是，能进大设计所的学历能力谁不强，可项目就是分不到你手上，再被上司忽悠着干了几年苦力，头发熬没了才发现自始至终籍籍无名。

这世界留给普通人的机会太少了。

所有人都在发表情包欢送老朋友，兼顾吐槽一波主管的不干人事。

连织放下手机没有跟风。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得改变自己心态，她还等着在家坤多学两个项目，以后出去单干有经验。

然而意外说来就来。

翌日深流商场的乙方发来视频会议，对空调设备和商场的梯形设计极不满意，并指出了合同中的好几处错误。

如此低级失误出现在家坤建筑所，项目经理脸都绿了，凡设计项目的一干人等都被拉进去一同臭骂。

连织只是陪跑的，正坐在边角上心不在焉的听着，没想到这把火会烧到她头上。

蒋主管谦卑地听着上司骂完，突然转头看着连织。

“连织，你还是太年轻了些，既然将空调设备的安置交给你负责，就该有团队意思，可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好好交流。”

他淡道，“一味想出头，把活独揽到自己头上就容易出错。”

连织麻了。

其他同事也看她一眼，心知肚明。

找团队新人顶包是这些主管们一味的伎俩，实习转正申请攥在手里，谁都会暂时忍一口气。

然而这次老蒋却踢到一块铁板。

连织道：“蒋主管您怕是记错了，您交待我的部分是排风系统，当时我设计图提交上去你给我提了挺多不足说几乎得推翻来过，又说要找人重新画。”

她笑笑，“您忘啦？”

她两句话撇清关系，老蒋面色彻底难看。

出了办公室，老蒋将连织叫道办公室，一拍桌子看她。

常和政府企业打交道，他嘴里也满是官话，明明对她积怨，偏偏刚才的事半字不提。

只拿着她的作风讨论。

说她最近总是按点到，六七点就早早走了，建筑所虽不是熬夜加点画图，有些都常睡在公司。

“年轻人该努力的时候，不要等老了才后悔。我知道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心思大半不在工作上，都想动歪心思。”

他曲手重重一敲桌，“既然还没转正，最好脚踏实地一些。”

连织平时听他瞎比比都忍了，但今天忍不了。

“现在二十一世纪了，年轻漂亮也可以脚踏实地，漂亮取悦自己，脚踏实地是我的工作态度。”

难不成得哭丧着脸披麻戴孝才表示一个人毫无二心？我每项工作都列出了计划表，您也是过目的。”

“之前您还夸我有计划，现在说这些不打您的脸。”

连织出门的时候，老蒋面色铁青。

她回头看了下他办公室，转正申请怕是得卡在他那，只能想办法调组。

她不禁怀疑自己的目标是否在无形中发生了偏移。

上辈子她就想找个建筑大所苟着，熬到三十岁手里有项目，年薪百万足够了。

苦个五六年贷款一套京城房子，她还是个精致的上班族。

可见识过真正的优秀和凤毛麟角，这一小点成就根本不够看。

当时大言不惭说要三年内还宋亦洲本钱呢，如今山庄投进去一千多万，盈利还没上来，她拿什么去还？

也就在这时候，菁华大的同系师兄刘昊勤再一次对她伸出了橄榄枝。

*

连织下班后，特地去了躺他们的办公场所。

他们租赁的办公室从写字楼变到了四合院，绕过如意门——亚新建筑几个大字跃入眼前。

大概同时年龄差不多，工作气氛很是活跃，连织进门看见好几个人为着卫生间的顶棚光源设计争论得喋喋不休。

然后办公区域旁边专门开辟了头脑风暴室，小黑板记得密密麻麻。

刘昊勤一一和她介绍同事，然后再一次邀请连织加入团队。

连织表示不解。

“师兄这是您第三次邀请我了，你们团队人员已经足够，我并没有觉得我比这里的任何人优秀。”

刘昊勤温和地笑笑：“其实我一年前就知道你。”

连织一愣。

刘昊勤说当时还在研三，因为复试的事去帮赵教授帮忙。

当时赵教授拿着她的作品集和另一个老师点评，说这个女孩的设计很有灵气，刘昊勤当时就拿着她的设计图翻了翻，印象深刻。

“我也是从大所里出来，你目前没经历过的，或者是经历过的公司陋习我都知道。”刘昊勤道，“说我，还有我们这批人心高气傲也罢，但也是真不甘心漫漫无期打工，辛苦熬的设计图却被冠以他人的名字。”

连织被他戳中心思，好一会没说话。

但小建筑所这几年真的是夹缝中求生存，她没想过要这么快出来创业。

刘浩勤看出她的犹豫。

“你目前研一，再不济拿这两年博一博，成功了换条路。不成功再拿着菁华大的学历重新去大所。”

他伸出了手，笑道，“小师妹，我们都是真诚欢迎你加入。”

连织犹豫几秒，像是在两条路的中央挣脱绳索一般。

她淡笑着伸手和他一握。

*

0134 下卷 7，连织顶替真千金

自己开建筑所和上班炯然不同，光是招标找项目就足够让人头疼。

而这个小团队面对人工成本和租金，能否撑过一年都是问题。

在此之前，赵敏凡将她叫去办公室，长聊了一番。连织也知无不答，得知她打算和之前的师兄师姐单干，她吩咐叮嘱了很多。

从她办公室出来，连织手机就响了。

一家检测报告出了消息，具体情况已经邮箱发她。

哪怕心里早有准备。

可连织点开，一长串的分析论证加上生物图后，一句分析跃入眼帘——

根据太古 DNA 技术，两人有亲缘关系的概率达到 99%。

果然！

连织手微微发抖，心脏继而开始砰砰狂跳。哪怕另一家机构的结果还没出来，可如此高概率几乎是敲定事实无疑了。

冗长的走廊人来人往，有同学和连织打招呼。

连织也回以一笑。

可这个秘密独独她知道，光是想着揭开那天会掀起多大动荡，连织都足够口干舌燥。

如今事实尘埃落定。

连织不由得晚上开始在寝室反复筹谋。

如何让沉家知道虎妞的存在？如何能让她这个恩人的存在利益最大化，沉家在政府里的人脉勾勾手指足以帮她拿下任何项目，哪怕是最俗的金钱感谢。

连织也来者不拒。

更何况沉希和江家的渊源，江启明为什么对沉希予取予求，这些她还需要通过虎妞深入沉家去调查。

六七月份的暴雨说来就来。

半夜睡得正香。突然一个惊天大雷轰隆炸裂，天地都在震动。

连织也莫名跟着一悚，望向窗外，大雨淅沥，闪电如离弦之箭直射天空。

大概是脑子过于兴奋，她这晚上都没怎么睡好，连着梦里都在合计怎么能让沉家通过她连织的名头，找到虎妞。

然而大清晨，一通电话彻底击碎了她的梦。

院长说虎妞出事了。

*

青州殡仪馆里。

哭声断断续续，院长崩溃地坐在地上。连织腿脚发软，她缓缓上前拉开白布，虎妞苍白的脸跃入眼帘，毫无血色。

“昨天小妹玩风筝时不小心挂树上了，她当时就非要去捡我没同意，谁知道她半夜都在惦记这事，偷偷从窗户里爬出来。”

院长哭声绝望，说那棵树旁边就有电线，下着大雨线杆一倒。

“等阿姨早上去打扫卫生时看到她，她身体都僵了。”

连织轰地一翁，什么都听不见了。

她麻木地看着眼前的这张脸，像是不认识了一样，可心痛是真实的，头晕懵怔是真实的。

她嘴唇动了动，发出的声音确实如兽的哽咽一般。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等等我！

就半个月，哪怕几天都可以，我都能将你送回沉家。

她泪水包在眼眶，用力去摇她肩膀，发狠让她起来。

然而无人回应，前天生动挽着她胳膊的人现在一团死气躺在这。

院长哭着来拉连织，让她冷静点。

推拉间连织踉跄坐地上，虎妞手心大小的伤口跃入眼帘，大概是爬树的时候伤到。

连织心头猛地一刺。

她想起前几天，这个人一团傻气的趴在她肩膀上，说无论走到哪都会带着她。

阿织在虎妞心里最重要了….

像是一把刀嵌进连织心里。

“对不起…对不起…”她嘴唇哆嗦着，泪流满面。

在你全部信任我的时候，我却只是想要利用你。

….

丧礼办得很简单，福利院钱不多，院长本来打算给虎妞买个灵位牌，但连织直接买了墓地。

陵园最顶端，依山环水，仿佛整个青州近在眼前。

连织以亲人去世为由像导师请了三天假，回京城的飞机上，她几近恍惚。

这一切都该是场梦吧。

来去匆匆，她曾经自以为是能依仗虎妞拿到沉家的资源，现在也烟消云散了。

手机这时突然几声震动。

车子楚发来邮件——孟烟那边有了新消息。

她已经被江仲鹤从云线楼里接出来，住进京郊是一处别墅。

金乌藏娇开始了。

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连织如梦初醒般，连着眼底那丝混沌都烟消云散。

当初交给孟烟的第一个任何便是拿到江仲鹤的 DNA 样本，她得赶紧和孟烟取得联系。

大概这几天不在状态，之前发来的邮件都被连织忽略，虎妞第二份 DNA 鉴定报告前两天就发来了。

亲源关系的概率达到 99%

连织毫不意外。

她心神不宁，望着窗外发呆，目光随意间，突然被飞机椅背上的杂志吸引注目。

连织抽出来后，封面是梁家的消息，也就是沉母的娘家。

沉祁阳父母是标准的权商结合，港城梁家在几个世纪前都是名门望族。

豪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钱都能绕地球好几圈。

这不都闹上新闻了，梁家旁枝的阔少爷买超级游艇送女伴，价值千万的游艇哪怕在海上都寥寥无几，每天数万的维修费停在托管的港口，结果这群人却用来晒咸鱼，新闻之滑稽离谱。

沉家低调，可那晚区区一张沙发靠枕便是鳄鱼皮，工艺高超得仿佛天衣无缝。

连织不由得想象若是虎妞成为沉家千金，将会过着怎样的生活。

亲生女儿，二十多年的亏欠，远远不是一个养女能比的。

而成为沉家恩人的她又会借此得到什么资源。

越想便有一股源源不断的焦灼沿着四肢百骸漫延，像是要烧掉理智一般牵张翻涌。

原谅她只是个俗人，没有天真浪漫，也不够善良。

但这社会努力是一回事，人脉和背后的支持是另一回事。

想成为人上人，两者真的缺一不可。

连织望向窗外，厚厚的积云浓稠翻滚，挡住了大地的一切。

她突然有个大胆且疯狂的念头——

真千金不在了。

她顶上行不行？

*

到京已经傍晚，连织浑身疲惫会菁华大，学生来去匆匆，却有几两车停在那。

排头一辆碧玺红迈巴赫，身后是辆奔驰。

豪车不少见，但这个颜色的迈巴赫是真没见过，学生不由多看了几眼。

连织还没进校园。

里面的人便下来了，是个一身西装，约莫五十岁的中年人，微微一笑。

“连小姐。”

“你认识我？”

连织看看这车，再看他这熟悉的西服样式，莫名有种不好预感。

他道：“我是沉家的管家，姓庄，大少爷想见你一面。”

是那瘟神。

连织警惕看他，脚步无声往后退。

庄伯和善道：“连小姐请放心，法治社会，大少爷说了不会把您怎么样，但他也交代了若您执意不上车，那只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得罪了。”

——

今晚二更，晚安啦

0135 下卷 8，咬人（微微涩）

迈巴赫缓缓在路上行驶。

两侧晚霞染透，似有风刮过江上的红旗，但车里几乎是半丝声音也无，连寻常的轿车共振声都能忽略不计。

不想在校门外闹得太难看，连织最后上了车。

她坐在后座上，看了眼副驾驶的老人。

“庄管家。”

庄叔回头，淡笑。

“连小姐。”

连织斟酌用词。

“也许说这些冒昧，我之前因为某些事和您家大少爷闹得有些不愉快，害怕这次再惹怒他，所以想提前请教您他性格如何？”

更重要的，是连织想提前摸清沉祁阳这个人。

她如果决定假冒千金，扮演的可是他的亲姐姐，且不说前两次他们争锋相对，就提沉祁阳到底对他亲姐态度如何。二十多年未曾谋面，是否排斥，甚至生出侵占领地的厌恶。

庄叔默了默。

“连小姐，个中具体，恕我没法详细告知。但大少爷这个人，若是不触其底线，话狠八分行动三分。反之话轻三分，行动十分。”

他道，“还有就是，或许他更吃软，不吃硬。”

他话里模棱两可，得连织自己去悟。

吃软嘛…

连织想，好巧，她也是。

若是江启明和沉希跪在她面前哭天抢地追悔莫及，她或许能考虑给他们留个全尸。

谁不喜欢吃软？

但之前在陆野和宋亦洲那，她软够了。

现在真的软不动了。

*

车子最终停在一处私人俱乐部，京都地价昂贵，能冒草的地方都建起了商品房，随便一挂超出天价。

谁曾想四环内竟有面积类比山庄的休闲俱乐部，大概是提前清过场，庄叔带着连织走过马球场，高尔夫板球场竟都是空无一人。

到了射箭场馆外，庄叔抬手示意，做了请的动作。

连织顿了两秒，缓步入内。

然而却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只听得“咻”的急速一下，箭失如离弦之箭，飞向靶心直中十环。

弓弦紧绷的另一端，男人一身黑 T，胸前的大鹰 logo 正如他张扬的性格。

大概之前玩过跟激烈的项目。

他脸上还冒着热汗。

顶灯的光掠过他冷沉眉眼，锋利喉结。取箭上弦似他手臂肌肉绷了绷。体恤紧贴着身体，线条一览无遗。

连织莫名想到文艺复兴后雕塑家手里的作品，充满野性的力量。

旁边有好几个人候着，取箭，护臂，弓绳。

都由别人捧在手里，以备他随时更换。

庄叔道：“大少爷，人到了。”

沉祁阳恍若未闻。

他目视前方，又是一箭射出直中靶心。

他没表示，连织也安静等在一旁。

不知是第几箭过后，突然沉祁阳将箭矢直指连织。

七八米的距离，男人锋利眉峰下，一双眼睛冷沉幽戾。

“大少爷！”庄叔想阻止。

然而晚了，箭离弦而出，割破空气急速朝他们方向射去。最终隔着几个拳头的距离擦过连织耳侧，箭风轻撩起她耳边的碎发飞过。

但从始至终，连织都未挪动半步。

她眼神清明毫不畏惧，直直地看着他。

本意是试探，沉祁阳没想射她。

但也就是在这刻，他确定她身上不只是三脚猫功夫。

常人对危险下意识闪躲，只有刻意训练过的才能岿然不动。

“怎么不躲？不怕我弄死你。”他放下弓箭，拿过毛巾擦汗，眼底绝对能称之为恶劣。

连织平静道：“沉大少爷 你要真想杀还会找其他机会，既然横竖是死，我能站着干嘛要跪着？”

她眼眸清亮，身量明明能称之为纤细，但气质却绝不柔弱。

甚至能称之为孤傲。

然而沉祁阳却见不得她嚣张，他眼里黑沉沉的，将毛巾扔到一边，然而缓步上前。

射击场另起的高台里，他就这样站边上居高临下看她。

“知不知道我今儿找你做什么？”

他浓眉凛冽，迫人得紧。“连织，25岁，菁华大学建筑系研一学生，之前在辰达资本任职过…啧啧。”

他上下扫她，“你这履历真是和你人一样越瞧越碍眼。”

连织仰头冷冷看他。

“碍眼沉大少爷可以不查，浪费你资源。”

“呵，你倒是想得美。”沉祁阳嗤笑一声，手搭绳索蹲下瞧她，“一年前把我坑进局子，之后又趁我不备将我扔湖里，你说我要这么谢你呢？”

高台上男人蹲着也比连织高，一句谢他几乎是咬牙切齿。

想起那股恶心的味道，他下颌的肌肉也暗暗抽动。

连织觉得这人简直是霸道，不讲前因后果。

“请你讲点理，是你先找我的麻烦沉大少爷，之前机场是紫荆山庄也是。”她道，“如今这结果只能说你技不如人，先找你自己的原因吧。”

她越平静，越无动于衷。

他便越窝火。

似有火星子在沉祁阳黑眸里炸开，像是燎原的火星被蹭蹭蹭点燃。

他冷笑了声。

“你很嚣张啊，但这地界里，我见不得别人狂。”沉祁阳凑近看她，嘴角明明弯着挺不正经。

但黑眸里却带着刚才没有的晦深和冰冷，像是沉睡的狮子被人拔了胡须。

释放出来的讯号十分危险。

“你说我要往你的考试里放夹卷会怎么样？”

连织眼神一冷。

“也不用这么麻烦，最后一年干脆让你无限重修，或是论文造假。”

沉祁阳道，“能不能毕业就看你造化了。”

连织看他那拽脸，拳头捏得邦邦紧，想一拳揍上去。

上梁不正下梁歪，之前沉希搞那些见不得光的伎俩原来是从他身上学的，这两兄妹可真是犯贱。

“沉祁阳，你这是诬陷！”她冷冷道。

沉祁阳笑了。

“你也知道是诬陷啊，上回是谁坑我来着？”

他看她眼神冰冷，恨不得撕了他的样子。

她生气他就舒坦，刚才那口气一出，浑身骨头懒洋洋的，他目光往外挑，示意后面。

“或者给你另一个选择，和她打一架如何？赢了我既往不咎。”

连织往他身后看去。

边上站着个束高马尾的女人，站得笔直眼神也笔直，从内有外的气质一看就练过几年。

上回被过肩摔简直是沉祁阳的奇耻大辱。

若是碰上的是个男人，他今儿个非得揍成肉饼不可，但她是女的。

沉祁阳不打女人。

他就是想试试她有多少功夫。

连织眼神微动，没说话。

这个女孩子眼神防备，做好了十足防守打算，和这个人打她不一定有胜算，反而…

“不敢？”沉祁阳冷冷扯唇，“那你走吧。”

走了的后果可想而知。

他漆黑冷漠的目光从她面上滚过，要转身之际。

连织道：“等等，我不和她打，我和你打。”

沉默了几秒。

沉祁阳转头看她，似乎是听见什么好笑的，连着眸底都带着丝不以为然的轻视，偏偏又莫名兴致盎然。

“你确定？”

“确定！”

**

武术台上，连织换了身短裤短袖。

她活动关节手腕时，对面的沉祁阳却懒洋洋靠那，若是此刻有烟都得点一根了，根本没把她当回事。

“我让你十招。”他语气闲闲道，“提前说好，输了可别哭，眼泪可不值钱。”

连织没搭腔，活动好后直接向他走去。

面对她有可能的攻击，他依然没有挪动分毫，眼底都是懒散。连织一拳捶他脸，趁着他往后躲时，一脚踹他膝盖。

沉祁阳飞快跳开，眼神微眯看她。

连织乘胜追击，攻他腰和腿，沉祁阳说让她十招就是真让，哪怕被连织逼下擂台，他抓着绳索吊在外面又飞速跳回，然而自始至终却没有动作。

然而十招过后。

沉祁阳飞速截住连织的手臂，反手一扭她整个手都麻痹了，他直接将她重重摔在泡沫垫上，单膝狠压她膝盖，手臂锁她脖子。

在绝对的力量制衡面前，连织窒息了一瞬张大嘴没办法出气。

“不行了…放开…”

沉祁阳手臂一松，俊脸凑近，放大她面上。男人浑身炙热，又硬如烙铁。

哪怕隔着断距离，连织都感觉要被他的手臂烫化了。

他眼神浓黑，带着丝戏谑的轻蔑和意兴阑珊。

“就这？”

沉祁阳还以为有多厉害呢，原来只是个三脚猫功夫，他觉得索然无味。

手臂一松正要起身。

然而他轻敌了。

连织咬紧牙关，头顶触地，身体自然倒立。

格斗教练的叮嘱言犹在耳。

遇到力量强练把子的得学会先隐藏，两把刷子变成三脚猫，然而利用身体的灵巧绝处逢生。

她两腿狠狠绞住沉祁阳的脑袋，猛地往下一拽。

沉祁阳愣了半秒，才发现自己着了她的道，他揪住她肩膀要将她拖开。

然而动作晚了，连织如同八爪鱼攀附在他身上，两人反复在地上翻滚，连织脑袋蓄力，狠狠撞上他脑门。

“砰”的一声。

沉祁阳脑袋嗡嗡响，被这野蛮打法弄懵逼了，还不等他发作，连织一拳砸他脑门上，然而一口死死咬上他脖子，下死口那种。

尖锐的疼痛沿着脖颈冲上脑门，沉祁阳疼得咬牙冷脸。

“松口！...”

“你输了！”她牙齿还叨着他的肉，眼神恶狠狠，“沉祁阳你输了！”

“屁！”

沉祁阳能认输才有鬼了，小时候被他爸警卫按着揍的时候他都半声没啃，简而言之男人可以流血但绝不能认怂。

他反手拷住她的腰身，跟扯水草似的要将她扯开，然而连织咬着他脖子不松口，牙齿狠狠往下磋磨。

血出来了。

她大有咬死他的冲动。

几个翻滚下，沉祁阳翻身在上方，宽阔的身体将她完全笼罩着。

旁边几个安保看傻了，没想到较量会变成这样，殊不知沉祁阳黑沉着脸，正要扯开她脑袋。

然而下一秒，他喉结重重往下滚，眼神暗了就这样停了动作。

不为别的，嘴里血腥味太重，连织情不自禁将血从口腔推了出来。

然而温温热热的舌头触上男人脖子，疼痛混着刺激，他整个人一僵。

沉祁阳浑身都开始发疼，可疼痛中却汇聚着难以言喻的刺激，他呼吸骤然乱了。

她牙齿的磋磨此刻更像是一根羽毛颤颤巍巍从皮肤钻进血管，顺着大动脉嗦进心脏。刚才只顾打斗没发现，身下女人曼妙的曲线每处都贴合着他，玲珑起伏。

莫名的燥热混着疼痛沿着血管上下蹿行，沉祁阳甚至莫名想收紧手臂，他胸膛牵张，喉结鼓动，在要失控的前刻。

“别咬！”

他恶狠狠道，“他妈的，让你别咬！…靠！…老子认输 OK？”

得他这句话，连织立马推开他爬了起来。

“你刚才说的，不准再找我麻烦。”

“嗯…”

沉祁阳眼皮耷拉着，但声音莫名有些哑。

得他保证，连织立马溜得飞快。

她消失在跆拳道室后，沉祁阳才瘫坐在地上，他盯着跨间的反应眉头微蹙，手撑在太阳穴上沉沉呼了口气。

果然是憋太久了…

沉祁阳抹了抹脖子，血沾在手指上。

他黑眸幽灼，磨了磨后槽牙。

妈的。

这人属狗的吧。

——

弟弟以后估计是被欺负的份。晚安啦。

各位要加更的宝宝看看我的字数，不少啦啦啦啦可以拆成两章（小声）。

0136 下卷 9，霍尧告白

决定离开家坤建筑之前，连织协助老蒋做完了手上的商场项目，对他的阴阳怪气照单全收。

这半年在大建筑所也不是白待，除了琐碎工作，她完善整理了方案数据库，包括建筑资料素材，作品库。连着和政府工程打交道的经验都在这日渐滑头的交谈中提炼了出来。

之前留下极佳印象的客户知道她离职去小建筑所都表示不信，直到连织递来一纸名片并笑着说以后可以帮忙介绍客户，她们才作罢。

收拾完东西从家坤建筑出去，连织给郑歌发了条消息。

“姐妹，我刚从家坤建筑离职，金大腿以后咱没法再抱了。”

之前得知她进国内大所，郑歌还调侃连织就是明日之星，等她发达每个项目她都来负责室内。

郑歌秒回。

“辞就辞吧，金大腿也不好啃，谁让我爱你呢。”

连织笑了。

“既然爱我，就给我多介绍几个项目，摩多摩多。”

“靠！你个死要饭的！”

既然决定单干，连织不会再走之前的打工老路，她多次和刘昊勤商议后，以 800 万占亚新建筑 15%的股份。

其实她一直挺看好同系师兄创立的这个建筑所，这些人在社会摸爬滚打几年，社会经验足，拿到的客户资源也多。

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出来单干钱靠后，人脉靠前，朋友推荐的合作项目比比皆是，甚至可以和其他建筑师合作，间隙去接外包。

连织在亚新建筑的工作如火如荼进展，本以为靠着这段时间的经验能更上一层楼，然而他们很快就遇到了局限性。

刘昊勤伙同团队做了近四百页的图纸，准备向郊外的一个产业园投标。

本以为有小试牛刀的机会，然而项目早已内定给了建筑大所，近乎二十家建筑所一起陪跑。

刘昊勤不免沮丧。

“看开点吧师兄。”连织道，“谁都是陪跑过来的，很多建筑所外包几十年才一朝翻身，咱们这所才开了不到两三年，前途光明矣。”

刘昊勤笑笑。

他其实觉得挺对不住她，又投钱又投人的，当时想将连织挖来他承诺了很多，如今却屡屡碰壁。

前脚没了产业园项目，后脚便来了转机。

几天后郑歌打电话给她，说有个湖边的公寓项目问她们能不能接，简单转述后连织一愣。

“这是个中型地产项目，一般都找之前有经验的团队直接合作。”

连织纳闷，“你去哪认识的大老板？”

“不是我认识的，圈里其他人推荐。之前你离开家坤那会，我在朋友圈和各个工作群都说了句有项目需求。朋友如今兜兜转转找的我。”

连织感动死了。

连给她发了几十个么么哒过去。

“别恶心我。”

郑歌道，“提前透露，这个甲方爸爸特别难搞，之前好几个项目合作人都给他毙了。”

难搞嘛…

连织心里有了大概，先和刘昊勤详谈之后，他负责和甲方接洽，连织和其他成员连夜赶设计图，做了好几个方案在会议室反复商讨。

最终和甲方约好了见面时间。

刘昊勤一改平时的抠搜，预定了京式百年老字号烤鸭店的包厢，就等这次一举拿下。

他们出发去接项目负责人的路上，连织手机发出一声震动。

霍尧发了条消息过来。

【连大忙人，今晚出来吃饭吗？】

他这段时间不知道在做什么，隔三差五失踪，连织一门心思搞钱，一边又在计划怎么进入沉家。

她暂时无法顾及他。

连织：【不了。】

霍尧：【？】

一秒后，又飞了条消息过来。

【有约？】

连织：【对啊，请甲方爸爸吃烤鸭。】

*

说是请客，然而这顿烤鸭宴会却一波三折。

接到人后，对方突然提出要去他们建筑所看看，于是车子只能转到回四合院。

其中有位领导叫胡总，沿着长门一番视察下来对他们建筑所的意见都快上十条了。

说什么员工规范度不够，又道场地过于简约。

不说几层写字楼那般的规模，但至少丁卯都有。

连织接机和刘昊勤对视一眼。

完蛋，看来这单也得黄。

然而到项目对接的时候，却有火花擦出。

几人先没进入正题，就只聊对湖滨酒店式公寓的看法，如今社会不少人对酒店业务唱衰，但胡总却力排众议留下了这个项目，究其原因不过是看到里面的商机。

十年乃至二十年后，一定有大批的湖滨公寓冉冉升起。

连织这方面和他意见相同。

“香港有个 Desa park city，之前建成的时候万人唏嘘，后来却成为三十后人口的栖息地。”她道，“胡总，如今槟城湖滨项目还没兴起，结合公园超市，湖畔和办公为一体的家居住宅以后一定会成为新时尚。”

她冲刘昊勤使眼色，后者赶忙将图纸放在胡总和其他几位中间面前。

同时将 su 建筑模型投放大屏幕，三维立体可见。

胡总反倒一愣。

精细的 su 模型很少有甲方在初步洽谈的时候就做出来，究其原因合作能否成功是未知，太浪费时间。

连织介绍道：“胡总，湖滨公寓的特色就在于湖畔和便利，所以这版设计里面每个房型都能看到湖，且我们设计师在公寓后有打造专门的公园和超市，确保客户有最佳的居住体验。”

胡总又问了几个问题，连织也一一回答。

刘昊勤甚至将版图也给几位总监一一过目，轮到拍板钉钉时，这位胡总却开始老奸巨猾，只笑着说不急不急。

详谈又从办公室挪到饭店包厢。

这次连同刘昊勤和连织在内，一共四个年轻人陪同他们，菜上齐的同时，酒一轮一轮的喝。

连织甜笑道。

“不管结果如何，都很感谢胡总能给我们亚新建筑一个机会，接到湖滨公寓这单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思路，您不知道我们全体同事也多么斗志昂扬。”

她添满白酒杯，双手举杯对着胡总和几位总监。

“我必须得敬您和几位总监一杯，感谢您带给亚新的成长，我先干，你们随意。”

她喝完后，刘昊勤又上前挨个敬了几杯。

几位总满意淡笑，心情可畏愉悦。

人走在社会都有虚荣和谦卑之心，谦卑对上，虚荣对下。

如今看着几个出社会不久的人轮番敬酒，乖巧伶俐又满含尊重，点头哈腰间谁心理不会愉悦呢。

说来就是跪太久了，现在看到有人给他们跪着，自然心情不赖。

连织也懂得这个理。

于是只聊天陪着吃饭，决口不提合同的事。餐桌下来，两人都喝醉了，胡总这时才送了口，只说明天来签合同。

两个半醉的同事感激的话溢于言表，一路将人送上车，才回来接连织和刘昊勤。

连织其实是半醉，职场上得装模作样。

她脸蛋红扑扑的，任由同事小张搀扶着下楼。

本来意识是清醒的，然而出去吹了风，凉意涌上来，她肚子里灼意明显，冲去垃圾桶里干呕。

“连织，你怎么样…”同事想来搀扶她，但连织肚子里闹腾得难受，慢慢蹲下，脑袋抵在膝盖上。

蜷缩成了刚出生的蛋。

不多会，腹部突然多了只大手，隔着外套温热宽厚，将她轻轻往上一捞，如同捞起漂流的浮萍。

“怎么喝成这样？”

男人的声音慵懒轻缓，在茫茫夜色里也显得风尘仆仆。

连织抬头，缓慢地眨眼。

“霍尧？”

“嗯？”

“你怎么在这啊？”她像跟萝卜似的盯着他瞅，霍尧眉头耷拉，懒得搭理她，说请客户吃烤鸭。

全京城就这地有名，不是这还能是哪。

他拿纸给她擦嘴角的湿润，可她半醉半醒也知道这事得自己做，她躲开后自己用手擦了。

霍尧手一顿，也由着她。

“连织，你们…”

同事本来看看着陌生男人接近带着防备，可看这两人互动似乎是认识。

霍尧淡淡投来一眼。

“麻烦你，待会我送她回学校。”

同事还是不放心的确认，问连织是否认识，得到答案她才离开。

霍尧起初搀着她走了段，可她脚步歪歪斜斜，他皱眉“啧”了声。

“醉成这样，这是喝了多少？”

“说了我没醉——”

话音刚落，她身子悬空，惊叫了声，人已经被霍尧背了起来。

“放我下来！”

连织不让他背，人也挣扎着要下去，然而霍尧将她轻轻一颠，声音暗含警告。

“再乱动将你扔厕所信不信？”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两人跟小学鸡斗嘴似的，走了一段路大概是觉得他背上更舒服吧，连织也不闹腾了，下巴放在他肩膀醉醺醺地眯上眼。

她鼻息缓缓呼出，温热的气流滚进霍尧耳朵里。像是有根羽毛撩拨着霍尧的后颈，他手无限收紧，痒得连喉咙都往下滚动。

于是只得说些什么转移注意力。

“今晚生意谈成了？”他道。

连织重重地点了下头。

“嗯。”

霍尧漫不经心。

“一宗生意也值得你这么拼命去喝，图什么？进医院还能管你不成？”

“我乐意！这单下来得好几十万呢。”

连织轻声道，“工作哪有十全十美的，甲方能给你大单，多喝几杯又怎么了。这不就是职场规则，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霍尧：“有没有考虑找个司机？”

“嗯？”她半睁开了眼。

“找个随传随到的司机，不仅如此，还能供你当发气包那种...”

她的碎发在他颈后一扫一扫，毛绒绒的，霍尧却一点没挪开，他甚至害怕随意动作惊扰到她。

男人缓缓走着，声音拖腔带调。

“你饿了他就带你去吃好吃的，累了给你个肩膀，无聊可以拿他大概出气筒出气，钱不够他想办法，想要的说不定他都能给你...”

霍尧喉头动了动，更多的话他没说的。

比如说他挣钱了，不再是只会伸手的纨绔子弟。

她闻不惯烟那股味道他也顺手戒了，别人说上瘾的玩意戒掉相当于砍手，其实也没那么难嘛...

“那有那么好的人啊？”她趴在他背上咕哝着，他突然扭头看她，突如其来的靠近几乎让鼻头相贴。

他道：“你想要就有。”

男人话里再平常散漫不过，但眸色深深，比身后的夜色还要悠长，几乎要将连织吸进去。

她突然就明白过来，脸转过去，声音沉闷却清晰。

“不要。”

霍尧似乎僵了瞬，但又像是错觉。

他步伐未停，甚至表情都未变分毫，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很帅也不要？”

“...不要。”

“身材魁梧，又能保护你，说不定是个潜力股。”

“那也不要。”

霍尧凉凉吐槽：“什么眼光，连小姐找个司机都这么挑三拣四...”

身后渐渐没了声，只有低低的呼吸像是落叶的声音。霍尧扭头，她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密长睫毛如小扇子一般垂在下眼睑。

霍尧也噤了声。

夜深漆黑，婆娑树影遮挡住他的神色，却让人莫名看着落寞。

她不是不要，只是不要他。

——

宝们，我小小陈情一下。

作者也超级超想加更。但国庆有两个婚礼要参加，不停吃席那种，我中间如果有请假的话请原谅我（小声）。

国庆回来我补上，到时候多多加更呀。

0137 下卷 10，连织接近沉母（二合一）

七月最平凡的一个周末，连织一身衬衣搭配过膝半身裙，打车去了半山南湾。

今日这身作为学生过于端庄老气，但身为家庭教师就刚刚好。

半山南湾也是京城的豪宅，地图上搜不出来，车子沿着江岸驶上安静的泊油路，两旁绿意森森。

到警卫厅时，两名身穿西服的男人头戴耳麦，见有陌生车辆做了个阻止的动作。

他们缓缓上前，连织道明来意后，保安在耳麦里确认，再三无误才放她进去。

然而外来车辆却是不让进的。

警卫厅旁有专门的车辆送客人进半山南湾。连织搞不懂富人是不是都喜欢搞这套，别墅藏在阔叶绿茵里，非得沿着山林绕上一圈才能到达。

驶了大概近十分钟后，车子绕进铁门，停在别墅的喷泉之前。

连织下车后小小整理了着装，然后摁响门铃。

开门的是年约四十的女佣人，微笑道夫人正在等她。

连织换鞋后，沿着门廊进入正厅，沙发上坐着位一身家居服的太太，没戴任何首饰却气质极好。

大概是一个圈子，连织发现她和沉母举手投足间的气质很像。

她淡笑道：“来了，小唐之前和我极力推荐你，果然现在的女孩子越长越漂亮了，你叫连…？”

连织称呼了声顾太太。

“我叫连织。”

她的所有信息顾太太都查遍了，也知道给个具体大概。

顾太太笑：“走吧，我带你去见见你的学生。”

她起身朝楼上走，连织也跟在身后，推开最里间的门，不足十岁小孩坐在书桌前涂涂抹抹，而身后的落地玻璃墙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初音手办。

小女孩转过头来。

“怎么又换了个，小唐老师呢？”

顾太太：“顾森佳，不准没礼貌。”

她简单交待两句后，就让连织独自和女儿相处，没有缓和气氛，或者三言两语让女儿接受她的打算。

究其原因，不过是想看看连织自己的本领。

连织搭话几次，顾森佳都爱答不理，拿着画本涂涂抹抹。

“你这个八音盒手办我也有。”连织道。

“真的？”顾森佳转过头来，“这可是绝版！”

“我知道，不就是十周年的服装设计大奖做出来的嘛，我从官网也抢了。”

连织抢个屁，她哪有那大几万的闲钱。

究其原因，不过是来之前将这小孩的兴趣爱好查得清清楚楚。

“我这个可不一样，你们手里的八音盒是假的，我这个是爸爸专门让大赛组给我定制的。你看——”说着顾森佳拿出八音盒轻轻一扭，竟然还会放歌。

她骄傲道：“我这些都是你们外面没有的。”

连织也道：“那我也有你没有的。”

“什么？”

“成绩，我小学可是科科满分，还从没拿过零蛋。”

大概权势家庭也没法左右孩子的兴趣，顾森佳不爱学习，名门教室都挨个请来辅导了，分数还是岿然不动。

顾太太老来得女，疼爱有嘉。

于是请来顶尖学府的学子，想着代钩少点或许会有帮助。

连织便钻了这个空隙

说到成绩，顾森佳嘴一憋。

转过去不再理她。

连织也笑了，一番闲聊后，两人达成协议，做完一道数学题，连织就听她讲手办故事。

顾太太中途端水果上去看见这两人其乐融融，小小惊讶下，也对新来的家庭教师很满意。

而在顾家上课的这两个周末，连织一次也没看见沉母。

她丝毫不着急。

照沉母和顾太太的闺蜜关系，碰面是早晚的事，这件事就得徐徐图之。

在决定实施计划之前，连织准备无数个方案接近沉家，接近沉母。沉母爱赛马喜插花，甚至也常常去做公益活动。

她大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赛道经常和她碰撞，但连织偏偏选了最曲折漫长的一条。

欲速则不达，她前期越慢，后面就越稳。

有钱人不是傻子，更何况是沉家这种官场亨通的。

如今的一丝丝瑕疵，日后在有心人眼底都能看成故意接近。

第三个周末。

顾太太递来一张邀请函，说是顾森佳下周末生日，他们会在草坪办 party，欢迎她来参加。

连织求之不得。

闺蜜的女儿生日，届时沉母十有八九会来。

然而她给顾森佳补完课，收拾东西下楼，却没想到在附厅的小阳台看到沉母。

佣人在旁边煮着伯爵红茶，她正和顾夫人聊天，黑色条纹旗袍搭配斜方丝巾，除了左手食指的宝石蓝戒指，身上半件首饰也无。

连织认得那个款式，之前世界第一超模为某次亚运会走秀，手上佩戴的就是这个样式。当时千万网友在线吃瓜，立马搜出这是 PIGET 的博物馆系列藏品，价值一千六百万。

但色泽远远没有沉母的这颗通透。

看到有人从楼上下来，沉母淡淡瞧来一眼。

连织手指微微一蜷，面上却还平静。

但沉母已经不记得她，当初在蓉城为沉希举办的晚宴上匆匆一瞥，如今早已烟消云散。

“要走了吗？”顾夫人淡笑道，“张姨刚做好的松茸可颂，你带几个回学校。”

张姨拿过来一个象牙镂雕提食盒，连织也道谢后接过。

在这些人面前，一味的推诿只会显得小家子气。

她离开后。

沉母用茶匙轻搅，茶骨瓷杯发出动听的声响。

“怎么想着给小佳请家庭教师？”

顾夫人道：“她太了调皮，又不听我话，想着休息时间找人管她。”

她道，“这个女孩和她合得来，本来请她们来只是陪她打发时间，没想到这个星期的模考这个丫头成绩倒真上去了。”

沉母默了默。

“人可靠吗？”

不怪她多疑，当年大女儿就是被保姆和仇家蓄谋抱走，打那时起，沉母对身边用的人几乎是层层筛查。

“可靠的，是菁华大出来根正苗红的孩子。”顾夫人又道：“听说你前几天去了躺中东，是为着…”

沉母点头。

没说出的话两人心知肚明。

这些年为着失踪的大女儿，沉母几乎是满世界跑，一有风吹草动，哪怕只是谣传，她都得去亲自看看确认，直至死心。

明明种种证据显示女儿已不在世上，但没亲自见到，沉母怎么都不愿意相信。

顾夫人叹道：“芸如，二十多年了，祁阳如今健康有为，希希也常伴你左右，该往前看。”

沉母道：“我知道的。”

说着知道，可风吹过来，她还是红了眼睛。

二十多年的波折，沉家老爷子和她父亲都相继悲痛放弃了，连着沉父都让沉默，可骨肉从她身上落下。

沉母像是落进了梦魇，怎么都醒不过来。

大概是她这辈子太过顺遂，所以老天总得让她失去什么来彰显公平。

*

顾森佳生日那天，连织一身及膝裙早早就到了，虽然知道顾夫人宠女，但亲眼所见是另一回事。

别墅后的高尔夫草坪搭起了一排排的帐篷，有专人在组装天文望远镜。只因顾森佳喜欢露营，顾母便邀请了她全班同学来半山南湾露营。

而从一岁开始，顾母每年都找专人搭建属于顾森佳的元宇宙，她这些年去过的地方，玩过的世界。在她生日这天都可以戴上 VR 陪她一起去经历。

连织感动之余，不免也感叹很多差距在从小就拉开。

她送给顾森佳的礼物是吉德大光的手办，拖盛芙然买的，国内已经绝版。

小破孩明明很喜欢，偏偏又故作深沉。

连织笑着摸摸她的脑袋，眼神却在四处逡巡沉母所在。

富太太们正在下午茶桌上闲聊，不时剪枝插花进瓶里。

沉母今日一身针织衫，标准的静奢风，气质典雅高贵。

连织不敢上跟前去凑热闹，害怕落下刻意的由头。

几个小孩正端着果汁在一旁打闹，向她冲了过来，连织不仅不避，反而任何果汁浇到她身上。

玻璃杂碎，清脆的一声响。

顾夫人抬头，立马训斥了顾森佳，她和几位太太短暂道别，去查看连织的情况。

她短 t 已经被染黄了大片。

顾夫人道：“抱歉，小连老师。”

连织摇头表示没事。

“小孩都爱玩，是我没有注意身后。”

“楼上有衣服，我带你去换好吗？”

连织同意了，跟在顾夫人身后。

几位太太也投来一眼，但都曾不挂心。

顾太太的衣帽间分上下两层楼，富丽堂皇且还有专门的煮茶室，几朵香槟色的典雅香槟插在梳妆台的花瓶里。

顾太太给她挑了几件衣服。

“这些都是品牌方送来，吊牌还没拆，风格也比较适合你们这种女孩子，你看看你喜欢哪件？”

“顾太太，这太贵重了使不得。”

顾太太道：“衣服本就给人穿的，这些风格也不适合我，你不穿就放这了。”

连织推诿过后，挑了件长裙，拉链延伸至后腰部以下。

她进了衣帽间，一道门之隔，顾太太道。

“小连，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子学校应该很多人追吧？”

连织轻声道：“没有啦，课业很忙。同学之间都是点头之交不会有那么多了解的。”

顾太太笑：“园丁胡伯伯家有个儿子是人大硕士，温文尔雅，我感觉你俩就挺合得来。”

她这是在暗暗做媒，且认为园丁的儿子配连织没有任何问题。

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哪怕这些富太太表面对人和善，但门当户对的观念深入脑子。

连织也淡笑不语。

衣料的窸窣声很好的遮掩住了她的动作，她轻轻将两根碎发绕进拉链缝隙里，准备拉开门时，手却情不自禁抖了一抖。

这道门一旦拉开，就真的没回头路了。

这段时间她一边害怕，却一边绸缪。亲自照顾过虎妞的阿姨被连织重金聘请到其他疗养院，她甚至多次去了福利院，用蒙太奇手法让院长知道她腰后有片瘀血。

不仅如此，连织还去医院开具了相应的病历证明……

哪怕她口头上安慰自己，只要没迈出这一步，都无伤大雅，都还有后路。

可所有行动无不在推动着这一天。

她没有其他更好的路。

哪怕她有无数个办法让沉希事业破裂，但只要沉家一天是她的保护伞，沉希便能永远逍遥。

江启明亦然。

这两个人身后都有滔天权势。

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不能借势？

门开了条缝，连织探出头来，脸上有些懊恼。

“顾太太，我太笨了，拉链几次都拉不上，能不能麻烦您帮帮我？”

“好啊。”

顾太太自然愿意帮忙，连织转过身去，背部白皙均匀，如同玉脂一般。

“小连老师，你的身材可真好。”

顾太太真诚赞美道，她勾起拉链轻轻往上，动作却猛地一顿——

只见女人腰臀曲线处有一块梅花状的瘀血，

无伤大雅，却足够醒目。

她眼瞳轻微地缩了缩，死死盯着连织那块地方。

“顾太太…”

连织叫了几声她才回过神来，顾太太动作亦然流畅，但脸上明显是震惊的，像是短时间内无法相信。

“小连老师，你腰后的这块疤痕图样倒奇特，是小时候留下的嘛？”她笑道。

“不知道唉，好像是吧？”回答这种问题最好模棱两可，不能主动去引导。

“之前有没有好奇怎么会长在这？”

“还好，长在腰臀这里也不影响什么。”

连织突然“嘶”了声，顾太太手里赶忙一停，只见两根头发卡进拉链里，都扯断了。

“抱歉。”顾太太道。

连织说没事，正要自己扯下来，顾太太动作却先于她。

“我来吧。”

她取下来之后，快速将两根头发打了个活结，然后放进了一旁的珍珠匣子。

动作快而无息，似乎除了她无人知晓。

衣服试完，一身白色长裙衬得连织温婉动人，顾太太连连赞叹，又给她挑了款项链。

是 valiaged 家的经典款，怕是几百万上下。连织这次说什么都不要，但顾太太摁住她的肩膀，让她看看镜子里动人的模样。

“珠宝配美人，你不戴就只能在这里生灰了，依我说这条项链配你正好。”顾太太细致地打量镜子里的她，像是在找寻谁的痕迹。

“说来你也教顾森佳一个多月了，我老小连老师的叫你不够亲切，不如唤你阿织如何？”

“都行，顾太太随意。”

顾太太道：“太太太太的叫我也生份了，我这年龄都能当你妈，你也可以叫我顾姨。”

连织只笑，说什么都不愿意越矩。

顾太太也不强求，道：“阿织，刚才说认识园丁儿子那些话你就当我开玩笑，你秀外慧中，又聪明博学，肯定还有更好的前程等着你。”

连织抿唇笑。

这位太太前后态度可谓天差地别，究其原因不过是看到她身后的那块疤痕。

在决定让这个女孩做家教之前，她的所有信息顾太太都查遍了。

顾太太又问她的父母。

“我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在海市做一些零杂小生意。”

她话岁这么说，但顾太太看她眼神躲闪，明显不愿说自己是被领养的。

顾太太也不再多问。

.....

生日 party 后半段，顾太太几乎全程心不在焉。不怪她多疑，腰臀上的疤痕，年岁相当，加之连织被领养的身份。

似乎无一不吻合。

有一瞬间她惊得捂住了胸口。

几位太太推搡她胳膊，她都如梦初醒一般。

沉母也问她是否累着了，顾太太深深地看着她，话还是忍了下去。

直到聚会结束。

几位太太陆续离开，顾太太特地派了辆车送连织回学校。

她独独留下了沉母。

进衣帽间的时候，顾太太吩咐佣人守在门口，谁来都不准开门。

“什么时候这么神秘？”沉母反倒纳闷起来。

顾太太拉着她走到楼下。

她道：“云茹，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

顾太太沉默了两秒。

这件事本不该由她来说，沉家身份特殊，这个圈子不过靠着利害关系浅浅维系着，若这件事真是事实，该由沉家他们自己去发现。

他们顾家绝不该牵扯其中。

可她在嫁进顾家之前就和梁芸如较好，且梁家如今日渐式微，若是因着这事得沉家感激，相助一把。

何尝对梁家来说不是新转机。

“在此之前我先问你，你是否曾经和我说过思娅右腰臀后有块梅花瘀血？”

听她提起女儿，沉母眼神波动。

“是，怎么？”

“那…瘀血旁边是否还有颗痣，位置就在外侧。”

沉母脸色微变。

这件事她从未和外界说过。

“你怎么知道？”她一贯的冷静和端庄几乎在脸上皴裂。

顾太太起身去衣帽间端出珍珠匣子，里面夹着两根打了活结的头发。

她提及了刚才带连织来衣帽间换衣服的清醒，包括她腰后的瘀血和痣。

“那女孩也就二十五六的样子，年岁吻合。我让她做家教之前就查过她的身份，是从福利院被领养出来的，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想哪哪都觉得可疑。”

沉母眼眶已经微微红了。

顾忌在外面她仍在保持镇定，可拿着这两根头发，心里哪怕有一丝这个女孩是思娅的可能，沉母的手便情不自禁发抖。

“这事本不该由我来说，但你我交好多年我真的不忍心瞒着。”

顾太太拍拍她的手，“我害怕这是场乌龙害你空欢喜一场，但更担心良机错失让你这辈子都心存遗憾。

云茹，如果答案不如你所愿，请不要责备我多管闲事。”

如果最终不是，顾太太也得把自己完全摘除出来。

沉母收紧手里的头发，红了眼眶。

“怎么会，我感谢你还来不及。”

—

二合一，不想分章了。

想赶紧让宋总和野子出来，特别期待写这几个人的对手戏，宝宝们晚安。

0138 下卷 11，会所撞上沉祁阳

从六月起，亚新建筑相继接了几次中小型的项目，譬如古镇修建，民宿室内小筑。

第一步项目回款后，连织合计着后半年将公司搬迁进写字楼，上次湖滨项目的胡总嫌弃他们这里不无道理。

将公司开进四合院太过个性化，虽然充满年轻人的朝气，但不免过于局限。

如果公司无法给人系统化，严谨秩序化的好印象。

那么大项目也必定会流失。

她这想法和创始人大姐周严不谋而合，但遭到刘昊勤的一力反对，只说要不再等两年。

他掌管财务，这段时间抠搜到了新高度。

一日三餐盒饭，白天绝不开灯，连着演算的草稿纸也定量发送。

全公司都在吐槽他抠搜。

但没办法，亚新建筑才从半死不活吊出来一口气，没人有他压力大。

两方对着是否搬迁进写字楼，进行激烈争执。

最终周严以绝对控股权的地位一票同意。

搬！

找写字楼这段时间，连织和刘昊勤找地段找办公室，全程几乎都跑遍了。

地段不用太好，地铁能到就行，办公室楼层不用太过优越，宽敞就行。

找来找去，倒是有几处合适的。

但租金高昂得几乎令连织咋舌。

办公室一敲定，公司又差不多进入收支相抵的状态。

项目进款支付完水电采购费，员工工资，基本不剩什么了。

连织这时才反应过来，公司不能再在中小项目停滞，得赶紧去对接大项目。

大多创业者以为有项目进项就开始沾沾自喜，殊不知长期收支平衡的状态只会让其失去市场竞争力。

而且当初挖来的这批同事自身都几位优秀，出自名校，随便投个简历出去前景都比呆在亚新要好。

当初因着梦想和人情将他们挖来，但人情梦想吃不饱饭，再这么万多块的工资发出去人家早晚得跑。

连织和刘浩勤几番商议下，决定开始对政府和商业项目投标，亚新建筑的资本和资历都已达投标要求，政府的中型项目例如城建，地轨，景观竞赛。

他们准备了相应的招标书，然而次次都未能中标。央企国企乃至政府采购的招投标几乎都是走个过场，很多在贴出招标之前都已经内定。

刘浩勤找了很多关系，请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吃饭，甚至有想送礼的念头，然而礼物根本送不出去。

没有过硬的关系，人家根本看不上你这三瓜两枣。

连织从顾森佳的生日 party 回来过后，将目光放在了昌河新区印象文旅城项目上，规划局直属管辖，将耗资大约十四个亿。

然而招标会上，这一块肥肉却被家坤建筑中标，一百多家建筑所和建筑院跟着陪跑。

这结果虽然沮丧，但在连织意料之中。

离开的时候，她碰见了老熟人。

家坤建筑的老蒋缓缓上前。

“连织啊，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来参与竞标？”

连织心情不爽懒得和他搭话，面上却还假笑维持着。

“蒋主管。”

“当初你从家坤出来后，听说你自己去创业，这段时间本来一直想问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只是太忙屡次忘了。”

老蒋道，“加油，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我手里能有如此优秀的员工也是值得欣慰的。”

他越四两拨千金，连织便气闷。

当初这人屡屡借着锻炼的名义让她帮忙干活，设计稿纸上却从未出现过她的名字，离职时更是多方刁难。

如今装模作样，她偏偏还不能撕破脸。

连织假意感谢一番，人走后，她笑意顿时垮掉。

然而上车时，技术服务部的小汤却带来更不好的消息，他从招标会上弄到了家坤此次投标的建筑平面图。

“织姐，浩勤哥，你们有没有觉得什么奇怪。”

他将优盘插在电脑上，图纸一跳出来，连织脸色微微变了。

沿着文旅城挖湖畔的主意，是他们日思夜想反复敲定的，没想到家坤的这幅平面图和他们重合了几乎 30%。

普通理念碰撞不足为奇，但如果连游客中心和精品酒店的分布都相差无几的话，那真的古怪了。

刘昊然道：“他们这完全属于创意挪用。”

“对吧，我当时看到这份图就觉得古怪。”小汤愤慨道。

其他同事也很气愤，但冷静下来也知道这事不占理，且不说这份设计图来源的真实性，这版设计还是初稿设计，后面还能有大改动。

而政府秉着不公开的原则，之后他们完全无处可查。

“听说规划委在招投标之前就和家坤牵了合同，搞出这一套不过是想广纳设计所之精华。”

小汤道，“刚才那姓蒋的还邀请张主任去长安十里详谈，这些年的回扣他怕是没少拿。”

长安十里。

京城很有名的私人俱乐部，听说高官常出入，打着吃喝品鉴的旗号玩私人会所那套。

连织和刘昊勤对视一眼。

她拿出手机打了行字过去。

“我突然有个主意。”

*

夜晚八点多，长安十里暗金色的招牌在二环内一枝独秀，鎏金墙体的设计更是为其增添了不仅仅是金波辉煌的奢靡。

陆续有豪车进出，侍者周到的站在门口迎送客人。

连织穿着一身类似jk的装束，烟熏大浓妆，渔网丝袜性感地在大腿根打了个蝴蝶结，偏偏两根细带子延绵进浮想联翩的半裙里。

她将工作证交给后门的保安时，两个男人虚虚扫了眼，目光却在她沙漏型的身材上流连忘返。

连织回以妩媚的微笑，就这样进门。

长安十里对进出的人员排查十分严格，但大抵是惯性思维，身材好的女孩加之穿着妖娆，在日复一日检查她们工作证后。

安保人员便生出了只看花的心思，检查一晃而过。

沿着白石雕像的走廊缓缓往里走的时候，连织眼神悄无声息往门缝里探索。

耳机里传来刘昊勤的担忧。

“连织到此为止，你还是回来吧。”

长安十里这地方易进不易出，若是让有心人士发现，连织自身安危难保。

刘昊勤理智回笼，道，“而且我们拿到他们私下行受贿的证据又如何，举报？别傻了，亚新建筑反而会政府被搞死。”

“不会。”

害怕有旁人偷听，连织简短两字。

这个局面一日不打破，家坤将一直垄断央国企市场，他们也永无出头之日。

她不会傻到凭一己之力和规划委去斗，到时自然有人帮她。

她要借沉家的势。

送酒的服务生从连织身旁擦过，推开旁边一扇门。

连织转头一瞧，张主任和老蒋郝然坐在其中，光线昏暗里，旁边坐着家坤建筑的一位投资人。

服务生进门的时候，连织跟在两位小姐之后，接着卷发挡住自己的脸。

她们端盘添酒，连织就跪在一旁清理烟灰缸里的烟头，同时将一枚小扣子扔入其间。

老蒋如今春风得意没有注意到她，又给张主任添了杯酒。

张主任摇头：“前段时间上面的文件才下来，干部得克己守礼。贪杯不助于养性，清廉二字最重要。”

其他两位都夸张主任是位好干部。

连织冷笑。

越是贪官越是满口仁义道德，她跟在服务生身后出了门。

后面大概半个小时，连织一直在卫生间等刘昊勤消息。

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她难保不会被诱骗到哪里去。

“拿到了，你快走。”

耳机里传来催促一声，她慢悠悠从卫生间里出来，正要沿着消防通道下楼，突然有人叫住她。

“站住！”

连织转头。

是个穿着花里胡哨的男人，碎花衬衫红裤子，工牌上写着黄帆经理。

他道：“你叫什么？”

“我…”

连织不敢随意说名字，怕引起怀疑。

然而她明显不在意。

“算了，你快跟我来。”他摁下电梯按钮，见连织还在原地，不由催促了几句。

“你主管就是这么培训你的？”

连织：“….”

她只得硬着头皮进去，电梯稳稳往上升，连织问去哪。

“不该问的，别多问。”

电梯到达九楼，和刚才的装潢完全不同，银色的金属两壁透着冷冷淡淡的香气。

到达尽头，早有一群姑娘候在那，而等待的功夫。

连织身后又来了几位。

包厢门推开，和楼下的完全不在一个等级，富丽堂皇倒是其次，里面别有洞天。

像是整层楼打通，只为等待它的贵客。

一群风流倜傥，相貌极佳的男人坐在沙发上谈笑。

经理背脊已经微弯了下去，只说所有的小姑娘都到了。

“就这？你们高大少是越来越不会挑人了，”

沙发中央的那位白衬衫抬眸扫了眼，

“不过既然来了游戏见者有份。”他笑指，“窗边那位帅气哥哥瞧见了么？谁要是能说动他为美人动一杆子球，这表就归谁？”

他表随意往地毯上一扔，百达翡丽足以让所有女人目光驻足。

又是这种游戏。

连织上辈子见的不少，富家公子拿钱烧来女人的爱慕，看着她们跟小丑似的窜跳来获取愉悦感。

只是这款金色表盘的表，市面上好像不多见。百达翡丽早已经舍弃了小表径，这块是什么年份？

发愣间，一声酒色里流淌过的低沉声传来。

“3970 不是你看家的宝贝，舍得？”

熟悉的腔调让连织猛地一顿。

她侧头看去，隔着人影和张张粉雕玉琢的脸。

沉祁阳靠坐窗边，他嘴里斜叼着根烟，明亮的灯光像在他眼里出了尖锐的刺，隔着烟雾晦暗沉戾。

靠！

遇到这男人准没好事。

连织低下头，当起了隐形人。

.....

作者：宝们很抱歉今天晚了，我下午去吃席，晚上回来才开始写的。国庆这几天我尽量 00.00，如果晚了请原谅我，或者你们明早来看。

知道你们想看啥，但剧情还得挨个写，摸摸头不着急。

0139 下卷 12，暧昧

[重复了些字数是因为前面没法改，只能复制过来小小更改一下]

包厢门推开，和楼下的完全不在一个等级，富丽堂皇倒是其次，里面别有洞天。

像是整层楼打通，只为等待它的贵客。

一群风流倜傥，相貌极佳的男人坐在沙发上谈笑，也有靠在窗边打球。

落地玻璃窗下，是京市辉煌的夜景。

经理背脊已经微弯了下去，只说所有的小姑娘都到了。

“就这？你们高大少是越来越不会挑人了，”

台球桌的那位白衬衫抬眸扫了眼，

“不过既然来了游戏见者有份。”他笑指，“沙发中间那位帅哥哥哥瞧见了么？谁要是能说动他为美人动一杆子球，这表就归谁？”

他表随意往地毯上一扔，百达翡丽足以让所有女人目光驻足。

又是这种游戏。

连织上辈子见的不少，富家公子拿钱烧来女人的爱慕，看着她们跟小丑似的窜跳来获取愉悦感。

只是这款金色表盘的表，市面上好像不多见。百达翡丽早已经舍弃了小表径，这块是什么年份？

发愣间，一声酒色里流淌过的低沉声传来。

“3970 不是你看家的宝贝，舍得？”

熟悉的腔调让连织猛地一顿。

她抬头看去，隔着人影和张张粉雕玉琢的脸。

沉祁阳靠坐沙发上，他嘴里斜叼着根烟，明亮的灯光像在他眼里出了尖锐的刺，隔着烟雾晦暗沉戾。

靠！

遇到这男人准没好事。

连织低下头，当起了隐形人。

昏昧的场所里，十几个姑娘都没轻易动作，她们虽不识得这群人，但都这知道能进这包厢的爷都不好惹。

然而也有胆大的，吊带裙的女人只听得沙发中间帅气那位，又见沉祁阳一身黑 T 长裤，穿着虽是随性肆意，但举手投足间一身倨傲压着场内气氛。

她慢步上前，蹲在他边上倒了杯酒递给他。

沉祁阳还没发话。

只听得边上几声嗤笑。

“美女，你弄错人了！是边上那位。”

“你倒是会挑呐，但这位哥哥可不是这身价，你要不起，让他喝酒你可给不了那价格。”

包厢响起几声笑。

大抵是身上那股慵懒的气场，飘飘然，连笑都是让人心颤且脸红心跳的。

女人脸更热，为着自己认错人。

但误会的缘分在会所里不是没发生过，她睫毛颤成振翅的蝴蝶，希冀面前这位能将缘分延续下去。

然而她失望了。

沉祁阳从头到尾都没瞧他一眼。

“无不无聊？我陪你打这局就是。”

旁边的容四道，“这么多人不嫌挤得慌，该干嘛干嘛。”

三百多平的空间怎么会挤呢，再放十张台球桌都绰绰有余。

然而他对着经理挥挥手，管你愿不愿意，这群盛装打扮女孩就得匆匆落幕。

连织却是求之不得。

这地方不宜久待，被那倒霉男人发现不知要整出多少幺蛾子。

旁边的人和沉祁阳说着什么，他表情淡淡回应，无意瞥了眼转身离去的姑娘们。

本是随意一眼，然而他目光随之顿住。

再次挪回去时他烟雾随着声音肆意吐出，庞然飘逸。

“站住！”

女人们纷纷扭头，连着旁边的几个朋友都不解。

就见沙发中间那位大少爷舌尖顶着腮帮子，懒懒睨过来。他不说话时连织呼吸微停，以为他发现什么。

只听他低沉声里带着丝饶有兴致的腔调。

“第一排从左往右数第四个…”

连织刚松口气，余光就见他下台微抬示意。

“一边去。”

女人不解走到边上，没了她的遮挡，第二排的连织就这样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呼吸微停，脑袋都快埋进了胸腔里。

然而即使这样，连织也能感受到对面男人那道冷谳的打量从上到下。

沉祁阳目光在她渔网袜上停留半秒，寥寥灯光和烟雾里他眼神幽黑，继而弯了弯唇。

“大波浪黑短裙那位。”

大波浪多的是，连织装没听见。

“白体恤蝴蝶结，聋了吗是？”他声音里带着丝不正经，“旁边的帮着叫叫。”

连织打定主意装死到底。

然而没法装死，左边女孩捅捅她胳膊轻声说叫她呢。

躲避无法，连织只得硬着头皮抬头。

霎时间她撞进许多双打量的目光里，打量过后，惊艳纳闷或有之。

叫她的那位依然懒散靠在沙发上。

沉祁阳漆黑眼眸斜睨着她，隔着灯光和烟雾，幽清眼睛里满是玩世不恭的谑意。

“叫什么名字？”

明知故问…

连织夹着嗓音：“春燕。”

沉祁阳：“……”

他嘴角似乎抽了抽，然后面上坏意更甚。

“好名字，配你。”

他低眸点了根烟，拍拍身侧，“过来坐。”

经理见状让其他女孩出去，同时对着连织使眼神。

连织装没看见，她又不是会所里面工作的，干嘛要听沉祁阳的话。

然而男人不紧不慢吐着烟圈，乜了她一眼。

那眼神仿佛一手掐住天鹅脖子，今日她但凡转身，他就能让她好看。

识时务者为俊杰。

连织缓缓向他走去，男人身侧就有个位置，她坐下后被填得满满当当。

温热的触感沿着裤子若有若无贴上来，沉祁阳却没躲，手搭沙发沿低眸瞧她，看似保护欲十足，实则低哑嗓音满是恶劣。

“你的新副业？”

连织假笑。

“是，经济不好来找份零工。”

全是屁话，沉祁阳呵笑了声。

他烟头咬进嘴里，吐出的白色烟雾扑到连织脸上，她呛到了，皱眉瞧他。

然而沉祁阳却没打算改，烟依然懒散叼嘴里。

下一秒只，闻见淡淡的香味，他烟头被她抽了过去，摁灭在烟灰缸里。

她这套动作行云流水，末了还道。

“沉少爷，吸引有害健康，少抽为妙。”

沉祁阳看她这一气呵成的说辞，磨了磨后槽牙，都快给她气笑了。

“健不健康用你管？”

他低眸瞧她，好整以暇，“来这干嘛？”

连织端了杯酒递给他，笑着转移话题。

“要喝酒吗？”

然而沉祁阳不好糊弄，也不吃她这套。

“不说？”音乐低缓的包厢，他道，“那我只有找人查监控了，这里的老板可是个能吃人的主。要是让他知道是谁胆子这么大将你放进来，还是你别有企图。”

“你猜猜他会如何？”

男人眼神浓黑迫人，很明显是说到做到。

连织眼神一冷。

她咬牙：“损人不利己，您何必呢？”这傻逼就和她过去过不去是吧。

沉祁阳笑。

“不好意思，我这人就爱干这损人不利己的事。”

他手一抬，张经理便推开门，恭敬地对他鞠了个弓。

沉祁阳道：“把监控调出来，顺便提醒你们高一——”

后面的话卡在喉咙里，因为连织见势立马坐到他腿上。

四周仿佛静止了几秒，响起几声旁人的卧槽，可这一切都像是慢动作重现在沉祁阳耳边。

只有淡淡的香气是真实的，怀里的女人是真实的。

他俊脸凝固，连着呼吸都仿佛因为克制而停顿了一瞬，面上却是不显的。他幽暗晦涩的眸子盯着她，想看看她搞什么鬼。

连织手指沿着他衣领往上，红唇微张，低语在他耳边。

“都说沉大少爷对人宽宏大量，对弱女子更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好吗？”

那缓缓攀爬的手指如同羽毛掠过沉祁阳的脖子，有些痒。

可更痒的地方在腿上，和她臀部相贴的那部分。

这动作真真暧昧，其他几个朋友看去，他们交颈而坐，像是对抵死缠绵的鸳鸯。

沉祁阳这人洁癖严重，平常出入声色场合的女人绝不可能入他的眼，如今算是头一遭了。

几个朋友面面相觑。

殊不知两个当事人间的气氛都快擦出硝烟。

沉祁阳的眸光暗了暗。

“威胁我？”

“不是。”连织道，“我做这些不伤天害理，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您不至于踢翻我饭碗？”

她声音温润，手却悄无声息触到他脖颈后方的位置——上次她咬伤的地方。

嘴上说着求饶的话，却无时无刻不想着露出獠牙。

仿佛今日她要被他坑死在这，也不介意咬下他一块肉。

说实话沉祁阳最不喜人威胁，他就看不得有谁比他更狂。

但上次被她咬过的地方此刻仿佛隐隐作痛般，随之而来的是那股舔舐感，一回想毛孔像是剧烈收缩，微疼混合着痒意密密麻麻梭过沉祁阳的肩膀，背脊，和手臂…

偏偏她手指还撑着他的脖颈，像是在狐假虎威。

沉祁阳忽然就笑了。

“你这是求和的态度？”他单腿往上用力一颠。

她人跟着弹坐起来，又跟着落回他腿上。

突如其来的失衡让她情不自禁抓着他体恤领口，一抬眸就撞上他恶劣的脸。

连织面上心平气和，忍忍！

马上要和沉家扯上关系，以后和这个人相处的机会还多着，她不能在这时候和沉祁阳闹不愉快。

她拿着酒杯。

“沉大少爷，我敬你一杯如何？你大人有大量？”

她举杯贴近沉祁阳的唇，没想到他却接了。

仰头喝酒时，目光却一直盯着她。

一杯完。

沉祁阳将酒杯磕在茶几上。

“你走吧。”

自始至终他都没抱她，连织也起身说走就走。

那阵温热的触感在沉祁阳怀里渐行渐远，突然的空落让他手指微微蜷缩了下，面上却还不显。

容四过来追问什么情况。

沉祁阳耷拉着眉不答，他突然想到什么，对张经理道。

“去把今晚的监控调出来。”他看看她搞什么鬼。

*

当一份来自世界最具权威的机构——Genetic lab 的 DNA 鉴定报告，加急送往紫荆山庄时，沉母正在大女儿的房间里缅怀神伤。

沉思娅足月便被抱走，二十多年杳无音讯里，这件公主房一直为她完整保留着。

每周岁的礼物，每个大小节日的惊喜，包括衣帽间里大大小小，超过千件的裙子吊牌完整，却从来没有人穿过。

这件房子留给了沉母缅怀过去，里面的一针一线她都不准让任何人碰。

而今属于沉思娅的茶几上却摆放着一份陌生的资料。

那是连织的档案，包括她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越往里探索，沉母的希望之火便越燃越旺盛，孤儿出身，福利院长大，后臀有块梅花形的淤血。

似乎除了身份证上的年龄小一岁之外，无一不吻合。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她几次动了想去菁华大的念头，但都凭着理智压了下来。

之前不是没遇到过孤儿的情况，这么多年这么多例她已逼迫自己心硬了。

两位白大褂的人来送封存文件时，沉母礼数周到地接见了他们。

笑容和善，仿佛宠辱不惊。

而等人一走，她脚软得差点滑倒在地。

张妈立马扶起她。

沉母脸色苍白：“张妈…我怕…”

张妈大小照顾她，如今都快心疼坏了。

她知道人最折磨莫过于希望后再次失望，这个打击沉母肯定再受不了。

“别怕夫人..张妈帮你确认…佛祖在上，他会保佑你。”

张妈缓缓抽开文件。

在近乎二十秒的空白里，沉母死死盯着她，看她从疑惑，到震惊，到眼里充满泪水。

“怎么？”

沉母甚至忘记了端庄，抢过来后一页一页看，半个字符都不会错过。

直到在最后的全英文字符里看到 0.9999，她如同脱力般滑到在地，顿时泪流满面。

“是她…是我女儿…她是思娅…”

～～

抱歉宝们晚了，我六号就恢复 0.00 更哈，这两天放假反而作息被打乱了。

我要和你们科普一下熬夜的伤害，真的不要等。

0140 下卷 13，认亲之路

七月下旬的周三，连织接到顾夫人来电，因为顾森佳的事，临时请她去一趟半山南湾。

“我也替她请了两个外教，但森佳那孩子就是不服管。”

顾夫人道，“阿织，你下午有其他安排吗？可能得麻烦你跑一趟。”

最初在做家教之前，顾夫人已经拿到了连织的课表，而月结小考不过是个由头。

连织同意了。

出校门后却有三辆豪车停在路边等她，排头的劳斯莱斯幻影是她之前从未见过的架势。一身西装的男人面含微笑，为她打开车门。

连织站定片刻，坐了进去。

到达顾家庄园，刚进门厅，早有两个佣人候在这，不同于以往简单交待让她换鞋。她们手里托着双小羊皮底，真丝鞋面的拖鞋，真诚笑道。

“小姐请坐，我帮您换鞋。”

连织推诿说她自己可以。

佣人只笑说这是她们应该做的，夫人正在里面等她。

连织只得坐在旁边的软凳上，她看着佣人将板鞋轻轻从她脚上取下，又将拖鞋小心翼翼套上她脚尖。

蹲下身的姿势昭显着绝对的尊敬。

连织一时心情无比复杂。

这些尊敬和地位原本不属于她，可一旦选择这条路，便再无回头可言。

高风险和高利益并存，以后她每走一步都得绝对小心。

她拖鞋踩进柔软的地毯发出沙沙声，顾夫人正在正厅的沙发上等她，旁边还坐着沉母。

沉今日穿着件玉白素色旗袍，苏绣栩栩如生，除了她手上的冰种翡翠手镯外，再无佩戴任何首饰。

明净朴素的色泽倒为她增添了一丝亲和力。

从连织进门，沉母便一直紧紧盯着她，目光未挪开半丝分毫。

连织恍若未见，走近后道。

“顾夫人。”

“阿织来了，坐。”顾夫人笑道。

连织坐下后，佣人端上红茶，顾夫人道：“这位是沉家的当家主母。”

连织又叫了声沉夫人。

沉母看着她没说话，眼眶却渐渐红了。

直到顾夫人轻拍她手背，沉母才像如梦初醒般，她微微一笑，低眸间却轻擦了擦眼角。

“我们见过是不是？”

她柔声道，“在蓉城的某次晚宴上…是霍尧带你来的？”

若不是关于连织的调查信息传来，沉母也不知道原来她和女儿这么早就打过照面。若是她能警觉些，是不是就不会错过这一年？

连织抿唇含笑。

“是。”

“巧了不是，所以说你两有缘。”顾夫人笑道，“阿织是这样，沉夫人家里也有个和佳佳差不多大的侄女，佳佳得你辅导成绩有提高，沉夫人也有意想请你去她家教教她侄女。”

连织犹疑看向沉母。

沉母淡笑点头：“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以后也想请你上门，给她指点一下功课。”

连织还未说话，顾夫人看看沉母，“要不你两先聊，顾森佳这泼猴指不定在楼上怎么玩。”

她留足空间给沉母，连着佣人都不会在客厅出没。

漂亮的下午阳光沿着整面玻璃照进来，静谧温柔的氛围在两人间缓缓流淌。

连织先是公事公办问及沉母侄女的情况。

“她十来岁，和森佳差不多大，相信她一定会很喜欢你。”

沉母笑看着她，“我叫你阿织可以吗？”

连织：“当然。”

沉母看着她，道：“菁华大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学校，为了备考这些年没少辛苦吧。”

“还好，喜欢就不会觉得辛苦。”

“这么漂亮的女孩，爸妈会放心你跑那么远？”

沉母手指发抖在强自压抑，害怕情绪就这样失控，她想事无巨细地问，可却怕某句话惊扰到连织。

她看着沙发对面的女儿，高马尾亭亭玉立，自信和明媚暗藏期间。

谁能看出这么多年她吃过那么多苦头？

沉母一时间眼眶红透。

连织只说她长大了，自己能照顾自己。

沉母慢慢道：“我看资料上显示你从福利院出来——”

话没说话，连织倏然看她。

“阿织，你别介意。”

沉母心里一紧，道，“我家里之前发生过一些事，所以会对人格外谨慎些，如果让你不舒服阿姨和你道歉。”

连织抬头：“没关系，用人知根知底是应该的。”

她出落得大方，甚至没有任何拧巴和别扭。

沉母感慨间五味沉杂，想着这些年她小小年纪就得想办法养活自己。

她的心痛难以言喻。

“你如今也长大了，阿姨问句不该问的，有没有想过…找你亲生父母？”她说完紧紧盯着对面的女孩。

连织有一会没说话。

那沉默的十秒让沉母咬紧牙关，恨不得现在就告诉她真相，可横亘在血缘之间是二十多年的陌生和隔阂。

沉母到了跟前反而开始胆怯。

连织摇头：“没有。”

沉母心跳漏了拍。

“…为什么？”

连织脸上默了两秒，又腼腆笑笑。

“可能如今大了吧，在我最初需要父母的时候已经过了，之前很困难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

她道，“既然他们选择将我丢弃，那么我也不会想他们。”

这番不过是欲拒还迎的说辞罢了。

想进沉家绝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沉母陷进失而复得的感性里，短时间或许会失去判断力，可身居高位的沉父呢？还有沉祁阳？

更别提沉家四位见惯风雨的老人和各种旁支嫡系。

连织没法应对每个人的怀疑。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装，装成受害者，装成被动，装得从头到尾一无所知。

沉母眼眶发涩：“如果她们并非舍弃…也有迫不得已呢？”

连织：“那说明我和他们亲情缘分不够，各自离开彼此也能生活，如今也没有必要介入彼此的生活。”

沉母心碎了。

难以言喻的心脏绞痛混着夺眶而出的湿意，她看向窗外，拽紧丝帕。

还是顾夫人拉着顾森佳下楼缓和气氛。

连织离开时，沉母和她商定好了补课时间，每周六日下午。恰好顾森佳准备去国外参加夏令营，顾家这边她暂时可以不用过来。

送连织出门时，顾夫人让佣人替她拎了盒刚烤的点心，是出自沉母的手。

依然是来时的司机送连织回学校。

….

回到紫荆山庄后，沉母眼圈发红，坐在书房久久不言语。

佣人张妈正要细问情况，却有一辆黑色奥迪绕过喷泉池，缓缓停在门厅。

那时沉父的专车，大概也是收到沉母急讯临时赶回来的。

沉父进书房时，张妈接过他手里的西装，他面色威严还带着公事后的疲惫，但经过五十多年的沉淀，面上已相当平易近人。

两种迥然不同的气质就这样糅杂在他身上。

沉父挥挥手，张妈便退出书房，连带着关上了房门。

“不是有急事叫我回来，怎么见我不说话？”沉父道。

书房四壁都是直达天花板的书柜，褚红色的真丝地毯铺就着。

沉母背对着他，淡声道。

“就是电话里说的那样，我没有其他话可说，要是忙你也可以不用回来。”

沉父沉吟片刻。

“她真是思娅？”

“是！”

沉母转头，面上倏然严厉，“你是不相信我的判断，还是不相信医学鉴定？”

女儿这些年的走失如同一根刺扎在沉母心里，如果不是他过早四处树敌根本不会如此。

她恨自己，也恨沉父。

于是哪怕对外这个贤内助做得再妥帖，他们之间也早生出了隔阂。

沉父目光如炬，她哭过的神情也自然逃不过。

他但笑道：“我怎么会不信你，过来，我帮你把眼泪擦了。”

沉母不动。

但却拗不过他岿然不动的神色，她缓缓上前，沉父温热的指腹触上她眼眶。

沉母眼泪瞬间就下来。

这么多年，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合作伙伴。

沉家一路坎坷风雨，到现在这位置不容易。

沉父道：“我已经通知了爸和二叔，他们下周就会回国，如果是真的我会将媛媛名正言顺接回来。”

沉母抬眸看他。

沉父微笑。

“怎么，以为我冷血到连女儿都不在乎？”

“在不在乎不要紧。”沉母道，“这事我只要求你别走漏消息，当年的教训还不够？”

更别随意让人去打扰她生活，这些年我们欠她太多，别让沉家成为她累赘。你知道我今天问她想不想认回亲生父母，娅娅怎么回？”

她看着远方，声音发抖，“她说她最需要父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她现在不需要。”

这话真的像在炖软刀子。沉父反倒沉默了一阵。

“她还不知道？”

沉母点头，抬头看他。

“所以我要你答应我，不要让任何人去她面前说些不该说的，她首先是她自己，其次才是别人的孩子。”

沉父看她半晌，最后叹气点头。

“祁阳呢？”

“去了萧山。”沉母道，“等他回来我再同他说。”

.....

沉父很忙，连着这点时间都是从会议间隙挤出来的。

晚饭都没来得及吃，奥迪从喷泉池缓缓驶出去，车灯划破夜色

。

沉父刚走，沉希便回来了。

佣人接过她手里的包包，她也坐在软凳上让人换鞋。

练了一天的钢琴，沉希累死了，只想泡个热水澡让人上门来做spa。

“泡澡百合花瓣..还是玫瑰的吧，上回没用完的藤条香薰帮我点上。”沉希眯着眼让人帮她按头，倏尔又睁开。

“快去啊，杵着干嘛？”

佣人立马退下。

沉希让人摁舒服了，正去楼上泡澡。

沉母却缓缓从旋转楼梯的二楼下来。

“妈妈。”沉希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外公是不是下个月回来？”

沉母神色淡淡。

“怎么？”

“就..想他了嘛。”

沉希有她自己的心思，梁老爷子八十大寿的宴会上广宴四方，各方名门都会参加。梁家二叔甚至为了这次生日耗时三年建造一艘超级游艇，立在海上纯白巍峨。

沉希想在开场弹一曲钢琴为梁老爷子贺寿，养在沉家二十多年，她自始至终缺少一张向外界介绍的名片。

而此次梁老爷子八十寿宴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近来我的曲子愈发进益，想让外公听听呗。”

她如同往常一样亲密靠在沉母肩膀上。

沉母这次却没有回应她，她眼底带着沉希看不懂的复杂和清冷，沉希以前犯下的任何错她都能睁只眼闭只眼，无外乎是这些年的陪伴。

然而只要一想到调查信息里，一年前沉希给连织使过的绊子。

沉母便无法多亲近她。

她抽出手臂，淡淡道。

“不早了，回房休息吧。”

说完不等沉希回应，便下了楼。

沉希愣愣看着沉母的背影，一时间摸不着头脑。

*

家坤建筑向京城规划委行贿的证据和录音，连织都已经拿到，这是是瞒着建筑所的创始人大姐周严进行，连织先按兵不动。

她在等着家坤签合约那日。

和沉母的初次会面后，连织这段时间格外谨慎，保证自己在外不受伤，不掉一根头发。

她做好了严防死守的准备，然而一周内似乎安安静静。

某次从建筑所会学校的路上，突然想起一下沉闷的喇叭声。

连织转头看去，法拉利车窗降下，霍尧偏头看她，眼里意味深长。

“可真忙啊你，电话不通信息不回的，得来学校堵人才行。”

—

明天开始更新估计就稳定了。

晚安宝们。

0141 下卷 14，除掉霍尧

连织转头，法拉利车窗降下，霍尧偏头看她，眼里意味深长。

“可真忙啊你，电话不通信息不回的，得来学校堵人才行。”

连织纳闷：“你怎么来了？”

霍尧笑而不答。

“上车吗？出去兜兜风。”

都九点多了，兜个锤子风。

连织站着不动，摇头。

“不早了，明天还有课，你也先回吧。”

连织说完就往学校的方向走，身后那辆车却慢慢悠悠跟着，霍尧知道这是她的托辞，于是脚缓踩油门到她身旁，手懒搭窗沿上。

他慢条斯理道：“听说你那小建筑所在打城市规划的主意？野心不小嘛。”

连织斜他一眼，目光不善。

“听谁说？”

“这你别管。”霍尧笑道，“上车吗？我给你详细聊聊规划委的这位书记，绝对是你从外面打听不到的。”

拿地招商承包，这些无一不得通过当地规划委。

霍尧在京城待过一段时间，对政府四通八达关系的还是掌握不少。

连织犹疑几秒，在判断他话里的真实性。

“不想听算了。”霍尧正要踩下油门，那道身影却飞速越过车头，拉开车门坐了进来。

车门“砰”的一声关上。

霍尧龇牙笑了那么一下。

...

“目前市规划委的一把手，蒋书记毕业于菁华大学的城市园林专业，赶上历史好时候，45岁便坐到如今的位置，最早京市那批地铁的修建和设计都是出自他一手审批。

之前权利集中时他手上可握有规划审批权，别小看这项权利，房地产高发这些年，一个小小科室都能吃上过亿回扣。”

法拉利在高架桥上行驶，男人的声音漫不经心。

这些连织也知道，毫不意外。

“所以呢？”

霍尧转了小半圈方向盘，道：“现在说点你不清楚的，知道家坤建筑的大股东是谁不？”

“唐晓芹。”

这位大名鼎鼎的女强人可是一手创立家坤，乃至现在都是传奇。

连织反问，“你不会想说她是张主任情妇吧，如果是说这事我早就清楚。”

外界传得纷纷扬扬，都在暗自揣测，早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然不是。”

霍尧手指在方向盘轻点，“传言蒋书记在任职期间指定家坤为长期合作设计所，曾为其两次变更项目用地属性，设计费继而飞涨。你猜猜得多深的关系才能冒如此风险？”

连织转而看他，突然有个不可思议的念头。

霍尧点头：“小道消息，唐晓芹其实是他的情妇，只是养在了张主任。”

连织诧异看他。

“真？”

霍尧：“不知道。”

是真不知道，稍有地位的政府官员行事作风兜极为缜密，绝不可能让人抓住马脚。

“真假得你自己去判断了。”

连织没说话，心里却不可谓不震惊。

若是真的，那么家坤和市规划委就是利益共同体，她用一纸录音揭发张主任和老蒋的行贿勾当，是和整个规划委为敌。

就这样将亚新建筑过早暴露出来，成为众矢之的真的是良策吗？

连织还得去合计合计。

她低眸思索间，周围灯光渐暗，连着不时闪烁过她脸庞的广告牌都越来越少。

连织偶一抬头。

才发现车子不知何时开到郊外某处河畔，两旁草丛高知肩膀，一轮圆月高悬天空，倒映在河畔宛如清澈的玉盘。

“来这干嘛？”连织问。

很明显霍尧暂时不打算告诉她，他道：“先下车。”

连织没动，霍尧调侃：“怎么，还怕我把你卖了，孤男寡女明显是我比较吃亏好不？”

连织：“……”他那口气，好似她心思齷齪要如何办他。

她推门下车，安静的湖畔，身后车前灯骤亮，两束光束向她打来。

连织还没转头，刺耳的喇叭声便响彻整个山谷。

隔着层车玻璃，驾驶座上的霍尧专注地看着她，眸底淬出几丝不同寻常的光亮。

她不懂他在搞什么。

却听见草丛里嗡嗡嗡此起彼伏，是无人机的声音，随着无人机飞起的，是星点的光，沿着草丛四浮，在苇草上方飞舞旋转，像极了繁星落入人间。

可不是星星，是数以万计的萤火虫。

宛如河流蜿蜒，灯光纵横交错。

连织惊了一瞬。

霍尧不知何时走到了她跟前，他低头看她，眼眸灼灼，倏尔举起个绢袋放在她眼前。

“连小姐，送你颗星星。”

手绢里装着飞舞的萤火虫，用丝线缠住开口。

举在夜里像是永不熄灭的明灯。

连织看着绢袋里的萤火虫，有好一会没反应过来。

没有女生不爱浪漫，也没有人不想被重视。

上辈子旁观他们那个圈子的富二代送惊喜送鲜花泡妹的，连织最初跟霍尧暧昧的时候，也曾幻想过会不会有什么惊喜等着她。

然而让她失望了，什么都没有，他自始至终只是将她当成隔应沉希的工具。

上辈子所奢望的，居然在这辈子出现了。

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啊？

她怔怔地看着他，又像是晶莹破碎其间。

霍尧和她的目光对视着，心里莫名一刺。

“怎么了？”

他正要细瞧，连织已经垂眸，笑容重回脸上。

“谢谢。”她伸手接过。

真笑还是假笑霍尧还是清楚的，他深深看着她。

连织道：“怎么想起送我这个？”

霍尧手揣回兜里，面上倒是吊儿郎当的。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刨根问底不得累死。”他清了下嗓子道，“不过送礼这回事都是礼尚往来懂吧，下月我生日了，礼物呢？”

连织：“...”

她眯眼瞧他，目光暗含职责，但谁让霍尧脸皮厚呢。

连织问：“那你想要什么？”

夏风徐来，她的眼神清澈坦荡。

大概是身后草丛莹亮，萤火虫间或飞舞在男人身后，霍尧眸底比刚才更加幽深。

他道。

“惊喜不应该你准备，有人直接问寿星想要什么的？”

连织：“…”

这人又在犯病，她转过身往前走懒得理他。好一会身后才传来慢悠悠的声音。

“等我回来后，陪我去个地方。”

连织转头看他：“你要去哪？”

霍尧顿了两秒，平常道。

“国外，一点小事。”

连织敏锐察觉到他不想多说，她也选择不问。

“去多久？”

“一个月吧，或许更快一点。”

“什么时候出发？”

“关心我啊。”霍尧笑了，“下周。”

连织：“…行，回来见。”

*

霍尧是打算去哪？

连织试着在车上旁敲侧击，都被他无声将话题转开。

回到宿舍后连织疑惑越来越重，他今晚这个状态反而像是临时告别。

她先是发消息给车子楚，拜托她调查规划委江书记家庭的具体信息，然后翻出了这段时间车子楚发来关于霍尧的具体消息。

她这段时间忙着工作和沉家，几乎快把霍尧的动向给抛到一边了。

关于他的消息不间断传过来，连织却是根本无暇翻阅。

如今耐心查阅，沿着线索一条条的翻。

他这一年无非是在霍氏集团当个闲职，烧钱玩乐两不误，倒是常和朋友出入某些高级会所，这些地方私密性极强。

车子楚没法随时监听，只得将他会面的朋友发过来。

看起来都是些吃喝玩乐的富二代。

但连织不相信他对大夫人的死无动于衷，还能照样当起霍企山的好儿子。

连织又查了查霍尧之后的动向。

他下周定了去英国的机票。

英国？

他突然去英国干嘛？孟礼贤的少数娘家人倒是在英国。

查不到具体连织索性也洗漱休息，灯光一关她沉沉陷进睡眠，混沌的意识在她脑海里反复游离。

半夜，她突然睁开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

像是一道雷电劈开她混乱的记忆，连织突然想起上辈子出狱后，新闻上报道霍企山当时因为心脏病发离开人世，新闻上洋洋洒洒介绍了这位二十一世纪的钢铁大王——

据报道，此前他曾在英国遭遇暗杀，万幸躲过，如今却败给了病痛。不得不说是天妒英才。

英国？

她记得当时新闻上报道的就是英国吧，为什么地点那么巧？

连织立马翻出调查信息里关于霍企山的部分。此次他去巴西谈签合同，下周正巧要路过英国停留三天。

恰好和霍尧去英国的时间重叠。

是巧合还是蓄谋？还是霍尧此次去就是帮他？

连织一时间无法判断。

但霍尧这次哪怕只有半分心思，她都可以借霍企山的手除掉霍尧。

连织不打算放过这次机会。

—

想和宝们提前说下，连织下半部不会对霍尧心慈手软，喜欢霍尧的宝儿作者只能说抱歉了。（小声）

0142 下卷 15，沉父试探（10.3 补更）

*

周六，到和沉母约好的时间。

早有两辆豪车停在校外等着连织，一身西装的庄管家笑容和善，为她打开车门。比起上次的沉默有礼，他这次倒显得和善许多。

车子开进紫荆山庄，白孔雀在山林缓缓踱步。

连织略惊奇，降下车窗。

庄管家在副驾驶详细介绍。

“这是白孔雀，羽毛无杂色，眼睛呈红色。在国内数量极少，开屏时堪称奇景。”

他道，“这只是大少爷从过来引进的野生蓝孔雀诞下的变异品种，小姐若是喜欢，待会可近距离喂食。三到四月份是它的开屏频繁期，到时候你可以经常看到她漂亮的羽毛。”

他的称呼早在不声不响中发生变化，暗含尊重和敬意。

野生孔雀？

连织揪揪眉毛，沉祁阳该不会是非法驯养吧？

庄管家看出她在想什么，温和笑道。

“小姐你放心，野生孔雀虽属于国家三有动物，但大少爷办有繁殖许可证，且按规定年审。”

到达别墅后，有专门的佣人帮她换鞋后引她进正厅。

沉母早等在玄关处，看到她后微微眼热。

“来了？”

连织叫了声沉夫人，跟随她进入客厅，沙发上坐着一家子人在聊天，两位和沉母年龄相仿的贵太太在无声打量她。

连织心头没由来一阵哆嗦，但也仅仅是一瞬。

既然早就做好了被审视的准备，那就该尽可能从容得体。

沉母向她一一介绍两位妯娌，连织也挨个问好。

“这就是我和你说过小侄女婉婧。”沉母道，“婧婧这是阿织姐姐。”

小女孩乖乖叫姐姐，眼睛一弯很有灵气。

“阿织姐姐好漂亮，和婶婶一样好看。”

沉母笑了。

“小小年纪也懂美丽二字了。”沉家三夫人笑道，“不过我瞧着这姑娘也是，和芸如年轻时有几分相似。”

带着答案去探寻，随便两朵花都能找出相似。

连织装听不明白，抿唇淡笑。

但这话却毫无疑问地取悦了沉母，客厅里笑声温和。

“在楼上就听见你们在聊天，在说什么这么开心？”一道沉稳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连织转头，沉父正一身体闲装从二楼下来。

这张面孔常在电视里出现，连织本以为对沉父早足够了解，可铺面而来的威严亦让人不由自主窒息。

转眼沉父已看向她，淡淡审视两秒。

“你是连织？”

“是。”

连织自然而然起身，有些拘谨。大概沉父已经习惯谁初次见他，都是这幅拘束之态。

他坐在沉母身旁，和蔼道：“不用拘束，坐，你也是菁华大毕业？”

沉父在走上从政之路前，毕业于菁华大的人文系。

目前学校的杰出校友荣誉墙上还挂着他的照片。

“是的，菁华大学建筑系毕业。”

沉父道：“历史系的郑教授现在如何，他当年可是学校的活招牌。”

连织道“郑教授如今已退休，不时返聘回来给我们上课，听说是他自己闲不住主动像学校要求的。”

沉父脸上流露出一丝淡笑。

大概是用校友的话题切入，连织身上的那股拘谨渐渐变淡。

沉父又问她课余喜欢做什么。

“跳健美操，偶尔也下下象棋。”

“哦？现在女孩爱下象棋的可不多。”沉父略沉吟道，“待会可以下一局。”

“好。”

连织愈发受宠若惊了。

还是沉母和佣人端着果盘上前解救了她，连织有意无意将话题往家教上引，简单闲聊几句后。

沉母引着她和浣婧来到偏厅，就在茶几上辅导。

小女孩功课其实超级棒，四年级将初中的知识都自学了一半，但妈咪说她有很多不懂的，她便只能不懂呗。

连织给她讲解了些奥数方面的知识，低眸间，眼角余光却在注意屏风正厅那边的动向。

到底两位妯娌较之沉父更沉不住气，不时看过来低语什么。

连织恍若未见，手却悄无声息揣进了口袋里。沉父肯定还得查，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创造机会。

沉母端来水果，温和道。

“累了可以缓缓，补课不急于一时。”

“好。”连织笑着点头。

沉母一走，她便给小姑娘戳了块西瓜，浣婧拿着咬了口，脑子里正费解这道奥数题。

突然只听见“嘶”的呼痛一声。

“怎么了？”她抬头，“阿织姐姐你手流血了。”

小女孩清脆一声惊扰了正厅的人。

沉母匆忙过来，便见连织指间冒起一滴血珠，她赶忙过来查过情况。

“没事，就不小心被牙签戳到了。”

连织抽出纸巾擦擦。

沉母着急要拿过细看。

“真不用沉夫人，这只是点小伤，连伤口兜看不见转眼自己就愈合了。”说着她淡笑将食指放在唇中间轻抿了下。

接触到小侄女诧异的眼神，沉母才发现自己过于大题小做。

大概是女儿才找到，她受了点伤沉母都害怕。

沉父坐在正厅未动，他旁观了这一切，同时对身旁的管家使眼色。

庄管家上前，借着收拾的间隙，捡走了连织擦血的那张纸。

——

今日二更。

沉家在这过程中会反复确认，野子和宋总也要出来了，超级期待写他们对手戏。

0143 下卷 16，沉母护短

补完课，连织跟着沉父来到二楼书房。

深褐色的地毯铺就着每个角落，落地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高尔夫球场，书房中间的桌子上搁着一张棋盘，楚河汉界条理分明。

沉父落座之后，连织也在他对面坐下。

两局之后，连织几乎被打得节节败退，沉父完全不按棋谱走，布局广且思维敏捷，四个“兵”将连织的“将”堵得死死。

她那点技术在沉父面前就有点不够看了，沉父一边审度棋盘上的局势，一边教她战术。过会又问及连织在学校的情况。

“这几年建筑设计的未来前景不明朗，有没有想过换专业？”

“没有。”

连织轻声道，“每个行业都有上下行周期，低谷也意味着有重新洗牌的机会。”

沉父拿着棋子轻轻敲在棋盘上，倒是没先表态。

“不怕试错？”

连织沉吟片刻，道：“试错只是未来对当时的一种总结，但对很多人来说只有一次机会一条路。”

沉父倒未曾想过她这么通透，眼里流露出一丝淡淡的赞赏。

这时沉母推门进来，端着两杯茶放在桌旁，笑问下很久了吧。

她对连织说浣婧正在楼下喂孔雀，到处在找阿织姐姐，问连织要不要一起去。

连织得到沉父点头后，下楼去了。

等人离开书房，沉母淡淡道：“你们刚聊了什么？”

“瞧你，话里话外好像我要审问什么？”

沉父微笑道，“这女孩聪慧低调，又不骄不躁，倒是挺出乎我意料。”

听到他鲜有的夸赞，沉母脸色缓和了些。

她又道：“说到底你还是不信她还是思娅。”

沉父：“这话从何说起？”

沉母：“刚才你在楼上示意庄伯做的事，以为我没看见？”

沉父顿了一顿，他起身看向窗外。

远处石阶绿茵处 几只孔雀正在两个女孩脚边缓缓踱步。

“不是不信，是认亲这事容不得半点差池。”

沉父何尝不思女心切，最初女儿走丢那两年他整夜难眠。

但这些年假冒者十之八九，稍有不慎便风波动荡，他不允许有人上面打任何主意。

...

楼下的湖畔细流旁，小浣婧手里弯着把饲料，蹲在原地看着两只孔雀缓缓走进。

它两明显已经不怕生，酒足饭饱后连织还能摸摸它头上的小花冠。

“阿织姐姐，你想看这只白美眉开屏吗？”

她口中的白美眉就是那只白孔雀，连织讶异：“不是三四月份才是开屏频繁期？”

“阳哥哥教我了个办法，你看我的。”

她先是将白孔雀喂饱，然后拿出手机放了首雌孔雀的叫声，只闻见粗噶的几声叫，没想到面前的白孔雀却浑身抖擞，如羽毛般的翅膀缓缓展开，像是巨大的羽毛扇，尾羽的眼斑反射着茫茫光彩。

浣婧惊呼：“开屏了！开屏了！”

连织也美得屏住了呼吸，忍不住拿手机拍了两张。

“不过这方法阳哥哥说少用，孔雀也是有灵性的，知道我们拿雌孔雀骗它，久而久之就会很暴躁，说不定还会啄人。”

连织纳闷：“那暴躁了该怎么安抚？”

“不用安抚，阳哥哥说关几天紧闭饿饿就好了，得让它清楚谁是主人谁是宠物。”

连织：“……”果然是这男人能说出来的话，够嚣张。

“婧婧？”身后传来一声嗔怪。

“好啊，过来也不告诉你希姐姐。”

连织跟着转头，沉希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

“你怎么会来这？”

连织起身，抿唇淡笑。

“沉小姐。”

浣婧看看她两：“希姐姐，你和阿织姐姐认识吗？大伯母专门请她来帮忙给我补习功课。”

沉希脸上僵硬了瞬。

她笑着拍拍浣婧的手背，走到连织身边时声音却陡然变了。

“来到不属于你的地方不觉得像小丑？”

她道，“难不成我邀请你一次，就让你产生了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连织平静看着她：“我怎么？”

沉希冷笑：“怎么？你不要脸喜欢抢别人东西难道自己不清楚？”

“抢？”连织轻声凑在她耳边，“听说你不也只是领养的吗，山鸡住久了把自己当凤凰。”

“你！”

领养就是她心头深深一根刺，这些年从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提。

沉希咬牙，抬手想狠煽她一巴掌。

“沉希，你干嘛！”

沉母和几个妯娌大步上前，沉静面容映出几分冷色。沉希也瞬间收了回来。

“妈妈…”

沉母却是半个眼神都没给她，她走到连织面前，确保她脸上没受伤。

脸上才缓和半分。

外面炎热，她让连织进去喝杯茶，佣人刚煮好了毛尖，适合清凉解暑。

那语气温和亲昵，是沉希从未听过的。

她脸上怔了一怔。

连织却摇了摇头，眼圈红了。

“沉夫人，浣婧很聪明，我想不需要我教什么她都可以学得很好，这份家教工作恕我没法再胜任。”她道，“我先走了。”

装白莲谁不会？

连织礼仪十足，半句不提和沉希的渊源。沉母拦不住她，只交待庄管家好好送她回学校。

等人一走，两位妯娌知道她有话要说，拉着浣婧离开了湖畔。

“妈妈，你为什么刚才对她比对我——”

她话没说完，沉母第一次打断她。

“你刚才是打算打人？”

“我…我没。”

“还撒谎？我看错了。你的两位姨妈也能看错？”沉母冷下声音，“沉希沉家二十多年教给你的礼仪就是让你对别人动手？如果你连起码的尊重都不会，那这个家这多年算是白养你了。”

这话太过严重了，沉希嘴唇张了张，第一次被沉母的怒意吓到。

“我没有妈妈，我没想打人，但是她…她…”她说不出原因，道，“我不喜欢她。”

“为什么不喜欢？”

沉希说不出话。

“凡是厌恶必定有过节。”沉母冷冷看着她，“是你亏欠她，还是她亏欠你？”

她一连几问直接将沉希问呆了。

她眼神躲闪，无所遁形。

这副模样看在沉母眼里，沉母愈发觉得失望，将她当成亲生养在身边二十多年还是这副尖酸畏首畏尾之态。

反倒走失在外多年的女儿性格不急不躁，果然血缘里自带的秉性无法根除。

想到这沉母愈发心酸。

“妈妈，我才是你女儿。”她不解道，“你刚才为什么对我比对她还好，你连原因都不问？”

沉母转脸没答她，胳膊却抽了出来。

沉希看她这样，立马收敛了。

“我只是发发脾气而已，我没想打人，今天做出这种行为是我不对，是妈妈告诉我说沉家的女儿不比在外忍气吞声，你现在要为别人指责我吗？”

她眼泪落下，去拉沉母的胳膊。

摇来摇去的力道像是小时候撒娇的模样。

女人更容易心软，一个是流落在外多年的亲女，一个是从小陪伴在身边的养女。

沉母这一杆秤虽然早就倾斜了，但从小在膝下的温情无时无刻不在拉扯着她。

“不必忍气吞声不代表着可以随意欺凌她人。”沉母看她的眼神带着几分失望，“作为沉家女儿，要有起码的尊重，尤其是对待连织…这样的女孩，你听得到了吗？”

沉希一愣。

她明显听说了沉母话里的停顿。

沉母让她好好对连织。

一夕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144 下卷 17，沉祁阳调查连织

*

迈巴赫沿着机场高速向市区缓缓行驶，车内静谧无声，车窗挡板一阖上，连着燥热和噪音一起隔绝在外。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沉祁阳懒洋洋“嗯”了声。

“请柬前两天递来了，由头是沈阳路的车所剪彩，吃饭那地请在西郊他家的饭店。”

他坐也没个坐相，翘着个二郎腿，手直接随意在座椅上。

刀锋似的面部轮廓却显出一丝颓懒。

“阳哥这饭你不能去，八成是鸿门宴。”高靖道。

沉祁阳嗤笑一声。

“鸿门宴？那我就还非吃不可。”

高靖阻止道：“之前洪帆就在酒桌上扬言要弄你，你这次去江南又抢他的地，当心他在酒桌上对你下套？”

洪帆的父亲当年和沉父一个领导班子，因为政治失误沉父进了省常委，于是恩怨就这样结下。

到沉祁阳这一代几乎是从小明争暗斗，洪帆处处被他压制，早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沉祁阳浓眉微压，一双眼晦暗幽深。

“这不巧了，我也想找由头搞他，庄一块了不是。”

他话里停了两秒，密长睫毛藏匿几许锐利。“你那糖还有吗？”

他话里的“糖”自然不可能是糖果。

高靖道：“有，上回还留了六包。”

“够了。”

沉祁阳手里转着个打火机，道，“约饭那天往他商 k 里扔两包，找几个警察和记者去扫扫。”

他腔调慢条斯理，却藏着股狠劲，高靖背脊发寒，还来不及说什么。

沉祁阳手机一声震动，他侧头看了眼。

“先挂了。”

他切了电话，接通后眉目自动放松，拖着腔调。

“沉夫人何事指教？”

“少贫。”沉母问，“你回京了？”

沉祁阳：“嗯，才回。”

“准备什么时候回家？”

“过两天吧，和人有个饭局。”沉祁阳漫不经心道，“再说爸这几天也在，他一见就数落我，总得先拿份成绩单给他不是？”

沉祁阳鲜少回紫荆山庄，那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算不上。

沉母笑了。

“他只说不会表达，你两父子一个样。”

沉祁阳无意识揪了揪眉毛，为着她话里突然的柔软。

他道：“妈，你有其他话要说？”

沉母顿了两秒，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他。

但目前还不是好时候。

“没事，等你回来吧。”

电话挂断，沉祁阳也将这点事抛之脑后，手机里突然跳出一段信息。

是关于上回连织进会所的渊源。

会所监控显示她鬼祟碎碎就进了某个下班个包厢，沉祁阳办事喜欢知根知底，于是顺道一条线索查完了。

屏幕的蓝光跃进他浓黑的眉眼里，沉祁阳了然地扬了扬眉。

像这女人的作风，睚眦必报。

人都有求生存的权利，沉祁阳不至于去插手干预，他左滑直接删了。

*

从沉家回来第二题，连织便收到车子楚发来的规划委江书记妻子的具体信息。

又是个凤凰男攀龙附凤的故事，江书记飞黄腾达是因为妻子在市委的关系，这些年将他从一普通小小村官提拔到规划委一把手。

两人间这些年除了没有孩子外，夫妻关系倒是一如既往和睦。

连织不确定家琨建筑的唐晓芹是否和江书记真有关系，于是一时间陷入两难。

不能通风报信，因为消息不一定准确，最好能敲山震虎，让张主任主动舍弃这次和家坤的合作。

纠结再三后，连织当晚用无名新号给江书记的老婆发了条模棱两可的消息——

【小心唐晓芹。】

江书记的老婆在收到这条消息，正在让佣人给狗狗洗澡，这些年她因为身体原因没法有孩子，但和丈夫感情依然很好。

她看到这条信息愣了片刻，拨回去那边是空号。

江夫人当然知道唐晓芹，家坤建筑董事长。通过丈夫的缘故她知道京市建筑规划一般都承包给了家坤设计。

只是…这个人为什么要给她发这么一条模棱两可的信息。

当晚丈夫回家后，江夫人无意提了句印象文旅城招标的事。江书记只轻描淡写道如今不归他管，夜晚两人温柔小意后。

江夫人的疑虑却愈发严重，他们这些年没有孩子，丈夫嘴上说着不在意，可心早不知道飞哪去了。

说不定那条短信就是在提醒她。

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她怀疑有人在向她通风报信，于是她把主意打在丈夫的得力干将张主任身上，一条似是而非的消息发了过去。

【唐晓芹最近和江书记接触多吗？】

张主任这段时间忙得苦不堪言，正让人在准备文旅城明天在酒店的采访资料。收到江夫人消息的时候他头皮都快炸了。

他第一反应是唐晓芹和江书记的事情被知道了，当即吓出一身冷汗。

哆嗦了半天才发出条短信过去。

【嫂子怎么想起问这个，书记和唐晓芹只是公事接触，也谈不上多。】

然而再没有收到回音。

张主任几乎是失眠了一夜，他想打电话通知江书记，然而手却抖擻着停了下来。

这些年唐晓芹名义上一直是他的情妇，他替江书记背了这么多年的锅，一旦这事东窗事发。

那么极有可能，江书记会选择舍弃他这颗棋子。

辗转了一晚上，第二天在酒店接受记者采访，张主任几乎是全程不在状态。

负责采访场所是隶属于西郊的度假型五星级酒店，算是土地项目开工前的奠基仪式。

工人和穿西装的领导严阵以待。

除了江书记不在场，规划委的几位都坐在高台上搭建的采访桌上。

连织靠着张伪造的记者证，溜进了采访大厅。

她坐在后排区域，一身黑西装及膝裙就像是个初出社会的小记者。

面对摄影采访区，张主任面色从容，向各位记者朋友详细介绍场合新区的未来的发展，尤其是文旅城的打造，占地八十万平方公里，未来将成为新区一处人流汇集所在。

介绍完毕后，到记者提问环节。

张主任先是点名了几家国内有影响力的大报社，然而随即抽点。

一身西装的男人站起身来。

“是这样的张主任，有群众反映这次文旅城的设计招投标里，有存在一定量的行受贿行为？作为商报的记者我想问问是否属实？”

全场哗然。

张主任到底是见惯大风大雨，依然笑得温和。

“同志，饭可以乱吃，但话不能随便说。”他道，“这位小同志怕是还没从贪官的稿件里回过神来。”

场内响起几声附和的笑，但有一半的摄像机都对准了那位男记者。

想看看他还能挖出什么料。

“我想也是，张主任说的有道理。”

记者淡笑道，“不过前两天有卷模棱两可录音寄到报社，里面依稀提及此次招标设计费的 20%将汇款给政府某科室，连带着赠送近郊新华苑的私家园林，地上地下总共 800 平…”

他每说一句，张主任笑容便愈发僵硬。

他话里的字字句句明显是那晚在长安十里和老蒋的密谈。

是老蒋泄露了消息，还是这事从始至终就着了别人的道。

他背后早冒起了颗颗冷汗，衬衣都沾湿了。

记者没说话，张主任便挥手打断。

“记者同志，你口中之事完全子虚乌有。政府项目从始至终都贯彻公平公正的原则，杜绝任何威风行为的发生。”

他严厉道，“我作为市规划委的主任，在这里再次重申，市规划委作为京都城市建设的守门人，会自始至终贯穿中央方针，杜绝任何违法行为的发生。”

为着他这番冠冕堂皇的演讲，场内爆发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连织也在鼓掌，真正的笑意染进眸底。

照张主任多疑且畏首畏尾的性子。

家坤建筑的这笔合同签不了了。

*

与此同时，酒店二楼尽头的包厢里，名画悬挂四壁，淡淡的木质香充斥着整个包间。

一盏屏风之隔，红木圆桌上珍馐玉食，窗外皆是山庄景色。

围坐圆桌的皆是洪帆的狐朋狗友，然而菜虽上齐了，却没人动，在等待今天真正的贵客。

沉祁阳推门而入时，浓眉下，目光将场内众人逡巡而过，眼神跟湖水深处一般幽深。

他就穿了件夸大 logo 的黑体恤，随性根本不像来赴宴的。

“帆哥，小有时日不见了。”他淡笑着缓步入内。

洪帆也笑：“还以为你不来了，快来坐。”

他给沉祁阳留的是首座的位置。

沉祁阳也毫不客气，拉开后直接大喇喇地坐下，浑然不管他是饭桌里年龄最小那位。

“今儿这顿我来迟了，说什么都得我做庄。”

洪帆道：“你小子在我的饭店摆什么阔气，轮得着你请客的时候。”

沉祁阳悠悠笑了。

在座的都十分清楚他和洪帆的龃龉，不过表面维持着平和，那层布一撕都快兵刃相见了。

现下看着他们互相称兄道弟，虽然心有诧异，还是鞠起笑脸举杯敬他。

洪帆拿过桌上的酒樽，要给他杯子里添酒。

沉祁阳反手一挡，乌黑睫毛微抬，眸底如同芦苇丛，见风时尖锐幽戾。

“最近有些过敏，不好意思啊帆哥，今儿这座我只能空杯代酒了。”

洪帆：“真过敏？”

“嗯哼。”

有些人在桌上就有不喝的权利，哪怕知道他是胡诌，其他人也无可奈何。

——

想将这二人的对手戏写出来，但是写不到了，明天吧。

晚安宝们

0145 下卷 18，你威胁我

有些人在桌上就有不喝的权利，哪怕知道他是胡诌，其他人也质疑不得。

洪帆也不强求。

“酒不能喝就算，但来哥哥这也不至于让你空杯，饮料能喝吧。”

他抬手示意，一旁穿旗袍身段窈窕的公关经理，取杯缓缓往里水。

细长的玻璃瓶名为 Svalbard，全球限量 13000 支。

洪帆道：“同样的高脚杯人家喝白酒，你喝水，哥对你够意思吧？”

“帆哥抬爱，只是——。”

沉祁阳眸子一抬，“这水里不会加料了吧？”

四周霎时冷寂。

他依然在笑，面上可谓浪荡，但黑亮的眸底有几分随时要反咬人的桀骜。

洪帆哈哈大笑。

“什么料，耗子料？饲料？哥这又不是开养殖场的。”

其他人也笑。

洪帆拿着水杯和他一碰，看他喝下，沉祁阳才举杯轻抿了口。

“前短时间涛子在江南新签了块地，合同都过了才知道帆哥此前也有意向，借着政府的手都赶过钉子户好几回了，没想到却被那小子给截胡。”

沉祁阳悠悠转动着水杯，道，“这么点小事帆哥不至于和他计较？”

这话完全往洪帆伤口撒盐。

京城这片谁不知道高靖江涛那伙是他的人，一万六千亩地。得了便宜还卖乖，沉祁阳是把巴掌直接甩他脸上。

两人四目相对间，沉祁阳笑容虽淡，但八风不动间依然是游刃有余。

一时间桌上气氛剑拔弩张，空气凝滞得几乎让周遭的人屏住呼吸。

要不是顾忌老爹的交待，洪帆今日铁定要揍他，但所有不忿通通被他压下去。

“怎会，那一亩三分地流到谁手里不是用，如今市场还是公有制经济，大家共同富裕嘛。”

“帆哥大气，说啥我得敬你一杯。”

沉祁阳道，“那点补偿款你见惯大风大浪怎么会看在眼里，说到底局部利益还得为全局利益让道。之前有人传出那块地打算开药厂，垄断国内药品价格，这法子岂不是让人老百姓没活路？”

洪帆笑得很冷。

凭什么他沉家代表的就是全局利益。

“饭桌上不聊这些，这个休闲山庄才开起来，背后的高尔夫球场虽比不上你们沉家，但也是空气宜人，待会我找人带你去逛逛？既然来了就多住两天。”

沉祁阳笑道：“行啊，我早就惦记着你这厨师做的醋鱼。”

几个美女在旁边给他夹菜，手不小心碰到他胳膊，低眸间温柔小意，拿着丝帕给他擦擦。

沉祁阳抬眸睨了一眼。

洪帆道：“喜欢，要不这两天就叫我们公关经理陪着好了。”

沉祁阳嘴角有一丝轻佻笑意。

“跟我这样不解风情的吃亏了。”他重挑了根湿毛巾，挨个手指的擦。

突然，一股针刺般的火热沿着沉祁阳喉咙而上，毛孔也像是急速收缩般激涌。

他猛地掀开眼皮，眸底掠过一丝和浪荡截然不同的冰冷。

酒没喝菜没吃。

这老狐狸为了给他下套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洪帆道：“说来洋湖的刀鱼才运过来，这玩意最是难捕，你正好有口福了。”

“行啊，听帆哥的。”

沉祁阳手半搭座椅上，姿态慵懒得像是浑身没长骨头，然而体恤下的手臂却是青筋暴起，针刺般的刺激和奔腾沿着皮肤表层要炸裂开。

只听间凳子突兀拉开的声音，沉祁阳兀自起身。

洪帆道：“去哪？”

“卫生间。”沉祁阳斜他，“难不成手拉手要一起？”

伴随着其他人的笑声，沉祁阳缓缓朝包厢外走去。

他一离开，洪帆脸上笑意顿时消失。

“你确定真有用？”

“有！”

这都是东南亚传过来的玩意，特定的环境药物入口难，于是制造出气体和粉末，随着皮肤接触和吸入鼻道中招。

洪帆在楼上给沉祁阳备了两个未成年，要他这次有来无回。

他正要让人去卫生间盯着，免得大鱼跑了。

然而电话随时响起。

“帆哥我们场子被警察扫了，在商包翻出几包迷幻剂，你没在我镇不住，他们直接亮明证件硬闯，老k他们几个都被带走。”

洪帆脸色大变，掐断电话直接道。

“找两个会功夫的，将沉祁阳绑了扔到楼上。”

...

出了包间，沉祁阳立马打电话让人来接他。

“后门，立刻！”

楼道不时有人进出，沉祁阳没有坐电梯，而是拉开消防通道的门，身影快速消失在走廊。

他三阶而下，动作虽快，然而明显低估了药性。

眼前世界像素重重幻影，楼道明明足够安静，却像是有敲鼓声近在耳边，每一下狠狠震进耳蜗里，震得人发懵。

沉祁阳手撑着墙壁上，呼吸急促头重脚轻。

规划委的记者招待会结束时，电梯被堵死，连织只能选择西区的消防通道。

她从三楼下楼时，整个人心情都愉悦。

此次家坤建筑十有八九出局，重新招标根本来不及，家坤和他们设计图百分之三十接近。

为尽可能减少损失，亚新建筑必定还是张主任的第一首选。

她带着耳机听歌，刚过二楼转角，就看到平台处巨长的黑影杵在那，弓着背脊像是在承受着什么痛苦。

连织起初没认出来，然而男人听到动静扭过头来。

“沉祁阳？”

连织有些不确定，待走近后，如雾般昏沉的颗粒光线掠过他锋利冷峻的轮廓。

她才发现真是他。

“你在这干嘛呢？”她态度明显变得比之前更好。

沉祁阳没答。

他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只看见她红润的小嘴一张一阖，晶莹地反着光。多瞧上两眼，有诡异的兴奋沿着他血管上下蹿行。

他攥紧了手臂，头仍然低着，像是在喃喃自语。

“是你啊。”

男人明显反应有些迟缓，连织以为他不想搭理，便径自离开。

然而刚从他身旁擦过，沉祁阳大手一伸，勾住她脖子直接带了回来。

“带我去后门。”他呼吸直接灌进她耳朵里。

“什么？”连织愣了，转头看他，男人目光幽灼。

“酒店后门，下楼沿着厨房穿过去。”

沉祁阳咬紧牙关，蚀骨如针刺般的麻痹他小腿，走半步都难。

“不去！你自己没腿吗？”

连织要走，然而在他的桎梏下分毫动不了，她一脚狠狠碾上他鞋。

“放开！”

沉祁阳嘶痛，手臂一松连织立马就要跑，然而没走两步，身后一阵力道将她裹到墙上，沉祁阳整个重量都压过来。

身后是冰凉墙壁，身前是他滚烫身体。

有血丝在男人眸子里疯长，他低头看她，眼神邪肆又哆哆逼人。

“不送也行，上回长安十里你跑到那位张主任包厢里去录音，你说他要是知道会怎么搞你？”他弯了弯唇，“要不我立马将监控寄一份过去？”

监控早删了，就是在唬她。

连织猛一抬头。

他面庞威压而来，幽暗沉戾的眸子近在咫尺，她咬牙道：“你威胁我？”

0146 下卷 19，沉祁阳强吻（微 h）

“是。”

灼烧感涌来，沉祁阳懒得和她废话，“送我下楼！”

连织：“……”

她横眉冷对，表情像是要撕了他，然而识时务为俊杰，连织忍了忍，还是勾住他手臂往前走。

下楼间男人整个重量压过来，连织嫌弃。

“你是猪吗这么重？”

“你倒是挺轻，跟块纸板一样平。”

他声音似嘲似笑，连织抬头，发现他扫了她的胸。

连织：“…”她今天穿得宽松好嘛，睁眼瞎。

然而这口气不能忍，她左手勾着他腰，指甲狠狠掐了进去。

疼痛混合着刺激，沉祁阳闷哼出声，也不再说话激她了。

刚走几步，消防门楼下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在找沉祁阳。

“没找到，守着前后门，你俩沿着消防道去楼上看看。”

楼梯间脚步声越来越近。

“先去楼上。”沉祁阳压低声音。

连织只得搀着他出去，坐上一旁的客梯。

电梯稳稳往上升。

沉祁阳痛苦地低垂着脑袋，整个重量都压在了旁边纤细的女人身上。他额头冒出密汗，下颌咬紧，在抵御那股不正常的烧蚀感。

“你哪不舒服？”连织发现他手臂暴起青筋，完全不正常。

“没事。”他声音微哑。

寻常人兴奋剂中招，怕是早变成了畜生，早循着生物本能去发泄。

但这玩意沉祁阳碰过不少，甚至常常自吸忍耐，就为着在折磨和抵死想发泄的迫切中增进意志力。

沉父这位置常常有牛鬼蛇神循着各种办法想钻他的空子，他早已应对自如。

然而今日不知是药性太烈还是如何，身体里源源不断的燥热如同燎原的火焰烧得越来越旺盛。

偏偏怀中女人的触感柔弱无骨，淡淡的香味钻进沉祁阳鼻尖，他喉结反复滚动，下腹某个部分疼得都快烧了起来。

一股诡异难言的渴望如同浓烟升腾。

他想到射箭场上她咬他的时候，舌头舔过他脖子的滋味，想到长安十里那晚绵软翘圆的臀部，就在他腿上方。

沉祁阳莫名想更紧地收拢手臂，将她身体紧紧地嵌进来，想把头埋进她颈窝，闻闻那股若有若无的香味到底是什么，更想…

电梯门到最顶层开了，连织搀扶着他出去。

匆忙凌乱凌乱中他问要不要帮她医生，可头顶没声。

两旁壁画间次，昏黄的走廊里。

沉祁阳一直垂眸盯着她，黑瞳幽灼沉暗。

他呼吸伴随着喉结滑动的轻微声，像是黏腻的蜘蛛网在悄无声息落下。

有阿姨做完房没有关门，连织勾住他肩膀将他带进房。

“你是不是受伤了，要不要我帮你叫医生——”

她抬头看他，突然愣住了。

男人汗珠滚落下巴，他眼里布满血丝，密不透风的眼神紧紧包裹着她。

目光混着鼻息都侵略性十足，看得叫人心慌意乱。

连织脑子卡了一瞬，突然就明白他到底怎么了。

她将他扔在椅子上。

“你先休息，我去给你找医生。”

妈的，他绝对是被人下药了。

连织只想赶紧溜之大吉，然而还没走几步，就被一阵力道猛地惯在墙上，沉祁阳整个压了上来。

身后是逼窄的墙壁，身前是男人火热坚硬的身躯。

连织腿间反抗的力道悉数被他压回，他粗壮的大腿抵着她的，两人身体几乎毫无缝隙的贴着，反复厮磨间连织感受着小腹抵着一团火热，且隐隐茁壮。

“你给我起开！”

她抬手一巴掌甩他脸上，然而沉祁阳率先截住了，他擒住她手腕压在墙上。

连织被迫抬着手臂纹丝动弹不得，她衬衣不知道什么时候绷开了扣子，头顶上方男人的眼神顽劣幽灼。

“想打我？”他呼吸很烫理智也烫。

怀里的女人唇色红润，脸如桃花，幽幽暗暗的光线跃进她艳色的双眸，蹦开的扣子里两团浑圆若隐若现，像是在无声勾着他。

沉祁阳抬起她的下巴吻随之就要落下。

“沉祁阳，你疯了是不是！”

连织脸躲到一边，男人吻和呼吸灌进她耳朵里，她立马颤缩了下，浑身也忍不住打颤。

就是这间隙，她脸连迅速被掰回。

阳台处在东边，一片昏沉的光线里连织刚看到一双桀亮狂躁的眸子。

下一秒男人滚烫又干燥的唇落到她脸上，继而辗转到唇上，如饥似渴地碾吮。

连织脑中空白了一瞬。

反应过来后在他怀里剧烈挣扎，甚至拿手肘去顶他的胸膛。

然而她的窸窣反抗皆被男人压制，沉祁阳勾住她的腰狠往上抬，恨不能把她融进身体，他手蛮横地掌住她后脑勺，蛮横吮咬间像是在攻城掠地。

他舌头钻进她唇缝，试图撬开她禁闭牙关，然而刚尝道一丝蚀骨的沁香。

只听见“啪”的清脆一声，连织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他脸上立马起了指痕，尖锐的疼痛激得男人理智回笼一秒，一双幽深的墨瞳沉沉盯着她

连织立马一脚踹开他。

“滚开！死流氓。”

被占便宜她心中有万般火气想宰了他，然而却是不敢和他在这个时候纠缠，男人发情起来最是恐怖。

连织拔腿猛地朝客厅外跑去，然而刚大力拨开门。

身后的男人却更快，一阵天旋地转，沉祁阳将她抗在肩膀上，几步路之后，一把将她扔在卧室的床上。

柔软的床剧烈颠簸，连织头晕目眩，她撑坐起来，便见男人站在床边看她，黑眸氤氲着欲望，邪戾幽灼。

他手揪着体恤扯下，露出精壮的胸膛，有汗滴早已淌过紧实的腹肌，沿着人鱼线蜿蜒下去。

沉祁阳一把抓住她的脚往下扯，宽厚的身躯随之覆盖而上。

“打我还踢我？”

他捏起她下巴，混浊的眸底却是熠亮狠硬，像是还有半分理智，
“我要怎么报复你才好？”

—

剧情平淡后开始激情四射。

今天早了点，明天大概还是 0.00，晚安。

0147 下卷 20，做吗？（微 h）

“打我还踢我？”

他捏起她下巴，浑浊的眸底却是熠亮狠硬，像是还有半分理智。
。

“我要怎么报复你才好？”

阳台外一层耀眼的橘色透过纱窗扑上来，身下的她面色酡红，漂亮眸子里荡漾着春色，多瞧上两眼便有横冲直撞的渴望沿着沉祁阳身体梭爬。

“是你先对我耍流氓！”

她眼角眉梢皆是怒色，又要揍他，然而沉祁阳却先一步抓住她手腕。

连织两只手被迫举在头顶，被他单手扣着，她两腿曲起想要踢他，他却强势压在她膝盖处，留得她两条腿凶狠又徒劳地在他腿间挣扎。

打斗和进攻间被子和枕头乱了一地，连着照进来的阳光都灼烫了整个房间。

她衣衫乱乱，呼吸急促。

沉祁阳更好不到哪去，她的挣扎反感将他的渴望挑到极限，愉悦和兴奋沿着尾椎骨一路攀爬至神经，直冲大脑。

他脸上还带着巴掌印，黑亮的眼神却显出几分顽劣癫狂。

“下次想揍人直接动手，整那些花里胡哨干嘛？”

沉祁阳说完就要低头吻下，她立马偏头，然而他却如影随形追了上来。

呼吸沿着她脖子落了一地，滚烫的火热拂在连织脸上，岂止是心惊肉跳。

“沉祁阳你这是强奸！”她气急道。

他停顿了几秒，就当连织以为他要停下时。

沉祁阳却轻狂笑出声。

“是，待会我给你叫警察。”

连织荒唐睁大眼，就是这呆愣的数秒。

沉祁阳低头猛地攫住她的唇，粗重的呼吸缠绕在她脸上，如同准备吞噬食物的兽类。

男人下嘴重，呼吸更重，舌头在她嘴里搅得天翻地覆。

连织又闻到了那股味道，清新的，洁净的，像是鼠尾草淡淡的气息，然而此刻在她嘴里侵略十足，来势汹汹。

沉祁阳舌头直接探到底，纠缠着翻搅着她的，细密的口水交融如兰似沁的味道扑鼻而来。

像是自她口中，或者身体里，一丝一缕钻进沉祁阳鼻息。

他肾上腺素爆棚，磅礴而来势汹汹的欲望让他肌肉牵张，连青筋都暴起了。

桎梏住她手腕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松开，沉祁阳手掌沿着她后脑勺滑下，掌住她脑袋狠狠往上抬。

她整个舌头被迫卷进他口中，男人的吻太过霸道毫无任何余地，身体被欲望驱使下，更像是一种充满荷尔蒙的占有，躁动欲狂的冲动直击顶点。

连织舌头被他吮得生疼，两只手无论怎么都推不开他。

反而手触上他滚烫的肩膀像是要被烧化一般，他明明除了吻再无其他，可连织却感觉要被他碾坏了。

他宽厚的胸膛灼灼如火，来回碾压间仿佛床垫都凹了下去，偏偏她小腹抵着的地方茁壮膨胀，激得她浑身发颤。

有一瞬间她在思考要不要将计就计，等沉祁阳一夜情清醒后，知道她是他的“亲姐姐”，怕是方寸大乱怀疑人生吧。

之后她回沉家最难应付的肯定是他，若是因着身体关系干扰了他的判断，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然而仅仅一瞬连织立马否了。

上辈子吃过的亏还不够吗？

男人虽是下半身动物，但永远别指望他们会因着那点身体关系手下留情，最最理智利己的还是他们。

她再不犹疑，狠狠咬了下去。

沉醉痴迷中一股尖锐的刺痛从舌尖传来，理智回笼，沉祁阳睁开一双黑沉氤氲着欲望的眼。

然后下一秒，连织抓着他头发狠狠一拽，沉祁阳痛得“嗷”一声叫，头发真被抓了一把下来。

连织一口咬上他左脸，下来死口，牙印都咬了出来。

“松手！松口！”

他气急败坏去扯她手臂，连织会松才有鬼，趁他分心，大腿夹住他腰侧两人迅速调换了位置。

她骑在他身上，当即甩了两巴掌给他，“啪啪”清脆两声，再一拳头狠揍上他鼻子。

沉祁阳被打懵了。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更何况这个大少爷是别人戳他根手指头，他都能睚眦必报那种。

这辈子唯一挨的几巴掌都是来自这个女人。

鼻尖有淡淡的血性流出，混着他脸上的牙印，男人眼神骤然变得桀亮恐怖，像是氤氲着着暴风雨一般。

连织打完人就要跑，她飞跳下床，却被掉落到一半的被子绊倒。

要重重摔倒在地时，沉祁阳长臂一伸，直接拦腰截住，重新将她甩回床上。

这次的压制却是十足十，他曲腿掣肘住她膝盖，顺着膝盖缝隙顶了上去，他跨间直撞她腿心。

连织两双手被他轻松反剪在身后床垫处，他手臂用力，她身体变不由自主地迎向他。

“他妈的，原来你真是属狗！”他脸色阴沉，几乎是咬牙切齿。

鼻尖几滴鲜红落到床上。

沉祁阳手一抹鼻子，俊脸越狼狈，他睨视着她的眼神便越癫狂桀骜。

“是你先吃我豆腐。”

她拼命的挣扎沉祁阳悉数压制了回去，连织狠道，“呸，你这个强奸犯！”

“老把这两个字挂嘴上。”

沉祁阳给气笑了，他伸手拍拍她的脸，“今天我要是不做全活，是不是对不起你这个称号？”

连织不跟他废话，一口咬他手指。

沉祁阳改掐她脸，她就咬他虎口，反正逮哪咬哪，势要撕下他一块皮。

“靠！”

沉祁阳吃痛，她手嘴和头哪哪都是武器，势要撞得头破血流，同归于尽。

挣扎和桎梏间两人都是满身大汗，他从不知道女人这么难搞，像个小疯子。

于是这场压制最终变成了莫名其妙想要驯服的冲动，他偏跟她较上劲，反擒住她想要煽巴掌的手压在头顶，她又想咬他。

沉祁阳这次动作却更快，反其道而行之，眸底雪亮，一口咬上她脸。

“啊...”

她呼痛的声音一下子钻进他耳朵，颤音袅袅，夹杂着丝女孩特有的轻柔。

沉祁阳瞬间起了反应。

被药物支配的生理性冲动已经从浪尖慢慢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捉摸的冲动如同蚂蚁一般沿着他小腹往上攀爬。偏偏怀中女人脖子白皙，那修长的弧度延至耳后，柔软的每一处无不在勾引着他。

若说最初沉祁阳没有这心思，那么现在也有了。

他凝视着她气急败坏的样子，俊脸压下，邪妄的眼神包裹着她。

“怎么每次碰到你都没好事？”

“我没碰到你之前过得非常顺遂。”连织咬牙，“你这个傻逼！死灾星！”

沉祁阳笑了，被骂的好像不是自个，也像是认同了她这个说法。

然而眼神却不是那么回事，他眸底暗昧幽深，像是被火焰烧得如焚如荼，喉结滑落间叫人瞧着挪开眼不敢对视。

然而眼神挪开了，腰却被他控在掌中，他手指不过微微碾了碾，她身子便跟着颤。

沉祁阳轻轻擦掉她耳边那点滴落的血迹，动作温柔嘴角缓勾，声音轻几乎蛊惑。

“做过吗？”

连织：？

“要不要试试？”

沉祁阳手掌沿着她腰线缓缓往上，刚才说她像个平板不过是呛她的，此刻身下的她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隆起的弧度就在他胸前，随着她呼吸反反复复顶着。

沉祁阳眼眸骤暗。

他情不自禁想扯掉那块碍眼的布料，想看看是何等饱满形状，唇也缓缓贴近她。

正要吻下。

连织脑袋蓄力狠狠一撞。

“我试你妈！”

她趁他躲开的间隙一脚飞踹他跨间，沉祁阳立马跳开。

三米的大床，他靠在另一侧闷闷大笑。

那笑声低哑，又带着说不清的放肆和轻快。在这个安静的房间混着余热一起，肆无忌惮又生气勃勃，连着肩膀都在颤动。

连织一个台灯狠狠砸向他。

沉祁阳大手一接，她却几脚飞速踹过来，他全部受了依然在笑，直到要被飞踢下床。

沉祁阳咧嘴吃痛，这才投降。

“不打了！休战。”

她仍坐在床上，气喘吁吁。

“你先走吧。”沉祁阳正色道，“刚才谢谢了，我欠你一回。”

连织犹疑看他。

男人神色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正常，他眼神中那股随时喷涌而出的侵略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散漫桀骜。

他的药效居然下了。

什么时候的事？

沉祁阳捡起体恤套上，柔软的布料往下落，遮住块垒分明的肌肉。

他转头发现她还坐在床上，弯起嘴角。

“不想走？”

连织立马跑得飞快。

出了套房沿着冗长的走廊走向电梯，她的神色却渐渐变得凝重。

所以沉祁阳从头到尾都有清醒意识，没有被药效蚕食理智？

兴奋剂的药效有多强，连织上辈子早有经历，中招后飘飘欲仙如临云端，只想循着生物本能办事，有些怕是整晚都醒不过来。

为什么沉祁阳能忍？

而进这个房间后，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看似要强迫，实则是想通过她转移注意力？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欲望都能控制，不管男女，连织都不由觉得这个人很可怕。

看他这样，明显还不清楚她有可能是他姐姐，如果被沉祁阳知道会如何，质疑不信，如狼般警惕她的小动作？

她真的能在他面前藏好吗？

连织之前便知道假千金这条路很难走，但难度明显远远超乎自己意料。

...

这药效下不了，只是过了那个疯狂的劲头。

沉祁阳去冲了个凉水澡。

水流哗啦哗啦自他头顶冲刷而过，淌过他宽肩劲腰和紧绷的腹肌，最终汇集到他矫健的大腿往下冲。

他微仰着头，呼吸声愈发凌乱，伴随着喉结反复滑动和胸肌的隆起牵张，沉祁阳手握住跨间的长棒，撻动间水珠跳跃在他锋利的眉眼之上。

然而半刻钟过去他眉头微蹙，像是有烦闷不得纾解之意。

往常不过七八分钟，如今却怎么也发泄不了。

直到一张清冷孤傲的脸跃入他脑海，眸子灿若辰星却有无边春色，妖媚之极。

妈的浑身哪哪都硬，拳头硬脾气更硬。

小嘴倒是挺甜，软糯Q弹得个果冻。不得不说，口感真他妈好。

沉祁阳呼吸越来越近，来回撻动的手臂绷得死死，直到腰眼一麻。

奇异的酸爽的快乐挟裹着他，沉祁阳仰头，喉部线条滚动了下，绷死的肌肉骤然松开。

他搭着根毛巾走出卫生间。

水珠蜿蜒地舔过男人胸膛，他刚摸了根烟出来。

手机却在这时候响起。

沉祁阳捞起一看，是他外公打来的。

他接在耳边。

“梁老爷子，怎么想起我来了？”

“你小子，我来京也不见你来迎接。”

沉祁阳笑：“稀客啊，那必须鲍参翅肚安排上，怎么突然过来？”

“少贫。”梁老爷子正色道，“我来京是为着很重要的事，你妈和你说了吗？”

“什么？”沉祁阳抽着烟，坐在窗边沙发上。

“思娅找到了。”

——

肉会有的，大 do 特 do 也会有的，宝们别急。

弟弟的人设后面吃肉会很香，慢慢炖好嘛。

晚安啦

0149 下卷 21，认亲之路②

京市行政大楼。

记者会后的下午，田干事将家坤送来的合约书交到张主任办公室。

家坤建筑虽然在招投标会上中标，但只能算口头达成合作。等正式合同下来，经过规划委各部门的领导层层签字后，才算正式生效。

张主任算是签字审批的第一道关卡，依次签下去，最后是副书记和书记，缺一不可。

当田干事将合同递交到张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张主任看着乙方家坤建筑几个大字，皱了皱眉。

“都检查清楚了吗？”

需要检查什么，田干事愣了愣。招标会后往年不都正常走合同吗？

田说都检查清楚了。

张主任头也不抬。

“拿回去再核对核对，这份文件要给两位书记过目，之后也会挂在官网上披露报道，容不得半点差错。你们年轻人容易心浮气躁，随便拿着份文件就恨不得随便交差。”

田干事一头雾水。

这是家坤那边传过来的合同，怎么可能出错。不过看他语气不对田干事也不敢多问，只唯唯诺诺说了声好。

张主任却看得火大，连这点眼力见都没有，上午记者会上有人编排政府受贿，若是这份合约签发出去，群众怎么想他们规划委，果然家坤中标，是不是真的从中吃了回扣？

他虽然火气大，但官场浸淫多年习惯模棱两可，也不可能明明白白点出来，就等着手下人自己能摸清形势。

然而田干事第二遍交上来的时候，张主任视线一溜烟落到“家坤”，火气顿时蹭蹭蹭往上，他重重一拍桌子。

“你跟了我也有小两年头，耳朵是怎么长连话都听不懂？让你检查怎么还交上来这副玩意？”

田干事被骂，瞬间懵逼了。

张主任简直觉得这人蠢。

“昨几个记者会上有人拿我们和家坤这些年的合作做文章，直接将受贿的脑子扣到规划委头上。”

他道，“人家前脚在新闻上闹得沸沸扬扬，后脚你们就将这份合同发布出去，那岂不是受贿的将罪名给坐实！”

田干事顶着他的目光，汗都快落下来。

之前不是没出现过造谣乱扣帽子的情况。但合同不都继续走了吗？怎么这次。

“抱歉主任。”

他为难道，“但…如今重新招标时间已经不够。”

张主任也是一阵头疼。

他放下笔，道：“听说此次招投标建筑所十八家，沿着文旅城挖湖畔的理念是好几家提出来的？”

“是，首次是亚新建筑在招标会上提出来的，谁曾想家坤也沿用了这个设计。”

家坤有一定程度的剽窃，但田干事自然不可能说这些。

张主任挥挥手，让他出去了。

一股深深地无力感攫住他，年过四十，再往上升是不可能，怕就怕处理不好连这个位置也保不住。

江书记和唐晓芹的事情一旦败露，他必然会被推出来当第一个替死鬼。

既然如此….

张主任头一抬，突然想到那位新来的高副书记。

这位副书记自调过来后和江书记理念不和，也一直想要换掉家坤。

高副书记不过才四十来岁，下一任书记肯定会是他。

既然早晚会被当成棋子，不若趁着这个机会向他投诚。

张主任立马有了主意，叫人准备好亚新建筑和此次投标的设计图，敲开了高副书记的办公室门。

高副书记俨然一副笑面虎的模样，问他文旅城的各招标情况如何了。

张主任说正在筹备中，然后资料恭敬递他办公桌上，向他介绍此次招标会上的亚新建筑，大肆夸赞这个建筑所理念创新，干预大胆实践。

“哦？”高副书记道，“我怎么听说最终中标的是家坤？他不是和我们合作多年，知根知底毕竟是好的。”

“就是因为合作多年，有心人才要喜欢在里面做文章，说我们不知拿了别人多少好处。”张主任道，“这不是对我们政府实实在在的冤枉？”

冤不冤枉大家都清楚，高副书记但笑不语。

张主任先是分析了一通家坤建筑这个老建筑所的弊端，合作多年理念过时，且曾经多次涉及剽窃案。

“如今正是城市发展的高速期，多给新人一些机会总是好的。”

高副书记似笑非笑。

“不怕江书记知道了，说你先斩后奏。”

张主任一阵冷汗，又恭维笑。

“这话说的，高书记您才是这次拍案定板的人，我们当然以您的意见为准。”

他殷勤投诚的话都快溢于言表了。

高副书记淡笑道：“行那听你的吧。”

当连织从酒店出来，刘浩勤的电话随即打了过来，兴奋的话语都快溢于言表。

“连织！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没有。”他激动道，“刚张主任致电来说，这次文旅城的项目由我们亚新建筑来做！”

连织立马赶回建筑所，所里所有人得知这个消息都如同打鸡血一般。进公司以来大家都是在小项目上打转，接多了外包和修缮类项目。

如今超六千平方公里的文旅城项目摆在眼前，如同一个大瓜砸在眼前。

一旦做成这是终身的履历，之后无论跳去哪都有辉煌一笔。

之前换新场地的租金给了出去，公司经费紧张，如今这笔项目要是主城，对亚新而言无异于及时雨。

在所有人气氛活跃，在会议室里贡献二次图纸修改的点子时。

连织小声凑在刘昊勤耳边。

“长安十里那天晚上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知道知道。”刘昊勤做了个缝嘴巴。。

然而创始人周严将他俩的小动作看在眼里，叫到办公室问他们合谋什么呢。

连织当然不愿意讲，然而什么事都瞒不住周严，几番试探下来直说他们天高地厚。

“这事要是被戳穿，后果有多严重你们知道吗？阿织跟着闹，刘昊勤你不拦着就算了，还去当帮凶。”周严都快被他俩气死。

两人被训了一顿，出来反倒笑了。

刘昊勤负责和规划委的张主任对接，连织在公司和同事做图纸二次修改。

大家七嘴八舌地往设计图里添加新想法和创意，各种点子层出不穷。

熬了一下午不仅不见疲倦，反而精神奕奕。

下班之后，连织沿着四合院的冗长小巷绕进主干道，却有几辆豪车早停在那，排头的迈巴赫看着眼熟，却是比一般车型更长的Haute Voiture。

庄管家微笑着等在一旁，称呼了声小姐。

“庄管家？”连织正猜测他来这的意图，庄管家却打开车门，沉母从后车座上下来。

“阿织。”

“沉夫人，您怎么在这？”

连织心跳骤然一紧，仿佛隐隐猜出了什么。

沉母柔和笑道。

“工作累不累？现在才下班，还没吃饭吧。”

她今天一身复古色旗袍，没刻意掐腰，但却雍容华贵。

连织说没事，她还不饿。

树叶掉落她肩头，沉母再自然不过地帮她扶掉了。

“去阿姨家一趟好吗？我下午做了几道家常菜，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沉母说上次沉希无礼的事情让她一直内疚在心，想找机会弥补。

沉夫人您太客气了…”

连织的推诿显然敌不过沉母的几番坚持。

“跟阿姨去一趟好不好，有些事情我早想告诉你，却一直寻不到机会。”

她有无数个理由，还说顾森佳从国外给她寄来礼物，就放在沉家，正好去拿。

沉母殷勤的目光在前，连织站在迈巴赫旁，来往的人忍不住投以打量的目光。

庄叔恭敬做了个邀请的动作，连织看着那道即将更改她命运的门，站定片刻后。

她缓缓坐了进去。

——

还有一章在 00.30

0150 下卷 22，暧昧对象变姐姐

七八点的时候，晚霞染透厚积的云层，天边浓墨重彩。

京市摩天大楼是人流量最为汇集的商区之一，建有专设的停机坪，但建成后似乎并没有停靠过直升飞机。

此时空客 ACH145 私人直升机穿透云层，声音轰鸣，停靠在摩天大楼停机坪上。

职业经理人上前恭敬迎接，大厦早已提前清场，黑白警戒线在四点便已经拦在了门口外，六名穿西装的男保镖分站在两侧，劝退欲进门的客户。

被拦住的顾客纷纷怨声载道，就见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经人簇拥着，面容矍铄，径自坐进了路边的劳斯莱斯里。

梁老爷子到紫荆山庄许久，沉祁阳才回。

一众车辆停在喷泉环岛外，排头那辆双牌车港 6 的劳斯莱斯库里南是梁老爷子常用的公务车。

除了梁老爷子，沉家的几位叔伯姑母也在。

夏意正浓，两位叔母在露天花园喝茶，老爷子难得来京，沉希陪着他在聊门德尔松。

她说外界门德尔松最大的误会莫过于认为其是工匠之才，抛开天分在做音乐。

但近来她弹奏仲夏夜之梦才知其曲中的诗情画意和神秘。

梁老爷子问她之前几年不是醉心室内设计，怎么不继续走这条路了。

老人家忙，且很多社会新闻不会传到香港那边去。

沉希笑里僵了僵，只说还是想追求艺术。

且如今设计行业每况愈下，妈妈也让她另择他路。

梁老爷子和蔼道：“上次你生日外公临时有事，礼物虽到但总觉得欠缺，不如帮你把钢琴换了？”

沉希目前用的钢琴是沉母十八岁送给她的贝希斯坦 D282，她挺喜欢的。

她说不用，又勾着梁老爷子胳膊。

“外公，您七十寿宴上我能不能——”

话没说完，沉祁阳已经沿着门厅走了进来，梁老爷子当即故意冷脸。

“臭小子，电话提前打给你也半天不见人影，你就是这么对你外公的是吧。”

“冤枉啊。”

沉祁阳笑，语气闲散，“老爷子你一个直升机就过来了，我从西郊开回来起码都得两个点，路上再堵个车都够你来回飞几圈。”

梁老爷子说不过他，又问。

“你脸怎么回事？”话落，几位叔伯都纷纷看过来。

男人左脸处一个明晃晃的牙印，鼻血能擦巴掌能消，但这口牙注定得跟他小两天。

他神情略冷淡，舌尖刮着被咬处的内壁，嗓音也凉丝丝的。

“被只猪给咬的。”

“什么猪能咬成这样？”二伯母笑，“怕是祁阳的风流债吧。”

沉祁阳：“…”风流债，谁家风流债挨几巴掌的？想着那丫头甩的两巴掌，沉祁阳后槽牙都磨紧了。

他坐沙发上往后一靠，不以为然睨着眼。他不想说的，别人也逼问不得。

“老爷子，你刚才说我姐找到是怎么回事？”

梁老爷子道：“你回来半句不问，还以为你不在意呢？”

沉祁阳：“我哪敢？”

沉希懵了一瞬：“外公，你们在说什么？”

沉母明显还未将此事告知她，沉祁阳自然不可能理她。

他目光往外逡巡，道：“妈呢？”

“她去接人了，等会就到。”身后沉父缓缓下楼。

沉祁阳转眸睨了眼沉父。

“消息准确吗？”

“嗯。”沉父点头。

沉祁阳弯唇：“又是自己送上门来的？”不怪他反应如此，这些年冒充沉思娅之事层出不穷。

“不是，是顾家发现的，这事还得多谢他们帮忙。”

沉希整个都懵了，听沉祁阳和沉父在那一问一答，她几乎是在强迫自己挤笑脸。

“爸爸，姐姐找到了是吗？什么时候的事啊。”

沉父也没多说，手一抬，佣人拿了叠资料叫过来。

正是连织和沉父沉母的血液与头发样本的 dna 检测，得出的答案皆是符合孟德尔遗传定律，支持沉父沉母与其的亲子关系。

每每翻过一页，沉祁阳脸上的冷谔和不以为然便渐渐淡去。

之前各种假千金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但检测报告骗不了人。

沉祁阳反复翻阅，浓眉微皱，一双眼睛显得凛冽迫人。

“报告有没有可能谁作假？”

“不太可能。” 为防任何虚假和人为操纵因素，沉父甚至秘密送去了国外两家不同的研究所。

相较于这两父子的猜疑，梁老爷子年过半百就痛失外孙。

如今骤然得知消息，冷肃的脸上微微动容，却有不满足。

“这事你和芸如瞒得够紧，若不是我亲自打电话来过问，只怕还不打算告知我这老头子。”

“怎会？”

沉家两位伯母在一旁赔笑道，只说这事没有再三确认不敢惊动梁老爷子。

相比起两位伯母，沉祁阳倒是显得冷静，沉暗的眸子里无波无澜。

“你和妈什么时候发现的？”

“足月前。”沉父道，“那孩子为顾家的小女儿辅导，顾夫人无意发现她身上的淤血。”

瘀血的事沉祁阳是有听说，但这玩意就怕有心人会做文章。

他手指转悠着打火机，一时间没说话。

“知道你担心什么。”沉家二伯母道：“你父亲已经安排妥当，待会等那孩子到了，谨慎起见，会去医院再重新抽血检测。”

这些年冒充沉思娅的不在少数，但 dna 检测骗不了人，沉希在这重重证据面前顿时有些心慌，作为养女的她这些年独得沉母宠爱。

如今亲生女儿找回来了，她又该如何自处。

“爸爸外公，真的是姐姐吗？”她激动道，“她走丢这么多年终于找了回来。”

沉祁阳漆黑的目光在她面上滚过，都懒得戳穿她的许情假意，只是漆黑沉戾的眸子里却满是嘲讽。

亲姐姐？

这个角色在他几十年的生活里几近陌生，只能从百岁宴上看到其照片。

外人恭维时常叹，他们双胞胎姐弟是当年京城多少年羡慕不来的福气，沉祁阳这么多年不是没想过若有这位姐姐的存在，该是如何。

二伯母还在述说着那位孩子流落在外这么多年有多么不容易，成长成如今这样算是天佑沉家。

一丝夜晚的安静爬上来，沉祁阳心中莫名动了动。“她在外这些年叫什么名字？”

沉父道：“她在孤儿院长大，后来随其养母姓，叫连织。”

“连什么？”沉祁阳猛地抬眼。

话音未落，门厅便响起了动静。

沉母轻声招呼的声音若有若无传来。

二伯母笑道：“她们到了。”

随着脚步悉数的动作，兼顾沉母吩咐佣人的声音，沉祁阳缓缓抬眸。

男人咬上牙印的脸虽狼狈，但轮廓深邃，五官如刀刻一般。

顺着逆光瞧去，沉祁阳熠亮的眼瞳猛地缩了缩，漫不经心就这样卡在那。

不过别的，他看到张一极为熟悉的脸。

“连织你怎么在这？”沉希惊得脱口而出。

“阿织，快来坐。”沉母温和道。

连织面上拘束，表现得更是不知所措。

“沉夫人，今天您家里挺多人，我来得似乎不是时候。”

她一身职业装扮，干练又温柔，恰到好处的拘谨让她匆匆扫了眼沙发上的众人。

在和沉祁阳对视那一秒，她飞速挪开了，恍若不认识。

男人眼神却沉黯幽戾，一直盯着她。

脸上的印子还隐隐作痛，连着下口时的力道和气息都留在脑海里。

沉祁阳将沉母对连织的殷勤纳入眸底，沉父口里的“连织”言犹在耳，他瞳孔急遽缩紧，几乎是挤出几个字。

“怎么是你？”

0151 下卷 23，连织拒绝认亲（修）

男人手里的打火机，顺着那秒愣怔落入沙发缝隙。

他却毫无察觉，目光炯炯地盯着她，像是骤然打翻的拉罐汽水，气泡波涛汹涌漫上来。

“阿阳！你怎么说话？”

沉母斥责瞧了沉祁阳一眼，又问连织，“阿织，之前你两就认识？”

沉母的调查多为出身经历，自然不可能细致到每件事都清楚。

连织轻声道：“沉希小姐生日宴会那天，和沉家大少爷在这里碰过面。”

她一句话轻飘飘带过，仿佛是记忆愉悦。

可不提还好，倒栽葱摔进湖里的体验蹭的一下子涌上来。

但沉启阳现在没心思计较这些，他敛了笑意。

“妈，你要接的人是她？”

男人背脊不知何时已经从沙发上靠了起来，仿佛野兽要随时扑上来，一双熠亮的眼里暗昧不明。

“是。”沉母知道他在问什么。

“所以你两提前认识，也算缘分不是。”

缘分…

沉祁阳目光牢牢粘在连织身上，一时间太阳穴突突直跳。

“丫头快过来坐。”梁老爷子绷紧的脸在看到外孙女后瞬间绷不住，年过七旬苍老的面容上竟有热意涌过。

全家对连织的殷勤沉希看在眼里，她仿佛晴天霹雳般，手指陷进沙发深处，连着指间都泛起冷白。

“妈妈，你带她来是…”

沉母没先答她，先和连织介绍梁老爷子。

连织当然知道沙发中间那位老人是谁，鸿宇集团创始人，靠着黄金和地产发家，到本世纪已经靠着庞大的商业王国成为港城岿然不动的首富。

“沉夫人，今天是您家的团聚宴，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

连织说要不她改日再来取顾森佳的礼物，话刚说完，佣人便领着客人绕过门廊，向正厅走来。

两人刚一打照面，连织便道。

“高院长？”她面上皆是惊讶之色，顾忌到这是在沉家，连织没有多问。

高院长忐忑之心更甚。

她在福利院多年，只和政府基层打过交道，哪里见识过嵩山茂林，博物馆一样的别墅，此刻局促不安间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

“是我拜托院长来的。”沉母先让连织过来坐。

连织坐她身旁后，她如同讲故事般娓娓道来，说她有个女儿，出生百日就走失，腰后留有梅花淤血胎记，这些年她也跑过很多个国家，但都找寻无果。

“那天你在顾家做家教，顾夫人无意发现你腰后有胎记。”沉母微微伤感，“我才在绝望之中又有了丝希望。”

她道，“阿织未经你同意我们提前验了 DNA，请你原谅一颗做母亲的心。”

连织半天回不过神来，她仿佛在听故事般，面上有些荒唐。

“沉夫人您是在开玩笑吗？”

DNA 报告书经沉父交到了连织的手里，她愣怔片刻，一页一页的翻阅。

高院长声音飘渺，自身后慢慢涌进她耳里。

“我是二十多年前调派去的青州福利院，那时候阿织已经六岁多…”

一家人里各有异心，沉希刚要反驳年龄对不上。

高院长道：“福利院的孩子年龄很多存疑，因为多数是被遗弃或者无名孤儿，听上一位院长说阿织进福利院是因为在街边偷商铺的零食，后来被送去了警局，警察多番调查后发现她是孤儿，便送往了福利院。”

“那时候她就跟个小不点吧，没法得知实际年龄，问她在哪生活也摇头似懂非懂，院长就猜啊被父母遗弃后不知谁养过她一段，但后来也丢弃了。

这几年她可能流浪在外饱一顿饿一顿，饿了用手抓吃的，连话也不会说，大概没有人真正教过她什么……”

沉祁阳听到这，漆黑的瞳孔里似有几秒停顿流转。

做父母的听不得这些，沉父已经微微皱眉，沉母就更加痛苦了。

“别说了梁院长…别说了。”她眼眶微红，“我想问问上一位院长如何界定阿织的年龄？”

上一位院长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无从追究。

梁院长道：“当时阿织看起来也就两三岁的年纪，孤儿院的孩子一旦过三岁就会参与相关被领养流程，但阿织那时候连基本交流都不会，前院长便说将实际年龄报到两岁，趁这一年多教教她。”

真相大白，所以包括连织在内，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

大概两岁，两岁半，或者大半年…她如今的生日也不过是上一任院长随意挑选的日子。人间四月芳菲，她替连织选了最吉利的一天。

希望她摆脱孤苦无依，人间恶疾。

而一年多以前，陆野要给她庆祝的也并非真正的生日。

这段经历早模糊在连织脑子里，都快成为过去式。

此刻经由院长的嘴里讲出来，活像个无依无靠的小可怜，上辈子她大概会生出自卑的荆棘丛，刺的根部中央是她柔软的肉。

但如今连织已经长出了盔甲，大概是后来遇到过更糟糕的事，成长的缺失她早看开了。

她只是低下了头，无所适从地手指反复的摩挲着纸张。

一只带有热度的手却缓缓握住她。

连织抬眸，沉母眼眶微红，藏着做母亲这些年的愧疚。

其他人沉默震惊内疚或有之，就沉祁阳几秒愣怔游离在外。

种种证据表明连织就是他亲姐姐，他脸色变了又变。

再想到西郊六星酒店大床上的一幕幕。

柔软触感还停留在他脑海，那股有可能乱*lun 的荒唐几乎要沿着他的后背拔地而起，沉祁阳下颌收紧，周身尽是狂戾之气。

他意味不明道：“她身上真有块梅花淤血？”

梁院长点头。

她说她是后来才到的青州，院长的工作忙，只帮过连织缓过几次衣服，确实有看到。

蒙太奇手法直译过来，便是用各种真实的片段拼凑出完全合理的谎言，院长小时候帮她洗过衣服，院长如今看到过她的胎记，几位护工的反复叙述。

反复几遍，连着高院长自己都对连织小时候有胎记的事情深信不疑。

胎记倒是其次，更何况 DNA 鉴定无法骗人。

这其中最为欣慰的莫过于梁老爷子，谁曾想到在商场不怒自威年过七旬的老人，如今会骤然红了眼眶。

他老了，也不会有当年对沉母棒打鸳鸯的威风。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梁老爷子面上尽是动容，“思娅，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快过来让外公看看。”

沉希难以置信看了眼梁老爷子，几乎生出几丝扭曲。她花了多年讨好却不及一份 DNA 鉴定来得亲密。

连织却未动，只微颌首算是礼貌，但明显游离在外。

像是还无法接受这个身份。

两位伯母道。

“老爷子，得让阿织先适应，突然认回父母和家人就让人改口，这不是吓到孩子吗？”

梁老爷子哈哈大笑。

“也是，是我太心急了。”

沉父此刻也退却威严，目光到神色松弛且柔和。

虽然差一道正式的检验陈序，但前几次的 dna 鉴定绝不可能作假，几乎可以算是板上钉钉。

女儿回归让整个沉家气氛松快，梁老爷子许久没有真正大笑过，他说思娅的几位舅舅要是在这知道怕是要激动坏，几个大男人就百岁那天抱过思娅。

突然一道冷淡的声音切断这温馨气氛。

“就这么认亲了？会不会草率些。”

连织抬眼看去。

沉祁阳眸子微掀瞧她，他指腹顺着打火机钢缝往上推，轻微的钢响在空中炸开。

男人兀自起身，连织还不曾反应他已经走到跟前，手撑在沙发檐上折颈看她。

男性气息陡然逼近，居高临下间，他眼睛桀亮随性，可却藏着股随时反扑的警觉。

“你臀上真有瘀血？”

连织看他那眼神，很明显再来一次机会，说不定他真会将扒光检查检查。

她顾及沉家人在这，没有发脾气怼他，淡淡道。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样？”

目光相撞，似有弓弦绷紧到极致骤然断裂的声音。

“是的话就瞧瞧呗。”沉祁阳弯唇，“咱俩一个妈生，有什么不能看？”

他眼眸深黑熠亮，仿佛真有跃跃欲试之意，连织还没说话。

沉母一个巴掌拍他后脑勺。

“说什么胡话，女儿家的胎记是你能看的吗？”

沉祁阳懒懒扯唇，坐在一旁也不再瞎扯。

“爸爸妈妈，连织真的是思娅姐姐对吗？”沉希笑意展露，“之前有人在鉴定报告上蓄谋做手脚，但这次肯定不会了。我一直都在等着思娅姐姐回来。”

二伯母道：“为了妥当起见，等阿织回来之后叫医生——”

“沉夫人。”

一声柔和的声音打断，连织缓缓抬头，她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平静下来。

其他人才发现从刚才开始，她一直没出声。

——

0.30 还有一章

0152 下卷 24，连织的控诉（修）

她转头深深看着沉母：“所以顾森佳的礼物只是个借口，您是因为得到了鉴定报告才叫我来的是吗？”

沉母点头：“阿织，我知道知道你在外面吃了很多很多苦，以后妈妈好好弥补你好吗？”

她手掌轻轻握住连织，微微眼热。

连织却轻轻抽了出来，动作虽轻但毫不留恋。

这动作把所有人看愣了，连同身旁沉祁阳。

沉祁阳眼神微眯，想看她玩什么花样。

从他的角度只能看见女人的后颈，花苞发挽得精致，脖颈纤细脆弱得仿佛一捏就碎。

连织问：“所以之前您让来给浣婧来补习，也只是个借口，您只是想找机会求证？”

沉母立即道：“是，但我也想提前和你相处，害怕骤然告知你身份吓到你。”

她点头表示了解，收拾完自己的东西，和众人一一告别后，就要起身离开。

“阿织！”

沉母立马拉住她，“我们是你的家人，你要去哪？”

连织再次抽开她的手，转头抱歉看着沉母，眼眶不知何时已经红了。

“沉夫人，我不知道什么是家人，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连织道，“是要因为你们找到了我痛哭流涕？抱着你们述说这些年委屈？还是觉得自己有了依靠从此无忧？也许多年前我有想过。”

她轻轻摇头，鼻子猛然酸涩，“可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没办法别人给一颗糖过来我就要接受。”

沉母听得更加欲泪：“我知道我们这些年亏欠你很多——”

“不，你不知道。”

顾及最基本的礼仪，连织仍然保持着温和的语气，但她嘴唇微微颤抖着，“你知道的只是你调查到的一切，你知道一个小孩独自生活很难，你想着以后回来好好补偿。”

可你却不清楚她被领养到赌棍家庭，几乎活不下来，被迫偷铁去卖钱挣生活费，遭受继父长达八年的性骚扰。”

身后所有人都惊住了，包括最为冷静的沉祁阳和沉父在内。

“阿织——”

连织却突然眼热，轻声道：“沉先生，还记得您之前在书房间过如今建筑行业走下坡路，有没有考虑过换个专业。”

但我三年前，通过自己的实力保研上菁华大的时候，这个行业还是蓬勃发展，受政府扶持，到处都是机会。”

她转而看向沉希，微红眼底骤然充满了恨意，“是您的女儿剽窃了我的作品，却泼脏水反诬陷我，学校废除我的保研名额我才耽搁了这些年。”

“时代造英雄，我跟不上过去三年的红利，所以之后得花无数个时刻去弥补。”

这骤然的一席话，沉希成为了众矢之的。

“我没有…”沉希咬牙强辩，“我没有！”

“有没有你自己清楚！”

连织也不多说，她轻轻地抹掉泪，看着沉母。

“我一直以为找到亲生父母和家人会圆满，甚至前面二十多年困苦无助时刻当成信仰和生活力量，但刚才得知我的血缘关系后竟然只觉得荒唐。”

她嘴唇微微颤抖着，泪也落了下来。

“我接受不了成为沉家的一份子，甚至在想为什么害我耽误我的人会成为我的亲人，这比让我成为孤儿还难受。”

沉夫人，我知道您找女儿心切，对您来说或许是多年的遗憾，但对我来说不是。”

一席话沉母已经泪流满脸。

连织挨个地看向沉家人，和沉祁阳对视那瞬间她眼底虽然有泪意，但炯炯发亮。

叫人想起蝴蝶振翅，阳光落在其翅膀的时候。

“或许在您，您们看到和沉家扯上关系是多么三生有幸感恩戴德之大事，但凡一丝一毫都得查清楚，生怕别人会在其中动手脚。”

沉祁阳被戳中心思，却不显尴尬。

他幽暗的眼瞳明明平静犀利，弯一弯唇却是却是化解气氛的轻佻。

像是沸腾的水一瞬间降温。

“正常核实程序而已，倒不用这么大反应？”

连织道：“沉大少爷，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人的女儿，姐姐妹妹；也没有任何理由被莫名其妙喊来，再挨个去应对谁的怀疑反复陈情，别人让我给看胎记我就要脱给他看？把我当什么？”

她面庞皎洁如月，眉眼漂亮得像一摘就得的莲花，偏偏性子能让人满手沾泥，不得好果子吃。

沉祁阳喉头滑动，漆黑的眸底深邃幽灼。

看胎记不过一时戏言，他不过动动嘴皮子难不成还能真给看，旋即又想到酒店床上的失控，当时要再流氓些也不是看不了…

反应过来在想什么，他脸色微变，怎么瞧怎么古怪。

连织却一丝一毫目光都没再给过他。

她道：“如今我过得很好，事业渐有起色，工作学习都很顺心，我不需要父母这个角色再为我锦上添花，如果前二十多年注定我们没有亲情缘分，那么以后也不该再有任何牵扯。”

她轻声谢谢沉母的邀请和善意。

说完连织就转身离开，有一瞬间沉祁阳自己都开始怀疑了，两份 DNA 的出现太过天衣无缝，这个女人性格毫不拖泥带水，又足够刚。

如果说演戏会不会太有恃无恐了？

“阿织。”沉母正要追上去。

梁老爷子阻止道：“别去，让思娅自己一个人待待，庄管家好好送她回去，这孩子之前吃过那么多苦，这段时间谁也别去打扰。”

他又道，“在此之前，希希，刚才思娅口中的剽窃是怎么回事。”

“我…我…”沉希吞吞吐吐，说不出话。

突然，沉祁阳的电话响了。

他接在耳边，不知那边说了什么，沉祁阳脸色大变。

他大步跑出正厅，连坐电梯下一楼这点时间等不了，从二楼阳台翻了出去。

“怎么了这是？”二伯母纳闷道。

然后很快便有了答案，别墅的座机响了，佣人让沉母来接听。

连同生叔手里的属于梁老爷子的私人电话，也一同响起。

沉母走到偏厅，接听几句后，人瞬间滑到在地。

“出什么事了？”沉父立即上段时间扶起她。

“妈不行了。”

沉母哽咽道，“前段时间我让大哥不要让思娅的事情告诉她，她听不得这样，结果大哥偏不听…二姐说妈病情加重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她想见思娅最后一面……”

她想出去拦住连织，然而沉父握住她肩膀道。

“放心，祁阳已经去了。”

0153 下卷 25，笨蛋

以退为进这招虽然烂，但却最有效。

这时候越上赶着，越容易让沉家人怀疑目的不纯。

连织没法消除所有人的怀疑，尤其是沉祁阳。那干脆反其道而行，在此和沉家划清界限。

之后还有验血这一关，她不能永远以退为进，这一道最后关卡是早晚的事，连织缓缓闭眼合谋着。

脑中那根弦紧绷了一晚上，她困倦之极。

庄叔道：“思娅小姐，隔层里面有拖鞋，您如果累了可以将座位调整成靠椅模式，我这边帮您升起挡板。”

连织道：“庄管家，您还是叫我连织不较好。”

庄叔默了默。

“小姐，夫人这些年都活在内疚中，您丢失后她比任何人都痛苦。”

庄管家是沉家老人，自然比一般人懂沉父沉母心意。

虽然最后一道当面验血程序还没走完，但照目前二人这态度，很明显已经将连织当成亲生女儿对待。

“不关我事。”

她赌气将脸转到一边，但庄叔见她嘴唇紧咬，很明显也并非真的无动于衷。

突然，车子猛地“嘎吱”停下。

连织身子跟着惯性往前倾，又被安全带拉扯回来，她抬头看去，夜色茫茫里，碳粉色是柯尼塞格跟飘逸似的斜停在那，逼得司机骤然踩了刹车。

车门打开，沉祁阳长腿信步过来，混混夜灯里，一张攻击性极强的脸慢慢逼近。

他甚至没有时间扣窗交流，直接打开后车门，热流一下子扑上连织面颊，混着男人低沉的声音飘进耳朵。

“下车。”

“什么？”

连织还没反应过来，男人已经倾身上前，浓眉微压侵略性十足，洁净干净的气息混着男性体味扑面而来。

她情不自禁往后退，然而身后是座椅连织退无可退。

只听得清脆一声，安全带解开了。

她腰身横贯进一只大手，直接被沉祁阳从座椅上勾了下来，扎得牢固的丸子头撞上车顶松得悠悠晃。

连织一巴掌甩上他背脊，骂道。

“沉祁阳你干嘛？”

她左手是断掌，加之学了功夫一掌拍下去沉祁阳整个后背都发麻发烫。

他后槽牙磨了磨，本就泛着血丝的眼瞳更显幽戾，仿佛燃着把火。

“我丫招你还是惹你了，每次都是巴掌伺候？”

连织以为他要打她的时候。沉祁阳却拖她胳膊往柯尼塞格里去。

“跟我去趟港城。”

“不去！放开！”

连织扣他手指，然而男人力道太大几乎纹丝未动，依然稳稳抓着。月牙深深陷进沉祁阳的手背。

血丝渐渐冒了出来。

他脸上还带着她的牙印，几乎哪哪都留下这个女人的战果。

但沉祁阳现在没心思和她算账，他黑眸幽灼，嘴唇紧抿。

“阿婆病了，她想见…见你最后一面。”

连织反应了半秒，才明白他说的阿婆是梁老太太。

“那是你外婆，不是我的！”

沉祁阳依然不放。

他一双幽暗沉戾的眼眸盯着她。

“来回港城加之探病不过两小时，耽误不了多久。”

他喉结动了动，深深看她，“有可能她也是你阿婆，别因为赌气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不去！”连织道，“在我这只有生养之恩没有血缘之情。”

她说完就要离开，奈何刚走几步就被一把扯回。

男人甚至没有靠近，只用一只手臂便将就她死死摁在车身上，手臂重压下她丝毫动弹不得。

逆光下，男人眼眸暗昧不明。

“听说你们建筑所接了新区的文旅城项目？”

“你！”连织惊怒，以为他又要威胁。

“别多想，这事根本用不着我出手。”

沉祁阳看穿她心思，缓缓勾唇，“以为十四亿项目为什么会落到你们所头上，三生有幸，天降馅饼，正副书记党争？多动脑子想想吧笨蛋。”

他手指一敲她脑门，挑衅的意味十足。

连织眼里瞬间燃起愤怒的火焰。

沉祁阳却乐了，手一松环臂靠在车旁看她。

“政府这几年在扶持新区发展，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多一分都恨不得变成水泥沙子，哪来的钱给乙方。

他们今日拖欠工程明日就可能欠设计费，有关系的建筑所是自己人不好操作，于是找你们这些毫无背景的小建筑所当替死鬼。

连织听完这话浑身一冷。

政府诚信当前，她之前根本没考虑过这个可能性。

“荣誉你们占，设计图你们出，几千万的设计费怕是十年都回不了款，有种就去告啊，法院政府是一家，拖个三百年这案子都结不了。”

沉祁阳悠悠道，“一个设计案得花你们小两年吧？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如何？”

他口气真的太狂了，带着冷眼旁观的嚣张。哪怕连织因为这种结果浑身发凉，也不愿在他面前表现出来。”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沉祁阳正色道：“等价交换，我帮你去要钱，你去港城看阿婆。”

这男人太会掐人命脉了，将别人的弱点拿捏得死死。

连织开始犹豫。

看望梁老太太本身也没什么，但她反感一直被这男人各种威胁赶鸭子上架。

“沉祁阳，去港城也不是不行。”

沉祁阳浓眉一挑。

下一秒他便被连织用指头狠狠戳了戳，回报他刚才挑衅说她笨蛋的动作，也像是给他下马威。

“但我反感别人逼迫我做什么。”

连织道，“我讨厌别人以威胁口吻随便让我去什么地方，我也讨厌明明有求于我，却还要我用感恩戴德的方式去完成！”

她咬牙切齿，又是狠狠一戳，“沉大少爷，有求于人时，你连姿态都不会放吗？”

这动作嚣张又挑衅，更像是强者对弱者的鄙视。沉祁阳核心稳，没有被戳得后退。但这动作何曾得轮到别人对他做。

他顿了顿，一时竟是稀奇新鲜。

“行，我的锅。”沉祁阳一双眼睛暗藏锋锐，却似笑非笑，“麻烦你去港城看阿婆，可以吗？”

连织一愣，没想到他滑跪这么快。

她又道：“还有，别仗着自己有张好脸就独断专心，再次重申强吻属于耍流氓，你该不会以为自己在演言情剧吧？再有下次我不介意送你去警觉。”

她不说还好真的，幽暗的柏油路，沉祁阳后脑勺瞬间发紧。

“嗯。”他喉咙滑动，眼神也莫名挪开，认亲这事一出他半分不想提这茬。

连织：“你上次威胁我的监控视频？”

“删了，唬你而已。”沉祁阳弯起一边嘴角，“就这点胆量还想在京城混？”

又嚣张，连织忍了忍。

“先说好，我去看望老夫人只是尽晚辈之宜，和沉家没有任何关系。”

“行。”

沉祁阳刚打开车门，沉母就从另一辆迈巴赫下车过来，恳切看着连织。

“阿织，当妈拜托你行不行，你暂时不想认我们没关系，但外婆病重，惦记了你二十多年，这次极有可能是最后一面。”

她脸色苍白不想让老人就这么走得遗憾，沉祁阳握住她肩膀，紧了紧作安抚。

连织认真地看着她，道：“沉夫人您放心，我会去。”

—

待会还有一章

0154 下卷 26，连织的计谋

*

夜晚八点左右， 托管在首都机场的 ACJ 350XWB 慢慢准备滑行上跑道，飞往港城。

拥有 25 个客户的客流量的空客私人飞机是世界上最贵的飞机之一，此时客舱内温度适宜，休闲区和办公区泾渭分明。

沉祁阳正在办公区听几位医生讨论两老夫人的病情，他这次去港带了几位心血管内科的权威医生，然而一顿分析后真的不容乐观。

雪茄一根一根地抽，沉祁阳抖抖烟灰，紧绷的神色明显心情不佳。

沉母坐在连织身旁，向她介绍梁家的兄弟姐妹，梁家副了四代，子子孙孙们早已开枝散叶。

到沉母这一代一共四个兄弟姐妹，沉母排行老三，大哥梁叔齐握有鸿宇集团 33%的股份，最有望坐稳继承之位。

沉母轻声道：“这是你大舅舅的小儿子梁允恒…”

连织透过平板瞧了眼，是位儒雅俊秀的男人，年仅三十。

明明三十而立，可这位梁允鸿宇集团旗下恒丰酒店的总代理人，为人干练，雷利风行，是港区娱乐新闻经常报道的富三代。

然而连织知道这位梁家大公子，却是因为最近他与珠宝大王之女郑家纯的离婚案闹得沸沸扬扬。

不仅港媒大肆报道，连着内地各新闻也到处可见。都在传郎无意妾无情，但庞大的资产足够这多假面夫妻打好几年的官司，冷处理期间都在找对方的错处呢。

沉母看她多瞧了两眼，淡笑道。

“允恒待会回来机场接我们，阿织可以认认他和照片里像不像。”

是嘛，他会来机场？

连织当下有了主意，在飞机飞上云端那刻，偷偷翻出和车子楚的邮箱，火速发了条任务过去。

此次除了沉父和沉家的两位叔伯因为公务不便来港，其他人都在飞机上，空乘乃至副机长都是梁家安排的人，很是妥帖。

飞机在云层穿行，不足一小时便达港城，停机坪上有专门来接人的商务车辆，出航站楼的时候。

连织看到了梁允恒，果真是风度翩翩。

沉祁阳和梁允恒拳头一碰，梁允恒看向沉母旁边的女孩，淡笑道。

“你是娅娅妹妹？”

连织微颌首，他说的是粤语，她只能懂听大概。

“阿织第一次来港，对这边的话还不太熟。”沉母道：“允恒，奶奶病情怎么样？”

“姑姑，我们先上车边走边走。”

几两港牌车驶离机场，沿着中环开上狮子亭，朝着太行山山顶缓缓驶去。

盘山路过后，脚下深海弯近在眼前，半个港城尽收眼底。几重岗亭之后，梁老爷子的主宅近在眼前，占地七千平方公顷，称之为展览馆更为合适。

绕过茂林修竹，曲径通幽，早有人等在主楼，西装革履的一群人，贵太太间或期间，梁家四个儿女，加之女儿女婿，三代起码可以坐上两桌。

梁老爷子和沉母简单问明情况后，梁家老三看向沉母身后的亭亭玉立的女孩。

“这就是思娅？”

沉母：“是。”

面对那么多双目光的打量，连织弯唇颌首，哪怕沉母刚才已对她一一介绍，现在也没法能挨个对上号。

头疼，梁家四代人真的太多了，旁枝嫡系更不用提。

也不容得她耽误，佣人已经将她和沉祁阳往楼上领，老太太弥留时刻，谁都见过，谁都嘱托。

就这一对心爱的外孙还放不下。

他们沿着楼梯左转，右转，绕过开阔的厅堂，连织完全迷路了

。

她踩在地毯上轻飘飘，经过长廊时，目光停留在旁边的壁画上

。

马儿太过惟妙惟肖，连织不由得手轻轻一碰。

身旁沉祁阳恶劣的声音传来。

“碰吧，卡拉瓦乔的《极光》。每年维护得花七千万呐。”

连织手缩了回来。

“思娅小姐放心，壁画老先生一直有请专门的维护师。”佣人显然和沉祁阳很熟，轻轻笑道，“祁阳少爷在骗您呢。”

连织翻白眼：“要我很好玩。”

沉祁阳没答，淡淡牵唇。

这一打岔，他眼底的阴霾和紧绷也淡去不少。

连织随着佣人进入一间卧室，偏法式的装潢，绮斯蒂亚床上的老人气息微弱，佣人轻声在老人家耳边低语着什么。

梁老太太缓缓睁眼，看到连织后眼睛微亮了。

“…娅.. 娅…”

低饱和度的海绿色房间里，纯羊毛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余一盏翡翠绿玻璃灯罩缓缓亮起柔和的光芒。

连织站着未动。

手臂突然被身旁的男人用胳膊碰了下。

沉祁阳道：“阿婆叫你，去啊。”

连织缓缓向床边走去，床上的老人哪怕极为虚弱，皱纹遍布脸上，但那股岁月沉淀下来的平和依稀可见，不难想象年轻时该是何等大美人。

梁老太太苍老的眼睛却一眨不瞬地盯着她。

“你是娅娅吗？”

连织握住她的手，蹲在床边轻声道。

“外婆，我来了…对不起，我来晚了。”她脸贴着梁老太太手背，让她感受温度。

一滴滴泪自梁老太太眼角滑落，渗进了被单。

外孙女走失是老人二十多年的心病，多年积郁成疾，本以为就要带着遗憾离开，谁曾想天佑梁家，能让她再见思娅最后一面。

老太太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哭咽。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你还活着。”她道，“可是阿婆就要走了…没法再继续看着你..”

沉祁阳站不远处看着，微黄的灯光勾得他的身影如一堵阴沉的墙。

老太太这些年都是用药吊着，能撑到现在已经算是医学奇迹，这次很可能留不住。

他骤然攥紧手，看向别处，眼眶已经湿了。

——

0155 下卷 27，保护好姐姐

梁老太太缓缓摸向身后枕头底，她艰难放在连织手上，眼里盈满的爱像个老小孩。

“知道你要来..阿婆给你留的。”

是个手绢包着的物什。

手绢缓缓展开，里面躺着个翡翠麻花手镯，通体透亮形如湖泊。

连织见过不少翡翠，然而连带着沉母手上的冰丝透玉手镯的洁净度，比起眼前这个镯子也相形见绌。

“阿婆这些年..还给你留了好多其他东西。”

梁老太太道，“不给别人..也不给祁阳，只给你...以后你要好好的...”

连织鼻头莫名一酸。

她能在沉母认亲动容落泪时毫不动容，甚至对沉父和梁老爷子的示好无动于衷，可面对老太太离世前仍惦记的真情，她真的没法不感动。

“. 外婆你不能走。”连织抓住她的手，“你还没有看着我生儿育女，你还得为我把关，外婆你知道我在外孤单了这么多年。眼光很差的。

谁对我好给我颗糖我可能就跟他走了，也不会辨别什么人品好坏，我一个人这样外婆你放心吗？”

老太太的手颤抖着，呼吸也急促。

她怎么可能放心，最最喜爱却不曾承欢过膝下的外孙女啊。

眼泪顺着连织眼眶落下，她脸贴在老太太手掌心上。

“这些年我其实在外面过得一点也不好，受了很多欺负，养父对我也不够好，后来也遇到很多看我势单力薄就坑害我的人。”

她道，“如今我好不容易找到家人，外婆你如果走了谁替我做主.. 你不能走听到了吗？”

“好，外婆不走…”

哪怕困难，老太太也一字一字。她眼里涌出更多泪，看向不远处的沉祁阳。

“祁阳…”

“阿婆。”

沉祁阳立即上前，嗓音低哑很好遮挡了话里的紧绷。

他依然那副不着调的样子，就跟多次来港惹得老太太笑不拢嘴的时候差不多。

“明天带你去骑马行不？”

沉祁阳道，“以前你多次念着，我老水你，明几个我们早上就去，这次我不食言你也不能食言。”

他瞳孔紧缩成了一个点，然后话里却仍漫不经心。

沉祁阳所在乎的人里，比起老太太，沉父沉母通通靠后。

外孙女的走丢，让梁老太太再受不住任何打击，搬去京都十多年眼睁睁看着外孙在她身边长大。

她教沉祁阳礼义廉耻，四书五经。

给他底气和力量，也让他懂得尊重和慎独。

“要照顾姐姐..”老太太将沉祁阳的手搭在连织手背之上，呼吸微弱道，“好好保护她..不要让任何人欺负她。”

手背温热的温度传来，像是滚烫的火焰碾过，干燥极有份量的触感摩挲过沿着手臂。

他手几乎比她宽出太多，只要轻轻一弯便能将她完全包拢。

柔软的触感传来，沉祁阳转过了头。

一盏余光微亮的卧室，连织也在看他，入戏一半的泪痕挂在脸上，显得有些愣怔无措。

沉祁阳静静看了好几秒，面无表情，翡翠绿玻璃灯照在他深邃的瞳仁，亮起金色的光芒。

像是一簇缓缓点燃的火苗。

“答应阿婆。”

沉祁阳：“好。”

交叠的手松开了，梁老太太得偿所愿，手也像是脱力般缓缓垂落。

沉祁阳猛地握住。

可生命如流水，连着那丝从缝隙里穿梭而过的，也渐渐流于尘埃。

梁老太太缓缓闭上了眼睛。

“老太太！”连织道。

“阿婆！”沉祁阳瞳孔一缩。

他呼吸仿佛都僵住了，胸口的冰凉彻骨在此刻化身成了椎骨痛

。

沉祁阳下颌紧咬面容抽搐，他头低着，脸紧紧贴着梁老太太的手，攥着握着，不断地收紧。

一股热泪顺着他眼眶夺落。

二十六年来沉祁阳第一次哭。

肩膀一颤一颤，连着背脊都弯下去，低泣之声若有若无，从喉咙里发出来，有如失去亲人的孤狼。

泪意决堤，他肩膀被轻轻拍了拍。

“沉祁阳。”

连织再拍了拍，“喂，沉祁阳…”

沉祁阳没动。

连织手又触了触老夫人的鼻子。

“老太太还有鼻息，真的你自己试试，还有温流。”她道，“她只是睡着了，不是走了。”

沉祁阳头猛地一抬。

淡淡白雾覆盖着老太太的呼吸管，她睫毛偶尔轻微煽动一下。

旁边连织看他的眼神像个傻逼，一言难尽。

“你可能哭早了一点。”

沉祁阳：“……”

他如戳穿的皮球骤然爆开，脑子翁地一声响，淡淡的绯红覆盖在他后颈的麦色皮肤之上，不细看察觉不了。

男人眉头一皱，本就锋利的五官给人不怒自威的威压感。

“我有哭？”

连织：“...”

*

医生来检查梁老太太的情况，说她情况暂时稳定下来，后面几天还得继续接受观察。

本来以为母亲难逃此劫，连着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沉母本已做了最坏打算，如今突然峰回路转，她几乎是魂魄归位，谢天谢地。

时间不早，沉母领着连织去休息，梁家住宅这么多年都留着思娅的房间，沉母重新叫佣人好好收拾了。

奶油色的墙面温馨柔和，正中央一张三米宽的宫廷风古典床十分梦幻，被单铺折得一丝不苟，连着床头凳都换成了最柔软的山羊绒质地。质地柔软的睡衣和各式品牌的最新款都放进了衣帽间里。

沉母本来有很多话想要和女儿说，但看连织精力不佳，很明显飞港城一趟折腾这么久她累了，沉母便忍了下去嘱咐她好好休息。

她一走，连织立即以休息为由让佣人出去，门关上后她先是四处检查房间，确保没有任何监听设备才拿出手机。

车子楚两小时前已发来回信，顺便备注一句。

【下次时间再这么紧的话，我要求加钱，加钱你知道吗？？一小时我人力物力差点调动不过来。】

光从文字连织都能感受车子楚的愤怒，她嘴角忍不住弯了弯。

两人的交流已经从最初的公事公办模式，变成了近乎盟友间的无话不谈。

连织点进她发来的文件里，几十张照片无不全方位视角记录下梁允恒在机场接到他们的时候。

八月骤雨突至，来得快去得也快，连织梁允恒举着伞端，绅士十足地轻握连织肩膀，将她送进了副驾驶那幕也拍得清清楚楚。

不得不说拍照选角度只刁钻，宽大黑伞下，男才女貌，回眸对视间仿佛能生出无限情意。

连织挑选了几张满意的，又转回给了车子楚，顺便附注一句。

【匿名投稿给各大娱乐报，注意护马甲。】

港媒面对八卦娱乐，有如蚂蝗闻到了鲜腾腾的血腥味，恨不得扒皮吸血。

其犀利老辣，角度刁钻，人肉程度之疯狂远远是内地不能比的。
。

如今正值梁允恒和郑家纯离婚之事闹得全城沸沸扬扬，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便会被添油加醋，颠倒黑白。

连织不由得开始期待，几日后香港小报会如何编排诋毁她。

*

医学奇迹全世界罕见，但不代表不存在，譬如梁老太太从一纸病危通知书，到不过两天意志便完全清醒，甚至能慢慢开始进食。

不仅是梁家上下四代，连着几位教授都直呼奇迹。

“这也是我从医多年不曾见到的情况，果然医学和经验并不能覆盖没一种病症。”

教授感慨道，“老夫人之前曾诱发过多次肺水肿，甚至腹部和胸腔都有相应积液，按理说这种情况不可逆，但这次我们重新给她做身体检查，她水肿症状明显减轻，连着下肢浮肿也较之之前减淡不少...”

教授还在接连感叹，沉祁阳却半字没听。隔着一道门缝，他站定门外，望着卧室床上的老太太。

连织正坐在旁边，翻开《茶花女》对着她，用法语轻念其中的一段故事，声音袅袅，轻柔平缓，像是一把低柔的琴抚过。

梁老太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端丽冠绝的名媛，显赫家世让她养成了孤高和目光一切的性子，这性子几十年不曾改变，喜静不爱被奉承。

除了沉祁阳从小养在身边得她关爱，她对着其他几个孙子孙女秉承儿孙自有儿孙福，处事方式淡泊如水。

可如今，这位性冷淡泊的老太太却面色祥和，时不时纠正连织的腔调，不知说到什么趣事，她反倒面色红润笑得合不拢嘴。

沉祁阳站门边看着。

日光透过细细的薄纱光线温和，也跃进沉祁阳漆黑深邃的眸子里，微微亮着光，像是和风细雨。

哪里是什么医学奇迹？

老太太这人就是个嘴硬心软的破小孩，亲外孙女丢失在外几十年，如今一朝找到，疼着爱着挂着留恋着还来不及，她怎么可能舍得咽下这口气匆匆离开。

哪怕胸腔闷着口气不愿多想，但沉祁阳也不得承认，是连织这个人，是她那番话奏了效。

人之将死，走马灯灭，若是还哽着口牵挂的气，阎王爷也不会收。

沉祁阳又转而瞧着老夫人身旁的女人。

她依然是那副刚硬的臭脾气，当面外婆背后老太太，柔顺和美的外表下谁知道骨子里比谁都傲。

他眼神未动。

然而有一瞬间密长的睫毛微抬，深黑的眸光晦暗而幽，藏着这几天不曾显露的审视和审度。

像是被擅闯领地后，所释放出来的质疑和威胁。

这扇门他未进，甚至未出声打扰。

“好好照顾老太太。”

沉祁阳只嘱咐了这么一句，便离开了。

——

知道宝们想看激情戏，也很着急进度。

但是沉家这 part 该有的流程都得过，过程没有足够的流程，证据支撑就显得装真千金很虚，bug 重重，可信力不足，宝们稍安勿躁哈。

不如先期待宋总和野子谁先出来，可以开始倒计时了。

0156 下卷 28，沉家承认连织

沉母进来的时候，《茶花女》读完，连织正在和老太太商量过两天准备回京。

原本只是简单看望，没想到老太太却渐渐好转，每每梦中转醒就要见她，生怕外孙女回家只是黄粱一梦。

在沉母央求下，连织无奈便多留了几天。

“我们系的王明教授眼特别尖，加之系里百个人学生就十来个女孩子，我让舍友帮我答到，结果他一眼就抓了出来，还警告我再有下次直接让我重修。”

连织可怜巴巴的，梁老太太情不自禁笑了，说严师出高徒，查得这么严格是应该的。

她又问：“娅娅，这次回京了，下回什么时候来看阿婆？”

连织面对她希冀的眼神，一时之间没说话。

“当然以后常常来，或者周末我经常就带着阿织过来看你。”沉母在身后说。

“好..好..”

梁老太太连着说了几声好，又从床头的古董匣盒里拿出张折子给连织。

她说知道连织在开建筑所，她这些儿孙女婿里各行各业的都有，就是没有帮老百姓设计大楼的，这行业造福于他人，她没有理由不支持。

老太太说她也想入股，这点小钱就当是赞助她的好嘛。

“外婆，这使不得——”连织刚要推脱，胳膊就被紧了紧，沉母率先替她手了。

“这点零花钱就收着，不然让阿婆看笑话。”沉母温和道，“阿婆都说了她想入股，就挑个闲职让她随便当当。”

老太太这是在变相给外孙女零花钱，薄薄的折子在连织手中却仿佛有沉甸甸的分量。

她没有再忸怩推脱，在这群人面前推三阻四只会显得小气。

试想别人从牙缝里漏出来的东西，你在这头这不要那不要，人家只会觉得你没见过世面。

只是收是不可能收的，如今身份还半信半疑，提前收钱以后只怕后患无穷。

连织琢磨着连同那个镯子一起放回屋子里。

“还记得阿婆那晚说给你留了很多漂亮东西吗？”梁老太太说她本来想亲自带连织去看，给她讲讲所有物件的来历和历史。

“但阿婆现在连床都下不了，只能让他们带你去看，喜欢什么随便拿，都是给你留的。”

连织猜出梁老太太有话和沉母说，便起身出去了。

女佣领着连织往长廊深处去，两壁繁复的雕花让人有如置身凡尔赛宫殿，连织无意打开折子瞧了眼，顿时瞳孔一震。

一个 0 两个 0 三个 0... 靠！八千万！

这位老太太是对钱没概念嘛，随便给个零花钱就比她将要苦熬两年赚的工程款还多。

然而她明显震惊早了。

女佣带她去的是小楼的珍藏室，绕过前庭和花园，小洋楼古声古色，柔软静谧的复古蓝充斥着整个房间。

港澳区这边的富豪乃至平民较之内地都信风水，水晶灯上雕有蜡烛图腾，寓意丁火兴旺。此刻在上下两层楼的珍藏室在话里水晶灯照耀下熠熠生光，像是藏宝阁。

女佣戴好手套，一一打开古董匣子。

“小姐，这是 Harry Winston94 年当季的皇室系列藏品，也是全球首枚全钻钻戒，颜色为粉钻中最顶级的 fancy vivid pink, 流转多年后在 10 年日内瓦举办的拍卖会上被老夫人以 2850 万美元摘得。”

连织：“...”

“当时她感叹若是思娅小姐还是，怕是少女初长成该是何等亭亭玉立的样子，佩戴这样艳彩粉钻正正合适，所以她这么多年一直给您留着。”

女佣再给她介绍另一款，“这支手镯来自 Buccellati 在 15 年发布的新珠宝系列 Opera Collection，当时正值春季珠宝晚宴，老太太一眼便相中……”

后面的连织已经没有心思再听，她直接叫停，以想喝咖啡为由支走了女佣。

琳琅满目的箱阁里，无一不是首饰盒和古董匣子，有些甚至装有恒温保存装置。

连织在金钱的久久震颤里回不过神，她知道梁家是港澳区第一豪门，然而云泥之殊第一次明晃晃展露在她眼前。

之前她还对老太太送的麻花翡翠镯存疑，现在也隐隐猜到了其来历。

她仰望着这上下两层的古董落地柜，澄亮炯亮眼底第一次充满清醒。

若是之前的她必定欢喜如天降馅饼，揽入囊中。但一次教训足矣，不是自己的一朝获得只会以千百倍的代价失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在这些巨额珠宝面前迷失，倒不如琢磨着怎么利用梁沉两家的权势生出她自己钱。

*

卧房里。

梁老太太问沉母，若是思娅回来，在沉家如何自处。

沉母问什么怎么自处，他们都会好好待她弥补她。

“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梁老太太靠在床头，眉头微皱，从容和蔼的脸上骤添威严。

“别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出来，娅娅这孩子明显不是自愿来这，她愿意照顾陪着我这老太婆是看在教养和情面份上，不是以沉家孙女的身份。”

沉母变得沉默。

老太太说她虽然不便行走，但眼没聋耳没瞎，已经将这个中缘由查个明明白白。

“手心手背都是肉，养条猫猫狗狗都会生出怜惜，更何况是人。

你想让两个女儿摒弃前嫌和睦相处，让沉希一句道歉就翻篇，想法且不论是否合理，但娅娅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她这么多年受的委屈诬陷，你让她怎么过得去！”

梁老太太道，“若我走失的家人是如此，我宁愿上祖宗祠堂和他们一刀两断，也绝不愿半点沾亲带故。”

她话里已经相当严厉，沉夫人心紧了紧。

“阿妈…”

老太太道：“我这条命本以半抔入黄土，是她将我唤回来的，这个女儿你不要我要！在我这里养着我事事也不会亏待了她。”

“妈，你说哪里话！我半辈子都在找她，怎么可能不爱。”

沉母眼眶骤然红了，女儿找回对她是莫大欣慰，她怎么能听这些。

老太太看她这样脸色也缓和了些，不提这茬。

她说既然要赔罪该有的流程都得有，从别人那里剽窃的荣誉怎么来的，就该怎么还回去，缺一不可。

“沉家这么多年将她当成明珠细心照顾，实属不薄。”

梁老太太说沉希早已成年，大可以在外面随便给她安排住处，没有必要再让她回紫荆山庄。

“依我看深蓝水湾那处就不错，安静宜人，再给她安排两个女佣，做什么非得让娅娅常常见她膈应。”

梁老太太不喜沉希不是血缘，是她从小就看出沉希心术不正。

七八岁时沉希打碎老太太在书房立体鎏金花瓶，她却打死不认，一口咬定是佣人打碎的，不论怎么追问都毫不改口。

那时梁老太太就对她开始失望。

沉母点头。

沉父也是如此建议的，她深思熟虑后也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

梁老太太又问前两次的 DNA 鉴定是否有任何疏漏和暗中操作。

“绝无可能。”

有过前车之鉴，国内容易有人动手脚，沉母这次分找了国外的四家不同权威鉴定机构，将沉父和她的 DNA 样本分别送了过去，甚至为了排除作假也送了庄管家的 DNA 样本。

如此反反复复，得到的答案依然是和她与沉父的亲权概率 99.99%。

梁太太满意点头。

“我想也是。”

梁老太太说思娅刚出生的时候，她右胳膊肘外侧有一颗痣，此痣大凶，梁老太太便找人给外孙女祛了，然而当时医生技法不娴熟，留下了淡淡的印子。

那印子现在就在连织右胳膊上，梁老太太反复检查过，位置一模一样。

沉母会心笑道：“是嘛？起了印子妈都不告诉我一声。”

梁老太太说那时她爱美，不允许任何瑕疵，对女儿尤是，知道了还不得闹脾气。

梁老太太又道：“依我看，既已反复确认，这 DNA 鉴定没必要再做。”

沉母不解。

老太太说思娅丢失在外这么多年，除了沉父沉母没放弃希望，谁不以为她早已遇难，如今骤然找到，欢喜是真，忌惮猜疑也是真。

比如思娅的四舅妈一家，继承权面临稀释，看到她这老太婆对思娅多有疼爱，更担心她这里的東西怕是一丝一毫都流不到她们那里去。

“你既将娅娅带回来过了梁家明面，就向外界表面她是经过你多番确认的血脉，如今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再做鉴定。

有心人在其间会不会做手脚这是首要，其次是这行为无意间向外界表明这女儿在仍你心中存疑，见了家族后仍然是不被认可的外姓人，个中原因是否不得你喜欢，乃至多次鉴定报告面前都不愿承认。

本来梁沉两家人都在看你的处理方式，结果你要再做一次鉴定无疑是在心里否认她。

她的地位取决于你的态度，但凡有一丝罅隙，你让娅娅以后面对梁家人如何自处？”

一番话，说得沉母开始犹豫。

港城徐家过往和梁家多有往来，徐家三房有个大女儿，生得秀外慧中，很是可人

。然而母亲去世后，她父亲不足三月便娶了别家，相继生下了继妹。

然而这两姐妹的待遇却天差地别，姐姐不得父亲继母喜欢，连着女佣都轻待她。

沉母多次听说，都唏嘘感叹。

如今只要一想到思娅有半分被轻贱的可能，沉母一颗做母亲的心便如油煎火烤。

她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

待会还有一更

0157 下卷 29，官宣

梁老爷子有读报的习惯，每日清晨七点各大报社的报纸都由管家放在阳台的躺椅上，透过半山腰，整个港城的中环近在眼前，太阳自长河后缓缓升起。

他享受这宁静的一刻钟，几十年未曾改变。

然而今日的报纸却没有送来，梁老爷子问过管家后，管家说是今日清晨暴雨突至，报纸被浇得湿透，已不便再阅读。

梁老爷子没有多问。

他如今大半心思都在妻子的病上，再有好转更是喜出望外。外界多说豪门无真爱，可这句话放在梁老爷子身上似乎并不对症。

他年轻时也够狂，以为阅尽繁华再无情爱，也对豪门联姻嗤之以鼻，谁曾想一见梁老太太误了终身。

下午曾外孙女来他膝下玩耍，天真地问他。

“曾外公，二奶和偷食唔抹嘴是什么意思呢？”

梁老爷子眉头一蹙。

“这是骂人的话，小桃桃别学。”

小桃桃不解：“是嘛？那为什么外面的人都在那么说思娅姐姐呢？说她——”

梁允恒赶来不及时，手立马捂住她嘴巴，然而前面半句话也早脱口而出。

旁边梁老爷子的脸已十分可怖。

他骂道：“这事我不信你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看向管家生叔，作为共犯的生叔低下了头。

...

外界早已吵得沸沸扬扬，起因是一组照片在报纸上曝光，郎才女貌雨中对视情义十足，各大报业竞相报道，这其中最损最犀利的莫过于港城娱乐报。

【突发！港城第一富豪家族梁大少与内地女子偷情，婚姻不保内幕，家纯实惨。】

旁边一张梁允恒搂着连织上车的图明明白白附着，并配有内文：

【郑小姐和梁大少离婚案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被有心人拍到机场接机陌生女人，两人雨中共打一伞，出入亲密，勾肩搭背，疑似情妇无疑，据悉梁大少离婚案期间曾多次来往内地，到底是公务出差还是私会就不得而知了。

果然野花更比家花香，郑家纯不俗容貌在野花面前仍然稍逊一筹，看梁大少如此温柔之态与法院离婚案时的冷若冰霜判若两人，难不成此女子除了容貌还有优渥之处，有容[奶]大？】

不得不说港媒极会博人眼球，三言两句煽动言论就将这段关系钉在了偷情耻辱柱上，社畜爱吃瓜，但却容易高尚道德观牵着鼻子走。前脚痛惜这段假偶天成 be，后脚就出现了导火索。

古来情感战争男人一律隐退，女人腹背受敌，更何况梁大少之帅气有钱，网友理解偷吃是常态啦。

于是一时之间连织被骂上了风口浪尖，小三，品德败坏等词语一律往她头上摠，然而这件事情持续发酵，却是有娱乐报在网上挖出连织就读于菁华大学。

【劲爆！原来梁大少偷情的这位少奶就读于菁华大学研一，和高学霸爱爱的感觉如何？】

这下引起渲染大波！

学霸令人崇拜，但品德败坏的学霸连着其聪明的脑子都能成为污点，于是连带着疼惜郑家纯的网友纷纷加入混战，超过十分二十万的内地网友纷纷口诛笔伐！

【我靠！真是丢菁华大的脸。】

【楼上，连同这个国内一流学府我都没有什么好感，丢脸丢到港区去了，人还以为菁华大不搞学术专门培养小三。】

【这个女孩和我盆友一个大学，漂亮是漂亮，但常常翘课！果然学历只是某些人的幌子】

【抵制菁华大学！】

有些疯狂的网友甚至跑去菁华大的官网留言，让其开除连织，一时之间港台内地闹得纷纷扬扬。

梁老太太渐渐好转，沉祁阳这几天不在，沉母忙着早晚照顾梁老太太，一时之间竟也无所察觉。

梁允恒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便以恒丰酒店官网的名义发了律师函，警告各大网友不要以讹传讹，然而收获甚微，不承认不解释的态度将这把火燃到了顶点。

梁老太爷都气炸了，拐杖直呼到他背上。

“你掌管酒店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嘛？模棱两可的只会让人家怀疑你心里有鬼。还敢把偷偷瞒着我，不止你还有你爸你叔叔几个，你们这些不肖子孙！”

想着那里面骂连织难听的话，梁老爷子说着又一棍子打向他。

梁允恒一边躲一边喊冤枉，他除了冷处理还能怎样，姑姑和梁家都还没有正式向外介绍连织，那轮得到他一个孙子辈的越俎代庖。

这事不过半小时，沉母和梁老夫人也知道了，医生在旁边时刻候着，就怕老太太激动之下，一口气顺不过来。

老太太道：“知道是谁做的吗？”

梁允恒默了默。

他说自离婚案开始，一直都有娱记在跟踪他随时探听消息，这次十有八九怕是他不够谨慎导致，给阿织添了麻烦。

连织倒是很平静，短暂的气愤浮于脸上后，渐渐归于尘埃。

“外婆，流言罢了，来得快去得也快，今日把我当成茶余饭后，明日也能将我忘得一干二净。”

连织道，“这些又伤害不了我什么。”

老夫人对她宠辱不惊的态度投以欣赏的目光，然而这事绝不可能就这么算。

若是就这么冷处理久了网友也许会忘，但这项污名会永远跟着连织，菁华大的同学如何看她，同事和老师如何待她？

她好不容易找回的外孙女绝不可能让她受这种委屈。

于是网友本以为这场轰动的小三讨伐案该是死死钉在了耻辱柱上，没想到傍晚就迎来了翻转，继而掀起更大风浪。

在鸿宇集团还未发表正式申明之前，梁家二房的大女儿梁爱琦混迹演艺圈多年，早夺得大满贯，社交平台超七千万的粉丝的她却鲜少发动态。

当晚，她以十几个字的介绍登顶了热搜——

[这是我亲妹妹，谢谢！]

—

今日好像含男主量为 0，明天必须出来～

晚安啦

0158 下卷 30，轰轰烈烈正名

梁爱琪是谁，大满贯里最年轻的影后，2 金像+1 金马+1 金鸡为其 29 岁添了无比辉煌的一笔，其在香港演艺圈达到鼎盛地位后并未原地踏步，而是迅速进军好莱坞，最新参演的科幻片《宇宙环行》入围奥斯卡最佳女配。

然而真正让观众和粉丝深爱拥戴她的原因，是其多年来只挑剧本不挑咖位，选到心仪的角色哪怕作配角路人甲也愿意接。

她的几个社交账号鲜少营业，连着电影电视剧的宣传都是工作室发布，干干净净得仿佛像个素人，只偶尔分享烹饪和做手工的心得，然而每条动态都是 500w+ 的点赞。

所以可想而知这条动态一发，附带了接机时连织的照片。

瞬间各大平台都爆了！

【妹妹？谁啊！是我想的那样吗？】

【等等，这亲妹妹是什么意思？】

【梁家这代除了梁爱琪，只有梁宜真，高美俊这两个千金，可从没听说有连织这号野鸡人物】

【姐姐，你不会在包庇你哥哥吧。】

【果然相比嫂子还是哥哥亲，为了压评论都认起了亲妹妹。你嫂子知道都得掘地三尺感谢你。】

【有点失望…】

【等等先别急着开喷，梁老爷子的三女儿有几个孩子来着？】

…

梁爱琪的国民度和影响力将这件事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度，然而港城第一富豪梁家的各成员一直暴露在大众视线里，为人津津乐道。

尤其互联网发达的当年，除开沉祁阳因为沉父的关系在网络完美隐身，其他几人从留学到婚姻无不备受外界关注。

如今骤然冒出个名姓透明的连织，除开过分漂亮和菁华大学的履历外，一生普普通通，大多网友被有心人带节奏，谁都不吃梁爱琪认妹妹这套。

就在网络评论两边倒疯狂厮杀间，夜间六点整，鲜少出现在观众视野的鸿屿集团将澄清告示发布到了官网上。

申明：

【鉴于近两日网络流传鸿屿集团旗下恒丰酒店代理人梁允恒，和连织女士情感纠葛一事，皆为谣传，现澄清如下

1，梁允恒先生和郑家纯女士婚姻结束和其他人无关，没有第三人插足。现今两人已就各事宜商议妥当，私下仍是工作伙伴和朋友。

2，为庆贺梁世川老先生在时隔二十七年重新找回亲外孙女思娅[连织]的热大喜讯，现隶属于鸿屿旗下的西姆连锁超市：西九龙店，中环店，铜锣湾店…内地京市朝阳店，蓉城高新区店..一共六十八家，将在 15 日 00:00-23:59 以内各大商品纷纷按一折出售，愿各大市民朋友购物愉快，按需购买。】

西姆连锁超市是港城最大的超市之一，同时拥有苏果，乐购…各大品牌的入驻，经营有大卖场，生活超市，便利商品等多元化超市。

告示一经发出，全名炸了，已经不再是是热搜和爆的问题。

热搜榜瞬间瘫痪，只看着六千万的点击量高居不下，慢慢涨到七千万，八千万..然而根本点不进去。

一小时后网络修复，各大话题铺天盖地。

【靠靠靠！我这是见证历史了吗？】

【找到亲外孙女什么鬼？】

【听不懂吗？字面上的意思，江湖小报多年前有提过梁老爷子有走丢过一位外孙女，现在找回来了呗！】

【卧槽，这种小说里的剧情是我等凡人等够看的吗？】

【感慨！果然投胎是门技术活啊，平平无奇一朝变成金凤凰。

】

【楼上别酸，这位小姐姐自身也超漂亮优秀好嘛？】

【我去，就我一个俗人一眼盯中西姆一折售吗？他的猫山王榴莲超好吃，平时大几百拿不下来，凌晨我要去排队怒抢十个。】

【还有我还有我！我老妈已经颁布命令让我全家十三口，分跑中环九龙坡，势必要将超市整个搬回来！】

【只说叫思娅，那到底姓什么，姓梁？】

【楼上，人家告示写的是外孙女，大概姓高吧。】

【…有没有可能，姓沉呢？】

….

网络具有延迟和滞后性，就在一大批港澳和内地网民经过有组织的煽动，纷纷跑到菁华大学的各大官网，强烈谴责并要求其开除连织，甚至上升到内地大学学术不正等言论。

这时，中华新青年以一则发言悄无声息登顶热搜，此时各大热搜榜都是关于轰轰烈烈讨论梁家的，他的出现突兀又奇怪，网民以为又是社交平台为政府开道，内容无聊又乏味，没想到点进去后却瞬间愣住了。

@中华新青年：少年新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绝不允许任何谣言，诋毁！

诋毁？谣言？说谁呢？

心思敏锐的网友有心想往梁允恒婚姻情变谣言上靠，然而这是国家级权威媒体，是代表中央直接发言。其份量和比重可想而知，不是不是！

这个疑惑很快有了答案，菁华大学的官博随即转载了中华新青年的发言，并留有评论。

@菁华大学：群众盲从意识会淹没个体的理性，个体一旦将自己归入该群体，其原本的独立理性就会被群体的无知疯狂淹没。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刚才纷纷央求连织退学的瞬间没了声，又一批网友涌进菁华大学官网，评论区顿时热闹极了。

【哈哈哈哈哈，乌合之众，果然牛逼学校骂起人来都不带脏字。
】

【看着好痛快，刚才那群傻逼跑来这嚣张什么呢？这是华国综合排名第一的顶尖大学，qs 排行 16，是你能诋毁的吗？】

【想哭怎么办？这才是我心心念念想考的学校，他会维护每一个受委屈的学生。】

【有论坛 po 出了连织的考研成绩，综合排名第三！全国上万学子削尖了脑袋想往里冲，除开保研只收十五个，刚才说人家普通的出来挨打。】

【就我好奇中华新青年为什么会一个学生发声吗？这可是国家权威性杂志唉，难不成真姓沉？】

【沉？哪个沉？】

【开人大代表会坐在前三排那位，具体其他的一句不能再说了。】

有心网友要深挖，然而不知评论被有心引导还是怎样，纠结连织到底出自何家的到底在少数，其他纷纷都在感叹麻雀变凤凰，同时将梁家的财力从新大肆报道了一番。

这场出轨情事演变成轰轰烈烈的身世正名，只花了短短一天时间，然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天翻地覆，经久流传，几乎到人尽皆知。

亚新建筑虽然由菁华大学很有理想的师姐师弟共同加入，但大多数人脚踏实地，家境普通。

她入股的事除了刘昊勤和周严外谁也不知，平时在公司连织更是拼命三郎，师弟师妹们以为头也家境普通，谁曾想看着各大平台的报道，纷纷惊得张大嘴能塞下一个鸡蛋。

当晚公司群里直接炸翻了，都在直呼抱大腿，刘昊勤一个诘问的消息发了过去。

【好啊你，连织大富婆，瞒得够紧啊你。】

同样震惊的还有盛芙然，红杉庄园经营慢慢上道，她正在江南京城来回跑，找第二家合适的酒庄盘下来。

这时圈里的几个朋友，连同阿九消息接连爆过来，转发了好几条问她。

【这上面说的连织，是你那个合伙人连织？】

他这群朋友平时和连织交际甚少，往好听了说是寡言少语，不好听便是没瞧上懒得结交。

不是那个圈子的，哪怕再有钱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土大款。

盛芙然表示理解，同时也不耽误她和连织交好。

她收到消息时正在坐飞机回京城，点开后几秒顿时一棒槌瞧上她脑袋，发懵后是出奇的愤怒，随之飞了条消息给连织。

【把 5%股份还给老子！当时是看你实诚才给你那么多！你这个死骗子。】

—

待会还有一章

0159 下卷 31，欢迎回家姐姐

连织第二天去看望老太太的时候，她身体有好转的迹象，已经能由人扶着下床。

老太太是个在床上闲不住的，女佣将英式维多利亚古董贵妃椅放在小楼的庭院，一颗长足三十年的罗汉松顶天立地，密麻树冠可以遮盖整个天空。

躺在摇椅上听曲，偶尔树影婀娜，是老太太最喜欢的事。

连织经女佣引导，绕进后庭院时，沉母和梁家四舅母正靠坐在梁老太太身旁闲聊着什么，旁边佣人俯下身子拿着着平板，气氛和睦，笑容间或。

“外婆。”

连织走近后，打了声招呼。

“快过来！”

梁老太太手一抬，连织坐在她身旁，贵妃椅上带着老太太淡淡的体温。

她们在瞧二十六年前给沉家两姐弟拍的白日视频，两小孩虽然是异卵双生，但大眼睛圆脑袋白嫩嫩的皮肤，真正长得区分不出男女。

旁边那位蓝色蚕丝小衣更活泼些，手脚不安分地蹬来蹬去，一看就是沉祁阳。

梁老太太说她沉母生出了双胞胎，当时不知道引起多大轰动。

梁沉两家四代都不曾遇到过这样的喜事，当时沉老爷子还在，百日宴上几乎是轰轰烈烈，京港半个圈子的人都请去了。

梁老太太道：“所以说福兮祸所寄，如果当时不曾高朋满座，闹得盛况空前，后来也许就不会被有心人盯上，你就不会被抱走。”

沉母在旁，忍不住抹了下眼泪。

她手突然连织轻轻一握，像是在安抚，沉母眼里刚绽放一点光点，连织就松开了。

梁老太太将这两母女的互动看在眼里，笑说不聊这些了，好好看录像。

当初拍摄时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大多数人刚从黑白电视转到彩电，不懂数码为何物，沉家两个小家伙已经被录影设备和 dv 机包围，从粉嘟嘟的小脚和圆圆脸蛋，无死角拍摄。

连织忽道：“外婆，我这里当时是不是弄脏了？”

梁老太太会心笑道。

“不是弄脏，是痣。”

“痣？”连织脸上有几分茫然，“可我…”

梁老太太安抚轻拍她，说起了祛痣失败的那段往事。

“所以你右胳膊这里留有淡淡的印子，细看可能发现不了，在阳光下就看到。”她道，“你要是不喜欢，可以叫医生上门帮你处理。”

连织胳膊微抬。

四舅母和沉母同时瞧见了，还真是。

殊不知连织此时此刻，心里长舒了一口气。

得亏但是她在看到梅花印记时，把虎妞的身体检查得明明白白，连脚板心都没放过。

四舅母道：“这阿织倒是和小时候长得不太一样，很明显漂亮不少。”

梁老太太投去略严厉一眼，说女大十八变，当然会越来越好看。

四舅母也不再说话。

梁老太太拉着连织的手，又道：“阿婆身体好了说不定会来京城长住一阵，到时候能在紫荆山庄看到你吗？”

老太太这是在便想问她是否接受沉家，连织低头，沉默不语。

梁老太太长叹一口气，说她老了，也没几天儿孙福可享，就想走的时候不留遗憾，她大气感情牌，连织看起来有些动容，但仍然垂首不语。

“傻孩子，儿女和父母是分不了家的。”她道，“你母亲当年听说有批儿童被拐去非洲，说什么都得去看，结果去了那边流感却开始泛滥，她接连发烧。”

梁老太太感伤道，“我当时以为我外孙女和女儿都得折了，也差点没过去那个坎。”

连织不曾得知这段往事，惊讶看沉母一样。

沉母笑说都多久过去她早忘记。

梁老太太将沉母的手盖在连织手背上。

“我知你这些年在外面受了多大委屈，过去我和你母亲甚至发下毒誓，若是能找到，只要能找到，哪怕痴了聋了呆了缺胳膊或怎样，我们都愿意，都要你回来！”

“可你却生得那样好，成长得那么棒。在我看来你这几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不如你，他们是在优渥环境按着父辈给他规划的路线去走，而你却是自己从荆棘丛里闯出来的，奶奶为你感到骄傲。”

梁老太太这番话说得太过动容，连织眼眶瞬间红了。

“别怪你母亲好嘛？”

手掌相触间，沉母也在看着她，眼睛已经湿透。

连织嘴唇动了动，很明显已经松动了。

正要说什么。

“姐姐——”沉希突然走进庭院，几步快走踉跄一滑，跪倒在连织脚下。

“姐姐，我对不起你。”她也不顾着起来，抓着连织衣袖，眼眶倏然红了。

连织心里冷笑她戏假，袖子慢慢从她指缝间扯了出来。

“我们平辈，担不起你这样跪。”

沉希哭道：“你不原谅我就不起来。”

“姐姐都叫你起来了 你这样跪不是折她的寿吗？”四舅母搀扶她起来，沉希注意到老太太脸色不虞，就跟着起来了。

“对不起，我三年前做了剽窃你设计图的事，当时王文忠是也是我在外的顾问老师，他只说有个学生交上来的废稿很有天分，我当时正值瓶颈，就私心挪用了。”

沉希泪流满面，说她已经安排了记者招待会，会在记者会上澄清一切，将所有荣誉和亏欠还给连织。

“我偷窃了属于你的东西，不敢奢求你原谅，我只希望你能和我说两句话，哪怕责我骂我也可以。”

连织看向围墙外没有说，也不能叫完全没说话。至少她看向沉希那一眼讽刺，滑稽。

像是把她把戏看透了。

眼看梁沉两家相继承认她，沉希见毫无转机，不得不滑跪，倒是比之前更聪明了。

沉希见得不到她回应，又转而看向沉母。

她说已经决定办离紫荆山庄出去住，如今她也早成年，不需要爸爸妈妈必有。深蓝水湾那里太过安逸，不适合她反省。她会自己出去租公寓。

“妈妈，我希望你和阿婆能允许我想家了，偶尔还能回紫荆山庄看看你们。我真的不想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们了。”

她说着又跪了下去，泪流满面。

沉母眼神微动，沉希一直在她膝下养着，连着出国那几年她生病了，沉母都会去看望她。

说是当成亲生女儿的慰藉，但养久了总会有感情。

但女儿好不容易慢慢接受她，沉母不愿意看着连织难过。她没有多说，只叮嘱沉希若是真想出去住，好好照顾自己。

沉希眼里略过一丝失望，妈妈最是疼她的，连着上次她犯下那么大错，沉母都只是斥责罚禁闭，从来不曾让她搬离紫荆山庄。

都是因为连织。

她心里疯狂地扭曲着，又去拉着连织手臂，说她知道错了，只求姐姐原谅。

大舅妈和二姨妈进来都在纳闷，怎么了这是。四舅妈也感叹道。

“说来希希这孩子之前也是娇生惯养，别说跪了，连碰一下都没呐。”

老太太沉了脸色。

“犯了错误就应去承担责任，你只看到她的委屈，有想过当年娅娅受委屈一个人怎么过来的嘛。”

四舅妈顿时讪讪然。

一只手扶起了沉希，沉希心中一喜，连织却平静道。

“谁害过我就会在我心里留足够的伤疤，我不求以牙还牙，但只愿日日夜夜和她再无交集，再也看不到她也不会再想起过往受过的痛苦。”

你说补偿到我原谅你为止，其他行为没看到，闹哭闹跪得这何尝对我来说不是道德绑架。原不原谅有什么打紧，只要你能原谅你自个就行。”

她的报应还没来，连织不想看她跪在这再博沉母同情。

沉希所有话都被她堵了回来，几个舅母瞬间觉得她举止小气。

怨毒千回百转间，沉希擦掉泪，只说她知错了。

“思娅丫头这论迹不论心的话到像极了年轻时候。”

连织转头看去，梁老爷子处理完集团公务，杵着拐杖走进庭院。

身后跟着管家生叔。

“来了这么多年，都没听见你叫过我一声。”几个女儿媳妇要给他让座，梁老爷子拒绝了，伏低身子看连织，

“外面哪些欺负你的人阿公已经帮你讨回了公道，眼见明天就要走了，能不能叫我一声阿公呢？”

在亲外孙女面前，梁老子的苍劲威严通通不在，变得慈爱。

连织起身扶着他坐下，蹲在他身边。

“阿公。”

她眼眶微微红，手也挽着梁老爷子胳膊。

“好！好！没想到我活着还能等到这一天。”几个好字，梁老爷子眼眶顿时热了，连同旁边的几位儿媳和沉母。

老爷子摸摸连织的脑袋，话里藏不住的骄傲。

“阿公要打算七十五寿诞那天，宴请港澳内地所有有名望的家族，将你隆重介绍给他们，让全世界都看看我丢失在外的掌上明珠有多漂亮，以后无人再敢轻贱你！”

一席话旁边几个舅母姨妈都震惊了，沉希更是。

原因无他，梁老爷子9个外孙加一个挂名养育的外孙女，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老爷子却从未在任何大型场合，以梁家孙儿身份介绍过任何人。

用他的话说，荣誉得自己挣，他给是施舍。

如今对连织却完完全全例外，到底是年迈仁慈，还是别有优待。只怕这消息若是一经发出，外界对这位外孙女在梁家的地位的猜测将会空前绝后。

沉希手指都快陷进了肉里，她苦练钢琴一年，就是想在老爷子的生日晚宴上露个面，然而话没出口便被沉母否了。

如今梁老爷子却千百倍给了连织。

她嫉恨不平，手心血都快流了出来。

突然，一阵清脆的掌声自门边传来。

连织转头瞧去，沉祁阳靠在阳台落地门在，站姿松弛而懒散，庭院深咖色的榻榻米和他深棕拼接色衬衣映衬着，衬衣束进黑裤里，更显得身形优越肩宽腿长。

然而面上虽是副流沙金磨的好模样，抬眸睨来时那股轻佻却藏不住。

“认亲的场面蛮感人，连我都动容了。外公这待遇你可从没给过我啊。”

他说着嫉妒，却并无嫉妒。就像说着感人，眼神却不是那么回事。

男人打量过来的目光很深，连织与之对视着，感觉他像是随时要翻脸，扑上来咬人的狮子。

梁老爷子：“臭小子你这些天又跑哪去鬼混了，阿婆刚好你就溜。”

“哪哪就鬼混了，阿婆好转我才走的，中间转道去了趟英国。”沉祁阳倚着门窗的手一松，漫步过来。

沉母皱眉：“你是去——”

“去什么？”沉祁阳漫不经心接话，“之前车队有些事没处理好。”

他步伐一直未停，经过他的两位舅母，甚至沉希时都未多瞧一眼。

明媚肆意的阳光里，他高挺的鼻骨渐渐清晰，转眼连织已经看他站定在她对面。

男人比她高处大半个脑袋，抬眸对视压迫感十足，然而沉祁阳却一直盯着她，目光幽幽，面无表情。

久到谁要说什么打破宁静。

沉祁阳才缓缓伸出了手。

“欢迎你回家了，姐姐。”他嘴角缓勾，后面几个字像是从鼻腔里飘出来，痞懒又模糊。

沉祁阳不仅去了英国，还转道去了趟青州福利院。得知沉母不打算再做 DNA，条条道道分析下来沉祁阳嘴上敷衍着，行动却一点没少。

可真真是哪哪都没有疏漏，连同权威检测机构留下的样本再次检测答案都相同且肯定，为防止院长说谎沉祁阳可不止一次找人调查。

连着沉父信任的天秤都倾斜了百分之九十。

连织迎着他的目光，缓缓伸出了手，碰触他的指间。

“谢谢。”后面两个字的称呼她实在说不出来。

手要抽出时却纹丝未动，沉祁阳握住了她整个手掌，干燥火热的温度覆盖而上。

连织抬头看他，男人漆黑熠亮的眸子正直勾勾盯着她，里面是与生俱来的强势和领地不容侵犯。

明晃晃写着几个字。

他不信。

—

想想梁老爷子的宴会上改请的人都请了，那是不是那个谁和那个谁都来，终于可以见面了是不是（我这算剧透吗？

这周更六休一，明天休息一天我理理后面的走向，然后改改前面不够严谨的，宝们后天见。

0160 下卷 32，霍尧身死

位于伦敦周郊的科威尔式教堂如今已然没落，七八个世纪前这里繁盛时还成作过贵族举行婚礼的地方，如今早卖给了不知哪处富豪，做后花园使用。

明明最是清净的地方，谁曾想教堂里也藏着伦敦最大的毒品储易中心。

混混安克劳十年前只是黑帮老大的司机，一朝得势后，伦敦的下游市场也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霍尧登顶教堂时，安克劳正在教训向警察通风报信的手下，一根绳索将人吊在外面，汽油跟滚水似的往人身上一倒，火柴扔上去轰地一声炸燃，撕心裂肺的叫声混着噼里啪啦人肉炸裂。

安克劳哈哈大笑。

霍尧极轻皱眉。

到底他还是儒家文化之国出来的，玩得再疯也有界限。

安克劳游戏玩完之后，带霍尧去看教堂后看他的加工工厂，一盏煤油灯下，三四张长桌两边，几十个黑人赤身裸体，将成品面粉和白粉混合，重新装袋。

霍尧眯眼瞧他，意味不明道。

“你这招够损的。”

安克劳：“没办法，伦敦毒虫多，十斤白面就这样混成一百斤还不够。”

安克劳靠着这招打通了警局关系，一半贿赂回去，牢牢控着下游市场。

“跟着兄弟一起做如何，亚洲可是个香饽饽，你不知道多少人觊觎那块肥肉。”

霍尧笑了：“我找死吗？在华国贩毒可是死罪。”

“富贵险中求！”

他志不在此，安克劳也不强求，一手拿雪茄，勾过霍尧肩膀往楼下走。

安克劳说已经打点好了，明日特西法大厦和广场在下午 2-3 点都不会有警察巡逻，其他就看他的了。

霍尧默了默。

“谢了。”

“谢屁。”安克劳说当年要不是他救命，只怕他人人都喂狗了。

安克劳是贫民窟里妓女生的孩子，因为亚裔血统受尽歧视，靠着旁门左道一路升上去，给黑老大开车后算是一条半跪着的狗。

十年前那会，安克劳为表忠心吃了好几颗枪子，逃到地下酒吧是霍尧救了他。

十六岁的少年在纸醉金迷里流淌过，什么花样都玩腻味了，竟生出滔天胆子，就在黑手党跟前将人藏匿在后车厢，借着霍家的地位和黑帮硬刚，警车都来了十几辆，僵持几小时。

还是让他安然无恙走了。

当时不过顺手帮忙，谁曾想有如今过命的交情。

安克劳知道他少来英国，自然得热情招待，他说 Hippodrome（赌场）今晚有场拍卖会，全是雏儿，准给他挑个甜心。

霍尧嘴角的弧度很乏味，显然没兴趣，不过也出声没扫他的兴。

劳斯莱斯幻影绕过教堂朝城区出发，英国风的街道和远处圣保罗大教堂在车窗勾勒着倒影。

霍尧正闭目养神。

车里的电台开着，这个时间段是海外媒体的时间，主持人用很浓重的英腔播报了一段国际最新时事。

“从叠马仔到赌场大亨，再到如今的香港第一首富的梁世川近日公开宣布，终于找到了丢失在外二十多年的外孙女，并用一折惠让整个世界和他一起庆祝，不得不说一句这就是富豪的豪横。”

大概这档新闻娱乐性更多，掺杂着另一人的笑声。

“华国有句话叫时也命也，这位中文名字叫连织的小姐是自此——”

车后座，霍尧猛地睁开眼。

他让司机重新播一遍。

“抱歉，这是时事新闻。”

霍尧也没和他废话，劳斯莱斯停下，他打个响指让街边的小孩过来，抽了两百镑轻声交待什么。

小孩拿钱立马跑远，将报摊所有报纸买过来。

“thanks, sir.”

剩下的钱全部归他，小男孩兴冲冲走了。

霍尧翻开报纸。

也许根本不用买那么多分，泰晤士报甚至用二分之一的报面来报道这件事，梁世川找回外孙女，平民女一夜飞上枝头。

随着报纸折叠，那张熟悉的面孔跃入霍尧，他眼中之愣怔来得猝不及防。

多少天没有见她？

约定好的一个月快变成了两个月，发过去的信息语音基本轮回，霍尧气上心头却也习惯，可万万没想到是在新闻上再见她。

“梁世川称此女为思娅，目前仍未公布其姓氏…”

别人不知道，霍尧能不知道姓什么嘛？

沉思娅，沉家丢失二十七年的大女儿，竟是连织。

报纸上是匆匆抓拍，却将梁允恒帮她撑伞的模样拍得清清楚楚，她抬眸含笑，有光落在她鸦羽般的睫毛上，足以抓获眼球的从容和惊艳。

她总是在变。

霍尧哪怕日日见她，可总觉得有脱皮般的蜕变在她身上日日重复。

和最初碰面那个总是不由自主驼背，面含怯懦的女人完完全全是两个人。

他紧紧捏着报纸一角，几乎是一行一行地读，反反复复，不放过她一丝一毫的消息。

他眼里似有惊涛骇浪翻卷而过，震惊诧异，复杂难懂久久不平，或许还带着一丝如同藤蔓疯长的自卑。

经过胸膛的来回震颤最终慢慢止息，眸底也如最终归于荒芜，深沉如墨。

“相识的人？”安克劳问。

霍尧放下报纸，淡道。

“不认识。”

*

20 日下午两点半，是霍企山和全球第二大钢铁企业阿洛赛的首席执行官越好谈并购的日子。

多年前霍企山已经将资产移民海外，在伦敦市中心购买价值上十亿的豪宅。

当几辆豪车缓缓停在特西法大厦，早有百米红毯铺到了广场，两旁黑色西装的男人严阵以待。

当商管家从排头的副驾驶上下来，绕过车头后恭敬打开了另一侧的后车门。

深棕色的玻璃自始至终没打开一丝一毫缝隙。

当一双挪威缝牛津鞋缓缓踩到底下，保镖们正要下车过来，然而车里的老人刚要冒出头来。

一颗子弹自楼宇间割风而来，直接爆了他的脑袋。

鲜血如同脑浆炸开，商管家瞬间晕了过去，保镖队伍瞬间如临大敌。正在这时，广场上又响起几声砰砰砰，不知道从哪冒出挥棒乱砸的一群人，人群纷纷四处逃窜。

看起来这次像是最普普通通的一次暴乱，而非暗杀。

.....

霍企山这人警惕性极强，不知是在外仇家太多还是怎样，豪宅的安保系统耗费他上亿元，出行谈合作更是带上整个保镖团队。

谁曾想这样谨慎的人，会一朝殒命在他自己最放心的地界。

霍尧坐在公寓的沙发上，二十多楼得天独厚的位置楼下泰晤士河的美景一览无遗。

他开了瓶红酒，和茶几上那杯缓缓一杯。

“爸，一路走好。”

明明该是庆祝，他眼底却无半分愉悦，眼神沉黯得半死光亮也投不进来。

部署了整整一年都在等这天。

其他地方不行，只有在熟悉的英国能让他放松警惕，可如今真的实现，他心里却无半丝欢快。

手机这时响了。

却不是霍企山骤亡的消息，而是商管家告知霍企山刚做完手术在医院。

独立病房里。

年过半百的老人右腿打着石膏，眼镜一戴倒是为他沟壑的脸上增了几分柔和。

霍尧赶到医院时，另外两兄弟也在。

“爸——”

霍企山与他静静对视，仅仅半秒，霍尧眼底的沉戾间当然无存。

“爸，您腿怎么了？”

“出门时从楼上摔了下来。”霍企山叹气，“果然人不服老不行哦。”

“还说呢爸，得亏这一摔，不然那颗子弹…我想想就后怕。”霍家二儿子道。

“子弹？发生什么事了？”霍尧转头瞧去。

眉心微蹙，仿佛对这事毫不知情。

霍昌说出了枪杀一事。

霍尧冷声：“有查处是谁干的吗？”

管家在一旁道：“特西法广场当时突发暴乱，警察正在调查，一时之间还不确定是枪杀还是暴乱。”

他可惜道：“就是张总经理救不回了，他是被一枪爆头。”

一番话说得两个儿子和霍企山心惊肉跳，霍企山连连感叹老张离开都是因为他。

“我脚受伤才临时派他去，他是因为我才做了替死鬼，他才刚刚有了孙子，只怕全家得知都是沉重打击。”

他说着一脸沉痛。

两个儿子都在旁安慰，霍尧停了几秒，霍尧拍拍他手背。

“爸，时也命也是你常说的话，那位张总注定过不了这个坎。”黯淡的光在他眼里织成了网，阴沉得叫人没法直视。

….

霍企山腿受伤，他在里斯本要谈的生意只能暂时交由霍尧。

当晚，霍企山交待了很多谈判相应的技巧，之前霍尧只是挂个闲职，这是第一次代表霍氏集团出去，两个兄弟表示父亲的偏心，皆被严厉看过来，他两纷纷噤声。

霍尧第二天坐车赶往码头的时候，车窗降下他手搭在窗弦上，脸上却是少有凝重。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霍企山绝不会将生意假手他人，更何况是推动了整整三年的并购案。

难不成是有人向他通风报信？

霍尧几乎是立即否了这个可能，他这事缜密得反复推敲，连查都查不出来。

那到底为什么？

霍尧情不自禁揉了揉眉心，感到头疼。

这次被他侥幸逃过，以后再想行动就真的难了。

刚有戾气自他胸膛一滑而过，他却猛地想起什么，突然疾色命令道。

“停车！”

刚进宽阔码头，司机还陷入愣怔。

车门已经被霍尧推开，然而他钢跳下去，车子轰地一声炸燃，火光如蘑菇云翻天覆地。

而霍尧如同破布口袋般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全身多处烧伤，连着右脸都溃烂小半。

他费力地睁开眼，气息微弱，两只手臂仍拼命往前爬着，鲜血蜿蜒成了曲折的线。

有鲜血从他额头滴落，渗进眼睛里，他在模模糊糊的视线里看向她在对他伸手，在叫他站起来。

清冷的眉眼因为怒气神气活现的，更只小狐狸一样。

她还在等他…还在等他。

她答应了他的，等他回来就和他去个地方。

霍尧打算带她去香山寺陵园，那里藏着他的亲生母亲孟礼贤。以朋友的身份也好，别的身份也好，他想告诉她，他真名不叫霍尧，他有个全心全意爱过他的母亲……

一滴泪从霍尧眼眶滑落，他刚刚颤颤巍巍撑了起来，一颗子弹而来，直击他右胸。

霍尧如同破布摔下护栏，“噗通”一下掉入海里。

——

河畔庄园里。

霍尧右腿上的石膏不在，他负手站在书房前，身后商管家在向他汇报威斯敏斯特码头的汽车轰然案，司机葬身火海，而霍尧中枪坠海。

霍企山没回头，道。

“人真没了？”

“是。”

商管家道，“那枚子弹直中二少爷右胸，他坠海时血染透海水，只是目前海域过深正在打捞中，但现在也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霍企山一时间没说话。

他仍然面无表情，但有那么一瞬间淡淡的湿意在眼角滚过。那是属于父亲短暂的仁慈。

“明天早上登报，车子突然失控，二少爷不幸发生意外身亡。”

商管家：“…是。”

霍企山又问：“夹页上的信息是谁传递过来的，有查清楚吗？”

“暂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商管家道，“纸条上的内容为机印，很可能一个月就放在你书里面了，加之监控七天覆盖，庄园人员流动。可查的范围太广。”

商管家又道，“需要查查和二少爷过往有仇怨的人吗？”

只能仇人才能心生报复，才能提醒霍企山，霍尧早有杀心，才能临危让霍企山躲过一劫。

霍企山停顿数秒，挥挥手。

“算了。”人走如灯灭，往事勿究。

——

霍尧暂时下线。

二合一晚安宝们

0161 下卷 33，开场舞

连织今日傍晚准备回京。

沉母还会在港多待一段时间，沉祁阳不知去向，梁老爷子安排表兄梁允恒下午送她。

梁老爷子虽然肯放人，然而交待给连织的任务却丝毫不少。

一个月后便是他的七十五大寿，连海市和港城隔着一条海对望，港口早托管着一艘价值二十三亿的超级游艇丽思卡尔顿游轮 Evirma 号。

为了给老爷子庆祝这场生日会，名利场该请的，梁家人都递出去了邀请函。

届时生日当天，可想而知超级游艇上是何等盛况。

而作为开场梁老爷子要介绍的外孙女，连织从头到脚，礼仪谈吐，乃至一根脚指头都会被重新包装。

早上八点她便被佣人叫醒，沉母提前预约了《Gogeu》杂志的华国区创意主编孟安娜，其不仅在各大时尚杂志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在各大奢侈品公关二十多年的经验，阅历如此丰富注定其眼光必然老辣。

时间紧迫，真丝缎面的被子由崩得整洁的模样，经过她一夜的熟睡凌乱微皱。

连织习惯自己收拾，却被笑着阻止，女佣只说这是他们她负责的，早餐在隔壁房间。

等她出门后，其中一位女佣整理的动作却渐渐停下，梳妆台的梳子上遗留着两根头发，枕头上也有。

她取下后，装进早准备好的密封小袋里。

这时连织却回来了，女佣心理素质极好，借着铺被掩饰了动作，淡笑。

“思娅小姐。”

“手机忘带了。”连织拿好床头柜的手机便离开，像是不曾注意她的动作。

转身后，她笑意瞬间淡了下来。

果然，有人还是没有对她没有放下戒心。连织大拇指摩挲着厚厚的手机壳，那里被一层卡通膜覆盖得严严实实。

谁也不知道，里面用密封小袋装着一小撮头发，大概十根左右。

血液样本不利于常温携带，但头发可以。

连织出入梁家这几天，比谁都谨慎，绝不会让他们抓到丝毫嫌隙。

到会客厅的时候，孟安娜和沉母正在聊天。两人有过几面之缘，沉母年轻的时候更是高定收藏的爱好者，在大多数名门望族仍在买和借徘徊中，她收藏的高定系列藏品已经能用整个别墅去摆放。

沉母向孟安娜介绍连织后，孟安娜礼貌颌首，直入正题。

“沉小姐，这是 Giavalli 春夏系列的 lookbook，离首发还有一个多月，所以目前并未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言下之意，连织将成为这个系列的首穿。

原则上而言，Haute Couture 无论借或者买，其都得提前 3-6 个月，尤其是站在时尚顶端 Giavalli，有严格的资产审核程序，但港城梁家不同，哪怕是普通人仰望不了的名利山峰，梁家人都站在顶端。

孟安娜觑了眼连织的身材。

很好，估计改动不大。

连织翻阅下来，繁复的工艺沿着香气飘飘的裙摆点缀。

漂亮得岂止是夺人眼球，但她穿高跟鞋一脚踩下去，礼裙旁边的珠宝工艺只怕顿时粉碎。

太糟蹋了，她也担心摔倒。

连织问有没有更简单的款式。

手却沉母握了握，沉母让她每个系列都选几件，等 pr 送上门再剔除不合适的。

作为高定顶级天花板的 Giavalli，有其存在的必然原因，红毯女王绝对夺人眼球。

女儿第一次在各大家族面前露面，沉母当然希望将最好的给她。

礼服挑完后，是专业的舞蹈礼仪老师和连织详谈这一个月安排的。

时间紧迫，她将会随着连织一起去内陆，确保每天能抽出两小时带她练习步伐仪态和舞蹈动作。

她问连织华尔兹会跳吗。

“会一点。”岂止是一点，大学这是连织专门学的必修课，当时没有太多心事，只想在各种交际场合应对自如。

“思娅小姐，这一个月我除了检验您的舞蹈外，会将重点放在您的仪态谈吐上。”她道，“根据梁老先生的安排，介绍会之后将由祁阳少爷带您跳这支舞，所以目前我先当你的舞伴。”

“？”

连织：“谁？”

“您的弟弟，祁阳少爷。”

梁老先生安排有其道理，连织终归得回内陆生活，由沉家的长孙带她能在京圈最大程度的帮她正名。

连织：“…”

这男人现在正处处找她茬，她恨不得时时刻刻避开他。

正说着，沉希从外面进来了。

“姐姐。”

要交代的都已经交待完，陈老师起身离开。

沉希笑容依旧。

“妈妈对你可真好，本以为十八岁成人礼的时候我已经很幸福，没想到在你这根本不值一提。”

连织淡淡看她：“你有事？”

沉希敛了神色。

“霍尧死了。”

连织睫毛微动。

“他在英国发生意外，尸体还没找到呢，新闻都传过来了。”
沉希眼里有淡淡的晶莹，冷笑，“果然你比我冷血，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要是知道也不知道会不会骂自己眼瞎。”

这一年沉希有去找过霍尧，他们毕竟是那么多年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沉希比起沉家更信任他。

可霍尧皆是转身不理。

“我要有什么反应。”连织反问，“他不是你的舔狗吗？”

沉希目不转睛看着她。

她问连织最开始就是故意的吧，让她身边所有东西挨个失去，宋亦洲是，霍尧也是。

“姐姐，我发现我以前就是太笨，但也没关系该失去的反正都失去了，好像也没什么可怕。”

沉希笑了笑，眼里的冷意却像海底冰凉湖水，“以后你多教教我好吗？”

她起身走了，连织漠然地看着她的背影。

怎么会都失去，你沉家养女的身份不是还在？

她拿出手机给车子楚，让车子楚密切监视沉希。

一个人的缺点可能会慢慢纠正，但习惯不会，这个人养尊处优惯了，出去绝对会找人伺候着。

*

南亚半岛高尔夫城。

规划署副署长钱嘉勤在生日这天拒绝了豪华的生日宴，司机开车带他前往南亚半岛，此次邀请系沉祁阳，梁家这位外孙每次都要搞事情，钱嘉勤抹了抹额头的汗，一时间心有坠坠。

然而沉祁阳这次真是请他来打球，一挥杆“咻”的一声，高尔夫球在空中滑过半圈后完美进洞。

沉祁阳偏头看他。

“钱署长，来一杆吗？”

南亚半岛的阳光炙烤在男人脸上，不可一世的张扬。

钱嘉勤摆手：“老了，玩不动啰。”

旁边的高靖噗嗤笑：“听说昨几个有人为钱署长提前庆生，美女香车，您老可是左拥右抱玩到四点，这还能叫老啊。”

沉祁阳也笑得有些玩味。

“看来署长喜欢重口味些，早说啊，咱这什么没有。”他道，“安排！”

“别，还是打球更合适。”钱嘉勤顿时讪讪，接过球杆打了两球。

他是真的虚汗水直冒，三十多岁为官者久了尸位素餐。

沉祁阳给旁边穿旗袍的小姐使眼色，小姐上前给他擦汗。

“别说南亚半岛南边风景倒是好，四面临水，阳光普照，是块难得的宝地。”

沉祁阳似笑非笑道，“难怪当年在这建美食城您能审批第一个通过，不得不说高瞻远瞩。”

他道，“美食娱乐城这些年的钱没少挣吧？”

钱嘉勤眼见在美人里迷失，瞬间又滑跪。

只说当时有林局长兜着，他哪有什么做不做主，领导说什么就跟着做呗。

“这娱乐城属于洪家，我们只是跟着政策走，为公民服务。”

洪帆的曾外祖父靠鸦片起家，后又将灰色产业过度到明面上，靠着在港城拿地建房产一跃发家。

地产多是吸血鬼，尤其上个世纪，一个美食城建在南亚半岛。

排出去的污水污染由老百姓负担，钱政府和洪家照收，这个美食城每年净利达好几个亿，算是洪家经济稳定来源。

沉祁阳扬眉了然：“钱署长大仁大义。洪帆那小子可不是，这些年来在内地可没少编排你吃回扣。不然民众都上访千百回了，都快拉横幅抗议了，这娱乐城就是拆不下来。”

钱署长直呼冤枉，并说此事他真的毫不知情。

娱乐城这个项目建成二十年，钱署长早就想拆，可碍于洪帆父子在内地的地位，几次三番拆不下来。

“冤枉了好人不是，给署长道个歉。”

说着道歉却无半分诚意，沉祁阳勾过他肩膀，又轻声在他耳边，“十九大才开不久，资源保护必将成为大趋势，下一位财政司长在内地耳听八风，你猜猜他首先会拿哪里开刀？”

钱署长顿时睁大眼。

都在传言下一位财政司长由内地空降，这消息难不成是真的。

高靖也笑道：“您有义气一直顶着社会压力就是不拆，拆迁名单一批批的出就是没有他的娱乐美食城，可洪帆父子出事可是第一个将你供出去。”

“钱署长，三思啊。”

钱署长顿时额头冒出冷汗。

沉祁阳在旁瞧着，该松松该紧紧，只笑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不能白请人来，宴席都安排好了，包钱署长满意。

钱署长哪有胃口，正推脱要离开。

沉祁阳却拍了拍他肩膀，桀亮的眼里温和又无害。

“钱署长太厚此薄彼了吧，洪帆一来呆一天，来我这你匆匆就要走。”

他纳闷道，“高靖，我是什么洪水猛兽不成？”

高靖笑：“哪啊，你就长着张不讨喜的脸。”

“两位公子就别拿我打趣了。”

拍着钱嘉勤肩膀的手像是有重压似的，他知道自己今天只怕走不了了。

….

沉祁阳晚上从高尔夫城出来，一脸厌倦之色。钱嘉勤还在里面关着，一伙人轮流作陪，不喝得半死是不会让他走。

迈巴赫的后座，他翘着个二郎腿，吐出的烟雾慢慢往上升腾，渗进他凛然桀亮的眉眼。

老话说三而竭。

既然要拉洪家下马干脆一次性搞个大的，南亚岛娱乐城是洪家收入的大头来源。

沉祁阳这次非得给他一锅端了不可。

车子沿着南亚岛往西环开时，司机汪唐是梁老爷子安排给他的。

汪唐递过来一份文件。

沉祁阳拿烟的手缓缓抽出后，文件袋里一共放了五个小包装袋。

分别标注了第一天，第二天…连织在太平山上住了几天，便有几个包装袋。

他捧着透明袋里的头发，数量倒不少，只是完整带毛囊的却没有几根。

不过重新检验也够了。

“确定是她的？”沉祁阳良久才发话。

“确定。”汪唐道，“女佣去房间替思娅小姐收拾时，这是枕巾和头发上遗留下来的。不过因为思娅小姐这些天常伴老太太左右，血液样本还没拿到。”

汪唐看出他明显还有怀疑，不过照祁阳少爷的做派也正常。

沉祁阳“嗯”了声，他收了文件袋暂无二话。

汪唐又道：“老爷子埋怨又见不到你人。”

沉祁阳缓缓抬眸。

烟雾缭绕下，一双眼睛晦暗野性，在等他后半句。

“他交待生日晚宴上，思娅小姐的开场华尔兹由您带着她跳。”

烟叼在沉祁阳嘴里，缓缓吐了口白雾。

他将老爷子的心思看得穿透，烟雾厚重醇烈，混着他突然一声哼笑，声音低哑。

“知道了。”

——

旧人马上出场。

之后某些章节我会试试其他太太的图片防盗，看看能不能成功

。

0162 下卷 34，美人计

连织回京后，首先便去了趟建筑所。

刚一进门，就被一个组的同事师姐妹们围成了国宝，都在怨她藏得紧，连他们都不告诉，并不依要请客。

连织笑着说抱歉，并将包里放好的红包挨个发了表示歉意。

这是沉老太太特意准备的，说在他们那逢喜事必得封一封利是，嘱咐她和同事搞好关系。

亚新建筑不仅隔三差五有下午茶，还有红包收，谁家建筑所有这等待遇啊。

等同事散开后，连织将刘昊勤拉进办公室。

“出什么事了？”

刘昊勤惊：“你怎么知道？”

“你收个红包一脸菜色，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欠你几百万。”

刘昊勤不好意思摸摸后颈，这才将近况告知。

依据规划委此次就新区文旅城和他们签订的合同规定，在设计图交付之日后分别按比例四次付款，首次的 10%款项却并未按时打过来。

亚新建筑本来也等得起，但此次正好在搬新场地时期，马上面临水电费和员工工资发放，正等着这六百万救急。

此次工期长达两年，看着同事干劲十足拿着设计图在新区来回跑，刘昊勤都不敢告知他们连首款都没收回来。

申请批款的材料连着几次被政府退了回来，皆是是以材料不足等莫须有的理由。

刘昊勤四处打听后，发现有几家建筑工程三四年都没收回款，他这可吓坏，两周内到处托关系请吃饭，甚至暗中送礼，然后收获甚微。

果然被沉祁阳说中了！

连织想，这笔款规划委起初就根本没想给他们。

“抱歉连织，我知道如今正是你找到家人的圆满时候，偏偏又出现这么糟心的事。”

刘昊勤道，“等两天我和周岩姐准备请刘副处长吃饭，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人脉很重要，之前的连织和他们一样没什么分量，但现在可不一定。

“先不用，我有其他办法。”

之前和沉祁阳有约在先，一张王牌不用她是傻子吗？

“亚新建筑收不到款还能撑多久？”

最多两个月。

两个月…

心底有了计较，连织翻出沉祁阳的微信，之前在港城加的。

她立马飞了条信息过去。

【被你说中了，什么时候去帮我要钱？】

那头好一会才回，两个字大爷十足。

【等着。】

*

前脚港城规划署副署长缺席隆重的生日宴，后脚港城财经日报便以整张报面报道了群众举横幅抗议南亚岛娱乐场。

变红的大字醒目又讽刺。

【南亚岛最美娱乐城，是发展还是毒瘤！】

全篇洋洋洒洒，用近三千字报道南亚岛居民近日群起抗议，芭莎美食城排放的污水严重，水质变质严重，都说是建造娱乐城是为地方创造经济效益，那效益到底进了谁的腰包。

都说“上有苏杭，下有南亚。”这个坐拥港城最美风景的南亚岛不过二十年便已污染严重，是政府一叶障目，还是另有隐情。

“欺人太甚！”

洪帆将手机一砸，噼里啪啦的玻璃声将屏幕前的新闻撕裂得粉碎。

“他妈的沉祁阳这是踩到老子头上来欺负，真当我沉家后继无人？”

旁边的美女看他勃然大怒想去安抚，然而得到咬牙切齿一个滚字。连同其他女人也识趣离开了包厢。

手下提醒道：“老爷子交待局势才稳定，美食城是老先生在位时批下来的，如今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沉家要拿这事做文章就由得去！”

“由他去由他去，他现在除了这窝囊话还能交待什么，再忍气吞声他沉祁阳今天敢动美食城明天就敢拿刀架我脖子。”

洪帆越想越暴躁，一脚踹翻了茶几，将手下叫来在耳边嘱咐几句。

手下犹疑：“大少爷，这不——”

“少婆婆妈妈，出了事老子担着。”

*

沉祁阳的信息第二天才发来，别的话没说，只发了个酒店的包厢。

连织也不过问到底有谁来，既然这男人承诺了必然会做到，只是今晚除了这笔钱，连织还有重要其他目的。

她特意精致打扮了一番，刷上睫毛涂上亮晶晶的唇釉，无袖黑色及膝裙的腰上绑着条亮晶晶的腰带，掐得腰身单手可握。

香槟色流苏的耳坠戴上后，连织将头发用簪子盘了起来，性感不风流却又诱惑十足。

沉祁阳发的地址在雍和宫旁的翰林书院，道明来意后，穿旗袍的服务生沿着长廊将她往包间里引。

包间里的几位除开沉祁阳和高靖，两位秘书和以为市财政部的周副主任和他侄子。

周副主任先是恭喜一番，说看新闻才知道沉家千金近日找回，岂不是圆了沉部长多年的遗憾。

“平时难见令尊，只有在这代为恭贺。”

“多些周副主任记得，多大事，牢您挂心。”

沉祁阳手里夹着支烟，靠在椅子上，薄薄的嘴唇挂着似有似有似无的笑。

这顿晚宴江涛才是东道主，他老板是央行行长，有些无法摆上门面上缴结存一般是通过他的手，

沉祁阳只是算个饭搭子，他催促连织的信息还未发出来，包厢门却在这时退开了。

清脆的高跟鞋声传来，沉祁阳身旁的位置还空着，连织走近后直接坐下。

“哦，这位是？”

随着周副主任惊艳一声，沉祁阳随之扭头，疲懒随之凝固在眸底。

他漆黑的眸子上下扫她，从她精致妆容红润的嘴唇，最后落到清凉大腿上。

顿时微眯了下眼。

连织却仿佛没瞧见似的，站起身来倒了杯酒，以自己来迟为由捧着杯。

“周副主任抱歉我来迟了，我一直敬佩你已久，先自罚三杯。”说三杯就三杯，她一滴不剩全喝。

身旁沉祁阳的脸已经黑了。

官再大难免俗，更何况面前的女人姿色绝佳，身段婉约，谁看着不赏心悦目呢？

周副主任觉得有几分眼熟，笑呵呵。

“你认识我？”

江涛笑了：“周副主任刚才不还问起阳子的姐姐，怎么真人面前反倒不认识了。”

周副主任一惊。

实在是报纸上那张照片为抓拍，连织又是精致装扮，谁也没法将这两人联系起来。

他险些摔了酒杯，连忙起身大杯回敬，只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汗水都起来了。

沉祁阳似笑非笑。

“还是周副主任更有面子，她平时习惯披着麻袋出门，哪有如此打扮过。”

他看似玩世不恭，桌上折叠成仙鹤的丝巾被他大手一抽，无意扔到连织腿上。

裸露出来的大腿遮得严严实实。

—

还有一章

0163 下卷 35，沉祁阳连织跳河

连织转头看他，无辜得很。

男人磨了磨牙，浓眉之下，锋利眼尾却藏着几许压迫，在警告她别动歪心思。

他转而笑看着周副主任，“说来你两之前还有不少交集，周副主任真忘了。”

周副主任正绞尽脑汁，就见男人擦了擦手指，轻飘飘道，“她闲不住，开个建筑所随便玩玩，新区文旅城转入亚新那笔款应当由周副主任审核，您贵人多忘事真不记得她？”

一棒又一棒，将周副主任背脊都快打弯了，他眼神恨恨朝秘书递刀子，怨人进来时没提醒他。

“是这样，近来审批的款项过多，财政部又多设了两个岗，我回去再和他们交涉交涉。”

周副主任能坐到如今这位置主要是圆滑，京城遍地是官，他打太极的功夫早已炉火纯青。可今晚连织不走寻常路，一进来就将他架在高位上。

要是让外界知道沉家大小姐盛装打扮到包厢，是为了来催款。

他这副主任怕是没脸做。

周副主任赔笑道，“沉大少，您和江涛相熟，大概也知道财政近况。我们部门不是有意要和您和沉小姐作对，是真没预算了。”

这几年财政收紧，当年支出几乎在上半年便已落定，下半年欠款往明后年挪，政府也习惯当老赖，大饼画着哪怕有人拿着合同起诉也不过是石落大海。

“知道没预算，可明年的预算款不是十一月份就下来？”

沉祁阳手意有所指，又道，“近两年建筑所说垮就垮，您的批复总得给个准信不是？挪一挪总会有的。”

他嘴角虽然弯着，然而疲懒中藏着随时要翻脸的桀骜；

周副主任连连称是，然而明年的预算也基本没了，他正要说什么，一旁安静的连织忽然道。

“周副主任您也有您的不容易，我经营个建筑所都呕心沥血，更何况你为国为民。”

她说来之前也打听过的，很多工程三五年都还没收到款，他也真的是尽力了。

“款项晚一个月也可以，只是听说明年泉映区政府大准备规模搬迁，届时将面临新政府大楼的修建，不知亚新能否在其中出一份力。”

沉祁阳敛了笑，乜她一眼。

周副主任的应承声混着酒杯碰撞，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连织桌旁的杯子突然沉祁阳手指一敲，他手支在脑袋上看她。

“这才是你目的？”

催款是其次，想提前拿到政府大楼的设计权。

男人眼神压迫性十足，连织不动声色往旁边躲了躲，弯唇。

“是，谢谢你。”

沉祁阳却不打算就这么放过她，手握上她座椅逼近了些，意味不明道。

“合着这白脸让我来当了，你倒落得个好名声。”

他真的是毫不避嫌，也对，在外他们是姐弟，讲悄悄话需要避什么呢？

醇厚的酒气混着男性气息陡然逼近，透过灯光他一双眼睛晦暗不明，隐隐有些不爽。

连织承了他的情，自然懂得感谢。

她拿杯碰了碰他酒杯。

“为表感谢，我敬你一杯。”

沉祁阳：“就一杯？”

连织不解。

沉祁阳笑意薄挂脸上，明显在找她不痛快，手曲起扣了扣她酒杯。

“刚才敬人家三杯不挺爽快的？”

“沉祁阳！”连织酒量虽好，但也禁不杯六杯白酒。

“怎么在我这就不能喝了？还有今晚是江涛组的局，你是不是也得去敬两杯？”

他眉眼压着，尽是一副咄咄逼人之态。

沉祁阳敛了笑：“美人计这一招在酒场上烂透了，但凡换个酒桌你不挨个敬一圈都下不来场，以后你打算一直用？”

“谢谢你的提醒。”她道，“我分得清楚场合。”

说着拿杯子和他一碰，还他的谢礼。

白酒下喉，连织脸转向另一边散热。

然而发红的耳廓在沉祁阳视线之内，正晶莹发着热，再往下是贴身裙包裹的饱满。

沉祁阳只一眼便匆匆挪开，手也收回。

整杯酒下肚，灼灼辣意在喉咙里肆漫开。

*

回去的时候连织坐的是沉祁阳的车，她本来在等刘昊勤来接她，然而南四环跑北四环起码得等一小时，她又没有摇到自己的车。

连织也能屈能伸，主动搭沉祁阳的便车。

车窗降下，温热的风灌进法拉利里，速度过快了，连织有些想吐。

“你慢点行吗？”四杯白酒下肚，她脑袋晕晕的。

车窗倒映着男人黑亮的眼，他嗤笑了声。

“坐别人的车要求那么多？”

他玩车习惯了，跑车也当赛车开，更何况夜晚的京城畅通无阻。

话虽如此，沉祁阳握着方向盘，缓踩油门。

然而毫无反应。

他再试了两次，依然如此。而此时车子飙上高架桥，已经达到了120。

沉祁阳猛地看她一眼。

“怎么？”连织察觉出一丝不对。

可所有那一秒的刀光戾意，随着眼皮垂落掩盖在了男人眸底，车窗灌进来的热风依旧。

沉祁阳脸上的轻佻依旧，漫不经心道。

“会讲笑话吗？”

连织：“？”

“搭车费，说个笑话来听听。”

我讲屁哦。

连织嘴唇动了动：“你知道皮卡丘站起来变成什么？”

“什么？”

“皮卡兵。”

“什么冷笑话。”

沉祁阳嘴唇牵了牵，然而大多心思根本不在这，手挡和转换档位根本毫无反应，很明显有人在这段时间做了手脚。

他目光在四处寻找避险车道，然而城市之间根本没有。

反倒是由着这条高架桥穿河后，对面是京市最繁华的地带，人流陡增。

“开慢点沉祁阳！”

接连超了好几辆车，连织坐在副驾驶心有余悸。

只听见清脆一声，连织转过头，沉祁阳将她安全带解开。

“你干什么？”

沉祁阳：“刹车失灵了。”

“什么？”连织怀疑自己听错，男人明明握着方向盘如此娴熟，连着脸上都随性依旧。

“会水吗？”

“会。”连织道，“等等你要干什么？”

“我不太会，待会你可得把我抓紧了。”

他深深看她一眼，飓风将他额前的碎发扫得凌乱，夜色里那双眼神确却是幽黑沉戾，仿佛牵张到极致。

连织不及追问，他猛打方向盘，车子撞上马路牙子那一秒整个车身都倾斜了过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河底冲去。

车里响起惊恐的尖叫声，连织呼吸都快被切断了，下一秒男人大手烙铁般箍住她的腰身，借着俯冲力道直接带她跳出了车子。

两人纷纷坠入河里。

——

今天来晚了点，晚安宝们。

明天绝对可以看见其他男主了，不是画饼。

0164 下卷 37，宋亦洲

*

洪帆今天的酒局在顺德庄，京城一半是他的酒楼，他组局是家常便饭。

没想到今天刚开场，就来了两个不请自来的人物。

穿旗袍的小姐拦不住，人直接推开包厢站门口，洪帆也挥挥手让人出去了。

“帆哥好久不见，不介意我不请自来吧？”沉祁阳对他脸上的不欢迎视若无睹，直接拉开凳子。

汪唐站他身后。

“哪的话，正想请你来着。”洪帆笑呵呵，“好些天不见，你脑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沉祁阳脑袋上打了两个大补丁，大摇大摆。

“伤着了呗，好端端的车子坠河里去，这年头流年不利。”

洪帆眼尾的弧度更甚。

他嘴角也噙着笑，拿起桌上的整瓶酒也不提倒杯，直接敬向洪帆。

“说来咱哥两长大后就没怎么碰过头，外界都传我两不和，谣言止于智者。这杯我必须得先敬你。”

他仰头一干而尽。

众人也莫名松了口气，知道他和洪帆龃龉的都知道他这伤是怎么回事，也在暗忖这沉大少是否在求和。

洪帆也有此猜测，沉祁阳这胆量也不过如此，笑意刚挂到脸上的时候。

谁曾想变故就来了，男人直接抄起桌上的酒向他砸去。

玻璃瓶混着酒液在墙上四分五裂，碎渣子飞到洪帆脸上，他还不及愤怒。

就见一道黑影撑跳过桌子，带着满身的狠厉之气，沉祁阳拎过他的衣领，对着他就是一拳。

“你他妈！”

洪帆摔在地上，正要回手，然而沉祁阳明显更快，抄起桌上的筷子，对准他的右腿狠狠往里一刺。

“啊！”

洪帆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他在疼痛之极的视线中看去，沉祁阳脸上哪还有半丝纨绔，雪亮的眼里满满都是戾气。

“帆哥！”

其他人都被这一幕吓到，尤其是见那只筷子刺穿他右腿，有人想起身帮忙

然而汪唐举着一只手枪指着他们，众人吓得动弹不得。

这圈里都是熟人，更何况多少顾忌到上一辈的地位没有人敢玩真的。

没想到沉祁阳敢掏枪这么放肆。

沉祁阳直接踩上他手，狠狠一碾。

“想玩就别搞那些阴沟老鼠的事，摆到明面上我还敬你几分，你毁我一辆车，我要你一条腿挺公平。”他俯身看洪帆，眼里顽劣狠戾参半。

“想拿我沉祁阳的命，你要得了吗？”

沉祁阳说完就要走，包厢里十几个人竟没人敢拦，走到门边时他停下脚步。

汪唐将枪交给了他。

他摆弄两下，回头看他们惊恐的模样。似笑非笑。

“玩具枪而已，不至于吓成这样。”

说着扔回包厢，转身走了。

*

九月初，亚新建筑搬到了城西口的写字楼。

于别人而言这是一次又累又折腾的搬迁，但于连织而言却是新里程的出发。她上辈子顶级的梦想只想做个功成名就的设计师，从未想过能拥有一家自己的建筑所。

如今亚新建筑只占高耸入云写字楼的半层楼，连织和周严姐在门外感叹，以后步步壮大会是何等盛况。

印象文旅城的款项虽然没有下来，然而后续连带效应非常快，一旦和政府有过项目合作，于任何建筑所就像是一张行走的名片。

很多中型项目亚新建筑也有了参与的资格，也不仅仅再做外包和修缮类工作。

不少甲方都主动伸出橄榄枝，连织和刘昊勤琢磨着开始着手招聘新设计师，同事也更勤快地游走在各大招标会中，以前瞧不上他们的，如今都纷纷过来打招呼。

刘浩勤在一次招标会上，和设计院的主管达成新合作。

是关于安瑞市外滩中心的设计，难点在于商业街+双塔的特殊性要求。

之前文旅城项目中亚新建筑有过类似的经验，于是多番考虑，设计院才找上门来共同合作。

安瑞市是华国四线城市，此次项目隶属商德集团。

商德集团上个世纪靠房地产发家，期间经历过两次破产重组，其命运坎坷，然而每次波折后资产以几十倍的市值在增加。

连织刘昊勤和团队成员一致商议后，这个项目必须接！

她这段时间明显精力完全不够用，都恨不得将自己拆成两半，工作学习业余的间隙还得去专门学习礼仪步态。

本来准备和设计院过合同那天下午，沉母却提前来电话。

孟安娜带来了年三套 Giavalli 超季成衣，想让连织提前试衣，然后根据其意见作修改。

“这三套选用立体阔形，重工珠绣的缝合，和沉小姐在 look book 上挑选那两套做工最为相似。”孟安娜道，“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连织出试衣间的时候。

沉母和孟安娜皆眼前一亮，珍珠肩带沿着连织肩膀勾勒而下，背堆叠的褶皱裙摆如同蜿蜒的湖泊。

“我果然没有看错，沉小姐适合淡雅暖绿色，秋冬系列的两件礼服在背部剪裁上更为别出心裁，届时您一定能惊艳四座。”

连织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大概这一切都是偷来的，不属于她。

明明很漂亮，比起单纯的欣喜更多的是忐忑

惊不惊艳倒是其次，拿到这张入场券后她以后的路会容易太多。

试完衣服后沉母本来准备带连织去选珠宝，然而一个电话，连织就被叫走了。

刘浩勤说商德集团的负责人想见她。

“见我，因为什么？”

进了大厦的大厅，电梯缓缓往上升，刘浩勤说是想确认他们的资历。

连织先是和设计院的张主管，同此次商德集团总经理见面。

他是个外国人，但中文流利，明显在国内待过很多年。商德集团第二次破产重组后主要在东南亚一代发展。如今再度回过建商业中心明显是想实现“小城市包围大城市”的目的。

将项目交给设计院是最为稳妥的，没想到又突然多出来个新合作伙伴。

“美丽的女士。” Bill 说他的老板听说新团队的加入，想提前见她一面。

连织愣了愣，他已经算是此次项目的最高负责人了，除了他还有谁？

Bill 也但笑不语，秘书领着连织往专属电梯那边走，连织提前询问了秘书这位领导是谁。

商德集团经历过一次破产重组后以 410 亿元被方大航空收购，后又引起债务违约打包卖给了中东某集团。

当时新闻上有传言这集团只是个空壳公司，幕后玩家不曾露面。

秘书明显不愿意多透露，只说他是位华国人，很喜欢交朋友。

连织：“那我该如何称呼他？”

秘书：“他姓商。”

商…

连织确定自己不认识这号人物，电梯到达三十九层后，开阔的公共区域放着蓝图和规划，冷色调的装潢刚让连织感到一丝熟悉。

秘书将她往总裁办公室引，整面弧形落地窗能看到京市最美的风景。

里面空空如也，办公桌上倒是摆放着文件，秘书告知连织商总还未到，先坐在这等一会，并提前询问了连织咖啡的口味。

门一关整个房间空空荡荡。

装潢最能显示主人的性格，但办公区的简介大方和陈列区的张扬很明显像有割裂。

正纳闷，身后的磨砂玻璃门被缓缓推开，随即又合上。

像是一阵气流突然而至，连带着沉稳的脚步声都仿佛踏在连织心上。

她立即起身，礼貌的笑容已经随着转身挂在了脸上。

“商总您好，我是——”

后面的话卡在了喉咙，她一时之间愣住了。

阔别一年半，记忆中疏冷又严苛的男人以另一种模样出现在她面前。这一对视她莫名想到以往无数个他进办公室的模样 该是紧绷而不舒心，要挑刺他可比别人强多。

可如今眉眼完全舒展开来。

但又好似没变。

至少一丝不苟的穿着赏心悦目得让人挑不出半分差错。

“宋...” 她仍然回不过神来。

宋亦洲注视着她的眼睛，缓缓扬起笑容。

“不足一年半，就不认识我了？”

他明显比她更为从容。

毕竟从安排这次见面，到走进这间办公室的分分秒秒他都能做足时间去准备。

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

—

抱歉来晚了，写文真的逼死强迫症患者。

明明写得很拉还要逼自己改来改去，晚安宝们

0165 下卷 38，不需要他了

—

是哪处燥烈的风自楼宇呼啸而来，连着密闭的窗户都掩不住其肆无忌惮的跌宕。窗外阳光肆漫，明明是要逐渐走向萧条的末夏。

可宋亦洲却觉得春光如此好，连带着她愣怔那一眼，落在他肩上都隐隐发烫。

“宋总。”

连织已经从最初的迟缓中回神，礼貌淡笑道。

“好久不见了。”

男人走过来时笑容依旧，目光虽专注，但语气却像是在轻侃。

“怎么不叫宋亦洲了？”

连织也跟着他坐下。

“一日是老板，当然终身是老板，我可不敢造次。”

她莞尔一笑，目光仍然澄澈明净，可已经懂得将某些话四两拨千斤推回来。宋亦洲指间微微抖了一下，面上倒平静窥探不出任何。

秘书端来两杯咖啡，放在宋亦洲面前那杯黑浓醇厚，漂浮着三块浮冰和半片柠檬。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习惯…

连织恍惚了半瞬，恍然想起当他秘书的那一年，无数次推开门他总是坐在办公桌后，她端着咖啡上前，他习惯性将手给她，任由几根手指卷起他的袖口。

冰凉触感如藤蔓缠上来，明明喝咖啡是为了专注提神，可显然驱不走那股心痒。

他显然也记了起来，抬起眼眸，眼里像是燃起了有温度的火苗。

隔着张茶几，两人的目光如同丝线交缠而过。连织视线躲了躲，看向窗外去了。

“这一年多过得怎么样？”他问。

“还不错。”她喝了口咖啡。

宋亦洲微笑：“半月前我可轰轰烈烈听了你的故事，介绍会邀请函都收到了。”

他说的是梁老爷子登报承认外孙女的事，整个华国怕是家喻户晓。

连织略尴尬，又带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去看他的神情，男人从容淡然，只有恭喜没有猜忌。

看来沉家大小姐有胎记的事宋亦洲也不知道。

她松了口气，又微微囧，只说这事她也才知道，得知具体情况的时候震惊绝不少于他人。

宋亦洲问：“找回父母和家人开心吗？”

连织讶异看他。

别人知道后都是迫不及待恭喜她，觉得是天降馅饼的大好事。只有宋亦洲这么问。

“当然开心啊。”

“真的？”他仍在看着她，明亮阳光映着他黑瞳里，仿佛要走进她心里。

连织避而不谈这茬，说秘书带她上来的时候说集团总负责人姓商。

“商勤之。”

宋亦洲道，“集团法人的确是他，但这个项目需要宋氏一起参与。”

连织犹豫了下，问道。

“宋总，在设计院找到亚新建筑合作之前，您是否一”

“我是否怎么？”

宋亦洲看她戒备那样，微微莞尔，“是否提前知道你是亚新建筑的股东兼老板，所以提前用这种方式来找你，我像是这么昏聩的人。”

他道，“这次安瑞外滩中心商德早属意和设计院合作，只是洽谈过程中他们说此前亚新建筑在曲线新艺术风格上此前交过一次完美答卷，所以他才找上你们。

我恰好回国，得知你也在其中，故人重逢总要见一见的不是？”

他话里太天衣无缝了，连织被看穿也不想尴尬，抿唇淡笑道。

“抱歉宋总，可能亚新像个才会走路的小孩。骤然有机会飞奔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更担心实力不够突然夭折。”

她是真的和在蓉城时完全不一样，不刻意藏拙，也不用反驳来掩盖心虚。

只静静坐在那，以一个合作方该有的姿态。

宋亦洲看她半晌，淡笑道。

“实力不够更像托辞，不过到时候亚新要出半点纰漏，我可以提前将你们踢出去。”

连织：“提前踢人要付百分百的违约金，只要宋总愿意给。”

宋亦洲笑了，连织亦然。气氛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松快。

他也没说其他的，只起身缓缓朝她伸出手，微微弯唇。

“未来一年合作愉快。”

连织凝着他宽厚的手掌，也淡笑着回握。

“合作愉快。”

男人手掌干燥而温热，微用力握她那一下，热度沿着手掌覆上连织手臂。

她手心莫名发麻。

握完他却没松，似笑非笑地调侃道：“未来这一年国内国外估计跑的不少，身边人不会有意见吧？”

和语气不同的，是他眼眸直直盯着连织，像是要看进她心里。

连织道：“当然不会，男朋友和父母都很支持我。”

她用一切方式地将他有意无意的试探推了回来，像是要竖起万重隔阂。

冰块氤散在冷咖啡里，四处炸裂的气泡层层叠叠往外涌，宋亦洲刚喝了口，现在口腔里发苦发涩。

短暂交谈后连织便离开了，她这段时间在学业公司之间无暇分身，宋亦洲也并未过来挽留。

她咖啡只喝了几口，如同旋涡般的深棕色在阳光落进来时更显浓稠。

宋亦洲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脚下高耸入云。

他手里拿着的是连织刚喝的那杯咖啡，指腹轻轻一抹杯壁上的红印。

“我就说你大老远从中东回来干嘛，原来是要见她。”

项宇轩推开磨砂的玻璃门，靠坐在办公桌上，“宋总当初你可瞒得够紧呐，难怪那时候和你换个秘书你一副黑脸模样。”

宋亦洲淡淡道：“我有必要向你报备？”

“行行行我算老几，不过你大老远安排这一趟就是为了让她的名正言顺到你面前，放不下就重新将人找回来呗，我不懂搞这套伤春悲秋做什么。”

宋亦洲一时间没说话，明亮光线自正面玻璃而来，衬得他瞳孔愈发深黑。

“我放弃过她。”

项宇轩愣了。

“当时情况不同，如今宋家已经没人能____

“不是这个理。”

他喝了口咖啡，就着连织刚才触碰过的地方轻轻一抿，心口却是微微撕裂般。

一丝后知后觉的痛漫上来。

感情只有一次，当时不曾雪中送炭，如今又何言锦上添花？

至少宋亦洲看得明白。如今的连织，不需要他了。

0166 下卷 39，陆野

*

省委大楼。

自上一位省长调走后，其常委院里别墅便一直空着，贺仁来调任后拒绝别人大肆再建的提议，打着节约资源的由头直接搬了进去。

当时官场上的人都赞其不拘小节，是个真正为国为民的好官。

周五不开会的清晨，他就习惯早上起来看看报喂喂鸟。

院外岗亭的道闸杆抬起，一辆普拉多沿着松竹茂林的大道缓缓绕了进来。

身后传来脚步声，贺仁来却是头也不回。

“回来了？”

“嗯。”陆野没多说，拿起边上的鸟事放进鸟笼里。

“城口区的百姓反应如何？”

“闹事的该抓抓，冒充公职人员执法我让人挨个带回审问。”
他淡淡道，“省厅提前联系了媒体，火灭都冷静了，一旦没有主心骨支撑，喊口号那些都怂了承认自己是被怂恿。”

他放了份文件在旁边石凳上，算是此次报告的最后总结。

贺仁来皱眉：“依我看还是有些鲁莽了，此次几个退休的干部牵扯其中，有没有想过他们若是在现场出了什么好歹该怎么交代？”

旁边一阵沉默，男人安静地喂鸟，眼神不冷也不热。

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处理方式，贺仁来也不多说。

陆野这时却道：“是不好交代，所以行动之前我让人将这三位老警察长请到宣传演讲，十二个小时轮流看着。”

贺仁来大概是没有料到 he 也会变通处事，缓缓笑了。

他又问起了在国外追踪江启明的具体情况，省厅那边明显对陆野调配过多警力在国外有些意见，然而小半年过了陆野意见照听，兵卒却是一个不少。

贺仁来问人找得如何。

六个月前曾追踪到一通来自墨尔本的电话打给江仲鹤，待要审查时却发现石沉大海。陆野怀疑警局有内奸，于是派出去的再多警察不过是幌子。

这事陆野不欲多说，喂完鸟食后他靠在旁边树上，磕了根烟出来。

淡淡的烟雾从他唇间溢出，磅礴飘逸。

“一个月前有人在美国某酒店看到过他。”

就这么一句，没有具体城市和地址。

贺仁来也不多问，他又道：“这周末有没有什么安排？”

陆野缓缓抬眸，黑亮的眼睛等着他后半句。

贺仁来道：“港城梁老先生这周日的生日晚宴邀请函已经送来了，我和你爷爷都没时间。”

一截香灰猛地断裂，不知道燃烧过快，还是主人的无意一手抖。

陆野道：“下周有个演练活动，我提前带他们熟悉熟悉。”

“每半年一演习还需要熟悉什么，这事还需要你去带那说明你这副局当得不称职，不懂得调配人手。”

一席话将陆野的说辞完整地堵了回去，贺仁来道，“再说诗沉跟你去边西为你挨了一刀不说，你服务期延长她也无怨无悔地等着。

她既然喜欢热闹，如今这个机会你正好带她出去走走。”

陆野不接话，烟倒是没停。

缥缈的白雾将他的轮廓勾勒得愈发冷硬，边西一年不是白待的，他瘦了也黑了，像是长出了铜墙铁壁。

贺仁来看他几秒。

“怎么，还没放下？”

不怪他有此疑惑，一年半前陆野回蓉城一趟，便一改当日的坚决，接收了调令。

贺仁来当然知道因为什么，只是陆野脸上神色看不出任何。

瞧不出情伤，也更看不出被背叛过。

他只是愈发变得冷硬，连同昔日不多的痞气开朗都烂在了骨子里。

陆野笑了笑，不痛不痒道。

“放下什么？”

贺仁来看他这样，也知道自己是担心太多了。

*

普拉多沿着宽阔的市区公路开回了市公安局。

沿着政府大门进去，下班的警员纳闷大晚上看到他，叫了声陆局，也有相熟叫野哥。陆野淡淡“嗯”了声，径自往三楼走。

其实最初这声副局叫得心口不服。

都说边境历练是太子爷升迁的捷径，更何况几乎连跳三级的陆野。没人知道 314 缉毒案时他几乎在边西死了一遭。

只知道他有个省长父亲，私下里没少不服。

再者叶部的孙女隔三差五来警局看他，浓浓情意都快写脸上，有个省长爹，婚事门当户对。

众人对这位新上任的关系户很是不满。

然而陆野任职后，二话没说埋头办案。

他不搞权利中心化，也不收心腹，不讲官道，只一个连环凶杀案便让众人心服口服。

陆野回到办公室后，满室昏黑。

他并未急着开灯，而是坐在办公桌后，任由一盏台灯自红木桌上如圆灯笼似的缓缓亮起。

窗玻璃外夜色四合，茫茫扑上来，更衬得这桌边一隅灯火微弱黯淡。

桌上放着的是梁家送来的邀请函，蓝底金边，小楷行云流水，门外是来去匆匆的脚步声。

陆野独坐了一晚上。

直到清晨天光大亮，他按下开关，通明的灯光骤然熄灭下去，彻底沉寂在这个房间。

门打开，新的人进来。

是叶诗沅，她看到陆野后，月牙似的眼眸弯了弯，连着雪白的脸上也浮现出一抹红润。

“我就知道你在警局，陆野哥你不会又熬了一晚上吧，简直把这当家了。”

陆野淡淡牵唇。

“这么早怎么来了？”

“贺叔叔说你同意今晚陪我去连海参加宴会了，我当然得提前来堵人。”

叶诗沅道，“专柜送来好几套礼服，我挑得眼花缭乱了。

听说梁老先生还要专门介绍他的外孙女，今晚去赴宴的漂亮女孩肯定特别多，我才不要被比下去。陆野哥，你帮我去参考一下可以吗？”

她眼睛眨眨，可怜巴巴的。

仿佛下一秒就要攀上他脖子摇啊摇。

这眼神能带出很多回忆，陆野看停了两秒，那目光又深又黑。

“走吧。”

门一关，过去留在房里，他继续往前走了。

——

明天好想休息 但是又好想写完宴会重遇。

陆野出来了，三个男人开始扯头花。

这一年里连织和野子身边都有其他人了，写着居然有些难过。

没有谁是非谁不可，如果有那必定是经过失去后的煎熬挣扎和放不开，才会认清自己真的非她不可。

野子不是渣男，宝们继续看吧，他后半部性情可能会变一些，大概成了狼狗。

谢谢宝们关于文章提的建议。

0167 下卷 40，宋亦洲沉祁阳互呛

位于淮宁半岛南岸的连海湾内，是太平洋西海岸面积最广的多功能深水大港。

除开特定的贸易区域，港湾主人很早就以天价的租金分租给了全世界的富人，成千上万的游轮帆船停泊在港口。

傍晚落霞之际，古茶色的巨型建筑气势磅礴，在五点整巍峨的水晶灯骤然亮起，从港口瞧去，有如倒映在深蓝海面的巨型火花。

私人游艇是各地富豪的象征，梁家也有。

然而此次梁老爷子生日晚宴邀请的客人远远超过全世界最大游艇的载客量，于是梁家在提前几年便命人打造了一艘堪比丽思卡尔顿 Evrima 号的游轮。

下午六点左右，便有直升机在空中盘旋，间或停在游轮的前后停机坪，身着华服的客人登船时宛如蜿蜒的长龙，由专门穿西装的侍者引其进宴会大厅。

哪怕窗户已经经过特质处理隔音，然而直升机自窗边不断飞过，可想而知这场宴会的盛大。

即使已经做足心理准备，然而连织还是胆怯了，她那瞬间的睫毛轻颤让化妆师再次温声提醒她放松面部。

此次沉母邀请的化妆师和造型团队来自世界著名的化妆品公司 LAURA Mercier，最擅长根据人的面部轮廓和五官打造最适合的妆容。

连织头发达不到造型的长度，几个造型师在帮她重接。

手机这时突然几声震动。

连织以去卫生间为由暂停了化妆。

门严严实实的关上，她才打开手机，是车子楚发来沉希的最近动态。

娇贵了半辈子，她果然吃不了苦，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沉母给她安排的深蓝水湾。

连织早就猜到了，也早打了一笔钱到那两位佣人的卡里，她需要有人时时刻刻帮她看着沉希。

【另外，她似乎这段时间多来往青州，在查圣元福利院二十多年前小孩的具体身世。】

连织眼神微顿，福利院…

沉希不相信她的身世，在重新确认？

她也没说其他，只回了句。

【让她查。】

出卫生间的时候，孟安娜也到了。

此次原本帮连织准备的高定薄荷绿礼裙在运至游轮上时发生一些意外，于是临时换成备选的同系列春夏藕粉色礼服。

然而这颜色极为挑人，深 V 的后背和前胸更是前所未有的大胆。

孟安娜其实挺怕出岔子。

礼服上身的那一刻，偌大化妆师寂静了好一会。沉母进来了，看着她有没说话，直至眼里充满泪水。

“可惜你外婆因为身体原因来不了，不然她肯定除了看着你以外，都不愿挪动眼睛。”

“我有给外婆拍照片。”

连织还是不习惯叫妈妈，沉母也不介意。

大概是头上的皇冠价格太为恐怖，连织连面部表情都不敢多做。

“紧张吗？”沉母问。

当然。

她哪怕面上摇头，可发汗的手心骗不了人。

连织站在偌大镜面前，审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一笔一勾勒都远远超越灰姑娘南瓜马车的奢华。

现在她得到越多，以后就有可能摔得越惨。

她的行动得更快才行。

*

宴会大厅里，完全无法想象的浮华世界，衣香鬓影，穷奢极侈。

超千平的宴会厅沿着五楼的旋转水晶楼梯而下，穹顶之上重新绘制了新的壁画，仅仅因为梁老先生听连织无意一句卡布奇诺的玫瑰很漂亮，从肯尼亚专机运回的卡布基诺玫瑰起码好几趟。

而连织要走下来的那条阶梯，更是选用大口径的弗洛伊德如花海般铺成其间，一路蜿蜒到高台。

为了这场宴港口提前拉起森严的警戒线，陪着大腕来参加晚会的的多有名流巨星，小有名气的演员，都在暗暗惊叹梁老先生对这位外孙女可谓得天独宠。

“不会是为着抬高身价后 将这位外孙女送出去联姻吧？”

“梁家还用得着和谁联姻？依照其现在的权势子子孙孙哪怕在功劳簿上躺平，财富也会越生越多。”

张姓女星手指竖唇提醒轻声，又遥指弧形落地玻璃前，深棕色雪茄椅旁一群风流倜傥二代里也相貌优渥的男人。

“更可况你看那位也在。”

“谁啊？”她询声望去。

男人一身米白色西装直肩阔背，重工珠绣点缀在肩膀上，白色西裤包裹着两条笔直的长腿。

这身穿着明明该如谦谦玉润公子，但偏偏眼尾耷拉着，给人不可一世的颓懒。

“他啊，是想找傍家的女人都避之不及的人物，但偏偏飞蛾扑火的又在少数。”

张姓女星笑她连这也不知道，也不打算告知。

这个男人冠了“沉”姓，就代表着能凌驾于一切的王权豪贵之上。

沉祁阳有多目中无人她是早有耳闻，关于领养妹妹的从小到大所有宴会，他从不参加，相当于在京圈明确昭示不欢迎个人。

如今他愿意来，只能说明梁沉两家对这个孙女有多重视。

这场宴会该请的都请了，包括沉祁阳在英国就读的伊顿公学的的朋友，里面多是各国贵族和首相的后代就读。

其中有为叫 LEO 的印裔美籍男人，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的少东家，夸赞了连织一番后，毛遂自荐问沉祁阳觉得他怎么样。

沉祁阳手里转着个打火机，轻轻一推发出轻柔钢响。

他似笑非笑。

“什么怎么样？”

“外貌，人品，乃至对另一半的风度。” LEO 说他们朋友多年，很适合成为一家人。

这是把主意打连织身上，想当他姐夫。

沉祁阳眼神上下扫他，唇角勾出一丝玩味。

“别的都还行，老子讨厌咖喱味。”

印度人最爱咖喱，一句话棒打鸳鸯。

Leo 鄙视：“你受不了，不代表别人受不了。”

沉祁阳笑了：“不好意思，想进我家门得问我的意见。”

他凛冽的眉目骤然舒展开，一如既往的狂。

旁边江涛顶了下他胳膊。

“阳子，你看谁来了。”

沉祁阳转眸，笑意顿时收敛，一双眼睛漆黑幽沉。

大厅灯光下影影绰绰，宋亦洲正在他人的引荐下和人握手，笑意淡淡挂于脸上，是礼貌的，也点到为止的。

这两人打小的龃龉江涛早有耳闻。

若说什么越不过的障碍，于沉祁阳这样的人铁定没有，然而总有一些碍眼的绊脚坎。

宋亦洲于沉祁阳便是这样存在，一拳的仇太小不值得专门报复，传出去只会叫别人说他小气。

然而越不计较，便越隔应。

江涛正要调侃两句，身旁的男人已经起身，如参天大树朝宴会厅走去。

“宋总。”

拖着腔调的散漫声在身后响起，宋亦洲回身，颌首一笑。

“巧了，你这两年过得如何？”

不怪他如此发问，前一年他在蓉城沉祁阳在国外后。

沉祁阳回国后他又去了中东。

“好得很。”

沉祁阳眼尾藏着几许锋利，却弯起嘴角，“倒是你七八个国家来回跑的大忙人，之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今儿怎么得空前来。”

宋亦洲淡笑：“你梁家的邀请函都遍布五湖四海了，我总得给老爷子面子不是？”

“面子这话太虚。”

沉祁阳慢悠悠道，“是还没忘记沉希，要我这做哥哥的帮你牵线搭桥否？”

宋亦洲有多膈应沉希他当然知道，隔应几十年还得装着。

果不其然男人脸上的笑意瞬间淡了，眼神微冷看他。

“沉少爷大忙人，这事真不牢你挂心。”

他和沉希的婚约要没有沉祁阳这些年暗中推波助澜，根本不会牵扯这么久。

两人本就是面上朋友，如今夹枪带棒，连表面的平和都快维持不住。

一个看似随和野性，却要随时扑上来咬他一口，另一个眼神漆黑，压迫暗藏期间。

周遭温和的氛围都开始降温。

“这点小事怎么会挂心？”沉祁阳弯了弯唇，凉意瞬间烟消云散。

“再说当你宋亦洲的舅子我挺乐意。”

宋亦洲没再说话了，几秒后那笑容淡淡的，又带着他看不懂的意味深长在。

“借你吉言吧。”

0168 下卷 41，我叫沉思娅（下章我 26 日早点更）

他前后落差如此，沉祁阳也他一眼，眉头无意识轻拧。

刚要去探究宋亦洲话里的意思，佣人上前在他耳边轻语，把人叫走了。

人一走，宋亦洲微冷了脸色，连一贯的商业礼貌都维持不住。

旁边有人叫了声宋总，然而他还不及回头，就有一道靓丽的身影撞上他胸膛。

宋亦洲伸手扶住她胳膊，也提前阻止女人落入他怀中。

酒水溅在地毯，也少量落在男人银色西服上。

“对不起…”

叶诗沅脸上满是歉意，“宋先生，要不我重新赔你一套好嘛？”

像这套纯手工西服染上有色液体，弄脏基本就毁了。

宋亦洲收回手，淡淡颌首。

“没关系。”

京圈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宋家如今掌权人叶诗沅自然也曾听过，只是不曾深交。

没想到这位男人的良好修养和她想象完全不同。

她眼底刚浮起一丝真挚的笑意，就见陆野长腿信步，从宴会厅二楼下来。

他背脊笔直，在人群中散发着强烈的气场，更何况浓眉下一双眼睛亮而黑。

“野哥。”

她手抱歉地挥了挥，陆野眼神定格在她脸上，看着她道。

“怎么？”

“我好像又闯祸了。”

她不自觉鼓了一下脸，指指手里的杯子，有些难为情。

一个“又”字足以可见她对自己冒失的了解。

陆野眉头动了动，目光随之落在她对面的男人身上。

“刚才我不小心弄脏了宋先生的西服。”随着她的嘀咕，宋亦洲也转身看去。

冷色调的灯光略过他沉稳平静的脸上。

是不经意的，淡淡的，连带着一丝蜻蜓点水的漫不经心。

宋亦洲似乎察觉到了一丝戾意，连着他包裹在袖子里毛孔都骤然扩缩，那是他练格斗多年面对危险的下意识。

可他不确定这股敌意从哪来，更不确定是否来自对面的陆野身上。

陆野只是安静地看着他，对视的那几秒，他脸上半丝表情都没有。

可他手臂的血管都绷紧了，仿佛野兽要随时跃然而起。

就在这时，灯光骤然暗下去，辉煌的水晶灯像是在一瞬间归于沉寂，像是骤然熄灭的烟火。

梁老爷子杵着拐杖，在管家的跟随下缓缓走向高台，他苍老脸上挂着平和的笑，那是不曾在外出现过的温和，像是退却商场上的精明强干，杀伐决断，今天只是个普普通通过生日的老人。

高台下众人谈笑声瞬间消匿，目光自带几分敬畏。

梁老爷子从容握着话筒架，笑道。

“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我这个半截入土老爷子的生日宴会，很不客气的告诉大家，之前英国商报提及一半的欧洲人想到我梁世川，都纳闷这人不早驾鹤西去，都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活着。”

台下倏然一阵和善轻笑，老爷子道，

今天我们不谈商业有关的方方面面，更不论过去的纷争，这只是个简简单单生日介绍会。”

他感叹道，“我本以为就这样带着遗憾入土，没想到老天还是眷顾我梁世川，在我年将七十五这年，终于找到我失散二十六年的外孙女，外界都知我不轻易阔论后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切勿揠苗助长。

但我的宝贝外孙女是上天归还给我梁世川的遗珠，无不让我骄傲，我要隆重的介绍给大家，她叫思娅——”

随着他铿锵有力的落声，旋转楼梯如骤然点亮的水晶钢琴键，一直漫延到尽头后，舒缓的古典乐不知从何处而起。

场内仅亮的几束灯光骤然投拢在一位华服少女身上。

她手挽着旁边贵妇人的胳膊，那是沉家的当家主母，两人步伐沿着楼梯缓缓而下。

沉母在外，她在里。

精致的面庞隐约忽现，像是遮盖着面纱，只见一字肩倒v的粉紫色高定礼裙如同丝带从她胳膊缭绕而过，漫延到腰后的大蝴蝶上，整个后背近乎全luo，绸缎般乌黑的长卷发垂落间来来回回缭绕，隐隐可见两扇肩胛骨完美如蝴蝶翅膀，肌骨白皙，恍若透亮的玉。

众人抬头仰视间，只觉得白得晃人眼睛。

沉母拍拍她的手，最后一段路要她自己走了。

而在女人提裙缓缓抬眸那刻，场内霎时鸦雀无声。是谁都呼吸骤然轻了；是谁片刻哪怕一秒也不曾挪动眼睛；是谁懒懒揣兜，不经意间挪开目光，却又最终看了回去。

皇冠下，她的脸美艳不可方物。

不同于报纸上模糊抓拍，活色生香扑面而来，点到为止的艳，眼神却清冷像水，两种介质完美融合，竟是连化妆师自己都挪不开眼睛。

台下一片昏暗，所有灯光投笼在连织身上，她只看到重重叠叠的黑影和无数道打量的目光，分不清谁和谁，紧张便会少些。

短短一段路，走到梁老爷子面前的时候，她已经恢复从容淡定。

梁老爷子慈爱地看着她，替她拿过话筒。

连织迎着众人的目光，抿唇淡笑。

“大家好，我叫沉思娅，很开心在这里认识你们。”

瞬间，场内爆发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绝。

—

可能要休息一天，或者两天。

应该没有写到你们想看到的，很抱歉。

我最近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或许从这几次很晚更宝们也看出来，文章四十多万字我到了中期疲惫期，一个小时才能写出小小一段，然后还要逐字的改。

现在有时候对着电脑就会有想抓狂的感觉，也在买新键盘鼓励自己找些新动力。我之前看别的大大觉得四十万字挺容易，到了自己才发现真的好要命啊，甚至经常梦里面都想到完结的时候。

说这些不是想找推脱理由，只是想和你们坦诚，好在后面的大纲我是有的，不过具体到章纲很多时候我还是需要当天思考。

后面一段时间我会努力找感觉，如果更的没有那么多请你们见谅，任何批评和建议我都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会有什么水字数嫌疑，真的没有人比我更想写完，甚至常常想迫切完结拉大纲。

但是不会有人比作者更爱这本书，想着他们各自的结局和几个男主的互动，还有你们的鼓励都是我写下去的动力。

晚安

0169 下卷 42，旖旎之舞

宴会厅周遭黯淡，一束顶光自苍穹顶落下，落在她皎洁白瓷的面庞之上。

她眼眸分明澄净如孤月，偏偏波光流转间潋滟似霞，像是逃出海底，妖媚人心的妖精。

偏偏是蝴蝶结..

这个容易让人臆想的词汇，就在她不赢一握的腰后，贴着妖娆的曲线，像极等待被拆的礼物。

“怎么，要我教？”

目光交汇，沉祁阳声音莫名有些哑，落在连织脸上的那一眼总是漫不经心挪开。再不经意间瞧回去。

“啊？”

沉祁阳微抬下巴：“手。”

华尔兹的音乐已经翩翩而起，连织这才将手放在他肩膀上，宽而修阔，好似再放两个手掌都绰绰有余。

发愣的功夫，腰后已经被贴上一只手臂轻轻带向他，她以最猝不及防的方式贴近，又堪堪在离他一寸时停住。

空气间挤压和对流，淡淡的花香和鼠尾草的气息扑上两人鼻尖，连织撞上一双俊朗的眉眼，亦正亦邪。

她手就握在沉祁阳掌中，以完全包住，贴合的姿势。男人握着她轻轻一转，就将她带到了舞池中央。

手掌贴合便能碰触到她光滑的背，他掌心虚空，指头只虚虚碰着。

周遭音乐肆漫，人影黯淡，所有人都在注视着舞台上的她和他。

这一舞由沉祁阳带着连织跳，是梁老爷子的别有用心，意在通过此舞破外界姐弟不和谣言，帮连织在京都站稳脚跟。可沉大少爷乖戾狂妄，又怎会轻易听从，传言是梁老先生许下天大好处，是沉母下了禁令…

步伐摇曳间，裙袖飞于女人纤细胳膊之上，她身姿婉转，裙摆飘飞。他身量顾

长，俊朗非凡，若不是亲姐弟，众人只怕会叹男帅女美好一对璧人。

华尔兹连织熟到骨子，几乎是耳熟能详闭眼都能跟着男人的步伐，而每一次靠近和远离，都仿佛有根无形的线将她扯向他。

不是线，是放在她腰间的手，她头顶刚过他下巴，视线之内是他微凸的喉结。连着皮和经络，往下滚动竟让人觉得性感。

沉祁阳看不见她的神色，但似有似无的呼吸擦过他的喉部，像是有羽毛细细密密撩过，他后颈瞬间发麻，喉结也莫名滚动了下。

沉祁阳眼皮滑落，微黯的目光落在她脸上。

谁料连织也在看他，眼神相撞，是哪处的线骤然收紧，叫人心慌意乱喘不过气。

两人如同碰碰车一样各自挪开。突然“嘶”的轻喷一声。

沉祁阳意味不明道：“你踩我脚了。”

连织立马挪开，轻声：“抱歉。”

那点重量微乎其微，反倒像是阻碍氢气球飘飞的石头，如今骤然挪开了，他所有感官乱飞。

手掌下是她腰部隐隐约约的触感，似有似无的香气飘上来，还有那无数次迎合又骤然远离的身体曲线。

就在他掌中，在他眼下，皮鞋上的那丝丝灼痛沿着背脊梭上来，变成了因为克制难以言说的痒。

他喉结滑动，必须说点什么，说点什么才能抑制这股痒。

连织神思正放空，耳边传来一局慵懒声

“当一回白天鹅的感觉如何？”

“并不太好。”

连织回怼道，“见到只披着青蛙皮的癞蛤蟆，还得跟他跳火鸡舞。”

他说她是丑小鸭，她骂他是癞蛤蟆。旖旎的气氛旋即荡然无存，沉祁阳磨了磨牙，半阖眼皮看她。意味不明的眸底偏偏有几分凉谑。

“嘴巴这么厉害，在别人面前倒是装得挺像温柔小意那回事。”

“你倒是不装，对内对外都是一样抠搜。”

连织转动步伐，嘴角弯起淡淡的笑，“连着送你女朋友都是旺旺小饼干柠檬小奶茶，真的好会过日子哦。”

两人声音细微，藏于旋律之间，除了眼尖的怕是连他们说话都瞧不出来。

这些奇葩事都是连织从梁老太太口中传出来的，怨沉祁阳搞砸了几门天作之合的婚事。女方都是大家千金，再倾慕沉祁阳这人。

但姑娘到底是万千宠爱里被养出来的，哪受得了他这么一出。

于是几次之后便不欢而散。

这事沉祁阳自问做得坦坦荡荡，但对着这死丫头的一脸嘲笑，他耳后微热，怎么就那么不爽呢？

他浓眉凛冽，看似懒洋洋的眸光实则冷冷幽幽，像是睚眦必较的兽。

“嘲笑我？”

他道，“要是别的场合我说不定真奈何你不得，不过现在嘛，谁借你的胆子？”

她正在他的指间轻轻旋转，闻声戒备看他，就见男人嘴角微勾，黑眸下雪亮顽劣。

下面一秒，他借着收回的力道将她一推。

连织控不住惯性，无可抑制地向身后倒去。

全场响起一丝惊呼，有喜形于色的已经捂住了嘴唇。

向后仰间她长发飘扬，裙摆肆漫，灯光掠过她圆润鼻头，惊愕晃动的桃花眼。

可就要摔倒之际，腰后突然横过来一只大手，不同于刚才指间虚虚碰在她腰后的动作，而是整个手掌的完全贴合。

灼热和冰凉肌肤的触碰，是谁的血液牵张，像是燎原之火瞬间被点燃。

他用力一捞，她身体便如弯弓不由自主奔向他，奔向他怀里。

柔软和坚硬的碰撞，她像是撞向石头必定四分五裂的鸡蛋，连着胸脯都在他怀里颤了两颤，像是呼之欲出的剥壳荔枝。

她漂亮的眼里藏着惊慌惊怒，一抬眸便撞上男人幽深顽劣的眼睛，他似乎笑了那么一笑。

顽劣在表，幽深的眸子里像是藏着燎原星火，仿佛个旋涡要将人吸进去。

那触感如此明显奇妙，连形状都可以描摹出来，他怎么会没察觉呢。

尖锐的喉咙莫名滚动了下，可这是在舞池中央，他反应明显比他快得多，握着她的手任由她在他手臂下快速旋转。

旋律这时候也变得极有节奏，轻快而薄亮，像是清风穿透温润的水。

女人垂落的纱裙此刻如展露荷叶轻盈飘逸，妙不可言。

原来只是特意安排，叶诗沅莫名松了口气，叹息道。

“野哥，这家人果然是基因优良，两姐弟都长得这么好看。”

没有回应，她抬眸看去。

灯光幽浮，落在陆野深邃的轮廓之上，陆野直直看着舞台中央，眼眸黑而沉。

几位贵妇人正在沉夫人身边聊天，看到这一幕都松下了悬着的一颗心，只笑说这次的华尔兹十分有新意。

沉夫人也淡淡一笑，眉毛却纳闷地拧了一拧。

不止她，连同音乐和相应的舞蹈指导老师都面面相觑，冷汗涔涔，这一茬明显他们是不知道的，还好后台音乐反应快速。

“沉祁阳你.你疯了吧?”

她语气动荡如波澜震惊的湖水，顾忌还在舞台轻转连织努力维持着笑容，然而眼里却早绵藏针，恨不得在他身上戳个窟窿出来。

可这是在舞台，哪怕再恨得牙齿痒痒，她依然得紧握他的指间提防他再整么蛾子。

“难道不是你自己技不如人?”

如雾般的白色灯光流淌在男人深邃面容之上，他黑眸灼灼，喉咙里若有若无的笑声放肆且野蛮。

声音能够被掩盖，然而神色却不能。他咧嘴轻笑，张扬轻狂的样子无声绽放在这宴会厅上，像是炎炎夏日一般生气勃勃。

宋亦洲眼神微眯，莫名觉得怪异。沉祁阳这人性格乖张古怪，认识这么多年，连宋亦洲都不确定他真的在意什么，他嘴上叫着几个叔，转眼就能掐断别人的命脉。

从小到大他对沉希的不阴不冷宋亦洲看在眼里，可如今对待连织。

他没料到竟然是这样。

0170 下卷 43，你订婚了？

一舞结束，沉祁阳退场。

场内灯影虚浮，端着酒杯的侍者在大厅里步伐谨慎，穿西服的绅士手臂微弯，带着身旁的女伴游走在这权贵交际场。

然而连织是不用主动交际的，她甚至还未走两步，就有人迎上来。

“好啊你，沉大小姐，你瞒我够紧的！”

盛芙然头发半挽，一身黑色小洋装英姿飒爽，除了耳边的红宝石耳钉再没佩戴其他首饰。

连织摊手表示无奈。

“我也才知道不久，这事你可真不能怪我。”

“不怪不怪，但之前你骗多我股份那事什么时候——”

“免谈！”

提钱就据理力争，果然越有钱越抠搜，盛芙然那眼神都要剐了她。

两人又忍不住相视一笑。

“芙然，不介绍介绍？”盛芙然旁边站着几位面容俊朗的男士，有些连织小小碰过几面，但不曾交谈过。

“还需要介绍吗？之前都不知道碰过几次。”

话虽如此，盛芙然还是一一的向连织介绍了他的朋友们。权势果然是个好东西，这些人之前眼高于顶，尤其是这位阿九，连正名都懒得告诉她。

如今却骤然换了副温和的面孔。

“莫城，家里排行第九，之前我俩碰过几次。”

连织淡笑颌首。

“这位你没见过，叫松文彦，也是我朋友。”盛芙然道，“以后大家一起玩啊。”

松…

连织眼神闪了闪，她记得公安部的某位副部也姓松。

这一年里连织调查的信息四通八达，甚至在努力各处安插眼线。但追捕江启明的省市公安她是一点都不敢碰。

警局的人反侦察能力有多强她是知道的，陆野就是个例子，连织没有这个胆量敢硬碰硬。

她正需要帮忙，这不人就来了嘛。

她看着眼前这位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男人，缓缓伸出手。

“你好。”

灯下看美人，一眼都是惊心动魄。

松文彦没有多看，握着她指间轻轻一碰。

...

“阿织，刚才那几位英俊的男士你觉得如何？”

到底是怕女儿不习惯这样的场合，沉母中场到她身旁，华贵礼服下她面容精致得不像话，站在气质雍容的沉母面前，母女两霎是惹眼。

连织眨眼：“什么怎么样？”

沉母淡笑，轻拍她的手：“你还和妈装？”

连织知道她问的是对另一半的要求和看法，沉家女儿配得上这世家所有好儿郎，无论她喜欢什么样的沉母都支持。

但连织现在除了报仇和囤钱搞权，再不敢有其他多余想法。

曾经她自作聪明，以为能凭借美貌和心机将男人玩得团团转，利用他们的能力帮自己报仇。可一朝暴露后，她依然一无所有。

她想等自己有了来。

连织笑笑，避而不谈这茬。

“妈妈并没有逼你选谁的意思。”沉母低声在她耳边，说和她讲这些并不是要她在某个男人里面做选择，她才回家，论起私心沉母更想她永远在家里当女儿。

“说这些只是要你知道你有喜欢谁，不喜欢谁的权利。”

连织一时间有些感动。

“谢谢妈妈。”

她第一次叫出这个称呼，沉母手颤了颤，差点在公共场合落泪。

后面上前寒暄的世家不在少数，也不乏各青年才俊，包括刚才在沉祁阳跟前显眼的 Leo Arnault，中文流利十分绅士。

几句日常的问候竟让人觉得如沐春风。

沉母低声。

“他是祁阳在英国的同学，家里优秀不提，他目前在日内瓦某品牌做执行官，很少来华国。”

外国人….

连织心思微动，此次宴会过后，怕是很多觊觎沉家权势的人都会把主意打在她身上。

可顶着假千金这身份一天，危险便多一分。

国内权势纵横交错，连织是一点不敢扯上关系

既然如此，其实眼前这位 Leo 不失为一个好的挡箭牌选择。

陆涛在远处看得好笑：“这厮还挺锲而不舍，都去你母亲面前博好感了。”

他一碰沉祁阳胳膊，半个宴会厅的距离，男人懒懒往回看一眼，语气闲闲。

“去呗。”

他根本没当回事，沉家可容不得外国女婿。

“我有预感你家这两年门槛绝对会被踏破，。”

江涛调侃，“你姐可不是一般的招人，没瞧见多少双眼睛——”

他话没说完，突然卡在喉咙。

沉祁阳看他一眼，薄薄的眼皮微压着，平添几许压迫。

可仅一秒，压迫顿消。

“有吗？”

沉祁阳扬眉哼笑了声，脸上懒散恣肆，“女的不都长这样？”

江涛：“……”

你怕是得去看看眼睛吧？

他一通分析，谁料旁边半句回应也没有，不知何时沉祁阳斜着眼尾，目光早落到了半个宴会厅外的女人身上。

白得晃人眼睛。

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娇艳欲滴，她便长在了最最浓艳让人想要掐尖的时候，哪怕浑身都是刺。

水晶灯明亮悠扬，落在她柔顺的裙纱上，也寸寸摩挲过她光滑洁白的裸背。

贴着腰侧曲线的蝴蝶结微微晃动，自腰自臀。

那股绮思又上来了，叫人想要拉扯开看看里面的风景。

反应过来在想什么沉祁阳呼吸微窒，脸色有些难看，他几乎是克制自己挪开视线，可喉间那股燥意却源源不断。

这时变故却发生了，有侍者端着酒盘路过，大概是世家突然上前，他下意识往后退，往连织那边倾泻。

正要倾倒在她背上时，一只大手猛地将她往旁边一拉。

多余的酒水洒在宋亦洲皮鞋上，她完好无损。

变故来得太突然，侍者心如死灰，竭尽所能道歉。

宋亦洲只淡淡看了他一眼，接着便脱下西装外套披在她身上，也挡住了她背后姣好的风景。

这一动作把好些人看愣了，幽深的眸子直直锁过来，像是蛰伏的狼。

“衣服很美，但海上风大，也要注意保暖。”宋亦洲目光落到她脸上，眼神清明，浅笑了下。

“谢谢。”

短暂愣怔后，连织抿唇一弯。

这动作合乎情理但也越距，像是个绅士的举手之劳。

但宋亦洲可不是什么绅士，之前沉希跟个狗皮膏药粘上去时，他可做足岿然不动之态。

“宋总。”

这声音低磁，清冽，带着散漫的笑意。

沉祁阳拎着件外套意味不明走近，往连织身上一披后，将银色西服还给了他。

“听闻中东近来气候多变，您年岁愈大。更要注意保养才是。”

他面上似笑非笑，眸底却黑沉幽戾。

这话哪听哪怪异。

宋亦洲和对视一秒，接过后，四两拨千斤一笑道。

“谢谢关怀。”

这两个人从小就不对付，沉母也是知道的，拍了下沉祁阳胳膊，叫连织送宋亦洲上楼去换套西装。

投桃报李，沉母一为支开这两人，二是让连织还宋亦洲人情。

沉祁阳还要说什么，沉母一个眼神过去。

他也懒懒揣兜，不搭腔了。

连织点头应是，佣人将两人往楼上领。

宴会厅觥筹交错，竟是如游龙一般。刚才的动静并不是所有人知道，至少宋亦洲动作足够快摒除了一切意外的可能。

连织轻声：“宋总，您和沉…我弟弟之前是有什么仇怨吗？”

“这么明显？”

宋亦洲微挑眉梢，有些漫不经心的意味，“我自认为没有开罪过他。”

这话有陷阱，无形在说沉祁阳小气。

宴会厅的人在连织经过时都，纷纷颌首给她让道，淡淡的笑意挂于她脸上，在叹宋亦洲身为资本家的语言艺术。

然而下一秒，她的笑容戛然而止。

灯光流经她漂亮的眸底，不止一瞬间的呆愣。

人影攒动中，她竟看见了陆野。

男人一身西装也掩不住刚正修阔，哪怕敞开深咖色衬衣的两粒扣都不显痞性。旁边的人正在和他握手交谈，他淡淡颌首，脸上挂着公务式点到为止的笑。

一样又不一样。

快一年半了，他和她记忆中那个男人。

海风突然在这一刻破窗而来，如汹涌潮汐般淹没连织。

发怔的那瞬，陆野不经意扭头，也看见了她。

隔着一群应酬的人，他背脊挺如戒尺，漆黑的眼睛在她脸上停一秒，却又轻轻地挪开。

脸上一丝一毫的变化都没有，像是完全忘记了她这个人。

“连织…”身旁传来宋亦洲的声音。

他在看她，淡淡的不解。

“怎么了？”

他正要询着她发愣的目光瞧去。

连织一秒回神，笑说自己裙子太长不太方便。

这次的步伐却是再没有犹豫，从容的，轻缓的，直至和斜对面的男人擦身。

越往前走，连织眸底的空洞便愈多。

像是大海平静的深处骤然波涛汹涌，一浪又一浪袭来扑向连织，她突然就觉得无法呼吸。

记忆仿佛还停留在陆野决绝告别的那一刻，说他再也不会朝她走了。

彼时的空洞再一次抽丝剥茧涌上来。

道宴会厅外等电梯的时候，宋亦洲突然听见她说。

“宋亦洲，我可能没法陪你上楼了。”

宋亦洲顿了一秒，看向她的眼睛：“你要去哪？”

连织垂下眼，道，“宴会上我突然有点事得回去一趟，抱歉。”

她说完就转身往回走。

浑然不知身后宋亦洲正深深地看着他，眼里幽幽不明。

经过宴会厅时，他却没在，连织绕去甲板，在看到那藏青色身影之后。

她步伐越来越快，从走到跑，裙摆一路开起了绚烂的花朵。

呼啸的凉风像是要淹没连织耳鼻，她有一瞬间像是忘了刚才立下不谈爱情的念头，也忘了要找哪个未婚夫做挡箭牌。

她只知道所有的情绪停在了他诀别的那一刻，留给她的的是波涛骇浪，风声呼啸。

直到风停止了，她抓住了男人的左手。

“陆野！”她声音和呼吸都很急促。

柔软碰触那瞬间男人似乎僵了一僵，连着身影都停了半瞬。

但这大概是错觉，因为陆野转过头时，眼神未动，平静得甚至能称得上冷漠。

“沉小姐。”他淡淡道。

连织忽然就哽住了。

他左手上传来一丝隔人的触感，她目光顺着下滑，落在他左手的无名指上。

那里套着枚戒指，银色金属质地，简单又精致。

是上辈子那一枚！

连织瞳孔缩了一缩。

“野哥。”

就在这时，穿香槟色高定礼裙的女人自对面款款而来，看到她后眼里闪过一丝纳闷，自然而然握住陆野胳膊。

连织脑子里空白了半瞬，握着他的手缓缓放开了，淡淡笑意重新挂在脸上。

“你订婚了？”

—

女主不是舔狗。

但是陆野离开的时候把最激烈的情绪留给了她，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但是她哪怕动心了，也会很清醒知道自己要什么。

陆野这条线继续看吧，没到剧情我先不多说。

0171 下卷 44，两男人对峙

连织脑子里空白了半瞬，握着他的手缓缓松开了，淡淡笑意重新挂在脸上。

“你订婚了？”

海风吹来甲板上，将她耳边的碎发吹拂在脖颈上，明明已经套着西服了，可看起来仍然纤细，仿佛一掐就碎。

她脸上的笑是假意的，牵强的，或者还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苍白。

柔软的触碰骤然从手上消失，是哪处狂卷来的海风，九月天气却冻得人冰冷彻骨。

陆野手指微微蜷了一蜷。

他黑眸注视着她，没有笑意地弯了下唇。

“你呢，和宋先生好事将近了吧？”

男人声里甚至有一丝嘲弄，连织嘴唇动了动，正要说什么。

“野哥，你..和沉小姐认识？”

叶诗沉漂亮的眼睛在两人之间来回流转，实在惊讶这两人居然会有交集。

陆野眼皮垂落，无声了几秒，淡淡道。

“嗯，高中校友。”

高中校友…

连织眼神放空了半瞬。

是啊，除了蓉城那短暂一段他们不就是高中校友关系？

他这是将他们那段过往完全摘除了。

一阵莫名的窒涩堵住了连织心脏，她面上却是落落大方，笑意动人。

“是啊高中校友，阔别这么多年没想到能在这里重逢，真是难以置信。”她道，“刚才骤然碰见我都没敢认人。”

叶诗沉表示不可思议。

她笑说沉小姐在高中应该是特别优秀耀眼的那种，她本来就喜欢看漂亮姐姐，这下难得和连织面对面，话自然特别多。

连织也礼貌回两句，又道。

“你和陆野郎才女貌，特别相配。”

陆野骤然抽紧脸颊，他盯着她脸上的笑，一句话也没说。

刚才无意从陆野口中得知了连织和宋亦洲的关系，叶诗沅眼底笑意更甚。

“谢谢！其实你和宋先生才是。”

“在聊什么这么开心？”

一声清冽温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宋亦洲自身后甲板而来，和陆野凌厉的黑瞳对视半秒，各自挪开。

“宋先生，在说您和沉小姐真是天作之合。”

叶诗沅对着陆野说起刚才无意将宋亦洲西服外套弄脏的事，可身旁半丝回应也没有，淡淡的灯光覆盖在陆野深邃的轮廓之上，他只一言不发地盯着对面他们。

西服宽大，走动间早滑到连织肩头，宋亦洲再自然不过替她收拢。手臂自她肩头掠过，像是将她拥进怀里。

连织说了声谢谢，得他淡淡一笑。

这副郎情妾意的画面看在陆野眼里，他手臂微微颤了颤，近乎黑沉沉的眸底，却实实在在闪过一丝阴冷。

“沉小姐阔别多年，大多事情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他道，“但你当时在班里提及择偶要求的场面，我依稀记得。”

他说的是连织像只小孔雀，倨傲地说永远不会将他放在眼里——我未来的丈夫不说高官进爵，但也是商界名流，学历优渥之辈。就你这个混混垃圾也配？

陆野像是彻底忘了在他们在蓉城那段，淡淡弯唇。

“忠心祝福你找到宋先生这样的如意郎君。”

大概是海上吹来的风太凉，连织浑身发冷，连着笑意都是僵的。

“谢谢。”

“什么择偶要求？”

这两人气氛明显不对劲，但宋亦洲面上仍是风波不动，他看连织的眼神笑中有些微妙。

“原来你喜欢的是我这种类型，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连织略尴尬，只说那是高中玩笑话。

“再会！”

似乎连半秒也待不下去，陆野淡声颌首，四人眼神交汇后各自告别。

他这次走得比上次果断很多，一句狠话不放，也再无弯腰背脊被打碎的错觉。越是无关紧要，越是轻描淡写。

毕竟他一年半前已经告过别了，他也真的如他所说的在往前走。

连织步步往回走，几乎快忘了自己为什么会跑来找他，冲动的疯狂淡去，茫然莫名袭来。

有一瞬间几乎要欲泪的鼻酸包裹着她。

可她只转头笑看着宋亦洲，调侃说今夜

好热闹啊。

*

冗长的走廊，墙上繁复花纹在眼里重叠明灭。连织走出了一段才发现身旁没有动静。

她转头瞧去，宋亦洲正站在走廊尽头看她，眼神怎么看怎么微妙。

“怎么不走了？”她问。

宋亦洲意味不明道：“又没人招呼我，说到底在船上我还算个客人吧，一路上把我当隐形人。”

灯光映进他清黑眼瞳里，他第这人掩藏情绪习惯了，第一次明晃晃表达不乐意。

连织：“…”

“这不还没到嘛，休息室就在前面，快走啊你鞋子不换啦？”

“不换。”

宋亦洲淡淡道，“待会沉伯母问起来我大不了实话实说。”

连织头皮发麻。

沉母是个最注重要社交礼仪的人，要是知道她有半分怠慢肯定会唠叨他。

“宋亦洲！”她鼓起脸，眼神也隐隐不爽，“我哪得罪你了。”

宋亦洲却笑了，风轻云淡道。“不叫宋总了？”

他这几次自己走了过来，抬手做了个请的姿势，连织跟在她身旁，殊不知一腔情绪早被这男人搅得一塌糊涂。

换完西服，宋亦洲和连织告别后，却没再回宴会上。

他回到游轮的房间，海上圆月的柔光如雾般扑上来，房间里没开灯。

他抽了支烟。

刚才的轻松风度瞬间荡然无存，黑眸里取而代之的是凝重，有一瞬间他抬眸望海，眼里是截然不同凝重和审视。

尼古丁说到底是一种释放，会有心瘾。而自一年前宋亦洲便戒了，无数次突破不了瓶颈的时候，他便这样淡淡夹在指间任由其燃烧。

今晚是他的第一次破例。来势汹汹，呛到了喉咙。

烟雾含在腔里，直至感到疼痛，缓缓吐出如薄雾覆盖在他脸上，他漆黑的瞳仁黑而沉。

做人总是贪心，宋家处事凉薄教出来的后代自然凉薄，他自问没有什么不能放下。

当初骤然得知连织的消息，不过是贪心想回来看看，但后来贪心变成了徐徐图之。

可今晚徐徐图之的念头在一瞬间碎得四分五裂。

宋亦洲想起宴会上陆野看他眸底的戾气和杀意，连织后半段的不同寻常…

如果不止是高中同学呢，不止是高中同学还会是什么？

拜宋亦洲良好的记忆所赐，他想起一年多前霍尧腿残废时，陆野来看望的时候，他身上的茶树气味。

连织身上也有过，仅仅一次。他问过后便再没了。

不止是高中同学还有什么？

香烟燃尽，疯狂烧到了宋亦洲的手指。他拨了个电话出去。

“帮我查两个人。”

0172 下卷 45，放下

*

宋亦洲这厮今晚不对劲。

沉祁阳手搭在甲板上，懒散地靠着，风自海上而来将他的额发吹得凌乱，碎发下的眸底却深邃幽戾。

旁边的江涛滔滔不绝，他半句回都懒得，眼睛盯着前方深不见底的黑。

烟火星子在指间明明灭灭。

“你丫想什么呢？”江涛推了下他胳膊。

沉祁阳“啧”了声，眼皮微耷着挺烦闷，手指一重敲烟灰四飞。

“我记得蓉城的侦查办是你的舅舅负责？”

“是啊，怎么？”

沉祁阳道：“帮我查查去年宋亦洲和连织是否有其他往来？”

侦查办是国家政府机构，远比民间私家侦探能查到的多得多，卡债牵扯，酒店开房记录，等等…

“谁？”江涛一时间愣了愣。

沉祁阳转而看他一眼。

那眼神淡淡，但眉棱皱着，平添几许压迫。

“不是你魔怔了。”江涛道，“人就给你姐披了件衣服，你就要将这两人查个底朝天。”

有些事沉祁阳自然不可能告诉他。

譬如和连织初相逢那天，宋家保镖分明在追捕她。这女人满口假话幌子，嘴上编的是宋志建的情妇，鬼知道是什么。

“你懂个屁。”

沉祁阳嗤笑了声，不以为然睨着眼，烟雾从他唇间溢出，缭绕模糊了深邃的面容。

他道。

“沉家哪怕是只公孔雀，都不准和那厮扯上关系。”

这话太拽了。

江涛闷声笑了会，又说洪涛在港城的娱乐美食城十有八九是保不住。

朝代更迭，权势一朝洗牌。

社会资源就这么多，自然得从肥羊身上去宰，洪家三代都是贪官，这些年敛的钱财都够几个国库了。

沉祁阳自然第一个拿他开刀。

“先给哥们说一声，这次你准备打哪？”

沉祁阳笑了声，声音清冽又狂。

“万国来朝，自然得是最热闹的地方。”

*

和宋亦洲告别，连织回到了游轮房间。

佣人提前收拾出来，客厅正中间还放着架纯白色的施坦威三角钢琴，知道连织喜欢玫瑰花，沉母特地让人在阳台铺成一竹篱新鲜的玫瑰。

今晚宴会是彻夜狂欢，然而连织从前几天就在为此次介绍会做准备，忙得都脱不开身，沉母心疼她，便让她早早休息。

然而休息是不可能，佣人正在帮她拆头上的皇冠。

沉希就轻敲门走了进来。

“姐姐，你今晚可畏全场夺目，真的太美了。”

连织没什么诚意说了声谢谢。

沉希祝福在表，眼里实则藏着怨毒。

所以什么是疼爱呢，她原以为这二十多年沉母已经得到够多，可是连织的出现让她明白什么叫做指缝给出的恩惠。

原来亲生女儿和养女区别这么大。

今夜过后，她这个养女完全是笑柄而已。

“姐姐，你一定要一直快乐地当这个大小姐。”沉希低声在她耳边，“如果以后有什么变故，我会比谁都伤心的。”

“不牢你费心，还是顾好彼此吧。”

沉希说完就离开。连织知道她仍不相信鉴定结果，三番五次来找她茬了，甚至买通佣人偷头发，反复查看胎记。

可这些证据太不痛不痒了。

连织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几秒后，她拿出手机给车子楚发了条消息。

【高建平回国了吗？】

外界都以为她的养父死了，连沉家调查一遭得到的答案都是滥赌被人砍死。可这不过是高建平的脱债障眼法罢了，相处这么多年，没有人比连织更了解他。

【还没，他被监狱的黑老大推荐，正在朝鲜去俄罗斯的火车上当列车员，现在改名叫高国平。】

果然…

不知道这位养父知道她的养女飞上枝头是什么感受。她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将这两人一网打尽。

连织回道。

【想办法把高建平还活着的消息传给沉希。】

今夜月色明朗，星点稀碎。

连织靠在阳台甲板上，静静地吹着风。乌云更替变换，海上清朗间或。

世界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她也得往前走了。

直到眼底那一点点湿意干涸，直到身体被海风吹得彻骨寒冷，连织才拿出手机给沉母发了条信息。

【妈妈…弟弟的朋友 Leo，你能介绍我们再认识一次吗？】

—

连织的未婚夫来了。

晚安宝们

0173 下卷 46，陆野这一年半

从梁老爷子的生日会回京后，连织在菁华大又迎来新的朋友。

她开沉母送的车去机场接的桃月，小姑娘一年多前立下誓言要考菁华大，时隔一年她真的做到了。

“姐姐！”

从机场出来，桃月扑进连织的怀里，瞬间泪流满面。

连织眼睛微热，感叹拍拍她的肩膀。

“你真的很棒。”华国寒门学子千万，谁能像桃月这样在一年内成绩飞升省前三十。

两人从机场往外走的时候，桃月缠着连织胳膊和她说这一年的见闻，譬如小镇都拉着横幅替她庆祝，再譬如镇长在她收到通知书那天亲自送来二十万元。

走进停车场的时候，桃月漂亮的眼睛看着她。

“姐姐，陆野哥哥呢？”

当初连织将江启明的事情对陆野和盘托出。自然也包括桃月这段，给小姑娘办理转学，户口挪出，为了躲避亲戚的纠缠甚至迁跃大半个华国。

这些都是陆野一手操办。

好几个周末来往京都蓉城，最后一句尘埃落定的办好了。中间有多少麻烦他不说，她也就不问。

连织拉着车门的手一顿，淡淡笑道。

“分了。”

短短两字，过去一笔勾销。

桃月也自觉说错话，上车了好一会才说姐姐值得天下所有好男儿。

连织笑着摸摸她脑袋。

到菁华大后，办理入学手续时连织一路陪着桃月，过往同学和辅导员间或投来纳闷的目光。

连织没有过多解释。

华国说到底是人脉社会，要是小姑娘今日能因着这一遭被优待些，以后的路或许会更好走。

送桃月去宿舍的时候，舍友还没来，连织将她拉坐到一边叮嘱些事情。

她说对桃月的学杂费资助只限大一，以后的费用得她自己想办法。

“不仅如此，毕业后你得把我这两年资助的钱全归还我。”连织道，“能做到吗？”

“能！”

连织看她一脸坦然之态，心中稍稍放心。

她说挣钱的方法有很多种，学习拔尖可以去冲奖学金，跟着师哥师姐做项目.. 菁华大里是最有志的一批年轻人，在这里总能找到机会。

“当然还有一种更容易的办法，桃月你是个很漂亮的姑娘，这世界上有很多针对漂亮女孩的陷阱。”

桃月眼睫垂落。

她想说明连织才是她见过最好看的人。

连织说她也可以凭着脸蛋去换钱，这条捷径看似轻松又简单，总有人愿意为美丽买单，但别人因为脸和身体给的钱，在厌倦她后就变得一文不值。

“有一点，能力和脸的保值性不能相并而论。”

桃月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姐姐，你放心我不会！”

...

研二基本没课，安顿好桃月后，连织去了躺红杉酒庄。

不过小几月，这里完全大变样，酒庄闹中取静，山水共长天一色，光是电话里预约不断的贵客便能证明这地盘活了。

宴客倒是其次，实则洽谈生意，互聊合作。

盛芙然果然是块做买卖的料。

连织这次去的时候她一帮朋友也在，湖畔庭院香槟鲜花摆满，庆祝山庄成立整整四个月。

盛芙然在华北和江南也找好了地界，以后红杉酒庄会成为她关系网的盘踞地。

“经营酒庄还是你厉害，四个月就回本了！”连织举杯敬她。

盛芙然笑：“是你眼光好。”

几个人相互碰杯，莫城看她来了兴致：“连织，你既然对芙然的酒庄感兴趣，我这有单你要不要来参一脚？”

私下里，他们还是称呼她日常的名字。

连织愿闻其详。

他说是一笔劳务派遣生意，只是涉及到的是华国和东欧，如今受国际政策影响，华国和东欧某小国签有特定时间的免签协议。全名移民潮还没过，他们担当担保人，负责华国侨眷的户籍迁移。

连织听着背后起了一阵冷汗，这群二代们简直是踩着国家的法律界限搞钱。

“这件事挺敏感，免签协议随时可能终止，稍有不慎就会涉嫌偷渡。”

莫城几人和旁边一直安静的松文彦互看笑了。

“是，但我也可以打一挤强心针。”他道，“文彦的叔叔在公安部某部，内部消息免签协议这两年都不大可能废止。”

果然…

松文彦一直挺安静，和连织的目光撞上后，淡淡颌首。

这种铤而走险的主意同时也意味着超高利润。

连织没有理由不加入。

聚会之后，一群人包厢里喝得兴起，松文彦却没在。

连织沿着包厢找出去，他正在湖边的凉亭观看天鹅捋羽毛，水光寒气扑上来，松文彦带着眼镜，竟是别样的和谐儒雅。

“照你这么看，怕是羽毛都数清了吧？”连织缓缓上前调侃道。

“三杯淡酒不如湖边秋色有趣。”

松文彦转头看她，目光深深，“你呢，又是什么因为原因出来？”

他不是傻子，连织整个晚上多次看过来。

比起妾有意这个可笑的念头，分明是有其他原因。

连织：“有件事我需要你帮忙。”

这话一出松文彦反倒愣了。

凡有求于人必定顾左右而言其他，三句不达其意，他倒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如此直接明了。

他嘴角松泛了些。

“什么？”

*

翌日。

太阳岛野骑牧场，草原无际，晴空万里。

马儿在远处奔腾，带起清朗的笑声。

这里是京都最大的私人牧场，不进行对外预约，几个太太却在一旁的休息区喝下午茶，沉母看着远处牧场 Leo 正在教连织驯服马儿，她手轻碰马鼻子便惊吓跳开，Leo 笑着把食物给她，让她再次试试。

沉母眼里闪过一丝淡淡的笑意。

顾太太感叹这金发外国小子看着虽然高大，但没想到挺有耐心

。

“思娅这么可心的女孩，谁会没有耐心。”

王太太道，“要是能把她讨回去做儿媳妇，还不得巴心巴肝地疼着。”

高太太道：“怎么就要去你家做儿媳妇，我有个侄儿这两天明里暗里试探了好几次，就觉得那小子不配。”

这话不过是试探之言。

正如连织猜测那样，梁老爷子生日会后，沉家门槛都快被踏破了，明里暗里属意她的不在少数。

得亏连织一早和沉母坦言对 Leo 有好感，她才全部回绝。

如今嘛，沉母依然是四两拨千斤淡笑道。

“孩子大了，婚事早由不得我做主，她喜欢才是。”

Leo 虽是印裔美籍，然而祖辈二分之一的英国血统和德国血统让他轮廓尤为深邃，宛如雕塑一般，金发下的蓝瞳尤为迷人。

最初和沉祁阳提及连织不过是美女好逑，但这次接触下来两人爱好相同，钟情山水，热爱哲学，再看她如春日樱桃般动人的面容，每一处无不哪哪都爱。

外国人表达情爱直接，Leo 虽怕唐突佳人半分没有越距。

然而他看过来的眼神无不灼灼炽烈，也热情邀请上马一试，然而马儿却还没来得及上，就碰见了熟人。

“沉小姐！”

叶诗沅一身漂亮的骑马装，骑马飞奔，下马时动作岂止英姿飒爽。

“好巧啊你也在。”

“巧。”

连织让 Leo 先行，朝叶诗沅走过来时眼神无意朝她身后看去。

“你也来骑马？”

“这是我最喜欢的户外活动了，可是没成年时爸爸爷爷都不准，后来十八岁才送了我一皮马儿。”

她一看就是从小生活在富裕之家，简简单单有什么说什么。

连织道：“马上不安全，还是叫陆野看着你比较好。”

“他忙着呢。”

叶诗沅道，“用我爷爷的话说就是穿警服的人要有奉献和服务意识，耽误一秒钟就可能多个囚犯。”

连织淡淡一笑。

这时马儿却突然抬起前蹄，一声惊叫吓得连织往旁边躲。

“别怕沉小姐。”

叶诗沅说这时马儿在和她打招呼呢，她安抚马背后，让连织试着把手放马脑袋上，抚摸两下果然温顺了好多。

“他很听话的，当年那么多阿拉伯马我一眼相中了他。”

连织看着她低笑柔和，安静却不失活泼，好似阳光永远在身后。

她问出了最想知道的事。

“你和陆野怎么认识的？”她的声音再平常不过，像是掩盖波涛汹涌的湖面。

叶诗沅道：“一年多前的暴乱，我被绑架后是他来救的我。”

连织睫毛微动。

“贺叔叔总说我为他挨一刀，其实是他救了我才对。”

叶诗沅说她和朋友那时在边西旅游，丝毫不知凶险，谁曾想遇到暴乱后当了人质和俘虏。

女孩子被绑架十分可怕，身边不乏有人被抓走，衣不蔽体，浑身是血胸脯被咬下了好几块送回来。

她已经绝望，这时陆野却来了。

他一身迷彩服面罩，只有双眼睛深黑明亮，狼一样却给人十足安全感。

“你安全了。”

一句话叶诗沅瞬间泪流满面。

“后来我被救出来后就一直跟着他，爸爸说太上赶着的女孩子会被嫌弃的，但谁让我碰上喜欢的，当然得牢牢抓住。”

女孩子总是羞于谈喜欢，至少连织是这样。

她只能演，却无法向外界公然宣泄情绪。

可面前这个女孩子如一阵阳光，轰轰烈烈却又热情坦诚。那是连织永远没有的。

“所以后来你们相爱订婚了？”连织问。

叶诗沅知道她问的是陆野手上的戒指。

不止一个人这么问过。

两个女孩子坦然却澄澈的目光相撞，叶诗沅道：“对。”她有些羞涩道，“不过我觉得膈手，常常不爱戴。”

一瞬间，风声静止，又猛然袭来。

连织想起陆野上辈子手上的戒指。

原来再世重来，对的人总会在某个时刻重逢，中间不管遇见多少意外。

远处骄阳肆意，照在连织眼眶里却显得发烫。

她茫然了一瞬，又如释重负般。

“祝福你们。”

“谢谢！”

这时手机却忽地一声震动，连织拿起手机后，脸色却悄悄变了

。

是车子楚。

车子楚一般不会给她主动发消息。

她和叶诗沅告别后，去卫生间后将门锁死。

打开却只有一句话。

【有人在调查过去一年连织和陆野的往来。】

两人合作快两年，早超越了一般的雇佣关系，连织虽然警惕在上并未暴露身份，但将大多数的业务都交给了她。

一年半前的频繁掉马让连织万事都留了个心眼，自然让车子楚一直在蓉城安插眼线，就怕有人反查她。

连织眼瞳猛然一缩。

江启明流窜国外，沉希不可能知道这段往事。

唯一可能的，便是介绍会上看出蛛丝马迹的宋亦洲。

—

晚安。

有个男人的情感线我死活打不通，救命。

0174 下卷 47，宋亦洲当搅屎棍（二合一）

当初和陆野那段关系连织百般谨慎，电话号码分用，社交媒体没有任何交集，她的银行卡账单上也和陆野并无牵扯。

但毕竟实实在在有过关系，并非无际可寻。

换句话说，当初陆野的同事不就见过她吗？只要宋亦洲另辟蹊径，什么查不出来。

短暂慌乱之后，连织迅速冷静下来。

宋亦洲这人性淡凉薄，情爱归根到底只占其很少部分，当初哪怕她用过手段，但他也实实在在放弃过她。

更何况他和沉希婚约延续期间，她可当着小三。

就许周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嘛？

她心态放稳，只是还得去合计合计如何面对宋亦洲知道后的怒意。

然而她连这点合计的时间都没有，出了马场就看到始作俑者。

连织既然存了拿下 Leo 的心思，便没有时间和他多调情，面对男人上马的邀请，连织表示自己技术菜，想和他共骑一匹马。

女人柔软的身体拢在怀里，随着马儿颠簸沁香袭来，再看她精致的面庞真是人比花娇。

Leo 顿时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是这么牵绳吗？”偏偏她还侧头看他，笑意柔媚。

“... 是。”

Leo 绅士试着握住她手边的绳子，“就这样握着轻轻一甩，他就会跑起来。”

马儿一荡一荡，阳光肆意暖在连织身上，身后男人胸膛厚实又温暖，他们时而聊着天时而相视笑，气氛真真十足暧昧。

只是这暧昧还没升温，就被一阵不合时宜的马蹄声打断。

两个男人自远处策马而来，一身骑马装风流倜傥，贵气乍现，竟是比商场更要儒雅几分。

怕什么来什么。

若不是连织得知宋亦洲才着手调查她，此刻都要自吓了一跳，以为他来兴师问罪。

她装没看到，让 Leo 牵着马儿往另一边走。

然而念想明显落空，宋亦洲直接策马拦住他们的去路。

“巧，Leo。”

宋亦洲对连织的不欢迎视若无睹，目光在他们交握的手上一掠而过时沉了些，面上却风轻云淡。

“周末也来牧场踏青？”

“巧，宋。”

两人虽不是挚友，但商业上也曾有往来，自上次日内瓦一碰两人再无交集，Leo 笑谈缘分。

狗屁缘分！

项宇轩在后面看着宋亦洲一本正经的样，简直没眼看。

这牧场当初隶属商家，在股份变更时被宋亦洲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去，换言之他才是背后的主人。

鬼知道项宇轩才在赛车场上被叫过来，下午玩玩车不香吗，做什么鬼跑到这郊外。

宋亦洲和 Leo 聊天时连织低头揪着绳子，一句话不想参与。

然而他又怎么会放过她。

“沉小姐不会骑马？”

他状似无意道，“野骑牧场有专门的俱乐部教练，可以让他们教教你。”

连织抬眸，和他漆黑的瞳仁相撞，他笑意在表，眸底怎么看都很微妙。

“不用，我懒不想自己拉绳。”

宋亦洲道：“也是，这个蜜里调油的机会，错过实在难得。”

连织：“……”这男人是吃枪药了吗？

leo 中文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对这个成语并不太明白。

宋亦洲又邀请道：“Leo，不如比试一场如何。”

他道，“不过你有佳人在怀，不知道是否会唐突打扰？”

他话都如此了，Leo 只能接受。

连织下马时剜了宋亦洲一道，这男人脑子磕着了吗？重逢后老给她使绊子。

然而宋亦洲看都没看她，策马跑了，反倒让她有种拳头揍在棉花上之感。

见惯了宋亦洲在商场不苟言笑，他从草场上疾驰而过时，漫天碎草飞舞。男人额前碎发也随之飘扬，眉目清朗的模样简直相去两人。

Leo 也穷追不舍。

宋亦洲拉着缰绳，奔跑间背脊崩如弓。

他转而笑看着 Leo。

“下顿酒你请定了。”

Leo 哈哈大笑，说他不会有这个机会。

他朝马肚上狠狠踢了一脚，马儿发出一阵高亢的鸣声，随即超前飞速狂奔。然而马场深处有道深深沟壑，溪流蜿蜒而过。

马儿半脚踏空，直接昂起首来将 Leo 摔进了水沟里。

意外骤然发生，连织和项宇轩吓大跳，迅速往这边赶。

Leo 人倒没事，不过全身裹成了泥人，九月天气阳光虽好，但温度却是清凉，一阵风冻得人直打哆嗦。

项宇轩赶紧带着 Leo 去换衣服，等他两人走后，连织狠狠瞪宋亦洲一眼。

“宋亦洲你故意的吧？”

说什么比赛都是幌子，就是在变相做搅屎棍。

宋亦洲扬了下眉：“是我把他摔进水坑里的？”

连织：“……”

她也不多废话，转身就走，男人风轻云淡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Leo Aenault，D0 集团雷诺克先生的四公子，雷诺克这一生有两个妻子，目前皆已离婚，现在他和好莱坞某女星情感发展迅速，外界传言步入婚姻可能性极高。”

连织脚步一停，不懂他为什么说这些。

“雷诺克今天过了七十，驾鹤西去是早晚的事。”宋亦洲走到她面前，目光注视着她，“你是真不嫌累腾，才会愿意不久将来陷进这场遗产纠纷。”

连织道：“不用你管，我喜欢不行吗？”

宋亦洲讥诮一句。

“是啊，沉小姐放着满京城踏破门槛的青年不要，挑个外国人，自然是因为轰轰烈烈至死不渝的爱，难不成是为了找个挡箭牌？”

他这反话说的，仿佛跟别人心里的明镜似的。

连织脸上浮现一丝恼怒。

“我因为爱又怎样，想找挡箭牌又怎样，你管我！”她道，“我不找他难道找你宋亦洲吗？”

沉默。

死寂般的沉默。

只有男人隐忍紧绷的下颌，他脸色明显不好看。连织拔腿就要走，然而被一阵力道扯了回来。

她在他怀里堪堪稳住后，抬头便撞进他漆黑深邃的眸底。

“为什么不？”他道，“如果你只是想找个挡箭牌，找谁不行？”

他说宋家最为合适，未来不会面对家产权势之争，更不会有人觊觎她任何。

想不趟京圈这摊泥水里，不一定非得远去国外。

阳光肆意洒在二人肩头，落在她茶色瞳仁里懵懂且震惊，像极了——一年前无数个日日夜夜。宋亦洲眼神情不自禁柔和下来，拿掉她肩头的碎发。

却听她说。

“找谁都可以，就不可能是你宋亦洲。”

宋亦洲一顿。

她眼眶微微红了。

“一年前是说的分道扬镳，我感激你借我的三千万，也感激你在辰达带我的成长甚至没有你就没今天的连织。”

但过去就真的过去了。

放弃…是她心头的一根刺。

宋亦洲低头看她半晌，低声道。

“你又怎么知道，放弃是不够喜欢？”

如果不是，那一句 husband 何以会让他心头微动，暴乱的街头，他何以会第一次惊慌失控…

那种感情宋亦洲二十六七年之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有。

“不是…”

连织轻声摇头，说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喜欢一生中无数个时刻都可以发生，对猫狗的怜惜，对同路人的伸以援手。

“但我很确定，我要找的是无论任何时候都不放弃我的人。”

她说理解每个人都有苦衷，每个人都会被掣肘。正如当时的局势下，她待在他身边何尝不是一种权衡。

当初她顶着秘书的身边待在他身边，除了他本人，何尝不是看中他的身份和钱财。当时难以启齿，但的确就是多方面原因。

明知道他和沉希有婚约，明知道自己是个见不得光的第三者，所以这期间也会多次有想退缩的时候，甚至想找其他人安安稳稳步入婚姻殿堂算了。

宋亦洲深深地看她片刻。

连织道：“你放弃我我理解，就如同那段关系我也不一定百分百忠诚于你。”

她淡淡一笑，“也不怕你知道，我性格其实挺凉薄，所以我绝不会找将情爱看得凉薄的另一半，Leo 的背景可能哪哪都不如你宋亦洲，但他至少热情似火，以后也绝不可能有机会轻言放弃我。”

真真假假，她交待完了。

之后哪怕宋亦洲查出什么，她也提前坦诚了。

宋亦洲手缓缓松了，低眼看她准备和过去一笔勾销的样子。

“所以我去年六月回来和你分手，你毫不意外。”

“是。”

连织说毕竟在那之前他都快消失一两个月，她已经在努力开始新生活。

“也不难过？”

“一点点，毕竟我之前是孤儿，也习惯了这些。”

她缓缓摇地那下头，宋亦洲心里抽得跟什么似的。

他找了个什么样的丫头，他自问自己对情爱已经足够看淡，结果有人比他抽身更快。

“宋总再会。”

她最后一次用以前那种语气和他说话，准备走了，和过去一刀两断。

宋亦洲听见她说。

“之前我真没怪过你，但你以后别再来妨碍我了好吗？”

她抬眸看着他，道，“不然我不会对你客气！”

*

宾利缓缓朝市区开去。

司机张旭是继方成之后一直跟在宋亦洲身边，身手了得，负责对外的事务。

他转头方向盘时，眼睛瞟了下车内后视镜，后车座里宋亦洲紧绷着一张脸，脸色难看没人敢和他说话。

明明来之前还挺好，和颜悦色的。

车窗降下来，一截点燃的烟在宋亦洲手里明明灭灭，夜色如薄雾覆盖在男人深邃的面庞。

他转而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牧场，想着刚才她一番坦诚，干脆的离别。

仿佛辰达那小半年和他，只是她人生中的小小跳板。

跳板…

哪怕宋亦洲不在乎这个词，现在莫名咀嚼着嘴里也一阵不是滋味。

人生遇钟爱者的概率千万分之几。

不然不至于宋家满门都是凉薄之人。

他想起她横眉冷对说找谁都可以，就不能是他宋亦洲，想起她在 Leo 怀里假笑得肆意，再想起她说再敢妨碍就对他不客气。

宋亦洲眸底深黑，突然轻笑。

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对我不客气？

他摸出手机，给沉祁阳拨了个电话过去。

*

沉祁阳接到电话那会，正在青阳市。

三叔家的女儿未婚先孕，仗着父母生性疼爱，不忍苛责反倒拿乔让自己嫁给心上人，不然就和家里断绝关系。

沉祁阳得知这事脸色铁青，他第一时间封锁消息，沉母最是在意礼仪伦常，知道后怕是能气得晕厥。

他赶到别墅那会沉乐盈正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脸色消瘦像是要脱相。

沉三叔三婶从最初的心硬到现在已经毫无办法。

“爸爸，我和他高中就认识了，出国这几年他一直在等我。”

她擦掉泪，“之前我也想过和他要分开，但真的太痛苦了，我知道我做出这种事丢了沉家的脸，以后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吧。”

这话是以进为退。

她仗着爸妈和两位哥哥的疼爱，自然知道不可能真的不管他。

话刚说完，就听见一阵清脆的掌声。

众人转头看去，沉祁阳站在门口，冷眸直勾勾瞧着这场戏码，凉意乍现却还能勾出几丝笑。

“挺感人，三妹这爱情故事听得我都动容了。”

沉乐盈往里缩了缩。

沉家她最怕的就是沉祁阳。

三叔嘴唇动了动：“祁阳——”

沉祁阳沉声道：“三叔别担心，这事除了我以外沉家没人知道，外界更不可能。”

他直接拉根凳子坐在沉乐盈对面，坐着的姿势仍然居高临下，一双很沉幽戾的眸子看得沉乐盈直发怵。

“你放心，沉家做不出来棒打鸳鸯这事，我更不可能。”

他表情闲淡，往她肚子觑一眼，“既然怀了当然得生，好歹是条生命不是？总不至于让他当野种。娃该生就生，婚礼该办办。”

沉乐盈一喜，沉祁阳在沉家拥有绝对话语权。

她以为家族接受了。

“哥。”

“祁阳，这——”三婶明显觉得不合适。

沉祁阳大手一挥，紧接着说：“即日起沉家会将你从族谱里除名，律师就在楼下，签订了脱离亲属关系协议书，你姓阿猫阿狗都行。”

他嘴角的笑近乎残酷，“恭喜你三妹，你自由了。”

—

4000 字，没写到想断的地方，但到点了，晚安。感觉连织以后有多少未婚夫都得被他们搞掉，宋总的绿茶属性来了。

沉祁阳：记住你说的不棒打鸳鸯。

0175 下卷 48，宋亦洲沉祁阳打太极

他嘴角的笑近乎残酷，“恭喜你三妹，你自由了。”

沉乐盈瞬间懵逼。

连同沉家三叔三婶，和疼爱乐盈的亲哥哥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可律师已经带着文件进了房间，四五个佣人直接架着沉乐盈过来签字。

直到手被强硬摁上红泥，沉乐盈才像如梦初醒般，疯狂挣扎。

“我不签！这份文件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力，我不签！”

沉祁阳全程冷眼旁观。

沉乐盈哭道：“爸！你救我！我是你唯一的女儿你舍得这么对我吗？”

三叔心软不忍道。

“祁阳，和你妹妹好好说，干嘛非得——”

话没说话，沉祁阳直接朝旁边示意。

“三叔三嫂累了，先下去休息吧。”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直接将沉三叔请下去。

他这位叔叔舞文弄墨多年，生性优柔寡断，老来得女竟被晚辈揪着鼻子走。

沉乐盈发完疯闹完了，茶几上的水杯和纸张洒落一地。

但手印仍然被强摁在纸张上。

沉祁阳说话一言九鼎，全家无人敢拦，她眼泪鼻涕混了一地，惊魂落魄抬头，沉祁阳浓眉凛冽，正目光沉沉地盯着她。

“咱们家养育子女不求回报，前二十年吃穿用度，没人和你算，我也不至于找你讨回来。但今天既然断绝关系，你身上属于沉家一针一线都不能带走。”

两个人佣人直接卸掉沉乐盈身上的手镯耳环，连同她毛衣领口的胸针也脱落在地。价值连城的宝石此刻成了琉璃珠子，沉祁阳一脚踢到角落。

他笑看着她：“三妹，祝你和妹夫白头偕老，子孙满堂。”

沉祁阳说完直接冲后面斜了一道，“把她扔出来，以后兰亭园永远不准出现这号人物。”兰亭园是沉家三叔在青阳市的落脚地。

话落，几个穿西装的男人直接架着沉乐盈就往楼下走。

她是千金之躯，从小被疼着哄着应有尽有，此刻却如同粘板上的肉被众目睽睽抬下去，她挣扎哭闹，大叫嘶吼偏偏无事于补。

偏偏身后男人在楼梯上轻飘飘一句。

“小心孩子，毕竟娃是无辜的。”

一句话断绝了她想以孩子要挟的念头，为爱冲锋是个轰轰烈烈的词，但落入现实却是天壤之别，兰亭园和沉家代表着绝对的权势和地位，之前人人对她点头哈腰，去店里清场的待遇。

之前她是座中客，之后她是路边人…

原来爱相比起地位和财富也不过如此。

在要被强行架上车那瞬间，沉乐盈疯狂挣扎，推拒间摔倒在地

。

三婶和三叔心都碎了。

然而沉祁阳却冷眼看着她不顾伤口爬过来，狼狈抓着他的裤子

。

“哥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求你不要将我赶出去！”

她撕心裂肺哭道，“你小时候还教过我看书写字，我被同学欺负是你替我替我讨回公道，这些都是你说做的你忘了吗？”

“我不要他了好不好，我也不要孩子！我要爸妈，我要你们求求你不要赶我！”

不得不说沉祁阳这招是真狠，沉乐颜以死相逼闹了一下午，他两句话便让她断了心思。

沉祁阳垂眸看她，嗤笑了声：“不闹了？”

她忙不迭点头。

“现在和我讲讲，你这小情人是谁？”

….

从兰亭园出来，沉祁阳坐进迈巴赫后座，面色黑沉如锅。

他这妹妹打小被宠坏不理世事天真浪漫，净学得白日做梦那一套，今天这事但凡往外泄露一星半点，沉家几代上下都会烙下污点。

上流社会端的好听是高人一等，实则骨子里流出来的血尽是迂腐老旧，自诩血脉纯正，品性高洁，要真听说沉乐盈这事背后脊梁骨都能戳烂。

沉祁阳名声本就不好他不在乎，但家里还有几个姐姐妹妹。

谁也动不得沉家人。

想着沉乐盈口中那位人穷志不穷的好男儿。

沉祁阳手指在窗弦上轻点，眼底压着几丝嘲讽。

阔别五年还能旧情复燃？前脚破镜重圆后脚就怀上小孩，这事怎么就那么巧呢？

驾驶座的汪唐听见他说。

“你去查查周正这人，看看是不是有人特意指使？”

“是。”

汪唐顺便将一份文件递了过去，说是来时江大公子转交给他。

里面是什么沉祁阳自然清楚，他拆掉线头，两份文件抽出时竟毫无交集。

毫无交集..

宋亦洲和连织除了工作外，竟是没有一丝一毫牵扯，乃至全公司上下听说连织这人，第一反应便是尽心尽职的秘书。

不怪他查不到。

当初和连织这段宋亦洲瞒得密不透风，没有在任何公共场合留下痕迹。除开目光犀利的宋老爷子，连同小尾巴的沉希都毫无察觉。

“江少爷说思娅小姐在辰达工作期间，倒是出现过另一位秘书和宋总闹绯闻的情况，宋总曾多次带她赴宴，也私下买过礼物。沉希小姐当时理智失控，也因此做出后来的不明智之举。”

是嘛..

沉祁阳深黑目光在纸上逡巡而过，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多了。

正念着曹操，曹操的电话就来了。

沉祁阳接在耳边，似笑非笑。

“宋总，什么风把您电话吹我这来了？”只闻见一丝清脆的钢响，他拢火点了支烟，嗓音低醇而凌冽。

宋亦洲道。

“回京数日还没和你碰过，Billy 一直在太阳岛供养着，有空来一局如何。”

Billy 是沉祁阳驯服的野马。

野性难训的时候沉祁阳隔三差五驱车去西郊，如今成了只温顺良马他反倒失了兴趣。

沉祁阳轻哼了声：“无事不登三宝殿，骑马只是你的由头吧？”

宋亦洲淡笑道：“江南一万六千亩地，单单仅你和江家不可能吞得下。”

“吞不吞的下是我该考虑的，再怎么着也轮不到你宋亦洲。”沉祁阳呼出口烟，很明显真不打算和他合作。

几番较量下他仍不松口，宋亦洲声音平静。

“买卖不成仁义在，你若改变主意宋氏随时欢迎你的到来。”

沉祁阳嗤笑了声，正要掐断电话。

他又道：“对了忘记恭喜你，沉家估摸着好事将近，记得到时候发邀请函。”

好事将近…

电话挂断，沉祁阳咀嚼着这几个字，眉梢忽而一拧。

“订明早的机票回去。”

汪唐知道他在青阳的行程明明还有半月，现在突然回京，但他没有过问。

“好。”

0176 下卷 49，陆野宋亦洲暴揍

京市公安局。

会议室紧闭，陆野一身常服，浓眉下眼眸凛冽深黑，迫人得紧。

他道：“在行动之前，我先将情况做个简单通报，一年前四月十日，犯罪嫌疑人江启明找收押过程偷渡前往菲律宾，在绕行八个国家后短暂留歇西班牙，我国国际刑警组织以华国国家中心的名义发布通缉令，期间省厅市局在国外的线员打草惊蛇，让其再次逃窜。”

“他反侦察能力很强，在美期间多次释放烟雾弹，这次将其定位在洛杉矶也是因为他辗转通过信息联系过江仲鹤，江仲鹤兜兜转转通过国外银行多次洗钱回完洛杉矶。

他道，“两人都是狡猾之辈，所以第二次抓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会议室坐着的四名警员全是和他出生入死过。

冯珂道：“陆局，真不从省厅派两位同事过来？”

陆野沉默两秒，盯着他看，像是只审时度势的狼。

“此次抓捕江启明的行动只限市局。”

他手指在桌上轻扣，沉声道，“记住，也只限这个办公室，如有泄露，我包括你们四个都得卸下这身衣服，交还给国家！”

这话太过严重，四个人同时震惊了。

江启明案影响太过恶劣，其名下的四十多家会所涉黄涉毒，带来的社会影响极其不良。

这次命令从中央直接下放到一线市局，连公安部和省厅都略过，就怕再次有内鬼打草惊蛇。

陆野回办公室后，张助理道：“陆局，刚才贺省长来过电话，他说周六早上十点和叶部会巡查城西月牙湖，让您同去。”

陆野放笔的手一顿，漆黑的眼底随即一丝嘲讽掠过。

贺仁来打的什么主意，他一清二楚。

陆野道：“下次他再来电话不用告诉我，一律说我不在。”

男人平时说话沉声但冷静，第一次有些不近人情。

半下午忙碌过去，陆野在重整材料颁布调令，让四个警员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警局离开，且不引起任何怀疑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傍晚的时候，门再次被敲响。助理说有人拜访。

陆野眉头微拧，一句请人进来，平静而不经意，然而在看清是谁之后。

他黑瞳一缩，眼神瞬间变了。

宋亦洲身量颇长站门边，淡笑道：“我不请自来，还往陆局不要见怪。”

他西服换成了休闲款，熨帖在肩膀上给人随和之感，但看过来时的眼神极深，带着研判。

陆野黑眸沉沉。

“宋总。”

宋亦洲：“陆局认识我？”他虽是问句，却毫无疑问。

陆野没有笑意地弯了下唇。

“鼎鼎有名的宋氏集团当家人谁不认识？”

秘书端进来两杯茶，宋亦洲却表示去警局的咖啡间闲聊如何，话题太过平常不适宜此庄严之地。

陆野同意了。

这个时间点警局的人要么下班，要么外出执勤，空旷的咖啡间只有他们两人。

宋亦洲直接开门见山。

“不知道陆局认不认识连织？”

陆野黑眸一抬，和他审视的目光相撞。

“宋总说的是哪种认识？”

空气中有刀光剑影之凌厉，偏偏身在其中的两人浑然不觉。

宋亦洲笑道：“哪种认识都只能算认识。”

他手指轻轻地捏着杯耳，漫不经心道，“我近来得知一些之前不曾了解的往事，特来向陆局答疑解惑。”

陆野凉笑道，“解什么惑？有疑才有惑，宋总既然找到了我，不应该都了解清楚了吗？”

宋亦洲眸子一抬。

陆野道：

“你想问我和她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两双深黑眼瞳对视，宋亦洲笑意渐淡，手臂隐隐暴起青筋。

清楚又不清楚。

但总有蛛丝马迹可寻。

宋亦洲看他几秒，薄笑道：“有什么可好奇，总在我和她之后，这丫头贪玩又心性多变，招人而不自知，给人相爱的错觉是难免的事。”

贪玩，心性多变，相爱的错觉……

陆野扯唇，笑里骤然变得冷酷。

“那你想问什么，我和她什么时候上的床——”

话音未落，“砰”的剧烈一声，宋亦洲一拳砸他脸上，眼底是骤然而起的怒意。

拳头砸面，陆野嘴角瞬间出血，哪怕看清宋亦洲出手，他却并未躲。

男人直接摘掉了警徽，连同象征着警察身份的东西一切全摘。他眼底寒意乍现，一拳狠狠回敬。

连同一年内压抑牵张得近乎爆燃而起的戾气，全部悉数还给他。

—

这周更五休一，明天休息。

后面有个情节一直打不通，焦虑ing，我看了宝们关于野子的评论，目前没有宝贝猜中，宝们继续看哈。

0177 下卷 50，宋亦洲宣誓主权

陆野眼底寒意乍现，一拳狠狠回敬，连同压抑牵张得近乎一年的戾气全部悉数还给他。

偌大休息室发出激烈撞击声，听之耳朵都为之一颤。

有下班的警员路过，闻着声音赶过来，揪衣领的两个男人顿时松了。

“陆局？”

他有些讷讷不知所言，怀疑自己看错了人。

可地下散落的勋章和男人挺阔的背影，不是他又是谁？

对面的宋亦洲已经从刚才的失控中迅速冷静了下来，他脖子上的青筋仍死死绷着，扭头看向一边。

颧骨上的淤肿，和一道被金属拉过的血口子昭示他伤得不轻。

“你出去吧！”

陆野头没回，声音低哑。

这一拳豁开了他压抑忍耐的火山口，暴戾和愤怒哪怕攥紧拳头仍然不下，但这里是警局，身份和职责不允许他再意气用事。

警员讪讪离开。

陆野甚至无心捡徽章，点了根烟坐在凳子上眯眼看他。

“宋总今天是来耀武扬威？”

宋亦洲忽视掉他话里的嘲讽，眉头微动间揪住了“耀武扬威”几字。

他似乎误会了什么，而宋亦洲自然愿意让这个误会延续下去。

“不是，只是答疑解惑。”他沉默了两秒，直至压下眼底的寒意。

“陆局如何看待“爱”之一字？”

这话题像极了聊天的开场，永远不适合在他两中间出现。

陆野眼睛黑亮，不接话。

宋亦洲捏着茶杯轻轻地转。

“于宋某而言，爱是了解一个人的全部。一年前某些事情我不曾得知，所以我必须找你这么一趟，至少在她告诉我之前。”

陆野冷淡地看他几秒。

“一年前你不清楚，我倒好奇，如今你从何得知？总不至于是她告诉你的。”

最后一句话里带着嘲讽，和对连织实实在在的恨。

宋亦洲凉笑：“所以之前你就清楚了？”

两个男人面面对峙，却都想从对方嘴里套话。

香烟在陆野指间燃烧，明明隔着一段，那股灼烧感却仿佛麻痹了他整个手掌，陆野听到宋亦洲聊起了他和连织的往事。

挺俗的开场老板和上司，可大抵是一类人，宋亦洲很早便发现了她的不甘和野心。

怎么形容，像是一株横生的杂草挣扎又用尽办法，大抵是恶趣味，他选择放任看看她最后能走到哪里。

可他唯一没估量的，便是他的心。

陆野垂眸一直没搭腔，可烧蚀的手指无不昭显他的压抑。

“陆局往事不可追，未来才是。”

了解并不是为了兴师问罪，而是她若永远有保留，便永远无法真正坦诚看他。

感情只在长在平等毫无保留的土壤里。

宋亦洲缓缓起身，眼神直盯着陆野微微一笑，“您的未婚妻温婉动人，乃天作之合，宋某先在这里提前祝贺。之后我和她的观礼现场也欢迎你携妻女到来。”

“再会！”

一番话说的大度，可宋亦洲下颌隐忍，绝不是表现得那般大度。

直到人脚步声消失在走廊，陆野才缓缓松开攥紧的手臂。

那一拳头直击宋亦洲半边脸，比起陆野嘴角淡淡的血迹，谁输谁赢可想而知。

可这一刻他才是输者。

他背脊坍塌了，咬紧牙关脸颊抽搐着，仿佛重回一年半前蓉城的那晚。

分道扬镳时还有如裂帛般激烈的撕扯，往后只会平静地越来越远。

他不过是在那段关系里轻描淡写的一笔。

手机一直在震。

不知道多久后陆野才接。

贺仁来声音传来。

“你现在是特地把我的电话拒接了。”他淡笑道，“一个陪同巡查就让你警惕成这样，会不会想太多？”

没有想多。

官场交往就是这样，有一次就有无数次。

当叶家的关系网不断地朝他撒过来，最终的结果只会将他和叶诗沅牢牢绑在一起。

“你想清楚了，要真不想去我也可以——”

陆野却道：“周六有时间，我到时候来找你。”

“想好了。”

陆野盯着虚空数秒，眼眸直至暗淡。

“嗯。”

*

连织选择leo有她的理由。

重活一世，比起能力增长，她更重要的是有了自知之明。

曾经自命不凡，总以为凭着才学和奋苦总不比那些二代们差些什么，可养育和思维的培养是家族几代沿袭下来的智慧，繁荣则盛，贫穷则衰。

在她还在为生计而发愁时，这群公子哥们已经见识过她远远不能想象的世界，几十年的沉淀绝非她一朝一夕的学习能比。就说沉祁阳看似纨绔浪荡，实则心思深沉真假参半。

长期同在一个屋檐下，连织必定被他瞧出些什么。

假千金再怎么逼真也是假的。

沉家二叔有位大女儿很多年前就定居法国，这些年不过寥寥回来数次。

连织亦打算如此，她拿 Leo 当她移居国外的幌子，如今亚新建筑也在接触国外的业务，连织有考虑在美国开建筑事务所分所的打算。

等沉希和江家得到报应，她借着订婚培养感情为由长期定居美国，之后结完婚再离就是，只要能远离华国和沉家，她被拆穿的可能性就能远远减小。

周末，连织请 Leo 来紫荆山庄做客，想趁着沉祁阳不在确认关系。

这厮性格古怪，指不定要作出什么幺蛾子。

然而她的算盘落空了。

沉母刚在客厅和 leo 聊了两句，对外人一向笑意淡淡，但 Leo 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从国外的一些趣事包括和沉祁阳做同学那几年都拿出来侃侃而谈。

沉母听到儿子不曾有过的一面，笑意渐渐爬上眉梢。

气氛渐渐融洽，就听见佣人绕过门厅道。

“大少爷回来了。”

话音刚落，沉祁阳绕过门厅朝这边走来，他穿着件黑色卫衣，胸前张扬的 logo 正如他本人，身后帽子将他的面部轮廓愈发修饰得凌厉。

明明是一副浪荡不羁的做派，但眉眼间的气势却根本藏不住。

沉祁阳目光在连织不欢迎的脸上一掠而过，扫了眼茶几上的各式礼物，再看她和 Leo 同坐一边沙发。

而沉母坐在斜对面。

他是何等人精，只一眼便心思流转，一下子便明白宋亦洲那句祝贺什么意思。

“来找我叙旧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我要不回来今天你不落得一场空。”

沉祁阳大喇喇坐在 Leo 身旁，手握他肩膀，“兄弟你可真不够意思。”

他眼尾往连织那边扫了眼，那眼神绝不能称之为笑。

男人那一握 Leo 感觉肩膀千斤重，他笑说以后有的是机会。

“可别，我又不住这。”沉祁阳捞起礼盒，捻了两根茶叶往嘴里送。

那是 Leo 借着献殷勤的功夫想要送给沉父的，小小一盒价值千金，就被他像牛嚼牡丹似的拨弄。

他说这一个月他多在青阳，让 Leo 和他同去，一定好好招待。

沉母察觉到丝怪异。

沉祁阳对外人和和气气，一向滴水不漏的，今天明显有些不对劲。

她责怪看他一眼，转移话题聊起了他们在英国伊顿公学那几年，提到这个 Leo 朗声笑开，说每次划船赛还是沉祁阳带的队，次次都拔得头筹。

Leo 对连织道。

“学校现在还保留着赛船项目，阿织要是有兴趣以后可以带你去。”

“好啊。”连织回以一笑。

“说到划船赛，当时你从河里掉下去可回去又躺了半个月，你爹地知道这件事甚至让半个庄园的佣人都来学校驻扎。”

沉祁阳慢悠悠道，“怎么样，现在还有在喝药吗？”

Leo 之前身体不好，所以比起骑射武术更喜欢诗词文墨。

好倒是好了，不过他偷偷往旁边睇去一眼，担心连织更喜欢强健会武的男人。

连织道：“我游泳还挺好，以后你再落水我还可救你。”

话落，连织看到他身旁的男人似笑非笑投来一眼。

笑在表面，眸底的冷沉幽戾直瞧得人对视不敌。

0178 下卷 51，弟弟吃醋

leo 走后，连织回房间休息。紫荆山庄她是半刻不想多待，借口公司有事，但说什么沉母也留她吃了晚饭再走。

弧形阳台外是颤颤溪流，天鹅正在梳洗羽毛。

连织却在闭眸合计心事，这些天不用车子楚传消息，江家在京城波涛汹涌的事，她也有所耳闻。

随着江启明名下会所涉毒浮出水面，哪怕江仲鹤再怎么一力压下，江家必定受波及，更何况孟烟这半年断断续续传来的消息，连织都通过松文彦暗暗递交到了公安部。

江启明若被抓回国必将面临重罪，只是这事能撼动江家几分呢？

江仲鹤这段时间老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去警局，是因着江家还是江启明？

市局那边封锁消息密不透风，连织也无从得知江启明的具体信息。

而松文彦只说之前在西班牙那次抓捕被他逃窜了，现在还没有明确消息传来。

真的还没找到吗？

正想着，身后传来清冽一声。

“挑来挑去最后看上他了？”

连织转头，沉祁阳正斜靠在门口，他并无进来的打算，但身量颇长肩膀修阔，堵在门边极有压迫感。

连织瞪他。

“你进来都不敲门吗？”

“自己家里敲什么门？”沉祁阳耸肩，“而且我有进来？”

这个男人明显精通语言艺术。

连织知道他口里的“他”是谁，假笑道：“是啊，不行吗？”

“不行。”

连织兀自一愣，沉祁阳这人向来模棱两可真假话参半，这还是第一次直接了断。

她随即升起一丝愤怒。

“凭什么，我看上的人你有什么权利说不行？你以后看上谁我也能一句否？”

“凭老子讨厌咖喱！”

沉祁阳又淡笑道，“至于你说的后半句，让你失望了，暂时还不会有这么一天。”

两双眼睛对视，男人眉头压着，看似平静，实则已经隐隐不爽。

火气冲上连织脑子，她却和和气气假笑。

“不好意思，我最喜欢的就是咖喱，咖喱鸡咖喱蟹…”连织道，“妈妈还说这两天叫佣人弄咖喱牛腩给我吃，如果我和 Leo 能修成正果，答谢宴上我也要全办咖喱。”

这话是气话，连织看不得他那么嚣张。

她每说一句沉祁阳脸上就黑半分，他阔步进来，咬牙几乎气笑了。

逼窄的阳台，他几步上前，连织直接被他堵在阳台角落，高大的身影几乎贴了上来。

她受不住往后退他却步步相逼，知道她背后抵上栏杆退无可退，连织眼瞳里全是他黑眸幽戾的倒影。

“专门来气我是吧？”

他道，“才这么几天用情这么深，十几天就要修成正果，你玩呢？”

他两手分抵在她身旁的栏杆上，这姿势十足迫人呼吸之间都是他的气息。

连织纳闷蹙眉，澄亮的瞳仁里全是他眉头微压，薄唇紧抿的模样，她不懂他这股怒气从何而来。

“我气你什么了？”

沉祁阳不答，继而低头看她。

“要不要看看，你和他最后能不能成？”

连织莫名涌起一股不祥。

这个男人不声不响搞人的事她听沉母埋怨过几句，说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沉祁阳你敢！”

她声音骤然拔高，沉祁阳轻笑：“你看我敢不敢？”

两相对视不让下，沉母从门外进来。

“怎么了这是，在走廊就听到你两争吵的声音。”

“有吗？”沉祁阳眉梢一挑，“沉夫人你听错了，我明明是在和姐姐，认真探讨择偶要求。”

他搭在栏杆上的手顺势放到连织肩膀上，一句“姐姐”咬牙切齿，尾调却微微扬起，带着股不正经。

连织狠狠瞪他一眼，正要狠拍他手背。

沉祁阳却率先一松，走了。

出了主楼，沉祁阳脸色瞬间黑了，只听见清脆的一声钢响，他点了支烟。

寥寥烟雾氤氲过他冷沉的眉眼。

屋里屋外都不是省心的，前脚沉乐盈为个穷小子冲锋陷阵，就差把待宰肥鹅写脸上，后脚出去几天，家里这个就一见钟情上了。

反对的原因沉祁阳懒得细想，理由一瞬间就有，就是那股熏人的咖喱味。

佣人和沉母都知道他不信这味道，连配菜里都不可能有。

想着紫荆山庄以后一道人性咖喱墙走来走去碍他眼，他气焰都能冲得三丈高。

手机这时忽而响了，是汪唐打来的，向他报告周正这一年接触过的人。

他的确有受人教唆的迹象，譬如沉乐盈回来小半年前他经常出入某会所，至少他这一身行头凭靠他自己的能力是赚不来的。

“你说谁？”沉祁阳道。

“蓉市赵家。”

沉默两秒，听筒里突然笑了两声，那声音听在汪唐耳里却有些毛骨悚然。

赵家…

就是洪帆的一条狗而已。

烟雾缭绕，男人脸上的笑意已经收敛，漆黑的眼瞳却异常冰冷刺骨。

如果之前他只是想拔掉这条横行京都的地头蛇，哪怕现在弄死他的心都有了。

汪唐交代完，正要挂断电话。

沉祁阳忽道：“飞机还停靠在港吗？”

他问的是梁家的私人飞机空客 AHC145，一般供梁老爷子出国开会用。

“在的。”

男人话里跳跃度太大，汪唐有些不明白。

沉祁阳也不打算告诉他。

譬如上世纪的某些恩怨纠纷，老太太的好闺蜜和 D0 集团的继承人有过一段情，后来被伤害后远走他乡。

小老太太也是倔，这些年各种品牌珠宝展都去了，就是不给 D0 面子，连着品牌经理和总代理人亲自送上邀请函都于事无补。

有些人他管不了，就得老太太来。

“老太太身体好之后一直说想来京都修养。”沉祁阳道，“你去趟港城小心把她接过来。”

“是。”

—

问肉的宝宝。

可以倒数了，猜猜是谁先上桌

0179 下卷 52，“绿帽”宴

周内，连织收到来自车子楚的好消息。

沉希和江仲鹤血液样本检测，亲权概率大于 0.9999。一份是孟烟多日前传来，一份来自深蓝水湾的佣人。

当日江启明跟护犊子似的保护沉希，连织就察觉出这两人关系不对，原来是亲妹妹。

当年沉家领养沉希可是去的正规福利院，怎么偏偏却领到了江家的私生女。

暗中操作下，是否连沉思娅失踪都是江家所为？

只是这事过去太久，根底之深实非连织能摸索。

她问车子楚。

【江仲鹤二十六年养的情妇你查得到吗？】

【不好查，这人心思够深，养在别墅里的女人轮流换，只有一份粗略的名单。】

连织粗略扫了眼她给的名单没说话。

如今区法院的审判员孙庆元，当年可是给江仲鹤当了二十多年的司机，别人不知道的事他必定清清楚楚。

这道密封的豁口，看来得从孙庆元这里下手。

和商德集团的后续合作，连织一律交给了刘浩勤，虽然已经早有心理预期要面对宋亦洲的怒火，也准备好足够措施。

然而这天若真的到来，连织想想就头皮发麻，宋亦洲玩阴的可一点不差，当然是能拖就拖。

有上次财政部周副主任的牵线搭桥，明显这次住建局态度全程可谓如沐春风，连织期间跑了邻省几次，对接此次大楼具体要求和风格等等。

政府招标计划书还没出来，但连织已经对这次的招标十拿九稳。

然而这边饭碗还没端稳，刘浩勤就来了求救电话，说他搞不定。

“会议开到一半商德老总突然出现，三连问我都是硬着头皮回的，这项目是你和小高负责，他又是个愣头青，半句磕不出来。”

他道，“快来救命。”

连织一愣。

“你说的老总是？”不是商德集团工程部负责这事？

“商函之，商总。”

连织：“还有其他人吗？”

“你说谁？设计院的人？”

连织莫名松了口气。

她处处防备宋亦洲，没曾想是真误会了，商函之的亡母就生于安瑞市，当初商德在外滩建商业大楼一为了集团发展，更为着纪念商函之的亡母。

“绿意·生长”这个概念由连织提出来，河道包围的双子大厦通过立体漫游环来融入城市肌理，商函之的母亲之前是位佛学家，注重自然。

连织的团队和设计院摒弃掉赘余繁复的线条，将绿化在双塔大楼中极大可能的铺成，商函之连问了几个问题，连织皆一一作答。

只是这位商总和他想象中的倒是很不一样，凡身居高位或倨傲目中无人，或云淡风轻气势迫人。但商函之却是彬彬有礼，气势不足亲和有嘉。

晚宴安排在他下榻的五星级酒店，甲方请客谁敢缺席，包厢里的人互相恭维一圈后，就听商涵之道。

“还有位朋友没到，他也是这次安瑞外滩的控股人。”

连织听了这话，水差点噎了嗓子，就见服务员推开包厢门，做了个恭敬请进的姿势，宋亦洲一身黑色西装走了进来，平驳领让他看起来从容温和，自带几分亲和力。

他进门时目光掠过她低垂的脑袋，脸都快埋进盘子里了。

宋亦洲淡淡的笑意依旧，是商涵之给他拉的椅子。

“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毕竟你们已经和商总挺熟。”

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众人的神经骤然放松，桌上谁人不识宋亦洲，宋氏集团当家人，在这个地产行业勃发的年代，不过短短两年，他靠着铁路和军用装备出口一跃做到龙头老大。

商涵之：“哪的话，最终合同不还得你过目吗？”

他瞥宋亦洲一眼，“你脸咋啦？”

不怪他如此发问，只因他左脸颧骨上明晃晃一块创可贴。商场交际最是注重形象，更何况是严苛的宋亦洲，如此做派还是头一回。

宋亦洲淡淡道：“被人揍了。”

桌上一阵笑声，以为他在开玩笑，谁敢动他呢。

但气氛就这样缓和。

就安瑞外滩未来的前景侃侃而谈，不得不说商德集团目光老辣，周边公共设施齐备，搁七八年前非国字号的地产不得参与，如今到商德手里建成大厦，未来只怕又将成为一个商业中心。

聊来聊去就说到此次设计的问题，说绿化归元是连织和设计院的高经理共同提出来的。

宋亦洲挑眉投来一眼。

刘昊勤这才发现连织低头全程沉默，他道。

“宋总，这是我们亚新建筑的——”

“我知道，连设计师。”宋亦洲淡笑，“之前我在辰达那会她表现也挺优异。”

连织恨不得全程隐身。

这下被cue到，她不得不抬头，宋亦洲正随意看着她，撇开那碍眼的创可贴，男人目光平和从容。

他道：“现在只是更上一层楼。”

众人笑谈还有这段过往，连织假笑同时，眉毛却无形一揪。

都这么些天了，按理说他若真查出什么绝不可能是这态度，难不成调查她和陆野的不是宋亦洲。

正纳闷，服务员挨个上菜。

是道凉拌秋葵，酱汁浇盖下绿意盎然，众人起先没在意，可等菜一道道上，顿时察觉出不对味来——

一桌全绿。

千尾西芹，凉拌蒜薹，连着那蒜泥白肉都像是在青菜汁里泡过几天，绿得晃人眼睛。

绿色本就容易叫人想歪，更何况满汗全席的一桌。

叫人想起了一大顶绿帽子戴头上。

“这是酒店的特色宴席，虽然咱们国家的文化“绿”不太体面，但这个季节，总得多少吃点降降火。”

他轻飘飘道，“连织你说是不是？”

连织迎着 he 调侃的眼神，后背顿时凉飕飕，都恨不得立刻死遁。

她假意附和了两句。

“是啊，秋天容易上火。”

宋亦洲：“那你多吃一些。”

连织险些呛了出来，掩饰性地埋头喝杯酒。

这个男人阴阳人的手段登峰造极，若刚才还对他的态度半存疑，哪怕此刻连侥幸都没了。

一桌绿像是男人整治他的手段，哪怕价格高昂，连织也实在没有胃口。

她全程如坐针毡，别人吃菜的功夫她都以喝酒掩饰过去了，然而空腹容易醉，不过几杯她便头晕脑胀。

酒是肯定不能再喝了，连着这个酒店都不想留，她只想溜之大吉。

宴席散场之后，设计院有人嫌远不愿当晚回，连着刘昊勤都想当晚住下来。商德集团待客周到，套房升级另配有温泉等休闲项目。

连织却是立马打给司机，让他来门口接人。

然而车还没到，商函之的助理却拿着药从外面进来，再自然不过一句请她帮忙倒个水可以吗？商总酒后胃炎犯了，正在休息室。

合同还没签，甲方自然是爸爸。

连织犹豫了瞬，还是拿着热水去休息室。

商函之却没在，连着助理都不知去向。只有宋亦洲闭眼靠在沙发上，满目深邃的面庞因为染上些醉意而欲气横生，敞开的两粒扣凸起喉结像是一坨燃烧的冰块。

她惊疑被骗，正要溜之大吉。

宋亦洲却在这时缓缓睁眼，后退的功夫男人动作明显更快。

起身那瞬背脊如同牵张的弓，几步上前便将她控在了墙角。

“走得这么早？”

...

今晚实在回来太晚了，本来想请个假来着，但想着才休息，还是写了一章，晚安啦。

明天再来改

0180 下卷 53，强吻（微h）

起身那瞬背脊如同牵张的弓，几步上前便将她欺身控在了墙角。

“走得这么早？”

男性灼热的呼吸灌在连织面容之上，连同眼前的光都被悉数遮挡，压迫性十足。

哪怕她已经准备好了足够说辞，依然被他那种目光直视得心慌。

“宋总，要喝水吗？”她道。

宋亦洲“唔”了声，竟也没拒绝，只是手却没接，就着她举杯的动作喝了口，眼神仍盯着她。

水杯搁在他们中间，连织身体正要往旁边挪，他手臂瞬间锁住她腰身，脑袋直接就隔她肩膀上，重得连织寸步难行。

“宋亦洲！”她想支开他脑袋。

水杯摔落在地湿透了大片地毯，他道：“今晚的菜好吃吗？”

满身酒气袭来，连织确定他是真醉了。

“还行。”

“那怎么没见你动筷子？”宋亦洲侧头看向她的眼睛，嘴角仍弯着。

满桌绿谁敢吃啊喂！

说实话连织真是受不了这种文火乱炖，她预料到男人有场怒火将至，偏偏他表现得不痛不痒。她总不至于自己去戳穿吧。

宋亦洲像是没瞧见她随时准备豁出去的勇气，手指还挺有闲心拨弄她的碎发。

“怎么不问我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不等她回应，他又道，“我去了躺警局。”

??

她后脊一僵。

宋亦洲淡淡吐字，有些憋屈：“被揍了。”

靠！靠！靠！

他氤氲着醉意的眼睛仍盯着她，像是不放过她脸上的一丝一毫，若不是连织表情强撑着，怕是心脏都能缩成一个点来。

“宋总，你大概真醉了。”她假笑道，“我先去帮你叫助理好嘛？”

她还是有些害怕这掉马场面，想溜腰间的大手却无限收紧，别说走了怕是在他怀里半步挪不动，力道之大几乎能叫她呼痛出声。

宋亦洲低声在她耳边。

“原来你喜欢这一款？”

连织装蒜：“什么？”

宋亦洲若有所思道：“也是，身强力壮一拳就能揍得人找不到北，比起一味坐办公室又无趣的上司是有情趣多了。”

他嘴角淡淡弯着，但笑里尽是凉意和讽刺，连织头皮瞬间炸开。

此时她闭紧嘴巴，半句话也不接，生怕被他抓住把柄。

宋亦洲却把玩着她纤细的手指，像是对她的精神紧绷浑然不知。

“我一直觉得自己效率还行，但终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他叹气道，“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备考，还能让顺带让两个男人拜倒你石榴裙下，阿织要不要教教我这时间管理办法？”

“我哪有什么刻意时间管理！”她被他那眼神激得脸火辣辣的，漂亮的瞳孔里心虚闪烁偏偏又豁出去了，“宋总既然你都知道——”

话没说完，后颈突然传来一阵压迫，她被迫带向他。

宋亦洲低头含住她樱花色的唇瓣，带着毫不掩饰的泄愤和怒意，毫不怜惜的啃吮起来。

是真的在咬，酥麻混合着酸痛袭来，她眼里骤然涌起热泪，手抵在他胸前挣扎，却被男人成倍地碾压回来。

他手不过在她后颈微微用力，她便被迫张开嘴唇，他瞬间攻城略地，呼吸瞬间淹没她的嘴里。

连织舌尖被他吮得又酸又麻，她手肘狠狠用力在他胸膛一顶。

他忽地闷哼出声，那眼神里有一丝笑和惊异在，然而推是没推开的，他手在她腰上轻轻一捻，她身体便骤然软了下去。

相处近一年，她的身体敏感之处没人比宋亦洲更熟悉。

比起陆野长驱直入，近乎暴力又霸蛮的爱爱让她哀哀求饶，宋亦洲偏偏以勾起她的主动为乐。

情动之时腰上的揉捻更是让她咬紧嘴唇，“嚶嚶”的猫叫从胸膛里发出，腿儿百般缠着他，连着那处都是无限收缩再收缩，九曲十八弯让宋亦洲彻夜舍不得出来，疯狂地探索再探索。

如今不过手指一捻她便喘不过气来，唇舌躲开的间隙刚迫不及待喘口气他便又追了上来，继续咬下了死力道那种。

一丝鲜血在两人口腔里漫开，她气得狠狠一撞他脑袋。

沉闷的一声撞击，宋亦洲脑子嗡嗡响，他却没离开，额头抵着她的，彼此呼吸乱了一地，唇上还沾着血迹看着真是触目惊心。

“想喝酒了。”他道。

她泄愤般狠狠在他脚上一踩，剧烈的疼痛袭来，宋亦洲却没忍住弯了下唇。

“譬如你一年前在酒店端给我那杯。”

连织瞳孔一缩。

她倏然看他，男人醉气织就的黑眸缓缓眯着，却格外幽亮，像是有自始至终的清醒和了然在。

他低声道：“还有吗？”

还有什么不言而喻，一杯酒不足以让人沉浸在欲望之中，除非那时的他已有其他旖旎念头在。

连织脸上已经不止是震惊了。

“你，你什么时候…”

话没说完，男人脑袋骤然垂了下来。

一身重量压在连织身上她几乎摔倒在地，他就像醉气熏天的酒鬼，为了偷香撑到现在实属不易，连织连叫了几声都没有反应。

她直呼倒霉，将他搀扶去沙发。

比起刚才酒意绯色的面孔，如今他唇角沾血在昏黄灯光里，深邃的面容更是显得一丝糜烂绮丽的美。

连织叫了两声都没有反应，她心已经乱了一地，转身向房间外走去。

到门口时身后却传来低低的一声“阿织”。

连织心跳莫名漏了拍，回头男人眼仍然闭着，更像是一句低语。

她甚至不敢去确认他是真睡还是假的，逃也似的跑了。

门轰地一关，沙发上的宋亦洲却缓缓睁开眼，眸子漆黑，若有所思。

—
待会还有一章

0181 下卷 54，陆野暗暗吃醋

京市郊县玥牙湖，轮船沿着蜿蜒湖畔往前绕行，秋风徐来，船的另一边坐着几位秘书。

年过六旬的叶部精神矍铄，感叹起码有十年没有没有来这生命之源。

“我几十年前还在公安局当干警那会，这里可谓寸草不生湖水却是清亮透底，周围的老百姓都以这片湖源为生。”

他感慨，“如今高等住宅屹立，难见当年风光。”

贺仁来道：“可不是，如今东西岸到处都是别墅和洋房，在这边甚至有个传言，东边姓江，西岸姓洪。”

叶部笑了。

“说到这事我倒想起来前段时间民众匿名举报，说是玥牙湖的开发商拿地涉及国有资产侵吞，这是怎么回事？”

贺仁来正要说什么，叶部道，“你做父亲的，怎么不知道多给年轻人机会，让陆野说，公检法是一家你还能有他熟？”

贺仁来笑了。

淡淡的弧度牵于陆野唇角，他道：“的确外界对此纷纷扬扬，二十多年前这里寸草不生，工厂用地不过四五十万元一亩以低廉价格倒卖给江家后，临近开发却涨到三百多万一亩。”

“涉及股权的老板和员工皆纷纷起义，说是法院侵吞了他们的资产。”

叶部道：“这里面还有法院的事？”

“是，现京市法院的首席审判长孙庆元，当年负责这一片的土地拍卖。”

陆野眼睛黑漆漆的，道，“这位审判长在某方面也算励志，当年在江市集团的董事长下做司机，一路提拔为秘书，行政秘书，后又因为履历优秀一路到了法院。”

他无言两秒，道，“从某方面看，他的经历值得作为楷模。”

他这话是反讽，贺仁来深深看他一眼。

叶部道：“楷模是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界定，如果只是私人牟利那必然会成为毒瘤。”

陆野淡淡笑道：“叶部说的是。”

公事说完，船也开到岸边。

叶部感叹起了自家那位小女儿。

“都说我忙，家里那位小皮猴可比我忙得多，这个月几次回去都没见人。”

他笑看着陆野，“都跑你那里去了吧，女大不中留，为着终身大事老爹都忘了！”

陆野淡笑：“叶部放心，警局里优秀的人还是有的，我这做哥哥的自然也会帮她把把关。”

两双眼睛对视那秒，陆野眼眸静而沉，没留半分余地。

叶部这话不过为着试探，可陆野几乎陈词结案的推了回来。

...

人走后，玥牙湖畔的跑道。

贺仁来皱眉看他：“这才是你来见叶庭怀的目的？”

一缕烟雾沿着陆野的指间往上缭绕，他盯着远处没有说话。

他想拿法院的孙庆元做筏，引出江家这条大鱼，必然得先知会叶部一声。

贺仁来：“你一向不理党政政事，这次却迫不及待想将江仲鹤等人绳之以法，做法是否太心急了些？”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江家盘踞多年。”

陆野道，“如果这次不趁着江启明之罪将其一网打尽，以后更难有机会。”

他转而看着贺仁来，“怕我影响你的仕途？”

用贺仁来的话说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贪官，大厦倾倒，春风吹又生。

贺仁来并不急着想拿江家作伐，莫过于省市动荡，江家落马后面临多少外资企业跑路，这并不利于他走向中央。

贺仁来笑道：“在你眼中，你父亲就这么无能？”

陆野牵唇不答。

贺仁来脸色微微沉，又道：“近来我倒有些看不懂你，诗沅这孩子品性端良性格温存，偏偏又钟情于你。除了我能想到的原因，实在不知你拒绝理由。”

“不是。”

陆野没管他的嘲讽，几乎立即否认。

远处湖畔有鸟飞来，去趟边西经历生死，没想到两父子也有能静下心来聊天的时候。

鸟飞掠的影子掠过男人沉沉的黑眸，他吐出口烟。

“她希冀的东西我给不了，跟着我对她不公平。”

他没有笑意地弯了下唇，“你和爷爷倒不用三翻四次来试探我，要真看中哪家告诉我一声便是，我直接带上户口本去见。”

这话就太意气用事的，贺仁来也自问不是卖子求荣之辈。

“你手还疼吗？”

陆野转动了下左手上的戒指，摇头。

“没事了。”

*

宋亦洲那一咬，连织嘴唇肿了好几天。

她将他骂个底朝天，同时也为防他人八卦，默默戴上口罩。

本以为之后宋亦洲兴师问罪的场面不少，连织也做好应对措施。

可这男人竟连着几天没出现，连着和商德集团签订合同时都没见着他，像是那晚之后人间蒸发了。

也好。

连织偷偷松了口气。

她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所有谎言都被戳穿，原来这个男人跟看猴似的，一直在瞧着她表演呢。

任谁都会无所适从，连带着生出几丝莫名的愤怒。之前还想做泛泛之交的朋友，现在却恨不得连见也不见。

如何从孙庆元这里拿到把柄，是连织现在首要头疼的事。

这个人本身德行有愧，经常去各大会所嫖赌，只是她指挥不了警力，没有足够的由头去抓他。

正前后无路，有人就给她送上了枕头。红杉庄园经过大半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的休憩场所。久而久之官官相同，信息四通八达。

其中便不乏省公安厅的赵副厅长，醉后恼于仕途停滞不前，正需要一笔业绩送他上青云。

连织给盛芙然发了条消息。

【芙然，下次这位赵副厅长来红杉庄园麻烦你帮我引荐一下。】

【没问题。】

这边刚发完消息连织的电话就响了，事务所的师妹小郑电话里直接哭了起来，说她闯了大祸。

连织：“别急慢慢说。”

流年不利，原来今天小郑开着公司的车出去，没过几条街和把人家的车磕着了，车门都给人家撞歪。

“织姐，对方车主好像和交警认识，说是我这边全责，我没有这么多钱该怎么办。”

连织被她哭得头大，拿着包包赶紧出门。

“先别哭了，对方的车是什么牌子。”

“悍马。”

连织眼前一晕。

可真能撞，偏偏逮着这么贵的车。

她开车去闽南路的时候，交警专门劈了条道出来，两辆车停在路边。

连织下车后小郑抱着她抹泪，终于有了主心骨一般。

连织看着对面，却有些口干舌燥。

不为别的，陆野靠在悍马车旁，炽烈阳光将他浓黑睫毛落于眼睑之下。

他一身简单的夹克表情淡淡，但无形的气场甚至压过了旁边穿制服的人。

车主人居然是他，连织耳边的风声骤然变大。

陆野也看到了她，漆黑深邃的眸子在她脸上久久停驻。

落于她的嘴唇时，眼眸霎时沉了。

她以为自己嘴巴差不多好完，殊不知眼尖的人一眼瞧见痕迹。

几秒的停留，连织还不及在这目光里看到实际含义。

交警便走过来交待后续。

调监控，分清责任，该走保险该赔赔。全程不过几分钟，陆野对交警表示感谢，也对着小郑的满脸歉意摇了下头。

然而除了刚刚那几秒驻足，他并未再看连织一眼。

“陆野！”

他要走的时候连织叫住了他，男人握住车门的手就这样顿住，转而看她。

“有事？”

他态度比之前还冷，连织道：“耽误你十分钟，聊聊好吗？”

...

晚安

0182

下卷 55，戒指归还

安静的咖啡厅，她和他坐在桌对面，窗边的阳光漏进来一道金边在桌上，像是在他两之间竖起泾渭分明的隔阂。

连织有些恍惚。

曾几何时他们也这样对桌而坐，只是那时他在她眼里是块待宰肥肉，她所有曲意逢迎的心思只是为了搞定他。

“恭喜你，没想到再见你已经功成名就。”连织淡笑道。

从坐下后，陆野一直没看她。

此刻漆黑的目光落在她脸上，他道：“你也是。”

指的是她找到家人的喜事。

连织喝了口水，斟酌字句：“我虽不懂警务系统的升迁规则，但不过一年半就成了公安副局，这期间你肯定战功赫赫吧？”

陆野盯着她瞧，不无讽刺地说。

“所以还得多感谢你不是，不然我大概还在蓉城做个小警员。”

手里的水杯像是骤然要打翻一般。

他提起蓉城，将他口中他俩只存在的高中校友关系突然横亘进一段，却是两人都无法拔除的利刺。

气氛仿佛重回那晚。

连织眼神不定，又喝了口水强笑。

“大概这就是际遇，因缘际会不过是为着老天在后面给你安排好了青云直上的一段。”

她进门后心思活络，顾左右而言其他，点咖啡叙旧，就是不直入正题。

陆野目光却直直锁在她脸上，轻扣了下桌面道。

“你想说什么？”

她和他深黑的眼睛对视，有光盈满在他眸底凌厉而警敏，她所有的心思都像是无所遁形。

也就在这刻，连织打消了想要和他合作的心思。

且不提他们之前的纠葛。

这个男人太过警惕，顺藤摸瓜的功夫连织就曾深深见识过，只怕他能从她一步意图里看出她所有筹谋。

目前他们的关系已经不适合绑在一条船上。

电话这时响了，是小郑打来。刚才连织拜托她回去帮自己取东西。

“你等我两分钟。”

连织说完就出去，回来时拿着个鼓起来的包裹，而等她将里面的东西抽出来后，陆野眼眸瞬间就沉了。

“这是之前你给我的工资卡，房车钥匙，白贝母手链…还有…”

连织低头没看他，一一将物品从文件袋里掏了出来。

而随着口袋渐渐变轻，她的心也像是空落了块。过去一年半她总是藏着连自己都不懂的心思，反复拿起这些东西，棕色真皮圈被她秃噜得光滑平整。

属于陆野的气味渐渐散去。

大概连她自己那时都不愿承认，东西在牵绊在，她总觉得未来说不定他们还会重逢。如今虽再见，却已山重水复。

“还有戒指。”她看着他，轻轻推了过去，“东西我都没动过，现在物归原主。”

盒子打开，独特却简约的六爪款式，冰冷的耀芒不知刺痛了谁的眼睛。

有些记忆根本没法忘，譬如导购小姐热情推出多种样式，陆野独独瞧中角落里的这款，形状如花屿，如她一般灿烂热烈。

光是想象她纤细手指套入的模样，陆野便挪不开眼。

彼时的欢愉，如今像带毒的荆棘一般扎进陆野心里。

连同莫名走进这家咖啡店的心思，都变得无比可笑。

陆野看着她眼底的坦然和如释重负，薄唇紧抿，生生扯出一丝轻嘲。

“戒指还我做什么，我要对别人求婚当然得买新的。”

重逢后他多作冷漠和视而不见，此刻话里是第一次的连讽带刺

。

连织捏紧了水杯，淡笑道。

“肯定得买新的啊，但属于你的东西自然还给你，还有…抱歉！”

指甲在杯壁刮出的脉络像是连织茫然怯懦的心。

她想这辈子欠陆野的不止是一句抱歉，从头到尾都是她在利用他，恨不得榨干他身上一丝一毫，那时候她刚刚重生带着一身戾气，总以为全天下所有人都欠她。

可陆野到底没欠过她什么，反倒是好几次为她搭上一条命。

怯懦者欺内，这样的她和沉希有何区别。

“叶小姐天真烂漫，性格温柔，生在富贵之家却没有半丝骄矜之气，连我这么个喜欢挑刺的人都觉得哪哪都好。”

她说这话时脸转向窗外，陆野只能看见她白玉般的耳廓。

聪明如他，怎么会听不出来连织是在告别。

陆野骤然攥紧了手。

“那天我和她聊天的时候，她说从小她爸妈就爱各种管着她，大学时候打个九价疫苗她哭了，全家兴师动众司机来接几个哥哥来

接，还奖励她去迪士尼玩了两天，这种氛围是很多家庭没有的，所以她成长得明媚无邪。”

那种全家疼着哄着的经历，听在连织耳里只觉得陌生。

被爱过才会学会爱人，很抱歉她却只会索取，空洞的情绪久久荡在连织胸口，过后她才知道是自卑。

连织转而看着他：“你小时候也过得并不顺遂如意，正需要叶小姐这样的小太阳，真心祝福你和她白头偕老。”

大约是窗外阳光太过刺眼，她眼前被水汽氤氲得一片模糊，对面男人的表情看不真切。

错误的人总是会在合适的时候谢幕，譬如她。

连织冲他颌首后起身朝外面走去，每走一步陌生的撕裂感便涌到心口。

眼眶很热。

哪怕她已经无数次为未来筹谋，每一种都没有陆野，可真正到分别这天连织还是无可抑制想起了江启明绑她那天，陆野那决然一跪。想起从车上滚下来，他会将她牢牢锁在怀里，将危险留给他自己…

想起上辈子重逢，他将银行卡的二十万放桌上，说女孩子别这样糟蹋自己。

梁老太太对她说。

娅娅，你要找一个本身品德就很好的人，而不是只对你好的。

连织想说她遇到过，只是失去了。

以后怕是也不一定能遇到。

要出咖啡厅的时候，身后传来粗哑一声。

“所以我是被丢弃的那个？”

我和宋亦洲，我是被放弃的那个。

“不是…”这声音太小，不确定身后的他到底听没听见。

咖啡店空空，无人来去，桌上的咖啡早已凉透。

独独坐在窗边的男人久久未动。

桌上一纸包裹是他们的牵扯，如今连这点关联都没有了。

陆野转而望着窗外，平静得仿佛早已放下。

可胸腔里极度扭曲的痛涌上来，他下颌咬紧，眼眶骤然湿透。

—

0183 下卷 56，宋亦洲想好男风

*

梁老太太在港城耽搁半月，十月中旬来京。

果然如沉祁阳所料，她一来连织计划逃遁国外的婚事立即告吹。

老太太倒不是为着几十年前闺蜜那点伤心往事。

只是 D0 这个主打奢侈品的集团依赖于英国皇室的更迭变换，创始人雷诺克又是个踩着历任妻子上位的，如今的第三人未婚妻更是比大儿子还小个十几岁，届时遗产争夺战必定是场腥风血雨。

老太太是断不会把外孙女往火坑里推。

“选择夫婿不求大富大贵，但一定要身家简单清白，这无论品性多高洁的人面临财富权利更迭，平时再仁义道德也会变成佞鬼。”

说着老太太朝沉母投去不赞成一眼，在怪她同意 Leo 来家中做客。

这时沉母真真冤枉，每代人想法不同，她出自鼎盛之家不曾经历过老太太那些年的动荡，只要女儿喜欢，对方人品敦和就可以。

老太太又拍拍连织的手。

“外婆真不愿意你背井离乡去国外，风俗人文哪样不得重新适应，都说自由恋爱，可咱们做女人的容易心软最后巴巴跑到对方那里去，受了委屈重洋万里谁来替你讨？”

连织巴不得死遁国外，她也不可能让别人给她委屈吃。

但在沉祁阳面前还能趾高气扬据理力争，面对一心为她合计的老人连织半句也没法分辨。

“外婆说的是。”

沉母去了楼下。

老太太说这一个月有偷偷在帮她留意，一个眼神跟了她几十年的阿姨端上来个匣子。

里面内地港澳所有能入梁老太太眼的有志青年，连织看着眼前一晕，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

老太太一一介绍，说都是家庭显赫但权利集中的有志之辈，以后不会面临财产纷争。

而几张翻阅之后，宋亦洲的照片赫然在其中。

连织：“……”

老太太选择这位后辈的理解也很简单，之前和沉希那段婚约老太太还不一定对他满意。但年纪轻轻就成了宋家当家人，心计和能力都可谓不一般，这样的人才能护住娅娅。

但看连织眼神闪躲，很明显妾无意。

“怎么，不喜欢？”

连织磕磕巴巴也说不上个所以然，身后突然传来懒洋洋一声。

“阿婆在聊什么，我在楼道都听见声了。”

沉祁阳漫不经心走进来，两婆孙间厚厚一叠照片，连织正要收好。

然而男人动作明显更快，大手一抽。

“这什么？”

老太太说他来得正好，帮姐姐参谋参谋。

宋亦洲的照片赫然在列，连织瞧他微挑眉，眸子深黑幽戾一看就不像参谋的样子。果不其然他一捶定音。

“这人不行。”

老太太纳闷：“怎么？品性见识都是一顶一。”

他大喇喇坐边上，手往沙发沿一搭，老太太旁边，连织头发高绑发尾在男人手臂上扫来扫去。

有些痒不过他没挪开。

“宋家这位我也正好认识，这么多年宝贝那工作身边没见个女的，据说沉希和他订婚期间连个小手都没牵过。”

老太太刚要说这不是好事，沉祁阳懒洋洋道，“倒是身边的男秘书三五年一换，之后都飞黄腾达，留学期间似乎也闹出过些…一言难尽的事。”

老太太：“你是说宋家这孩子喜好男风？”

沉祁阳点头。

连织简直没眼看，她和男人坦荡的眼神相撞，后者眉梢一挑，似乎在问有什么意见。

他如此八风不动，老太太真的开始怀疑。

她也不提这茬，只说他这些天都去了哪，她老做梦梦见沉祁阳中枪的场面，要说不说亲人间血脉相连，猜测沉祁阳大概最近在筹谋什么事，让他注意安全。

沉祁阳也收了不正经，紧了紧老太太的肩膀。

“要我说就得找个女孩子管着你，也省得你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乱跑。”

沉老太太之前也不是没安排过，都被沉祁阳以各种原因作掉了，一来二去抠门花心，名声变得极差。

就男人这性子指不定谁管谁，怕是天王老子也无济于事。

连织这般想着，一抬眸发现沉祁阳眼微眯，正盯着她瞧，像是看出她心中所想。

“要找个人还不容易，我正想和阿婆说这事。”

他恢复了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前段照顾孔雀的张姨病了，她女儿来顶了两天，我瞧那模样挺好人也温柔，要不带上来让阿婆看看？”

话刚说完，老太太举起拐杖往他背上狠狠招呼，之前上辈就闹过这种冤孽，老太太后来便下了明文禁令。

沉祁阳笑着往旁边躲。

电话响了他去旁边接，几声之后脸上的不正经烟消云散。

“人扣下了？”

高靖说是，人皮面具也都做好，交易定于后天晚上七点，就在南华庭会所，不过他本人不出面。

军火和毒品生意一直是这群二代们不敢触碰的，洪帆最近也是被沉祁阳连着削了几个钱庄，才敢将主意打在这上面。

“阳哥，后天我安排人——”

“不用。”

沉祁阳转眸看向阳台另一侧，婆孙两聊到什么在笑，阳光覆面而来，在男人深邃面庞上染出一丝暖意。

“到时候我去。”

*

“如何赵副厅长，刚才出去一趟可瞧明白了？”

包厢华贵，灯光作旖旎之态，对面两位美人在灯光里尤为动人，尤其是连织笑意盈盈地看着他，绝色倾城是也。

可赵副厅却半分绮思也不敢动，光论沉家和盛家的关系一根指头就能摁死他。

赵副厅点头，说自己都瞧明白了。

这位法院审判长孙庆元可真是胆大包天，借着应酬学习的名义涉黄，刚他出去时，看到他正搂着个穿着妖气的女人往楼上去。

连织和盛芙然对视一眼，她将一份文件推过去。

“狡兔三窟，这位审判长是个聪明人，自然不可能就这么一个地方。”

她道，“内容真实性赵副厅还可以再查查，只是这份富贵就看您敢不敢接？”

文件上是孙庆元涉黄涉毒的所有场所，连着时间和频率都标注明确。

饱暖思淫欲，这些年国家政策放松，某些官员就将皮肉生意做到明面上，以为身居高位无人能管。

孙庆元就是其中一位。

赵副厅看着那份名单一时间没说话。

他有自己的顾虑，从政几十年人云亦云，关键时刻缩头乌龟当得好也是一门学问。如果这个抓捕孙庆元由他提出，哪怕当初层层上报，最后出了问题都得由他担着。

但大抵是小心翼翼了几十年，他的地位仍然在小小副厅上不去，且愈发有边缘化的可能。如今江家动动荡，倒台是早晚得事，若是由他来开这个豁口指不定是功劳一件。

他斟酌道：“沉小姐，容我多问一句，这事是你的想法还是沉部的主意？”

若得中央支持，他此举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连织道：“我爸很忙，一般不管我做的事，不过他有让我定期向他汇报。”

这话模棱两可，无疑又给他打了剂强心针。

赵副厅还是没先表态，只说再考虑考虑。

连织也有这点时间。

她去了趟卫生间，女厕显示待维修，连织又往上走了一层。

抓捕孙庆元宜早不宜迟，若是被他人占得先机，沉希生母的事情不一定能够拷问出来。此刻连织恨不得自己权利再大些，最好能在指挥公安部有一席之地就好了。

她满腹心事，没注意到走廊对面走过来几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推推车。

服务员这时端杯从她旁边经过，她下意识往旁边躲，脚下却被突然一绊。

连织为防摔倒，手往推车上撑了撑，却在低头间透过那未拉阖完毕的半寸拉链，看到里面黑洞洞一片。

好像是…枪？

连织猛一抬头，几个男人正目光锐利地看着她。

她立即起身离开，然而走出两步。

“站住！”

0184 下卷 57，吻（微 h）

南华庭四楼的包厢，烟雾缭绕，端的是一派富丽堂皇之气。

赵辛伯此次代表洪帆来交易，进展却并不顺利，一包粉末拆开在桌上，他要求找专人验货。旁边几个外国人还没表态，中间那位黑衬衫的男人翘着个二郎腿，摇头。

“这点时间我等不了，在我这也从没验货一说。”

他五官张扬锐利，脸上一道疤更是平添侵略。很明显在这群人里有绝对话语权。

赵辛伯：“望乍轮先生理解，货到了我们这都是卖给达官显贵，要是出半点纰漏反咬我们一脚是得不偿失。”

乍轮咬着烟笑笑。

“那是你该考虑的，干我屁事，有这功夫条子都来了。”

赵辛伯脸瞬间一沉。

门突然打来，几个手下捉着个女人进来：“赵哥这女人刚才在走廊鬼鬼祟祟，有可疑！”

就如同连织的武术教练说的那样，她这点功夫勉强对付个男人可以，在真正会功夫的人面前就不够看了。

连织也立马藏拙，被强推进去的时候包厢烟雾缭绕间，和他们楼下的装潢比简直更上一层楼。

十几个人目光看过来，连织：“你们认错了，我也是这的客人，楼下还有几人在等。”

能进这会所的都非富即贵，言下之意告诉对方别动她。

突然传来“噗嗤”一声笑。

赵辛伯旁边的男人起身，朝连织走来：“你们还真抓错人了，大名鼎鼎的沉家大小姐都不认识吗？”

他突然捏住连织的脸，“你弟弟三番五次坏我生意，你说说我要怎么从你这讨回来？”

曹睿和洪帆不同，长期驻扎在国外，不用看沉家眼色行事。

连织狠狠咬他手，一脚踹向他裤裆。

他疼得面色扭曲，抓过连织肩膀，巴掌狠狠抬起，就在这时对面的乍轮踹了脚茶几，瓶子四分五裂。

“还谈不谈？”他目光阴鸷，一道疤横在其中更显恐怖。

“谈当然得谈，这不就现有的验货人吗？”

曹睿直接把连织抓到沙发檐上，“沉小姐今儿你有口福，乍轮先生的货纯度可是百分百，保证你尝到后欲仙欲死。”

“曹睿——”赵辛伯还是有些怵沉家，要是沉思娅出什么事他怕是在华国没法混。

然而曹睿是个疯子，拿起冰毒就要往连织嘴里倒。

连织闭紧嘴巴，正要拿脚踢他，一只大手却率先伸过来衔走小袋，他将钱滚成了卷，直接吸进鼻子里。

卡伦手指一指鼻子，靠在沙发上如同慵懒的兽。

“交易还没做就想动我的东西，谁给你的胆子？”他眼神不过稍稍示意，旁边有人偏拎起曹睿肚子就是几拳。

场面骤然失控，倒无人在意连织。

赵辛伯笑呵呵出来求和，反正这货也验了生意当然得做。

手下几人拎起沉甸甸的黑包扔茶几上，打开后是 SZ92 式半手枪，一手交货一手交毒，然而赵辛伯合作愉快的手还未伸出去，警报声响彻整个包厢。

只闻见不绝于耳的警报声，曹睿脸色大变。

“妈的，肯定是你搞来的！”

他正要去抓跑到门口的连织，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把小刀，直中他腿部。

趁他呼痛连织一脚踹他胸膛，她转头看去，刚才那个吸食粉末的黑衬衫男人收回手，神色冷峻，幽戾的眸子沉而凉。

她刚感到一秒的熟悉，包厢里两方斗了起来，也有惜命跑出包厢。

她趁乱往外跑。腰间却突然被一阵力道带回，男人强有力的心跳隔着紧贴胸膛都能感知，他一瓶子砸向了窗玻璃，几拳头之下玻璃四分五裂，直接拎起她往外面扔。

“你干什么，放开！”

连织狠狠咬他手臂，快被他眼里的癫狂吓到。

“松嘴，是我！”

熟悉的腔调带着丝压抑钻进连织耳里，她怔怔抬头，还是那张刀疤脸可他眸子里的张狂除了那位别无仅有。

“沉祁阳？”

沉祁阳懒懒“嗯”了声，将她丢下去后，一脚回踹追上来的人。

也跟着跳了下去。

楼下是松软地，更何况三楼根本不痛不痒。

连织刚刚站稳脚跟就被他勾住腰，几乎是半拥着的状态，强迫将她塞进了旁边车里的副驾驶，男人力气也大个子也高，单手就能将她抱起来。

沉祁阳跳进驾驶座，手一扯人皮面具挂挡油门一踩，车子猛地冲了出去。

前面一排警察竖起人墙，远远就抬手示意停止，连织以为他会停下，可他油门踩死，竟是直接冲了过去。

几辆警车随即追了上来，刺耳警报声响彻整个街道。

连织不解：“你干什么沉祁阳？停车！”

“别说话！”

沉祁阳狠转方向盘，车轮胎和地面擦出火星，以漂移的方式穿进了小巷。时速超过一百八，左右车辆避之不及。

飓风自窗外咆哮而来，擦过连织茫然且惊恐的脸，也将男人额前的碎发吹得凌乱，有光不时掠过他嶙峋的脸，深黑的眸子里癫乱且掺杂着一丝猩红。

身后警车声不断，一直在死死咬住他们。

她好几次想出声阻止让他停车，可刚一开口冷风就如刀灌进她喉咙里，哪怕系着安全带连织手指都泛白，呕吐的感觉几次冲到喉咙…

不知多久过后，车轮嘎吱一声。

风声静止，警车鸣笛声不见，他们开进了一片稻谷地里，车灯一关四周高竖的绿苗将他们重重遮掩。

“你疯了是不是？开这么快是要去见阎王？”

连织回过神，直接对他发飙，然后男人状态明显，他打开车门，一口血吐了出来。

“沉祁阳！”

连织立马下车去拉他，迷离夜色里男人鼻子早已流血，撑跪在地上根本站不起来。她这才想起来他吸食的白色粉末，只怕这一路上早就发作了。

她以为他没事，她以为他不受影响。

他身体一阵冷一阵热，已经开始猛烈抽搐起来。

“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帮你？”连织吓到了。

沉祁阳死死掐住喉咙，朝后面指。

“水…”

连织立马跑去后备箱，抓了一箱水过来。

沉祁阳迫不及待直接往脸上浇灌，他牙关咬紧，冰水蔓延过跳动的喉管渗进胸膛深处。可丝毫不起作用，身体如临刀山火海，连每次呼吸都仿佛重锤击过。

他扔掉瓶子，从袋里拿出根针管准备扎进手臂。

然而这时候身体却猛地抽搐起来。

“沉祁阳…沉祁阳..”

连织看他直接倒在地上，立马去拉他，沉祁阳已经意识不清，拼尽最后一丝握住她手放在自己胳膊上。

让她来。

“我不会！”

连织手指颤抖着，泪盈于眼眶。她上辈子被迫碰过这些，知道过量毒品灌入会导致人神经失智，一旦强心剂注射失误会导致猝死。

她不敢。

沉祁阳咬牙：“打啊！”

他狠狠瞪着她，眼眶里全是血丝，风声咆哮而来，割过麦苗的声音竟是天翻地覆。

连织眼泪落了下来，闭眼针管刺进他胳膊。

一瞬间，世界静止，连着躺在地上的男人也不再抽搐，他只是闭上了眼睛，像是骤然失去声息一般。

“沉祁阳！”

连织以为他死了，一瞬间沉父沉母兴师问罪的场面涌入脑海。

惊吓间她脑子完全懵逼，疯狂去摇他身体。

“你快起来！…你别在我面前死，你起来啊！”

沉祁阳是被一阵雨点浇醒的。

头顶上的声音好吵好吵，又带着哭腔。他眉头微蹙，身体蚀骨倦怠一般的疼，却艰难地睁开眼皮。

脖子上微微的重量传来，是她缠着的手。

沉祁阳透过夜色看到一双泛着泪光的眼，泪点不时落在他额头，明明狼狈却灼灼明亮

他只看着，不做声也没眨动眼皮，只喉结往下滑了滑。

淡淡的呼吸拂在连织脸上，一抬头撞上他漆黑深邃的眸子，她赶忙擦了下眼睛。

“你醒了？”

连织想发火，想直呼倒霉，今晚上不去会所根本就不会遇到这些破事。

可转念他吸食那包粉末也可能有她的原因，她就没法大动肝火。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她擦掉了他脸上的血。

沉祁阳没吱声，躺在地上，目光深深地看着她。

没有以往的不可一世，更退却了刚才的疯狂，像是从儿时走来的孩童。

沉家身份特殊。

不能容许任何污点，所以他除掉别人的同时得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至少警方那不得留丝毫记录。

享受多少荣誉就得付出多少血肉代价，当沉家长孙的这些年他早就习惯了。

可这二十多年的打打杀杀过习惯后，没想到有一天，有人能在走马灯灭前接住他。

落在他额头的水滴泛起一圈圈涟漪，要顺着皮肤直直钻进他心里。

那种感觉，像是飓风刮过胸膛，留下前所未有的灼烧感。

连织正要撑起身。

腰后突然一阵力道将她往下摁，天旋地转中她被压在身下，男人随即狠狠吻了上来。

——

明天再来改吧，我没想到这两章能写那么久。

本来想把某人的肉肉写完休息的，但估计明天没有精力写。

休息一天，后天见。

0185 下卷 58（微 h），心动

（往前挪了部分不收费。）

连织想发火，想直呼倒霉，今晚上不去会所根本就不会遇到这些破事。

可转念他吸食那包粉末也可能有她的原因，她就没法大动肝火。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她抹掉了他脸上的血。

沉祁阳仍躺在地上看她，意味不明道。

“我死了你很伤心？”

那倒未必。

换个地方连织可能真没这么大反应，她更害怕被兴师问罪。

她抱怨道。

“我碰见你可真倒霉，这都第几次了。”

沉祁阳弯了下唇，目光深深地看着她。

没有以往的不可一世，更退却了刚才的疯狂，像是从儿时走来的孩童。

沉家身份特殊。

不能容许任何污点，所以他除掉别人的同时得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至少警方那不得留丝毫记录。

享受多少荣誉就得付出多少血肉代价，当沉家长孙的这些年他早就习惯了。

可这二十多年的打打杀杀过习惯后，没想到有一天，有人能陪他一起

落在他额头的水滴泛起一圈圈涟漪。

要直直钻进他心里那种感觉，像是风刮过胸膛，留下无所适从的灼烧感。

连织正要撑起身。

腰后突然一阵力道将她往下摁，天旋地转中她被压在了身下，男人随即吻了上来。

干燥的唇伴随着灼热气息铺面而来，带着男性特有的侵略，连织猛地睁大眼，下意识撑上他胸膛。

“干嘛，唔——”还没说完又被吻住。

男女力量悬殊，更何况他体内还有残余药物支配的冲动，莫名的兴奋沿着背脊疯狂往上，直直涌到他们嘴唇相贴的地方。

肩膀上那点推拒的力道不痛不痒，反倒如同羽毛撩过留下难以捉摸的痒，沉祁阳将她手扣在她头顶。如同镣铐一般她半分挣扎不得，然后撬开她的牙齿，舌头随之钻了进去。

舌尖相触的那瞬，她所有呼吸都被压榨干，吻随之更加炽烈。

男人的表达总是热烈而直接，他舌头疯狂在她嘴里扫荡，混着她咬破他嘴唇的鲜血，铁锈味充斥着两人的口腔。血液狂躁上下涌动继续寻找着发泄途径。

他手从她衬衫下摆钻了进去，又嫩又细的触感传来，沉祁阳呼吸骤深。

无论怎么咬他都被成倍力道压了回来，连织一手得解脱，正要一巴掌狠狠劈他背脊，他却像是失了所有声息一般，所有束缚力道顿消，男人脑袋垂在她颈侧。

“滚开！”

连织一把将他推开，还毫不留情补了几脚，本以为男人只是装晕，可他躺在地上再未动弹。

“沉祁阳。”连织又踹了脚，还是没反应。

她去拉他，手触到男人脖子才发现冰凉得可怕，像是没了体温，十月份的天气他再这样下去会死的。

连织立马翻找手机，想找人求救，然而逃跑路上手机早不知掉哪去了。

她去查看车子，还好虽是陷进麦草地里，但空调系统还没坏，连织费力将沉祁阳拖去车上。

体重悬殊哪怕她学过功夫搬一个大男人也很吃力，期间不乏磕着碰着。

车厢内一阵暖流，暖灯下他脸色苍白，连织又将自己的外套脱在他身上盖着。这地方不知在哪，连织担心警察仍在全城搜索不敢贸然开出去，于是蹲在后车座等他苏醒，却不知不觉却睡了过去。

清晨，一缕阳光落在沉祁阳眼皮之上。

他睫毛微动，缓缓睁开眼。

能热死人的暖流涌动在车厢之内，身上搭着件毛绒绒的女款大衣，沉祁阳眉头微动。

他侧头瞧去，她正蹲坐在车座另一边睡着了，额头抵在膝盖上，最没有安全感的姿势。

他拿着外套凑过去。

连织却被窸窣动静弄醒了，她揉了揉眼睛。

“你醒了？”

她脸蛋还带着压痕，小小一块娇颜酡粉，看得旁边的男人目光深了些，清晨某些齷齪心思说来就来。

然而她语气却不怎么好。

“去医院瞧瞧吧，磕药磕着脑子就不好了。”

说的是他嗑药后某些行为脑子错乱，沉祁阳昨晚又不是死了，嘴唇上的刺痛感传来，某些画面自然而然涌进脑子。

他清咳了声。

“我昨晚——”

连织：“你当时药劲上头脑子糊涂了。”

她一句话将事情定性，两人目光相撞又如弹簧般各自跳开，沉祁阳懒懒“嗯”了声，眼睫垂落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胸前的徽章被沉祁阳撕了下来，这里面藏着个微型摄像机，如此一来这套贩毒交易链才算完整。

手臂一动胳膊剧痛，沉祁阳撩开一看，似笑非笑看她。

“下手够狠的啊。”说的是他手臂的伤。

连织佯装不懂。

“那是我拖你上来时撞的，我总不能看你冷死在外面吧。”

“这也是撞的？”

沉祁阳示意他胳膊上的淤青掐痕，那是连织被强吻后泄愤留下的。

连织装模作样的点头，料他也不敢把她怎么办，然而沉祁阳却猛地逼近，一双眼睛晦暗幽戾，嘴唇上的血更是添了几分凌厉。

男性气息逼近，她下意识往后躲，他手肘却支在椅背上好整以暇瞧她。

“我怎么不知道你竟然这么关心我？陪着都搁这坐了一晚。”

话是玩笑话，然而戏谑眸子里暗藏的心思只有当事人才明白。

一道阳光从窗外落进来，在彼此的脸颊上竟显得发烫。

连织眼睫垂落。

“你是我家人。”

沉祁阳一顿。

“昨晚你要是出事妈妈和外婆怕是这辈子都过不去了，而且会所你也有帮我。”她道，“我总不能看着你出什么事吧？”

关心溢于言表。

乌云密闭，遮挡住那束阳光，连着刚才若有若无的暧昧都荡然无存。

是啊，他们是亲人。

车厢里窒息的闷热涌上男人喉咙，他喉咙嘟得慌，坐了回去，脸上看不出任何。

—

宝们还有一章。

爱发电那边先更是因为那边还可以修改，这边改不了，所以我会发爱发电后反复确认，再发 po

0186 下卷 59，黑化前奏

*

狡兔三窟这词被沉祁阳玩明白了。

他主驾底藏着个小灵通，电话一打自有人来接他们，而车上指纹擦得明明白白，怕是警察循着线索找来也查不出任何。

之后很多天连织在建筑所忙碌，没回紫荆山庄。

然而社会上的新闻却洋洋洒洒，哪怕她并未特意关注，仍然听说不少。譬如洪家被双规，洪家大公子因涉及贩毒被警方抓捕，抢在前夕套现出逃。

占据京都一大鳌头的洪家，没想到也在半个世纪后走向萧条。

连织怪异这一切和沉祁阳有关，然而也懒得过问，建筑所的事情已经够她头疼。

湖滨公寓的设计工程已经到第三期，政府大楼标书准备也在规划之中，然而商德集团外滩大楼的设计成了难题。

两个设计团队合作必然会产生很多摩擦，设计院负责双塔大楼外观设计，亚新建筑辅助周围环境的公共设计和绿化部署。

然而设计图相结合时有很多嫌隙，譬如大体量的建筑伫立两岸河道，必然会导致尺度失衡，建筑过高导致周遭景点和绿化都被遮挡。

双方都不愿退让，甚至多次去咨询商德集团商涵之的意见，恰逢他不在国内，自然就交给了另一个股东宋亦洲。

那晚酒席之后连织还没和他碰过面，哪怕平时甲方交流会都没见过。

连织在辰达任职的时候来过宋氏集团，自然知道怎么走，更何况到了大厦楼下还有专门的秘书将她往楼上领。

她本以为自己已经做足心态见宋亦洲，往事不可追，那晚就当被狗啃了吧。

然而某些冒火难以形容，当另一位当事人仿佛失忆般，比她还淡定。

连织感觉自己能被膈应得胃出血。

“宋总。”

宋亦洲淡笑：“连设计师。”

“那晚的宴会上我喝多了，听商总的助理说是你进休息室送的水，我没做什么不合时宜的事吧？”

他脸上再平常不过，连织道。

“没有。”

“那就好。”宋亦洲也跟着弯唇，“我喝了酒爱说胡话，若有冒犯还往勿怪才是。”

老狐狸，连织默默腹诽。

她将设计图递上去，宋亦洲却没看，给她一串车钥匙。

连织纳闷：“去哪？”

“去看看京市的景观找灵感。”

连织一副我们在谈工作的正经模样。

宋亦洲手指在桌子上轻敲，平常道：“你家这版已经是第三稿了，难道不是遇到了瓶颈，今天不出意料怕是还得毙。”

连织微微耳热。

但她不认为全是亚新建筑的问题，同一个设计项目两个团队加入简直就是在于架，谁也没法说服谁，到甲方面前便能挑出无限的错。

宋亦洲看出了她心中所想，淡淡道。

“设计院有设计院的问题，你们亦然。”

他都这么说了，连织还能怎么反驳。

她道：“宋总不带司机吗？”言下之意让她开车？

宋亦洲看了她片刻，忽而笑了那么一下。

连织尚不能理解他这笑的含义。

只觉得他今日穿着实在休闲，不是以往一丝不苟的西装，蓝色毛衣搭休闲裤倒是增添了几分温润如玉。

她跟他去楼下，没等来宾利，倒是看见公司门前停着辆双人座电动车。

宋亦洲抬手做了个请的姿势：“你坐前面还是后面？”

连织：？

“通勤车出问题了，正送去检修。”

骗鬼呢？不谈其他，他宾利都有好几辆。

但看男人打定主意装傻到底，连织也不想细究，毕竟设计图真的出现攻克不了的难关，交不上去耽误进度可是他们的责任。

她也没想今天获得什么灵感，但必须得摸清宋亦洲对园林景观的具体要求。

连织选择坐后坐。开玩笑，有人载自然是好的。

一顶头盔压来，清脆一声戴上。

她再去看宋亦洲，竟然有些想笑，头盔遮挡男人的额头，哪还有商场上雷厉风行的样子，竟平添几分蠢萌气质。

车子缓缓上路，连织注意到他手背上有块脏东西，大概刚才头盔蹭到的。

“宋总，你不擦一下吗？”

男人温润的声音从前面传来。

“腾不开手。”

这是让她帮忙？

连织装没听见。电动车踩出两条街，她方知踩小电驴的好处，京市是出了名的交通堵塞，常常堵到还要警车开道。如今一个小电驴在街道穿梭，微凉的风拂来别样惬意。

宋亦洲道：“抓好。”

连织起初抓着车护栏，后来几次往后踉跄就抓着他的毛衣边角。

京市宋亦洲待了很多年，自然没人比他更熟，他摇手一指便是著名景观滨海湾，植被和建筑交相掩映，景观被设计成了绿色和蓝色基础设施层，融入建筑物，甚至将居民区和当今高密度的城市环境融入起来。

连织在他的介绍中听得叹为观止。

哪怕在电脑上看过很多次，但实地目睹的震撼还是完全不同。

不足一小时，等连织自己反应过来时，她手不知何时已经环上宋亦洲的腰。大概有过身体接触，哪怕间隔经年所设防备都会很小。

男性灼灼温度隔着柔韧后背传来，连织有些不知所措。

她不知宋亦洲今天安排这出所为何，这人心思一向深层，若是温水煮青蛙，徐徐图之。

那岂不是着了他的道。

她手还未松开，宋亦洲车已经先停了。

他掏出手机扫了旁边阿婆摊上贩卖的玫瑰。

“宋总你干嘛？”

“买花。”

也不怪连织多想，旁边一对情侣正在结款，当男生将花送给女生瞬间笑意盎然。

“宋总别破费了，我不用这些。”

宋亦洲忽而轻笑两声。

“没说给你买。”

连织：“……”

她打定主意闭嘴为妙，花买完了宋亦洲拜托她拿着。

连织：“我两手可不空！”

可不是两手不空嘛，左边拿手机右边抓他毛衣的，宋亦洲点点头，也没强求放旁边框篓里了，只那悠悠然的表情，让连织怎么看怎么不爽。

只她自己没察觉。

可对面马路的警车里，后车窗一双黑沉的眼睛完美旁观了这一幕。

她抓着宋亦洲的腰，腮帮子微鼓隐隐不满，活像闹脾气的小女孩。而前面的男人就宠溺笑着看她闹。

两人容貌太出众，过路的人不时回头看。

十天过去，他完完全全消失在了她的生命里。

冷光摇曳的车窗，一抹阴鸷从他眸底掠过，转瞬即使。

—

两章，晚安啦

抱歉让宝们看了几十章清水，肉真的马上就来。

0187 下卷 60，陆野心动始源

叶诗沅去了警局一趟。

她去泰国玩了几天，回来想找陆野却发现电话关机，住宅也没人。

意料中的事，她转道去警局，昏昏暗暗的办公室开门时朦胧微光投来，随之而来一股淡淡酒气。

她怀疑自己闻岔了，毕竟这一年从未见陆野饮酒。

而他身份特殊，更不可能放纵自己。

男人正靠在沙发上假寐，昏黄灯光如薄雾雕刻在他深邃的轮廓之上，直叫人挪不开眼。周围的朋友都在追星，喜欢小鲜肉白白嫩嫩那一挂，可她却无时无刻不想起陆野，沉默坚毅，像是荷尔蒙提炼的酒。

一点动静男人便醒了。

他缓缓睁开眼皮，大概是酒意太浓不辩眼前人，叶诗沅叫那目光看得脸红心跳。

转眼陆野眼神已变得清明。

“回来了？”

“嗯呢，陆野哥我给你说这一路上我又认识了好多新朋友…”叶诗沅迫不及待向他分享旅游的见闻，话匣子根本停不下来，照片奇奇怪怪，连带着淘了好多小玩意回来。

面对喜欢的人话总是格外多，以往陆野也会回几句。

但今晚大概不在状态，他全程没接话，只偶尔“嗯”一声来回答她的长篇大论。

“陆野哥，下回休息日你送我回去好不好啊，我这次在外面逃了那么多天怕是会被爸爸骂惨，你帮我求求情。”

陆野没说话只看着她。

那深黑的目光仿佛把她心事所有看透，心虚间叶诗沅听见他说。

“诗沅，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叶诗沅一僵，笑笑。

“陆野哥你这人还挺粗心大意，刚睡觉敢不盖被子里就等着感冒吧。”

女孩子一般转移话题都是羞愧不想聊，但凡男士绅士一点都不会再往下。

以往陆野也是如此。

但他这次直接道：“警局有很多优秀男孩子，上次赵锐还在我这来旁敲侧击打听你——”

“你别说了，我不需要你帮我做媒！”

她眼里涌出了泪，又道，“是因为沉小姐？”

陆野没答。

反倒是这段横亘进来的沉默在他们间如同沟壑一般，如何也跨不过去。

叶诗沅泪流更多。

“陆野哥你这个人真是固执，你如果肯走出去看看外面，你就会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沉小姐是很好，但这一年多没有她你不照样过吗？”

陆野心里有个人。

初相识叶诗沅便察觉到了，他半句不曾提过，但却哪里都有痕迹。

她无论如何都没法靠近。

她道：“你要是肯回头看看我，就会发现我哪里都不比沉小姐差。”

“不是...”

陆野开口满嘴的苦涩，他一点都不想跟任何人提及她，哪怕现在。

他看着叶诗沅，道，“你告诉她我们订婚了？”

“是啊，你要对我兴师问罪吗？”她一副等待上断头台的模样。

陆野却摇头，脸上淡淡的嘲意更像笑他自己。

他和她之间，岂止是一个戒指的事。

“诗沅你还小，值得全心全意的另一半。”他递了张纸给她，黑色的眼睛笔直又沉默。

陆野说她单纯又善良，出去瞧一瞧就会发现肯为她鞍前马后的男孩子不在少数。

男人表达感情总是直接又鲁莽，但凡有个人需要她曲意逢迎委屈自己，那就不合适。

窗外的夜色完全黑了下来，叶诗沅听见他的声音压抑而低哑。

“培养感情这种事我不知道别人可不可以，但我，不行。”

叶诗沅几乎是红着眼睛离开的。

小姑娘怕是得恢复好一段时间，但新鲜血液涌进来总有遗忘的那天。留下的反而是内里虚无，成了棵被烧成中空的枯木。

不见还好…

淡淡的烟雾在办公室缭绕，陆野指间夹着根烟，他凝视窗外的目光那般安静，透过烟雾的眼睛分明没有半分情绪，却越过时间长河莫名透出几分绝望。

认识连织那年是在高中入学，没法不认识她大名鼎鼎，光是一张脸蛋和袅袅的声音便迅速在全校有了名声，更不用说名列前茅的成绩和优渥家世。

就像个不忍触碰的瓷娃娃，所到之处无不有护花使者。

陆野远远瞧过几眼，是贼好看，但和他有什么干系？

他不务正业的校霸名声响彻校园，身边男女性朋友不断，一年多也没什么交集。

转折发生在高二。

外婆去世，陆野一夜变化，连着沉默都带着戾气。

夜晚路过小巷时偶遇几个女生霸凌，要放平时的他早看不惯出手，但大抵是唯一亲人去世，心里那股荒芜滋长竟生出冷眼旁观的凉薄。

就是这一停顿，被霸凌的女孩嘴唇带血缓缓抬头，竟是她。

“你他妈可真不要脸啊连织，说你爸爸是科学家妈妈是画家，你养父还在牢里听见你这么说怕是得笑掉大牙吧。”

红头发的女孩挑衅用刀拍拍她脸蛋。

她和连织是初中同学，自从养父入狱连织便换了个城市重新来过，没想到这几个不务正业的女孩却循着名声找来。

“你同学还被你骗得团团，知不知道他们眼中的女神其实就是个孤儿。要我帮你保守秘密也行，拿钱来。”

“好啊。”连织道。

她嘴角的笑十分渗人，一个巴掌狠狠甩对方脸上。红头女气得直接挥刀，一刀割连织手上涌出鲜血。几个女孩顿时吓到，只会狐假虎威哪见过真把式。

连织却趁机揪着她们头发直接往墙上撞，几个巴掌打得她们直求饶。

一对三，ko.

和没有武力的人对弈就看谁更不要命，那股小狼一样的狠劲把巷外的陆野都看愣了，不知怎么竟有些想笑。

连织道：“不是要钱吗？再来啊！”

几人直喊饶命。

“把你们的钱拿出来！”

几个打劫的最后反倒被打劫了，连织一一数完小两千，够她好几个月生活费了。

“有种就学校去举报我，你看看他们是信我还是信你们，孤儿又怎样，我换个学校照样拿第一，校长同样得巴巴捧着我去。”

大概今晚拿到钱心情好，连织有闲心拍拍她们脑袋，“以为欺负人很光荣，凭着这玩意找存在感？你们就烂这吧，等我去了好大学挣大钱，你们几个依然是拿别人短处威胁的臭虫！”

她太猖狂又明目张胆，以至于桃花眼里的灼灼光辉漂亮得让人半分挪不动目光，比之天边弯月还要灼人。

别人没发现，陆野怎么可能没瞧见，她手在发抖呢。

小姑娘原来还是怕。

连织拿完钱就走，连着几个女孩都落荒而逃，独独陆野久久未动。

亲人逝去的空洞在这一刻荡然无存，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如藤蔓般缠绕上来，他挪不开脚。

之后依然在学校常见她，无父无母按理说生活拮据，可她却不显。

陆野多瞧一阵便发现端倪，她聪明得很，同时吊着好几个饭票子呢。早晚饭全包，几个男人为她大打出手，她再适时出来演一演哭一哭。

饭票子常换，但从来都不缺。

不知怎的，陆野竟不合时宜想笑，笑完心脏一阵紧缩。

很久之后他才明白那是心疼。

心疼是爱的前兆，他就这样沦陷了。

不见面真的还好…

陆野吸入一口烟雾，几乎自虐般任由其充斥在胸腔，直到那股疼意肆漫他才缓缓吐出。

当年小巷那一面，若是料想到今日会这么要他命，陆野打死都不可能去。

他们分别过两次，七年，一年…

他以为他能放下。

可原来只是他以为。

手中的烟头被他狠狠碾灭，疼意染上手指，男人眼底的神色竟是让人瞧之可怕。

——

待会还有一章。你们期待的就要来了

0188 下卷 61，去陆野家

连织回来后重新叫人修改了设计图。

京市的城市规划和安瑞市有相似之处，自然有其借鉴的地方，而她之前想以绿化包围湖泊的理念明显过于喧宾夺主。

除了设计图修改，连织大部分注意里明显放在孙庆元身上。

赵副厅那边传来的消息是，抓！

他明显向上级请示过，这次带着足够的底气和自信，担心任务出岔子具体时间并未告知。

连织松了口气。

江家败落是早晚的事，这位赵副厅是个聪明人。

几个晚上都没传来利好消息，连织也不着急，公安部署讲就一击即中。

她在合谋找到沉希生母后，如何让这块牌利益最大化。

车子楚传来的消息沉希已经在俄罗斯找到了逃命的高建平，看她好吃好喝待着的这幅模样，怕是从高建平身上拿到了什么好消息。

沉希如此迫不及待，又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让她原形毕露？

两个晚上思来想起都没睡好，连织清晨刚沉沉酣睡，赵副厅遗憾的消息传了过来——

抓捕孙庆元计划被人提前截胡了。

“谁？”

“市公安局的陆副局。”

按照一般级别，省公安厅领导市公安局，但京市分属华国首都，受中央直接管辖。

经过江启明逃窜案省厅的不作为，京市公安局的权利这两年早已越过了省厅去。

赵副厅根本没法直接去要人。

京市公安局只有一个姓陆的，要搁别人连织还能找关系通融通融。

如今她脑海里只有两个字。

完了。

*

市公安局审讯室。

“同志们我说你们真的误会了，我只是去那喝个茶，谁知道人小姑娘水不小心破我身上我总得去换不是，刚把衣服一脱你们就来了我是有理说不清。”

孙庆元直喊冤，“党的清正廉洁如一把刀横在头上，我怎么敢？”

女警道：“难不成我们还冤枉审判长了，那这些又是什么？”

一道铁栅栏之隔，里面的警察将一沓露骨的照片放他桌上。

全是他嫖娼留下的痕迹，市局不打无准备的战役，陆野找人盯他起码一个月以上。

孙庆元顿时满头大汗。

半个月拘留加之开除无可避免了，他现在只期望能全身而退，然而警局掌握的线索很明显不止于此。

女警道：“审判长既然默认，那我们现在就来聊聊其他的，譬如您和江式集团董事长的具体关系？”

“什么董事长，什么江式集团？”

孙庆元打定主意装傻到底，哪怕女警将他和江仲鹤的关系摆到明面上，他承认归承认，说私下的帮忙交易他们从来没有，江董事长可是厅局级的干部，从认识那天起便告诉他原则当前，多么廉洁的人。

他是个老滑头，两位审讯的警察明显在他手里没讨到好，半小时过去竟一丝一毫也闻不出来。

这时审讯室的门开了，陆野走了进来。

孙庆元明显一缩。

他可是早就听说过这位陆局的大名，办案审讯一流，好几个贪官在他手下都纷纷交待。如今再看他眼神漆黑警敏，落在他身上似有千斤重。

孙庆元顿时就慌了。

陆野淡淡一笑：“喝茶吗，审判长。”

他眼神示意，就有人给他端了杯茶上来，女警起身给他让位。

“西湖龙井，孙审判长最喜欢的茶，陆某自掏腰包买的。”

陆野淡淡道，“您难得来市局一趟，自然得好好招待。”

“陆局客气。”孙庆元强笑。

女警听从陆野的指示，按照文件上一条一条询问，全是孙庆元这些年利用职务之便帮江市集团开的后门，条条款款都是无期大罪。

孙庆元自然不认。

“讲义气，想独揽全责？”陆野手指在桌上轻扣，不无褒奖道，“您倒懂得知恩图报，殊不知江董事长的人已经渗入警局，想杀你灭口了。”

“这不可能！”

孙庆元几乎暴跳如雷，旁边的警察放了两张纸条在桌上，江仲鹤买通警局的人想让同一个看守所的囚犯做掉孙庆元。

而昨晚孙庆元在看守所觉得头皮发麻不是多想，陆野要是再找人晚来一步，他必将被勒死在看守所。

孙庆元已经满头大汗了。

但仍然一口咬死并未和江仲鹤有私下交易，归根到底无外乎是这些年江仲鹤这些年善待他一家人。

“以为你责任独揽，江仲鹤就能优待你妻女。”陆野弯了下唇，掷地有声，“你和他的勾当你的老婆这些年应该有所耳闻，江仲鹤能放过她，他有多心狠手辣你不是清楚吗？”

说的是江仲鹤当年直接一个车祸送走一家人的事。

当时孙庆元只是旁观，如今却觉得后背汗毛都起来了。

陆野冷眼旁观，又一记重锤：“你小女儿才在襁褓之中吧？”

“别说别说了！…”孙庆元抹了抹汗，等这次女警再一一询问时。

他终于支撑不住，全部交待。

….

审讯完，陆野回办公室后，助理便推门进来。

“陆局，这两日省厅那边多次派人来问进展。”

陆野抬眸看他：“谁在问？”

“赵副厅长。”

陆野：“替我给他带句话。”

*

“沉小姐，很抱歉后面我可能帮不了你，市局那边口风很紧半丝也不肯透露，只怕这事等结案之前都没人能碰触档案。”

赵副厅长在电话里一个劲道歉，连织嘴上说着没关系多谢他，然而心里却止不住的一沉再沉。

结案后才能碰档案？到时候根本来不及了！

连织这段时间翻遍了所有和江仲鹤有过关系的女人的来历，没有一个时间线吻合，稍有嫌疑的都偷偷提取了 DNA，根本无一和沉希有关系。

唯一可能性便是江仲鹤将这位情妇偷偷藏起来了，而当了江家十几年司机和秘书的孙庆元最有可能知道。

如今没法得知口供，连织心瞬间沉入谷底。

赵副厅：“他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给我？”

“陆局说若我身边有其他人对此案好奇，可亲自上门去找他。”

...

当连织站在市局门口，巍峨徽章置于大理石之上，她手心微微冒汗。

陆野竟然猜到了她也在追查此案，他是怎么知道的？

而借赵副厅之口让她登门拜访，又是为着什么？

说实话在公事上，连织很排斥和这个男人牵扯，归根到底无外乎他有着双狼一样的眼睛，什么都能看明白。

越猜不透越忐忑，走进警局短短一段路她慢而再慢。

或有警务人员投以目光，连织也并不在意，她和陆野有段高中同学的关系在，登门拜访并不稀奇。

没想到助理却告诉他陆野并不在。

“陆局因公外出了，不过他有交代若是沉小姐来警局，让我把这个给你。”

助理给她一个信封道，“今天下午四点，他准时恭候你大驾。”

信封油脂密封，连织拆开后里面写有地址和密码。

是高档小区的住宅地址，大概提前和保安打过招呼，他竟轻易让连织进去，并带她去相应楼栋。

小高层一层两户，私密性极好。

当连织站在陆野给的地址门前，摁响门铃却没人来开，大概还没回来。密码就在手里的纸张，连织犹豫了好一会却没按。

也没给她多等待的时候，电梯门却在这时开了。

陆野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一身常服愈发显得修阔挺拔，漆黑瞳孔直直注视着连织。

“怎么不进去？”

他阔步走近，每一步都踏地有声，明明是宽敞走廊，连织却觉得压迫之极。

陆野已经在她身旁开了门，门口放着双女鞋。

他转头看她。

“想喝什么？”

连织假笑道：“陆局，不然我们去茶室坐坐，那里宽敞环境清幽，相信你也会喜欢。”

两双眼睛对视。他目光漆黑，分毫不让。

有需求的是连织，她只得拖鞋进门，随着那一下厚重的关门声，待在独属于他的空间，熟悉的男性气息传来，她心脏莫名缩了下。

——

明天终于上肉，可太难了我好想写。

但某段宋总的我忘写了，其实是特别想写到这里。所以先从陆野的情节写的，结果写完发现时间不够了。

明天宋总那一段还得加上。

肉肉估计写不了多少。还有弟弟的肉不要急哈，他有他的剧情。

0189 下卷 62，交易

屋内装潢以浅色调为主，布置简单大气，

和蓉城的房子别无二致。

她粉色拖鞋踩在地毯上和这里格格不入，愈发有些无所适从。

陆野摘了徽章，端杯热水放在茶几上。

他坐在沙发上看她。“坐。”

男人一身警服还未脱，哪怕坐姿闲散，但连织恍若有种被审问的错觉，因此尽量避免和他漆黑的眼神相对。

她先是客套一番：“你刚才是去执行公务了吧，其实时间如果赶的话也没必要今天—”

然而话没说话，陆野直接开门见山。“你想从孙庆元那里得到什么？”

男人眼眸黑漆漆的，明显不吃虚与委蛇那一套。

连织反问：“你怎么知道我和赵副厅长有交集？”

她百思不得其解，殊不知以往省厅不会关注市局的行踪和动向，而这位向来习惯明哲保身的赵副厅长三番派人来问，便以足够令人起疑。

陆野顺藤摸瓜而已。

他没答，又再问了一次，问她想从孙庆元这里得到什么。

连织斟酌一番。

“不知他的口供里有没有江仲鹤情妇的具体信息，落实到时间的话大概在二十六年前。”

怎么会没有。

审讯这块向来是陆野的强项，更何况这次为了江仲鹤集团一网打尽，凡是相关人等的信息都被他套了出来，等的信息都被他套了出来。

陆野微眯眼盯着她看。

“你拿来做什么，想对付江仲鹤？”

“不是。”连织摇头，“和江家无关。”

江家大厦倾颓是早晚的事，她必须拿这张牌先让沉希得到迎头报应。

其余的话她一句话都不肯多说，哪怕在男人若有若无的打量中，连织也只是掩饰性喝了口水，但明显不会对他漏这条口子。

连织不说的原因无外乎是不想再和他捆绑在一起，如今他们的关系已然不适合。

陆野也没强求，起身去了趟书房。出来时他拿着个文件袋，薄薄的份量却让连织眼里放光，兜兜转转事情终于明朗，她手心都开始冒汗。

“都在这。”陆野将文件放在茶几上。

“谢谢。”

连织从包里取出三份分装的文件，她不认为天下有白吃的午餐，更何况陆野专门托赵副厅长之口让她上门，必定有所求。

她起身将三份文件交给他，说这是堪江集团的财务数据，警局正局长这两年不务仕途，想着趁退休之前狠捞一笔钱。

红杉庄园的信息四通八达，在各政府官员的口里连织也多少套出点消息，她不过是顺其自然去搜集了证据而已。

如果陆野想再往上走，首要便是得踢掉这位局长。

陆野却没接，那目光静而沉，看得连织莫名觉得压迫。

“你在和我做交易？”

她嘴唇一囁默认了。

陆野微微挑眉，算是认可了她这种方式。只是打火机清脆的一声响，三份文件连带着袋子都在他手中悉数烧成了灰烬。

蓝色火焰跳跃在他深黑眸子里，对她手中这几份材料完全不感兴趣。

连织：“陆野，你一”

灰烬掉进垃圾桶里，陆野抬眸看她，神色莫测。

“既然是交易，总得是彼此感兴趣的東西才行吧？”

“那你想要什么？”

他嘴角的弧度不痛不痒，两腿曲着靠在沙发上，像只敛藏本性的狼。

连织愈发看不明白，如果连晋升这条路都不足以诱惑他，那么还有什么才行。男人所求无外乎钱权，政府官员的所获资产必须得走明路，权他不在乎财富如何？

她正要说话。

陆野却突然起身，如同牵张的弯弓跃然而起，连织一惊，情不自禁是后退，然而

沙发旁边就是横断书架，她退无可退。陆野大手一伸便将她困在了方寸之地，男性气息逼来混着他极为侵略性的眼神，足以让人头皮发麻。

陆野手指轻轻在她脸上抚弄。

“你觉得一个男人和女人做交易，他想要什么？”

他漆黑的瞳仁暗而沉，说不出的危险。以往无数次将她折磨得呜呜咽咽，只能抓着他背脊哭着求饶便是这眼神。

连织莫名有些腿脚发软，一瞬间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陆野你订婚了。”

她像是要用个无懈可击的理由逼退他们，害怕和他再有牵扯。

但陆野却眼瞳一缩，不知道这句话哪里刺激到他，他捏起连织下巴，轻而易举可见他脸上的讽刺。

“你是道德感这么高的人吗？”

说的是她一年前同时游走在他和宋亦洲之前，将他玩得团团转。

这始终是陆野心头最深的一根刺，有多爱便有多恨，手上的力道更像是要捏碎她。

连织不是。她几乎没什么道德感。品质在温室里才能培养出来，她自小活在阴沟里。

成长环境注定她习惯性将对方当成工具，游走在男人之间也不过是为了生活过得更好。

哪怕重生后她也习惯性将他们当成资源任意榨取，若不是多次失败让她懂得靠人最终不如靠己。

若不是陆野那晚轰动决裂让她后知后觉心痛，离开后多次恍惚空落。

她只怕现在都不明白什么叫做爱情。

然而自己没道德感是一回事，被对方戳刺是另一回事。

她几乎是跳脚般回怼。

“人都是会变的，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没想到一年过去陆局也学会了这两面三刀一套。”

她毫不留情的讽刺听在陆野耳里便是为宋亦洲守身如玉，她居然也有为谁改变的一天。

陆野扯唇：“是嘛，那你可以走。”

他人虽没离开手却松了，像是给她撤退的空间。

然而文件袋就放于茶几，连织从他的眼神便能看出机会只有一次，以后若是再想谈交易绝无可能。

0190 下卷 63（h），舔乳

仿佛一根缠紧的丝线将连织的心越缠越紧，一半为这文档，另一半为着眼前的他。

她曾在那晚分手后无数次想过若是能再再重来一次，要怎么去选择，大概不会同时自作聪明算计多个男人了。

有人愿意为她下跪为她挨枪子，估计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傻子吧。

可连织没法再贪心，重生没有第三次，她就是失去了。

如今他再站在她面前，熟悉的气息和眼神带出很多回忆，彼时无知无觉，现在却心脏微微发涩。

带着无法言喻的心思，连织轻轻踮脚，手也支撑般抓住他肩袖

。

些微的力道不足以撼动陆野分毫，可他

后脑勺整个都麻了，两双眼睛就这样近距离的看着对方。

灯光落于她莹白无措的脸蛋，淡淡的香气袭来，微张的唇瓣小巧圆润的鼻头，无一不如同猫爪狠狠在陆野心上挠过一道。

他的眼神太烫太灼人，连织几乎没法与之对视。

她轻轻吻了下他下巴，男人喉结猛地往下滑动，连着她触碰的那片后颈肌肤都要燃起火来。

气息越来越近，吻要落于陆野唇上时，他却偏过头。

“你走吧。”

连织看不清他的神色，自然不清楚男人下颌绷紧，压抑的声线像是带着自厌一般。

她去他身后的茶几拿起文件袋，说不清是如释重负还是怎样，轻声道。

“谢谢你，陆野。”

陆野未动。陆野未动。

只听见她的脚步声踩过地毯，带着沙沙一般的声音渐行渐远，肩膀上属于她的气息越来越淡。

是哪处的凉意袭来，骤然刺得他冰冷彻骨。

在她要打开那道大门的时候，陆野大步朝她走去。

刚刚打开的门砰的一声关上，连织愕然看他，却被他直接抱坐在玄关的端景台上。

绿植砸落一地连着文件都啪嗒一声掉落，陆野整个人笼罩上来，伴随着压抑的声线一

“我反悔了！”

他掌住她脖颈狠狠吻了下来，嘴唇相触那瞬，连织被他用力摁在怀里。

他呼吸好重下嘴更重，舌头钻进她嘴里肆无忌惮的吮，不过两下她便受不住抓进他的肩袖，嚤咿呜咽更是他啃噬的吻愈发重。

男人腿直接顺着她腿缝抵了进去，他手掌扣住她屁股，隔着牛仔褲连织都仿佛要被那力道烫化了，她身体情不自禁地抖，坚硬的火热却隔着彼此的障碍势不可挡地抵了上来，早已鼓起硕大帐篷。

无需挑逗，也早已情动。

连织与其是坐在端景台，不如是坐在他手上。

男人力气非凡，单手拖住臀部便将她抱了起来，她双腿被迫打开在他腰侧，手紧紧攀住他脖子承受他深深的索吻。

他们鼻子贴着鼻子嘴唇吃着嘴唇，舌头被他吸进嘴里搅得天翻地覆。连织已经软得一塌糊涂，几乎是任他为所欲为。她的裤子拉链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扯开，他揪着她裤腿就这样一扯，屁股光光凉凉，只有条蕾丝内裤挂在圆嘟嘟的臀上。

火热手掌随之覆盖上来，钻进薄薄布料里深深陷进她臀肉。

连织早已经抖成了筛子。

手被他强势握住放在他皮带上，男人粗哑声音贴在她唇上。

“解开！”

连织手抖去解他皮带，男人手掌却顺着他臀缝往前，直接撵过小阴蒂。

她背脊骤然弯成了弓，呜咽的声音再次被他吞入嘴里。

陆野吻从她脖颈往下，她被迫仰起头灯光氤氲在她迷离的眸子里，粗巨的硬物随即毫无障碍贴上来，仅来灼灼温度便能将她烫化。

连织怕极了他就这样直接闯进来，一年半没经人事的小穴弱得跟朵花似的。可他没有，就这样贴着蹭动，棒身陷进阴唇缝隙，激得又是几股蜜溢出来。

毛茸茸的外套敞开，他手掌顺着她开衫下摆钻进去，滑腻触感让陆野呼吸粗重，她的哼吟悉数被他吸入嘴里。

宽大手掌沿着她腰部往上游走，所过之处无不颤栗，他指间解开她内衣，两颗浑圆立即从开衫里跳脱出来，傲然得如同雪

兔一般。

他松开她的唇，额头抵着她呼吸紊乱。

可连织却情不自禁咬紧嘴唇，细碎呻吟仍从唇间溢出。不为别的，他手掌正抓住她乳反复揉捏，指缝厚茧撵过嫩尖尖她几乎尖叫出声。

“大了。”他声音低哑。

连织被他直勾勾的眼神吓到，瞬间偏头躲开。

她总觉得重逢后陆野变了，至少以往床上都是她逗他，他从不会说这种话。

这一偏头不好，远处厨房玻璃将两人交缠的模样隐约倒映，她光溜溜挂在他身上，男人哪怕衣衫凌乱却仍然完整，像极了警察叔叔玩弄小姑娘。

连织：“去床上！”

陆野未动。

“回去..”她狠咬他的唇，陆野眼瞳骤深反咬回去，终是托着她回了卧室。天旋地转的眩晕，她被扔在了床上。

明净光线里男人除掉脱衣服，随之覆了上来。

一年多时间他皮肤成了古铜色，跨间甩动的长棒，更是让连织看一眼都觉得小腹发抖，她猛然抬手挡住他欲吻下的唇。

“关灯！”身后的淤血不能让他看见。

陆野眼瞳黑得能滴出水来。“可我想开着！”

“那不做了…”她以为自己拒绝得中气十足，殊不知媚意染上眸底，桃花眼水汪汪的，连着密长睫毛都沾上小露珠，让人恨不得一口吃了。

更别谈风韵妖娆的身体就被他压在身上，碾压触感传上来，陆野下颌微微抽搐，跨间那处几近狰狞。

“啪”的一声灯光熄灭。她在黑暗中被重重吻住。

五点多天已暗，然而朦胧夜色自窗帘缝隙袭上来，覆盖在抵死交缠的男女身上。

原来黑夜并不能减少惊慌和无所适从。她手被迫缠在他的脖颈上，他们嘴唇嘶咬着，渍渍的嘬吮声不绝于耳。

男人的吻一直沿着她的脖颈往下，当嫩尖尖被猛地含住时。她顿时低泣一声。

0191 下卷 64 (h) , 给我受着【微微粗暴, 慎点】

黑夜能无限扩大她的感官, 男人微微粗粝的舌苔卷着乳肉和红果一同纳入嘴里, 牙齿磋磨而过时, 她瞬间承受不住轻叫起来。

他手抓捏上她另一只白兔肆意揉搓, 连织手指时而拽着枕巾, 时而去抓他的头发。

细碎低叫的声音, 混着越来越多的空虚往下腹涌去, 她蜷紧的脚趾都变成了绯红色。

陆野吻沿着她的乳一路往下, 将她细白腿儿抬起往两边压, 宛如一线天的嫩红终于含羞带涩吐了条缝, 正颤颤流着蜜。他眼眸顿时黯了。

是哪处的露珠垂垂欲滴, 宛如烈火焚身的连织张着嘴半刻也吃不到嘴里, 她亲眼看着他手指轻轻拨开花瓣, 鼻息竟缓缓凑上去。

她眼顿时不知道往哪里放, 突然灭顶的刺激涌到脑海——陆野张嘴将她那处含入嘴里, 大肆嘬吮间舌尖沿着她阴道直接钻了进去。

“啊..”

吟哦声如同雨打芭蕉一般, 她背脊骤然崩成弓。

偏偏男人唇舌那般硬, 胡荏扎在她细嫩处搅得她骚麻难当, 一股股热流不断涌了出来。

她恍然想起来之前还小解过，哪怕用湿巾擦了一次，然而尿尿的地方被他含人嘴里，来回搅弄间竟有被大口吃掉的错觉。

细长腿儿反复挣动，连织受不住呜咽着往头顶躲，陆野却步步跟随，抓她乳，舌头模拟肉棒进出的动作往她小穴里钻。

她脑袋撞去床头退无可退，男人甚至捧起她下半身整个抬起来，她在倒栽的视线里，看他舌头在她腿心反复搅弄。

两人目光相撞，她手在墙上狠狠抓过一道，啜泣声愈发肆烈。

不知多久过后，她朦朦胧胧瘫软在床上，情动得能让人肆意妄为。

陆野捞起她，启开嘴唇彼此亲吻，腥甜

味传入口中，她习惯性想躲然而被陆野捧

着脸半分动弹不得。

他的吻好温柔，诱骗一般。她手听从攀去他背脊，仰头感受着他火热的唇从脸蛋游离到颈间，太有诱导性，以致于连织不曾察觉硕大龟头抵在她芯口，蓄势待发。

坚硬的顶端抵开细嫩花瓣缝隙，他劲腰狠狠一挺。

“呜..”

她顿时扭着腰哭了出声，连着指甲都狠狠在他背脊抓过带血一道。

小屁股扭动带来窒息般的绞杀，陆野额头青筋暴起，咬着她的唇将她控在四肢不允许动分毫。

一年半未经情事，灭顶酸胀让她浑身颤抖，亲吻的间隙陆野眼眸幽暗如海。

她竟有些不敢看他，偏过的脸蛋被男人掰了回来，他就这样大动起来。

坚硬胸膛碾压着乳肉，肉棒来回戳刺

骚包包，反复孟浪抽插间，嫣红小嘴可怜

兮兮撑到极致，不断吞入男人的粗硬巨物，反反复复进出白灼沿着臀缝流到床上一塌糊涂。

好舒服…

粗长肉茎碾平褶皱直戳花芯，带起一波又一波的蜜水，两颗囊袋撞来撞去，直把她弄得脚趾绷紧，几乎尖叫了出来。

可大抵是重逢后两人关系变得别扭，连织没法像以前那样骚浪贱娇叫，声音憋在她鼻腔里，哪怕陆野将她两条腿抬起反折回来，未退出的肉棒狠狠一刺，她也只咬着嘴唇嚅嚅两声。

这声音比猫叫还要挠人，难言的兴奋和暴戾沿着陆野背脊窜遍四肢百骸，纷纷

汇聚到占据她身体的狰狞某处。

他用力抓揉她双乳，次次挺胯撞到最深处，冲刺得大汗淋漓。

啪啪啪啪的打桩声不绝于耳，她半空中张着的腿儿反反复复晃动，连织身体颤

抖着蜷缩着，咬着唇几乎要将枕巾撕裂。

她好几次在黑暗中和陆野眼神相撞，皆吓得躲开了，那眼神得竟是要直接将她吞吃下腹。

可眼睛能挪开相连的臀部却不能，他发狠一般侵犯着她的娇嫩，逼她不得不看他。

清凌凌的水瞳迷离望过来，更是让陆野失了控次次没根插入，他俯身咬住她晃荡的白乳，抽插却是片刻不停，肉茎带出嫩肉又用力刺回。

反反复复，直把连织干得快晕厥过去，她承受不住如此快感，一口咬上他肩膀。

陆野哑声在她耳边。

“怎么不叫我鸡巴哥哥了？”

啊？

连织瞳孔微微一缩。

陆野：“叫！”

一方侵略强势极尽轻佻，另一方必然保守节节败退。

这个时候连织哪里叫得出来，她咬死嘴唇不理他。

可陆野有的是办法办她，细长的腿儿被他扣死在腿弯，一记又一记深刺让她呜咽出声，在他汗透的怀抱里浑身颤栗，却后退不了分毫。

“慢一些. 慢点…”带着哭腔的嗓音情不自禁溢出，却分毫不能让他心软，连织终是求饶。

“鸡.. 鸡巴哥哥..”

陆野：“鸡巴哥哥在干嘛？”

“在.. 在…”难言的羞耻让她浑身都粉粉的，可陆野偏偏掐住她腿弯往上抬，以便入得更深。

连织在他脖子上挠过，哭道。

“在干小穴.. 干妹妹的小穴。”

曾经嚣张调情的话，现在说出来竟如同火烧，她浑身绷得紧紧，小穴也是羞耻地一缩在缩。

陆野当然察觉到了，属于男人的兽性一点点被引爆，极致的快感如同甘浪摩挲过他大脑皮层。

他捞起她后颈，索吻间竟是直接将她嘴唇咬破了。

“干死你好不好，今晚干死你个妖精！”

男人这幅混样哪还有当警察的半分样子，更像是高中时候靠在栏杆上戏谑观察她为了饭票，周转在几个男同学之间。

那时候他的眼睛黑漆漆的，像是能看穿

一切，如今挟裹着浓烈欲望，在黑暗里愈发黯淡阴森叫人瞧之可怕。

连织呆愣的功夫，陆野已经将她翻转过来，肉棒撤出一截仍在她体内，以老汉推车的姿势又狠狠刺了进去。

“啊哈~”

连织难耐仰起头，胸前一对玉兔更是因着顶撞来回颤动着，弧度之大几乎要跳脱出去。她情不自禁想伸手捂住，却有只大手更快探过来捞起乳儿反复地揉。

纤细腿儿分开在他腿间，粉嫩私处颤颤吐着水儿，粗巨硬物来回回穿刺撞得她往床头飞去，又被他握着乳儿来回。

“呜呜.陆野…别那么深…呃啊..”

花芯处骚麻灼烫，兼顾着痉挛的刺激袭便全身，连织手不自觉地想要伸到下面挡着，可如何挡得住，坚硬热杵又快又深又狠，直把她干得喊救命。

今晚的陆野真有股弄死她的狠劲，她圆圆的翘臀在黑暗里若隐若现，哪怕不开灯都能猜到娇穴一缩再缩，怕是正吐着白沫。

他真成了禽兽，紧扣着她娇臀一下下往跨间摁，速度不断加快，连着她压抑的声音此刻也再也压抑不住，浪叫充斥着整个房间。

连织受不住回头推他小腹，嗯嗯啊啊哭着说不要了，以往还能挑逗他几回，如今竟是一回也承受不住。男人腰腹绷死青筋暴起，哪是她能推得动的。

陆野眼眸猩红，扣着她臀狠狠抽打两巴掌。

“给我受着！”

0192

下卷 65（h），干满

啪啪的巴掌声带起难言的刺激，她屁股火辣辣的。

连织抓着床单挣扎着往前跑，陆野竟也由着她，小穴吐出长棒水儿湿哒哒溢在床上，在龟头要完全吐出时陆野扣着她臀往回一撞，她咿呀呀的叫，伸手打他。

“陆野你这王八蛋！”

身后似乎传来一阵笑。

陆野直接俯身压下，高撅翘臀仍承受他片刻不离的冲撞，坚硬耻毛狠狠扎进她穴里，又痒又麻，甬道火辣辣的似乎快烧了起来。

偏偏他手从后面托起她一对嫩乳，不断抓捏揉搓，并用粗糙指间夹着红果果来回拉扯。

连织嘴被迫和他交缠着，急促又娇媚的呻吟从相连嘴间溢出，配合着男人打桩般的抽插忽高忽低。

屋内满室昏沉，却如天雷滚滚，颠鸾倒凤不知今夕何年。

小腹酸麻的快感几乎堆叠得麻痹，连织情不自禁的蜷进脚趾，湿滑的甬道剧烈蠕动收缩，夹得陆野寸步难行。

他知道她快到了，手往下探到他们结合处一揉花核。

“啊...”

窒息般的快感涌上来，连织浑身抖擞脑子有如烟花炸裂开。

肉棒拔出，湿湿哒哒的淅沥声不断。

她竟是直接喷了。

高潮后连织如同汗洗过一般，趴在床上急促喘着气。他们身体毫无缝隙地贴在一起，好重好重，像块发热的铁板，她哼哼要推开他。

陆野已经先起来了，他撩开她额边的湿发吻从脸蛋游离到后颈，又痒又麻，亲得狠了她便如同小奶猫发出嚶嚶两声。

这无疑是最好的春药，激发男人放肆的本性。

吻从她后腰一直到臀部，连织以为就这样结束，可他手拍了几巴掌，臀肉颤颤地动，激得他又是用力几巴掌。

“你别打，啊——”

连低叫出声——他舌头竟顺着臀缝滑了下去。

她揪着床单身体抖成筛子，舌头嘬吮间骚麻难当，一阵阵热流涌了出来。

陆野将她抱坐起来，面对面的姿势，肉棒顶开花瓣缝隙寸寸往里陷入。

她抓他背脊哼吟出声，亲吻时又尝到那股怪怪的味道。

“你能不能…”

她艰难躲开嘴巴，又在他背脊挠过一道，“别那啥了..吻我..”

以往连织也闹过多次，偶尔陆野也会笑着去漱漱口，可他今晚就不。

他狠咬她嘴唇。

“就要！”

握着她臀部的手顿时一松，重力下滑最后一部分也吞吃了进去。

几番进出连织抽气连连，手如藤蔓越越缠他越紧。他低头叼住她乳，搂着她抛上抛下起起落落，咕叽咕叽的声音从两人结合处传来，越来越深越来越快，直干得连织无力摇头，头发在背后凌乱。

哪怕灯未开都能透过夜色看到卧室激烈的场景，赤裸妖娆的她被强有力的男人搂在腿上，如同骑马般上下颠。

粗硬物什换着方向在她体内深捣，撞得嫩肉酸软不已，肿胀阴蒂反复摩擦他阴茎根部的耻毛，翻天覆地的酸麻几乎将连织的神经拉扯撕裂。

她指间深深陷进他的肌肉里，摇着脑袋一会哭一会浪叫，大汗淋漓如在云端。

迷离间，陆野沉声在她耳边。

“他也是这么对你的？”

啊，啊？…

连织朦朦胧胧没太听清他说什么，可陆野又狠道。

“他也用过这个姿势弄你，也听你这么叫过？”

黑暗中男人声线紧绷压抑，夹杂着无法言说的痛和恨。

陆野不在乎她之前有过谁，可单单想到蓉城那段于他像美梦般的日子，她背着和另一个男人颠鸾倒凤。什么真心实意全是谎言，无数个他看不见的时刻她可能都在那个人身下…

一股戾意直冲头顶，陆野都恨不得立马掐死她。

连织哀嚎，腰都快被他捏断了。

“没…没有做过…真的..”

她急于狡辩的话没经过脑子，激得陆野眼眶通红，一口咬上她肩膀。

“还在框我，你这个骗子！”

几个巴掌狠狠甩上她臀部，连织连连呜咽，感觉自己屁股快要被打肿了，身体那物好像更大更硬，直直往她体内更深处钻。

她手撑着往后要跑，陆野却抱着她站在地毯上，让她一点支撑都没有只得靠着他。

孤立无援下滑见连织惊叫攀住他，他勾着她双腿分开到极致粗野地插入，她无力的摇着脑袋，那种淫乱的娇叫一声越过一声，直让陆野听着都发狂。

肉体碰撞的清脆声不绝于耳，龟头将脆弱不堪的花芯顶开直插到更深处，吊着他脖子的连织被插得身体往上一耸一耸，跳动的乳肉压贴在他胸膛乱蹭，挠得他胸膛发痒。

她被压在墙上，连织以为有了支撑，谁曾想他手却按在微微凸起小腹处，那里嵌入他的硬物，酸胀感袭来她身体痉挛得一抽一抽，不自觉嚶哼出声。

“今晚把这里干满好不好？”

陆野扣住她的手压在墙上，额头抵着她喘息，“让你还敢再勾人，以后天天夹着我的鸡巴..”

他眼眸在黑暗里亮得吓人，这幅样子像个活脱脱的痞子。

“没…没有…”

连织简直想哀嚎，戴着安全套哪能灌满啊，但她不至于在这时候唱反调，于是咬着他的唇说好。

然而这话如一剂猛烈的春药，陆野眼眸发红，火热的棍子直直往她身体更深处钻…

烈焰滔滔，疾风劲雨。

等连织再有意识的时候，她正软成泥躺在床上，卧室仍然黑着客厅的光漏了进来，陆野正在喂她水。

从他嘴里度过来的水温温的，连织一口一口地咽，有少量溢出皆被他吻掉了，从嘴唇辗转到耳后。

眼看着这个吻愈发不能控制，连织艰难推开他。

“我要回去了。”

陆野漆黑的眼睛看着她，半晌才道。

“先起来吃点东西。”

餐桌上放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虾仁番茄碎和青菜铺在上面看起来极有食欲，连织也确实饿坏了，她没问为什么只有一碗，吃碗面连汤都不剩全喂进了肚子。

陆野在她身后收拾厨房，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氛围像极了在蓉城的时候，灯光如雾般覆盖在他身上，有着他自己都不层察觉的平和。

直到她吃完空了碗，陆野才道。

“放着吧。”

连织依言放下。

“那我走啦。”

她收拾完包包出门，陆野却套上外套跟在她身后，连织投以纳闷的目光。

陆野淡淡道：“我送你。”

“不用我可以自己回去。”

没有回应，男人已经兀自去摁了电梯。

连织：“……”

送就送吧，搭个便车也不是不行。

宽广马路上，道路两旁的灯光如流线滑过车窗，时暗时明滑过连织脸上，她满脑子却在惦记手上这份文档。

若不是陆野在这，她只怕立马就会撕开手上这份材料，看看到底漏查了谁。

然而这般急切示之人前不是什么好事，她靠在车窗上，心随意动眼睛看着车窗上男人刀削般的轮廓，目视前方沉默而坚毅。

谁能想到这样的人在床上会那么骚，逼着她做出一个个姿势，说些没法入耳的话。光是看着车窗上他轻抿的薄唇，便有无数记忆窜回连织脑子。

譬如他唇舌一直从她小腿辗转到腿心，含着她柔软两片放肆舔弄。

一年多前两人床上虽然常有口的时候，但那顶多就是调情，哪有干一次舔一次，粗长阴茎刚抽出去，柔软舌头便随之覆盖上来，软硬兼施连织被折磨得求死不能，只能哀哀求饶….

连织没敢多回忆，耳根却止不住的烧热。

车子停在某中高档小区外，这是连织初来京都购置的房子，一室一厅小户型，首都房价在怎么都不会跌，随便闭眼入都可以。

后来沉母和梁老爷子都有送她房子，尤其是豪宅别墅梁老爷子送的不在少数。

连织却一套都不敢去住，以后若是东窗事发不知道惹多少麻烦，还是自己狗窝好。

她正要下车。

陆野却说了句等等，拿出一盒药，说有伤的地方回去擦一擦。

有伤…

这个词多么有歧义。

让她情不自禁想起被打疼的屁股，现在都还火辣辣的。

细看陆野耳根也是红的，但瞧她一副不自在，闭紧耳朵只让他别说的模样。

陆野嘴角流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淡淡道。

“屁股应该红了，回去看看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

“管得着嘛你。”

她几乎恼怒般回他，“你一个订婚的还三心二意管人屁股。”

两人目光在混暗中相撞，直到她挪开眼睛，陆野仍在看着她。

漆黑的瞳仁静而沉，又有一丝笑意在。

“订婚？”

陆野微微挑眉，手缓缓取下无名指的戒指，“你说这——”

然而话没说完，却见她直直看着某处。

陆野跟着瞧去，眼神霎时变了。

宋亦洲正靠在宾利的车身上，大抵是小区外车辆太少，不知何时他眼眸早已越过重重夜色，直直朝车内的他们看过来。

黑色的眼睛映着路灯光，锐利而凉。

两男人视线相撞，舒适姿势下皆是准备随时跃然而起的紧绷。

陆野瞧见她告别后急急推门下车，他下颌紧咬，刚才的温和当然无存。

—

0193 下卷 60（新增部分）

（宝们这一章要放在下卷 60 的前面，也是陆野拒绝叶诗沉，决定夺回连织的那一章的前面）但因为我没有修改权限所以明天才能改。

—

京市寸土寸金，写字楼和大厦络绎不绝分靠在道路两边。

连织由宋亦洲带着溜了几圈，也忘却了刚才玫瑰花闹出的不愉快，问他当初宋氏选址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定在 CBD。

政府在市政规划的时候虽然不会明确指出哪里是城市商业中心，但道路建设已经隐隐有趋势，宋氏集团富经四代，集团选址的位置反倒平平。

这其中的门道连织一直没明白。

宋亦洲温和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CBD 的写字楼并不如想象中繁荣，并不是个可持续发展的选择。”

连织微微不解。

宋亦洲说中心地段的写字楼空置率极高，抛售频繁，且多是用客流量去带动商业和食品产业，这对树立企业形象并无任何好处。

“比如让你说说 CBD 的知名企业，你能想起谁？”

连织沉默了，她确实说不出来，因为鱼龙混杂真的太多了。

这时电动车却停下，宋亦洲踩下刹车。

连织微微纳闷。

“宋总，不骑电动车了吗？”

宋亦洲“嗯”了声：“去坐船。”

“那这车怎么办？”

宋亦洲淡淡道：“待会会有人来拖走。”

连织：…

她就知道轿车维修是个幌子。

宋亦洲面对她责问的眼神，神色也相当自如，只淡笑不语。

买完船票，两人排在队伍后面。

连织有些跃跃欲试，在京读书四年，离校远的缘故坐船环江游她一直没有体验过，没想到十个几年还能有圆梦的机会。

起点站游客就很多，连织踩着踏板进船，宋亦洲跟在她身后。

大抵是游轮晃悠，连织身体往旁边晃了晃，他再自然不过握住她肩膀，将她往座位上一放，随之坐下。

这动作本没什么，但连织看对面的女孩投来狎昵且善意的目光时，大概是阳光太暖，她耳根也跟着发热。

游轮开了，两侧的风景如电影版在连织眼前划过。

只是楼下窗户遮挡大半，看不太清，连织瞅了眼二楼，要是能去楼上就好了。

宋亦洲轻声在她耳边。

“待会门开记得跑快点。”

啊？

连织纳闷看他，就见管理员大叔将二楼的门一开，说二楼可以坐。

只听见一阵响动，所有人都跃跃欲试。

连织就坐在门边上，蹭的一下跑了上去，速度之快把宋亦洲都给看愣了一道，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二楼位置本就不多，宋亦洲上楼时她坐在位置极佳处冲他挥手，斜阳照耀下，她眼里是重逢后不曾见过的明媚。

“宋总你怎么知道二楼什么时候会开。”等宋亦洲坐下，连织问道。

“以前常坐。”

“以前。”

宋亦洲点头。

“初高中吧。”

他习惯从起点坐到终点，凉风拂来大脑放空，也只有在这段时间宋亦洲才感觉这段时间属于自己。

“一条线得两小时吧，家里人不会担心吗？”

话落，连织就反应过来自己问了个极蠢的问题，宋家门第森严，怕是在他大哥没去世都没人关注宋亦洲的。

宋亦洲坦然：“不会。”

他神色平常，甚至极淡地弯了下唇，但连织却看出几分不常示于人的孤寂在。

她想说些什么，但心却莫名被戳了下。

连织扭头看向两边，终结这个话题。

宋亦洲反倒给她介绍，京都发展更迭，商业中心更是一换再换，以往没落下来的写字楼就低价出租抑或出售。

连织蹙了下眉。

她几乎能窥见商德大厦的未来，哪怕占据安瑞市的中心地段，在建成最初或许会小小吸引一波流量，但最终也将泯然众人矣。

连织这时才发现他们亚新和设计院的问题所在，竭力让自己设计的部分出彩，却并未考虑全局，再怎么规划设计图也是平平无奇。

宋亦洲这时道。

“人口下滑是世界趋势，如今建筑已经近乎于饱和，建筑设计这行和很多高新企业一样如果没有时代前瞻性，那必将被淹没在洪流里。”

前瞻性…

这话说来容易，但实施起来何等困难，人只能困在固有思维里行事，能跳脱出来的又是千万分之几？

然而这话不知道戳中连织哪根心思，她眼前猛地混沌迷雾仿佛被一道闪电猛然劈开。连织立马拿出包里的纸笔铺开在桌子上，问宋亦洲介意她后面保持沉默吗？

宋亦洲抬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没有电脑和绘图工具，连织只能简单勾勒草图，然而灵感稍纵即逝，她几乎是快速涂涂抹抹，连呼吸都不自觉放轻了。

四个小时，宋亦洲全程无打扰。

他去楼下买了瓶水放在连织旁边，到终点他就去付钱，船继续往回来。

黄昏已谢，夜幕在天边铺开。

等连织停下笔，四周早已空空无人，宋亦洲道：“画完了？”

她连连点头，大抵是过于亢奋脸蛋粉扑扑的。

“宋总，您觉得大厦建绿洲的主意如何？”

连织说大厦的层高预计 400 多米，等建成那日招标必定上百家企业，其实已经远远冲过来安瑞市的企业数。

若是再三百米处建垂直绿洲，将餐厅，休闲办公，甚至健身区域和空中花园聚集到 5,60 层，那么必将将大厦重新定义为多元化的社区。

人口锐减确实是未来的的大趋势，建筑不能再一味的求量，将绿化的市场街一部分恢复为公共区域，通过步行街和扩大景观区域让白领也能在大厦里呼吸。

全程都是她再说，宋亦洲问两句，她再不停的补充，说话连个标点都不带停的。

宋亦洲给她拧开了水。

“这套设计虽然很新，但几年前我去斯坦福交换的时候听一位教授聊起过空中楼阁的理念，回去找到之后我让助理给你。”

“好啊。”

连织问道，“宋总，你觉得如何？”

仿佛在等着唯一的听众评价，眼睛回亮得比天外繁星还要耀眼。

宋亦洲看着她，意味深长。

“我知道会最后成品图绝对会出乎意料，但光怪陆离程度明显超过我想象了。”

这话不知是好是坏，连织犹自忐忑。

他忽而就笑了下。

“最后能否通过与否还得在办公桌上敲定，但至少在我这里已经超额完成。”

连织如释重负地笑了。

大抵是自己的设计就如同孩子问世一般，她小心翼翼收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和伙伴们分享。

“宋总，谢谢你。”她真诚道。

宋亦洲眼里流露出一丝极浅的笑意不答反问：“谢我什么？”

他靠在脊背上，姿态闲散，但谁知道他也许故意陪着她一下午呢。

连织低笑不语，最初以为他会为难她，于是各种介怀，但现在也觉得自己过于小人之心。

或许连她自己都没察觉，那对宋亦洲竖起的如城墙般的防备如今所剩无几。

0194 下卷 66，戒毒

被两男人的目光夹在中间是什么感觉？

下车后的凉风嗖嗖刮来，连织拉紧外套，才恍然自己把和宋亦洲相约的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男人正靠在车边等她，大衣裹着西装，影子被拉得老长，他仍是寻常的样子，仿佛刚才那瞬间的紧绷只是错觉。

她走至他面前。

“宋总，你怎么来这了？”

“王秘书告假，资料只有我给你送了。”宋亦洲淡淡道，“你手机打不通。”

电话….

连织翻出手机，果不其然关机了。

宋亦洲语调悦耳，又问。

“下午有其他事？”

他面上虽风波不动，但笼罩在她身上的眼神如同一张阴郁的网，不时往她身后逡巡。

连织忙道：“宋总，要不我们找个地方细聊？”

前有狼后有虎的，她自然不愿意待这。

“担心陆野看到我？”宋亦洲笑意不达眼底。

“什么？”

她打定主意装傻，宋亦洲眼神略沉，看似慵懒靠在车上，连织却莫名感觉他松弛姿势下是随时准备跃起的张力。

宋亦洲看了眼她身后，微抬下巴。

“他过来了。”

话音刚落，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

连织身上被披了件外套。

连织：？

陆野眼神漆黑，淡淡道。

“你外套落车上了。”

“这不是我的。”

她身上就有一件，而且这是件男装他什么眼睛啊，拿错衣服陆野也不显尴尬，直截了当取下来就是。

对面宋亦洲目光一直在他两身上逡巡，面色并不怎么好。

陆野略微笑笑：“宋总。”

宋亦洲颌首：“陆局。”

比起上一次的被动，陆野这次主动伸出了手。

宋亦洲也回以一握。

陆野道：“上回宋总来过之后，警局茶水室又添了几款新茶叶，宋总有空再来尝尝？”

宋亦洲薄笑道：“有机会。”

握手言谈，还能一起喝茶。

这场面最最尴尬的莫过于连织，简直快被这怪异的气氛压成饼干，他俩不知道彼此存在也罢，可上次这两人不还打起来了？

怎么可能真的喝茶？

她都恨不得消失了算。

还好宋亦洲及时解救了她。他意味深长看过来。

“我还没吃晚饭，你也忍心让我等你这么久。”

“宋总，那我请您吃饭？”

连织也没心思细究他话里的狎昵，和陆野告别后走向宋亦洲的车。

临上车前她望了小区门口一眼。

陆野站在榕树前，像颗笔挺的树，灯光将他的面容氤氲得模糊。

车子驶离，陆野脸上的平静消失殆尽，他莫名扯起一丝冷笑。

等胸膛凉意散尽后，他去车里点了根烟。

烟雾迷离氤氲，缭绕上男人深黑警敏的眼眸。

但刚才宋亦洲和连织的状态明显和他想象不同，他有些怀疑是不是被宋亦洲下了套？

然而不爽快又岂止他一人。

宋亦洲带来的几份资料连织一一翻阅，若不是此刻没有电脑，连织只怕都要完整 copy 下来。

她不时和宋亦洲交流两句，男人皆淡淡“嗯”了声，面上风波不动看不出任何，但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连织正要说什么，宋亦洲忽然轻碾了下她手臂上的红痕。

“这是什么？”

他话里再平常不过，连织心却猛地一缩。

那是陆野将她反压在床上，吻从她胳膊一路辗转到后背时留下的，她只忘了遮脖子倒把这里给忘了。

“不知道，估计被虫子咬的吧。”她装模作样拉了拉袖子。

宋亦洲仍在看她，轻扣了下桌子。

“这么不小心？十月份可没有什么虫子。”

他看似嘴角弯着，实则脸上毫无笑意。

连织有些不敢和他对视，顾左右而言其他。

“才不过一周，这份资料宋总在哪找的？”

她不想聊，他却不放过她，皮笑肉不笑。

“你也是不怕热，这里暖气这么强，羽绒服还围得这么严严实实！”

这人生气从来不喜形于色，连着那么反感沉希都能笑脸相对。

如今眸底微压，阴沉尽显间叫人瞧之心慌。

连织被他看得后背发麻。

但回过头一想自己又不欠他什么，于是澄净的眼眸坦然迎视。

“宋总，你到底想问什么？”

她这话大有再问就摊牌的意思，两人目光相撞，一个步步不让，一个山雨欲来。

桌上的菜半分未动。

宋亦洲盯着她的眼睛半晌，直到连织后背发麻，他却淡淡弯唇。

“不是你问我这资料哪里来，我能有什么问你的？”

他戛然而止，连织莫名松口气的同时，也感觉如一把刀悬在脑袋上。

一顿饭后，她回了小区。

等人离开后，宋亦洲面上的松弛瞬间荡然无存，血液回涌间一股戾气如倒刺般长了出去。

他沿着马路往回开出几条路，目光所及之处，一辆悍马从马路对面和他擦过。

宋亦洲与车里的人远远对望了一眼，车玻璃幽浮，目光所及血液里骤然沸腾，皆是充满嗜血的冷意。

*

周内，连织不声不响去了趟远在北边槟城的舒心精神病院。

私人开立，价格高昂，她以病人家属的身份混进去，里面环境清幽，服务周到，价格自然可见一斑。

连织站在二楼阳台上，瞧着后花园里坐在轮椅上的痴呆妇人。

别人都是几个病人交托给一个护士，就她特殊，旁边四五个护士陪着，打着照顾的名义实囚禁之举罢了。

这位江仲鹤心思何等缜密，为防有东窗事发那天，竟将沉希的亲生母亲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藏起来了。

几千公里的距离，若不是有那份名单，连织绝不可能查到这位叫张棋的中年女人头上，简直是和沉希一个磨子刻出来的。

打击过大精神病发…

书面上的理由是这个。

连织之前为了逃跑装过精神病，楼下这位行为痴呆，生活不能自理，但明显在护士离开时眼神不止一次飘忽。

谁知道是不是为了保命装的呢？

与此同时，到晚饭的时候。

病人张棋独自在房里由护士照顾着用餐，在护士注射完药物后一张纸条悄无声息塞进她手里。

她眼皮微微一动。

休息时间，所有人都离开，摄像头还在旁边悄无声息的工作。

她借着发癫的动作走到摄像盲区，纸条快速一展开。

上面写着——

【你女儿还活着，要我救你吗？】

*

往返槟城连织都是自驾，口罩戴着，最大程度瞥开中间留下的痕迹。

一周没回紫荆山庄，沉母还没说什么，梁老太太已经孩子气般责怪她，说连织心里没有她这个老太婆。

连织直呼冤枉，她周末都回家了，但这点时间明显于多年未见外孙女的老太太是不够的，要挽着她胳膊撒好一会娇才行。

“你们两姐弟都是不顾家的。”

老太太道，“你如此，祁阳也如此，电话催了好几次，每次嘴上答应得好好，结果这两周连个人影都没有。”

唉？沉祁阳居然没回来。

看到梁老太太乌龙去世那晚他哭得有多伤心，连织自然知道老太太在他心里多重要。

居然到京了不回来看一眼。

说来似乎从会所逃出来那晚之后，连织再没看见他。

外孙没回，老太太自然不放过外孙女陪伴膝下的机会。

当晚连织住在紫荆山庄，老太太听她读四书五经等，很明显老太太喜欢国学，话里也不古板拘泥。

连织第二天离开的时候，沉母交给他一个百宝嵌提盒，说里面是沉祁阳爱吃的珍珠鲍和荔枝肉，让她回去的时候顺路给他带过去。

“他最近没有出京记录，昨天打电话的时候只说在华府天地，让他回来却没个口信，今天怕是还在哪。”

大概沉祁阳之前犯浑事不少，沉母便在出入境那里打过招呼。

连织同意了。

她顺路转去华府天地，狡兔三窟，沉祁阳自然不可能就这么一个住处，不过如此高档住宅让大少爷霍霍也实在可惜。

连织担心自己白来，先去站岗森严的门卫处那边问询是否有看到沉祁阳出来过。

门卫显然认识她，只说今见没有沉大少爷的车出来。

意思就是还在华府天地。

然而她到别墅门前摁响门铃，半晌都无人回应。

不在？

连织正要离开，却鬼使神差停下脚步。

她想起刚才门卫说沉祁阳今日并未出来，梁老太太说两周都未见他，电话偶尔接，然而人影却是不见。

她莫名想起那晚沉祁阳吸的那包粉末，听当晚交易的人说是冰毒。

冰毒是毒品之王，区别于其他半成品毒，吸一次就会上瘾，毫无办法解脱。

连织背脊突然觉得发寒。

不知出于什么心思，她掰出门边的灭火器，爬上庭院的树直接跳上了二楼阳台。

玻璃是特制从外面瞧不进去，连织拿起灭火器狠狠一砸。

噼里啪啦的碎裂声，她在支离破碎的缝隙里看见了站在门边的沉祁阳。

他正懒靠在门边，眼底乌青耷拉着眼皮，像是几天没睡好的样子。

没睡好自然就有起床气，他微抬眼皮瞧来像是收着尾巴的狼，眸底桀亮，带着随时要反咬一口的疲懒。

“干嘛，偷家呢？”

——

下卷 60 新增部分我明天就调整到合适位置。

宝们记得去看，明天这两章我得重新改一下。

晚安

0195 下卷 67，手铐

大片夕阳自破碎的窗户覆盖上来，照在男人颇为不虞的脸上。

连织半分没有弄坏人东西的尴尬，打开碎玻璃的门栓进来。

“我在外面敲了半天，你在怎么不开门啊？”

沉祁阳漫不经心道：“有人敲门我就得开？”

连织被他这语气噎了噎。

大少爷已经揣兜往楼下走，连织逡巡了下屋内各处，这大概是他的卧室，装潢简单偏冷色系，她注意到床边烤着个手铐。

下楼时，沉祁阳道。

“你怎么来了？”

“妈妈让我给你带点东西过来。”

大门打开后，连织将食盒拎进来，大概是特殊材质制作，这一路上颠簸这么久居然还是热气腾腾。

茶几上一堆方便面盒，连食盒都没地方搁了，连织顿时有些一言难尽。

沉祁阳微眯眼看她：“你这什么眼神？”

“乱成这样你也不叫人收拾，佣人呢？”

沉祁阳没说话，拎着鲍鱼扔嘴里，眉骨微挑很明显味道还可以。

两盘菜全进了他肚子，酒足饭饱后男人两腿大喇喇地敞着，嗓音莫名地性感低哑。

“东西送到了，还不走？”

他从进门开始就在赶她，连织目光一直在他脸上逡巡。

沉祁阳也由得她打量，手中的打火机发出清脆一声钢响，他点了支烟。

连织问：“你楼上那个手铐是怎么回事？”

“这也要问？”

男人透过烟雾看着她。一双眸子蒙着淡淡雾气，幽深沉戾。

“闺房之乐，还要一一和你说？”

连织嘴角弯了弯，饶有兴致道：“没想到你还玩得挺开，拷她还是拷你啊。”

饶是沉祁阳脸皮再厚，也被她这话激得险些呛咳出两声。

死丫头，磨嘴皮子比厉害是吧？

“想知道？”

烟流里流气叼在嘴里，仅隔着张桌子他呼出的烟雾朝她脸上扑去。

男人眼神愈发邪野放肆。

“试试不就清楚了。”

连织皱眉，抿唇不答。

沉祁阳：“所以知道自己有多碍眼了吧？别耽误我正事。”

又在赶她。

连织意有所指看了眼桌上的方便面盒：“就请人女孩子吃这些？”

“不行，不是你说我抠搜嘛？”

他看似慵懒靠在沙发上，实则蚀骨的颤栗感早已袭便全身，得捏紧拳头才能压制。

沉祁阳长腿一卸，直接去拉开大门，眸子盯着她再指了下门外。

赶人的意思很明显。

连织起身慢慢朝他走去，正当男人以为她要离开时，却听见她问。

“沉祁阳，你是不是在戒毒？”

他瞳孔不易察觉一缩，然而面上却是痞气浪荡。

“戒什么毒？”

连织：“你上回吸的那包粉——”

“早没感觉，当我是纸做的。”他揪过她的衣领，准备往门外扔。

“再磨磨唧唧待这，我都怕你对我别有所图。”

连织没搭理他话里的不正经。

反倒是男人因为抓她衣领这动作，手背上密密麻麻的血痕露出来。

连织瞳孔微缩，道：“沉祁阳你再说实话，我打电话给妈妈和奶奶。”

“你敢！”他绷紧腮帮子，浓眉凛冽。

“你看我看不敢？”

两双眼睛近距离看着对方，她瞪大眼睛，哪怕看见他脸色变得可怕，也丝毫不让。所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是吧，倔到一块去？

沉祁阳喉头频频滚动，剧烈疼痛席上来他已经濒临爆炸。

“不走是吧，那你搁这待着吧。”

他手中力道一松，径自去了楼上的房间。

门砰地剧烈一声关上。

连织被他刚才那力道弄得一踉跄，门就开了道缝隙，走不走在她。

门外夕阳肆意，大路通途，哪里都比这里待着想。

她起初不过是为着确认，如今明晰后反倒有些踌躇不前。

照她以往的性子绝对事不关己溜之大吉，然而沉祁阳吸下那包粉末多少有因为她，更何况人生境遇起起伏伏，适当时候伸以援手，何尝不是给自己留下转机。

连织立即去卫生间打了盆水，又翻遍了所有抽屉找出来根绳子。

敲门他自然是不会开的，还好别墅的阳台四面畅通，她拉开阳台门直接进去。

沉祁阳正靠坐在墙上，逆光看不清他的神情。

然而他右手臂在发抖，哪怕用皮筋死死勒住也无济于事。上面已经有了几道血痕，看起来真真是触目惊心。

连织先去找来遥控器，将房间温度调罪高，毒瘾犯了哪怕大夏天骨子里都会冷得发颤。

沉祁阳听到动静后抬眸看她，连织在他注视下镇定自若蹲在他身边，拿湿毛巾擦他带血的手臂。

“你怎么还没走？”

沉祁阳大手一挥，盆里的水掀翻在地毯上。

他下颌咬死，浑身血液都感觉凉透了。

“你以为我乐意你待这是吧！”

连织也不是好脾气，回怼道：“你这幅丑态一年能见几回呢，你不乐意我还要偏偏多瞧瞧乐子。”

男人现在这副样子不就是丑态嘛。

眼底乌青，下巴上带着些许胡茬，手臂上还割出道道血痕。

和他平时妖孽又不可一世的样子相去两人。

说人丑这话男人同样不能忍。

沉祁阳脸色变了又变，两块咬合肌凸出颊颌弧度。连织恍觉他都要掐死自己。然而他骨头里像是有千万蚂蚁在咬，一时之间还真奈何不了她。

连织趁机又往他嘴里塞了两颗镇定片，趁他发火间捂住他嘴巴。

被迫吞下，淡淡香气混着血腥味袭满沉祁阳鼻尖。

“你给我吃的什么？”

“毒药。”这是从楼下抽屉里翻出的镇定片，不过作用寥寥无几。

更多的戒断只能靠着他自己。连织尤记得上辈子毒瘾犯的时候，她在地上爬成条蛆，只要人家愿意给她白粉她舔脚都愿意，现在想想那副丑态连织自己都不愿回想。

但沉祁阳却不显，他除了一身颓丧坏脾气随时要爆炸以外，其实挺正常的。

殊不知男人疼得骨头都要融化了，哪怕从小为忍耐磕的药不再少数，但毒品他是真没碰过。

他咬着腮帮子，一句话不说头抵在墙上不时重重撞一下，冷汗淋漓浑身发颤。

连织莫名觉得看不过眼。

以往她只羡慕权利和财富，殊不知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沉家人这个身份注定他涉毒不能走漏任何风声，否则必将被人大做文章。而为了保险沉祁阳竟是连家人都不告诉。

她轻声道：“已经过去半个月，大概再有一周就结束了，你再坚持两天。”

沉祁阳什么都听不进，拿起旁边的刀，狠狠往手臂上割一道。

连织立马抢过来。

“你疯啦，动脉割下去你毒没戒掉人就没了。”

沉祁阳：“拿来！”

“你再忍忍！”

“我再说一次拿来！”他眼底赤红，毒瘾驱使下几乎是狠相毕露，几乎是厉声吼她。

—

待会还有一章

0196 下卷 68（微 h），咬她

他脾气还没这么大过。

如此威压下连织也不怕，一双潋潋明眸与之对视，直接将刀往门缝外一扔。

“嗖”的一声，自残的工具没了，也相当于没了他转移注意力的唯一方式。

沉祁阳脸色变了又变，眼神愈发显得阴鸷。

连织正觉不妙要拿绳子绑他，然而沉祁阳动作明显更快，直接将她压在地毯上，制服她挣扎的手。

男人重量随之覆盖上来，伴随着怒火滔天的威胁席卷在她耳边。

“是你自找的！”

沉祁阳说完就狠狠咬住她肩膀。

“啊——”她蹙紧眉头，呼痛的声音像是一只掉入陷阱的麋鹿。

连织下意识要推开他，然而双手被他反剪在身后，失去理智的男人力道更是大。

沉祁阳哑声在她耳边：“伤人伤己你选一个吧，扔了我的刀总得赔我什么？”

他这话阴恻恻的，灼热的呼吸灌进连织耳朵里。

“放开！我是在救你，你能不能有点良心！”

她想讲理，沉祁阳这时候却最不想和他讲道理。

他往上咬住她耳垂，下了死口那种。

尖锐疼痛让连织几乎跳脚，偏偏在温热席上耳垂时，又有一股过电般的颤栗袭遍全身。

“你松口！”

她呼痛声像是从鼻腔里哼出来，明明是怒骂却带着股嘤哼。

听得人情不自禁一股颤栗。

沉祁阳喉结情不自禁往下滑，咬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味道。

他舌头含住轻轻吮弄，感受到身下女人愈发颤栗后，难以言当的疼痛混着兴奋沿着血管上下蹿行，在几近失控的理智中，他情不自禁侧头想咬她的唇。

“这里不能咬！”连织猛地躲开。

她以为他理智不清醒，咬她做发泄。

两双眼睛在黑暗中近距离对视，真情假意乱了一地。

沉祁阳：“那别的地方都行？”

连织尚不能理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沉祁阳已经咬助她下巴，她被迫仰起头。

男人脑袋埋在她颈间，沿着她脖子一路往下咬，脖子上好多地方都留下了牙印，疼痛颤栗间连织都想骂人了。

一周过去，和陆野那么做爱后的痕迹渐渐淡去，如今又再添新痕。

她手挣扎出来，恨不得甩他两个耳光。

然而哪怕毒瘾犯了，男人都是识趣的，他在被挨巴掌前率先停下，脑袋垂在她颈侧。

两具身体严丝密合地贴在一起，连着曲线都能一一感知。

沉沉的重量压得连织喘不过气。

“沉祁阳你起来！”

沉祁阳却未动，沉沉的呼吸灌进她脖子深处，她身体也跟着颤栗。

久到连织以为他晕倒了，却有蚊蚋般的声音低低在她耳边。

“若你不是…”

后面的声音越来越小连织没听清，她察觉到颈侧相贴的肌肤烫得如火烧一般。

“沉祁阳！”

连织挣扎着去摸他额头。

靠！比蒸炉还烫，冷热交替是毒瘾犯后的症状，她立即将拿遥控器调成制冷状态，并去卫生间打凉水给他敷面。

整个夜晚室内忽冷忽热，连织就惨了，直接棉被加身和短袖交替。

一晚上折腾下来，她累得够呛，同时也在思忖自己做这些值不值。最后困意袭来他趴在床边睡了过去。

….

清晨，沉祁阳是被一阵雷声惊醒的，风雨飘摇的清晨总是如梦如幻，身边的所有景致都成了虚幻。

他侧躺在床上，被绳子绑得严严实实，而她趴在边上睡意酣眠。

沉祁阳嘴角扯起个若有若无的弧度，也只有她觉得这绳子能束缚他。

他手不过轻轻一扭，绳子便松了。

沉祁阳却维持着这个睡姿，看着对面熟睡的她，深黑眸光里隐约倒映着她的面容，雪白又安静的侧脸，大抵真是累傻了，几根由汗糅杂的湿发黏在额头上，嘴唇却是水光潋潋。

不知是鬼迷心窍还是怎样，沉祁阳注意她耳垂那抹咬痕——昨晚某些记忆瞬间涌上来。

他眼眸霎时暗了。

清晨的反应总是激烈又猝不及防，某处硬得发胀，他身体因为克制而涌出细密的疼痛，脑海中的欲望在这一刻远远越过了理智。

他想撩起她另一侧的长发，埋在颈间去细嗅那股香气，更想将她揽入怀里，用力地收紧手臂。

大概这十几天疲惫睁眼，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在旁边，那股悸动和渴望沿着男人的血管上下蹿行，他身体已经先于意识动了。

窗外雨声淅沥，屋内暖气肆意。

那束晨光沿着微敞的床帘投笼到床上，到他两越挨越近的身体，嘴唇相贴的前刻，大概是在梦里都睡不安稳，她眼皮混沌又模糊地睁开。

安静的清晨，令人就这么对视着。

是哪处的呼吸都轻了些，连着窗外的鸟叫声都瞬间消匿。

“你醒了？”连织半梦半醒，眨眨眼对他两这情况还没反应过来。

“嗯。”

他喉结滑动，耳根爬上一抹红面上却不显。

“你离我这么近干嘛？”

—

弟弟这条线既然是骨科，那么该有的爱而不得都得有哈，rourou 宝们莫急。

0197 下卷 69，心动

好大一口锅甩来，尤其是在男人那种你企图对我不轨的眼神下，连织都想把巴掌甩他脸上。

“我整晚都是这么趴着睡的。”

“那谁知道？”沉祁阳闲闲道，“毕竟我都被你拿绳子直接绑起来了。”

大概昨晚睡着过，他精神较之昨天好了不少，碎发后的眸子锐利而慵懒。

略带沙哑的话不自觉令人想入非非。

连织一股火憋上来。

“我这人虽然生冷不忌，但不喜欢闻臭蛋。”她意有所指道，“你都发馊了，知道吗？”

沉祁阳脸色微变。

发臭不过是信口胡诌，但是看他吃瘪，连织心情舒畅下楼。

她昨晚在电饭煲里预约了粥。

大概是独居的影响，提前预约早饭的习惯连织延续到现在，而沉祁阳虽然不碰厨房，但各类食材设施应有尽有。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男人拖腔带调的声音随之传来。

“做粥了？”

按理说这句话过后，连织就该顺着台阶问他吃不吃，但她偏偏不想问，昨晚她大半夜没有睡好，饿死他算。

然而刚称好，沉祁阳就理所当然接了过去。

“谢了。”

他换了件条纹色卫衣，头发还湿湿的，水珠贴着侧脸滑落。一股清新洁净的鼠尾草气息传来，好像才洗过澡。

大早上洗什么澡，装怪！

两双眼睛相撞，连织分号不让，沉祁阳挑眉：“不是给我的？”

“行吧。”

他手一松，正当连织以为他要离开厨房。

男人直接端出了电饭锅内胆，剩余整锅粥归他。

“喂，你——”

他身影毫不留恋往客厅去，对她的抗议视若无睹。连织瞪他两秒，又给自己煎了鸡蛋。

两人分坐餐桌旁并没多言，屋里静悄悄，汤粥滚热汩汩热气，混着玻璃窗外豆大的雨珠，整个世界雾气蒸腾，就她和对面的他氛围安静，时不时地轻喝口粥，却有种诡异又让人捉摸不透的气氛充斥之间。

连织自问很小气，所以只给自己煎了蛋。

此刻余光里瞧着对面的他拿着大勺子搅啊搅，莫名觉得有些看不过眼。

“其实你可以告诉…爸他们。” 她道。

沉祁阳不以为然。

“说了又怎样？”

也是..

连织本想说戒毒场所更正规，专业人士会提供更合理的方式。

但毒品对贫穷富贵都公平，想戒掉没有其他方法，只能靠自身意志力。

连织又问：“上次你让我给你注射的是什么？”

“强心剂。”

他轻飘飘的一句却让连织震惊不小。

果然…可强心针稍微注射不当就能导致心衰和猝死，这个男人胆子可真是够大。

连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道。

“这段时间妈妈和奶奶提过你很多次。”

“嗯。”

他就一个字，但唇角淡抿间没有那欠欠的讨打之感，睫毛上还沾着水珠，莫名让人感觉几分落寞。

大概初识这个男人便习惯应有尽有，如今这幅模样连织竟觉得不习惯。

果然钱权加身又如何，有些该走的路还是得一个人去走。

“喂——”

她腿凳突然被踹了下，沉祁阳微眯眼道，“你这是在可怜我？”

酒足饭饱，他又有力气搞事了，晦暗的眼眸仿佛生着刺一般。

“哪有！”

他脚踩在她腿凳上，也不知道哪来力道。突然用力一勾她便被迫朝他滑去。

两人的目光都快近在咫尺了，他目光炯炯。

连织觉得他简直幼稚。

“没有同情。”她道，“我没回…家以前穷的时候总觉得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现在觉得想法或许有些片面，人活在世上就得遵守秩序约束，也有不能为人知的一面。

譬如你坐拥这些别人羡慕的身份又如何，前些个晚上要真挺不过来不过是黄土一杯，生前身后事谁能得知。这些都是你身份带给你的副作用，旁人不一定知晓。”

“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是小富小贵最秒，不树敌，不愁吃喝才是人生幸事。”

这些的确是连织的认真思考，她现在习惯一步看三步，复完仇若是还靠着沉家身份在国内敛财，早晚有露出马脚的一天。

过犹不及，要走得赶紧安排。

她也慢慢安静下去，殊不知对面的沉祁阳一直在看她——肤白如瓷的面庞像山茶花那样动人，密长睫毛里一颤一颤间盈荡着微光，像是阵平静的风。

他没想到的居然是和她聊这些，有人怕他，有人点头哈腰敬他，十之九皆是算计。

也对，连着沉祁阳都自嘲一笑。

他什么都有了，总不至于还矫情得伤春悲秋吧。

可对着的别人举杯虚情假意敬过来的懒怠和疲倦，今日却被这个人点得透彻。

那瞬间骨子里的震颤和莫名情绪，攥紧了沉祁阳的心脏。

目光对视太过突然。

连织抬头就发现他正看着她，深黑幽戾的眸子似乎蒙着层看不懂的雾，愈发叫人心慌意乱。

她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这些话自己听就算了。

以后难保不会成为把柄。

“快吃吧，我得走了。”

她拿勺子舀着粥，吃煎蛋时却习惯将蛋黄扔到一边，沉祁阳大勺舀了勺锅，看她嘴唇嘴唇红润润的，莫名就想尝尝她嘴里的味道。

“不吃蛋心？”

“嗯。”

“我尝尝。”他拿起她边上的筷子一夹，蛋心整个到他嘴里。

那筷子连织还用过，更何况她咬蛋白时嘴唇难免会碰到里面的黄，此刻看到他习以为常的咀嚼。

莫名的狎昵让连织顿时开始不自觉。

气氛早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嘴里的粥热气腾腾漂浮上来，愈发觉得无所适从。

还好这时门铃响了。

来的人连织上回酒桌还见过，是江涛。

“沉小姐。”看到连织，江涛顿时规矩了些。

只手搭在沉祁阳胳膊上，问他这几天如何了，显然只江涛知道部分。

“小事。”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让连织无语，昨晚痛得死去活来的是谁啊。

让她洗碗是别想的，反正他这里也足够乱。

雨小了些，连织拿伞准备出门。

“喂——”

身后传来一声呼唤。

连织扭头，沉祁阳靠坐在沙发上看她，像只慵懒的狮子。身旁明明坐着江涛，可他却一丝注意力都没有分散。

他像是随口一问。

“之后还来吗？”

0198 下卷 70，复仇之路

周内。

江仲鹤被请去了警局，自下半年开始他就以协助调查的名义被请去很多次，每次和蔼地进，笑呵呵的离开。

然而这次对面穿警服的，却不再是寻常警员。

“江董事长，最近挺忙。”陆野目光落在他脸上，淡笑，“局里的人去了三四趟才将您请过来，果然为国家服务的人半刻也脱不开身。”

“谁不是为这片土地服务，你们处在第一线我又有何颜面谈辛苦。”

江仲鹤说虎父无犬子这话果然有根据，之前远远瞧着就觉得极有气魄，没想到如今再见却成为一局之首。

“听说你之前还办了件大案，孙庆元那小子是在我这里当过职，看着还挺老实，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陆局可千万不能手软。”

他一副惋惜的正义之态，早已将和孙庆元的一切勾当处理得干干净净。

对面的陆野眼眸黑漆漆的，面不改色。

“老实也分对人，他在位期间贪的这几千万有如今也不算冤。”

江仲鹤正要感叹一番，陆野却道，“江董事长，令公子在国外这一年多可好？”

两双眼睛对视，男人眼眸黑而沉的，没有笑意的弯了下唇。

江仲鹤道：“他有消息了？一年半我都以为我这唯一的儿子怕是要死在外面，若真有消息还往陆局赶快劝他回来自首。”

陆野轻描淡写笑了笑。

“说来一年多都不打听，你这当爹的可真不够称职。”

“是啊…”江仲鹤汗颜。

……

全程四小时，聊得全是与审问内容无关，陆野回了办公室。

“陆局。”有人推门而入。

陆野：“人走了。”

“是。”他笑道，“我瞧着比之前沉默了不少，这老狐狸果然开始慌了。”

陆野望向窗外，脖子里绷着脉络，肌理分明。

再转头时他像是下了决定，沉声：“通知边检和海关，从现在开始禁止江仲鹤出境。同时也联络省道高速，碰上他的车直接拦截。”

“是。”

….

离开警局上车后，江仲鹤脸上却满是凝重，助理跟他那么多年自然知道要害。

“江董，不如您先出去避——”

江仲鹤大手一挥：“来不及了。”

这位新副局的打法十分野蛮，只怕已经开始设卡拦截他。

他有预感这次十有八九躲不过，然而证据链部分销毁，仅凭这些陆野便定不了他大罪。然而刚才在警局那番话却让江仲鹤愈发肃穆，陆野到底想干嘛？

光穿透玻璃掠过他锋利的眉眼。

“从今天起，和国外的所有联系一律切断。”

这是要和大公子暂断联系的意思。

“是。”

助理又道，“滨城精神病院那边传来口信，她…昨晚突发心悸走了。”

江仲鹤默了两秒，点头。

照他以往多疑的性子必定得走一趟滨城，亲眼看见尸体烧成灰才能放心，然而正值多事之秋，宜静不动。

谁曾料到，本该烧成灰的尸体当晚却已偷龙转凤，从殡仪馆里运了出来。

张棋再见阳光，已经是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几十年未从轮椅上下来，她竟是连走路都不会了。

“你是谁，为什么救我？”

她看着眼前这个不过二十多的女孩，反复回忆都不曾见过。容颜弹指老，她也曾这么年轻。

连织道：“这不重要。”

大片阳光自落地窗而来，她轻声道，“你只要知道以后你自由了，不会再困在方寸之地，甚至我能给你钱让你想去哪就去哪。”

张棋瑛：“你的目的为了什么？”

天下无白吃午餐，哪怕她在精神病院这些年不曾接触外界，但玲珑心思尤在。

连织没答，阳光将她的背影勾勒得纤细。

久久后她道。

“我姓蒋，蒋风霖的蒋。”

她没有正面回答，可张琪瑛手却止不住颤了颤。

二十多年前她做江仲鹤秘书那会，自然清楚他和洪家之间的勾当，他们逼得当年的区委书记蒋风霖贪污并从楼上含冤坠楼，蒋家一夜之间从高门往后变成了臭名昭彰。

独独剩下的两岁小女儿被旁系接出，当年之事鲜有人知，她一下子道出来头张棋瑛自然不疑有他。

“你想利用利用我对付江仲鹤？”

“不是对付，是顺势而为。”

连织转而看着她，说江家大厦倾颓是早晚之事，只是借她这把刀推动进程而已。

张琪瑛：“如果我拒绝？”

连织：“你没得选！”

她那双眼睛清澈犀利，在陈述事实而已。

的确没得选，只要让江仲鹤知道她还活着的消息，只怕都见不着明天的太阳。

张琪瑛曾经以为江仲鹤真的爱过她，不然何以会让她生下孩子，可囚禁的二十年才让她觉得女人有多天真。

“我答应你。”

她道，“你之前和我说我女儿还活着的事…”

连织：“等大仇得报后我自然会告诉你，你女儿现在生活得很好，被富贵之家领养，权势远远胜于江家，她被养得很好。”

连织说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如今会送她出国，需要时会让她回来，之后不愁没有团聚日子。

张琪瑛沉默半晌。

“我只想离我女儿近些。”

连织没说话。

她放在身后的手却悄无声息一蜷，果然上钩了。

她安静看过来的神色愈发显得捉摸不透，张琪瑛被那气势震住，她保证说不会打扰女儿的新生活，更不会让她知道自己的存在。

“蒋小姐我拜托你，哪怕离她近些，做佣人做厨娘，或者只要能让我远远看见我都愿意。”

连织：“我想想。”

出了酒店，连织将车开出好一段，才扯下脸上的人皮面具。

得亏沉祁阳那晚逃生时给她的灵感，这位张琪瑛能一路当上江仲鹤的秘书，自然非泛泛之辈。

想利用她对付沉希，自然得让她自己顺杆往上爬。

*

沉希接高建平回京，一路费尽波折。

他早在一年前就被宋亦洲托关系限制在多个城市出行。各种债务加身，他没办法才逃窜去国外，如今被贵人接回，自然是扬眉吐气。

沉希给他租了处房子，临走时高建平却抓住她不放。

“沉小姐，沉小姐…”他拇指食指并拢搓了搓，“你知道我被限制消费，没有这个我活不下去的，你得帮我，不然我饿死就没法给你效力。”

沉希忍了忍，又甩给他一沓现金和银行卡。

高建平那副贪婪的样子看得她直犯恶心，若不是为了扳倒连织，沉希一天都不想看到他。

她以为凭着从小到大的养父能指控连织，殊不知为了钱高建平什么话都说的出来。

沉希也不在乎，只要他出来搅局连织身世存疑的事情自然会被再翻出来，当时是为着老太太才认的亲，可到如今却连面对面的DNA鉴定都没做过。

只是…

前几次鉴定结果的真实性让沉希不自觉发怵，自然不会亲自去淌这趟浑水，要怎么才能将她完全摘除出去？

老太太的寿诞不足两月就要到了。

她合谋的同时也回到了深蓝水湾，然而新来了位佣人沉希却没见过。

“沉小姐。”张琪瑛压下泪意道。

沉希蹙眉：“我没见过你。”

张琪瑛说是集团新安排她过来的，之前那位由于怀孕突然离职

。

出紫荆山庄后，沉希婉拒了沉母给她安排佣人的打算，无外乎是怕事无巨细都传到她哪。

沉希这才恍然想起昨天家政是有打电话来说这事，只是她哪放在心上。

她“嗯”了声，没多说上楼了。

身后，张琪瑛看着她的背影，眼眶充满泪意。

女儿长大了。

—

晚安。

0199 下卷 71，情难自禁

华府天地。

江涛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关，洪家衰落这口子一开，其他人都抱头鼠窜，你不想去瞧瞧好戏。”

沉祁阳靠坐沙发上，漫不经心：“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他拎着个手机在手中悠悠转动，只不时震动后低头瞧上一眼。反复几次后，他舌头刮着腮帮子，神情更显冷淡。

高靖道：“等什么等，再不围追堵截都跑完了。”

沉祁阳啧了声，示意他的手。

“我就一伤残人士，还不能多歇几天？”

高靖：“……”

拿着鸡毛当令箭是吧，之前挨刀子那会也没见他这么矫情。

手机嘟的一声响，又是狐朋狗友发来的，高靖看他翻了翻，直接烦躁地扔在一边。

咋了这是？

这时门铃响了，连织的脸投影在智能屏幕上。

开门后，两懒懒散散的男士规矩叫了声沉小姐，连织礼貌回以一笑。

沉祁阳正在被拨弄他那被包得像面包一样的手腕，那是连织前两天给他缠的。

他随意看来一眼。

“你今天晚了。”

连织假笑。

“是啊我会瞬移，堵车飞过来就是了。”

她都快把不满甩他脸上，沉祁阳轻哼一声。

今天给沉祁阳带的依然是家常菜，这一周不知从何时起，看望稀里糊涂被他得寸进尺变成带饭，大少爷嘴挑，整个京城的满汉全席随便点。

他点他的，连织带自己的，公司食堂的饭菜顺手给他带来。

从最初的难以下咽挑挑拣拣，他哪怕不吃也给她挑出一堆毛病来。

然而今天带来的菜却是雍和王府的大厨做的。

连织一样样地介绍：“这是黄金芥香虾，波士顿焗龙虾，花开富贵…”

她眼眸亮晶晶，沉祁阳饶有兴致地瞧了两眼，夹了个虾扔嘴里。

连织：“怎么样？”

“还行。”

大少爷的最高评价了。

两个朋友已经识趣离开，连织就坐他斜对面，想到自己今天来的目的，斟酌道。

“你知道南华庭被查封了吗？就是那天你带我闯警车的那家会所。”

沉祁阳“唔”了声。

“听说了，是有这么回事。”

连织并没有得到想要的信息，揪揪眉毛。

“听说那是洪家开立的会所，而封查的理由是涉及毒品违禁品交易。”

“这不正常嘛，敢碰这玩意被逮住谁能容得下他？”

连织：“那天我无意闯进你们包厢，好似看到那群人在进行枪械毒品交易。”

她话里绕来绕去就是不切正题。

沉祁阳拿纸巾擦擦嘴，手搭在沙发沿上看她。

“想问是不是和我有关？”

大概吃饱喝醉，他眼神太有诱惑性，像是只慵懒的。

连织也学着他“唔”了声。

“你觉得我有这能耐？”

你可太有了！

沉祁阳扬眉：“想知道？”

连织还未说话，他已经抬起右手示意。

“右手刚才捡虾给弄油了，也没人给擦一擦。”

滚犊子！把我当你佣人是吧？

腹诽得虽然硬气，连织也能屈能伸拿湿巾给他擦爪子，人也坐得离他近了些。

绵绵冰冰的手指扯起他食指，很舒服的触感，沉祁阳不由得多瞧了两眼，她手纤长柔嫩，像极了弹钢琴的手。

软软的，大概一手就能包住。

连织：“现在可以说了吧？”

沉祁阳：“是。”

他就爽快一个字，把连织都给愣了下，还以为他得虚与委蛇一下。这事别人不能知道，但告诉她无妨。

“所以你蓄谋想整洪家已久？”

沉祁阳没说话了，但姿态放松靠在沙发上，明显承认的意思。

连织低头不语。

脑海里却在合计随着洪家的逐步倒台，能动摇江家多少力量，当初两家可算京都地头蛇般的存在，合谋天下的事做得不在少数。

她得到的这条消息，到底要不要从沉祁阳这里入手？

她借着给他擦猪手的间隙思考，倒不显走神。

下巴却突然被一阵力道往上抬，连织突然就撞上他幽沉黑戾的眸子，沉祁阳悠悠道。

“现在我的问题来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我纳闷呗。”连织道，“好奇难道不是每个公民的天性？”

沉祁阳依旧在端详她。

“习惯将问题反抛回来，你知不知道这是心虚的表现？”

连织呼吸微窒，打掉捏着她的下巴的手：“我心虚什么，饭既然送到，那我走了。”

然而刚起身，男人大手便摁着她肩膀往下，连织被迫重重坐在沙发上。

他手撑在她肩膀侧，左右夹击，几乎是以壁咚的方式将连织逼在方寸之地。

这姿势迫人得紧，沉祁阳微眯眼道。

“不说也行，那我就只要自己去查了。”

靠！连织正要说什么。

“反正这嘴也没一句真话，干脆缝了吧。”

说着他作势捏了捏她的嘴唇，本来只是随便一捏，可手感真的太好了。两片薄粉色的嘴唇在他指间扁了扁，软软糯糯。

连织一巴掌狠狠拍掉，道：“我想多挣笔钱不行？洪家一倒多少土地和建房都得更名改姓，趁机低价捞一笔合情合理。”

也就在这一刻，连织打消了他这里做切入的打算，这个男人可太警觉，之后被他顺腾摸瓜就不好了。

沉祁阳扬眉，状似认可了她这个理由。

“你想拿到洪家低价出售的建房，与其在外面大费周章花更多的钱，不如把中介费给我这个自家人。”

连织：“你有渠道？”

沉祁阳自然。

他手搭她沙发后也是无聊，于是捏着连织的发尾打了个转，被她恼怒一把拍掉。

沉祁阳笑了，也不恼。

“只是天下没有白吃午餐，你打算给我什么好处？”

“那你要什么？”

连织说完才发现这话似曾相识。

话落，两双眼睛就这么突兀撞上，不知何时两人已靠得如此之近，呼吸拂在对方的脸上，彼此睫毛颤动地弧度都能轻易感知。

冬日烈阳太暖，越过阳台窗落在他面庞之上，落在他眼眸处格外烫人。

是哪处的水骤然沸腾不止，惹得他喉结往下滚动了不止一遭。

两人目光几乎如同碰碰车一般各自跳开。

连织：“我走了！”

——

待会还有一章。

0200 下卷 72，腿疾

寒冬腊月，大抵是去俄罗斯跑了一趟水土不服。沉希回京都一趟就病了。

以往生病都在紫荆山庄，佣人轮流招呼，沉母悉心安慰，相较于如今深蓝水湾的冷清，病中脾气更大。

电话打到紫荆山庄的时候哭得好不伤心，沉母没说话，先看了旁边的连织一眼。

“妈妈，你去看看她吧。”

连织表示得很大度，说生病体弱的时候最是想家，以前她也是如此。

以己度人，沉希该在新闻上道的歉也道了，欠她的也还回，她不至于小气成这样。

一番话说得沉母愈发心疼她的过往。

沉母去深蓝水湾时，别墅冷冷清清，沉希正躺在床上对佣人发脾气。

张琪瑛熬了驱寒的中药，然而沉希嫌苦直接掀翻在地，烫了张琪瑛一身。

“我说了不喝不喝，你听不懂吗？”

“小姐，你手有没有被烫到？”

她不顾伤势却去查看沉希，言辞语言之急切，反倒让门外的沉母愈发觉得沉希不懂事。

看到沉母后，沉希眼泪瞬间落下。

“妈妈…”

沉母怪道：“怎么不好好吃药？人家劝你是为你好，我老远就听见你大吼大叫的声音。

看到她憔悴，沉母自然不是毫无感觉。

只是如今亲生女儿回来，两相对比下，她愈发觉得血缘里自带的品性强求不来。

“夫人，小姐并没对我发脾气。”张琪瑛忙解释，说是她手忙脚乱不怪小姐。

沉母侧眸瞧她一眼，张琪瑛把头垂得更低。

“妈妈我好想你，也想爸爸，哥哥……”沉希哽咽道。

“我好想家……”

多的话沉希一句话不肯多说，只不断垂泪。到底她学聪明了，知道话说一半最是惹人怜惜。沉母想到她以往温顺的样子一时间也有些不是滋味，说想家就回来，又没有拦着。

沉希吃完药睡了过去，沉母去楼下看粥做好没。

然而再上楼时，却见刚才被沉希痛骂的佣人，正跪在床边替沉希擦汗，眼眶隐隐含泪。

她也身为母亲，自然熟悉这幅模样。

沉母眉头不由得一蹙。

*

十二月中下旬，连织接到了陌生号码的来电，熟悉的“织姐”让连织心微微一颤。

“孟烟？”

“是我。”

孟烟说她正出来逛街，这个电话是避开跟随的人后在电话亭里打的，所以只能长话短说。

她问之前发过去的某些资料连织收到了吗？江仲鹤近来愈发谨慎，去别墅的日子也愈发少了，所以某些核心机密她一直碰不到。

“收到了，你先听我说孟烟！”

连织说让她从现在开始准备撤退，再下次出来就有专门的人来接她。

孟烟打断：“织姐，我还想再试试。”

她搜集的那些消息和线索不过都是皮毛，就这么走孟烟自然不甘心。

“不行，这事没商量！”

江仲鹤根本不可能完全信任她，当年为他生儿育女的林琪瑛他都能转背将她囚禁，可见心之狠辣。

孟烟斗不过他。

孟烟：“织姐，我先不和你说了，时间快过三分钟我得赶紧回去。

我只说一句请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就这么走我不甘心。”

“等等！”

眼见着她一意孤行，要挂断电话，连织说只给她半个月，半个月之后哪怕她不愿意离开，她也会找人强行掳走。

连织：“你每晚十二点给我发条消息，得让我知道你安全。”

“好。”

电话挂断，连织整晚都心神不宁，报仇是她自己的事情，如果连累其他无辜的人那她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还好连续两个晚上，都收到了来自自己孟烟的短信，哪怕只是几个字母，都让连织稍稍放下心。

关于安瑞市外滩中心的设计，在经过讨论和修改后几乎在亚新建筑和设计院里两个团队一致通过。

“垂直绿洲”的概念既最大程度的缩减了公共设施的面积，也保证了大楼的完整性，这个理念近乎天方夜谭，连织本以为会在甲方不小程度的碰壁。

没想到商涵之十分欣赏和认可，这次进展得很顺利，但直到签署合同之前都没看到过宋亦洲。

连织正纳闷，设计院那边便有人问了。

“这几次倒没见宋总？”

商涵之：“他前段时间去了中东一趟，回来后腿疾又复发了。

”

腿疾…

连织微纳闷，之前可不曾听说宋亦洲有什么腿疾。她以为这就是个随便托之于口的理由罢了。

然而没想到晚间的时候却遇到了老熟人。

合约签完自然免不了酒桌应酬，大约这个项目拖了太久，如今一朝签约成功众人举杯对饮间说不完的场面话，连着喝了几杯，连织出来透风。

没想到在后花园里遇到刚从车上下来的方成，等他将人送进去后连织才敢上前打招呼。

“方成。”

方成淡笑：“连织，准确来说应该称呼你为沉小姐了。”

连织抿唇一笑，问他现在在做什么。

方成说离开辰达之后，宋总给了一笔钱，后来他便和别人合开了一家小广告公司。

哪怕当初有机场龃龉，但人身在其中都有不得已。

如今看着昔日同事越过越好，连织自然祝福。

方成问她是否还和宋总有联系。

“有..”连织坦诚道，“他现在是我的甲方。”

“那他腿疾好点了吗？”

腿疾。

连织蹙眉：“我怎么不知道他有腿疾？”做了快一年的秘书，宋亦洲身体如何难道她能不知道。

方成看她一眼，斟酌道：“他这腿疾是人为的。

时间大概在一年半前，后来也去国外治过一段时间。”

一年半。

正是她和宋亦洲分开那段时间。连织不可谓不震惊。

“是去年四月回宋家之后吗？”

方成点头。

聪明人无需多说，方成有事离开。

独独留下连织心不在焉，当初再见宋亦洲是一个月以后，他坐在车上未见端倪。所以腿伤是在他去京城之后留下的？

宋老爷子家规门第森严，绝不可能同意她和宋亦洲，连织早有预料他们会分开。

但她没想过代价是宋亦洲的腿…连织顿时有些不是滋味。

接下来一周都没有宋亦洲的消息，连同她发过去的问候也石沉大海。

等连织跟着商涵之去宋亦洲的住处是已经是周五晚上。

他并未住在宋家庄园，而是独辟了套安静住宅。

开门的是个女佣人。

连织跟着商涵之上楼。她告诫自己只是来看望，毕竟以后合作还不少。

书房内男人正坐在轮椅之上，哪怕端的是伤残人士之举，但依旧从容。

桌上放着盘围棋，宋亦洲落下一子后却没回头。

“今天怎么想起过来？”

无人回应。

“宋总。”身后低低的一声。

熟悉的腔调让宋亦洲脊背都僵了，久久之后轮椅才转过来。

他嘴唇紧抿，有一丝显而易见的苍白在。

“你怎么来了？”

——

晚安

0201 下卷 74，复仇之路②

拍卖会只是个由头，连织无心参与，加之和孟烟避嫌。

她在外面长待了会才回去。

江家如今风雨飘摇。

多少党羽都害怕被牵连，这其中自然包括建东集团的董事长常青建，当时他可是跟着江仲鹤发家，没少用国有企业的名头为江洪两家谋私。

如今正是改向他人投诚的好时候，希望这位常青建董事长是个聪明人。

连织沿着长廊绕回拍卖会场的时候，拍卖已经到了尾声，此次拍卖会中某国画大师的问世作品竟以超三千万元创此次拍卖会的最高记录。

擦肩而过的皆尊称连织一声沉小姐，她从 pr 手里拿过外套，正要离开会场。

却见江仲鹤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会场，而和他握手交谈的男人不是宋亦洲又是谁，他今天穿着休闲的神色西装，鲜有的羊毛领内搭衬得温文尔雅，温润如玉。

一周过去，他腿好了？

她发愣的功夫，宋亦洲抬眸已经看见了她，冲她招手示意。

连织只得朝他走过去。

“沉小姐。”江仲鹤道今日怠慢，又问沉父沉母近况。

“他们很好。”连织笑说此次拍卖会办得很成功。

江仲鹤问她也懂字画。

“一点点。”

“说来当时江董的邀请函寄到宋某这，这丫头便吵着要来。”

宋亦洲淡笑说借她的缘分，不然得错过这场精彩的拍卖会。

这话说得他们好像很亲近似的，旁边几人皆投来目光。

江仲鹤哈哈大笑，说今晚在云线楼宴请宾客，还望他两莅临。

宋亦洲挑眉看她，在问她的意见。

孟烟说今晚江仲鹤约他共进晚餐，而这老狐狸转而又在饭店设宴，到底整哪处。

连织：“好啊。”

….

流水潺潺的包厢，附庸风雅，在座大多都是四五十岁的男士。外界都传江家如今正是动荡，但江仲鹤几次去警局都能安然无恙出来，有不清楚内幕的都打算再看看。

连织坐于宋亦洲旁边，听他们将话题从此次拍卖会聊到赝品和真品，国外已经有相当部分的组织在研究将芯片插入古董的印章里，以后不会担心真伪。

“说到芯片技术，哪用千里迢迢跑到国外。”

大腹便便的男人说宋氏集团于美国电子公司在芯片技术上领先同行三到五年，今年提出的纳米 GAA 技术更是大大降低能耗和芯片面积。

“如今当事人就在眼前，哪用舍近求远跑去国外。宋电子若有什么新产品问世需要合作，宋总还请考虑我们。”

“考虑二字严重了。”

宋亦洲说在座的都是叔伯，宋氏还往他们多照应才是。

连织暗忖这话说的真没诚意，宋氏早将大半业务挪去国外，哪用得着席上的人照料。

席上众人都在聊天，就连织在专心吃菜。

转过来的山药卷要见要见底了，宋亦洲又再给她夹了块，小碗堆得满满的。

连织低声：“够了。”

“宋总和沉小姐关系倒是挺好。”有人笑道。

连织：“我和宋总最近因为业务才认识。”

旁边宋亦洲淡笑看她一眼，手还搭在她座椅上，仿佛她说什么便是什么。

愈发衬得她这话此地无银三百两。连织牙齿已经磨紧了。

正在这时，隔着包厢传来戏曲的袅袅之声，在唱秦香莲，声线婉转动听无不令众人侧目。

连织背脊却僵了僵，这是孟烟的声音。

一曲毕，场内几个男人大肆点评一番，话里不无夸赞。孟烟按照礼仪，出来福了福身。

“小小年纪竟唱得了这《铡美案》，《楚汉争》能唱吗？”

能倒是能的。

孟烟全程没看连织，她朝江仲鹤睇去一眼，他正和旁人聊天丝毫不曾注意她这。

而旁人不知他两的关系，骑虎难下她慢慢开始唱。

那位大腹便便的高总又点了几首，秋冬来，她嗓子本就干哑不舒服。

偏偏高总递过来一杯热酒。

孟烟：“这使不得。”

“有什么使不得？”高总拍拍她肩膀，说她曲唱得妙，好处自然不止这点。

他整个钱包都放在那，很明显是打上的派头。以往孟烟在云线楼出场时小费自然不少，但跟了江仲鹤后便再不用经历这些。

如今酒杯在她手里，江仲鹤又似乎打算冷眼旁观。她有种脱光示于人前的感觉。

连织一直在埋头吃菜，不曾注目过孟烟。

江仲鹤今晚搞这出到底是为了什么？

偶然还是有所怀疑来试探。

碗不知何时已经空空荡荡，宋亦洲又给她添了碗虾羹。

“碗空了也不知道？”

“谢谢。”

手突然被他握住，连织以为他使坏要抽回，谁曾想却被男人循着缝隙钻了进去，触及到她掌心的湿润。

他低声：“手怎么出汗了？”

连织：我体虚。”

他深深看她一眼，似乎是接受了这个理由。

孟烟一杯喝下，高总又点了曲京剧，这次唱了小半却突然破了音，她连连呛出几声，脸胀得通红，高总却没喊停下。

场内无一人去注意她的动静，连织正要说什么。

旁边的酒杯落在地上突然应声而碎。

“高总你个男人欺负个小姑娘就没意思了。”

宋亦洲意味不明看过去，“要真喜欢京曲，我倒认识戏剧院的两位大师，有空带您去听听？”

他这番话虽说的不急不缓，但三分嘲意明显让高总脸皮微辣。

孟烟朝宋亦洲微微一副身出去了。

...

晚宴结束，连织有专门的车来接。

她一副公司有事急于离开的模样，宋亦洲倒没多拦。

他坐在车里回忆连织那瞬间的心不在焉。

从认识这个丫头以来她便无利不起早，如今拍卖会 and 晚宴这一遭到底是为着什么？

窗外夜幕深黑，灯光不时透过车窗照在他深邃的侧脸之上，柔和在外，锐利在里。

驾驶座的助理听见他说：“你帮我约一约这位江总？”

“好的宋总。”助理道，“明天什么时候？”

“就今晚。”

*

建东集团的办公室烟雾缭绕，常青建抽了整个下午的烟。

别人不了解实情，但处在他这个位置上任何一点小变动都足以掀起风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真想过洪家会有败落这天，常青建打死都不可能和江洪两家绑在一起。

京市法院审判长孙庆元已经被抓，查到他这是早晚的事。

常青建犯的事可种可轻可重，怎么判还真是检察院一句话，可沉家大少爷和洪家结缘已深，他这等小鱼小虾怕是只有引颈受戮的份。

常青建烟一根根地抽，后悔自己站错队。

这时门却开了，说收到封寄往董事长办公室的文件，都在前台放了好几天。

“谁寄来的？”

“没署名。”

常青建：“放着吧。”

薄薄一份躺在办公桌上，他撕开后里面竟还有个信封，简单几个大字书写于封面。

【救命件

常青建董事长亲启】

这种噱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常青建撕开后本不甚在意，但一浏览而过后，瞳孔却情不自禁缩紧。

*

当晚京都大风，山雨欲来。

沉家历年规矩，九点过除非要事不允许外来车辆通行，一辆公务车十点半过却停在了紫荆山庄的喷泉环岛外。

书房里，沉父身着睡衣问道。

“什么时候这么急？你不是这么莽撞的人。”

坐他对面的沉子寅沉默半刻后道。

“我今天得知某些消息，还未辨别真假本不应来告知大哥。”
他道，“但兹事体大…”

沉父看他半刻，这位弟弟向来稳重不多言。

他挥退了佣人。

“说吧。”

沉子寅：“如果消息有假？”

“那我就当你今晚从未来过。”

一道雷癖响在天边，如利刃般的光照在两人的面容之上。

“常青建借以投诚名义今日下午拜访，道出了某件你我都不曾察觉的往事。”

沉子寅道，“他说当年思娅失踪之事不是意外，乃是京城江洪两家人为。”

身后，刚推开书房门缝隙的沉母，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

今日一更，晚安。

明天我争取加个更。

0202 下卷 75，沉希身世

边境最大的狩猎场，群山掩映，枪支惊起飞鸟。

地下室游走着几十条鬣狗，哪怕用铁链拴着，可闻着栅栏内的那股人肉味几乎眼泛绿光，拼命撞开木栅栏，只闻见四分五裂声，随之一股惨叫袭来。

被咬住的人来不及抵抗，鬣狗咬住他胳膊狠狠一撕，血水混合着撕心裂肺的痛叫让整个地下室的畜生们愈发兴奋。

它们食髓知味拖着铁链，朝栅栏里面走去，眼睛贪婪地盯着牢房深处的几人。

曹睿步步后退，眼见着它们张开血盆大口喷来，却在最后一刻铁链绷直，惊惧间他吓得尿都出来。

“沉祁阳你个怂货，有本事下来和老子打！”

他破口大骂，“让几条畜生来吓你爷爷，算什么龟孙？”

沉祁阳在二楼居高临下瞧他，嘴里斜叼着根烟，眼底眉梢皆是痞气。

“我怂啊，更何况我这做的孙子当然得好好招待长辈。”

他没脸没皮，曹睿在他这里完全逞不了嘴上功夫。

旁边的高靖拿出张纸给他瞧。

“曹大公子，这通缉令都下来了比起吃牢饭我们对你可够好。”他在这温饱不愁，又有陪练强身健体不说，还有他们这几个晚辈伺候他，挺好。

江涛噗嗤一笑。

当年他两还怕这群害马之群跑了，结果沉祁阳黄雀在后，等曹睿偷渡出国后找雇佣兵拦截。警方的通缉令下了，人却悄无声息被劫回了国内。

沉祁阳没打算弄死这几个，就这么磨着。

“沉祁阳你他妈个王八小人卖屁股的，给老子个痛快我还当你是条好汗，暗中阴我和红帆你又算什么狗屁玩意。”

他骂了一对沉祁阳丝毫未动，眉一挑全然受了，并让他继续。

曹睿讥笑一声。“说来你姐姐长得可真是够味，那身材比模特还带劲，早知道上回多压着操两回——”

话音未落，一颗子弹擦过他颊边。

他呼吸都停了。

而下一瞬，男人已经跳下二楼，劲风袭来，沉祁阳揪住他衣领就是狠狠一拳。

剧痛袭来，他满嘴鲜血牙都掉了两颗。

曹睿挥拳回击，然而那点绣花功夫被沉祁阳一脚踩住。

他幽沉黑戾的眸子满是寒气，跟抓垃圾似的拎着他脑袋往地上一颗，玻璃扎进曹睿嘴里，瞬间鲜血淋漓。

“满口喷粪，这嘴留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曹睿还要反抗，沉祁阳一脚碾住他脑袋，跟碾灭烟头一般。

男人起身手上还带着鲜血，那如修罗般的气势竟是让鬣狗都自动退缩。

这时旁边一声不曾吭声过的赵辛伯道。

“沉大少爷，我们不过是帮洪家做事。洪帆已经跑了，你何必和我们这种小喽啰过不去？”

沉祁阳哼笑了声。

“不好意思，我这人就小气，前段时间因为点小事不痛快。”
他道，“既然我不痛快了，那么所有人就得跟着遭殃。”

沉祁阳拍拍边上人的肩膀，让他去把曹睿的嘴撕了，或许会考虑放了他。

接着便只闻见痛叫和鲜血淋漓，那场面看得赵辛伯触目惊心，沉祁阳却连眉头都不皱。

赵辛伯：“如果我手上有着你需要的筹码呢？”

他跟着洪帆多年慢慢获得洪家信任，而洪帆和江启明之前交好，有些蛛丝马迹常年累月自然能瞧出来。

“哦？”

沉祁阳挑着眉，但明显面上淡淡，对他所说筹码二字丝毫不感兴趣。

“沉大少爷，你送我出去我就告诉你。”

“那你等着吧。”沉祁阳说完就拔腿往回走。

“这件事于我无益，但于你沉家却是天差地别，你当真没兴趣。”

眼见着他脚步不停，赵辛伯道，“你妹妹沉希乃是江仲鹤亲生女儿，沉大少爷这也不在意？”

沉祁阳猛地回头。

楼上的高靖江涛等人已经挥退旁边所有人。

沉祁阳只靠在栅栏上，一双黑沉的眼睛看着他，只盯得对方背脊骨发凉。

“你说什么？”

*

紫荆山庄书房内。

“大哥宽厚，当年抱走思娅的罪魁祸首徐家勤连同一干人等下狱，却并未祸及后人。”

当年徐家和沉家本就有仇。

沉子寅说据常青建交待，徐家因贪污受贿等罪行累牍，又因为私贩枪械罪受制于洪家，于是以沉家的一对足月婴儿做交易。

成则徐家后代无忧，败则代代陨落。

“只是百日宴那天，祁阳突发感冒，两个老爷子贴身照顾才让佣人没有机会下手。”

沉子寅说本是约定好卖给国外的人家，但当时思娅金镯子玉器在身，加之穿着不俗让买家疑心她家世不凡，害怕之下才拒绝了这门生意。

而抱着思娅出门的佣人虽受徐家贿赂，但明显害怕，于是将其丢弃在码头。

灯光昏沉，沉父久久地沉默后才道。

“有多少可信度？”

沉子寅摇头不知。

他只说常青建这个人为人狡诈，办事喜欢留后手，焉知他不是为了自保放出假消息。

“我知道了。”

沉父说这事他会去找人去调查，今晚辛苦他跑这一趟。

有些人说话愈不急不缓，便越能让人感知不怒自威。

但沉子寅要说的远不止于此。

“大哥，这事还没完。”

沉子寅道，“您和大嫂在收养沉希是在孤儿院，虽然表面万无一失。但或许这里面早有安排？”

暴雨猛至。

树影漂浮在窗外，如同狰狞的鬼影。沉父倏地抬眸看他。

二十多年前的沉家才在京城站稳脚跟，哪能和如日中天的洪家相比。当年江仲鹤还未发家之前，就只是洪家的一条狗。

沉子寅道：“江仲鹤情妇不少，但只有一人为他生下过女儿。

”

大概太过兹事体大，连沉子寅都只能斟酌用词。

可两个都是聪明人，只这句话沉父便沉了脸色。

外界不曾传言江家有女儿，若真有个孩子到底去了哪。

他没看对面沉父的脸色，但明显感到周身一股冷肃之气。沉父面色仍然淡淡，但搁置在桌底的手已经蹦出了青筋。

沉父在等他的后半句。

沉子寅道：“而那位为江仲鹤生下女儿的妇人，如今兜兜转转，正在沉希的深蓝水湾做佣人。”

门猛地推开。

沉子寅抬头，沉母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脸色苍白到极致。

“沉希身边只有两位佣人。”她声音在发抖，“二弟你说的是谁？”

——

还有一更。

0203 下卷 76，陆野帮忙

孟烟住的别墅在春郊林，乃是江仲鹤以她的名义为她购置。她像是被养在春郊林的一只山雀，等着主人偶尔投喂。

然而今晚，江仲鹤却破天荒地帶她回了主宅。

一道道守卫森严的门防之后，江家别墅跃然于眼前。

简约古朴的装潢，窗帘紧闭，莫名有些压得人喘不过气。

江仲鹤去了楼上，而在客厅端坐的孟烟却是半分也不敢侧目，江仲鹤从不带她示于人前，更不会让她出现在春郊林以外的其他地方。

如今的这番举动没有受宠若惊，更显得人心惶惶。

“怎么到这反而拘束？”

一只手伸过来揽住她肩膀，江仲鹤坐在她身旁，“今天饭桌上怪我吗？”

孟烟摇头，安静地靠在他肩膀上，说若不是江先生搭救，她只怕永远都是云线楼的戏子。如今再唱一曲又何妨。

“你倒是乖巧。”江仲鹤微微感叹，又问她打算去哪玩。

孟烟说欧洲吧，她还从未踏出过华国，想多出去看一看。

“也好。”

江仲鹤道，“只怕等你回来我已成为了阶下囚也不一定。”

沉默。

死寂般的沉默。孟烟没有搭话。

江仲鹤微微笑道：“怎么，外界传得纷纷扬扬，你难道不曾听说？”

孟烟更紧得贴着他，说江先生在哪，她就在哪。

眼泪落在江仲鹤的脖子，他感叹说了句。

“傻丫头。”

“若是没有江先生的知遇之恩，也绝不可能有如今的孟烟。这大半年江先生待我的，其他人永远比不上。”

“是啊，大半年了。”

江仲鹤轻轻地揉捏着她的腰，声音温和，“我既然待你这样好，那你告诉我一句实话，你是谁派来的？”

孟烟背脊一僵。

像是对她的紧绷丝毫不知，江仲鹤继续道。

“让我来猜猜，是沉家，还是另有其人？”

*

连织回去之后，叫了几人开车徘徊在春郊林的别墅外，确保以往送孟烟的车开进大门后。

她才稍放下心来。

今晚江仲鹤此举或许是偶然，带孟烟出门也在情理之中，但愿是她想多了。

今晚天气预报将有场暴雨。

月光黯淡，云压得极低。夜雾茫茫的天气总让人心情格外不好，雨滴拍得窗户窸窣作响，连织索性拉上窗帘眼不见为净。

大概临到尽头总是让人心神不宁，连织在床上翻来复去都睡不着。

台灯的光点漂浮在暗处，逐渐在她眼前移动，她迷蒙地闭上眼，梦里头似有凶兽一直在追赶着她，睡不安宁。

半夜十二点的闹钟准时响起。

连织突然被惊醒，她拿起手机另换了张电话卡，习惯性地刷新孟烟每晚发来的平安信。

然而今晚却没有！

连织后背一阵冷汗。

她不停地刷新，十分钟依然空空如也，以往孟烟的消息从未迟到过。

连织电话拨出去的时候，手都已经在微微发抖。

当初宋亦洲给那三千万除了用于酒庄投资和建筑所入股外，连织另用了一千万开立小的建筑公司。

建筑公司为假，雇佣一批有格斗功夫的男人为真，就怕遇到危险备不时之需。

连织让他们换上警服，以窝藏逃犯为由搜查春郊林。

假扮警察违法，但紧咬关头连织顾不了那么多。

然而还没闯进去，那边却报告有车出来了。

“织姐，就是刚才进去那辆。”李显道。

“跟着！找机会撞上去。”

李显等人立即开车追上去，然而对方速度极快，如此暴雨天气竟在高速路上开出一百五。

半个小时才拦截成功，连织却被告知车里没人。

“没人？”

“是！只有司机一人。”

连织这才反应过来被江仲鹤给耍了，而距离宴会过去已经快整整三小时，人的生命流逝何其之快，一刀封喉怕是连一分钟都没法活了。

连织抑制住浑身的冷汗，想闯进江仲鹤的住宅假警察绝不可能，她电话下意识想打给省公安厅的赵副厅长。

但电话拨出去她却猛然挂断，照这个人唯唯诺诺的性格只怕会层层上报确认，如今这几天沉家怕是已经因为养女之事对江家起疑，她若是这时候冒出头，只怕会将怀疑的导火索引到自己身上。

夜风狂作，明明紧闭车窗，却有风刮过来仿佛抑制住她的喉咙。

通讯录的下面，安安静静躺着“陆野”的名字。

连织手颤颤巍巍，早就应该找他，出事若是立马找他就不会浪费这些时间。

是她自己太过拧巴。

可她这次又能拿什么去换呢？

连织将电话拨了出去。

凌晨快一点，夜深人静。

电话接通，不过两声，那边便接通了。

“喂？”

声音略带丝低哑，大概在梦中被吵醒。

连织嘴唇在发颤，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怎么？”他就简单两个字，但连织眼眶瞬间就红了。

“我想拜托你帮个忙。”

—
晚安

0204 下卷 77，你亲亲就好了

“孟烟不是早走了吗？”

江家别墅里，江仲鹤淡笑道此刻她怕是已经坐上了去欧洲环游的飞机，若是联系空中交管部门，估计还能及时截回。

“这女娃子最是胆小怕事，不知道她犯了什么样的大错。值得陆局如此兴师动众。”

深夜，十几个警察将别墅几乎翻了过来，面对陆野进门后的一番询问，江仲鹤几乎打太极般的推了回来。

陆野微眯着眼看他，道：“BA585 号航班并未出现她的登机记录，监控也显示孟烟未曾去过机场。

江董事长，你顾左右言其他，我有正当理由怀疑孟烟失踪是你有预谋的加害。”

“冤枉了不是。”

江仲鹤说今晚酒席离开后司机可是专门送的孟烟回春郊林，他刚回江宅又因为宋总就突然造访。

“就是宋氏集团的宋亦洲，陆局要是不信大可以叫他来协助调查。”

他这是连证人都找好了。

“是吗？”陆野道，“昨晚九点二十七分，监控显示孟烟乘坐另一辆车离开云线楼，但十点十分离春郊林最近的江南路监控头，却只拍到了驾驶座司机的身影。”

他说全程四十公里，按照司机速度，到淮南路的时候晚了足足五分钟。

孟烟显然在监控盲区提前下车，而监控拍到记在江董事长名下的京牌奥迪，曾出现过江南路，最终也辗转绕回了江宅。

所有监控，陆野来之前便摸透了。

与之打量，极重的压迫袭来。江仲鹤背着的手未动，竟觉得他比想象中更棘手。

他复尔转笑，叫来助理问这辆车谁负责在开。

助理还未说话，旁边便有人道。

“陆局，地毯这一区域似乎有新清理过的痕迹。”

*

暴雨霹雳而下。

隐雷贴着云层蓄势待发，闪电直直劈下，瞬间照亮雾气茫茫的街道。

不在不在都不在。

连织坐在警队的车里，陆野那边连着发来好几辆凌晨从江家别墅出来的车辆信息，但逐一排查后都不曾留下过孟烟的痕迹。

连织怀疑江仲鹤就是如同猫逗老鼠一般在溜她，哪怕查到孟烟为他所害又如何，他如今的罪名一旦坐实已足够将牢底坐穿，又何在乎再多杀个人。

可那是条活生生的人命，是连织为了达到目的安插进去的无辜者。

像是只手将连织脖颈紧紧掐住，她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她不该盲目自信的。

她就该在孟烟致电那晚就强势找人掳走她，怀疑又如何败露又如何，她就不应该存着侥幸和放任。

连织望着暴雨如注的车窗外，雨天最是容易消匿痕迹，但愿还来得及。

“高警官，大雨藏匿…的最佳方式无异于是海和山，你们要不要先逐一排查？”

连那两个字连织都不敢说，高警官转过头来。

“陆局刚刚让我们北海，他已经通知了当地的打捞队。”

打捞…

连织眼前便一阵晕眩，她的电话这时却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

连织接通后道：“是…我是连织，宋总？…你确定？”

….

连织赶到医院的时候，宋亦洲的助理张旭说人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仅仅一个侧面照便让连织确认就是孟烟。

而医生正在检查宋亦洲的背部伤势。

连织完全是懵的，道：“宋总怎么会…”

张旭道：“今晚宋总因为公司的事临时和江仲鹤有约，他去江家别墅的时候我就在外面等他，今晚雨势较大，别墅车辆来回外出时，某辆轿车的后车轱辘明显撵过的痕迹不同，且入口处有血迹。”

张旭社会背景深对车辆极有研究，一眼便瞧出这辆车后备箱怕是装着非同一般的重量。

而用于轿车运输便足够令人起疑了。

宋亦洲出门的时候，张旭如实报告，男人沉吟片刻后，命令跟上去。

车子在暴雨中一路绕行至北海，麻袋绑着巨石，两人直接抛入海中。

“宋总让我报警回去找救援，他去救人。”

连织愣怔片刻。

“那他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脊柱骨折受损，应该是撞上石樵所致。”

骨折…

连织知道这不是小病，她去病房的时候宋亦洲脸色苍白，这类创伤在手术前必得检查细致，于是哪怕他疼到极致，也只能先打止痛针。

她走到他床前的时候，宋亦洲已经睁开了眼。

连织嘴唇动了动：“宋总，你为什么….”他绝不是会对陌生人仁慈的人。

宋亦洲静静地看着她。

“直觉，她若是死了我有预感你会很伤心。”

连织眼眶瞬间就红了，她没想到是这个回答。

他薄唇紧抿，有好几次太阳穴的青筋在颤，看得出来在强忍疼痛。

连织没办法帮他什么，只能坐在旁边，拿棉签沾水给他湿润嘴唇。

大抵是他从始至终未喊一句疼，连织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压下千回百转的心思，低声。

“谢谢你宋总。”

宋亦洲：“真要谢，就把你做这一切的理由告诉我。”

咫尺之距，连织深深地看着他。

宋亦洲嘴唇发白，极淡地弯了下唇。

“至少能让我知道的部分，哪怕三言两句，或者随便一句什么暗示都好。”他道，“也好过你常常在我身边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我得去猜测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你不累我都累了。”

他这时候居然还能开玩笑，连织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想笑鼻子却酸酸的。

“好…等你做完手术之后。”

她莞尔道，“你不会做个大嘴巴到处去说吧？”

两个人都笑了，这大抵是他们隔得最近的时候。

以往无数个床第之欢不过是身体痴缠，她像防备所有人去防备他，坚韧得无坚不摧，如今秘密的豁口打开，原来也不如想象中的恐惧和如临大敌。

病房内的气氛没人融得进去，陆野站门外的小窗口冷眼看着，觉得今晚的他是个傻子。

“连织…”宋亦洲轻声叫她的名字。

“嗯。”

“有点疼。”

连织看他额头都冒出汗了，下颌也绷死，一时之内内疚涌上来

。

“我去帮你叫医生。”

宋亦洲摇头，道。

“你亲亲就好了。”

连织抓住他的鼻子轻轻一捏，作威胁状，然而力气却一点不敢用。

他深黑的眼睛含着淡淡笑意看她，眼角余光里，注意到门外那道身影转身离去。

—

还有一章

0205 下卷 78，陆野强吻

后半夜宋亦洲休息，连织就去手术室外守着孟烟。

她专门去询问了科室其他的主任教授孟烟的具体情况，被告知她在抛入海里之前 曾吸入过一氧化碳，加之在救护车上有过心跳骤停。手术后有小半概率会成为植物人。

植物人？

连织不记得是怎么走回去的，只觉得双腿如同灌铅一般。

手术室外的白炽灯光芒炽耀，她就坐在凳子上，湿意蔓延上裤腿，冰冻了两条腿也浑然不知。

她耳边恍然回想起，孟烟那天在卫生间和她说的话。

“织姐你不用谢我，反而是我该谢你。”

孟烟说若没有连织的出现，夜总会便是她此生的坟墓，她所见皆是皮肉生意，金钱勾当。更不会有机会再某个领域上潜心学习。

“当时我不懂抑郁是什么，只知道天天都想死，想拿把刀结束自己，若不是你带我去见另一番天地，或许马路上被撞飞，是我最后的归属。”

一滴泪自连织眼眶滑落，她轻轻擦掉了。

凌晨孟烟出了手术室，医生说还要待观察，连织找来护工时时看护。

她在走廊去端水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陆野正站边上和人说话。

连织这才反应过来整晚上忙碌，居然将他给忘了。

昨晚连累他一宿，连句感谢的话都没说，五味陈杂下她正要上前——叶诗沅一身白色大衣，拿着个盒子缓缓上前递给他，嫌弃道。

“办案也记得吃饭吧，陆野哥你果然还是老样子。”爷爷生病了叶诗沅来医院看望，没想到在门口撞上陆野。

本以为很久没碰见必定心里介怀，可到底是曾经喜欢过的人，哪怕不能在一起也希望他还好的。

“谢谢。”陆野接过后，问她叶老先生的病如何。

“老样子呗。”叶诗沅道，“我感觉我再待几天我就要被念叨出耳疾了，不知道病的到底是谁。”

陆野极淡地弯了下唇。

叶诗沅走后，他一眼注意到角落里消失的身影。

连织回到水房的功夫，出来便撞见了她，大抵是在医院不想惹人注目，男人换下了警服，毛衣外套件防风的风衣，迫人的气场老远都能瞧见。

“昨天谢谢你。”

连织和他对视一秒后便挪开。

她昨晚大概是急得如热锅蚂蚁，不然电话拨过去的时候，她居然都忘了陆野已经和别人订婚。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她说完和他错开的时候，陆野抓住她的手腕往回一拉。

“这话里我可听不出半分谢意。”

他深深看她，“看到我和她在一起不开心了？”

“没有！”

她说完才发现自己声音过于尖锐了。

陆野仍在看着她，没有笑意地弯唇。

“我有未婚妻你不早就知道吗？还是说你只能允许自己三心二意？”

连织心里仿佛被刺了刺，她明明想要谢谢他，可总是被他三言两句激得方寸大乱。

“是啊我就是想和你自私！所以总不能三番两次麻烦你！你还是回去陪叶小姐吧。”

她越尖锐他便越平静，锐利的眸子紧紧攫住她。

“昨晚那个电话为什么不打给宋亦洲？”

连织不说话。

“人的下意识总是寻求依赖。”

陆野道，“还是说你后知后觉才发现对我上心了，甚至我有未婚妻你也放不下？”

最想求证的话用讽刺的语气说，他的眼睛清黑明亮，冰封的外表下有火焰隐隐燃烧。

“没有！”

大抵是被窥探的恐惧，情急之下连织下意识否认，“你是警察他经商本来领域就不同，昨晚那种危险未知的环境，我自然不可能找他。”

她说完才发现自己这解释太过薄情，“我——”

陆野已经松开她的手，脸上的冷笑不知是在笑她，还是笑自己。

他转身大步离开了。

连织懊恼地揪了下头发。

她到底说的是什麼？

回想起他刚才的质问，她心尖上仿佛被刺戳得又软又酸。

然而还没回病房，电话便响了起来。

陆野：“下来停车场。”

连织不说话。

“你不下来我来找你！”

他这话已经带着隐隐的怒气，连织去往停车场时，四周静谧，密密麻麻的车辆停在两边。她还未上去，就被陆野一把抓上了车后座。

昏昏沉沉的视线里，男人下颌紧咬，脸上是鲜少的阴云密布。

他一口咬上她的下巴，下了死口那种。

连织低叫一声。

“你这个白眼狼，你昨晚半夜一个电话老子就忙活了整晚上，结果你一句谢意没有还和我发脾气。”

他呼吸粗重，眼睛都红了，“狼心狗肺的东西，咬死你个祸害。”

咬的地方从下巴辗转唇上，陆野下了死口的咬。

连织微微呼痛，他舌头就顺着她唇缝猛地钻了进去，如啃噬一般凶狠的吻，几乎将她的呼吸都掠夺。

她几乎将他的衣领都揪断了，男人下嘴太重，她闪躲的间隙他更深在他嘴里搅，几乎要吮至她的舌根。

他下巴的胡茬还来不及刮，连织和那粗粝的刺感摩擦着，几乎有落泪的冲动。

她是想好好给他道谢。

可整晚的无力如同山一样压着她，再看到他和叶诗沅，无力便生成了尖锐的刺。

他的吻越来越重，连织腰都快被他掐断了。

火热的雾气覆盖上车窗，她手闪躲地撑了上去，被陆野一把拽回。

—

晚安宝们。

这周更五休一，明天休一天，是时候接触误会啦。

0206 下卷 79，戒指缘由

连织被迫跨坐在他腿上，陆野捧起她的脸颊，亲吻间恨不得将她吞下去。

男性熟悉气息混杂着衣服清冽的味道，将她的感官重重包围，密密匝匝的雾气如同屏障一般将他们包裹其中。

她身体不由自主地发软，隔在她腿心处的灼热却越来越硬，戳得她不断的抖。

交缠着的舌头彼此吸吮，哪怕舌根发疼了都不曾放开，连织感觉头皮被他吸得发麻，嚤嚤哼哼的两声连带着一起被他吸进嘴里。

陆野吻从她唇边辗转到耳后，呼吸粗重。

“你把她安插在江仲鹤身边打算干什么，想搞垮江家？”

连织不说话。

陆野低声：“还做了什么其他我不知道的事？”

她埋在他颈侧就是不言语，当起哪怕他用力咬她耳朵，疼痛之下如何都躲不开。

“不说？”

他手从她衣摆钻了进去，惊得她低叫一声，闪躲间男人却直接扣住她手腕，些微粗粝的触感包裹她住酥胸，激得她浑身颤栗。

她不服道：“你都…了还有空去关心别人。”

她声音小跟呓语似的，可陆野却听得明明白白。

“我怎么？”

他微勾唇角，“我订婚了？”

连织撇过头去不说话。

陆野不让她躲，扣住她下巴掰回来四目相对。

“订婚又如何，我这不跟你学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他盯着她看，黑黑沉沉的眼眸里就差把嘲讽写脸上。连织咬住嘴唇，差点被他噎死。

“我好品质那么多，也没见得你样样都学。”

陆野没什么语气道：“你说的是瞒天过海？那可能我比你差点，毕竟你左右逢源半年都能不让人察觉。”

他句句刺她，句句不爽。

连织本来整晚没睡，加之孟烟的事情心力交瘁，压抑到喉咙的情绪一下子被刺到了面皮上，恨恨瞪着他。

偏偏这时陆野不怕死道：“怎么，恼羞成怒想打我？”

她眼眶骤然酸涩到极点，如同被激怒的小狼，一个手刀还没劈过去，陆野直接扣死，迅速反剪她另一只手。

她被迫更紧贴着他，如何都挣扎不开，挣不开就拿用嘴去咬，发泄情绪兼顾不满。

“还不赖，从哪学的功夫？”

陆野低笑着问了句。

话虽如此，连织双手腕和下巴却被他扣得死死的。

她这点功夫对付普通男人还可以，但对接受过正规军队训练的警察完全不够看。

打又打不着，还被人压制成这样确实够丢人的。

连织声音突然拔高：“我不想和你说话，你走！”

说完才发现这是他的车，连织挣扎着要起身，说什么都不想在这待了，以后绝不想再撞见这个男人，反正气头上他哪哪都不好。

然而陆野握住她的腰，将她摁在怀里如何都挣扎不开。

一抬她下巴才发现她眼泪已经晃晃荡荡盈在眼眶。她平时虚情假笑惯了，哪肯轻易将脆弱示于人前，大抵是真的被气疯了。

陆野心脏一下子被手拽紧。

他深黑的眼睛看着她：“说不过我就哭了？”

她脸转到一边。

但嘴唇微微直颤，明显不想理他。

陆野似是妥协一般，闹又怎么样僵持又怎么样，终归赢得不可能会是他。

他低声：“把我左手的戒指取下来。”

连织才不取呢，她干嘛要膈应自己。

她不动手还是得陆野自己来，中指的戒指缓缓取下。连织正要刺他难不成还要炫耀戒指样式，转头却见深褐色疤痕环绕于他中指根部，看起来触目惊心。

“你…”她惊住了，“你的手指怎么？”

陆野淡淡道：“一年多以前在边西，切割伤。”

多的话他再不肯多说，譬如去边西心灰意冷，他几乎是带着必死之心参与每次营救，几次生死关头也曾自嘲的想，若是死讯传回国内不知道她作何感想。

可军队机密，他就算是死也绝不会有半点口信传到她那。

蓉城一别，他带着极深的恨意真要割舍她。陆野能为她给别人跪下，却永远不会跪下求爱。

可重逢后才发现，他高估了自己，低估她。

陆野弯了下唇角，道：“这就是你说的订婚戒指？”

她眼泪还垂于脸上，完全没反应过来。

“所以你没订婚？”

“你说呢？”

男人眼眸，车厢内黯淡的光照得他瞳仁微亮，很多东西都在不言中。

连织：“还疼吗？”

陆野摇头。

睫毛反复颤动的弧度如同连织凌乱的心，所以叶诗沉是在骗她？上辈子他戴在手上的也不是订婚戒指。

不在意的原来一直都耿耿于怀，在蓉城那段无数他奋不顾身的日子，连织都抱着颗冷眼旁观且恶毒的心，甚至小肚鸡肠想上辈子订婚又怎样，这辈子还不是好色被她拿捏。

她曾以为这种恶毒和尖酸会永远跟随她，直到他离开后…

她左右偏离的视线离被他捏住下巴集中，陆野低头深深看着她。

“以为我订婚醋了，不开心闹脾气？你以什么身份闹脾气？”

他道，“我怎么竟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了，不是说永远不会看上我这样的混混吗？”

—

还有一章。

0207 下卷 80（h），车震

陆野多了解她啊。

嚣张自私又爱戴面具，热烈常常宣之于口但必定是虚情假意，反倒是上心之物闪躲其词。她就像从来没得到过爱的小孩，只能用逃避漠视，甚至故作不在意来自我保护。

连织咬唇不答，陆野眼里微沉，一捏她下巴。

“说话！”

“是啊！”连织狠道，“我就是不开心怎么？”

孟烟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成为了压垮连织的稻草，好似所有对她好的人终将离开，清晨她看到陆野在叶诗沅身旁，再想到过去点滴。

哪怕嘴上安慰自己过去了，但心脏犹自被压得喘不过气。

她道：“情绪是我的你管不着，我还诅咒你以后最好——”

泪也越流越多，话没说完却被陆野突然吻住，连同她的泪一同卷进嘴里。

连织手越攀他越紧，熟悉的气息让她眼眶无以复加的酸。

男女间表达思念的方式雷同，恨不得将彼此揉进身体里，他手滑进她臀缝里，只闻见裤链拉开的声音，裤子便被他一把扯掉。

冰冰凉凉的触感传来，她惊得满面潮红，可男人的手已经大肆钻进她衣里，夹着她的嫩果果磋磨，连着吟哦声都被他吸入嘴里。

她的内裤早已湿透，他手不过在唇缝轻轻碾揉，她小腹便又一阵热流溢出，激得双腿打斗。

手指撤出，她坐在他的一柱擎天上。

硕大龟头顶着花芯的嫩肉往里陷。

“呜——”她神经绷紧，狠狠挠了他脖颈一道。

连织恍然想起这还是在车上，太乱来了！

陆野扣紧她臀寸寸往下摁，不允许她有丝毫躲闪。

“吃早饭了吗？”他问。

她嗯嗯啊啊的点头，被他以这个姿势嵌入，身体不停的发抖。

陆野哑声道：“我还没吃呢。”

连织正要让他去吃饭，他吻却沿着她脖颈辗转往下，叼住乳儿嘤吮的声音更像是在吃她。

车内门窗紧闭，加之雾气和车窗特殊望不进来，可若是挺驻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车身颠簸，令人遐想无边。

狭小的车身她腿卡住施展不开，陆野索性抬起后卡在后车垫上，她在他腿上呈 v 字型往后倒，他大手捞回。男人一边肆意抓捏吮咬她的乳，边挺着胯一下下蓄力往上顶，腰腹的肌肉块垒分明充满爆发力。

她无力圈着他脖子呜咽，感觉身体快被插穿了，但夹着的硕大仿佛更粗更硬，不停地往她身体更深处钻。

腰肢起起伏伏，他们如两条交缠的蛇，屁股狠狠落回他跨间，连同着耻毛一起扎进来，她受不住哀叫一声。

“慢点...”

衣衫还完好披在身上，可敞露的胸脯无一处不是在他坚硬胸膛磨着，磨得小豆豆发胀发痛。他们如交缠的鸳鸯耳厮鬓磨。

他手捧着她臀在他肉棒上前后的磨，粗长肉棍在花心毫无章法的翻搅，刺激的嫩肉吐出一股股蜜水，阴蒂不断摩擦过他坚硬的根部，密密麻麻的酸涩直往连织身体各处涌。

她指间陷进他脖颈深处，不住摇头哼叫不断地绞紧。

“放松…”

他喘着粗气，“夹那么紧都没法往里进了。”

连织被激得满脸潮红，没想到他随口就来这种下流话。

“你越来越骚气了。”

陆野没忍住笑了声。

“都是跟你学的，严师出高徒——” 她发泄抓他一道，他用力挺胯，只闻肉体拍打的撞击声，龟头戳开花芯插进更深处。

陆野：“师傅还有什么要教的？”

她哪敢还教什么，身子被他顶得一耸一耸，有好几次都快顶到车顶，被他捂住脑袋顶扣回。

连织埋在他的颈窝里，只感觉屁股都要被撞飞了，高频的摩擦捣出飞溅泡沫，尽数留在他根部。

神思痴迷之极，连织听见他在耳边问。

“手机呢？”

“？”

陆野：“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最初陆野将她拉黑那会，各种情绪之下自尊心使然，连织也反向将他拉黑。哪怕难受大半夜也得心理安慰是自己不要他。

这一拉黑就持续大半年，如今都还没放出来呢。

连织：“不！”

她气性上来就贼小气，仿佛就要报复他。

然而手机在衣服兜里，陆野不过一捞就到手上，输入她的生日手机便解锁。

他的微信正安静躺在黑名单里，陆野轻哼了声简直没话说她，直接拖出来。

连织要去抢，男人却扣住她的后脑重重吻住她的唇，扣着她腰大力挺送，她浪叫不迭。

不曾察觉手机掉落在地——屏幕显示语音却给宋亦洲拨了过去。

感情里一味沉默毫无意义。

陆野放不下，那就必须让其他人放下。

宋亦洲接通电话那会，手术做完刚刚转醒。

没见连织人，他电话刚要打过去，没想到她语音电话就过来了

。

“怎么了？”他接通问。

回应她的只有女人低吟的声音，像是夹在鼻腔里，撩得人胸膛情不自禁发痒。

宋亦洲怔了两三秒，眸底瞬间沉了。

车旁边有其他人经过，男人扣着她臀部动静小了点，然而摩擦和扭动却分毫不满，咕叽咕叽的声音像是捣着水坑，时轻时重。

她夹着他肉棒前前后后地扭，身体快抖成了筛糠子。

陆野哑声问：“以后要我吗？”

这话有歧义，不说话就扣着她臀部不动，无数密麻小虫在私处噬咬她一般。

她嗯嗯啊啊的点头，脚趾都快蜷进了，屁股却被掐了一道。

连织被迫仰头看他，男人漆黑的眼眸近距离看着她。

“以后也只要我？”

她明白他的心思，正如同明白自己的心意，连织仰头吻上他的唇，承诺混着浪叫声快从喉咙里溢出来了。

陆野却犹自不满，逼得她说了很多话，将连织以前挑逗他的那些骚话悉数还了回来。

两人都不曾察觉，手机因为语音电话的突然的挂断而亮起。

宋亦洲直接将电话掐断，助理进来看见他的脸色，大气不敢吭。

——
晚安。

雄竞要开始了

0208 下卷 81，陆野示威

连织回病房后，孟烟仍在 ICU 昏迷不醒。

医生反映幸好营救及时，术后脑损伤不算严重，具体什么时候苏醒得看病人的恢复程度和天意。

天意…

最无法掌控的事，连织站在 ICU 的门外看了孟烟好一会，彼时窗外雪飘万里，阳光却透过窗户肆意落在病床上，落于她的面庞之上。

冬天早晚会过去。

孟烟，春天就要来了。

她去看望宋亦洲那会，本以为陆野在警局忙碌只怕会匆匆离开，没想到他也跟在身后，冰冷的瓷砖不时扣响两人的脚步声，短短一段路连织走得莫名揪心。

连织表示宋亦洲因为救孟烟伤得不轻，她只是去看看病人。

陆野点头：“我也是。”

连织：“……”

那你别和我一起啊喂，你两还干过架呢。

病房门还是陆野推开的，宋亦洲正躺在床上，生病了也比别人多出一份沉着，但大抵是疼的面色不太好。他听着动静转脸过来，目光落到她的脸上时房内的氧气仿佛瞬间被抽干，带着千钧的压迫。

连织感觉自己都快被压成平面了。可细看男人神色并未有丝毫波动，倒像是她心虚多想。

陆野先开的口。

“宋总。”

宋亦洲：“陆局。”

之前碰面还能假笑一番，如今竟是敷衍都懒得。

“感谢宋总的英勇之举。”陆野淡笑道：“为了嘉奖你这次的见义勇为，警局之后会送来相应的锦旗。”

“锦旗就算了。”宋亦洲道，“陆局为国为民，家里自然不缺这么个挂的地方。”

他两话里总有股火药味，未免受波及，连织全程当起隐形人。

病房里自带加热器，她正要烧水，活却被陆野接了过去，烧水，开加湿器，连温水都给宋亦洲放床头了。

“有两个警员会留在这，宋总有什么需要可以叫他们。”

宋亦洲没有笑意地扯了下嘴角：“陆局思虑周全。”

这场面怎么看怎么抓马，连织简直想直接出去。

陆野见好就收，说警局有事先离开。

他走之前看了连织一眼，对方神经紧绷，甚至眼睛瞪得溜圆提防着他两打架，不知怎么看起来竟有些好笑。

人走后，房间里只有她和宋亦洲，莫名的压迫袭来。

连织：“宋总要吃水果吗？”

宋亦洲道：“刚差点死在手术室都没人问，吃不吃又怎样？”

哪有那么严重啊，都阴阳怪气是吧？

连织不想理他，默默在旁边削水果。

沉家那边怕是已经知道当年往事，经历过最初的颠覆之后，怕是已经着手开始全面调查。

沉希必定没法再在沉家立足，但连织要的远远不及此，如何才能再添把火？

她心思活络，不知怎么想到陆野身上。

勇气只需要瞬间的冲动，但感情是无数个时刻的坚定选择。连织本想解决完沉希和江启明的事情后就将办公地点挪到国外，尽量避免和沉家人接触。

可陆野职业特殊，不可能出国的。

这无疑是个死局，心思千回百转间，突然旁边传来淡淡一声。

“你削成这样还吃什么？”

连织这才发显苹果早削成了鸡蛋大小，嘴硬道。

“苹果内核才有营养。”

她将苹果切块装碗的时候，他忽地问：“刚才你给我打电话想说什么？”

连织：“？”

宋亦洲幽幽瞧着她，说刚才他正在手术，助理接到电话说她半句不吭。

“我没给你打啊。”

连织翻出通讯录，从陆野拖出黑名单后她还没来得及摸过手机。

通讯录里果然没有记录。她正要说他助理搞错了吧，结果翻开微信，只见十点左右她给宋亦洲拨过语音电话。

十点？那时她在停车场….

！！！！

连织顿时呼吸都没了。

宋亦洲看她这样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事她不知情。

只是明白归明白，那股戾气却怎么都下不去的。他不咸不淡道：“脸色怎么突然不太好？”

“没，没有…”

连织头皮都麻了，一抬眸和他漆黑的目光相撞，睫毛凌乱地颤动看向窗外。

“其实…我就想问问你手术做完没，估计信号不好吧…”

“难怪啊。”宋亦洲缓缓一笑道，“张诚说里面半晌都没声传来。”

谢天谢地！

连织唔了声，恨不得赶紧揭过这茬。

宋亦洲一直盯着她瞧，那目光油煎火烤正让连织觉得他瞧出什么。

他却道：“我想吃橘子。”

连织：“……”

大约是心虚，后半段在病房里她不仅剥了橘子，还替他把水果削了个遍。

平心而论连织没欠他什么更没必要心虚，但他毕竟因为救孟烟而受伤，她这样做难免有些不厚道。

出门后连织翻出陆野的微信，咬牙切齿直接拖进黑名单。

这个王八蛋，他绝对故意的。

在走廊的时候连织碰见了张诚，对方脸色凝重，连和她打了照面都没反应过来。

还是连织叫他才停住。

“沉小姐？”

“沉小姐。”

连织：“怎么慌慌张张的样子？”

“刚替宋总拿了医检报告。”多的话他一句再不肯多说，手上那一沓资料起码几十页，连织拿过后挨个翻阅，脸色也随即不对起来。

“医生说宋总脊柱受伤严重，阶段性手术后，能否恢复到之前的状态都是未知，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

连织愣怔了片刻，脊柱损伤可大可小，若是伤及一辈子…

她心下惶然，抽出几页纸后将其余的还给张诚。

“你先别告诉他。”

相处快一年，连织自然了解宋亦洲，像他这样风波不动的男人其实内里最是骄傲，一朝得知自己可能不能站起来必定没法接受。

“你去联系国内最好的康复团队，之后我们带他进行复健。”

*

梁老太太生日向来一切从简，大约是信教缘故她不爱慕繁华热闹，自然也不喜欢恭维和祝贺。

然而梁家儿孙该有的礼节自然得全数，今年老太太来了内地，其余几个孩子自然携子女来京都看望她。

梁家四舅母郭岚来京时，女儿梁宜真迷上追星，十八九岁穿得不伦不类戴着耳机哥哥长哥哥短的。

郭岚只说她胸无大志，人家刚从外面找回来的野丫头将梁老太太哄得团团转，这辈子留的好东西全给了出去。

“你框得你哥哥对你百依百顺，怎么不知道拿这招讨好老太太？”

梁宜真：“阿嬷对我挺好的啊，是妈妈你太贪了，用爸爸的话说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别惦记。”

四舅母简直是恨铁不成钢。

父女两一个德行，她嫁进梁家之前也是藉藉有名的演员，本以为嫁进梁家能大展拳脚，谁曾想丈夫无心事业且不得老太太器重，所有心思都在外姓女儿身上。

以往她睁只眼闭之眼忍了。

可沉思娅找回后，老太太珍藏了多年的东西尽数给了她。他们这些人连见都不曾见。梁老太太是谁，其家族延续了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珍宝财富怕是能再建一个梁家帝国。

这口气别人忍得下，可让她怎么忍？

出了机场，有专门的司机来接她们去庄园。哪怕四儿子不敌其他几个儿女有为，但他们家在京都自有几处住宅。

还没上车，身后就传来一声低唤。

“四舅母！”

郭岚回头，沉希笑道：“来京也不告诉我一声，还好我提前问过了四舅舅，不然准得错过。”

“希希？”

照理说郭岚以往因为厌恶沉母的缘故，连带着这位名不副实的养女也一同瞧不上。谁知道后来亲生的找了回来，竟在兔死狗烹里反倒瞧出几分可怜和惺惺相惜。

“四舅母还没来得及去看你婆，你这是？”

沉希笑：“我是来找宜真。”

话刚说话梁宜真便上前挽住她胳膊，一副快走快走的迫不及待，细问才知沉希同意陪他去参加偶像的演唱会。

郭岚脸沉了一瞬，但她了解女儿的性子最是执拗，有个大的陪着她反倒放心些。

“去吧，注意安全。”

她独自坐上了回市区的轿车。

京都天气干燥，郭岚正寻思着找人上门按摩，泡泡温泉先歇个几天。老太太生日还有段日子，她没必要这么早凑上去找不痛快。

然而靠在车里小憩，美梦却突然落空。

梁宜真电话打来时哭哭啼啼，只说遇到了车祸还被人纠缠，问及伤着没有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话，这可把郭岚吓得不轻。

赶到警局的时候两方争执不下，梁宜真小也就算了，偏偏沉希也瑟缩在一旁，被人两句话怼得眼眶通红，明显是个撑不起来事的。

也不知道找她那混球哥哥来帮忙。

偏偏对方是个凶神恶煞的男人，一口咬死被撞伤，索赔天价。

郭岚不想自降身份和这种人吵，正要叫人来解决。

“你他妈知道我谁吗？”高建平道，“前段时间轰动全国的梁世川认亲新闻——”

郭岚手中的电话一停，扭头看过去。

男人坐在椅子上，骂骂咧咧，“老子就是连织的养父，是梁家得感恩戴尔的大恩人！趁我现在好好说话赶紧的，不然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郭岚：“你说你是谁？”

——

今日一更，晚安。

复仇篇有些小细节还没串联起来，我边写边思索，明天弟弟快出来。

0209 下卷 82，沉祁阳盯上陆野

沉母病了。

就在年关将至的时候，紫荆山庄银装素裹，月牙湖冰封万里，小侄女婉婧带着一众佣人去湖里救冰封的天鹅。

大约是年关，每天拜访的人不在少数，紫荆山庄不待外客，加之梁老太太生日将至几个庄园来回的跑。

就在这样喜庆且紧凑的日子。她却日渐憔悴，旁人只以为冰天雪地的影响，所以几个老中医来回问诊也不见好。有些事必然得瞒着家里所有人，不然若传到老太太耳里只怕这个冬天她都熬不过去。

少有人懂沉母心里的苦，直到连织将披巾搭在她肩头。

窗外白雪皑皑，沉母眼眶里却一行清泪流出。茶室安静清幽，她将连织拉坐在身旁，问她最初回到沉家是不是很委屈。

剽窃她作品的人竟是沉家一份子，还代替她在家里待了这么多年。

这份心痛向谁述说？沉母最初以为她都理解，可原来不是。

帮人养了几十年的孩子，这份善举却无一丝福报到女儿身上，反倒养了只吸她血的毒虫。

这口气沉母怎么也咽不下。

“都过去了，妈妈。”

连织知道沉母得知真相后神伤愧疚，但她毕竟不是沉思娅，除了一心报仇外对沉家多年前的际遇只有感叹唏嘘。

但他们身份地位不同尚有无数个机会矫正可于大多数浮萍般的人而言，陷害便等同于一辈子泥足深陷。

正在这时佣人上前，说沉希小姐打来电话，想来紫荆山庄看望她和老太太。

沉母：“这么冷的天来回跑干什么，下次她的电话不用专门告诉我。”

佣人吓到了。

沉母在沉家管事多年一向待人和善，还从未下过任何人脸色。

还是连织做了个挥退的动作，佣人讪讪离开。

沉父告知她目前还不是揭穿沉希的好时机，他另有安排。

但沉母心结却久久不下。

她握着连织的手，道：“妈妈有没有和你说过后面领养的事？”

她这是连沉希的名字都不愿提了。

连织摇头。

沉母说是在她离开后，女儿的杳无音讯几乎让她一蹶不振，哪怕还有祁阳在身旁，可双胞胎连心，他的存在几乎时时刻刻提醒沉母之前儿女在怀。

曾经有多圆满如今便有多心碎。

沉父工作忙，哪怕悲痛也得跟着考察班子国内国外的走。

没有枕边人述说，不足三年她便有抑郁迹象，闺蜜和妯娌都有明里暗里想劝她领一个，沉母听后果断拒绝，然而顾夫人道佛学有轮回一说。

今日她在这些孤儿身上种的因，来日必将报到自己孩子身上。

沉母那段时间多次去往寺庙，甚至多次听大师讲佛，不知是顾夫人那段话戳中了她还是怎么。沉母最终决定领养一个女孩。

“可领养哪有那么容易？”

沉母道，“我想找个年纪和你差不多大的，希望今日对她的好，有朝一日能回报到你身上，京市的孤儿院几乎都走过了，但符合条件的却很少。”

连织轻声道：“所以最后领养了比我小一岁的沉希。”

沉母点头

现在想来只怕在领养途中早走漏了风声，才会被江家寻了空隙

。

*

“其实，我当年就知道他在外面有孩子。”

德国慕尼黑，四五点的时候天外已经黑沉沉，外面又飘着雪。

庄园壁橱的火正热烈的燃烧着。

白落梅在德国半隐匿了近二十年后，终于在书房接见了第一位客人。

准确来说是后生。

壁橱的火炉发出轻微的声响，浓郁冬夜，暖黄灯光覆盖在男人的轮廓之上。

大约是正经约谈，沉祁阳收起浪荡和颓懒，只手搭在腿上交叠如桥。

“没想过做点什么？”他眼里含着审视。

白落梅摇头。

阻止又能如何，男人若是离了心桩桩件件都能成为背叛，她阻止得过来嘛。

更何況她比江仲鶴大了近十五歲。

白家当年在京城权势赫赫，而他江氏一族在文革结束才被正名，几乎是天差地别。这份婚姻最初不过是她的意气之选，他的攀附之举罢了。

“老爷子在最初便立下规矩，有些错误可以容忍，有些却永远不能。倘若他和外面的女人有了首尾，便永不能再得白家支持。江仲鹤前六年也做得极好…”

大概是沉默了近半辈子，骤然再遇华国故人，白落梅难免想倾诉。

她说第七年起江仲鹤身边的秘书便换成了别人，他早出晚归，派出去打听的人回来说先生去了一处深宅府邸，而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不时由佣人搀扶着在庭院散步。

“再后来这个孩子便没了任何音讯，仿佛不曾存在过，他依然在我面前担当着贴心丈夫，而我却厌倦了…”

白落梅心性高，更何況她也不過因為愛人的拋棄報復般選擇苦追她的江仲鶴。

当初查出江启明为超雄综合征，她便想掐死他，江启明自小的性情乖张更像是对白落梅婚姻的报复。

不过十年，她便彻底抛下所有，远居德国。

沉祁阳听后久久沉默。

如雾缭绕般的灯光，他一双晦暗幽戾的眸子看着她。

“那个女人叫什么？”

“张琪瑛。”

沉默的时间里，他靠在沙发上，牛仔裤包裹的两条长腿笔直而松泛。

他手却悄无声息暴起了青筋。

张琪瑛正在沉希的身边做佣人。

吃住了大半辈子，还将情人接到身边来，是真拿他们沉家当冤大头啊。

他长腿一卸，既然该问的都问到，沉祁阳也不多待，起身道别。

离开前白落梅道。

“容我多问一句，江家，是不是要完了？”

沉祁阳并未直接答她。

“按辈分我得叫你一声姑姑，不问世事算是您的福气，希望您一直保有这种心态。”

他说完就出了庄园。

高靖在车上等着，满身风雪落于沉祁阳的大衣之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

寒气骤然袭来，可高靖却觉得远不如男人的脸色阴沉。

他点了根烟，烟雾缭绕间颓懒的眸底尽显阴鸷。

高靖递过去两份文件袋。

“报告下来了。”

沉祁阳直接撕开，两份文件的 DNA 鉴定亲子概率都达 99.99%，真是苦了江家搞这么一出。

“张琪瑛是江仲鹤接到沉希身边的？”

“不清楚，大概吧。”

高靖说警局那边以故意杀人的嫌疑限制了江仲鹤的自由，他们的人根本近不了身。

沉祁阳：“故意杀人？”

“大概是处理情妇的时候被警局抓到小辫子。”高靖笑，“这下不用你出手了。”

沉祁阳哼笑没答，他怎么可能就因为江仲鹤下狱放过江家。

吸进去的烟雾憋在胸腔里泛出疼意，他手臂搭在车窗外，指间轻弹烟头，红光消匿在影影绰绰的夜色里。

电话这时响起，沉祁阳接通后道：“二叔…我这边办妥了…后天回来。”

不知那边说了什么，他睫毛在眼下投出阴翳，一锤定音。

“别的回来再说，但这事不能让阿婆知道。”

老太太本就是油尽灯枯，要得知当年外孙女被人蓄谋抱走，后又被仇家鸠占鹊巢。怕是这个冬天都熬不过。

高靖道：“沉希你打算怎么办，她似乎不知情。”

“论迹不论心。”沉祁阳冷笑了声，眸光骤然生刺。

“她这二十多年吃喝沉家，鸠占鹊巢耍的威风可不在少数，总得让她全部吐出来，从哪来滚哪去。”

车子朝酒店驶去，沉祁阳道：“你帮我联系阿布勒，找他要两个人。”

高靖：“干嘛？”

阿布勒掌握着东南亚最大的杀手组织，当年和沉祁阳玩得无法无天，两人也曾一只脚踩进黑道。

沉祁阳不答反笑：“你说洪帆逃出国也大半月，该是和江启明汇合了吧？”

男人面上散漫不羁，但高靖大惊：“你是想…”

国内弄死个人麻烦，警察追踪的陈序一大堆，更何况他盯着沉家这个姓氏更是不能沾染半点。

可国外不同，弄场暴乱浑水摸鱼分分钟的事。

当初沉祁阳没空在意江启明，哪怕知道他和洪帆交好也不至于赶尽杀绝。

如今却是两个都不打算放过。

“阳子，江启明暂时不行。”

高靖说京市公安局的人正在死盯着江启明，总指挥是个刺头，若是被他查出蛛丝马迹怕是会像狼一样死咬不放。

沉祁阳呼出口烟，声线也显得缥缈：“负责抓捕江启明的是谁？”

“京市副局陆野。”高靖道，“他爸是贺省长。”

沉祁阳微挑眉，高靖已经打开平板将陆野的具体信息给他瞧，条条框框的。

“履历不差嘛，都快成英雄了。”

沉祁阳嘴里叼着烟，狂妄突然就浮上面容，“但我这人还就喜欢搞刺头。”

*

梁老太太生日前天，正是大雪时节，全家陪同她去了温泉庄园小住。

这是沉家的又一出别居，冬日偶尔闲住，其余时间交给佣人搭理，听说光是地价就值几十亿。

沉父年关最忙，鲜见的竟是连沉家二叔和沉祁阳也没在。

小妹妹浣婧最是爱雪，一打大清早雪花飞坠，万里层云，她已经扣响了连织的门，央着她出去堆雪人，不去就左右扣门横生不让她睡个安分觉。

连织最是怕冷，两个羽绒服一穿比熊还壮实，靴子一脚踩进半尺厚的雪里半天都拔不出来。

浣婧在一旁咯咯笑，一个雪球砸来。

“好啊你！”

连织索性团了个雪球砸回去，两人在雪地里还没跑圈，由于穿得太过笨拙，她一头扎到在雪地里。

“思姬姐姐！”

连织吃了满嘴的雪渣，正要呸呸吐掉，头顶却突然传来一阵笑

。

她被人抓着后颈拎了起来，如同抓小鸡那般。

连织转头便对上沉祁阳顽劣幽灼的黑眸。

他道：“知道要过年了，但也不用给我行叩拜礼吧？”

——

看到有宝儿在说弟弟不知道陆野的存在。

这不就要正面刚了嘛。

今日一章，晚安。这几章我可能会边写边修，修了哪里和你们说。

0210 下卷 83，复仇之路③

连织转头便对上沉祁阳顽劣幽灼的黑眸。

他道：“知道要过年了，但也不用给我行叩拜礼吧？”

“谁给你拜啊。”

连织满脸雪渣，听了他这嘲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然而话刚说完她便狡黠一低头。

沉祁阳正觉不对，身后浣婧一团雪球砸来。

雪碴子在他后脑勺炸开，沿着毛衣没进后颈里。这次轮到连织看笑话了，笑里刚露出口大白牙。

就见沉祁阳直接揪住沉婉婧的帽子，后着直呼哥哥饶命，却被他无情扔进几尺厚的雪地里。

连织几秒愣怔得功夫，他已经大步流星朝她走来。

“喂，我可没丢你——”

她拔腿就要跑，然而晚了，沉祁阳大手一伸，便勾住她脖子捞了回来。

连织被迫卷去他怀里，迎着阳光，男人浓烈气息，混着他意味不明的神情寸寸逼近。

“袖手旁观视为同罪，说吧，你想怎么死？”

他手里正抓着个雪球，连织挣扎不开，瞪他：“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沉祁阳轻哼了声，贴着她脖颈的手掌灼热滚烫，微微一碾她脊背便情不自禁发麻。

连织目光朝他身后。

“妈妈，你看他！”

“想框我？”他明显不信她这套。

然而身后一道女人的声音响起。

“沉祁阳，你和姐姐闹什么？”

得，这家里都是大爷。

沉祁阳手一动，转头瞧见沉母站不远处盯着他。沉母病中才刚好，他自然得好说歹说地将人劝回去。

只是离开时，他转头看着连织眼神微眯，不虞尽在不言中。

梁老太太正在客厅由沉家两位媳妇和儿媳陪着聊天，一家子人陆陆续续的到，虽因为儿子女婿们身份特殊没法齐聚。

但这样的热闹也是好些日子不曾得见。沉祁阳刚到老太太身旁就被训斥了一顿，说他整日整日的不见人，当初是谁苦心巴巴将她从港城接来，假孝顺是吧。

“你哪比得上姐姐。”

这话说别人不假，但说最亲近的外孙明显只是发脾气。

沉祁阳懒懒道：“我这不是给阿婆寻礼物去了。”

“拿我寻开心吧你就。”

话音刚落，门廊外便传来一阵笑声，郭岚带着女儿姗姗来迟，谁曾想身旁却跟着个沉希。

她低声的一句妈妈，却让沉母当即变了脸色。

“我回京都一趟才发现很多事情都和原来不同了。”郭岚道，
“大姑子这我就得说你一句，叫人希希去旁的地方住也就算了，妈生日你也不告诉人家一声，要不是她打电话来问我可怜巴巴捎她一程，她怕是还蒙在鼓里。”

沉希全程不曾言语，倒显得郭岚说的这话有几分真。

沉母本就苦闷，现下看到沉希更是郁积堵上喉咙，颤抖之下竟无话反驳。梁老太太：“够了，这么多人面前你非得吵嚷是吧？”

“本来就是，这叫旁的人听去还以为大姑子找回亲女儿，就不要养女，传出去多难听。”

沉母：“你——”

“四舅母关心本实属应该。”沉祁阳靠坐沙发一旁，忽而笑看着她，“只是门前雪都还没扫干净，这手会不会伸太长？听闻表弟在美国飙车险些闹出人命，四舅母又捐楼又砸钱的，结果被美驱逐出境笑话都传遍了。您这教育倒是有一套，我们沉家是不是都得跟你学学？”

郭岚大怒。

“沉祁阳我是你长辈！”

“自然，不然就冲你讽刺我母亲这话，我高低得叫人把你抬出去。”

梁老太太作势拍了他一下，沉祁阳仍旧是那副懒懒散散的样子，但转而看向沉希是黑沉的眸子顿生戾气。

“再者我们沉家对她还不够好？二十多年好吃好喝的招待，鸠占鹊巢久了该不会真以为是只金凤凰，要没有沉家这一收留指不定死哪。”

沉希脸色骤然煞白。

哪怕沉祁阳不喜欢她，但没有说过这种话。她转而去问沉母，却发现沉母转向一边全程未曾言语。

这份茫然和心慌在转而撞上连织的冷眼旁观后，瞬间燃烧成了恨意。

沉祁阳又道：“四舅母既然喜欢沉希，就别慷他人之慨，将沉家这二十多年的扶养成本偿还，我立马叫律师将她过继给你姓郭，为你披孝送终不好嘛？”

他两腿大喇喇敞着，然而一双眼冷沉幽戾竟让人半句反驳不得。

此刻连织也不由得拍手称快，平时就知道这个男人嘴毒，没想到无差别攻击，骂起人来怼天怼地。

她这般痛快想着，突然男人目光一转，冷谑的眸子就这样和她撞上。

仿佛看透她心中所想。

连织回了个假笑。

“你这个混蛋玩意，完全是在咒我！”郭岚道，“大姑子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

“好了！”

老太太突然望来一眼，不怒自威的神色叫人瞧得莫名胆寒。

她说既然是来为她庆祝生日，别还没到日子就伤了自己和气，说着又斥责了沉祁阳几句。但郭岚话里话里无不听出了包庇，照她以往的性子早摔门离开了。

只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后面接着休息，老太太挥退了身边所有人，只留下了沉祁阳。

“你这是怎么回事？以往对沉希也不至于冷言冷语到如此，是她哪惹着你了？”

老太太看出母子两的不对劲，察觉出了什么。

沉祁阳自然不可能告诉她。

“没事，阿婆你想多了。”

*

晚间吃完饭后，沉希将郭岚拉进无人所在的茶室，门一锁。

沉希惊慌失措。

“舅母我觉得这样不行，明天就是外婆生日，你还是让他回去吧？”

郭岚冷笑一声，戳她脑门骂她笨。

“别人都快骑你头上来耀武扬威，你还在这大发慈悲帮人数钱呢，你看看你不在沉家这顿日子还有谁记得你。”

她道，“假的成不了真的，那小贱人连教导她几十年的养父都敢坑害，谎话连篇，谁知道她那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指不定是冒充的。”

这趟来温泉山庄，郭岚自然也带上了高建平，神不知鬼不觉安排他入住了进来。

明日来的除了梁家后辈还有一众亲友，她就要梁芸如，钉在耻辱柱上永远下不来台。

沉希：“可是——”

“算了算了，你这个不成事的。”郭岚道，“我不指望你帮我什么，但你要是敢从中作乱我今晚就让你滚下去。”

郭岚说完就离开。

身后沉希漠然地擦掉泪，哪还有半分惊慌。

这招借刀杀人还是向连织学的呢，这位四舅母可真是太可爱了

。

哪怕看见沉母今日的反常，沉希仍将这一切归咎为连织的怂恿，只要她不在沉家。沉母早晚能回忆起她们几十年的母女相处情谊

。

她仍然是沉家唯一的女儿。

窗外大雪簌簌，房内却温馨安宁，正如沉希的心情。

谁曾想她回到房间后，却发现带给梁老太太的青花万寿樽碎了

。

“怎么回事！”明明是特殊封存过。

佣人怯懦半天说不明白，只说搬运途中被车子冲撞，他们打开便有了缺口。

说着说着脸色都吓白了。

沉希足足忍了半刻，才将怒意忍了下去。

照她以往性子必定大发雷霆，甩几个耳光给佣人也是常有的，更何况这个花瓶是她辗转所得。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她也没有了骄傲的资本。

梁老太太生日在即，这份残缺的古董必定送不出手，可若是两手空空只怕被别人笑话。沉希当即想起了深蓝水湾的一对双耳便壶。

那是国外的朋友给她寄来的，暂时可以代替一下。

沉希将电话拨了出去。

佣人挂断电话满脸难色，张琪瑛注意到，问怎么了。

她据实相告，说小姐让她代送礼物到温泉山庄，坐车来回几乎七个小时，现下又是大半夜。

而沉希的脾气简直喜怒无常，若不是为了工资她是绝不愿意在这干活。

张琪瑛心中一动。

“我去吧。”

虽然她在沉家人面前不宜露面，但女儿有需要她也没法袖手旁观。

——

私密马赛，今晚晚了好多。我坐在电脑面前就十点半了，实在不好意思舔着脸皮请假，所以写了一章到现在就晚了。

各位小主们见谅。

这章先不收费了。宝们看我简介上的更新时间，只要不休息都是 0.00-1.00 更新，因为太晚了宝们早上来看。

0211 下卷 84，欲望

窗外大雪寂寂，所有暗潮涌动皆被覆盖在森冷夜色之下。

越平静便越波涛汹涌。

哪怕做足了应对的策略，可连织站在阳台边上望着窗外茫茫，哪怕屋内暖气很足仍感到凉意席上心头。

没有任何把握是百分百，稍出差错便万劫不复。

大抵是没被老天过多眷顾，所以越是黎明前夕她便越是心神不宁。

今晚估计没法睡好了，房间内有自带的温泉池。

连织正打算泡泡温泉放松放松，跟屁虫却连独处的时间都不给她，小浣婧探出头来，约她去竹林深处泡温泉。

一通彩虹屁夸夸，譬如位置何等绝佳听竹声闻梅香，小酒一灼快活似神仙，祁阳哥哥最喜欢的地方了。

连织被她念叨得耳朵都麻了，只能依着她。

果然有个复读机在跟前，哪还会惦记着心事和满腔忐忑。温泉池果然所言不虚，池边绿竹巧石掩映，静嗅梅香。

偏偏池**还能围炉煮茶。

浣婧说这是这是专门按照祁阳哥哥给的设计图修建。

果然享受还是这个男人会享受啊，她吃了两个烤橘子往后一躺，开始打盹。

梅花垂落，坠在她的发间颈间，沿着她肩膀的肌肤缓缓而下，美人醉卧，身后皑皑雪景沉浣婧看呆了。

她问连织知不知道晚宴来的那个姐姐是谁。

说的是很得沉老太太喜欢的萧家千金，萧家自然也是标准的红三代，

嘘寒问暖热络的架势溢于言表，连织怎么可能不知道，她看着浣婧天真的眼睛，想说说不定就是她未来的嫂子。

只是这种话没必要和小孩子说。

沉浣婧道：“我看梁外婆赞不绝口的样子，估计是在给哥哥相看嫂子呢。”

连织差点噎住，现在的小孩都这么早熟了，十岁把人情世故看得明明白白。

“浣婧，你不喜欢那位姐姐？”

“没，谈不上喜欢不..”沉浣婧道，“就是觉得哥哥不会喜欢她，不然之前大伯母给他相看那么多，早成了。”

连织默默吐槽，就沉祁阳那满肚子心眼算计谁能斗得过，谁嫁进沉家谁倒霉。

果然不能说人坏话不是，连织回去的时候绕过长廊，在茶室看见了他。

梁老太太沉母和萧家人也在，这不就是妥妥的名场面嘛。

不知道是老太太如何威逼，反正沉祁阳是规矩坐在了椅子上，两腿懒散随意敞着，但耷拉着眉眼，大概没一句话入耳。

浣婧正要说话，连织见势捂住她嘴巴，正要拖到出去。

然而沉祁阳一抬眸就看见了她两。

“沉浣婧——”

得被发现了。

既然被瞧见，连织索性大大方方带着浣婧进去。

沉祁阳语气闲散：“看到哥哥，躲什么躲？”

他话虽是对着浣婧说的，然而一双幽暗黑戾的眸子却直直瞧着连织，仿佛算账一般。

萧太太夸连织长得真漂亮，果然基因好的都生去他们沉家了。

梁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又道她家臻臻也是蕙质兰心。

萧臻臻和连织差不多大，互相介绍才发现本科都毕业于人大，后来去国外专修服饰设计。

萧家人传统，坚持后代大学必须在国内就读，萧臻臻打开个话匣子，连织便和她聊了起来。

连织看她妆容精致，点到为止的干练和圆滑，相处起来别样舒服。

但这场会面的主角又不是她，连织聊了几句便借口离开，然而刚起身，沉祁阳就将胳膊搭于她肩膀上，漫不经心道。

“正好，我和姐有点事情要聊，各位先失陪了。”

“我什么时候——”

她转而看他，沉祁阳眉眼微压，用他两仪听得到的声音，温热呼吸刮在她脸颊。

“不想要江南那块地了？”

恍若天降馅饼，连织顿时睁大眼。

她就这样被半胁迫半利诱推出了门外，男人大手已经从她肩膀滑到胳膊，微用力之下便把她带了出去。

萧太太笑道：“这姐弟两感情可真好。”

混小子。

梁老太太自然看得出来他在找借口，但也笑道。

“可不是，到底是双胞胎。”

萧臻臻不排斥联姻，相反如果能帮上萧家稳固自己的地位，她自然要选最优秀那一个。

看得要搞定这位沉大少爷，必然得先搞定她姐姐。

*

“你刚才说的那块地，要不再详细讲讲？”

走廊里，连织一双桃花眼莹莹泛着光。虽然告诫自己不能过于贪心打沉家的主意，免得后患无穷。可沉祁阳都将肥肉喂她嘴边，再不吃谁能忍？

更不何況那是长三角唉，随便转手卖出去她都大赚特赚。

沉祁阳挑着眉，装模作样。

“我有说地的事？”

“你说了！”连织道，“沉祁阳你该不会打算抵赖？”

她大多心思还在地上，未曾注意自己仍然被男人簇拥着走，上楼后，沉祁阳开门后直接将她往屋里一推。

连织这才发现上了他的房间，套房上下两层，半弧形的窗户几乎将雪景一览无遗。

“喝什么？”

沉祁阳已经去往旁边的吧台，大概到了自己的地方随性不少，他脚抵着吧台，另一条腿随意敞着。

长支酒在他指间翻转，动作十足漂亮。

“随便。”连织坐在他对面，“咱们再来说说地的事怎么样，你打算卖我几成啊，三成？一成也行啊。”

她三句不离地的事。

沉祁阳意味不明笑道：“这么缺钱？整得自家亏待了你似的。”

当然没有，梁老太太给她那些东西，但凡随便拿出去拍卖两件后半辈子都吃穿不愁。

但别人给的和自己挣的钱是两码事。

拿着不属于自己亲人的钱难免心有坠坠，买地这事虽然她会占沉祁阳多少便宜，但终归用自己的钱去买的。

“谁会嫌挣的钱膈手呢？”她一副钱多不压身的样子，沉祁阳轻哼了声，果然是财迷。

他推了杯鸡尾酒过去。

“尝尝？”

连织看见酒杯里面通体的蓝，漂亮得仿佛银河星空。

“这酒叫什么名字？”她端起尝了口，入口火辣辣的，但涌进喉咙却是淡淡的甜。

沉祁阳：“Alimentary.”

“味道很不赖嘛。”

沉祁阳笑笑没说话。

连织不知道，他调酒的功夫和花样炉火纯青，怕是连专业调酒师兜无出其右，她自然也不知道，沉祁阳从未给别人尝过他调的酒。

他从烟盒里磕了支烟出来，打火机清脆一声钢响，喉腔随之滚着烟

“先说说，你打算拿这块地来做什么，做房建工程？”

“当然不！”

房产盈利趋势有其特定的周期，如今已经开始下行等她建完怕是被别人割韭菜的份，连织看他哪冷谑的目光，语出惊人。

“你觉得建休闲会所怎么样？前段时间你搞掉洪帆那么多会所，接盘过来后应该挺有经验。”

饶是沉祁阳心态再稳，也骤然被呛了两声，他皮笑肉不笑。

“等着警察来扫呢？到时候老子还要给你擦屁股。”

这个地界会所做到最后就那样，利润使然必定会走向拉皮条生意。

连织也不过呛他的，这下开始正经。

“我打算做高端养老休闲社区。”

她说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业必将成为未来新“十大行业”，而如今养老院由于不正规服务不周到，不足以使大批民众信服。

但反而是这批即将退休的人手里攥着最多的钱，高端休闲社区以后会成为他们迫切需要。

沉祁阳听完了，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只手在烟头上一磕。

“先做个计划书来瞧瞧。”

靠！学宋亦洲那套是吧。

连织做秘书的时候做的还不够多嘛，手都快敲麻木了。然而心里虽怨怼，她弯唇轻声道。

“好啊，当然可以。”

沉祁阳斜睨她一眼，将她的不情不愿看得明明白白。

骤然安静下来的功夫，她端着酒杯轻抿，两重辣甜口感交映，竟让人格外上瘾。

她无意看过去，男人懒靠在高脚凳上，灰白的烟雾在他唇角溢出肆意磅礴，迷雾一般影影绰绰。

他身上总有种难以糅杂的邪气和英正，于是连抽烟这种流里流气的动作也格外漂亮。

沉祁阳透着烟雾看她，白雾朝连织的脸扑过去。

“看什么？”

连织没说话。

“看这个？”沉祁阳挑眉，“要不要试试？”

他轻推开打火机的厚盖，蓝色的火焰便由他虎口转移到细长的烟头，随之一缕白烟。

鬼使神差的，在他递来时连织接了过去。

上辈子抽的几根都是一些廉价烟，没体会到抽烟的快乐连织便丢了，这辈子陆野不让她碰，久而久之连织也忘了这回事。

她就想看看二者有什么区别。

连织睫毛轻扇，也没学他的动作衔着烟，只如同拿吸管一般吸了口，更辣一些也更加呛人，她强忍的两下连脸蛋都憋涨红了。

沉祁阳闷声笑，笑意沉缓又缱绻。

她果然是个好学生，几次之后开始得心应手，面庞被暖灯衬得如雪，唇红齿白，偏偏隔着烟雾眸底仿佛荡着春水，媚眼如丝。

沉祁阳看愣了会，目光不动声色往下落。

却见她严严实实浴袍不知什么时候敞开了道缝隙，大约要泡温泉，她里面就穿了条短裙，吊带隐隐垂落堪堪遮住她胸前傲然的山峰，而由于坐着的缘故，及膝裙到了大腿根部，如羊脂嫩玉般纤长丰润，叫人恨不得掀开那抹缝隙瞧瞧更多。

沉祁阳喉头一滚。

明明半滴酒没沾，却有难以言说的灼意在他喉咙里沸腾，直直往下腹冲去。

--

3000+，明天我再补点内容在前面，有丢丢写掉了。

弟弟的感情线慢慢来了，复仇明天就来。

0212 下卷 85，动心自知

“这位萧家姑娘很明显是看上你了，回国前才和相恋五年的男友分手，男方为她豪掷千金愿意放弃家族继承权为她来华国，也没能让美人回头一顾。”

连织走后不久，高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他们这个圈就这么大，问个人信息辗转就来了。沉祁阳刚冲了凉水澡出来，直接搭着毛巾走出浴室，他有点懒洋洋的靠在沙发上。

低头看了眼跨间，湿漉漉的水珠沿着他发间滴落在冷沉的眉眼上。

他眉头紧蹙，明显是烦闷到极点。

偏偏高赫又在那喋喋不休。

“照我说这姑娘可以，够野心够手段，以后帮你管梁沉两家不在话下，前脚收拾你四舅母后脚又能让你几位叔母服服帖帖，关键又对你有意，喂人呢。”

沉祁阳冷嗤一声。

“对我有意我就得考虑？”

“你哪瞧不上？”

高靖知道他志不在此。

试问连欲望都能进退自如控制的人，怎么会将儿女情长放在眼里？这么些年和姑娘该调情调情，人家泥足深陷他却冷眼旁观，就跟看猴似的见着有利所图的人往他袋子里钻。

高靖笑他浪一辈子也无所谓。

只是大家族根底腐朽，利益更迭。更可况是沉家继承人了，即使是疼他如斯的梁老太太都绝不可能允许他孑然一身。

简而言之，家族联姻早晚的事。

“那你喜欢什么样？”

这话本是趣谈，没想到沉祁阳居然开始搭腔了。

“怎么，你这个花丛浪子要帮我物色？”

“说出来哥们，帮你搜罗搜罗。”

“必须得脸蛋好看吧，不能拉低我基因。软骨头不要，过于自作聪明也碍我眼。”

他这话纯属无聊胡诌呢，长腿懒洋洋架在茶几上，打火机在男人指间轻轻翻转。

“最好是恰到好处的机灵和傲气，识时务知进退，办起事不拖泥带水，发起脾气来又足够辣。前脚你以为将她治得死死，她却总能给你搅点浑水出来——”

话没说完，他猛地攥住打火机。

脑海里自动浮现一张面孔。

蓉城初见，他故意玩她一把，她却反将他坑进局子。

那双眼睛笑意温和，谁料到有那么多鬼主意。

靠！

怎么想起她。

高靖道：“你这要求够高啊，不过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嗯？”

打火机在他指间翻滚，很明显心不在焉。

“你姐沉思娅，完全符合你要求。”

更何况要脸蛋好看，同一个妈生的还不够好看。当年沉母可是闻名遐迩的大美人。再说聪明，上次财政局的饭厅接触下来高靖自然知道这女孩子也是个人精。

听筒里久久的沉默，他们之间开玩笑向来荤素不忌的。

谁曾想太阳穴的青筋一绷一绷，沉祁阳咬牙道。

“你他妈找死是吧？”

他掐断电话扔老远，直接点了根烟靠在沙发上。

烟雾弥漫下，男人一双晦暗幽戾的眸子望着虚空，带着某种茫然。

吸进去的烟憋在胸腔里饱饱涨涨，吐出来时喉咙火辣辣的。

谁曾发愣的功夫想却差点烧到手指，沉祁阳差点惊坐起，低骂了声。

这时电话却响了。

他大手一捞，是汪唐打开的。

之前沉祁阳让他去清算沉希的各处财产，很明显有将她扫地出门的打算。

“大少爷，我在调查沉希的财产过程中，发现她自搬出深蓝水湾后，近两月以高昂的价格在外面一直租着某间公寓。”

沉祁阳皱眉。

*

郭岚将高建平安排进庄园内腹入住，这里靠近后腹，客人一般在前厅走动，很少会来后面。

入目皆是繁华，高档烟酒放在壁橱边供客人使用，高建平贪婪快溢于言表。

只是该装的还得装。

晚间的时候郭岚来看他时。

高建平殷勤道：“梁夫人，阿织在哪？我都快一年没见过她了，虽然她不认我这个父亲，但好歹十多年的感情我老记挂她。”

郭岚总觉得这种人身上有股臭味，哪怕穿着工整依然掩不住穷酸相。

她强忍着掩住鼻子的冲动，只说明天就能让他们父女见面团聚。

“按理我们也算亲家。今晚我怕是没有时间招呼你，有什么需要打内线叫佣人来房间就行。”

高建平笑着称是。

离去前，郭岚隐有深意地看他一眼。

“对了，既然都一年多没见，明天碰见阿织有什么想说的尽管说，她生父生母都是极好的人，指不定留你在身边以后常常团聚也说不定。”

郭岚一走，高建平翘着二郎腿靠在沙发上，电视机智能只需要语音呼唤便亮了起来，他将壁橱的酒取了出来，密密麻麻的英文字。

他拿着手机去网购软件搜同款，没找着，但打开后味道却是他没尝过的。叫来服务生，菜单一点推着琳琅满目的海鲜进来。

高建平酒足饭饱，用牙签剔牙。

果然那死丫头命就是好啊，兜兜转转居然飞上枝头变凤凰，高建平哪知道她手臂上有没有疤痕，血型什么的。小时候这鬼丫头穿得严严实实，稍微近她身就警惕瞪过来。

不过他是个人精，知道怎么说才会利益最大化。

本来他挺满足这两个月的享受，先是沉希好吃好喝的招待，再到郭岚的接济。可踏进这温泉山庄，想着这死丫头后半辈子的待遇，他怎么就那么不爽呢。

送他进监狱待了那么多年，总得付出点代价吧。

穷人一旦踏进此生未达之地，便想穷极所有去享受。

高建平就是如此。

他内线电话一通通地打，边泡温泉边喝红酒，菜单上的菜早走了四五遍。

整晚上折腾得佣人上上下下，哪怕沉家规矩在前，但对他的嫌弃溢于言表。

整个晚上休息下来。

他骨头愈发懒怠，饱暖思淫欲，清晨泡在温泉池里，高建平目光在佣人的臀部饥渴流连。

他直接起了反应，连着瞧过去的眼神也愈发火辣。

他浑身都在发热，亟需纾解的冲动让他瞬间变成了禽兽。大概泡在温泉池里，热也正常，高建平还未发现身体的异常，只道这小娘们身材真是好，连个佣人服都穿得这么勾人。

“等等！”

佣人道：“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过来给我按按肩膀。”

佣人站着不动，只说沉家没有这种规定。高建平笑她假正经。

“那你把边上的浴巾给我拿过来，这总是你服务的范畴吧？”

佣人顿了两秒，拿过浴巾上前递给他。

然而高建平直接拽住另外一角狠狠拉住，连同她一起噗通掉水里。

—

还有一章

0213 下卷 86，复仇之路④

——

张琪瑛到温泉公馆的时候已经是早上。

几百公里的距离，又是山上。山下警卫森严，又因为联系不上沉希耽搁了两小时。

“你怎么现在才到？再晚我怎么送！”

沉希一身真丝睡袍，从卧室出来时打了个哈欠。

照她认为三四个几小时的车程，佣人整晚上才到指不定去哪偷懒。

张琪瑛说路上不好叫车，又带着个保温桶。

“小姐这两天凉，川贝炖梨水对喉咙有好处——”

“你烦不烦啊，雇你不是来听你念叨的。”

沉希一顿发脾气，又道，“你怎么还在这？”

“我…”

张琪瑛道，“小姐我要怎么下山？”

“现在都是往山上走的客人，没人专门下山，不然你晚上跟着沉家佣人一起走吧。”沉希懒得为她去叫司机，来往车辆保安查得严，若是摔碎礼物的事再被人知道，指不定怎么说她呢。

“可是——”

她话没说完，沉希已经去了卧室。

张琪瑛只得出门，大抵是心里有鬼，她真的不愿出现在沉家面前。母女血缘相通面容总有几分相似之处，她怕叫有心人瞧出给沉希招来祸事。

她正打算在偏僻处消磨时间，谁曾想刚出来就遇到大厅总管。

张琪瑛来得急，一身佣人装套在里面，总管也让她去帮忙。

她没动。

解释自己是来帮沉希小姐送东西的。

“杵着干什么？既然都在沉家工作当然事急从权。”总管说接待客人正忙却人手，暂时去帮帮忙。

张琪瑛只得跟着。

.....

沉希去主楼的时候，一身小香风绿丝绒裙子掐得她腰不赢一握，卷发懒散披在腰后。大约是心情好，平常的妆容在她脸上愈发容光焕发。

今日来的大多数是女眷，太太们携着女儿来给梁老太太庆生。

其中不乏有之前的玩伴孙婉，准确来说是跟班，垂涎沉家的身份不得不巴结她。

和孙夫人简单寒暄两句后，沉希和孙婉走到一边开始塑料姐妹情的交际。

聊天的内容无外乎充满试探，问她和亲姐姐相处如何，还愉快吗？之前梁老爷子生日会孙婉在国外，自然没能亲观沉家大女儿回归的场面。

沉希：“当然，我们可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

“是嘛。”孙婉悄然瘪嘴，所以就是贱人好命。

明明是孤儿，却被沉家收养占了个千金名头，哪怕事业上毫无建树也有人喂饭到她嘴里。不过想着沉希这一路作死，婚姻事业都作没了，她心里又舒坦不少。

“对了，江家一干人等听说犯案伏法了，之前集团那位少东家江启明不对你挺好——”

沉希忙道：“孙婉你国外待太久忘倒时差了吧，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在他犯事之后我就再没和他碰过。”

现下江家的事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都快臭名昭著，沉希自然不愿意和江启明扯上任何关系，连着之前送来的许多东西也一缕扔了。

孙婉看她这急于撇清关系的样，不由露出一抹鄙夷。

塑料姐妹情的交流到此结束，沉希以去看望老太太为友和她道别。

没想到却在拾级而上的阶梯遇到了表姐梁爱琪，她旁边的中年女人沉希从未叫过。

“表姐这位是？”

梁爱琪正要说话，却注意到她身后的连织，笑道。

“思娅，人我可给你请来了。”

大约是山上风凉见她有咳嗽的迹象，沉母今天给她搭配的深蓝色牛仔褲，羊毛衫陪着件廓形开衫。本来以为会四不像，没想到沉母在穿搭上很有讲究，法式时尚风格的一身俏皮又不显正式。

连织上前，和梁爱琪旁边的女人轻轻握了下手。

“Jennifer，其实我也很喜欢您的画作，不知道有没有当您学生的机会？”

面前的女人一身简单的服饰，没有高定衬托也淡如菊。

其写实主义风格的油画才刚刚才法国荣获大奖，中文名字叫苏洁尔。

当初连织不过在表姐梁爱琪耳边吹吹风，说如何仰慕这位画家所画的女性题材作品，而恰逢梁爱琪正在跟着苏洁尔学习油画，便借着梁老太太生辰将她请了过来。

苏洁尔只说是她的荣幸。

然而话里却是人淡如菊，不会因为个人赞赏而喜形于色。

连织微微感叹，若是没有遇见江仲鹤，张琪瑛该是如同苏洁尔一般追求自由和艺术了吧，如今却容颜枯槁所以遇人不淑便是如此，本以为是此生挚爱，没想到是让人沉入陷阱的欲望。

也不知道曾经关系如此贴近的姐妹，再见彼此会是何等感受。

分别的时候，苏洁尔回头看了眼上楼的两位千金。

“怎么？”梁爱琪说是她姑母的两个女儿，也是今天主人家。
苏洁尔摇头。

“我只是想起了一位故人，和某位小姐长得有几分相似。”
上楼的时候，沉希道。

“姐姐昨晚睡得好吗？”

连织：“很好，你呢？”

“我也是，今晚应该会睡得更香。”

沉希笑里带着深意，想着待会将要出现的客人，连这台阶都要
顺眼不少。

连织去内厅找老太太的时候，佣人正在她身旁帮她整理上装的
排扣，黑色的古董高定旗袍配浅绿色的坎肩，老太太哪怕两鬓苍白
，气质也格外的从容。

沉母和梁家几位太太都坐在一边聊天。

连织给她挑了块翡翠胸针，轻轻一转熨帖地憋在她胸口处。

老太太慈祥地摸摸她的脸。

“这本来是一对，另外一套我留给你了。”

连织鼻子一酸。

老人家对她的外孙女永远保有最纯真的爱，多么可惜她不是真的。这个生日宴注定要让她伤心了。

客人自有梁允恒和沉祁阳招待，今日来的宾客女性偏多，都是专门来看望梁老太太。只是老人家身体不太好，便在里屋和大家聊天。

沉希借机将双耳扁壶献给老太太，只说是她最喜欢的斗彩云龙纹。

“有心了。”

这种时候梁老太太自然不可能挂脸，但她瞧了眼沉母的脸色，似乎有沉希在的地方她连看一眼都不曾。

哪怕祁阳再三保证说没事发生，但她也明显感觉不对劲。

郭岚道：“哟，这套双耳扁壶该不会是乾隆年间吧，希希也是破费。”

沉希抿唇淡笑，郭岚又道，“说着老太太仿佛更疼思娅一些，不知道思娅送了什么让四舅母我开开眼。”

她说话总是一股夹枪带棒的味。

旁边梁家的两个孙女都互相对视一眼，老太太道：“几个小辈前些天就到我跟前来了，送这个送那个我全给推了，都半截入土的人了还有什么没戴够什么没穿够。”

她握着连织的手，“更何况娅娅能够回来，就是对我莫大的欣慰。”

偏心都快到鼻子眼了。

郭岚瞧了眼丈夫，他坐旁边温和笑笑半声不坑。旁人都道她心思狭隘不好相遇，可若不是丈夫半点不懂争取，她也不会这样。

她道：“思娅能回来自然是沉家之福，只是我觉得应该感谢很多人，譬如娅娅之前的养父养母。”

郭岚看了连织一眼。

却见她笑意淡淡，哪怕提及过往熟知的人也并无慌乱。

“哦？”

梁老太太看了眼沉母。

当初提及连织养父母的事，沉母只说两人已经逝世。

沉母也收敛了笑意，不知道她又要做什么。

郭岚道：“说来也巧，我此次来京偶然因着车祸就碰上了，一往深了聊才发现是思娅的养父，他表示一年未见非常想思娅，我这趟便自作主张将他带上了，思娅可想见见他？”

大概是从没听说过这么个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连织。

沉希除了最初的送礼外，半句不曾养育，此刻她将自己完全摘除出来，冷眼看着这场闹剧。

连织嘴唇泛白，郭岚看她这样笑意愈发浓。

沉母的脸色不虞：“四弟妹，妈的生日你叫旁人来干什么。”

她曾私下问过连织过去的家庭。

但她不愿多说沉母也没多问，如今看女儿不好自然对这位生事的没有好脸色。

郭岚：“大姑子，这哪里是无关人——”她话没说完，却见梁允恒匆忙走进来，叫走了梁家四舅。

对方脸色明显不对。

梁老太太：“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梁允恒还保持着淡笑，只说出去处理点小事。梁老太太拐杖在地上：“一个两个都想瞒我是吧？”

她不笑自带一股威严，梁允恒暗忖这事早晚瞒不住，只得说了实情。

他说刚才有人在走廊上撞见衣衫不整哭哭啼啼的女佣，一问才知道客房里的客人企图对她强*，*是拼尽全力才跑出来。

现下外面的人都传遍了。

沉母脸色顿时煞白。

这事发生在沉家的温泉山庄，对主人家的名声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糊涂！”

梁老太太沉声道，“这事你们几个打算瞒着我这老太婆怎么处理，若是遮掩过去，别人只会说你姑姑和沉家风气不好。”

梁允恒面露难色，实在是沉祁阳刚去山下接客人，他又想暂时瞒一瞒老太太。

一个外姓人当然怎么处理都不对。

老太太道：“把人捆到跟前然后报警，管他是皇天贵胄还是天王老子，敢做出这样的事就敢让别人戳他脊梁骨。”

郭岚差点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这大姑子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成天自诩品行高洁，家风好。结果竟然在自家地盘上发生这种丢脸事。

果然今天是个好日子，想着接踵而来的几件乐事，她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

然而等几个佣人将人押到跟前时，她顿时笑不出来了。

何止她，沉希也是顿时一僵。

只见被地上那人不是高建平又是谁。

0214 下卷 87，帮你讨公道

高建平醉醺醺瘫在地上，像是摊沉醉声色的烂泥。

哪怕被几个佣人压着他都在挣扎，见挣扎无效继而破口大骂，那股在郭岚面前伪装的和善荡然无存。

那股酒气直令梁老太太和沉母皱眉。

“这位客人看着面生，是哪家的？”

管家低声说核验了名单，目前还没查清来处。

“不知？”梁老太太冷笑，“那就查监控，挨个挨个的翻，这么一个大活人难不成还找不出来？我倒要看看是谁把他带来的！”

果然是梁家当家人，一席话震得房内众人哑口无言。

佣人本来打算将外厅和内厅的门阖上，梁老太太却表示直接开着，有什么不能让人瞧见。

郭岚心尖直颤，她戾气上来恨不得将面前这个无赖撕烂。

好好的盘算，都被这可老鼠屎给搅黄了。果然这人靠不住。

刚才的趾高气扬在这刻变成了惊慌，她甚至已经顾不上来去找连织的茬，单单想到老太太问责，她便止不住后怕。

“老太太，阿林在外边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我先出去瞧瞧。”

梁老太太看她一眼，还未说话。

“四太太，梁四太太，你快让这几个傻逼放开我！”高建平踉跄着起来想来拉她，却被摁死在地上，“是你说要好好招待我的，你看看他们——”话没说完一个酒隔打了出来。

“是你要带我来找连织，带我来认女儿，要让我过好日子…”

他这话一出，郭岚顿时成为了众矢之的。

别说几个侄女，连着自己的女儿丈夫都转头看来，那目光更是如同油煎火烤一般。

梁老太太骤然看向他：“是你带他来的？”

“不是，我不是…”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她道，“还是想让我这老太婆连生日都过不安生！”

几个儿子儿媳都来忙安慰她，就怕老太太动气。

“妈我没有，我只是想喜上加喜。”郭岚低泣了出来，她说老太太之前一直念叨着思娅能回家谢天谢地，正好无意碰见她的养父，便想让思娅开开心心。

没人开心。

至少连织自看到高建平后脸色便煞白，沉母瞧见了她的不对劲拉她在旁边坐下。

“哪里不舒服？”

连织摇头说没事。

梁老太太：“喜上加喜？你看看思娅是开心的样子吗？一个嗜酒成性又做出这等事情的人会是个好父亲？

只怕你是想来气我这老婆子给思娅找不痛快，你大姑和大哥侄儿们为了我这次生日一直忙前忙后，你风凉话倒是说了无数回。”

她冷笑，“我不在乎你出不出力，但你至少别添乱。人家的女儿难道不是女儿，都是怀胎十月生的孩子。”

“我只当你心眼小善妒不懂事，没想到竟是是非不分，今天那个女娃子但凡没有跑出来，你郭岚就得以包庇纵容罪论处！

你这样将我们梁家放在什么地方，将你儿子女儿丈夫放在哪里，我们梁家要实在碍你眼，你今日和老四干脆一纸离婚各自了当。”

郭岚脚下一软，跪在梁老太太面前。

“妈，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我要是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打死都不会让他来。你知道的，哪怕我平时再训斥佣人也不会动手，我怎么会让他去做那种事。我自沉家以来便放弃了娱乐圈的事业，老四前几年生病更是我在身边照顾！”

她一通哭哭啼啼诉苦，梁老太太没说话。

郭岚趁机道，“这禽兽做得出来这样的事，怕是内里已经肮脏透了，我是有眼不识。老太太赶紧让人把他带走，绝不能让她逃脱法律的制裁。”

听到报警二字，高建平的瞌睡彻底醒了。

“好啊，你这娘们坑老子，是你说——”

“我说什么？”郭岚怕他吐出更多，寒声道，“我只是想圆你父女团聚梦，谁曾想反被你伪装欺骗，还不捂嘴把他拖下去送局子，外边宾客那么多还要让这个垃圾在这闹笑话吗？”

两个佣人要将他拖出去，高建平一把挣开开。

他一眼看见连织，上前要抓住她腿。

“连织要不我你有今天吗？你怕是当年都死在了福利院，看着老爸有难不帮忙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

然而手没碰到连织，就被佣人拷住。

连织直接干呕了出来，吐他一身。梁老太太和沉母顿时吓住。

连织说没事。

她擦了擦嘴唇，整个人苍白得吓人。

“你怎么会在京城？我之前拖人找你，他们说你死了。”

“我怎么会来！”高建平狠道，“以为飞上枝头就能逃离掌控了，老子告诉你休想——”

“满口污言秽语，把他嘴捂住！”梁老太太道。

话没说完，旁边几个佣人直接捂住他的嘴巴往外拖，郭岚看得直泛恶心，捂着胸口也不知怎么会轻信了这样的人。

任凭高建平一身蛮力，被几个保安架着，也如同猪肉一般毫无反抗直力。

也就在这间隙，他看到人群中的沉希。

眼见大势已去，白白错失了他们父女相认的好机会，沉希恨得掐住手指。

她已经躲到了梁爱琪背后，盼望这混乱的场合能明哲保身。

然而让她失望了。

“沉希，沉希小姐！”看到她，高建平最后一丝醉意也猛然清醒。

“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得救我沉希小姐，沉希小姐！”

“住口！”

梁老太太和沉母同时看过来，连着郭岚目光里都存疑，沉希道：“你少诬陷我！什么一条船上的人？我不过就和你碰过一面！”

高建平正要说什么，沉希道：“你们这几个都是死的吗？还不快将他嘴堵上在这里随便攀咬别人。”

眼见着人要被丢出内厅，梁老太太：“站住！”

几个佣人将高建平放下，她问，“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

“外婆，你千万不要听他乱说。”沉希立即蹲在老太太身边，“他这是气急败坏开始随便撕咬别人，之前四舅母来京我去接了宜真，路上就无疑和他的车相撞，这一切宜真也是有目共睹的！”

“是啊，的确是这样。”梁宜真情不自禁的点头，就在这这时门外传来低沉一声。

“你花钱给他租公寓，不远千里去俄罗斯接人的事，宜真也知道吗？”

众人转头，沉祁阳一身寒气而来。

大抵是来得匆忙，短款羽绒还未脱下，风霜愈发衬得他浓眉凛冽，逼人得紧。

沉希呆愣住了。

“祁阳…”梁老太太想说什么，沉祁阳握了握她的肩膀让她安心。

“上山的路上表哥已经在电话里说了，阿婆放心。”

地上吐的东西佣人已经收拾干净，但连织脸色苍白。

装自然得装得像样，连织看见高建平恶心得连早饭都吐了。

眼底悬着的泪愈发衬得面庞雪白，那丝病态的颜色一直延续到她后颈，愈发衬得脖颈一掐就碎。

目光相撞的那瞬，沉祁阳眼神瞬间挪开了。

不过眼神虽挪开，话却是对着她说的。

“去叫医生瞧瞧吧。”

连织摇头：“不！”

沉祁阳微弯下腰，低声在她耳边。

“怕我不能给我讨回公道？”

温热的气息拂在连织耳边，痒痒的，她拍开肩膀上他的手。

“不需要你，我也能讨回公道。”

沉祁阳扯了下唇角，笑意根本没达眼底。

他眸子漆黑幽戾，尽如山雨欲来之态。上前两步蹲在沉希面前，她被他那眼神吓住，不自觉往后退。

“说说，你好吃好喝把他请回来是打算干什么？”

沉希：“哥我，我没——”

沉祁阳抬眸看向高建平。

“你来说。”

佣人放开高建平的嘴，他本想肆意攀咬多拉几个人下水，譬如他这好女儿，然而还没开口沉祁阳便道。

“想清楚再张嘴，就看你是不是打算在牢里待一辈子。”

大抵真的有气势这回事，高建平反被个小几十岁的年轻人镇住。

他道：“怎么你要花钱来买？”

沉祁阳眼神一冷。

他脾气可没梁老太太和沉母那么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也不在乎什么名不名声的，几个佣人得到他的指令直接下死手的揍。

眼见着半条命都没了，高建平鬼哭狼嚎。

“我说我说！她让我当场指认连织腰后没有胎记，说她是冒认沉家千金，要我撞车搭上梁家四太太把她当枪使…”

这话让场内轰然一炸。

不止沉母和梁老太太他们，被当成枪的郭岚瞬间炸了。

——

本来想明天休息的，但又想把这部分写完。

我看看明天的状态，晚安宝们

0215 下卷 88，复仇之路⑥

这话让场内轰然一炸。

不止沉母和梁老太太他们，被当成枪的郭岚瞬间炸了。

“好啊，沉希你——”

“我没有…哥你听我说我并没有！”沉希见他无动于衷，又去抓沉母的裤腿，“妈妈他都是在胡诌，你忘了吗，我之前和你说要去欧洲玩，我去的欧洲，没有——”

话没说完，得沉祁阳示意，旁边的汪唐直接递过来一沓她前两月的行程记录。

沉祁阳道：“你是去了欧洲，但中间又乘火车坐汽车去俄，怎么，以为不坐飞机就查不到了？还把钱转到别人卡里给高建平租公寓，沉希你变聪明了。”

沉母一一翻阅完，看她的眼神直接变了。

往日的温存怜惜，在得知是帮江家养孩子虽然心灰意冷，但仍然存有一丝不舍，直至这一刻真正消耗殆尽。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沉希瑟缩了下，吓得连伪装都忘了。

沉祁阳起身啧啧道，“你聪明就有人犯蠢。”

他转而笑看着这位四舅母，“四舅母，你这是被卖了还帮人数钱呢，人家正需要一杆歪脖子枪你就巴巴贴上去，指哪打哪！”

郭岚被他呛得脸色难看，对沉希的怒火蹭蹭蹭往上。

“我就说你怎么会那么好心来机场接我，还说什么带宜真去看演唱会，你之前最是势力攀炎附势，哪想得起我们这一家。原来是做局巴巴等着我呢，小小年纪心思如此歹毒。”

她骂完又跪去老太太身边哭，说撞见思娅的养父真的只是想喜上加喜，没有什么别的心思，思娅这孩子可怜，自小没有生父生母在身边照顾，好不容易得了别人代为看顾的恩情，想来是多么不容易。

“思娅，你相信四舅母，我之前并不知道你养父是这样的人，如果我知道怎么可能会将她请来给你添堵呢，我是你四舅母啊！”

到底是聪明人，郭岚此刻哪还敢提起怀疑她是假千金的事，只怕随意一句老太太今天都会把她赶出去。

连织自然更聪明，她主要想对付的只沉希一人，更何况这位四舅母在梁家这么多年，又为梁家生下两个孩子，老太太一时脾气而已，若是真的让她和梁家四叔离婚只怕会思虑众多。

连织也愿意给她这个台阶下。

“四舅母起来吧，我是晚辈怎么能让你给我跪下。”

郭岚感激看她一眼，又去看老太太。

老太太道：“起来吧，你这不是让思娅折寿？”

她踉跄起来，老太太又道，“这事不管你有心无心，错就是错，好好的生日会被你弄成这样，让那些来看望我这老太婆的白跑一趟。”

“沉希更是！”她狠道，“沉家这些年待你不薄，你却三翻四次的挑事，之前年年年纪小就心术不正，如今十多年过去竟毫无悔改！”

“你是觉得思娅了你的位置所以心怀妒忌，可你知不知道自始至终你都不是沉家血脉！”

沉希骤然被吓住，老太太这话太严重。

“我没有，外婆我真的没有！”

她去拉沉母的手，哭道，“你相信我好不好妈妈，我只是一时糊涂。姐姐回来之后你就不让我住在家里了，我想回家来看看都只能打电话。妈妈你忘了你从前是怎么待我的吗？我在英国生病了你都会来看我，陪我整整一个月。我只是，只是害怕——”

“你害怕什么？”

沉母冷冷拂开她的手，“这二十多年沉家何尝不是把你当亲生孩子对待，祁阳有的你都有，他没有的溺爱你也有，连着你之前的婚事我都是千挑万选。”

“而思娅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在你闭眼享受着荣华富贵时，她却只能靠自己挣扎活下来。我原以为对你好的这些都会回报到她身上，可谁知道你一直在吸她的血，几年前你剽窃她在前，之后又屡次从中作梗，我把你赶出紫荆山庄亏待你了吗？深蓝水湾的待遇有哪里是差了你的。”

一番话说完屋内众人久久的沉默，一行清泪自沉母眼眶落下。

“我甚至在知道你，知道你——”

话没说完，沉祁阳捏了下她的肩膀，沉母才自知失言没往下说。

梁老太太看了他们一眼，眉头蹙得更深。

“我已经原谅你无数次，绝不可能再心软。既然沉家容不下你这尊大佛，那么便从哪来回哪去。”

沉希震惊地看着她，尚不明白话里的意思。

沉祁阳示意汪唐，沉声道。

“让律师进来，今天各位贵客也当做个见证。”他一锤定音，“沉家和沉希的领养协议自此终结，涉及到任何权益，双方都不再承担相关责任，而从今天起，你也不得再姓沉！”

沉希瞬间瘫在地上。

随着两位律师进门，众人随之惊住了，虽不敢窃窃私语，然而彼此对视的眼神几乎要掀起惊天骇浪。

这其中不乏沉希的发小孙婉，解除领养几字何等严重。

这意味着沉家子孙该享有的一切，沉希都不可能再拥有。当初领养时沉老爷子尚在人世，大抵是失去孙女后复得的欣慰，老人家仁慈也没计较是否自家血脉，当场就表示这孩子和祁阳同等拥有继承权。

而梁沉两家的财富哪怕分割后都足够奢侈几代，无穷无尽。

当初虽然被沉母赶出紫荆山庄，沉希在外界该有的待遇仍然不减，去商场依旧是清场待遇，哪怕权贵大家看不上她，但因着沉家身份而青睐她的青年才俊却不在少数。

如今若是沉家养女不再，可不止是云泥之别了。

孙婉直呼痛快，连着这么多年当沉希跟班的耻辱也在今日翻身。

眼看着律师将一沓厚厚的文件取出来，而沉母无动于衷后，沉希才知道是要来真的。

“不，妈妈我不签——”

“沉夫人请三思！”话没说，有人在她旁边跪下。

张琪瑛虽然低着头，但言辞恳切，“沉小姐一时糊涂才做了冒犯思娅小姐的事，但这二十多年您们母女的感情是真的，她知道您过段时间生日，一直在帮您准备礼物，甚至多次怜惜香浓集团想为您量身定制一款香水。老太太的生日礼物也是，她很久之前便备下两套，青花万寿樽在来的路上摔了个缺口，她又让我带着另一套立马赶来，就怕错过老太太的生日。”

“她哪怕有千万不好，但爱您敬您，这些我们做佣人的都看在眼里啊。”

张琪瑛也是情急之下，她知道自己不该出现在沉家人面前。

可这千钧一发之际什么都给忘了，女儿养尊处优多年，要是骤然离开沉家要怎么活。

她以为一番话多少能让沉母动容。

可沉母只是看着她，身后沉祁阳落在她头上的目光冰凉彻骨，迫人得片刻也不敢对视。

“琪瑛，你怎么会在这——”

这时人群突然轻呼一声。张琪瑛扭头，阔别二十多年的旧友突然站在面前，彼此目光相撞皆是难以言说的震惊。

“您认错人了！”张琪瑛头垂得更低。

——

还有一章

0216 下卷 89，沉祁阳心疼

“我怎会认错，你之后为什么和我断了联系。”

苏洁尔情不自禁上前，梁爱琪和郭岚问是谁，苏洁尔道：“她是我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朋友，后来回国在——”

“夫人，您真认错人了！”张琪瑛声音骤然尖锐。

可该听见都听见，苏洁尔成名十多年，何人不知她就读于伦敦艺术学院，凡入这所大学的家境能力都绝非一般，哪怕沉家待遇顶好，但怎么会沦落至佣人。

若这时梁老太太还没发现异常，她这大半辈子算是白活了。

她瞧沉母脸色苍白，像是在竭力忍耐什么。

梁老太太看向跪在地上的女人。

“你抬起头来。”

张琪瑛说自知叨扰老太太，就要起身离开，然而佣人动作更快，直接压住她，多年在跟前伺候的阿姨抬起张琪瑛的脸。

老太太骤然惊住。

到底阅历比旁人丰富，她看着沉希再瞧张琪瑛，多么相似的两双眼睛。

沉祁阳冲管家使了个眼神，管家便以老太太身体不便让客人们先去雅厅休息，客人一拨拨的离开，然而看出端倪的早倒抽了口冷气，却半句不敢言语。

内厅只有梁沉两家，连着剩下的佣人都是多年在跟前伺候，口风很紧。

梁老太太道：“芸如，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沉母：“妈，我…”

她几乎泪如如下，心里太苦了，嘴唇微颤间连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阿阳你来说！”

梁老太太看向外孙，沉祁阳混不吝在表，正要随意敷衍过去，她道，“你今天但凡框我一个字，以后就别认我这个阿婆。”

到底是历经几代的梁家当家人，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看出端倪。

沉祁阳揪揪眉毛，脑仁疼，他是真的下了死令要瞒住老太太，梁家人更是半字不知。可既然这下看出端倪，哪怕不说老人家也会自己去查。

他先是扶着老太太坐下，再去张琪瑛跟前。

两相对视间张琪瑛被他的眼神吓到，沉冷彻骨。她暗道这位大少爷似乎和传说中的混不吝完全不同。

沉祁阳看了眼沉希。

“亲妈在跟前还不认认？”

沉希完全懵逼。

而随着这话一出，被蒙在鼓里的梁家人瞪大眼，面面相觑，老太太更是握紧了拐杖，若不是连织在旁扶着，只怕要跟踉摔在凳子上。

这之中最为冷静莫过于张琪瑛，可细看她的腿在发抖。

沉祁阳微低下头看她，似笑非笑：“我是不是该尊称你为一声江夫人，毕竟江仲鹤如今也离婚，你又为她生下了沉希，凭子上位也不是不行。”

张琪瑛止不住发颤。

“我..我不懂大少爷的意思。”

沉希大脑嗡嗡，什么江夫人，什么生下了她。

她才不是什么江家的孩子，她是孤儿，是后来被领养到沉家的千金小姐。

嘴唇哆嗦间，却见沉祁阳蹲下身盯着她，幽戾的眸子十分迫人

。

“江启明前二十多年对你够好的，又送车又送珠宝的，大小毕业会上从不缺席，谁得罪你知会一声他便给你修理得明明白白，动刀见血也是常事。”

他弯唇，笑意近乎残酷，“是不是很遗憾怎么他不是你哥哥啊，现在你如愿了沉希“恭喜你，如今是杀人犯的女儿，强奸犯的妹妹。”

沉希瞳孔一缩。

“不，我不是，我不是什么杀人犯的女儿！”

她骤然看向张琪瑛，“你走你给我走！都是你这个女人！”

她声音无比尖锐，要去打张琪瑛。张琪瑛生生受了一巴掌，闭眼泪落得更凶。

梁家的几个孙子辈的早已惊得面面相觑，而郭岚后背更是一阵冷汗。

看沉祁阳这霸王在事发前，就将律师请到温泉山庄，只怕早已知晓内情，若是今天她真纵容高建平生事，不知会惹多少祸事。

谢天谢地啊。

沉希一时哭闹撒泼，沉祁阳却是懒得见她耍这种戏码。

直接冲汪唐使了个眼色，两个佣人押住沉希，抓着她的手抹了红泥，就往协议上摁。

“我不签！我不签！妈妈救我！”

她哭得歇斯底里，沉母却自始至终没看她一眼。挣扎间却毫无作用，眼见着自己的手摁在协议上，落下鲜红的指印。

沉希无力仰头，就在逆光下撞上沉祁阳无动于衷的眼睛。

恍然想起多年前，她进入沉家时，身为小孩的沉祁阳就不曾欢迎过她。

指印盖，协议生效。

而属于她的富贵梦在这一刻真正破碎，沉希瘫倒在地，连同身上的珠宝沉祁阳都没给她留，佣人摘下来后，沉祁阳冷眼一脚踹向角落。

窗外，一抹阳光透过积雪耀眼地落进来。

自始至终冷眼旁观的连织，终是悄无声息落下泪，她旁若无人地抹掉。

她等这一天，足足等了两年。

*

生日会的下午，老太太便卧床不起。

客人的车络绎不绝的往山下开，老人家的卧室却窗帘紧闭，医生来看了两趟，说过于劳神，需得好好静养。

房内没有多少人陪着，床头的串珠古董台灯散发着微黄的光芒。

连织进屋的时候，老太太冲她虚弱地伸出手。

“好孩子，快过来。”

连织坐在她身旁，拿她的手贴着自己的脸。

“阿婆。”

她喃喃了一句，眼里的湿意渐起。

连织想说抱歉，明知道这一切会让老人家神伤，骤然知晓怕是难以承受的打击，明明沉家上下都瞒着，她却不得不在老太太面前撕开这块伤疤。

利用她的同情和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梁老太太眼里含着湿意。

“娅娅，你从没和我说过你的童年和从前。阿婆今天正好有空，你和我说说好不好？”

老太太人虽年迈，但眼睛何等灵光。

看连织对她养父退避三舍，和那恶心一吐便猜到他们关系不同寻常，很多东西随便打听就有了，可就是这一打听老太太心都碎了。

连织浅笑。

“都过了好久啦，阿婆突然叫我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太太道：“之前吃过很多苦吧？”

“…嗯。”连织不想瞒她，将脑袋靠在老太太肩膀上，“也不全是苦，还是有甜的，阿婆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我的养母，她呀是个特别好的人。”

“小学的时候她一直没什么正经工作，就在家里串着菜和肉，推到街边去卖麻辣烫，我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写作业，写累了就趴着睡觉等她，收摊的时候她总是一边背着我，一边推着小车回家。之后她生病死了…”

她的声音很轻很轻，梁老太太却情不自禁落下泪来。

“那一定是特别善良的人，可惜走得早，不然我一定要当面好好谢谢她。”

“…..嗯。”

“再后来呢？”

“再后来啊，养父入狱后我就和他脱离了关系，我很认真的学习，考高中考大学，再后来就遇见了你们。”

她没有言说的那些字眼藏着多少辛酸，梁老太太根本不敢想。

她哽咽着：“娅娅，是沉家对不起你。”

“…没有，真的没有阿婆。”连织道，“你看我这么多年一个人都活得特别好，就不会像是那种会被别人随便欺负的人，其实我今天挺感动的真的。”

眼眶一滴泪滑落，她眼睛望着虚空，像水也像月，“大概习惯了这么多年遇到什么事情都自己处理，所以今天看着外婆，妈妈，还有…弟弟，都在维护我帮我讨公道，其实我真的很感动，那种感觉是之前从来过的，好像终于有了后盾…”

“傻孩子…”梁老太太摸摸她的脑袋。

连织也没有再说话，大抵是泪落得太多，连张口都是哽咽。

她悄无声息地抹掉，却有更多汹涌地落下。

她曾咬牙切齿发誓要沉希以牙还牙，如今沉希骤然没了沉家庇护，想无声无息杀掉她易如反掌。

大抵等这天太久太久了，如今骤然实现，百感交集涌上心头。

她曾以为自己会很痛快，可不只是痛快，还有悲恸，空落。连织想起上辈子入狱那段日子，为妓时，染毒时…还有无声无息沦为一抹亡魂。

大概死的时候都没人会介意她。

无论她如何报仇，过去种种痛苦都发生了，也终究只是她一人记得罢了，无人懂得也无人诉说。

她抿紧嘴唇，任由眼泪肆无忌惮地落下。

房内悄无声息，只有微黄的灯光源源不断地扩散。

门推开了一道缝隙，沉祁阳不知道在那站了多久。

灯光如薄雾覆盖在他深邃的面容之上，也衬得他深黑的墨瞳如同火苗般荡漾，安静如斯。

他常以吊儿郎当示人，或顽劣不经事或野性浪荡，但没有一次只静静地站在这，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像棵岿然不动的参天大树。

他看着躺在床上的婆孙两，她伏在老太太的肩头，明明如此亲密的动作，却有源源不断的泪从她眼角滑落，沾湿枕巾和被子…

她甚至咬住指甲提防哭音溢出，大颗大颗的泪珠却从不间断。

沉祁阳从未见人那样哭过，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无人诉说，只能默默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吞。

今夜风雪寂停，几丈高的雪层消弭掉所有的声音。

他明明未听见半丝哭腔，眉头却显而易见地皱了起来。

一阵突入起来的窒息，不知道谁的心脏被紧紧攫住。

——

弟弟的情感线来了，请飞速飞速。

晚安

0217 下卷 90，沉祁阳替她杀人

“阿嚏，阿嚏——”

连织回房接连两个喷嚏，不知道是哭多了还是紧绷的神经骤然松懈下来，她总觉得脑袋晕乎乎的。

一照镜子发现眼睛肿得像个核桃，打着粉底都掩盖不住。

连织庆幸还好是晚上，不然面对众人的询问她还真不知道怎么解释。

然而门却不合时宜地被敲响。

她装耳聋听不见，大不了明天问起就说自己早已睡着，然而门外那人却像是不知她厌烦似的，讨人嫌敲个不停。

连织忍无可忍去开门。

门打开，沉祁阳正懒靠在边上，漆黑的眼眸直直看过来。

客厅灯被连织关了，乌漆嘛黑一片，可男人那目光久久在她脸上徘徊，她几乎抠手指了。

她没好气道：“干嘛？我准备睡了！”

沉祁阳挑眉：“八点睡？”

“... .”

连织：“不行吗？睡个美容觉。”

沉祁阳也没计较她的语气冲，道：“时间还早，先跟我去个地方。”

连织微愣。

“去哪？”

*

绕过冗长的走廊，两人直接到了庄园后腹。

灯光渐暗，拉长着两人交缠的影子投在墙上，沉祁阳在某间房前停下，只闻滴滴一声，门开了。

屋内却没开灯，一片漆黑涌来。

他径自去了旁边的书房。

连织不解：“沉祁阳你来这干嘛？”

“过来。”

沉祁阳也没解释，手触向旁边的开关。她进门时发现落地书柜正缓缓朝两边移动，一扇机械门赫然出现在她眼前。

“这是？”

沉祁阳淡淡道：“密道，直通山下。”

连织倒吸口冷气，她这是在参演什么谍战片？

沉祁阳看她那表情，没忍住咧出一口白牙，笑容懒散肆意。

“没什么可奇怪，全国各地隶属沉家宅子都有。”他道，“手拿来。”

“干嘛？”

她手已经被沉祁阳握住往指纹区一摁，系统自动补录她的指纹。

等待的功夫，粗粝和柔嫩的完全摩擦，她手软得像没骨头似的，仿佛一捏就碎。

那滑滑的触感顺着他手掌游窜进血管，像是一根羽毛在心脏擦过，难以言喻的痒随之在手心颤颤巍巍蔓延开。

沉祁阳目光往下滑，正对上她疑惑的目光。

“修密道是为了做什么？”

“有备无患，几十年前就设计好了，不过按照图纸修建而已。”他道，“各地的宅子共用一套系统，以后你去哪都可以打开。

他微抬下巴，“录好了。”

随着系统滴滴的声音，信号灯，两手放开。

密道门打开后，冗长一条黑巷。连织跟在他身后，走出弯弯绕绕一段。

里面灯光较之楼道还要暗，沉祁阳突然停下脚步，连织差点撞上他，顺着他幽幽的目光瞧去，顿时瞳孔一缩。

只见山壁尽头，被佣人早带下山的高建平，不止何时绑在柱子上。

嘴巴更是用抹布死死塞着，看到他两高建平顿时瞪大眼。

“唔——唔——”

连织：“他怎么会在这？”

沉祁阳没答。

桌上放着拆解后的枪支，沉祁阳将枪膛插回滑块的大开口里，同时将反冲杆插入滑块间断，弹簧释放同时将分解杆顺时针旋转。

这一套动作漫不经心，却说不出的漂亮利落。

“我一直不推崇主动生事，但也不反对以暴制暴。”

沉祁阳低眉，专注手里动作，“法律制裁只能达成社会意义上的公平，却永远无法消除人心底的伤疤。所以谁敢惹了我，等待他的必定是千刀万剐。”

随着他轻狂话落下，枪上好了，他直接瞄准高建平就是一枪。

“唔——”撕心裂肺的闷痛在整个山洞久久蔓延，高建平手臂顿时一个血窟窿。

连织心脏也跟着一缩。

她转头看去，山洞灯光寥寥无几，愈发衬得他的眉眼冷硬，棱角分明的轮廓却是桀骜恣凛的气质。

“我封住你嘴巴就是防止你逼逼赖赖，这声你要再叫的话——”

沉祁阳嘴角冷冷一勾，“那我就崩了你脑袋。”

他对着高建平右腿又是一枪，仿佛在打什么沙包似的，轻松不带犹豫。

接连几个血窟窿高建平已经嚎啕大哭了起来，过于疼痛让他半晕厥过去，地下一摊黄色的液体溢出。

每声枪响，连织身体都情不自禁跟着一抖。

可好痛快，不得不说真的好痛快！

她想起过往无数个被高建平骚扰的日子，也曾想过要一把刀解决了他，法律判决的囚禁并不能处置真正的坏人，就像他出狱后仍然有办法缠着她。

连织死死咬住嘴唇，第一次尝到报复后的快感。

沉祁阳转眸看着她。

“要我教你开枪吗？”

连织和他目光对视，什么话没说，可彼此已心知肚明。她脚步却不自觉地上前。

枪被她半握在手里，男人的胸膛随之贴上她的后背，他握住她的手，宽阔的身体仿佛将她完全拢在了怀中。

两人的气息近在咫尺，灼热的呼吸灌进连织耳朵里。

她颤缩了下。

“枪拿稳。”他低声在她耳边。手一松整只枪就被连织握在掌中，好沉好沉，没想到竟有这等份量。

他握着她的手开膛，瞄准。

“目视前方，注目着你要瞄准的点。”沉祁阳纠正她的动作，教她将食指扣在扳机上，甚至按着她的脑袋往自己的方向偏移半寸。

这一偏移，他嘴唇压在她耳朵上方，触感细腻光滑，女人的沁人香气丝丝缕缕钻入他的鼻尖，更不用提她臀部的玲珑曲线正紧紧贴着他的跨间。

想入非非。

炙热的温度沿着相贴的肌肤传上来，沉祁阳喉结重重地滚动了一下，难以纾解的疼意混着酥爽几乎麻痹了他的后背。

他迅速收敛神色，眉眼一秒变得肃冷，忽视所有只专心教她射击。

她手却在发抖。

“抖什么，你怕？”他嗓音微哑。

如何不怕？

说到底她只是普通人罢了，重活一世也没法主宰任何人的命运。

所以她只能布局那么久用别人的手除掉沉希，过往两年次次碰见她，连织何曾不咬牙切齿想亲手血刃。

可她不敢，她怕陷入其中自己万劫不复。

连织转眸看他，眼里水光微动。

“他死了要是抹不平的话…”

“那是我该考虑的事。”温热的呼吸洒在彼此面庞之上，近距离对视间男人眼瞳里依稀可见她的倒影，他没一句安抚，却胜似千万句。

连织睫毛动了动，重新看着前方。

沉祁阳嘴唇贴在她耳朵上，低低一声，仿佛带着轻哄。

“怕什么，你是沉家人。”

是沉家的人，所以他会千方百计护着，哪怕大难临头，谁也动不得。

连织眼眶酸涩到极点，她将枪支重新对准了高建平。

被绑在木桩上的高建平不知何时睁开了绷带。

“我是你父亲连织…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求你之前是我不应该我改好不好，我改…”

他疯狂挣扎，那咆哮威胁声在山洞里久久回荡，恍若咆哮进童年里的阴风。

连织眼眶里骤然涌出了泪意。

她想起了自己的养母，那年代婚姻如儿戏由父母和媒人决定，可相看了本人后养母便不承认这门婚事，是高建平半夜翻进院子强奸了她，父母便如泼出去的水一般将她送了过去。

封建可恶，可高建平更是该杀。

有些男人不配为人，是畜生。

连织嘴唇颤抖着，握枪的手却分毫未动，直直瞄准高建平的胯部。

“不要，你他妈敢——”

高建平眼神凶狠兼顾哀求。

可连织扣着扳机的手狠狠用力，子弹穿风而行，只闻一声尖锐的撕心裂肺的痛叫，他跨间鲜血淋漓，人也随之晕死过去。

她眼眶里一滴眼泪随之滑落。

...

“谢谢你，”回去的走廊，连织突然道。

沉祁阳反问：“谢我什么？”

他正走在她左边，又恢复了那漫不经心的少爷模样。

目光相撞，男人浓眉舒展，很明显是在明知故问。

连织睫毛微眨，轻声道：“就刚刚那事。”

走廊依然灯光昏暗，可与连织而言仿佛前路坦途，四处光明。

高建平仿若一根刺深深扎在她胸口，哪怕这么多年极力忽略，但一直存在，每每回想，伤口便会发浓。

如今，刺被拔除，血肉将随之长出来。

短短来回，她的心境已完全不同。

她忍不住看向旁边的男人，想着刚才他摁住她手指扣动扳机那瞬，手臂肌肉随之紧绷，专注且凌厉。

之前只知道他心思深沉，桀骜不驯，可不清楚他如此护短，竟是到不讲道理的地步。

而她成了被护的那个人，感觉如此不赖。

一阵暖流沁过连织的心田，大抵是不习惯感谢，她用手摸了摸鼻子。

沉祁阳挑眉。

“就一句谢谢？”

“啊？”

“我费尽心思把人绑回来，你就一句谢谢啊。”

“当然不..”连织看他一脸戏谑，差点咬住舌头，“那我上回去别墅陪着你戒毒你连谢谢都没——”

“一码归一码，谁让你自己没找我要。”

他浓眉微挑，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连织：“那你想要什么？”

他没答。

大抵是灯光太暗沉祁阳站在黑暗处，连织看不清他眸底的神色，只觉得格外灼人。

待要细看，沉祁阳已经挥手转身。

“想好再和你说。”

他步伐潇洒，已经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两人房间不顺道，连织看着他的背影，嘴角轻轻牵了牵。

第一次发现，其实有个弟弟的感觉还不赖。

哪怕是假的。

——

3000 字，连织想和他做姐弟。

殊不知咱弟弟只想….

小说人物三观不代表作者三观，富强民主和谐。

0218 下卷 91（微 h），褪内裤

连织发烧了。

高烧，烧到头疼脑热，连着膝盖骨都隐隐作痛。都说常年不感冒，感冒发大病。

自从跟着武术教练学武这一年多以来，她大小感冒再没得过。

如今大抵是一朝心想事成，紧绷了好几月的神经松懈下来，加之寒冬腊月温度低得刺骨，她这一病昏昏沉沉，浑身烫如火球。

这可把沉母吓坏了，叫了好几个医生过来。

然而病中或许最容易小孩子脾气，连织在被子里卷成一团，瓮声瓮气。

“不要医生！”

沉母：“娃娃听话，医生看了才会早好。”

“就是不要医生，不要！”

她蜷缩在被子里，紧闭的眼睛不断有眼泪流出。

“好好，不要医生。”

沉母眼眶已经溢出了泪。老太太那边她没敢说，就怕听着外孙女生病再气急攻心。医生放低动静在她跟前来观察病情，可连织警觉性高，连生大病脑海里尚存一丝意识，若是被医生抽血一切都完了。

稍有陌生人碰触她就把自己缩进被子里，呜呜的哭声听得沉母心揪疼。

于是只能依着她。

退烧药吃了，帕子冷敷在她头上，折腾了大半夜，沉母去房间小憩。

等沉祁阳来时，掀开捂得严严实实的被子，她脸蛋早是病态潮热的红，哭得连脖颈都出了汗，此刻不知是累的还是怎样，倒不像刚才那样闹腾了。

这幅靡艳之态莫名让人想入非非，但明显现在不合时宜。

沉祁阳手贴了贴她额头，低声问佣人：“现在多少度了？”

佣人道：“三十八度七。”这还是从四十度慢慢退下来的。

还是高烧，再这么烧下去人都傻了。

沉祁阳眉头微拧：“叫两个女医生来。”

“可小姐…”话没说完，沉祁阳指指她身上的衣服。

佣人也秒会意。

不多时，两个身着佣人装的女医生提着药箱进门，大概是特意清理过，身上特属于医生的消毒水味荡然无存。

连织仍沉沉睡着，呼出的热气几乎灼烫了沉祁阳的手掌。

两个医生初步检查病症，她除了高烧外并没其他连带症状，此刻当务之急自然是退烧，于是打开药盒，配完药后取出针管。

佣人在连织耳边低声叫小姐。

连织模糊呓语了声，艰难地睁眼想看清是谁。

她眼睛湿润又迷蒙，像是碗晶莹在其中晃荡。沉祁阳顿了两秒，勾住她的肩膀将人扶起来。

佣人温声道：“小姐，你睡衣湿了，我们帮你换一套好不好？”

连织迟钝地反应了好一会，鼻尖微动又是一个小小喷嚏打出。

她脑子晕乎乎，换衣服就换衣服吧，只要不是医生来。

她靠在旁边人的肩膀上，不时换着姿势，只觉得肩膀好宽好宽。

殊不知呼出的热气灼在沉祁阳脖颈处，微微染红了他的耳朵，他收紧下颌，嗓音也有些低哑。

“别乱动。”

尖锐的针尖不时冒出水滴，由于是在臀部注射，佣人撩起她及膝奶白色的真丝睡裙往上推。

女人细长的大腿裸露出来，丰盈笔直，白得像雪，粉嫩的脚指头还在床单上蜷了蜷，叫人不自觉想像其勾缠在腰间的旖旎场面。

沉祁阳眼眸骤暗，他示意旁边的佣人接替他的位置。

大抵是亲姐弟，女医生没及时提醒男女大防，可他自己反倒想了起来。

沉祁阳坐去一旁沙发，两腿随意敞着，剑眉压着眼尾，喉咙的火明显还没消下去。

桌上放着茶盏，沉祁阳一杯凉水下肚。然而无意抬眸，却瞥见对面落地窗倒映的风景，顿时还没消下去的热丝丝缕缕沿着喉管爬上来。

床上的她正乖顺地靠在佣人肩膀上，双眼微阖脸蛋酡红，人早已被轻轻翻转过来。

妖娆的曲线暴露无遗，佣人掀起她真丝睡裙往上推，推过浑圆的臀部堆叠在腰间。奶白色的蕾丝内裤堪堪包住臀部，叫人想起开得饱满的粉色玫瑰花，媚到极致也诱到极致。

沉祁阳喉头重重往下一滚。

可磨人的远不至此，不知是担忧针管里的药弄脏到还是如何，佣人将她内裤往下褪，褪至大腿根部。

浑圆自此跳脱出来，白如雪，翘成峰。

若是手掌扣上去狠狠一拍，两团雪肉必定颤颤巍巍地晃荡，臀缝的勾却隐隐约约，自那臀缝顶尖滑到腿心忽而不见。

叫人恨不得将双腿掰开到最大弧度，看看里面藏露的是何等风景。

壁橱里的火仿佛在这一刻燃到极致，窒息般的潮热铺天盖地而来，是谁发出隐约吞咽的声音，像是野兽捕猎后的懈怠和势在必得。

0219 下卷 92（微 h），失控

医生尽量放轻动作，用棉球沾着酒精在她臀上轻擦。

连织被那凉度激得皱眉，睡得很不安稳，然而下一秒，疼痛猛地刺了进来。

“好痛…痛啊呜呜…”

连织艰难地睁开眼，嘴狠狠一瘪。

她伸手想去捂，医生已经注射完取出，佣人轻声安抚几句，她又睡着了，眼泪还要落不落。

不得不说病中的连织好打发多了，若是醒着必定大闹脾气。

佣人替她拉下裙子盖上被子，忙碌间无人注意到落地窗前里男人的眸色，晦暗幽深的眸子几乎是肆无忌惮，叫人不敢与之对视。

...

退烧针注射完，医生开了几剂药嘱托佣人喂药时间，离去前又对着沉祁阳告别，他轻颌首示意。

佣人正要给连织喂药，身后传来低沉一声。

“我来吧。”

“是。”

佣人放下药，出去了。

关门的时候，她看了眼屋内，沉祁阳用被子将连织一裹，轻轻勾起她的肩膀放入怀中，将压到的头发拨到一边。

这动作明明平常，可佣人却瞧出沉祁阳身上几丝鲜见的温柔。

门轻轻一声关上。

“吃药了。”沉祁阳轻拍下她脸蛋。

她眼皮动了动，不愿醒来。

沉祁阳又再拍了拍，手感不错，他眉梢一挑，改拍为轻捏，跟捏年糕似的玩。

她眉头掀起，眼睛也渐渐睁开了。

湿润带着雾气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像是在控诉一般。

沉祁阳和她这目光对视了几秒，懒洋洋道。

“知道我谁吗？”

烧热刺得她的双眼不断有泪涌出，那是身体反应，不是她的情感。

可此刻她一眨不瞬地盯着，眼前只有个模模糊糊的轮廓，叫她想起了童年生病时候，养母照顾她的日子。

大概只有养母，才会真正关心她。

她埋进他怀里，眼眶蓦然红了。

“我好想你。”

沉祁阳看着她这动作，一时之间忘了说什么。

“你好久不来看我了…妈妈…”

沉祁阳：“….”他无声地咬了下牙，得给人当妈了。

“我痛…”说着她嘴往下一瘪，埋在他怀里，鼻尖泻出一丝脆弱。

“他们都欺负我…”

大病一场，几乎消耗掉连织这几年所有的眼泪。

滚烫的湿润浸透沉祁阳的体恤往他胸膛里钻，他眉头微动，猜测她口中的那位妈妈应该是养母。

他顿了两秒：“以后没人敢欺负你。”

连织不说话只落泪，欺负她的人太多了。

他手指无意识地抚过她湿润的眼角，低笑。

“多大了还哭，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

他话里的调侃藏着丝自己都不易察觉的温柔。

她吸着鼻尖：“我难受…”

沉祁阳：“哪难受？”

“屁股疼…刚有人扎我…”她道，“你帮我揉揉好不好，你帮我揉揉！”

沉祁阳太阳穴的青筋一跳一跳。

揉个屁！都这样了还来招他是吧？

他咬牙：“不揉！”

她不可置信地看他一眼，嘴唇微微颤抖着，
像是遭受了天大的委屈。

“你…连你也…”眼泪无声晃荡得更凶。也对，一向对她百依百顺的养母突然这样，换谁都会受不了。

沉祁阳也是被她哭得没法子，有些人哭硬是半点没声，可就是听得他胸腔发闷。偏偏哄不好骂不得的，最后只能被她的手带着钻进被子。

像是在拆开什么礼物，裹得严严实实的被褥袒露出来，淡淡的温度袭上男人指间。

无人知道，沉祁阳整只手臂都麻了。

当手掌隔着真丝睡裙抚摸上她臀部时，她“唔”地低低一声。

“不是这……”

医生打完针凝结的疼痛仍在连织臀上，此刻被那只手掌轻缓地揉着，疼痛终于散去。

只是那只手太过僵硬，连位置都找不到。

“再左边一点…”她眉目舒展，闭音嗡嗡开始挑刺了。

沉祁阳：“闭嘴小王八蛋！”

一滴热汗沿着他额头滴落，难以拔出的渴望和痒意沿着他身体上下窜行，沉祁阳脸色紧绷，几乎是强迫自己收回手臂。

“吃药。”

微苦的中成药放入她嘴里，她眉头狠狠掀起，舌头已经吐了出来。

沉祁阳：“……”

他也被她磨得没有脾气，又塞颗糖放她嘴里，指头撵过嘴唇碰到她粉嫩的舌头，以后又是中药，她推拒地躲开。

可怎么都躲不开，他手指几乎如影随形地追随着，她舌头被迫和他交缠，每每推拒的躲到一边，他便又追了上来。

连织烧得糊涂，浑然没有注意到沉祁阳正放肆地盯着她，幽戾眼里早已深不可测。

他食指微微粗粝，软软的舌头附着上来，滑滑的，像是蛇摩挲而过。

她抗拒地咬住他手指，想推出去。沉祁阳颤了一下，紧绷到极致的弦在这一刻轰然断裂。

手指撤出，他掌住她脑袋，狠狠吻了下去。

—

晚安，弟弟线终于崛起了。

0220 下卷 93（h），吃乳

清晨，沉母来看望连织的时候，她仍沉沉睡着。

摸她脑袋仍在发烫，只是不像昨晚那样如火烧般。

从来不知道一个小小发烧会让人揪心成这样，沉母摸了摸她的脸蛋，眼里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

她注意道连织身上的睡衣换了个样式。

“昨晚你们给小姐换了睡衣？”

佣人低着头“…嗯。”

其实不是，昨晚她进屋的时候思娅小姐在被子里严严实实的裹着，沙发搭着条半湿透的睡裙。而转过身去佣人几乎吓了大跳，关阖得严严实实的阳台外，大少爷正站在风雪未停的昏暗处，零下几度的天气，烟雾在他指间磅礴飘飞。

除了忧心他感冒以外，佣人并未觉得有何奇怪，也猜测是其他佣人帮换的睡衣。

可转头去帮思娅小姐掖被子，才注意到她满脸的潮红之色，竟是比较刚才还要浓艳几分。而她离去前明明还干燥苍白的红唇，此刻微微红肿半阖着，沾着若有若无的晶莹。

足以令人想入非非。

发肿的红唇，半湿透的裙子，男人…

这些组合到一起，佣人顿时口干舌燥，面红心跳，又突然被脑海里的想法吓得不轻。

想什么呢？

思娅小姐和大少爷可是亲姐弟。

—

晚安，看不到来图片的宝来微博给我发订阅截图，我给你们发图片。

虽然没有真正那啥啪啪，但这个程度我觉得可以算（h），三个男人是不是该会一会了。

0221 下卷 94，梦见我什么

烧热退却，连织在第三天早上才恢复意识。

寒冬腊月，屋内暖气充足，大抵意识混沌格外好眠，她自然不曾知道一双微微粗粝的大手曾钻入她内裤里细细揉捏臀部，手指更是隐隐往穴缝间辗转，欲念难耐爱不释手，又万分压抑地抽出。

连着唇上的肿意也消散，更别说男人留在她身上的淡淡鼠尾草气息。

连织撑起身来，查看自己手上是否有针扎过的痕迹，尤其是血管处，可还好，两手除了苍白些并无其他异样。

可屁股却传来微微的疼意，什么情况啊。

她生病那晚脑子烧糊涂了，不记得医生扮作佣人往她屁股上扎了针。但记忆空白，连织却有些怅然若失。

她好像梦见养母了。

那个还未享福便去世的可怜人，重活一世大抵是满脑子复仇，又因为上辈子堕落过没脸去见她。

连织竟一次都没去她坟前看过，思及此，心上传来淡淡的撕裂感。

她翻开旁边抽屉，拿出放在里面的手机。

发现自己异样脑热那晚，连织就立马将手机关机放了起来，怕病得昏昏沉沉有些信息发过来被沉母他们看到。

一开机，却有几十条未接提醒，大半都是陆野和宋亦洲打来的，同事电话打不通，微信也发来问候。

关机一天一夜，他们怕是着急了。

连织立马给陆野打回去，嘟声两三下后，那边几乎是立即接起。

“陆野。”

陆野“嗯”了声。

“手机怎么关机了？”

“奶奶生日太忙，前天陪他们一天又熬了两个小夜，回来便累得睡着了——”话没就说，“阿嚏”低低一声。

陆野皱眉：“感冒了？”

“没，真没！”

他不说话。

“好吧，一点点。”这话有些不怎么可信，连织转移话题。

“陆野，前晚我好像梦到你了。”

陆野刚停好车，听到她那低低的声音莫名头皮微紧。

“梦到我什么？”

连织望着窗外，漂亮如水的眼睛微微凝滞，却有燥热自耳根升起。

梦到他抓捏她的乳，又吞又咬又玩的好似要把她吃下去，大概是梦境太过真实，单单想起某个片段细节连织便情不自禁想夹紧腿。

难道是上年纪后开始欲求不满了？以往也不会做这么没羞没躁的梦。

她不说话的时间，陆野又再问了次。

“梦了我什么？”

连织抿紧唇。

“不说话。”陆野突然就懂了，这下发紧的可不止头皮，他摸摸鼻子。

“什么时候下山？”

他低醇的声音莫名让人想入非非，连织耳根微热。

“呵男人，净想些下流事。”

“我怎么下流？”

连织不说话。

陆野反问：“我像你那样做梦了？”听筒里没声，但能够想象她在那头已经愤愤砸空气了，他慢慢笑开，也不再逗她。

“梁老太太生日会上人多吗？”

“嗯，大多数来的都是女宾客。”

陆野问：“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连织轻声道：“特别好，又特别慈祥的老人。”

好到连织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她在沉家得到的第一份毫无保留的善意就是来自于梁老太太，老太太在临终之际都会担心她把她托付给别人，所有好东西都会想着她。那时连织就想原来被当成掌上明珠是这种感觉。

仿佛身后自此有了底气，也让她愿意去相信人间真情。

连织甚至开始奢望，若她是真千金多好啊，珠宝财富都可舍，可唯独这份亲情让她贪恋。

陆野一直听她低低述说，没有打断。

“这么好的外婆，什么时候时候带我去见见？”

连织咬唇不说话了。

她听得懂他的意思，可就是因为听得懂反而踌躇不前，她确定自己喜欢陆野，可不确定是否坚定地往婚姻发展。

更何况还有沉家假千金的身份在，若真带他回家过了明面，等她身份东窗事发那日又是否会惹起无限祸事。

她不回应，陆野也不强求。

感情最初是场博弈，两个骄傲的人容不得有半分羞辱，伤及自身再痛也会离开。

可如今的陆野明确要定了她，无论发生什么有何阻碍都无法改变。

他反倒有了无限耐心。

“连织。”

“嗯？”

“江仲鹤伏法了，人民检察院已经正式对他进行审查起诉，他逃不过死刑。”

连织突然愣住。

江仲鹤的罪行早就能够立案，陆野放任这么久。不过是想顺藤摸瓜搞垮整个江家。。

“江启明被抓回国接受法律制裁是早晚的事。”他道，“你还有什么其他想做的？”

他话里的意思，仿佛无论连织想做什么都可以。

连织轻声：“没有了。”

“真没有？”

“嗯，真没有。”

霍尧身死，江氏集团挨个落马，而脱离沉家保护的沉希她会自己想办法去收拾。

不坦诚不是因为不信任和矫情。

以往连织会想寻求帮手，但一年过去谁都会成长。

陆野有他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连织亦然，她也不再需要被谁紧紧护在羽翼下。

风雨来了，同舟共济。

连织听到电话传来沉闷脚步声。

“你在上楼？”

“嗯。”陆野淡淡道，“带点吃的去看望宋总。”

连织差点呛出一声，要不要这么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他们两可是干过架的仇人，怎么看陆野这勤跑医院的架势仿佛像亲兄弟。

偏偏陆野像是不知道她的尴尬。

“你有什么话让我帮他带吗？”

“没，没有——”连织都快抠脚趾了，她哪敢啊。

“那我有件事。”

“嗯？”

陆野道：“把我微信从黑名单里拉回来。”

“不，你休想！”连织咬牙道，“那是你活该！”

陆野笑：“我怎么活该？”

0222 下卷 95，乱伦又如何

他这是明知故问，连织扣着手指，轻哼了声，懒得说他。

一抬眸沉母正推开门进来，身后跟着两个佣人，连织赶忙低声交待两句，挂了电话。

沉母轻声道：“醒了怎么也不知道叫人，空腹了两天都没吃东西，怕是饿坏了吧？”

“…才刚醒。”连织摸摸鼻子。

沉母也但笑不语。

佣人端着的餐盘里放了碗清淡的蔬菜粥，一份南瓜浓汤，大病初愈沉母连过多的油都不敢让厨师放，后来不放心又自己亲手去熬的。

她端着吹了口，轻轻喂给连织。

连织：“我还没刷牙。”

“在妈妈面前还放不开呢？”沉母说她大病初愈都没吃东西，下床只怕会头晕。

连织砸吧了口温热的粥，眼眶热热的。

“娅娅，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什么时候把他带回家里来瞧瞧。”

连织：“没有——”

她撞上沉母看透一切的笑，顿时觉得自己在此地无银三百两。

沉母也是年轻过来的，虽然最初和沉父是商政联姻互不干涉，但感情总是在相处中滋生的，更何况沉父秉性哪哪都好。

女儿家情到浓时心思千回百转，哪怕她家思娅性格要冷清些，但训人的话里带着那股劲劲的可不比别人少。

“无论他是谁，我和你爸爸都接受，也不用担心他会对你不好，家里就是你的底气。”

沉母看着病中格外看着可怜的模样，眼眶微微红了。

生女儿和生儿子不同，女儿是恨不得时时刻刻宠着，哪怕要那天上的星星都得摘给她，连同她初萌芽的暗恋都要一同分享。

是母女更是姐妹。

这些都是沉母曾经一一想做的，却被意外毁了。如今骤然寻回来，恨不得将宝贝似的宠着。

“谢谢妈妈。”

连织有些感动，说感情到了会将他带回来，又转移话题。

“弟弟呢？”

“他啊。”

沉母简直不想提这小子，“昨几个半夜就下山了，不知道又去哪混。”

*

长安十里会所。

当初属于洪帆旗下，后来他逃窜出国后，高靖经过多次交易后盘了过来。不正经的生意全被洗了个干净，如今仅仅是休闲娱乐，甚至还辟出个几百平办了个小型拳击场。

他和江涛坐边上都不知道小酌了几杯，还见沉祁阳在高台上打拳。

教练被他换了都四个，他仍然像是有挥霍不完的力气和精力，眼见衣衫被汗完全湿透，浑身的气焰更是不增反减。

高靖看不下去：“够了兄弟。”

沉祁阳根本没鸟他，直到几个回合后力气殆尽，被教练一拳打倒在地。

陪练的顿时被吓住。

这群人身份可不是他能惹的，实在的沉祁阳动作间逼得太死，仿佛在故意让人揍他，教练才兀自失了手。

他站在一旁不敢言语，直到江涛挥了下手，他才离开。

沉祁阳自始至终都没做声，嘴角破了道口子正沾着血迹。

但仿佛受伤的不是他，他呼吸沉沉只望着天花板，琉璃灯明亮的光线跃进他漆黑幽戾的眸子，却是鲜见的愣怔。

眼前突然出现一张倒着的面孔，高靖趴在高台外看他。

“你这都几天了？”

高靖看他浑身戾气，生人勿进的模样。说是欲求不满吧，像，又更不像。更何况这位哥哥哪是被欲望拿捏的人。

“这是被哪个姑娘伤了啊，说来听听。”

“闭你的嘴。”

沉祁阳将湿透的体恤扯下，肌肉充血牵张，汗珠沿着男人的鱼线往下蜿蜒，渗进黑色的短裤缝隙。

他套了件体恤，点根烟，尼古丁渗入肺部，却险些被呛住。

沉祁阳牙关紧咬，脸色更加难看。

果然人倒霉了，做什么都不得安生。

江涛：“咋了你？”

沉祁阳呼出口烟：“没事。”

有些事不能细想，一想便觉得荒唐，似是某种禁忌在他脑子里敲得昏聩作响。

仅仅是半丝念头便让沉祁阳避之不及。

可手掌的滑腻触感抹不掉，那股香气和吞咬之感甚至沿着他的味蕾蹿便四肢百骸，每每回想连着浑身的血液也兴奋得为之奔腾回涌。

越想压下便越压不下。

真他妈操蛋！

银白色的灯束流淌在他深邃面容之上，消沉又带着几丝颓然。

江涛知道他状态不对，但沉祁阳不想说的别人也撬不出来。

他道：“听说过江南汪李家那事没？”

沉祁阳睨他一眼。

“靠你可够八卦的啊，我家是有位耳听八方的继母，我想不听都没办法。”高靖嗤道，“不就是妹妹怀上亲哥孩子的戏码。”

听了这话，沉祁阳手指微动，燃尽的香灰骤然掉落在地。

江涛说的其实是汪清镇一家，靠珠宝发家，几代后凭着祖辈和黄商合作一路飞黄腾达，也算个名门贵族。

汪清镇原配死得早，儿子十岁那年他续弦再娶。对方戴着个小女儿嫁进她家，连原来的李姓都改成了汪。

二十多年过去，两个儿女都已各自成家，谁曾想近日才爆出来这位妹妹和哥哥早有苟且，连生的两岁儿子都是他的。丈夫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这他妈孩子都生了，绿帽子一顶扛过来。”

江涛大笑：“可不是，听说都闹到动刀的地步。”高门大家间谁没闹出点事，但闹到门面上也够滑稽。

他们在那谈笑，沉祁阳自始至终没搭腔。

烟雾憋在他胸腔里良久，直到肺部生出疼意才缓缓出来，雾气缭绕了他的面容。

“他两不是亲兄妹吧？”

“不是又如何，这不就是乱伦？”高靖笑，“这李小艾早改命汪小艾，等孩子长大了让怎么称呼，叫他爸爸还是叫舅舅。”

“这算哪门子乱伦？”他道，“爸爸舅舅随便叫，心情好叫哥哥也行，姓李的那么多管得过来吗？”

沉祁阳嘴角叼着烟，戾气忽然就上来，掷地有声一句，“再说他要乱伦，别人又奈他如何？”

两人转而看向他，瞧他幽戾眸底尽是狂悖之色，两人都有些愣住。

沉祁阳自觉失言，脸色愈发难看，没心思在这里多待，大衣一套直接出门了。

汪唐正在楼下等着，沉祁阳坐车里后神情略冷，一股低气压控着车内气氛。

汪唐试探道。

“夫人电话来说宋家的大少爷受伤在医院。”

沉祁阳微睁开眼。

“…她说之前两家交好，让您代为去看看。”

“这样啊。”沉祁阳舌尖刮了下腮帮子，不以为然嗤了声，“那你帮我给他送束花吧，祝他早日康复。”

*

等连织下山去看望宋亦洲时，看到病房一排的白菊花。

连织： ？

谁啊？看望病人送菊花。

——

这周更五休一，明天休息。

我去理一下三个男人碰撞的情节，总得让他们早见面不是。后天见啦。

0223 下卷 96，做哥哥

病房内充斥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加湿器静静升腾起的烟雾细如缕，又被连织伸过去掖被子的手搅乱得如游龙。

监护仪上的指标微微波动，床上的孟烟仍安静沉睡着。

连织用帕子擦拭她的手。

“孟烟，江仲鹤已经被正式立案起诉，入狱是早晚的事。”

连织说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新闻会登报，如果她能亲眼看一定会很欣慰。也让她不用担心家里的事，连织有定时给她家里汇钱。

“那天你说感激我带给你新生，但其实于我而言不是，我没有那么高尚，初见面那次你在夜总会的一众女孩里最为内敛，也最不会表现自己。我知道这样的女孩最容易被拿捏，给点甜头就会很听话。后来果然你就是这样傻，我培养你有自己的目的，你却仿佛得了多么大的恩赐，后来居然要为此搭上性命，傻丫头…”

连织埋头给她擦拭手臂，双眼一眨不眨，却有一阵狠狠地鼻酸攫住她。

多么不可思议不是吗？

她本以为自己已经冷漠到能忽视他人的性命，可这个傻姑娘却将她不可多得的良知唤了回来。

男女间至死不渝是因为荷尔蒙和身体吸引，可你是因为什么呢？

“我后面送你去留学好不好，巴黎我大学办护照去玩过一次，感觉你应该会很喜欢那里的氛围。或者新西兰，天蓝水绿，女性地位又高，去那里给你包几只小奶狗，轮番宠幸…”

她这话纯属可玩笑，可床上的人安静沉睡，半丝回应也无。

眼眶的酸涩在这一刻达到极点，连织轻声在她耳边。

“孟烟，该醒了。”

.....

回去宋亦洲病房的时候，那一排白菊花竟还在，左右床头柜各放几束。

偏偏宋亦洲一身病号服靠坐在床头，虽然是泰然自若之态，但这幅场景怎么看怎么怪异。

“把这花扔了吧。”连织道。

“放着也行。”宋亦洲将书放在一旁，淡淡道，“病房正好差点颜色。”

连织：“...”

“谁送的？”

宋亦洲抬眸看着她，嘴角勾起一丝意味不明的弧度。

“一个智障儿。”

连织深以为然。

看望病人送菊花，这不是智障是什么。

宋亦洲又问：“孟烟今天如何？”

“不太好。”

如何不好连织没说，宋亦洲这些天也有请医生关注孟烟的情况，得到的答案不容乐观。此刻看见她骤然沉默下去，情绪明显还陷在里面。

于是道：“我想吃苹果。”

连织瞪他一眼，这话说得跟大爷似的。

只是人受伤多少因为她，旁边有小刀和水果，连织端个垃圾桶过来削。

午后的阳光穿透窗纱照进来，将她的面庞照得柔软又明净，两人之间许久不曾有如此宁静的氛围。

宋亦洲道：“你想好和我说了吗？”

连织抬眸看他，男人漆黑的眼眸注视着她，仿佛能穿透她的内心。

她知道自己还欠他一个交代。

“你想问什么？”

“这次梁老太太生日我因为养伤没去，生日宴上发生的事虽然宾客心照不宣避而不谈，但多少有些许风声传到我这。”

宋亦洲道，“两年前，你那么对我是因为想报复沉希？”

连织竟不知道他的切入点会是这个，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宋亦洲微挑眉。

“报复一个女人就是睡她的未婚夫，这个角度很清奇。”

连织瞬间抠脚趾，一时间都不想听他说话。

哪有用情爱去刺痛一个人啊，未免太过低级和无关痛痒，更何况当时她和宋亦洲只是炮友。

连织当时更多是看中他的财力和权利，希望能借他的势。

宋亦洲又是轻飘飘一句：“更何况这个男人还挺有钱，占有他的肉体又能借势办事，这生意怎么想也划算。”

连织骤然呛咳出声。

宋亦洲伸手在她背上轻拍：“你看你，被说中了也不至于急成这样。”

她狠狠瞪他一眼。

明明是凶狠指责的目光，但脸蛋涨得通红，波光荡漾的眸子更是要漾出春水来。

宋亦洲下颌弧度早已经松缓，黑色的眼眸带着别样温度，只觉得吹过来的风都带着痒意。

他微抬下巴示意：“苹果不削了？”

“削屁！”

才削了小半，连织不伺候了，一刀插了下去整个给他。

气势汹汹里藏着自已都没发现的真性情。

宋亦洲知道将人惹毛，接过后也不拘小节咬了口。

苹果的酸甜在口腔里炸开，半晌后他道：“第二个问题，老太太宴会上，沉希被沉家赶出去，有没有你的推动？”

连织忽而一惊，诧异于这个人眼光毒辣。

她自然要摇头，宋亦洲道：“别对我说谎，不想回答可以沉默。”

沉默就代表着默认，可大抵他眼睫染着阳光，一时之间竟让她无法迎视。

连织竟真的沉默了几秒，再想否认他却岔开话题。

“做到这种程度，有开心吗？”

开心吗？

有的，但又好像没有。

也许是程度不够，或许复仇只能感受到痛快，并不能真的开心。

她轻轻地“嗯”了声。

“开心与否都是其次。”连织道，“宋总假如商场上有人给你使绊子让你一蹶不振，等你能喘口气的时候会不会以牙还牙？”

宋亦洲缓缓道：“不止以牙还牙，我会让他付出千百倍代价。”

两人目光缓缓对视，皆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或许都是同一种人，她所有行为哪怕在世人眼中天理不容，于他而言都是云淡风轻。

….

一席话，连织很多目的都被他有意无意的探出来，她本身就是个自我意识极强的人，私人领地不允许他人进犯，如今交待大半，哪怕他会守口如瓶。

估计出了这件她连织都得后悔。

宋亦洲拿起手机，给她发了一串数字和密码。

连织：“什么？”

“我瑞士银行私人保险柜的私人账户和密码。”

连织：“你要给我送钱？”

宋亦洲嘴角轻扬了下，说出来的话却气死人：“想得美。”

连织：“…”

“但里面的东西，比我所有资产都值钱，你拿来对付我必定会让我身败名裂，到时候渔翁得利应该很容易。”

宋亦洲说以她的手段，浑水摸鱼再从中取所需不是件难事，保险柜他不曾设置各种程序加密验证，直接凭这串数字就可以打开。

“算是秘密交换。”

切…

商人最是狡猾，连织才不信任他的鬼话，只是看着他漆黑的眼睛，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反驳。

连织想起件事，从包里递给他一张卡。

“宋总，一年多前你给了我三千万，我说过赚到钱会还你的。不过卡里只有两千万，剩下的我半年后再还你好嘛？”

这一年红杉酒庄和亚新建筑的回款当然不止两千万，只是连织想留着部分作为投资和本金梁老爷子和沉母给的卡她半点也不敢动。

宋亦洲抬眸看她。

连织眼底的淡淡笑意有对他的感激，也有自豪。

“谢谢你一年前对我的资助。”

宋亦洲：“非得还？”

连织点头。他不会将这区区三千万放在眼里，而却是她自力更生的开始。说她矫情也好，但拖着这些钱总让连织觉得亏欠。

银行卡仍被她拿在手上，钱货两清。

“好我收了。”宋亦洲伸手接过，连织还未松开，他却直接握住了她的手，温热的温度直接让她愣住。

“之前你在辰达那会我总觉得你像个迷，努力奋进不服输，有点手段却点到为止，像个刺猬却又不得不藏起锋利。”

宋亦洲在这段关系里听之任之，既享受着她的拼搏温顺，又不曾真正平等对待。就如同她回怼过来的，不曾百分百真心，所以连同发脾气算账都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他明白真心太晚，又放手得太早。

宋亦洲这两天去设身处地想过若是处境置换，只怕未必能做到她的七八十，在逆境中生存并步步往上是种能力，他的开局哪怕再糟糕物质和资源却是取之不尽。

她却什么都没有。

加湿器在屋里静静升腾，那瞬间的撕裂难以形容。

“之前我们是上下级，你带着目的我任意榨取，我也不止一次想过 若是我当时早点察觉，或者用更多耐心去等待你开口，结果是不是完全不同？”

连织不曾想过他会说这些，一时之间嘴唇抿紧，也不敢看他炙热的目光。

她已经选择陆野了，对他只能抱歉。

宋亦洲看她几秒，淡淡一笑：“重新认识一次怎么样？像朋友那样，或者我比你大，也可以当你哥哥。”

连织忽然就如释重负。

也怪自己会错意，她注视着 he 变得温和的眼睛，恍若刚才的灼热只是错觉。

其实撇开宋亦洲给使绊子那小段时间，一直是他在引领着她，创业的钱他给，辰达的那段成长更是离不开他的提点，更不用说孟烟的事。

一直都是她亏欠他。

“当然好啊。”连织抿唇笑道，“我好像从来没有过哥哥。”

手还握在男人掌中，他微微用力握了她一下，眸底的神色却被寥寥雾气遮挡，看不太清。

*

商德合作案过后，亚新建筑便真正走入建筑界的视线。

设计城市地标建筑的地位可大可小，此次是和设计院联名，更何况连织提出的垂直绿洲设计打破了和设计院近两个月的僵局，理

念一经提出打开设计新思路，若是届时动工落成之际，必定会引起相当大的轰动。

公司慢慢走入正轨，各部门也进行扩张，光设计组就有四个，再也不用连织事事亲为。遥想起去年在四合院为管道设计争得面红耳赤的日子，想想竟有些怀念。

亚新建筑操刀的第一个湖滨公寓已经正式开始动工，下午和刘昊勤开阶段总结会的时候几人追忆当时为了让胡总把项目交给他们，白红酒一起喝，刘昊勤起码干了十多杯。

周严道：“你好歹还是个男孩子，当时连织可是陪着你一起喝，小郑从饭店接出你两的时候在垃圾桶旁吐成那样，都快进医院...”

连织抿唇一笑。

往事不可追。

刘昊勤道：“说来胡总可是捡了大便宜，我们负责跟完整整三期，设计费还不到一百万。如今再合作起码得翻好几倍。”

“等建筑落成之际，我一定要让胡总给我打五折进去躺平一个月。”

“瞧你这出息...”

会议在谈笑中结束，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周严突然递过来一张邀请函，是建筑峰会伦敦的邀请函。

“周姐！”

连织已经抑制不住声音里的激动，这已经算是建筑界规模相当大的论坛峰会了，由全球十大设计师协会共同举办，不仅局限于设计，听说今年更是假如环保理念。

亚新建筑能收到无疑是对她最大的认可。

“邀请函才送过来。”周严竖唇在嘴边，“在今年春节前后举办，我是没法去了，得在家陪老公孩子，也别告诉刘昊勤那厮，他正在忙古镇项目，听到能公费出国只怕拍屁股就跑。想来想去你最合适。”

连织接过后贴在胸口。

很轻的一张函却让她感觉到心口发烫。

“对了与会者都得带上自己设计的项目，所以我把你的垂直绿洲设计理念报上去了。”周严道，“到时候说不定可以拿奖哦。”

呜…

连织都快给她跪下，峰会那么多大神前辈，拥有世界级作品的更不在少数，哪轮得到她啊。

不该报出去丢人现眼的。

周严给了她个丑媳妇早晚见公婆的 wink。

出办公室后，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年初忙碌，除个别员工离开其他都在进行工作收尾。这时前台却来告诉连织，有客人造访。

连织微愣，去待客室，只见女人一头卷发坐在沙发上从容精致，白色大衣和 LV 包包放在沙发一旁，转过身来却是萧臻臻。

没想到会是她，连织从容对她一笑。

“臻臻？”

“思娅，不过我听你同事都叫你阿织，我也这么叫好嘛，感觉更情切。”

连织淡笑：“都可以。”

萧臻臻道：“一直想来找你玩，今天终于得空，这个时间点不会打扰你吧。”

“当然不会。”

“我想着带份下午茶，但若是在办公室只带给你，倒是我考虑不周。”萧臻臻说俏皮一笑，“所以我给大家伙都带了份，希望你别怪我唐突。”

一箱箱的下午茶糕点被佣人端进亚新，里面隐约传来欢呼声。

都是聪明女孩，连织看着眼前靓丽的她。

突然就明白萧臻臻此行的目的。

——

4000 字

宋总这是发现争不过，开始…这一卷的大纲我已经做好了。

想提前和宝们说一下，这周天到下周六我工作上有其他事，可能没时间码字，今天正在拼命存稿，但目前没写多少，我尽量多存，如果中间请两天假请原谅（星星眼），回来我都补上好嘛。

0224 下卷 97，逃避

京都昆仑八号会所，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整顿重建。

终于在新一年元月中旬的下午开始试营业。

客人的车停于亮马河畔，经门口入内后才发现装潢已然大不相同，暗昧的光线忽明忽暗，前有灵璧谁榭，后有竹影婆娑，觥筹交错间竟生出吞花卧酒的东方风流。

众人啧啧感叹，却无人知其东家是谁。

会所七楼的包间里，沉祁阳站在落地窗前俯瞰正门络绎不绝的来客，阳光映着雪景跃入他眸底，衬得愈发淡漠。

今天昆仑八号重开业，不止高靖江涛，连着一众狐朋狗友都来了，傅珩啧啧感叹沉大少爷的鬼斧神工，在洪帆手里以淫蛇窝著称的昆仑八号，没想到如今却是附庸风雅。

“以后京城各大山庄会所都得改姓沉吧？”

沉祁阳转过身，不以为然嗤了声。

“我可没有君临天下的志向。”

是真没有。

一众不动产皆在高靖江涛名下，沉祁阳费尽心思拉下京都这地头蛇，兜转好几年分得的利益却最少。沉父如今这位置已是树大招风，牵一发动全身，他再肆意敛财简直是在给沉家找死。

推杯换盏里，汪唐这时拿着手机过来，嘴里做了个口型。

沉祁阳接过后，走出包厢。

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沉祁阳站在阳台边上缓吐了个口烟，唇角勾起一丝志在必得。

“不行，看在同僚情谊洪帆我还能容他多蹦跶两天，但江启明却非死不可。”

“Chen，这次情况大不相同。”

阿布勒说杀洪帆易如反掌，但此次华国警方死咬江启明，下了死命令要将其缉拿回国，派去的两人和警方周旋下没讨着半点好，一死一伤。

江启明又被美国黑帮包庇，多次逃窜。

“此次的总指挥是个刺头，之前边西战乱时我有十四个人都折损他手，素攀将他俘虏后鞭刑折磨日夜看管，竟还是让他逃了。”

“哦？”

沉祁阳来了丝兴趣，烟雾缭绕过他漆黑幽戾的眼眸，想起平板上那人的履历。

叫什么来着…陆野？

“合作那么久，按辈分我得叫你一声叔。”

阿布勒说不敢。

“说来我的狙击技术还是在你那进益的，小两年没有实战也不知道有没有退步？”

阿布勒想起沉祁阳当年险些端了他的老巢，简直一口老血喷出。所谓不打不相识，谁曾想之后会有合作的机会。

正纳闷他怎么提起往事，沉祁阳一锤定音。

“你借我四个人，我原封不动给你带回来，再加一千万美金。”

电话挂断，沉祁阳没回包厢，反而去了顶楼办公室。

汪唐跟在他身后，暗忖他话里的意思。

他道：“大少爷，梁老先生若是知道你要以身犯险，绝对不会同意。”

沉祁阳抬眸看他。

“所以他不可能知道。”

男人眼里黑沉冷硬，顿生压迫。汪唐嘴唇动了动，劝阻的话最终压了下去。

“是。”

叫汪唐进来是有别的事，沉祁阳拉开抽屉递了个文件给他。

“你回一趟紫荆山庄，把这个给她。”

文件里是土地转让协议，江南那块地记在江涛名下，得了沉祁阳首肯百分之十转让到连织名下，钱财交易另算，让他两去谈。

汪唐思忖了下沉祁阳口里的“她”，应该是思娅小姐。

说来似乎他从未听过大少爷叫思娅小姐一声姐姐。

他道：“夫人前两天还在问起您，让您有空回去。”言下之意他可以亲自去送。

沉祁阳睨他一眼：“我有那时间？”

时间当然有，这么多年沉祁阳隔三差五便要回家一趟，安安沉母的心。

然而最近十天半个月不着家。

理由沉祁阳丝毫不愿意细想，可每晚的梦境骗不了人，醒后阳台的一地烟头更是让沉祁阳生起一丝茫然。

在外边挺好，稀里糊涂最容易麻痹神经，也不用回忆起有的没的。

手机这时却传来几声震动，沉祁阳看清是谁后睫毛微动，两条腿就随意搭在办公桌底下。

看似不在意，手指已经无意识点开了。

【连织】：“妈妈有朋友送来五百斤草莓。”

【连织】：“我想着横竖都吃不完干脆做个草莓宴，你有空要不要回来尝尝？”

鲜艳的图片一点开，尽是切盘的草莓，有做蛋糕有炒蔬菜的。

大概是十几分钟看他没回。

【连织】：人呢？

【连织】：喂？

屏幕隐约的蓝光倒映着他无言深沉的脸，沉祁阳点了根烟，手指轻弹，红光隐匿在烟灰缸里。

他呼出口烟，沉思良久，像是缚着蜘蛛网，想挣脱又挣脱不得。

沉祁阳不是个止步不前的，相反决定好了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才是他。

汪唐走出门外，正要替他关上门。

沉祁阳长腿一卸，懒懒道。

“回来，还是我去吧。”

*

0225 下卷 98，沉祁阳的怒意

萧家在郊外有专供的草莓园，当五百斤草莓以连织的名义送到紫荆山庄的时候，连织便知她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沉母和梁老太太都对这个儿媳很满意，连织当然愿意卖给她这个人情。

上百斤的草莓哪怕分给佣人后仍然剩下大半，整个中式厨房堆满了，连织现去搜了几个草莓菜，手抄下来交给厨师。

而西式厨房的小吧台上她和萧臻臻一起做草莓甜品，连织鼻尖沾着些许糯米粉被萧臻臻轻擦掉。

沉母看着她们，眼里笑意更浓。

“没想到你两这么投缘。”

“伯母，我和阿织属于相见恨晚，她就像另外一个我。”萧臻臻说早知道她大半年前就回国了，差点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的确，连织和她一起逛街几乎是无话不谈。

两人本科都在人大，她随便一个话题就让连织如沐春风，几乎有说不完的话。有人的讨好透露着一股阿谀奉承的味道，可她的接近却无形，让人不会有丝毫方案。

短短半月，两人几乎处成了闺蜜。

至少在外人看来如此。

所以在萧臻臻暗示草莓这么多，要不要让沉祁阳也回来尝尝，连织晃了晃手机，冲她眨眼。

“已经给他发了，他说回。”

沉祁阳的性子拽冷酷，一个字打发过来。

之前帮萧臻臻答应过牵线搭桥。

连织无声打量这位处事恰到好处的女孩，平心而论她很适合沉家孙媳妇这个位置，学历样貌顶尖，家世更是不用说，若一个人能悄无声息让所有人都如沐春风，那么其处事当家能力必然不在话下。

沉祁阳作为沉家继承人，就需要这么一位妻子帮他安内。

而连织帮她并不是受她殷勤的那点蝇头小利，是真的为沉祁阳着想，比起养尊处优的掌上明珠，萧臻臻再合适不过。

他都能帮她除掉养父，连织也当然愿意将心比心。

草莓菜挨个上桌，大厅外却一阵脚步声传来，只听见佣人低声一句大少爷。

连织转头，就见他绕过花厅已经走了进来，大衣递给佣人，灰色毛衣也挡不住他那股慵懒浪荡的劲。

目光相撞，沉祁阳眼睛自然而言挪到她身后桌上，吊儿郎当道。

“这玩意红彤彤的能吃。”

连织：“我尝着味道挺好，爱吃不吃。”

说话间男人已经走到她身旁，手去捡了块草莓大福扔嘴里。

“喂，洗手啊，你讲不讲卫生——”

连织狠狠一拍他手背。

手背拍来红彤彤一片，她眸底也是神气活现。

沉祁阳之前还能忍笑逗逗她，可如今一看到她就容易想起那晚——她通体雪白躺在他身下，他肆意抓捏吮吸，听她压抑的嚤吟流转过…

胸膛的火在这一刻燃烧到极致，沉祁阳又在她禁止的目光中挑了块雪媚娘。

连织咬牙：“你——”

萧臻臻出来便看到这样场景，沉祁阳被连拍了几掌，一把抓过连织，熠亮的眸底明明剑拔弩张得能生出火来，却有别样的纵容暗藏期间，仿佛在故意逗连织似的。

看似无情却多情。

她心跳砰砰，不知道他对另一半会是什么样子。

“别闹了，还有客人在这。”沉母笑道。

沉祁阳也收了不正经，只是转脸过来，笑意一敛。

萧臻臻闻声道：“沉少爷。”

“萧小姐。”

两人淡淡颌首，他面色无异。

丝毫瞧不出来前半月已经多次将萧臻臻拒之门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打发之道，沉祁阳本以为已经和她说得明明白白，没想到还是能被她钻了空子。

“萧小姐今日来是？”

他再自然不过地看向沉母，沉母道：“草莓园熟透，臻臻来给思娅送草莓，你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吧。”

朋友，呵….

“哦？”

沉祁阳瞧了眼连织，她正在和厨师交流剩余菜色。

他想起她发的那句“妈妈的朋友”，脸上的笑瞬间荡然无存。

...

梁老太太大病初愈，一直在楼上休息，到晚饭的时候听说有客人造访，才由佣人推下来。

大半个月没见到外孙，老太太又将沉祁阳狠骂了顿，说家里没人能栓住他，就该给他找个人管管他这性子。

沉祁阳直呼冤枉。

“之前我就和您老提过有中意的人，结果您二话没说棒打鸳鸯——”

老太太想起他说的佣人阿姨的女儿，顿时一个拐杖挥过去。

沉祁阳也不躲，直接受了，老太太病才刚好，他这一躲指不定惹出多少幺蛾子。

“依我看不用执着于过去，这现成的缘分倒很好。”老太太道，“遇见得不早不晚，那才是福气。”

她这话明白意有所指，暗指萧臻臻和沉祁阳，谁曾想这混小子半句不接。

“外婆说的是。”萧臻臻道，“比如我和阿织，就是不可多得的缘分。”

连织道：“是啊，要不然臻臻在山庄多住几天？我有挺多事向你请教。”

她这话只算卖个人情。

可被卖出去的沉祁阳脸色就不好看了。

男人懒散的笑意不达眸底，很明显压着火气。

沉母胃不好，并未贪食。

她说 GD 中国区的主管 Selina 邀请她去看秀，本来这场秀该在去年年底举办，只是因着沉母挪不开时间，便硬是为她调整到月初。这份情谊自然不好推辞。

“我走不开，不如祁阳让送姐姐和娅娅去，”沉母拍拍萧臻臻的手，“看上什么阿姨送给你。”

“谢谢阿姨。”

“妈妈，我下午还有事。”连织搅动着手里的草莓丸子。

她说下午公司还有个合同要签，秀估计没法看了。

“让弟弟送臻臻去吧，她才回国估计京城周围的很多改变都目不暇接，正好可以带她逛逛熟悉熟悉。”

大抵这话说得心虚，连织谁也没看。

她知道一道目光久久落在她头上，想忽略都难，却不曾看见沉祁阳太阳穴跳了跳，眸底直接沉了。

*

饭后，连织找了个理由离开。

红色的宝马开始紫荆山庄时，门岗的守卫对她敬了个礼，果然不能找借口，连织本来打算周末去看看孟烟的，谁曾想公司真来事了。

刘昊勤的电话打来，大抵是古镇项目出了意外，连织带上蓝牙耳机和他交流，虽然目光仍注视前方，但注意力一半在电话里。

她自然也不曾注意到一辆布加迪从公路后面疾驰而来，一个漂移地绕过她，然后刹车一踩，直接正正停在她前面。

等着她撞上来。

只听“砰的”一声，等连织回过神来宝马直直撞上去，她身子也跟着踉跄，又被安全带扯了回来。

什么情况？

她转眸看过去，布加迪后车盖凹陷得不成样子，沉祁阳直接推门下车，大步朝她走来。

阳光在雪地里反射着刺目的光线，连织看不清他的神情，怒意刚浮于脸上。

男人却直接打开她车门，安全带一卸，他整个人逼了上来。

连织情不自禁往后撤，却被他勾住腰身直接抱出了车子。

——

晚安

0226 下卷 99，疯癫

身体骤然腾空，连织吓得低叫一声，在刺目的光线里看清了男人那张脸——他气息微喘，漆黑幽戾的眸子泛着熠亮的光芒，像狼一样。

沉祁阳一脚将车门踹了回去，车前盖干干净净，他直接将她放了上去。

大雪天里凉风袭来，她情不自禁瑟缩了下，接着便一件羽绒服兜头将她包裹住，他仍然是那件灰色毛衣，混着他的眼神十分迫人。

“沉祁阳你有毛病是不是是不是！”

连织愤怒地瞪着他，声音听起来恼怒极了，“让我下去！”

她手扯开他衣服，要从车子上下来。

然而沉祁阳手撑在她两侧，强势又给她披上。面无表情的俊脸寸寸逼近。她不由自主往后躲，可他仍然不放过她，连织只得抓住他肩膀。

“你干嘛！”

沉祁阳这次笑了，眼睛却冷得吓人。

“用草莓宴勾我回家，把萧臻臻也请过来，你想干什么？”

“不是我请的..”

萧臻臻突然造访，连织只是顺水推舟。她尝试着推开他，这姿势窒息而亲密，男人的气息更是要将她淹没。

但不管如何推，男人身躯就跟铜墙铁壁岿然不同。

沉祁阳问：“你想给我做媒啊？”

连织抿唇。

他手上狠狠一掐她腰。

“说话。”

“我想你不会看不出奶奶和妈妈她们的意思。”连织莫名瑟缩了下，道，“既然早晚都得有这么个人，我觉得萧臻臻是很不错的人选。”

她这话天地良心，绝对是在为沉祁阳考虑。

说不知说完男人眸底愈发翻滚得愈发莫测。

沉母和老太太是第一天为他张罗吗？但沉祁阳不点这个头，人送到他跟前都没用，结果她倒好，都叫到家里是要张罗关系提前结交“弟媳”？

他更深地逼近她，雪雾沾湿的额发后眼睛幽深沉黯。

“要帮我做媒也不是不行，你不得挑我中意的人啊？”

“谁？”她下意识道。

沉祁阳直勾勾地盯着他：“你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知道？”话虽如此，然而连织却没看他的眼睛。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思，她目光落于雪地之上。

偏离的下巴却被他手指强硬捏着，硬带了回来。她不得不和他眼神正视，眸光交汇。沉祁阳眸光黯了又黯，似有火苗猝地点燃。

“不知你会主动发信息让我回来，还是你觉得我沉祁阳看到谁的消息都回？”

“别说了！”

连织骤然打断，眼神躲闪。

有些懵懵懂懂的念头深藏于冰山之下，寒冷裹藏，应当是永远不见天日。

沉祁阳看她这样还有什么不明白。

他下颌收紧，冷笑了声，觉得自己这大半个月的煎熬简直是傻逼透顶，她何等聪明怎么会意识不到，既然他苦苦进退不得那干脆别退了。

“说来这个人你也认识…”

他捏起她的下巴，偏要撕开那张纸，“性格尖锐冰冷，又得理不饶人，初见面我不过是小坑她一把，她就要把我送进局子，再相逢不过想小小给她次教训，结果她却反倒把我扔进泥潭。”

“是那个在西郊酒店和我接吻的人，是之后和我一起死里逃生——”

“够了沉祁阳，你闭嘴！”

她声音尖锐，几乎是立即打断，秋水似的翦瞳一时间颤得无法思考。

连织是局外之人自然知道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可沉祁阳不知道，从伦理上他们还是亲姐弟啊。他是怎么敢的…

胸腔的狂跳一时间竟让她无法思考。

“放开！你放开 ”

连织用力推搡他，推不开气得一掌劈过去。

然而刚抬手就他快速反剪在腰后，沉祁阳不过狠一用力，她身体便更为紧密地贴着他，风雪和寒风全被他挡在脊背之外，男人心跳隔着件毛衣砰砰砰的乱了节奏。

“想打我？”沉祁阳低头看她，“连大媒人，既然你这么爱做媒，这个给做吗？”

连织忍无可忍，抬手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啪”的尖亮一声，响得连周遭都为之寂静，力道十足，沉祁阳被打得甚至偏过了头。

他脸上还带着明显的巴掌印，转而看她时黑瞳幽戾冰冷，像是压抑到极致的情感在这一刻再也压制不住，猛地勾住她腰往怀里一拽。

连织挣脱的时间都没有，就被他捧起脸庞，狠狠得吻了下来。

霎那间，风雪骤停，世界寂静。

男人灼热的吻落于她冰冷的唇上，如狼似乎的辗转，烫得连织呼吸骤断，本就紧缩在一起的心脏更是如同针刺般痉挛发颤。

她抬手推他，拳头砸他肩膀甚至一掌劈下去。

然而没用，沉祁阳悉数受了，箍在她腰间的力道更是越收越紧，几乎要将她揉进自己的胸膛。

男人的吻并不缠绵，而是急促汹涌得几乎要将她吞吃下腹，他撬开她牙关舌头就迫不及待钻进去攻城略地，卷至她舌根狠狠一吮她便浑身发颤，天灵盖都为之震颤。

挣扎慢慢小了，连织被迫着仰头承受他的吻。

每每躲到一边男人便快速追上来，鼻尖相抵，舌头相贴，莫名勾起连织骨子里的一丝熟悉，像是在哪发生过。

可她愈发缺氧，连着思考的能力都减下去，手脱力地抵在他肩膀上。

眼见怀里的人呼吸都快被吻没了，沉祁阳才微微松开她，彼此的嘴唇都有些发肿，呼吸更是乱了一地。

他捧起她的脸蛋，看她如白雪般的面庞此刻微红艳丽，眸光似水流转。

那晚整整立于风雪里压下去的渴望，此刻成千百倍的涌了回来。

沉祁阳还要再吻下。

连织立马偏头躲开：“我是你姐姐！”

她声音在颤，身体更在颤，可骤然拔高的一句话彼此都听见了。

两双眼睛牢牢注视着对方，他虽然没有动作，瞳仁却近乎熠亮癫狂，连织不得不再再次提醒他。

“亲姐姐！”

她质问，“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连织以为这样能逼退他，可仅仅是她以为。

沉祁指腹在她脸上轻轻一刮，声音低哑黯沉。

“既然是亲姐姐，怎么就不能对弟弟予取予求了？”

——

这章没写完，但我今天只顾着往后面存稿，把本来该写的这章给忘了。

明天见，宝们晚安。

0227 下卷 100，等我回来

沉祁指腹在她脸上轻轻一刮，声音低哑黯沉。

“既然是亲姐姐，怎么就不能对弟弟予取予求了？”

连织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男人眉眼压着，气息和眼睛里都侵略性十足，她心下大骇，推搡的力道都被压了回来，羽绒服滑落肩头，她腿不知何时已经被男人抵开，腿部相贴间能完全感受到他肌肉的紧绷感。

她几乎是咬牙切齿挤出几个字。

“沉祁阳，你简直是疯了！”

沉祁阳眸光骤深，低声的呢喃更像是对自己的嘲讽。

“可不就是…”

他不早疯了。

忍到现在，什么桎梏都是狗屁。

道德规矩束缚圣人，但他不是。沉祁阳看着她脸蛋涨红如滴血，嗔怒间红唇和双眸都说说不出的艳丽，似难以接受，又仿佛只想逃避。

什么反应都好，总比装模作样一无所知，好过打着为他着想的名义给他拉郎配。

一股拉她共堕落的畅快沿着沉祁阳的背部神经攀爬而上。至少那晚的失控和沉沦，如今影响的不再单单是他一个人。

“还记得西郊酒店那天，还有我吸毒咱两开去田野那晚…”他手指碾了碾她的耳垂，莫名的战栗袭遍连织全身，她想挣扎又挣扎不得，只能看着男人身体贴近，声音近乎蛊惑。

“又不是没亲过，都不止一次了。”

西郊那回，吸毒情不自禁那次，或许还有她不曾明晰的温泉酒店一晚，无数个旖旎缠绵的画面停留在沉祁阳脑海。

他平时有多压制，梦里便有多疯狂，甚至残存的逸思自动越过他的意志去剥下那条内裤…

醒来后的无数个烟头堆叠在脚下，如今再看她一无所知的样子，他便没法冷静。

连织：“那完全不一样！”

她睫毛不停颤动，某些想逃避的被他刻意翻找出来。

沉祁阳偏偏不让她逃避。

“哪里不一样？”他道，“不好奇当时我为什么亲你？之前咱两明明也是姐弟，你那时怎么不说我疯？”

连织心脏砰砰跳，被他说得喉咙干涩不已。

因为他们根本没血缘，她也从未往那禁忌方面去想，如今也不过是搪塞他的理由。

她脸蛋倔强又柔软，尽数被他手带了回来。

沉祁阳眼神黯了又黯，明明是她纵容他的，要一刀两断就得趁早，偏偏又陪着他一起出生入死。

现在才想划清关系太晚了。

他手指抚了抚她的脸，声音低哑：“之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就亲吻而已，我又没对你做其他的…”

男人唇离她好近好近，仿佛一贴近就能将她含住，灼热的气息喷洒在连织脸蛋上，他漆黑的眼瞳里全是她的倒影。

太有诱惑性了，私有多情缱绻将连织缠裹，只是张嘴而已，就像以往那样，在渍渍吮吸中何尝不是有莫名的兴奋沿着她背脊攀爬。

她甚至捏紧拳头去抵抗，却被他一一打开，十指相扣放在身侧。沉祁阳唇缓缓贴近，就在要吻下的那一刻。

“不行，不能这样！”

连织突然清醒，猛地推开他，“沉祁阳你想发疯别拉上我，我只是做妈妈的女儿，外婆的外孙女，我才回家找到我的亲人！你别来阻碍我！”

她好不容易才在沉家稳定下来，不用提心吊胆时时害怕穿帮，可这个混蛋就是不让她安生。

连织越想越气，越想越委屈。抓起身后的雨刮器狠狠砸他，然而尖锐在她手上刮过一道，鲜血顿时涌了出来。

沉祁阳瞳孔微缩，立即拿过她手。

“我看看。”

“不要你管啊，黄鼠狼给鸡拜年。。”

连织顿时更气，疼痛刺激得她眼角发红，把这笔账通通算在沉祁阳头上。

她正狠狠推开他下去，人却被沉祁阳抱去他车里，布加迪后车尾虽被撞了凹陷，但不妨碍里面座椅宽敞。

他将她放于副驾驶上，连织刚要挣扎，紧绷威胁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再敢乱动我亲你了啊，然后将照片打印给爸，说我两早就两情相悦。”

“你敢！”连织仰头看他。

沉祁阳目光恣凜。

“你看我敢不敢？”

“你，你——”

连织咬紧牙关，恨自己三寸不烂之舌第一次无用武之地，果然放狠话这事就看谁更不要脸。

“沉祁阳，你简直是个混账！”

沉祁阳挑眉，突然笑了声。

“现在才想摆做姐姐的普，是不是太晚了些？”

连织：“…”

她狠狠地撇过头，再也不想和他说话。

沉祁阳去往驾驶位，中控台的箱子里放在一应药品。他玩车很疯，沉母便在他所有跑车里放了一应急药品，就怕有需要。

他取出棉签和酒精，拿过她手。

连织还要堵气往回抽，沾着酒精的棉签沿着伤口轻轻地涂抹。

她轻轻“嘶”了声，往回挣扎。

“痛啊！”

“痛你还乱动？”嘴上虽调侃，沉祁阳动作却不由自主放轻。

“力气挺大嘛，连雨刮器都掰下来了。”

这腔调含着丝哄小孩的调侃，可这一切明明都是他搞出来的。

连织被他陡然激出来脾气。

“力气大怎么，我吃你米饭了？”

沉祁阳牵了下嘴角。

偌大的车厢忽的安静下来。半晌后，他道：“我有事可能得出去一个月。”

连织抿唇转过脸。

“你和我说这做什么？”

沉祁阳看看她：“不祝我平安？”

连织：“我不祝你在外面突遭横祸就不错了。”

大抵这话有些恶毒，若真的出事妈妈和奶奶的反应可想而知，说完她嘴唇动了动，想找补。但偏偏哽着脖子一句不说。

沉祁阳不在意笑出声。

“等着我出意外好独自继承财产呢？”他扬扬眉，“那我努努力，让你早点实现。”

连织莫名看他一眼。

这个人说话有时候真的很口无遮拦，连着自己都能诅咒。

细细纱布在她手上掺过小小一圈，沉祁阳接着余光看她沉默疏离的样子，像是害怕多说一句话又和他惹上牵扯。

他咬紧后槽牙的同时，心头也微微涩。

“大爷我受欢迎得很，难不成你以为我要对你上演强抢民女的戏码？”

连织：“...”

他这话整得刚才强吻不是他一样。

“只一点，别再自做主张替我张罗感情。”沉祁阳正色道，“不然我什么都没法保证。”

连织：“你以为我闲得啊！我也很忙！”她是真被他气到了，之前什么做好姐弟的 flag 倒得干干净净，如今只想离他远远的。

纱布包完了，沉祁阳揉着她的掌心，微微粗粝感让连织想要抽回，但仍然被他握在掌心。

他拿到唇边，落下轻轻一吻。

目光却深深看着她。

“等我回来。”

—

*

省委常委大楼。

陆野去省长办公室的时候，贺仁来正在批复文件，一个眼神秘书便来两杯茶，便替他们阖上门。

贺仁来道：“接到调令了？”

陆野坐他对面，淡淡“嗯”了声。

贺仁来道：“借调原因是什么？”

他斟酌两秒，道：“绍水市发生连环大案，当地办案经验不足，我暂时去做个刑侦支队长。”

“一个连环案竟调得动整个京市的副局长，你当真以为我老眼昏聩了吗？”贺仁来冷笑，“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陆野抿了下唇，望向窗外，再转过头来时眼神沉默却犀利。

“你想让我怎么交代？”

涉及机密，如果从他这里撬出来便是违法。

贺仁来道：“你总得告诉你，能不能活着回来吧？我退休就这几年，总不能要给你处理身后事？”

两父子就是如此，过往哪些横眉冷对，连关心的话都不会正常说。

陆野淡淡弯了下唇，有些无奈。

“倒不至于。”

危不危险他难道不清楚，贺仁来问：“非得去？”

陆野点头。

“是。”

抓捕江启明回国接受制裁的难度陆野曾有估计，可明显远超过他的预料，不止有美国黑帮相护，如今另外一方不明势力也加入进来。

他身居要职，本不用亲自去，但不去没法心安。

人是他派出去的，四个最有潜力的警员，有两个刚刚结婚，可如今躺在美国医院昏迷不醒的也是他们。

置身事外的总指挥，和悉数阵亡的兵，传出去对不起他这身制服。

陆野起身离开的时候，贺仁来忽道。

“你不需要对我交待什么，但你如今也不是一个人。如果还是像边西那样鲁莽拿身体挡子弹，那我觉得你还是孤家寡人最好，也别耽误任何人。”

陆野站定了好一会，拉开门出去了。

—

这章我明天再来改哦，晚安。

明天休息一天，后天见。（其实不该休息的，因为只写了四天，而且更新也不多，但存稿有些不足所以得均匀分配下）

下周六之后请的假我都补上哈，这几天真的忙不过来。

0228 下卷 101（微 h），舔穴

*

临近期末，连织回了趟学校。

赵敏凡按例询问她近况，当初得知她胆大包天用一段录音和舆论影响，让发改委的张主任不得不变更中标建筑所。她当即指责她和刘昊勤不知天高地厚。

“之后没再做类似的事了吧？”

连织摸摸鼻子：“再没有。”

她自然不可能说之后借势找发改委要钱的事，然而又顺势捞了他们另一个项目的设计权，说出来不是找骂吗？

赵敏凡笑道：“我猜也是，不然沉母不会放过你。”

沉家的家风她多少也有耳闻，只是没想到自己的学生就是沉家遗落在外的大女儿，这缘分不得不说奇妙。

两人又在茶香袅袅中聊了会，连织把沉母交待的东西给她。

是套吴佩瑶烧制的茶具，不得不说沉母极懂人心，送礼物懂得投其所好，却不会贵重得让人无所适从。

连织离开的时候，去看了下桃月。

小姑娘最近大概在复习期末，她在博文图书馆楼下就看到她，旁边站着个男孩子，男生书生意气很是般配。

“阿织姐。”

桃月看到她后飞奔过来，连织跟她回来宿舍，问她最近如何。

“还可以，就是有些忙不过来。”

桃月说最近刚加入师哥师姐的创业团队，有研究生导师带着。如今 AI 大健康作为新兴产业，主打 c 端市场，团队有完整 Idea 和商业模式，MVP 的线上测试已经完成。

“阿织姐，你觉得可行吗？”

连织问她团队目前多少人。

桃月：“三十人左右，核心团队八人，只是特别忙，有些项目我还得辅助忙到晚上一两点…”

连织看她这吞吞吐吐的样子，大概猜到有些项目得随传随到，而分红是核心团队才有的，他们最多是做重复性类工作。

有些研三老油条喜欢用理想报复给小学妹洗脑，结果热血忙碌整年下来，边角工作倒做了不少，实则学业荒废。

她当年就被这么坑过，往事不堪回首。

但这些连织不打算告诉她，也不打算出手帮忙。大学是人情练达的好地方，有些坑让她提醒去避免，不如自己去亲历一遭。

“可以先在项目组里试试，给自己设定期限和回报率，达不到就及时止损。”她道，“最近我有去看你做的账号，不错嘛才小两月都快积攒一万多粉丝了…”

桃月羞赧笑笑。

“那都是阿织姐你帮我选的 tag 准确。”

当初连织推荐她做自媒体账号，主打学霸日常，外加个高颜值

。

如今几十个视频过去，有了可观的粉丝量，但连织看中的可不止这点蝇头小利，上辈子多活几年，自然知道虚拟网络和电商经济在后面会快速崛起，如今她和盛芙然也有往这方面发展。

但桃月若是跟着他们做，明显大材小用。如今她可能只把账号当成分享渠道，想着接笔推广费就满足，殊不知随着资本大量涌入网络经济，这里将成为流量最多的地方。

桃月点头，又有些犹疑地看着她。

连织轻声道：“你有话想问我？”

桃月：“阿织姐，其实经历过高中的事情后我就打算孑然一身了，情爱和男人永远没有钱可靠，我只想着靠自己过得很好。”

桃月说她之前一直挺坚定，但最近遇到些事仿佛动摇了她的念头，感觉很可耻。

连织眼神略八卦，忍不住弯唇。

“遇到喜欢的人了？”

“没有！当然没有！我就是——”她说不出个大概，连织却猜得七七八八，大概就是刚才在图书馆外看到的那个男生。小姑娘太早受过伤害，于是在感情上变得锋利，不敢相信别人。

这和她挺像的。

连织心不由得柔软，道：“不用考虑得方方面面，如果有感觉可以勇敢一些。”

“阿织姐，如何确定喜不喜欢呢？”

“和他在一起有没有更愉快。”

连织说这大概是很重要的判定标准，她孑然一人很快乐，若是选择谁必定让她更加开心才行。

说着她眼睫垂落，灯光氤氲在她密长的睫毛上，显得有些俏皮。

她莫名想起了两年前将沉祁阳坑进局子的时候，还有之后那一个过肩摔。

大抵自己不是倒霉的一方，想想在斗气中略胜一筹还真是挺开心的。

怎么突然想起这祸害。

连织不由得头疼，上回他发疯的时候历历在目，要是沉母和老太太知晓后果不堪设想。

她得想个办法一劳永逸才行。

桃月有些惊讶她会这么说。

“阿织姐，我以为你会劝我独立，不要相信男人……”

不怪她诧异，初见连织她美得像多带刺的花，话里话外都是世间险恶，只有自己可信。如今却仿佛收敛柔和下来，成了棵树。

连织温和地笑笑，仿佛云淡风轻般。

“可能我想明白生活过得好不好不取决于别人，如果我有任何人离开的勇气和资本，那也不妨碍去接受他。”

连织出校园的时候，陆野电话就来了。

她接在耳边：“喂？”

大概以往嘟声很久才接，陆野反倒停了下。

“在哪？”

“学校外面。”

陆野淡笑：“巧了。”

唉？

“我还有两个路口。”他说，“等我一分钟，冷的话去商铺里面坐会。”

陆野顿了顿，“记得我车牌吧？”

“废话！”

电话在低笑声中挂断，连织站在路口，羽绒服长筒靴，围巾在脖子上缠了好几圈，眼睛圆溜溜像个毛茸茸的兔子。

远处飘来阵烤红薯的香气，虽是大冬天但阳光比来时更好。

连织看着来去的车辆，莫名心跳砰砰，她恍然想起上辈子大二那年，谈过很短暂的校园恋爱。

对方帅气有钱，家庭富贵，苦追一年连织没理由不答应。

她就是这么个性子，只想挑最好的。但既然接受对方，那必定也是真正喜欢。

那年初夏她也曾鲜少等待过，心情在凉悠悠的风里莫名紧张。

如今这种感觉穿透时间长河，穿越利用和被利用，再次回到她身上，她看着远处有辆悍马远远开来，在红绿灯面前停下。

倒数 30s..28s..

连织无意识抓紧包包。

10s..1s…车子启动。

悍马缓缓朝她开来，车玻璃上树影跳动，连织抬起眼眸，和驾驶座上的陆野目光相撞。他眼神仍旧漆黑定定，但蓦地就温柔了。

她突然有种欲泪的冲动，其实从没想过会是他，但感觉又那么的好。

*

晚饭是陆野做的，五菜一汤，连织点什么他就做什么。

客厅柜子的零食被连织嚼得嘎吱作响，整整三个柜子，刚才两人才去超市买回来的。

连织忍不住看向他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最初让陆野做饭其实是想折腾他，高级饭店的菜难道不比他做的好吃嘛。

但味道竟出人意料的好，他时常换着菜系，怎么都吃不腻。

正发呆，陆野没回头，却仿佛能看到她在观察他似的。

“饿了？”

“没…”连织忍不住纳闷，他眼睛长在背后了吗？

饭后陆野收拾厨房，连织发现卧室飘窗上有衣服整齐叠在行李箱里。

身后传来脚步声，她转头问：“你要去哪？”

灯光明净，愈发衬得她的脸蛋如月光般皎洁。陆野本来有一千个谎言可以交代，但看到她的眼睛，借口竟说不出来。

他忍不住过去抱住她，拿下巴蹭蹭她的额头。

“有个任务。”

连织不问因为什么，只仰头看着他，问：“去多久？”

陆野心脏愈发柔软。

“一个月左右。”他道，“最迟过完年后就回来。”

“有危险吗？”

陆野嘴唇动了动，她道，“你想好再说，背上到处是鞭伤也叫危险。”

男人蓦地头皮发紧，车里做爱那次，她还是看到了他背上的伤。

她一直盯着他看，在他脸上的沉默久久徘徊。

“不算，我回家了。”明明的平淡的语气，准备离开的时候还是堵气的掐他一下。

“连织——”还没走开就被陆野拉了回来，那点疼痛几乎忽视。他还是一贯的沉默和冷静，但漆黑的瞳仁盯着她，仿佛带着别样温度。

“背上的伤是个意外，有你在，我不会让自己有危险。”

真的是意外，那时的陆野是个将死之躯。

眼里只有任务，没有求生渴望，可如今她在跟前，陆野开始怕死，也很惜命。去国外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更是因为江启明在蓉城对她的迫害。

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人渣还能在国外逍遥。

断指，背上看起来触目惊心的结痂和疤伤。哪怕陆野不曾言说，连织也能猜到个七七八八。

边西那段日子他估计真的不好过。

很奇妙，蓉城陆野似乎为自己挨了好几回枪子，甚至有回还是她自导自演，摔得他背脊满是伤痕。

可独独这次，竟然有股无法言说的后怕。

若是他回不来……

连织看着他，眼睛像是冰冷的湖水。

“陆野，若是你死了我不会等你的。”

陆野握紧拳头。

“我知道。”

“我也不会去你坟头看你！”连织唇倔强抿着，“你知道吧，所有誓言和甜言蜜语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作数，守节是傻子才做的事。追求我的男孩子有的是，像我这么利己又为自己考虑的只会再找一个，坐拥无数钱财把你忘得干干净净。”

不知怎么，陆野有些红了眼眶。

“我知道。”

连织是什么样的人，他再清楚不过。一身傲骨又清冷坚定，假情假意说着甜言蜜语，真心总有带刺的方式表达。

蓉城的那个古灵精怪，总是无数种方法逗人开心的，都不是她。

如今这番话语，才是她的真心，带着不敢言说的惶然和恐惧，和小心翼翼的试探。让陆野心脏发烫。

“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下颌微微紧，指腹蹭了蹭她脸蛋。

连织眼睫在灯光中颤动拉长，如蝴蝶煽动般。

她轻轻吻了他一下，这次是真心话。

“年后见了，陆哥哥。”男人眼神已经蓦地沉黯下去，腰间的大手无限收紧，暗藏的意思不言而喻，直让人面红心跳。

暖气吹来的风在这一刻变得燥烈，忘记了是谁先吻谁，毕竟她是那样的不服输，只知道男人咬住她的嘴唇将她抵在墙壁之上，手也大肆探入她的衣领里。

她蓦地嚤吟出声，被迫仰着头任由男人吻落在她的脖颈，大手握住她右乳反复揉搓，略带薄茧的指腹撵过嫩尖尖，带起雪白身躯反复颤栗。

内衣脱落，再就是毛衣，他吻辗转往下，叼起她的一只乳儿吞纳入嘴里，反复噬咬。

嚤哼声在此刻变得如疾风劲雨一般，连织艰难抓着他头发的手被迫放在他皮带上，拉链颤颤巍巍地往下滑，长棒握于她掌中，她握住轻轻往上螺旋撻动，湿滑粘液沾湿了满手。

陆野小腹早已崩死。

他舌一路往下，舔过她的小腹和肚脐，她像是没有支撑的软在墙上，所有支点都在男人唇舌处。倏忽，灼热的呼吸落于她的阴户之上，水儿更多的溢出来。

“不行…”连织赶忙用手捂住，不依“我还没有洗澡。”

她脸蛋烧红，说出的话更像是邀请，他强硬取开她手，随之含上去。

—————

晚安，明天见

0229 下卷 102 (h)，姿势 69

她脸蛋烧红，说出的话更像是邀请，他强硬取开她手，随之含上去。

“啊——”

她背脊骤然弯成弓，被他的唇舌刺激得神思迷乱，浑然不知一条腿已经被男人勾起放在肩膀之上。

阴户大开，黑黑的头颅深埋其中。

被舔是种什么感觉…

骚麻难耐，浑身有如虫子在咬。

那如蛇一般灵活的湿软在她私密处反复地搅弄，顶开阴唇缝隙往穴口深处里钻，她抓紧他肩膀，无可抑制地嘤咛出声，却被他突如其来的撤回弄得穴肉不自觉绞紧，骤然空虚。

.....

灯光应连织的要求已经关了。

月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朦胧的光线隐约投笼到墙上，连织嘴里吞得鼓鼓涨涨，连着脸蛋都撑圆了，可他还有长度在外面。

她倒趴于他的跨间，两团乳儿皆被大腿压扁，舌头沿着顶端舔舐而过，只听得一声粗喘，搅弄的水渍声愈发肆无忌惮。

“嗯啊…唔…”

长棒吐出，她趴在他腿上颤得不成样子，穴口蹭于他的鼻尖，仿佛故意坏心的往里顶，再大口一含喷吮得要将她吞吃下去。

“不…不来了…”

连织抓住男人腿部肌肉，嘴上虽嘤嘤不要，但手臂撑了起来，屁股不由自主在他脸上摇着。

好爽…

连织咬紧嘴唇，媚眼如丝。男人面部轮廓如山峦，哪怕不舍，蹭着他的鼻子和下巴，胡茬若有若无的扎着，那股电流都能梭遍全身。

她脱力般骤然倒了下去，一具火热的身躯随之贴上来，将她沉沉压在大床上。

好重好重。

乳儿被重重压扁，一只大手又从身后探过来将其抓如掌中，肆意揉搓。她脸被掰过去和他亲吻。连织侧躺在他怀里，嘴巴交缠，男人粗壮的大腿抵入她腿缝之间，宛如交缠的蛇。

陆野勾起她的一条腿，顺着嫩滑肌肤往上停在脚踝住。

抵在臀缝的棍子在她阴唇口反复摩挲，沿着缝隙戳开直撵过小阴蒂，娇叫声愈发肆无忌惮，连织抓着他脑袋本能往后退，可身后是他的胸膛退无可退。

龟头戳开穴口，寸寸往里刺。

“啊——”

低泣声溢出红唇，又被他含入口中，箍在她腰间的大手握住往下摁，嫩穴瞬间被大肉棒贯穿，顶端直插花心，连织脑海一片空白，头皮都麻了。

后入的姿势此次戳在她宫口上，致命绞裹更是让陆野咬死下颌，来来回回的顶刺让她脚趾绷紧，身体情不自禁往上企图抵御那霸蛮的占有。

陆野却死死箍住。

他声音低哑：“躲什么躲？”

朦胧月光中，小腹似乎都被他顶起了弧度。好涨好涨，连织脚趾蜷进。

“你出来一点啊…”

陆野：“不！”

肉棍戳刺的速度不快反慢，尖锐的酸慰蔓延过全身，连织身体越来越软，连着抓他头发的手指都失去了力气，只能任由男人干她的穴揉她的乳，吃她的嘴。

内壁的软肉夹着粗长棍子蠕动着，被反复拖拽着往里往外，蜜水流到男人根部在撞击中发出啪啪的湿黏声，她细碎的呜咽声渐渐变得骚浪起来，时高时低，像是在诱人怜惜，听在陆野耳里却恨不得弄死她。

他抽插得慢了些，抹掉她眼角的泪渍。

“舒服了吗？”

“不舒服…呃啊…”

陆野低笑了声，简直没话说她。这姿势不好发力，他将她搂抱起来，跨坐的姿势颠得好深好深，她被迫夹着那根棍子反复的吞入，腰肢酸软，嵌在体内的硬物却越来越硬，且隐隐有涨大的趋势。

他手掌掐在她屁股上，又抓又捏的，刺痛的快感带起穴口一阵阵紧缩，蜜水被肉棒带了出来，溅在床单上。她埋在他脖颈上哀哀呻吟，手指在他背上挠过一道又一道，像是立在风雨中的小草，头晕目眩狂乱不止。

男人听得竟发了狂，往后靠在床上，腰腹绷如弓狠狠往上顶，她弹坐起来，又快速落下去。肉棒反反复复被吞没，咕叽咕叽的声音不绝于耳。

连织嘴唇微颤，只觉得快要被撞死了。

她一会撑在他胸膛，一会去撑她大腿，圆鼓鼓的乳儿晃荡着，甩动着，直让男人挪不开眼睛。

陆野起初自己揉，后来又将她的手放在双乳上。

“乖，揉给我看！”

乳儿浑圆饱满，连着男人的大手都握不住，更何况她自己的手。

纤细的指头在白团上磋磨，红尖尖早顺着缝隙露了出来，连织嘴唇开阖，眼神迷离，在抓乳中仿佛有种自慰的幻觉。

可不是自慰，身体那根棍子仿佛不听使唤地戳着她，小腹被撑得硬硬一道，连织下体都麻了。

她受不住让他慢一点，可陆野眼睛黑沉得仿佛能滴出水来，眼前只有她娇叫的媚态，连着那细细仰起的脖颈都仿佛在他灼热的眼神中被捏碎。

他手掌扣在她臀上，片刻不停往上顶，好几次整根都吐出来了，又被她没根吞入。这幅画面竟深深刺激到了他。

0230 下卷 103（h），带陆野回家

干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人是什么感觉？

每次都如在梦中，偏偏生出的不配感让他恨不得拉她一同抵死沉沦。

“亲一下...”

连织受不了了，手捧着双乳到他嘴边，陆野眼瞳皱深，正要一口含住。

她一个手掌狠狠摁在他脸上。

“死色狼！”

连织正要用完就丢，谁曾想还没从他跨间离开，臀上就挨他一巴掌。

“啊！”

她脸上浮起一丝怒意，要和他干架。

谁曾想手被陆野擒住，男人直接将她抱坐下床，将她抵在墙上挺干。他力道惊人，一手扣住她臀肉棒反复在他穴里进出，嘴还埋在她胸膛吞咬她的乳，直把连织干得喊救命。

这姿势她所有着力点都在他跨间那根，反反复复刺入中，连织脚趾紧缩，恍若他的囊袋都要钻进来。

陆野哑声在她耳边。

“刚骂我什么了？”

“没…没骂什么…”

屁股被狠狠掐了一道，连织呜呜一声，穴肉咬着肉棒不断紧缩再紧缩，生生刺激得他发了狂，陆野扣死她的臀，直接走到地毯中央。这下连后背的支撑都没了，粗大的物什次次没根而入。

连织大张着腿儿挂在他肩膀，最私密的地方被强逼着绽放，臀瓣和耻骨相撞发出啪啪啪啪的声响，整间屋子的声音此起彼伏。

“鸡巴哥哥.. 鸡巴哥哥轻点…”

识时务者为俊杰，连织抓着他的头发呜呜求饶，只觉得身体都被插穿，摇着脑袋头发凌乱得不成样子。

“这怎么了？”陆野手顺着她背部往下滑，落在她臀部的微凹凸不平处。

连织猛然惊醒。

红晕还挂在脸蛋上，可她如水眸子却渐渐清明了。

初次沉迷于再次得到她的欣喜，他不曾注意，车内那次两人都在气头上，如今才想起这事。

“额啊…没事…不小心留的疤。”

“还疼嘛？”

连织跟八爪鱼似的攀着他：“不疼…早就好了。”

“我看看。”

陆野皱眉，说着就要抱着她往床上去，嵌在她身体的部分却不断被咬住洗漱，腰窝一阵阵发紧，陆野竟是射出一股来，他狠狠甩了她臀一巴掌。

“乱动什么？”

“啊！你这王八蛋。你又打我！”

她要和他干仗，却被男人抵在墙上，他低笑不断，腰胯顶刺间
次次戳开她的花心直插最深处。 酸胀瑟缩的嫩肉不断缩紧，在脑
海里有如白光炸开那瞬，连织伏低在低语着什么。

陆野骤然热了眼眶。

“好。”

他复又深深吻住她。

月色隐约照进来，刚才连织低声在他耳边。 “等你回来，我
带你去见外婆和妈妈好不好？”

——

一月中旬，沉母计划去躺瑞士，她的茶艺老师多年前定居国外
，如今年迈病情反复。

恰逢亲妹妹梁慧心的环球演奏会刚到挪威，沉母便想去完瑞士
，飞去挪威找妹妹。

她叫上女儿陪同去国外散心，没想到却被连织告知半月后她在
伦敦有建筑峰会。

“峰会为期几天。”

“三天。”

连织将玫瑰插进花瓶里，老太太不时纠正位置，宛如艺术指导
。

沉母：“那我和你姨妈回国时，顺道来伦敦接你。”

“啊，妈妈这太折腾了。”

期间可不顺道，相隔几千公里呢。

沉母说没事，她病才好不久，就这样让她出国才不放心呢。

“我还没和你在国外走过，到时候你陪妈妈去看看秀，挑挑礼物什么的，好嘛？”

“……好。”连织又拉住沉母的胳膊，撒娇一般，“妈妈，年后我带个人回来给你瞧瞧好不好？也给外婆看看。”

这话一停，不止沉母意外。

连着梁老太太都无心花草，老花眼镜一取，惊喜不已。

“娅娅这是…好好！外婆当然好。”

“八字才刚有一撇。”

连织被她们的目光调侃得微躁，只说不能先去调查，不然摸得清清楚楚，一点惊喜都没啦。

沉母轻侃道：“所以这就是娅娅电话里那位神秘客人？”

梁老太太还不知这茬，听沉母三言两句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祁阳这混小子我是不指望了，如今只盼得娅娅有托付的人，我才能安心——”

连织：“呸呸呸！大过年不准说这种话。”

“好好好。”梁老太太只说她一直盼着，等过年时可不能食言，到时候梁沉梁家的人也在，都来相看相看。

连织笑着又给老太太剪了支花，明净的脸上却渐渐沉默下来。

带陆野回来见沉母感性占大部分，但何尝不是让沉祁阳这混账别再兴风作浪搞事。

希望他回来之前，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

宝贝抱歉，我存稿的 7000 字发完了，一字不剩，明后天很忙，大概没有时间码字，周六我加更好嘛，必须狠狠狠狠地加更。

周一，周四，周五这几天我都会补上的（请原谅我。）

0231 下卷 104，宋亦洲出现在峰会

连织出国之前，宋亦洲脊柱的伤已慢慢恢复。

说来除去最初他受伤那几天，竟是从未见他不修边幅的模样，胡子每天刮得干干净净，连着头发都有专人来打理。

他受伤的事情哪怕在外界和集团瞒得严严实实，然而瞒不住宋家人。

期间宋父宋母来看望过好几次，只是宋亦洲神色平淡，点到为止的回应让宋母反倒不知要说什么。

和连织碰上的那一回宋母笑意柔和，叫她一声思娅。

宋老爷子还没去世前那场轰轰烈烈的阻止连织不曾知晓，而宋母也是世代大家出来的，做不到趋炎附势那套。在得知连织居然是沉思娅后感叹唏嘘或有之。

宋母也曾旁敲侧击问过儿子的态度，只是一年前那次决裂似乎也在母子之间留下隔阂，什么都问不出来。

宋母离开病房时瞧了眼屋里，连织在安静做事，而他时不时看着她。自己的儿子是什么心思她还是清楚的。

若是当时不曾阻止，只怕是难得的佳话吧。

人一走，宋亦洲道。

“下周我得出去几天，有几个会议和开场发言需要参加。”

连织“唔”了声，开会就开会呗，和她说干嘛。

宋亦洲坐在床上，好整以暇看她一眼。

“听张旭说你也要有事去国外一趟，需要要送你一程？”

“不了，我已经定好机票。”

连织包根问底一样去观察他的表情。

削得如同霜花的果皮在她手中断裂，被男人手指勾过。

“看你这样。”他似笑非笑，“难不成你以为我会跟着你去，这样误解做哥哥的好意，会不会过分了？”

她差点咬住自己的舌头。

左一句哥又一句哥的，叫得可比她顺口多了。

“哪有！”

连织大囧，“去参加个研讨峰会，小城市不顺路而已。”

她心里有条界限，曾经的关系那么暧昧，除开看望伤病私下还是少接触。

“是嘛？国外可不大。”

宋亦洲微微挑眉，他话里的那丝深意连织还不及探究便意荡然无存。

这次出去，连织带的是设计二部的孙晴。

小姑娘是菁华大的师妹，年纪虽小却极会创新。梁老爷子知道她要去英国专门让托管在港城的空客 A3044 送她。

太兴师动众了，英国酒店那边有专门的借机服务。更何况这次峰会大佬云集，过于喧宾夺主不是什么好事。

连织立马拒绝。

下飞机刚过海关，车子楚那边就发来最近沉希的近况。

脱离了沉家的庇护，她拥有的所有优渥资源在一瞬间荡然无存，过往二十多年没有一技之长棒身，离开沉家一无所有。

加之京圈大多数趋炎附势之辈，她在梁老太太生日会上江家私生女的身份一朝曝光，过往所有朋友都不再是朋友，更别提资源。

这一个月以来沉希遭受打击后，如何都舍弃不了小姐的身份。

挥霍不了大骂就压榨张琪瑛，哪怕张琪瑛拼命工作也无力负担。

连织淡淡扫了眼，回道。

【联系几家高利贷接近她。】

死太便宜沉希了，要慢慢来。连织关掉手机。

伦敦冬天冷，三四点钟街道风雪飘飘，穿大衣的人在两旁来回穿梭。

建筑峰会的接待车就停在酒店，不仅同行的有接待，还有位专门的女向导。

“沉小姐，我叫 Luna，这几天负责陪同和接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麻烦了。”连织道。

这话本来就是托辞，连织没想叨扰她什么。

可事无巨细 luna 全部陪同，路上更是让司机绕行原路亲自带她们在市区逛了圈，大致穿着品味，小至香水格调，一一侃侃而谈。

“刚到可能会有些累，峰会还有两天，沉小姐我可以想带你们去周遭逛逛，或者去商场购物。”

看连织不说话，luna 让她放心，不管去哪里都会进行清场。

这个对待已经远远超过酒店的服务了。

连织温和笑笑：“你不用这么客气。”

“工作所在。”

谁给她的工作？

连织以为是梁老太太安排，她无意识地揪揪眉毛，哎呀，这个小老太太。

到酒店后，主办方还未设专人登记信息，但横幅和日程安排已经贴了出来。

连织知道这家酒店，才装修的六星级，明明在海报上早已见过，可依然被重装后的奢靡所震撼，简直像经久不灭的火树银花。

连织看了下行程，峰会在后天。由酒店创始人开场发言后，各建筑界的大佬带着新一年的成果和各学者分享，最后便是今年入围的奖项。

晚上泡完澡后，她趴在贵妃椅上俯瞰伦敦的夜景。

远处威斯敏斯特大堂近在眼前，鎏金璀璨间恍如不夜城，Luna 在衣柜前替连织搭配明日的穿着。

她忽然对这位酒店新的控股人起了好奇。

想当初信诚东方面临破产重组，是中东某富商收购后重建的，只是这位 ceo 挺神秘，鲜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来之前翻阅过杂志都不曾发现他的照片。

“Luna, 你在酒店工作的话，那是不是见过你们少东家？”

“没见过，我这样工作等级的一般见不到他。”

Luna 看她举起手机对着落地窗外的景色，灯光如雾雾覆盖上来显得格外动人。

“那他的真实身份你有耳闻吗？或者是像传言中是石油大亨？”连织转而看她。

“不曾。”

Luna 道，“不过峰会据说他会到场，如果不像以往那般是代理人或者秘书代为出场，应该能见到他。”

连织点点头。

她也不太关心，只是来了国外，某些藏在心底的谜团便隐隐有浮出水面之意。

譬如宋亦洲和她交换的秘密。

到底是这个人在套她呢，还是真有这么回事？

连织翌日休息时，致电询问了瑞士银行的工作人员，开曾经寄存保险柜是否要亲自前往瑞士。

原则上是如此，但瑞士银行有其不能为外人所见的名录，里面记载不足百位的全球 SVip 客户。

梁世川尚在其列，听明连织来意后，金融专员表示会有四位工作人员携保险柜乘飞机来伦敦，务必会在她离开的时候达成所需。

所谓有权能使鬼推磨。

连织本已吃惊不已，可傍晚总监携专员出现在酒店楼下时，已经不仅仅是震惊可以言语。

为保障绝对的安全有两位保镖陪同，大抵酒店早习惯客人们的早有来头，在确保安全后便亲自领他们上去。

保险箱的价格早由宋亦洲支付，等瑞士银行确认连织身份无误后，便将保险箱交给了她。

连织留了个心眼。

“我拿到保险箱，对方会知道吗？”

“宋先生有特别交代，除非保险箱发生意外，若是您这边打开，不比告知他。”

保险箱门是防砖钢板，等人离开后连织闻声轻轻转动密码锁。

十二位数字输完，只听得轻轻一声脆响，锁开了。

里面只躺着个信封。

什么啊。

连织以为他故意耍她，信封抽开，里面却躺着一份证明和两张照片。

他大哥使用机械枪过失死亡的证明，枪支如今作为证明保管在警局，还有两张照片——

机械枪组装，一双男人的手赫然出境。

虽然皮肤冷白，但纤长骨指明显是宋亦洲的。

照片后面是一张纸条。遒劲漂亮的钢笔字写着。

【把柄给你。】

像极了平时云淡风轻的语气。

连织愣了两秒。

等明白过来那瞬迅速将照片摀进怀里，脸上紧张得泛起红色，似乎见光都能让其公之于众。

靠！

这个人！他简直了……

偌大的房间都不能让连织冷静下来，她沿着地毯来回踱步，努力抑制平静的眸子睫毛不停颤动，甚至反复翻看照片才能确认心中所想。

连织下意识找到打火机，想烧在火盆里。但蓝色火焰缓缓凑近照片时，不知出于什么心思，她用手机拍了下来，多重加密放在自己的账号里。

除非密码和验证码同时解锁，不然没法打开。

塑胶燃起的红彤彤的火焰映进连织清冷复杂的眸子里。

果然这群人都是疯子。

他怎么敢确定，她不会拿着这些秘密去威胁他？

*

翌日是建筑峰会召开的日子。

会议大厅早已人头攒动，贵客云集，上下两层楼的宾客席足以容纳上千人，连织和孙晴的位置在第六排，桌前用英文标志着他们的建筑所名字和与会人员。

“阿织姐！”

孙晴激动拉她袖子，“大江藤唔也来了，他主打的漫画风格建筑刚问世的时候你不知道多么轰动。”

连织会心笑笑，怎么会不知道呢？

日本多年的侘寂风几乎占据整个市场，大江藤唔几乎以先驱之力影响了整个日本的建筑。只是这样的先驱能有多少？

与会人员都发有 ipad，连织反复搜索这次大师们演讲的主题。

旁边有人拍拍她，连织转过头后发现是个白人男子，一通自我介绍后她懵怔眨眨眼，直到对方说出 kPF 建筑所的名号她才眼前一亮。

“女士，我看过你设计的垂直绿洲作品，观念前卫非常吸引我。”

连织微囧。

单单想到展览板上自己的照片和寥寥无几的代表作挂在一种大师后面，她就有些难为情。

“只是绿洲建在大厦，如何后期低成本维护将成为大难题。”

“并不会…”

连织正打算细聊，场内却突然安静下来，两位主持人上台，一口流利的英腔，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随之而来一阵鼓掌声。

峰会最初由发起人致辞，再有行业内有名望的大师演讲。但大抵是要感谢伦敦信诚东方度假酒店对此次建筑峰会的特别赞助。主席将首位演讲留给了酒店的少东家。

“刚才得知我们的老朋友 Sidnry song 正好落拓伦敦，让我们欢迎他。”

Song?

随着热烈的掌声，连织眉头几不可察一皱，中东竟然有有这样的姓。

听起来更像是中文。

会议室的门在这时缓缓打开，她扭过头去，千人幻影里，

宋亦洲一身银色条纹西装，黑色戛驳领和银灰色交叠，摒弃掉以往的领带，领口纯黑色的蝴蝶结更偏向晚宴礼服。

愈发衬得儒雅绅士，风度翩翩。

连织瞬间呆住！

他经由秘书和主席的指引，漫步走进会场时，漆黑的目光似乎和连织碰了一碰。

但又仿佛是错觉。

song，宋？

怎么会是他？

——

宝贝们晚安，3500 字。这几天更的断断续续，不好意思收费，等稳定更新了再收。

没写到想到的内容，今天好不容易休息，想看个电影码码字，多写点的。结果败给了大姨妈…

前几天欠的更我慢慢补上哈。

0232 下卷 105，耀眼

song，宋？

怎么会是他？

座无虚席的千人会议厅里，连织犹自懵怔，转眼男人已走过百米红毯，迈步上高台，西装裤包裹的腿显得很长。

她目光顺着他领带结不自觉往上，滑过衬衣半遮挡的喉咙，下颌，鼻梁往上，再落入那双风波不动的眼睛。

直到透明镜面若有若无反射出光芒，连织才反应过来他居然戴着眼镜。

淡漠薄凉的气质渐褪，金丝框镜片下到显得温和松弛。

瞬间的陌生铺面而来，连织都要怀疑自己认错了人。

宋氏这些年虽早已发展至海外，但她记得不曾收购过信诚东方这个酒店连锁品牌。

宋亦洲怎么会是控股人？

发愣的功夫，宋亦洲已经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

他风度极好，轻轻一颌首，看得场内众人莫名如沐春风。

男人在台上，连织在台下，听见他一口低沉的英腔。

“在座诸位都是建筑界的前辈，首先握话筒的却是我这个投机分子，想来是受之有愧的。当 Richard 得知我的想法后，说一句多虑，只有我说得颠三倒四，拉低看客的期待，才愈发能衬托后面的精妙绝伦。”

Richard 是举办这次峰会的主席，也是大名鼎鼎 KPF 建筑所的创始人。

男人话里带着浅显的中国式幽默，不时有人发出和善的笑。

连织鼻尖轻轻哼出一声来。

确定了，是宋亦洲这厮。

“小半年前 Richard 提出想借用信诚东方作为峰会场地，我本人自然是乐意之至，建筑之美是主观且神圣的产物。”

宋亦洲有些无奈道，“不过大抵是从小脑子不够聪明，我过早就和这个行业失之交臂，如今收购的酒店重改时力求外观独特更像是差生的精益求精。”

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男人优雅沉缓的语调毫无半分上位者的威压，但气场却无形中稳稳压着场内。

连织记得两年前这个男人明明锋芒毕露得多，如今风波不定却让人瞧不出半分情绪。

她不知道这种改变是好是坏，只嘴角不自觉勾起，被他诙谐的话也逗笑了。

宋亦洲话里一停，眼神恍惚了两秒。

“曾经我问过一个人为什么想成为建筑师，她说建筑落成那一刻，设计师本人的名字会被刻于塔顶经世不衰。”

唉？

连织猛地抬眸看他，聚光灯照耀下，男人脸上的温和从容不变。

千人高台上，他似乎和她目光对视了瞬。

宋亦洲说这次信诚东方重建之际，他去塔顶果然瞧见了二十年前诺曼·尼麦耶落于碑上的名字。

“如今这位大师已经去世，但信诚东方只要一天还在，哪怕经过无数次破产重组后，他的名字都会长存。”

他忽而一笑，“之前我嘲笑她这个念头过于理想主义，但从此刻我似乎就明白建筑之于设计师的意义，人的生命早晚归于尘土，但建筑的生命明显更久。外行人说再多都显得浅显，在这里我预祝世界建筑发展越来越好。”

行业和工作之余人的抉择，生存和发展是第一要义，但何尝没有理想和纯爱在。

在座的众人无论成功与否，在选择这门行业时必定带着筑梦之念。

如今男人这番话，更是说到他们心坎里了。

一席话结束，宋亦洲话筒递了出去，场内爆发如鸣的掌声。

这些曾经说过连她自己都快忘了，连织望着他下台的身影，心脏仿佛被触了一触。

像是潮热之地突入其来下了场大雨，余温卷着热气铺天盖地而来。

主办方给他留有座位，就在第一排。

原以为宋亦洲略坐坐就离开，没想到长达三小时的研讨会，他竟全程旁听下来。

开场致辞后便是业内知名大师的演讲，全部拥有世界性代表作，其中最年轻的已经年逾六十。平时别说演讲，只怕偶然碰见都不可能。

演讲全程鸦雀无声，手机在入场就已经关机，连织在平板上不停地记笔记书写，有好几处甚至忍不住停下来重重几个感叹号，大为震撼。

演讲之后，主办方开始颁发今年的建筑新建类大奖。

二十八个入会嘉宾投递作品，经由 AH 组委会筛序，最终三个项目入围。

孙晴全场没说话，这时候开始抖机灵说三位里面绝对有阿织姐的作品。

连织起初没在意，但不停听她在低声耳边念叨，多么多么优秀，兼顾激动打气。她也不自觉生出了丝不该有的想法，心脏开始怦怦跳。

谁不希望自己拿奖啊。

前两位奖项花落其他国家，直到主持人道。

“最后一位，来自花国的——”

连织心脏瞬间缩成一个点。

“圣安科技建筑所的作品恒宇大厦，恭喜。”

呜….

提到嗓子眼的心脏瞬间回落下来摔得结结实实，得亏连织脸皮厚。

不然铁定咬牙切齿给孙晴两个暴力枣，都怪她，在那一个劲起哄。

可仔细想象连带着那点小心思和不服和消失殆尽，这几位都在国际上拿过好几次奖了。

“这次我们请到的颁奖嘉宾是建筑所 Aedas 的前创始人孟澜女士，如今世界著名建筑的威尼斯湖畔就是她的作品….”

瞬间全场哗然，包括连织。

她看着一头白发，老人款款上台，精神矍铄谁又知道她已经年过五十了。

她挨个给三位获奖人颁奖，并温声祝福他们。

祝贺词并不能被话筒收纳进去，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连织刚才还觉得获不获奖没什么，现在羡慕得心尖都快缩成针了。恨不得魂穿他们。

孟澜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的华国女建筑师，四十岁便夺得全球顶尖建筑奖项——普利兹克奖。

她尤记得上辈子孟澜来人大演讲的时候，那是连织人生路选择迷茫之时。

那时孟澜刚获大奖，本该是普天同庆之时，可丈夫和两个子女却相继意外离世。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以人生总是起起伏伏意外伴随，不用一时过于得意失意。”

那时迷茫的连织在听众席上，听得几乎落泪。

如今再见这位坚强却伟大的女性，她竟有些羡慕那些能与之握手，交谈祝贺的人。

颁奖完毕，孟澜拿起话筒，缓缓道。

“我已经退出建筑界好几年，没想到还能有上台交流的机会，看着这三位后生，有些年轻时候的记忆不自觉回到脑海，果然还是应该和你们多交流啊。”

她笑容平和，早已和过去的悲痛和解。

“近年来常常有人对建筑界唱衰，说这只是和平年代的无病呻吟，但延续几十个世纪，总有经久流传的作品留在这世上，证明当时的文化和发展。

刚才三位后生别具一格的代表作让我看到建筑界冉冉升起的未来。除此之外，在来的时候我有仔细留意这次递交上来的作品，亚洲有位建筑所上报的垂直绿洲理念我十分感兴趣，想问问设计者在场吗？”

全场雅雀无声，都在往后瞧。

连织反应慢半拍，直到孙晴捅了下她胳膊，她才激动站起来。

那动作就像被突然拔起的萝卜似的，腾的一下，她偷偷抠手指的动作别人不清楚，但宋亦洲还不清楚。

他侧头看了眼，不知怎么竟有些想笑。

0233 下卷 106，抓捕江启明

工作人员递来话筒，连织激动接过后，孟澜道。

“小姑娘，我怎么感觉我见过你？”

场内众人回身看连织，已有不少人想起小半年前梁世川登报的外孙女照片。

可孟澜两耳不闻窗外事，必定只是因为曾经面对面交流过而有印象。

连织缓平心跳后，雀跃道：“孟老师，我听过你的演讲。”

“这样啊。”

孟澜笑道，“我仔细看了你的设计理念，能否问问你设计的初衷和灵感来源？”

“当然可以。”

连织倍感荣幸，又不好意思笑笑，“其实挺尴尬，我最初设计出这个建筑作品时只是因为项目交付期在即，而我又久久踌躇不前。”

她莫名想起宋亦洲带她去逛京市那天，眼神停顿了瞬继续道，“后来有位朋友带我游历整个城市，我才惊觉城市中心已经如此快速，公园和文化广场废弃严重，而横贯在商业广场两旁的大厦已经拥堵到无法喘气。

于是我便想在大厦的长廊上建立垂直公园，城市森林可以为这栋楼的顾客提供休闲服务，让其在大厦里也能享受郁郁葱葱，达到文化和自然共存。”

她说起自己的领域和擅长来侃侃而谈，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当初主办方收到这份作品时大多眼前一亮，但她的观点有些前卫，且垂直绿洲理念还未得以实施有太多弊病的可能，加之其他上报的人在国际上或多或少露过面，便最后将奖项颁给了其他人。

如今不少人都投去感兴趣的目光。

孟澜调侃道：“看来你的那位朋友是你的贵人。”

连织下意识有些想扣脚趾。

拜托，另外一位正主还在这唉。她眼神无意往第一排瞟了眼，又快速收回。

孟澜又道：“每个设计建筑都有其最优成本，你有没有考虑过垂直绿洲多出来的维护成本？”

“有的！建筑每年的能耗在某种程度上会加速衰老，维护成本每年额外再在建筑基础上耗费 0.1%，但绿洲存在的植物和种类将会比传统公寓每年减少 7.5% 的能耗，这部分大厦的维护成本将用来定期维护绿洲。而后期入驻的鸟类和野生动物也必将成为城市一大景观，待标志性建筑落成那天将会额外为他带来景观收益。”

孟澜看着她说完，会心一笑。

“小姑娘，方便问你的名字吗？”

“连织。”

短短两个字却让她手心发汗，没有借用不属于她的姓，却是第一次真正走入前辈门的视线。

孟澜笑道：“连织，期待未来看见你的作品。”

“谢谢孟老师。”

身旁有人在和宋亦洲聊天，他噤声示意后，回头看着远处的她

灯光将她的面容衬得愈发雪白，声音格外铿锵有力，紧张之下话筒大概不知道被她转了好几圈了。

回到沉家之后，宋亦洲曾以为她会放弃建筑这一行业。

毕竟建筑业资金回报太慢太慢，其他行业她可以借用梁沉两家迅速直上青云。

可她没有。

如今再看她眼眶含着热泪的模样，仿佛和两年前那个在慕尼黑仰头望天，让人挪不开眼的她别无二致。

宋亦洲眼神突然就柔软了，他曾以为他们是同一种人。

可原来不是啊。

*

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

通过圣迭戈小镇是密不透风的霍河雨林，在挺拔的针叶松和落叶木的林荫遮蔽下，蕨类植物和苔藓疯长，常年开辟出来的公路又在来年被覆盖得严严实实。

两辆越野车沿着雨林深处开去，一月的北美洲天空湛蓝，明明城市足够暖和，但冷风在车辆肆意蹿行中肆虐。

江启明有黑帮护着，哪怕几次三番被围堵，也能安然无恙从警方眼皮子溜掉。

眼见着从拉斯维加斯一路辗转到洛杉矶，条子仍然死咬着他，他便想绕过霍河雨林一路辗转到墨西哥。

江仲鹤已经两月多没有和他联系，能想见结果的江启明脸色愈发阴沉。

“最好手机也别用。”

旁边的托雷斯提醒他，“为了保你，我们好几个兄弟折进去了。”

江启明不以为然：“怕什么，这不马上就离境？”

当年江启明做境外生意那会，和混迹在美国的黑帮蒂华纳帮派结识，只是江仲鹤后来因为人命和各大犯罪加身无法接济他，他也过得大不如前。

“等风头过去了，我欠你们的分文不少给。”

他之前也不是没有遇到风波扫荡，以为这次和从前一样躲躲就过去了。

车子走了不知道多久，漫长的小道被橡胶树覆盖。

前方突然出现辆斜停的车，将本就不宽的道堵得严严实实，两辆越野车里的人纷纷戒备，迎面驶去，缓缓减速。

车窗小缝降下，驾驶位的男人和外面交流一番。

看得出来是本地土著人，语言不通表达一半用手势，一半用语言。

江启明：“怎么回事？”

“他们车坏了，要我们帮忙看看。”

“走！”托雷斯道。

路上帮助一二也是道上规矩，然而现在情况特殊，多耽误只会多出分危险。

然而车子还未挪动半米，一道身影突然冲过去，抓住车旁的栏杆，瞬间就翻到了车顶上。

他抓住车顶上的横梁，身体却倒摔下来，一脚踹碎了副驾驶门的玻璃。

江启明在颠簸中看去，对上一双漆黑狠厉的眼睛。

包裹的头巾下，男人皮肤故意抹得黝黑，眼神却如从前。

竟是一年多不见的陆野。

也是将他江家害成如今这样的罪魁祸首。

江启明眼里瞬间充满杀意。

——

晚安

0234 下卷 107，遭遇伏击

江启明在颠簸中看去，对上一双漆黑狠厉的眼睛。

包裹的头巾下，男人皮肤故意抹得黝黑，竟是一年多不见的陆野。

他眼里瞬间充满杀意。

车子加速，江启明拿枪就要崩了他，然而刚掏出就被陆野掐紧他的枪管，用力拽开，子弹擦过男人的手臂，鲜血直流。

后面的车窗户降下，有人举枪射击，然而陆野早顺势滑进彻底，只听得“砰砰砰”激烈几声，两辆越野车车胎被打出好几个洞，车子控制不住方向游龙摆尾撞上灌木丛。

刚才还伪装成当地人的老弱病残，此刻却趴在车边，朝着对方还在挣扎的车轮一顿开枪。

这下车子焊死。

托雷斯大怒，江启明更是发疯般抓过他的枪。

陆野立马喊了声：“老余！”

借着车辆掩护的老余和萧然立马撤退，滚进灌木丛中。而不过几秒之距，那辆横亘在小道的车子瞬间被打成了晒糠子。

狙击枪的杀伤力远远越过手枪，江启明还在瞄准远处，势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陆野借着车底掩护，扣动扳机，迅速打掉江启明手里的枪，只闻得“砰砰”两声，江启明手掌鲜血淋漓。

“他妈的！”

然而还不及愤怒，风里一股火药味传来，托雷斯察觉出不对。

“下车！都给我下车！”

托马斯迅速撤退下车，后面那辆没来得及下车的直接跟着飞过来的汽油瓶子一同染成了火海。

江启明数枪连发，直接射击匍匐躲在车后的陆野。

可有其他人掩护，老余扣动扳机，直接打掉了他手里的枪。

江启明嘴里骂骂咧咧，抬起狙击枪夹在左手臂上，只闻得砰砰几声，连同树林都直接着了火。

突然，一道身影跃飞过来，从破碎的玻璃窗钻进去，陆野一脚踹在他的脑袋上。

江启明要掏出手枪，却被他绊住手腕，扭打间两人直接从车上滚下去。

江启明手疼剧烈，一脚踹向他的腹部，

陆野生生守住受住后，扣住他手里的枪，扣动扳机，只听得砰砰数下，子弹悉数打完。

他出拳狠砸江启明脑门，江启明左手本就受伤，单手还击困难，腿要钳制对方，却被陆野手臂卡住脖子，狠狠往树桩上一撞。

江启明瞬间瘫软如泥。

陆野用绳索缠住他的手臂，将他死死摁在地上。

托雷斯已经被萧然制服。

帮助江启明四处逃窜这一年多，好几个手下折他手里，托雷斯早就心生不满。根本连交手都没过几招，直接投降。

陆野将一滩烂泥的江启明拎起来，手铐铐上。

“你他妈故意诱我逃来墨西哥是吧？。”

江启明吐出口血水，这才回过味来。

难怪前半月几次洛杉矶的追踪都不痛不痒，逼得他一路南下，却从没打过照面。

陆野不置可否。

“谁让你蠢，哪有洞往哪钻。”

红色通缉令在别国不具备法律效力，抓人在城市闹得沸沸扬扬必定会引起美国警方注目，与其多番和江启明打游击战，不如诱得江启明逃亡墨西哥，他在必经之路后霍河雨林伏击。

江启明脸色愈发狰狞。

陆野却是没空在意他。

参与这次任务的警员除了看守江启明，老余在换子弹击穿的轮胎。

陆野和其余几人商量对策，刚才枪声四起，怕是已经引起惊动，此地不宜久留，再待下去只怕会成为活靶子。

“陆野，老子都逃出国了你还揪着我不放，这么牵挂我啊。”江启明笑道，“华国那么多犯人能实现你的功勋，偏偏和我过不去，不就因为那个婊子吗？”

陆野眼神阴沉地盯着他。

与生俱来的气场像在俯视。

可江启明笑得更加猖狂。

“怎么看都感觉是我亏了，海上那回她不毫发无伤嘛，早知道有今天阶下囚的日子当初就应该捉来多操两回，那小娘们细皮嫩肉的做起来一定很爽吧，不然怎么会勾得陆警官跟条狗似的为她卖命。”

他能如此猖狂不过是仗着陆野警察的身份，这么多人面前不敢公然对他做什么。

然而话音刚落，腹部被猛地踹了脚——他直接跪在地上。

剧痛袭来。陆野拎起他的衣领狠狠就是一拳。

阳光刺目落在男人眸底，阴鸷显而易见。

“野哥。”

同行的人想阻止，被老余拦手拦住。

拳头到肉。

一声比一声剧烈。

江启明脑袋嗡嗡响，只听得子弹上膛的声音，陆野踩他肩膀，举枪要崩了他。

“你他妈敢！陆野。”

江启明朝他身后吼道，“老子要有个什么事——”

话音未落，子弹擦过他耳后，留下血淋淋的剧痛。

江启明瞬间呆住。

陆野用枪抵着他脑门，黑洞洞冰凉的触感更衬得男人面色冷沉，和平时穿上制服的他判若两人。

“我现在可没穿那身衣服，再敢满嘴喷粪，我他妈一枪崩了你！”

其余几个警员全数沉默，只觉痛快。

职业和身份赋予他们惩恶使命，可往往是这个身份让他们失去发泄的权利，犯人要抓，更要赋予人权。

可为抓捕江启明躺在医院的两人，谁给他们公道？

江启明顿时吓得不言语，陆野收枪，一行人商量回程对策后，开车往回赶。

出了霍河雨林就是圣迭戈，中美没有引渡协议，然而江启明在美犯案不少，目前只能让美审判后尽早遣返回华。

只怕还得耽搁更久。

近两个小时，车子沿着雨林小道不时颠簸，还在内腹打转。

陆野稳踩油门，时不时小转着方向盘，他眼神却放空了半秒，想起答应连织过完年就回去，怕是不太可能。

不知道她会不会闹脾气，大概是想起柔软之事，他眼神较之刚才已截然不同。

突然车里一阵剧烈颠簸，陆野猛转方向盘，轮胎在地面擦出剧烈声响。

老余：“怎么了，野哥？”

“有人伏击，轮胎坏了。”陆野黑眸凌厉，“卧倒！”

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击穿前挡风，直直朝后座而来。

老余猛地将旁边铐着的人摁了下去，厚垫子直接被击穿。

陆野：“有没有人受伤？”

0235 下卷 108，沉祁阳陆野结下梁子

“没事。”

“野哥，都没事。”

话刚落下，又是砰砰几声，车灯和左右玻璃悉数击穿，碎片飞机。

螺旋桨的声音隐约传来，一架直升机在雨林上空徐徐靠近。

明显是有备而来。

陆野立即道：“下车躲避，我掩护。”

老余：“野哥！”

陆野沉声：“我说下车！”

车子歪歪斜斜往前开，在躲避子弹的追击，陆野脸色冷峻，单手抓方向盘，借着车垫掩护，刚才捡来的狙击枪上膛声随之响起，然而·直升机的里程太远，已经超过里程范围。

老余抓着人飞速滚下车时，又是两声枪响。

来自十点钟方向，陆野眼神沉冷，瞄准射击。

“砰”的沉闷一声。

直升机盘旋的飓风将整个雨林搅得动荡不平，通讯台却传来一声低沉的询问。

“车里这人看起来似乎不太好惹，Chen，要不要我一个榴弹帮你解决了？”

照希勒的意思就发射几颗榴弹的事，多死几个也无所谓，霍河雨林好久没有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了。

“我是杀人魔不成？”

沉祁阳冷嗤一声。他一身迷彩服，黑色面巾将他的脸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双眼睛深黑幽戾。

“老子只取江启明的命。”

直升机所过之处灌木飞斜，江启明根本无所遁形。

沉祁阳通过瞄准镜瞧了眼，薄唇微勾。

“三点钟。”

狙击手瞄准就位，然而下一秒，子弹穿风而来，直接碎了他的红外瞄准镜。

手掌随之鲜血淋漓。

“chen，二号狙击位破了。”

当通讯电台传来这句指定的时候，沉祁阳脸色瞬间阴沉下去。

“哪位能人啊？”

希勒却掩不住的兴奋，这狙击技术，要是拉来做雇佣兵岂不是血赚。

江启明的位置一变再变。

沉祁阳借着瞄准镜观察狙击点的位置，越野车后的草丛微微晃动，直升机可以悬停在可以目视地面的高度。

他把驾驶位让给别人，舱门打开，沉祁阳端着把狙击步枪，直接瞄准丛林深处的某个点，干净利落一枪。

树干失去遮蔽，直接冒出人头来。

沉祁阳正要射击，子弹却自地面而来，直直击中了飞机的机翼。

“靠！这飞机是老子借来的。”

“吼什么吼？”

沉祁阳冷冷牵唇，轻描淡写，“我赔你一架便是。”

一侧机翼损毁，哪怕是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仍难掌控，沉祁阳眼里却无半分有可能的撞机的紧张在。

莫名的胜负欲沿着他的血管上下蹿行，大抵是在国内平静太久，沉祁阳竟不着急着先杀江启明。听说这位副局长枪法一流，正好会会。

他道：“降下云梯。”

都是些疯子。

雨林地形复杂，驾驶员云梯降下后，希勒见沉祁阳直接跳了下去，浑然不在意会不会被树枝扎成筛糠子。

陆野已经借着越野车后的灌木丛掩护。

借着扫描镜观察，远处云梯有人跃入丛林。陆野起初以为是营救江启明的人，但看这架势明显不对。

对方明显有备而来，且指挥的人在飞机上，当务之急便是解决这几个狙击手。

陆野看了眼不远处掩藏的老余，他脸色苍白怕是已经中枪，江启明套着脑袋正趴在他身旁一动不动，两人目光对视彼此想法互通。

老余用枪支顶了下身旁的芭蕉叶，“砰”的一声子弹擦过他肩膀射击而来。

狙击手位置暴露，陆野目光在瞄准镜里笔直，枪口偏移，射击。

二号狙击位破。

突然，有红点一闪而过，他身体猛然翻卷进灌木丛，几发子弹却接连追踪他，从他手臂擦过留下鲜血淋漓的痕迹。

“野哥！”萧然的一声惊呼，子弹直朝他肩膀射击而来。

沉祁阳没心思和他们玩捉迷藏的游戏，耳边希勒不时给他汇报各狙击点的位置，他瞄准射击，逐个击破。虽没有逐个爆头，但贯穿伤足以让他们握不了枪。

但枪口瞄准远处的江启明时，他却皱了皱眉，蒙着头的？

就是这疑惑的半秒，身后突然传来丝动静，他侧头猛地避开，然而那道黑影却扑了上来。

陆野掐住他的枪支往旁边一拽，沉祁阳却顺势扣动扳机，子弹擦过陆野面颊，他侧头躲开。

陆野借着树桩躲开，一脚踹掉他的狙击枪，枪支掉落沉祁阳也懒得去捡，他黑眸泛起戏谑的冷意，他踹向陆野的心窝，和他打成一团。

拳脚相向，手臂狠砸，整个灌木丛里都是他们搏斗的声音。

陆野被他肘击向后背，面上泛起一阵疼意，直接扣起他的腿部倒撞向树根。

两个都是狠人，嘴角出血都不曾罢休。

“野哥！枪！”

萧然忍痛扔来枪支，陆野却腾不出脚去接，沉祁阳反手抓住他胳膊，用背后的手枪抵住了他。

风声静止。

哪怕被枪口抵住，命在旦夕，陆野依然眼眸沉静。

“陆警官，何必这么认真呢？”

沉祁阳蒙着面，但声音却很猖狂，“我只想要江启明的命而已。”

“你认识我？”

陆野审视地看着他，“华国人？”

他除了双眼睛外其余猛地严严实实，大概真实身份不宜露面。

沉祁阳：“大名鼎鼎，谁不知道？”

陆野道：“既然是华国人，就该知道江启明是警方通缉的要犯。”

“陆警官这是谈不拢的意思？”

枪支对立的两方，陆野眼神沉默笔直，沉祁阳所有神色掩在面巾之下，但却是显见的狂妄恣凜。

陆野不说话。

沉祁阳笑了笑，眼神却骤冷。

“那我只有连你一起杀了。”

—

宝们晚安。

沉祁阳视角：仇人变姐夫？

0236 下卷 109，结大仇&送花

沉祁阳笑了笑，眼神却骤冷。

“那我只有连你一起杀了。”

他抵着陆野眉心的枪口缓缓往下，眼神不可一世，像是在思索哪处让他毙命，然而还没扣动扳机。陆野拦截住他枪管反手一掰，沉祁阳眼瞳黑沉，顺势射击，“砰砰砰”数枪。

萧然正准备伏击他，不成想男人突然调转方向，直接将蒙着头的江启明射成了筛子。

陆野抓死他手里的枪往远处，扣动扳机，砰砰砰砰数下枪里子弹悉数打尽。

飞鸟虫蛇惊走，灌木丛被压弯。

老余忍着剧痛握枪对准沉祁阳，然而两个男人在丛林撕打，身影飞快无法瞄准，几次射击都被沉祁阳卷住陆野胳膊，直接让他给自己垫背。

子弹“砰”的一声射进他手臂，陆野借势脚下碾着棍子用力，木棍在他手里成了利器，扎进沉祁阳的枪口，他脸色微变。

陆野借着树桩的俯冲，一脚狠踹在他肩膀上，他正要捞起刚才的枪。

然而这时却响起“砰砰砰”数枪，希勒几人下飞机而来，对方持有的是 akw 狙击枪，被红点瞄准眉心，陆野神色平静，竟也淡定地扔了枪。

准备射击的希勒见他丢枪，也没再有开枪动作。

口出狂言是一回事，在别国闹出几条人命可不好收拾。

希勒笑看了眼沉祁阳，见他居然挂彩。

“你也有今天？”

沉祁阳懒得搭理他的幸灾乐祸，直接将插进手臂的棍子折断。

鲜血沿着迷彩服涌出，看着都疼，可沉祁阳却眼都不眨。

远处有警察想伏击，沉祁阳一枪将对方手中的枪支打掉，转而示意对面的老余。

“你。”他微抬下巴，“把他的头巾扯了。”

蒙着头巾的江启明如一滩烂泥软在地上，胸膛已经被打成了血窟窿。

哪怕铐着手铐，沉祁阳仍要确认。

老余手缓缓伸向旁边。

陆野看出他的意图：“老余！”

沉祁阳一颗子弹爆了他的手，阻止他想要偷袭的动作。

“警官，我可没有这么多耐心。”他耷着剑眉，似笑非笑，“你再搞小动作，我不介意送你去见阎王。”

头罩这次缓缓扯了下来，然而却是张黑人的脸。

沉祁阳脸色微变，转而看陆野。

“人呢？”

“谁，你要找的难道不是他？”

陆野眼神平定，哪怕被枪指着丝毫不慌。

同行十名警察，其余六人早押着江启明深入霍河雨林。

陆野不过是做靶而已。

沉祁阳瞬间想明白，太阳穴青筋一崩一崩。

“你他妈在耍我玩。”

他一脚踹在陆野腿上，陆野没站稳，猛地撞在树干。

一抬头就被沉祁阳用枪狠狠抵住，他道：“我再问你一次，人呢？”

男人收敛所有神色，眸光生刺，戾气突然就上来。

伏击只能一次，再想射杀江启明就难了。

话音刚落，就响起警报的声音，这里已经霍河雨林的边缘，下山就是城镇，当地警方听着枪响派人上来巡逻。

“还不走吗？”陆野与之对视，黑眸审视夺势像只狼，“等警方巡逻上来，我们怕是都走不了了。”

希勒也在旁边眼神示意，他刚判断声音来处。

怕是十分钟内就会到这。

沉祁阳习惯少费兵力，螳螂不在黄雀在后是他常玩的，没想到如今也有被算计的一朝。

这口气简直如鲠在喉。

面巾遮掩下，男人一双眼仿佛生着刺般，晦暗幽戾。他枪指着陆野，嘴角忽而提起一个弧度。

“陆警官，回见。”

说完，沉祁阳便和其他几人消失在丛林深处。

*

研讨会结束。

几个与会者过来和连织交流想法，绿植和建筑相结合的念头过于大胆，后期维护成本高，有些人踌躇不前，担心这是悉尼歌剧院再现，但若是一旦实施，必将会导致建筑往新纪元发展。

其中不乏连织早想合作的建筑所，交流完之后沿着大厅出去，却见 Richard 和其余几个有分量的大佬在和宋亦洲聊天，大约信诚东方承办建筑峰会的场地，具体的感谢还是要有的。

连织纳闷他怎么会成为酒店控股人，但这个时候明显不是询问的好时候。

她佯装不见的从他身旁经过，突然身后传来低沉一声。

“连小姐。”

哪个连小姐，她现在可姓沉。

连织步伐未停。

这次的声音却有些慢条斯理，细听还有些威胁在。

“连织。”

刚才她拿话筒的时候可介绍了自己的名字，这下出大厅的人都纷纷看向她。

再走就不礼貌了，连织回头，撞入一双沉沉如雾霭的眼里。

有些人哪怕站姿懒洋洋的，都偏偏让人觉得一丝不苟恰如其份。

他和旁边的女士礼貌颌首，是非常礼貌，点到为止的弧度，又笑看了眼连织，目光似有些好整以暇。

他们交谈声音隐隐约约，连织只能从他流利的英语里听出有约二字。

转眼宋亦洲已经超她走来。

“巧啊，宋总。”

她笑里露出八颗牙齿，标准的假笑，宋亦洲勾了勾唇，缓缓止住弧度。

“巧，没想到会在这遇到你。”他慢慢走近，“说起来国外是真挺小的。”

屁！

连织要不是顾忌公共场合，已经翻起了白眼。他明显早就知道。

“宋总，你怎么会是信诚东方的…”

这家酒店的股权关系宋氏很明显不在其中。

宋亦洲寻常道：“不奇怪，我也快到中年了，总不能所有基业都依靠着宋氏。”

男人随意的一句话连织却不可谓不震惊，所以信诚东方这个品牌早年是被他收购？要知道这可是全球最大的六星连锁。

而且中年是什么鬼。

说你自个老就算了，别内涵我啊。连织眼珠子转了转，想起他只比自己大三岁，突然就不想和他说话。

很奇怪。

宋亦洲这几天在会议和飞机上来回奔波，倦怠藏匿于微皱的眉心。

但看到她的微表情，放松的笑意缓缓凝于嘴角。

“昨晚休息得好嘛？”

很好。

六星酒店的标志并不至于价格，而是恰如其分的服务。专门的私人管家，绝佳的地理位置和绝对安静的环境，连着酒店长廊都有自带的香氛系统。

那味道令人着迷。

连织正要如实点头。

等等！

如果他是酒店 CEO，那么昨天瑞士银行的经理携八个工作人员兼两个保安，如此浩浩荡荡进出酒店，会不会有人已经给他报告了。

连织瞬间想绕过这个话题。

宋亦洲却漫不经心道：“昨天经理给我的助理报告，说是有十余个西装革履的人似乎来头不对，后来自称是瑞士银行的相关工作人员因着业务需求需要进出酒店。”

啊啊啊啊。

连织自动封闭了耳朵。

宋亦洲缓缓笑道：“你打开保险箱了？”

“不行嘛？”淡然的最高境界就是理直气壮，连织道，“保险箱的密码是你告诉我的。”

宋亦洲点了下头，似笑非笑看她。

“拍照留存证据了吗？”

有些人就是这么讨厌，说话做事仿佛能把别人看得穿穿透透。

连织瞬间更不想和他说话。

宋亦洲也不提这茬了，抬手看了下表。

“现在时间不晚，但伦敦却是足够的无聊。”他说若是她有时间，愿不愿意和他去参加一个宴会。

“不了，宋总我挺忙的。”

她说的煞有其事，仿佛一刻都抽不开身。宋亦洲知道是托辞，也没强求，旁边的助理递上来准备已久的花，宋亦洲上前递给她。

动作明明郑重万分，却足够的漫不经心。

“宋总？”连织眼神疑惑。

是澳洲腊梅，如满天星的嫩芽簇拥在饱满的红色花瓣里，淡淡香气拂在半空中，一缕缕钻进连织的鼻尖。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在她往上走的每步台阶里应该值得某些明艳的东西去纪念和庆祝，鲜花最为合适。

宋亦洲已经坐车离开。

连织闻着那股香味，伦敦如雾霾般的天气突然就明朗了不少。

有事只是托辞，实则是拒绝和他有太多接触。连织正想要要不要约孙晴出去逛逛，就在大厅门口遇到了助理簇拥的孟澜。

孟澜明显还记得她，一声“连织”让她受宠若惊。

“老师。”

孟澜表示伦敦挺冷了，这样下雪的季节适合喝点红酒，交交朋友。

连织本以为她喜欢生活清静，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闲情雅致。

“切尔西港的游艇上有场晚宴，不知你是否愿意陪同我一起去。”孟澜说刚才峰会时间太紧，很多问题她都没来得及细问。

连织求之不得。

“好啊。”

她坐着孟澜的车到了切尔西港，富硕的码头，私人游艇停泊其间，专门的侍者将他们引上码头。

那是建筑峰会之后场还没尽兴的宴会，大佬云集，还有些商界的熟面孔。

宋亦洲也在其中，目光对视间他毫不意外，好整以暇地看着她。

连织想起刚才自己说的有事。

“……”

——

今日一更

晚安

0237 下卷 110，放下

脸皮厚到一定程度，便是能当做旁若无事。

港口酒色迷离，他在人群交际里，投来意味深长一眼，连织接过侍者递来的香槟，轻抿一口，淡香扑鼻连着那丝尴尬也荡然无存。

游艇上人不少，不刻意上前两人也算没有交集。

只是游艇之奢靡让连织暗自咋舌，健身房无边泳池和直升机停机坪应有尽有，拜喜欢游艇的表哥梁允恒所赐，两月前其购买的游艇刚办理完船舶登记，超三亿欧元的价格简直不能用天价来形容。

如今这艘游艇很明显有过之无不及。

主人家大抵喜欢星空，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立于甲板之上，游艇内部鲜有的蓝色和金色碰撞，让人入置梦中

“老师，游艇的主人家是？”

她目光已经自动注目远处 Richard 旁边那位中年男人，靠投资房地产发家，如今只怕半个伦敦都是他的。

孟澜但笑不语。

“我带你去见见。”

她带着连织去往宴会厅，Richard 就在边上，连织已经有了答案。

几个男士在他们上前时已经转过身来，孟澜算是建筑界的前辈，自然没人敢懈怠。全场几人目光轻碰，只除了连织和宋亦洲。

宋亦洲轻声颌首：“孟老师，来伦敦这两天还习惯吗？”

“宋先生。”

大抵是比必然经过靠在舷梯边上的宋亦洲，孟澜和他打了声招呼。

宋亦洲也礼节性地握她指间，淡笑道。

“孟老师来伦敦这两天还习惯吗？”

“久在宁静难得热闹，与我而言是幸事，倒是你一向不喜伦敦的冬天，怎么今年？”连织听他两语气挺熟稔，正觉纳闷。

孟澜转而看向连织，给他两做了个介绍。

宋亦洲：“连小姐好。”

“你好。”

两人指间轻轻交握，被握住的地方微微发烫，连织腹诽他的装模作样。

孟澜笑道：“你两都在京都，平常应该有挺多机会见面，怎么居然不曾见过。”

“宋总鼎鼎大名，哪怕不曾见过也名声绕耳。”

连织说京都挺大，平常还真没碰过面。

宋亦洲淡笑看她，也陪着她演。

“连小姐今天在峰会上言及自然，不知道是否喜欢星空，伦敦今晚的天气不错，这里有架望远镜倒是可以看看星星。”

他道，“就是游艇背景色过于鲜亮，怕是会影响效果。”

“我觉得还好。”

连织不认可，“大多游艇多是选用白色，蓝金色稀有，远远看去像个漂浮的宫殿，主人家挺有艺术品味的。”

宋亦洲挑眉道：“你真怎么想？”

连织猛地察觉他笑意不对，就听孟澜道：“阿织，刚才你不是问我游艇的主人是谁，不就在眼前？刚才这番夸赞我相信是对亦洲的最大认同了。”

连织：“...”

靠！顿时一个棒槌瞧来，她想起刚才那句狗腿的夸夸，顿时恨不得收回。

宋亦洲看她这样，哪怕脸转向别处，嘴角仍然深深弯着。

大概是在他面前出糗，连织没再凑上去。

她忍不住思索宋亦洲举办这次聚会的目的，有什么念头悄悄发芽又被连织狠狠掐断，她没这么自恋。

但唯一清醒意识的是宋亦洲比她想象中更有钱，之前连织见识了沉家和梁家权利财势后也曾纳闷，沉母替沉希选夫婿时为什么选宋家。

不是力求门当户对吗？明明沉家权势在宋家之家，如今再看这架势，怕是宋家的财力不容小觑。

场内大多都是建筑界的前辈，没想到在权威报纸上不苟言笑的Richard此刻也跟个和蔼的小老头一般，身旁的助理如今也成为他的妻子，见到连织后她笑意温婉。

“你比报纸上还要美丽。”

连织愣了一愣，想起梁老爷子的登报在国内可是沸沸扬扬，没理由泰晤士报上没有半点风声。

她笑容渐真，轻声道谢。

刚才在峰会上和她闲聊的白人小哥也在，短暂交谈几句后。

“那位你认识吗？”他吹了声口哨，道，“华国的哈市剧院就是他设计的。”

连织看着对面那位穿着度假风的老头，惊得差点捂住嘴。

“外界传言他不是…”

“疯了？”

他笑道，“那只是为了躲懒的借口，十年前卡塔尔皇室请他去设计运动场馆，他怕搞砸了从此一疯不起。”

连织啼笑皆非，但也同时感到压力。刚才几个建筑大所的合伙人都朝她递来橄榄枝，想在绿洲落成之后的参与合作。

这很明显是在看建筑能否经得起实用性的考验。

垂直绿洲一天没有落成，社会影响和风险都是未知数。若是到时候成为另外一个悉尼大剧院，便是建筑史的笑话了。

.....

宴会过半，连织靠在甲板上吹风。

远处是浮光掠影的切西尔港，巡逻灯光一束一束，仿佛座不夜城。

“怎么一个人在这？”孟澜站在她身旁，明明白头，却有股低醇的红酒气飘过来。

“孟老师。”连织转头看着她，目光带着赞赏，“你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那我该是怎么样。”

孟澜说难不成她该是个伤春悲秋的老太太，还是心如死灰形容枯槁的风烛残年？

“Amelina 和 Benjamin 走的那年我的确如此。”

孟澜仰头望天，连织猜她一定在想念两个孩子，丈夫前一步海底潜水出意外。

后面她的子女便葬身在反动分子阴谋里，制造暴乱的人当场自杀，她连报复都做不到。

孟澜没再提这茬，转而她。

“作品在我来伦敦之前主办方就发给我，一直想见见垂直绿洲的主人，没想到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连织不好意思笑笑，她又道，“我自问识人不差，但高台那一眼对视我很惊讶，有一瞬间像是看到双饱经沧桑的眼睛。”

她随意的一句话，却让连织浑身震颤。

仿佛对面之人一双眼睛能看清她的两辈子。

“经历多不是件坏事，但于设计而言必定成为阻碍。”

孟澜说想要在创作这条路走得远，必定不能赋予个人欲望，贪念，仇恨，哪怕只是骨气都会导致下笔那刻由情绪主导。

“匠气的作品千千万，越往前走便越难回头了。”

连织嘴唇微微颤抖。

像是被她说中一般。

重生回来后，其实她所有作品都差强人意，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才华有能力，迫不及待想在建筑界登顶。尤其是报完仇，她疯狂接项目却多次设计受阻。

这次绿洲项目其实是兵行险招，若是时间证明它是失败的，她想想都觉得后怕。

连织这次来英国，瞻仰这些大师问鼎世界的作品时，油然而生一股茫然。

她怕是永远都设计不出来。

曾经引以为傲的创造力，似乎在重生后就离她远去。

“孟老师…”她突然感到鼻酸。

“Amelina 和 Benjamin 离去的那年我开始一蹶不振。”孟澜说连笔她也拿不了，抑郁症发作不敢出去，甚至有轻声念头。

“那您后来是怎么？”连织记得她二获普利兹克奖。

这也是连织最钦佩她的地方，想她上辈子因为沉希的打击一蹶不振，若不是偶得重生怕是早成了滩烂泥。

“因为，后来我开始遗忘。”

“遗忘？…”

孟澜说丈夫和孩子的死之后，她接受朋友和工作伙伴的同情一直待在屋里，他们耐心听她哭诉，甚至对她的经历保有同情，长此以往的抑郁，她活在玻璃罩里。

“某天，我突然发现是我自己在选择不幸。”孟澜说，“久久走不出来也是我自己不愿，我没法承受他们离开所带来的改变，所以故意将自己封在崩溃里面。”

连织陡然一惊。

被看得穿穿透透让她下意识想反驳，可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重生后的连织活得像把弓，时时绷紧，情爱交给了陆野可信任并不完全敢交付。

哪怕复仇完她也并不痛快。

她总是用上辈子受过的苦难来鞭策自己，时时戒备，常常不平。可如今孟澜却说是她把自己封在苦难里。

怎么可能？

海上茫茫一片，漫到连织眼眶却起了水雾，她心脏情不自禁发烫发紧。

为自己，也为孤身半辈子的孟澜。

“后来我就慢慢遗忘痛苦。”孟澜说她开始关注当下，并把所有“当下”当成新生起点，譬如现在，以雾霾著称的伦敦城，今晚却是少有的星空明朗。大自然之造物，千奇百怪这些都足以让她感到快乐。

“当想法足够放空的那天，我就情不自禁重新开始拿笔，那才是设计师想表达的本身。”

孟澜转而看着她。

“阿织，你之前应该受过很多苦头吧？”

那一瞬间连织鼻尖发涩，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有太多人问过之前她是不是吃过苦，梁老太太，沉母，陆野…
和得知她养父身世的宋亦洲。

可没有一刻，让她感觉到完完全全被理解。

久久温和的对视下。

“过去太久，我好像也记不得了。”连织眼眶含泪，却在笑，
“孟老师，以后我还能再找你嘛？”

“当然，只要你愿意。”

—

还有一章

0238 下卷 111，摸喉结

….

游艇之行，有什么执念彻底被连织放下。

这个夜晚，如此适合在酒店里泡澡喝香槟，再待在这里就太浪费了。

她沿着甲板往回走时，天色太暗过转角时无意撞上来人的胸膛。
。

连织往后踉跄，却被他扶住胳膊。

“这冒失病还是一如既往。”虽然话里的斥责，但语气却是柔和的。

连织回怼道：“宋总神出鬼没的功夫还是一如既往。”

说的是他突然出现在峰会上，又成了游艇主人。

宋亦洲嘴角刚露出一丝笑，却在对视那瞬微微一停，她已经扭头看向别处。

但睫毛湿漉的模样却停留在男人脑海，他也没再接着这茬。

“今夜星空不错，在这真的浪费了。想钓鱼吗？”

“...啊？”

话题转换度太快，连织愣住。

而等一艘小快艇开到港口，助理交上来钥匙，当宋亦洲伸出手时，连织或许真是鬼迷心窍。

又或是夜色真的能降低人的防备，快艇出游而已，又能这样怎样呢？

她放下多日戒备，将手给他。

快艇一直朝河下游开去。

浇灌而来的风一阵冰凉，却莫名让人胸腔快意。

两根鱼竿靠在船舷上静止不动，在等着鱼儿上钩。

“动了，动了！”

连织突然惊喜出声，她猛地一拉鱼线，本以为会有大收获。

结果鱼钩上面空空如也。

宋亦洲在旁轻笑了声。

“这么没耐心，鱼儿怎么会上钩。”他道，“你以前好像也不这样。”

靠！这话绝对意有所指。

连织猛地瞪他一眼，却见他鱼线开始猛跳，他却气定神闲，几秒后狠地一拉。

猎物上钩。

“这什么鱼啊？”连织还从没见过。

“欧洲河鲈。”宋亦洲挑眉，“这鱼平时特狡猾，一般还钓不到。”

连织小声腹诽。

“所以狡猾的鱼栽在了更狡猾的人身上。”

宋亦洲侧眸看她，嘴角弯着。

“我姑且当你夸我了。”

脸皮可真厚。

今夜星朗月淡，一盏灯光照着，宋亦洲将鱼鳞挂掉后，薄薄切片，锋利刀刃从小鱿鱼身上刮过，旁边临时搭的烧烤架烤得滋滋作响。

他两边忙碌，也丝毫不显慌乱动作很是漂亮。

连织：“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些？”

这男人之前可啥都不会，连泡咖啡这种低级活都是可劲使唤她。

宋亦洲抬眸看她。

“连小姐，人都是会变的。”

连织“哼”了声：“我只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你确定嗟来之食的人现在和我讨论这些？”

“喂喂喂，你要把鱼端到哪里去，我也有钓的份。”

...

一份凉拌，一份烧烤。

等宋亦洲弄好后放在小桌上，连织用鱿鱼腿沾芥末后扔进嘴里，味道好吃唉，要是酒就好了。

刚有这念头，宋亦洲就拿了箱啤酒过来。

拉扣勾开，漫上来的水泡浸湿了连织的手指，她迫不及待喝了口。

宋亦洲蹙眉：“少喝点，这只是解渴。”

“啤酒而已又喝不醉。”

说着她又喝了一大口，海风吹来，坐在游艇里面吃烧烤可啤酒，别提有多惬意。

连织忍不住轻声道：“宋亦洲，谢谢你。”

“谢我什么？”

淡淡的烟雾缭绕上他的面容，眼睛像是烤炉里的火星，格外灼人。

连织对视两秒，又挪开。

别以为她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孟澜老师刚好那么巧邀请她来游艇聚会，又那么巧和他熟稔，又巧到会去甲板说那番话。

欣赏她固有原因，但看他两如此熟悉，有没有可能其中有宋亦洲推波助澜呢。

他是认定了某些情绪被她死死压抑着，只能找惺惺相惜的人才可能纾解吗？

连织不知道他到底看出什么，对面这个男人有时候真的蛮可怕，问三成能察觉到十成。

且某些行为不细想绝对察觉不了。

她曾因为恐惧想远离，但到底他没伤害她。

宋亦洲也没继续聊这茬。

“之后打算干嘛？”

不止是在问她的事业发展，还是报完仇想干嘛。

连织看着海，道：“打工啊，我不还欠商德集团为其两年的项目嘛。”

宋亦洲笑了。

“再之后…”连织打算好好沉寂下来，研究生毕生她还想继续深造，UCL 的建筑学院是她梦寐以求想进的。

留学做项目两不误，又能离沉家远一点。

到那时只怕沉希江启明的事情都告一段落了。

她喝了口酒，又转而看着面前的宋亦洲。

“有没有人和你说过，太过聪明不是件好事。”

她目光暗含幽怨，在指他的九曲十八弯心肠。

宋亦洲微挑眉：“有吗？我只知道去奈何桥都不能当糊涂鬼。”

“切，才不是。”

太过洞察人心就会让人恐惧，特别是像连织这种边界感强的，但转念一想身边这几个男人好像心眼子都多。

烦死了！

宋亦洲看她微微皱眉，以为是反感，他叹气道。

“我对你做什么了？”他道，“再怎么样那也是对别人。”

谁是别人，谁又不是别人。

连织不敢去细究，更不敢去看他坦诚的目光，又是一口啤酒下肚。

一罐又一罐，七八个易拉罐零零碎碎躺在脚边。

不过十一点，刚才还在船上信誓旦旦说不会醉的，此刻已经软成了泥瘫在男人怀里，回酒店的时候，宋亦洲是从地下停车场上的电梯，没有多少人看见。

复古色风格的电梯缓缓往上，负责电梯上下的侍者不识宋亦洲的身份，只抬头看见活色生香的女人被男人公主抱在怀中，驼色大衣已经缓缓敞了道口，如羊脂白玉般的脖颈露了出来。

他明明足够绅士，手指骨节修长只扣在她腰上，但宽阔体型带来的身量差却让人无端觉得欲气，让人面红心跳。

她也真是喝醉了，一会在他肩膀上蹭蹭，一会不自觉拿他的衣领擦嘴巴，像是喝醉的水獭。

灯光柔和，谁的目光也在不自觉中放柔。

宋亦洲将她抱去床上。

房内热气足够，外面风雪交加，独独她睡得香。连着刚才的无意识亲昵也没有了。

也得亏她沉睡，不曾知道男人指腹摩挲着她的下巴，缓缓抬起，如桃花瓣的嘴唇一低头便能贴上去。

加湿器的薄雾缭绕上宋亦洲浓黑沉郁的眸子，像是欲念难消，喉结滚动了不止一遭。

他最终放过她，帮她掖被子，然而连织却猛地坐起来要吐。

宋亦洲带她去卫生间，吐倒什么也吐不出来，漱口的水倒喝了不少半瓶。

她拿他的脖子做支撑，两手都圈了上去。

“我今天有点点开心。”

她眼睛眯了条缝，宋亦洲也低头看她。

“开心什么？”

“不告诉你，等你回来才能说。”她呓语着，“陆野，我好像有点想你了。”

宋亦洲瞳孔一缩。

刚刚浮于嘴角的笑意瞬间荡然，他眼神一冷，扣住她的腰摁进怀中。

连织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的身躯和墙壁逼于方寸之地，宋亦洲捧起她的脸，男性气息混杂酒气喷洒在她脸上。

“好好看看我是谁？”

他眼里带着焦灼和凶狠，还有清醒时绝不会袒露的无力。

连织挣扎不开，有些懵怔地看他。

可灯光太暗，她只能看见他领口敞开一粒扣，有性感的骨头连着筋脉隐隐约约，那是她今日在峰会会场远远一望产生的绮思，如今酒醉后胆大包天。

“你这里..还在动。”

她眼睛湿润迷茫，手指缓缓触了上去，殊不知凸起的骨头顺着她手指缓缓往下，热度几乎能烫伤她。

哪里传来吞咽的声音，像是野兽进食的漫不经心。

——
下章上肉，宝们晚安

简而言之就是陆野和弟弟集体被偷家。

0239 下卷 112 (H) 黑丝 play

是哪处的火焰滋滋燃烧，压抑着，却怎么也压抑不住。

他鼻息滚出来的气息带着灼人的烫，她仍在不知死活地轻轻触摸，大抵是自己没有这东西，才会在酒醉后带着孩童的稀奇。

手却被猛地攥住。

不容抗拒的，浓烈的荷尔蒙一息一息灼在她脸上。

“想看？”

昏暗的灯光悉数被他头顶遮挡，连织看不清他的神色，手却被他带着。如同拆礼物般，解掉了他的衬衫扣子。

一颗，两颗….

明明只是看喉结，可随着五六颗扣子悉数剥开，代表温润谦谦的领结摘下，银色西服下敞露的胸膛更像是个衣冠禽兽。

无人瞧见男人眸底的晦暗和沉迷，他像是个耐心极好的猎人，诱着她步步沉沦。

当手毫无障碍触上男人喉结时，她手心情不自禁一蜷。

好烫…

他皮肤的颗粒感几乎要烧伤她，她手指跟着他滚动的喉结往下，隐约吞咽声带着原始的危险。

宋亦洲低声：“想亲一亲吗？”

“..不行…”

她摇着脑袋，模模糊糊的意识仍觉得不应该。

“我有男朋友的。”

男人黑眸骤然变得晦暗。

“知道你有男朋友，亲亲又不会怎么样。”他摩挲着她的脸蛋，声音微哑，“亲亲它也会动。”

“真的？”

或许曾经有过这种老色胚的念头。

在酒醉后她目光涣散，那股好奇心丝丝缕缕钻了出来，她嘴唇缓缓贴上去。

宋亦洲蓦地一僵。

冰凉柔软的触感，偏偏她舌头沿着他喉部缓缓滑动，像是小孩吃糖般嘬了口。

下腹支起的帐篷在这一刻发胀到极致，胀得他发疼。

男人喉头滚得厉害。

他手早已掐在她的腰上，那力道扣得连织莫名腿软，是哪里来的气息浓烈而醉人，带着丝熟悉的木质香。

她鼻尖在他脖颈微动，像只寻觅的小狗。

“在闻什么？”他很努力压制鼻息的灼热。

“你..你好香..”

连织举着脑袋看他，眼眸清亮。

那一瞬，绷死在男人脑子里的弦彻底挣断，他碾着她的唇是如此用力，连织刚要说什么，他却扣着她的后脑勺，深深吻了下去。

唇舌交缠，窗外的雪粒猛地扣击窗户发出声响，连织腿软般站不稳，拼命朝后仰去。可腰肢被他死死扣在怀里，身后是冷硬的墙壁。

冷热交替间男人舌头卷入她嘴里掠夺她的气息和津液，从温柔渐渐变得粗暴，他在黑暗中深深凝视她，加重力气，噬咬她的唇瓣和舌头。

像是有条带着香气的蛇拽着连织往深渊里拖，她想要挣扎，甚至抓紧他衬衣的手已经拧起了旋涡，可男人却握着她手放于他的胸膛之上。

到处都是他的温度，到处都好热，热得恨不得抱紧他。连织浑身莫名抖擞，挣扎渐小，像是着了魔圈着他的腰回应他。

他们的唇紧紧黏在一起，舌头不停地纠缠，再纠缠。

他五指钻入她的黑发中，她被迫仰着脖子，感受着男人的吻在她脖颈上辗转，哪里传来拉链轻微的撕扯声。

宋亦洲手掌钻入她裙子，隔着丝袜重重罩住她的私密处。

“啊~~~”

突如其来的刺激让连织险些咬了舌头，好痒好痒，他手指在她缝隙里抚来抚去，像是张了千千万万的蚂蚁在啃着，她情不自禁绷紧脚尖。

到了这儿，宋亦洲动作反倒缓了下来。

包裹在红色丝绒裙的长腿被他勾起一只，黑丝下骨肉均匀，让人看上一眼便能失控，更何况宋亦洲一低头便能瞧见饱满箍起的浑圆，刚刚好的勾勒在布料里。

她身体的每一处他都曾尝过，知道是何等难忘滋味。

过往每一次都游刃有余，可独独这回沉沉晦涩的眸底像是翻卷着狂风暴雨。

越渴望，动作便越漫不经心。

宋亦洲没再吻她，只额头抵着，鼻尖舒出的热气要烧伤她。连织红着脸蛋，左右无所适从的躲着，可哼叫的声音是那样动听，叫人闻之发疯。

突然，他摩挲在她花心的手指，就这样一停。

欲望如同蜘蛛网一般敷住连织的理智，她咬住嘴唇，仰头要吻他。

可渴望并无半点缓解。

宋亦洲由着她不得章法，声音低而哑，带着蛊惑。

“有男朋友了…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酒后反应太慢，连织缓缓眨动着双眸，有一瞬间要想起什么。

可他指腹顺着她腿心一捻，崩裂的快感袭来，双腿自动得溢出了水儿，沾湿了他满手。

好湿好湿…

她像是在潮热里迷失了，只有更深地攀紧他才能找到方向。

“要…好痒…要..”

宋亦洲低声：“要什么…这样？”

他手指顺着她臀缝揉过阴蒂，霎时灭顶的空虚重重撵过连织的脑子，她情不自禁点头。

“要了我，就不能反悔了？”

私密处瘙痒难当，她稀里糊涂地应诺，殊不知男人眼神浓稠得吓人，压制到极致的手臂青筋暴起，在这一刻欲望才彻底释放。

….

房间黑无一盏灯，窗帘却大敞。

伦敦繁盛的夜景透过落地窗照进来，落在床上女人春色荡漾的眸子里，仿佛都能泛出水来。

她一会抓着枕头，一会揪着床单，那低低的吟哦声却在房间里此起彼伏。

最私密的两处仿佛有火在烧一般，连织蜷缩着脚趾，情不自禁往上躲。

迷离夜光下她身体赤裸如雪，细瞧她腿心的布料不知何时被撕开，黑丝却还套在细长均匀的腿上。

随着脚趾在乳白色的床单蹭动，让人看得血脉牵张。

她往床头跑，嵌在她穴内的两根手指便如影随形，抵开层层叠叠的媚肉在她花心里骚弄。

“啊…嗯啊…”

如波浪般的轻插让她不自觉抬起屁股，仿佛欲火焚身般，想有其他巨大的物什捅进来，狠狠磋磨。

习惯陆野的欢爱后连织湿得很快，此刻被细拢慢捻的对待反倒有些受不住，像是锅沸腾到极致的水，随着男人玩弄她的穴，吞咬她的乳满得要溢出来。

淫叫声一浪高过一浪。

宋亦洲喘息声粗重，感觉自己肿胀的那物下一刻就要炸裂。

手指撤出，他唇舌猛地含了上去。

“呜…”

像是海浪拍打而来，她踩在他肩膀上的脚趾蜷缩再蜷缩，他用鼻头蹭，嘴巴含，舌头再在她穴口处反复的搅。

那声音混着她的啜泣好不疯狂，只消听上一声便面红耳赤，她眼里弥漫着泪水，反复滴落在枕头上。

“别来了…呜呜…”

这声音娇媚入骨，仿佛更像是求欢。

宋亦洲终于不再折磨她，大敞的腿儿被他抬高完全打开，反折回去。

膝盖几乎抵着她的肩膀。

那敞在夜色下的嫩穴就这样完全暴露在他眸底，粉肉正翕动，幽深的甬洞微微蜷缩。

男人天生都是视觉动物，更何况她两腿穿着黑色丝袜，正分搭在他肩膀上，他额上青筋崩跳，那眼神瞧之让人无端害怕。

“别…别…”她已经退到床头退无可退，肉棒缓缓戳开缝隙撵过阴蒂，那灭顶的刺激让她哭音细碎。

“呜呜..”

“别怎么？”

他恶劣地用顶端杵着阴蒂，欢愉刺激粉穴自动张开，像是迫不及待吞咬着什么。

肉棒顶端顺着穴口狠狠往里刺，她眼里涌着泪，连着头指都绷得死死的，宋亦洲捞起她的脸蛋低头吻住。

结合的记忆过得太久太久，以至于再次发生令人欲泪。

他的吻有多温柔，下面进犯得便有多强势，她大张的腿儿还被反压回胸前，狰狞巨物将穴口撑开到极致，几乎要崩裂开。

疯狂媚肉层层叠叠吸裹上来，他咬紧牙关不过轻轻抽动，娇媚淫荡的叫声便从连织嘴里溢出，爽得她用力在她背脊挠过一道。

**

今日一更，晚安宝们。

0240 下卷 113 (H)，求欢

夜里能无限扩大人的感官，她泛着花水的眸子微波荡漾，像是迷失在了大海深处，可眼睛看不见，那被占有的无措和灭顶刺激便梭进她身体每一处。

男人好重好重，胸膛狠狠碾压着她的乳，肉棒嵌进穴里反反复复的磋磨，骚包包被不停顶开再顶开，媚肉缠着棒身被拖拽出来又狠地陷回去。

明明片刻前才如沾着蜜水的娇艳花朵，此刻被摧残得歪歪斜斜，连着花瓣都被碾成了汁水，让人恨不得啜吮吞入腹中。

“啊..呃啊..嗯啊...”

吟哦的媚叫一浪高过一浪，她双腿被迫大开，任由男人蓬勃有力的尺寸，一寸寸进攻她，占有她。

宋亦洲吻在她胸前和脖颈辗转，手沿着她的身体曲线摩挲，放肆揉着她的臀。

结合处仿佛有火在烧，发出细微的声音，她咬着嘴唇，指甲时而情动在他背脊上挠过一道，时而又紧攀附着他肩膀和他共赴浪尖。

男人动作好温柔好温柔。

哪怕被压扁的乳尖尖跟勾子似的反复在宋亦洲心上蹭动，入得深了曲径通幽，九折十八弯，弯弯销魂。

耀眼被吸得发麻，腹部哪怕崩成了铁板，恨不得大动，可他舌头钻入她的耳里，和下面一样，缓进缓出。

扣在他手臂的腿儿来回凌乱晃动，细看黑丝包裹的脚趾已经崩成了弯弓。

他有如此深的功夫慢慢对她，连织却渐渐开始承受不住。

那挠过男人后背的印子更像是她毛孔里满溢的欲望，粉穴吸裹着肉棒如同婴儿的嫩口，不断的绞紧，她想要被深入，狠狠地深入。

这些无疑不在勾起宋亦洲体内残存的暴戾，两条腿儿重回他肩膀上，他腰腹崩死，粗硬肉棍换着方向在她穴里深捣，丰盈的嫩汁被他拖拽出来，啪啪啪湿黏声撞击在腰腹之上。

连织无力地揪着枕巾，浑身跟着一起荡，浑圆饱胀的乳儿来来回回甩动，都要跳脱出去，又被他抓进手里揉捏。

她如同被攥住心脏的兔子，全身不自觉的蜷紧，可最私密的地方插着他的肉棒如何都躲不开，他用力抽出，狠狠顶进，一下下撞着她，肉茎顶端刺过花心一触即离，带起难以言喻的骚热往身体各处涌去。

她腿儿受不住从他肩膀滑下，细看那幽深的缝隙此刻已经被插成了粉嫩洞口，正吐着蜜无力吞吐着他的粗壮。

宋亦洲眸底的欲望在此刻如惊涛骇浪般膨胀，他手指拂开凌乱的花瓣，目光所及之处，软肉绞着棒身不断往里吞咽再吞咽，那里面是销魂窟，是天堂。

胯和臀在此刻顶撞出疯狂凶狠的波浪，连着囊袋都恨不得捅进去，她手指几次抵上他绷似的腰腹，呻吟声竟比不上肉棒拍击的声音剧烈。

“慢一点陆野…陆——”

话音未落，哭声顿时高亢，他突然猛进猛出，带着股狠劲肉棒如同钻头要钻穿她。干得连织哭唧唧，抓着枕巾直喊救命。

“啊！啊！..不行了..饶了我…鸡巴哥哥慢点，鸡巴哥哥…唔…”

嘴巴突然被封住发不出一点声音，大抵是从没想到他们在床上的互动是这样。

嫉妒如同蜘蛛网一般死死敷住宋亦洲。她防备心有多重没人比他更清楚，若是连浅意识里都是那人的名字，这得有多喜欢。

哪怕告诉自己慢慢来，总有一辈子的时间，可所有藏在表面的漫不经心悉数崩裂，焦灼和空洞如同裂焰般滚上来。

女人求饶的声音被他纳入嘴里，可底下的打桩却从不间断，他动作放缓，几次沉重有力的抽插将她推向了高潮，爽得她双眼涣散，小腹竟是抑制不住的痉挛收缩。

他却不动了。

霸蛮占着，任凭她如何扭动，夹紧，哼吟就是不动分毫。

燕好处像是有上千万蚂蚁在啃噬，密密麻麻的瘙痒沿着毛孔扩张。

彼此都快欲火焚身了，她颤抖着压抑着，想要去吻他。

可宋亦洲却偏偏躲开，捧着她的脸蛋，涩意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

“宋亦洲你还记得吗？”我们也曾有过一段。

她眼神涣散，早已听不明白。

男人在她耳边蛊惑般低声。

“叫我的名字…叫亦洲，叫了就给你。”

“亦洲..亦洲..”她成了欲望的奴隶，两条腿如蛇似的缠着他。

“要..要…动一动…”

女人弥漫着春水的眼里渴望着贯穿，令人看上一眼便血脉卒张。

宋亦洲不再压抑，胸膛故意恨压她的乳儿，肉棒戳刺着骚包包一同来来回回的荡漾，两条腿儿已经无限张开，再张开，任由男人粗壮的双腿横贯期间。

棒身虬结着青筋，在她穴里反反复复的撞击，换着方向深捣，那呻吟声娇媚入骨，听得宋亦洲头皮发麻。

他将她抱坐起来，又侧抱在怀里，手掌放肆地揉着她的身子，又没完没了的接吻，嘴巴啜吮的声音燕好处的咕叽声从不间断。

太久太久没有体会过这种欢愉滋味，他分毫不愿离开，给足她甜头让她自动缠上来，咬着他的肉棒不断地晃着。

窗外的夜景渐渐黯淡，酒店自带的时钟隐约指到凌晨一点了。

可卧室的疯狂却从不停止，他不仅用手指和嘴唇让她到达天堂，甚至膝盖抵在她穴在磨蹭，粗硬的腿毛加之更硬的膝盖骨，让她仰着头眼瞳涣散，几欲泻了出去。

连织自动将他的肉棒吞吃了下，手艰难抵上他的胸膛，屁股摇成了孟浪的蛇。

她双眸迷乱，乳儿沾着津液潮湿不已，底下更是迷乱不堪，汗水沾湿的脸蛋哪怕深陷欲望，都透露出一丝绝不愿意与人分享的清冷，更诱得男人想狠狠地将他拉入深渊。

中间床单换过好几次，总统套房有专门的侍者二十四小时服务。

两个女佣进来换床单时，卧室和客厅都空无一人，只有浴室隐约传来灯光，水流哗哗声太大什么也听不见。

扯下的床单堆在角落，宋亦洲知道她脸皮薄，明日起来必定是要算账的。

于是床单是他自己扯下来，欲盖弥彰般。

的确是欲盖弥彰。

屋内欢好的气息那样浓烈，闻之令人面红耳热，可想而知发生了什么。

铺好床单，啪的一下房内又黯了下去。

宋亦洲抱她出来时，私密处仍紧紧连着，她双腿垂着他身侧，夹着他的腰穴也夹着他的肉棒。

滋味太过美妙，以至于彼此都不曾有片刻抽身。

过往的每一次都没有如此疯狂，疯狂得卫生间的水流哗哗，两人却交缠在旁边的沙发上，她胯在他腰间迫不及待往下坐，他扣着她的臀狠狠往上顶。

相连处比之泥泞米浆还要淫糜，宋亦洲拿两个枕头垫于她的膝盖，哄着她跪在地毯上。

圆嘟嘟的屁股高撅，她抓着沙发沿想跑，可肉棒仍嵌在她穴里，不过狠狠一顶她便无力趴跪了回去。

“小乖，想跑哪去？”

宋亦洲握着她的乳将人扣在怀里，掰过她的脸吻住她，男人的粗喘混着女人细碎渴望的呻吟，所有灯光就来源于落地窗外的迷离夜色，她眼神涣散，在来来回回的摇晃中梦里梦外不得清醒。

她身上哪哪都沾着他的气息和味道，可仍然不够，嘴唇交缠的蜜液被他涂于她的乳上揉搓，她粉嫩的臀被他撞得啪啪作响，夹着肉棒的穴潺潺又是一股蜜液流出。

脑海中像是有闪电劈过，她爽得泻了出来….

….

不止过了多久，疯狂消弭。

欢好后的连织趴在床上，沉沉睡去，大抵真的累坏了，连着睫毛眨动的频率都减弱了好多。

宋亦洲披着件袍子立于阳台上，整个城市已经酣睡，几许灯光立于泰晤士河边，透过玻璃跳跃在他的眸底。

热气退却，冰凉袭来，面对这风雪寂寂的夜里，他才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有些温暖和放纵一旦得到，便再也不想松手。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折返回卧室。

卧室热气足，被子堪堪遮住她的大腿根部，挺翘的臀部和后背悉数裸露出来，像是起伏迷人的山峦，更隐约可见臀缝里那一抹嫩红，像是开到极致的娇艳玫瑰，连着刚刚被插开的小口都清晰可见。

宋亦洲目光突然骤暗。

他调高了房内的温度，在暖气前烤得手掌发热，才走到床边，盯着她右臀上类似梅花形状的淤血。

一年前不曾有过。

他手缓缓触摸上去，若有所思。

—

这周更七休一，明天休息一天，后天见宝们。后面的剧情我还得去理一理。

今天冬至（准确来说是昨天），祝宝们安康。

0241 下卷 114，沉母突然造访

乌云散去，伦敦今日难得的大太阳。

迈巴赫缓缓驶在酒店的喷泉环岛前，车子刚停稳，便有两位穿西装的侍者打开车后座，同时伸出手，周到地护在车顶。

“Catherine，好久不见。”

信诚东方每年接待的明星，显贵不在少数，早已得心应手。但显然名册在列，Svip 类客户也不常见。

梁茜华便是其中一员，且不论其音乐家鼎鼎大名的身份，就凭其是梁世川的三女儿，便足以让公关经理紧张和严阵以待。

然而今日一同下车的还有另一位女士。

气质俱佳，面容有相似，浑身并无其他首饰，仅仅一颗祖母绿胸针别在双排扣大衣上，便已是雍容华贵。

“这是我姐姐。”梁茜华道。

公关经理语气愈发如沐春风，两人往大厅走的功夫，沉母道。

“不然还是我自己去找思娅，你先回房歇歇？”

她体谅妹妹多日演奏辛苦，梁茜华取下墨镜。

“那不行，之前介绍会我有事耽搁了就没见到思娅，我可想死我这外甥女了。”

想到她一路在瑞士买买买，说这是给思娅，那也是给思娅。

沉母摇头失笑，也就由着她。

电梯门阖上，公关经理摁了楼层之后，攀爬的数字缓缓往上。

...

身体好酸啊，怎么像被人揍了一顿。

大床上，连织在睡梦里眉毛不适应地揪了揪，果然喝酒伤身不是。她迟钝睁开眼，下意识地想摸手机看看几点。

然而眼前似乎不大对，房间还是她的房间，然而昏昏沉沉的光线里，男人沉睡的脸却近在咫尺，习以为常的疏离和算计荡然无存，眉目完全舒展。

像是对外界无知无觉。

靠！

我靠！

光影溜过他脖子几道隐约的抓痕，再看她和他全身赤裸，男人一只手臂还保护性十足的搭在她腰上。

连织自然不可能傻白甜以为，自己就和他睡了个素觉。

她倒抽了口冷气，空白的脑子却如倒放电影版涌出来些零碎的记忆。

——想亲亲嘛？

——知道你有男朋友，亲亲又不会怎么样。

光影模糊，她双腿如藤蔓般缠着男人的腰，让他重一点再重一点，花心被戳刺的瘙痒梭遍四肢百骸，她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在缩张，双眼涣散，几次被男人带上了天堂。

于是纤长的腿儿缠紧再缠紧。

那是连织意识里的春梦，谁曾想如今梦变成了现实，她缠着一遍遍索要的男人竟是宋亦洲。

陆野要是知道了就完蛋！

无措气愤，乃至如针刺般的涨红迅速袭遍连织的脸蛋。

她真是脑子参和屎了，才会信宋亦洲做朋友的鬼话，这个满腹诡计的狐狸精！

然而理智还在，现在比起算账更重要的，是赶紧溜之大吉。

一夜情而已，彼此爽过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她对陆野的保证前脚在前，这事要是捅到他那，连织倒抽了口冷气，脑子自动死机。

她轻轻拿下男人搭在胳膊上的手臂，屏住呼吸起身。

拖鞋呢，内裤呢，衣服呢….

操！

脚都是软的！回国后她非弄死宋亦洲不可，连织动静放低得不能再低的关掉卧室门。

她胡乱将衣服往身上套，动作虽凌乱毫无章法，然而大脑却清醒无比。

当即就是赶紧离开酒店，过后死不认账即可，只是手指无意识抚过臀部，她脑子里有个下意识却又不敢深思的念头。

突然出现的胎记，宋亦洲是不是看到了？

但目前想不了这么多，现在也不是谈判的好时机。

连织抓起手机，套好大衣，一根围巾将自己素面朝天的脸裹得严严实实。

她迅速走到门边，然而门刚打开，沉母却和不曾见面的姑姑郝然站在门外。

顿时晴天霹雳。

“小思娅，你比视频里还要好看哦。”梁茜华笑道。

“这是你姨妈。”沉母问，“穿成这样子是要去哪？”

不怪她纳闷，连织浑身穿得跟要去做小偷似的，透着股欲盖弥彰的意思。

连织笑意僵硬地叫了声姨妈。

“妈妈，要不我们先去大厅坐会。”她说这房间住得太合适，正要让侍应生给她换一间。

“是房间不合适，还是有什么不能让我们看的人啊。”梁茜华笑得有些八卦。

沙发上搭着件银色的男士西装，衬衫也凌乱搭着，令人想入非非。沉母也瞧见了，眼神微妙间想起女儿出国前说要带回家看的人。

“不是，不是…那件西装是个意外…”连织都快原地抓狂了，还得尽量压低声音。

“我们先下去——”

话音刚落，卧室的门开了。

几人在猝不及防的时刻四目相对，场面霎时一片死寂。

是谁的心尖缩了再缩，若是此刻有地道，她都恨不得死遁。

围巾高得连眼睛都快遮住了，光洁饱满的额头此刻仿佛刻着几个大字，喝酒误事！

还是宋亦洲先反应过来，片刻的怔忡消匿下去，他上前缓缓将手伸出去，温和的笑意浮于嘴角。

“伯母，梁家叔母，很抱歉以这样不够正式的方式见到你们。”

这话说得一句双关，不知道是在说他身上的睡袍，还是说不正式的见面场合。

沉母也从恍惚中平静，笑着伸手回握。

“亦洲。”

她又看向还在石化的连织，扬唇笑了。

“所以亦洲就是你想带回给妈妈看的人？”

*

0242 下卷 115，我那位好姐夫是谁

首都机场。

当沉祁阳下飞机到出口的时候，看见高靖对他招了下手。

“如何？”高靖道。

沉祁阳眯眼斜他，目光幽戾。

“知道还问，揶揄我呢？”

高靖笑了。

国内闹得沸沸扬扬，他不想知道都难。洪帆死于动乱暴毙，而江启明却在不明势力的暗杀中被警方救下，现正接受美国审判后遣送回国。

高靖道：“洪帆一个还不够？”

死于动乱暴毙只是对外公布而已，高靖猜测是出自沉祁阳之手，一个落魄的高官之子沉祁阳自然有的是办法要他的命。

“他的命值几钱？”沉祁阳冷冷掀唇，江洪两家可是将他们沉家玩弄二十多年，洪帆一个人的命怎么可能抵得了。

高靖看他神色恹恹，似乎还夹着丝苍白，似乎不太对。

“受伤了？”

“没大事。”

的确没大事，为他缝合的医生说是胳膊贯穿伤，若是再靠近骨头半寸，以后只怕手臂是废了。

沉祁阳自然理所当然将这笔账算到陆野头上。

出了机场，还没上高靖的车，身后一声喇叭滴来。

沉祁阳扭头，梁茜华在车里给他做了个 wink。

“靓仔，识得我咩？”

沉祁阳挑眉笑道：“姨妈，你怎么会在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转身的功夫，高靖已经上车准备离开，既然梁家人来了，自然没他什么事。

“打住，请叫我 Catherine。”

梁茜华及时纠正他的称呼，沉祁阳也依着她，扣了下驾驶位的车窗。

“下车。”

“怎么，你要开。”

“让您老给我当司机，不折我寿吗？”

….

帕拉梅拉沿着机场路而下，车内暖气充足。

沉祁阳单手握方向盘，时而小转半圈，时而回梁茜华两句，但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开多了赛车跑车就跟个玩具似的，闭眼找道。

他拿出手机，瞥了和连织的信息对话框，这十多天发出去的消息更像是他在自言自语，半丝回应也无。

他盯着自己发出去那几页，再往上翻她需要自己帮忙的时候，男人舌尖刮着腮帮子，最后沉沉磨牙越看越不爽。

这丫头只有在有所图的时候才会殷勤两下。

挺好！

梁茜华正说老太太在念叨他，沉祁阳忽道。

“她回来了吗？”

“谁？”

男人的声线懒洋洋的。

“沉思娅。”

“当然，我和你妈妈转到去英国一起接思娅回的。”

话音刚落，油门明显缓缓踩了下去，车子急速转了个弯，男人神色隐约倒映在车窗上，眉目舒展。

梁茜华神秘笑道。

“咱家可能要好事将近了。”

“啧。”沉祁阳语气闲闲，“你这是又拿谁开涮呢？”

他这姨妈别的爱好没有，八卦又爱拉郎配。

“怎么就开涮，我和你妈妈可是亲眼看见了思娅的男朋友。”

梁茜华道，“你小子就等着见新姐夫吧。”

话音刚落，车子突然嘎吱一声停道上。

把梁茜华吓了半跳。

沉祁阳：“你说谁？”

额前碎发很好挡住了他眸底那瞬间的凝固和锋利，车子随之启动，仿佛刚才只是意外。

梁茜华嗔怪地骂了他一声。

又说起伦敦的经历，男帅女美，对方又足够体贴周到，沉母还没做反应，梁茜华已经认可了这段恋情。

“思娅这丫头估计打算走地下恋情，谁曾想我和你妈妈早上突然造访，堵在他们房间门口。”

早上，房间门口…

这些词无一不在沉祁阳耳边鼓噪，跳动。他喉部仿佛被紧紧掐住，连着脖颈下的血管都微微暴起。

成年男女同在房间里待一个晚上还能做什么。

单单想起其中的画面，便有股拔地而起的戾气沿着沉祁阳神经窜遍四肢百骸。

梁茜华听见他问。

“我那位好姐夫谁啊？”

他似是无聊随口一问，漫不经心听不出情绪。

“宋亦洲。”她道，“就是宋家如今当家的那位三少爷。”

话音一落，四周空气突然就静止了。

沉祁阳笑了两声，那神色竟让人瞧之可怕。油门突然被他踩到底，车子猛然提速，轰鸣驶在宽阔空旷的路上。

——

3100 字。

宝们，弟弟 part 来了，这 part 我写得可能会有点慢，因为三个男主要正面刚了。也要反复去思索弟弟的情绪，和他会做出反应，还有什么情况下会吃肉。

我重新去理了下，还想在前面弟弟的部分多增加些内容（大概），如果有这部分我会尽快不上。

最后，祝宝们圣诞快乐。

0243 下卷 116，沉祁阳揍宋亦洲

别墅书房。

视频会议过后，助理张旭致电像他汇报递到紫荆山庄的拜访函又被拒了，沉母说最近很忙，大概可能得年后才有时间。

宋亦洲默了瞬，淡淡道：“拜访贴继续递，科玛多尔游轮项目的接待会是谁去？”

宋氏船运目前于弯岛的科玛多尔游轮项目即将动工，而鉴于国家多证合一的要求，沉父和其他官员自然也会亲自去考察。

张旭道：“高总。”

高总作为宋氏船运的一把手，精通管理多年，自然该由他去。

宋亦洲：“时间？”

“下周六下午四点。”

宋亦洲道：“你告诉他，到时候我会一同前去。”

电话挂断，书房满室安静。

宋亦洲取出笔，在纸上随意勾勒，短短几笔便是个不规则的梅花形状。

和连织后臀上的胎记一模一样。

这形状不像意外所得，更像是蓄意为之。

而她不像是会做无用功的人。

他手在桌上轻扣，正凝眉思索着，佣人敲门说有人拜访。

宋亦洲随即将纸扔进搅碎机里，确保成了粉末才起身。然而刚到门口，书房门就被一脚踹开。

一道黑影迅速到跟前，还不及反应，宋亦洲就被拽住衣领狠狠揍了一拳。

“嘭——”

拳头砸上血肉发出剧烈的声音，宋亦洲腮帮子剧痛，就见灯光映进沉祁阳带着戾气的眸底，像是浑身獠牙和尖刺瞬间长了出来。

宋亦洲沉了脸色。

“沉大少爷来我这发什么疯？”

话音未落，沉祁阳又狠狠给了他一拳，咬牙切齿。

“宋亦洲你他妈可真是够贱，我沉家的人你都得惦记是吧？”

沉祁阳单单看到他张脸，只要想到连织和他在一起的种种，乃至那晚上…他眼底血色翻滚，那股子凌厉沿着他的躯体爆然而起。

他抓着宋亦洲领口完全是拳拳到肉，然而这次男人却抬臂挡住。

“你说的是连织，沉思娅？”宋亦洲缓缓勾唇，“我和她相识的时候你沉祁阳在哪个旮旯？”

话落，男人眸底厉色翻滚，像是生生刺激到了他。

沉祁阳抓过他的衣领拳拳到肉，宋亦洲也不谦让，两人格斗功夫都没用，但拳头砸到脸上却发出剧烈声响。

“先生，怎么了这是？”几个佣人赶忙到门口，吓得不轻。

两个男人皆停了动作，但胸膛明显还起伏着。

宋亦洲道：“你们出去！”

佣人犹豫片刻，还是替他们带上了门。

沉祁阳嘴角仍带着血，他的狼狈不比宋亦洲少分毫，大手扯开领口的扣子。

他眼神狠，话也一样。

“从前种种怎么样我他妈管不着也懒得管。但从现在起，未来分分秒秒，你和她屁关系也没有。”他道，“我警告你宋亦洲，离她远点。”

“你以什么身份说这种话。”

宋亦洲眼里带着淡淡讽刺，两人大小相识，谁也瞧不上谁，但如此兵刃相见还是头一回。手腕碎裂的机械表被他摘下，抹过嘴角的血。

他那一身的平静仿佛根本不见对方看在眼里。

“沉祁阳，她，你说了不算。”

“是吗？”

沉祁阳冷笑，那股不可一世的劲混着戾气忽然就上来，“我他妈今儿个就把话撩这，只要我沉祁阳在，你永远别想进沉家的门。”

说完沉祁阳就转身离开，像是再在这待一秒看见他就碍眼。

门关上时发出剧烈声响。

身后，宋亦洲摘掉了领口的扣子，微沉脸色忽而就变得凝重。

沉祁阳这人虽打小和他不和，但虚情假意的面具带脸上多年，像今日这样的失控是头一回。

沉希和他订立婚约时，沉祁阳幸灾乐祸都快写脸上，就差敲锣捣鼓劝他们赶紧锁死。

如今这般反常，宋亦洲无意识拧紧了眉头。

他这样不像是对待姐姐，更像是….

*

“娅娅，要不是这次妈妈突然造访，你还打算瞒外婆多久？”
紫荆山庄。

到底是怕外孙女面皮薄，梁老太太挥退所有的佣人，连着想听墙角的梁允恒都被她赶了出去，只留下沉母和连织在茶室。

她身体不好，生日宴过后便一直坐在轮椅上，于是拉过连织的手时，连织也乖乖坐在她身旁，拿老太太暖和的膝盖当靠枕。

梁老太太爱怜地抚摸着她的脑袋。

“上回外婆给你瞧的照片里就有他，你不吭声不吭气的半点没显露出来，好啊你，连我也瞒着。”

呜…

乌发掩藏的脸蛋，连织眉毛已经揪成了一团团毛线。若是此刻有宋亦洲的小人，她已经狠狠扎了起来。

她红唇抿了再抿。“外婆，事情不完全是你想的那样。”

老太太耐心道：“那你告诉外婆，是怎么样？”

连织和她笑意吟吟的目光相对，顿时更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苍天…

她总不可能说男朋友另有其人，而宋亦洲和她只是床伴关系吧

。

说实话，这种关系在一瞬间的懵逼之后，放连织身上没什么不能想明白的。

大抵自己是当事人，总有无数个理由为自己开脱。

一夜情而已。

别说古代男人三妻四妾，就说现代有老婆在外面乱来的还在少数吗？她只是犯了大多数男人的通病。

而且她心是在陆野身上的。

想着他在外面出差，她就发生这样的事，连织轻轻扣了扣手指

。

但自己想得通和让别人理解是两码事。

更何况是掌权三代，将家风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梁老太太，若是让她知道内情肯定会对外孙女失望吧。

真话行不通，连织只能真假参半。

“外婆…其实去伦敦之后，我是有打算和他分手来着…”

沉母忽道：“为着什么？”

哪里知道为着什么啊，不过是随口胡揍而已，连织只能继续瞎编。

“他之前和沉希有过婚约..我有时候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0244 下卷 117，瞒得够紧呐姐姐

沉母不说话了。

她又何尝不是呢？亦洲这孩子是她从小看着长大，品性能力真正没得挑，所以当时她早早就替沉希定下。

若是以往对养女的爱有八分，哪怕如今对思娅沉母起码倾注了十分，乃至十二分的心思。

京都好儿郎多的是，何至于要和他们宋家纠缠。

带着这份顾虑，回京这几天宋亦洲多次递到紫荆山庄的拜访贴，都被沉母以有事为由暂拒了，礼物和拜年礼没少送，但宋亦洲硬是连山庄的门都没踏进去。

沉母一是三思，二是为着考量这位后生。

梁老太太却笑道：“若是奶奶猜得没错，在蓉城你做他秘书那会，怕是已经互生好感了是不是？”

姜还是老的辣，老太太一眼便看出了他们之前的渊源。

哪里是互生好感这么简单，床单都滚了数不清好几回。连织默默不说话。

“这方面我和你妈妈的看法略有些不同。”

老太太说当初宋亦洲不算那批为她择选的后生里面，最最优秀的，当时连着国外皇室都在老太太的名单里，优秀自然是人外有人。但宋亦洲却是她最满意的一个。

“这选择另一半，除了优秀品德好以外，一定要看看他是否有心理预期接受你的最低处。”

连织不解：“最低处？”

梁老太太点头，说从打听的消息来看，这位后生起初不是宋家的当家人选，豪门间的优胜劣汰，资源分配没有人比老太太更清楚。

宋亦洲必定经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冷待和轻视，在这样逆境成长出来的，必定比常年活在顺境里的更能接受人生百态。

“你如今是沉家女儿，不管说什么做什么人家都会夸你落落大方宜人得体，但人不可能只有一种状态，万一当沉家出什么意外，当你之后因事没落，或有其他以外性格转变，不再符合那些人预期

的框架。我相信这位宋家后生是最能包容，甚至和你并肩走下去的人。”

连织没想到老太太能对她说这种话，顿时有些感动。

老太太说，“如今与其纠结世俗眼光，娅娅倒不如问问你自己，和他相处是否自在舒心？是不是需要戴着面具生活。”

连织默了默。

她也曾伪装不少，谁曾想这老狐狸早将她看得穿穿透透。莫名想起病房那天宋亦洲问她报复完沉希舒心吗？若她当时说不舒心，只怕宋亦洲会平静地继续给她递刀吧。

平心而论，除开陆野，宋亦洲的确是她在沉家明哲保身的最佳人选。

打住，她在想什么…

就是这一愣怔，梁老太太对沉母说。

“也不用表现得那么抗拒，下次宋家这位后生再递拜访贴的时候，可以见见。”

“外婆。”连织道，“我觉得还是不合适，谈恋爱而已，我还小，并没有——”

老太太拍拍她的手。

“就只是看看，又不是要做什么决定。娅娅就当满足我这老太婆的好奇心。”

别看老太太疼她，在做决策方面自然是说一不二的。

她思想开明，但既然娅娅都和宋亦洲住一个房间，那么必定是有喜欢在。老太太当然得替她识人，把把关。

连织也看出来自己多说多错，怕是不管说什么老太太都觉得她是女儿家的担忧和顾虑，于是果断闭嘴。

然而上楼的时候，眉毛都快拧成疙瘩。

陆野回来可怎么是好啊？

昨天和他通了电话，他似乎还得晚一段时间，但早晚得回，到时候和宋亦洲的牵扯若是还在，想想就完蛋。

大抵是愧疚和心虚作祟，连织又拿起手机，给他发了条消息。

【哥哥哥哥，有点点想你了怎么办。】

回到房间后，冒领假男友的事情先被连织放到一边，她又想起了胎记的事。

既然在酒店她醒来时浑身干干净净。宋亦洲必定已经给她洗过澡，也看到她腰后的淤血，照这老狐狸多思的习惯，连织可一点都不敢侥幸。

她翻出手机，幸而当时在烧掉他的把柄之前，留存了照片。

要是宋亦洲敢对她做什么，就别怪她不厚道。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找机会去他那试探一下口风。

正想着，门却扣扣两声被敲响。

连织有反锁门的习惯，她以为是佣人，没想到开门后。

沉祁阳赫然站在门外。

他肩宽身量纤长，站那几乎将门完全堵住，男人站在逆光处，嘴角的淤青更是为他添了几丝阴沉。

“你回来了？”连织愣了愣，“你脸上是怎么回事？”

沉祁阳“嗯”了声，眼睫一垂落，神色悉数被掩盖。

他迈步进门，连织就只能被他逼得往后退，然而男人却将门阖上，反手旋转按钮将门锁死。

那轻微的声响传来，四目相对间，连织心颤了一下。

“还是找医生看看吧，要不我去帮你叫。”

密闭的房间，男人极具侵略性的气息传来，她下意识想溜。

然而还未碰到门就被沉祁阳拦腰抱起，他将她放在梳妆台上，粗壮的大腿蹭开她腿缝隙随之抵了进去。

连织低叫了声，往后摔的身体却被他大手揽住腰勾回，她仰头和他幽戾墨瞳相撞。

沉祁阳手指在她脸上轻轻抚了抚，低声。

“你瞒得够紧的啊，姐姐。”

他那低低的一声姐姐，和他手指一样极具挑逗性，听得连织腿莫名发软。

——

宝们晚安。

放心，宋总肯定不会拿着连织的把柄去伤害她，如果连这点觉悟都没有，那他肯定不会成为男主。

0245 下卷 118，他碰了你哪？

他那低低的一声姐姐，和他手指一样极具挑逗性。

听得连织腿莫名发软。

“我瞒你什么了？”

连织本就窝着火呢，又被莫名抱上梳妆台，她凶道，“你起开！”

然而推搡的力道却被悉数镇压回来。

沉祁阳手臂收紧她的腰，甚至恶劣揉捻了下，激得她浑身一颤。

“所以机场初遇那天宋老爷子因为这在抓你呢？”他抬起她下巴，冷笑，“不是说要做宋亦洲的妈，这嘴里可真是满口谎话，我他妈真是你信了你的邪。”

男人脸上还带着伤痕，眼神更是阴冷，连织和他目光对视间，几缕心虚飘过。

但转念一想心虚个什么劲，如今她可是他姐姐，还能被他唬住了不成？

“那个时候我两萍水相逢，有必要对你交待什么，你怕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让我下来！”不管怎么推他胸膛都跟铜墙铁壁似的，连织被激得身心凌乱。

“沉祁阳你个混账，我叫妈和外婆上来了！”

“你叫啊——”

男人轻飘飘一句，碾过她嘴唇的手指真是十足放肆，连织后颈都麻了。

“他碰你哪了，这儿…还有这？”

他眼神从她嘴唇往下滑，直勾勾落在她胸上，那目光邪肆之极。贴身毛衣正包裹着，傲然挺立。哪怕隔着几件布料贴在一起，沉祁阳都能感受其柔软的形状。

喉间滚动得有多剧烈，他戾气便有多重。单单是想到她和宋亦洲在一起过，沉祁阳杀人的心都有。

连织气得要伸手打他，沉祁阳却率先截住反扣在她腰后。

“他那时候还有沉希，婚约关系还在吧。”他道，“姐姐，没想到你背地里竟然玩得这么花。”

这话绝对是讽刺，和他嘴角若有若无的弧度一样。

连织差点咬住舌头，然而火气刚过脑子，反驳回怼的就这样停在舌尖。

看他剑拔弩张的态度，怕是绝对不可能同意宋亦洲进沉家门。

这不正好合连织的意嘛，她就需要有个人替她挡掉老太太和宋亦洲。

前脚刚和宋亦洲一夜情，后脚就带陆野上门，怕是整个沉家都会觉得荒唐。

但如果是沉祁阳拆散的那就顺理成章多了，等几个月就说碰见了更心动的人，哪怕带回家似乎也合情合理。

之前那个外国男人叫什么来着…Leo？

不就是被这个讨厌鬼拆散的嘛，之前看沉祁阳哪哪都烦人，但如今心态不同，想法也自然不同。

连织嘴角几不可察翘了一下，道。

“玩得花那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关你什么事啊，我和宋亦洲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

她这话完全是在沉祁阳雷区上蹦跶，刚才还有个人耳提面命在他面前挑衅。

——我和她认识时你在哪个旮旯。

一路上男人胸臆如堵，每每想起便恨不能给宋亦洲一刀。

如今他不怒反笑。

“怎么，你觉得你两还能走下去？”

“怎么不行？”连织弯唇浅笑，“妈妈和外婆都知道这事，对他挺满意的，正准备年后约时间见见。他家世和我相当，人品好长得也好，人也是我喜欢的那一款，我和他就是天作之合！”

她字字句句都在戳沉祁阳的肺管子，完全不管对面男人死活。

空气大概被低气压冰封，连着雪粒砸上窗户的声音都清晰可见。

“天作之合？”

沉祁阳凑近看她，“打残他一条腿还算天作之合？长得好？毁他半边脸，我看他长得能有多好。”

连织陡然看他。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男人绷着嘴角，眸底更是少见的黑沉冷冽。

和宋亦洲打小性格不合归咎于三观，沉祁阳看不上他的算计和虚情假意，宋亦洲看不上他的乖戾。但再不和也不至于掀到明面上，毕竟两家还有情面和生意在。如今能说出这番话挡真是被连织气疯了。

“你弄残他如何，毁他脸又怎样？”

连织就是要和他作对，道，“难不成你以为我会在意他一张脸，我有的是钱。腿残了我带他全世界医治便是，大不了再给他整个容。

但我还就认准了宋亦洲这个人，国内容不下我们就去国外，去教堂补办婚礼。以后你要是作恶多端还没遭报应的话，也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话音未落，她便撞上一张黑沉如锅的脸，男人眼神已经完全变了，叫人瞧之悚然。

连织话里一停，才反应过来是不是说多了。

然后晚了，沉祁阳扣住她下巴直直就要吻下来。

嘴唇交触，他完全是在噬咬，连织在疼痛中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清脆的响声剧烈怕是都响到了门外。

0246 下卷 119，接个吻【将新增的 8000 字挪到了原来的章节，也就是下卷 97，98），没看的宝贝可以回看一下，新章节宝们今晚见】

男人在吃痛中停了瞬，眼里比窗外的暴风雪还要雪亮癫狂。

他擒住她手腕摁在头顶，这次是十足十的力气，任凭她如何挣扎都摆脱不开，连织张嘴要狠咬他，沉祁阳一手掐住她的下巴。

“故意气我是吧，办婚礼还要给我发邀请函，你小心我一颗子弹弄死他，当场让你变冥婚。”

连织：“冥婚我也办！”

两人目光相撞，彼此都狠分毫不让。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但这么逼窄的空间，她漂亮神气活现的眸子却尽数是他的倒影，贴在手指上的嫣红嘴唇似乎蠢蠢欲动，随时等着反咬一口。

沉祁阳眸光暗了又暗，被她气得肺管子疼。他伤没好马不停蹄赶回来，嘴上沉母在催，实际上为着什么没人比他更明白。

如今人在眼前，他恨不得一把捏死算了。

然而贴近的渴望却远胜于怒气，沉祁阳唇猛然落了下去。

连织却迅速侧头，那吻就落在她耳垂上，滚烫的温度激得她一阵颤栗。

“沉祁阳你个混账，我是你姐！”

沉祁阳鼻尖贴着她，连着呼吸也是热的。

“宋亦洲可以，我就不行？姐姐，你太厚此薄彼了吧？”

骚还是他最骚。

连织拿出姐姐是想用该有的威严呵退他，谁曾想他嘴里那声“姐姐”总带着股莫名的腔调，听得人耳朵发麻，从今以后都没法直视这两字。

“不亲也行，那咱就在这耗着，等外婆发现咱两都不在，遣人上来的时候正好瞧瞧。”

他话里十足混不吝，连织简直气得牙痒痒，又不想理她。

“就接个吻而已，我又不对你做什么。”

沉祁阳扳过她的脸蛋，四目相对，他眼里褪却戾气，有别样的温度充斥，深邃得像是要看进她心里。

连织情不自禁想躲开，却被他强硬带了回来。

他擦掉她耳边那抹水渍，目光交汇，额头相贴，声音都仿佛带着蛊惑。

“之前又不是没亲过，再多一回又能怎么样…”

他的气息太有蛊惑性了，连织没有那层亲情束缚，沉祁阳于她而言就是个男人。侵略性强，又可利用。

面对男人的寸寸逼近，她喉间莫名干涩，如同被蜘蛛网敷住如何兜挣扎不开的蝴蝶。

“不——”

话没说完，沉祁阳偏头含住了她的唇。

像是一道惊雷落下，彼此都是抑制不住的颤栗。

嘴唇开启后，藏在贝齿里面的是入骨香甜，沉祁阳惦记了好久好久，早到他在酒店被下药的那天。

浑身的血液都在回涌，脑子里仿佛有个迫切又癫狂的念头。

他就不该在那天放过她。

唇舌交缠，连织承受不住他的急切，所以吻又变得缓慢起来，他们嘴唇贴合，缓缓厮磨。他收掉所有獠牙，像是只听话的小狗没有任何攻击性。

他吻从她头发，额头，辗转到鼻尖，脸蛋，到处都是他的气息，鼠尾草里带着股迷人的味道让连织情不自禁发颤。

被擒住的手腕不知何时放于他的脖颈之上，起初门外的脚步声连织还能间或听见，脑海里的警惕让她下意识想躲，可后脑勺被他稳稳掌住，男人的吻太有诱导性了，唇瓣贴着她轻啄吮咬。

像是有条蛇将连织往深渊里拖，渐渐她就什么都听不见了，耳边只有彼此的呼吸声和心跳，砰砰剧烈。

是谁在一下下喘着，听得人莫名口干舌燥。

她手掌只有不断攀紧他，再攀紧。沉祁阳舌尖撬开她嘴唇探了进去，舌尖交缠，彼此皆是心痒难耐。

像是有根羽毛在男人心脏撩动，痒之剧烈，让他想迫切捏碎什么，可什么也捏不着，手掌却肆无忌惮掐紧她的腰，舌头更是放肆往她嘴里钻。

吻在不知何时已经变得如斯剧烈，那隐约倒映在玻璃窗上的身影已如天鹅交颈般，嘬吮的声音剧烈不已。她被他逼得不断往后退，再往后退，最后甚至只能抓着他的衣领，被男人掌住后颈大肆探索。

被吮至舌根那一下连织浑身激灵，仿佛被他的气息席卷，燃烧殆尽。

她仰头承受不住，抓着他的衣领想躲，可那听话的小狗已经变成了狼，单手扣住她后脑勺，手捧着她的脸吻得剧烈，彼此已是面红耳赤，却仍然不愿放开。

氧气丝丝缕缕都被掠夺过去，缺氧间连织自然不曾发觉，男人大手已经顺着她毛衣下摆钻了进去。

——

晚安。

弟弟之前缺少那一 part 我要开始补了，不然担心情绪跟不上，和宝们说声抱歉中途要补章节，因为连载很少有修改的机会，所以边写才知道哪里不足。

大纲基本走向已经定好了，宝们继续往后面看嘛。连织现在没打算 np 不代表之后没打算，她的想法是会慢慢变的。还有就是她喜欢陆野，但是这篇文就是 np。

和气看文呀，就是个没有逻辑的小 po 文，给大家放松的。

0247 下卷 120 (h)，用脚踩【下卷 97，98 新增了 8500 字，宝们可以回看】

氧气丝丝缕缕都被掠夺过去，缺氧间连织自然不曾察觉，男人大手已经顺着她毛衣下摆钻了进去。

触手满是滑腻，像是软透的凝乳练造，沉祁阳的呼吸瞬间重了几分。

冬天衣服多束缚重，连织回房就将内衣解了下来，想着若是下楼披件外套即可。

此刻男人手掌沿着她腰部缓缓往上，当手掌完全罩住浑圆那刻，彼此都是抑制不住的颤栗，发抖。

连织过电般发抖，斥道。

“手拿开！”

凶狠的声音溢出嗓子却变成了嚤咛，缺氧之下她脸蛋红扑扑的，让人恨不得一口吞了。

手虽依着她拿开了，但美妙触感仍停留在沉祁阳脑海，像是只跳脱的软兔子，滑腻得让人想握在手中狠狠磋磨。

他竟不知道女孩子的胸能软成这样，那晚如琼浆玉露般的口感再次涌回喉咙。

他呼吸凌乱不已，黑得出水的瞳孔里欲望如火燎一般。

“让我看一看。”男人哑声道

看什么不言而喻，他手掌还蠢蠢欲动，粗粝指腹就贴着乳肉边缘，仿佛下一刻就要重重握上来。

“看你妹啊。”

连织身体已经软成了水，若不是腰间手臂紧缩，她必定得瘫软在地。

恼怒迅速浮于她的面容之上，面前这位就是顺杆爬的混球，她刚才就不该鬼迷心窍给他那点甜头。

连织手臂狠狠推他，可男人指腹沿着她乳肉边缘缓缓一摩挲，她过电般打抖，呻吟险些从嘴里溢出。

“沉祁阳你混蛋。”她气得手指狠狠抓着他头发，恨不得扯下来。

沉祁阳鼻尖抵着她的，闷声笑。

“就看一会。”

“休想！”

“那看一秒。”

“不行！”

偏头躲过的脸蛋被他捏着下巴带回，男人极具侵略性的面庞近在眼前，沉祁阳喉结缓缓往下滑。

“那什么时候才行？”

靠！

“什么时候也不行！”

灼热气息喷洒在连织脸蛋上，带着融化一切的热度。后知后觉般，她才发现他们有多亲密，身体贴得严丝合缝，他浑身好烫啊哪怕隔着几层意料都要融化她。

连织莫名口干舌燥，不想和他贴太近。

“你先让我下去！”

她用手推他，手肘顶他，推不开就抓他头发，反正就不让他痛快。

沉祁阳喉间发出压抑的闷哼，细听却不是痛苦，难以言喻的爽意混着疼痛梭遍男人全身，奔腾着往下腹涌去。

“别动别动！”他低喘着，“再动后果自负。”

男人眼角已经变红，而隐隐抵在他腿心的茁壮磅礴巨大，极具压迫感。

那细细碾磨的触感直让人心惊肉跳，连织瞬间不敢动了。

靠！

他不是能压下去的嘛，上回中药都那么牛逼。

沉祁阳也以为自己可以，但完全不行。她就在他怀里，触感软绵，连同损人的嘴唇兜那样诱人，那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如同勾魂香一般钻入他肺腑。

苦苦压抑的欲念钻入血液，如千军万马翻涌回来，几滴热汗从他额头砸落她颈窝，连织转头才发现他喉结滚了又滚，脖颈青筋也爆起来。像是崩裂到极致的皮球。

这反应好像…

连织脑海里冒出个不可思议又好笑的念头，这男人不会还是个雏吧？

怎么可能。

沉祁阳眸中烈焰翻滚，压抑的呼吸灌在她耳边。

“姐姐。”

“滚啊，别这样叫我。”

连织现在听到这两个字就浑身发麻。

沉祁阳闷声笑，声音却很坏。

“帮帮你弟弟。”

“……”

从今以后连织都没法直视姐弟二字了。

他嘴上说着帮忙，她手却被他握着往下，划开了他的拉链。

“不行！你休想！”

连织看出他的意图，跟丢什么脏东西似的呸呸甩开，眼里却潮红一片。

“你先忍忍！”

“忍不了。”心仪的人就在怀里，沉祁阳能忍就有鬼了。

连织：“你再乱发情我叫佣人上来了！”

“随你叫。”

沉祁阳踹着热气，嘴唇在她脸上游离，“不想用手也行，那咱换个地方。”

他手本就扣在她腰上，此刻钻进她短裤里往下游离。

连织差点惊跳起来。“你敢——”

“你说呢？”沉祁阳咄咄逼人的目光包裹着她。

这人一身反骨，是最禁不得激的。眼见手指都快钻进臀缝了，远远不断的烧热直往小腹里钻，连织气急，似是为打击他的气焰。

她星眸流转，像是只高傲孔雀。

“其他地方不行，你要欲火焚身真不介意我可以把脚借给你。”

这句话就是对尊严的蔑视和践踏，更何况是对沉祁阳这样狂妄的人，连织就想气得他暴走摔门最好。

目光相对间彼此的心思暴露无遗，沉祁阳黑瞳直勾勾地盯着她，正当连织以为他要发作，说曾想男人勾了下唇。

“行。”

？ ？ ？

她犹自懵怔。

连织搭于梳妆台的腿被他抬了起来，刚才挣扎间拖鞋早不知道飞哪去了。

“沉祁阳你干什么！”她脚同力往回抽。然而却被男人稳稳握于掌中。

“你说的，用脚啊。”

他抓着她嫩白脚趾摁于跨间，从容自然，微红的眼眸却极尽侵略。

那烫度隔着布料都烧得连织脚趾猛地一蜷缩，心跳紊乱间，她几乎自暴自弃闭上了眼睛。

可眼睛闭上了其他感官却格外发达，似有巨棒跳脱而出拍打在她脚背上，那勃发而极有份量的弹跳激得她口干舌燥。

“姐姐。”他低低道。

“闭嘴！”连织都想撕烂他嘴巴。

他怎么能用脚，不恶心吗？哪怕连织今天还没出紫荆山庄，脚趾也是干干净净，但放在她自己身上是绝不可能接受的。

沉祁阳怎么会觉得恶心，泳池那日她就蹲在他面前，涂着指甲油得粉粉脚趾几乎隔三岔五入他的梦，梦里都快将床单蹭坏了。哭声混着捣击的声音断断续续，满屋靡靡之气。

更可况若是过了这茬，清醒之后她必定是要划清界限的，那便永远都别清醒了。

她沾了他的东西，再想泾渭分明绝没可能。

沉祁阳揉捏了一下她的脚心，脚上到处都是神经，激得她一颤栗。

连织下意识睁开眼，然而下一秒瞳孔微微缩紧。

好惊人。

那硬起的一棒跳入她眸底时，她眼睛顿时不知道往哪里放了。

“看到了什么？”沉祁阳低笑道。

连织闭唇不答，可脚被他握于掌中，大脚趾踩在他的性器之上，那坚硬而滚烫的硬度激起一阵颤栗，他甚至恶劣分开她的脚趾，缝隙沿着棒身滑下。

男人喉间的粗喘声在此刻变得剧烈，像是有张刺激的弓拉满连织的神经，她明知道不应该不合适，但此刻她是主导者，脚指甲有意无意一蹭，他呼吸便急促无以复加。

大抵谁都有过恶劣的坏心思，她闭眼面红如潮，脚趾却不经意间踩着 he 囊袋碾了一碾。

“嘶。”

他额头贴着她的，嗓音蛊惑，“你可真坏啊。”

没有回答也没法回答。

她的回怼声被他堵在唇舌指间，他们唇瓣胶着在一起，就在梳妆台狭小的方寸之地，难舍难分的吻着。

门外隐约传来脚步声，连织几次推搡上他肩膀，却被他更深地扣着后脑勺肆无忌惮地吻着。

这场局面开始于她的半推半就，想给他点甜头牵制宋亦洲，可如今的走势她的控制。他就像是只顺杆往上的狼崽子，隐忍蛰伏直至露出獠牙。

低低的喘息过后，脚心突然传来一片湿滑。

沉祁阳用纸巾一根根擦过她的脚趾，动作缓慢又仔细，像是在对待什么珍宝。

他手指撵过她嘴唇带着抹湿痕，连织倏尔惊怒看他。

“你——”

“你以为是什么？”沉祁阳给她看刚擦过手的湿巾，嘴角若有若无的笑倒显得她大惊小怪。

连织狠狠一拍他的手背，手掌却被男人握着在嘴唇轻吻了下。

他额头抵着她，喑哑的声音灌入她耳里。

“姐姐，既然弟弟被你踩过，就是你的人了。”

——

明天休息一天。

大家休假快乐啊。

0248 下卷 121，你也对我有感觉

他喑哑的声音灌入她耳里。

“姐姐，既然我被你踩过，就是你的人了。”

连织见不得他猖狂：“我踩过的人多了去，个个都要是我的人岂不是要累死。”

沉祁阳面色不辩喜怒，连织腰间已经被大手箍进，她以为他要发作，谁曾想他却委屈道。

“姐姐经验这么丰富，以后一定好好教教弟弟。”

教个屁啊，大尾巴狼。

连织拍开他手，就要推开他，却见掌上沾着几缕血迹。

循着端倪瞧去，他黑体恤的右手臂处不知何时已经被鲜血染透，刚才挣扎间连织竟然完全没发现，连着嗅觉也被封住了。

“沉祁阳，你手——”她眼里已经不止是震惊。

沉祁阳“嘘”了声。

“就是伤口裂开了，没什么大不了，别惊动他们。”

他淡淡勾唇，道，“就是得麻烦姐姐去帮我拿点纱布上来。”
屁个姐姐。

刚才他犯浑的时候有把她当个姐姐吗？

只是那隐隐的血腥味实在渗人，连织只得下楼找佣人偷拿了纱布和药。

沉祁阳也干脆利落扯下了体恤，上半身完全裸露出来，人鱼线正随着他呼吸起伏。

连织腹诽他毫无男女大方，然而看到他的伤口也正经起来，他胳膊伤得比她想象中更严重，都已经溃烂了。

她站边上毫无靠近帮忙的意思，他只能自己动手，只纱布将血一擦，消毒酒精整瓶就要往胳膊上倒。

“喂——”连织立马道。

沉祁阳挑眉：“怎么？”

“我来吧。”

不管有意无意，他伤口烂成那样，连织也没法袖手旁观。她坐起他后面，用棉签卷了药后默默吐槽。

“你这是去出去被熊啃了吧？”连织道。

“可不就是。”沉祁阳也笑。

他话里虽不正经，但连织大概猜到他又暗自出去办了什么事，说来这个人空有沉家少爷纨绔风流的身份，但一举一动皆是暗地进行，空留给外人无用风流的烂名声。

连织也能想明白原因，照沉父目前这位置，加之梁家联姻，已经成了许多人的眼中钉。沉祁阳若是再风头无两，必定会给沉家招来无限祸事。

洪家不就是个例子吗？

官场最忌讳一家独大，没有什么比沉大少爷是个无用废人，更能安那些蠢蠢欲动之人的心。

只是…连织想起那晚在江南他手遥指九牛一毛的基业时，脸上的意气风发。

这个人若是从政，心思八面玲珑怕是不输沉父，而若是从商，该是和宋亦洲一般已经在商场叱咤风云。

可身份特殊注定他所有作为都不能放在明面上。

她唏嘘可惜的同时，手中动作不免也轻了。

“痛你可以和我说。”

沉祁阳：“痛。”

“还很痛吗？”

连织微微蹙眉，自觉动作已经放得够轻了。

她目光专注在他胳膊上，不曾发现沉祁阳已经凑近她，光线瞬间被遮挡，男性气息铺天盖地将她笼罩。

“还痛。”

连织抬眸，男人眸色似漆，正直勾勾盯着她。

他的目光说不出的坏，让人情不自禁想躲。

连织手上一用力。

他立马“嘶”了声，俊冷的脸上却无丝毫不动。

她脸蛋突然被一阵温热覆盖，沉祁阳手指轻抚了抚，低声。

“其实你对我并不是毫无感觉，是不是？”

悸动如蛛网般死死敷住他，那些蠢蠢欲动又克制不能的心思让沉祁阳进退两难。

过往那么多次失控，她那么聪明，他不信她毫无察觉，沉祁阳甚至希冀的想是不是她也曾堕落的放任过。

若是连织抬头，必定会发现炽热在男人黑眸里翻涌。

手臂都快发浓了，疼痛可想而知，但他却只看她。

可注定让沉祁阳失望了，连织侧头躲开。

“我只把你当成弟弟。”

如今的生活得来不易，连织不会有半分其他心思。

若说真的有，只是希望这个霸王龙赶紧解决掉宋亦洲。

沉祁阳眼眸一沉，还没说话门却陡然被敲响。

“阿织。”

是沉母的声音。

两人目光相撞，连织已是瞬间心慌意乱，正要叫沉祁阳躲去卫生间。

肩膀却被男人握了握，似是安抚一般。

“别怕，去开门。”

旁边的体恤被沉祁阳捡起一套，连织去开门的功夫，他已经从阳台翻跳了下去，还顺带替她掩好了阳台门。

门打开后，沉母站在外面。

连织：“妈妈？”

沉母道：“刚听你屋子里好像有声音？”

连织抿唇笑笑：“我在追剧。”她示意沉母墙上投屏。

沉母也没追着这茬，又道：“佣人说你拿了些纱布上来，是哪受伤了嘛。”

她是听了这事才担心上楼。

“没，公司下周有团建，我想着先准备些药品。”

沉母放下心来。

“一个人待房间多无聊，三姨回来了，下楼和大家聊聊天？”

“…好啊。”

*

弯岛科玛尔多码头。

今日弯岛大雨，然而丝毫不影响工人的热情，在国家新闻电视台的直播机位前，一群穿工服的工人打着伞，簇拥着几十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视察码头工程。

单看严阵以待的架势，便知身份不俗。

沉父由秘书其他政府官员左右簇拥，脸上挂着温和的笑。

“我这次来看看这个弯岛经济带开发，建设。但建设前提得定个规矩，必须在大保护的前提下。”他道，“切记，弯岛背靠着华国的母亲河，不能搞破坏性开发。”

高总笑道：“书记说的是，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完成 76 万自然箱，按照全年来说其实目标很赶，但这几天天气不佳，若是强行开采必将导致污染流向当地的居民。”

“宋总一早便明文规定，若是遇上恶劣天气，必先反复检测污染值才能动工。”

沉父：“哦？”

他将目光转去全程陪同但沉默的宋亦洲，男人由秘书撑着伞，一身银灰色西装显得温润谦谦。在五六十岁，身居高位的几人面前也丝毫不落于下乘。

沉父赞赏道：“年轻人有这份思想觉悟很不错，足见对员工差不多到哪里去。”

其他人发出和善的笑声。

“这是我分内之事。”宋亦洲谦和一笑，“您能亲临码头，才是对一线人员真正的关心和关怀。”

在镜头前，沉父礼节性伸出手去，宋亦洲微矮下身子，双手回以一握。

视察结束后。

大雨渐歇，沉父还未坐专车离开，宋亦洲上前道。

“伯父。”

“亦洲。”

这里没有外人，沉父也改了称呼，“都快有两年没见你，真是后生可畏。”

宋氏如今在他手里业务扩展规模已经远超宋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沉父多少也听说了。

“伯父谬赞。”宋亦洲淡笑道，“年关将至，一直想来紫金山庄拜访，不知您和伯母是否有时间。”

和沉希婚约存续期间，宋亦洲倒没有如今的殷勤。沉父目光闪了闪，笑道。

“当然，山庄的门永远对你敞开。”

他坐车离开后，宋亦洲后脚电话便响了。

他接在耳边，那头道：“宋总，中东海和会的油气贸易出事了。”

*

黑色奥迪缓缓绕过紫荆山庄的喷泉池。

卧室里，沉母刚替沉父摘下大衣，沉父道：“思娅最近是不是有状况？”

沉母诧异看他一眼。

“你怎么知道？”

考虑到沉父工作忙，沉母还没来得及将英国酒店的事情告知。

她说之前娅娅在他和老太太跟前说过年想带个人回来瞧瞧。

“结果你猜是谁，就是亦洲。”

沉母说，“我也是无意去酒店撞见了他们，不然也不知道这丫头得瞒多久？”

沉父默了默。

“难怪。”

“嗯？”

沉父说在视察时遇见宋亦洲一事，他提出想来家里拜访。

他会心笑道：“这小子既然把主意千方百计打到我这，想必你已经拒了他很多次。”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

沉母说她还没想好怎么应对他，之前给沉希挑夫婿的时候只觉得宋亦洲哪哪都不错，但如今给娅娅挑的标准自然不同。

仿佛对方是谁都不够好，更何况宝贝女儿偷偷就和别人好上了。

哪怕沉母开明通达，心里多少也有些不是滋味。

沉父道：“思娅怎么说？”

“她反倒不想让宋亦洲上门。”沉母道，“不过我和妈都说这是女儿家胆怯和慎重的心思。”

沉母也公正转达了老太太的意思。

“妈说的对，与其这样避着倒不如见见。”

到晚饭的时间，两人下楼时饭厅道比以往更热闹，梁茜华年前都待在京都，加之老太太在京都几个小孙女都提前过来了，加之沉母的侄女。真真是进了孩子窝。

连织被浣婧缠着教编花，不过是骗小孩子的玩意，但新认回家的姐姐好像什么都会，浣婧星星眼里满是崇拜。

她刚把椅子拉坐到连织旁边，就被一阵力道提了起来，往旁边位置一放。

“阳哥哥你干嘛啊，我要挨着思娅姐姐坐。”

她正要抗议那是她的位置，沉祁阳拉开凳子大喇喇坐下，熟悉的男性气息让连织心里叮咚一下。

除了一周前男人卧室出格那一次，大抵这周连织时时刻刻都陪着老太太，沉祁阳再没有任何过分之举。

他像是有足够的耐心等她做好心理准备，倒是这放长线钓大鱼的架势让连织每次竖起防备的刺，却又默默收回。

沉祁阳手已经搭上她椅背，和老太太聊天的功夫手指就绕着她的发尾转啊转。

顾忌众人在，连织不好发作，只手跟拍苍蝇似的拍了他一下。

沉父坐下后，瞧了眼沉祁阳。

“稀客，没想到饭桌上还能看见你。”

“爸，这话你说反了吧。”沉祁阳扬眉，“我今年才是头一回见你。”

他说话的功夫给老太太和沉母夹了菜，最后粉蒸蟹藕才夹进连织碗里。

“姐姐你好像瘦了，多吃一点。”

“谢谢。”

连织作为回报，给他夹了几块苦瓜。

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恶举，听沉母说这人顶讨厌吃苦的食物，没想到他直接夹起来扔进嘴里。

他两关系能好成这样，实在是老太太没想到的，她眼底笑意更甚。

只说沉父这次还真冤枉了他，这臭小子一周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呢，哪怕有事出去也当晚回了。

“最为难得的是思娅在我跟前读小说，他这样浮躁的性子居然能在旁边陪着。”

“最为难得的是思娅在我跟前读小说，他这样浮躁的性子居然能在旁边陪着。”

哪里难得了，这明显是没打好主意。

连织正吃着菜默默腹诽，心脏却突然瑟缩了下——

不为别的，众目睽睽之下，男人手自饭桌底下轻轻握住了她的。

——

3300 字，抱歉宝们，四天没更新我应该给大家多加几更的。

但目前正在找手感，两天不写感觉很手生，不知道该怎么动笔了，我慢慢恢复状态哈。

谢谢大家的鼓励安慰和包容，真的谢谢。

0249 下卷 122，逗弄

他手掌宽厚，已是不由分说将她裹进了掌心，任凭连织如何挣扎都摆脱不得。

这男人是疯了嘛，连织心跳砰砰作响。别说饭桌上几双眼睛都是聪明敏锐之辈，就说佣人端菜上下，哪怕他们这里处在无人经过处，可保不齐会被谁看到。

连织挣不开凳子往旁边一拉，企图以距离拉远逼他不得不放手，可这一拉凳子和地毯摩擦而过，倒惹得桌上几道目光注目。

老太太和沉母的关注本来就在她这，更别说几个喜欢看漂亮姐姐的小孩。

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自始至终都未松开她的手，左手照样夹菜，拎个小黄鱼照样扔嘴里。明明动作没个正形，可大抵任何放浪形骸在他身上都不显突兀，竟无人注目。

连织不敢再乱动，但这股火却怎么都咽不下，指甲跟针似的戳他手上。

等无人注意时，她手才根根从他掌心往外撤，男人手掌宽厚而温热，略带薄茧碾在她指腹上。

两根手指撤出，她还未加紧逃跑，又被他迅速握住。

前功尽弃，就跟逗兔子一样。

沉祁阳喉结里发出低低的笑，在旁人投来纳闷时，他漫不经心道。

“今儿的小黄鱼做的不错，滑溜滑溜的。”

不知道在说鱼还是人，反正连织就像被他兜入网里的鱼。

她自问自己的手不算嫩滑，特别是学防身术这两年，然而和他有厚实茧子的掌心还是没法比，他捉着她手背轻轻一捻，连织被磨得手心发烫，正要狠狠去揪他手背。

沉祁阳却直接穿过她的指缝十指相扣，指骨交缠，紧得肌肤都贴在了一起。

窗外寒冬，谁也不知桌上这一席之地的火热。

这种交扣才让人半丝挣脱不了，连织莫名想起他将她逼在楼上梳妆台上，瓶瓶罐罐倒了小半桌，她被迫夹着他的腿，仰头承受着他逐渐激烈的吻。

他握住她手腕用力摁在墙上，倏尔又十指紧扣，舌头愈发肆无忌惮在她唇舌间勾缠。连织呼吸都快被夺了去，脸蛋潮红，缺氧间已经无力察觉他手往她衣服里辗转。

“阿织。”

沉父的一声将连织从恍惚里惊醒，她眼神认真地看过去。

沉父道：“下周三我在家，让亦洲来家里坐坐如何？”

连织前两次的解释基本无效，索性也没再多解释。

她还没说话，沉祁阳忽而截了过去：“快过年了，何必急于一时，真想叫人上门年后也不迟。”

他道，“再说人大概目前不在国内。”

老太太投来不解的目光。

“宋亦洲似乎去了趟中东，目前该是挺忙的，再说..”沉祁阳转而看连织一眼，漆黑的眸子里几分深意，“姐姐才刚回家，京都好儿郎多的是，并非他宋亦洲不可，再不然弟弟可以代劳帮你选一选？”

选他妹…

别以为她不知道他打的什么注意，连织重重掐了他一下。

说来奇怪，沉祁阳从知道宋亦洲这事就没表态，全程沉默，如今这话倒让老太太和沉母一头雾水。

沉父淡淡看他一眼。

“吃完饭和我去书房一趟。”

“好。”

交握的手都快出汗，沉祁阳才松开了她。

….

书房里。

沉父道：“说说你不认可这门婚事的理由？”

两父子何其了解彼此，沉父知道在饭桌上他话只说了一半。

沉祁阳拉开椅子，坐沉父对面。

“爸工作忙，不知道有没有听说海和会由于宗教冲突分裂的事？”

沉父：“略有耳闻。”

海和会由中东海湾国家成立，宋亦洲掌管宋氏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已经和其签订了常年经贸合作。然而此次中东变天，几个国家扬言退出海合会。

“宋氏集团才成交 6.5 万吨天然气，想成功运回国内必得在宗教冲突里站队。华国和中东关系一向微妙，咱们沉家自来不偏不倚，你若是这个时候让宋亦洲上门，下一届大会上被人做文章再想更上一层楼就难了。姐姐也会成为眼中钉。”

沉父略一沉吟，没接话。

这事放在小富之家不过无关痛痒，过自己的幸福生活又能碍着谁。

可党政素来激烈，多少双眼睛盯着沉家，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成为压死骆驼的稻草。

只是这位后生向来知根知底，沉父何尝不清楚，清楚将连织托付给宋亦洲是很好的选择。

沉祁阳看他这样，慢条斯理道，“你若是真中意这位女婿不如再等个一两年看看，等纷争平息再考虑不迟。”

一两年黄花菜都凉了。

他这话说的实在没诚意。

沉父淡淡看他：“除了这些原因没有你的个人喜好？”

最了解他的自然是沉父，面对一众小事沉祁阳向来爱打官腔，一问三不知。

当初沉希和宋亦洲订婚可是拍案叫好，就差十里送大佛了。如今这样可以说反常。

“有啊。”

他懒靠在椅背上，似笑非笑道，“你儿子我和向来和宋亦洲不和，当个便宜妹夫无所谓，姐夫这称号怎么可能轮得到他？”

男人心思深沉，这话说得半真半假，哪怕沉父如此了解他，也瞧不出半分端倪。

沉祁阳出门时拨了个电话出去。

楼梯灯光昏黄，地毯很好吸走了脚步声，男人脸上哪还有半丝散漫，眉头压着，顿显阴沉。

那头接通后，他道。

“知道你没跟去…帮我给你们宋总带句话。”

0250 下卷 123，对我负责

*

“宋总，沉家那位说…说…”迈巴赫在机场公路上行驶，张旭看了眼车内后视镜，几次说不出来。

宋亦洲：“他说什么？”

“说…再有下回，就不是宋总跑一次中东那么简单。”话落，他声音都低了下去。

车内氛围近似威压。

宋亦洲冷笑了声，张旭只能看见他紧绷的侧脸。张旭心尖缩了再缩，大概也猜出了这次的宗教冲突，有沉祁阳的推波助澜。

宋亦洲忽道：“洪家垮台后，洪帆在京城资产是不是还没清算？”

张旭：“是。”

宋亦洲道：“联系媒体，并清查洪帆这些年挪用了多少公款。”

洪帆逃窜国外后，所有资产都被沉祁阳以各种手段低价买卖自己手里，虽挂的是江涛高靖的名，但资产大部分明显是流向沉祁阳这。

宋亦洲不仅要他全部吐出来，还得补上所有亏空。

张旭跟他这么久，也猜到了宋亦洲的心思。

“宋总，沉家少爷似乎在江南有块一万多亩的地。”国有资产私有化并不是那么容易，照张旭的想法拿这块地做文章沉祁阳亏损必定严重。

“那块地不行。”

宋亦洲眼皮微掀，车内后视镜里一双眼睛令行禁止。

那块地连织也介入其中。

他还没傻到要用个人恩怨去对付她。

话音刚落，宋亦洲电话便响了。

看清来电后，他眼神倏然放平缓，接在耳边。

“嗯？”

连织道：“你回国了？”

“嗯，刚到。”宋亦洲轻笑了声，“没想到是你第一个打电话给我。”

那声线传入连织耳里让她莫名微燥，要不是有话想问早和这死狐狸撕破脸了。

“您老面子大呗。”

她道，“我有话想问你，你现在有时间吗？”

“好。”

.....

和宋亦洲约的地方在四合院深处的咖啡馆，大概是提前清过场，连着服务生都在厨房没出来。

圆锥绣球在窗外的风雪里开得极好，连织脱下大衣，坐在他对面。

宋亦洲推来一个小而精致的礼盒。

连织纳闷看他。

宋亦洲道：“在沙特无意看见的一件饰品，觉得很适合你就带回来了。”

盒子方方正正，仅看那牛油果色的丝绒盒子便知价值不菲。

连织却根本没打开，直切正题。

“我来是想问你，在英国伦敦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算计我？”

两双眼睛四目相对，她脸蛋被光线衬得雪白，白色高领毛衣愈发显得眼眸清亮，还添着丝冰冷。

连织这个人心眼小，只能她算计别人，但绝不会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

宋亦洲摇头。

“不是。”

“那你第二天突然打开门…”

“以为我设好局瓮中捉鳖？”宋亦洲失笑，说她醒来准备逃跑的时候他就有意识了，后来隐约听到门外有人说话他才开的门。

他点了下头，“或许我有过顺水推舟的想法，但不至于提前去设局。”

他双手搭成桥，阳光落在他面容上显得堂堂正正。

聊起这些其实挺让人脸皮火辣辣的，但连织还有更想问的。

她嘲讽道：“宋总说得多光明磊落似的，难道你那晚送我回来不是早有歹意？”

这话其实想问那晚他的状态，是否清醒看到她臀上的胎记。

是早有歹意。

他眼眸很深，似要看进她心里，那目光看得连织心脏缩了再缩，以为他已经猜到什么。

宋亦洲道：“那晚我也喝醉了。”

喝醉了？

不管真假，连织都莫名松了口气。他若是真想拿着把柄威胁她什么，鱼死网破是最坏的结果。

她极轻地点了下头。

宋亦洲道：“不打算对我负责？”

连织懵怔地眨了下眼，就见男人嘴角微弯，明显是煞有其事的样子。

“你——”连织还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她讥讽道，“想对宋总负责的人多的是，哪用得着我？”

宋亦洲道：“那我对你负责？”

几许阳光从他睫毛落进眸底，仿佛带着炙热的温度。拜访沉家不是想逼他什么，但该做的宋亦洲都不会少。

“用不着你个大尾巴狼！”

连织突然像被猜中尾巴似的，狠狠瞪了他一眼。

宋亦洲很是认真的点了下头。

“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靠！

饶是连织脸皮再厚都被这个人给激得无话可说，结果对面的男人还真在等她答案。

她火气到了嗓子眼，说做朋友就算了，以后也别递帖子来沉家拜访。

沉祁阳中间不知使了什么岔子，沉父这两天也没再提宋亦洲登门拜访的事，这于连织而言是天大好事不过了。

“宋总新的一年了，往前看风景说不定更好，我就先提前祝你新年快乐，以后别再动你那价值千金的脑子。”

她说完拿着身后的大衣围巾，大概是动作太过干净利落，给人仿佛不会回头的错觉。

宋亦洲心脏一缩。

连织还未起身就被他握住手背，那力道宽厚温热，大得惊人。

她正要发火，宋亦洲看着她，眸光略深。

“沉祁阳这个人性情乖戾，极为难缠，最好不要和他有太深的牵扯。”他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情才需要他帮忙。

连织眼神逃避，根本不敢去深思他那句话，转眼宋亦洲已收回手。

“新年快乐。”

大门推开时寒气突然而至，连织瑟缩了下，走到院门口突然回看坐在咖啡馆里的宋亦洲。

满室空空，独他一人，礼盒还放在桌上。

人都是渴望温暖的，大概是习惯了沉家温馨热闹的氛围，尤其是老太太今年在京城过年，连织每天都在收礼物和欢笑中度过。

如今再看宋亦洲。

他的家庭和他本人一样，竟让人觉得孤单可怜。正想着，男人抬眸看见还在门边的她，眼神清明，弯唇笑了一下。

连织仿佛被烫了一下，立马躲开目光，转身离去。

———

今日两更，晚安。

0251 下卷 124，妖精

江启明在美看守所出事了。

当陆野和其他两名警员接到消息赶到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惨不忍睹，浑身上下每一处好肉。穿大褂的白人医生向他阐述具体情况，大小便失禁，直肠垂脱，嘴巴大范围溃烂….

新墨西哥洲贫穷暴力，当属美国最乱的州。

看守所关的恶人不在少数，谁曾想一晚上的功夫，江启明竟惨遭十几个暴徒轮奸，像是有人买通警察和囚犯刻意为之，嘴被马桶塞塞死，愣是半点求救声都没有。犯人身份特殊，一下子整个新墨西哥州为之轰动。

饶是陆野见惯血淋淋的大场面，也不由得皱了眉头。

期间江启明醒过一次，眼眶目眦欲裂几乎要把陆野凌迟，很明显把他当成罪魁祸首。

“喝水吗？”

偏偏男人气死人不偿命，水杯端到他桌旁，“忘了你嘴巴溃烂，是不是得给你拿根吸管？”

房内顿时爆发撕心裂肺的叫声，江启明在手铐上拼命挣扎，那目光几乎要喝他血吃他肉。

“我他妈杀了你！你他妈给我等着，你给我——”

他嘶吼的声音太大，医生一剂安定他彻底昏死过去。

陆野出门的时候老余和萧然正在和其他几个警察了解情况，面上倒是眉头紧蹙，沉着的模样，等几个警察一离开幸灾乐祸都快写脸上。

“老天有眼。”

老余还挂着只胳膊，笑道，“这辈子都半身不遂了。”他说完自打嘴巴，“回去就得接受制裁，哪来的半辈子。”

萧然拍拍他后背。

“先别乐，等着回去写检讨挨处分吧。”他们也有看守不力之责。

陆野问他胳膊怎么样了。

“没大事。”老余道，“野哥你说这事是不是——”

一个眼神，彼此皆有猜疑。

霍河雨林前脚才过不久，不会是那群人安排的吧，乖乖江启明是结了什么仇怨，手伸那么长都要搞他。

陆野目光禁止，没让他们再聊这事。

两国关系特殊，若真是被捅到门面上难免不会被人拿捏把柄说贼喊捉贼。

如今晚上七点多，算算京都的时间她大概也醒了。

城市繁华里路人来去匆匆，陆野却根本没抬头，点了支烟靠在树上，耐心等着他的女孩听电话。

几秒嘟声后，那边接通了。

“喂？”

陆野夹烟的手摸摸鼻子。

“醒了？”

“睡着呢。”连织道，“现在和你打电话不知道是谁。”

陆野不由自主笑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身边有那么多花美男我把持不住怎么办？”

连织才刚起床，脑子不清醒，说完才反应过来她这不就类似于自爆吗，完了！

陆野眼神微眯。

“皮痒了是不是？”

连织：“指不定谁痒了呢？”

陆野瞬间头皮发麻，差点被烟呛咳出声。

妖精。

他说可能还得小半月，又想起正事。

“连织。”

“嗯？”

“我记得在沉家你有个弟弟？”

连织纳闷他怎么会提起沉祁阳。

“怎么？”

陆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拜职业敏锐和良好的记忆力所赐，霍河雨林当晚陆野几乎是如同放电影般会议，面罩能遮住神情和五官。但举手投足间的乖痞之气是掩不住的。

能提前探知江启明行踪并部署，还得躲过华国警方最终。绝非一般的财力和人脉。

陆野几乎瞬间锁定了可能的几个人。

“和他关系一般般。”

大约有梳妆台失控在前，连织和陆野聊起沉祁阳只觉得怪怪的。

“脾气不太好，性格也有点阴晴不定。”大约也昧不了良心泼脏水，连织道，“但对家人还可以。”

“嗯。”

连织：“那我也有问题要问你。”

“什么？”

“你在国内还是国外。”

陆野沉默。

“你去抓江启明了？”

果然什么都瞒不了她，陆野低低“嗯”了声。

这事整个公安部瞒得密不透风，连着松文彦都打探不了任何消息。连织只是猜测而已。

“受伤了吗？”

“没有。”手臂的弹伤已经渐渐愈合。陆野道：“连织，这个结果是你能看到的吗？”

连织瞬间怔忡。他看出她和江启明之间有无法释然的仇怨，所以想问她接受审判，死刑，剥夺权利终身会不会让她解恨。

是吗？

是也不是，连织曾经想将他挫骨扬灰尤觉得不解恨，但如今知道等待江启明的必定是死局她反而再不想放太多精力在他们身上。

她有好多其他的事情想做。

连织轻声道：“陆野，江启明羁押回国后我想去看他。”

*

“那照片传回来我就虚虚瞧了眼，真他妈够恶心的，老子几天都没吃下东西，我给你们说他那直肠都——。”

长安十里会所，包厢灯光幽浮，几个贵公子靠坐在沙发。

江涛还没说完，就被高靖踹了脚。

“闭嘴，老子没胃口听这卖屁股的事。”

旁边不时传来几声笑，就沉祁阳没反应，牛仔裤包裹的两条腿懒搭在茶几上，他手里夹着根烟，手指却不时划着手机。

如薄雾般白色的屏幕光线覆盖在他英挺鼻梁之上，眼睛却恣意熠亮，看得出来心情挺好。

傅珩凑过来问：“老实告诉我，江启明被轮有没有你的一笔？”

沉祁阳嘴里叼着烟，睨他一眼。

“你太看得起我了吧，几十个警察守着呢。”

江涛高靖一问三不知，这个人若不想说的更是半句套不出来。

傅珩阴恻恻道。

“就他俩是你兄弟是吧，我就是个打杂的，得我这就回江南，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沉祁阳闷声笑，拍拍他肩膀。

“好走不送，要不帮你叫个车。”

他长腿一卸，就要起身。

江涛：“喂，去哪——”

“回家，这都几点了？”

稀奇！几个男人面面相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连织不常回紫荆山庄。

但大抵是过年的功夫哪怕有两天不回，老太太就会念她好久，连织才妥协了经常回去。

沉祁阳暗忖这个时间点她也快回山庄了。

本以为就是玩笑一句，可人已经头也不回走到包厢门口。

高靖道：“春节打算去哪，给兄弟们提前吱个声？”国外几个度假海滩他已经匿了，打算就去西沙捕捕鱼玩玩翻船野心。

“搁家过，还能去哪？我得陪我几个侄女。”

沉祁阳没转头，直接大手一挥开门走了。

江涛高靖几个怀疑他脑子坏了，陪侄女这话也说得出来。

以往哪次不是沉父满世界通缉他才勉强回去待两天，春节更是满世界浪见不着半分人影。

这他妈该不是吃错药了吧。

0252 下卷 125，送给阿织小朋友

*

春节前后，沉母都要陪着沉父参加宴会。

但这并不耽误梁沉两家的忙碌，港城春节的规矩更多，除了老太太腿脚不方便，连织跟着梁家众人回港祭祖。

在绵延不绝的陵园牌位里，她站在不属于她的位置，几次弯下背脊真诚鞠躬。

若虎妞在天有灵，大概会责怪她。

除夕早晨。

连织是被佣人和两位侄女的连续敲门声给震醒的，回来好不容易回来睡个完整觉，几个孩子却吵着让她起来。

老太太也差佣人多次来看，过年穿的衣服都给她准备好了，是套新中式的高定绒衣，当佣人给连织束了两个羊角包，年龄顿时减了七八岁。

下楼后在京都过年，梁沉家的几位长辈挨个给她发红包，笑容洋溢间赞不绝口。

最后一封利是是老太太给她，祝她快乐就好。

“谢谢阿婆。”

中式厨房里专门请来做国宴的师傅正在忙碌，连织在老太太身边坐了会，出门却见沉祁阳在给几个侄女外甥发红包。

抽出的数额厚厚一沓，原本没兴趣的浣婧都上前扒拉他的腿。

他也直接给拎豆芽似的，大方一给就是十几个。

浣婧眼睛一亮，跑过来叫思娅姐姐要一起分享。

连织自然是婉拒。

沉祁阳却揣兜走来，嘴角微弯，最后一个递给她。

“给你留了一个。”

“不要！”连织道，“我又不是小朋友了。”

“不是吗？”

她牛角包的铃铛却被拨了拨，沉祁阳再拨了拨，饶有兴致道。

“我怎么感觉挺小的。”

连织微赧，那是老太太非得给留的，说喜庆必须戴上。

浣婧他们戴着可爱，她算什么啊。

“你能不能别碰啊喂？”连织气恼拍拍他作乱的手，发现这个人有时候还挺孩子气。

不让玩偏玩。

她拉着浣婧离开，不想理他。

沉祁阳耸肩，遗憾跟在后面，红包还在他手上。

“真不要？”

“不要！”她才不缺这点钱。

沉祁阳懒懒道：“不先看看吗？”

红包里纸张被他抽出长条，故意在她眼前轻晃了晃，隐约看见内容的连织双目瞪圆。

嗯？

政府大楼的开发许可？怎么会在他那。

“要！”

她发出尖叫鸡一声，红包一抽拉着浣婧走了，沉祁阳低头，嘴角笑开。

...

不过三点沉家的年夜饭便吃完了。

连织手里的几个群却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作为老板，除开年终奖除夕夜犒赏员工的红包自然得有，几十个红包发出去哄抢后全都是贵些老板的表情包。

连织正笑着要退出去，却见他们在讨论东城湖畔将于今晚放烟花的事。

由于环境污染，各大城市已经令行禁止放烟花，取缔这一热闹活动不知多少人可惜。然而今年临近除夕京市政府却鲜见在官网发布一则喜讯。

各位广大市民：

除夕夜将在东城湖畔区域燃放跨年整点烟花，辞旧迎新，祝愿各位新年快乐，闻名观看。

当时告示一经发出便疯狂转载，不过两天点赞量便破千万，当时周严还在开玩笑，怕是附近几个省的人都会来凑热闹。

刘昊勤甚至连年夜饭都不吃了，中午刚过就拿着板凳带着相机去占位置，发过来的图片人山人海，仿佛整个京都的人都去。

【周严】：要不要这么夸张。

【刘昊勤】：丝毫不夸张，听说这次燃放的烟花类型有千里江山图，米兰之夜，日照金山…燃放时常起码一小时，政府投入至少千万以上。

【刘昊勤】：快来，不然没好位置了。

连织才不会被她唬住，这么冷的天在家聊天不好嘛。

她坐老太太旁边给剥橘子，

然而浣婧是最爱凑热闹的，跟着会港城祭祖时维港烟花让她过目难忘，如今听说京城难得一放，自然得央着沉祁阳带她去。

男人耷着眉懒靠在沙发上，上下扫她一眼。

“就你去？”

浣婧听不懂她的话里有话。

“还有两个妹妹也想看，哥哥去嘛去嘛。”她抓着沉祁阳衣袖摇啊摇，他眼都没抬。

“车子太大，装你们几个小芋头不划算。”

浣婧立马会意，哥哥姐姐叫了一圈，愣是抓着连织委屈巴巴的不放。

连织简直拗不过她。

“待会去看看吧。”老太太拍拍她的手，“若是怕冷的话旁边摩天大厦就是梁家的产业，顶层估计还留着，去那看视野最好。”

她又拍了下沉祁阳的背，“臭小子少拿乔，还不快去开车。”

“得嘞——”

沉祁阳长腿一卸，直接起身。

...

去往东城湖畔的各大主干道已经拥堵得近乎瘫痪，哪怕有交警指挥交通都无济于事。小孩爱凑热闹，大一辈的便在家里陪老太太。

摩天大厦早在两天前所有餐厅和酒店都已经预定完，就为了这烟花盛景。

地下二层早有专人接待，电梯直通顶层，这里常年无人踏至，却有穿西服的人总是守在门边，谨防有他人无意闯入。

包厢门被推开那瞬，饶是连织早有心理准备，却不由得直呼一句太夸张了。

二百七十度的落地窗几乎将整个东湖纳入眼中，依稀可见人如星雨，而它们站在云端。

套房客厅之大足以容下半个足球场，几个小孩趴在阳台边上由沉祁阳和佣人点燃烟花棒，连织就趴在另一个角落静等烟花。

说好的十一点半秒不差，连织湖畔四岸激动的倒数声清晰可闻，巨响和欢呼同时响起。

那一刻，世界静谧，万人仰头。

腾空而其又瞬间炸裂，翡翠流苏绽放在黑色幕布上，瞬间又有如万紫千红，如瀑布般坠落。

好美….

连织瞳仁里尽是姹紫嫣红的火焰，她痴痴看呆了，面庞柔软而明净。

她在看烟花，有人在瞧她。

直到焰火棒燃尽烧到手指，他才挪开。

长达半小时的极尽繁盛，本以为不会再有更没，可再次绽放时惊呼声仍然一浪高过一浪。连织感叹政府这次可真大方，拍完视频刚要发出去，却见蓝色瀑布坠落后，天空陡然出现几个字——

送给阿织小朋友。

丝只织，不常出现的名字。哪怕猜测只是个巧合，连织胸口莫名被撞了撞。

谁是阿织？

这位小朋友也太让人羡慕了。

难道这场烟火不是政府安排，若是私人名义那得花费多少钱，又得有多少关系去疏通。这位小女孩怕是万千宠爱的掌上明珠。

一时之间，羡慕和猜测纷纭，那一行字持续不过几秒，却烫进了多少人的心里。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摩天大厦顶层，一件外套自身后披于她身上，男人手臂直接将她完全揽入怀中。

沉祁阳在她耳边低声：“姐姐，新年快乐，喜欢吗？”

除夕这天，她故意避着他。

沉祁阳也并未在人前多有靠近，却在几个侄女妹妹和佣人被蓄意引到另一边，准备已久的礼物绽放在她面前。

于无人所知的角落，他所有渴望再也压抑不出。

0253 下卷 126（微 h）含乳

除夕这天，她故意避着他。

沉祁阳也并未在人前多有靠近，却在几个侄女妹妹和佣人被蓄意引到另一边，准备已久的礼物绽放在她面前。

于无人所知的角落，他所有渴望再也压抑不出。

贴在耳边的呼吸几乎要烧伤她，连织明亮的眸光微颤，不可置信地回看他。

“烟花是你…”

怎么可能？

燃放公告不是由京市政府发出？连织哪怕敢猜测所有人，都绝不敢猜沉祁阳。

沉父的位置对所有了如指掌，沉祁阳是如何能避开一切耳目，敢在众人眼皮子底下这么做的？

沉祁阳手臂在她腰上无限收紧，薄唇贴着她的耳朵。

“想有用不完的钱，想让所有人陪着你看烟花，还想做什么...”

烟花炸裂声响让耳膜鼓噪，可男人低低的声音仍然一字不落窜进她耳里。

她像是个迷路的小女孩。睫毛颤动的弧度凌乱，半晌才回忆起来这话怎么那么似曾眼熟。

那是她大学临近毕业季书写于毕业墙上的一句话，彼时还算无忧无虑，也不曾碰见沉希。她还是个积极向上，带着唯我独尊般傲气的女生。

想有用不完的钱，想让整个城市的人都陪着我看烟花，而我是唯一的主角。yeah！！

——连织。

很明显，沉祁阳看到了。

于多年后。生活磋磨和只顾捡地上的六便士，连织早已忘了仰头看月之后。

这个突如其来闯进她生命的男人，或者更恰如其分用弟弟来形容，以最猝不及防的方式完完整整为她造了一个梦。

远处人头攒动，哪怕百米高空都能在烟花绽放间隙听到他们的尖叫。

真的是整个城市陪着她一起观赏。

连织早不是什么唯心主义，或者是生活早教会她将情感变动细化为可得的实际利益最好。

可烟花骤亮，星星点点的火星让她浑身如同被烫般酥麻。

目光对视间，她问话近乎孩子气。

“怎么沉大少爷这么牛，天上的星星你也有吗？”

沉祁阳纵容她的孩子气，笑里却有些遗憾：“这似乎不太行，买了冠名权别人还是能看到它。”

连织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然而转头看烟花之际，一条星星穿成的手链自她头顶落下，星点般闪耀着光。她瞬间愣住了，这似乎是 VA 品牌的最新款，一经问世就轰动一时，连织当时在杂志上多看了几眼，相当漂亮。

可细看样式又不完全相同，至少那隐隐约约的字眼是杂志上没有的。

伴随着男人的低声，灼烫呼吸丝丝缕缕将她包裹。

“但所有好看的东西我都会送到你面前。”

若是连织转头，必定会看见男人黑眸深深看着他，克制的又亮得吓人。可她没有，她像只坠入渔网的小鱼，想徒劳从网洞里挣扎出来。

“沉祁阳，你不用这样。”

有些心意她不敢也不能去拆开，往前走必定是死路。

沉祁阳没答她，只低眸将手链放进她的掌心。

那样随意散漫，精心准备的礼物却并未强制让她戴上，弄丢了当石头玩扔掉都行。

就如同他自己说的，他有全天下所有好东西，都想和她分享。

可就是这份漫不经心，让连织心脏仿佛被灼烫一般。

人永远向往自己没有的，她冰冷算计，却也永远向往赤诚。

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就带着她不曾有过的热烈和肆意，像是要把前天下的风霜雨雪都挡在后面。

烟花炸裂声还在继续，只闻见又几声惊叹，朵朵炸裂响声后，其他字眼渐渐清晰。

——愿你平安幸福

——被所有人爱

——然后……

一时之间，尖叫和惊叹响彻整个东湖湖畔，若说刚才那句小朋友徒惹艳羡，那么如今这段话夹杂着无限狎昵，模模糊糊的爱情总是好磕的。

已经有不少人拍照发朋友圈，甚至发给不曾到来的另一半。

无人知晓，有灼烫的吻落于连织耳侧，沉祁阳哑声道。

“然后喜欢我。”

他毫不掩饰他的所图和渴望，像是丛林里的野兽大多时候气定神闲，可鼻尖呼出那灼热的一息却是那样的躁动。

有电流自连织耳后的肌肤穿梭，她浑身打抖，像是只被捏住翅膀的蝴蝶，如何都挣扎不过。

“我要回去了！”

大脑里还有理智告诉她不可以，抵抗不了她就想逃跑。

然而还未挣脱开，沉祁阳眼眸一沉，直接将她反扣回来，她身子情不自禁往后仰，抬脸瞬间撞入他浓云翻滚的黑眸里。

沉祁阳扣住她后脑勺，不给她任何机会，吻几乎凶狠的落下。

天边，彩色星火在夜空中绽放，轰然照亮着连织紧紧扣着栏杆的手。

她腿软得几乎要滑下，可腰被男人死死扣着，他们嘴唇吃着嘴唇，沉祁阳舌头轻松撬开她的齿关，在她口腔里肆无忌惮地搅。

连织心尖如同针刺抓挠一般，手几乎要深陷进栏杆里。

可那唯一抵抗的武器都被沉祁阳收了，放于他的肩膀上。

“吻我…”

他在她唇边循循善诱，又含住她的舌头狠狠吮吸，仿佛要将她整个人完全吞下去，男人的吻如同暴风雨般，在她心上惊涛骇浪。

连织像是软下去的藤蔓，恨不能有无数的手去攀紧他，起初只是抓着他肩膀，复又双手攀附在他脖子之上。

那股堕落的意思像蛇一样拉着她往下坠，可是他引诱的她，原则上她是无罪的…

他们舌头紧紧贴在一起，绵密地纠缠再纠缠，在这大理石遮挡无人所知的角落。

禁忌带来的热烈和疯狂如火般灼灼燃烧。

烟花秀远远没到尽头，婉婧沿着阳台拍了一圈，身边两个佣人跟着生怕她出什么岔子。等她回过头想找连织，左右四处看。

唉，思娅姐姐人呢？

摩天大厦的顶层就是专门预留出来观赏夜景的复式套房，此刻由于要保证烟花燃放效果，琉璃灯盏尽数熄灭，连织早被沉祁阳勾着腰，半搂半抱不知带往了哪。

归咎于沉祁阳的习惯，书房最初便设计出来一间暗室，随着门厚重一声关上。

连织被压在墙上，那股要将她烧蚀殆尽的吻从她耳后辗转 to 唇边，两件大衣悉数脱落，只留件贴身的羊绒毛衣。隔着几件布料彼此身躯严丝合缝的贴着。

吻从墙边挪到床上，她在身躯动荡不平中醒来，可捧着她脸的手那样有抚慰性。

仿佛只是一个吻而已，没什么大不了。

彼此胸腔下的心脏凌乱跳动，她的身体被他的坚硬炙热灼烧得绵软无力，渐渐只能闭上眼睛去承受他的吻。

烟花炸亮那瞬间床上交叠的身躯显而易见，女人身量纤细，被他宽厚的身躯重重压在身下。隐约可见男人一只大手已经辗转探入她的毛衣里。

触手满是光滑，沉祁阳呼吸凌乱。

胸衣往上推，当浑圆被他握入掌中，陡然而起的酥麻让连织睁开眼，她撞入一双幽深的眸子里，欲望充斥，黑得吓人。

沉祁阳呼吸粗重：“让我看看？”

虽是一句征询她意见的话，可男人眸光越来越暗，侵略性可想而知。

“不——呃啊…” 拇指撵过嫩尖，嚤哼声就这样溢出连织嘴唇。

“不准…”

她像是在与自己对抗，哪怕浑身泛着青苔滋生的痒，她仍然不允许他越雷池分毫。

殊不知那声音跟勾子似的撩过沉祁阳胸膛，他眼里翻滚着嗜血的光芒，倏忽一现，又隐匿不见。

“好，不看。”他一下下吻着她，嗓音喑哑。

哪怕喉结咽了再咽，果然没再强迫要看。可握在掌中的乳却半丝却不曾松开，抓捏着肆意揉搓，指缝更是夹着乳尖恶意磋磨。任凭她如何紧绷都不放松分毫。

好几次嚅啮都快溢出连织鼻尖，复又被她生生压抑下去。

酥麻自胸口而起往四肢百骸攀爬，身体如同雨后潮湿一般，说不清的痒让她甚至想用力夹紧沉祁阳的腰部…

她苦苦压抑着，可身体又彻底背叛她想要沉沦，浑身如同崩裂的弯弓，尽数神经涌到男人揉搓哪里。

她不曾察觉，毛衣开衫的几颗扣子早已随着他大手作乱悉数崩开，难以言喻的绵软让沉祁阳手臂青筋暴起。

最后一颗扣子发出轻微一声崩开，胸脯完全敞露。

沉祁阳低头，猛地含住另外一只嫩乳，白腻混着乳尖通通吞入嘴里。

“嗯啊~~~~”

她身体顿时弯成了受惊的弓，连同脚趾都受不住刺激在床上用力挣动了下。

—————

不知道宝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最近 po 真的很难上，我登了几分钟。

晚安。

0254 下卷 127 (h)，好多水

“嗯啊~~~~”

她身体顿时弯成了弓，连同脚趾都受不住刺激在床上挣动了下。

所有感官和神经通通涌到胸前吸吮处，略微粗糙舌苔碾过乳尖时她抑制不住轻叫起来，手也受不住抓紧他的头发。

“沉祁阳，你骗人..啊...”

胸前似乎传来低低愉悦的笑，灼热气息自他鼻尖喷出，更是让连织每个毛孔都不自觉扩张。

没骗她，是真的没看。

但她做的事却远远比看要过分，诱人白腻完全被他吞咬在嘴里，甜得像是沾了蜜，蚀骨女儿香丝丝缕缕钻入鼻尖，能让所有男人发狂。

沉祁阳一时间舍不得松开嘴地吮咬着，手抓着另一只反复揉搓，直舔得身下的女人瞳孔颤缩，脚趾蓦地在床上蹭过一道。

她手指发软，揪着男人的头发企图把他推开，可那轻微疼痛更是刺激得他大力吮咬，整团白腻混着奶尖含在嘴里大口吸，鼻尖都深深贴了上去，直吮得连织骨头都化了。

破碎的声音几番从嘴里溢出，压都压抑不住。

不让看的此刻也看得清清楚楚。

窗外烟花炸开带来瞬间的光亮，两个奶团就在他嘴边，比白玉还要光滑，平躺都难以一手握入。若是连织低眸，必定会发现男人近在咫尺的眼眸欲色翻滚，盯着她，也一眨不瞬盯着她的乳。

可她没有，浑身此刻有如下起一场潮湿小雨，被男人嘴重重咬过乳尖时雨势突然变大，浇得她呼吸紊乱，颤抖不止。

迷迷糊糊，她似乎听见男人沙哑的声音。

“我快要被你弄死了。”他喘着粗气道，“你是不是老天派来考验我的？”

必定是，不然何至于让他二十多年引以为傲的自制力丢盔弃甲。

人一旦站上某些位置，高处不胜寒，便也自以为是能将美色欲望丢之脑后。

可原来不是，他的灵魂也同样经不得考验。

到底谁被谁弄死啊？

连织眼泪都出来了，一滴滴落过柔软的鬓角，火热的舌头不停在她乳上作乱，密密麻麻们的电流梭过一遍一遍。

红彤彤的两只，敏感得不像话，偏偏他还要用力挤在一起，大肆揉着，大肆舔弄。

“别吸…不要吸了…”

这呼救的话像是似曾耳熟，可下午喝的几杯薄酒后知后觉麻痹了脑子，她除了骚麻体会不到其他，双腿更是无意识地夹紧摩挲。

沉祁阳吻沿着她的乳一路往上，手却从未离开她的乳分毫，直到那吻辗转她的肚脐，小腹底部…

他的意图明了。

“不可以…”连织如梦初醒般，脸蛋赤红如潮。

“这里不行——”

话音刚落，毛呢裙被沉祁阳往上一推，隔着内裤他直接舔上她的私密处。

“呜呜…”

她手蓦地抓紧床单，像是被按在粘板的小鱼徒劳挣扎，情潮如翻滚的波浪将她一浪一浪狠狠拍在海底。

男人浑身上下都是武器，嘴是武器，鼻子更是，蹭咬得她好痒好痒，像是有小虫子在她私密处啃噬。

她脚趾受不住的蜷了再蜷，明明手抓着他的脑袋想将他推开，可手指却深深钻进他的黑发里，想要他重一点，再重一点。

内裤和打底裤被沉祁阳扯着往脚腕出褪处，成了绑住她脚腕的枷锁。

当舌头舔上她阴唇时连织蓦地瞳孔涣散，床单被她拧起了一个又一个旋涡。

他无师自通，口舌功夫在这一刻发挥到极致，鼻尖蹭着小阴蒂，嘴巴就含住两片花瓣大肆吮咬，连着滚烫的呼吸都在时时刻刻侵犯她。

“啊…嗯…”

呻吟声再也抑制不住，连织软成了任人肆意妄为的模样，迷乱的眸子里不时有滚烫泪水滑落。

她双乳被揉着，小穴被含着，模模糊糊睁开眼两条纤长的腿架在他肩膀上，黑黑的头颅深埋在她腿心，肆意妄为。

烟花轰隆隆砸响，淫糜得不知道乱了谁的眼睛。

太乱来了….

潜意识让她想挣扎，可足以让毛孔张缩的快感，却让想紧紧夹着他的脑袋，好痒好痒…

仿佛为自己开脱般，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是他引诱她的，是他。

那声声媚叫让沉祁阳下腹仿佛要炸裂般，喉结也跟着难忍的滚，嘴唇含着她那里大肆酌饮，仿佛要浇灭浑身牵张的烈火。

可不灭反盛，甜腥味和她的淫叫生生刺激得他发了狂，舌头顺着缝隙深深钻了进去。

“呜…别…”

她背脊难耐地拱起，快要被他给吸化了，阵阵烧热之下暖流不断溢出，夹杂着他的咋吮声激烈不堪，让人心悸。

窗外绽开一片火树银花，夜空有如白昼，瞬间纷纷扬扬往下落。

连织盯着窗边眸色迷乱，热泪不断，那烟花的余温仿佛烫进她脑子里，她腰腹深深供起，绞紧不断的再绞紧，一股水儿涌了出去，被他舔泻了。

沉祁阳低笑着抹掉脸上的水渍，扯掉上衣，撑在她头顶看她，那目光太深太暗，淬着势在必得的欲望，直让人心惊。

她身体软得不行，刚挪开脸就被男人握住脸颊带了回来，他嘴唇一路从她脸蛋蹭到嘴角，仿佛故意让她沾着那些蜜水一般，再深深吻住。

胸膛狠狠碾着乳，他火热的舌头放肆探索，淫水混着津液，在两人交缠的唇舌里放肆的搅。

她几次撑上他的肩膀都被那温度烫得无所适从，他浑身热得仿佛要烧了起来，沉祁阳反握住她的手十指相扣，直到她无法呼吸再松开。

彼此的呼吸乱得不成样子，他痴迷吻过她的鼻尖，哑声道。

“姐姐好厉害。”他说，“怎么能这么多的水儿？”

这话太放肆，余韵下浑身粉粉的，这下更是红得通透。

她几乎是受惊般推开他，想逃。

“出去吧，浣婧她们还在外面。”

刚错开的距离就被沉祁阳猛地反压回来，他道。

“怎么，用完了弟弟这就想跑？”

0255 下卷 128 (h)，让他进去

饱鼓鼓的乳儿被他压得不成形状，严丝合缝的相贴更是让彼此呼吸乱了一地。。

他的眼神和他的话一样强势得让人心悸。

连织最受不了他耍无赖的样子，赧道：“谁用你了啊？”

“这是很遗憾还没吃干抹净。”沉祁阳笑了一下，“不然咱们现在试一试？”

和他漫不经心的语气不同，男人眼眸黑得能出水。他握着她手不容抗拒带往下腹，皮带松开，拉链也缓缓往下。

意图明了。

当硕长的一棒打在连织手上，她几乎被烫得受了惊，眼眸也颤得凌乱。

“不行，..我不同意！...”

自己爽的时候还能半推半就，但一根标杆深深立在连织的脑海，有可为有可不为！

逗一只伪装成狗狗的野狼就是这样，你着迷于他带来的刺激，放任等待，想看看他还能给你什么其他花样。

却不曾察觉他早已露出獠牙，时刻盘算着要将你侵吞入腹中。

连织恨不得自打嘴巴，怪自己色迷心窍，竟着了他的道。

她双眸瞪圆，拿出姐姐的威严。

“沉祁阳，我不准，你给我起开！”

她不准他仿佛便真的不强求，只额头紧紧贴着她，喉结艰难咽着。

“那我怎么办。”他拂开她的湿发，声音哑得不像话，“姐姐，你心可真够狠的…”

大颗大颗的汗从男人额头砸落她脸上，连织胸脯也被他的汗沾湿，可想而知男人忍得有多辛苦。

粗长的一棒就贴着连织小腹，呼吸起伏间都极有分量感，更不用提耻毛都快扎进她阴户里去，刺得她莫名抖擞。

连织自暴自弃：“用脚！”

“好啊。”

他眼睫微阖，神色悉数被遮挡，说着真的勾起她的双腿。

可腿弯抬起，肉棒自动陷进花穴缝隙里，激得她险些叫出声。

“不行，用手！”

沉祁阳弯唇：“也行。”

只要是她的，仿佛哪里都行，双手被带往他的跨间，粗巨滚烫让连织下意识想松手，可沉祁阳却强硬包裹着，带着她轻轻往下动。

男人脸深埋进她的颈窝，泛红的眸子黑沉一片。

他灼热的呼吸喷在她耳边：“姐姐，你手怎么能这么软？”

连织闭眼，装没听到。

可手中的分量半分忽视不了，哪怕双手上下交握，顶部仍然有小半截露在外面，次次戳在连织的肚脐上。

这个姿势，她才真正感受到男人勃发牵张的力量，硬如铁板的腹部次次钉在她手臂上，她好几次烫得险些松开手。

可不能松开的，这臭小子绝对会肆意妄为。

耳边的声音更是无法忽视，他毫不掩饰痛苦和爽意，粗喘间夹着丝颤颤的呻吟，在含住她耳垂时尽数让她听见。

“别叫了！”连织简直忍无可忍。

沉祁阳笑开，肩膀凌乱颤动更是压得她的乳无处安放。

“为什么不能叫，舒服也不能出声？”

连织咬唇不说话。

“姐姐…”

“闭嘴！”

连织不是他，没法在做这种事时去直视这两个字，总觉得有种带坏小孩子的罪恶感。

可沉祁阳不是小孩，他唯我独尊，又藐视一切规则，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过。

姿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垂在他腰侧的两腿被沉祁阳高高抬起，顺着肉棒自她掌心碾过，在深处狠狠一陷。

连织突然低叫了声，颤抖不止。

声音嫩得发媚，听得人软了骨头。

不为别的，肉棒的顶端竟鬼使神差找到了位置，直戳进了她花芯深处。

哪怕棒身仍然被连织死死握着，但那样粗巨坚硬，刺得软肉酸涩不已，竟不自觉想要绞紧。

沉祁阳喉部绷死，声音哑得像是砂纸磨过。

“是不是这？”

她没说话，可嘴唇颤抖，双眸迷乱的模样已经说明了全部。

像是为了安她的心，沉祁阳一触即离，可腰腹次次沉入，准确无误陷进了阴唇里。

她后知后觉想挪动位置，可早已来不及了。

手臂和身体各处早已死死被锁在男人怀中，他像是个提前部署好一切的猎人，有用不完的决心，只等着她兜头入网。

反复几次刺入，连织身体仿佛在等着被那根棍子劈成两半，吐气如兰，娇媚声挡都挡不住。

穴口竟自动颤缩着，张开着，迫不及待想要含什么来填补空虚。

好痒….

彼此早就大汗淋漓，沉祁阳眼神浓稠，几乎要将她卷进去。

“宝宝你也想要，是不是？”

他没有再叫她姐姐，这称呼让连织口干舌燥。

她想要摇头，可浑身千百根针在挠似的，穴里瘙痒难耐，渴望有个粗长的东西狠狠捅进来，肆意磋磨。

肉棒早已在手心黏腻湿润，只要轻轻一放他就能进来。

好想…好想…

欲火早已焚身，沉祁阳吻上她的唇。

“手拿开。”

手拿开，让他进去。

或许最开始就没有什么用手和用脚这个选项，他要她，就在今晚。

“不...”

哪怕双眸迷醉，可潜意识仍然在阻挡连织别放任，出事了怎么办。

沉祁阳眼眸一黯，低头咬住她的乳尖，那是她的敏感点经不得男人用牙齿磋磨。她呜呜叫绞紧双腿，伸手想推开他。

可就是这一松，沉祁阳握住她手腕箍于头顶，狠狠沉腰插了进去。

软肉吸裹得严丝合缝，瞬间绞杀掉他全部的理智，哪怕自律如沉祁阳，也被那种吮吸激得烧红了眼，喉部溢出沙哑的闷哼。

只狠狠顶的那一下，便直直戳进了她花芯。

有如崩裂的弦在脑海里挣断，连织连呼吸都找不到，可身体和感官带来的反应远远更加诚实。

她小腹收缩痉挛，一股热流涌出，又一次攀上了高潮。

0256 下卷 129 (h)，好会吸

好胀啊。

连织双腿都在打颤，夹着他巨棒的小腹深处更是抖得不成样子。

沉祁阳于她是从未有过的体验，陌生的，没有预备的，就这样猝不及防任由那根粗长得近乎弯曲，青筋盘错的大家伙钻进她体内。

她手指无措抓上她背脊，嗓音似哭非哭。

“沉祁阳，你——”

“我混蛋…沉祁阳是混蛋！”

说着混蛋，却要赖皮半分不肯往后撤。连织绷着脚趾，拱起腰肢要往床头跑，却被他压制在怀里丝毫挪动不得。

男人横贯在他腰间的大手有如烙铁。

“不要动…宝宝别再动了..”

他凌乱地吻她的唇，浑身气血乱涌，脸已经涨成了深红色。

被上百张小口噬咬的灭顶快感几乎激发他骨子里所有的暴虐，他手掌恨不得用力掐碎她。

过往于外界经历的一切刺激快乐，相较此刻通通弱爆了，根本不值一提。

沉祁阳脖颈上的血管突突直跳，恨不得弄坏她，可怀里弄不得伤不得，大手只能发泄般肆意在她身体各处游走…

“呜..别摸了…别揉..”

男人像是个刚得到心爱玩具的小孩，毫无章法的侵占抚摸让连织感到心悸，全身的肌肤都泛了粉。

她不由自主拱起腰身，小腹深处传来啃噬般的痒意，随着他大手放肆游走涌到身体各处，涌到抓捏的臀部，吞咽的乳上..

欲火焚身，她连蹭动在床单上的指甲都成了粉色。

甬道深处，一泡泡蜜液灌在鸡巴上，绞着棒身生生肿大了好几圈。

“动一动好不好。”沉祁阳脑袋嗡嗡作响，快被逼疯了，在她耳边直喘气，“让我动一动。”

“不好！…”

她像是故意在和他作对，可不让动沉祁阳还是动了。

钝钝凿击的那一下，湿意攀上连织迷离的眸子，她瞬间被带上天堂。

“啊！”

身体越来越软，情不自禁想要跟着他的节奏，可初尝性爱的男人根本没有节奏，如同晴时雨天边雷，龟头次次往里戳之后本以为

该温柔下来了，可他却猝不及防一撞，顶端劈开吸吮的嫩肉，咕叽一声直嵌最深处。

连织嚤嚤哼叫，眼泪都快出来了。

那种长度和硬度似要狠狠破开她的小腹，小穴疯狂收缩裹，她如同藤蔓缠他越来越紧，唇齿间溢出的声音媚邪淫荡。

“呃啊…啊哈…啊…”

沉祁阳听得尾椎骨都麻了，额头抵着她的，欲望当下那股痞气就出来，他眼底邪肆毫不掩饰。

“真他妈好听。”

连织咬住唇，不想让他得逞，可呻吟声刚戛然而止，就被他重重刺入带起长长的尾音。

“啊哈……”

像是撩人的勾子，在胸膛狠狠抓过一道，直让身上的男人热血沸腾。

他们肌肤相贴，身体各处几乎紧密相叠，胸膛压着她柔软的乳，底下抽插有剧烈，上面磨得便有多狠。

连织胸脯痒麻难耐，男人的黑葡萄比她的硬好多好多，几根胸毛还深深扎在她的乳上。

她哼哼唧唧地咬着嘴唇，穴肉的收缩却越来越急促，夹得沉祁阳寸步难行。

狰狞的青筋从沉祁阳耳畔直直抵达太阳穴，真他妈的要命。

他眼神都变了，浓稠得吓人。

“姐姐怎么那么会。”

他吻着她，气息乱了一地，“弟弟被你快禽疯了。”

到底谁禽谁啊？

连织被插得拱起腰肢，简直不想和他理论，穴壁每一处胀得又酸又痒。

血气方刚的男人哪里都在对她进行着侵犯，眼神呼吸和嘴巴，更不用说他四处游走的手，深深嵌入她穴口的肉棒。

她的身体于他而言像是挖掘宝藏后的新大陆，哪里都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沉祁阳被夹得骨头缝都酥了。

吃乳吃狠了她要嘤嘤叫，禽得深了要哭的，有时候他恶意顶进去那声音突然婉转哀啼，像是催人发情的曲子，沉祁阳天灵盖都麻痹了。

“真想弄死你！”

他眼眸发红，吻又再一次回到她唇上。

手扣着她的臀部，抽插变得又快又猛，肉棒拖着穴肉往外拽，又狠狠陷了进去。

反反复复就跟捣浆似的，密密麻麻的肉体拍击声一时之间竟要越过窗外的烟花，飞溅的汁水早已捣成了泡沫，糊在穴口和阴茎根部。

“小穴好会吸，是不是天生就来勾引弟弟的，干多了还会喷水。宝宝你看，它好舍不得我出去…”

他声音沙哑，恶意抵着她花芯研磨，缓抽深插，穴肉附吸在棒身上被反复拖拽。

真的好胀好酸。

“别…别玩了…”

连织受不住他这样的淫乱，脚跟踩着床单乱蹭。

肉棒反复进出摩擦间穴口无限收紧再收紧，可如何都阻挡不了硬物在小穴深处顶刺，好几次甚至撞开花芯顶到最深处。

沉祁阳马眼顿时一麻。

他倏地停了所有动作，埋在她颈窝大喘气。

这是他们的初次，他绝不会愿意就这么草草结束。沉祁阳撩开她额前的湿发，吻从她脸蛋游离到唇上。

欢爱间隙中停下，他五官陷入暗影里，本就轮廓深处此刻眸底裹着欲色和痴迷，汗珠垂落，更有种摄人心魄的力量。

她堪堪躲开的眼睛又被沉祁阳握着脸带了回来，那盛着晶莹的眼瞳让他怎么都看不过。漂亮的脸蛋世界上哪哪都有，可唯独眼前这个人刺丛里扎过他的玫瑰，让他疼过让他恼怒，也陪着他走过万千荆棘。

自此这朵玫瑰哪里都不一样。

“姐姐，弟弟的贞洁给你了。”

他哑声在她耳边，“以后记得好好待我啊。”

0257 下卷 130 (h)，不禁禽

！！！！

连织眼瞳颤了再颤，受不住他尾巴乱摇的骚样，憋半天挤出一句。

“谁要你的贞——啊！啊哈！…别，别撞那里…呜！…”

啪啪啪的脆响突然剧烈，沉祁阳缓撤狠捣，鸡巴成了弹头要钻穿她。

“就给你…不要也给你！”

他喘着热气，笑容无赖又狂，劲腰装了马达般挺动得迅猛，沉甸甸囊袋啪啪啪甩在连织腿心的嫩肉上。

起初她还能忍住，可男人愈发狠厉的力道刺得她浑身颤栗，偏偏嘴唇还被她含入口中。

他扣住她后脑勺歇斯底里的亲吻，连织一条细腿被他深深扣在臂弯里，花芯被来回刺入带起难言的酸软骚麻，连着她鼻音里哼出的哭腔，都带着若有若无的求饶感。

身上这个男人带给她的是不曾有过的体验，他像是头从没沾过浑的狼，一旦尝到便激发嗜血的狂戾。本以为毫无章法的刺入是他的发泄和极限，早晚会缓下来。

可十几分钟不缓反重，他像是就能用这个传统的姿势将她干死在床上。

窗外的烟花秀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小时，蓝色星点早天空满散开那瞬男女在床上律动的画面清晰可见。

女人雪白的身躯被男人完全压在身下，除了紧紧攀着他肩膀的细胳膊，只有一条腿儿被扣在他臂弯里放肆晃动，单看男人紧实摇摆的臀便知结合处有多激烈。

“不行了呜呜…”

连织艰难躲开他的唇，手指深掐进他胳膊，“要！啊哈！呃啊！…我要行了吧..呃啊！..”

脆响戛然而止，沉祁阳笑着逗她。

“这么不禁禽？待会要怎么办？”

连织气不过，狠狠挠了他一道。

那股疼痛反而刺激到了沉祁阳。

君王不早朝的淫荡他今日算是完全体会了，男人浑身汗如雨下，爽得每个毛孔都扩张开。

他亢奋地捞起她乳反复吞咬，胸前烧蚀感刺激得连织脚趾蜷紧了，低低的啜泣混着捣穴声让人想狠狠干她到天崩地裂。

沉祁阳甚至疯到直接勾起她的两条腿弯架在肩膀上，屁股骤然腾空吓得她低叫一声。

他不知碰到那里灯光骤然亮了，明亮光线下她私密处大张，正深深嵌着他的巨棒，白沫糊了一大片，顺着他囊袋滴落在床单上。

“关灯！…你这混蛋！”

那画面淫靡得让人不敢直视，连织一个枕头扔了过去。

完全命中，沉祁阳眼神却很邪。

“不关！”

“你..呃啊…呃…”

面前甩动的嫩乳和夹着他肉棒还在潺潺淌蜜儿的穴对连织来说刺激太大，陡然想起自己和他那一层假姐弟的身份，更是激起莫名的禁忌和羞耻。

她咬紧嘴唇，全身上下红彤彤的，眼睛更是像要淌水，凌乱的乌发如海藻般铺上枕巾。

像是在肆意侵犯流落民间，不谙世事的公主。

这画面生生刺激到了沉祁阳，英朗深邃的五官顿时显得狰狞。

他扛着她两条腿放肆地冲刺，手指更是探到结合处去拨弄潦倒的花瓣，听得她哼哼嚶嚶更是故意将她腿儿拉得更开。

整个房间都充斥着放浪形骸之感，淫荡得让人不敢直视，尤其是男人直勾勾盯着她的目光，放肆邪气卷着狂浪，狠狠灼伤了连织。

她喘得厉害，眼睛一时间不知往哪处放，紧致湿滑的阴道却极具收缩，夹得他寸步难行。

“是不是要到了宝宝。”沉祁阳问。

她不回答，可似哭非哭的呻吟和揪紧的枕巾已说明了全部，搭在肩膀的腿儿被他猛然反折回去，体位变化带来更的深刺入，更是让连织尖叫着被卷进那巅峰的浪潮里。

放肆的冲刺仍持续了上百下，沉祁阳猛然俯身下去，随着结合猛然加深她脑中一片空白，一股水儿猛然喷出，爽得吹了潮。

男人低头吻住她的脸，肉棒却猛地拔出，子弹般的触感滚热地挥洒在她的小腹上。

….

余韵浪潮十几分钟里，像是从天堂落入人间的过程。

她双眸涣散吐气如兰，软成了滩泥，哪里都是潮湿。可哪怕再湿也被男人重重压着，两人的呼吸久久平静不下来，贴在她小腹的巨杵哪怕半软侵略性都极强。

她略微不适应想挪开，就被男人收紧手臂。

突然脖颈处传来一阵湿濡，就在他脸部深埋处，烫得连织瑟缩了下。

不会爽哭了吧？她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

但也没机会查证，她转脸的那瞬间男人大手一碰，房内灯光骤然暗下去。

——

突然发现弟弟的肉写了四章，该慢慢上剧情了。晚安。

0258 下卷 131 (h)，别发骚

不会爽哭了吧，她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

但也没机会查证，她转脸的那瞬间男人大手一碰，房内灯光骤然暗下去。

沉祁阳却没离开她，捧着她的脸亲吻，呼出的热气喷洒在彼此潮热脸蛋之上。

这样上下相叠的姿势身体紧密粘合，鼻尖相蹭，嘴唇厮磨，肚子上的那摊湿黏就这样蹭在他小腹上，简直比刚才还要亲昵。

她被他压得几乎喘不过气，艰难推他。

“重啊，你起开！”

沉祁阳偏不，嗓音嘶哑。

“重也要压着你！”

他像个还处在叛逆期的少年，本来腿微弯还收着大半重量，这下全部过渡到连织身上，压得连织简直想哀嚎。

她浑身软得连脚都抬不起来，但并不妨碍她发脾气。

指甲跟针似的掐他，张嘴一口咬他肩膀。所有武器全被沉祁阳收个一干二净，他扣住她手腕压往头顶，舌头放肆在她嘴里搅。

近距离对视间，他深邃漆黑的眼里是毫不掩饰的快活猖狂。

这个姿势本就危险，左右扭动间，贴着她腰腹上的硬物逐渐滚烫，大有卷土重来的架势。

“别…”

这也太快了吧，连织惊得要推开他。

可晚了，棒身滑入阴唇缝隙紧密贴合，烫得连织低低叫了声。

沉祁阳呼吸也变了，进去过幽穴深处才知道里面是天堂，是销魂窟。

就这样在花瓣缝蹭着，刚歇下去的欲望如惊涛骇浪般膨胀，直冲天灵盖。

对待她沉祁阳有无限的耐心，他吮着她颈窝的嫩肉，旋转着胯部，棒身更深钻进阴唇缝隙，带着花瓣左右拉扯。

“呃…啊…别这样…”

她脚趾倏地猛张开，又如同小猫般狠狠蜷紧。男人那里好烫好硬，就这样磨着，小腹深处又涌出一股蜜液。

莫名的空虚染上连织酡红非常的脸蛋，她唇瓣微阖，吐纳的声音娇媚入骨。

可沉祁阳远远不会就这样满足，等那潺潺水沟里蜜液足够的多，棒身就这样上下滑动，龟头自股沟戳过小阴蒂时，连着耻毛都深深扎了进去，直把连织日得想喊救命。

“呜呜..别扎那里了...”

细碎轻泣又夹杂着舒爽的声音。

小穴刚经历过高潮，敏感得能掐出汁。偏偏男人小腹的毛又硬又粗，茂密如丛，扎进去就跟无数小针尖戳刺似的。

连织绷紧腰肢，眼里漫出了水。

“这里，还是这里？”沉祁阳偏恶意地戳她，“怕我扎你啊姐姐？”

他腰腹偏偏用力一顶，她立马呜呜嚶哼，蜜液灌在鸡巴上，直让身上的男人喉结滚动。

“又会喷水又能夹鸡巴，姐姐的穴怎么这么会，还能做什么？”

沉祁阳痴迷地吻着她，“以后每晚夹弟弟的鸡巴好不好？夹整晚上才能睡。”

湿黏的水渍声从贴合处传来，明明还未插进去，随着挤压贴合啪啪声不断，直让人面红耳赤。

“上面也叫下面也叫，哪里来的骚宝宝？”沉祁阳甩臀疯狂地摇，欲望当前声音更是哑得厉害，“是不是一直在等着弟弟操？”

“啊...”

连织嘴唇微阖，只觉得小穴快被他肉棒磨化了。

她用力抓他，“够了混蛋，别再发骚了！”

连织严重怀疑他什么第一次都是假的，绝对是个老司机，说起骚话来比陆野宋亦洲溜多了。听得她都恨不得直捂耳朵。

沉祁阳低低笑，胸膛都在震。

男人在这上面都是无师自通，他捧着她脸蛋亲吻，吻又从她胸脯往下。

“让我看看。”

？

连织还没明白他要看哪，腿就被大力往外掰，淌蜜的穴就这样暴露在沉祁阳面前。

“别..”她想伸手去遮，但被男人将腿掰得更开。

“别怎样，这样？”

他凑上去闻了闻，这还不够就像个讨到心爱玩具的小孩，竟张嘴大肆咋吮。

私密处本就娇弱，何况刚刚欢爱过后，胡渣和牙齿扎在上面连织顿时揪紧枕巾低泣，浑身热浪一潮高过一潮，哪怕绷紧腰肢也抵御不了分毫。

“够了..啊哈..别咬...”

沉祁阳尤嫌不够将她腿压成大 m 型，私处整个包在嘴里，他舌头放肆往里钻。

那股疯劲激得连织不停挣动，眼泪要落不落悬在脸蛋，灭顶快感混着要被吞咬下腹的恐惧让她几乎将床单扯坏。

他们目光仿佛偶一对视，沉祁阳眸底黑沉如旋涡，淬着将她侵吞如腹的欲望。

骚气的狗狗只是外表，他骨子里就是头伺机而动的狼。

像是要让她浑身都沾着他的气息，射在连织小腹的那摊白灼被大手抹于两只乳球上，沉祁阳将她捞入怀中，边吻边问她。

“想不想在上面禽弟弟？”

连织还被反应过来，便被他调转位置趴于他胸膛。

好硬好硬，比床要硬好多。她最软的地方正被他磨蹭着，像是骨头里都带着痒意，连着鼻腔的哼吟都带着求欢的味道。

她的身体经过漫长前戏早已准备好，蜜水灌湿了鸡巴一次又一次，插进去时像是捣衣棒子在泥浆里捣过，她骨头缝都酥了。

沉祁阳握着她的双乳将她推起来，上面被他手撑着，下面被他鸡巴撑着。

连织就夹着那根棒子胡乱的摇，他时不时顶胯狠狠一撞，她情不自禁仰起头，细长脖子更是让人恨不得一手捏断。

太淫乱太淫乱了…

长达快两个小时的烟花秀已然结束，窗外百米高空安安静静，房内的粗喘混着细碎呻吟更是宛如高低不定的交响曲。穿到耳边令人恨不得捂住耳朵。

连织有瞬间的清醒，不敢去面对太多太多。

可他腰腹勃发的力量仿佛无穷无尽，起起落落间顶得连织几近窒息，更别提男人肆意揉搓他的乳的手，还有那双要将她吸进漩涡里的眼睛。

他若是想拉她共沉沦，这网能编织一辈子，她如何都摆脱不了的。

“宝宝好棒，怎么那么软，上面也软下面也软？”

沉祁阳低喘着，狠狠顶胯，任由她反复落坐下来，欲望深深套吃进去带起穿透骨骼的爽意，男人黑眸亮得吓人。

他浑身哪里都痒，恨不得捏爆她的乳。

可一用力传来哀哀呻吟，沉祁阳自动松了力道。

“不行了…呃啊真的不行了…”

她体力自问不差，跟着陆野和宋亦洲还能坚持个两三次，可沉祁阳毫无章法，臀跟电动马达似的毫不停歇，肉棒次次往她最深处钻。

他不仅像是初次偿荤的狼，更像是八百年都没尝过肉腥，饿得只提着一口气了。那股疯劲直让人心惊胆颤。连织身体软得往下落，私密处还没拔出来，就被他握着腰在他怀里转了圈。

龟头绞着媚肉又酸又麻，她毛孔瞬间扩缩开，溢出的呻吟媚邪淫荡。

这个姿势不好发力，但她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她的乳她的穴，她哼哼呻吟的嘴唇。

沉祁阳叼住她的唇，揉乳插穴，颠得她几乎弯了腰肢。

“怎么那么大？我一手都握不住。”他道，“揉爆好不好，把它揉爆。”

他全身肌肉都在剧烈收缩膨胀，挺腰大肆抽动间两只乳儿随着手掌上下摇摆，连织摇着脑袋呜咽，感觉自己要被插穿了。

男人绝对是个变态狂恋胸癖，手从始至终都没离开她的乳，胸脯火烫烫的，乳儿被揉得泛红带辣，奶头在指缝间颤颤夹着，时不时拇指狠狠碾过，惹得她颤栗不止。

连织艰难抓着他的头发，“别揉了…不要揉了——”

突然门外传来推门声响，连织穴肉猛缩，夹得沉祁阳腰窝和铃口阵阵发麻。

沉祁阳猛地将她抱了起来。

“思娅姐姐？”

看完烟花浣婧才发现沉祁阳和连织都不在了，找遍所有卧室都没有看见人，浣婧只能来书房碰碰运气。

但房内黑黑的，好似也没有动静。

浣婧正要打开灯。

“浣婧小姐。”身后佣人叫住了她，“你不是刚才就说困了吗？”

浣婧揉了揉眼睛，的确很困了。

烟花秀并非外界传言的一小时，而是快两小时，等繁华散尽已经快凌晨一点半了。浣婧平时被管得很严，九点就得睡觉，除夕夜才被允许守岁。

能熬到这个点眼皮都快打架。

本来说好烟花得回家，可这个时间点熬不住便想在这睡觉。

“那思娅姐姐和哥哥呢？”

“思娅小姐被同事叫走了。”佣人道，“祁阳少爷大概也被朋友叫走了吧。”

“哦。”

书房门轻轻关上。

无人知晓，书房里面的休息室，连织被沉祁阳抱到地上，以近乎狂浪的弧度放肆充刺，在黑暗里干得大汗淋漓，啪啪啪啪的打桩声响彻整个房间，狂浪得超过了心理承受底线。

连织害怕人没走远，死死咬住他肩膀半分不敢出声。

可灭顶的快感席卷她空白脑海，穴肉猛然绞裹，在她颤抖着哭出声时，沉祁阳猛然将她抵在墙上，狠狠往里一刺。

“呜…”

她无力仰起脖颈，脑中如同过电般，又一次到达了高潮…

高潮余韵下，她浑身痉挛一抽一抽，除了大口喘息连话也说不出。

发泄砸上男人胸膛的拳头被他舒展开握于掌中，他放到手边落下虔诚一吻，哪怕身下被她夹得疼痛难当，沉祁阳却半分不想动。

被汗水湿透的眸子深深盯着她，他嗓音压抑，夹着性感的低喘。

“宝宝，新年快乐。”

—————

我今天整整登了一小时，天呢。

明天休息一天，宝们是不是看肉看腻了，后半段 1000 字剧情被我给毙了，感觉不合适，这是织宝和弟弟的第一次，所以肉多了点，后面就正常走

晚安哦。

0259 下卷 132，哪种姿势最爽

两辆迈巴赫直到第二日下午才离开摩天大厦。

经过一夜，东湖的烟花残渣早已被清理干净，人来人往夕阳照水，又是一派宁静和颐的景象。

在没有小辈出世之前，沉家购置的公务车偏于传统型，超长车身便于办公，给人严肃板正之感。而浣婧几个小女孩痴迷于粉色星空顶，爱马仕橙也最容易吸引小孩子的目光。梁老爷子一向宠子女，自然是要求逐一满足。

来时开着两辆风格迥异的迈巴赫车型，这里面很明显装着沉祁阳的私心。

几个小女孩沉醉于星空，谁也不曾做那个不明事理的电灯泡，然而回紫荆山庄路上，大抵是昨晚整夜都没见到连织，黏皮糖浣婧说什么也得当小尾巴跟着她，浑然不知道自己抢了谁的位置。

“两个妹妹昨晚睡得太晚，今天赖床不肯起呢。”

浣婧正在电话里给妈妈解释现在才回家的原因，“阳哥哥啊，他和思娅姐姐就一直在等我们，午饭已经在餐厅用过，放心吧妈妈。”

电话挂断，浣婧兴致勃勃趴到边上问连织有没有看后半段的烟花，还有字唉。

“唔。”

像是从鼻音里哼出来，连织靠在车窗上微阖着眼，仿佛上下睫毛都要粘一块了。

“思娅姐姐，你怎么像是很困的样子？”

能不困嘛？说到这个连织就来气。

昨晚她几乎被沉祁阳痴缠了大半夜。

床单到半夜湿得不能直视，沉祁阳就将她抱去沙发，去地毯，去浴室…两条腿都被他搭在右肩，随着他大肆动作上下半身几乎完全交叠，只有腿心的嫩红露了出来，正在被他刺入再刺入。

交换处的咕叽声越来越重，散发着浓烈的甜腥之气。

这无疑狠狠刺激到了沉祁阳，他将人抱坐起来，倒v的姿势只有嵌入她体内的巨棒是唯一支撑点。

连织被颠得头发凌乱，听着耳边的乖乖宝宝..无意识埋在他脑袋里哀哀淫叫。

….

和其他两个也不是没有这么疯过，可大抵是有心理预期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可沉祁阳就像是头不知餍足的狼。

饿到某种程度，沾到荤腥只会激发骨子里的暴戾，永远不知道饱为何物。

其实连织补觉是够了的，只是如今局面失控得远远超过她的控制，她大有鸵鸟装死自暴自弃的心思。

本以为小给点甜头利用沉祁阳做事，结果反被人顺杆子往上爬。

且不提她如今和沉祁阳明面上的亲姐弟关系，会因此惹上多少麻烦。就说宋亦洲还没完全解决干净，就惹上个更缠人的，若是一夜情还好说，但若不是…陆野回来知道的话。

呜….

连织狠狠闭上眼，眉头紧皱，索性眼不见为净。

说到底都怪沉祁阳！

有种推脱责任就是连织这样。

大抵爽的时候是真的爽，所以才会那么不由得理智去控制，可清醒后才发现局面和自己把握的相差千里，更是不懂自己怎么那么容易就丢了防线，

她一向不会内耗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推，于是全部推到始作俑者那。

相较于连织的困倦烦闷，还有默默扎小人的火气。

沉祁阳可谓神清气爽，他往后觑了眼。剑眉微压。

“沉婉婧，你嘴是长着十万个为什么？搁那巴巴个不停。”

言下之意闭嘴。

往常婉婧铁定被那气场吓住，半句再不敢言。

可大抵他昨晚睡得好抑或心情不赖，男人平日立体深邃得有些过分炫目的五官，此刻倒退减了压迫感。

婉婧不懂餍足是什么，只觉沉祁阳浑身都懒洋洋的，像是极好说话。

“哥哥，你昨晚丢下我们几个跑了，好过分唉。”

沉祁阳道：“想要什么？”

和他耍心眼未免太嫩，男人一眼看透她的小心思。

婉婧小声道：“想这周末再去次弗洛里达玩一次迪士尼。”

“还有？”

婉婧眼睛发亮。

沉家培养儿女不会过分溺爱，她那些无理取闹的要求此刻恨不得对着沉祁阳全部提出来。

“想要上次我们去英国骑的那皮小马，家里有足够的草坪，哥哥我可以养好它的。”

暖气流淌的车厢里，有舒缓的音乐低低吟唱，加之小尾巴的叽叽喳喳声。

沉祁阳却在这吵闹中听见闷闷的哼声，像是从鼻腔里溢出来，声音小如蚊蚋。

更大胆的娇哼他听过，昨晚钻入他神经里，沿着尾椎骨来回颤动。

几乎让他兴奋得不眠不休了一宿，那阵快感的余韵仍停留在沉祁阳脑海，足以让他心脏发紧，精力充沛不知疲惫。

而此刻细细闷声是因为车辆撵过减震带，带起的震荡让连织那处酸软不已。

她刚抿紧嘴唇，就听沉祁阳低声吩咐司机。

“车开慢点。”

“是。”

沉祁阳皱眉：“再慢一点！”

迈巴赫最终以接近最低时速在道路上行驶，惹得左右车辆频频避让，就怕不小心撞上去后报祸终身。

但这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半分感激。

至少连织下车时半个眼神都没甩他，车门推开，冷热气流对冲，冰凉的刺感灼上连织鼻尖，她不由自主“阿嚏”一声。

刚揉揉鼻子，一件大衣随之披在她身上。

男士特大的尺寸几乎将她完全包裹。

“披着进去。”

他散漫的腔调明明如常，可总能勾挑起某些面红耳赤的记忆。

昨晚故意将她抵在墙上用鸡巴狠狠磨她，问她哪种姿势最爽，不回答永远有新的花样逼她。谁能想到他骨子里比面上还没个正形。

“不要你管啊！”连织扯下来狠狠甩给他。

刚走两步就被大手握住胳膊强硬带回来，连织做好和他吵架的阵势。

谁曾想沉祁阳竟蹲了下去，调侃道。

“不要就不要，鞋带也不管，摔着怎么办？”

他系鞋带时就蹲在连织脚下。

平时从不肯伏低的男人竟肯为谁弯腰，出来迎接的两位佣人愣了下，竟没发现原来大少爷对自己姐姐这么好。

若是心上人不知道得疼成什么样。

鞋带系完，连织垂眸便和他俊冽眉眼直直相撞。

沉祁阳并未急着起来，就蹲着看她。往上瞧时男人眼眸漆黑深亮，像是只忠诚的大狗狗。表面像狗狗，实则眼里坦荡又狂妄，唇角若有若无的放纵弧度更是看得人来气。

连织踢他一脚，拔腿就走。

穿过花厅时佣人叫了声思娅小姐，连织轻点头，却并未像往常将外套交给她。

“奶奶回来了吗？”沉母陪着沉父参宴明日才会，今天老太太的安排是去普陀寺烧香。

“回了，还有位客人。”

客人？

连织一愣，进了客厅便见宋亦洲坐在老太太旁边，听老太太讲茶。

见多了他在正式场合穿西装的样子，此刻羊绒料子的毛衣配着休闲裤拖鞋，到有种在风雪寂静里打盹的慵懒。

0260 下卷 133，厌烦这层关系

“阿婆，今日上香还顺利否？”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沉祁阳刚过客厅，漫不经心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宋亦洲随之扭头，目光掠过裹得严严实实的连织，和沉祁阳直接相撞。

四目相对那瞬，沉祁阳眼神直接变了，嘴角的弧度却不减。

“宋总，稀客啊。”

“沉大少。”宋亦洲也弯了个弧度。

往年宋亦洲也有来沉家拜访的习惯，只是今年沉祁阳已经严防死守了，居然还是能被他寻空子。

彼此态度和和气气，干架那事仿佛不曾存在。

在世家大族面前某些小恩小怨只能放在私底下，不然只会被说小气。至少这两人水火不容的情况旁人是不曾知晓的。

沉家二夫人道：“巧了不是，亦洲才来不久你们就到了，不然就和我们几个说话准得无聊。”

宋亦洲笑说怎会。

连织犹自愣怔的功夫，老太太已经叫她过去。

她道：“奶奶，你们怎么会？”

连织头皮有些微微发麻，这老狐狸不是又在打什么主意吧。

沉祁阳不是解决了这个麻烦吗？至少沉母前半个月都没再提让宋亦洲上门这件事。

有些想法心随意动，她刚警惕朝宋亦洲看去一眼，以为他在打什么坏心思。

二夫人就道：“今几个得多亏亦洲。”

她说今日大雪，老太太因身体不好没去，她们两个上山折枝后去往寺庙几百，结果差点摔跤，得亏亦洲扶了把，不然现在就得在医院。

“有这么巧？”

沉祁阳大喇喇坐斜对面沙发上，嗤笑了声，“就跟宋总特地在那等着扶二婶婶似的。”

老太太瞪他一眼，怎么说话的。

宋亦洲不置可否淡笑。

“今几个哪怕不是我在那，阿姨也不会有什么事，我看了下那片竹林并不深，折枝遇挫乃是佛学常事，代表明年福兮将至。”

“真的。”

二夫人笑得合不拢嘴。

沉祁阳轻嗤了声，神色不以为意。

老太太注意道连织还裹得严严实实。

“怎么还穿着外套，不热吗？”室内可足足三十多度的余温。

“我挺冷的阿婆。”

连织头皮一刺，只说外边太冷了，她还得缓缓。

“阿婆你就让姐姐穿着吧，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身子骨。”

沉祁阳翘着个二郎腿，煞有其事道，“她昨个看烟花没少打喷嚏，这外边是真冷。”

老太太也想起之前在温泉山庄发烧那茬，也就不敢再让连织脱外套。

两人自进门起都没看过对方一眼，却有股诡异的默契在其中流转。

宋亦洲看了他两一眼，淡笑道。

“说来昨晚烟花很漂亮。”

“对！亦洲哥哥你也看了。”

说到烟花婉婧嘴就停不下来似的，“放到一半居然和还有字唉阿婆，和姐姐——”

说到一半沉祁阳顺手揪了下她的小辫，浣婧瞬间被转移注意力

。

“你干嘛扯我头发阳哥哥，唉哥哥你手怎么了？”

这话落下，几人扭头看去。

只见男人手背上留着几个月牙色的红痕，有的都起了淡淡血印，看起来明显又刺目。

连织呼吸顿时轻了。

那是交欢激烈时不甚留下，她跨坐于他跨间颠簸，被他揉乳快给揉坏了。

为了自保和求生，她指间在他手背上落下狠狠几道。

沉祁阳低眸瞧了眼，不以为意的笑笑，有些痞。

“被猫给蹭得。”

猫蹭的。

这话何其熟悉。

曾几何时在蓉城，沉希问他手背怎么了，宋亦洲淡笑回答。

被猫给抓的。

一股戾气油然而生，宋亦洲倏然看向沉祁阳。

那是绝不该出现在社交场合的冰冷，连着嘴角的讽意都不叫掩饰。

“猫怎么会出现在酒店，沉大少这借口未免太拙劣了。”

沉祁阳毫不避讳笑看着他，眸光仿佛生着刺一般。

“那宋总觉得是什么？”

空气中隐隐的火药味藏都藏不住，连着老太太和二夫人都发现了。

“怎么了这是？”

靠！

连织心尖缩了再缩，受不了他们探讨猫抓的问题，要是让老太太察觉出什么，刨根问底才叫完蛋。

干脆干一架算了。

“宋亦洲。”

她道，“你和我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无人回她，气氛仍然剑拔弩张。

大抵是胸臆难纾，宋亦洲转而看着她，那眼神漆黑幽静，像是没有温度的玻璃珠子。

生毛气啊。

腹诽得虽然明明白白，连织却还是伸手去扯了扯他的衣袖。

“出来啊！”

带着丝埋怨，很轻微的动作。

很奇妙，明明没用什么力道，宋亦洲却跟着起身，同时冲老太太微颌首。

“阿婆，我先失陪一下。”

那股浑身的冰冷之气瞬间被他收得荡然无存。

老太太在身后看着他跟从连织的动作，她家丫头仅用了两根手指就将人拉走了，感情这种事就像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都要心甘情愿。

老太太眼里有些意味深长。

前段日子她曾问过连织对宋亦洲到底喜不喜欢，依老太太看政治问题不算大事，真怕影响沉家耽搁一两年也没什么。连织支支吾吾后，摇头说不喜欢。

只说曾经在一起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分开了，感情早已变淡。

可情感这种润物细无声，肢体反应会比语言来得更诚实。

二夫人道：“依我看这两孩子挺合适的。”

老太太也笑，只说感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又严厉看向沉祁阳，问他手上的伤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不下心磕的呗。”他嗤了声，“难不成还是小姑娘挠的啊，有这么个人我立马给您带回来行不？”

男人话里没个正经，反倒打消了老太太的怀疑。

沉祁阳若是想伪装，别人是万分看不到破绽的。

他懒散靠在沙发上，困倦得跟没骨头似的，被睫毛遮挡的眸子里却满是戾气。

手臂上伤口留下的疼痛和刺激已然淡去，那是昨晚关灯后的疯狂，整个城市酣睡，无人知晓。

而她和宋亦洲却能明明白白站在阳光下。

好的坏的，至少堂堂正正。

一丝尖锐的撕扯自胸口而起，沉祁阳闭上了眼。

真他妈厌烦这层关系。

——

晚安，陆哥哥还有几章就出来。

0261 下卷 134，玩够了什么时候回来

电话这时候响了，兀自几声震动，是江涛打来的。

在老太太的注目，沉祁阳接在耳边。

“怎么？”

“还怎么，天都快被破个窟窿了。”

江涛说洪家倒台后，资产清算这事已经被江涛他们找关系囫圇过了，接过不知是哪个龟孙将消息透给媒体。

各大官媒纷纷大肆报道洪帆在京城持有的 36 家会所和两家酒店均系挪用国有资产所得，消息闹得沸沸扬扬，怕是中纪委那边已经看到了。

“咱们可接盘了整整二十八家，现在怎么办，老子可不愿意给洪帆他妈的擦屁股。”

他在电话那头巴巴个不停，沉祁阳却根本没在听。

男人斜靠在沙发上，眼眸却缓缓抬起，盯着宋亦洲离开的方向。

半眯而晦暗的眸子里，是瞬间了然。

大半月都没见这老狐狸出招，原来是在这等着他呢。

“…喂喂喂，人呢？”

江涛道，“沉大少爷，补齐亏空，还是等着法院来查封？”

真补的话得上百个亿，可若是撒手不管。

低价十几亿盘来的会所可就功亏一篑了。

沉祁阳意味不明道：“从江家主宅那翻找出多少？”

“足足几百个吧，他妈的江仲鹤连鱼缸里都藏了钻石——”

江涛说着话里突然一卡，如同醍醐灌顶般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

可以先动用关系用这笔款项补上，江洪两家沆瀣一气，谁知道多少资产流了过去。

他不说话的功夫，沉祁阳懒声道。

“气顺了没？”

言下之意赶紧挂电话，没空搭理他。

“当然没，哥几个在昆仑八号等你。除夕夜放我们鸽子就算了，今儿不行。”

“没那闲工夫。”

沉祁阳正要撂电话，江涛道，“你今儿必须来，想搞世界级文化景观不得提前弄几个唱戏的，宣传队我今儿给你找好了。

男人眉一挑，就听他道，“快来啊，不然我跑来山庄摇人了。

”

*

紫荆山庄背后有整面的水族馆，热带鱼群在一望无际的蓝色里自由穿梭，场馆静谧曲绕的空间几乎比两个足球场还大。

这是沉老爷子还在世时送给沉祁阳六岁的生日礼物，几经周折，连着负责的设计师最终都说鬼斧神工。

这些年沉祁阳爱好早从儿时水族馆变成攀岩，赛车，拳击…但场馆的鱼群却无一日不被佣人好好照料，哪怕耗费天价。

场馆内，静谧澄澈的深蓝笼罩在两人身上。

见左右四处无人，连织才放开宋亦洲的袖子，眉头一皱仿佛发脾气似的。

“你到底来干嘛？”

“这话说得的。”

宋亦洲目光从她捏皱的袖子滑到她脸上，眸底波澜不惊，嘴角却似笑非笑，“不是你拉我出来的，说有事找我？”

他道，“你想和我说什么？”

连织一噎。

那不过是托辞罢了。

宋亦洲：“昨晚烟花好看吗？”

“还行吧…”

她想囫圇搪塞过去，然而深蓝光线下，对面男人漆黑的目光耐人寻味，仿佛将一切看得穿穿透透。

这目光看得连织莫名想躲，也莫名激起一股子恼怒。

她威胁道：“再盯着我，我把你眼睛挖了！”

连织最初的性子谨小慎微，可在沉家这半年竟也被沉母和老太太宠出了些娇憨脾气。

要和家里的霸王起冲突了，老太太也肯定会偏着她，将沉祁阳教训一顿。

然而这话或许对沉祁阳有用，却威胁不了宋亦洲。

他大步上前，周遭空气像是被挤压，连织下意识往后退，然而几步之后是展缸，她退无可退。

男人一手掌住她后颈，将她直接逼在了这方寸之地。

从身后看仿佛他们毫无罅隙，近得能够低头就吻到彼此。

他手掌滚烫，蓝光熏染下深邃的眉眼下更为灼烈，连织几乎被烫得心惊，还带着一丝恐慌——

不为别的，缠了整整两圈的围巾掉落一圈。

而一端正被他握在手里，蠢蠢欲动般要拆开。

“宋亦洲！”

她摀住他手掌，几乎是强硬的，不准他再动分毫。

宋亦洲低眸看着她，眼尾的弧度近乎冰冷。

“为什么怕我解开？”

他随便一句话就有让人心虚的能力。

因为脖颈下尽是吻痕，红的粉的，沿着胸脯往上一路蔓延，她在沉祁阳背上留下的是抓痕累累，男人便将她当成爱不释口的糖嘬吮个不停。

从小腿往上哪里都是，连着屁股上都有。

那时太过疯狂，彼此都没考虑过后果。

连织本该心虚的，但转念一想他又不是陆野心虚什么。

“你想做登徒子我难道不该生气吗？”

彼此四目相对，她眼里狡辩闪烁其词。

宋亦洲目光很深，令人看不透，但即使他手腕处已经因用力绷起了青筋，他还是缓缓放开了。

男人转而看向生态缸里的鱼群，下颌线仍然紧绷。

半晌后他道。

“这个水族馆始建起因是去完海洋馆之后，陪玩师无意在沉祁阳耳边提了句小少爷可以拥有自己的海洋馆，甚至鲸鲨，海豚类国家保护动物。”

他话里跳跃度好高。

连织眉头轻微皱了皱，不解他为什么说这个。

“我知道啊。”

沉父沉母忙碌，老太太间或生病不可能时时陪伴。听沉母说小时候沉祁阳的陪玩师加上保姆都有十多个，连织当时还暗叹同是人却不同命。

“有些事情你不一定知道。”

宋亦洲道，“五六岁的孩童最为天真，沉祁阳会对身边的一切苦难伸以援手，家庭教师的儿子因此有了自己的斯坦威钢琴，保姆从濒临破产道住进大平层..”

沉母和沉老爷子那时候几乎是对沉祁阳所有的要求有求必应，哪怕他们知道这里面含着他人故意展露苦难的私心，但通通都能视而不见。

疼爱儿子是一方面，大概也有女儿丢失想要做更多好事，来换取福报。

连织眼睛眨了再眨，很难想象。

实在是如今的沉祁阳狂妄又足够的洞察世事和冷眼旁观，谁能想到他也有谁都信任，悲天悯人的小正太时期。

宋亦洲转而看着她：“直到出了件事，怂恿他一直偷沉母珠宝的佣人被发现。”

连织一愣。

这种事情没发现是天降横财，发现便是无法估量的后果。

只看有心人胆量有多大，沉母珠宝多到数不胜数，光是那年HW 珠宝新出的Candy 系列，公关经历用几个保险箱和保安护送着，送上门来供沉母挑选。

大概首饰太多，几个房间都装不下，恒温箱里放几个也是常有的事。

沉祁阳那时自然不懂得宝石的天价，如同踹石子一样踢着玩，更不懂偷给佣人时她眼里贪婪的光。

“最后东窗事发，沉家便再未得见这位佣人。”

宋亦洲道，“但受益的一干人等几乎都付出了半辈子代价，虚张声势并借着沉家耀武扬威的酒鬼丈夫死于车祸，女佣的两个孩子经历退学，各大学校拒收如今已不知去向，至于那位佣人据说是被各大行业拒收后活活饿死的。”

饿死…

这个词语在二十一世纪几乎骇人听闻，可沉家就有这样的能力，能让所有人冷血旁观。

偷窃者归还，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利用私心的人牟利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才符合沉家的做事原则。

他并没有抽烟。

但如薄雾般的蓝光覆盖在男人轮廓上，竟有些缥缈之感，像是红尘之外的看客，早已看穿个中事。

连织和他四目相对，明明穿着严严实实，和浑身莫名一寒。

“你到底想说什么？”

她讨厌打哑谜，尤其是和宋亦洲。

宋亦洲就这样看着她，明明什么都没说，又仿佛都在不言中。

他上前，将掉落下来那圈围巾缠回了连织脖颈上，淡淡的气息拂于她的脸蛋，足够的绅士。

像是会帮她掩盖掉一切。

但低声在她耳边的话却足以令迷途游子知返。

“玩够了，什么时候回来？”

———

还有一章。

0262 下卷 135，满脑子都是你

*

两人回客厅后，沉祁阳已经不在。

简单和老太太聊两句后，宋亦洲婉拒了老太太用晚饭的邀请，亦起身离开。

大抵是昨晚太过困倦，连织竟没如往常一般做拼命三娘再回公司，吃过晚饭她便上楼休息。

小腹这时传来阵阵隐痛。

她生理期提前两天到了。

提前几天是常事，但人大抵是不能诅咒自己的，不然早晚都会应验。

想当初在陆野和宋亦洲两边周转，她在宋亦洲面前谎称肚子痛，当时身体健康毫无感觉，这次果真痛得眼前发昏。

佣人给她熬了玫瑰银耳生椰，连织靠在床上，在灯光骤暗中仰头望着星空。

漫天星辰银河在其中徜徉，当真是月明星也朗，漂亮得让人不想错目。

这是沉母知道她喜欢看星星，专门找设计师为她特地设计，连织也在其中操刀，耗费耗时巨大。

连织仰头望月，却不经意间想起宋亦洲下午那番话。

他想暗示她什么呢？

彼此都是聪明人，不过略一思索便明明白白。

她现在拥有的一切——老太太和沉母的宠爱，沉父的关怀，旁人无法企及的物质和资源，都是基于她是沉家女儿的基础上。

但若是沉祁阳和她的事情被沉家知晓。

百年门楣，面对这等乱伦绝无可能会接受，沉家第一件事便是重查血缘。

正规程序，当面验血。

每道流程必须时刻在眼皮子底下反复验证。

当时靠着替侥幸和运气躲过的当面抽血，这次绝无可能再躲得过。

冒认女儿的事一旦东窗事发，沉祁阳依然是沉家少爷，她的下场便是那位诡异多端的女佣。

不！必定比女佣更为恐怖。

连织只要顺着往下想，便一阵阵胆寒。

这些后果其实在烟花之前便想得明明白白，只是自己思索仍然会带着侥幸，但由别人点醒却是万丈深渊清晰可见。

或许心情真的不佳，她侧躺在床上，小腹坠坠的疼。

身后突然传来些微动静，连织奇怪扭头，就见不知从哪来一道身影自阳台上翻进来，打开落地窗后再快速阖上。

不是沉祁阳又是谁，单看碎发下那双狂妄的眉眼，就没第二个人能干出这种事。

“你…”

她惊讶地看着他，“你来干什么？”

沉祁阳不说话，脱掉满身风雪的大衣，甚至在暖气面前烤了会才朝她走近。

“沉祁阳你敢过来！”

她彻底醒了，压低声音，“你给我出去。”

她想起身揍他，然而刚有动作，就连人带被子被沉祁阳裹进怀里，只有个脑袋还露在外面。

被子和箍在腰间的大手如同蚕蛹般束缚着她，连织简直了。

“沉祁阳！”

“嘘，姐姐小声点，要是让门外路过的佣人听见怎么办？”

沉祁阳在她耳边低笑，手却紧紧箍着她。

他还有脸说。

连织：“赶紧麻溜给我滚蛋！”

“让我待一小时。”

“不行！”

“那就半小时。”

“想得美！”

她想挣开他，可手箍在被子里半分挣脱不出来。

“别动宝贝，别动…”

沉祁阳抱着她，低声轻哄，“让我待一会儿也不行，十分钟？”

连织：“不行！”

沉祁阳：“那就和你说几句话。楼上那么冷，你也忍心让我上去挨冻？”

连织：“…”

他居然有脸说，供暖是整个山庄一起的，连织简直懒得和他理论。

眼见人在自个怀里没那么抗拒，沉祁阳手才从被子里探进去，隔着睡裙轻轻放在她小腹上。

“这样会不会舒服点？”

细看他眉头是蹙紧

刚才回山庄他便听佣人说思娅小姐生理期，已经回房休息了。

向来淡声敷衍的沉大少爷这次居然停下脚步，旁敲侧击问了好多。

男人手掌好热，像是有源源不断的热度沿着肌理传入连织小腹。

生理期连织有自备暖贴，但冷时毫无感觉，烫时感觉皮肤能被烧伤，不是像他手这样恰到好处热，暖得几乎让人想眯眼打盹。

连织：“手拿开！”

沉祁阳耍赖：“不！”

连织想翻身不理他，然而刚动作却被沉祁阳强硬搂在怀里，他额头抵着她的，声音近乎低喃。

“我整晚都在想你，脑子里面也全是你。”他无奈道，“你是不是给我下了什么毒？”

饭桌上的谈笑狎昵，以往沉祁阳还能找到三分乐趣。

毕竟你死我活的寻宝游戏哪个男人不喜欢。

但今晚的酒总是差了味道，他所有味蕾和足以挑动神经的兴奋都重回了昨晚。

而多次走神后所有思绪和牵挂都去了紫荆山庄——那个从来拴不住他的地方。

眼前一切顿时索然无味。

沉祁阳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对谁如此上瘾，渴望，希冀有根绳索死死拴着他和她，不眠不休缠在一起，长日苦短，只要有她就够了。

尝过情爱之欢的少年郎，连呼吸之间都带着骚气。

恨不得世界上她身边的男人通通消失，可她这么勾人，而宋亦洲更是如根眼中钉一般，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四目相对间，男人眼眸灼亮深黑，混不吝和无法无天暗藏期间。

连呼吸都带着快活。

连织愣了愣，有些不适应挪开了目光。

别看宋亦洲和陆野都是她千方百计钓到手的，在蓉城面对陆野完全是骚话连篇，但自小环境和教育影响。

连织骨子里是个高傲且内敛，热烈她能装，却永远无法真实。

她爱的，和爱她的。

都沉默如山。

而眼前的男人横冲直撞毫无章法，又热烈得让人心悸。

那些烫人的情话一下听得连织无所适从，连怼人都忘了。

偏离的脸蛋却被沉祁阳掰了回来，他低头想吻她。

“别…”

手已经能从被子里挣出来，却完全推不开他。发生过关系的男女就是这样，彼此身体早已坦诚水乳交融，她全身上下各处甚至都被男人的舌头探索过…

仅仅是闻到他身上的男性气息，连织脚便情不自禁发软。

他试探性地在她嘴唇上轻嘬两口，仅仅是那 Q 弹的感觉便足够令人血液兴奋，更何况这混账还在笑。她闪躲的功夫男人已经撬开她的唇，舌头肆无忌惮扫荡她的贝齿，唾液和气息交融，掺杂着他故意搅出来水渍声，像是大狗狗嘬奶的声音，直听得人面红心跳。

——

大家体谅一下，初尝情爱的小狗就是这样哈哈哈。

今天我又登不上来了，我用的 anycast 加速器，最近几天不知道咋了，不知道其他宝贝有没有这个问题。

谢谢你们给我推荐加速器，我打算都试一下

0263 下卷 136，下地狱也是我去

连织呼吸紊乱，有些喘不过气，眼角醉得如红霞一般。

他在黑暗中的眼眸深深注视着她，退却桀骜，安静而深沉。唇舌交缠中他吸得她无处可躲，舌头只能被动地去蹭他，引得男人呼吸愈发粗重，吻得更无章法。

如两条纠缠至死的蛇，只能从彼此这里找到生机。

不知不觉，包裹连织的被子被大手拆开，用力一拉直接将两人盖了个严实。

直到兜头满是黑暗，热得连织喘不过气，她才猛地推开他。

“快滚，十分钟已经到了。”

明明气急败坏，却因为喘息剧烈声音带着股娇憨。

“就让我呆一晚好不好？”

沉祁阳能走才有鬼了，在她耳边吹风，“头发怎么那么香，被子也好软好香，老妈是不是对你偏心了？我那就嘎嘎硬。”

鹅绒被绵软又温暖，带着淡淡的体香，抚在沉祁阳手臂上。

单单想到她身体每晚裹在里面，他便心神荡漾，哪里还愿意走

。

连织都快被他的托辞给气笑了。

这混账耍赖起来竟然还能甩锅给沉母，真是不要脸。

她狠狠推搡他，让他滚啊，不然就叫人了。

但被子里好热好热，刚才还手脚冰冰的，此刻哪里都要冒汗。
沉祁阳力道惊人，将她裹在黑暗里动弹不得，只余耳边灼烈的呼吸。

“不走！”他笑得暧昧又放纵。

连织气不过，狠狠抓了他一道。

“你还抓…”

沉祁阳疼得龇牙咧嘴，体恤扯下来让她摸他背后的伤。

“小混蛋，你摸摸看我被你抓成什么样了？”

触上他背脊满手滚烫，连织惊得要抽回，可他握着不让。

她手掌便能清晰摸到他后背的道道血痕，此刻已经结痂，但那清晰的纹路却能逐一触摸，腰部到脖颈满手都是。

新年的仪式感，连织正好前几天被同事约着去做美甲，说是要全身美美哒迎接新的一年。

纤长的指甲头部尖尖，在他背上挠过一道又一道。

沉祁阳放肆拉开她双腿，将她抵在墙上狠狠进出，粗大顶端戳着她的花芯恶劣地磨。

她哭着让他回床上，头皮都快被那骚磨给戳刺炸开。

沉祁阳偏不，说小骚逼里面长了好多张嘴在咬他，太他妈爽了，又说这窗帘四面大开，会不会被外面的人看到他们在做爱…

屋内漆黑又怎么看得进来，沉祁阳不过逗她而已。

可他在床上太过放浪形骸，骚话永远没有下限，连织面红耳赤，指甲报复性在他背脊上抓过。

血腥味混着疼痛的刺激让沉祁阳亢奋得跟个什么似的，她越抓他便越用力，恨不能将她怼进墙里。

连织摸着这满身伤痕，不知怎么竟有些想笑。

“活该！”

“活该就活该。”

沉祁阳听见她笑了，哪还管什么痛不痛。

他拽得很，在她耳边低声缠绵，“不是有句话叫打是亲骂是爱，那只能证明你喜欢我。”

这次连织没吭声了，人也下意识躲开。

可沉祁阳不让，较真似的，他捧着她脸蛋道：“喜欢宋亦洲，还是更喜欢我？”

听听，男人这话多么有诱导性。

一个“更”字，就差把答案直接喂到连织嘴边了，可她仿佛故意气他似的，冷冷道。

“宋亦洲。”

他呼吸突然急促，夹杂着怒火。

沉祁阳一口咬上她的肩膀，没真咬他哪舍得，可钳制她腰肢的手真的恨不得将她捏碎。

连织呼痛一声，又情不自禁笑了。

仿佛故意将他气出个好歹是件多么好玩的事情。

“是你问我的！”

咬完沉祁阳滚烫的怀抱仍死死困着她，他俊朗的眉眼狂妄又放浪，贴着她的额头低喃。

“那你也承认你喜欢我了，昨晚睡我睡得那么开心，今天才想起反悔已经晚了。”他道，“姐姐，你是不是也一点不排斥和我这样？”

沉祁阳将她手掌放于他的胸膛，“听到了吗？跳得跟个什么似的，全都是因为你。”

那里咚咚咚，心跳剧烈，仿佛永远不知疲惫。

吸引力这回事无法用任何理性去解释，碰见她沉祁阳总是故意较真，就像小学鸡扯女孩辫子想惹她注目似的。明明屁大点事都想和她牵扯着，眼睛也总忍不住往她这里放。

不羁放荡了半辈子的人第一次铁骨化为柔情，恨不能把什么都捧到她跟前。

他苦苦挣扎了那么多次，不信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怎么会没感觉。

黑暗里男人的心跳声几乎狠狠冲击着连织的胸腔，随着她手掌触上去跳动得愈发剧烈。这种感觉太过奇妙了，像有人为她飞蛾扑火义无反顾。

连着她自己的心跳也愈发没法控制。

连织转过背，如同抵抗般不想理他。

沉祁阳也由着，腿抵着她腿弯，胯部和她的臀仅仅相贴，脸也埋在她颈窝处。

这姿势比刚才还要亲密，仿佛连体婴儿般。

连织挣扎着：“你走开啊！”

“不！”

沉祁阳收紧手臂，半晌后低声，“我知道你在怕什么？”

连织一顿。

“谁也不会知道，爸妈，阿公阿婆…”

他说了所有人，像是在给她保证。不知怎么，连织听着他那压抑的声音，心尖颤了一颤。

爱得如此热烈当然恨不得炫耀般向全天下公之于众。

可这份感情却永远只能深埋在地底下。

“想不想去国外？”他道。

沉祁阳那声音吊儿郎当的，说他在好些国家都有房子。国内身份特殊太容易受限，他施展不开拳脚。可国外不同，他国中就被送去了英国，加之经商奇才梁世川亲自教导和各种精英教育。

沉祁阳搞钱就跟闹着玩似的。

买楼更是如狡兔三窟，这地方风景不错，买！这片地未来十年肯定发展好，买！

过去十多年是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之时，可想而知沉祁阳的蓝图扩张得又多大。

“咱们去澳洲住一段时间，京都太冷了你又这么畏寒，我有栋小洋楼就在邦迪海滩，先去晒几个月阳光，等你变成小黑妞了再换个国家。要是想家了我们就回来呆一阵。”

这会他又开始混不吝，笑着，“当然姐姐挣钱这么厉害也可以买楼养我，弟弟不介意做小白脸。”

明明是调侃温暖之言，不知怎么连织眼眶竟有些酸涩。

今晚在她看到阻碍和后果之后，脑子里面懊悔非常，想的都是如何悄无声息舍弃他，然后保全自己。

可这个男人却在她耳边不知疲倦讨论他们的未来。

一个她从来没有听过，也不会去想象的世界。

仿佛这样的亲昵仍然不够，沉祁阳不断地收紧恨不得将她揉进骨子里。

好一会没说话，似乎彼此都睡了，他埋在她颈窝里闷声。

“别怕，如果真的有下地狱这回事，那也是我沉祁阳去。”

一滴眼泪自连织眼眶滑落。

她半点没出声，也分毫未动，像是早就睡着了。

———

晚安宝们。今天内容有点点少。

明天见

沉家这一 part 绝不会虐到女儿，她上辈子的哭已经很多了。

0264 下卷 137，大少爷很懂体贴

她半点没出声，也分毫未动，像是早就睡着了。

窗外冷冽，房内却被热气熏得暖洋洋的。沉祁阳轻唤了几声她也毫无回应，便没再说话。

一夜无梦，大抵是旁边太过温暖。

连织睡到半夜似有被谁翻过来，本该紧紧蹙眉不舒服，可面前男人的胸膛宽厚，带着难以言说的安全感，让她不由自主想靠近。

她在他手臂上蹭蹭，找了个更舒服的位置沉沉睡去。

连织睡得太熟，以至于不曾看见沉祁阳眼眸骤深。

因着她无意识的亲昵眸色渐深，第一次明白绕指柔为何意。

他指腹久久在她脸蛋上徘徊，仿佛爱不释手，更像清醒沉沦。

清晨醒来的时候旁边已经没人，昨夜的荒诞和温暖似是一场梦。

连织下楼时，隐约听见偏厅传来声音。

“谁来了？”她问佣人。

“允恒少爷来看望老太太。”佣人道，“然后大少爷专门请了梁老先生上门，给老太太瞧瞧身体。”

佣人口中的梁老先生乃是京都极有名的老中医，擅长气血调理和妇科类疾病，常常是有名望家庭的座上宾。

连织还没进门就听老太太埋怨沉祁阳。

“就说了没什么大问题，何至于这大过年的请人老远跑来。”

“前个您老可是说冷，瞧瞧也不行？”

男人漫不经心的声音传来，“大不了待会您外孙我亲自将人送回去。”

“混小子，我那是说天气怎么还是不见暖…”

连织进去的时候几人随之，她忽略那道径自落在她头顶的目光，和梁允恒打过招呼后，去往老太太身边坐下。

老太太握着她手问还疼吗？

她摇头说不疼了。

沉祁阳坐她斜对面，长腿微曲随意敞着。除了刚才进门时瞧来那一眼，两人并无眼神交流。

这边二夫人由梁老把脉问诊后说并无大碍，只是往后不用刻意追求低脂漂亮餐，适当的油浑会让身体有更好调节。

二夫人常年有保养的习惯，自然身体极佳，瞧不出什么。

沉祁阳忽道：“不如也给姐姐看一看，省得有需要梁老先生之后来回跑。”

啊？

连织和他狭长眼眸对视，男人嘴角抽出一丝弧度，平常得仿佛随口一提而已。

她愣了一愣，刚想拒绝。

“对，麻烦梁老也给娅娅瞧瞧。”

经过沉祁阳一提醒，老太太也想起这茬。痛经之事可大可小，虽然厨房有备着补汤，但终归是治标不治本。

连织自己觉得没什么，但架不住老太太的坚持。

只能坐在沙发前任由老医生诊脉，又微张开嘴让他查看舌苔。

“思娅小姐这是寒湿凝滞，加上疲劳导致的气血亏损，近两个月是不是有常熬夜，不避冷饮辛辣的时候？”

从建筑所大多时候出来都快十一点了，连织又常常喜欢一杯冰美式提神醒脑。在陆野那的时候又爱吃宵夜烧烤，常常一只脚把男人从被窝里踹起来，不起就挠他肚子。

最后烧烤吃了，又在床上闹个没完没了，用没羞没躁的方式全部消化完。

没想到全被老先生点了出来。

她不好意思点头。

老先生拿笔在一旁本子上记着，给她开了好几位中药调理。

又叮嘱之后的注意事项，不能害怕药苦坚持服用，忌吃冷饮，每晚用药材泡脚….

桩桩件件，连织听了直头晕，她哪里愿意记这些。

一旁的梁允恒在问沉祁阳去不去徐家的订婚宴。

他这次来京主要是看望老太太，其次港城徐家长孙的订婚宴就在九州码头的游艇上举办，邀请函不日就到。

消息先递到他这，明里暗里希望他求个情。

梁允恒问他去不去。

两年前墨尔本赌场竞夺牌照之事徐家阴了沉祁阳一道，沉祁阳便在公开场合撂话断绝一切往来，围追堵截了徐家两年多。

之后徐家生意每况愈下，眼看快顶不住才有这次将订婚宴办在内陆九州的安排。

就是希望握手言欢，往事不究。

他话落半晌对方都没声。

“喂，走什么神？”

沉祁阳敛眉凝神，直到身后老先生一一交待完。

他眸子一抬，笑意却收了。

“不去，他想求和也得看我心情，再等个两三年瞧瞧。”

梁允恒摇头失笑。

这人狠起来，是真不给对方半点活路。

老先生开完药方，沉二夫人过去瞧了眼，笑道。

“本来是给老太太瞧病，结果给娃娃开的药反而最多。你们小年轻是真不注意，身体反倒不如我和老太太。”

梁老太太也说是，要求以后她每天都得回山庄，一概事项她都要监督。

在外头指不定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连织简直想哀嚎。

照老先生这养生的法子，她班是真不用上，天天只能当家里当大小姐。

早知道刚才在楼上躲懒，不应该下来的。

连织微蹙眉，看了眼斜对面的沉祁阳，他懒耷着剑眉，正和梁允恒聊天。

仿佛注意力已经挪到别处，叫老中医上门只是一时兴起。

.

车子刚停在喷泉环岛前，有佣人为下车的沉母举上一把伞，遮去满身风雪。

沉母进屋后摘掉羊皮手套递给佣人，随口道。

“大少爷这几天又跑哪去了。”

“没，他在家陪老太太。”佣人道，“除夕时还带着浣婧小姐他们去看了趟烟花。”

真是稀奇。

沉母的表情瞬间变得生动，都快啧啧感叹了。

自己儿子还不了解吗？

往年回家的日子几根手指都数得过来，常常得三催四请，今年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了。

她回到客厅时老太太正在窗边赏雪，与其说是看雪，不如说是看几个孩子在白雪茫茫里玩耍。

年过离开春也不久了，这大抵是今年最后一场雪了。

从港城过来的几个小女孩哪见过鹅毛簌簌，顿时欢欣鼓舞，浣婧不知从哪找来的铲子和小桶，教她们堆雪人。

连织虽然是特殊日子，但裹了好几件披风在旁边看着，时而给递个胡萝卜什么的。

“回来了。”老太太道。

沉母“嗯”了声。

“萧家那事?”

沉母叹气：“怕是不行了。”

她望了眼沾在窗外风雪地的沉祁阳，一身雪粒落于他乌黑碎发上，他喉头滚着眼，影影绰绰间都掩不住他眸底的张扬桀骜。

这臭小子做起事来真是太没轻没重。

沉母说大概是私下里萧臻臻缠他缠紧了，结果萧家宴会上她的前男友突然出现大肆纠缠，顺带抖落他们曾经在拉斯维加斯领过结婚证的事实。

这圈子里男女孩子都注重名声，沉祁阳不在意不代表他人不在意。

虽然萧家查不清是谁抖落的，但多往深处想想，这笔账保不齐会算在沉祁阳头上。

沉母知道后给气坏了，电话里数落了沉祁阳好些次，要拒绝方法背地里多得是，何至于做得这么绝。

“算了，这两孩子估计也没缘分，萧家隐瞒在先是他们不对，这段时间你多跑动跑动别结仇就行。”

老太太说他在这个当口捅出来也算坏事，不然两家再多来往几回，那时才知道这些事情，岂不是影响更大。

“阿阳这性子一身反骨，屈不得逼不得，只怕这次我这老太婆还做了件坏事。”

“妈这不关你的事。”

沉母眉头紧皱，无奈道，“这臭小子怕是没遇到喜欢的人，横冲直撞哪有半点温柔。我都担心他只知知道鬼混胡来，遇到了都根本不知道怎么对人家好？”

之前送女孩子那些地摊货，沉母想想头都大了。

这也是他能做出来的混账事。

“谁说他不知道？”

老太太不赞成道，“他对娅娅不好吗？对你我呢？这臭小子什么都懂，只看他愿不愿。”

沉母又笑道：“好像也是。”

沉祁阳当初对沉希的冷待忽略在前，连织回家的时候沉母还忧心忡忡这混小子不接受连织。

可这两姐弟明怼暗好，像个欢喜冤家。别看沉祁阳面上淡淡，实则护得紧。

沉母不知道多宽慰。

老太太贴身的佣人送来披巾，听了他们的话道。

“夫人，大少爷其实蛮懂得体贴的。”

她说今晨便在厨房碰见了沉祁阳，他吩咐既然大小姐昨晚说肚子疼，补汤便一直给她温着。

“哦？”

沉母问完连织哪里不舒服后，又对沉祁阳这话表示惊讶，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

这时传来几声小孩的扑腾抗议声。

沉母抬头看去，原来是浣婧又打算偷袭连织，连织这次才不惯着她，直接拎起来将人扔到雪地里，埋个严实。

“阳哥哥恒哥哥救命啊，姐姐欺负我。”

“找他们求助有用吗？”

连织曲手敲她脑袋，明媚脸上是难得的神气活现，“他两都打不过我，来一个我掐一个。”

沉祁阳远远看着，低声笑开后无奈耸肩。

“沉浣婧你听见了，你哥哥我打不过的。”

两个男人都在笑。

沉母和老太太亦然。外出这段时间的疲惫也减了不少，她正准备上楼休息会。

目光正要挪开的那瞬间，却猛然察觉出一丝古怪——

梁允恒笑笑早不知道看往哪去了，沉祁阳却一直在盯着连织，哪怕和旁边人说话也不自觉瞧过去。

她闹他笑，她安静他看着。

向来被别人评价冷淡锋利的一双眼睛此刻蒙着层柔雾，像是冰面早就开始融化。

或许梁允恒在旁，对比才会那么明显。

这种眼神沉母从未在自己儿子身上见过，她脑子里突然冒出个不敢相信的念头。

“大少爷在家多少天了？”她问佣人。

“这个月好像都在，一般思娅小姐前脚刚到他也回了。”

“是吗…”

沉母脸色微微变了。

——

再次说：沉家这 part 绝不会虐女儿。

宝们最近进度有点慢，我很想赶紧写完这两三章等野子出场。但昨天室内攀岩时从上面摔下来磕到了尾椎骨，属于站着疼坐着也疼那种。

我缓一缓，好了就赶紧拉进度哦，晚安。

0265 下卷 138，那晚你也舒服

心软就是这么回事，半夜进屋这事一旦开了道口子，之后被难以收场。

更何况沉祁阳是个顺杆爬的主，稍微给点颜色就能上天。

过年这几天连织每晚刚打算睡觉，阳台外便传来窸窣的响动，像是虫鸣鸟叫。

可大冬天的哪来什么虫子，连织还没睁开眼睛就知道阳台外是谁。

她拉开窗帘，沉祁阳赫然靠在外边。额前碎发微沾着雪粒，随意纵在慵懒的眉眼之上。

他无声做了个口型——

开门。

“滚！”连织道。

窗帘狠狠一拉严实，眼不见心为净。

说不让进便真不让进，有些东西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满是诱惑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

连织不敢去承担，索性眼不见为净。

然而清晨醒来连织不知出于什么心思拉开窗帘，他仍在那，眼下带着淡淡的乌青色。

“你烦不烦！”

她打开门恶狠狠威胁，“再敢守在这我叫人来封窗了啊。”

冷热气流对冲，她气势汹汹的脸蛋仿佛极有威慑力。

沉祁阳安静看着他，话里挺委屈。

“想看你睡得好不好，这也不让？”

大尾巴狼，装给谁看啊。

连织气得转身就走，自然没看到身后沉祁阳唇角咧着笑，眉眼疏狂哪还有半分可怜样。

她的床香软得不可思议，沉祁阳睡过一晚后自此认床。

回到自己房间从头到尾挑起刺来，浑然忘了已经恣意躺了二十多年。

此刻钻进被窝里滚了两圈，他失眠半宿的睡意仿佛后知后觉涌上来。

连织从卫生间出来便见他鸠占鹊巢，简直要气个半死。

“沉祁阳你这混蛋，快给我起来。”

她去拉他，结果反倒被沉祁阳拉着她手一扯，重新将她拉回床上。

两人连着在被子里滚了好几圈，连织气得推他，别看男人以前让她揍了不少，但男女力量悬殊，单腿压上去她便瞬间动弹不得。

沉祁阳埋在她颈窝闷声道，“昨晚我整宿都没睡好。”

连织没好气：“关我屁事！”

这个男人完全是火球做的，连织就穿了件单薄的睡衣，只觉得热气不住往她脖子里钻，她浑身禁不住抖擞。

挣扎的功夫，沉祁阳喉结重重滚动了下，摁住她的手腕，仿佛警告似的。

“别动了。”

连织瞬间不敢再动。

他埋在她颈窝喘气，哪怕不动连织都能感受到下腹的茁壮，隐隐发热，极有侵略性。

清晨最容易起反应，更何况沉祁阳如今食髓知味，有发泄不完的精力。

他声音微哑：“周末你生日，也是我生日。”

连织缓慢眨了下眼，不懂他为什么说这个。

沉母和老太太在一月前就说过，还有大肆邀请宾客之意，连织却最受不了这样，只说家里团圆庆祝比什么都重要。

反复要求陈情，他们才同意。

沉祁阳忽地抵住她额头，落下缠绵一吻。

“和我去澳洲玩几天，我们去那过好不好？”

他看似懒洋洋却又强悍霸道，将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说离她公司上班还有段日子，京都冷着呢。

她直飞，他去日本中转。

沉祁阳假护照可太多了，防止被他人看出端倪，他有的是办法金蝉脱壳。

“不去！”连织瞪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色胚子！

沉祁阳道：“我打的什么主意？”

连织不说话。

他笑了，坏得很。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连织被他气得想咬人，脸恨恨转过去却被他捧了回来。

他霸道得很，乌黑鸦羽之后的眸子却无辜似的，嗓音蛊惑。

“明明那晚你也很舒服啊姐姐，你还让我重——”

啊啊啊啊。

“闭嘴闭嘴，不准说！”连织捂住他嘴巴，柔软的脸蛋瞬间红彤彤的，带着十足的恼意。

很明显沉溺于欲望的连织成了妖媚蛊惑的妖精，缠着他要这个要那个，只觉得身体有无限的痒意需要他来解救。事后回想起来也恨不得删记忆那种。

而那种痴缠每每让沉祁阳回忆起来，浑身骨头都仿佛能化水，兴奋得难以言当。

男人笑声在她嘴里闷闷的，眼里却肆意放荡得很。

仿佛已经帮她回忆了千百遍。

连织火得真的要揍他，他却拥着她在被子里更深地滚了几圈，打闹混着笑声皆掩盖在了棉被深处。

最终去澳洲的事连织反正死不松口。

中午沉父倒是鲜见回家，一起吃了午饭，他忙起来常常不见人影，如今见到沉祁阳罕见出现在餐桌上，道。

“该不会在哪里惹了祸事，回来避难吧？”

沉祁阳“啧”了声。

“您就不能见着您儿子一点好吗？”

众人都在笑，沉母亦然。

笑完又变得凝重。实在是连沉父都看出沉祁阳在家的不正常，她这做母亲的自然感知更为明显。

可….

她目光在沉祁阳和连织之间悄无声息流转，除了那天令人心惊胆寒的那一眼，两人之间再无其他异常。

连座位都没在一块，各自目光都不在彼此身上，中间隔了好几个小孩，看起来再正常不过。

沉母无意道：“阿阳，除夕那天浣婧说你把她丢下，后来跑哪去了？”

连织睫毛缓眨。

沉祁阳捡了条小黄鱼扔嘴里，声音懒洋洋的。

“高靖他们叫走了呗，再回来这几个小鬼睡得像猪一样。”

沉浣婧：“哥哥，你说谁是猪。”

沉母淡淡一笑，又让连织明晚陪同她去参加宴会。

“宴会？”

“宋家女儿的订婚宴。”

宋家除了宋亦洲爷爷这一辈，旁支多得数不过来，累富多代子子孙孙早已经开枝散叶。除开宋亦洲的商业帝国，其他亲戚也在各领域发展得相当好。

而这位宋叶澜便是宋亦洲某位叔叔原配的女儿，水涨船高，借着宋家身份订婚宴办得相当有规模。

连织想着反正有时间，那就跟着一起去瞧瞧呗。

看到没问他的意思，旁边沉祁阳眯眼，似有不爽。

“妈你这心偏得太远了吧，我都杵你跟前都不带问的。”

沉母：“你会去？不是说这等宴会浪费你沉大少爷的时间。”

沉祁阳笑了，又凝眉思索。

“对方是？”

“孟家三儿子孟航，小时候跟在你后面你嫌弃人家。”

“就那位小胖子。”

沉祁阳眉头微动，突然想起这么个人。视线余光里连织似乎想要夹椰子糯米卷，却被沉浣婧转动圆盘飞快。

他手指摁在玻璃盘上，悠悠往回旋，语调松弛。

“去瞧瞧呗，之前好歹叫过我一声哥。”

有人将邀请函三五次递到他这，登门造访都没得沉祁阳点头，而孟航大抵是再无缘他的圈子，竟没好意思上门。

谁曾想造化弄人。

沉母听他这么说，眼皮跳了一跳。

吃完饭，连织开车去医院看望孟烟。

而沉祁阳匆匆上楼一趟，也出门了。

老太太看出沉母有心思，询问后沉母只笑着摇头，心里阴云重重。

她想起浣婧稍显童稚的话。

“看烟花那晚我转身去寻阳哥哥和思娅姐姐，结果他两都不见了，睡觉前都没见回来。第二天见祁阳哥哥好像手上有伤。”

拜托。

沉母发自内心的祈祷，可千万不要是她想的那样。

...

孟家和宋家的订婚宴在海滨路的枫叶酒店举办，独立于海岛的白色建筑巍峨宏伟，沿着海滨路一路开过去，酒店各层的灯光已被点亮，远远看上去，像浮在海上久久不灭的花火。

酒店旋转门外。

大抵是想借着这次订婚宴炒作一把，请来的各大媒体记者几乎将门前围得水泄不通。

沉母和连织刚下车，负责接应的礼宾将他们往贵宾室里面领。

伴随着各种灯光咔嚓声，沉母道：“还适应吗？”

连织轻声：“挺好，我就怕我和妈妈太漂亮明天抢了准新娘的风头。”

沉母笑得更开。

又道梁老爷子不久前大放豪言，若真的到思娅大婚那天，内陆自然不必说，港城的观礼仪式必将轰轰烈烈，要让所有人都来祝福他梁世川的外孙女出嫁。

连织听了这话，陷入短暂的愣怔了。

如今这复杂混乱的感情关系，婚礼她根本不敢想。

进入会场后，多的是太太上前和沉母攀谈，又道思娅和她简直是一个磨子刻出来。

这话无疑取悦了沉母，左右看看竟没发现沉祁阳。

这混小子向来没个定性，猜测他要来大概只是随口说说。

沉母脑子里紧绷的弦又稍稍松缓了些。

有年龄差不多的世家小姐约连织一同去准新娘的化妆室瞧瞧。

休息室早被女方的家庭围得水泄不通，看到连织来了缓缓让出一条道。

连织真诚祝福道：“恭喜。”

她将送给准新娘的礼物递了上去，宋叶澜打开后旁边只闻见小小的抽气之声。丝绒盒子里是老太太珍藏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宝石绿钻石胸针，知道她要来这宴会，特地嘱托交给她。

让她出去多多认识朋友。

大概老太太不了解她手里的东西价值几何，连织推诿不过，只得带着。

“谢谢。”宋叶澜道。

旁边宋叶澜的继母两眼泛光。

“思娅小姐太客气了，不如您来给叶澜挑选今日佩戴的项链样式。”

旁边侍者捧着的盘子里放着好几条项链，但宋叶澜脖子上明显已经有条祖母绿的扇贝项链。

“宋小姐不是已经…”

继母叹气，只说她这条已经老旧褪色，就这样出去在客人勉强未免会贻笑大方。

宋叶澜端坐在化妆椅上，大概平时在家里没有话语权，所以哪怕唇角苍白都不敢出声。

连织观察片刻，淡笑道。

“我看宋小姐脖子上这条项链就很衬她，只是首饰过多未免显得赘余。”她取下了宋叶澜耳朵上的珍珠耳环，头上的簪子，又将老太太给的胸针别在了礼服的胸口。

祖母绿项链佩戴宝石绿的胸针，再无其他首饰竟显出难得的贵气。

“首饰本来就贵精不贵多，一两件衬托就可以，阿婆给我的时候我本来觉得不一定能拍上用场，没想到那么配你。”

连织微弯下身，看着镜子里的宋叶澜，“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得让别人知道，不让他们岂不是好心办坏事。”

旁边宋叶澜的继母脸色都快青了。

本来以为将胸针昧下，想法落空不说，还被晚辈教训了顿。

“谢谢思娅小姐。”宋叶澜眼里充满泪水。

—————

明天再来修改修改，晚安。

3000 字

0266 下卷 139，看来我不配

这条祖母绿的扇贝项链乃是宋叶澜的遗母之物，经年褪色，也正如她父母的感情，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而随着父亲迎回新母，有了弟弟妹妹。

宋叶澜的地位自此一落千丈。

而今她想戴着亡母的项链走入订婚殿堂，继母当着家里人百般挑刺，何尝不是想给她下马威。只是她软弱了半辈子，早不知道该怎么争取。

宋叶澜握着连织的手，感动之余泪落不止。

连织也看出这里面怕是另有隐情，拿纸替她擦泪，只说她偶然进来而已，需要什么没人比她自己更清楚。

帮忙是一回事，可人生路漫漫，还得自己搭救自己。

“思娅小姐，你不清楚这里面的罅隙，这条项链今日佩戴是真不合适。”

哪怕惧于沉家的地位，但宋叶澜的继母仍然不愿放弃长辈的话语权。

今日她在这屋子里最大，还能被个晚辈唬过去了。

她说孟家主母为了贺祝孟航和叶澜订婚，连送了好多件珠宝过来，连同结婚时佩戴的项链都赠给了叶澜。

如果戴着条褪色的，像什么话，岂不是打孟家主母的脸。

宋叶澜长期被她打压，低头不敢回嘴。

归根到底是他们的家事，她是外人。若这次帮了反而让她继母记恨上宋叶澜，之后多番作怪反而是做了坏事。

自从出了孟烟的事情，连织不再如以往莽撞。

她正犹豫间。

身后突然传来低沉一声，像是不容置喙。

“我觉得这条就很好。”

连织跟随众人扭头，宋亦洲不知何时站在门边，手将烟头摁灭在旁边的烟灰缸里。

他西服样式众多，过去连织当他秘书那会更是几周不见重样。

可倒是鲜少见男人穿黑色，连衬衫都是黑的，深色哑光领带倒是唯一点缀。却显出难言的层次感，在灯光映照下冷冷沉沉。

他步履从容走近，目光和连织相碰，再浅浅掠过。

浑然忘了两人上回在紫荆山庄几乎是不欢而散。

“堂哥…”

宋叶澜这声哥叫得十足心虚，他们不曾碰过几面，只是祖辈关系浅浅维系着。

订婚邀请函还是他父亲三翻四次舔着脸递过去的，没奢望他会来。

没想到男人真的来了，还同意做证婚人。

宋亦洲微微颌首。

他目光短暂在宋叶澜脸上停留半瞬，又转而看着连织，眼里露出淡淡的赞赏。

“沉小姐说的在理，你想要什么得自己表达，不然别人怎么清楚？”

话虽是对着宋叶澜说，眼睛却一直盯着连织。

沉小姐…

自从被他瞧得穿穿透透，连织连这个称呼都不想听，总觉得这是他别有深意的嘲笑。

她不顾这是在公共场合，瞪了他一眼。

大抵有人撑腰底气总是足的，更何况给她撑腰的这个人宋亦洲。

连继母在他面前都大气不敢坑的。

宋叶澜于是对她继母说，戴上项链只是想对母亲陪她一同见证，相信孟家人不会说什么。

“你这孩子，早说有这层意思我还能阻止你不成。”

继母何尝不知，但宋亦洲在这牙齿恨得痒痒也只能往肚子里吞

。

他们家的生意要宋亦洲帮衬且不提，只说这次宋叶澜的嫁妆，大多都是出自宋亦洲的手笔。

当初宋叶澜父亲本着嫁女如泼水，更何况对这大女儿无多少感情，于是嫁妆准备得很薄。

请柬多番送到宋亦洲那里时，他无意问了句，眼见对方磕磕巴巴半天回答不上来。

宋亦洲也猜到他刻薄女儿，第一次没顾人前礼仪讽刺道。

“好歹还姓宋，四叔也不怕被人传出去说是迫不及待卖女儿。”

宋叶澜单薄的嫁妆单上，后来全由宋亦洲一应补上，规模不输京都其他贵女出嫁。

“思娅小姐。”

宋叶澜由佣人搀扶着起身，她握住连织的手，鼓足勇气道，“我能不能请你一起和堂哥做我的证婚人？”

啊？

连织微眨眼。

宋亦洲是她同姓的哥哥自然理所应当，她一起算什么事呢？

很明显说出这句话她又开始胆怯，眼神在宋亦洲脸上闪烁。

宋亦洲低眸看向连织，眼底铺着温文尔雅的笑。

“看我做什么，我又做不了沉小姐的主。”

他这话礼貌而克制，仿佛他们素未谋面。

连织刚腹诽完，就见宋叶澜眼睛紧紧看着她。

“思娅小姐，拜托你可以吗？”

连织看她仿佛像揪着生存稻草般揪着自己。这姑娘不笨，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很清楚。

在家里都爹不疼妈不爱的，还能指望嫁去婆家受各家器重吗？

如今有倚重自然得想进办法抓住。

若是让外界知道她和沉家小姐有来往，不提交好，都会厚待她三分。

连织也将她的心思看得明明白白。

她并无多少恼意，相反大抵过去经历相同的时候。

反而为这姑娘懂得保护自己而感到欣慰。

“好啊。”她道。

*

宴会场内。

大概这样的交际场太过泛泛，大半的熟面孔，香槟对碰间总有人老神在在，可随着侍者恭敬再次打开宴会厅的大厅。

有人转脸过去，场内响起微微的躁动。

旁边的贵妇笑看着沉母。

“上回看见祁阳还是在思娅的介绍仪式，没想到他今日也会来，越来越有沉父年轻时的风范了。”

沉母的笑容细看有些僵硬。

是啊，沉祁阳向来是无心这些场合的，谁能告诉她最近这些反常都是因为什么。

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本领和排场，明明晚到那么多，毛衣里套件衬衣随意得仿佛从家里刚出来，却无论走哪都足够众星拱月。

有想交际的殷勤上前，年龄自比沉祁阳大了不少。

偏偏男人还能从翻黄的记忆里找出来姓甚名谁，一声叔伯叫得对方自动弯了腰。

他却坐在沙发上自始至终都没起身，威士忌被他随意扣在手上，有人上前敬他。

沉祁阳虚虚一碰，却没喝的意思。

孟航经母亲提醒，进来宴会厅发现沉祁阳果然在。

他立即上前，满脸笑容道。

“沉大少，好久不见。”

沉祁阳斜睨着他，倏尔又冲他勾勾手指。

孟航缓缓凑上去，男人将手搭在他肩膀上，拖着腔调。

“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叫我哥来着，怎么生分了？”

孟航瞬间汗如雨下。

那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如今这声哥哪是他够格能叫的。

他笑道：“不敢不敢。”

沉祁阳“哦”了声，了然。

“看来是我不配。”

“不是...”

孟航都快给他跪下了。

对面的高靖哈哈大笑：“阳子你够了，人待会还得订婚呢，满头大汗咋上去。”

沉祁阳也笑了，嘴角弧度十足漫不经心。

孟航也猜到他不过开玩笑，受宠若惊之余直说今日忙碌，若是招待不周还请当代。

择日再专门摆酒赔罪。

“少来这套。”

沉祁阳摆手让他自己去忙。

人一走。

沉祁阳将冰球放入古典杯里，清脆一声，冰球炸开的冷雾缭绕上他修长的指间。

足够的百无聊赖，却足够的惹眼。

只说优越的侧脸轮廓便让有心人频频看来，且不用提他背后的身份和荣耀，只是有勇气的早被他掐死在摇篮里，剩下那些蠢蠢欲动的男人一个眼神淡漠瞥来，便不敢再动。

沉祁阳玩着冰，目光却不时扫向沉母所在的位置，眉头随之一蹙。

她不在。

0267 下卷 140，醋了

高靖忽道：“猜猜这次的证婚人是谁？”

沉祁阳头也不抬。

“嗯？”

“宋亦洲。”他感叹，“这厮的度量不是一般大。”

傅珩不曾听过这段往事，听他侃侃而谈当年，宋亦洲彼时还不是宋家接班人，是不被重视的三儿子。几乎在旁支嫡系里受尽冷眼。

这位叔叔和新娶的夫人明显更为势力，看出宋亦洲大哥和他不和，于是没少做刻薄宋亦洲的事，以此来讨好未来的接班人。

宋亦洲当初也一一忍了，高靖正等着他多年得势憋大招，没想到竟然是和和睦睦。

高靖啧啧道：“照我这暴脾气，首先就是把这对夫妻收拾了，还想我做证婚人”

傅珩道：“德行，所以你学不来人宋总那套。”

沉祁阳嘴角牵着，但明显敷衍。

国中在英国和某位继承人起冲突干架，梁老爷子教他的第一课便是忍和让。

没有触及自己的底线，退让和示弱又何妨，难道逞威风才叫英雄。

后来沉祁阳让了，用六年后让对方身败名裂作为代价。

卧薪尝胆这事，宋亦洲明显做得比他好，都快以德报怨了。

只是这人一旦讨厌起来，自然是哪哪都碍眼，沉祁阳只觉得他虚伪。

这时场内灯光倏然暗了，人声倏然寂静。

高靖道：“果然是宋亦洲证婚。”

沉祁阳眼皮都没撩，拎着威士忌缓缓注入，很明显台上不如他杯中酒来得有意思。

只是场内讨论声愈发重，像是发生了什么预料之外的事。

傅珩惊道：“阳子，你姐怎么也在啊？”

沉祁阳猛地看过去。

明明酒店门窗紧闭，可窗外的风霜雪雨，仿佛瞬间染上他的眉眼。

场内寂静又沸腾，她自宋亦洲身后而来。

今日的连织穿着很是素雅，鹅黄色的鱼尾裙摆随着走动拍打在她纤细小腿上。或许是怕喧宾夺主，她连首饰都没佩戴，卷发拉直随意披在脑后。

脸蛋却被光线衬得雪白，明明连妆容都是浅浅勾勒几笔，却有股摄人心魄的美。

玫瑰配西服。

她个子刚到宋亦洲下巴，站在他身边是那样合时宜，男帅女美仿若璧人。

连着准备拍主人公的记者兜忍不住反复按动快门。

连织接过宋亦洲递来的话筒，浅浅祝福两句后，纤长手指轻轻一抬。

灯光骤然打上二楼一对万众瞩目的准新人身上。

傅珩啧啧道：“真别说，这厮和你姐站一起还挺养眼——”

话没说话，高靖踹了他一脚，冲他使眼色。

傅珩也想起沉祁阳和宋亦洲不和，讪讪找补瞧过去，沉祁阳像是根本没听见，只一眨不瞬盯着台上。

男人眼底神色窸窣被额前碎发遮挡，耳边讨论声悉数钻进他耳里，下台时大抵灯光暗下来，高跟鞋没站稳，昏昏沉沉里沉祁阳看到她踉跄了下，宋亦洲手迅速在她腰上一扶。

又绅士十足挪到她肩膀上，询问着什么，连织轻摇头，过半晌才后退。

所有灯光挪到楼下一对新人身上，场内一片黑暗，之后便什么都看不到。

可他下意识的亲昵和她的不抗拒骗不了人。

威士忌仍然肆无忌惮往玻璃杯里倒，满溢得气泡争先恐后浸上沉祁阳的手指。

那抹凉度沿着手臂神经一直钻进他心里。

人前的那段路，他永远没有办法陪她走下来。

而哪怕听尽所有对他外形的赞美之词，也永远不会听到他们相配的词汇。

顾夫人笑着道：“思娅怎么会去给宋叶澜证婚？”

“是啊。”沉母也纳闷，“或许是在休息室一见如故吧。”

“竟没发现思娅和宋家三少这么配。”

她捅了下沉母的胳膊，“若真是有这个缘分，他两生下的孩子绝对还要好看。”

沉母目光也不曾从台上挪开。

顾夫人的话无疑戳中了她的心思，之前她对宋亦洲犹疑不定，总觉得想给女儿找个最佳的托付。

可被冷待，这位后生也不骄不燥，实在连沉母都无从挑。

似想起什么，沉母转而看向沉祁阳所在的位置。

宴会厅边缘灯光幽暗，男人懒靠在沙发上，眼皮耷拉着，似有些困倦。

光线太暗看不清神色。

只有桌上的威士忌杯因为倒得过满而滋滋冒着水泡。

*

酒店隶属孟氏旗下，客房全部都空了出来。

大抵是为了躲懒交际，连织去二楼洗手间的功夫特地绕着走廊小走了圈，地毯繁复通往四通八达的走廊，有些幽深而静谧，像是给客人留足了隐私。

今晚的宴会怕是还得持续一小时，她正想出去找公关专员要间客房的钥匙，脱下高跟鞋歇歇脚，然而刚过转角，一道黑影迎面撞上。

她来不及往后仰，腰身就被大手握着往回，男人脸埋进她的脖颈深处，呼吸混着酒意乱了一地。

“沉祁阳？”

连织刚要挣扎，又因为那熟悉的气息停了所有动作。

“你喝酒了？”

沉祁阳闷闷“嗯”了声，手臂却不断收紧。

“起开啊你，重死了。”

她满是埋怨，可男人仿佛就要压着她似的，全部力量过渡过来，连织靠在墙上都支撑不住他。

正要一巴掌赏过去，转角处突然传来脚步声。

那声音听得人心脏止不住的缩紧，可沉祁阳醉归醉，反应明显更快，手不知道碰到哪里，只听见滴滴两声。

套房的门开了，连织被他搂着腰拥了进去。

随着“咔嚓”一声关上，她被他逼于狭小的方寸之地，沉祁阳醉醺醺直接将脑袋搁在她颈窝上，呼出的热气直接让连织脸蛋烧热，耳朵也跟着滚烫起来。

“姐姐心可真好。”

他手掌滑至她腰上，在她耳边低喃，“才认识一回就去给做证婚人。”

连织都快给他揉化了，推又推不开。

她道：“酸死了这醋味！”

“是啊，就酸了。”

沉祁阳笑了下，从她颈窝里抬头，“怎么 不能醋？”

男人漆黑深邃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她，看似在笑可眸底却无甚笑意。

仿佛较劲似的，他一口咬上她鼻尖，又低头想吻她。

“不准！”

连织惊得略偏过头，威严还没使出来。他手掌却在她腰上摩挲，在她腰窝处不过轻轻揉捻她浑身便忍不住打颤。

水乳交融之后就是如此，彼此的身体如此熟悉，仅仅交触抚摸便勾起那股旖旎之感。

她发抖的功夫，沉祁阳已经抬起她的脸蛋，吻随之落下。

——

二合一，晚安。

这周更六休一，明天休息一天。

如果哪天我没更新又没请假，那么我一定是上不来，上得来的时候我再传上来。

0268 下卷 141（H），是不是很痒

沉祁阳嘴唇干燥而热烈，一碰触到她的便撬开齿关，等不及要攻城略地。

比那晚还要迫不及待，灼烈的酒气熏得连织脸蛋烧热，他舌头更是在她嘴里乱搅，啧啧嘍吮声，搞得肆无忌惮。

他身体跟块烧热的铁板似的，连织手腕还被他紧紧扣着，身体几度受不住往下滑，又被他大手揽住更重地往怀里揉。

眼见着她浑身酥软成了任人为所欲为的模样。

沉祁阳半睁眼深深看着她，腰上的手滑到毛呢裙里，钻进内裤深处往下摸。粗粝指腹相蹭，连织浑身一抖。

“别——”她要推开他。

沉祁阳捞起她一条腿，跨间用力一撞。

“啊~~~”

她情不自禁仰起头，连着手指都攀紧他脑袋。

瘙痒沿着火热相贴处源源不断往外涌，偏偏他手指还滑进她臀缝里，上下滑动，连织仿佛深陷沼泽无法自拔。

“别怎么…别这样？”

沉祁阳眸底满是情欲，声音蛊惑，说着指腹从她臀缝撵过小阴蒂。

她脚趾倏然绷紧，只觉得脑中的弦倏然绷紧，随着男人手指抚开花瓣，深深陷进去倏然“铮”的一声断裂。

他无师自通，解锁各种能让她快乐的方式，温热手指慢慢撑开媚肉，直抵最深处。

还放肆地沿着边缘抠挖，直将连织逼进淫乱的情欲深渊，眼圈发红，只能不断地夹紧再夹紧。

那极限的绞裹几乎吸得沉祁阳关节疼，他倒吸了好几口冷气，只觉得身下那处疼得快要炸裂。

偏偏男人还在诱哄她张开，再张开点，两根手指插不进去，然后吻去她脸颊因为刺激溢出的泪水。

“宝宝，我们走吧。”

迷乱沉醉中，连织似隐约听见他沙哑的声音。男人脸深埋她颈窝处，呼吸深深，仿佛刚才只是幻听。

她睫毛眨了眨，反应很迟钝。

“去哪？”

“去哪都好。你要不喜欢海滩和夏季，那我们就去巴塞罗，那里比京都更为舒服。”沉祁阳额头贴着她低喃，“你那么喜欢建筑，我们也可以转道去欧洲，哪里都去看看。”

男人眸底有不属于今晚的狂热和失控。

连织和他对视着，渐渐清醒。她问的去哪——只是离开这个酒店要去哪，范围还在京都。

“设计师在华国这个社会体系永远受制于政府，受制于甲方，你永远没办法大展拳脚，早晚都得出去。”

他道，“爸妈和阿婆知道你有常年定居国外的想法不会阻拦你，之后有事一纸机票回来便是。”

而他沉祁阳浪惯了，大半年不回国都没人会发觉。

男人字字句句，循循善诱。

是真的有仔细考虑过离开这片土地后她要何去何从。他受不了这段关系永远深埋在地底下，也有能力在光明处护她周全，让她在钟爱的领域展翅高飞。

套房光线昏沉，他们目光对视着，男人呼吸凌乱，发红的眸底蒙着层她看不懂的薄雾。

压抑的，克制的。再也压制不住的…

连织莫名有些鼻酸，也诧异于这不该出现在她身上的情绪。

走是不可能的。

且不用说她还有无法割舍的陆野，就说即使他对她的事业方向说的句句在理。

连织都不可能走，至少不是和自己名义上的弟弟离开。

她永远都是无利不起早。

冒那么大风险的事情她想都不会想。

连织默默将头瞥到一边。

有些下意识的举动往往比语言来得更深刻，也更伤人。

只有灼热的呼吸喷洒在连织脸颊，她甚至没有抬头和男人对视，也自然没看见那一瞬间沉祁阳的凝滞。

她向来是清楚的，清楚哪怕他在她面前张牙舞爪，无赖耍混，步步紧逼，也从来都没强迫过她什么。

她在这段关系里自始至终都是主导。

而沉祁阳哪怕一直有通天本领可以瞒天过海，都没法在她不点头中强逼她什么。

大概是那瞬间的沉默太过安静，更何况体内深夹的那两根手指如此磨人，她小腹情不自禁绞紧，一股蜜液湿哒哒溢在他手上。

她哼吟了声，受不住转头看他，面上却突然暗了下来。

沉祁阳掌住她后脑勺，猛地吻下去。

咬吮的力道太大，连织甚至骤紧了眉头。

“不走就不走！反正在哪都一样。”

他又恢复了那混不吝的样子，情欲沾染上他张扬的眉眼，整个人都是亢奋的。

沉祁阳沿着她脖子往下吻，像是胸臆堵塞般他狠狠咬了她一口，听到呼痛声都不曾松开。

小混蛋，这么不相信他。只知道欺负他是吧，对着宋亦洲就笑得柔情蜜意的。

就不能哄一哄顺着说两句吗，假的也行。

他心跟破个窟窿似的凉飕飕的，她怎么都不知道缝一缝。

沉祁阳怎么想便怎么说，字字句句在她耳边，说到后面几乎都要咬牙切齿的，气得用力咬上他的耳垂。

连织痛简直想哀嚎，可更多的是喘息，浑身湿热不止。

穴被他手指霸占着，内衣扣早已解开，他抓着一个，低头含住另外一个。

舌头刮过嫩乳上尖尖直让连织尖叫了出来，如同初春颤颤的嫩芽，爽得哼吟不止，浑然忘了这是在外面。

前面宴会厅热闹不止，而名义上的沉家姐弟正在套房里坐着脸红心跳的事。

他就是有这样的本领，浑身热血，桀骜张狂，跟条义无反顾的野狼稀里糊涂将她拖进深渊里共沉沦。

她常常以为能掌控，能驯化，等回头看死守的一亩三分地早被男人占得死死的。

“是不是很痒…痒不痒…”

沉祁阳唇咬着她小巧的耳垂，情欲满腔，“想不想换个东西来插插…换个大的…”

连织眼瞳涣散，眼里流出难耐的泪来。

换个什么可想而知。这个人骚起来完全没有下限，连她都自愧不如。

她偏头不理他。

可私密处躲不开，被他抠挖得瘙痒难耐，她情不自禁想夹紧，但他双腿早已经挤了进去使她无法并拢分毫。

手指撤出，皮带不知何时早已解开，粗硬顶端随即抵了上来。

仅仅是交触，连织便呜呜嚶哼。

0269 下卷 142（H），叫鸭

她不由自主想往后躲，可身后是墙壁退无可退的，反倒是他坚硬的，滚烫的，寸寸陷入，胀得她连脖颈都绷得紧紧的。

“别…别在这，回去，啊——”

话没说完，她突然狂乱地抽搐了下。

沉祁阳扣紧她的臀，狠狠插了进去。

软肉吸附得严丝合缝，比记忆里还要紧致的吸裹，男人喉咙的闷哼沙哑又性感，他颈上血管突突，明明意识里暴虐升腾。

游走在她身体的手却那样火热温柔，那死死压抑的欲望沿连织血管蹿行，电流般的麻意劈开她的骨头缝，她吐气如兰，妩媚又压抑。

身体摩擦间已经自然而然开始动了，他们像是两条双生蛇，交缠，不停地交缠。

两条垂在男人腰侧的腿儿被干得一晃一晃，空气中渐渐弥漫着一股甜腥味，间或从私密处传来咕叽湿黏的声音。

沉祁阳撩起她裙子，低头看着他们交合的画面。

连织受不住那野狼般的眼神，伸手想去挡，却被男人更深地拉开她双腿，眼见入得深了她难耐呜咽，两片花瓣也潦倒吸附在棒身上。

他越看眼睛越红，越看越亢奋，胯骨耸动得更为凶猛，火热的吻沿着她乳一直往上舔。

“姐姐是水做的吧，怎么那么紧？是不是吸弟弟的鸡巴爽死了。”

连织嗯嗯啊啊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每次和他发生这种事都是在半公共场合，脑海里总是绷着根弦害怕突然被人发现，她吊在他颈窝闷闷哼吟，愣是没叫出来一声。

可岔开的双腿却被他抵着腿心，不停地进犯。他甚至捧起她的屁股，骚包包被刺得更深，次次戳在敏感点上。

连织下面也痒上面也痒，男人胸膛紧紧贴上来，毛衣的粗粝感直将她磨得眼神涣散。

“帮我把衣服脱了。”沉祁阳突然在她耳边喘息。

连织才不听。

“不脱？”

只听见一声轻哼，连织刚依稀瞧见他眉宇间几缕戏谑和张扬，沉祁阳扣住她臀部的双手忽地一松。

“啊——”

身体随着惯性往下坠，连织吓得吊紧他胳膊。

这混蛋却放声在笑，手交叉着将毛衣往上一扯，腰腹肌肉块垒分明，又寸寸火热贴上来。

她还没来得及骂他，就被他扣着脸蛋深吻下来。

胸膛碾着胸脯，爬满青筋的柱身摩擦过小穴里每一寸嫩肉，激起的骚麻让连织全身都在发痒，她紧紧攀着他的肩膀，意识被他带上一个又一个云端。

微光闪烁，阳台玻璃窗隐约倒映他们交欢的画面，他衣衫不整，她通体雪白淫乱地挂在他身上，更是被他兴起带到地毯中间大肆进犯。

或许连织自己都想不明白，明明最初只是想顺水推舟利用这混蛋一把，怎么就一发不可收拾发展成这样。

沉祁阳扣着她臀又抓又揉，偏偏低哑的声音充满蛊惑。

“姐姐被伺候得还舒服吗？”

连织闭紧嘴巴不说话。

反正这时候从他嘴里出来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要舒服的话，下次记得回来继续点弟弟。”他喘息着，话里一股子促狭，“还记得弟弟多少号不？”

呜…

还玩上了是吧。

连织不顾失声尖叫的冲动，狠狠捏了下他腰，痛得男人随之闷哼。

“你们老板没告诉过你，不要那么多话吗？是你伺候我，还是我伺候你啊！”她斥道，“小心我去投诉你。”

她故意板着张脸，那语气就是教训鸭子。

清冷绝艳的眸底却是鲜少出现的较真和孩子气，沉祁阳大笑看着她，像是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一面。漆黑的眸底兴致盎然久久不下，直把连织看出一阵窘迫来。

她要躲开沉祁阳却不让，捧着她脸蛋仔仔细细的吻，浓厚压抑的嗓音带着一股子性感。

“宝宝，我好开心。”

他手指一遍遍抚摸着她的脸蛋，像是爱不释手，更像是不知该说什么才能表达那股子横冲直撞的悸动和快乐。

沉祁阳这辈子拥有得太多，他人艳羡的，无法企及的。

可大抵是起点太高，早应有尽有，珠宝也成了砂砾，他比大多数人都活得空泛，乏味。

人归根到底是孤独的，欲望没满足前还能驱逐欲望了此残生。

可一旦满足，便时时刻刻在坠落的边缘。

连织的出现，于沉祁阳而言便是那颗秤砣，将他从空泛里拽了回来。

他像是个早拥有半壁江山的寻宝人，迫不及待想要给她的宝贝分享一切好东西。

男人没说的话都在他那双熠亮快活的眸子里。

连织仿佛瞬间懂了似的。她像是被那种亮度烫到，不适应刚要挪开。

他却捧着她的脸蛋不让她躲分毫，胯骨狠耸用力捅进去。

啜泣第一次从连织嘴里溢出，饱胀得连头皮都要爆裂开，他却次次插到底部，凶得无法再进。

整个房间都是喘息和嚤哼，男人下巴淌下的热汗飞溅到女人胸前，烫得要灼烧皮肤。

她指甲在他颈上挠过一道又一道，像是对自己沉沦的清醒和抵抗。

….

0270 下卷 143，知不知道她是你的谁

沉祁阳不在宴会厅。

沉母交际一圈下来，发现儿子已然不在，起初她没在意，而后等着高靖傅珩都回到席间仍然不见去向，她才察觉了丝古怪。

这时后知后觉扫视了下四周，连织也没在场内。

像是一颗石子投入河底，起初的动静足够小，悄无声息。可随着涟漪越大，心头的慌乱也悄无声息扩散开。

连着顾夫人都察觉出她几次心不在焉，忙问怎么了。

沉母摇头，但笑容很勉强。

哪怕有可能只是巧合，连织大有去处，沉祁阳更不是愿意拘泥在这方寸之地的人。

可但凡有一丝往那处想，沉母便能失了理智。

她先是着人去问傅珩，沉祁阳的去向。得到的回应是不清楚，刚才还在这喝酒呢，回来就没见人。

又悄无声息找来了客房部的公关经理。

沉母身份特殊，其他人不敢怠慢。

公关经理甚至挨个在对讲机里询问，谁都不敢放过，最终得到某个侍者的回复，说沉家大少爷因喝酒，已经拿了房卡去行政套房休息了。

沉母面上没露出半丝异样。

“他房间的卡给我一张。”

各套房只有一张房卡，其余皆是由总卡控制。

公关经理也不敢问缘由，忙将总卡递了上去。

沉母面色从容，气质沉静，百年世家里面沉淀出来，不管做什么说什么都不会让人觉得半丝突兀。更可况沉家大少爷是她的儿子，关心看顾实属应该。

可沉母转身，于走廊无人处脸色却陡然白了，甚至心慌意乱得在墙上撑了一道。

千万别是她想的那样。

但噩耗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刚走过一段电话便响了，是派去调查沉祁阳除夕那晚行踪的人打给她的。

“太太，大少爷除夕那晚似乎并未同江家高家那几位少爷聚在一起。”

他说据马路上的监控显示，没见着凌晨大少爷的车从会所出来。

晴天霹雳。

沉母几乎恍惚得腿脚发软。

再往前走似乎带着既定答案一般，她一直拒绝去撕开的面纱终于在这刻碎得鲜血淋漓，沉母嘴唇颤抖着，眼里已经涌出了泪水。

前方是儿子与女儿的死路，后退是装聋作哑。

可到了这刻，还要如何装聋作哑，今日察觉的只是她，可若是来日发现的是老太太，是沉父。

她不敢想后果会是怎样？

楼道铺就的地毯呈暗色青花图案，除了昏沉的灯光，再无其他光亮照进来。

沉母这生光明坦途，从未走过这么条黑暗的长廊，仿佛黑黢黢永无尽头。

她在头晕目眩中不由得想起于童年时惊世骇俗之闻。

那时来自于梁老爷子的母家，虽然子孙开枝散叶多代，但到底都是梁家后人。

沉母也能遥称一声姑婆，过年走动只见她头发花白，老年伶仃。明明六十好几的人却满头花白，满是岁月的痕迹。

老太太无意告诉年幼的沉母，说这位姑婆不是无儿无女。

只是这对儿女被各自送往了美国和奥地利，永远不得再回。

沉母问：“不能再回，为什么啊？”

大抵是见不得光的事，老太太不愿多说。

后来沉母才无意得知她姑婆的这对儿女相爱，还偷偷生下孩子。虽然彼此是二婚家庭没有血缘，但族谱上是板上钉钉的亲兄妹。

这是事实！

后来妄图用他人的婚姻掩盖乱伦更是惊天丑闻。

沉母到现在都还记得老太太那天的话。

“这人和畜生最大的区别便是知道伦理纲常。”

老太太一向仁慈，连对着犯错的佣人都不会大声责骂。

可那天谈及此事是鲜见的沉了脸色。

名义上的兄妹尚且如此，可沉祁阳和思娅是亲姐弟啊！

沉家和梁家上三代都从没出过这种惊世骇俗之事，为什么她的一对儿女会这样？

沉母站在套房门前，眼前模糊一片，一时分不清脸上是血还是泪。

可她到底主管沉家多年，比起母亲这个角色，同样也懂得如何去收拾局面。

沉祁阳身份特殊，还要背负生来的使命去支撑沉家。

而思娅…思娅要怎么办啊？

沉母擦掉泪，眼里流露出来那一瞬间近乎冰冷。

她将房卡置于门前时，像是带着托起两个家族的重量，打开门，进去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关上。

然后静等着她刚刚才实现不久的儿女双全梦碎裂。

意料之中的，卧室门微阖着，一道金边自门缝漏了出来。

她明明再无勇气查探任何，身形却晃了一晃，缓缓推开了那道门。

于灯光明亮处，沉祁阳一身浴袍背对着她，脖颈还留着暧昧的痕迹，似将谁逼在墙角。

他扣住她的下巴就要吻下。

然而身后那丝脚步声传入他耳里，他飞速将女人的脸摁入怀中。可脸摁住了，其他地方挡不住。

譬如裸露在外的细长双腿，无一不带着想入非非。

沉祁阳眉眼凛冽，带着警告回头扫过来，又瞬间舒展开，有些无奈。

“妈，你——”

“沉祁阳你在干什么？”

相比起他摆在脸上的恣意和餍足，沉母却几近崩溃般，连着声音都瞬间尖锐。

“你疯魔了是不是！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她是你的——”

后面的话突然卡在了喉咙，连着沉母脸上的崩溃也戛然而止。

因为埋在沉祁阳怀里的女人突然抬起头，是张清秀干净，盯着对方时很让人有保护欲的一张脸。

和沉母年轻时的美丽，乃至和现在思娅举手投足间的惊艳完全是两个类型。

沉祁阳此刻也大方松了手。

漆黑幽戾的眸子将沉母的反应悉数纳入眸底，却足够松弛，不以为然。

“妈你刚才说什么？”他微微挑眉，“她是我的谁？”

——

难得的三更，晚安了。

0271 下卷 144，会保护好她

失控的理智和崩溃一旦回笼，有些还没脱口而出的话就显得荒唐兼可笑，尤其是对面沉祁阳剑眉横挑盯着她，眸色幽幽。

更显得沉母刚才的尖锐十分可笑。

来之前她在琢磨什么来着？

神经几乎崩溃到衰弱和恍惚，以为儿子和女儿有些什么，甚至在推开门时连后路都安排好了。细到每一步，都得毫无风声泄露。

如今那口气如今哽在喉咙不上不下，寻常人只怕都能呆愣在原地，一时间找不到语言。

可沉母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取出丝巾恍若擦汗那样擦掉眼角未溢出的泪。

她正色道：“不和妈介绍介绍？”

沉祁阳嗤笑了声。

“沉夫人，您这上赶着求介绍的画面可真够渗人的啊。”

沉母当做听不懂这臭小子的奚落，等着他的后半句。沉祁阳手往旁边姑娘肩膀一搭。

“栗柔。”

他微抬下巴，面色沉静如水，“我母亲，梁芸如。”

“阿姨好。”

女人声音温柔得像风一样。沉母哪怕还有半点尴尬，此刻也烟消云散了。

她仔细瞧了姑娘好几眼，说今天认识的场合太过唐突了还请担待。得到回应后扬唇微微笑了。

明显多了股亲昵的味道。

她又问沉祁阳，带着他人不懂的如释重负。

“所以除夕那晚你和人姑娘在一起，那你还骗我和你阿婆。”若不是有旁人在这，沉母肯定巴掌招呼上去了。

沉祁阳已经退去了边上。

相较于这边越看越欢喜的“婆媳俩”，他斜靠在墙根，更像是个外人。

他“啧”出声，语气不耐烦。

“沉夫人，您儿子是什么囚犯吗？前后还得牢您兴师动众地查。”

“那还不是你自个遮遮掩掩。”

“阿婆那架势听着点风吹草动都恨不得八抬大轿往家里抬，我犯得着吗？”

说得在理。

沉祁阳这些年没在男女情事上让人抓着半点罅隙，前些年因为其他孙子辈的在美人关上出过大错，老太太还欣慰沉祁阳是个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然而二十多年仍然不见半点风声，宽慰变成了着急，都快成望眼欲穿了。

沉祁阳此刻双腿交叠，懒靠在墙上，英俊深邃的面容尽数掩在阴影里，像是没了所有兴致。

他脖颈还带着几道抓痕，沉母有心想要教训这臭小子几句，但明显场合不对。

她不动声色看了眼，阳台门窗紧闭，黑得什么也看不见。

“看到你姐了吗？”

“我哪知道，刚不是在给孟家新娘子当证婚人？”

沉祁阳一抬眸，就见沉母扭开了外边的门窗。

他太阳穴一跳一跳，跟上去的动作却仍旧漫不经心。

“瞧什么呢沉夫人？”

阳台外空空如也，只有窗帘不知拍打在柱子上，带起一阵凛冽寒风。

几秒凝滞出现在男人漆黑的眸子。

沉祁阳站她身后，语气玩味，“看你这架势，难不成以为你儿子同时玩几个——”

话没说完，沉母用力拍了他的背，骂他没个正形，什么话都敢说。

沉祁阳也笑笑，痛得齙着牙摸了下背。

然而隐藏在男人玩世不恭的面容下，却牵张得如一张要随时断裂的弓。

卧室自然不是聊天的好地方，沉母将栗柔拉到客厅的时候。

沉祁阳已经兀自去往卫生间里去。

出来时浴巾被他扯下，穿戴完毕，外套被他随便披在身上。

几步就要出门。

沉母：“去哪？”

“送人离开呗。”

沉祁阳站门边，唇角的微笑闲散不羁，“这都几点了，沉夫人你是熬夜大户别耽误人家。”

得，还体贴上了。

但进了这道门，又见到儿子一直藏着的女孩，沉母自然是不愿意走的。

她将栗柔拉坐在沙发上，问她今年多大，家里就她一个吗？

什么时候和这臭小子认识的，他脾气不好还请她多担待，要是沉祁阳敢发火让她受委屈，她这做做母亲的给她讨公道。

栗柔也垂头一一回答。

虽然容貌并不过分出挑，家里也是普通的书香门第，但胜在落落大方，温柔小意。刚柔并济有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像沉祁阳这样横冲直撞，张狂不计后果的，必定不愿为谁改变。

就得这样温柔似水的女孩来两相克制。

沉母有时候私心的想，若这混小子不愿为谁折腰，那么就只能找到个迁就他的。

模糊的儿媳框架在见到栗柔后终于像是有了实体，哪里都和她想的一模一样。

沉母自然是越瞧越喜欢，和她说起了沉祁阳小时候，又问她之前的一些求学情况。

沉祁阳几次要走都被沉母叫住。

他走不能走，可心思早已不在这，听到沉母问这些琐事更是嗤笑道。

“妈，你查户口呢？”

“你闭嘴。”

沉母又笑看着栗柔，“祁阳还有个姐姐，你和她都喜欢莫奈，她性格也是外柔内刚，你们碰见了肯定有很多的话可以聊。”

只一句，让沉祁阳所有的伪装几近龟裂。

像是有把美工刀沿着他紧绷的手臂一直裁剪上来，那瞬间的疼痛和鲜血淋漓涌上来。他转而望着窗外，下颌却咬死了。

他亲口说的会保护好她。

就在这个房间，就在几分钟之前，就在她眼底的戒备逐渐碎成小冰渣的时候。

可不过半刻，他那些承诺都像是个耳光重重扇了回来。

真他妈打脸。

她外套还在大厅侍者那里保存。

阳台外已经不见她的身影，外面寒冬隆雪温度接近零下，沉祁阳捏紧拳头，都不敢想她一个人要怎么办。

沉母问完后让栗柔有空来家里做客，加之想起大厅估计几位太太在等她。

她才起身离开。

门刚关上，房内气氛突然变了。

哪还有半丝狎昵，不过是任用和被任用的上下级。

栗柔起身，恭敬道。

“沉大少爷。”

“去卧室，明早再出门。”

沉祁阳没看她，言简意赅，“记住，不管听见什么动静都别出来。”

沉母既然心细查到这，难保不会叫人在外面守着查看真假。

“是。”

栗柔本来也是受人吩咐，自然是说什么便做什么。

她刚要转身，身后男人紧绷的声音传来。

“还有，回去帮我谢过你们宋总。”

说着感谢，话里却无半分谢意。沉祁阳喉头滚过时像是在落刀子，结仇那么久，宋亦洲果然知道如何灭他气焰，让他清楚意识到自己连喜欢的女孩都护不住。

栗柔点头应是。

豪门有些秘密是不能为人所知的，只是连她都忍不住猜测，连宋总和沉家大少爷要保护的那位女孩子，到底是谁呢？

卧室门一关，栗柔听见沉闷两声。

只是任凭她如何猜想，都猜测不到沉祁阳打开阳台门，直接从栏杆上翻跳了下去。

酒店后花园积雪足厚，已经变成了冰。

连沉祁阳手肘撑地时，手掌都在冰碴上刮过一道，他在黑暗里寻找，几乎不放过任何痕迹。

边角处那道滑溜的冰面延伸到尽头成了碎渣，像是有人跌下来时重重摔了一跤。

沉祁阳心揪成什么似的，打连织电话没人接。她今晚一身毛呢裙，身上又没带包，手机必定是和外套一起给了侍者。

他一路沿着后花园找人，都没见半分踪影。

她不可能回宴会之上，没有电话在身必定也无法找人帮忙，唯一的可能便是……

沉祁阳黑眸幽灼，像是深渊在其间翻腾。

用酒店里停着的库里南必定会惊动沉母，沉祁阳将电话打给了心腹汪唐。

几乎一路赶红灯，十分钟后迈巴赫停在了枫叶酒店外。

汪唐下车的时候，才发现沉祁阳手掌在流血。

“大少爷，你的手——”

“不碍事。”

沉祁阳黑眸熠亮，落在他身上的眸光却是不容置喙的。

“今晚酒店监控你去处理，记住，不能让其他人拿到。”

沉祁阳的命令汪唐一般不会多问。

刚点头应是，男人已经坐进车里，车子飞速消失在街头。

*

半小时前。

床上弥漫着久久不去的奢靡气息，连织浑身痉挛着被他拥进怀里，意识模糊间只有他沉沉的呼吸。

不知过了多久。

床边的电话却响了，告知沉祁阳沉母在查除夕那晚他的去向，会所里都来旁敲侧击问过。

他的眼线一向四通八达，会所那些人都是人精。大抵是觉得这事可大可小，最后选择告知。

而不过几分钟后。

门被扣响。

门外站着个不曾谋面的女人，对沉祁阳道。

“沉大少爷，我是宋总吩咐过来的，叫栗柔。”她道，“他说沉母大概还有两分钟就到，您可能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

0272 下卷 145，放我下来

从半空跳下来时，求生意识总是先于正确训练的方式。

连织企图用脚支撑着地，但脚腕却狠狠挫过木从里的雪碴，剧痛袭来，她半边身体都麻了。

她坐在角落处好一会痛得不敢动。

寒风彻骨，呼啸而来。竟分不清到底是更冷还是更疼。

连织飞速从地面上撑起来，撑着墙踉跄往前走。

沉母既然怀疑到要去调查除夕那晚，难保不会找人到处围追堵截，她待在这里根本不安全。

而以连织的性子更不可能在阳台等死。

酒店夹道里四处都是草丛，到处都有情节阿姨扫进来的残雪。

雪化成冰，高跟鞋踩上去连着好几次踉跄，受伤脚腕此刻如同针扎般。

寒风汹涌，连织脸被冻得通红。

呼吸的寒气如雾般缭绕在半空，冷得刺骨，短短一段路她走得很艰难。

无人求助，也不能求助。

宴会厅里全部都是和沉母相关的人，她这无异于自投罗网。而手机刚才落在了大衣口袋，哪怕想找自己的人都没有办法。

她只记得陆野的电话，可人此刻在重阳千里之外。

周遭黑影如同噩梦般在连织眼前乱晃，像是这半年活在虚妄里所受的关怀，疼爱，庇护，甚至得天独厚的宠溺。

在针刺了道口后终于轰然碎灭，瘪下去的烂气球里才是她真实的人生。

连织疼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可即便再疼，连织步伐也未暂停分毫，她背脊反而挺得直直的，连着痛苦也一一吞咽了下去。

像是要用这种痛提醒自己，打醒自己。

她不过是冒认的沉家假女儿，是怎么敢和沉祁阳纠缠的。

这条路再往下于她是死路。

大抵真的太冷了。

刚才还在沦陷的一颗心渐渐冷若寒霜，她的脸上在不曾察觉中一片湿濡。

路灯太暗，树影浓密，毛呢裙摆下右脚腕已经青紫。

她想在这条路上自舔伤口，同时想清楚后面怎么走。可转角处倏然走来一道黑影，四目相对间，他手中的黑色大衣突然将她兜头裹住。

只有苍白湿濡的脸蛋掩在外面。

冻得发紫的嘴唇紧抿，睫毛上还带着点点晶莹。

“还好吗？”宋亦洲问。

明明是问句，却无半丝疑惑。他沉沉如雾霭的眼眸里几近冰凉，像是早已猜到她会如何会狼狈在这。

连织无端感到莫名的恼怒。

她这辈子那么多狼狈的时候，凭什么都要被这个男人看笑话。

“很好。”

她抿紧薄唇，挺直腰杆，成了道倔强的弧度，“宋总你呢，怎么会在这？”

“宴会太吵，出来吹吹风。”

宋亦洲隔着夜色看她，“你呢？”

“我当然也是。”

宋亦洲忽而薄唇溢笑，那笑却指不定什么意思。

“吹个风不小心从二楼跳了下去，看不出来沉小姐飞檐走壁的功夫也一流。”

连织忽而恶狠狠瞪他一眼。

她很确定若是恨意和讨厌能量化，对面男人脸上绝对挨她几道血爪子。

但此刻明显不是吵架斗嘴的好时机。

取暖解决了，腿部的疼痛却时刻拉扯着她，她要去找医生。

“宋总可真幽默，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她道，“你愿意吹风我就不打扰你了，不过宋总能不能别老别无声无息出现在别人身后，得亏我没有心脏病，不然早晚被你吓死。”

宋亦洲垂眸看她。

她长发掩映在大衣里，只有巴掌大一张脸蛋隐匿在黑暗里。

明明小得能随时被吞灭，那双眼睛却瞪得大大的，明亮且不服输。

她像是要用这种方式和他拗着，哪怕自舔伤口，也绝对不会丢弃骄傲，软下来向他求助。

而蓉城那个随时示弱，随时讨好的姑娘不过是她的伪装。

转眼连织已经迈动步子。

钻心之痛，痛得她已经咬紧牙关，几步之后甚至往旁边踉跄了下。

她正要支撑上旁边的树干，身体却整个轻盈。

宋亦洲打横将她抱了起来，迎风大步往外走。

寒风中，他凛然的眉眼近在眼前。

一双手臂却搂得很紧。

“放我下来，不要你管！”她道。

她莫名来了脾气，眼眶发红。

“别动。”

所有挣扎悉数被他压制在双臂下，宋亦洲低眸看她，薄唇紧抿显然也忍耐到极致，“如果你不想我抱你回宴会上的话。”

她没再动了。

飘飞的小雪粒落到她脸上自动化为晶莹，只有那抹隐隐约约的湿痕还在。

——
二更晚安。

0273 下卷 146，疼就咬我

宋亦洲带她去的金沙苑购置的别墅，之前他腿受伤连织跟着商函之还来这里看望过他。

家庭医生随后就到，检查连织脚踝的伤势后当即表示惊讶，说她这是踝关节在外界暴力作用下导致错位，只是当时就应该剧痛难当，她是怎么还能继续走路的。

医生经验足，脚踝错位不会导致局部青紫，她这明显是拖着腿走过好长一段导致的。

连织垂着头，没有太多表情。

大抵是所有情绪刚才都发泄完了，此刻安静得过分。

只有睫毛不时还在颤动，其余整张小脸都泛着疼痛过度的白。

宋亦洲自始至终在旁边陪着。

“先帮她止痛。”

医生说会马上开始帮她进行骨头的复位，然后再消炎镇痛类药物。

“复位的过程会有点疼。”医生犹疑道，“宋总，还麻烦您照顾一下沉小姐。”

有点疼是多疼，她可是被武术教练一拳打得头晕目眩还忍下来的人。

可当医生拿起连织脚踝，她浑身冒冷汗，呼痛声压抑在打颤的牙关里。

眼泪瞬间就冒出来了。

医生却还握着她的脚尖，左右转啊转。

连织捏紧沙发凳子边缘，若不是旁边还有两个护士，她只怕真的要放弃情绪管理，咬牙大哭。

这时一只大手将她的脸拨了过来，不带任何狎昵的，连织埋入一片温热里。带着足以让人困倦的松木气息。

“疼就哭。”宋亦洲低声，手掌放在她脸侧自始至终都没有挪开。

“也可以咬我。”

古声古色的书房里，男人半倚着沙发，脸低垂着只盯着怀里的人。

连旁边的护士都看不清他的神色。

西装外套早在进门时就被他脱了，此刻隔着件布料柔软的黑色衬衣。

连织脸埋于他的小腹处，清晰感知随着呼吸起伏，如块垒般的腹肌次次碰上她的脸，柔韧火热。而是谁疼痛的眼泪颗颗掉落在衬衣上，腹部一片滚烫的湿濡，让他薄唇紧抿，眼眸暗了再暗。

咬是不可能的，连织才不愿意做亏欠他的事，让他看笑话。

她疼得脑子发懵，反复回忆自己这半年赚了多少钱，而钱悉数投进江南养老项目里她又会赚多少….

脚腕钻心痛猛地传来，呜！好疼啊。

她咬紧牙关，眼泪瞬间不受控制了。

两个护士在旁屏气凝神，就见宋亦洲扣着沉小姐脸蛋的手挪去了她后脑勺，一头柔顺长发扣在骨节分明的指间竟别样合搭。

他俯下身子，在她耳边低语着什么。这画面男帅女美，脸蛋微微擦过时竟让人看得脸红心跳。

而关节复位那刻，沉小姐一口咬上他手掌。

大抵是极为温柔的安抚，谁曾想在杂志上不苟言笑的男人也有这一面。

处理完伤口，开完止痛药，医生交待了其他注意事项便离开了

。

而连织狠狠地扯着沙发上的丝绒布，眼睛莹莹亮要擦出火星来。

刚才宋亦洲在她慢条斯理道。

“还欠我一千万，准备什么时候还？”

连织瞬间忘了疼痛，报复性狠狠咬上他的虎口。

狗男人，时时刻刻不忘催债。

送走完医生，比如她若有若无瘪着嘴，如鲠在喉的模样。

宋亦洲却像是记性不佳忘了所有事，镇痛药他不假手他人，取完热水后就放在她旁边。

偌大的书房，就他们两个。

因不够自知而落难的假千金，和正好旁观一切的伪猎人。

渐渐连织像失了所有情绪，只呆呆地坐着。

“我想回去。”

细听她鼻音里面带着丝颤，比起推卸责任和发脾气想后路，此刻连织只是疯狂的想家。

想回去看看银行卡里的数字，还有正在做的项目能带给她多少收益。

只有赚到的每一分钱才能够带给她落地般真实的安全感。

宋亦洲知道她说的家不是沉家，不是紫荆山庄，是那个坐落在商圈里不过百来平米的房子。

她如同受惊的雏鸟，迫不及待寻找安全感。

而那被布置得满满当当，连棉被都是香香软软的屋子才是她真正的家。

宋亦洲看她片刻，眼睫缓缓垂落。

“嗯，待会就送你回去。”

连织缓缓点头，泪干涸了人就容易困倦，瞌睡正要上来。

下一瞬，她冰凉的左脚落进男人宽厚手掌中。拖着残废的腿在雪中走了大半天，连织脚早已凉透，还沾上了脏脏的碎屑。

宋亦洲握着她的足尖，用毛巾一一擦过。

都说凉从脚起，暖自然也从脚心而起。

男人低着眉眼，足够慵懒的氛围里，他手掌温度远远不断传来，连织仿佛跌进他包裹的温暖里。

她嘴唇抿了抿。

“谢谢你。”

“谢我什么？”宋亦洲忽而抬头看她。

眼神淡，眸光却很深。

有种人的眼睛就是能如此洞察世事，连织仿佛能从他那意味不明的目光里看出深层次的含义——

谢你和其他男人滚床单，然后我帮你善后？

连织刚熄灭的怒火又蹭蹭蹭被他点燃。

“你说谢什么就谢什么。”

哪怕是坐在沙发上她背脊也挺得直直的，像是只扎手的野玫瑰，她固执道，“只是宋总没有你我也能善后，也能想到办法全身而退。种什么因结什么果，我能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

宋亦洲笑笑，像是完全认可她这种说法。

说的话却是模棱两可。

“我以为你好不容易走到这，应该是不允许自己半分走岔才是。”

这话有歧义，好不容易或是她求学创业的一路曲折。

抑或是她步步为营成为沉家千金。既然苦心经营做了沉家大小姐，又怎么会和沉祁阳纠缠。

他总是有能力戳破她的虚张声势。

可狼狈成这样气势上已经输那么多了，连织哪还愿意干坐着被他嘲笑。

“走岔又如何，拐回来便是。什么是正道，什么是歧途，宋总就能保证这辈子每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吗？”

她道，“你知不知道老是看穿别人很讨厌，老是似笑非笑，皮笑肉不笑给谁看啊。既然你有这洞察人心的本领干嘛不捐躯给国家，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的是，再不然去当商业间谍，以宋先生的本领架空整个国家也不是什么难事！”

巴拉巴拉吐槽了一大堆，说到后面都快忍不住人身攻击。

宋亦洲还握着她的脚，目光深深地看了她一息，似有些无奈，声音略沉。

“连织，柿子专碰软的捏？”

他道，“今晚陆野若是在这，你也打算说这番话怼他？”

连织还未理清为什么他说自己是软柿子。

就被他后半句猛然一刺，像是气焰十足的气球骤然瘪了下去。

0274 下卷 147，去找更适合的人

他看出来来了。

看出这一切乃至和沉祁阳的纠缠陆野毫不知情，而沉祁阳大抵也是不清楚陆野的存在，才会将所有敌意通通瞄准他宋亦洲。

连织脸色通红，拗得纤细的脖子更像是外强中干。

她就是还没告诉陆野。

不管宋亦洲是不是要拿着这些把柄威胁她，可到底把她的心思看得明明白白。

凭什么啊。

宋亦洲刚将她的脚塞进拖鞋里，她就一踢脚，鞋子顿时飞得老远。

四目相对，她盈着水雾的眸子瞪得大大，像是凶悍得很。

宋亦洲什么都没说，起身捡回给她穿上。

第二天依然被连织踹飞。

男人也纵着她的性子。只是还要旧计重演，宋亦洲终于摠住她脚，不耐“啧”了声，像是不懂这姑娘脾气这么大。

“再踹你今晚甭想走了。”

连织：“你小心我报警。”

“你报。”

男人眼神足够耐人寻味。连织这才捉摸过来报警不过她吃亏，届时全城闹得沸沸扬扬，她和宋亦洲的关系可就不仅仅沉家知晓了。

宋亦洲看她安静下来，将她脚缓缓放进鞋里。

“没人能保证自己的选择全对，只有遗憾与否，放在这个层面来看，我错得一塌糊涂…”

连织觉得他说话简直颠三倒四，反应了会才想起是对她刚才质问的解答。

【宋总就能保证每个决定就是正确的吗？】

不是….

若是早能明白过来这段感情于他这么难忘，当初决计不可能说什么各自珍重，来日方长。

因为要给她穿鞋，宋亦洲蹲在地上，隔着不远的距离注视着她。

“既然你说走岔又如何，拐回来便是，为何不给旁人这样的机会？”

他微敛神色，温柔眼神之下似乎有着更为深沉的含义在。

男人的问题永远一语双关，但在他深深注视下，连织突然觉得陷入沼泽里，莫名有些喘不过来气。

蓉城的记忆涌回，她做过他的秘书，不短一段时间。

那些虚与委蛇里交付的，何曾没有彼此的真心呢。

他是如此郑重其事告诉她，他从没忘记。

他们躲过暴乱，揍过人，来去匆匆的街头如生死赌徒般赶上了最后一班缆车，也在最最失控的情动里。

他吻上她的唇，说要不然解除婚约吧。

解除婚约，然后来完完整整的爱她。

有些情动初时无知无觉，过后才懂轰轰烈烈。

连织眼睫凌乱眨动，忽然不敢和他对视。

更不敢去回答他模棱两可的提问。

书房门却在这时猛地被一脚传开，哐当剧烈一声，昭示着来人的着急。

连织扭头看去，沉祁阳一身风雪站门边。

他呼吸起伏，看到她那瞬眼神怎么形容呢。

像是劫后余生，雪山滚滚崩塌，又在瞬间安然静止。

明明宋亦洲还站旁边，他大步过来，谁也没看，什么也不问。

只一眨不瞬地盯着连织。

她右脚腕缠着好几圈纱布，比旁边只脚不知道肿多少，像是折断翅膀的企鹅。

沉祁阳没敢碰，只看着她。

“我带你走？”

连织点头。

一个什么也不问，一个什么都不说。

宋亦洲更是没有阻拦的意思，只在沉祁阳抱起连织说半个月之内，都不能让她右腿借力。

“谢了。”沉祁阳下颌紧绷，抱着连织就走。

他不问宋亦洲怎么发现，怎么部署。彼此明白这声谢比杀了对方还难受，但该说的还得说。

他浑身好凉啊。

连织拽着他的袖子，只觉得寒沁了，像是沾着深夜的露风尘仆仆而来。

下楼的间隙，彼此都没有说话。

没找到她之前沉祁阳一颗心如油煎火烤，恨不得两耳刮子煽自己脸上。

可找到后更是动不得碰不得，更是害怕她一句话判他死刑。

更是没法安然投去一眼。

突然，袖子处传来轻微的拉扯。

沉祁阳倏然停下脚步。

“我想去除夕放烟花那晚的摩天大厦。”

“好。”他收紧手臂，很用力地将她搂着。

沉祁阳垂眼，今晚找到她后，第一次认真地细瞧。

刚才书房光黯还不曾察觉，如今下楼颠簸中，她疲倦的脸蛋干涸的泪渍隐隐约约。

沉祁阳眼瞳缩了再缩，只觉得那几道痕迹像是在他心上拉开的血口子，痛得无以复加。

夜晚的京都畅通无阻，经过沉祁阳打点，从摩天大厦停车场上去不曾见有任何侍者。

套房内灯火通明，只是令人怦然心动的烟花早已不复存在。

沉祁阳将连织抱坐在腿上，这才仔细查看她的伤势。

“疼吗？”他问。

“最开始有点。”连织轻声道，“现在好多了。”

“对不起宝宝。”

沉祁阳捧起她的脸，额头相抵，声腔近乎急促。

他说今晚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保证。

去宋亦洲别墅的路上，驱车 20 分钟，速度将近一百五十迈。

沉祁阳打了几个电话，将今晚沉母看到的故事版本完善得天衣无缝，包括除夕夜那晚的具体去向，和栗柔“相识相恋”留下的证据，合成的照片随之而来。

沉祁阳私下用人早不经过沉家，哪怕沉母之后去查也找不到半丝罅隙。

今晚的意外像是耳刮子狠狠煽在沉祁阳脸上，嘲笑他的志在必得，成竹在胸都他妈是个笑话，而为之付出代价的却是他心爱的姑娘。

沉祁阳都恨不能杀了自己。

他料想到连织必定有好大的脾气等着他，之前从阳台翻进她房间连织就揪着他耳朵凶巴巴的，其实一点都不疼，沉祁阳不过是在逗她。

今天若是能让她消火，哪怕让她把耳朵揪下来，沉祁阳都心甘情愿。

但连织自始至终很平静，平静得仿佛不是她。

她问：“今晚的酒店监控…”

“监控我找人处理了。”沉祁阳道。

连织轻点头。

她一直没看他，可即使不看都能感受到男人漆黑的眼眸一直紧紧攥着她。

像是犯错的狼，此刻因为心甘情愿成了只可怜巴巴的狗狗。

“其实我不爱星星，那晚说要你摘星星的话都是开玩笑的。”

连织嘴唇动了动，话出口之后，后面要说的都容易很多。

她任由他以最亲昵的姿势搂在怀中，说星星啊月亮什么的，都太不切实际了，真的摘下来又能怎么样呢？

不能吃不能卖的，别人看到流星会想着如何许愿，而她只会利用这点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挣点实际 money。

“我知道…” 沉祁阳手臂更用力地收紧她的腰。

他知道她一直都是个实际主义者。

太多女孩子都会索要鲜花和礼物来证明另一半的爱意，可连织不会，她像是根本没有这种意识。

送她礼物都不能送现成的，不能送累累财富。

那不是从她手里变现出来的，她不会多看一眼。

阳台落地窗隐约倒映着他们相拥的画面。

沉祁阳忽而想到寻常男人哄女朋友会是如何，自然是极尽铺张浪漫，恨不得把能送的都送出去。

傅珩之前哄某任女友，圣诞夜包了几架直升飞机的花瓣纷纷扬扬往下落。

在万人艳羡和起哄中，小女友终是原谅了他。

那时沉祁阳嗤笑了声，冷眼旁观这场无聊闹剧。

可如今这些人前热闹，轰轰烈烈的哄，他都没法给她。只能在无人的角落，让她和源源不断的冷清做伴。

那一瞬间，沉祁阳心扯得揪疼。

突然，手心传来冰冰凉凉的触感。

沉祁阳低眸。

大衣和包包早由宋亦洲一并从酒店带了出来，连织取出那条放于夹层的星星手链。

她嘴上说着要丢，其实一直留着呢。

放在包包的秘密口袋里，嘴上给自己找的借口提防别人瞧见，可却被她保管得那么好。

连织打开他的手掌，放于他的掌心。

四目相对间，不知怎么明明已经想好一切后路，她眼圈竟然不受控制发红。

“星星那么美，我不喜欢不代表其他女孩不喜欢。”

她道，“去找真正适合它的主人吧。”

沉祁阳的心在一瞬间跌入冰窟。

“什么意思？”

——

太困啦，来不及细改。

明天再来细细雕琢下，晚安。

0275 148，疯魔

大厦顶层不仅远不及那晚热闹，更是不及那晚繁星隐约。

窗外黑云滚滚，像是要吞噬天地的气势。原来好天气会终止，
好运也会终止。

连织抿着唇，没再说话。

已经暗示得很明白了，还能讲什么呢？

怀里明明温软依旧，沉祁阳半边身子都僵了。

他薄唇抿了再抿，抬起她的脸，认认真真看着她。

“说清楚。”

大抵是男人目光太过迫人，连织轻吸口气。

“如果今晚没有那个女孩子帮忙，消息没有及时传到你的电话里，就恰好在那个当口，是妈开门进来，你清楚后果是什么吗？”

“我知道。”

沉祁阳毫不犹豫，声音狠硬，“那就趁这个机会让完完全全告诉她，男未婚女未娶，谁说不可以。伦理纲常都是人定，没有伤天害理谁敢指着我们说不行。

他毫无粉饰太平之意，嘴角弧度甚至有些苦涩，字字句句。

“以为我会牺牲你，或同意让家里牺牲你，我怎么可能？”

他真的是疯魔了。

连织本以为他还有伦理纲常约束，没想到连这种话他都说得出来。

震颤之色浅浅地掠过她的眼睛，却并没有停留多久。

她还有理智。

她假千金的身份就像是颗待爆的雷，沉父和梁老爷子得知她和沉祁阳的事情雷霆震怒后，会不会重新翻找她身份的罅隙。

假的成不了真，她在沉家已经够如履薄冰，不能再担任何风险。

而知道她是假千金的沉祁阳还会再护着她吗？爱情的宣言只在相爱时才作数，比起那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她的欺骗和步步为营才是实打实。

连织告诉自己现在就很好，她还是他的姐姐，是沉母梁老太太护着的心肝宝贝。

“你愿意那么做，我却不愿意。”

连织道，“沉祁阳，不是谁都能像你那么肆无忌惮。

人活于世所有快乐和烦恼都来自于群居，我很俗气，现实，甚至畏首畏尾。我在意身边人对我的看法，我享受站在高台上他人的艳羡敬仰，我也很乐得做阿婆的好孙女，妈妈的好女儿。”

“反抗世俗是逆行，路这么难走，我跟不上你的。”

她摇头，手从他掌心缓缓抽了出来，那瞬间沉祁阳心空了。

几乎是强硬的，不容抗拒地握在手里。

“那就不让他们知道，不让任何人知道！”

细瞧男人下颌紧绷。

他是最擅长戴面具的人，老爷子教授他最成为的商术便是如何微笑着掐断别人命脉。可这是第一次，男人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急切。

沉祁阳手扣着她的脸，低喃。

“你不想让别人说闲话，不想被人非议，那我们就像现在这样。今晚的事情不可能再发生。在家我和你保持距离，也不像以前那么放肆好不好，宝宝。”

他哄人的时候像是要把一切都捧上来送给你。

连织默然地凝视着他。

“这种状态不可能持续一辈子。”

她说人每个阶段对情感的需求完全不同，他如今这么趋之若鹜，是因为才进入一段感情，哪怕费劲周折于他而言都是新鲜体验。

“可新鲜早晚会过期，等东躲西藏烦腻了，你也渴望能在阳光下牵着她出去，带她去见你的朋友，带她回去见阿公阿婆。某个阳光极好的下午，你也会因为和她走入婚姻殿堂而感到幸福，会因为她在人前的偏爱和依恋而疲劳顿消。

她轻轻地摇了下头，“而这些，都是我永远没办法给你的。”

同样，沉祁阳也没法给她这些。

沉祁阳听着她叙述他和另一个人的点点滴滴，语气平静得仿佛局外人。

就在他善后发疯找她的时候，而她已经地做好了决定要断尾。

而他沉祁阳就是那根她不要的尾巴。

她怎么能那么说，怎么能用这样的语气！

平静且毫不动容。

这并不是连织第一次麻木割舍，大学她谈过极短的恋爱，对方相貌条件都超好，但却背着她劈腿其他女孩。

那时的连织也是将所有悲伤隔绝在外，只冷冷甩对方两巴掌，宣告关系结束。

她早已习惯遇事感情在后，利益在前。

沉祁阳眼里突然迸发一丝狠意。

“你知不知道你描述的这段关系什么意思，你说的那些太虚无缥缈了姐姐，我和你实际讲讲你让我别人一起的画面。

他摩挲着她的下巴，扯唇，“我也会为博她一笑全城整夜的放烟火，她若是喜欢什么全城都翻过来我也得给她找到，谁敢让她委屈我必将让对方十倍百倍奉还…”

这些轰轰烈烈的确都是沉祁阳会做的事，他偏爱谁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连织被他激得脸色苍白，视线挪到另一边。

沉祁阳却不让她躲，手困住她的脸颊，“哪怕至亲如手足，也永远在走一条越来越远的路，沉家上下二十多个弟妹，梁家更是数不胜数，有些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你以为做姐弟是像我们如今这样，互相照应，常常相伴，怎么可能？以后们会越来越陌生，我会牵着你所说的那个女孩子到你面前，让他叫你姐。”

他吸紧脸颊，眼里似有恨意涌动。

“我会把对你做过的事全部对她做，会亲她吻她，会抚摸她的头发，甚至整夜整夜地和她做爱，用之前我们那些姿势，这你也能接受？”

0276 149，他们的故事结束

不能。

连织瞬间捏紧手指，至少现在不能。

人都是自私的，更何况是她。

但凡想到他有一天捧着真心交付他人，如对她一般毫不保留，轰轰烈烈。

连织心头便涌起一股陌生汹涌的酸涩。直冲眼眶。

她仰头一眨不瞬地看着他。

“能，我能接受！”

“可我不能！”

男人的嘶声瞬间将她淹没，他搂着她的力道那么狠，力道大得似乎将她揉进骨血深处。

但凡想到最后陪在她的身边是其他男人，沉祁阳都抑制不住想要杀了对方的冲动。

他埋在她颈窝里，缓缓道，“姐姐，我早已经过了小孩遗忘的年纪了。”

不知道是不是连织的错觉，将她搂在怀里得男人手劲那么大。

手臂细密的颤意隔着背部悉数传上来。

连织盯着他身后的虚空，一眨不瞬的，却有控制不住的泪意涌上来。

还是会觉得遗憾啊。

明明什么都得到。已经成为了掌上明珠，有了蓬勃发展的事业，无法割舍的另一半，还是会觉得遗憾。

直至这一刻，她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次放纵他。

活了两辈子的连织内里早如老太太般沧桑。

可眼前这个人像团生生不息的火，横冲直撞，敢作敢当，将所有真挚摆在她面前。

是她从未经历过的。

但人不能贪心，如果什么都想要才会全部失去。

连织伸手轻轻环住他的腰。

今晚的第一次亲近。狂喜刚沿着沉祁阳背脊涌上来，就听见她轻轻说。

“我们没有谈过恋爱，所以不算分手。沉祁阳，出了这间屋子，希望你像最初见面时对待我那样，不要太好，不要太谦让。”

如果在家里碰上了，我拜托你别投来目光，不要和我说话，别让其他人感觉反常。”

沉祁阳像是没听懂她在说什么，呆愣地看着她。

她是真的想好了，只是通知他而已。

“那我们之前那几晚算什么。”

他说，“除夕那晚，就在那个房间，这些算什么？”

灯光映照下男人眼眶发红。

像是一瞬间的意气风发从他身上连皮带筋的抽走了。

“性爱启蒙。”她道。

像是听见了什么好笑的话。

沉祁阳扯唇，那笑却跟哭的。

“和我姐体验性爱启蒙？”

“是啊。”

她像是已经擅自将这段意外画上句号，早已不过多留心。

“很晚了，回去吧。”

连织手已经从他腰上落下来，脚受伤了但其他地方并没有。

她正要从他腿上挪到沙发，身子却被他猛地掰回控在怀里，他发红的眸底尽是锐意。

本来就是狼，怎么可能一直当狗。

“我不同意，没谈过恋爱又如何，现在谈就是了。我不可能会放过你，这段关系不是你想说结——”

“沉祁阳，你吃过一种水果吗？”

她的声音骤然柔软，像是失水挣扎濒死之人猛地呼吸上一口空气。

沉祁阳光会低头看着她。

“它长在峭壁山坡上，摘到它得花费好长一段功夫。”

连织说喜欢吃它的人还不少，因为刺激，得来费劲，有征服欲和快感。

“但这类水果大多数里面都长满蛆虫，原来只是摘它的过程好玩，真正尝起来令人作呕。”

她看着他，“你不要让我回忆起我们这段过往，也是这样。”

她表情冰凉，就差把恶心二字直直表达出来。

沉祁阳大脑一片空白。

“你觉得我们这样恶心？”

连织不说话。

有些细微的眼神比语言更有杀伤力——

不恶心吗？

亲姐弟乱伦，多么惊世骇俗。

是谁的心脏猛然被击穿。

前二十多年受过大小伤无数次，有次甚至肺部穿孔九死一生。
可沉祁阳却无比确定，这样的痛前所未有。

痛得他有那么一阵喉咙仿佛被扼制住。

她果然知道怎么向他捅刀子，他将所有真心奉上，引以为傲，
却被她钉在耻辱柱上。

浑身的血液瞬间回涌，他痛得跟个什么似的，连着沉郁的脸上
都变得阴鸷。

骄傲和自尊此刻后知后觉涌回来。

他捏紧拳头想要说些什么，可什么都说不出来。

最后只是缓缓抱起她，如她所愿。

.....

还是那段路，和紫荆山庄相隔不过二十多公里。

她下班后不愿意回山庄，就在自己买的小房子里窝着。沉祁阳便带着老太太的指令来捉她，揪她这只不情不愿的鸟儿回家。

十来分钟的车程过往他恨不得慢些，再慢一些。

回了山庄她是姐姐，他是纨绔弟弟，彼此套在身份牢笼里。只有在这小小车厢内，她被工作压身，困倦得早已沉沉睡去。

他将车停于树影下，外套披于她身，像个寻常男人遇见心动的姑娘。

眼神只有在这刻才敢流连忘返。

今晚却只有沉默。

两旁树影茂盛磅礴，浓密覆盖上来，暗得像是电影结束时的黑幕。

他们的故事结束了。

连织前脚刚被他抱回房间，后脚他请的看顾佣人就到了。

她不问是否保密了，他也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佣人下楼忙碌的功夫。

沉祁阳站于床边，隔着段距离并没有靠近。

“有什么需要就和她说。”

连织点头。

她自始至终都没看他，只埋首听见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便是一阵开门声。

茫然就在这刻铺天盖地而来。

沉祁阳忽地停下脚步，却没回头。连织只能听见他声音粗哑。

“这段时间是不是我的错觉，我分明觉得你也有开心过？”

连织不说话，只捏紧了被子。

有的…

有些快乐当时不明白，现在却反应过来沉沦其中。

“没有，你想多了。”

沉祁阳缓慢点头，像是认可这种说法。

“来找你的路上除了打那几个电话，我还做了件其他事。”

他声音沙哑，更显得散漫，“沉家二十多个儿女，能做接班人的不止我一个。爸刚上位不久，起码还得在任个七八年，阿公身体健康，有梁允恒在生意远远轮不到我去管。十来年的日子，教育出个完美的继承人远远足够了。”

沉家继承人不仅要能力出众，品性端正，还得遵从公序良俗。

他沉祁阳不做就是了。

冰面上那些碎渣刺的不仅是连织的脚，还有沉祁阳。

他怎么可能允许自己心爱的姑娘一直见不得光。

就在她思索着怎么保住自己，怎么蜥蜴断尾逃生的时候。

沉祁阳却在想着从继承人的身份上卸任之后，去和家里人坦白，想着他们的未来。

没说的那些话连织莫名都听懂了。他不仅只是嘴巴说说，更是在想尽办法让这段关系能活在阳光下。

她背脊微僵。

关门“嘎吱”一下，他走了。

空空荡荡的卧室只剩下了她。

连织睫毛缓缓眨动了下，手探到床边，只是机械性地喝水。

像是以往处理那么多次意外一样，她应该早就没有感觉了。

这时门缝之外却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像极了山庄卧室里。他突然出现在阳台，惹她勃然大怒。

连织猛地抬眼，转头过去。

佣人推开门和她四目相对，道。

“您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叫我。”

连织没回应。

等佣人将她的外套挂于衣柜里，转头却发现她脸上一片湿濡。

佣人吓到了。

“小姐，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没事。”

连织旁若无事抹掉眼角的水渍，就像遗忘她以往受的那些伤一般轻松。

她微笑起来。

“就是水太烫了而已。”

——

抱歉宝们来晚了，今晚写得很艰难，卡文要命。

本来想把野子写出来在休息的，但这几天睡太晚啦感觉人已经蔫了。明天休息一天调调作息。

放心修罗场什么的都会有的。

0277 150，“早日康复”

紫荆山庄。

车子沿着绿茵覆盖的公路蜿蜒盘旋，一路豁然开朗后，停在喷泉环岛之前。

佣人快步到车门旁，打开后恭敬等候里面的人下车。

之前沉家的私人医生由于年岁愈大，沉母不忍心让他来回跑，于是在开年之后换成了他的徒弟。

在医学界也是德高望重，尤其对骨科很有研究。

太夸张了。

哪怕已经连着两日穿梭在栋类似花园洋楼的庞大建筑群，方医生依然如同进大观园那般叹为观止，同时也谨记老师提醒的谨言慎行，埋首跟着佣人走进电梯，转过走廊，穿过不知名的花厅，去楼上给沉家大小姐换药。

很明显，连织脚踝脱臼的事情还是没有瞒过沉母。

她最初打定主意窝在房子里偷偷养伤，等好得差不多了再回去山庄露露脸，可沉母一个电话来就暴露。

知女莫若母，至少用沉母的话是这么说的。

电话里问她为什么不回来，又说要给她送些东西，连织哪敢让她来，支支吾吾，就这么暴露了。

这可把老太太吓到了。

直到医生再三保证说沉小姐伤无大碍，静养自然会慢慢消肿愈合，这才放下心来。只是连织养伤期间自然没法再出山庄。

期间宋亦洲来看望过好几次，当然得来。

连织这伤名义上是宴会当晚和他出去吹风导致，老太太自然因此对宋亦洲没有好脸色。

没想到男人被数落了也面不改色，将这锅通通背了下来。

“老太太说的是，是晚辈考虑不周，才连累思娅受伤。”

思娅…

他一本正经，不露声色，但只有连织才懂其中的深意在。

她一点都不想记起自己是怎么受的伤，咕哝着。

“你不忙吗？人家公司的老总天天国内国外到处飞。”

这是赶人的意思。

宋亦洲低笑不语。

他离开后，沉母轻拍了下连织的手背。

“你别老欺负人家亦洲。”

“我有？”

连织眼里的茫然同下六月雪一般，简直怨比窦娥。

到底谁欺负谁啊，这老狐狸阴起她来，才是哑巴吃黄连，有哭说不出。

沉母也笑，不说话了。

有时候感情当事人身在其中如走迷雾，哪有旁人看得清。

这丫头自小宋进门就在挑人家的刺，从穿着到谈吐样样不落。

宋亦洲当初对沉希什么样沉母看在眼里，与其说是温和有礼，不如说是冷淡疏离，本以为他性格就是这样。但碰见连织明显话多了不少，几句话回得她哑口无言。

仿佛吃瘪一般。

沉母曾听连织说不喜欢宋亦洲。

可若是真的不喜欢，该是淡漠，平静，懒得再看一眼。哪里是这样，发着脾气似的挑人家的词。

很明显老太太也是这么想。

只是感情这事最忌讳拔苗助长，两人都不打算额外做什么。

周末是连织的生日。

她不允许大操大办，也拒绝了办宴会的意义，老太太本来想把世家的女孩子请来陪她，但连织腿伤后，医生嘱托静养。

生日宴会的事情便搁置下来。

虽然没有大操大办，但收到的礼物半点不少，梁沉两家送来的，还有其他家族，几乎堆满了整个屋子。

连织下脚不方便，沉母便陪着她在房间里拆礼物。

管家这时和几个佣人敲门，手中捧着个礼盒，说这是大少爷寄来给小姐的礼物，祝和他生日快乐。

这何尝不是沉祁阳的生日。

“他人呢？”沉母问。

生日的事情她昨天和沉祁阳在电话里提过，还警告他这是姐姐回家的第一个生日，要是敢忘了有他好看。

没想到这臭小子还是没回来。

“去了澳洲。”管家道。

“和谁？”

管家：“大少爷没说。”

沉母叹气。

“礼物倒是及时。”

这么多年沉祁阳生日都在外边和朋友鬼混，更何况今年有栗柔，沉母也早有预料他怕是不会回来。

佣人捧着礼盒进门，放在床边的尾凳上。

礼盒包装是某世界级珠宝，沉母笑他终于区分明白这几个牌子，她不曾留意到身旁的连织一直沉默。

她几乎是垂着眼眸，半句话没说过。

沉母：“居然是这个系列？”

连织抬头看去，包装打开后是条钻石项链，波光闪闪极尽华丽。

沉母在没做慈善之前，DE 家的项链几乎有几面墙壁，后来帮着梁老爷子打理起慈善事业，就都拍卖了。

这款融冰系列的确像是他那样粗枝大叶的人会挑的，华丽璀璨，耀眼即可。

防尘袋上嵌着张纸条，机印的四个字——

早日康复。

送来的礼物价值连城，就像是赠送亲人那般，但却点到为止，再留不下他的任何痕迹。

果真如他说的那般，姐弟本就是在走一条渐行渐远的路。

连织垂下眼眸。

“弟弟的礼物我忘准备了。”

沉母说不妨事，又问连织她见过他身边的那个女孩没。说完心里又一阵内疚。

她真的是疯魔了才会以为思娅和祁阳有什么，据调查的信息来看这臭小子怕是早在外面心猿意马了，也得亏她没提前透露半点风声，不然得闹多大的笑话。

连织摇头。

“还没。”

“如果有那样的缘分的话就让那臭小子带回来，女孩倒是个好女孩。”沉母道，“就怕他只是一时之趣，做事向来没个定性，只知道瞎混。”

不是的。

连织想说，他只是用纨绔做面具，骗下了所有人而已。

真正的他，是瞒下所有骨血至亲，孤独走过那戒冰毒的半个月

。

若是死了，便也无人知晓个中缘由。

0278 151，前世

*

宋氏虽然大多企业驻足海外，但总部任然算京市地标之一。

相比起老爷子在任时的集权，宋亦洲可畏真正做到了放权，市场这个蛋糕这么大，宋氏不可能单独吞得上。

再实行家族式管理那一套无疑于找死，如今能者居之，最高管理层在一年内已经被连换了大半，剩余之人岌岌可危，自然是衷心位集团办事。

宋亦洲的办公室早有原来的二十七层换到了五十六层的董事长办公室。

行政秘书带着公文敲门等待宋亦洲的批复，同时也将一叠信封放在办公桌前。

“宋董，这些照片该怎么处理？”

宋亦洲正盯着电脑屏幕前的英文报表，蓝色荧光隐约跳跃进他深黑的名字。

他目光分神挪到旁边，信封拆开。

一沓照片赫然在其中。

宋氏集团有专门的公关部，十分专业，专门拦截各大小娱乐报，为博噱头而大肆报道的娱乐新闻。

而今他们宋氏的董事长竟然在其中，这事非同小可，公关部经理自然将底片交由行政秘书，让宋总亲自处理。

宋亦洲曲手在桌上轻敲。

娱乐小报显然很会拍，照片里她的一颦一笑都极为勾人。

“不用拦。”

他道，“国内少量发行，再买通美国各大娱乐报的头版头条，下周各大报纸轮番报道。”

＊

经过华国和美方协商，三月底江启明因职务犯罪和涉嫌杀人等多项罪名正式被遣返回华，程序下来那天，老余和萧然都送了口气。

两国没有引渡协议，拖了这么久这场战役终于落下帷幕。

回华前一晚，几人狠宰了陆野一顿，这次抓捕中央直接任命，全程由陆野部署，虽然过程偶有瑕疵，但也算完成任务。

他回去后升迁是必然的，破点财怎么了。

陆野也对他们的要求一一应了，等众人吃好喝好后起身去买单。

当晚大醉，本以为精神骤然松懈，极好入眠。

陆野当晚却做了个离奇的梦。

梦里他身居灯光迷离的会所，旁边是与酒肉为伍的毒贩，女人的衣裙如同喇叭花在他们腿间铺开，男人的手早已大肆伸了进去。

坐在沙发**的他眉头已然悄无声息皱起，但改演的戏还得演，不然怎么让这笔交易进行下去。他一杯酒碰了碰，可谓漫不经心。

这时门被推开，穿着暴露，任他挑拣的姑娘一波一波往里进。

“孟五爷，姑娘们来了。”

旁边的男人低声在他耳边说这些姑娘都是又辣又会玩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陆野散漫一笑，无意抬眸，却在那群姑娘里看到了张熟悉的面孔。

巴掌小脸，浓妆艳抹。

是连织！

陆野猛地从床上坐起，微喘着气。身旁不再是灯红酒绿，是他在美国的酒店房间。

他人已经平静，起身去窗前抽了根烟。

烟雾缭绕上他漆黑深邃的眼睛，如同寒星一般。

孟五爷….

陆野从警多年，确定没有听过这个人。

明知道是梦，他也不曾去过毒窝里做卧底。

可梦里连织眼神里的沧桑和呆滞仍然让陆野胸口闷得发慌，像是受了大半辈子的苦，浑身的肉都已经融掉了。

缭绕烟雾弥漫，他就站在窗边直到天亮。

陆野的机票在下午，临时定的。

老余知道后问他干嘛这么赶，美方还有个宴席没吃呢。

“你们去也一样。”陆野收拾行李，淡淡道，“缉毒队那边出来点意外，我得回去瞧瞧。”

老余还要说什么，萧然一拍他脑袋。

“你懂个屁，野哥这是回去找嫂子，温香软玉你个单身狗不会明白的。”

陆野没说话，只哼笑了下。

回去真有事，但机票也是临时改的，那个梦隐隐让陆野不安，更何况她脚腕伤着了。

更不用提还有某些隐晦的念头。宋亦洲这人心眼比蜂窝煤还多，陆野不认为这段时间他能有多安分。

收拾完东西还有半上午。

陆野去前台退房，等待的功夫无意瞥了眼门口的杂志架，顿时一愣。

他大手直接抽了出来

只见封面标题用英文写着——

【梁世川外孙女与豪门少东热恋，好事将近。】

占据报面大半的是她和宋亦洲在高台上的合影。

衣香鬓影里，她总是能轻易抓住他人视线，红色毛呢裙缭绕，女人下楼梯时无意踉跄，男人拦腰勾起。

目光相撞，光影落于她睫毛上缓缓流荡，遐想连篇。

*

晚安。

不知道怎么最近效率变得非常慢，而且很疲惫。文章开始收线，估计开始难写了。

宝们晚上别等，第二天再看。

0279 152，想要权利

国内没法常待了。

因着这次沉母的突袭，连织的掌上明珠梦彻底破碎，归根到底她是冒充的，假的成不了真，若是常在屋檐下难免不会被发现端倪。

她真是被温柔乡冲昏了脑子。

连织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如今安瑞市的大厦已经全面动工，绿洲项目也同时提上日程，连织远程监控的同时，也联系了孟澜老师，表示自己有意向想在伦敦开建筑师事务分所，不知道她是否有志同道合的伙伴。

她并不算熟悉英国的文化和生意来往，贸然开立分所风险极高，倒不如先和人合作。

孟澜在国内建筑圈的人脉极广，很快便给了她答案。

视频里交流了几次后，连织有意向出国详谈。

这些事都是背着陆野完成的，连织也没想要瞒他，等他回国后打算和他仔细聊一聊。

异地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们公司好多女孩都和自己的男朋友分居两地，周末再甜蜜相聚。

他不能出国，她经常回来就是了，感情还是一样的好。

这话越想越心虚。

他出国几个月，她就背着他和其他男人有了牵扯，还滚了床单。

有些回忆想不得，一发呆某些画面便要越过她的理智回到脑子里。

华丽的珠宝被连织缩进了柜子里，可情绪不会。

这大半个月再没沉祁阳的消息。

他也果真如他所说在往前走，而紫荆山庄的房间窗帘不时飘打在车窗上，连织明明理智当头，竟忍不住回身望去，又自打嘴巴。

那场烟花过后的故事就像仲夏夜之梦，来得猛烈去得迅速。

[玩够了，什么时候回来。]

直至多日后，连织才完全理解宋亦洲这句话——玩够了，什么时候丢掉他。

他早清楚阻碍出现，连织为求自保第一个便会舍弃沉祁阳，他们这段露水情缘不长久的。

这个老狐狸！

连织正腹诽，微信突然滴滴滴几下。

刘昊勤给她发来张图片。

【really? 】

连织点开一看，不知名杂志封面赫然是她和宋亦洲那晚在孟家订婚宴上的合照。

添油加醋歌颂豪门爱情之梦幻真挚，连着连织都忍不住鸡皮疙瘩乱窜。

【假的!!! 】

几个感叹号无声表达她的愤懑。

还好陆野远在国外，她正要让人处理这事，然而说曹操曹操到，陆野的电话随后就来了。

“喂。”

她心脏跳动的频率刚刚平稳下去，就听电话里陆野淡淡一声。

“拍得不错，挺上镜的。”

？

陆野用英文低声重复杂志上那句话。

“梁世川外孙女与豪门邵东热恋，婚约将近，据悉——”

啊啊啊啊。

连织头皮一阵发麻。

“假的！”

她说那都是杂志乱写，这些无良媒体人为博噱头什么都能瞎编。

陆野“哼”了声。意味不明道：“拉他胳膊也是假的，对他笑也是假的？”

闷葫芦噎起人来也是一流。

连鼓着腮帮子说不出话，因为有些事情远远不止这样。连织正在纠结要不要和他坦诚，但电话里明显不合适。

陆野也没揪着这茬。

“离那个心机男远点。”

连他这种不轻易评价人的都毫不掩饰给宋亦洲下了标签。

可想而知有多反感。

连织点头，是是是，的确十足心机。

“陆哥哥，你什么时候到呀，我来接你。”

和宋亦洲那段连织打算见面老实交代，之前有过前车之鉴，再瞒肯定得出事。

要生气要发火她也认。

“后天早上。”

是凌晨，陆野自然不会让她来接，只说下班后去找他。

“刚坐完飞机就要去上班，陆哥哥挣钱养家真辛苦。”

她撒娇那股劲溺死人，陆野轻笑了声，又道。

“连织？”

他声音突然正经，连织：“嗯？”

要问什么呢？

陆野眼神默然，昨晚那个梦真实得让他心慌，可真的出口却说不了任何。

他说低声。

“我昨晚梦到你了。”

*

从澳洲回来，沉祁阳转道去了趟港城太行山梁老爷子的府邸。

往常这位外孙来港，佣人在走廊外远远都能听见老爷子的笑声。

可这次佣人在外面却大气不敢出，隔着书房门都能听见老爷子的低斥和骂声，送茶进去的只闻见杯盏破碎的声音。

七十多岁的老人从落败的贵族再次白手起家，历经两个世纪的沉浮，落来那一眼如同千钧顶，气场自然不言而喻。

管家屏气凝神出门。

“怎么了这是？”过了走廊，有佣人人才敢低声上前。

“别问。”

管家摇头。

他自然不敢透露，书房内老爷子的拐杖都打断了。

而祁阳少爷就跪在地上，咬牙一声不吭。他脊背不曾弯下，可背上的衬衣透出道道血痕，尤为触目惊心。

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

“我再问你一次，是不是想好了？”梁世川冷眼看着他。

“是。”

“绝不转圜？”

沉祁阳面无表情抬眼：“阿公，我来见你的这条路足足开了四十多分钟。”

意思但凡他有半秒犹豫，都能随时调转方向盘。

“臭小子，你主意大了。”

梁世川沉默一息，忽而道，“说说你要进军队的理由。”

沉祁阳是既定的鸿宇集团接班人，这个决策早在十五年就定好。

叔齐允恒父子处事太过优柔寡断，没有统帅之才。反而是自己的外孙常常剑走边锋，多次令老爷子刮目相看。

这些年他在看似浪荡无所作为，投资上也东打一耙西挖一抓。

实则都是让他练手而已，老爷子本想他为帅，允恒做将，二人相互制衡。

谁曾想他要撂挑子不干。

沉祁阳不答反问。

“阿公，鸿宇已经被你发展成如此，这些年你出入各国，决策是完全自由的吗？”

自由？

哪有真正的自由。商人永远是政客的奴隶，是他们打着为国为民旗号的一把利刃。

常常因为地方发展和国家方针，鸿宇必须得接下这担子。

这也是梁世川力主和沉家联姻的原因。

在华国这样的国情下，钱买不到公共规则。

他脸色微变，一双鹰眼盯着沉祁阳。

“你小子是想…”

想什么呢。

想通过军队这条路一直扶摇直上，想最快取代沉父成为沉家的主心骨。

从政太过漫长，沉祁阳没有那样的耐心。

在老爷子的注视下沉祁阳不避不让，直接道。

“你知道钱对我没有吸引力，我要话语权。”

什么是话语权。

不如说是绝对的地位，是君临天下的权利。

他明明跪着，还不过二十来岁，可却无声透着沉沉威压的权势。

老爷子心惊的同时，也为他提心吊胆。

以这臭小子的滔天胆量进军队必定如走钢索，会赔命的。

梁世川当然得拦住他。

“我倒是小瞧你了。”他冷笑，“你另谋高就，外公岂有拦你的份。但我梁世川还没有做过亏本买卖，这么多年对你的栽培岂能付之东流？”

“简单，在商言商。”

沉祁阳很明显想好他会阻拦，平静道，“我在英国发家的第一桶金由阿公提供，经十多年滚动共有国外…我想想，大概六百多处房产，涉及医疗期货珠宝等十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国内包含江南，闽北在内7个城市的产业…”

他一一细数，“这些都该是阿公的，祁阳随时都可以归还。”

梁世川缺的是钱吗？

当年泰晤士报曾报道过这位港城第一首富，名下的资产怕是都能围着地球转好几圈。

他讽道。

“你以为把这些年从我这发家的，悉数归还就算完事吗？”

“当然不是。”

沉祁阳突然笑了下，语气漫不经心，“既然说了在商言商，我作为职业经理人这些年帮阿公经营资产，也该有相应的回报吧，我想用这笔资金换个机会。”

没想到反而被他摆了道。

梁世川绷着脸。

“你想要什么？”

沉祁阳道：“十五年。”

梁世川静待他的后文。

就见男人漆黑冷沉的眉眼是难得正经，如同落誓一般。

“您等着十五年后祁阳回来，从您手里接过鸿宇。”

是接过。

不是让老爷子转而让梁允恒管理集团。很明显，钱和权他都要

。

他的野心何其大。

安静的书房，男人身上的冷峻气势让老爷子陌生又感慨。

原来他真的长大了。

*

沉祁阳从太行山上下来时，是汪唐来接。

他抹掉嘴角溢出的那抹血渍，满嘴都是血腥味。老爷子一身功夫，打是很明显是动真格的。

透过车窗那双眼睛阴沉幽戾，汪唐没有多看，一直开着的电台却隐隐传来段甜美的播报声，是某娱乐节目。

“说到港区豪门阔太，梁老爷子新认回来的外孙女倒是和内地豪门宋家少东闹得沸沸扬扬。据内地娱乐报道双方已经见过父母，好日子该是将近了吧。”

“梁老爷子当初为了欢迎这位遗珠回归，大半年前可畏普天同庆，就是不知道这次的陪嫁——”

汪唐正转动方向盘，身后突然传来紧绷的声音，像是忍耐结束。

“换台。”

“是。”

往常电台和音乐不过是车里过分安静的调剂，大少爷向来是不会在意的，怎么今天。

他后背一阵冷汗，透过车内后视镜那一眼男人眼神是从未有过的阴鸷。

还要细瞧，后车座的车窗已然降下，沉祁阳转而望向窗外，呼啸的风掠过男人额前碎发，紧抿的薄唇。

再睁眼时他已然平静，如同深潭的眸子却暗藏着野心。

十五年。

他只给自己十五年的时间。

民法典里直系亲属不能通婚，那改了便是。

她结婚了没关系，离婚就是，抢过来就是。

这期间要是爱上谁？

沉祁阳嘴角扯出一丝讥讽，想起她那日的薄情之言，字字句句恨不得戳人肺管子。

那没心没肺的王八蛋，根本不可能喜欢任何人。

电话这时响了。

沉祁阳接在耳边，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他“噢”了声，幽幽道。

“他后天回国？”

只看男人嘴角若有若无的弧度，汪唐便知道有人要倒大霉。

沉祁阳本来已经忘了这号人物。

江启明已经在监狱里成了瘫痪肉，各司其职而已，沉祁阳不至于去玩一个国家警察。

可谁让他现在这么不爽呢？

*

晚安。

猜猜弟弟要报复谁。

0280 153，内裤吊坠

京市 g 公安局。

“陆局。”

“陆局，您回来了。”

陆野沿着楼梯步步往上时，路过的警员不时对他招呼。

他淡淡颌首，抿出一个弧度。

刚回办公室，需要他签字文件已经放在了办公桌旁，小小一摞

。

敲门声随之便不断。

除开会议安排和指令下达，平阳区分局的副*局长来汇报一起最近被捅出来贪污案，涉案嫌疑人某商行行长利用职务之便，向全国二十八家企业索贿，现当事人已经逃窜出国。

因为涉案金额简直是天文数字，特来向市公安局汇报。

“除了确定的行贿企业，被卷进这次索贿案中，涉案嫌疑企业包括中冶化工集团，宋氏集团的金德置地分公司，海正…”

宋氏…

陆野默了默。

“下午做笔录时候，我和你一起去。”

他退出去之后，陆野摁了内线电话，助理推门进来。

“陆局？”

窗外漏进来的阳光洒在他肩肩膀上，他言简意赅。

“替我去找个人，江湖名号孟五爷，做毒品生意，是会所常客。”

助理一愣。

“有其他特征吗？”全国捞人这范围太广了。

陆野没抱希望真能查出来，梦而已什么稀奇古怪都能构思。

他略一沉吟，思考时眉头习惯性微微皱起。

“大概四十来岁，在边境地带混。”

他道，“对了，右手臂纹有龙纹。”

*

“宋总，前来做笔录的警察到了。”

行政秘书推开门道。

宋亦洲没说话，只抬眸看着桌对面房产分公司的高总经理。

“人来了，想好怎么回答了吗？”

男人眼神不辩喜怒，愈发让他胆战心惊。

“想…想好了。”

如今商行行长卷款潜逃，自然是将一切追责先推到他身上。

六年前金德在商行的信贷额度久久提不上去，他没法只得钱财诱之，这小子倒刚正不阿，谁曾想最后败在美人计上。

尝过血腥味的狼哪有不眼馋的呢？

六年过去这位副行长野心勃勃，竟私下贪污好几亿，警察循着这条线排查反居然将多年前他与宋氏多年前的来往查了出来。

“宋总您放心，这事要真东窗事发也绝不会影响到集团。”

各分公司早已独立运作，高副总还是在宋亦洲接管集团以来第一次见他。

这次之祸乃是多年前种的因，他愈发不安，想探探男人的神色。

但他表情看不出任何，东方式温润的轮廓和双眼仿佛已经对这次的失误一笑置之。

然而熟悉宋亦洲的都知道，这位高总经理待不久了。

宋亦洲没听他那些保证。

他肃了肃神色，扣好西装扣子，起身朝门外走去。

高总经理殷勤跟在他身后，替他打开会客室的门。

宋亦洲一抬眸，便和坐在桌对面的陆野目光直直相撞，他一身夹克，相较于另外两个穿警服的仿佛只是来旁听。

可他的地位，才是不可撼动的。

陆野道：“宋总。”

“陆局。”宋亦洲看他几秒，勾唇，“百忙之中没想到你会前来。”

陆野笑笑，起身和他伸过来的手握了握。

彼此的礼貌浮于表面而已。

旁边平阳分局的两个警察对商行行长这些年索贿的事一一询问，高总经理也事无巨细地告知，只说房产公司和银行哪有不来往的，外界都传他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那位副行长是真的不做人，程序好几次到他走都被故意卡住，他们时间本来就赶，只得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警员问他有没有向这位副行长行过贿。

“没有！”

高总经理无意和斜对面男人深黑的眼眸相撞，猛地一哆嗦。

“真没有？”

陆野手指在桌上轻敲，“记上笔录就得为你的话负责，若是发现掺假便罪加三等。”

这里面他气场最强，那双眼睛漆黑警敏，仿佛能瞧进人心里去。

高总经理瑟瑟发抖，又看宋亦洲。

宋亦洲笑得温和：“看我干嘛？实话说，陆局又不会冤枉你。”

这两人气场夹在中间，高总经理额头都快出汗了。

他说集团的硬规定在前，当然不敢行贿啊，于是跑到其他银行去碰壁。

“当然小恩小慧是有的，譬如塑料瓶装的茅台，烟什么的，但这孙子他看不上，全部给我退回来了。”

陆野冲旁边道。

“记下来。”

两位警员点点头，书写得飞快。又提出想要去看看公司内部的账，两位秘书和高总经理领着他们出来了。

宋氏集团多项产业已经去海外发展，只有房地产分公司还坐落在大厦二十三到四十层。

宋亦洲显然没有起身的意思。

所有人都出去了，就陆野没跟去，安静坐对面。

目光对视之间，宋亦洲道。

“没想到陆局回来得这么快？”

三个多月，哪里快。

宋亦洲该是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吧。

陆野看着他，没有笑意地弯了下唇。

“国外娱乐报沸沸扬扬，宋总不就是想我看到？既然我瞧见了，你在这看到我也是意料之中。”

聪明人之间不说废话。

连着圣迭戈偏僻小镇的杂志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绯闻，陆野不认为这是什么意外。

他眼神骤冷，警告道。

“离连织远点！”

这话何曾耳熟，大半年前宋亦洲跑到警局探听口风，似也落下这么一句。

如今这个探口风的人变成了陆野。

两人都和她有过真正的牵扯，这才是彼此的心魔所在。

宋亦洲淡笑看他几秒。

“陆局这话说晚了，两年前我和她认识的还没有你。”

陆野：“若说牵扯，我和她做同学那会，可没听过你这个人物？”

宋亦洲：“陆局说的是追求她反被数落羞辱，的确，宋某哪有这样的殊荣？”

含沙射影，夹枪带棒。

硝烟味顿时弥漫着整个房间。

陆野凛然的眼神渐渐沉下来，他意味不明道。

“我以为宋总不会有兴趣做小三。”

“什么是小三？”

宋亦洲嗓音分外沉着，“陆局真觉得先两情相悦的人必定会圆满？人生兜兜转转，没到生命尽头前谁也说不清楚。

在公司他一般不抽烟，此刻随着打火机清脆一声，烟雾弥漫下，面色阴晴难辨。

他意有所指道：她有多贪玩你知道吧？性子像关在笼里的鸟，既渴望自由，又像是压抑了半辈子常常服从诱惑。世俗要求男女从一而终的价值观根本没有影响她，不然怎么会和我保持关系的同时又去招惹上了你？”

陆野眼神暗了再暗，像天色骤然不佳。

宋亦洲果然知道怎么往他心里扎刺。他先连织有牵扯一直和是陆野的心病，就如同两年前诀别那晚。

——什么时候和他开始的？

——在我之前？

嘴上告诉自己不在意，其实嫉妒得发疯。

“短时间她可能她只忠于你，失而复得嘛能理解。但诱惑一直在，谁又能保证什么时候会湿一只鞋。陆局能时时刻刻看着她？”

他笑道，“你工作忙，任务在身消失好几个月是常事，她现在能拒绝我，但还有千千万万个旁人，你能保证她能拒绝别人？”

这句千千万万个旁人，还有别人都是暗示，只可惜如今的陆野压根没往那处想。

“贪玩又如何？那就让她玩，只要最后是我在她身边。”

陆野无声盯着他，半晌后笑了一下。

紧皱的眉头随之松开，根本没有如他设想那般失控。

他道，“飞得再远鸟儿早晚都会归家，她爱跑，爱自由，我陆野就给她收拾一辈子烂摊子，连着那些小三小四我也一同处理了。”

会议室的门这时打开。

两位警员抱着一叠文件进来，审讯到此结束。

“先告辞。”

陆野起身颌首，大步走向会议室门外，浑然不在意他脸色如何。

*

过旋转门，公务车停在大厦外。

陆野还没上车，宋亦洲的行政秘书便叫住了他，给他递上一则信封。

“宋总说这是之前伦敦峰会偶遇的时候，沉小姐不小心落在他这里的，现在物归原主。”

伦敦峰会。

连织之前和他提过一嘴，只是后来他忙着在美国部署，那几天之后她已然从英国回来。

陆野蹙眉接过，谢了她，沿着密封的口子撕开。

里面几乎空空如也，倒入手中是颗袖珍般的小坠子，像是从哪
里扯下来，似曾眼熟。

他摩挲几秒，两三个瞬间阴云密布。

….

“你们女孩子的内裤为什么总吊着这么个小玩意？”

连织时常跑去陆野那住，耍赖皮内裤也丢给他洗。

陆野笑了笑，竟也没说什么。

只是洗这块布料难免有些画面窜了上来，他舌头隔着内裤舔弄她 s 私处，将她弄得嘤嘤哭。

一想到这些难免耳根子发红。

“你不懂！”连织嗔道，“女孩子当然要从头到脚美美的。”

——

明明想把 angry sex 写出来，但我目前的效率真的太拉了。

我看了下字数，67，8 万字，结局的大纲这两天我整理出来了，大概还有 30-50 章，当时觉得加上番外应该 60-70 万字，看来会超过挺多的。

宝们 70 万字似乎是我的大坎，怎么都跨不过去，我没写过这么长时间跨度的文，真的感觉到极限。这几天我疲惫得恍惚，做什么都感觉能睡着，想和宝们说下之后 2—3 周我会隔日更，让自己尽快从这个状态里调整回来。

本来想坚持到 1 月底，或者把霍尧写出来再隔日更，但真的坚持不住了。

不是 2-3 周休息哈，是 2-3 周隔日更。我会尽快调整好，然后恢复现在的更新频率，因为结局有好几个爆发点，必须连着看才合适。

晚安，后天见。

0281 154（微 h），angry sex（这章格式出问题了，有好几句间隔了一大段，抱歉我明天就改哈。））

【沉希这几个月住进了蓉城银通担保公司的老板陈德文的别墅里，他老婆来闹过好几次，那片都传得沸沸扬扬，后来陈德文就将她养在其他地方。两人因为吸毒受过公共处罚，这期间沉希频繁来

往医院，我找人跟踪后才发现她流了次胎，陈德文似乎对她也不够好，她墨镜背后疑似有伤痕…。】

这几个月连织没有频繁和车子楚交流，她只是将阶段性地发来沉希的近况。

当初连织让人将放高利贷的介绍给沉希，就猜到她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她这么上道，居然做了这位高利贷头头的情妇。

过惯好日子的人没法从头来过。

当初被沉家赶出门后一应资源和朋友全部抛弃了她，连着去商场清场的待遇也变成了门外客。舍弃不了繁华，世家大族碍于沉家绝不可能向她递出橄榄枝，她就只能攀附上半只脚踏进黑道的高利贷老大。

只是…

连织手指在桌上轻敲，她记得上辈子出狱那年国家正好加大高利贷的打击，进监狱四处逃窜出国的大有人在。这位陈德文别看现在混得风生水起，届时还不知道怎么做落水狗呢。

算算时间似乎就在这几个月。

树倒猢猻散，沉希的好日子不久了。

连织回车子楚。

【麻烦你继续帮我盯着了。】

她将这几个月的款打过去，相当丰厚的一笔。

比起想尽办法置沉希于死地，连织更享受看她慢慢坠落的快感。有些人总以为追求财富便是在往上攀爬，殊不知欲望之手已经悄无声息将她拉入深渊。

先是出卖身体，再是沾染恶习。

等灵魂彻底软成了瘫烂泥，摇钱树一倒，她怕是活得连过街老鼠都不如。

开年过后公司变得很忙，交付的项目好几个撞到一块，她三番五次安瑞京都来回跑。最近港澳有个最美公厕的设计比赛，刘昊勤打算去参加，进来和连织讨论。

连织查找资料的时候，无意在乱糟糟的草稿纸一翻，顿时愣了愣。

稿纸上画着只像模像样的乌龟，龟壳上夸张几个大字“织大爷”。

她的办公室只有沉祁阳来过。

年前他突然闲赋在家，脑子抽疯似的偶尔来办公室抓她一起回去。

连织忙着呢才懒得理他。

于是将他扔在办公室，和同伴开会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

乌龟眼咕噜一转，傲娇得跟个什么似的。

可以想见男人无聊画它的模样——翘着二郎腿搭在桌上，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指不定写上这几个大字还笑了。

幼稚鬼。

突然间，像是有阵莫名的情绪攫住连织。

“连织…”刘昊勤叫她。

连织一秒回神，抿唇淡笑，和他迅速切入工作的正题。

有类似于愧疚的情绪充斥着她的胸腔，或许还有不承认的酸涩。

她因为自己的心猿意马而觉得愧对陆野，可沉祁阳残留的痕迹又常常让她走神，果真如宋亦洲说的。

柿子专碰软的捏。

她又何尝不是把陆野当成软柿子，仗着他什么都包容可劲欺负他。可这个男人才不是，他脾气硬着呢。

工作忙碌的间隙总会将一切淡忘。

画着乌龟的纸张被连织揉成团扔进了垃圾桶，情感会偶尔背叛她，但理智不会。目前事业感情蒸蒸日上，她不会贪心到想同时拥有几个。

更何况还是她的假弟弟。

忙碌到六点间隙，陆野发来消息。

【我在你公司楼下。】

三点多时他电话说有事外出，忙完就来找她。

连织立马收拾东西下楼。

笔记本，手机，围巾…刘昊勤从办公室出来就看到她轻快的背影，想提醒什么，转眼她已经跑进了电梯里。

三个多月没见，说不是骗人的。

连织下楼时才发现下起了雨，豆大水滴砸在水坑里，阻碍得人寸步难行。

陆野撑着把伞在雨中朝她而来，雾气在他身后结成幕布，天地茫茫间仿佛只有他。

他黑色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她，笔直又沉默。

或许还有丝冷意，只是雨幕太大，而她又沉浸在见他的欢喜里。

“看这雨，你怎么不提醒我带伞呀？”连织埋怨道。

“我有。”

他言简意赅，人已经搂着她往车里走。

连织偷偷瘪嘴。

大木头，一点都不懂浪漫。

人家男女朋友好几个月不见，肯定已经抱上了，耳厮鬓磨互说思念和甜蜜话，就他跟个不解风情似的。

可连织转头瞧见陆野另外一侧肩膀全湿了，伞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倾泻过来，男人却抿唇一声不吭。

他一只手臂一把伞完全将她护在羽翼下。

他手是湿的，可握着她肩膀的力道却是那样有力。

叫人想起了在床上扣着她手腕大肆进犯的时候，漆黑的眼神淬着欲望，她脸埋在他灼热的胸膛呜呜咽咽，身体各处全被他压着，那种爆胀的填充感让连织恐惧，也让她渐渐着迷。

上车后，暖气随之开了。

连织：“去哪呀？”

“回家。”

陆野缓踩油门，车子缓慢的在大雨天里行驶。

他再没说别的话。

连织这才察觉到一丝怪异，他话没以前那么多。

“陆哥哥，你怎么了？”

“没怎么。”

目光对视间，陆野看着她。

她刚要细究他的神色，有雨滴顺着连织脚踝落下，又拿纸擦了擦腿，没看见男人眼神直接冷了。

京都冬天六七点钟已经是天色尽黑，雨势太大仿佛在天地间笼罩着层阴翳，

连织不解看他，陆野声音平常：“没话想对我说？”

有啊。

她一直在纠结宋亦洲这事要怎么说，坦白需要勇气，更需要合适的场合。

连织料想的是酒足饭饱后，浓情蜜意的场合循序渐进。

现在明显不合适。

她咽了咽，习惯性下巴蹭他的肩膀。

“我饿了算不算？”

车内气氛瞬间沉了下去。

陆野沉沉地盯着她看了会。

“我下午去因为公事见了宋亦洲。”

靠！

连织睫毛颤了颤，思绪瞬间凌乱得打结，宋亦洲这狗男人不会先打小报告了吧。

她心怦怦跳，男人手指轻蹭了下她的脸蛋，仿佛安抚一般。

“他什么都没说，只给了我这个。”

连织还没能理解他这句什么都没说，陆野指间就衔过来一个信封，倒入她掌心后是个指甲盖般的小吊坠。

什么东西啊…

连织精神刚松懈下来，就觉得这东西越看越眼熟，好像在哪见过。

她的呼吸猛地一紧，明显是想起来了。

麻痹宋亦洲！

窗外暴雨如柱，车内昏暗，连陆野的眼神都陷在阴影里。

“有什么想说的？”

男人身上气压低得近乎冰封，连织下意识想退开一段再说。

“你听我——”

腰被大手摁回去。

整个人突然腾空，连织吓得低叫了声，转眼已经坐去他腿上。

陆野道：“就这么说。”

狭窄的驾驶位，身后方向盘挡着。

连织几乎整个人贴去他胸膛，还坐在他大腿上，柔韧坚硬。三个月没有这么亲密过了，仅仅是这样碰触，便觉得口干舌燥。

更何况男人鼻息滚烫，那气息轻轻灼在她皮肤上。

明明温热，却让连织觉得后背发凉。

“不说吗？”陆野道，“还是让我亲自去问他？”

“是意外，真的是意外！我想等你回来再和你说的。”

她道。

这话说得有水分。

更何况后面还有沉祁阳的事情在。

连织急得舌头都快打结，浑然不知男人脸都黑了。

“伦敦颁奖我不知道他回去，后来颁奖礼之后我喝醉了是他送我回的房间。”

突然连织哼叫了声。

陆野隔着衣服握住她的乳，重重揉捏那一下，细碎电流窜过她的背脊。

“他碰你这了？”

男人手掌钻进开衫缝隙里，冬天她不喜欢穿内衣的，他食指和中指就夹着嫩尖尖碾磨，难以克制的痒意窜进连织小腹，若不是顾忌在外面她都得叫出声。

不止….

连织咬唇不说话，也说不出话。

陆野：“看来不止这？”

他眼神泛着熊熊怒火，低头一口凶咬上她下巴。她痛得低叫了声，男人手已经钻进了他牛仔裤里。

随着拉链撕扯，他手掌隔着内裤扣住她的私处。连织腿瞬间哆嗦了下，下意识想要夹住，几乎是瞬间绷紧了指头。

“怎么不说话？”

陆野低声在她耳边，“老子又不是原谅你第一次了，上回也是我舔着脸来找你的，怕什么？”

他声音很痞，听起来云淡风轻。

可越云淡风轻，连织头皮便绷得愈紧，随着他指腹来回抚摸阴唇，烧热麻痒源源不断漫开，像有蚂蚁在爬。

连织仿佛被情欲扼制住脖子，却不得章法。

他就是不钻进，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折磨她。

“别..别揉了..”

她揪紧他夹克领子，呜呜道，“之前我就想告诉你，但电话里怎么提嘛我想着当面说的，那晚我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早上醒来就和他…我真打算等你回来告诉你的，之前电话里我还说，啊——”

突然，她低叫了声，男人整根手指沿着花瓣缝隙钻了进去。

“喝醉了，呵。”

陆野声音骤然阴沉。

“连织，我看你是找操！”

——

后天给大家加更，弟弟的修罗场得安排上。

0282 155，沉祁阳发现陆野

送走陆野，几位高管进办公室来向宋亦洲汇报工作。

今年正值国内寒冬，金德置地收缩一二线城市商用住宅，转而向农村城镇养老型住宅试探，宋亦洲平静提了几问，纠错后，在会议结束后留下了开发部的总监柯怀。

“账交给警方了？”

他轻描淡写一句话，足以让柯怀后背冒出冷汗。

他忙说不该出现在账面上的东西早已抹平，让宋总放心。

宋亦洲并未搭腔，只抬眸看他：“那位方行长被抓回来你预备如何处理？”

完美谎言得环环相扣，这位银行行长届时若是被抓捕回来，难免不会如同疯狗般四处咬，金德置地往年和他那些勾当掩埋不住的。

柯怀自然完全明白，而宋总越过高副总来问他，这个隐藏的信息足以让他捕捉到什么，顿时心跳加速。

他说已经摆脱国外的朋友四处寻找，必定先于警方找到这位副行长。

“是回国后面临无止境的刑期，还是在国外自由傍身，这位副行长肯定是个聪明人，或者还有其他法子。”

死人的嘴是最严的，总监能走到今天这位置，明显也深谙这个道理。

宋亦洲目光和他对视两秒，仿佛在重新审视他这个人，但什么都没说。

奇迹般的，柯怀心惊肉跳觉得这关险险过了。

这时办公室门被扣扣敲门，总监退出办公室。

秘书、说是沉家大少爷拖人带了东西过来，宋总必定有所需要

。

宋亦洲翻开文件后，只有一张红桃 A 的卡片。

背后的字迹遒劲有力：商行的副行长高向民现已坐上美国前往渥太华的飞机，藏于其妹妹开立的中式面馆里。

“沉大少爷还有其他的话…”

宋亦洲抬眸看她一眼。

秘书忙道：“他说请宋总不要再执着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不然明天这张卡片就会出现在京市局长的办公桌上。”

红桃 A，是他们打小没决裂时玩过的游戏。

这张牌如此特殊，可以是绝对的王者，也可以完全无法翻身。

沉祁阳在警告他在示威，用刚才他对陆野的伎俩。

宋亦洲端坐，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但却莫名让人觉得背脊发寒。

他将电话拨出去的时候佣人已经退出办公室。

几次嘟声后，那边接通了，听声就很猖狂。

“宋总，考虑得如何？”

宋亦洲嘴角微弯：“沉大少在威胁我？”

“怎么敢？”

沉祁阳道，“我明明是在报答宋总，感谢你那晚的善意提醒，大恩大德永世难忘。”

说是感谢，听起来却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

沉祁阳三番四处给他使绊子，大有自个不爽就让天下人不痛快。

宋亦洲淡声笑了，话里带着丝意味不明。

“聪明反被聪明误，沉大少小心这把枪指错了地方，反而给别人做嫁衣。”

沉祁阳正要问什么。

宋亦洲已经挂断了电话。

这老狐狸绝对不会说没用的话，沉祁阳坐车里，翘着个二郎腿。

窗外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六七点钟恍若黑夜。

就在这样的阴暗里，他手指在窗上轻敲，水珠砸落在他指背。

男人轮廓幽冷，若有所思。

但也容不得他多少，手下来电告知提前在路口设伏的车辆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有两辆车从陆野从警局后便一直跟着他。

“离远点。”沉祁阳道，“这人警惕性很强，别让他发现了。”

“知道。”

警察喜欢玩声东击西这套，沉祁阳便让他尝尝被耍的滋味。

跟踪那两辆车的定位实时发送到沉祁阳手机里。

他吩咐司机开车，被套牌刷漆伪装得平平无奇的面包车在暴雨里缓缓行驶，雨刮器急速刮过车窗。

大雨天气，好几公里都没见多少车辆和行人。

而车子拐过好几个，沉祁阳明显愣了愣。

这是去她公司的路。

年前他来回开了多少天，早已轻车熟路。

如今仿佛已经时过境迁。

情感的钝痛留在了摩天大厦那晚，可她就是有这样的本领，连和她同行的一段路都在他骨子里留着欢愉的血。

如今，这些欢愉在物是人非后如同钝刀子搁在沉祁阳心里。

他没打算找她。

至少在能站在她面前之前。她权衡利弊，沉祁阳就变成她绝对的利。

那股从血液里透出的烦躁让沉祁阳想抽烟，可没带。

车子最后开往了她公司楼下，停在不远处。

陆野的悍马就在路边，他撑着把伞似乎在等谁。沉祁阳道。

“最近警局过来很快，控制在五分钟以内，先把他逼近小道。”

“知道了阳哥。”

几个车里都是沉祁阳在黑道上交的朋友，赛车一流，有人调侃若是这位警官是来接他女朋友怎么办。

“那就让他女朋友瞧瞧他的怂逼样，审惯了犯人也不知道习不习惯投降。”

沉祁阳眼神无波无澜，没太大兴趣。

没有乐子制造乐子以往是他的强项，他享受扼制住喉咙等对方求饶那刻，但现在总觉得差点意思。

他懒懒抬眸，本是随意一瞥，目光却瞬间如触电般定住——

她下楼了，在门口顶着个包包左顾右看，很明显没带伞。

那一刻沉祁阳脑子空了半瞬，他光会看着她。

半个月没见，她脸蛋红润不减，还长了点肉，看起来过得挺好。

那段回忆里似乎影响的只有他。

沉祁阳深深看着，类似于不甘的情感死死攥住他的心脏。

他就这样看着，看着她顾忌大雨往后退了两步，看着她拍拍包包上的雨水，大概是死贵，一脸心疼。

她知道心疼包包，却从来不会心疼他。

沉祁阳冷嗤了声，手刚扣上车把，就见她对着某处笑了笑，而男人撑伞而来，将她完全护在怀中，往车里走去。

转过身来，那人竟然是陆野。

电闪雷鸣，雨势忽大，车厢里一下子变得诡谲而安静。

“准备行动！”

“倒计时，3,2——”

车里突然传来冰冷彻骨一声。

“行动取消，你们回。”

怎么了？

六七辆车里的人不明所以，但沉祁阳既然下了命令，其他人只能纷纷撤退。

连司机都一头雾水，因为沉祁阳让他下车后，自己走进了驾驶座。

方向盘一转，车子猛地掉头跟上那辆悍马。

雨刮器在车玻璃上刷过，那一瞬的洁净和不蒙纤尘里，男人幽里的眸子倒映其间，诡谲在期间隐隐涌动。

谁他妈来告诉他。

这两人是什么情况？

——

今晚第一更。

0283 156 [h] , angry sex②（有点点小粗暴）

陆野明显动怒了，笼罩在阴影里的脸山雨欲来。

极其敏感的阴唇还被扣在掌中，两根手指插进去了，其他指腹碾揉过她敏感的边缘，顺着往前碾上小阴蒂，重重地揉。

她蓦地抓紧他外套，从脊椎到后颈似有电流窜过，连着手指都绷得死死的。

“呜…我都说了是他——”

她还委屈上了，陆野扣住她下巴。

“我在外交际喝醉了，稀里糊涂和其他女人上床你也能接受？”

不能。

照连织的性格会狠狠赏那女人一巴掌，赏陆野三巴掌。

渣男贱女，她是绝不会让他们好过的。

她面红如血，吐字道。

“不能！”

身体被他掌控着，处于下位，可她还理直气壮得很呐。

陆野眼眸骤暗，突然托起她屁股，她整个重量都在他手掌上，他勾住她内裤边缘，大手一扯直接给撕了，连着裤腿都顺着脚踝扯下。

那声音在安静的车厢简直触目惊心。

陆野像是浑然不知她身体紧绷，手指在泥泞处抚摸，唇贴在她耳边。

“你这个小混蛋，就知道欺负我是吧，以前我是不是没满足你？出远门一趟你就给我戴绿帽，之前的保证都他妈的狗屁。”

连织最受不了他这个语气说话，语气里的轻浮和悚然直让她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我哪有…”

话没说完，陆野毫不留情，几巴掌煽她屁股上。

啪啪啪清脆声简直是重重传响在耳边，她臀上痛骂难当，兼顾羞恼在他腿上挣扎。

“别打我！…啊！啊！陆野你王八蛋。”

“谁是王八蛋？”

陆野巴掌不断，眼神狠声音更狠，“把我当成以前那些小男生吊着呢，这个给笑笑那个给牵手，开心理理他们，不开心就丢一边。看他们打起来特刺激，还在一旁拍手称快，这些手段敢往我身上使，是不是以为我他妈真不敢把你怎么样？”

连织双眸尽是艳色，得死死咬住唇才能止住呻吟。

她哪敢呀？

从高中起连织便清楚陆野不好惹，所以哪怕她饭票名单能从教室排到校门口，都绝不可能将主意打到他身上。

饭票得常换，连织没打算谈恋爱，更没想闹出情感纠纷。

可不给亲不给抱抱就算了，连牵手手都不让，十七八岁的男生心气最是浮，难免就被别的勾走了。

连织显然更人精，体育课后穿着身体恤百褶裙从食堂绕回来，汗水沾湿体恤完全包裹着她姣好的身材，喝水扭瓶盖，连着擦汗都

成为好风景。刻意站在栏杆上的男生一排排，推攘打闹，实则眼神偷偷胶着在她身上。

就陆野靠在边上，毫不避讳地看着她。

他指间夹着的青烟随风缭绕，掠过他深黑的眉眼，里面是淡淡的玩味和好整以暇。

打那时起，莫名的警惕就让连织对这个男人退避三舍。

足以令神经酥麻的震惊将她从走神里拽了回来，细细吟哦从鼻腔里溢出，又戛然而止。

他眼神冰冷，研判地盯着她脸上的沉迷，手指快速在阴蒂上打转，拨弄，再重重摁下去，直弄得她脚趾都快化了。

“每回这个时候你就软得像瘫泥，下面随便摸摸就能湿，里面也绞我跟个什么似的，贪心得想要全部吃进去，他知道这些？”

大抵是怒火中烧，男人声音反而因隐忍愈发平静，“他知道你一插都能出水，上面下面都哭个没完没了…”

那嚤嚤哭的声音不仅在这时候不会有半分怜惜，反而勾起骨子里的暴戾，恨不得咬断她的脖子。

可宋亦洲怎么可能不清楚呢，过去在他无数个不曾察觉的瞬间，他们都曾在床底贪欢，用她和他用过的姿势。

妒火在这一刻烧到极致，陆野一口狠咬上她肩膀。

他扯开针织衫，噬咬一直往下，猛叼住她乳儿。

“啊哈…”

连织猛地抓住他脑袋，仿佛命悬一线。

牙齿厮磨过乳尖尖，瞬间带起她头皮所有的神经，他手指还在不停往里抠挖，层叠媚肉湿濡绞裹上他的手指，又被他碾开，反复往里探。

连织下面都快化成了水。

雨滴如滚珠般粗暴拍打在车窗上，正如他毫不留情的侵犯，连织全身微微抖动，她手指扣着他的黑发想要他轻一点，屁股也停往上躲，可他手指如影随行，两根三根钻了进来。

她是被扼制住翅膀的蝶，被蚕食的过程足以惊心动魄，却有诡异兴奋织就成网将她缚在其中，所以感官都曾经在他抠弄的那个点，酸胀酥麻通通汇聚到那个点，她神经崩成线，连着心尖都跟着颤。

到了..快到了..

哭声慢慢变成了呻吟，她不知抓着他头发的力道有多紧，只感觉那处在沸腾，直至快炸裂那刻手指猛地撤出。

所有感官顿时坠在半空，不上不下。

连织模模糊糊睁开眼，对上一双深黑的眼睛，诡谲隐隐翻滚其间。

哪处传来皮带解开的声音，顶端随之抵了上来。

仅仅是交触，她心尖便颤栗不止。

男人手掌却扣住她浑圆的屁股，毫不犹豫往下摁。

“呜…”

她脸埋进他胸膛，粗大异物碾平所有褶皱，势不可挡要钻进最深处。

带着他的火气和暴戾。

她呻吟夹杂着哭音，断断续续拉长。

好几个月没有亲热，受不了他的霸道和直接，更何况这个姿势入得好深好深，巨棒虬结在她体内跳动。

连织有种下体被塞爆的恐惧，下意识拱腰往后退，可他手臂箍着她的腰寸步难行。

男人的力气在此刻有多大几乎显露无疑，平时都是让着她而已，让她欺负，让她揪耳朵…

可实际上，男人一只手就能钳制住她的腰，手臂青筋一条一条还收着力道。

顶端剐蹭着肉壁往里陷，小腹打着抖，连织感觉快要被劈成两半了。

“我电话里和你提前透露了！”

她凶凶的控诉道，“你保证了不生气的——”

陆野一巴掌甩上她屁股，白腻的臀肉凌乱晃荡，他浑身血脉奋张。

她还有脸说。

用随便一个理由撒撒娇就框他保证。

她就是欺负他不敢把她怎么样。

生气又怎么样？诀别又如何，她只要出现在他面前。

他就跟条虚张声势的狗似的又凑她跟前去了，还得自己去找台阶。

这小混蛋没有心肝。

他真要走了她不过是难过后断情绝爱，立马斩断一切开始新生活。

她连挽留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真要受伤了跑得比谁都快。

男人眸子瞬间戾气漫散，他手掌用力抓捏她乳，几个巴掌狠狠揍她屁股上。

“啊！…别打了！”

连织觉得自己屁股都要被打肿了，从小穴深处传来的骚麻却分泌着水儿，一泡一泡灌在鸡巴上。

她竟在这样的粗暴中来了感觉，窗外雨珠啪啪作响，有种毁天灭地的混乱。

毛孔扩缩溢出来的激荡让穴肉狠狠吮吸着肉棒，渴望体内那根大家伙用力抽插。

“想要就自己动。”

浓重的欲色被男人眸子的冷厉掩盖，他指腹碾着她粉粉的耳垂，“之前在蓉城不还想要勾引我，大半夜的打电话让我过去，当时老子是抽疯了才会放过你。”

忘记是谁先颠簸的那一下。

她攀着他脖子来回蠕动，夹着体内的鸡巴前前后后的晃，顶端戳刺着嫩肉带起一地的酸胀酥麻，她嘴里的吟哦声娇媚入骨，被他吞入嘴里，又被他摁在颈窝深处如同受刑般一下一下地叫。

当真是疯了。

这狭小的方寸之地，暴雨做帘幕，他跨间挺动得剧烈迅速，紧扣的臀被他手指深深陷进去，她浪叫声一浪盖过一浪，无力地抓着他深埋在他胸前的脑袋。

从车窗由外往里看，只看到两个身影交叠。

却不知她胸前早已大敞，而底下光溜溜屁股被他撞出白花花的弧度。

这条路车辆人流来往都很少。

暴雨冲刷梧桐树下更是如同天然屏障，他们深陷欲望和愤怒，殊不知马路对面的面包车里，有只手紧紧攥着方向盘，青筋骤起，几乎要将其捏碎。

——

晚安

0284 157 【h】 修罗场

瞧他看见了什么？

暴雨如注，树影遮盖下光线黯淡，陆野已经将车停在了最隐秘的位置。可对面的男人仍是将车里的画面一帧一帧纳入眸底。一眨不瞬，目滋欲裂。

车窗上如瀑的雨水之后，她双臂掉在男人脖子上，好几次无力仰起头，又将面庞深深埋在他脖颈，嘴唇微微颤抖，有晶莹从眸底滑落，像是在承受什么酷刑。

可哪是在受刑。

这动作何等熟悉，摩天大厦那晚，她也是这样被迫大张着双腿坐在他跨间，吊着他沉祁阳的脖子哀哀呻吟。

她有太多情动的小习惯。

难耐忍受时喜欢如同藤蔓一样缠着他，喜欢抓他的头发咬他的脖子，情欲上头又不甘示弱，便肆无忌惮咬他嘴唇。

过往沉祁阳随便想起某个小片段心头便跟灌蜜似的，意犹未尽回味好半天，如今她也会将这些小动作，用在另一个男人身上。

她也会吊那个男人的脖子，沿着他耳垂轻轻噬咬，控诉般去咬他的鼻子，嘴唇…

不，甚至还要亲昵。

树影将搂着她的男人神色完全遮挡，可半截手臂横贯在她腰间，胳膊已经充血青筋暴起，可想而钳制得有多用力。

他们一同抛上落下，好几次要撞到头顶，男人一只大手护了回来。

天边轰隆雷声巨响。

沉祁阳呼吸骤紧，脸颊狠狠抽搐了下，像是有股戾气沿着胸腔直冲天灵盖，身体血液倒涌，每个细胞都仿佛下一刻就要炸裂。

这瞬间的暴戾太过剧烈，让他下意识想要砸碎一切。

可他只是静静看着。

看她敞开的开衫毛衣由于动作激烈衣摆完全露了出来，一晃一晃，可想而知双乳是如何在他胸膛蹭动的。

看驾驶位渐渐空荡，而后座隐隐约约里一只白嫩的手无力抓上车玻璃，带着雾气的指印划下长长一道。

黑夜弥漫，暴雨不止。

沉祁阳竟低声笑了，那笑声竟显得十足渗人。

依稀灯光越过雨幕照进来，他的侧脸轮廓那样凌厉，像是有蚀骨的冷在双眸里翻腾。

他拨了个电话出去，声音明明冰冷彻骨，反而因剧烈克制而显得冷静。

“替我重新查陆野这个人，事无巨细。”

*

后车座被陆野放平，有如床一般。

两边玻璃贴膜后加之天气影响，如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而她是黑夜里一颗小沙粒，眼神迷蒙，娇声荡漾，所有意识都汇聚到被他占据那处。

好深好深…

肉棒顶端似乎要当探头一般刺穿她，她撤出一截后狠狠撞进来，花芯酸涩骚麻，水儿不断灌在鸡巴上。

她小腹抖啊抖，稍有躲开的念头就被陆野钳制住双手，掐住她下巴低头狠狠吻住。

霸道激烈的吻，连着舌根都被他吮得发麻发疼，啧啧嘍吮声一时间比拍打上车窗的雨声还大，他咬着她的舌头色情又粗暴，淡淡的烟味混着男性气息钻进连织鼻腔，窒息一般。她身体不由自主发软，更软，连着抗拒的手都被他五指深深钻进来，十指相扣。

微薄光里，男人眼神黑沉得近乎陌生，淬着情欲和怒气让人没法直视，深深一顶便让连织压抑在喉腔里的呻吟尽数溢了出来。

他从前不这样的，他从前…

大概是职业抑制了他骨子里的癖气，再见陆野变得正经又正直，常常平静着一张脸，小麦色皮肤掩盖的笑意得仔细去寻找。

在蓉城刚和陆野在一起那会，公共场合绝不会有什么亲亲抱抱，稍微过分点男人耳根子就红了。那时候连织贼喜欢逗大木头。常常手从桌下放到他腿上，摸啊摸。

哪像现在，哪里可能会有车震这么放荡的行为。

可如今同样还是这个人，将她双腿拉大到不可思议的弧度几乎反折了过来，胯骨冲撞的剧烈声响几乎超过连织承受的心理极限。

他大肆揉捏她的双乳，指腹甚至刻意夹出乳尖尖，再一口含住，色情地吞吐。

她无论哭得多么凶他都丝毫不为所动，求饶声和挠过男人背脊一道道抓痕，反而让他愈发兴奋。他手摸到交欢泥泞处，拨开阴唇蹂躏阴蒂。

她受不住哭得跟个似的，他却舔去她眼角那些泪，动作却分毫不见温柔，反而越来越狠。

狭窄的车厢里，连织被他摆出无数个姿势，她成了他口中不忍吞咽的事物，反复品尝舔吮，哪里都沾着他的气息。

可真的太深了…

巨物碾平每一段褶皱直戳花心最深处，好几次撞上宫口，她呻吟声突然高亢，哭吟声渐渐无法抑制。手臂和腿都如同藤蔓般死死缠着他，什么都听不到了，意识全在被他碾着的乳儿，被他占据的血。

他居然还有长度往里面插，那种被完全占据被劈开得恐惧她心跳加速得快要爆炸，刺激头皮满溢，仿佛下一刻就要炸裂。

“呜呜…太深了..”

连织拱起腰肢往后面跑，可全身都被男人控在四肢之类，她无法后退分毫。

依稀光影照在男人极有压迫感的脸上，他唇贴在她耳后。

“深也得给我受着！”

“呜..不…慢点..鸡巴哥哥.”

男人撞击的速度更为猛烈，奶头被反复摩擦蹭动，穴肉被拽出来又深深捅进去。

囊袋啪啪啪撞击在替臀肉上，混着剧烈的打桩声直让人心惊肉跳。

耻毛都扎了进来，他插得好深好深，胸膛肌肉紧绷成硬块，连着手臂都虬结着青筋，仿佛全身都在干她。

她感觉自己要被插穿了，手臂随便推上某处，便烫得快要被烧化。

“鸡巴哥哥..轻一点啊..呃啊..”

“轻一点怎么？”

陆野动作不减分毫，“老子以前就太惯着你了，才会让你背着我出去找男人。”

他咬着她耳朵，声音低哑，“你知不知道以前每每哭的时候我就想狠狠弄你，想让你哭得更凶..可你每次求饶我就心软..以后再也不会了..”

身下的她眼神迷乱，唇瓣微阖，艳色就在眸子里荡啊荡。

纤细的脖子在掌中那样脆弱，有一瞬间他想要捏碎，可陆野只是狠狠咬住她的嘴唇，将所有情绪渡过去。

他们交叠着身子，粗喘和哭吟在这一刻到达极致。

连织小腹酸软得要爆开一般，花穴被撑开到最大，巨物肆无忌惮在里面进出，噗吡噗吡的声响从两人相连处传来，绵延不绝。

小腹酸软的堆积越来越多，男人却还在不断往里面顶，浑然不管她濒临崩溃。

连织小腹本就平，肉棒越插越深，仿佛在腹部深处捅出一道凸起。

她越哭，他便操得越凶。

只有攀着他，丢弃所有盔甲般攀着他，咬着他嘴唇说尽求饶的话，湿滑甬道反复绞紧大家伙，身体的骚麻感在某一刻到达极致。

她下腹痉挛，直接喷了出来。

湿哒哒的水儿就喷在男人小腹上，光听那声就让人莫名其妙，可就连哭声都被男人吞入嘴里，高潮后分外敏感的小穴因为他的刺入，又是抖擞着泄了。

迷迷糊糊中，她似乎听见有人在她耳边哑声问。

“专一对你来说很难？”

0285 158，沉祁阳发疯

*

一个晚上，不知道多少次。

连着被他什么时候抱回去的，连织意识模糊，醒来便是在自己的小窝里，大腿发酸，腰也是，连着胸脯也是。

眼珠子动一动某些画面自动跳入脑海。

他勾起她双腿搭在肩膀上，手紧紧箍着他腰。又重重掐住乳儿
...

天气还是阴阴沉沉的，大雨未减，白昼如黑夜。

连织捞起手机一看，都快下午两点多了，还好她今天不上班。

身旁的人已经不知去向。

平心而论，连织知道陆野在生气。

不然依照平时的他不可能一声不吭就走了，至少以前会给她报备得明明白白。各个地方给她贴便利贴叮嘱得明明白白，就像唠叨的老太太。

这次却什么都没有。

可她还生气呢？

什么人嘛，吃干抹净就拍屁股走了。

连织情绪上头就是这样，不理就不理，她也不要理他！

然而出来客厅，看到开放式厨房温好的早午餐，两个煎蛋，她最爱吃的牛肉面，酱料和面都分开温好了。

她默默吃着面，决定把不理他的时间稍稍缩短一点。

门外这时却传来摁门铃的声音。

连织以为是陆野忘带钥匙，傲娇停了几秒，还是踩着拖鞋去开门。

大门打开，屋内外气流对冲，一股潮湿涌上连织的鼻尖。

沉祁阳正站在门外看着她。

楼道那瞬间亮起的光落在男人背后，他的影子如同一只要扑上来的兽。明明没什么表情，可大抵是大雨将他浑身淋得湿透，连着眼神都像是浸着彻骨寒意。

“你…你怎么？”

大半个月没见，骤然看到他连织说不清什么感受，连着反应都有些呆。

沉祁阳：“我没带伞。”

“你等等。”

下意识关门只是连织的防范，可意识到对面是沉祁阳刚要停住，门有的一扇缝隙却被男人一手握住，就落在她的手上，不容抗拒。

沉祁阳扯唇，没什么语气道：“瞥开那层关系，咱两还算是姐弟，不请我进去坐坐？”

他说完越过她迈入内。

连织觉得有哪些不对，但说不上来。

心里还埋怨他的霸道自专，站原地瞪他片刻后，还是关上了门。

*

连织从卧室拿完毛巾出来，沉祁阳已经赤裸着上半身坐在沙发上。

夹克湿了，他索性连里面的体恤一起脱，用它擦头发。

从背后见到男人赤裸的样子，连织有瞬间的不自然。

他手臂线条流畅，隐约可见小腹叠起的块状肌肉，几滴水珠沿着他胸膛往下舔，看起来莫名色情。

发生过关系的男女都没办法直视对方的身体，连织一瞧见，便想到他故意用胸膛碾她乳的时候，想起她跨坐在他小腹上，坐在他胸肌上，被他握住屁股左右的摇，胸毛和黑豆豆都扎进连织穴里，她仿佛马上都能到高潮。

“先擦擦吧。”

连织没让自己多想，递毛巾时也隔得老远。

沉祁阳斜她一眼，没什么语气：“那么远，我怎么拿？”

连织往前走了两步，他也伸手来接。

然而还不等松手，就被毛巾另端的力道扯着一拽，她直直扑向他胸膛。

男人身体的温热扑了连织满鼻，还不等她挣扎和反应，沉祁阳直接调转两人位置，将她压在了沙发深处。

“沉祁阳，你干嘛？”连织恼怒道。

这姿势尤为迫人，不管哪里碰都是他火热的身体，男性浓烈的气息扑上连织的鼻尖。

连着他无甚表情的脸都变得侵略性十足。

推攘的手被沉祁阳压在她脑后，他轻碾着她耳垂，漫不经心。

“姐姐，弟弟我最近遇到件烦心事。”他轻声道，“我喜欢的女孩子背着我和另外其他男人搞在一起，我本来以为只有一个，可原来不止。”

“你说我要怎么办？”

连织呼吸骤紧，连着心脏都缩成一团。

他知道了。

沉祁阳仿佛不知她的紧张，指腹在她光滑的脸蛋抚摸。

“喜欢宋亦洲？人品好长得也好，人也是你喜欢那一款，和他就是天作之合。”

这些连织曾经字字铿锵的话被他逐字逐句说了出来，沉祁阳猛地抬起她下巴，“利用我去把他踹掉，姐姐你玩我呢？”

他话里没什么语气，甚至还勾着嘴角，算是戏谑。

但眼神却毫无笑意，剑眉和眼尾威压，天生的压迫感，像是山雨欲来。

“我没有利用你什么。”

连织无论如何都推不开，气恼道，“是你自己去做。”

某种层面上的确是这样不是嘛。

“是吗？”

沉祁阳笑了，“那我辛苦一场，总得向你讨点利息吧？”

连织睫毛轻颤，尚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他笑容顿收，晦暗的眸子瞬间凛冽刺骨，捧着她脸蛋用力吻了下来。

激烈的吻，他的舌头不等她反应就撬开她牙关，如影随形追上来。

她无论往哪躲他便瞬间追随，先是和她天生黏在一起，卷着她舌根用力的吮，那气息太过猛烈，她片刻便没法呼吸，连着身体都自动软了。

他大手钻进她睡衣，里面什么都没穿，当乳被粗粝的手掌包裹住时，连织瞬间挣扎。可却连挣扎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头顶上，他的双眼被睫毛依稀遮挡，可那般诡谲陌生。

沉祁阳手还要往下探寻，舌尖却突然传来一股刺痛，血腥味充斥着口腔，她毫不留情地往下咬。

他唇瞬间退出来，停在她耳边，气息热浑身哪里都热。

他咬住了她耳后的那抹嫣红，声线如此放浪。

“姐姐，你这身板，两个男人你受得过来吗？”

0286 159，合作吗

连织睫毛轻颤：“我没——”

话没说完，沉祁阳又狠狠咬住她唇。

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听，什么也听不进。这个小骗子满嘴都是谎话，不过框他罢了，框他去对付宋亦洲，框她去解决她的眼中钉。

没人知道沉祁阳看到她跑去陆野怀中的感受，他生平最能忍耐，最擅长延迟满足。

可独独那刻，失控暴戾狠狠攥住沉祁阳的脖子。

她推拒的手悉数被沉祁阳钳制，他吻得狠下嘴也重，手掌顺着她大腿内侧往上滑，隔着内裤和裤腿重重一碾。

“唔...”

像是被电流劈过，那处经过欢爱本就酸软，现在更是化成了汁。

男人眼底晦暗侵略性十足，像是要动真格。连织气得下嘴咬，他就钳制住她下巴，顺着脖颈往下滑，像是要把她捏碎。

好不容易腾出手来，连织重重甩了他一巴掌，眼底眉梢皆是恼意。

“够了沉祁阳，你发什么疯！”

很重的一记耳光，也让男人的理智回笼。

在她面庞之上，那双晦暗的眼睛沉沉得盯着她，加之脸上的红印子更显得有些渗人。仿佛下一刻他就要做出什么其他的事。

连织道：“没有两个！宋亦洲那件事是因为意外！”

沉祁阳：“那我呢，我也是你的意外？”

他眼神迫人，连着呼吸都忘了，一眨不瞬地盯着她。

像是等待着她说出什么，又警告她要是敢说出什么。

沉祁阳想说，其实他也会受伤。

他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无坚不摧，他能在奔向她的这条路上走一万步，她不走都没关系。可她不能朝别的男人走。

摩天大厦那晚沉祁阳尚且还可以安慰自己她是恐惧，畏首畏尾。可原来她也会爱人不是，原来她也会！

她知道怎么去哄那个男人，却从来不会哄他。

连织感觉自己腰都要被掐断了，她和他的眼睛对视着，额头上滴落的那些雨珠像是他泛红眼眶里的泪。

她突然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你想要听什么答案？你想听到什么答案才会满意？”她轻声道，“沉祁阳你闹这一场是想干嘛，把妈妈再招过来吗？”

她和他永远不可能。

假千金暴露，被沉家所有人报复，真千金这个身份延续，她和沉祁阳隔着的是鸿沟。

每回都是这种话，每次都用这种话来刺他。

沉祁阳凑到她耳边：“又拿这种话这种话搪塞我，你可真是….”有低笑声在连织耳边，“姐姐这么厉害，同时玩两个，还差弟弟我一个吗？”

他说这话时又猖狂又野，直让人耳根子发麻。

“和谁都有可能，就是和你不行！”连织正色道，“再说一次，我和宋亦洲是个意外，当初想带回去的也不是他！”

或许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对着陆野她是完完全全护着的。

不像宋亦洲那般流于表面，只为了让他抓狂。沉祁阳不是没疑惑过 真正喜欢一个人，绝不会字字句句提爱，但哪里都是爱。

譬如她的眼神，她身体残留的痕迹。

安静的客厅，沉祁阳眼中似有阴鸷一闪而过，连着呼吸拂上她的脸都觉得压迫，她又好几次想要挪开目光，都被他握着脸强行转了回来。

握着她肩膀的那只手蠢蠢欲动，仿佛下一刻就能游离到脖颈，一把掐住她的命脉。

连织莫名有些心惊。

“你想干什么？”

沉祁阳笑了声：“我能干什么，我不还是你的好弟弟吗？”

然而下一秒，他直接低头狠狠咬上她的嘴唇，发狠的力道，疼得连织狠狠蹙眉。仿佛有鲜血充斥在口腔，浓重的铁锈味。

他眼神仍然盯着她，久久才松开。

沉祁阳抹掉她嘴角的鲜血。

“姐姐，谢谢你的伞了。”

说完他便套上衣服，起身离开。

连织从沙发上坐起来，仍然心有余悸般，更多的是忧心忡忡。

沉祁阳这性子就像是头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狼，这王八蛋不会打算使坏吧。

*

快九点的时候，宋亦洲从公司回了家。别墅冷冷清清，从宋家搬出来后，他已不习惯有太多佣人在身旁。唯一留的两个，过了十点就得离开。

刚在楼上坐了会，佣人便说有人造访。

沉祁阳这次来没有损害任何公共财务，门完好无损。

宋亦洲下楼的时候，瞅了他脸上好几秒。

“沉大少这个时候来有事？”

“瞧宋总说的，你不一向料事如神。”沉祁阳靠在沙发上，巴掌印也没为他添上半分狼狈，“说话说一半的功夫那么厉害，难不成猜不到我为什么而来？”

沉默。

宋亦洲也坐于另一边沙发。安静的功夫，沉祁阳捞过桌上的烟，随着打火机发出清脆一声钢响，烟雾缭绕上他的轮廓。

他道：“你早知道？”

宋亦洲道：“多久算早？”

彼此已经是明人不说暗话，但明显都不想给对方探听消息的机会。

沉祁阳嘲讽道：“宋总这绿帽戴得挺开心啊？”

宋亦洲牵了下唇。

“比沉大少爷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宝，实际连颗草都不如是要开心一点。”

沉祁阳哼笑：“那至少还是当过宝贝疙瘩，有什么不好？”

宋亦洲道：“也是，我看你被当成杆枪，指哪打哪是挺开心的。”

他何等了解连织，大概也猜到她最初何尝不是没有利用沉祁阳，来对付他的意思。

沉祁阳盯着他，戾气忽而涌上来。

但烟呛到喉咙，他连着呛咳出声，脸色十足难看。宋亦洲完全是在往他心窝子里戳，被那小混蛋利用替她扫清障碍这事，完全是他喉咙的一根刺。

越想越如鲠在喉。

沉祁阳意味不明道。

“我时间短，这结果我认，宋总两年了还是被抛弃那个，这魅力我服。”

彼此都往对方心里插刀。

宋亦洲也慢慢沉了脸色，很明显被他刺得下颌紧绷。

安静的客厅，谁也没再说话，只有凉风不时拍打阳台玻璃发出的声响。

烟灰缸里的烟头转眼已经堆了小小一缸，沉祁阳不知道抽了多少根，老爷子教导的点到为止在今日通通不起约束。

他低着头，声腔流淌过烟雾弥漫后的嘶哑。

“你知道老子为什么讨厌你，你这人就是看着和谁都和和和气气，实际上套着的面具比京剧变脸还多。小时候让你帮忙掩盖点什么，你他妈转头权衡利弊就能把我卖了。”

“彼此而已。”

宋亦洲眼神凉淡，意有所指，“当初要不是多亏沉大少爷的推波助澜，沉希和我的婚约也不可能促成得那么顺利，我时刻都记得你大恩。”

两人彼此坑对方惯了。

沉祁阳哼笑了声，明显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他仍没抬头，淡黄的光打在他脸上，有种颓败阴暗的气息缓缓流淌。

沉祁阳以为这种反感会无出其右，可直到遇见了更加刺目的眼中钉。

正直，沉默，有勇有谋，正义的化身。

看似挑不出任何差错。

这个词语用在任何人身上沉祁阳都不 care，是朋友聊聊，是对手沉祁阳笑笑。

可独独不能成为她选择的人。

那种妒忌得要灼烧一切的冲动时时刻刻烧蚀着他。

沉祁阳狠狠捻灭烟头，瞥他一眼。

“合作吗？”

四目相对，彼此想法瞬间明了。

一个新的局面开始。

“愿闻其详。”宋亦洲道。

———

三更，晚安。

0287 160，争锋相对（宝宝们这几天隔日更，月中之后恢复之前更新频率收尾））

京州市公安局办公室。

中午休息时间，老余推开办公室的时候，陆野正低头在翻阅一本杂志。这人从来不看娱乐新闻的，他正要细瞧，陆野已经反扣过来。

陆野眸子一抬，直接问正事。

“如何？”

老余抹脸：“三十六小时那孙子还在东扯西扯，照我说就是欠抽。”

整整四个亿的亏空掩盖了三年才被发现，警方刚有部署银行行长就直接跑路，可想而知这里面涉及多少官官相护。这位行长只是个挡箭牌而已。

接着各企业留下的行贿证据在一夕之间被抹平，抓着纰漏的那几位在审讯室直吼冤枉，并赌咒发誓。

跟他妈场闹剧似的。

整整四亿不知去向。这事通过媒体推波助澜，现下外面已经闹得纷纷扬扬，于是上面的压力便给到了京州市公安局。

陆野沉默片刻，道：“前几天从宋氏大厦那拿回来的财务账册？”

“毫无问题。”

老余嘴唇动了动，陆野瞟他：“想说什么？”

“就是因为一点纰漏没有才奇怪，每笔每单，连应酬报销单的原始凭证都还在。”

像这种房地产企业请客应酬是常事，应酬额度会提前做统筹，有些粗枝大叶记到来年的都有，但每笔账册都完全记录得明明白白，倒是少见。

陆野毫不意外。

宋亦洲做起事情来天衣无缝，绝对不会让他们抓到把柄。可越是滴水不漏才越有问题。

“找两位同事时刻盯着房地产部那位高副总，他近期应该有动静。”

老余道：“陆局，你怀疑——”

“不是怀疑。”

陆野道，“当初去宋氏大少，这位高副总话里畏首畏尾，一个劲的证明公司清白。他为了保住目前的位置必定得为宋氏铲除后顾之忧，找人跟着他。”

“行。”

老余暗忖，看来陆野是打算从宋氏这里找突破口。

他出去后，倒扣的杂志被陆野翻了过来，画面俨然是新闻媒体揪着那晚订婚宴的照片大肆报道，连着连织以往在宋氏旗下的辰达资本任职的消息都挖了出来。

什么命中注定，天作之合，编得跟童话故事一样。

陆野扫了几秒，眼里明显出现一丝凉意。

行贿罪远远越不过受贿的罪责，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家企业。往年为扶持高新企业没少有大事化了的案例出现。

但这次他还就不打算放过宋亦洲。

陆野拿出手机，翻出微信里和连织的对话框，上下滑动仍然没有消息跳出来。

翻进朋友圈里吃吃喝喝一应俱全，仿佛故意在和他较劲。

陆野吸咬着颊边的肉，莫名冷笑了下。

这小混蛋当真没心没肺，他不找她，她也硬着骨气不找他是吧。

做错事倒理直气壮得很呐。

两点整，闹钟准时震动。

陆野扣上了白色制服衬衣的扣子。打领带，戴袖章，臂章，警号一一缀在警服之上，动作慢条斯理又沉稳。最后将帽子往头上一戴。

警服最衬也最压气势，若是人不得体，那么便会被这身衣服拖垮。

可陆野穿这身衣服的时候，连着老色胚连织都垂涎欲滴，着迷于他英气逼人的硬朗五官，时不时暗示想要警服 play。

他坐上了局里的车，由助理开往公安部。

京市最巍峨的建筑，保卫国家的象征。

这条路他来过两次，第一次代表前往边西救援的整支队伍来领取专案集体二等功。

这次，只仅代表他自己。

真正表彰大会在半月之后，这次只是提交述职报告，和就抓捕江启明事件做总结。

“陆野？”沉儒文从文件里抬头，盯着他。

“是。”

“我对你很有印象。”

秘书送来两杯茶，沉儒文喝了口，说两年前就留下深刻印象，签署边西调令那会他就纳闷这小伙子的履历如此优秀，怎么还会在蓉城做个小警员。

“那时我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

陆野温和一笑，不骄不躁。

“沉部谬赞，我个人的力量在队伍面前不起作用。”

“不用太过自谦。”

沉家二叔在这个副部的位置起码坐了六年，年龄和各种原因影响，往上走应该不太可能。

但这位后生能力非同一般，很有可能比他走得更远。

沉儒文不由得重新开始审视面前这个人。

抓捕江启明的事件经过复述完之后，沉儒文邀请他去晚上的饭局。

“说我有个侄子和你差不多大，但目前还没个定性，比你差远了，今晚你也会见到他。”

陆野眉头不经意一动。他正想要会会这个人。

“沉部说的侄子是？”

“沉祁阳，我大哥的儿子。”

陆野：“连织的弟弟？”

沉儒文略讶异：“哦，你认识思娅？”

陆野换了个说法。

“我和她是高中同学，一年前在蓉城也碰见。”

“这么巧？”

男人一身警服沉默威严，明明眼里平常。峰回路转，却让人窥探到一抹柔情。沉儒文盯着他若有所思。

“我家思娅向来很受欢迎，怕不是同学那么简单？”

陆野笑了。

“是，晚辈一直对她心有所属，目前有追求之意。”

他说话如此直接，分毫不拐弯抹角，倒把沉儒文愣了愣。

陆野离开后，沉儒文负手站在办公室窗前，半个小时后，他将电话拨了出来。

沉父的电话一直放在秘书那。

辗转后接在耳边。

“怎么？”

“大哥，你觉得贺家那位后生如何？”

*

五月京都已经热气四伏，酒店门口，飞蛾聚拢在灯光下凌乱地噗通。

沉祁阳下车的时候，侍者伸手在车门顶山拦了一道。

“沉部和其他客人都已经到了。”

“知道了。”

嘴上说着知道，沉祁阳却半步被动，烟蒂摁灭在旁边大理石烟灰缸里。

他抬眼打量着这栋饭店。

宋亦洲可真会狡兔三窟，京都大半都有他的股份。

宾客都已经落座，就差这位爷，结果他闲庭信步，还抽空去喂了个鱼。

把侍者急死了，却半句不敢催。

绕过冗长的走廊，推开包厢门那刻，满屋谈笑声涌入耳朵里，沉祁阳懒靠门边和陆野的眼睛直直相撞。

比起各家身旁皆坐着二十来岁的晚辈，陆野就形单影只坐那，但气场反而压过一向以温和著称的沉儒文。

“臭小子，你又晚了。”沉儒文道。

沉祁阳抬下巴示意后面书架上的时钟，“我一向挺准时的，喏，刚刚八点。其他叔伯早知道我这准点的性子，是不是？”

其他人也笑着附和点头。

他拉开凳子大喇喇坐下，觑着对面的陆野。

“这位没见过，二叔不和我介绍介绍？”

话是对着沉儒文说的，但漆黑的眼睛却没挪开半分。

“这你贺叔叔家的长子。”

“京市公安局，陆野。”

陆野对沉祁阳颌首，止住了前面那一大段说辞。

“原来是陆局，早有耳闻。”

沉祁阳挑起眉梢，盯他几秒。

“不过既然是贺叔叔家的，怎么没跟他姓啊？”

四周温和的气氛像是撕开道口子，沉儒文的脸色也变了。

陆野眼神漆黑，盯着他看。对面男人眸子里是毫不意思的恶劣，仿佛连伪装都懒得。

也就是在这刻，陆野确定沉祁阳就是墨西哥那伙恐怖分子的头

。

———

羞愧只写了这么点，下章绝对给大家加更。

月中过后恢复之前的更新频率。

0288 下卷 161，沉祁阳做局

*

此时饭桌上的冷寂和刚才的热络形成鲜明对比，有人瞧见沉儒文脸色，要插科打诨。

陆野一句置之。

“我随母姓。”

“好事。”沉祁阳支起眼皮睨他，似笑非笑，“贺叔叔开明，也说明你母亲在他心里地位非同一般不是？”

哪些地方戳心窝子，他专门往哪踏。

灯光下沉儒文的脸笑意淡去，情绪难辨。

“沉祁阳逝者为大，你非要在这种场合提起小陆的母亲徒惹伤心？”

“抱歉啊。”

沉祁阳没什么诚意靠在椅子上。

陆野脸色未变分毫，像是并不把他的话放心上。

他不经意扫了眼沉祁阳的手。

“沉大少也玩机械？”

沉祁阳指腹无意撵过虎口上的茧子。

“随便玩玩，我是守法公民，摸的都是模型而已。陆局应该才是这里面的行家。”

陆野淡淡道。

“我也只碰模型，有空可以较量一下。”

“行啊。”

分酒器空了，服务员进包厢及时更换。

场内两人的话题点到为止，可彼此都明白那样厚的茧子，是多年玩真抢才磨出来的。

今几个这局本就休闲，身旁坐着晚辈的楚行长便将主意打在了陆野身上。

觥筹交错后夸赞他如后生可畏类似的词不绝于耳。

“都说立业后成家，小陆如今有女朋友没？”

陆野还没说话。

“老楚啊，你心思可都写脸上了。”沉儒文和其他人笑，又道，“不过现在来牵线搭桥会不会晚了。人小陆都和我说了她心有所属。”

对了，前段时间听思娅说她们高中快八十年校庆，小陆你和她是一个学校，不如一起去。”

有些话虽然是玩笑，但述之于口却带着别的意思。

楚行长琢磨着这话里的弦外之音。

“哦，还有这么有巧的事。”

“可不是，都是缘分。”

旁边却传来的促狭一笑。

“二叔，这一个学校起码两千三人，瞎扯什么缘分？”沉祁阳道，“再说楚叔叔问人陆局姻缘，你扯上姐算什么事。”

“前个阿婆不还属意其他的人。都请上家里坐好几回。人多耳杂，传出去指不定说陆局怎么个横道夺爱呢？”

这臭小子今几个是专门来挑事的吧，沉儒文投来不悦一瞥。

陆野大概猜测到请在家里的人是谁，深黑色的眼睛像是氤氲着风暴。盯着他几秒。

“从前和沉小姐是缘分不够，所以还挺遗憾高中时期没有什么牵扯。”

他极淡的牵唇，“不过事在人为。”

事在人为…。简单几个字表面他对连织的心思。

沉祁阳坐他对面，嘴角的笑意仍然敷衍。

但垂眼那瞬，有冷意一掠而过。

应酬过后，陆野开车回程。

初夏时节，两旁树影如水墨画流淌过车窗，愈发衬得驾驶位的男人眼眸深黑。

他在思考沉祁阳饭桌上的敌意从何而来？

因为墨西哥的冲突？不太像。

边境他截杀江启明是因为江沉两家有什么恩怨？还是有其他目的。

这位二世祖亦正亦邪，绝对是个危险人物。

而处在这种家族里往往一荣则荣，一损俱损，连织作为姐姐和他同处一室未来会不会招上其他风险？

陆野单手握紧方向盘，另一只胳膊搭在车窗上，思考时他指腹习惯性在下嘴唇抚过。

清爽的凉风刚灌进来，副驾椅子上手机就响了。

眼角一斜，透过微敞的兜里看到来电提醒“连织”二字。

他略严肃的一张脸明显松快，轻哼了声。

小混蛋，还知道找他啊。

车子在十字路口停下，大手刚旁边兜里一掏，陆野无意抬眸却瞥见了对面黑色帕萨特里的沉祁阳，他一顶帽檐挡住小半的脸，但体恤胸膛的大 logo 张扬十足。

而他身旁坐着的是此次贪污案嫌疑人国土局某征事处处长，只是这人狡猾非常，死咬半个月都没被检察院查处赃款。

帕萨特已经转往城西开去，和紫荆山庄是两个方向。

陆野眉头一拧，方向盘一转顿时猛踩顿时跟了上去。

来电手机铃声已经渐渐消匿下去，帕萨特以超一百五的时速，很明显陆野连回电的功夫都没有。

他保持着距离，踩油门，方向盘转了不知道多少个弯。

黑色帕萨特在一处别墅区面前停下。

保安亭前穿制服的男人确认身份后，警示杆缓缓抬起，帕萨特转眼开了进去。

陆野直接沿着三米高的围墙翻跳进去。

有巡逻的保安听到丝动静过来查看，但手电筒四处扫射，什么也瞧不见。

借着大树隐蔽拨过灌木丛，某栋别墅一楼骤然亮起灯光。沿着如盖的梧桐攀爬上二楼，陆野落脚时可以隐藏了脚步声。

二楼阳台门并没摠下死扣，陆野进去后，隐约只见被子铺叠得整齐。

他屏息正从卧室绕去走廊，突然觉得怪异，他回头再瞧了眼大床，枕头早都不知去向，而这床明显抬高了不止半米。

陆野掀开被子一脚，瞳孔顿时一紧——

底下全是一沓沓的现金，满满当当铺满整个床，起码上千万。

他正要拿出手机叫人。

底下大灯突然扫向二楼，凌乱脚步声突至门边。

门被一脚踹开，几个男人纷纷拿枪指着他。

“别动！都别动。把手举起来！”

灯光骤亮，几个穿警服的男人和陆野四目相对，继而面面相觑。

他们接到任务抓赃款贪污，可没人告诉他竟是陆副局。

刚上任的公安厅厅长自身后而来，笑道。

“陆局长，别来无恙啊。”

“别来无恙。”

陆野手虚虚一抬，抬下巴示意面前的枪，“高厅，能让你的人把这玩意收了吗，擦抢走火可怎么办？”

*

同一时间，坐在保时捷里的男人手扣着膝盖，骨节分明的手指依次落下优雅得像是在弹钢琴。

深蓝色的表盘扣在他手腕上，那样服帖。

宋亦洲拿出个电话拨了出去。

“可以了。”

—

与此同时，看守所里涉嫌行贿的某集团负责人抓着栏杆，喊道

。

“政府我要举报！有人在吗？我要举报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陆野。”

*

作者：po 又抽风，我进来得很艰难。

0289 162，确定要选择他？

*

陆野电话不接。

半个多小时了也不见得有回的消息。

连织从床上蹭的坐起来，恨恨将手机扔到了角落，然而柔软的床垫并不能发泄她的不满，反而连着在床上蹦了几蹦，滚到地上还有她自己去捡。

以往他若是没瞧见，电话必定几分钟就过来，如今看来是真的打算冷着她了。

前两天吃喝玩乐的照片对他没有半丝影响，说不定他都没点进来看过。

冷就冷，谁怕谁啊。

可一小时过后，有只手悄咪咪探向了旁边的手机，这次打过去直接成了关机。

靠！

她打定主意不理他，可真的动心后怎么可能什么都随着理智走。构建着设计图好几次都走神，有意无意看向手机屏幕，连着别人发消息来的震动声都让连织以为是他。

这种患得患失几乎持续了半夜，人总是从失去和难受中才能完全感知到自己的情感，她惊诧于自己原来已经变得这么在意他了，不是一直他爱她，她才爱他的吗？

对于利己之人，都会从变化里恐惧自己会受到伤害，可脑中又有个隐隐坚定的念头。

陆野不会。

哪怕有天彼此不再爱了，可这个男人必不会害她。

大半夜的难眠出乎意料很早就醒了，然后便得知陆野出事的消息。

“你说谁？”

盛芙然在电话里道：“陆野啊，京州市公安局副局，听说是涉嫌贪污，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外边都传遍了。”

连织瞌睡瞬间荡然无存，

“不可能！”

一个进警队后毫无污点的人，说他会贪污是他妈搞笑吗？

足以让舌尖慌乱的刺痛立马涌了上来。

“所以目前还在内部调查。”盛芙然纳闷，“怎么，你认识？”

“…嗯，我高中校友。”

连织拜托她帮忙打探消息，心不在焉挂断电话，又赶紧再拨陆野的号码。

依然是关机，像是杳无音讯般。

连织心瞬间沉入谷底。

贪污陆野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有没有可能是别人陷害，党政，或者拿他做筏子。

他这个位置要真的被拉下马了，便再无翻身可能。

连织下意识想要找人帮忙，找松文彦探听，或者背后还有沉家，只要她开口不可能老太太绝不可能无动于衷。

可理智告诉她不能动，现在做任何事情都可能是给他添乱。

连织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最后辗转多番，拖人要到了贺仁来秘书的电话。

别人都有可能会害陆野，但至少作为父亲的他不可能。

打过去表明来意后，秘书道。

“沉小姐，先生说他会在雅居等你。”

*

雅居经过整个冬天的白雪覆盖，在春来时竹叶香气愈发浓厚。

地图都找不到这，连织攥着条手绘图，绕了好几个弯，进胡同深处半信半疑地推开门。

鸟儿叽叽喳喳的声音随即灌进了连织耳朵。

闲来打趣，贺仁来竟在这处喂起了鸟，连织朝那个穿着中山装的背影走过去。

“贺老先生。”

贺仁来转身瞧她，淡笑道。

“沉小姐，有何贵干？”

连织一噎，他这明显是明知故问。

“我想问问陆野的事，什么时候能有好转？”

“沉小姐你在关心他，以什么立场？”

贺仁来笑眼一眯，那股迫人的气场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这人绝对是个笑面虎。

“什么立场都行，只要我是真的希望他没事。”

贺仁来：“不觉得他是罪有应得？”

“他不会。”

连织既没有生气，更没有愤怒反驳。

那些掩盖在平静和波澜不惊下的情绪，才是她对陆野完完全全的信任。

贺仁来审视她片刻，面色也缓了下去。

“若真的是想帮他，那就不动。”

连织一愣。

“可...”

“这也是他的意思。”

贺仁来说目前他只是接受调查，在检察院吃住一切皆好，除了自由可能会被约束其他一切皆好。

“目前做任何事只会给有心想置他死地的人找到把柄。”他道，“给这个小子吃点教训也好，小小年纪以为爬到现在的位置就掉以轻心，不懂借力打力还四处树敌。殊不知想拉他下来的牛鬼蛇神多的是。”

连织忧心忡忡：“那如果要是他不慎被冤枉。”

“那也是他的运数。”

他结论简简单单一句，就这样盖棺定论了陆野从警十多年的命运。

连织打听到这次行动是省公安厅组织，这些鉴于京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京市公安局的权利隐隐要越过省厅，难免不会被这位新来的厅长针对下套。

可他明明该是前途无量的啊。

他是最年轻的副局，甚至连织调侃他会不会再等两年升任的时候，他也只挑眉一笑。

她自己都不会甘心，陆野怎么甘心？

连织心不在焉离开，直接回了紫荆山庄。

这几天在公司忙碌没回家，老太太爱热闹，沉母和她外出看展，问过佣人后沉祁阳却在。

“大少爷在水族馆喂鱼。”

连织转而朝山庄后腹走去。

进入场馆后，本来还适应的温度瞬间低了下来，深蓝色的光感沿着圆弧形墙壁延绵不绝，连织步步往上。

圆弧形的观景窗外，沉祁阳正坐在旁边阶梯上。

鹦鹉鱼从他头顶游过，他一条腿微曲着搁在第二阶，另一条腿伸直跨了好几阶。姿态十分慵懒。

听到动静，他转头瞧她。

目光相对那几秒，连织突然忘记说什么，尤其是仰头看他，男人眼神不免尽是淡淡审视的意味。

“有事？”沉祁阳道。

连织点头。

沉祁阳扯唇：“之前不是还说要和我保持距离，怎么现在不保持了？”

连织装作听不懂他的轻讽。

“我想问问陆野这件事有没有你的策划，或者推波助澜？”

沉祁阳：“如果我说有？”

他如此直接，毫不遮遮掩掩，那双漆黑幽戾的眼睛就这样坦然盯着她。

倒把连织弄得愣了愣。

她复又沉下声音。

“沉祁阳，我警告你，你不准再动他！”

“你以什么依仗和我说这种话？”

沉祁阳微微挑眉，“凭我姐，沉家可没有一条规矩不能对野男人动手？”

他眼眸漆黑，除了在她面前才会展露的温柔，平时习惯上位，整个人气场迫人。

正如现在。

“什么依仗我不用和你说。”

连织手指都已经蜷了蜷，整个人如同护仔的母鸡一样。

“你如果再对他下手，我绝对不会对你客气。”

沉祁阳笑意微收，就这样盯她几秒。

那目光让连织觉得不妙，然而还不及后腿，男人如一把凌厉弯弓，崩裂到极致骤然起身。

她被一阵力道扯着一拽，骤然摔去他怀里。

惊愕出声的低呼被连织死死压抑在喉咙，她如同惊弓之鸟挣扎，又四处去瞧四周有没有佣人和摄像头。

连着低斥声都刻意压低。

“沉祁阳，你干嘛。”

她挣扎起来。

沉祁阳怎么可能会让她走。

他抬起她下巴：“姐姐原来也会为别人担心吗？还会为别人威胁我，所以只对弟弟心狠，只对我权衡利弊？”

男人摩挲她下巴的力道可谓轻飘飘，可连织感觉头皮都快崩成拉紧的弦。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动作，更是因为这里是沉家。

哪怕有佣人路过，连织都无法想象后果。

她连着低斥声都可以压低。

“沉祁阳，你先放开，你到底想闹什么干嘛？”她道，“我不信你一点理智都没有，你想要一直偷偷摸摸和人保持地下关系，你这辈子都会享受这种状态吗？”

沉祁阳喉头发涩：“如果我能让所有人接受——”

“我不能！”

连织脸默默偏向一边。她不想接受任何风险，任何意外，接受沉祁阳又怎么样，她还有陆野。

同时拥有两个男人甚至更多个男人，所带来的风险自然无法预估，她害怕去承担。

她偏着脸，自然不曾看见沉祁阳眼里一闪而过的受伤。

或许在这刻，沉祁阳在才发现她对他和陆野的区别，她怎么能偏心成这样。

“你放开！”连织斥道。

可他不仅不放，甚至捧住她脑袋，脸猛地压了下来。

她猝不及防对上他晦暗的双眸，呼吸近得都快贴脸了，连织下意识想往后腿，可男人手掌已经深深钻进了她的头发里，她挪动不了分毫。

眼看嘴唇立马就要贴上，连织情不自禁闭上眼睛。

是谁的心跳砰砰凌乱。

出乎意料的，沉祁阳没亲她，只是近距离的低语钻入她鼻息带着微醺的意味。

“连织，他以后的路会特别难走了，很有可能这辈子止步于此，你确定要选择他？”

少年英雄，得知猖狂。

不让人抓着把柄还好，一旦抓住了这文章便会没完没了的做。仕途就是这么回事，各方中庸，怎么可能让一人突出。

陆野再往前走不可能再那么顺了。

最年轻的警察局局长是多少岁来着，他再往上走一步起码得十年。

记忆中他没有叫过她多少次名字，于是听在耳里便格外有侵占欲。

连织某些隐晦的心思被他猜中，睫毛颤动得没完。

“我不会！”

“是吗？”沉祁阳勾唇。

突然远处传来脚步声，透过空旷偌大的水族馆如同踩在人心上。

若是刚才还在梦中，现在也该清醒了。

她推开他想起身。

沉祁阳却没拦她，手跟着一松。

“走吧。”

他放她离开，看她半秒不曾犹豫回头。

带着押上全部的决心赌她也会对陆野权衡利弊。

——

二更晚安。

后天见。

0290 下卷 163，恨沉祁阳

此后数天，都没有关于陆野明确的信息传来。

连织多番找人打听，得知事情发生当晚陆野和沉祁阳在某个饭局碰上，而这个局居然是沉儒文组织。

沉家这位二叔连织会过几面，性格中庸温和，和想象中的副部级迥然不同。

他不轻易受人拉拢，更不会拉拢别人，这次组的局里上下级关系只邀陆野，这个信号或多或少有些意味深长。

连织试探性电话打给他。

“思娅你也听说了？”

连织笑：“这个圈子好像就这么大，朋友聊几句就无疑提到。”

沉儒文道：“你怎么想？”

和聪明人说话，连织得反复斟酌用词。

“我还蛮惊讶的，高中和他是校友，之后也在蓉城因为强奸杀人案碰到过，给我的印象好像都是正面的。”

有些话虽然是陈述，言语性偏颇却表达得明明白白。

沉儒铭沉默了会，没表明这件事的立场，和她讲起了浑水摸鱼的典故。

当池鱼投入江河里必将搅起泥浆，局势不明朗就有行动会被有心人当枪使。

“他为人如何且不论，二叔建议你再看看。”

他这就是明确表态不会插手的意思，连织挂断电话，陷入短暂的愣神里。

而不过几分钟，手机便响了。

居然是沉父的私人号码。

从进沉家这大半年里连织和他接触便不多，他会议多常常国内国外去考察，在电视里面见他反而成了常态。

说来好笑，最初沉母还会让连织经常给沉父打电话以联络感情，询问他是否回来吃饭，只是人太忙了，多次都是秘书来接。

连织这次也以为是秘书，没想到电话里一句“思娅”反倒猝不及防。

“爸？”

沉父道：“我听你二叔说你在关心京州市副局的近况？”

“算是吧，只是突然得知这个消息表示惊讶。”

沉父直接了当。

“对他有好感？”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连织一直在想如何坦诚和陆野的关系，明显沉父此问给她送了台阶。

“好感…我不知道。”

连织纠结道，“高中的时候他追求过我，那时我拒绝得挺明显。在京都重新碰到他才发现和印象中不一样，而他好像还喜欢我。不过因为我和宋亦洲之前有过一段，就没表态…但他人好像还挺好的。”

女儿家的心思表露很明显了。

沉父默了默，没先答她。大概是女儿失而复得，他没用对沉祁阳直接镇压那套，反而会多些为人父的仁慈。

“思娅，这个人在脱困之前，我不认可你将他纳入择偶标准里。”

连织心沉了再沉。

“爸，但是他有可能是——”

“是冤枉？”

沉父不以为然，“走上仕途，处在他这个位置成为眼中钉是家常便饭，如果这个人没有自行脱困的能力，没有危机规划。这样的人他不可能护得住你。”

沉家历经三代见过多少风雨，还险些在文革中被打为左派，能走到如今是几代人筹谋掌舵。

沉父自然不可能对陆野抱有多少同情。

电话挂断，连织却如坠冰窖般，连着手都是冷的。

沉父和沉儒文都是强者思维，万千蝼蚁翻身的艰难过程他们并不会过多关注，只会将目光投注在最终胜利的人上。

上辈子连织也是如此，她始终相信人定胜天，失败不过是无能的借口。

可不是的，真的不是。

生在石头缝里的人，和生在花盆里的人，生来就适应的不是一种法则。

有权者玩弄权势，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掐断别人半生的努力。

他背上全是伤的，连织想说。

沿着后背深得砍过筋骨那道是在某次行动中，暴乱分子持刀乱砍他为了保护群众挡上去的。

他抓捕江启明挨过两枪，起码两次，那深褐色的痕迹就融在皮肉里，如今虽然愈合了但看起来仍然触目惊心。

他去边西那一趟手指都活生生让人切断，背上横竖可怖的鞭刑更像是车轮子撵过。

连织曾经以为他能走到现在是靠着贺仁来，百般嫉妒。

但不是。

他用了十年艰难走完别人快二十年的人生，是拿好几条命换来的。

一滴泪自连织眼眶跌落，她飞速擦掉，牙关却满是紧咬的恨意。

她从没有这么恨过沉祁阳，恨他的肆意妄为，颠倒黑白。

就是这个人。

在他挑战法律，将所有罪责通通背上身就为了帮她解决高建平时。

连织曾想无论他以为遇到什么危险，她都会力所能及伸以援手。

她可惜他身在沉家空有权势，却为了多方权衡不得不做个纨绔子弟。

她羡慕他敢作敢为，轰轰烈烈。也曾被那灼热烫得无法思考，情不自禁想要纵容他。

女人是情感动物，多次投注的目光何曾没有她不敢承认的悸动。

可如今悸动彻底退却降温，只有源源不断的恨意在胸腔四处猛窜。

恨他，也恨自己。

恨自己被多方掣肘，无能为力。

连织曾以为会陷在这种低迷情绪里久久回不过神，可不过半天，她就得该工作工作，该出国谈合作就让助理赶紧订机票。

她还有自己的人生要走，如果真的陆野坠下来了。

连织坐在办公桌里陷入一阵迷茫。

这期间她联系过车子楚，也多番找过松文彦和盛芙然。

京都局势瞬息万变，陆野在检察院被审讯的那些天，先后几个国有资产的老总被调查，连着国土资源某部处长都直接被检察院带走了。

这些信息都让京都看客感到茫然。陆野是主审此次贪污案的负责人，几个嫌疑人纷纷落马。是发生狗咬狗，抑或自始至终这里都别有内情。

连织因为要谈合作去了多次英国，连织最后一次也带上了郑歌，她在室内设计和景观设计相当优秀，国内设计师受限于国情无法发展，于是连织刚表达有在英国开分所的意向，她便立马投了橄榄枝。

国外毕竟人生地不熟，此次亚新建筑只在新建筑所 Arquitectonica(简称 ARQ)内只占比不到 30%，后期还需要结构设计和水电设计的朋友帮忙，办公楼可以租赁，但内部设计得重新再来。

忙碌的日子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她不常想到陆野，因为这里毫无他的痕迹。

她也在工作业余遇到了很优秀的伙伴，甚至在入住酒店时遇到一位绅士礼貌的表达了对她的好感。

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很容易，这也符合她果断的性格，在纸醉金迷和熊熊野心里什么不能忘。可她越来越频繁地想起陆野，看到亚洲男性的背影会想起他，做砸一道番茄牛腩面会想起他，甚至喂鸽子也会想起陆野。

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鸽子煽动翅膀那刻仿佛也能带走她的烦恼。

连织望着茫茫的泰晤士河，既羞愧于自己曾有过的胆怯念头，又为自己能否完全接住坠落的他感到惘然。

五月伦敦天气已经很暖了，小孩特别多。

追逐之下撞到连织，她猛地往旁边一踉跄，一只手却快速将她扶住。

连织转身瞧去，异国他乡里，宋亦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上

○

一生长款风衣，有种深沉之感。

一更，又是上不来的一天。

0291 下卷 164, 我想你

“放开！”她凶道。

宋亦洲收回手，淡笑。

“我以为我扶一把，至少能得到句感谢，原来是我想多了。”

“你心思算计那么多，谁知道是不是想讹我什么？”

宋亦洲挑眉纳闷。

连织犀利地盯着他：“陆野的事情我不信没你半分推波助澜。”

”

宋亦洲坦然：“落井下石这件事百利无一害，我好像没有不做的理由？”

这个人性格不像沉祁阳，能打哈哈的绝对不会说半句真话。

结果今天他一反常态如此坦诚，倒把连织满腔讽刺憋在胸口，她气得抓起一把饲料直接砸他身上。

细细颗粒沿着男人风衣弹开，有好几颗直接砸他脸上，可他仍然风波不动。

倒把气急败坏的连织衬得疯癫颠的，好些人转头看过来。

连织收拾东西就要走。

“你在纠结气恼什么？职位被剥夺被诬陷他就不是你喜欢的人了？你赚的钱养他小两辈子应该不在话下。如果真的有下狱那天找沉家通个人情，应该很快就能减缓刑期了。”

宋亦洲转而看着她，“还是你根本喜欢他到这种程度？”

大抵是连织自始至终慕强，他这种描述的生活连织没有想象过，养一个男人…

于是那半秒愣怔倒显得他戳破了她的心思般。

她脸转而冷下来。

“我不仅作为他女朋友看到他被调查而胆战心惊，更多的是因为他为人本身正值，明明是国家栋梁，顶天立地却要被无耻小人冤

枉。”她道，“宋亦洲玩弄权势并没有什么值得耀武扬威，早晚你会自食恶果。”

连织跟他说话都不想，直接转身就走，拦了辆 taxi。

宋亦洲也没有追来的意思，泰晤士河的风吹来，他就站在边上看她，眼里有她不动的清明和洞悉一切。

连织觉得这个地方她再也不会来了，车子刚绕过弯，却得到盛芙然电话通知。

“阿织，有可靠消息，检察院对陆野的调查结束了。”

*

陆野在检察院待了整整三周，对外一切消息全封锁，各种树倒猢猻散的谣言不过风声而已，哪怕沸沸扬扬，中央都没有任何动作。

然而平时各大分所对他点头哈腰的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有些甚至预料到他此次双规的可能极大，已经起了投靠省厅的心。

谁曾想他此次出来，竟是半点无舆，连着副局的位置都没半分撼动。

警局的人脸色可想而知。

“赵得那孙子你还记得吗？就是平阳区那位混饭吃的局长，之前他动用警力假公济私的事被你削了一顿如今还怀恨在心。”老余道，“这几周省厅的门槛都快踏破了。打算借此机会投诚。”

陆野淡淡“嗯”了声，显然对他有印象。

检察院的同事将他们送到门口便离开，老余道：“这大半个月警局所有人都提心吊胆，到底怎么回事？”

他突然被查，银行行长贪污事件的调查被迫终止。

他们几个都以为完了，这案件最后怕是得不了了之，可接连几个高官都被调查，嫌疑人又成串似的被抓。接着陆野便完好无损出来。

接连反转让众人摸不着头脑。

陆野知道他们有话要问，言简意赅道。

“回去再说。”

“也行。”老余打量他，“我看你也没瘦，估计没咋被摧残。”

陆野眯着眼看他。

“就算我是贪污犯也有人权。”

还能开玩笑，指定没啥事，老余听见他问。

“我手机呢？”

“马上。”

有同事送来手机，期间一切身外之物皆被其他人保管，陆野开机后，无数条消息蹦出来，他如同杂草般拨开，往下滑很长一段才看到连织发来的。

【陆野，我打算去英国开建筑分所。】

她该是知道他进检察院的消息，但什么都不问也不提。

简简单单一句，再无其他。可却足以让心脏凉透。

陆野站在原地，如同张空白的纸，突然就忘了要做什么。

老余和其他几个已经坐进后面的车里，在招呼他上来。

陆野显然也没有回的意思，拉开车门刚要上车，眸子无意一抬却猛然间定住——

检察院门口，七八点钟夜色四伏。

人来人往蹀行，红绿灯反复，她就拖着个行李箱站那看着他，不招手也不呼唤。

假如他没瞧见，走了也是走了。

眼见他握着门把久久不动，萧然正要催促。

陆野道：“你们先走，我有点事。”

门厚重一声被关上，萧然正要追问，老余捅他胳膊，示意马路对穿牛仔外套搭长裙的女人。

两辆车迅速开走了。

陆野朝着路边走去。

来去车辆匆匆，满世界都在动，就她安安静静。可他眼睛却一眨不瞬地盯着她，像鹰一样，笔直而沉默。

绿灯了，她仍没有过马路的意思。

陆野将电话拨了出去。

对面的她也接在耳边。

谁也没有先说话，陆野：“过来。”

连织嘴硬：“我拖着行李箱，你怎么不过来？”

反正连服软这种事，都得他先主动。

听筒里似乎传来重重一声呼吸，像是从鼻腔里出来，带着情绪。

可他还是动了，步伐快而从容，转而穿过来往的人群，他比旁边的人高好多，黑色的眼睛却一直盯着他，笔直沉默。

说不清的，连织突然觉得浑身颤栗。

转眼陆野已经到她跟前。

“不是说去国外了？”

“我只是说去国外开立公司，又没说不回来！”

她情绪还大。

陆野扯唇：“你就这点话和我说，大半个月不联系就那一句，我随手救下的老大爷关心都比你多。”

连织咬住下嘴唇。

陆野将她抓到跟前：“说话！”

“说什么？”

抬眼的那一瞬她眼眶已经发红，“说我英国的事情还没忙完，挺着急的，我告诉我自己要不等再回来吧，反正你也应该不会有事。”

他刚要冷笑。

“之前别人都说你出事了，可能职位不保，或者被双规进监狱，你知道的像你这种职位的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我想着不能即将吃牢饭的再谈恋爱，我得赶快想好后路。还有大好的将来，总不能全部葬送在你身上吧？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傻？”

她如此坦诚，连着要丢包袱的心思都不藏匿分毫。

陆野吸紧脸颊，连织感觉自己手臂都要被他掐断了，可她如同没感觉一般。

“但有消息传你要出来的时候冲动不受我的理智控制就订票了，在雅典系统故障缺少我的值机信息，我又在机场待了十多个小时，还被人偷了钱包。我觉得自己肯定是疯了，为一个男人搞成这样狼狈。”

连织眼底还带着淡淡的乌青，道，“所以站在这里我好生气，但是又好想和你说一声…我好像有点想你。”

话音刚落，人便被他拉入怀中，那滴热泪就贱在她的夹克上。

陆野一瞬间眼眶微湿。他不常感性，如钢铁般的身躯这辈子全部流的是血，可这辈子少数的鼻酸泪意都是被她勾起的。

刚才凉透的心像是被烫得要融化了。

———

晚安，后天见。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0293 下卷 165，宋亦洲陆野合作

陆野声音微哑。

“去国外成立分所的事之前怎么不和我说？”

“是在你出国之后我才彻底决定好的，你回来就可劲折腾我，我哪有时间说。”

她理直气壮得狠，反正怎么说都是她有道理。

陆野无限地收紧手臂，用力得都要掐断她。

“知不知道我出来后看到你空空如也的对话框我在想什么？我想这次你如果这次还是毫不在意我，我于你可有可无，我出事你就跑，我绝对不会再去找你。”

他下颌紧咬，声音也发狠，“石头揣兜里几天都热乎乎的，就你没心肝三翻四次玩我，仗着对你好可劲欺负我，你这坨冰坨子老子不悟了。”

不受控制的，热泪更多落了下来。

连织破涕而笑。

“那我还挺倒霉的，错过了离开你的大好机会。”

陆野鼻息猛地加重。

连织却恍若不察他的紧绷。

“我这个人真的特别害怕意外，真的，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承担。大学时候我在追求者里面锁定了最优秀的男性。感情就是这么回事嘛。一定要在人生路上挑一个最好的伙伴，可他家里后来破产了，阔绰公子哥瞬间变成四处躲债的穷学生，我就再也没有理过他。”

连织鼻音嗡嗡的，“我这些天害怕你没消息，更担心得到的都是坏消息，也在想你若是不明不白进去了，我是不是太倒霉，是等你呢还是就这么跑掉。”

陆野埋首在她颈间。

“那你为什么不走？”

他说着让她走，可却无放手的半点动作。

“我舍不得。”

连织仰头看着他，“我以前从来不会这样，脑子总是出神想到你。不怕你鄙视，以前我设想和你的爱情都是积极的，不断进步的。我觉得我能一直喜欢你真的，我已经把你放在未来设想预期里，想着出国我要怎么安排回来，我们的见面频率，但我没有设想过意外。”

陆野：“所以你退缩了？”

“有这种念头，可能就几秒吧。”

连织笑，“但我却不断想到你，你知道我一向挺受欢迎的，表达好感的男孩子不少，可我好像总是想起你，觉得若是你看着我，眼神可能再炽热一点，话会再少一些。”

夜晚的街头，她眼眶早已湿透。

共患难是个只能出现在口头上的词汇，落到实处那是年年月月缝补一件旧衣裳，有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埋怨和后悔。

之前连织并未觉得自己对任何人有喜欢到如此，至少她从未想过。

她连挑选伴侣自始至终都是刻画在优秀的范围里，而接近陆野的最初都是因为他变成了警察，父亲是贺仁来。

可不知不觉，这种情感好像变了。

“我甚至在想你坐牢也行，等你出来大不了我去接你就是，我一个首先考虑自己的人居然有这种想法，我肯定是脑子抽了。”

人来人往的街头，陆野狠狠将她揉进怀里，下巴贴着她鹅头，像是要把她融进身体里。

他咬着牙关，不知该如何去宣泄心头的一切，只有发狠地吻她，再吻她，吻落在她额头时，眼睫上骤然起了湿雾。

她真该死，知道说什么话才会让他失控。

有些东西从未想过，以至于一朝拥有才能让鼻腔都为之酸涩。这颗没心肝的石头，终于是被他给捂热了。

连织这个女人哪哪都是狠的，对自己更狠。

可陆野却很清楚，这种爱除了她，他再给不了旁人。

红路灯都过了好几拨，来往行人都过了好几拨，皆纷纷看向一旁拥抱的男女

该是分别了很久吧，才会连拥抱都看起来脸红心跳。

他输了。

车窗降下，夹着烟的手搭在车檐上，抖落的烟灰转瞬被黑暗吞噬。

沉祁阳冷眸幽戾，一眨不瞬盯着远处拥抱的身影，阔别重逢，他们连拥抱都让人看起来窒息。仿佛恨不得将对方揉进胸膛。

看着看着，他眼里泛起一丝猩红。

原来自始至终被放弃的只有他。

*

“这大半个月到底什么情况？”

出租车里，她手被陆野握在掌心。男人手掌的热源源不断传过来，让人觉得安心坚定，好像什么都不想只用跟着他就行。

连织转头看他。

“为什么你不让你父亲有动作？”

陆野：“你去找过他了？”

看着他眼底浮现的笑意，连织摸了下鼻子，“就是顺便问问而已。”

陆野被调查这段时间局势发生大动荡，接着他便安然无恙出来，看她隐隐有怀疑的苗头，却想听男人亲自说。

陆野清黑的眼睛盯着她。

“引蛇出洞。我涉嫌被捕，才会让有心人迫不及待有动作。”

连织：“所以你之前便知道。”

她眼眸睁圆，微湿的睫毛立马就要承载上怒意了，陆野手用力握紧，淡淡的笑意浮在脸上。

他静静看她片刻，这个时候真的不愿提及任何男人。

但他心胸并没小到要去隐瞒。

“那晚凌晨宋亦洲来找过我。”

？

是那个在伦敦街头被她撒了一把饲料的宋亦洲？

—

贪污案之后，整个警局几乎都是凌晨离开，陆野累了就直接在沙发上小憩。

可这个时间点过晚，见到宋亦洲未免觉得怪异。

“宋总这个时候来有何贵干？”

陆野眉头微动，见到他自然不可能有任何愉悦。

宋亦洲坐他对面，淡笑道。

“如今警局忙碌，我作为合法纳税公民，自然有义务排忧解难，这个贪污案子如今盘根错节，陆局怕是不好查吧？”

何止不好查，简直是一团乱麻。

这位行长怕也只是个推出来挡枪的替死鬼，骤然出逃国外将警方所有注意力都转移过去，但他贪污的几个大项目没有上面层层审批根本下不来，偏偏个个都装清正廉洁，忠诚于党的大话一套一套的说。

碍于身份太高，调查多次受阻。

陆野冷眼看着他，没表态。

“宋总这话意思？”

黄鼠狼还会给鸡拜年？

宋亦洲没管他如何想，静了片刻，语气却是波澜不惊。

“我倒是有一招，就看陆局有没有这个胆量？”旁边笔筒里的笔被宋亦洲抽出，他并未扯出笔筒，只沾着茶水轻轻在桌上几笔。

以身入局几个字隐隐约约，又瞬间干涸。

两双眼睛对视，彼此都是岿然不动，聪明人话只说一半。

陆野：“什么局？”

“苦肉计。”

“具体计划？”

“这我就没法告知了。”宋亦洲将笔放进笔筒里，道，“具体时间得陆局自己去揣摩。”

陆野掀起眼皮，意味不明看他。

“宋总这是想黄雀在后？”

“这就看陆局要怎么取舍了。”宋亦洲笑了，曲手在桌上轻扣，“宋氏是地地道道的本分企业，年年上税不断。小瑕疵陆局何必抓着不放，若是因为个人之气而错过调查最佳时间，等上面证据该销毁销毁，那你可就晚了。”

苦肉计自然是以身入局，而陆野被陷进去这些时间，足够宋氏将账面做得漂亮天衣无缝。宋亦洲没打算要那位行长的性命，人手上一旦沾血便不好洗了。

就如同他大哥，哪怕自认为滴水不漏，不还是被老爷子看得明白。

他手上绝不会再沾人命。

“宋总倒是聪明。”

陆野直言，“只是我很纳闷你来找我的意图，若是我真进去了这案子不了了之，不更合你意。”

宋亦洲沉默片刻。

“她会恨上我。”

陆野一愣。

“想置你于死地我有其他办法，何至于用这样明目张胆的方式。这明显于我是吃力不讨好。”

自始至终都没有和沉祁阳合作这事，贪污案这事宋亦洲有他自己的困境在。

任由沉祁阳把水搅浑不一定是好事。

更何况她的性格他何其了解。

算计别人她理所应当，别人算计她那是要记恨一辈子的。这笔生意明显不划算。

没想到原因会是因为她。

真的没想到吗？怕是不尽然。但这时候哪怕是公事公办，他也不愿意听任何男人提到她。

陆野看他一眼，警告道。

“别人的女朋友宋总还是少惦记。”

宋亦洲没说话，但明显根本。

陆野也不会和他废话。

“做局人是谁？”

宋亦洲：“沉祁阳。”

——

过了零点啦，祝大家新年快乐。

现在才上来 po 昨晚死活登不上来，抱歉，晚上还有一章。

0294 下卷 166 (h)，沉祁阳陆野干架

夜晚，真正的肆无忌惮才开始。

交心过后，连着欢好都变得旖旎入骨。

粗喘混着呻吟在房间里回荡，只听声便知有多激烈。

突然声音变得急促，发出一声高亢的长吟，痛苦和似哭非哭的愉悦暗藏期间，像是有人在肆无忌惮地侵犯她。

连织反复揪着枕头，昏黄灯光如同带雾的水膜附着在她眼睛里，看不太清，只在不停的摇晃。

乳儿晃得都快甩出去了，又被男人的手一把掐住，放肆揉捏间只听得呻吟声愈发高亢，他手指陷进她白腻里，手背青筋暴起，可想而知揉得有多用力。

她大敞的双腿吊在他手臂上，随着冲撞一荡一荡，噗吡噗吡的结合处早已经捣出了水沫，顺着臀缝滴在床单上。

陆野却犹嫌不够，肉棒插在她体内带着翘臀被破抬起，腰腹蓄力重重顶胯，啪啪啪的打桩声直让人恨不得捂住耳朵。

这个姿势她几乎上下半身交叠，嫩穴暴露在陆野眼底，粉肉翕动，紧致甬夹着他的肉棒。

陆野额上青筋蹦跳，胯骨耸动更凶，饱胀的刺激猛地戳刺在花芯，连织几乎要失声尖叫。

“啊.. 别...呃啊..”

整个个床仿佛都在剧烈摇晃，男人胸膛流淌的热汗溅到她下巴上，烫得仿佛要灼伤皮肤。

连织仿佛要被他钻穿了，被禽得只会哭。

求饶只会换来他更邪肆的对待，足以让毛孔扩缩的激荡沿着交换处蔓延，她骨头缝都酥了。

她呜咽着伸手去推他小腹，陆野却将她抱起来，换个姿势让她趴在他身上。

他推着她肩膀让她坐起来，手又去抓她的胸。

“自己动。”

刚才那次已经耗掉连织全部体力，她就夹着他肉棒如同骑大马般蠕动，龟头次次戳进花芯，她舒爽得情不自禁仰起头，几大泡蜜水灌在鸡巴上，惹得男人腰眼骤然酸涩。

温柔持续不了多久，他跨间蓄力次次往上顶，她便如同弹簧般弹起来，又狠狠坐下去。禽开的穴不自觉夹紧肉棒，整根吞进去又整根吐出来。

“等等！呜！”

她脑中似乎闪过什么念头，手也艰难趴去他胸膛。

“既然宋亦洲之前便和你串通了，你呃啊…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害得我…”

陆野轻咳了声。

“我忘了…”

“屁！”

他明明…

连织想算账，可男人颠簸的速度好快。

陆野怎么会告诉她那晚他们还在吵架，而他何尝没有存着私心，想看看她会如何选择。

啪啪啪拍打声仿佛在整个房间里剧烈震荡，囊袋沾湿着蜜水，拍打在她股间。连织臀缝被撞得靡艳，发红。

她受不住摇着脑袋，连话都说不全，穴也越越紧，灭顶的刺激猛然在脑海里炸开，她嘴唇颤抖，浑身软成泥摔倒在他胸膛….

...

当时钟指到两三点时，呜呜咽咽的声音才渐渐消匿下去。

连织累得早已睡熟，一扇玻璃门之隔的阳台，有星火在男人指间明明灭灭，他的面庞隐在黑暗里，看不太清。

警局里，陆野问：“为什么是沉祁阳？”

既然是做局，必得有足够的理由针对他。

墨西哥的事情足足快过了三个月，这位沉大公子反射弧未免太长了。

宋亦洲看他片刻，眼里某些深意，随着眼皮垂落隐匿不见。

“我不负责答疑解惑，这个问题还是陆局去找答案比较好。”

阳台安安静静，陆野望着阳台远处，手指不自觉在烟头上轻敲。

饭局那晚的口角之争，陆野直觉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

他给助理发了条消息。

【后面下午帮我挪两个小时出来。】

*

工作日，陆野却在下午驱车去了一处私人俱乐部。

这地方连织也来过，冬去春来，绿植愈发茂盛，陆野经由专人带领，绕过马球场后带到拳击室。

两个足球场大，场内设施一应俱全。

沉祁阳正靠坐在一旁椅子上，他穿着身黑色短袖和军裤，刚练完拳，黑发湿透。

有人蹲在他边上替他处理手臂上的伤口。

沉祁阳却眼都没抬，低着头热汗不断滴落，浑身有种懈怠和颓唐。

听到动静，沉祁阳狭长眼眸微抬，直直落在对面陆野身上。

“陆局有何贵干？”

旁人都识趣退出去了。

陆野没走近，就站在边上。

“来谢谢沉大少给我送线索，若是之后破了这个贪污案我还得敲锣打鼓感谢你。”

有哼笑从沉祁阳鼻腔里哼出。

“那我坏心办好事了不是？”

陆野收了笑，看着他。

“诬陷国家公职人员，沉祁阳我可以立马逮捕你。”

“冤枉啊。”

沉祁阳弯唇，手虚抬作投降状，“陆局我可是良好公平公民，抓人得讲证据吧？”

那点证据早被沉祁阳销毁，省厅是因为接到可靠报案后突袭，新任厅长想抢陆野功劳那点心思被沉祁阳看得明明白白。在帕萨特车里，陆野那位到底是不是国土局某处的赵处长，至今无人商榷。

而陆野在别墅被拦截，加之突然出现在他名下的几百万来路不明的资产。若不是宋亦洲这个猪队友临时反水，陆野怎么可能这么快从检察院出来。

陆野沉声：“沉祁阳我警告你一句，顶着这个身份少作恶，会连累别人。”

“别人是谁？你以什么身份说这种话，以我未进门的姐夫？”

沉祁阳睨着他，“你配？”

陆野：“我不配你配？”

四目相对，彼此的仇视暴露无遗。

四周的压迫感铺面而来。也就是这刻，陆野突然明白沉祁阳的敌意来自何处。可她是他姐，他怎么敢的？

陆野将脸颊咬紧了。

“你家里人知道你对她有这么龌龊的想——”

话音未落，一个椅子砸了过来，陆野一脚踢飞。

沉祁阳眼神带着戾气，拳头突然就砸向他。

陆野猛地侧身，墨西哥沉祁阳伤他两名警员，继而回国构陷他。

陆野本就窝着火，顺势擒住他手腕反手一折，没有听到骨头碎裂声。沉祁阳率先一个回旋踢，扫到陆野太阳穴那刻他敏捷一躲。

刚才被揣飞的桌子噼里啪啦碎了一地。

外面听到的人不敢进来查看，而屋内只有打斗搏击声，无人在意那一张桌。

沉祁阳手臂肌肉暴起，一拳打了过来，陆野顺势抓着他手腕一拽，带动他往前。

他另一只手肘狠狠撞向他背脊，沉闷一声，细听仿佛骨头都为之碎裂。

普通人怕是已经痛得叫苦不迭。沉祁阳却借力勾提起他上半身，往地上狠狠一惯，整个拳击室都为之震荡。

两人眼神狠厉，都是在下死手，近二十分钟的打斗中渐渐有了高下之分，毕竟实战经验更足，陆野揪住他衣领一拳狠打下去，沉祁阳满口鲜血，还他两拳。

两人扭到成一团，飞溅的桌角插进警报器里，随即整个拳击室尖锐的声音此起彼伏。

保安一头雾水跑了过来。

两个男人已经松开了彼此，但脸上都伤痕累累。陆野抹掉嘴角的血，已经看向别处。

“出去！”

沉祁阳胸膛仍然起伏，脸黑得吓人，侧头瞧来那眼让保安不敢直视。

保安离开后，他捞起旁边的烟盒，一根烟含在嘴里，随着蓝色火焰燃烧那下，烟雾在他脸上弥漫。

“什么叫龌龊？喜欢亲姐姐？”

沉祁阳微眯眼，隔烟雾看着陆野，“我他妈没伤天害理，谁敢说不行？所以我就讨厌你们这些正义标兵，满口仁义道德。”

陆野轻嗤。

“沉祁阳你的私人感情没人关心，但她在成为你姐之前只是个普通女孩，傲气冷漠又扎人，她高中时无数次从我身边路过，我都告诉自己，除了她再没别人。七八年兜兜转转，梦实现了。说实话，沉家那么多个姐妹要真和你沉大少闹出什么，闹翻天我这警察局也管不了你？”

陆野笑意收了，看着沉祁阳，眼睛笃定，警告。

“但连织不行，谁也不能碰她。”

“碰了又如何？”

那不曾参与过的岁月让沉祁阳嫉妒得发狂，但烟雾回落在他的脸上，却是猖獗的。

“我这人不在乎过程只看结果，更何况陆局真的了解她？她刚刚回家的时候喜欢朱丽叶玫瑰，老爷子便给她法国运回来，可还没凋谢她就觉得那味道刺鼻，偷偷送了人。喜欢东西和喜欢人一个道理，未来几十年长路漫漫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陆野握着的拳头因为他话里的某些信息骤然绷紧，青筋暴起，仿佛下一刻又要揍他。

但最后缓缓松开了。

“不了解重要？”

他嘴角含着淡淡嘲讽，“人本来就在变，她是什么样，我便爱什么样。至于我和她感情的维系，那是我该考虑的事。”

陆野站直身子，看向沉祁阳，“不过多谢沉大少提醒，为了提防其他人打主意，我得赶紧和连织名正言顺。届时还希望你作为亲弟弟来喝杯喜酒。”

他真的是什么话都敢说，浑然不在乎沉祁阳眼中的戾意。

陆野丢下一句好自为之，便朝门走去。

他的脚步声转瞬便消失在拳击室。

一支烟燃尽，沉祁阳独自坐在椅子上，没有尼古丁麻痹，身上各处伤口便如撕裂般拉扯。

有些人天生是敌人，不然怎么解释墨西哥纠纷后想起这个人便耿耿于怀。

沉祁阳将烟头狠狠捻灭在烟灰缸里。

喝喜酒？送他去见阎王爷还差不多。

——

后天见。

很久以前都说过结局是很明确开放式三人都收的走向（不会是和谁的 1v1），宝们接着看就是，或者觉得走向很迷的再囤几章就不迷了。我真的有大纲，也没有改。

前 2-3 章我会找时间小修一下，具体走向还是这样。

0295 167，放手

立夏季，正是连织来亚新整整一年。

最初这个小建筑所还挤在五六环外，靠着维修小镇和其他公司的外包项目勉强运营，如今各大部门成熟独立，在写字楼里占据着整整三层楼。

除开由她最初全权负责的安瑞大厦外，连织已经不会再以个人身份加入设计团队，但需要她处理的事情反而更多，譬如在项目开始之前统筹预算和各部分协调沟通，在人员规模壮大时逐渐完善之前公司的管理制度，熟悉各部门职责动向以及明确未来的定位。

她将设计部全权放出去，这里面碰到的摩擦自然不少。

刘昊勤心大，加之某些是公司老人，早习惯视而不见。连织同样如此，私下磕碰只当视而不见，但交出去的项目别说甲方了，连她自己都发现好几处纰漏，甚至远超预算。

连织叫来设计部的周主管。

“呀，外观设计我记得是二部的陈组负责，之前我建议他们选择保温性良好的聚苯板保温层，但周组说温差不至于到那，又说他们自己能控制。”他道，“这套设计预算我也觉得太高了，不然我回去再和他们商量商量。”

这位周主管是亚新老人，比周严还大两岁。

他的思想一向求稳，而新聘任上来的几个组长思路活跃，敢于推陈出新。

明显两方多有摩擦，他大有放任不管的思想，想让连织去杀他们的威风。

连织看着他不说话。

周主管：“不如我现在就再去和陈组聊聊？”

连织笑：“周哥，你坐。”

一句周哥叫得他腿软，他哪能担得起这位大小姐一声哥呢。

周主管战战兢兢坐下。

连织沉下声音。

“这份项目统筹表后天就得交给甲方，你如果在我这个位置，当着他们也能说回去再改改？”

周主管后背一悚。

连织叹气，继而缓和道：“亚新有打算去国外发展你应该也知道，届时我过去了各部门职位必定有变动，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这个项目交上去肯定得黄吧？”

她意有所指笑了笑。

周主管手突然激动得发抖。

“你的意思…”

连织风波不动道：“亚新是一个整体，如今依然还是个小作坊状态，得大家都有奔头才会越来越好。你的工作一直做得很好，之前刘昊勤还说你做一个小小主管真的屈才了。但我却觉得这个位置最能历练，各设计组理念不合常有摩擦，你交上来的履历不仅仅代表你自己，还有底下几个部门。”

“你们是一个整体，明白吗？”

周主管无比羞愧，又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再三保证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这套还是在辰达的时候偷偷从宋亦洲那学的。

他到辰达时，面对在公司倚老卖老的人都是借力打力，打个巴掌再给颗甜枣，这个男人最会了。

想到宋亦洲，连织不免想起在伦敦的发脾气行为。

这大半个月都没看见他，连着几次前往安瑞市监督项目进展都没有碰上，宋氏和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贪污案扯上关系，这个男人怕是正要缝缝补补吧。

心底那丝丢丢过意不去也随着忙碌烟消云散。

这段时间老太太准备启程回港城，以后见外孙女没有这么方便，自然电话多催连织回来。

她多是挑沉祁阳不在的时候，来回几次也不曾碰过面。

老太太爱杜鹃，山庄后腹有专门的土壤来培育，眼见要离开了照顾这簇花丛自然落在连织头上。

连织一一听佣人讲解杜鹃的呵护之法，兼顾阳光土壤。

后腹除了一望无际的高尔夫球场外，另有片湖心亭岛，湖上天鹅无数，谁曾想转过茂林修竹她会看见沉祁阳。

他靠搭在栏杆上，长袖薄衫，肩膀宽，阳光落在他肩头有种纸醉金迷里流淌过的慵懒。

只看背影就知道是他。

连织有片刻的愣怔，仿佛距离上一次见他有如今日难得的阳光一般。

真的过去太久了。

他正在和谁打电话，嘴角弧度倒是一如既往的轻慢。

“金安大厦顶层…这地方阳光太刺眼，不好找伏击点，你替我找两个狙击手，我要他有来…”

似乎察觉到有人看他，沉祁阳话里一停，眼尾凌厉扫过来。

目光就这样和连织直直相撞。

佣人大概在看到他就已离开，到底还是沉祁阳愣怔居多，手机就这样放在耳边，他只会看着她。

可连织的脸上早已成了波澜不惊和漠然，对他在这里不感兴趣，对 he 和谁打电话不感兴趣。

仿佛他这个人早已淡出她的生命。

连织步伐不停，正要从他旁边擦过。

沉祁阳猛地抓住她手腕，她却随即甩开。

“放手！”

她仿佛在甩掉什么脏东西，连着目光都只落在地上。

沉祁阳心像是被木槌一凿，她向来知道怎么狠狠对他。

0296 168，如果他死了

他眼神突然发狠，抓着她手就往旁边一带。

“沉祁阳，你干什么，放开！”

连织被他扯去怀里，怎么都挣扎不开，有柱子和茂林修竹遮挡，他愈发肆无忌惮。

她如何挣扎不开，咬他肩膀也无济于事。

“别动！”

沉祁阳收紧手臂，“这里是检控盲区，你要再动别人指不定就先看到什么。”他脸埋在她颈窝，低声，“就这么讨厌我，让我抱抱也不行？”

连织不动了。

她没有这么拧巴，既然如今局势不利于她那有什么可挣扎的。

但她手垂在身侧，连着脸都偏向另一侧远离他。

沉祁阳恍若不知她的冷淡。

“我这几天常常想到之前，第一次见面你就狠狠坑我一把知道吧，当时被交警逮出来还要给我扣手铐，我当时就想你最好别让我逮着。”

他有些无奈，“结果之后重逢还得被你坑，老天是派你这王八蛋来收拾我的吧？”

收拾归收拾，好像也有不赖的时候，落水了有人捞我，吸毒有人救我，连戒哥毒都有陪伴服务，好像还挺不赖。一回来怎么都是你啊。”

男人最后几句话腔调散漫，好似回到之前的时候。

连织莫名有些愣怔，可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很冷。

“过去事就别提了。”

沉祁阳笑了：“别提，你可真是心狠。如果我们不是亲姐弟会不会不一样？”

连织心脏一撞。

“不会！”

“那如果他死了呢？”

连织猛然看他：“沉祁阳你敢！”

男人神情还是那般吊儿郎当，仿佛可她心却一沉再沉，担心他再怎么去对付陆野。

“我警告你，你敢怎么对他我就怎么对你，沉祁阳我说到做到！”

她牙关已经咬紧。

沉祁阳看她片刻，闷声笑了。

“法治社会，国内杀害警察是重罪，我不至于这么傻吧。”他又问，“那如果是我走了？”

连织睫毛颤了颤。被这混蛋弄得跟坐过山车一样。

“姐姐，你知道当人体验过极致的快乐再失去，就会觉得活着很没有意识。”他额头抵着她，“我没有宋亦洲能忍，你打算以后让我这样天天看着你和陆野，看你带他回来，看你们步入婚姻殿堂，再看你们生儿育女，老子想想都他妈能疯！”

他的眼神太迫人了，连织又被他逼于墙角和他胸膛之间重重碾着。

逃脱不开索性闭眼视而不见。

“你不会！”

“这么了解我？”沉祁阳道，“明明我们之前那么好，我春节那几天躲你阳台你还偷偷瞧我，那晚还亲我抱我，我是想好了要这样一辈子的。结果你转背就把我扔了去找别的男人，老子连个小三都不算，你倒是拍拍屁股就跑了，我怎么办？”

“我也想出去多找几个，可脑子里全部都是你的影子，可真他妈难受。”

他没有发脾气，声也低低的。

连织却觉得鼻子很酸，就很容易被他的勾起那段时间的回忆。可那股对他胡作非为，任意陷害他人的恨同样涌了上来。

“你别把你自已说得这么可怜。”

她道，“那段时间你也爽了，没吃亏。”

周遭似乎静止了半秒，沉祁阳埋在颈窝里闷声笑，笑得双肩抖动，眼泪都要出来了。

“你说的对，我没亏。”

然而下一秒，他抬起她下巴狠狠吻了下去，近乎粗暴。

所有挣扎都被男人压制，她受不住脚往下滑，腰身却被他提勾起来鞋直接踩他脚上。狭窄的方寸之地，连织呼吸都快没了，她狠狠咬他舌头。

沉祁阳随着她咬，舌头肆无忌惮在他嘴角搅。

她咬，他搅，她再咬，他再吮。

最终她如同脱力般，只能任由他为所欲为。

男人的吻却从这刻变得温柔起来，含住她舌头轻轻吮吸，又不停在她嘴里探索，像在什么爱不释口的食物。

那种温柔和绵密总能让人想起他们缠绵悱恻的时候，他搂着她抱坐在腿上，亲着干着，随着他一起起起落落。他总有诱导迷惑人心的能力，欲望当头她成了一只索要不断的妖精，搂着他颠啊颠，啪啪啪的脆响好猛烈好刺激。

她身体情不自禁发软，舌头还要往下咬，他吻又突然发狠起来。

吻到最后只有嘴唇碾压吮，凭着本能交缠，津液互换。

不知过了多久，沉祁阳才松开，彼此已经喘息不止。

连织一个巴掌想甩他脸上。

沉祁阳率先截住，拿在手里揉了揉。

“还不走？待会要被人发现，我直接拉你去阿婆那了。”

他真的是有恃无恐，气得连织另只手狠狠给了他一巴掌，转身走了。

沉祁阳舌头顶了定左腮，跟个没事人似的进屋。他今天在庄园陪老太太聊到傍晚才离开，出去的时候汪唐在车里等他。

宾利朝山庄外开去，沉祁阳突然道。

“汪唐，你跟着我多久了？”

汪唐透过车内后视镜瞧了眼，男人盯着窗外，微风扫乱额前碎发，侧脸轮廓深邃又坚毅。

“快十年了吧？”

沉祁阳十七岁时行事更为鲁莽，老爷子为了找人看着特地把汪唐放在他身边。

沉祁阳转而看他。

“还在和老爷子联系吗？”

汪唐悚然：“大少年，您知道的，六年前就没有了！如今完全是你这边的人。”

最初他还暗地给老爷子报备，沉祁阳发现后用行动告诉他什么是吃里爬外的下场。

沉祁阳看他片刻，勾唇。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不过就问问，真以为我会杀了你？”

他漫不经心看向窗外，“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至少得把你养老生活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汪唐一头雾水不明白他说这些为何意，就听他道。

“你帮我去安排几件事。”

———

晚安

0297 169，拿枪

市检察院审讯室。

“当年我们还是小型企业，都在为了找贷款寻找过桥资金，这时高行长就给我们推荐了新义集团。一三年到一七年的过桥资金是新义集团给的，银行和新义集团收取相应的过桥资金利息三百万。当年正在放贷高峰期，不仅这些企业自个着急，连着新义集团都为了能够让高行长放款，私下多次将这位行长请出去。”

审讯员问：“您是说他们有私下勾结？”

“绝对是，”他道，“长官你知道这位行长的前身吧，在没进银行之前他可是刚走上中央那位的秘书。”

审讯员拍桌子：“说回新义集团。”

“新义集团前身叫新义矿业，是西部最重要的矿务国有企业，他们在前两个十年里发展不是一般的迅速，这个矿务集团可太有钱

了，十多个亿的流动资金常年趴在银行，随便过桥走款就有千万的利润可得，我们这些小企业也习惯性的向他借过桥资金实现双赢局面，久而久之自然和商业银行绑定。”

“谁曾想这个孙子拿钱不办事，非法收了我们那么多钱最后卷款跑了……”

审讯室外，几双眼睛一眨不瞬的盯着，都在辨别他话里的真实性。

方检察长问陆野。

“你怎么看？”

陆野耸肩，微勾唇角。

“我一个被请来做客的哪敢有什么想法？”

“你小子！还记仇是吧？”

方检骂道，“前段时间你虽然在我这关了大半月，我们哪顿没有好吃好喝招待你，茶叶我可都是让他们上最好的，你伙食费还没给呢？”

陆野有些无奈地笑了。

他坐在椅子上，重新看向审讯室内。

“他句句在暗指新义集团，不如先把新义的刘董事长带回来问问，只是他身份特殊，小心着点。”

这些人的指控是把双刃剑，捅到省委那去调查时刻会受到影响，陆野也不再是最初只会办案的愣头青。

“就说是请他回来协助调查。”

“我就在等你这话！”

方检正要出去布控，又笑看着他，“我有预感这次起码得牵扯好几个高官，你抓人时不会发谎吧？”

陆野道：“现在该怵的不是我们，是那帮藏在背后的人。”

检察院负责去带人回来，而陆野驱车回警局。

他坐在办公桌后闭目养神，大概脑子里时刻装着事，眉头因着思考习惯性蹙起。

很奇怪。

这个贪污案自着手调查以来不过两月，从最初的疑点重重到如今稍稍拨开云雾，陆野总觉得背后有双无形大手在推着他们。

哪怕因为沉祁阳布局，他将计就计去检察院待了大半个月，看似落入局中。

可有惊无险过后，各种线索纷至沓来，无不加速了这桩贪污案的调查。

陆野睁开眼，取出支笔在纸上重新梳理线索。

这是他从警多年来保持的习惯，脑子再灵活也有疏漏的地方。

3.21日，城市商业银行的行长出逃，四亿多赃款不翼而飞。

接下来半个月，二十多家企业向银行行贿的事渐渐浮出水面，宋氏也包含在内。沉祁阳布局想联合宋亦洲布局陷害他，他将计就计因为受贿嫌疑进了检察院。

期间国土资源局的几位处长伙同其他人企图定他死罪继而自露马脚，上千万的赃款在他们的私宅里被发现。如今再随着新义集团进入调查的视线里，线索已经渐渐明朗。

新义集团是在上一位省委书记周长胜在任期间发展起来，这位书记如今已经升任中央，归于傅党。

若再一直往下调查是否会牵扯这位前省委书记不得而知，而以新派为首的沉家会不会早将其视为眼中钉，早想除之而后快。

沉家…

圆珠笔在纸上落下重重几道痕迹。大抵是这两条线重合得太过猝不及防。

陆野脸色微变，漆黑眸中有还未理清的深意和愣怔。

然而还未深思，方检的电话就打到了他这。

“陆野出事了，你快看新闻。”

陆野打开他发来的链接，时政一台正在实时直播金安大厦天台的情况，本该被检察院带走协助的刘董事长，此刻正在大厦顶层闹着要跳楼，言辞激烈愤慨。

“这孙子怕是知道自己进了检察院就有来无回，所以提前闹这么一出，连媒体都找好了。”

方检道，“陆野，他提出想见你。”

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想见公安局副局，这个要求多少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陆野沉吟片刻。

“知道了。”

*

紫荆山庄。

老太太爱怜抚摸着枕在她腿上连织的脸蛋。

“阿婆这一走还能经常再见你吗？”

“能，当然能！我有空会经常去港城看您的。”连织举手手，眼里真诚得很。

说这话未免觉得心虚，若不是老太太在连织怕是连山庄都不会回，而今后等她去了国外见面应该会越来越少吧。

老太太叹气，说真想走哪将她一起带着，成家以后也在身边，如果她有福气说不定还能看到重孙。

“祁阳我是不指望他什么，上回正要让他将那女孩子带回来看看，结果他处几天就散了。”

本来就是假的，不过是迷惑沉母的障眼法而已。

连织抿唇没说话。

老太太说沉家到他们这代人定并不算兴旺，沉祁阳又经常背着她在外面胡作非为，她常常梦里都是他出事在叫她的画面，醒了能心悸好久。

“你沉稳小心比他知进退，又多少能管着他，多替阿婆教训这臭小子。”

连织听懂她的话外之音。

老年人最是怕白发人送黑发人，经历过外孙女走丢半生的伤心欲绝，大概最怕的就是某天听到沉祁阳出事的消息。

但如今他们的关系闹成这样，沉祁阳不专门和她对着干就不错了。

连织答应了下来。

回到房间，她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老太太离开后她自然是不太会回来了，而沉祁阳那段时间给她带的小玩意都被她封存在了柜子里，既然不可能，索性一点念想都别扭。

群里却震个不停，大概只有八卦才会热闹成这样，连织无意点开一开，却是刘昊勤将一则实时直播转到了群里，画面稍显凌乱，而楼顶的阳关太过刺眼只看到警察在劝阻欲跳楼的男人。

【金安大厦唉，三十六层楼底下怕是装海绵垫都无事于补吧。
】

【要跳就让他跳呗，可千万别搭上我们警察叔叔。】

【这位刘董事长前段时间不还获得个人杰出奖，风水轮流转啊
】

...

连织正要退出来，却发现视频里警戒线的中央，一身执勤服的身影赫然就是陆野。

他距离天台边上不过几米，大中午额头隐约晒出热汗，交涉间眼眸倒是一如既往的沉静。

连织有瞬间忧心，但转而一想这是他的工作。

他向来有能力去完成。

【我看到你在金安大厦了，注意安全，出完任务给我发个消息。
。】

连织放下手机，却在电光火石之间脸色瞬间苍白如纸，连着起身时都摇晃了下。

她想起几天前撞上沉祁阳时，他正在打的那通电话。

——金安大厦顶层，替我找两个狙击手，我要他有来….

有来什么。

有来无回！

他要谁有来无回？他要谁？

强烈恐慌死死攥住连织的喉咙，她拿着手机的手指在发抖，立马打给沉祁阳。那边显示的是关机。

冰冷的提示音像是狠狠掷进连织耳朵里，嗡嗡嗡的回响。沉祁阳说如果陆野死了言犹在耳，当时以为不过是意气愤慨之言。

他做不出来的，他肯定做不出来！

可他什么做不出来！

他连枪杀高建平不也照样做了！他诬陷陆野也照做了！

连织又打开陆野，连续几次照样后嘟声无人接听。

她咬紧牙关，手哆嗦着给他打字。

【陆野快离开！】

【别待在天台了，快走！】

可没人回应，他正在忙着将人劝下来怎么可能看手机呢。

整个房间都是她凌乱的脚步声，沉祁阳曾经留给她汪唐的电话，说他若不在就打给汪唐，此刻电话里连续的嘟声成了连织最后的救命稻草。

清脆一声，他接通了。

“汪唐是我！”连织立马道，“他在哪，沉祁阳在哪？”

汪唐沉默了下：“…大小姐，少爷和朋友在聚——”

“说实话！”

连织道，“你敢骗我我就给阿公打电话，我把阿婆和妈妈叫上一起去找他，他到底在哪？”

此刻连织无比庆幸房间隔音，不然外面都绝对能听见她尖锐的声音。

汪唐最终报了个地方。

而那个地方就在金山大厦对面。

连织眼前一黑，他果然就在陆野办案的旁边，这混蛋到底想干什么！

挂断电话后刚走几步，连织却随之停下。他发起疯来不会听她的，除非有什么东西能吓住他。

她猛然看向衣柜处，那里面放着个保险箱。

随着指纹轻轻摁在上面，保险箱门开了。

里面躺着把手枪，就是这把枪，越过无法以牙还牙的法律和仇恨，解决了她恨得咬牙切齿的高建平。

沉祁阳将枪放入她手里，腔调散漫。

“你没有胆量滥杀无辜，那这把枪就只让你防身，给你了。”

“可…”

惊讶下沉祁阳第一次看她跟只跳脚的兔子一样，瓷白的脸蛋在竭力掩饰不安。让他忍不住想戳一戳她假气焰。

这可是枪！

国内私自持有枪械是犯法的！

沉祁阳怎么看不出来她在想什么，理所当然道。

“放在山庄谁敢来搜？”

他神色下是不加掩饰的狂妄，可就是这种狂妄让人心安。

仿佛他能将所有人护在羽翼下。

也许就是这种心安，连织竟然没再多追问，她鬼使神差的收了。

哪怕只是防身也好，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这个秘密一直牢牢封存在保险箱里，期间连织无数次打开，远远望着那把枪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但翘起来的唇角终归心情不差。

份量好重。

冰冰凉凉的触感让手掌发麻，连织嘴唇发白，不曾想过再次取出来是因为他为所欲为。

是他逼她的。

都是他！

她装进包里，飞速朝楼下跑去。

0298 170，连织，你爱我

车子迅速开出山庄，到纽约大楼连织迅速坐电梯直上 61 层，她同时也在时刻关注直播。

还没有意外发生，可救援还没结束。那个董事长跳楼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怎么干脆不跳了算。

着急和无措浮上心头，连织甚至有瞬间的阴暗。

汪唐早等在电梯外，想阻拦连织一个眼神甩过去。

毕竟和沉家待久了，她那股不怒自威和沉祁阳很像。

“咚！咚！咚！”

连织用手狠狠拍门，“沉祁阳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她手都拍红了，威胁，“开门！你信不信我找人来把这门给卸了。”

门开了。

沉祁阳靠在边上，挑眉上下扫她。

“你怎么来了？”

汪唐站在连织旁边，沉祁阳直接一个眼神给他。

“你走吧。”

“大少爷…”汪唐欲言又止。

沉祁阳：“没听懂？”

他这是要发怒的前兆，汪唐只得先离开。

连织想往里走，他手却一拦，唇角戏谑。

“姐姐，闯弟弟的房间你觉得合适吗？”

“让开！”

连织直接推开他就往里面走，里面空无一人，窗帘拉得只剩一条缝。

但一台望远镜直对着对面的金安大厦。

连织转而看着他：“你那天在电话里说的找两个狙击手是什么意思？你想杀谁？”

“我有说过？”

沉祁阳抱臂在她后面，弯唇看她，“姐姐你听错了吧？”

“那你在房间弄这个干嘛？”连织指这台望远镜，“你在窥探谁，对面除了金安大厦什么都没有！你到底想看什么？”

“看警察办案也不行？”

沉祁阳低下头，漆黑的眸子近距离看她，“难不成他陆野这么宝贝，连随便看看也违法？”

连织不理他的挑逗，声音如同一潭死水。

“你真想杀他？”

沉祁阳不说话。

连织认真道：“你说话，到底是不是想杀他？”

“是又如何？”

沉祁阳敛了笑意，“怎么杀不得？”

连织脑子嗡嗡作响。

他就站在那，一双眼睛坦荡熠亮，仿佛将天捅出个窟窿来依然是那副颓懒的模样。

等连织反应过来的时候，耳光已经重重扇在他脸上。

“你疯了！沉祁阳你真是疯了！叫狙击手离开！”

沉祁阳没回应，哪怕脸上重重一个巴掌印他也跟个没事人坐在沙发上，还捞了烟盒过来。他是真的有恃无恐，也没打算停下。

直到他被她用冰冷的硬物哆哆嗦嗦抵住脑袋。

“我让你叫那两个人离开，听到没有！”

沉祁阳抬眸，眼神直接冷了。

“这把枪是我给你的，你却拿来对着我，他就这么重要？”

“是！”

慌张让连织心跳如雷，她一字一句道，“他对我很重要，这种重要和沉家一样，不然我今天大可以报警让别人陪着我来，报警实名说有人狙击他。可你的所作所为就会被所有人知道，沉家就会暴露在仇敌的眼中，我不想失去他就像不想失去家人一样。”

“我只要他平安，沉祁阳我再说一次，让那两个狙击手离开！”

她连枪都拿不稳，手哆哆嗦嗦在抖，不过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威胁他而已。

连开枪都忘了摠哪。

沉祁阳却直接起身，如同压到极致的弯弓骤然弹起，他直接握住她枪对着自己的胸口，甚至好心替她上了膛。

“有种你就开枪。”

连织没种。

那沉甸甸被抵住的份量透过枪支传过来，只要扣动扳机命就没了。她惊都快松了手。

她重新和他讲条件！

“我只想你让两个人离开，你让他们离开！今天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沉祁阳深深看她，没杀过人的就是这样。

拿个真枪嘴唇哆嗦都要白了，她还算胆子最大的那种，眼眸瞪得很大，像只发威的狮子。

可就是这种护短让沉祁阳冷笑出声。

“这么爱他？这个世界那么多正义的人，死一个又怎么样？”

“他是要死，谁都有死的一天。”

连织咬住嘴唇，眼睛里尽是对他的指控，“可他不该就这么死，他可以老死，可以为国捐躯，可他光明磊落半辈子，永远不该死在阴谋诡计里！”

她上辈子被冤枉那么屈辱，她才不要陆野也这样！

他至少该好好活着，要死也应该在烈士陵园里。

哆嗦着生理性流出来的泪被沉祁阳手指挨个擦了，他动作好温柔，声音也好温柔，浑然没有被枪指着命悬一线的恐惧。

“我让那两个人走，你和陆野分手，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好不好？”

他承认请了杀手。

连织躲开了他的手，声音决绝。

“沉祁阳过去就过去了，你往前看行不行！你是想让整个沉家都发现我们嘛？”

“过去就过去了？多么容易的一句话。”沉祁阳扯唇，“我放不下的事情就过不去！”

他眼神突然发狠，直接将她扯过来，枪支突然的移位让连织心缩成一团。

“既然当初有陆野你来招惹我做什么，纵容我做什么？用我对付了宋亦洲便没有作用了是吗？姐姐。

你想让我以后天天以亲人的身份看着你和他？你反正也舍得我难受，我他妈那晚看着你和他在车里心里跟割个窟窿似的。”

他面庞突然扭曲了瞬，“我只要想到以后是这种日子，老子现在不杀他，早晚也会忍不住要弄死他！”

他手攥得好紧好紧，好像下一刻手指就会移到了不该的地方，连织别过脸。

“放不下只是你现在的想法，等你以后看到了更好的风景只会云淡风轻一笑，觉得现在的你就跟个傻逼一样，如果一段感情需要你去对抗很多东西，那我想它真的不适合——”

“别再给我讲这些假大空的道理！”

沉祁阳眼底戾气一掠而过，直接将她的手指放在扳机上，那种轻易能够扣动的感觉让连织恐惧，他却摁着她的手指牢牢不动。

“刚才那种是开不了枪的，这样才行。”他眼睛毫不错目地盯着她，仿佛在嘲讽一般，“只要你扣动扳机就没人动你的陆野了，也不会有人再阻拦你们，这个办法不是一劳永逸？”

连织死死瞪着他。

“不敢，怕担责任？大厦监控我找人屏蔽了，不在场证明我也会给你弄好，哪怕我今几个死在这，也只会是一场意外。”

沉祁阳看她不动，扯唇道，“还是你没你想的那么潇洒，你也喜欢我，也舍不得。哪怕你嘴上说着我们有血缘不可能，你还是控制不住喜欢上我了？”

“连织你爱我，是不是，有陆野你也爱我？”

他深深看着她，仿佛在赌上一切，她也是真的爱他。

“你闭嘴！”

眼泪倏地砸在枪上，他的手掌上。

他字字句句都在连织的头皮跳动挣扎，仿佛要扯断她的神经。

伤害陆野，她不愿意。伤害他，她下不了手。

这个混蛋这个王八蛋，就是看不得她安生，就是要反复折腾。

连织咬牙道，“沉祁阳你别以为我不敢动手！我真会开枪。”

“你有什么不敢的？我们哪一次碰面你不是胆大包天？开枪啊！”

沉祁阳眼睛发红，死死盯着她，“要不然以后老子天天这么搞他，我看他有几条命可以躲得过去！你以为他能够和你在一起，怎么可能，只要我在一天他永远别想进沉家。”

“姐姐，你不开枪这辈子就得和我一直这样纠缠，你不是想摆脱我吗？想我别妨碍你的生活，开枪啊！”

他发狠的声腔恍若梦魇，连织脑海一片混乱，指间更是哆嗦着扣在扳机上。

仿佛再用力一点，子弹就能射出击穿他的胸膛。

可连织还有理智。

手机并未传来丝毫震动，耳机里直播的声音还未停止，只要她再拖延一点点时间等陆野那边结束。只要再一点点时间。

她的心思很明显被沉祁阳看得明明白白。

他勾唇道：“你不敢，那就别怪弟弟我了！”

连织看他眼神忽冷，被枪抵着也有恃无恐。

“沉祁阳我警告你敢，你敢！！”

她眼里涌出热泪，声音也瞬间尖锐，可男人依然摁着耳后的蓝牙耳机。

“动手——”

话音未落，“嘭”的沉闷一声，震得她手臂发麻。

子弹射出，扣动扳机只需要一瞬间，以至于整个过程大脑都是一片空白。

她听不见任何声响，感知不到自己一直在落泪，甚至闻不到那股浓烈的血腥味。

模糊视野的尽头，沉祁阳脸色似乎发白，嘴角的弧度却如释重负般。

仿佛这个结局也不错。

重重一声倒地，明明倒的是他，可连织眼前却一阵眩晕。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假的，她像是浮在半空中，周遭天旋地转，连着枪掉地上都没有发现。

她知道自己该赶紧去确认陆野的安危，可她挪动不了分毫，像是麻木到极致，只觉得脸上格外湿濡。

眼前只有他！

那摊血迹在他身后越来越多，他倒下去有沙发抵在背后，碰撞那下该是有多疼啊。可连织看他艰难抬手，微弱腔调带着点哄的意思。

“过来，我帮你把泪擦了。”

——

来晚啦。

6000 字，晚安。

0299 171，别哭

耳鸣…

嗡嗡嗡的耳鸣声几乎让连织头晕目眩，她像是升腾在半空中，所有感官瞬间通通封闭得死死的。

地上那摊红色越来越多，是哪里流出来的血。他嘴唇也渐渐苍白，发紫。发生了什么，他们刚才不还在争吵，不还剑拔弩张…

直到手上湿黏得足以让人疯狂的红色跃入连织眸底，她才魂魄归位般。

摔在地上的那般枪支那样的重，谁曾想扣动下去只需要那样轻松的力道，而她——

朝沉祁阳开了枪。

她双腿如同被卡车撵过一般，有所动作时直接摔在地上。

到他身边时眼前一片水光模糊，想开口喉咙里却发出模糊的呜咽。

“别哭了，真丑…”

还是沉祁阳先开了口。他用那只干净的手替她抹掉了脸上的湿濡。

缓缓的，动作很慢。

“我..我叫救护车…”她嘴唇颤抖着，语无伦次道，“我打电话叫车来…”

“还叫什么…不怕我好了又去杀陆野？”

都这个时候了他居然还要开玩笑。

“别说了，你混蛋！沉祁阳你这个混蛋！”

连织发泄般骂他，泪却落得跟什么似的，任凭他如何也擦不完。

她捂着胸口想让血流慢点，可太多从指腹里溢出来，她喉咙里死死压抑着更像是哀鸣。

听到她骂人，沉祁阳反而在笑，气息缓缓从鼻腔而出。

但却没有多的力气再去逗她。

他们多久没有这样了，她以前发起火来常常露出小尖牙，而他乐得去让她咬。这种日子过去太久，以至于再次身临其境，沉祁阳忽地心脏一阵扯疼。

“让我抱一抱，总得满足些死前的愿望吧？”

他是真的不在意死活，明明生命在随着那摊血迹流失，还关注些无关痛痒的事。可他连抱她的力气都没了，手掌触摸着她的脸蛋，那种温热让连织眼眶好烫。

“想得美，你这个祸害阎王爷才不会收！”

沉祁阳笑了，第一次没有和她争，凝视着她的眼眸要缓缓闭上。

连织心脏瞬间空了一块。

“你别睡！沉祁阳你不要睡！”

120 的求救电话还没拨出去，男人的大手却直接攥住，仅剩的意识将手机扣在掌中。

“...别.打。”

连织瞬间明白他的意思，这个电话若是打出去整个沉家都会知道。

可他的命怎么办？

“我..我去找汪唐...我去找人帮忙..”

这两人状态不对，汪唐本就忧心忡忡守在不远处，听到连织呼救大步跑来，他第一时间看到地上的沉祁阳，顿时脸色骤变。

“大少爷！”

沉祁阳已经没有了意识昏迷过去，地上那摊血太过触目惊心，汪唐立马找人帮忙，又帮他止血。

而旁边的连织灰白着一张脸嘴唇不断哆嗦，她两手还沾着斑斑血迹，边上的枪立马被汪唐处理了。

沉祁阳的身手除非自己愿意，别人是伤不了他分毫的。

更何况是力量和他悬殊的连织。

他道。

“大小姐，你们…”

连织神色恍惚，同样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她机械般呢喃。

“他…他想滥杀无辜…他要杀陆野…”

“您误会大少爷了，他想杀的不是陆局！”

什么？

连织猛地看他，湿润眼眶是显而易见的懵怔。

可汪唐没时间再回复她，救人紧迫，有人推着担架进来，有人来处理血迹。汪唐跟着沉祁阳这么多年，已经有经验应对任何意外。

这个房间很快就会干干净净，像是从未发生过任何。

可抬着沉祁阳的担架路过连织时，匆忙间那只手无所依托的垂落下来，手指修长而骨感，腕骨处还扣着块手表，表盘低调的星空蓝。

就是这只手，曾经在桌下坏心地将她的手包在掌中，逗弄地抠她，任凭她如何发泄抓他都无济于事。

那时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岿然不动漫不经心下，嘴角的弧度却是那么的坏。

可如今他眼睛死死闭着，像是永远都不会醒了。

一阵突如其来的心痛，狠狠刺穿了连织。

手机突然响了，震动个不停仿佛会一直拨通下去，让她在凌乱的步伐中不得不接听。

“连织，你在哪？”

听筒里传来低沉的声音，像是透过热浪而来。

一下子击穿她强掩的麻木，似有一声哽咽从喉咙里溢了出来，又被她咬紧嘴唇。

“陆野，你没事…”

谢天谢地！连织的泪涌得却更加厉害。

“我当然没事，怎么哭了？”

听筒里那声哭腔足以牵动他的心脏，陆野皱眉问，“你现在在哪？”

“没…我没哭。”

连织擦掉泪，“我在山庄陪阿婆。”

骗人，气息那么急，她在跑！

陆野还要问。

譬如她发来的信息，她为什么哭。

可这个电话是忙中拨过来的，旁边抓人的抓人，赶媒体的赶媒体。方检在旁边眼神不停示意，又有同事发现新线索。

“你先去忙吧，待会再说。”

她匆匆就挂断电话，任凭陆野如何再打都不接。

方检道：“陆野，旁边那栋大楼有情况，我们同事在顶层发现了类似…”

说了半天，陆野半字没回应。

方检推他胳膊。

“喂，怎么了？”

陆野收了手机：“先去看看。”

工作时间不能分心，不然是拿别人和自己的命开玩笑。

陆野以为自己能做到，可如今却很难，他们沿着施工电梯上顶层，那么高望下去让人觉得后背发凉。

可他脑子里面全都是她。

技术科的同事正在向陆野和方检报告墙体缝隙有血迹残留，而灰层之间磕出三角，很像狙击步枪的三脚架。

“当然这一切只是推测，但我们在搜查时还在下面楼层发现了磕碎的望远镜。”

方检面色不好。

“如果揣测为真，那我们在顶楼劝那孙子的时候，岂不是脑袋时刻都悬着。”

陆野抹了下地上的痕迹，指腹碾了碾。

“我估计今几个跳楼是假，想杀你阻止这个案子继续查下去才是真？”

这位刘董事长突然闹着要跳楼足够匪夷所思，陆野出发时便找人搜寻，注意周遭动向。

方检后背一阵冷汗。

“你觉得是谁派派来的？”

陆野：“谁收益，谁最有可能。”

这位刘董事长嘴里能吐出什么还不得而知，但他是周委员的秘书，这个信号足以令人联想。

方检笑：“只杀我？不尽然吧，不然对方怎么会指名点姓让你一起？只是我纳闷的是行动为什么会终止？”

“不可能是终止。”

陆野寻找痕迹，又用手套抹了下缝隙里的血迹，“缝隙里渗有这么多血迹，估计是发生了意外，撤退时来不及清理的原因。

这地方空旷，容易暴露在其他入眼中，有没有可能期间又被另一伙人伏击了。”

方检惊讶。

“你是说有另外一拨人提前阻止他们？”

“不清楚。”

陆野想到连织发来的那两条信息，暗示意味太足。她知道谁要提前动手？

不过他并未把怀疑说出来。

“先让技术科的把这些带回去，我有事先走。”

他不作停留坐电梯离开，电话又给连织拨了过去，那边依然忙音。

0300 172，拿命去赌

私立医院。

手术室外，医护人员来去不断。这家医院由高靖的大伯开立，如同酒店般高端细致的服务让里面的陪护和医生比病人还要多。

嗅不到半丝消毒水气味的走廊，有惊惶的汗从汪唐额头滴落，他脑子崩成了一根弦。

子弹击穿右胸腔…短短几个字却足以让人崩溃。

如果此次沉祁阳出了什么状况，他没法向老爷子交待。

透过窗户外外的三角梅却开得极好，汪唐看得出了神，他几乎是同一时间想起了那天沉祁阳在车里的话。

“能救救，救不了拉倒。”

他那句话掐头去尾，太过轻描淡写，以至于汪唐当时根本没理解什么意思。

但他已经习惯提前去接收沉祁阳的命令，哪怕当时不解其意，之后总能揣摩出来。

大少爷是提前预知到了自己会受重伤，而向他开枪的却是她的亲姐姐。

多么匪夷所思？

汪唐不由得将目光重新放在另一位当事人身上。

走廊几排的座椅之下，她偏偏蹲在角落小小一团，脸深深埋进膝盖里，那该是最恍然无措的姿势。

千万不要去揣摩主人家的的心思，是汪唐这些年做的最好的一件功课。

可这对姐弟异乎常人的相处和这次发生的争端，却足以让某些隐约的念头浮上水面，譬如沉祁阳为什么会纵容大小姐对他开枪？甚至早就算好了如何让她全身而退。

汪唐这些年跟着沉祁阳，自然旁观过他如何对待梁沉两家的表堂妹，表面纵容之下是绝不允许过线的威严。怎么和如今的大小姐全然不同？

这对姐弟的相处模式反而更像闹分手的恋人？

脑海里一有这个念头，汪唐几乎后背发凉，同时也不敢再往下想。

沉祁阳那天在车里警告得明明白白。

——还在和老爷子有联系吗？

他早已将威胁说在前头，或许沉祁阳料想过他之后会有怀疑，可又能怎样，这个男人将一切算得明明白白。吃里扒外绝不会有什好下场。

“汪唐。”

汪唐突然听到微弱的女声，他低头看去。

连织已经从大厦的崩溃中平静下来，只是眼睛仍然红肿着，美人落泪，连汪唐都不敢苛责她。

“你说沉祁阳今天不是要杀陆野，那他是想杀谁？”

汪唐抿唇不说话。

“我也不能说？”

连织不愿意再被蒙在鼓里，对视间两方不让，汪唐不可能违背她。

“大少爷得知东南亚很厉害的一位杀手在前几天入境，得到的命令是杀了目前正在调查贪污案的方检，如果能得手，连同警察局长一起…”

汪唐没再细说，道，“大少爷请人，是想除掉这位名叫丹披的东南亚杀手。”

连织一愣。

“这个杀手是谁请的。”

“很有可能是周委员的大公子周新成。”

连织没再说话，如同脱力般坐在凳子上。

刚才朝沉祁阳开了那一枪此刻回击到了她心上，连带着她的骨髓，手指，甚至血液都麻痹般。

疼痛和眼泪一起回涌。

她误会他了，她误会他。

她认定他就是要杀陆野，甚至确定他有那样的歹毒和心狠，于是进门质问就要拿枪逼退他。

可他不否认，这个混蛋一点不否认。

甚至几句直接了当应承下来，演得明明白白，理所当然，他就要和她作对！

他反正就要和她对着干。

“他为什么不直接让杀手除掉陆野？”

疼痛过后是对沉祁阳的恨，她转头看着汪唐，几乎是不讲道理地质问，“沉祁阳有那么好心要去帮他，他巴不得陆野死才对。他之前陷害陆野都做的理所当然，他有什么做不出来？”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这样坏。

胸口那阵闷堵让连织无法无法呼吸，无所适从，仿佛只有将一切罪名全部安插在沉祁阳身上才能缓解她开枪的疼痛。

可不会，一点缓解不了。

只要想到他在手术室生死未卜，那股压抑在胸口的酸涩直冲鼻腔，她眼眶好疼。

汪唐看她片刻，最终还是忍不住道。

“大少爷没有陷害陆野，只是障眼法。”

“什么？”

“咚”的一声。

像是巨石落入河里震荡出的声响，那瞬间所有的动静都传到连织心里。

一阵难以反应的茫然久久停驻在她眸底，她光是看着汪唐。

这些事情沉祁阳没有交待他要告诉谁。

按理说汪唐不该越俎代庖，可面前的人毕竟不同。

“大少爷走这一步，是算准了宋总会因为宋氏的困境转而和陆野合作，也知道检察院困不了陆野多久，这桩贪污案的调查必定会在迷雾之后，以更快的速度继续进展下去。”

他道，“这次贪污案很有可能会牵涉刚上任的周委员，大少爷和周家大公子一向不和，他没理由会去阻止。”

没理由…没理由..

连织脑子嗡嗡作响，完全不知道该信什么，不信什么。

她想起那天在山庄水族馆对他的质问，他理直气壮就承认了，毫不解释任由她误会，任由她恨。

任由她一枪要结束他的生命。

这个王八蛋！他真的！

他就是故意要瞒着她，就是要作！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折腾，一刻都不得安生，不死不罢休。

有泪水渗进连织紧咬的唇间，那种情绪折磨得她喉间酸涩，天灵盖都在疼。

她有太多的理由去怪他恨他，怪沉祁阳的误导，怪他将他们正常疏离的姐弟情拉到了两相仇恨的路上，可她莫名想起山庄那天他抱着她时的低语——

姐姐，你知道当然体验过极致快乐再失去，就会觉得活着没意思。

你打算以后让我这样天天看着你和陆野，看你带他回来，看你们步入婚姻殿堂，再看你们生儿育女，老子想想都能疯！

他说的出做的到，拿命去赌，要么死，要么让她永远放不下他！

让她永远也没有办法心安理得地奔向陆野。

“这个王八蛋！白痴，神经病…”

连织的眼泪随着低声的唾骂汹涌滂沱，她骂得又多凶，哭得有多厉害。让人看不清她到底是想他死，还是想他活。

可若真的不在乎，哪会有那么浓烈的情绪呢。

汪唐看在眼里，不知从谁的手里转交给连织一个密封的文件袋。

“大少爷说若是有什么意外，就放进银行转交给先生太太，这样的话太不吉利，还是将这些东西给思娅小姐处理。”

连织睫毛微颤，接过后直接撕开了。

里面最先跃入眼帘的是封手写信，沉祁阳的字迹很像梁老爷子，字迹遒劲有力。大约是担心伪造，所以一笔一字皆为亲笔书写。

字字句句跃入连织眸底，她嘴唇紧紧抿着，但眼前却渐渐模糊。

【爸，妈：

祁阳不孝，但纨绔半生有如今这样的下场，不怨任何，纯属罪有应得。

阿婆身体不好，她已习惯经常不见我，先不用告知她。

如今姐姐已然找回，相信你们伤心之余仍有慰藉。

只是别养得那么严苛，不如顺遂她心意，此生平安快乐即可。

沉祁阳叩上。】

短短几句，匆匆就结束了，远远不如连织希望的事无巨细和漫长。

仿佛他们的关系，就如同连织要求得那般，停留在浅显的姐弟之上。

若是他真的没法再从手术室里出来，这就是他们最后的联系。

越来越多的湿濡滴落在纸张上，连织反复地擦，喉腔却有股涩意源源不断涌上来让眼泪近乎决堤。

她莫名想起了去江南那晚，沉祁阳站在山顶，对着江河遥指的意气风发。

连织：“假如拥有一片荒漠你打算做什么？”

“从无到有，打造一个真正人人向往的富饶之国。”

她怎么忘了呢？

沉祁阳自己没法做保家卫国的人物，是绝不可能真正去伤害陆野这样子的人。

——

晚安。

这个局终究还是以弟弟更了解宋总结束。

0301 173，霍家出事

斯普利特机场路。

宋亦洲离开的时候，除了驻扎在中东的下属送他，更有当地的政府官员陪同，此次宋氏和国内和路桥公司在一众高傲的欧盟企业里，以最优价格夺标克罗地亚的基建项目。

签约仪式刚举行完，这个项目能极大改善斯普利特乃至全国的交通，当地政府自然将他奉为座上宾。

“留步，以后再会。”宋亦洲淡笑着，伸手和对方一握。

有专门的翻译将他的话翻译给当地的政府。

有如白昼的机场大厅，秘书跟在他后面。

宋亦洲也西装外套交给秘书，马甲和衬衫仍沿着他胸膛肌理熨帖而一丝不苟。

有路过的人频频看向他，宋亦洲眼神却有些放空。

“国内现在什么情况？”

“风平浪静。”

宋亦洲：“沉祁阳那边？”

“没有动作。”

没有动作…

宋亦洲解着衬衣袖口宝石扣的动作就这样停住，没有动作就是最大的古怪。

之前 6.5 万顿货一直停留在中东港口，不上不下耗费了他小半年的心力。这个人睚眦必报，他这次在陆野的事情上反而阴了沉祁阳一把。

他会没有动作？

宋亦洲眼睫低阖，眸底沉静如墨。

“那桩贪污案如今查到谁头上去了。”

“新义集团的刘董事长，刚才国内新闻还在洋洋洒洒报道他要跳楼的消息。”

新义…

宋亦洲眉头微蹙，他怎么记得这位董事长和周委员似乎交集不浅。

然而还容不得多想，刚进机场贵宾室就有人叫住了他，康和的董事长荣华康，老爷子在任时宋氏和其多有合作。

如今宋亦洲接手宋氏，明面上虽然平等合作关系，但仍然视他为长辈，一声“荣叔”关系自然而然拉近。

“我倒有小两年没见你了，上个月和你父亲打高尔夫时还碰到过。”

哪怕和家里人的关系再不和，宋亦洲在外边都是不显的。

“荣叔即能世界各地跑，休闲娱乐又一个不落，我和我爸倒是不如你。”

“老喽，哪像你们年轻人正是驰骋沙场的好年纪。”

荣华康大笑，“上次问你父亲他摆手说做不了你的主，正想问你来着，这不今天就遇到了，怎么样，这两年身边有没有其他姑娘？”

他和沉希接解除婚约的事荣华康自然也是知道的。

宋亦洲笑而不语，一般年长的人和他聊及这些必定有后半句。

果不其然荣华康道。

“我有个侄女刚从美留学回来，比你小不了几岁，商学院硕士和你应该很有话聊。”

宋亦洲笑了笑，没给后路直接婉拒了。

“荣叔是好心，只是宋某已有心仪的人，追求还没结果，让她知道这茬不定怎么看我呢？”

荣华康哈哈大笑，看他神色间那抹温润不似作为。

刚要细问，宋亦洲电话就响了。

是他的私人号码。

宋亦洲说了句失陪，便起身离开。

自老爷子去世后宋父和他的关系便愈发冷淡，连带着宋母在日常的信息问候外兜不太会给他打电话。

“怎么？”宋亦洲接通后道。

“亦洲，霍家出了不小的事，于情于理你要不要去看望一下？”

宋亦洲这半月都在克罗地亚忙碌，而自从霍尧出事后，霍企山远居国外，自然没有来往。

他道：“霍家怎么了？”

“霍尧才走一年多，你霍叔叔另两个儿子就相继出了意外，三个孩子相继都没了打击过大。”

宋母叹道，“听霍家佣人说你霍叔叔整天怀疑有人加害他，精神过度紧张，结果在回国途中突发脑梗。”

宋亦洲眼神一顿，明显觉得这事很蹊跷。

“霍士诚和霍昌？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几天。一个是车祸，另一个…。听说是野外攀岩时出了意外。”

*

还没出来！

连织不知道等了多久，连着外边天黑了都不曾察觉，手术室门不停被推开的动静将她的神经拉崩到极点，她从最初迫切迎上去，到最后麻木呆愣地盯着，恐惧上前去问。

害怕出来的医生摘下口罩摇头说遗憾，更害怕他是被盖着白布推出来的。

她维持着那个蹲着的姿势腿麻了都不知道，脸色更是惨淡得跟鬼一样。

汪唐害怕她反而先倒下，到时候自然更不好交待。

他带的粥和热汤连织有喝，可胃却率先起了抵触，一阵翻江倒海她立马跑去洗手间。

肚子里全是清水，她吐得眼泪都出来了，出门时脚麻得开始抽筋，挪动不了分毫。

一只手却勾住她肩膀带了起来，那种力道让人莫名觉得熟悉。

连织转头，陆野另只手直接勾起她腿，将她打横抱了起来。

她腿脚明显僵硬，他就将她放在椅子上，替她揉脚。

“...陆野？”连织仿佛不敢相信。

陆野“嗯”了声。

他虽然沉默着一张脸，气息还有些冷。但替她揉小腿的动作却没停。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连织后知后觉才想起来没和他报平安。所有神经都绷紧在沉祁阳那，分秒过去了也不知道。

她自然也不清楚自己手机没电早已关机。

“我怎么知道，我是警察有什么不知道的？”

陆野漆黑的眸子看着她，语气里很难说不是生气，“挨个道路查监控，从你住的地方扩大到山庄，你公司，找不到就再扩。最后实在找不到我也可以立案说失踪。”

他就是在生气，紧抿的薄唇，微愠眼神骗不了人。

任谁这么久找不到人都会发疯。

可火气还没发出来，她眼圈就红了，只垂目定定地瞧着他。

像个犯错压抑的小孩，面对亲人的指责真的就绷不住了。

“陆野…”

开口的那瞬间，她眼泪就落了下来。

“我好像搞砸了…我怎么又搞砸了…”

这种自暴自弃陆野听得极少，尤其是在她身上。

犯错正常，谁都会犯错。可不求安慰不推脱成意外只说搞砸。

像是她不曾被眷恋过，所以人生不能搞砸。

那一刻陆野莫名有个念头，仿佛她心里那道空落没人能弥补，就算是他也不行。

他心窝子仿佛被刺了一道，扣住她后脑勺摁在自己肩膀上。

“别哭…多大事…”

——

还有一章

0302 174，心眼子多

她没出声，可肩膀抖得不成样子，他肩膀都湿濡了。

陆野：“手术室里面的是沉祁阳？”

她点头。

“发生了什么事？”

连织没说。

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她认定了沉祁阳就是要杀他吗？说她车从紫荆山庄开出去都怕得崩成了弦。

“那我问，你来答。”陆野低声，“他因为什么要做手术？”

连织张了张口。

“…..右胸部中枪。”

抚摸她后背的手有瞬间的停顿，继而如同安抚一般，手掌贴住她后颈。

“你给我发那几条消息，是以为他要杀我？”

“... 嗯。”

“所以。”陆野问，“朝他开了枪？”

沉默。

可她肩膀缩紧的反应已经说明了全部。

陆野瞳孔缩了缩。

他没空顾忌她那把枪是哪里来的，更来不及去欣喜她护着他的行为。脑海里第一反应却是沉祁阳若是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她能不能全身而退？

这种下意识甚至第一时间越过，他作为警察的本能。

“刚才医生说他失血过多，还说心脏有骤停的情况...”

她道，“如果...”

眼泪鼻涕倒涌，将喉咙里的哽咽堵住断断续续。

她的手突然被他放在右胸膛上，隔着件体恤肌肉柔韧，从左心房传来的心跳铿锵有力。

“这里也中过一枪，贯穿伤，所以他肯定不会有事。”

陆野说是之前野外作战，他也是够倒霉，第一次实战就中了头彩，本来以为自己十有八九没命了，结果居然活了下来。

他意味不明道。

“所以我这伤是不是还受早了，没法让你心疼为我哭。”

这个时候连织当然不会搭理他的调侃。

她愣了一愣，就这样垂眸盯着他的胸膛。

“真的？”她记得他胸膛没有印记。

“嗯。”

假的。他没说过各种偶然性，譬如营地就有军医，再譬如胸膛那块硬币替他挡了一下，胸部中枪的死亡率极高，有些当场死亡，有些死在就医路上，还有些直接倒在手术台上。

沉祁阳能不能成为例外就靠他自己。

这时手术室的灯熄灭，门在无数次开开阖阖终于完全被推开了。

汪唐已经瞬间迎上去。

连织亦然。

医生摘掉口罩，说手术做得还算顺利，但他右胸属于贯穿伤，患者肺脏出现一定程度的损毁。

“能不能过危险期，还得看他的意志。”

*

两天了。

工作人员推开 ICU 的门，连织戴着口罩，穿着鞋套进去。房间内安安静静，心率检测仪的屏幕上时而轻微的跳动，生命体征看似很平稳，可插着呼吸管，面色苍白，可躺在病床上的他却毫无反应。

“快醒来吧。”

她如同昨日一般，拿毛巾替他擦手。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了。

连织说这两天高靖也知道了，这家医院本来就是他家的，瞒不住的。再不醒他更多的朋友就会知道，到那个时候只怕有得他出丑。

她还说汪唐已经请来最好的医疗团队，他的身份被篡改成一张普普通通的纸，可纸保不住火，早晚妈妈爸爸和阿婆都会知道。

“阿婆才回港城，你又要让他千里迢迢来看你吗？她最是害怕这种场面，到时候出个好歹怎么办？”

没有回应，检测仪屏幕上稳定的波折线更像是谁随意提笔一画。

那怎么能代表他的生命呢？

明明他那么鲜活张扬，肆无忌惮。

连织突然觉得鼻头发酸，她转而盯着窗外忍下了那股泪意。

“我这几天在回忆之前的点点滴滴，想起在山庄后面听到你打的那通电话，那时候你是不是就开始在故意误导我了。还有更早的时候。”

连织说去水族馆质问他，他理所应当地承认任由她误会，不解释其中的别有用意和陆野会安然无事。

“你这样，宋亦洲也这样。你是不是还因为我放弃你耿耿于怀，想看我也放弃别人。针的心眼也比你大啊沉祁阳，你是不是只有三岁。”

明明责骂的话，却因为另一个人没法和她据理力争而显得孤单，落寞。

“你知道的，我这个人最是蛮不讲理，只能我算计别人不能别人算计我的，你想用最激烈的方式让我永远放不下你那你就想错了。离开又怎么样，痛又怎么样？哭得撕心裂肺又怎么样。这种痛早晚会随着时间烟消云散，我能记得你一时能记你一辈子吗？”

“都说活人比不过死人，放屁，活着才有无限的可能你知不知道？”

她维持着那个姿势没动，一直在等着有声音反驳她，或者和她搭搭话。

这个显眼包在她面前不可能沉默的。

可没有动静。

连织转头看着输液点滴，看着检测仪，最后才看着床上的沉祁阳。

认识快一年半从来没有仔细瞧过他。

大抵是男人眼神太放肆直接，瞧一会她就不自觉躲开，这样安安静静的注目原来他也很脆弱，在外偷揽着沉家所有的他也需要别人去关心。

“沉祁阳，值得吗？”

连织想说这一生她也有很多奋不顾身，甚至算计所有都要拼命的时刻，但那是她为了自己。报仇为了自己，事业更是为了自己。

哪怕粉身碎骨也不会后悔，可为了别人真的值得吗？

“人都是会变的，当我以后面目可憎，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很傻逼，脑子被驴踢了？怎么会为了一个女人算计那么多，还要搭上自己的命呢？”

检测仪的屏幕上，波折线有了轻微的上扬。

像是他无声的回应，可哪怕他用尽所以，那样的反应都太小了，根本不能为人察觉。

心痛只是一瞬间，就像下了场绵绵小雨。

“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很讨厌，你知道吧就属于天生的看不对眼，就觉得这个人会碍我的事。果不其然重逢后你多次找我茬，与其说是报复就是想看我出丑，结果后来…成了我弟弟。我就想一定得离你远一点。但天不随人愿，和你坐个车车子还能被动手脚，去会所办点事还是能倒霉催地遇到你。没办法，只能救呗。”

她以为要永远保持这种烦人精的印象了，可他又那么地护短，连她也被护在其中。

他忍耐起痛苦来一声不吭，他轻易地就去替她尝了那包病毒。他将所有的弱点通通暴露在她眼前。

他甚至带她去看了天下好风景，说这些以后也是你的。

“沉祁阳你这么对别人你会吃亏的。”

连织抓着他的手指抠啊抠，就跟放手里玩似的。她想说他其实早就感觉得到他的那股横冲直撞的情愫。她一边无所适从却一边放任自己，想看看还有什么花样。

结果看着看着自己被拖进坑里去了。

“如果你清醒的话，我们换个身份认识，王八蛋，你别再这么混了。”

话出口，连织就戛然而止，像是想要收回来。

他们的关系永不可能。

她想起自己有陆野。

她无比确定她爱他，可居然在这肆无忌惮的爱里，她居然又喜欢上另一个男人。

得亏 ICU 安安静静，没有人听见。

可她每日去陪他聊天的场景被门外的陆野看得清清楚楚，陆野抿紧唇，黑而长的眼瞳微眯着，哪怕是病危陪着也很不爽。

汪唐从他身边经过，陆野道。

“你们家沉大少爷是和宋亦洲一起玩大的吧？”

汪唐微愣，点头。

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这两个人算是互相算计大的。

陆野没什么语气笑了声。

“心眼子原来也会传染。”

———

晚安，最后一位 boy 要出场了。

后天给大家慢慢恢复之前的更新频率，开始冲击尾声。

0303 175，多久没见她

孟烟和沉祁阳所在的医院开车来回半小时，连织基本上是两边来回跑。

对于孟烟的治疗方案医生制定了详细的策略，她身体的各项基本参数趋于稳定，但植物人具体什么时候能苏醒一直是医学上的难题，连医生都没法给出准确答案。

连织唯一能做的便是每天帮她擦拭，翻身，避免她肌肉萎缩，皮肤压疮。

孟烟弟弟寄来的信件连织几乎每日念给她听，心率检测仪上微波波动像是她寥寥的反应，和沉祁阳相同。

连织有些眼酸。

刚准备离开医院，沉母的电话就来了。

“阿织，妈妈去你住的地方你不在？”

儿女大了，沉母自然不会想将他们困在山庄里。

老爷子送的几处别墅连织没去住，最初沉母也颇为担心，最后去看了连织自己买的住宅。虽然麻雀虽小，但毕竟是高档小区，安保和环境都不差。

沉母也就选择尊重她。

连织借口说是有事在外面。

“下午有空吗？陪妈去医院看望一位世家的叔伯。”

今天是周末，时间是有的。

但连织想待在沉祁阳身边，他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时期，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醒来。

沉母又问她看见弟弟了没，这臭小子最近不知踪影，打他电话也是关机，指不定瞒着他们又去做了什么混账事。

责骂归责骂，但语气之间为人父母哪有不忧心的？

连织静默了一瞬。

感情牵绊就是这样，她心里明白只是假戏真做，可架不住沉母真心对她好，老太太将她捧成掌上明珠似的。

于是本着冷眼旁观的她，不知何时何地早融进了这个角色。

她因为身为女儿，外孙女而感到幸福，自然也会因为他们的焦虑而触动。

连织说没看见，又转移话题说下午陪她一起去。

找女儿陪伴只是借口，儿女双双不在身边沉母没有安全感而已，这才想见见她。

连织都懂。

沉母笑了，又道：“这位霍家叔伯你或许还认识，妈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记得他的大儿子霍尧就在你旁边。只是这个孩子可惜了……”

霍尧。

连织睫毛轻颤了下，突然有些恍惚。

实在是太久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她有那么多奔向希望的念头，怎么会再去关注一个大仇得报的死人？连着监视霍家那条线都因为她想节约开支，完全收了回来。

如今再次听见霍尧二字，连织只觉恍如隔世。

*

时隔一年，霍企山一家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动荡？

去医院的路上连织听沉母感慨霍家三个儿子英年早逝，霍尧一年前的意外暂且不提，二儿子因为车子轰然，尸体被烧成了灰烬，三儿子野外攀岩不慎跌落，连人都被找到。

霍企山脑梗之后又检查出了肾衰竭，无不令人惋惜。

聊及此沉母难免提及霍企山年轻的时候，落魄贵族凭着妻子的扶持赚来第一桶金，继而拼搏到现在成就商业王国。

更加惋惜的是孟礼贤，沉母叹道这家人或许是命途多舛。

安静的后座，连轿车共振声都听不见。

连织直觉有些不对。

“妈妈，接连发生这么多起意外，有没有可能是蓄谋…”

沉母沉默了瞬。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但你这位霍家叔叔在伦敦的宅子，安保系统一直做得极好。”

仇敌报复。

等连织反应过来自己都觉得不可能，霍尧的死别人不清楚，她还不清楚吗？分明是霍企山的一手操控。

难不成一年后这接二连三的意外，是霍尧在天有灵的反噬。

病房外有专人守着，霍家二太太见是沉母勉强提起几分精力，简单安抚中她拿丝巾擦了擦泪，昔日被霍企山宠得蛮横的她也因为这一朝变故褪色苍老。

连织反倒吃了一惊。

霍企山昔日在报纸上何等英朗干练，她实在不能将他和床上的枯萎老人形容到一起。他盖着被子，面色枯槁，像是裹紧蝉蛹里油尽灯枯的老蛾。

二太太在旁同沉母聊及病情，说是中度脑梗导致舌肌和面肌的部分瘫痪，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恢复，而轻度肾衰竭导致肾小管部分坏死。

他如何对发妻孟礼贤这个圈子也多少有耳闻，照沉母直性子很难不说一句命运循环，但该有的礼数得做足。

她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照两家的关系不用客气。

二夫人点头：“是了，霍尧还在的时候和沉希……”话说到一半才想起沉希已经被沉家赶出去，她这不是打沉母的脸？

脸由白转红，又拉着连织的手夸她真好看，和沉母很像。

今几个是周末，从医院出来，沉母想带连织一起去佳士得举办的拍卖活动。

她在客户经理送来的展览图里看中一块珐琅彩手表，想拍下来给沉父，又想给连织添几件首饰。

连织忙说有事得回公司。

沉母点点头，说应该的。

“上次我们去做客那位高伯母还记得吗？她小女儿从法国回来了，经常陪着她出席各种秀场，母女形影不离得像姐妹，我和你顾阿姨也只有羡慕的份。”

“妈，你是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连织有些哭笑不得。

“我有？”

沉母有时候还真挺小孩子脾气，旁敲侧击表达意图。连织将这一切归罪于沉祁阳疏于陪伴，于是只能逮着刚找回来的女儿霍霍。

连织挺擅长拒绝别人，但这份拒绝在沉母面前大打折扣，归根到底其实是她很享受亲情。

但今几个真的不行，她不停在看着时间，已经浪费快一个小时了。

下楼时，司机拉开后门，手虚挡在门前。

连织正要短信偷偷发给周严，让她赶紧找理由把自己叫走。

然而还未来得及上车，身后一声“伯母”叫住了他们。

两人转身，宋亦洲闲庭信步而来，很少见他除了西装革履外的其他穿着，如今深色亚麻 Polo 衫配白色裤子竟给人别样的清爽。

“亦洲，你这是？”

宋亦洲说他也是过来看望病人，中间去了趟主治医生的办公室，大概就在这时候和他们错过了。

他转而直视着连织，一双眼眸在夕阳下映照宛若湖泊。

“伦敦匆匆别过，这些天还好吗？”

别提伦敦行不行啊喂。

“好呀。”连织恍若不知他眸底的深意，假笑道。

“那天我行为上有些无礼，今日碰见不知是否可以请客赔罪？”

？

她怎么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无礼了。

沉母目光在他二人之间流转，宋亦洲淡笑着道明缘由，说那日在泰晤士河上，他不小心将鸟饲料弄到她衣服上。

这么多天一直心怀愧疚，想着如何去弥补。

这个人….

她牙关一咬，他分明说反话在揶揄她呢。

连织瞪过去的眼神明显有些虚张声势的凶悍，但她正需要个机会跑掉，宋亦洲递过来的橄榄枝她怎么可能不接。

“我又不是这么小气耿耿于怀的人。”

连织可以对某个词语加重语气，又笑道，“不过宋总这么有诚意，就恭敬不如从命。”

宋亦洲注视着她，勾了勾唇，缓缓止住笑。

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都这么别扭的吗？随时随地都在斗气。

沉母面上没太大波澜，心里却纳闷是否太过老成和他们有了代沟。面对宋亦洲的邀请，她自然摇头抿笑，不会愿意去当打扰。

保时捷已经停在了路旁。

司机下车，礼貌对沉母叫了句沉夫人，而宋亦洲亲自给连织开车门。

很奇妙。

在坐进车后座那瞬间一道刺目的暗芒不知从哪里而来，落在她侧脸上。灼得连织不由自主扭头看去。

可面前只有住院部大厦，无数扇窗户透着深褐色的暗芒，单面玻璃只能从里面看出来。

什么都看不见，倒是反射过来的夕阳过刺得连织双眼微眯。

宋亦洲手掌往上，替她挡住阳光。

“怎么了？”

连织摇头。

“没什么，看错了吧。”

她将那一瞬间莫名的后颈发麻只当成自己过于警惕的错觉，殊不知住院部四楼的走廊上，有道黑影站于窗前，不曾错目地盯着她。

他一身黑，连遮住口鼻的口罩也是黑色，以至于暴露在光线里的眼睛那样不容忽视。冰冷，漆黑，空洞得让人想到没有温度的蛇。

多少天没见过她了？

0304 176，霍尧回归

霍尧原本以为自己会回忆很久，可脑海里某个数字瞬间跳了出来。

323 天。

暴露在阳光下的，是张让他极为陌生的脸。

相同的五官和轮廓，却在年复一年的精雕细琢里变得精致耀目，哪怕是最简单的穿着和马尾高束，她的脸如同浸润在高空中的浓月。

夜晚那么黑，谁都会忍不住抬头。

霍尧这一年不止一次回忆过他们的初识。

能想起来的寥寥无几，毕竟他那时的睥睨轻视让他丝毫没将这个女人放入眼里，但刻意去搜索回忆还是能想起些什么，尤其是他这样日复一日。

依稀记得那是个连对视都不敢和他持续太久的女人，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她浑身透着强掩着的自卑。像是筚路蓝缕的乞丐在拼命掩盖她烂衣服下的臭味。

哪怕连织自以为隐藏得很好，但识人无数的霍尧一眼将她看穿，有些优雅浑然天成，有些气质矫揉造作。

连织明显属于第二类。

漂亮归漂亮，但霍尧身边的漂亮妞还少吗？比堆砌在箱子里宝石还多。他几乎是瞬间对她索然无味。

原来，比整容更惊人的变化是时间雕琢。

三年，足以让所有人衰老的三年，她却成了逆流而上的个例，像是久久闭合的花骨朵，在绽放那刻开得娇艳欲滴。

深褐色车窗同样倒映着他的面容。

过去多年被人称赞的好皮囊如今因为仇恨全然萎缩，哪怕相同的五官，却会在飞机上和人无意相撞对视，吓得对方避之不及。

霍尧就维持着这个姿势一直盯着她。

看她们交流，眼神对视间她眸底的鲜活澄亮，看她径自走进宋亦洲的车里，男人俯身替她扣安全带时，就依着这个姿势看了她几秒。

这辆车型霍尧曾有过，挡板升起来后座便是个独立私密的空间。

他们会聊什么呢？

会像两年前在阳台无意撞见那般接吻？会像过去他不曾知晓的日日夜夜里拥抱？哪怕只是简单的对望聊天，也是他和她不曾企及的距离。

一年过去，她还是和宋亦洲牵扯到了一起。

掩藏在口罩下的唇角有浅浅的嘲讽之意。两辆车早已经驶离，楼下空空如也，他仍然站在窗边。

直到夜晚来临，他的身影像是被突兀割出来的阴影，霍尧才转身。

*

病房外有人守着，却没人拦他。

病房门推开的那瞬，二太太早不知道被支到哪里去，那张床和床上的人像是忘记收进停尸房的意外。

一阵脚步声传来，霍企山猛地睁开眼，屋内灯光混黑。

他想破口大骂，照他之前硬朗的身体必定会炒了这个团队，甚至给二夫人两巴掌，可到底是落难了，不得不低头。

他没空去追究为什么不开灯，半边瘫的嘴拼命朝旁边努，又干又痛的喉咙艰难发出声音。

“…..水…水…”

一阵力道托住他肩膀扶了起来，水杯随之放到他嘴边，霍企山跟着要张口。

可病房灯光亮了，他眼皮空洞往上抬，顿时双目瞪圆，浑身打颤。

陶瓷杯哐当摔在地上四分五裂，他如同见鬼一样大喘气。

“你…你…”

霍尧摘下口罩，漆黑的一双眼缓缓注视着他。

“爸，我回来了，你还好吗？”

回应他的，是霍企山如同见鬼般的双目嗔视。

霍企山手哆哆嗦嗦指着他，明明想要说什么，可浑身血液回涌，他一个字都努不出来。

“我是人是鬼？”霍尧看出他想要说什么，勾唇，“当然是人，阿尧还活着。”

霍尧凑近瞧他，没有温度的眸子浓稠得像墨汁，“二弟三弟都出了意外，以后只能我来给你养老送终了。”

若是霍企山此刻能行动，能说话。

他必定会暴跳如雷，恨意入骨立马找人来解决霍尧。可他所有行动都限制在了这张床上，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仿佛下一刻就要断气而亡。

霍尧淡淡看着，只靠边上点了支烟，白雾寥寥扑上他锋利如刀片的眼尾。

他语气淡得像是在描述天气：“你这病医生说了不能激动，就算你不顾念着二妈，也得为你唯一的儿子想想是不是？”

“是..不是..你…是不是…”

霍企山嘴唇拼命嗫嚅着，连句整话都说不明白。

他想问这一切是不是都是霍尧的操控，可他哪里有这样的能力权势和部署，是谁在帮他，是谁？

“是不是什么，二弟三弟是不是我害死的？”

霍尧呼出口烟，手指碾着燃烧的烟慢慢朝着霍企山的脸逼去，火光在烟头上一熄一灭，霍企山发出惊恐地喘息低叫，可烟头在他面孔上方几厘米停住。

霍尧没再靠近，只手指轻点了两下，烟灰烫得他脸灼烧无比，脸部随之抽搐般。

“他们两走得太轻松，我本来想留点什么给你做点纪念，可惜人体组织都找不回来。”头顶的灯光将男人的睫毛投在下眼睑上，如同蛛丝网。

他凑在霍启山耳边，声音低得近乎轻喃，“所以爸，你得好好活着，我就你一个亲人了。”

抽搐。

霍企山口吐白沫伴随着抽搐，像是被电得半死不活的鱼。

最开始动作剧烈得仿佛要从床上摔下来，后来弧度渐渐弱下去

。

霍尧靠边上一一直淡淡瞧着，直到那堆白沫跟死鱼吐泡泡似的堆满枕头，直到他手指脚趾僵直，直到他这支烟抽完。

他带着皮手套的手才缓缓摠向床头的紧急求救按钮。

——

晚安，霍尧出来了。

他不是男主，但故事线会直到结尾。

0305 177，沉祁阳苏醒

四五点钟，车辆汇入主干道有如长龙蜿蜒。

前座的司机轻声确认目的地，不等宋亦洲说话，连织便报了个地址。

某个离医院还有几站的地方。

宋亦洲侧过脸看她：“不是答应了我要请客赔罪？”

赔罪个鬼。

对着这种暗戳戳的阴阳怪气，连织斜眼过去，有股咬牙切齿之意。

“我心胸这么宽广，又怎么会将某些龃龉小事放在心里。”

“你的确。”

他弯起唇角，大概应承得太过轻易，以至于让人觉得是在说反话。

“不过我是真小气外加耿耿于怀，所以还需要连小姐一顿饭来消气。”

靠！反倒被他讹了。

但这话大抵是他说出来，讹人也有股慢条斯理的意味。

连织说改日，她今天是有急事。

大抵在上车之前宋亦洲便看出来她只是借他躲躲沉母，于是也没什么阻拦。

“改日复改日？”他捉摸着，“这话好像听着怎么有些耳熟。”

连织耳根泛起一起不易察觉的热。

因为她说过，就在宋孟两家婚礼她意外跳阳台那天，连织并不是个不懂知恩图报的，但某些话就跟空头支票似的开出去。

这边还没兑现呢，那边又开始开票了。

她大有言而有信的意思。

“有纸笔吗？”

宋亦洲摁了下车门的按钮，挡板降下来，借着红绿灯停车的间隙司机递来连织需要的。她扯开笔盖，低头快速书写起来。

马尾斜落下来如同刷头扫过她的手指，宋亦洲目光落在她清秀的字迹上——

【连织请客券*2

永远可兑换】

他嘴角微微牵了一下，眼皮不经意往上抬，目光从她手指往上移，她低着头睫毛轻眨，嘴唇微抿。窗外的光落在她侧脸上，刚才还没察觉，这个角度才发现她黑眼圈很重。

一缕碎发从她额间垂落下来，连织刚要拿手薅开。

他却率先替她撩起，别在了耳后。

指腹和耳垂的无意摩擦，她后颈有些发麻，连织正要躲开。

宋亦洲手已经放下。

“这两周还好吗？”

不好。

大抵是精神忽地松懈，以至于男人那一问出口，连织心头仿佛陷入了泥沼。

比报仇还要让她不知所措。

她对自己名义上的弟弟开了枪，精神崩成了弦，恨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还有一无所知的沉母和沉父。

乃至她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破同时喜欢两个人的局。

更何况其中一个还是她弟弟，按照计划她不足两月就得前往英国了。

连织没答他话，左右而言其他。

“好啊，如果伦敦的时候宋总告诉我实情我会更好。”

她转而看着窗外。

不曾发现宋亦洲看她的眸光变得很深。

他何尝不是如沉祁阳一般，想等着她放弃陆野。

可原来她能学会爱人，但那个人却不是他。

一丝压制不住的烦躁从他惯有的气定神闲里涌了出来，但片刻又消散不见。

宋亦洲道：“沉祁阳这段时间有找你麻烦吗？”

“..没。”

宋亦洲垂眸盯着她手指在膝盖上轻扣的小动作。

司机转眼已经开到了连织指示的地方，他表示将车留给她，让司机送她去目的地。

连织当然拒绝啊。

让他发现还得了，宋亦洲也没强求。

黄昏里，确保宾利在涌入车流消失得无影无踪，连织才打车离开。

殊不知在掉头的路口，司机转了圈方向盘，车子开了回来。

只因为身后男人吩咐了句。

“跟着她。”

*

医院的构造连织已经在一周来回里闭眼都能找到，他的病房在二楼尽头，像这种最好的私人医院整个楼层的大半病房都空着。

她习惯走楼梯，大概是攀爬不断上升的心跳能很好的掩盖住她推开房门，见他仍躺在床上的无措和空洞。

然而这一次推开里面却空空如也。

病床整理得干干净净，心率检测仪和各种吊瓶不知去向。

这个房间属于人居住的痕迹清理得荡然无存。

连织瞬间傻眼了。

她立马打电话给汪唐，那边嘟声却无人接听，平常也间或有医生来查岗或者了解情况，但不知此刻时间太晚抑或是被某场手术耽搁，竟无人来去。

连织立马跑去问护士。

期间穿军服的几个人和她擦身时险些将她撞倒。

“护士，二区走廊最里面特需病房的病人哪去了？”

在护士站的护士属于几班轮换制。

面前的殷护士从土耳其留学回来，还不来得及从当初的报纸上认识连织。

她正要细问病人的身份，但医院又新收了位患癌的军区副主任，位高权重的忙得头晕目眩。

她要急着离开，于是道。

“不清楚，不过刚才好像从二区推了位病人去地下的太平间。”

轰隆一声巨响，连织若不是靠在护士台上，只怕会软得倒下去。

殷护士正要离开，连织猛地扣住她手腕。

“带我去看，带我去！”

能住进这医院的都非富即贵，殷护士自然不会选择去得罪她。

穿过护士台，绕到走廊尽头，停在电梯前。

她一步一步近乎麻木。

电梯门开了，似乎有人出来，可她只是机械地踩进去。

踩的是电梯箱吗？

为什么半分实感也没有？像是踏在棉花上，人轻飘飘的想往下坠。

“滴——滴——滴——”

是哪里传来的声音，在她耳边嗡嗡嗡的震颤。

明明离开前心率监测仪器上还稳定的波动着，怎么离开一趟就成这样了。

“去哪？”

一阵熟悉的呼唤将她从死人堆里拉了回来，眼见人没反应男人直接抓住她的胳膊。

连织眼珠子缓慢地转过去，目光缓缓聚焦，宋亦洲骤然蹙紧眉头。

“你怎么了？”

她怎么了？他为什么那样看她。

连织当然不知道她面色白得跟鬼一样，牙齿还在打颤，这是她身体自然的反应。

宋亦洲又再问了一次她去哪。

而电梯稳稳往下滑，已经停在了地下二层，这层的电梯按钮用了特殊标志标明，就怕有人无意踏入反倒被吓。

宋亦洲已觉得不对，可电梯门开了她还要往外面走。

“你到底去哪？”他一把拽住她。

“我看看…我就确认一下。”

所有意识都在驱动着她往前走，有人阻碍她就甩开，宋亦洲却半点不放。

“你要看谁？”

连织不说话。

“连织，你想确认那里面有谁？”

“…沉祁阳。”

出口的那瞬间一行清泪顺着她眼眶滑下，不由得她控制。

宋亦洲紧抿着唇，瞳孔缩了缩，双目几乎是一眨不瞬地锁住她。

可她既然开了口，宋亦洲便不会在这个时候繁琐去问缘由。

经由护士和负责太平间的人低语提醒，工作人员已经从冷藏柜里将睡袋拉了出去。

连织刚要进门。

宋亦洲却一把拦住她。

“我去。”

人能面对猫猫狗狗的尸体应对自如，但不代表对同类也行。

有些人甚至旁观上一眼，便能做上几个月的噩梦。

拉链缓缓拉开了。

就在一盏灰白的电灯之下，那个房间那么压抑，连织紧缩的心脏突然剧烈的绞痛，那种痛像是被狠狠灼烧着，每一次呼吸都觉得痛。

在拉链将面部全部拉开时，她终于受不住跑了进去。

待看清那张脸之前，却有一只温热的大手率先捂住她眼睛，握住她肩膀将她往反方向一转。

“不是！”

她还要挣扎。

“我你还不相信，不是沉祁阳。”

她半个身体靠在他怀里，软得没有力气。任由宋亦洲握住她肩膀往外走。男人低哑的声音坚定沉稳，莫名就让人觉得哪怕坠下去，也能被他稳稳托住。

她还是没答他。

但宋亦洲手掌突然传来一阵阵湿濡，大概是觉得自己丢人，只听到一句太平间便迫不及待地下来。

可刚才那阵晴天霹雳是真的，她真的就差点以为沉祁阳没了，以至于一朝得救泪意不受她的控制。

她单薄的肩膀一耸一耸，宋亦洲就将她额头放在他肩膀上任由她悄无声息地流泪。

滚烫的眼泪落个不停，实在是这阵子压抑太久。

安静的地下二层，手机忽然发出嗡嗡几声震动。

连织立马接在耳边。

不知那边说了什么，她转身往楼上跑。

走到几步又停下，转身看着宋亦洲。

“谢谢。”

男人的面容隐匿在黑暗的走廊，看不太清，只说了句。

“去吧。”

她跑上四楼尽头，气喘嘘嘘，连织一把推开半阖的门。

那个混账王八蛋正靠在病床上，微低着头，苍白病态的脸上近乎不修边幅，但丝毫不能掩盖他那股张扬的气质。

听到动静，他缓缓抬眼皮。

目光对视那瞬，沉祁阳将她无处发泄的怒火和红肿的眼眶纳入眸底。

他还是没忍住轻弯了唇。

“听汪唐说你刚才去停尸房看望我了？”

———

晚安，明日见。

0306 178，同时喜欢两个人

“过来。”

安静的病房，只有她和他。

但连织偏偏离他老远，唇用力抿着，扭头一声不吭。哪怕脸颊还挂着湿润的泪痕，但火气上头很明显将刚才的乌龙全部怪到他身上。

难为沉祁阳病还没好，就要开始哄人了。

“待会就把汪唐炒了。”

汪唐默默中刀。

换病房一事太过匆匆，加之汪唐要安排医疗队悄无声息地离开，这才误了给连织报告的时间。

连织：“你炒啊，关我什么事？”

她一张漂亮的脸蛋板着，很明显不受哄。

沉祁阳舔了下唇，有些没法子。

“我现在受伤了不能来找你，胸口还疼。”他装模作样地咳了两声，“过来。”

他声音本来就轻，加之刻意伪装出来的病如游丝，仿佛再多动气就要噎屁。

“装吧你就。”

虽然嘴上这么说，连织终究没再和他拗。

她坐在病床对面的凳子上。

“还有哪里难受吗？”

沉祁阳摇头。

“医生怎么说？”

“…没大碍。”

连织突然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别看他浑身透着病弱的颓唐，但一双眸子直盯得人不自在。

她转而避开，只看着输液的点滴。

沉祁阳却偏头和她对视，漆黑的眼眸带着笑，有些耐人寻味。

“怎么现在没话说了，我躺着那几天话不是挺多的？”

靠！

哪壶不开提哪壶。

沉祁阳拖着腔调：“让我想想你说了什么来着？刚醒脑子不太好，明明记得挺清楚的，好想你说你也喜——”

连织想到其中肉麻的几句，有如针刺般的辣感刺得脸上烫烫的。

她双眸瞪圆，潋潋又含着冰霜。

“不是说给你听的，请不要自我带入！”

“那你说给谁？”

“说给空气！说给阳光！”

男人唇角的弧度却越来越大：“哦，空气和阳光也叫沉祁阳这名？重了啊。”

有没有这么讨厌的人啊？

连织恼羞成怒。

“你管我说给谁？家住海边吗？”

她这样炸毛的小狮子一样，漂亮的眼睛像刀子似的要剜他。

沉祁阳没忍住笑开，肩膀随之抖动。

痒意涌上喉咙，他咳了几声。

连织担心他牵动胸膛伤口裂开，端给他水杯润喉，杯子被他放下，沉祁阳抓着她手猛地一带。

她上半身挨去病床前，两人间的距离陡然拉近，近得呼吸都喷在他脸上，带着潮湿般的热。

她缓缓抬眸，便撞进他浓云覆盖的眸子里。

沉祁阳道：“看到我觉得不自在？”

是。

连织还没想好该用何种方式和他相处。

以前还可以说服自己把他当成弟弟，用姐姐的威严镇压他。

但按照院长给她估算的岁数，她比沉祁阳还小几个月。

他是她的哪门子弟弟。

如今…手腕被他紧紧扣着，心脏错落的跳动和他拇指碾着腕跳同步

他不曾错目地盯着她，实在太过灼人了。

她睫毛颤得紊乱。

沉祁阳手掌那么霸道地捉着她，漫不经心问。

“怕我缠着你？”

连织轻哼，微微拗着下巴：“说得好像你没缠过似的。”

说得也是。

沉祁阳眸色一暗，那股懒洋洋的坏劲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气氛的变化只在一瞬间，躁动和渴望却穿透周遭平和的氛围扑在连织脸上，他眼眸很淡，但目光却极深。

若不是此刻废在病床上，他必定会亲她。

如同以往很用力吮她的唇，撬开齿关舌头强势钻进去，肆无忌惮地缠着她搅。

和他交缠的手莫名开始发痒，像是身体里某种潮湿被他勾了出来。

连织要抽回来，沉祁阳却不让，微哄的声音像是保证。

“以后不会这样了。”

不会再这样的意思。

是不会再缠着她，也可以是他骤然清醒反悔的意思？

连织抿着自己的唇，微微笑道：“后悔了吧？纽约大厦那天是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沉祁阳深深看着她，怎么说呢，奔向她的任何一个瞬间他都不可能后悔。

以前不明白她心意的时候，沉祁阳企图用一切去证明她对她的爱，却从来没考虑过这些疯狂会不会影响她。

他由梁老爷子悉心教导，付出半生心血，沉祁阳不负众望，成长得远远超过他的期待。

唯独一样。即使是拥有绝对的财富和地位，求而不得都乃人之常情，老爷子希望他看开，求不得便放，放过自己，也放过他人。

沉祁阳却偏要事事强求。

他为了能在港城帆船比赛中赢过孟家长孙，能出重金将对方整个团队挖过来。他为了能搞垮洪帆，可以以身试毒。

他想要证明连织爱他，堵上性命生死一线也无所谓。

但刚才她推开房门时，那瞬间眼里还不及消散的脆弱，极力掩藏，像是掩盖在薄冰之下。

他那么费劲力气想要去敲碎，不管不顾用了最激烈的方式。

却从来没想过这种方式会不会伤到她。

玫瑰若是被拔了刺，那才是人人可践踏。

突如其来的心痛，逼得沉祁阳心脏发紧。

老爷子笑他不懂爱。

他嗤之以鼻。

原来他真的不懂，只会掠夺和强取。

“是啊，后悔。”

他自嘲的低语连织没有搭话，明明应该觉得轻松，或许这是两人冰释前嫌的好机会。但那瞬间的停顿和滞涩让她没办法笑着开口。

她还没说话，沉祁阳抚掉她眼角残留的湿润，“后悔自己真他妈低能，用这种方式去逼你。”

以为能将一切后果都处理好了，却还是给她留了堆烂摊子。明明知道她嘴硬心软，没那么喜欢他又能怎么样，反正还有一辈子的时间，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总比别人有优势…

“如果我说现在重新来过会不会晚，换成你喜欢的方式，你能接受的方式，别跟瘟神一样躲着我就行。”

不知真的，连织破涕为笑。

“我有喜欢的人。”

“…我知道。”

“我不可能会放弃他。”

沉祁阳抿紧唇：“…我也知道。”

“我…”

“再敢在我面前说他一句试试。”他道，“没我帅没我年轻，没我有钱，指不定体力没我好的老男人有什么可炫耀的？”

他漆黑的眼神十足不善，听她提几句别的男人就忍不住了。

连织简直哭笑不得。

她觉得他真是幼稚，这个时候还来比较。

但手上曾经沾满的鲜血昭示着她差点完完全全和这个人阴阳相隔，那种失重感同蓉城陆野背着包和她渐行渐远的画面雷同。

以至于往后常常想起来觉得好遗憾，缘分那么浅，为什么当时只顾达到目的不能对他们好一点点。

喜欢才会觉得亏欠，这种情感在和陆野重逢后渐渐清晰，如今又因为沉祁阳再次被勾起。

她有想过得，如果没有突遭厄运这一生会如何优秀地度过。

她一定会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挑选家世能力都足够优越，足够爱她的人进入婚姻殿堂，然后虚荣地享受来自各方面的崇拜。

遇到沉希导致她人生轨迹突转，一落千丈。

她在泥沼中发展了以前看不上的技巧，游走在几个男人身边去攫取他们的资源，但真正的她依然传统，并不想成为世俗里的奇葩，终身和几个男人躲躲藏藏的纠缠。

她挣扎过，为了更明确的未来去挣扎过，可这个人反复将她拖拽回来。

喜欢两个人又怎样？

好像承认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0307 179，亲我一下（文中的 HPV 改成 HIV）

连织眼睛发酸，像是强自要忍下泪意，她道。

“喂喂喂，你刚才说谁比你丑了。”

还护上了，沉祁阳狠捏她脸，轻哼，“是谁前两天在病床前说我帅来着？”

“你确定说的是你吗？”

连织拿手机当镜子，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自信。

半个月躺在病床上，他下巴一般青黑胡茬，面色也泛起一些病态。

“外面捡垃圾的乞丐好像还比你好点。”

沉祁阳瞟了再瞟，说不在意是假的。

他要刮胡子，汪唐便真的去给他找了剃须刀，只是这剃胡子的活被连织接了过去。

泡沫附着在下巴上，电动轻微的“滋滋”声在房间里流淌。

沉祁阳时而抬头，任由锋利的瓷片滚过时，她手指无意在他脖子上一触，那阵冰冰凉凉的触感别提有多舒服。

连织警告：“能别动不？”

沉祁阳：“亲我一下或许行。”

回应他的，是连织曲手在他肩膀上狠狠揪了下，他疼得龇牙咧嘴。

虚掩着的病房门口，有人已经站了好一会，他听着他们是怎么互通心意的，不一定每个字都听得见，但那已足够让他忍耐地握紧手。

直到胡子刮完，才听到两声轻轻扣门。

宋亦洲进门的时候，脸色并未有丝毫改变。反倒是连织有些不自在，刚才他不会就在门外吧，不知怎么，她升腾起一股别扭。

沉祁阳眼眸漆黑，不欢迎的意思写得明明白白。

“宋总怎么来了？”

“听说这次你受伤不轻，特意来瞧瞧。”宋亦洲轻描淡写道，“送些花祝你早日康复。”

他话落不久，有人便捧着几束菊花缓缓放在沉祁阳的床头，左右各几束。

“挺好，病房正好缺点颜色。”

沉祁阳皮笑肉不笑，“多谢惦记啊。”

连织：？

这菊花的场面怎么似曾相识？

*

蓉城医院，各个窗口排起长龙，普通人最能够感知生死碌碌。

以往由专门的私人医生问诊，几个护士围绕的高级病房待遇通通没了，四四方方的办公室总带着股消毒水的臭味。

沉希近来状态不对，咽痛四肢无力，恶心外加高热。

发烧不像发烧，怀孕不像怀孕，主要是她本来就是陈德文养在外面的，三翻四次说身体不舒服难免扫了男人的兴致。

他近来对她开始厌倦，钱额度也少了很多。

人一旦过惯了有钱挥霍的日子，是不可能愿意掉下来的。

本以为就是个小高热，医生反复查看最终结果，也没给她说病情。

只说建议她住院观察，让家人贴身照顾。

“像你这种情况，建议不能再有性行为，以往发生过关系的人也建议他们来医院做个体检？”

沉希不以为然拿起手机。

“什么病啊，要这么兴师动众？”

深黑色屏幕上倒映着她浓妆也掩盖不住的憔悴，她烦得反扣回去。

医生道：“你感染了 HPV，阳性。”

“啪”的一声，手机重重摔在地上，屏幕四分五裂。

.....

沉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的医院，她拦了辆出租车。

陈德文给她买的那辆车被她因为嗑药给卖了，她手一直在哆嗦，咬根烟在嘴里。

浓烈的烟味随着她吞云吐雾在车里弥漫，司机有轻微哮喘，正要委婉提醒下，就听她对着电话咆哮。

“陈德文我操你妈操你祖宗！你这个傻逼金针菇贱男，我因为你出去乱搞得病了你知不知道，你他妈会遭报应的！”

她哭着嘶吼，“我为你流了两个孩子，现在还得这种病，我诅咒你下地狱出门被人砍死，老子要找人去掘了你三代的祖坟，你他妈的——”

“嘟嘟”震动两声，电话接通。

陈德文不耐烦道：“怎么了？”

“文哥。”沉希擦掉眼泪，娇声道，“我身体好多了，今晚要不要来我这？我给你炖汤。”

陈德文说最近几天很忙，就挂了电话。

刚才还准备提醒的司机早吓得住了嘴，透过车内后视镜瞧了眼，女人擦掉泪重新给自己涂了个口红，墨镜一戴重新报了个地址。

是个高级会所。

为钱给人当小三的，必定会因为忍受的气去找个销魂地。

大厅经理见她来了，热情将她往房间引，一口一个希姐叫得很动听。

牛郎不一会就到，是她常点的那位。

头皮按摩，洗脚，按腿，所有服务都是全套。当乳儿隔着件衣服被抓住轻轻揉捏的时候，如同服务一般轻轻揉搓，再用力含住，她发出难耐的一声嚶哼。

微微涣散的眸子却是空洞的，死寂的。

她无意扫到了茶几上拿来垫水杯的杂志，用脚勾了过来。

“你们会所也买这种杂志来看？”

牛郎说不知道谁买回来的。

沉希指着封面上的女人。

“她好看还是我好看？”

杂志封面上的人正是连织。

这是本建筑类杂志，专门开了个栏目对安瑞大厦的项目进行报道，而连织作为垂直绿洲的总设计师，随着动工面对有可能的结果做出洋洋洒洒的解答。

而封面上对她的介绍是：华国未来罪域潜力的建筑师。

牛郎当然认识封面上这个人是谁。

当初港城首富梁世川认外孙女之事闹得全国轰动，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那时一张侧面照便惊为天人。

牛郎道：“希姐，当然是你更美，看她这照片就知道化了很厚的妆容，素颜哪有你好看。”

沉希笑道：“滑头。”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如平常般的快活，她伺候陈德文的时候得一切可着他来，鸡巴腥臭还要给他口，金针菇捅两下便就这样软了，她被吊得上不下还要嗲嗲说好厉害。

如今别人伺候她当然所有都要依着她来，吸乳和口都是那样舒服，她被抛到半空中爽翻天。牛郎脱掉裤子，要戴上安全套。

沉希却抓住套套，风情万种说今天不戴行吗。

“我想零距离地感受你。”

牛郎愣住。

做他们这行的，得每半个月去体检，每次都得给客人检查的。

他们干净，同行却在他耳边提醒，不管怎么样得戴套，因为不确定他们的客人到底是人是鬼。

可眼前这个女人点了他快半年。

钱多，年轻还漂亮。

这些无不满足了他的征服欲，套套没戴就这样插进去。

淫叫和粗喘溢满了整个房间，沉希叫得放浪，眼眸却自始至终很空洞。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她的灵魂能短暂地被安放。

过往她是沉家千金，留学时想舔她脚的不计其数，她连挑选炮友都是最优越的那一拨。

如今，却是她从前看看都嫌脏的牛郎。

当晚，沉希做了个梦。

她梦到了还在沉家的时候，虽然沉祁阳瞧不上她，可沉母宠她啊。

她和宋亦洲还维持着婚约，也同样在霍尧的刻意安排下在聚会中看到了连织，可结果却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连织失控推她下楼，她委屈在医院向江启明哭诉，对方便做了手脚让连织入狱三年。

这三年她过得何等快活，哪怕和宋亦洲解除了婚约。

可荣华富贵样样不少，室内设计拼凑被人联合举报后就换成其他领域，钢琴毫无建树索性便不再弹，反正有沉家养着，她这辈子碌碌无为都会被人捧着。

三年过去，她无意在江启明耳边说连织该出狱了吧。

那时候江启明是怎么答她的呢。

他说：“有江叔在，伤害你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这个梦太过美好，以助于沉希都是笑醒的。

醒后看到面前的破落，再想起这半年的一落千丈，她如今只有借着嗑药和性才能忘记从前。

光辉灿烂的从前。

可这条烂命也没有多的时间让她挥霍了。

沉希走的时候带走了那本杂志，同时给牛郎一个信封。

说这是奖励他的支票，不过得一周后才能打开，提前拆开无效哦。

牛郎喜滋滋。

他不知道那里面只有一张纸条，写的是。

【欢迎来到艾滋病的世界。】

腥臭味和垃圾堆叠的小巷，一缕火光缓缓燃烧着沉希手里的杂志。

直到封面上连织那张脸化为灰烬，她才扔进垃圾桶。

既然她活不了，连织凭什么能活得这么好。

——

二更晚安。

0308 180，争风吃醋干架

病房门轻轻被推开。

“祖宗，我都快饿死了。”

沉祁阳立马扔了游戏机，腔调里拖曳出来的委屈让人不忍心拒绝他。

过往几周连织的业余时间被他占得死死的。

想请宋亦洲吃饭？不太可能，她暂时没那时间。

然而来人却不是连织。

陆野看他一眼，关上门，手里还拎着个街边买的盒饭。看望病人该带的，他带得明明白白。

沉祁阳收敛了神色，浓眉微挑。

“陆局怎么来了？”

“听人说你好得差不多了，就来瞧瞧。”

陆野道，“还给你带了点吃的。”

塑料袋装好的盒饭瘫在旁边柜子上，沉祁阳瞥了眼，他妈的大概是从猪食里捞出来的。

沉祁阳扬眉，斜斜睨他：“看就看用不着带东西这么客气，警察那点工资本就不高，花一分就少一分，陆局还是自己省着用吧。”

“再不高加上奖金养个女朋友成家立业也够了。”

陆野看着他，没有笑意弯了下唇，“再者你躺这多少也有我的原因，她这人遇上在乎的人和事就容易着急，还以为你要对我怎么样，所以白白拿你当了靶子，你多担待。”

周遭氛围有多剑拔弩张只有彼此知道。

说什么不在意她喜欢陆野都是狗屁，沉祁阳眼尾压着戾气，脸色也微微变了。

陆野同样。

前几天正是警局忙的时候，他路过就在走廊瞧瞧没进来，任谁看到自己的女朋友陪着其他男人都不可可能会舒服。

狗屁弟弟，沉祁阳有一刻把她当姐姐看过嘛？

沉祁阳眉心忽而一松，勾唇道。

“这靶子我当得挺乐意开心，谈不上担待二字。”

“你当然乐意，躺着有人看望谁不乐意？”陆野扫了下他腿，眼神微凉，“这四肢都快躺退化了吧？”

面对陆野的讽刺沉祁阳照单全收，他懒懒靠在床头，下意识想拿手臂枕在后脑勺，但又想起自己是个伤没好全的病号。

“胸口中枪有多严重陆局也知道，命悬一线，当然得多恢复阵，总不能留下后遗症。”沉祁阳眉眼懒散，拖着腔调，“退化就退化呗，提前退休享受轮椅生活也行。”

男人在连织面前丝毫不提右胸中枪的事。

有次医生换伤口连织看到纱布上的血迹，沉默了很久，他还逗她说多大事啊，这点伤他这些年遭遇了起码不下二三十次。

可在她面前闭口不提的，却耀武扬威对着宋亦洲和陆野反复提。

拿伤口当免死金牌可劲炫耀。

陆野怎么可能不知道。

再没人比他更清楚，且不提他在野外救援时受的那些枪伤，就说蓉城和江启明交锋时两次肩膀贯穿伤，那种痛差不了多少。

可有人中枪，默默从溃烂到愈合愣是半点没让她知道。有人胸膛受个伤她落泪崩溃，日日看望心疼一个不落。

陆野脸上阴云密布，突然觉得自己个傻逼。

所有男绿茶都他妈扎根往他跟前凑是吧，他一个宋亦洲又一个。

沉祁阳清醒的消息，还是宋亦洲首先电话告知他的。

鬼都知道宋亦洲在打什么主意。

陆野沉沉地盯着他看了会，什么都没说，只去茶几上拿了杯水过来。

“刚进门不是听你说饿了，怎么不吃？是嫌噎得慌。”

他递来的那杯水沉祁阳还没动作，就见陆野手腕一转直接朝他泼了过来。

沉祁阳眼神幽戾，侧头躲开后手一挥盒饭，“嗖”了声望陆野飞过去。

砸人自然是没砸到，反而飞到墙上四分五裂，烂菜叶子混着酸汤在房间流了一地。

接着便是各种锅碗瓢盆，医疗器械噼里啪啦的声音。

陆野躲过输液瓶，一个回旋踢踹他床板，沉祁阳立马跳起，飞来床板又被他一脚踹得朝陆野扑去。

好好的病床被他两踢来踢去都快只剩架子，两人皆是拳头刚要往对方脸上招呼。

病房门就在这时候被推开。

两人转头瞧去，连织正站在门口，不知是被那股味道熏的还是眼前真的乱得连脚都放不下。她眉眼是显而易见的抓狂。

“什么鬼，你…你们…这房间是被人洗劫一空了吗？”

沉祁阳早松了手，下意识想跳回床上当病号。

按道理他还伤着呢。

然而哪来的床啊，除了个歪歪斜斜的床架子，被褥早拖到地上沾满了饭汁。

都是陆野和他的杰作。

连织已从最初的懵怔里回神，目光缓缓聚焦到沉祁阳的胸膛。

那目光带着足以令沉祁阳头皮发麻的不解。

“你胸膛有伤不是不能下床…”

“早好差不多。”这时一旁的陆野冷冷补刀，“他打架的时候可牛逼得很。”

——

今天有点少，明天给大家加更啊。

0309 181，不愿意你心里装着别人

好了是什么鬼？

所以前两周气若游丝，跟哄小孩似的依着他，合着是被他给骗了。

眼见着连织要发飙，沉祁阳幽灼的眼神闪了再闪，哪还有刚才的半丝睥睨：“先听我解释。”

“你闭嘴！”连织用眼睛剜他。

“沉祁阳，你以后休想我来看你！”

她是中了邪，才相信医生说的得大半年才好，动不得挪不得就得天天有人守在跟前。

沉祁阳还要再说什么。

连织却拉起陆野出去了，同时扭头给沉祁阳做了个挖眼珠子的动作。

意思是再敢耍心眼，她弄死他不可。

门关上了。

沉祁阳眼神带火，一脚踢向旁边的被子，然而被子里夹着个输液瓶，疼痛从脚趾涌上来他面庞瞬间扭曲。

医院后花园。

连织还拉着陆野的手，问他今天怎么会来。

“我上周五来了，就顺路去检察院那会。”陆野沉沉地盯着她看了会，“上前天下午也是，顺路上来，你都在病房。”

男人这话很难不说有火气在。

连织却鼓起腮帮子，有些委屈。

“那我给你打电话，发消息说想见你，你都说没时间。要不是我两今天撞上你是不是不打算见我？”

她有话想坦诚和他聊。

陆野何尝看不出来，他眼神看向别处，嘴唇随之一抿。

“你照顾家里人，等过了这阵也没什么。”

连织看出他想避开。

可有些话一直不说久而久之便会成为隔阂。

比如他们在蓉城的时候，若是她能够在他发现之前坦诚，或许彼此之间就不会分开那么久。

隐藏一个谎言得用无数个谎言去掩盖，他是最擅长细节破案，早晚瞒不住他。

连织嘴唇动了动。

“不完全因为是家里人，陆野，我——”

“别说，至少在这个时候别说。”陆野眼里突然发狠，“他现在命还在，不然我真怕自己进去补一刀。”

连织心脏突然觉得发紧。

她想说她曾经是想要和他心无旁骛的走下去，坚定且不受影响。

她也曾如同像丢垃圾一样把沉祁阳丢开，丢开他后她走得很快，那丁点负罪感随着沉祁阳陷害陆野消散殆尽。

可有那么一瞬以为他真的进了太平间的空白骗不了人，看到他又完全清醒后的失而复得骗不了人。

情绪牵扯间只会让她愈发觉得对不起陆野，她想要坦诚和他聊聊。

可所有鼓足的勇气随着他制止，如同即将踩破的瓶子，在瓶盖扭动那刻突然泄气了。

连织话憋了回去，陆野却咬紧牙关，将她扯了过来。

“那你告诉我你想说什么，你把我当做了什么？”

男人抓住她胳膊的力道很紧，像是在压抑着什么。

但凡他能学会宋亦洲那套，几句话装傻充愣堵回来，连织自己都不好意思开口。

他不是不会，但他胸腔里的堵闷让他不愿。

他眼里的温柔早在不知不觉中冰封住了，两人僵持地对视着。

就见她拽住他胸膛的体恤，脑袋自然而然贴了上来，她仰头看着他，眼里潋潋。

“当然是当成男朋友，想要共度一生的人。”

陆野都快被她这套给气笑了，胸膛的火却蹭蹭蹭往上。

这样看她脸蛋好小，大概他一个手掌都能罩住，连同她的毛细血管都在仰颈时清晰可见，仿佛手放上去就能掐碎。

“又来这套是吧。”他道，“把我当成男朋友，但同样因为别人的好心猿意马，除了沉祁阳还有谁，再加上个宋亦洲？”

不不不…

怎么突然就提到宋亦洲了呢，连织想否认。

可她尚且正在探索的，作为男人都有的心思陆野却瞧得明白。但凡沉祁阳能在他们的关系里占得一席之地，宋亦洲便会想尽办法挤进来。

“记不记得冯胖子，高家岭…”

男人念的这几个名字都是他们的高中校友，然而陆野看她的表情早忘光了。

他夸她高中的时候就是个小机灵鬼，吊着饭票的策略随着失败不停在调整，不给亲不给抱抱，连手都不让牵，男生们吊几个月就跑了。

后来啊她就索性同时吊几个，有竞争才有危机意识，饭票愣是一年没换过。

身边的男生是怎么说的。

“咱们这位校花不仅学习好，驾驭另一半也特别有手段，以后她的老公得吃大醋了。”

那时的陆野只笑不答，因为还没动心。

如今心却扎成了针眼。

连织显然也想起来了。

她脸蛋却被陆野捏住，他咬牙道：“你个三心二意的小混蛋，把这套用在我身上了？”

“没有！”连织急于否认。

她哪敢啊，他是警察敢依法抓人的。

陆野：“那你和我聊这些是想做什么，连织你问问你自己和我说这些是想干嘛。”

连织说不出话。

陆野将某些小心思看得明明白白，他扣住她后脑勺到跟前，咬牙道。

“你觉得你和我坦诚之后就能心安理得的去照顾沉祁阳是不是，去接受他对你的好，也不用在承受面对我的愧疚？”

说到后面他已经咬牙切齿，握着她胳膊的力道也恨不得将她捏碎。

“我没有！”

连织解释道，“那你是想要我瞒着你？明明知道你可能猜得到，心理不舒服，然后在你面前装模作样。

她眼眶也红了，“是你说的我们之间要完全坦诚，不能有秘密的，所有事情我都可以和你说，我说这些没有想和谁怎么样，他是我弟弟我能和他怎么样，我只是想告诉你而已！”

他是我弟弟我能和他怎么样….

这句话振聋发聩，不远处的沉祁阳将后脑勺倚在墙壁上，久久没有动作。

陆野像是脑海一片空白，早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连织也仰头望着她，执拗间仿佛谁都不愿意开口。

彼此之间安静了，耳边就有丝其他的声音传入陆野耳里。

像是蓉城决裂那晚的眩晕和耳鸣，那种心痛实打实，以至于每每回想起来痛都还停留在胸口。

他决绝离开过。

不还是忍不住回头找她了。

陆野低眸看着连织。

那种眼神究竟是愤怒还是无力，抑或是不愿松手，连织也不知道。

“连织，我这个人心特别小，认准了谁这辈子就只有她。同样，我也不会允许她心里有半点位置装着别人。”

———

待会还有一更

0310 182，贪心的是他

不会允许。

那之后连织很多天都在回忆陆野说这话时的神色，比起以前的决绝，如今眼里的沉痛更让她不是滋味。

在不了解这个人之前，很容易因为那段校霸历史就会将他同打架斗殴，女孩环绕联系到一起。

总以为他对待感情也同样玩玩不负责。高中时的连织也同样轻而易举将他归到这一类，可细想起来他几乎没和任何异性有过绯闻。

他对待感情真的认死理。

沉祁阳呢。

这个纨绔大少爷没个正形，本以该是纸醉金迷里躺过的玩咖，可大抵是身份压制他比所有人都要自律警惕，不肯在女色上留半点把柄。

这样极致反差的男人对待起感情来却是疯狂又小心翼翼。

他们都很认真，她却反复心猿意马，心里那杆天秤在不断地摇摆。

烦！

八月底，第三个极度的任务提前完成，大抵是自己胸臆未得纾解，连织便借着这个机会请客吃饭。

地点最终选的饭店就是翰林书院。

京城著名的官府菜便来自此处，翰林书院毗邻国子监博物馆，与雍和宫相望，沿着幽狭喧嚣的胡同深处进去，便能看到宽阔的露台。

进去才知道别有洞天，茂林修竹里简直是九曲十八弯，刘昊勤偷偷在她耳边道。

“这里听说是商业大亨和政客们会谈的地方，只是就在后腹的私人庭院，没有人引荐根本进不去。”

连织笑笑。

却没想到眼神错目间看到了熟人，她没声张，等同事都进了包厢才转身另一侧走廊走去。

“张秘书。”

张秘书转身，眼镜戴着分外儒雅，他微笑着称呼了声大小姐。

连织道：“你怎么在这啊？”

“我替先生从雅厅送两个客人出来。”

沉父也在？

连织这才想起好像挺久没见他了，就如同沉祁阳说的怕是电视里见的次数反而更多。

她没想去叨扰，两人简单聊几句连织便进了包厢。

菜早点齐了，稀奇古怪便按照什么来，什么鱼子酱鲜核桃香椿桃仁，红胡椒脆皮叉烧，转盘到连织这时，她夹了块进嘴里，味道还不赖。

酒足饭饱，却有服务生推开门在连织耳边低语着什么。

她和刘昊勤说了声先离开，去走廊张秘书候在那，说沉父知道她也在翰林书院，想见见她。

说实话若论沉家人谁最让连织发怵，必定非沉父莫属。

不苟言笑的一张脸，独独藏着在政界里浮沉过的高深莫测。

绕过走廊深处便有专人守在门外，没想到翰林书院深处还有一道门，里面的包厢别有洞天，小桥流水格外雅致。

隔着道屏风谈笑声传来，专用喝茶的红木桌上坐着几个男人。沉父在话音的间隙看见了她。

连织：“爸。”

沉父：“过来坐。”

有中年男人坐在沉父身旁，眼力见十足地起身。

连织坐于他身旁，听他介绍红木桌对面的几个男人。

都是在政界响当当的人物，眼前这位刘世乾甚至是书记处成员，比之沉父隐约还要高头。

可连织所有注意力都在斜对面的老人身上，她如同触电般受惊了，以至于那近两秒的呆愣完全不受她控制。

怎么会是郑邦业？

短暂心慌谁也不曾察觉，连织恢复笑容，挨个称呼。

“刘叔叔，郑老先生。”

刘世乾打量着她：“果然是虎父无犬女，这气度倒让我想你老沉你年轻的时候。”

他转头对旁边的郑邦业道，“郑叔叔，老沉认回闺女的时候你当时还在国外，怕是没听说吧？”

郑邦业看着连织，那双苍老的眼睛十足温和。

连织背后却不由自主冒起冷汗。

老实说她非常不愿意和以往的相干人等扯上任何联系，尤其是当初孟礼贤发现霍尧是她亲生儿子的种种讯息，还是她找人交给郑邦业的。

这位老人十足精明，万一让他生出什么怀疑就得不偿失了。

“小乾子，这你可想错了。”郑邦业朗笑道，“我人在外国但还不至于大门不迈，当初泰晤士报可洋洋洒洒报道了好几天，哪怕老严昏聩也知道。”

席间众人哈哈大笑。

沉父略无奈，只说是家里老人盼外孙女回家心切，这才兴师动众了些。

他心思却有几分在捉摸着郑邦业对于刘世乾的称呼。

不止他，席上众人都是人精。

只这一句就看出这两人关系匪浅。

沉父暗忖着，只怕不足来日郑邦业的宅子，便会成为政客经常的踏足之地。

郑邦业又看着连织，有她不曾察觉的深意在。

“更何况有人还曾在我耳边提及过思娅，我想不知道都难。”

大概是当时报纸闹得沸沸扬扬吧，或者霍尧生前和他提过。

连织没往其他方面想，只笑而不答。

见到郑邦业让她心里有些不安，她害怕变故，尤其是某些尘埃落定的事和人再次到她跟前。

譬如脑梗的霍企山，还有眼前的郑邦业。她当初做的那些事情不是毫无嫌隙可查，如果郑邦业翻找出来…

但他死了。

连织告诉自己。

霍尧死了一年了，过去已然翻篇，她没什么可担心的。

*

省委会议大厅。

连同贺仁来在内的几个省内班子都在讨论此次市公安局的局长空缺问题。

老局长因为此次涉及贪污被双规，空缺自然得有人补上。

连同陆野在内的三个副局被提名，然而相比起另外年近四十，经验更为丰富的两位副局而言，他明显在年龄上是不占优势的。

但胜在几次大案都是从他手里勘破，连同此次抓捕江启明和贪污案在内，算是彻底被上边瞧见了。

众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但半小时过去就贺仁来沉默不语，只低眸喝茶。

田书记问他怎么今天话突然少了。

贺仁来笑道：“选拔讲究公平公正，我一开口会议岂不是有失偏颇。”

纪委书记道：“政治生态说到底就是腐败生态，这几年官场上不是有这样的话，京市一棒打下去全都是关系户。能人用之，这是人之常情。”

“再说京市的公安系统这两年我也有留意，这位后生有多少成就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因为此次提拔上因为和你的关系被耽搁，那还是你这个省长耽误了他。”

几人哈哈大笑。

他们这套双簧打得天衣无缝。

政法委书记笑说陆野确实有才干，但并不是所有好同志都得提拔上来做大官，当年少奇同志跟掏粪工人聊天的时候，就说做国家主席和挑粪，说到底都是为人民服务。

“再说陆野这位同志虽有能力，但历练还不够，远不如松原同志经验多。”

他长篇大论发表市公安局局长这个位置有多举足轻重，牵一发而动全身，有附和的，也有笑他这套理论是纸上谈兵，不然怎么会让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贺仁来笑呵呵的，还是那句话。

陆野的确太年轻，可以再多观察几年。

省委班子如今是田贺配，贺仁来如今态度就是在和稀泥，简而言之陆野若真当上了这位局长，和他这位省长父亲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决定权推到了一把手田书记那，他在这一小时里瞧见了贺仁来在以退为进，又看到了政法委书记想要推选自己身边人的野心。

田书记笑笑，说如今京市的成就既有老一代的泪，又有后继者的血。

他们不能总让老实人吃亏吧。

年龄不够的确是个问题，但俗话说大动伤三年，京市公安局这个地方再没比陆野更为熟悉。

“先让他代三年，若有偏颇咱们再纠正。”

会议在一片掌声中结束。

….

当任命到达陆野这里时，文件同时下放了下来。

说是代局长，但此后若没有大的政治问题，这位置大概就是他的。人都会有追逐权利的欲望，陆野同样不能免俗。

他几乎是同一时间想起了连织某晚趴在他膝盖上的呢喃。

她说若是他升任局长一定要第一个告诉她，她要开豪车来接他，让他享受位高权重，又被富婆包养的感觉。

“然后….”

她从他膝盖上坐起来，勾住他脖子说，“然后咱们换一件新衣服好不好呀。”

她眼睛弯起来笑咪咪的，某些小心思不言而喻。

陆野眼眸突然暗了。

他知道她说的换件衣服什么意思，这丫头在和他亲热时，尤为喜欢看他穿着各种常服和执勤服。一口一个警察叔叔要不要，叫得陆野头皮发麻，只能更发狠地办她。

他明知故问，声音也哑了：“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连织据理力争，“公安局局长是副厅级，那可是要佩戴二级警监警衔的。”

如今衣服穿上了，他们的关系却降至冰点。

陆野手划拉了下手机屏幕，之前她控诉他冷暴力，这几天她发的消息他都回，间歇性地问问她在干嘛，但彼此之间像是有根紧绷的弦拉扯着，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松。

他要怎么松？

顺着她依着她？然后眼睁睁看着沉祁阳和宋亦洲挤进来，但凡有一丝这样的可能，陆野便抿紧了唇。

刚升腾起对她三心二意的恨，他便自嘲一笑。

他不早知道吗，她一直是这样，高中是，蓉城也是。

贪心的是他。

正发愣，秘书敲门说有人造访。

陆野肃了下脸颊，去会客室，没想到却是沉祁阳。

他正依靠在窗边，手里拿着根竹签子在逗弄同事养的含羞草。

沉祁阳转而看着他，眉眼些许冷淡。

“陆局长，聊聊。”

——

霍尧该出来了。

还有几万字大结局，更五休一，明天休一天。

0311 183，接受不了你就滚

“沉大少想聊什么？”

安静的会客室，两个男人离得老远，几乎形成了天然的对立。

按道理陆野没话和他讲，可泥人还有三份脾气更何况他了。他如同待客那般接了杯水放茶几上，却没短给他的意思，看向沉祁阳的目光也并不友善。

“聊你们那个圈子绿茶男的自我修养？”

沉祁阳就坐在窗台上，对他的讽刺照单全收。

“心机又如何？英雄不问出处，陆局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难怪四面树敌想搞你的人那么多。”

“你说的是你和宋亦洲？”

陆野直截了当，“沉祁阳我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玩的，共享女友或许对你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我陆野不玩这套。”他话里不经意下了力道，“你再碰她试试。”

沉祁阳这人张扬桀骜，端的是一派花花公子之态，包括连织初次认识他都觉得这个人不可靠，怕是从声色和纸醉金迷里淌过来的。

但他的的确确从未动心。

“我怎么玩？”沉祁阳嗤笑，话里也狂，“从始至终都是我让她玩，连这条命老子都送出去让她折腾。”

他掏出烟盒和打火机，极淡地勾唇，“陆野，你话里完完全全将她纳为所有的意思，可我认识她的时候没你这号人物。”

“两年前的我和她撞上她还和我姐这个身份没有关系，宋家的人在抓她，我就随意拱了拱火，谁曾想她却将狠狠我坑了吧。那时候你在哪？”

沉祁阳道，“算算时间那时候你该是被她甩了吧？丢掉错的认识对的，按道理你不该才是那块垃圾？”

谁和谁说分手并不重要。

心留在原地的人才是真正的输家，陆野收紧下颌，突然冷笑了声。

“怎么，你该不会自诩你才是对的那个人？”

“对不对我不知道，但贼有缘分。一年后我和她在紫荆山庄碰上，本想给她些教训却被她摆了道，想真的给她点颜色瞧瞧她总是有办法逃脱。我这些年吃过的憋大多数都来自她。”

大抵是想起从前，沉祁阳眉眼间难得浮现一抹暖色。

他点了根烟，呼出一口，“之后她算计别人在会所被我撞见，我被人算计她又帮我挡了道。成为姐弟来往就更多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跟我一起她好像挺倒霉的，车子不慎被人做手脚落进水里一次，后来…”

想起那段戒毒的日子，沉祁阳舔唇一笑。

他抬眸看着陆野。

“陆野，你真以为你自己了解她？”

沉家有位养女，想在老太太生日宴上伙同连织养父欺负她，事情过后我看到她就趴在老太太的膝盖上痛哭。说她小时候的经历，一笔带过说她养父。老太太问她有没有受欺负，她说没有，可我在门外看到她无声痛哭半个下午没停过，却半丝声音都没发出。

烟灰在他指间抖落，沉祁阳道，“就他养父那种烂货在山庄都敢强暴佣人，是什么好货色，你猜猜她这些年过的如何辛苦？”

陆野脑海空白了瞬，一股尖锐拉扯的痛在胸腔蔓延。

这些无不令他感到陌生。

关于高中之前那段，她从未和他谈过，陆野问及她也只简单几句带过去。说福利院还行，养父养母还行，多的再不肯说了。

她有多高傲没人比陆野更明白，受了委屈被人轻贱除非她刻意想让你知道，不然半丝都不会让人察觉。

她不会允许。

不会允许别人知道她半分脆弱难堪后，抱以同情。

“你想说什么？”陆野捏紧拳头。

沉祁阳勾了下唇，嘴角却不含半点笑意。

“她是喜欢你，但你猜她会不会和你说这些？感情里面隐瞒的她却不会对家人隐瞒。我这个身份可以跟她一辈子，她永远没办法完全拒绝我。那些不肯轻易对外人流露的情绪我都会知道。”

他道，“所以知难而退更适合你。”

“该知难而退的是你，沉祁阳。”陆野咬牙，沉沉盯着他，“你知不知道你的喜欢会害死她，你想过没有沉家发现该当如何？”

他声音近乎冷酷，“是推她出去做替死鬼还是推你这个继承人出去，她才刚刚找到家人，男女在这个社会所受的流言蜚语不是一个量级。对你只是一段绯闻，对她呢？你想让她一辈子陷进你们那个圈子的有色眼光，永远抬不起头？”

沉祁阳声音陡然加重：“我他妈要不知道，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好好在她跟前？”

陆野：“你想杀我？”

“是又如何？”

他眼眸不善，毫不掩饰无数次升腾而起的杀意，华国少个警察又能怎么样？

这世界的公平正义还能靠一个人去维持？

沉祁阳靠在窗台边上。夜色降临，窗外几许灯光落进他的眼睛，那一刻像是碎掉的玻璃。

亲姐弟，永不可能摆在明面上。

那一晚她因为沉母发现，急于想要摆脱他。

沉祁阳将她抱在怀中，那种紧实的肉感仿佛填满了他身体每一个空隙，他不愿意失去。那时候沉祁阳差点将某些话脱口而出。

你可以结婚。他想说。

遇到喜欢的人我不拦你，你和他步入婚姻殿堂，走完人生任何一个阶段。

来自家族的压力他沉祁阳能抗住，可她扛不住的。

所以他放她去享受另一个人对她的好。

只要别放弃他。

单这种话太卑微，骄傲如沉祁阳他怎么能说出口。

可原来她早已经有了其他人。

沉祁阳自嘲一笑，将烟捻灭，转头看着陆野。

他的眸子深黑，带着戾气般。

“只要有我的存在，你想要的那份完整，永远别不可能在她那里得到。

他道，“接受不了你滚啊。”

——

抱歉宝宝们。今天工作日有的少，明天多更好嘛。

0312 下卷 184，你觉得我放心你一个人

上回连织虽然教训周主管时说公司处于小作坊状态，然而亚新早已具备其他事务所的规模，期间同设计院承接了政府和学校的好几个项目，各项目组分配下去，倒一直顺风顺水。

然而问题说来就来。

六月份之前，亚新接了美术学院香山校区的图书馆重建项目，设计二组负责，本以为一切顺顺利利。然而二组的陈组长在设计发布之前不足月忧心忡忡找到连织和刘昊勤。

他说由于建造成本和设计周期的不断压缩，设计院决定将框架剪力墙结构的连接处从原来商定的 124 处减少一半。

连织：“有在电脑做过防坍塌测试吗？”

“有，我们做了快五十多次都没有什么问题。”组长说，“但我们这次加入了很多复杂的因素，譬如图书馆由于自然原因，地震或暴雨影响，再加上人工磨损和一些自然损坏。设定发生部分损坏，但得出的结果非常不乐观。”

两人凑近一看，模拟画面上由于局部碰撞，图书馆坍塌了近四分之一。

陈组长道：“当然我们设定的损坏值在 80，这已经算是中等偏上水平，也许有阈值过高的原因。”

不算高。

连织脸色渐渐凝重，在测试时拔高毁损程度再正常不过。

刘昊勤说起了罗兰公寓曾经发生的坍塌时间，是由于各预制板之间仅有齿槽灌浆相连，却没有钢筋连接，部分收到损毁就发现连续坍塌。

而如今将剪力墙相连减少，无疑是增加了连续坍塌的风险。

连织沉吟片刻。

“叫上设计院的王猛一起，我们去现场看看。”

刘昊勤：“我也去！”

“你待着！”他脾气爆得跟吃枪药，肯定要干架。

此次香山校区的图书馆重建扩修属于政府此前占地补偿，占地近几亩的面积处在斜坡之上，这无形中很大程度增加了建造成本。

由于财政收紧政府赔款有限，校方又不停强调希望设计出来的建筑能够强调学校的特色，设计院负责此次设计，经验很足的王蒙并不认可连织的观点。

“华北平原近百年来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屈指可数，沉小姐，你方的防撞测试将阀域值拉得这么高，我敢保证没有多少建筑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测试。”

其他人碍于连织的身份都不敢多言，只有王蒙在怼她。

他作为设计院的老人，这些年懂得如何在设计上最大降低施工成本，同时又赚的盆满钵满。

连织也没有发火的意思，平静静气。

“亚新之前的任何一次设计都用了最高阀域的防撞测试，但只有这次图书馆设计塌了。”她说，“13年在土耳其南部有栋最独特居民设计楼，设计不过八年就在地震中踏了，检查发现铁质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连接——”

王蒙冷笑：“你不要把那个偷工减料的设计和我们这个联系起来，我只是减半并没有不用。这对于施工成本减少是最常用的状况。”

“是，这个情况很常见，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设计的是图书馆。”连织道，“疫情过后各大高校陆续开放，除开美院本校近七万学生，外来参观的人流量每天起码都是几千上万，这样的承重，还要减半无异于自寻死路。”

“学生本就是国家高关注人群，但凡有百分之十坍塌的可能，对于设计师来说都是灭顶之灾，出了事我们得坐牢。”

旁人不敢搭腔，他两争执起来就像是在吵架。

一旁紫罗兰悬挂的新华楼，几个校领导正陪同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下楼梯。

项宇轩受他老爸任命代表信鲁控股集团，联合美院在东南设立教育中心，他对艺术方面的投资一直是半吊子，最不禁忽悠，生怕自己一个脑热就捐个好几亿回家被胖揍。

这才拉上了宋亦洲。

王蒙觉得她这套风险理论是坐井观天。

“沉小姐，任何公司开立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不照样顺利往下走吧？你确定要因为这半分之十就让项目停滞？”

连织：“王设计师，你这是诡辩，建筑大楼落成后百分之百要面对各种风险可能，和开公司不是一个概念。如果你坚持要按照这个设计图走，亚新不会在这上面签字。”

早有车子停在道路尽头的门口，是学校领导特意允许通行。

宋亦洲却在出新华楼的间隙，即将离开的时候，目光越过几个西装革履的领导，遥望了眼湖边和他背道而驰的女人。

几个女孩在一群男人中险些被淹没，她是其中之一。穿着秋衫显得玲珑剔透又单薄。

听不清在说什么，但大约在争执，她眼底炯炯亮折光，分毫不让。

项宇轩和校领导聊了几句，见宋亦洲早已驻足盯着另一侧。

他顺着宋亦洲目光看去，调侃。

“看来吵得挺凶的，你不打算去帮帮忙。”

宋亦洲目光仍然没有收回，声音温和。

“她能解决。”

“她能解决…”

项宇轩酸唧唧模仿他那个语气。

两方争执不下，王蒙吵不过她，最后几乎不欢而散。

连织让其他人离开，绕着学校逛一逛。

不签字只是意气之言，二组努力那么久不能功亏一篑，但签了这个字注定留下无穷隐患。

不过正如王猛所说的，建造成本不够，到底要不要在设计上缩工减料。

真的两个设计团队都没法再折腾了。

她满腹心事，不曾发现有人跟着她。

直到身旁的座椅上突增的重量，连织才扭头，她愣住。

“陪朋友来看看项目。”宋亦洲和她漫不经心的聊天，分散她的烦心事。

“我以为你还得一会才看见我。”

连织无语：“你都坐我旁边来了，我得是盲人才能瞧不见吧。”

宋亦洲笑了，抬手看了下表，“时间不早了，饿了吗？一起吃个饭。”

连织肚子刚才已经咕咕叫了，但她心事重重，还不想离开。

“我不饿。”

宋亦洲叹气：“早知道把那两张饭票子带上了。”

连织咬牙：“…我请行了吧？”

第一次见有人上赶着催请吃饭的。

*

请客不能太寒颤，连织随便挑了家京都有名的米其林一星法餐。

中午阳光悠扬，落在铺着碎花布料的餐桌上，连织却没有多少心思在眼前的红酒鹿肉上，她撑下巴望着窗外，眸底盈着碎光，又有些惆怅。

宋亦洲：“在想什么？”

“在想怎么成本不变前提下，设计出来的东西即能保证安全性，还能别具一格。”连织说完才发现自己嘴快，轻而易举被他勾出了心事。其实在工作上她一直没有对他设过防。

她转移话题道：“这个虾好吃吗？”

“还不错。”

宋亦洲将番茄敖虾放进她的碗里，又回到刚才的话题。

“建筑我不知道，但如果这个问题对食物而言就简单多了，只要保证原始就可以。”

“原始？”

连织不解。转而看着他。

“比如面前这道帝王蟹经过蒸煮去生添加酱料，鱼子酱和牛油果配色后售价六千多。”宋亦洲道，“但将这些东西分拆出来，哪怕空运回来的价格也不过是三分之一。”

连织不认可：“食物可以拆，也可以自己做，但建筑能行吗？”

“我去巴塞罗小镇上看到某些居民搭的瓦房，可拆卸程度挺高的。”

他说的是可拆卸是指砖瓦房能随意拆房顶。

“你看不看新闻啊，国内在砖瓦房这方面肯定领先不知道多少年，松镇的砖瓦房还因为避震上过新闻——”

她话音未落，只觉得心脏怦怦跳。对啊，她为什么没有考虑过用砖瓦去盖顶，用回收的砖瓦代替钢筋水泥，这样的成本将会大大缩小。

灯光映进她清亮眸子里，比之刚才明亮不少。

宋亦洲饶有兴致地看着。

“想到什么？”

“宋总。”连织继而放下刀叉，露出标准八颗牙齿的假笑。“要不我们这顿饭就到这？”

宋亦洲：？

连织：“现在时间还早，我打算定个机票去松镇看看。”

*

去机场是宋亦洲送她去的。

连织摩挲着手机，想着要不要给陆野说一声，可这些天他的回应极其冷淡，她都热脸贴了冷屁股那么多次，要是她事无巨细报备，他就‘嗯’一声。

她想想都觉得难受。

就去半天而已，等回来再找他。

当取完机票后，连织正准备和宋亦洲道别，谁曾想他将身份证放在机器上。

不久便弹出一张她旁边座位的票。

连织：？

宋亦洲见怪不怪地看着她。

“你觉得我放心你一个人去？”

0313 下卷 185，小两口

松镇属于华北某个小山村，城镇中心化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到这儿。

连织曾在一篇报道看到过其乡村瓦房都是采用以前的旧砖和陶瓷石片制成，通过最简单的砌筑方式，融合成一面面质朴的砖墙石墙。

但却在接近 6 级的地震中坍塌的比例中占得最小。

这里面的门道不禁让连织感到纳闷。

因为地方太过偏远，到了机场还得转火车。连织料定这一路并不好走，所以在火车站便叫好了车。

宋亦洲看着眼前的轿车，略微沉吟。

“你确定要坐这个去山村？”

“是啊，怎么了？”

“没什么，先上车吧。”

连织觉得他有些古怪，然而不过半小时就知道因为什么，沥青路还没修到这里，一路上大小石头磕磕绊绊，连织脑子都快被摇晕了。

最可恶的是路段被雨冲垮了半截，车子再没法往里开。

宋亦洲拧开一瓶水，递给她。

连织漱口的功夫。他就下车打了个电话，不多会路的另一段就有人牵着条马过来。

不！

居然是牛，套着鼻环的牛。

四脚兽踩着不足半个手臂宽的烂路，悠哉悠哉朝她走来。

宋亦洲微弯下腰看着车里的她：“坐吗？车子估计是走不了了。”

连织目瞪口呆：“所以你知道车子开不进去？”

宋亦洲点头。

连织：“那你不早说！”

她气鼓鼓的，实在是吃的不多的午饭被甩到喉咙口了。但转念一想这个人是陪着她来的，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些，她那股气焰又渐渐下去了。

宋亦洲抹掉她嘴角的水渍，淡笑：“我要提前说了你不会愿意坐这个。”

她有这么娇气吗？

连织瞪他，然而转头看着那只牛尾巴上飞着一圈苍蝇，类似于屎的颜色粘在它屁股上，隐隐一股味道传来。

好臭。

连织自小生活虽然差，但也是爱干净讲卫生的。

若是提前说，她只怕用走也不会坐一头牛，但此刻也只能踩在宋亦洲手上，被他带上大黄牛的后背。

男人坐上来时，胸膛随之贴近。

她整个人都窝在他怀里，脑袋顶还被他的下巴抵着。

这姿势太过亲密了，连织心里一咯噔，忍不住扭头看他。

“只有一头。”宋亦洲略无奈，“总不能让我走进去吧？”

好吧…

有人牵引着他们。

天空万里无云，蔚蓝如海，下午的太阳仍旧炽烈。连织的脸蛋被烤得滚烫，细看耳朵也有些异常的红。

宋亦洲纳闷，再热也不可能会热成这样。

“怎么了，哪不舒服？”

她翕动鼻翼，发红的脸蛋竟有些可怜兮兮，作势指了指下面。

“臭啊——”

出口的那瞬间气憋不出了，味道猛地冲进鼻子。

连织想呕吐。

宋亦洲扭头瞥了眼，原来是大黄牛边走边拉屎，味道是不怎么好。

在连织干呕的时候男人宽大的手掌将她半张脸掩住，嗅觉此刻通通封闭，在打开了那瞬变了气息。

有点香。

说不清什么味道，带着温和的气息，丝丝缕缕将她包裹住。

这味道好熟悉。

以往她动情搂着他的背，埋在他颈窝深处嚶嚶叫。嗅的就是这种味道，只是那个时候经过激烈的冲撞气息更为浓烈。

严丝密合地贴着她，像是要钻入她的肺腑。

她是闻不到臭味了，但身体深处像是雨后清晨，泛着绵绵不断的潮湿。

“你怎么知道这里路烂成这样？”手掌还捂着她鼻子，为转移注意力她声音囫圇。

“宋氏资助的地方和乡村很多，所以对这些路况或多或少有些了解。”

男人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好像一点也不能缓解。

怎么办，耳朵有点痒。

大黄牛优哉游哉过高坡，下土田坎。大概是阳光太好昏昏欲睡，连织也忽略那丝潮热，拿他当人肉枕头打瞌睡。经过一处梯田，宋亦洲微抬下巴示意她看右边。

连织睁眼瞧去，那一栋栋建在田坡上的正是用陶瓦和夯土墙堆砌的房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而田坎中央有老人佝偻着背脊，挑着一担麦子缓缓而行。

忽然他摔了跤，粮食撒了满田坎。

连织心莫名跟着一紧。

就见老人一手捧，一颗颗捡，然后重新挑起来往家走去。

宋亦洲在她耳边问：“要不要去他家看看？”

“好。”

偌大的土墙房子里就只有一对孤寡老人，大概七十来岁。

看到他们都有些紧张和不知所措，得知来意后却很高兴热情。

拿出家里的橘子和菜饼招待。

这橘子大概是一直舍不得吃，都有些蔫吧了。

连织虽然口渴，但想起刚才这位老人连一颗麦子都捡，只怕家里生活并不充裕。

她整要拒绝，宋亦洲却剥了橘子给她。

“老人一片好心给的，咱们接着。”

他转而和两位老人聊天，问他们多大。

听到年龄快有八十的时候，连织小小的吃了惊，问他们是否有儿女孙媳。

老婆婆比划着说她有四个儿女，都在城里定居了。

“这里生活不方便。为什么不让他们把你们接到城里？”

老太太腼腆说城里住着不方便，还是自己的家好。

这一片瓦房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年轻人都奔向繁华了。

到底是住着不方便，还是儿女不愿意接过去，这个无从得知。

连织问了她一些关于瓦房排水和牢固性的问题。

这房子老人住了大半辈子，当初和老伴一手建起来，自然是知无不言。甚至还带连织去看曾经的裂缝是如何加固的。

难以想象老婆婆哆嗦着一双手，还给她演示如何用稀土固墙。之前大风季节总会漏雨，他们这一补就能顶好多年。

连织突然后悔自己没带纸币，她从不圣母心泛滥，却第一次同情这对老人。

整个下午连织和宋亦洲都在他家叨扰。

离去的时候，宋亦洲将钱夹子里的钱取出来，厚厚一匝，感谢他们一下午的热情招待。

老人推辞不要。

宋亦洲却说这是他们应得的。

他转而看着连织：“她有工作疑问，来这里找找灵感，我们又吃了你那么多东西，应该的。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多给我们两个橘子，她好像很喜欢。”

有吗？

连织下意识想反驳，但想到橘子好像全部进了她的肚子，又默默闭嘴。

老爷爷赶忙擦手，又去屋里装了一兜橘子。

连织看着宋亦洲含笑的侧脸。

难怪他最初让她放心吃，怕是早就想着给钱了吧。

光给钱他们肯定不要，所以得先占这两个老人一些便宜。这个人做事起来熨帖得让人找不到半分差错。

老婆婆感激看着她，说出的话让连织有些无所适从。

“你们小两口是我见过心地最好的人。”

———

明天见。

0314 186，别讨厌我（补 2.28）

回去的路上，已经快傍晚，这里没通公路，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四脚兽。

橘色的晚霞如同金子洒满天空，牵引大黄牛的人早不知去向，宋亦洲记忆力绝佳，不短的一段路如何弯弯绕绕记得明明白白。

宋亦洲牵绳驱赶着黄牛，问她这次出行有什么收获。

“你觉得用可回收的旧材料来砌筑大楼如何？譬如上个世纪烧制的旧砖，瓦片和陶废弃陶瓷。”连织剥着橘子，“这样比用 pvc 材料和大理石等等的成本起码要减少近三分之一。”

宋亦洲倾听的间隙，问道。

“你想将乡村房屋的结构搬进大城市？”

连织正有这个意思。

但这个设计的缺陷也很明显，可回收旧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参差不齐，颜色不统一，哪怕是两块经受风吹雨淋的转头，蜕变出来的颜色都不可能一模一样。

远远比不上从国外高价购买的大理石柱的精致，建筑是否美观只有成形那天才知道。这个赌太大了。甲方能不能接受这样过于光怪陆离的方案。

“但旧材料太不可控，哪怕是最精密的仪器，都无法模拟出这个建筑真正的模样。”连织嚼巴着橘子，还真挺甜的唉。

她吃了一半才发现这一路上后面的人似乎一口水都没喝，于是扭头问道。

“你要不要？”

她掌心摊着另外一半橘子，帮他剥好的。

宋亦洲道：“两手不空。”

这话似曾耳熟，连织曾经听见想一巴掌糊他脸上。

可他如今牵着指引大黄牛的绳子，跟小孩似的将她圈进怀里，是真的两手不空。

“喏。”

她分了两瓣橘子放到他嘴边，宋亦洲也张口咬进嘴里。

连织头顶离他的喉结很近，后脑勺仿佛感受到他吞咽时喉结轻缓地上下滚动，有些痒。

她突然有些口干舌燥。

不为别的，刚才他嘴唇连同她的指间一同含住了，那种微妙的温软让人喉头发痒。

话体在不知所措的安静中被重拾。

“不知道你有没有浏览过世界最丑建筑排行榜，我担心这个作品要是入围就搞笑了。”

连织没有开玩笑，太过光怪陆离的设计一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宋亦洲从她低眸的侧脸里看出了沮丧，寻常笑道。

“建筑算是艺术通类，设计者必得有一定的前瞻性才能在历史上留有名字。”他道，“或许梵高就算个例子。”

连织有些想笑，她哪能跟梵高比呀。

“说实在的，我现在都没能欣赏他的画，啊——”

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原来是牛摇头甩耳，半条腿踩进梯田。连织差点踉跄掉下去。

“我不想坐了！”

“别慌，别慌。”

宋亦洲一手揽住她腰，教她把手放在牛脖子上抚摸，“我听刚才那位大爷说这里的牛是主要运输工具，平时驮的货物要远远超过两个人的重量，我们对它来说很轻松。”

“刚才估计是它踩岔了，你轻轻拍拍它，这种动物很有灵性，通过你的气息就能够感受到善意。”

连织手跟着他抚摸过牛脖颈，大黄牛转头瞧着她，比核桃还大的眼睛如清水般明亮，完全倒映着她的脸。

连织心脏仿佛被戳了戳，所以刚才她不喜欢它，它也能感知到？

她问宋亦洲怎么知道这些。

“宋氏每年有对非洲某些区域进行慈善捐赠，几年前我去肯尼亚近距离看了看动物迁徙。”

他们的聊天已经近乎于朋友的轻松氛围。

连织脑袋枕在他胸膛晃啊晃，调侃道：“我以为宋总能走到现在，已经不太可能再对任何人抱以同情。”慈善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他对萍水相逢之人过多的赠与，反倒让连织觉得不认识他。

有钱人都扣，同情心随着钱袋子鼓鼓涨涨愈发匮乏。

这是连织上辈子的固有认知。

或许连织心里还有丢丢酸唧唧也有可能，因为上辈子落魄后她就没有遇到过。

宋亦洲很坦诚，也不觉得自己是多么高伟正。

“对待竞争对手是这样，但若是天生的弱者投以些怜悯不是坏事。”他沉默了瞬，“我大哥找人在我房间装监控的消息就是家里的园丁偷偷告诉我的，起因或许是因为他剪坏了一颗我很喜爱的松柏，我没责怪他的缘由。”

这好像是他第一次聊及家里的情况。

连织忍不住问道。

“你大哥…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他道：“想听主观，还是客观的？”

“都听！”

身后的男人有几息的沉默。

连织猜想他对他大哥的情感一定很复杂，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哥哥，但又是最后互相残杀的人，而那场你死我活中如果留下来的是他哥哥…

连织突然没再往下想。

“有勇有谋。”

宋亦洲垂了眸，“他完全拥有一个继承者该有的所有能力，投资十拿九稳，讲究险中求胜，对上御下也很有一套。在我对他毫无威胁的时候，宋家三代是从未有过的兄弟和睦。

我外公年轻的时候上过战场，最是喜欢少年血性。我二哥病恹恹的，我呢在他跟前一直沉默寡言，他几乎完全符合老爷子对外孙的期待。”

“叔伯家为我们三兄弟带来礼物，老爷子将我叫到跟前板着脸呵斥，说我连自己喜欢的小玩意都不敢争取，拱手让给我大哥，没有宋家孙子该有的半分骨气。”

骨气这种东西比起生存来说半文不值，因为宋亦洲早早便看透。

宋家三兄弟如此和睦的原因，不过是继承人大哥，病恹恹二哥，和毫不起眼的他。

只要没有危及自身，他不想轻易去打破这个僵局。

他说话从来不会带着个人情绪的，几乎是轻描淡写，可连织却通过背后他胸膛的震荡能感受到他情绪不佳。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出声了。

“不相干之物让一让又能怎么，我不觉得你外公的想法有多么高明。”她道，“能人讲究忍而不发，一击即中。只有莽夫才会不停在某些无关利益的小东西上面计较，所以你大哥最终输给你了，成王败寇，他想杀你死在你手上，我觉得也不怨。”

她话里很骄傲，“我给你说小学有个胖子偷偷欺负我，我就在班里装可怜，然后放学路上狠狠揍了他一顿。他去老师那告状也没用，他欺负我可是被所有人看到的。”

男人牵着牛绳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将她手握于掌中，太过自然的事，以至于谁都没有察觉。

连织补充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秀之处，宋总你这样的会有更多成大事的人欣赏你的。”

几瞬的停顿。

身后传来男人的低笑，鼻腔里哼出来的气息灼得连织后颈发热。

两颗心脏隔着胸膛和后背，以前所未有的距离靠近。她没有扭头，以至于不曾发现男人看着她的目光那样柔软。

她不知道的是，后面这个男人向来习惯解决别人的问题，却从来没有人听过他的疑难杂症。

和人命相关的事情隔绝了一切亲情友情和信任，归根到底他谁都不曾信过。

可那些阴暗如蛛丝网般虬结着他，直至有朝一日他赌上所有将它奉到她跟前。

阴暗的房间自此开了扇窗户。

连织真的没有察觉吗？男人呼吸深了好多，笑得胸膛都在震，耳根子莫名变得滚烫，是因为他一直盯着吗？

她说的话好像让他很开心呐。

她此时此刻的无所适从，像是老奶奶说她们是夫妻的时候，发愣间感觉到男人的靠近。她莫名瑟缩了下，可他什么都没坐啊，只是将嘴唇触到她耳边，

“欣赏的人里面包括你吗？”

啊？

他的呼吸擦过她耳鬓，比平时深了好多，随之而来淡淡的木质香将她挟裹。连织心脏也跟着一阵发颤。

“当然，宋总这样优秀的人——”

“撒谎！”

宋亦洲声音喑哑，低头咬上她的肩膀。

不疼，他甚至没用多少力道，可连织后颈发麻，像是有股震颤的酥痒让她想低吟出声。

“你只对沉祁阳这种人心软，你只对他放宽底线，你告诉我你有陆野不准备再接受别人，可这些原则在他面前原来可以放宽。”低语间声音有股发狠的意味，可后面宋亦洲定了定神，“你其实很讨厌我是不是，我沉默心机，讨厌我用这样对你。”他说到后面闭了闭眼，像是有些不讲道理。

“连织，别讨厌我。”

“我并没有讨厌。”

连织扭头看他。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解释，但的确确实没有讨厌。

她只是不喜欢被看穿，可当一次次看穿她的人并没有做出伤害她的行为，反而次次帮忙，连织连这份讨厌都荡然无存了。

宋亦洲心和神经都绷得很紧。

“那你喜欢？”

呃呃呃…

怎么聊到这个问题，他们不是讨论他大哥吗？

可宋亦洲低眸，目光就停留在她脸上，明明都傍晚了，怎么阳光还是那么烫。

那眼神和气氛坏得连织想躲。

她偏头想闪躲，可宋亦洲扣住她下巴带了回来，第一次执拗得像个小孩。

“喜欢还是讨厌？”

“讨厌！”有些人偏偏一身反骨，她口不择言直接说了。

但反骨好像用错了时候，因为男人呼吸渐深，浓云遮蔽的眸子瞬间变了。

宋亦洲掌住她的脸，低头狠狠地吻了下来。

——

待会还有一更。

0315 187，凶吻

连织纤细的腰肢被他单手紧紧圈住。她超漂亮的抽绳喇嘛袖小衫被他手掌揉得不成样子，她下意识想要挣扎的动作却在开口时候给了他方便之门，嘴唇被他撬开后，舌头瞬间钻了进去。

仅仅是交触她浑身便抑制不住的发抖，指间狠狠陷进他手臂肌肉里。

她发软的身体不过是更加亲密地贴着他，男人手勾过她的一只腿弯让她双腿都搭在牛背一侧，她被他拥入怀里，几乎是被吻得仰起了头。

男人舌头在她嘴里肆无忌惮地搅，那种颤栗和酥麻几乎让连织忘了这是野外，或许哪双不知名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们。

他们衣衫完整，却近乎赤裸，男人衬衣敞开的两粒扣是她抓扯的结果，宋亦洲揽着她的手背青筋暴起。

以往的欲念和习惯，他手必定钻入她以内大肆探索，揉搓抓捏，但似乎连这些都害怕吓到她，半分都没有动弹。

那些无处发泄的冲动让他的吻那么用力和强悍，咬着舔着缠着拉扯着，连织被她吮得舌根生疼。像是有股力道将她往海底深处拽去，她不断地跟着他，再跟着他。

不曾发现推揉他胸膛的手成了攥成拳头的动作，彼时唇舌相连，嘍吮声不断，牛像是感知到他们在做什么，甩辫声不断，可谁也听不见了。

*

沉母在没嫁进沉家之前，作为梁家三小姐的她有好几个房间专门放置珠宝。

十九世纪末，一颗近 15.1 克拉。被 GIA 鉴定为内部无暇阶梯式切割艳彩蓝钻在佳士得拍卖会上被神秘富豪以 4800 万美元拍走，此后众说纷纭。

无人知晓它如今正安静躺在港城太行山上的别墅里。

到内地之后大概沉父身份使然，她没再像以往那般随心所欲，品牌方亲自递上来秀场的邀请函常常被她拒绝。

但架不住 pr 们的各显神通，某个专供给欧洲皇室的百年蓝血品牌甚至在二十世纪初以沉母的英文名字成立了全新的珠宝系列——Reway。

这么多年沉母对这个系列的喜爱不言而喻。

迈巴赫停在大厦前，望向门口严阵以待的公关经理。

沉母却没急着下车，她在笑这问司机上车前在给谁打电话说生日快乐。

沉家并没有毫无人性到要压榨员工所有的时间，只要不耽误工作打电话当然可以自由安排。

司机笑说是给他的小女儿。

“几岁了？”

“四岁。”

沉母：“这个年纪最是缺陪伴的时候，不用在这等我了，先回去吧。”

她下车的时候，公关经理绅士地替她打开门，戴着手套的手同时在车顶护着。

她由相关人士簇拥着，众人跟在她和中华区公关总监之后。

这次精英销售非常有脑子，一年一度专门为沉母开立的秀场偏偏在此次增加了粉钻和黄钻，多是少女喜欢的梨形钻和枕形钻，减少了往年的祖母绿。

沉母喜迎回亲女，必定会忍不住想要为她购置什么。

不得不说 pr 和公关经理这招的高明，展览会结束后粉钻和黄钻几乎全款 all in，也足见沉母对新款式的喜爱。

除了来自克什米尔的一系列蓝宝石分毫未瞧上半眼。

展会结束后，接到指示的公关专员撤掉了专柜里所有的蓝宝系列，同时也明白它们再不可能出现在之后的 lookbook 上。

销售互换眼神，咋舌道：“发生了什么？”

“客人不喜欢。”

有些人的反感无足轻重，而有些客人哪些哪怕没有皱眉，都足以令他们做出改头换面的变化。

“why？”

经常接待沉母的销售感到不解，她记得这位客人最是钟情祖母绿和天空蓝的宝石。

公关经理也说不上来。

她突然想起件事，两年前宁市的珠宝展览上，沉母曾经为当时还是沉家小姐的沉希挑了款近 65 克拉的蓝宝石猎豹胸针。而沉家

这位养女在真千金回来后销声匿迹，外界众说纷纭，沉母如今对蓝宝石的突然冷淡，是否来自于这位养女？

而此时被他们讨论的沉母正被公关总监送下电梯，身旁跟着一众相关人员也足见对沉母的重视。

“留步，老朋友。”沉母对所有人微笑致意，而知道她喜欢清静的公关经理也只如沐春风躬身，没有再送下来的意思。

电梯缓缓往下行，到停车场之前沉母先去躺了洗手间。

一场秀下来三小时左右，连织在公关经理口中出现了四次，而同样被他提及的还有荷兰皇室的小公主。

下次得把女儿一起叫上，沉母想，让他们看看真正的高颜值母女是什么样？

然而这些心里活动并未在她端庄的脸上出现一丝半毫。只是那片刻的愣神让她眼睛更亮而已。

“妈妈。”

身后的突如其来的呢喃让沉母怀疑自己听错，转身时，沉希取下口罩又叫了一声。

“你来这干什么。”沉母面色很平静，轻微的皱眉无人察觉。

一半因为在这看见她。一半因为她的变化，她的憔悴和蜕变出来的世俗几乎瞧不出从前。

“妈妈，我好想你！”

沉希眼泪瞬间落了下来，她说这段时间她过得很糟糕，生了好多次大病，以前那些把她当朋友真心对待的，离开沉家后都变了脸。这个圈子再也容不下她，她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好多次都想要轻生。

“你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最后一次，我真的知道错了。”

她哭得声泪俱下，知错与否并不清楚。

然而离开沉家之后落差却感受得明明白白，原来不是所有人都有钱请佣人，司机和园丁，不是所有人都去专柜有清场的待遇，拥有私人飞机，不是所有人都有被仰望讨好的待遇。

这些是要绝对的金钱和权利堆叠，在沉希被赶出沉家后感受得明明白白。

人一旦从高处坠落，这辈子必定浑浑噩噩。

沉母面无表情地抽回被她抓着的手。

“你前二十年已经过得很好了，沉希…不。”她冷冷道，“我应该叫你江希。”

沉母说在亲生女儿流落在外的时候，她在沉家所享受到的，所被给予的，是普通人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生活。而那个时候连织在干嘛？在凭着自己一双手拼命挣扎出泥沼。

“我没有向你讨要更多，这样的你有什么资格叫冤？”

沉希眼里闪过一丝扭曲，就听沉母无动于衷道。

“别来说什么让我原谅你的话，做母亲的能被女儿三翻四次骗去同情心，不是因为她蠢，是因为她心甘情愿。”

她道，“但你不是！别再来找我，这点伎俩我早看腻了。”

天秤两端一旦彻底倾斜，便是坠入谷底。

而沉母如今心头高高翘起的那一段是连织。

她要离开的时候，身后传来沉希平静的声音，像是蛇在悄吐信子。

“妈妈，你真对我这么无情吗？”

沉母不答，正要拉开洗手间的门。

然而钝器猛地杵向她腰间，她浑身抽搐，瞬间失去意识摔倒在地。

身后沉希冷冷地看着她，哪还有半丝可怜。

——

晚安。

0316 188，让她来陪你

晚上七点多，一辆面包车悄无声息从停车场离开了大厦。

沉希从七岁起就开始跟着沉母看秀，穿行于各大奢侈品牌之间，早已经清楚的知道她的时间安排。

大厦距离紫荆山庄单程需要一个半小时，算上期间耽误不会超过两小时。

也就是说最迟两小时就会有人发现沉母不见，查监控，地毯式搜索相关一切可疑人员，警方和军方都会惊动。

沉希记得作为明星的梁爱琪在十多岁的时候被绑架过。那个场面沉希只能从梁老爷子口里略知一二，半个港城都惊动了，歹徒似乎被一枪爆头。

想着那个场面，沉希呼出口烟，竟隐隐觉得兴奋。

死前能拉着这么多人同行，如此轰轰烈烈多么有意思。

车子最终停在了一处废旧仓库。

沉希将剩余约定款付给几个从黑道上找的人，满满一大尼龙口袋。这些钱可都是她陪着陈德文在床上颠鸾倒凤一周换来的，随便口随便玩，内射塞保龄球塞鸡蛋罐啤酒都无所谓。陈德文被伺候得飘飘欲仙，殊不知保险柜密码早被沉希套了过去。

他晾她不敢惦记他的钱财，殊不知穷途末路的人有什么不敢的。

几个男人在离开前问车里那个女人怎么办。

一同被抓来的还有沉母的随行佣人。

沉希无所谓：“随你们便。”

人都离开了，就张川还跟在她身旁。

他大学都没读就出来混社会，之前是跟着陈文德要债的，只是脸上被拉了一刀陈文德便不要他了。

沉希笑着问他怎么还不走。

“我得保护你。”他说。

有些小男生从来没有家人被爱，于是稍微有人给他点甜头就要衷心忍住。

沉希只不过是在他被陈文德揍的时候说了句真可怜，再喂了点粮，就认了条狗，可真有意思。

沉希笑道：“这可是要丢命的。”

“不怕。”他还是那句话，要保护她。

“那你留着吧。”

沉希没再理他，她转而看着双手被捆，昏迷不醒的沉母，拎起一桶汽油就往她身上泼。

沉母在透心凉中惊醒，失声尖叫。

“你干什么…沉希你住手！”

满口苦锈味和浑身被捆让她更用力的挣扎，可如何都挣脱不开，沉希笑得很疯，几桶汽油浇满了仓库每一个角落。

她蹲在沉母跟前，想要抹掉她脸上的湿濡，沉母面无表情地偏头。

“别碰我。”

哪怕安危受制于人，她依然是端庄的梁家小姐。

“别怕，妈妈别怕…”

沉希说她不是故意要让她这么狼狈的，她知道妈妈最是爱美，“很快就过去了，下辈子我还做妈妈的女儿好不好，做沉家的亲女儿，不要沉祁阳就只有我一个女儿好不好。你小时候不是说我很乖吗？我会一直这么乖的…”

她自身后抱住沉母，在这肮脏地亲切依偎的姿势，任凭沉母如何都挣扎不开。

睫毛颤动的频率无声着沉母的恐惧，可她眼睛紧紧闭着。

“沉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收养了你。”

老太太在她决定收养之前曾和她长聊，收养就是一场赌博，他们父母是什么样无人知晓，基因的劣根性大概无法通过教育剔除。可沉母不信，福利院的那些孩子明明那么可爱，她可以养好的。

原来农夫和蛇的故事也在她身上上演了。

“你亲生父亲草菅人命作恶之事罄竹难书，你哥哥奸淫虐待无恶不作，你看看你……”沉母道，“你看看你和他们多像啊，你们江家骨子里流的血都是坏的，闻着让人发臭。”

“我不是你乱说，我不姓江。”沉希发狠起来给她一巴掌，沉母忍着疼半句不言。沉希又抱着她道歉，像是个犯错的孩子。

“妈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自从连织出现后你就不喜欢我了。”她笑道，“没关系，我让她来陪你好不好。”

*

夜晚八点。

宾利停在连织的小区外，宋亦洲送她进的中庭。

小区门口水果店的橘子看起来十分诱人，她讨厌剥皮的一切东西，以往粗糙起来苹果洗一洗不切块就直接吃了。

但大概是吃了橘子才明白这东西也有美味之处，于是连织忍不住买了些。

袋子由宋亦洲拎着，他跟在她身后，小区绿化面积大，夹道间拂过来的嫩芽擦过两人的小腿。连织听着身后他的脚步声，不知怎的，那些绿芽挠得她很痒。

“别送了，我都快到啦。”连织转头道。

宋亦洲看着她的眼睛：“再走走，晚上太黑。”

连织无法反驳。

对视之间她先躲开了。看到他的眼睛就容易想起田坡上的某些记忆，阳光爆晒的气息，他们唇齿之间缠绵的味道。

淡淡的甜和雪茄味充斥着彼此的口腔。

他吮着她的唇，舌尖凶猛探进她的口腔，那时的阳光那么烫，以至于现在都还留有余温。

电梯到达她的楼层，连织还在想如果他提出进屋坐坐，她该如何拒绝。

然而宋亦洲并没有这么无礼。

明知道她今天应该已经很疲惫，还要去骚扰她缩进被窝的时间。

她站在电梯门外，目送他离开。

宋亦洲垂眼看着她，语气温和：“我就送到这了。”

连织点头。

“宋总再见。”

说着再见，电梯门却没有阖上的意思。

她想为这段意外画上句号，可他明显意犹未尽。

宋亦洲手指摁着开门按钮不动，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看着她的眼神却越来越暗。

连织像是被他的目光钉住了，仿佛一只被掐住翅膀的蝴蝶，在下午那样的灼热里徒劳煽动翅膀。

宋亦洲：“下午的事情——”

“我知道！”

连织笑道，“成年男女嘛，接个吻又没什么？”

其余的话被她堵了回来，像是她两年前身为秘书婉拒那次的一夜情，彼时他不在意。如今却心里骤痛。

他目光还是停留在她脸上。

“好好休息。”

“嗯。”

电梯这次阖上了，男人在慢慢闭拢的电梯门里越来越窄。

她也只低垂着眼睛，那些细微的表情和想法都融进了暖色的灯光里。

然而在要彻底阖上之际，玫瑰金的门却缓缓打开，宋亦洲手还摁着开阖按钮，看着电梯外的她。

“橘子，不要了么。”

装满橘子的袋子还被她拎在手上，连织真是脑子短路了，连这也记不起来。

然而手刚伸出去勾住袋子，男人却顺着这股力道一扯。

她被他带进电梯里，监控被他完完全全挡住，逼窄的角落，宋亦洲低头咬住她的唇。

后脑勺被他掌在手掌。连织嘴唇立即被他撬开，舌头压制的瞬间他在她口腔里肆无忌惮的扫。

比下午还要猛烈的吻。

大抵是密闭的空间，彼此的嘬吮声更加清晰

连织指甲掐着他的手臂肌肉，身子软得要往下滑，他扣住她腰带起来，长腿抵进她双腿间，将她压在电梯巷里吻得更重。

彼此分开的时候已经是气喘不止。

尤其是连织，脸颊烫得像小番茄，眼里水雾浓浓，像是靡艳着春水。

宋亦洲额头抵着她的，声音低哑。

“现在呢，接个吻也没什么嘛？”

—

门重重关上，昭示着她的暴脾气。

可将人赶走的连织，反倒靠在门后面，心跳不止，拿手掌去抚慰滚烫的脸蛋。

果然是寂寞了。

竟被宋亦洲一个吻勾得浑身发软，论接吻她可是老手才对。

她唾弃自己不争气，可鬼使神差，脑海里竟莫名闪过陆野质问的声音。

“除了沉祁阳还有谁，再加上个宋亦洲？”

呸呸呸！

连织自打嘴巴，跟小孩似的。她想什么呢？没有宋亦洲！

大半天都没有和陆野联系，这个讨厌鬼也不找她。

连织正要拿出电话给他打电话，然而手机却有电话率先跳了出来，陌生的号码。

连织蹙眉。接在耳边。

不知那边说了什么，她眼神变得凛然，望着客厅的方向久久没有挪开。

十几秒钟的功夫，连织猛地往楼下跑。

停车库里还停着另外一辆车。

连织坐进车里，点火踩油门，车子嗖地一声开了出去。

—

王迅坐在宾利驾驶座，宋亦洲上车的时候他习惯问回别墅还是去公司，然而透过车内后视镜那眼，男人领口敞开松松垮垮，一侧脸颊很明显有些红。

像是..巴掌印？

他兀自心惊，待要再瞧。宋亦洲却缓抬眼皮，漆黑的目光在车内后视镜和他直直相撞。

王迅瞬间挪开。

“回公司。”他道。

车子缓行。

被打巴掌得那位降下车窗，转而看着窗外。

指间夹着的烟缓缓燃烧，掠过他轻滚的喉结，巴掌印的侧脸反倒有些衣冠禽兽的意味。他脸色没有半分不虞，反而拿着个橘子细细端详，眼底眉梢间能称得上是愉悦。

被赏了个巴掌，再讨了颗橘子。

他一手夹着烟，唇角的弧度似乎一直没落下去。

宾利沿着小区的夹道开出去，宋亦洲抬眸却瞧见一辆红色奔驰沿着停车场开出去，尾号 2576 让他随之皱眉。

她的车？

宋亦洲将电话拨过去，那边却显示忙音，接近 60 秒都 call 不进去。

王迅忽听得他命令。

“跟着前面那辆奔驰。”

———

晚安。

0317 下卷 189，我做你人质

沉祁阳从警局离开后，已经是傍晚。

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警员进办公室提交退休审批材料，他本就是因为业务能力卓越被返聘回来，只是捉贼时折过两次腿才知道自己老了，是真的不行了。

陆野低头签字，问他这次退休之后想做什么。

老警察说种种花喂喂鸟。

“我这老伴老早就想去瑞士，我从前身份特殊没法满足她这个愿望，就想趁这把老骨头再走走。”

陆野淡淡地弯唇。

“你和刘婶感情挺好。”

老警察笑，说等陆局到他这个年纪也会明白有人陪在身边是件多么温暖的事。

陆野沉默了瞬，轻描淡写而过。

“不是所有人的感情都像你们这样。”

他今儿个这话明显有些泄气。

老警察捉摸过味来，怕是闹了什么矛盾。

他说这人呐年轻时候多少有个磕磕绊绊，吵得走不下去也是常事。

“但有个问题很关键，你只要琢磨老了之后想谁陪在你身边，除了这个人其他人都不行，那你就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了。老爷们嘛有些问题该让让，无伤大雅的。”

老警察离开办公室。

陆野沉默地望着窗外，几乎有些讽刺，他还要怎么让，连命都能给她豁出去。

他再让无异于抛却一切尊严跪她面前。

人情绪上头，某些思想就容易偏颇。

但稍微冷静下来总会想到些别的事，譬如她若是真的出国的，该如何计划回来和他过蜜里调油的小日子，至少两周一飞，至少！

她举双手保证的，又去亲亲他下巴。

国际长途有多折腾陆野体会过，这么飞受折磨的是她。

再比如他每次出任务她总是睡不好觉，哪怕半夜也得守着电话确保他安全才能熟睡。

真的是他完全在谦让她吗？怕也不尽然。

他这份职业看似光荣，实则以忙碌和无暇顾及家庭著称，可她似乎从来没抱怨过。她似乎以他当警察为荣，这种莫名的自豪感连陆野都说不清为什么。

沉祁阳说的关于她的那部分，他一无所知。

他自诩爱她，但好像也就这样。

陆野心里狠狠一刺，似乎连这几天的冷淡都能成为压垮他背脊的稻草。

他拿出手机，几乎是想也不想给她拨过去。

然而她的信息却率先跳了出去。

【陆野救命！城北中嘉仓库！】

陆野脸色微变，拨过去她那边却显示占线，无论怎么打都打不进去。

他拔脚飞奔，十来秒的时间便已经跳上了车。

悍马随之开出了警局。

一分一秒都不愿浪费，上车后他才部署，离中嘉仓库的辖区派出所随时待命。

市公安局半个警局的人都出动了。

车子开出不过两条街，沉祁阳的电话来了。

“是我！沉希一个小时之前在大厦抓了我妈，她正在去救人的路上。”沉祁阳言简意赅，“我在中兴路中段，这里堵车，你立马找人疏通。”

沉祁阳只要电话一打，有的是人能卖他这个面子。

可交警归根到底归陆野管，他找再多人不过是层层电话通知下来，反不如直接找陆野来得迅速。

关键时刻，任何恩怨仇恨都能放之脑后。

陆野一个“行”字，不过两分钟，就有两辆骑摩托车的交警在沉祁阳的车前面一直开路，全程绿灯，畅通无阻。

沉祁阳狠踩着油门，几乎是将方向盘捏碎了。他隐约映在车窗上的眸子是前所未有的阴鸷。

*

仓库门被狠地一声踹开，浓烈的汽油味猛地窜入鼻息。

“沉希你在哪？”明明是对着听筒说，可连织的声音传遍仓库荡起回音。

倏忽一道白光自高台猛地照向她。

连织被刺得闭上眼，仓库大灯随之亮起，沉希正站在高台上俯视她，沉母被绑在旁边凳子上，嘴被胶带封着。

她平静的神色在看到连织到来后骤然龟裂，呜咽阻止声从喉间断断续续发出，连织攥紧拳头，刚往前走几步。

“别动！如果你不想她马上死的话！”

沉希将打火机放于沉母跟前，蓝色火焰照亮她湿濡的头和脸。

连织隐隐闻到那股汽油味，她没再往前走。

“就这么死你甘心？”她将旁边的袋子扔到地上，“里面有七十万现金和价值三百万的珠宝，车还在外面。沉希你现在走我保证不找你麻烦，沉家也不会对你赶尽杀绝。”

哪怕身处在这种环境，她清亮的眸子也丝毫不显慌乱。

那股冷静和沉着同沉祁阳很像，沉希恶心的沉祁阳。明明局势于她，他们完全是劣势，却半点不懂得卑躬屈膝。

沉希冷笑：“我当然想活啊，想活得比谁都好，是你们不给我我活路，是你们！”她道，“你以为就这点东西就能让我心动。”

连织：“你想要什么？”

旁边的男人从高台上扔下来一个铁盒。连织打开后里面躺着根针管，大约几毫升的血液如同红石榴般显眼。

沉希道：“把这玩意注射进你体内如何，或许我会考虑放了妈妈！”

连织垂眸瞧了眼：“这里面有什么？”

“HIV。”沉希笑，“这是我专门从别人那弄来的，怎么样我对你好吧？”

沉母疯狂挣扎，发出“呜——呜——”的阻止声。

连织也半点不看沉母，她脸色微变，目光久久停驻在沉希脸上更像是审视。

“是你得了艾滋病吧？”

一个借高利贷的头头私生活能干净到哪里去，连织当初给wamt沉希找这条门路何尝没有冷眼旁观的意思。

“你他妈闭嘴，我干净得很！”沉希凶狠道，“别想拖延时间等着人救你，你动手还是不动手！”

她手里那簇火焰对着沉母沾满汽油的头发，“你信不信只要我一点，她连头皮都能一起烧了，烧得面目全非，你连给她收尸都做不到。”

沉母的泪水湿透眼眶，这时候却不叫了。做母亲的不可能在女儿面前表露出恐惧，如果可能她甚至想让连织走，快走！

“要我注射也行，你放了妈妈，我做你人质！”连织摊手，“被你挟持后我难道不是任你宰割？”

灰尘四起的仓库，她分外冷静，“沉希，你目的本来就是想对付我吧，但我们现在这么远的距离起码五十米，哪怕泼满汽油我也有几率能跑掉，难道你甘心？不如你挟持我当人质，让我去阴间和你作伴怎么样？”

她道，“你怎么想杀个人也这么蠢，只会想些损人不利己的阴招，本来以为分别一场你会有长进，结果还是蠢得这么不可救药！”

沉希听后脸色变得扭曲。

“你这辈子混成这样都没找找自己的原因，有这么好的家人和家世却只知道跟条蛆虫混吃等死，想搞谁手段每次都 low 到低级，回回都能让人抓住空子。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说的就是你吧。”

“你闭嘴，你他妈给我闭嘴。”

沉希脸色凶拧，“既然这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上来！”

她朝张川使了个眼色，男人解开了沉母绑在凳子上的绳子，推着她往下走。

仓库密不透风，连都吹不进来，连织步步往铁梯上走，这地方狭窄易守难攻，对她极为不利。

连织和步步往下的沉母眼神相撞。

沉母眼神含着泪水，在祈求她走啊，别管她。

连织不敢去看她，平静面容下，夹着刀片的手却是在强掩颤栗。

0318 下卷 190，沉希死，霍尧见

她也怕，也想置之不理。

但沉母若是出了什么事，阿婆阿公沉父和沉祁阳将会陷入终生的痛苦，而她呢，难道不会在后半辈子时刻挂念着这个对自己好的人，遗憾当时为什么没有救下她。

况且这笔账连织在算得明明白白。

她假千金的身份时刻是个大雷，运气好终身无虞，运气不好或许明日就打回原形。她得为自己的未来增加砝码。

沉母有多心软没人比连织更清楚，一个养女就让她割裂心软了这么久，而救下她命的连织又当如何。若是真有东窗事发那天，会不会心软？

这场豪赌，连织说什么也得去试试。

终于，她和沉母踩在同一个台阶上。张林眼疾手快，要抓她过来。

连织却趁他松手间隙，抓住沉母肩膀往后拉，可几步踉跄后，绑住沉母手腕的松紧带被男人握在手里。

男人面色凶狠，利刃刺向连织的同时，狠扯绳子将沉母拽回。连织侧头躲过，一脚踹向他拿刀的手腕，手中的刀片被连织反手一挥，绑着沉母手的松紧绳断开。

沉母滚下楼梯。

连织：“快走！”

男人想去抓人连织一刀捅向她，只是她躲得太快只在胳膊上拉了道血口子，疼痛刺激得他变得暴戾。他要上前抓连织，连织飞身踹他一脚，拿刀捅他眼睛，他这次却躲开了。

她的力道可能比男人小，但胜在巧劲足。

除开在陆野那种专业身手的人面前可能讨不到好，其他都可以制衡，于是两个回合下来谁也吃到好。

沉希眼神狠厉，看准时机，一个针管要扎她脖子。

连织猛地侧头躲开，但就是这一分心，张川扣住她胳膊，将她反押在地上，连织额头冒着冷汗，丝毫动弹不得。

“你他妈很牛是吗？再打啊！”

沉希踹了她一脚，狞笑拿着针管步步逼近。

连织抿紧薄唇，没对她半分露怯。

“不，沉希你放了她，求求你放了她！”

胶带被沉母挣脱，她歇斯底里，“你不准碰她！思娅——”她拼命要挣脱绳子，上去救女儿。

沉希脸上却更加畅快，蹲下身，针管慢慢贴近连织的脖子。

然而冰冷的针头还没插进她的脖子，只听见耳畔传来支离破碎的声音，宋亦洲从旁边窗户跳进来，一脚踹向沉希的肩膀。

只听得一声惨叫，沉希滚下高台，宋亦洲眼神冰寒，抓着针头就狠狠刺进男人的肩膀，张川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

他看了眼连织，在扫视她身上有没有伤：“有没有伤哪？”

“你还可以再来晚一点！”连织爬起来，吐掉口中的灰尘。

来的路上她便紧急消息通知了这三人，只是没想到来得最快的是他。

“抱歉。”明明知道不应该，宋亦洲不合时宜地弯了下唇。

张川扯掉针管，脸色凶拧，瑞士刀抽出朝他刺来，宋亦洲反应极快，躲过后抓住他手腕就是一拧。

然而张川也是混黑社会的，他痛得面色扭曲仍然没松开刀，他要再度刺来宋亦洲一脚踹他肚子上。

他将后背放心地留给连织，也知道以她的身手对付一个沉希足够了。

连织跳下来后，先是帮沉母解掉了束缚手的绳子，然后替她抹掉脸上的汽油。

一切话语似乎到如今这刻都显得多余，沉母看着她，只是落泪。

连织转而看着沉希，起身朝她走去。

“别过来…别过来…”

沉希从高台上摔下来双腿骨折，她撑着往后爬，如同见鬼一半。

她要取出打火机点燃，连织却率先踩住她手，掉落的打火机一脚被踹得老远。

在她撕心裂肺的痛叫中连织冷冷盯着她。

“你若是铆足劲来对付我，我还能高看你。”她道，“但你想杀从小养你疼你到大的人，沉希你真是该死！”

“谁养我谁疼我？”

到这刻沉希也不装了，哈哈大笑后盯着沉母，“那不还是我用狗一样的讨好和乖巧，凭什么我从小想要什么就得委屈巴巴求你，你心情好便赏我什么，不好就打发宠物一样，这种好你以为稀罕啊。”

自己是什么样，就会以什么样的眼光去忖度别人。

沉母泪流满面，到这刻才发现这二十多年完完全全错了。

“你以为你赢了吗连织？”

沉希转而看着连织，嘴唇牙齿间全是血，“你永远不可能赢得了我的，哪怕到了阴曹地府你也绝对不可能赢我。”

她眼神疯魔一般，连织猛然察觉出不对。

一股类似于点火的气息传入她鼻尖，她四处扫视，才看到某处火信子自仓库里间烧了出来，马上就要烧到泼汽油的湿润地带。一切的打斗和讨价还价斗不过是障眼法，沉希只想同归于尽。

连织脸色大变：“宋亦洲，危险！”

她甚至来不及去管身后的宋亦洲，脱下干衣服盖在沉母身上，飞身冲向门外。她几乎以自身作掩护，将沉母完全护在怀中。

“连织！”

宋亦洲脸色微变，要飞跳下来。

然而身后的男人哪怕骨骼错位口吐鲜血，依然死死抓着他腿不放，任凭宋亦洲将他甩下高台也如同水鬼一般缠着她。他这辈子没有人对他好过，只有她，他说的过要保护她的。

“轰——”的剧烈一声。

大火在汽油里迅速轰然，浓烟滚滚。

来不及了…

沉希看着连织逃窜的背影，踉跄着站起来哈哈大笑，她静等着大火包围所有人的时候。

然而就在火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燎原到连织脚下，突然一辆 Land Cruiser 冲进仓库，威力之大甚至让两侧铁门四分五裂。

如喷雾般的干粉迅速碾压火势，以铺天盖地的气势覆盖每一寸空间。

沉希眼见着还未彻底燃烧起来的大火就这样被扑灭，而天地白茫茫一片，她犹自惊愕间，Land Cruiser 的车主人却踩死油门，车子直接朝她狠冲过来。

“不——不——”

沉希要跑，可怎么来得及。

她的身躯以吸盘一样附着在车头，车子几乎是一百八十迈的速度撞向墙壁。

轰隆巨响，墙踏了。

一滴鲜血滴在衣衫上，沉希继而吐出更多的血。她不明白安排的天衣无缝的计划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意外，她最后一口气还死死哽在喉咙不肯咽下。

她费力睁着眼睛看去，车窗后的男人单手握在方向盘上。

他的下颌如同被刀削过，连带着轮廓和眸子都锋利无比，冷到骨髓。

怎么会是他！

他不是…

灭火器和车子都不在连织计划之中，以至于当她九死一生得救后，几乎是靠在铁架上失了所有力气。

终于来了，是沉祁阳还是陆野。连织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

可车门推开，下车的男人既不是沉祁阳，也不是陆野。仓库里微薄的光线让他的轮廓愈发嶙峋，相比起以往的吊儿郎当和游戏人间。

如今却是眸如寒冰，哪怕面无表情都让人觉得冷。那样冷的眸子盯住她，步步走近，仿佛带着浓烈的侵占欲。

连织顿时浑身冰凉。

怎么是他？

怎么会是霍尧？

他不是死了吗？

相比起沉希死前的惊愕和不可置信，连织却是如同见鬼一般，脸色骤白。

以至于霍尧想拿外套盖在她肩膀上时，她一把拍掉。

“你别过来！”

——

晚安，明天休息一天。

0319 191，我来晚了

刚才情急之下她将小衫脱给了沉母，近乎透明的吊带包裹着她比奶油还白的皮肤。

大概刚才真的是命悬一线，紧张到某种程度，她浑身都淌着热汗，脖颈和肩膀都蹭得脏脏的，有些汗珠甚至沿着身体曲线落入深V的沟里。

可即便是狼狈成这样，她依然让人挪不开眼，像是只挣开茧蛹后筋疲力尽的蝶。

仓库里仅剩的灯光落在她身上。

她一双眼睛不知是惶然还是不可思议，恐惧感很重。仿佛有任何风吹草动就要跑。

不仅仅是她。

连着沉母突然见到霍尧都没反应过来，只是她突然经历这种事情，整个人都还麻木着，根本无暇顾及。

霍尧像是根本不知道非礼勿视怎么写，目光在连织脸上一丝一毫都未离开。

他蹲下身来。

“看到我怎么吓成这样？”

连织手紧紧扣着地：“你…你到底..”

“我到底是人是鬼？”霍尧勾唇，眼里却不带半分笑意。

他手伸了出来，她下意识往后缩，可动作远远没有他快。

他拉起她松掉的鞋带起轻轻系上，很标准的蝴蝶结。

就是刚才这个人开车毫不犹豫撞死了沉希，像是扫清路障一样随意。

可此刻他的动作缓慢得像是在对待珍重的宝贝。她鞋带还沾着汽油，又脏又臭，油污粘在他手上，霍尧也没有擦掉的意思。

系完了，他眼皮缓抬看她。

“一年不见，你觉得呢？”

是人！

捧着鞋的力道那样清晰，是活生生的人。

连织惊慌之下指甲险些折断。

他居然没死，居然躲过了霍企山的追杀，他会不会去追究到底谁在偷偷害他，而霍企山又会不会透露什么。

这些念头几乎在瞬间被压了下去，她的眼睛里雾气很重，不知是惊喜还是什么。

“你既然活着，怎么不回来？”

霍尧：“我回不回来你很在意？”

“朋友一场，你说呢？”

她一副反客为主的架势，说不过就加重语气，这话骗以前的霍尧绰绰有余。

可如今他所有情绪和情感都深藏面皮之下，漆黑的眼睛密不透风，连织什么也看不出来。

骗子，她明明过得那么好。

霍尧嘴角刚扯起个嘲讽的弧度，就有脚步落在他旁边，一件外套随之盖在连织身上。

这时直升机和车辆轰鸣的声音就由远及近地传响。废弃了那么多年的仓库以这样的方式轰轰烈烈出现在众人眼前。

宋亦洲制服沉希的帮凶后，先将沉母先扶到外面坐下。

然后回来打横抱起连织，那件外套将她白皙的肩膀遮挡得严严实实。

“有没有哪里受伤？”他目光在她身上逡巡，甚至没法分半分在其他人身。

连织：“……没。”

宋亦洲低头看着她一动不动的胳膊。

“手呢？”

“一点点。”

刚才被反拧着摁在地上的时候胳膊剧痛半分动弹不得，连织猜测估计是有些发青。她真的累了，靠在他胸膛低声。

“别声张。”

她不想去医院。

这个时候受任何小伤，难免不会兴师动众做个全身体检，要是假千金的身份被查出来就糟糕了。

宋亦洲大概猜到她在想什么，“嗯”的一声。

“待会我先看看。”

大概连织都不曾察觉发现她对待这两个男人的差别，可旁边却有人瞧得明明白白。防备和疏离淡去，她靠在宋亦洲怀里，像是只安心的鸟。

霍尧就这样瞧着，微弱灯光下，整个人跟块寒冰似的。

还是宋亦洲在走动时扭头看他。

他弯了下唇：“回来了？”

刚才霍尧下车时他已然瞧见。或多或少的意外到现在也淡了。

霍尧：“你猜到我没死？”

话虽是对着宋亦洲说的，但他目光从始至终都没离开连织。

“猜没猜到不好说。”他道，“不过你小时候经常藏山里，霍叔都放弃了结果你突然窜出来。”

连织不想参与他两的对话。正望向仓库深处，可黑洞洞一片加之陆巡拦着，沉希的尸体当然瞧不见。还要细看，宋亦洲的手掌却将她眼睛捂得严严实实。

宋亦洲步伐不自觉加快。

霍尧在他两身后，没什么语气道。

“你两在又一起了？”

宋亦洲没说话。

也来不及回应。出仓库十几辆车随着停在外边，沉祁阳火急火燎下车，明明是开车来的，他额头却满是热汗。

沉母在湿透眼眶中被他拥入怀里。

“阿阳。”

他闭眼，手轻放她背上。

“没事了，妈。”

“别告诉你阿公阿婆。”

“放心。”

“你爸她？”

“他正从国外赶回来。”

连织正坐在草堆上由宋亦洲检查伤口，听着那声安慰她猛地抬头。

他们目光就这样在夜色中直直相撞，他正在安抚沉母，可望向她眼神怎么形容呢？

如同要雪崩的雪山，随时游走在天崩地裂的边缘。

第一次从他眼里看到易碎和失控。

连织莫名有些眼酸，却对他弯了下唇。

眼眶先热的却是沉祁阳，他心里疼的跟个什么似的，连喉部血管都紧绷着。

想抱她，想检查她身上看看有没有哪受伤。

想吻掉她眼角的水光，让她不要哭，想说他真他妈没用，事都完了还来凑什么热闹。

可这些他都做不到，他们之间在人前永远隔着鸿沟。

他做不到的其他男人却可以，不过五分钟悍马停在仓库外，难以想象陆野这一路开得有多快。

当那抹身影越过宋亦洲将她抱住的时候，闻着熟悉的气息，连织眼眶顿时涌出热泪。

情绪不受她控制，可还好在他胸膛里遮得严严实实。

“我来晚了。”陆野收紧下颌。

他神色发紧，唇在她鬓边发狠吻了下。

0320 192，刚才叫我什么

“没有…”

连织哽咽着摇头，“你作用大着呢，里面还需要你去收拾残局。你知道我不喜欢见死人的。”

谁说她会不会安慰人。

陆野想笑，眼眶发热。

这种现场陆野经历过千百次，他知道首要任务是保护现场，保存证据。

可此刻所有事情通通靠后，他只知道晚来的半刻很有可能是生死之隔。

陆野低头查看她的伤口。

宋亦洲直接道。

“她胳膊肘有些许淤青，得擦药。”

两个男人对视片刻，陆野声音紧绷。

“谢了。”

宋亦洲明显也很紧绷：“我不是为你，这句谢我领不了，何况我没为她做什么。”

他在回忆那场还未燎原的大火，心头的后怕可想而知。

他两之间有淡淡的火药味。

但这时候任何恩怨都得放下，陆野正要收回目光，却透过宋亦洲身后，瞧见有人站在仓库门口，一眨不瞬地盯着他。

那处太黑，起初陆野竟没在意。

男人步步往外走，依稀的灯光将他影子拉长，拉回进黑森森的仓库里。

霍尧抬眸，沉沉地看着他。

一秒对视，陆野显然已经想起了对方是谁，同样也看到过霍尧死亡的新闻。

男人眉眼疏冷，目光阴寒，陆野只在抓过的囚犯里看过这种眼神。

然而这些念头转瞬即逝，并不能占据陆野的脑子。

他低头深深看着连织。

“我带你走，好不好？”

“……好。”

*

随行的还有医疗团队，得知沉母有过被泼汽油的行为，对她做了初步的检查，也有拿专门的清洁液给她漱口。

但以防汽油渗入喉部，还是建议立即去医院催吐导泻。

此次绑架案涉及一条人命，沉希的共犯被警察拷进车里，其余相关人员都得做笔录。

听闻连织要去警局，沉母叫住了她。

“和妈妈去一起医院瞧瞧？”这趟生死经历让沉母精神紧绷，她害怕女儿不在身边出什么意外。

连织当然不愿意去。

她说这事闹挺大的，得先去警局做个笔录。

“何况我真的没受伤，妈妈不信你看？”她胳膊支起来给沉母看，套上外套的她伤口被遮得严严实实。

“让姐去吧。”

确认完尸首回来的沉祁阳道，“这案子闹挺大，早点尘埃落地不至于传到阿婆那去。”

他没看她，只短短一句话戳中沉母的所有顾虑，她放连织离开了。

上车前她看了沉祁阳一眼，男人正抽着烟，大概是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很傻逼的事，看起来几分颓唐。

不过一秒他就看了过来，对视那瞬间他眼里像是笼罩着一层薄雾，像是春天湖上的薄冰。

他一定知道。

笔录哪里不能做啊，她去警局不是为着这个。

*

警局办公室。

连织的笔录几乎持续了半小时，有陆野在跟前她很放松，事情没有半分隐瞒交了出来。

包括从沉希那通电话开始，限她二十分钟到仓库，她中途电话从未间断，只能用短信求救，期间宋亦洲帮忙。

“在火势要烧到我和我妈的时候，霍尧开车进门用灭火器灭了火，然后开车撞向了沉希。”

这里她几乎是实话实说。

或许这里面藏着她自己才懂的阴暗心思，他救了她是事实，明明应该死得透透的人还活着也是事实。

她莫名感到恐惧。

那瞬间的苍白被陆野看在眼里，他推了颗巧克力过来。

“吃颗糖也许会好一些。”

连织默默接过。

“...谢谢陆局。”

她这样一本正经和客气，很明显是不打算在公共场合承认他。

陆野没透露半丝情绪，“嗯”了声。

因为担心连织情绪不佳，陆野特地安排女警员给她做的笔录。

女警员在间隙偷偷瞧了眼他们局长，诧异铁汉今日居然也有半分柔情，以往将人问得浑身发抖都无动于衷。

她出去交笔录，十来分钟的间隙。

回来的时候办公室空空如也，女警员没在意，沉家小姐可能被人接走了，而他们陆局向来不会久待。

殊不知楼上的办公室，随着门关上。

连织被陆野单手抱着，在几步之后被压在了旁边的沙发上。这个沙发是他平时午休所用，有些窄。

此刻连织严严实实被压在沙发深处可他胸膛之间。

她情不自禁发出一声低呼，可那声音还没脱口，就被他吞入嘴里。

他从没有这样吻过她，几乎发了狂。

不留任何间隙，舌头放肆地吮，汲取她口中的津液，连呼吸的间隙都不给她。

这个吻藏着陆野不敢说的后怕。

吵架不过夜，这是局里的老警察和他的经验之谈。彼时陆野没太在意，毕竟哪次吵完都是他去给她递梯子。

可原来他没设想过意外。

那半屋烧过的痕迹几乎让他背脊骨发凉，不敢想象若是霍尧没到她该怎么样。

漆黑的屋子灯都没开，他微阖的眸子竟是侵占欲，手掌也深深钻进她发根，像是连这种距离都觉得不够。

连织浑身好软，想推开他却情不自禁地攀他更紧，仿佛连彼此身上的衣服都成了障碍。

一吻结束，男人那身白衬衣被她扯掉了两颗扣子，起伏喘息的呼吸荷尔蒙爆棚。

他唇在她耳边声音微哑。

“刚才叫我什么？”

——

下章吃个肉肉。

0321 193 [微 h]，哥哥轻一点

男人呼吸灌进她耳里，衬衫下的身体也好热，连织感觉快要融化了。

她被吮得舌根生疼，推拒的胳膊也软绵绵吊在他脖子上，骂道。

“叫你陆混蛋，陆大烂人，生气就不理人的臭狗屎！”

陆野：“我哪有不理你？”

“你有见过谁对女朋友信息几个字几个字的蹦的，像你这样的就活该打一辈子光棍。”她越说越生气，鼻音带着的瓮声狠狠砸在陆野的心口上。

就这样亲密的姿势抱紧她，他都觉得不够，力道大得要将她揉进身体里。

“错了，以后再不这样好不好？”他道，“我保证。”

这场争执输赢的不知道是谁。

感情里或许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谁爱得深，谁节节败退，是早就注定好的事。

她在他的吻中模糊哼哼，像是大度原谅他这次的大错误。

小衫被撩开，他吻沿着她脖颈一直往下，手也钻进沙发缝隙扣紧她的臀部，上下如此用力，连织脸颊酡红，情不自禁地仰头。

胸前突然一片温凉。他将她吊带往下一拉，柔软没了束缚跳脱出来，就饱满地被箍在那两根带子的上方。

那潮热的呼吸就在她胸脯上方，连织身体发着抖，被含住的时候呻吟难以抑制地从连织嘴里溢出。

她手指钻进男人黑发里，随着他牙齿磋磨过奶头钻得更深。

如同春雨般的激荡穿透了连织身体各处，她不由自主抱住男人的脑袋，像是要更深地把自己送上去。

叫声好大。

她模模糊糊睁开眼，才想起这里是警局，是他的办公室唉。

只要想到在这样尊严的地方做这种事，便有股诡异的兴奋拉扯着连织的神经，小腹一股水儿流了出来。

就流在他隔着牛仔裤覆盖在她私密处的手掌上，潮潮的，湿润润的。

他肯定感觉到了。

陆野支起手臂看她。

微薄光线里，他眼睛黑得能滴水，淬出的欲望吓人得紧。

连织欲火焚身，正静等着下一步，他却拉起了吊带，咬出湿痕的两团浑圆被重新包裹住。

陆野抱起她往书桌后走去，台灯亮起。

她坐在他腿上，眼见他从桌后抽出一管药，心无旁骛往她胳膊上涂抹。

连织：？

？？

她眼咕噜一动不动地盯着陆野。

目光这么灼人，想忽视都难，陆野握着她的脑袋往胸膛一摁，涂抹淤青的动作却没停。

连织用力地咬住下嘴唇。

狗男人，装模做样是吧，谁不会。

要不是他跨间轮廓明显，正贴着她的臀蠢蠢欲动，她都以为他清心寡欲了。

胳膊上的伤口涂抹完药，陆野检查了一圈，低头问她还有没有哪疼。

“有！”

“哪儿？”

“这里呀。”

她的小吊带背后有拉链，随着手指拉到底，蕾丝吊带垂落到陆野腿上。

两团高耸的绵软，还沾着湿痕和淡淡的粉痕，暴露在两人眼前。

陆野眼瞳顿时暗了。

“这儿还疼，你帮我看看怎么了？”

她可怜兮兮地指着后背，那处也有道微青的伤口，可擦个背哪需要脱得精光。陆野被她撩得心乱，舔了下唇，严厉地看着她。

她眼睛眨巴，无辜得很。

“你到底管不管嘛？”

陆野：“……”

他认栽地搂过她，光洁的后背如绸缎伏在他肩膀上，越光滑越无暇，便越让人觉得肩胛骨那里的伤碍眼。

几分绮思渐渐也被其他念头挤占了。

“从对方手里抢过你母亲之后呢？”

陆野在问她和那位女警的笔录纤细，有些细节不用出现在记录里，但他却想事无巨细都知道。

“沉希带了个帮手，他估计没有猜到我会功夫，几个回合没有讨到好直接恼羞成怒。”她道，“如果不是他们二对一的话，我觉得我是肯定不会受伤的。”

有些细节她没说，但不代表陆野不知道，宋亦洲的笔录里都有。

要是晚来半刻那根针尖可就真的刺进她皮肤里了，感染率会高达多少，陆野根本都不敢细想。

宋亦洲说没做什么。

可这个时候他陆野在哪呢，他拿着棉签的手有片刻颤栗，却半分没表现出来。

他眼里是毫不掩饰的赞赏。

“我女朋友就是厉害。”

听到这种夸奖，谁都会心烫。

连织笑：“口头夸奖啊…有没有什么奖励？”

“有。”

连织正打着自己的小九九，男人就将肩章摁在她手上。

“这个送你，奖励勇敢的小朋友。”

一麦二星，连织眼睛眨了再眨，不敢相信。

“你升职啦？”

“只是代局长。”陆野道，“还是有可能坐不稳的。”

代局长也很牛了好吧，他才多少岁啊。

而且….

她眼睛直勾勾的，半分未减，瞧他的眼神像是饿狼遇见了肥肉

。

陆野起初没看懂，但突然想起了什么，不经意哼出一声轻笑。

“待会还得送你去医院。”

呸！

假正经，她想什么了？她什么都没想。

连织笑容慢慢垮掉，陆野低头瞧了眼，笑容放大。她安分下来，他就开始认真替她处理，谁曾想安分还没两秒，她嘴唇贴近他耳边，呼痛的声音更像是呻吟和喘气。

“嘶…哥哥我有点痛，轻一点嘛…”

0322 194 [H] 警察叔叔不要

陆野后背顿时一僵。

他低眸看她，自以为很严厉的眼神连织才不怕呐，她手指沿着他胸膛微敞的两粒扣滑进去，扣子颗颗崩开在他的腹肌来回抚摸。

陆野呼吸都乱了，可这小妮子明显还有后招整他，她胸脯贴近，两颗奶头又贴着他的胸肌磨蹭。

因为要擦伤口长发都撩到了前面，曼妙高耸的浑圆就被那如网纱的黑色遮挡着。她像只冷艳的天鹅，哪怕撩人面庞也是瓷白的，毫不害臊的。像是浑然没有察觉他眼神那样的危险，还无辜问他。

“你怎么不继续擦药了？”

陆野：“……”

他牙关紧咬，几乎是强迫自己挪开视线。然而一方节节败退，另一方必定穷追不舍。连织伸手摸了摸他滚动的喉结，还不怕死的舌头伸出去舔了舔。

作死！

陆野扣住她脸蛋，低头咬了口她下巴，“啊”的一声呼痛。她被男人抱起来放在桌上，有什么被扫落在地上，文件和钢笔随之散落。

她裤子被他扯下垫在桌上，她两腿踩在桌沿上以不可思议的弧度大张着，陆野吻着她，声音那样沉着，让她张得再开些，若不是声音低哑必定让人觉得他在颁布什么命令。

连织不太能够受得住这样的玩弄，他吞咽着她的乳，手掌横贯她的私密处或轻或重地揉，她像是没有根系的苇草，他吞咬厉害些，她便受不住躺摔在桌子上。陆野步步跟随，撩开她胸前的黑发，手和唇舌随之覆盖上去。

淫水流了男人满手，她爽得如颤颤的嫩芽，可仍不甘示弱，用脚趾去蹭他跨间的帐篷，甚至无师自通勾住拉链往下拉。

硕长的一棒跳脱出来，她还要再玩，却被陆野握着那跳腿摁在她胸前，就着这个姿势肉棒在穴缝里来回滑动，棒子粗长，几乎超

过一掌半，那种磨蹭的快感比抽插还要磨人，就在她甬道的外面碾蹭，她手不知抓上那本书，哼叫声如同浪潮一叠高过一叠。

“轻点叫。”陆野额上青筋崩跳，“这地方不隔音。”

话虽如此，肉棒顶端却蹭开穴缝顶了进去，她失声的尖叫刚到喉咙又生生抑制下去，脸涨得通红。陆野却偏偏存了股欺负她的劲，胯骨狠撞，此次插到底，越是进无可进，肉棒越是往里钻，汁水随着啪啪啪啪的脆响四处飞溅。

整个书桌都在剧烈摇晃，连着台灯兜晃了下去，更加微弱的光线融在连织身上，她被禽开的穴被迫得吸附着肉棒，两条腿耷拉在他肩膀上，又随着他揉捏两团浑圆掉到他手臂上。

她被干得只会哼哼唧唧地哭，爽意四处飞涌，早忘了什么隔音不好。

“警察叔叔不要..你不能这样。”她哼哼唧唧道，“我只是来做笔录,协助你们办案，你不能这样对我！”

还演上了是吧。

被她嘤嘤嘤的要不要，陆野真有种在强迫她的错觉。

在眼前这活色生香面前欲望如开闸洪水澎湃汹涌，陆野缓缓地磨，声音也跟痞子一样。

“有本事去告。”

桌上毕竟太硬，垫了东西也无济于事，她细皮嫩肉背上还有淤痕，陆野将人捞起来，胯骨和耻骨的骤然贴近，肉棒插得更深，饱胀感拉扯着连织的头皮。

“我要去省委投诉你，去中央——啊！啊！”

骤然发狠的几声啪啪的闷响，他将她抱起来，两条腿勾在他手臂上，白软身子呈倒 V 姿势。他胯骨凶怼，次次捅进她穴里最深处。囊袋甩打在她臀股上，两股都拍得红艳迷离。

天花板在晃，外面的树影也在晃，整个世界都在旋转摇晃。

“啊！嗯！”

连织眼神迷离，喘息缺氧，她臀被撞出难以想象的夸张弧度，一阵阵的攻势下，她连连被抛上欲浪高峰，只能伏在男人颈窝里一声声娇叫。

耳畔是她的嚤嚤嚤，甬道剧烈吸附地他耀眼发麻，一泡泡蜜液浇灌下，陆野喉间闷出性感的低喘。

说什么不隔音都是骗人的，她刻意压抑在胸腔里的哼吟，更是让人想发狠对她，连着抱她在办公室边走边干了几圈，抽插突然变得迅猛，他吞咬着她的唇，再顶弄了数百下，猛然抽出津液就灌在她小腹上。

连织爽得浑身都在抖，在颤，半刻钟都回不过神。

她未曾意识到还挂在男人身上，竟直接半睡了过去。

.....

不知是几点，连织模模糊糊醒来。

她正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身上盖着条毯子，那盏被被挥下桌的台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完好回到了书桌上，刚才的一片狼藉此刻也荡然无存。很明显是被谁收拾过了。

她视线在半昏暗的屋里溜了一圈，陆野正站在窗外，天外黑暗的缘故，他的背影竟让人觉得萧瑟，看得她莫名心紧。她轻轻的一声咳嗽，陆野回头朝她走来。屋里那么黑，眼里氤氲的情绪看不太清。

陆野走至跟前，将她抱在腿上。

“再抱一会。”

“嗯？”

“再抱一会，送你去医院。”这个时候她家人还在医院，他不会自私到连这种时间都要霸占。

男人胸膛很硬，可埋在他怀里那样舒服，沉默间隙连织突然抬头，被他正正捉住目光。

陆野：“在想什么？”

连织摇头：“你呢？”

“在想……”陆野沉默了瞬，“如果毕业之后我们没有重遇会是什么样？”

真有这种可能，茫茫人海相逢的可能性有多小。

连织咕哝着：“遇不到你现在肯定身旁牵的是别人呗。”

陆野只笑。

连织不服：“怎么，我就不信你之前没谈过。”处男也能谈恋爱的好嘛，只是她不在意所以从没深究。

真没谈。

警校无暇顾及这些，工作倒是遇到不少，有些在现场营救下来的女孩甚至会来警局蹲守，归根到底是这身衣服带来的光环。

但他从没过这种念头，或许是年少碰到太过鲜活惊艳的人，以至于以后看任何人都不对意思。他不常想起连织，只听校友说她去了C9名校，该是活得更为耀眼。

陆野低头看她。

“你呢？”

“我想想噯。”连织认真掰手指，“追我的不算，谈过的话一个两个三个，第四个本来准备谈的，但是出了意外……”

搂着她腰身的大手越来越紧，连织咯咯笑，像是故意不懂地凑近看他。

“你怎么了？”

宝宝们和气看文，离完结没多少章啦。晚安。

0323 下卷 195，后悔药

“你吃醋啦？”连织去揪他的脸，他越不露声色连织玩心越重。

陆野：“没有。”

连织：“我不信。”

这丫头眼睛里全是坏心思，陆野伸手捂住。他没理由吃醋，像她这样生命力旺盛的人在哪活都光彩炫目，有人陪过她不好吗？

想法虽通透，然而那股酸溜溜的刺感在胸膛挥之不去，他低头碰了下她的唇。

连织拿下他的手。

“这些年你是不是常常想我？”

陆野忍住了笑意。

“没怎么想。”

她一副不信的表情。

真没怎么想。

想也不过增加痛苦而已。比起高中血气少年的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她，陆野已经学会将这种感觉封存。

有些人注定这辈子他拥有不了，得认！

所以没有人会明白在蓉城重见连织时他的感受，午夜梦回他胸膛都在发颤，老天告诉他缘分未尽。

陆野低头看着她。

“我知道你有多讨厌那些挫折，没有这些你早就往既定的那条路走了，可能事业光明，一路坦途。”

他心疼，但他也同样某些际遇推动着，冥冥注定让他们重新遇到而感到庆幸。陆野这辈子所有的欢愉和痛苦都来自于天。

连织摇头：“其实没有事业光明，很不顺利也说不定。”

连织说她曾经觉得自己很会看人，可原来不是。人一旦坠落低谷，才清楚身边的是人是鬼，计划想要和她创业的伙伴，舔她的追求者，那些锦上添花的朋友们，在她出事后几乎全部无影无踪。

高学历也意味着高利己，她没有价值了。

只有这么个傻子，会在她人人可践踏时将全部财物给她。或许她早就被打动了，但自尊心和骄傲又让她别扭，像是也要让他难堪她才能找回场子。

连织笑，眼角沁出了湿润。陆野手指抹掉。

“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你。”

他说她骄傲独立，性格要强，看似娇滴滴的老冲人撒娇，实则内里的苦全部吞了。面对别人的为难常常反客为主打得对方措手不及。

陆野从最初认识她便是这样子，却从没仔细追溯过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才会形成她这样的性格。”

“为了摆脱养父，受过很多苦吧？”

谁告诉的他，连织一点也不想去追究。有些过往啊，一旦释怀便不再成为伤疤。

她揪着他的扣子，道：“苦肯定是会吃的，但谁让我聪明呢？谁敢刁难我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她轻描淡写的，是陆野完完全全不曾参与的经历。

那时候的陆野在哪呢？

后来他查过高建平这个人，杳无音讯。

沉祁阳的手段陆野或多或少了解，这种后知后觉带来的折磨如同钝刀子割心，去怪她不够坦诚吗？她本就是不肯诉苦的人，或许更该怪他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她那些担惊受怕。

他突然清楚在她完完全全拥有这个人的时候，她的那些痛苦和命悬一线是另外一个男人在和她共同解决。

他那些质问，突然就变成哑然和苦涩。

有根绷紧的弦在彼此之间拉扯着，连织知道今晚所有话题都不是他真正想聊的。

陆野道：“如果医院那天你坦诚后我两一直僵持着怎么办。”

“才不会。”

她仰头看他，“你该不会是打算丢下我跑路吧？”

跑个屁。

陆野最后悔就是蓉城转身离开，早知道这么放不下他是疯了才会将她推开。若是没有那次决绝转身，她身边怎么可能再会有其他男人。

陆野揪揪她的脸。

“跑了便宜你和别人，想得美！”

连织：“你以为我会让你跑吗？我会三天五天来骚扰你，你认识那些新的人全部会被我搅黄！”

陆野有些好笑：“这么霸道？”

“等着吧。”连织气哼哼，“我会在你公安局门口立个牌匾说陆大局长就是个负心汉。”

陆野问：“那蓉城那次为什么不这么干？说不定我就被调回来了。”

“那能一样吗？当时吵得兜决裂了，我也是要面子的。”

连织的感情后知后觉，那时候他离开后她虽然恍惚，但还有该做的去支撑着她。

“何况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居然真的忘不掉你。”

陆野：“所以游轮重遇后某人才发现真的忘不掉，跑来抓我手。”

“你敢说！”连织伸手捂他嘴，陆野笑着拉开。

“要是当时没有那颗戒指你会说什么，发现真的喜欢我了！”

“我哪有！早忘了。”

她气呼呼，陆野突然抬起她下巴，眼里藏着说不清的狠和执拗。

“喜欢我还是他。”

“你！”

连织知道他问的是谁，跟哄小孩似的毫不犹豫。

“知道这样最能让我开心是吧？”

陆野用力咬了下她嘴唇。

一吻结束，他埋在她颈窝深处里闭上了眼。

很疲倦，不想因为这种问题再和她无止境的吵架，恨过，可恨了又能怎样，爱她是本能。他们僵持的两回总是碰上各种意外，若再来一次，陆野无法想象自己还能不能承担得了。

解决不了有些问题就先搁置。

向来果断坚决的他没想到有一天会退步至此。他像是认栽了怀里这个女人从认识到现在的花心。

但又能怎样，陆野会想办法让她永远离不开他。

*

“喝什么？我这只有水。”

别墅的客厅，宋亦洲扔了瓶蒸馏水给霍尧，坐他对面。

做完笔录，作为久别重逢的朋友，说什么也没有就这样离开的道理。

他道：“一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人在我车里做了手脚，结果死里逃生。”

霍尧神色淡漠地勾唇，“我这条命阎王爷可能暂时没有收的意思。”

宋亦洲停顿了一下：“有没有查到是谁？”

霍尧低眸，摇头。

宋亦洲：“既然活着，怎么不早点回来？”

“这里中了一枪。”

霍尧指了指胸口。

左胸，正中心脏，期间引发三次失血性休克。这些九死一生的成语于他而言轻飘飘。

“你爸他…”

“前几天去瞧过了。”霍尧呼出口烟，将那烟蒂轻轻捻灭在烟灰缸里。

“本来想回来尽尽孝，谁曾想家里出了这些天。”

宋亦洲微皱眉头。

他那瞬间盯着霍尧的眼神半眯而晦涩，带着察觉到异样的审视。

说不上哪里奇怪，依然是那副皮囊。

除了他眼里没有丝毫人气和温度。

宋亦洲不动声色道：“你这一年好像变了挺多。”

霍尧笑了。

“不说我了，你呢？”

“如你所见，还是老样子。”宋亦洲淡笑道，“老爷子过世，我接手公司，搞垮了几个企业，坐实别人口中刽子手的称号。”

“听起来是你会做的事。”

霍尧漫不经心笑了，半刻后状似无意一问，“她呢？”

宋亦洲抬眸。

霍尧：“刚抱走她那位，是她如今的男朋友？”

沉默。

宋亦洲没答话，但这个问题在霍尧这早有了答案。

“要是没记错我见过他，蓉城住院那次，叫什么来着…陆…
？”

霍尧半眯着眼，一副思索的模样，“看来你并不吃惊的样子，早就知道她身边有人了？”

宋亦洲反问：“知不知道怎么？”

霍尧定定地看他一会，笑里不只是讽刺还是怎样。

“你还是那么爱做小三。”

宋亦洲静静地和他对望，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

“如今不好说，但两年前那时候是吗？你心心念念的不是沉希，打个台球还想将她当货物送出去来着。”

霍尧眼里越来越寒，半晌后自嘲一笑。

“是啊，那时候可真他妈傻逼该死，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落得这个结果我认。”他道，“不知道宋总这有没有后悔药？”

宋亦洲扬眉：“你霍尧也有后悔的时候？”

他表情仍然很淡，但那股压迫淡去，回到朋友叙旧的氛围。

“后悔，当然后悔。”

霍尧手懒懒搭在沙发沿上，自讽道，“最后悔，把她介绍去你那。”

他有无数个办法可以帮她，却偏偏选择最傻逼的一条。

她进辰达的那天，朝着宋亦洲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同他霍尧步步远离。

——

晚安。

宋亦洲：你连小三都做不了。

0324 下卷 196 谁让你更舒服

“进去吧。”

早上，陆野开车将连织送到医院门口，他站门口看着她进去，并没有跟着的意思。

连织问：“那你呢？”

陆野替她扣上领口的扣子：“警局事挺多，我正好回去处理。”

连织“哦”了声，步步往里面走。

自动感应玻璃门隐约倒映着男人的身影，他就安安静静立在那，和清晨微薄的光线融为一体。

那一刻，连织心被戳了戳。

她想起自己在半年前承诺过要带他回家的，那时候的陆野神色如何连织忘了，他只是抱她很紧，哑声说了句“好”。

她好像总是没有做到她承诺的。

之前在蓉城骗他说要嫁给他，后来在京城说要带他回家。

连织猛地拔腿望外跑，抱上陆野腰时他猛地往前一踉跄。

“我带你一起上去吧，我把你介绍给妈妈。”

“下次，下次一定！”

陆野转过来抱住她，“这个时间不合适，他们也想看到你。”

医院二楼，有道身影立于透明玻璃前，一眨不瞬地盯着他们。

陆野抬眸和他紧绷的脸色遥遥对视，谁也没有挪开目光。

*

到病房的时候，沉母正在眯眼假寐，沉父比她早到。

难以想象这个在电视上不苟言笑，世事阅尽的人脸上会浮现那样的倦色，就被框在这间房间，框在他握着沉母的手上。

看到连织进门，沉父放低动静，起身和她去了隔壁。

病房是个套间，外面的会客室面积不比客厅小，连织坐于沉父对面，和他聊及今晚出现的各种情况，哪怕这些话已听旁人提过，可作为当事人的她才是第一见证者。

“阿织，我得感谢你。”

连织在不解中抬眸，沉父说，“这声感谢不是父亲对孩子作为的理所当然，而是你救了我妻子，让我不会抱憾终身。”

他们是联姻夫妻。

沉父大短时间在外忙碌，而沉母有他没他都行，在连织印象中他两没爱情的，只是利益绑定。

那么如今又是怎么回事。

沉父比墨还浓重的眸色里，流露出来的那丝惊痛是怎么回事。

连织摇头：“爸，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阿织……”

微阖的病房门传来沉母的声音，连织立即进去。

有女儿跟没女儿在跟前是两个样，刚才还担惊受怕，如今却只拉着女儿问短问长。沉父隔着窗门在外看了会，给她两留足空间，离开了。

确保女儿身上没有针扎的伤口后，沉母放下心，问道。

“和我说说和今晚那位姓陆的警官是怎么回事？”

连织惊讶：“妈，你——”

“妈妈又不是傻子。”沉母说昨晚她虽然恍惚，但明显傻子都看得出来对方看她的眼神不对劲。

“他喜欢你是不是？”

或许是早上那一幕太过戳心，连织这次没有隐瞒，真假参半将她和陆野的牵扯原原本本说了出来。从高中做校友的无感，到蓉城京城重遇，他对她很多次表达过青睐。

沉母抿唇笑：“所以他和小宋其实都在追你？你呢，对谁好感多一点，不然两个都有。好啊你原来一直瞒着妈妈。”

“啊呀！”

这个问题可太复杂了，准确的答案当然是陆野啊。

连织认真地看着沉母，“妈妈，你不会觉得我这种处理方式会丢家里的脸……”她不明确回应，就想探探他们的口风。

沉母摇头失笑。

可能以前会，将家风门楣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沉母自然不会愿意女儿陷入这种三角风波里，因为流言只攻击女性。

但这次生死经历让她突然将某些理念放下，瞧瞧她秉持着大家风范教育出来的沉希是什么样子，而他们的亲女儿在没有父母照看这些年，成长得这么好。

任何世俗标准不过都是笑话。

“你开心就好，不用管别人的想法。”

沉母抚摸着她的脸，“若真的闹出了岔子，有妈妈去帮你兜底。”

没有人对连织说过这种话，她眼眶发热。

就听沉母建议说要是真不知道怎么选，等办晚宴的时候将这两位后生请来，她帮着参谋参谋。

“天下优秀的人多的是，咱多看看，说不定遇上更心动的也有可能，这选择夫婿多放长线钓一钓也没什么，让对方望眼欲穿也算是一种学问。”

连织想笑。

沉母骨子里绝对有丝不安分在的，只是被端庄掩盖了。

身后却突然传来散漫一声。

“妈，你搁这钓鱼呢？”

连织转身，沉祁阳依靠在门边，身后跟着两个佣人。

医院的饮食不行，沉家二伯母特地找营养师给沉母恢复身体。

早餐很清淡，一式两份。

另一份被沉祁阳放在连织面前。

连织：“我还不太饿。”

沉祁阳不认可：“多少吃点。”

他的关心止于姐弟，沉母自从上次怀疑后闹出乌龙，也再没多想过。

沉母回到刚才的话题，问他觉得陆野这个人如何。

沉祁阳装模作样：“谁？”

“昨晚来的那位陆局。”

“哦，他啊。”沉祁阳拉开凳子坐连织旁边，吊儿郎当道，“为人不知道，但做伴侣肯定是不行的。”

沉母：“你从哪看出来的？”

“首先太穷，那点工资养他自己都费劲，别说给女朋友准备什么惊喜了，其次太忙，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时刻得提防着猝死。找另一半无外乎图经济实力图陪伴，这人两者都没有，还死装。跟着他图啥呢？”

他洋洋洒洒长篇大论，连织险些呛出来。

好阴险这人，关键陆野也不这样，她瞪去那眼，沉祁阳理所应当睨回来，还给她扯了张纸擦嘴。

沉母默了两息。

“臭小子，你爸也是这样。你这些话在内涵我是吧？”

沉祁阳：“……..”

“那能一样吗？”他笑了，能屈能伸拍马屁，“任何一个工种能做到前百分之一的都是佼佼者，沉夫人你是眼光好。”

沉母简直不想说他。

大概沉祁阳自个也知道待这惹人嫌，于是顾夫人来看望沉母的时候他起身离开了。

沉母出事的消息是半夜传来的，顾夫人吓坏了，一早上便来了医院。她感叹沉母能够逢凶化吉必定大福将至，又夸阿织聪明有孝心，连织应承一番后，无聊拿着喷壶去接水回来浇花。

特需病房走廊很安静，刚过转角她就被一阵拽紧某个病房。

房门随之被反锁，连织的惊呼声刚要溢出嘴边，将她压在门上男人的气息是那样熟悉。她在逆光中看见沉祁阳那张攻击性极强的脸。

“你不是走了吗？”她讶异。

“没等到你，我走哪？”他脸埋在她颈窝深嗅，“十分钟，十分钟后放你回去。这个时候妈很忙，没空注意你。”

继上回的意外之后，他不可能再让这种事情重演。

自然有办法去转移其他人的注目。

呼出的热气直往连织脖子里钻，他眼神也很迫人，连织后颈都麻了。

“喂，你要不要睡一觉，看看你都有黑眼圈了。”

她戳着他眼皮的手，被沉祁阳放在唇边碰了下，深深看着她。

“昨晚我脑子里不自觉拆解你的每招每式，猜想如果你哪一招慢了半拍要是被对方擒住怎么办，他把针管推进你身体，宋亦洲是不是也没法来得及帮你，如果那场火再快一点……”

这些可能里，他最恨的是自己不在。

男人的眼神不对劲，那种空洞压得她喘不过气。

连织收住笑：“我真没事，不信你瞧瞧，我当时还带刀了的，这小刀还是和某人在击剑室干了一架后就带上了，算是防狼三式吧？”

沉祁阳知道她在逗他，心里戳得跟个什么似的。

他继而弯起嘴角，挑眉：“所以我是那只狼？”

“难道你不是？”

沉祁阳眼眸骤然暗了，灼得连织咽了咽喉咙。

“好像十分钟——”

话没说完，她的唇就被沉祁阳封住。

男人几乎是在用唇舌侵犯她，扣着她的后脑勺肆无忌惮地吻，连同她的呼吸和津液一起卷走。

连织根本招架不住，身子几次往下滑，腰肢都被沉祁阳勾起来，鞋甚至踩在他斜面上。可沉祁阳吻得太疯了，她跟摊软泥似的，人已经被沉祁阳抱到大床上，被子一盖两人在密闭的空间里呼吸交织，嘴唇厮磨。

“十分钟到了！”她要推开他，“快滚！”

“还有三分半！”沉祁阳气喘吁吁，又在她脸颊吻了两下。

有些痴迷这辈子找不到源头，碰上她之后他就从没有清醒过，也不愿意清醒。

他喃喃道：“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药水能把人变小，想把你踹进兜里带走。”

“想得美！”

她去掐他腰，沉祁阳闷哼一声，低头吻上她。

她起初要躲开，总有一股理智拉扯着让她不敢在公共场合和他太亲密，可周遭黯淡的光线下，彼此呼吸和面庞交织，哪里也都是他的味道。

连织身体潮湿，跟从心理抱紧他，嘴唇开启，彼此亲吻。

有低低的声音从她鼻腔里发出来，沉祁阳呼吸很重，喉头也不住往下滚。

再亲得出事了，沉祁阳埋在她颈窝平复，声音哑得吓人。

“昨晚去他那干嘛了？”

“做笔录。”

“就做了个笔录？”

“……嗯。”很明显不止做笔录，连织抿了下唇。

“小骗子！”沉祁阳声腔里有股咬牙切齿的意味，他低哑的声音送进她耳朵里，“是他吻得你舒服，还是我吻得舒服？”

有源源不断的热气随着男人这一问挟裹着连织。

拜托谁会思考这种问题啊，她要炸毛似的。

“十分钟到了，肯定早到了，沉祁阳你别想框我！”

再不放人她就要拳打脚踢，沉祁阳闷声笑，被子一掀果断放她走。

“到了到了！”

他抹掉她嘴巴那抹水渍，忍不住低头又亲了下，“下次见。”

——

0325 下卷 197 做我女朋友

回到沉母病房，连织才明白沉祁阳说沉母无暇顾及她是什么意思。和沉母平时多有来往的几位太太都挑这个时候来看望她。

几位太太略坐坐就走，也不耽误沉母休息。

连织图书馆的方案修改版还未提交上去，有佣人陪着沉母她并不担心，正想回公司一趟，却在病房门看到了不速之客。

男人穿着身黑 t 站门边，衬得肩膀宽绰，不是霍尧又是谁，他目光笔直地落在她脸上。

“准备去哪？”

连织不自觉后退了步。

“你……”

“霍尧。”沉母也跟着出声，霍尧唇角抿了个弧度，叫了声伯母。

沉母问的那些问题回国后太多人问他，一年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早点回来，他受苦了，他父亲的近况。

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倒背如流，可不知什么原因，他本来无几的耐心对着沉母倒能对答如流，依稀可见一年前那个玩世不恭的样子。

沉母笑道：“记不记得有次聚会，阿织是不是还作为你的女伴来参加了，当时我也在。”

“我记得。”

霍尧笑笑，低眸间眼里一瞬间的恍惚而过。

那个时候她还在他身边，转身就可以看见。

霍尧离开的时候，连织也走了。

两人并排等电梯，霍尧借着余光瞧了眼。

她在低头摆弄自己的手，自始至终没有说话的意思。

他清咳了声：“有时间吗？请你吃个饭。”

连织纳闷看他。

仰望着他的那张脸像是个瓷娃娃，白得发光。

他挪开眼，话里再理所应当不过。“一年没见，就当叙个旧。”

—

饭没有吃。

连织和他根本没有心情吃饭，然而旧得叙，她有很多问题得从他这里要到答案。

医院后面的花园。

连织慢步走在他旁边，直切正题。

“我去看望过你爸，就前段时间吧。”

霍尧“嗯”了声，没太大反应。

“他状况不太好，又是脑梗肾脏又出了问题，我听妈妈说你两个弟弟又在国外相继出了意外，挺让人唏嘘的。”

话题戛然而止，连织在等着他说，最好能套出点什么信息。

霍尧一双漆黑的眼睛看着她：“你想说什么？”

没有嘲讽，也没有冷然，平平静静。

他转身那刻，太阳在他深黑的瞳仁里擦出一秒的亮光，又归于混沌。

连织感觉自己看不懂他了。

她试探道，“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不是意外，当然这些话我也只和你说。因为几个人相继出事，其实瞒离谱的，我看到京都有其他人也这么怀疑。”

“有可能，目前集团有专门的部门在查，目前还没什么端倪，我爸又因为病重没法开口。”霍尧低眸看着她，意味不明，“这么关心我家里？”

“当然，毕竟是你家。”

“那我呢？”霍尧道，“我出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过问过是不是意外？”

“当.当然,我那时候看到你出事的消息都懵了，还给你打了好多电话！”

电话没打，连织那时以为他必死，早将他忘得干干净净。说这些不过是赌他巨变之下连着手机也炸得粉身碎骨。

霍尧安静地看着她，不说话。

“你不信？”连织道，“寺庙里还有我隔几个月烧的香火，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意外还是人为，但每次路过英国都会去你出事的码头待很久。”

真的，假的。

霍尧分不出来，可听着她这些话，他神色莫名缓了。

但凡想到她有做这些事的可能，便有根不知名的弦在霍尧胸口震颤。

走动间，他踢踢脚下的石子。

“他对你好吗？”

连织反应了半天，才明白他问的是陆野。

她半点不想和他聊这个，敷衍道：“当然好啊。”

“有多好？”

连织不解。

“我只是纳闷他对你好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你心甘情愿和他在一起。”霍尧没有笑意地弯唇，“毕竟那一年追求你的人那么多，我帮你赶跑的就有几十来个吧？”

连织很漂亮。

可那时候吸引别人的却不仅仅是美貌。在她意识到仅仅靠着这张脸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有靠能力时，她不再花过多时间在美貌修饰上，甚至对于别人的青睐并不当回事。

但独独是这份坚韧和不在意，让她进入菁华大学时备受瞩目。

有个开跑车的少爷总是来学校等她，这是同学们对她的大多数印象，即使这样搭讪的人也一拨接一波。

霍尧常常抓着那些人的后颈将拎到巷子，压迫感十足，让他们不准再招惹她。

男生鼓起胆子问他们是不是男女朋友。

霍尧轻蔑睨对方一眼，冷冷道：“你觉得呢？”

模棱两可的回答，连织也懒得去解释。

可他们真不是男女朋友。

霍尧会在送她的花里，请她吃饭的蛋糕里，甚至节假日的礼物里放好项链戒指。

卡片里无一例外都是——

做我女朋友。

连织礼物不要，项链照扔，吃进嘴里的戒指吐出来扔进垃圾桶。大少爷的钱多的是，随便霍霍。

他告白得太多太多，以至于那句话被连织越来越不当回事。

他们那一年有太多次的交流都是。

——做我女朋友。

——不。

“也不一定是好到什么程度。”

陆野对她的好连织不想和别人分享，她道，“有可能是缘分到，看对眼就喜欢了，之前的人也没什么不好。”

多么轻飘飘得一句话。

霍尧想起曾经也用类似的话去拒绝过太多人，归根到底是掩盖自己不爱而已。

有把刀。

有把生锈的钝刀在霍尧胸膛缓缓割着，那股痛想忽视都难。

霍尧算是认可这个说法。

“那宋亦洲呢？”

“嗯？”

“你既然有了男朋友，把他当成什么？”

她理所当然：“朋友啊。”

霍尧静静看着她。

“那我呢，我是你什么？”

“也是朋友。”

“是吗？”他兀自笑了声，突然大步朝连织走过来，她下意识往后退却不敌他快。他勾住她的腰往怀里一带。

连织扑去他怀里，被他抱个严严实实，扑鼻满是陌生的男性气息。

当这种重量跌入他怀里时，霍尧这一年的空洞仿佛被渐渐填满，以至于他有种恍惚的感觉。

以前仿佛抱过。

他曾经可能真的抱过。

只是变故太快，连织挣扎着，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霍尧你干什么？”

很重的一个巴掌印。

印在男人面无表情的脸上，那双眸子近看漆黑汹涌，像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夜。她想往后撤，霍尧大手一抵，直接将她困在身后的树桩上。

壁咚的姿势连织离他很近，风夹着彼此的气息交融。她力气渐长的时候霍尧也在变，以至于她无论怎么推打都分毫推不开。连织无意瞧见他手左腕有道狰狞的疤痕，从腕骨延伸过来。

“你神经病吗？”她又赏了他一巴掌，骂道，“滚开！”

被打成这样霍尧也没有远离的意思，他微低下头，嘲弄道。

“你也说都是朋友，为什么宋亦洲可以抱你，我不行？”

*

晚安

0326 下卷 198 不会心软

她生起气来眼尾勾得厉害。

恼意在脸颊堆叠起淡淡的绯红，漂亮得摄人心魄。

“我什么时候……”

话说到一半戛然而已，连织卡了一下，道，“昨晚情况不一样，当时很紧急而且——”

“当时我想给你盖件衣服，系个鞋带你躲得跟个什么似的，他抱你就可以。两者状况有什么不同。”

她的说辞再也糊弄不了如今的霍尧，他勾着唇角更近看她，“是不是朋友在你这也有三六九等？明明我认识你更久，为什么就不能成为这种朋友。”

他高她大半个头，面庞逼近，一点一滴地挡住她视线里所有的东西。

让她只能看他。

鼻子都快贴上了，连织反感和他这么近。

“你有病，霍尧你真的有病。”她恼怒，“拜托你去看看脑子吧，我有男朋友也不和你搞这种暧昧！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霍尧默默任她骂，脸上半丝波动也没有，仿佛被骂的不是他。

推不开骂不动，连织气得很，狠狠咬上他手掌。

下死口那种，鲜血瞬间涌上口腔。他全程都没皱眉，反而连织咬得下巴酸，自动松了口。

嘴唇上那点血迹被霍尧伸手抹掉，他道。

“这地方不好咬，要不要换成脖子或肩膀？”

他简直脑子抽筋。

连织跟看疯子似的，趁机推开他，扯了把树叶用力砸他身上。

“疯子，以后别再来找我，我也没你这个朋友！”

她转身跑远，浑然不在意碎叶从男人额发散落，他眼底的神色如何。

霍尧背靠着树，看她离去的背影，她步伐很快，不曾回头。

手掌上的牙印鲜血斑斑，刚才的她嘴唇的温热还停留在脑海，霍尧抬手，用唇抿了抿她咬的地方。

有点腥，还有淡淡的花香气息。

*

霍尧去往郑邦业住处的时候，两个佣人才送客人出来，其中一位还是财政经济处的处长。就如同沉父预料的那般，政府各界人员一旦嗅到郑邦业和刘世乾关系不一般，登门造访的络绎不绝。

还有些甚至想将郑老先生接到其他住处，亲自照料。

霍尧进屋的时候，郑邦业正在庭院的浴池面前沉思，听到脚步声他知道是谁。

“过来来看看我这鱼，今天起码有好几拨人来喂它们，有些甚至要脱下那身部级的制服，要亲自帮我清理鱼池，大半的干部都跑到我老头子这来了，你说说——”

他扭头，这才注意到霍尧脸上的红印子。

“这是怎么了？”

“没事。”霍尧道。

“这印子不可能平白无故长脸上。”郑邦业笑道，“那个姑娘的劲看来还用得不小，这是惹人生气了？”

霍尧低眸“嗯”了声。

“对待女孩就要有足够的耐心，我记得阿尧你以前挺会的，怎么现在反而鲁莽了？”

他也想，霍尧想说他也想。

他想对她温柔，想什么都纵着她，想把她想要的一切东西都送到她面前。

可她不要。

但凡和他霍尧有关的一切她通通不会多瞧上一眼，连着笑意和回应都是敷衍的。与其这样倒不如生他气，至少这个时候她是真实的。真的将他放在眼里。

霍尧眼神沉了几分，没接着这话题。

“他们帮郑叔清理泳池只是个幌子，实则是想你在有人跟前说说好话。”

郑邦业跟着叹息，说何尝不是。

“所以这人呐，有时候要比鱼复杂，看似对你笑脸相迎，实则包藏祸心，若是不懂得区分便会走进别人的陷阱。

我老了是越来越不爱处理这些东西，有时候面对这些鱼沉思良久反而觉得受益匪浅。对着人永远是不能说真话的，但我想说的话，这里所有的秘密它们肯定会知道。”

郑邦业笑着用手指了指这鱼池，又问霍尧，“一年前你被害那事查得如何？”

霍尧道：“跟了霍企山快十年的管家交待我动手之前，有密信送到了霍企山的庄园。”

人一旦罹难，这衷心就得大打折扣，更何况霍尧有的是办法撬开这些人的嘴。

“这么说你的行动提前泄露了？”郑邦业蹙眉，“有没有查到是谁？”

霍尧摇头。

知晓内情的人屈指可数，这几个人都是生死之交不可能背叛他。

“聊起这些我倒想起了一件事。”

郑邦业说两年前他母亲车祸之后，有人将匿名文件寄往寄到他的宅子，那里面皆是孟礼贤生前的动向，她似乎发现霍企山不对劲，甚至找了孟家以前的佣人帮忙调查。

“我顺着这条线索一直往下查，你母亲在出事前大概就知道你是她的亲生骨肉，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就被霍企山抢先下手。”

听他聊起过往，霍尧全程沉默。

那种沉默像是块寒冰，触手是蚀骨的凉。

“会不会向我递线索和提醒霍企山你要对他下手的，是同一个人？”郑邦业话里忽的沉重，“这个人一直躲在你身后窥探你的行动，窥探整个霍家，阿尧这个人藏得很深。”

话没说完，已是刺骨的寒意流淌在这个房间。

不止藏得深，该是和霍尧何等的亲密才能掌握他所有的行动，给霍企山通风报信又带着怎样狠毒的心思想要置霍尧于死地。

霍尧明显也知道，靠在门檐上望着远方。

郑邦业：“你身边的那位沉家姑娘…”

“不是她。”霍尧忽而转眸。

哪怕聊到有人想害他，霍尧都没太大反应，但此刻目光却变了。

郑邦业笑笑：“我只是问问而已，更何况你眼伤出车祸的时候还是她陪在你跟前，我再怎么也不可能怀疑到她头上。”他又道，“霍企山如今这情况，集团易主怕是早晚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不怎么办。

霍企山如今建成的商业帝国心血和本金都来自于孟家，霍尧根本不可能留着。

“集团想怎么处理随便你，但只一样。”

郑邦业语气慎重，“这大半年你在国外碰的行当国内不能沾半点，和以前那些人断绝往来，记住这在华国是死罪！”

霍尧这半年多次来往金三角，安克劳的生意他参与了大半，杀人报仇都得要钱，很明显毒品是来钱最快的方式。

他沉默半晌，点了点头。

“回英国吧郑叔，国内这摊水越搅越浑，光应付那些心思各异的人都够您累腾。”

“不找到害你的那个人，我放心不下。”

郑邦业坐桌后取出茶叶，煮水，煎茶，一系列的动作倒是赏心悦目，“阿尧，你想没想过这个人能同时给我通风报信，又能给你父亲抵消息，和你关系绝对不一般。”

霍尧抬眸：“郑叔想说什么？”

“至亲至疏，他必取得你信任才会有机会加害于你。”郑邦业道，“这样歹毒的人，希望你到时候别心慈手软。”

心软？

霍尧几乎想笑，这些品质早随着一年前葬进了大海。

他勾了勾唇。

“你觉得可能？”

各位宝宝们女神节快乐。

最后一个大剧情点慢慢到来。

明天休息一天，晚安。

0327 下卷 199，专门来看我？

霍尧为什么还能活着，是谁在帮他？

霍家的几起意外到底和他有没有关系？他回来又是想干什么？

种种不安如同石子坠入深不见底的山洞，每一次碰撞和试探都让连织心咚咚跳，有些梦魇就是如此，本以为尘埃落定，偏偏又能在转角卷土重来，张开血盆大口嘲笑她命运无常。

遇上车祸和枪战都能活着，所以上辈子就她连织一个人是炮灰是吗？

车子楚她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自从江启明伏法后，沉希经由她的引导一落千丈，连织已经尽量不会。结清这两年款项那天连织钱给的很足，答谢她这些年的帮忙。

多余的酬劳已经足够车子楚支付两年的人工费，她当时反倒吓了一跳，最后条信息发过来的时候她说。

[我开侦探所起初只是想试水，这三年却发展到我不敢想象的规模，能坚持下来有你的原因。

祝你以后幸福，有需要再找我，当然还是愿你再不需要我。]

这条消息才过了多久啊，她曾经真的再也不需要了。

连织眼睛有些发酸。

这次交流她言简意赅，让车子楚跟踪霍尧，并查查他来往的人，过去一年种种他远在国外，连织没报希望真的能查出什么。

[这个人警惕性不一般，你万事小心。]

那晚仓库过后，哪怕连织再三保证身体没有大碍，沉家和陆野都给他安排了体检。

针头上只有沉希同伙的血液样本，而连织身体没有针孔伤口，比起沉母害怕她被误伤，陆野主要是察觉她身体素质不如从前，想给她做个全面检查。

连织当然不愿意当着沉母的面去检查，于是果断跟着陆野去了，检查结果下来长时间加班作息紊乱，导致免疫力降低，武术教练的课她由于工作忙碌小半年没去，身体素质自然没有之前那么好。

陆野当时拿到结果没说什么，然而第二天清晨便将她捞了起来，空着的房间被他改造成健身室，运动规划给连织安排得明明白白。

“救命啊…”

那种为了学功夫起早贪黑的日子一旦放下，再捡起来真的要人命。

她眨眼撒娇耍无赖陆野权当没看见，顺便将跑步机上热身的速度给她再调了两格。

确定设计将旧瓦改造成新房的理念后，连织先是和设计二组沟通，没想到这观点和其中两位组员不谋而合。

其实在设计最初他们也有贴近自然之意，最完美保留着周遭的植被，然而设计院一意孤行。

短短不过一周，连织依稀的灵感经由便变成初具雏形的设计图。中央美院所在区域天然植被丰富，飞鸟众多，采用合院式设计能将一面完全敞开，拥抱自然。

然而这套设计却遭到设计院的王猛强烈反对，理由很简单不够美观，旧材料建成的模样不到建筑落成那刻谁也不知道如何，讽刺她太过异想天开有没有想过实用性。

两方争执更为激烈，谁也没法完全说服谁，提交上去的设计图校方这边还没有回应，沉母却电话来告知沉祁阳出了状况。

*

沉祁阳进军队这事沉父如今才知情，期间起码运作了好几个月，若不是东部战区的参谋长不放心打电话问了句，沉父还得被瞒着。

他当即就坐车回了山庄。

两家老爷子起初在教育自家孙子就出现大分歧，沉老爷子想让沉祁阳进军队报效国家，而沉祁阳明显受梁老爷子影响更深，于是在军队历练两年后便复员。

他此次算是再入伍，程序上省了很多。

然而就沉祁阳避开沉父行事这一条，就足以让沉父大发雷霆。

连织赶回家时沉父和沉祁阳都已经离开，她不曾亲见争执的场面有多激烈，但仅凭佣人从书房里清扫出来的青花人物四方瓶，她便暗自知晓沉父发了多大火气。这四方瓶乃是他最爱，连祛除水垢这样的工作他都从来不假手于人的。

而那瓷器碎片上隐约的血迹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这混小子一点不服软，他爸骂他瞒得够久，他却说中间还是出了岔子，不然得等他进了军队才知道。”沉母摇头，“他爸本来就在气头上哪听得了这种话。”

连织有些哭笑不得。

果然是他。

沉母心里却还有些后怕，若不是今天医生上门来替她检查，她怕是根本不在家，这两父子性格本就不对付，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主，沉母还记得花瓶扔到沉祁阳肩膀上时支离破碎了一地，她吓得将沉父说了一顿，问他在外面也是这么让人服众的吗？

沉父也从怒火中平息，但脸色仍然绷着，转而看着窗外。

“给我个理由。”

“金钱和商业版图于你儿子而言吸引力不够了。”沉祁阳哪怕跪着，脖子上带着伤，面色也波澜不惊，“爸你早晚会退下来，沉家得有人顶到你那位置上，我比其他人都合适。”

军政这条路太过绵里藏针，得运筹帷幄，耳听八方。步步惊心也不过于此。

他当时无意接他爸的班，沉母竟然松了口气。

争执过后沉母给老爷子打去电话，才知道沉祁阳老早就和他交过底，当时还被他用拐杖揍了顿也不见退缩。

自家儿子性格沉母一直觉得没有定性，过于鲁莽，所以这么多年她也习惯他四处浪荡。而此刻，沉母看见他深不见底眸子里的野心，才觉得似乎从未真正了解过他。

连织开车离开时，也一头雾水。

以前不懂这个人，还能说是他心血来潮，一个领域冲到极限，换条路找刺激。

可他明显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远远比他给人的浪荡纨绔要通透和明确。

某些成形的念头要隐隐冲破胸口。

连织方向盘一转，转到去了她最爱的酒楼。

车子开进他的别墅区，里面没光，他向来习惯狡兔三窟，连织摠响门铃没报希望。

谁曾想几声后门开了。

浴袍正松懒挂在他肩膀上，几滴水珠隐约从她胸膛往下舔，那股热气扑上连织鼻息时她耳根有不易察觉的热。

沉祁阳没想到是她，挑眉。

连织注意到他颈后有道血痕，她示意手上的袋子。

“吃饭了吗，要不要——”

话没说完，人就被沉祁阳拽了进去。

门碰地一声关上，他将她往门后一压，撬开她的唇长驱直入，连织软得手中的袋子差点拎不住，偏头几次想要躲开都被沉祁阳捧着脸带了回来，吻得严严实实。

男人手掌钻进她的衬衣衣摆里，完全握住腰身，他明明没有向上的意思，连织却情不自禁开始发抖。沉祁阳唇稍微离开，额头抵着她的。

“专门来找我的？”

她脸烫得像苹果，衬衣也被他拉了两颗扣子。

“对，吃…吃个饭。”

沉祁阳没说话。

他呼吸还乱着，湿发后眼眸暗得让人不能直视。

“不吃我走了！”

沉祁阳拽住她手腕。

“吃。”

0328 下卷 200 [微 h] 一局一颗扣子

*

连织带过来的都是热菜和啤酒，小茶几上放得满满当当，她同时也扣上了衬衣扣子。

那动作跟防狼一样。

沉祁阳微眯眼瞧着，靠在沙发上，拿地毯当坐垫，拉罐入喉时他喉结微微滚动。

她喝了口热汤，问。

“你突然要进军队是怎么回事？”

沉祁阳眉梢略有些无奈。

“妈叫你回家了？这才多久，一刻都瞒不住话。”

“做了还不让人问。”他还是那副笑而不动的样子，“就换条刀走走呗，不是有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

“少诒我！”连织用筷子另一头戳他胳膊。

“快说！”

沉祁阳一把拽住，有些懒散倚在沙发沿上。

他微抬下巴示意茶几里面的盒子。

“玩骰子吗，输了告诉你。”

“行啊。”这玩意可是她还没输过。

骰盒被沉祁阳扣在手上，他靠近连织，在她耳边道。

“我看你这衬衫扣子挺碍眼，待会一局一颗？”

连织心重重一跳，一只手掌将他脸摁了回去。

“你绝对没有赢的机会！”

玩筛子可是她的强项，上辈子她在会所那么多年还是百搭不成，她脑子也不是白长，随便一炸对方。

第一局沉祁阳输了。

他微抬眉骨示意，连织：“你到底为什么非得去军队？”

“舍不得我？”

连织瞪他，眼见要将人惹毛了，沉祁阳笑着捏她的手指玩。

“真话，商业版图的吸引力不够了，想站在我爸那位置上看看风景。”

这理由起初想好像成立，但连织细想却觉得不对。

“换个说法就是要权力，你如今难道得到的还不够？”

沉祁阳唇角微勾。

“这好像是第二个问题。”

连织：…….

“再来！”

然而这次她输了。

沉祁阳那双眼睛不表露情绪时无害得很，眸子扫了眼骰子一抬一落，连织被他带进坑里。

他抬眸看过来，眉毛微动示意。

连织在他目光下耳根微热，但她扣着多着呢，先解了手上的一颗，还略挑衅笑道。

“还有十三颗，你慢慢来！”

沉祁阳双眸漆黑又暗暗含着丝兴味，算是应下了她的挑衅。

她只要问到自己想问的，这游戏便结束，而扣子还有这么多颗，有得他赢。连织以为自己稳赢，然而有些 flag 是不能立的，接下来这么多就局她的衬衣扣子一颗一颗拆开。

最后一颗了。

又不是没做过什么更过分的事情，连织本以为自己稳得很，可不是这样，在对面男人不容忽视的目光中她拆着扣子的手有一瞬间的抖。

扣子解开。

衬衫质地比丝绸还滑，自动从她肩膀上脱落。

她就跪坐在地毯上，裙子包裹的臀和细腰勾勒着极为曼妙的曲线，大概是白色衬衣，所以连内衣都得是白色，蕾丝胸衣包裹住的那一半白得自动泛起了粉，色彩漫进了深沟里。

沉祁阳喉结难以自控地滚了再滚，根本没法克制。

他怀疑这游戏折磨的是他才对。

窘迫只是一瞬间，新游戏开场。

连织摇筛子后揭开条缝凑了眼。

“三个五。”

沉祁阳懒懒抬眸。

“四个。”

连织：“六个！”

沉祁阳睨了她一眼，她不时往他这瞟，像是拿不准，但眼里藏着坏主意。

沉祁阳：“开。”

盖子打开。光她盒子就有五个五，沉祁阳盒子里面一个。

他愿赌服输，“问吧。”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沉祁阳没思考多久：“享受这些权利就得同样被限制，只有到达顶峰才能完全拥有话语权。”

“什么？”

沉祁阳转眸，认真和她对视。

“真不知道？”

有些猜测的念头就如同一张薄薄能戳破的纸，但连织不愿意去戳。

更不愿意去细想有人为她能和天下逆行去争取什么。

她躲开目光，套上衬衣准备起身。

“我再去——”

然而手腕被他一把拽回来，她摔在沙发上，男人身躯覆盖上来，将她完完全全罩住。沉祁阳手撑在她头顶，抚开那丝碎发。

“怎么不猜了？”

连织躲开目光：“没什么好猜的。”

偏离的脸被男人带了回来，他眼里淬出来的欲望几乎将她完全罩住。

“那猜猜我打算干什么？”

连织：“我猜你个…呜…”不为别的，浴袍被男人扯开，他将她胸衣往上推，滚热的胸膛就这样完全贴上她，那种烫度让人浑身抖擞，如同开闸的洪水，浑身的湿意和烫度都被他勾了出来。

连织不由自主嚅呶出声，可就连嚅呶声都被他吞入嘴里，他五指转进她黑发里，用力吮着她的唇，细碎呜咽不时从相连的唇齿间溢出来，瞬间变得更为高亢——

他手正抓着她的乳，刻意用指腹的厚茧去磨她的乳尖。

沉祁阳感受着她的颤抖，吮着她颈窝最嫩的那块肌肤。

“上回去警局他也是这么对你的？”

连织答不出来，微张着唇眼色迷离，他多会啊，唇舌替代手指卷住乳尖尖，蚀骨般的痒意在全身肆无忌惮的爬，都汇集到他牙齿狠狠磋磨的地方。

她抓着男人头发想要将他推开，可嗅着肉味的狼又这么可能松开，他抓一个吃一个，连同白腻一起咬入嘴里。温热口腔混着粗糙舌头反复裹吮着连织最敏感的地方，她脚趾受不住在沙发上震动。

一波一波浪潮朝连织扑来，直到脚趾蹭动的毛绒感传来，她才想起这里是客厅。

明晃晃的灯光，和转角就能看见的大门。

“去卧室……”酒意上涌，她身体各处泛着靡艳的红，哪怕不是亲姐弟，总觉得和他的关系见不得光。

“不去！”

他腿强势抵入她并拢的双腿，偏离的视线被男人握着脸带了回来。

沉祁阳吻着她的唇，轻而易举地入侵，明明还隔着条内裤，连织却因为那一顶浑身激灵。

“等我回来。”

刚才那个问题真正的答案。

沉祁阳吻着她的唇，哑声道，“早晚有一天，我会名正言顺站你旁边。”

———

晚安

0329 下卷 201 [h] 想被你禽

刚套上的衬衣又从肩膀上滑落，连织脑袋晕乎乎的，被迫仰头盯着天花板，沉祁阳吻往下游离，锁骨和脖子上全是一串串的红痕。

“我不在的日子你忘了我怎么办？”

她迷迷瞪瞪没有回答，感官全在被他霸占的私密处，隔着条内裤肉棒反复地蹭，内裤湿得陷进阴唇里，连同棒身一起陷了进去。

握着她后颈的手突然微微用力，他用力咬她的唇。

“会不会忘…”

她赌气：“会…把你忘得光光的。”

他胯部用力顶了她下，她大口呼吸，浑身触电般密密麻麻的痒梭过。

“敢忘把你关小黑屋，禽到想起我为止。”

他黑眸熠亮，湿热的吻更像哈巴狗留下气味占据领地。连织专门和他对着干，说关小黑屋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等他进军队这段时间，她再去多找几个，左拥右抱的，谁还有空想起他沉祁阳啊。

她突然低叫了声，屁股冰冰凉凉的，他大手将她内裤撕个稀巴烂。

“有本事你去找！上回没对陆野开枪算他命大。”

倒映在连织瞳孔里的面孔很嚣张，用痞性形容更为准确，“你那些小白脸我还不不敢碰，信不信我他妈通通把他们送到菲律宾去卖屁股。”

这绝对是他能做出来的事。

连织想笑，眼睛却发酸。她不能接受他亲姐弟这理由只是幌子，归根到底是害怕身份被识破。可这个人却把这句话听进去了，硬是要在世俗礼教中去创出一条道来。

这条路不好走的，他生来顺遂，条条道路坦途。

她可能是他难的那一条。

连织反客为主，跟条泥鳅似的反骑在他腰上。

沉祁阳要起来抓她，她却将他往沙发一推。

“我要在上面！”

骑在他身上的女人是妖精，两团高耸在敞开的衬衣里若隐若现。

“行。”他悠哉拿手臂枕脑袋，鼻尖呼出那一息却立马就能燃烧。

用妖精形容原来都不够，连织将鱼骨辫拆掉，衬衣脱落，通体雪白下她眸色潋潋，勾人魂魄。

沉祁阳眼眸顿时暗了，偏偏她上半身刻意压下，玫瑰色的唇微微开阖，乳儿轻轻在他胸膛扫过。

“我好看吗？”

沉祁阳声音微哑：“你说呢？”

男人下腹茁壮坚硬滚烫贴着她阴部，一呼一吸，顶得她快窒息。

连织明知故问：“有多好看？”

他手臂突然握着她腰压下，沉祁阳没正面回答，抚摸过她唇上的咬痕。

“还记不记得我在酒店被人算计那次…”

男人声腔和目光充斥着浓浓的欲望，说那回就想对她动真格，小嘴真他妈 Q 弹，他这辈子不是没见过漂亮的女孩子，忍耐力不是白练的，可却第一次有失控的迹象。

“好啊你！”连织揪他手臂，“你倒是敢！”

沉祁阳笑：“冤枉，这不是有贼心没那贼胆嘛？”

他无法无天，有什么不敢的。她那点功夫沉祁阳平时都能压制，更何况是欲望当前的他，可他没有强迫女人的习惯，更何况她性格又这么烈。

那时候就隐隐有个念头，被她这么恨上不值。要发生什么也得光明正大的来。

她手指在他胸膛轻轻打圈，像是不知道男人有多紧绷。

“沉大少爷搁平时没少意淫我吧？”

“哪种算意淫？”沉祁阳喉结滚动道，“想被你禽算不算？”

连织用力拍他脸蛋。

“下流胚子！”

“这样就下流了？”

那点痛沉祁阳根本感觉不到了，他扣住她后脑勺一用力，吻疾风骤雨般落下，所有克制此刻通通冲开阀门。趴着的姿势她所有光裸都在他怀里，他手掌放肆在她背上胸上游离，又揉她的臀。

早就想摸了，圆碌碌的屁股白腻柔软，他双手大肆往两边掰，粗硕巨棒就贴着阴唇上下滑动，滚烫的顶端几次想要往里破入。

眼见失控得不由控制，连织艰难躲开他的吻，手撑上他的胸膛。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你姐你才喜欢我的？”所有问题只有这个才是连织真正想问。

话音刚落，沉祁阳狠狠甩了她臀一掌。

“小混蛋，我有这么变态？”

连织咬牙：“你就是，还喜欢打人屁股。”

沉祁阳低笑着，唇齿在她颈间流连忘返，手也罩住她私处，两根手指试探着刺入连织顿时哆嗦。他说性取向正常得很，遇见她之间家里的异性还少了，他可没有这么禽兽不如。

“要是没有这层关系，你身边那些野男人来一个老子弄死一个。”他黑黢黢的眸子让连织后颈一僵，沉祁阳又仿佛自嘲般道，“但我又是不是得感谢这些。”

要不是姐弟，她两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牵扯。

她会选择对他的所有冷眼旁观，所以他该认是不是？

连织哼道：“所以你就是个M，喜欢人家打你骂你——”

0330 202 [h] 对镜 play

后面的话通通卡在喉咙里。他手指撤出，顶端抵着她穴口一插到底。软肉被层层叠叠挤开，她埋在他胸口闷哼，小穴疯狂绞缩，太紧太紧了，沉祁阳血液翻涌，全身肌肉都在膨胀。

“别动了…呜…胀啊…”

她手指掐进男人胳膊，都无法阻止他挺胯耸动，纤细腰肢被沉祁阳钳在掌中，翘起的屁股被顶得狠狠往上耸，白花花的臀肉上下甩。

穴里好热，缠得他好紧。一股股蜜液随着龟头刺进深处浇头淋下，连织大腿根情不自禁发颤，哪怕是趴着的姿势都很受不住。

她闹着要坐起来，他就抓她乳儿支撑着她。连织微阖着唇，脸蛋烧得比苹果还红，小穴吸着肉棒前前后后的画圈，他抓她的乳有多狠，底下研磨得就有多厉害，硬硬的耻毛深扎进穴里，那咬唇呻吟的声音更令身下的男人浴火沸腾。

狰狞的青筋布满沉祁阳的脖颈和胸膛，他一眨不瞬盯着她，漆黑眸底像是燃起火焰。她肯定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意乱情迷的样子有多让人发疯，连那仰起的细细脖颈都想控在掌中。

沉祁阳眸色黯沉。

“那晚他也这么对你了？也用了这个姿势。”

“没…没有…”这个时候连织当然否认。

“小骗子！”沉祁阳没问到自己想要的誓不罢休，“爱他还是更爱我？”

这个问题就差把答案喂到她嘴边。

怎么这两个人都这么问啊，连织就要和他作对。

“喜欢他！——啊！啊！——”

拍打的淫靡声骤然剧烈，他腹肌绷得死死，几次顶撞乳儿感觉都要弹跳飞甩出去，连织禁不住手趴在他胸膛。

“够了够了…也喜欢你。”

沉祁阳：“有多喜欢？”

淫水在沙发上淌了小小一滩，还有更多黏腻顺着两人相连的姿势溜出去。

他不依不饶偏偏要个答案，甚至将她反压回沙发，握住她脚踝架上肩膀，蛮横地抽插。连织放浪的尖叫全被他吞入口中。

这个姿势她上下半身相连，男人的肉棒入得好深好深，在她穴里兴奋跳动胀大，不知餍足地侵占，头发缩张的刺激在她眼里激起泪意。

“慢一点啊混蛋…很喜欢行了吧？”她攀着他脖子求饶般。

沉祁阳很明显不满足于她这么说。

肉棒突然啾了一声拔了出来，带出捣如浆水的蜜液，他将她翻转了圈，将她抱起下了地毯。

这个姿势她两腿大开着，像是被男人抱着去撒尿。莫名的羞耻让连织全身缩得紧紧的，可最私密的地方夹着他的肉棒。

他将她抱往卫生间，大灯一开整面落地镜子明晃晃，倒映着他们交欢的姿势。连织双眼紧闭，手在他胳膊上抓过。

“王八蛋！…回去啊！”

沉祁阳偏不，他将她一只脚放在干燥洗手台上，两条腿分得极开，正夹着他骇人的巨棒。

“睁开！..宝贝睁开眼..”他哑声在她耳边蛊惑，连织却闭得更紧，看不见其他感官更为灵敏，凶狠啪啪声，深得让她呜咽的刺入，狂甩乳儿还有男人的诱哄，问她不想看看自己如今的样子。

“真他妈好看！穴也是，这么嫩也不知道禁不禁肉？待会坏了可怎么办？”他手指在她的小阴蒂上狠狠一揉，连织如同被电劈过，猛地睁开眼。

她在镜子里面看见另一个自己，潮红的湿软的，大开着双腿任他为所欲为的，羞耻和刺激让她想要缩成一团，可沉祁阳握住她脚腕蛮力地凿入，她放浪尖叫一声高过一声。

欢愉战胜理智和羞赧，夸张刺激冲刺着连织的大脑，她头皮渐渐充盈着舒爽，连着齿间溢出的声音都是娇媚横斜，引得男人更加大肆挞伐。

她指甲在男人胳膊上抓过，又往上去抓他的头发，挺出去的乳被大掌抓过，镜前灯落在他们抽插结合的地方，沉祁阳甚至抱她走近，手恶劣分开阴唇缝隙。

他在她耳边问道：“以后跟他做会不会想起我？”

男人眼睛发红，声音也狠，和刚才已经是两个状态。

连织被禽得眼色迷离，开阖的嘴里除了淫叫再无其他声音，他偏偏要她去看他们的结合处细小的穴口被肉棒撑得圆鼓鼓，粗大还在兴致昂扬往里进，拽出花瓣又深深捅进去。

他低低叹一句真美，连织气得抓她，又被男人反勾过来抵在镜子前，不知摁到哪温热水流冲刷过她的嘴唇，他的背脊，他们的私处….

*

晚上，郑邦业接到省公安厅高厅长消息的时候，便匆匆赶去医院。

高厅长道：“这个妇人去派出所报案闹自杀时说她女儿是枉死，是被人蓄意谋杀，要求我们重查。要再不受理的话就去法院，去公安部接着上诉。”

高厅长听下面的人传来消息时本来暗自一喜，她控诉直指陆野，再闹成割腕。真出什么人命，高厅长本来觉得可以抓住陆野的小辫子，结果渐渐听出了不对。

她女儿正是前两天绑架梁芸如的沉希，这段渊源高厅也多少听过，然而这件案子的问题关键不在这。

若说沉希的死真有什么文章可做，绝不可能做到陆野和沉家身上，唯一的纰漏在霍尧——

被郑邦业视如己出的霍尧。

火势扑灭后，他开车那一撞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失手杀了人，目前从法律角度还没有明确界定。

而这个案子超过市局管辖，自然到了他们这。

高厅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前便知道郑邦业和霍家公子关系匪浅，更何况出事后郑邦业还旁敲侧击问过，要没有亲生母亲闹这一出他肯定糊弄过去。

现在却有些拿捏不准，特先来给郑邦业透个消息。

郑邦业推开病房门的时候，张琪瑛如惊弓之鸟盯着他。

“你是谁？”

郑邦业温和道。

“张女士你别怕…沉希这孩子山庄的时候我还见过她，也算得上她的叔叔。”

——

晚安。明天见。

0331 下卷 203，一点喜欢是多少。

半夜卧室灯还没关，凉风沿着微敞的窗户吹进去，沉祁阳大手一拉盖住她光裸的背。她半阖着眼趴在他胸膛，浑身哪里都香都软

，他手在她腰臀的曲线流连忘返，臀上微微凸起的印子无声昭示两人密不可分的关系。

越禁忌便越让人有失控的冲动，眼见他手越来越过分，连织去揪他脸。

“不准再摸了。”

大手老老实实回到她腰上，沉祁阳嗓音低懒。

“我每个季度都回来，某人要是想我也可以来看看。”

连织：“我才不会。”

他手突然探到前面揉了揉她一把，本来都快睡着被他这一捏还有什么瞌睡。

“沉祁阳你烦死了。”

她去揍他，打是着打了，人却整个被男人拎起来抱坐在他腿上，彼此光溜溜的，连织恨不得捂住眼睛。

“看，看行了吧！”

沉祁阳扳起她脸。

“那和我讲讲具体什么频率？一个月来几次？”

眼见着男人开始较真，连织可怜巴巴道。

“我好渴。”

沉祁阳用力咬了下她的唇，明知道是托辞，他也抱起她往楼下走。

她身上都披了件衬衣，下楼时影影绰绰的人影映在玻璃上。想象中的水却没来，酒柜里的红酒被他取了支，开酒，倒瓶。连织转头趴在沙发沿上看他，男人就套了件浴袍，随意敞开也没有系上的意思。

她目光不由自主跟从光影一寸寸溜过他的身体，深麦色的胸肌，紧实块垒分明的腹肌，还有在丛林中清晰可见的长棒。

呸！暴露癖。

她目光挪开的间隙，沉祁阳恰好瞥见她耳根的红热，他唇角微勾，就拎着酒杯走近。连织就着他喂过来的动作喝了口，味道不错唉。

沉祁阳喉结一动：“好喝吗？”

她点头，嘴角沾上的湿润还没抹去，就被男人扣住了后脑勺吻住。

“我尝尝。”

唇舌间残余的甜味被他吮进嘴里，连同嘴边的都不放过。

他吻得很疯，一杯酒全进了彼此的舌尖，他乐此不疲从她嘴里抢酒喝。连织刚套上的衬衣又被扯了下来，坐在沙发上的姿势变成

了躺。男人带着酒味的唇舌吻遍了她身体各处，她微阖着嘴唇，手腕被扣得好死，男人甚至钻进她手指缝隙十指相扣。

等那杯酒真正喝完，沉祁阳再将她捞入怀里，彼此已经大汗淋漓。

“沉祁阳。”她伏在他肩膀上呓语。

“嗯。”

“如今这条路真在你的规划里面吗？”连织说他这性子连在山庄都待不住，常常溜出去不见人影得沉父找人去抓，可一旦选择进军队限制他自由的便是军法和国家。

“你要不要再想想。”连织不擅长劝人，但却更不愿意有人因为她去改变人生方向。

沉祁阳实诚笑道：“不是。”

连织想说什么，却被他抬起下巴，枕在他怀里的这个姿势让她只能看他，男人嗓音慵懒。

“老爷子在十八岁的时候就送我去过一次，结果被我闹得鸡飞狗跳，训练是挺过瘾的，但条条框框太多，校长踹我出来的时候还松了口气说以后别再见我。

连织眉头拧得更紧，他道，“同样投资经商于我也就这样，最初新鲜感一过盈利模式枯燥又无趣。”

沉祁阳活了二十多年没什么规划，规划是给普通人的，有些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却每次都能凿出黄金，什么都太轻而易举得到反而于他不过了了。

“你问我想要什么？”

沉祁阳拿着她的手在唇边吻了下，“想把你带到爸妈面前说这就是我喜欢的姑娘，谁也不能反对，反对也无效。”

“别说是自由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其他的我都愿意拿来换。”

可没法换，换不了。

他和他注定走不到阳光下。

沉母被绑架那晚的种种一直跟刺般扎在他心里。

沉祁阳自觉就是个傻逼，一直想要挤走她身边的其他男人，却对他们的根源问题视而不见。

连织躺在他怀里，仰头看他五官侵略性更强，深不可测的眸底要将她吸进去。

她不由自主想要躲开。

从没想过这么多，真的。

或许在她心里这段感情最初的位置就是随遇而安，她挣扎过排斥过，确认自己喜欢就决定听之任之。

哪怕早晚结束，与其苦苦挣扎，不如跟个敲钟和尚一样快乐一天是一天。

沉祁阳将她心思看得明明白白，冷哼道：“想当个渣女一样玩玩，享受完我的青春随时说拜拜？”

“我哪有？”

“你有！”沉祁阳目光熠亮，仿佛要看进她心里，“我告诉你休想！”

靠！

那点小心思怎么就被看穿了呢？

连织被他咬着下巴，她跟个鱼一样扑腾。

“别把我说得多渣似的，我要真对你一点喜欢没有，当初你那招苦肉计根本对我没用。”她道，“敢对我使阴招，沉祁阳你活腻了！”

想到过往越说越气，连织习惯算计别人，还是第一次被人摆了一道。

好气哦。她就去揉他脸，跟揉面团子似。

沉祁阳反倒哈哈大笑，嘴角凝的都是肆无忌惮的笑。

想逼出她的心意可太难了。

他心满意足将人揉回怀里，浑然不管自己脸被揉成了面团，爱不释手拿过她手掌吻了下，再吻一下。

“对我的一点喜欢是多少？”

连织才不想让他嚣张，抽出自己发丝。

她扯了短短一截下来。

“这么点，绝不能再多了！”

沉祁阳脸色晴转阴，又道。

“那位陆某某是多少？”

连织在他胁迫的目光下也扯了类似的长度，他冷哼了声很明显不受哄。

心头很介怀，时不时要扎他一下。整整两次，她和陆野闹过两次矛盾都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可他们之间某些危机刚刚冒头，她就迫不及待甩了他。

那动作比甩尾气还快。

连织很明显知道他心结在哪。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沉祁阳！”

她去揪他的鼻子，彼此本就一件衣衫之隔，乳儿和胸膛摩擦间他呼吸骤然深了，他勾过她的腰吻得很凶，手掌抚摸过的地方更加滚烫。

连织捧着他的脸，那种目光怎么形容，至少如今的沉祁阳没看懂。

“以后只要你不放弃我，我也一样。”

他收紧手臂，像是落誓。

“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

*

他决定去军队，连织也有自己要走的路。

国外的建筑所已经开始着手装修，连织远程聊过几次，没什么太大问题。而国内的图书馆设计处于停滞不前，设计院和他们的意见大相径庭，两套设计争执不下，这次合作估计不太可能。学校和政府那边最终决定另择时间听听他们设计理念。

亚新设计二组正在筹备中，刘昊勤却告知连织王猛这孙子这些天一直在请学校的各路领导吃饭，大概是有提前贿赂之意。

什么玩意，连织默默腹诽。

刘昊勤：“我们要不要也这样？”

连织没说话，要是开了这个贿赂的头以后就收不住了。

她问道：“他晚上在哪里请客？”

刘昊勤报了个地方。

连织还没作反应，电话就响了，陆野正好在这附近，说带她去吃饭。

然而刚出公司，陆野车还没看到，连织就在旋转喷泉对面看见倚在法拉利旁的霍尧。

深秋季节，他一身黑靠在那里，莫名让人不敢接近。

他这些天经常有来公司找她，只是连织不是外出就在山庄，每每都错过。

对视的功夫，他那双眼睛带着侵略性，直直锁住她。

她不及后退，霍尧已经大步朝她走来，攥住她手腕，攥得好紧。

“干嘛？”连织怎么抽都抽不出来，“放开。”

人来人外的街头，他目光独独锁住她。

“饿了吗，要不要去吃点东西。”

连织气不打一处来。

“吃屁！你耳聋了吗，我让你放开啊。”

他们过去在京都相处的一年，乃至重逢后连织对他都没有好脸色的。

霍尧的眼睛明明看起来那样的冷，可却半点对她没有生气，他目光挪向别处，声音也低了，像是在服软。

“那天…我错了。”

连织一愣。

他说快一年不见哪怕是熟面孔都会有反应，更何况是这么好朋友了，家里才发生那么多事，他有些反应不过来，不应该对她发脾气。

要不是待在他身边还有用，谁愿意搭理。

连织摆谱道：“不是发不发脾气，你知道自己错哪了吗？”

霍尧不说话。

“你以后不能再随随便便碰我，你见过有朋友动不动凑近看对方的吗？拥抱也不行。”

霍尧低眸“嗯”了声。

连织指着手腕，凶道：“现在立马把手松开！去哪养的臭毛病。”

这一年没人用这种语气和霍尧说话，但他松了。

比丝绸还滑腻的触感还留在指腹，他手指并拢碰了碰，忍不住弯了下唇。

“摆了个赔罪宴，连大小姐赏脸吗？”

“吃饭就算——”

连织话还没说完，就见陆野的车已经停在路边。在十字路口就看见了她和霍尧，陆野下车等待却并未走近，给她留足空间，然而目光却从未离开过她。

连织对霍尧指指路边，意思是自己有事。

她跑得太快，举手投足之间都像是只奔向幸福的鸟，以至于没发现霍尧不曾侧目地盯着她的背影，眼睫下的眸底深不可测。

他看着男人再自然不过在她头顶揉了揉，她没躲。

原来不是所有人都躲。

陆野替她拉上拉链，问道：“想吃什么？”

“都行！我饿得能吃下一头牛！”

每次都这么说，实际上都是他收尾。陆野笑笑。

车门拉开了，人却没上去，因为霍尧迈步朝他们走来了，他目光像是把搭在弦上的箭。

在人要走到跟前，陆野挡在了连织前面。

“霍先生。”

“陆局。”霍尧瞥了眼他们牵着的手，道，“一直想有机会认识你，介意这顿我做东？”

*

晚安

0332 下卷 204 我女朋友谁也不能惦记

吃饭的地方在一家粤菜馆。

装修古声古色，珠帘间隔着包厢别有一番雅致。陆野怎么可能让他请连织吃饭，饭依然是他请，有人愿意当个电灯泡凑上来 他也不至于没这点气度。

连织一点没有给陆野省钱的意思，两个男人都不点菜就只能她来，展开菜单后她一口气点了七八个。

“…再要个上汤焗龙虾，椰汁冰糖燕窝，木瓜炖雪蛤，菠萝——”

“够啦。”陆野眼神微阻止，“这都十个菜，记得上回撑成了什么样？”

连织眼巴巴竖手指：“再要一个，菠萝咕噜肉。”

“点。”

一般说吃不完，浪费诸如此类话的男人在霍尧看来都是斤斤计较之辈，浑身透着股没有还装的滑稽。可对面的男人不像，他只是喜欢管着连织而已，而她也让他管。

霍尧淡淡看着：“核桃酥不要嘛？”

在京都那一年和她出来吃饭，酥心类点心每每大半都要进连织的肚子。他以为她喜欢，其实她只是不想和他说话而已，而比脸盘子还大的桃酥起码能砸吧好几分钟。

陆野和他对视一眼，眸子漆黑，他转而眼神询问连织要不要。

她摇了摇头。

等菜的功夫，霍尧盯着陆野道：“陆局，我们见过？”虽是问话，但却不见疑惑。

陆野点头：“是，蓉城的时候病房匆匆一面。”

霍尧勾起唇角：“那时候哪知道有现在的机缘巧合。”

“每天都有意外发生，不知道也正常。”连织问，“上回你说的车祸是意外，有没有查到罪魁祸首是谁？”

她一副关心的语气，实际就想套话。

霍尧摇头。

“对了上次说起你家里人接连出事这话，陆野职业和这方面相关，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

“知道，警察嘛。”霍尧语气平常，“你两在一起多久了？”
可久了。

连织默默的想，之前蓉城就在一起，难不成什么都要告诉你吗？

但霍尧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看，很明显就揪着这个话题。

“高中我就追过连织。”陆野没直说，转而看着连织，眼神滚着些许笑意，“只是她当时不怎么搭理我。”

连织不服：“喂喂喂，也没有到不搭理的程度吧。”

“嗯，拒绝的时候还是说了挺多话。”

连织：“……”

他两之间几乎能揪着个话题一直说，也不要旁人参与。

霍尧注意到她夹了块青椒，心不在焉的咬了口微微蹙眉，自动送去给旁边的男人，名正言顺把他当垃圾桶。而陆野也不接怀，顺其自然吃进嘴里。

那一擦小小的虾是他给她剥的。

他就盯着他们看，时间足够陆野察觉。

霍尧没什么笑意地弯了下唇：“所以现在算是得偿所愿，恭喜了。”

这个人恭喜起人来也是阴阳怪气。

连织也学他的语气道：“说来你也一把年纪老大不小，下回可以带个女孩过来凑齐四把椅子，有事做也不会关心别人的事情。”

霍尧轻笑了声，算是认可她说的年纪不小。

他看着窗外的视线转而瞧着连织，直勾勾的：“怎么，你要给我介绍啊？”

“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陆野将这话接了过来，闲适地笑了笑“警局和检察院有很多不错的女孩，我可以做个月老。”

“行啊…”

霍尧手懒搭在以椅背上，煞有其事道，“性格死倔认死理的，看准什么不拿到手誓不罢休，为个工作和项目计划能通宵达旦的干。”

他低着眸谁也没瞧，不知道想起什么，兀自弯了下唇。

“表面坚强看起来谁也打不倒，实际喜欢躲起来偷偷哭鼻子的，以为她挺要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只是没有人护着。”

很混蛋。

他可真她妈混蛋，明明知道最初的最初她被沉希欺负得那么惨，他还是因为那点恶劣的心思要带她进这个圈子。

蓉城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关心过她，出来车祸的她陪在他身边，鼓励他站起来，他却从来没有问过一句重新碰上沉希她一定很痛苦吧。

所以天道好轮回。

连织喝了口水，自始至终都像听着别人的故事，没有一丝表情。

他补充道，“不懂得示软的，哪怕是她的错也得别人去折颈服软…。另外还得会怼人的，话不带重样的怼别人，肚子里仿佛装个词库…”

随着他字字句句，陆野微盯着他看，眼睛黑漆漆的，安静而沉。

霍尧说完一抬眸，两个男人的目光就这样相撞。

“我喜欢嘛，和这种性格截然相反的…”他笑了，慢悠悠补充，“陆局身边不知道有没有？”

陆野不说话。

“怎么这个表情？”霍尧目光变得意味深长，“难不成你以为我说的是连织？”

连织呸呸：“我可不会那么自恋！”

陆野剥完虾后放连织碗里，四两拨千斤般，“是啊，有一瞬间我真以为你说的是她。”

霍尧手指在桌上轻敲：“是又如何？”

两个男人对视间，陆野眼睛黑如墨，含着极深的压迫。

“那不行，我女朋友谁也不能惦记。”

*

等郑邦业第三次来看望张琪瑛，她的戒备明显少了不小。

郑邦业笑道：“怎么样张女士，我的身份你查得如何？”

张琪瑛犹疑问：“你真的是律师？”

“如假包换。”

新闻词条上一搜全是他洋洋洒洒的介绍，华国最著名的刑事律师之一，年轻时甚至调任为军委空军后勤部，成为法律部门的负责人。

但是律师又如何，张琪瑛可不会天真到以为天下有白吃的午餐。

郑邦业知道她有防备，叹道：“年轻的时候我曾受邀去过沉家一次，那时候沉希才五六岁来着，追着我叫郑叔。她那样天真烂漫的性格，若没有后来的变故，应该活得会很好。”

张琪瑛身为母亲，怎么能听这种话。

她眼泪瞬间就下来了。

郑邦业杵着拐杖，又道。

“你一直主张有人在害她，她走得很冤枉，依我看这句话倒说的不假。”他转而看着张琪瑛，“比如梁家老太太生日那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宴会上。或者更早一点，你为什么作为佣人出现在沉希身边。”

“是像外界传的那样吗？江仲鹤念你思女心切，所以特地将你安插在了沉希跟前？”

张琪瑛眼神闪躲。

沉希被赶出沉家后她找过蒋小姐，对方对她和沉希发生的一切很抱歉。张琪瑛求她能不能帮帮沉希，或者让沉希出国，她过惯了好日子如今这样的生活怎么受得了。

对方沉默了很久，表示无能为力，并将大部分积蓄几十万汇了过来。

想陪伴在女儿身边一直都是张琪瑛自己的主意，如今这个结果她没法怪任何人，更何况拿了那么多钱。

她也问过蒋小姐什么时候需要她，对方答道得江家旧部全部落马之后，在此之前拜托她守口如瓶。

张琪瑛什么都没能为她做过，只能做到个守口如瓶。

“不想说吗？还想为对方保守秘密。”

郑邦业沉声道，“有没有想过就是他害了你，害死沉希，他苦心孤诣或者顺水推舟将你安排在你女儿身边，表面上是行陪伴之善举，实际上就是想在沉希跟前埋颗定时雷。如今一切都如他所愿，你还如此相信他。”

诡辩还是律师最厉害。

张琪瑛的注意力瞬间从仓库那晚谁开车撞死了沉希，转移到更大的阴谋上来。

她顾不得去追究霍尧。

“不，不可能，是她将我救出来的，她也一直在帮我和我女儿——”

“帮你什么，看他人真正的目的得从结果出发而非过程。”郑邦业道，“沉希被赶出沉家是结果，她走得这么让人心痛也是结果，相反他表面那些托辞和目的，有真正让你去做吗？”

张琪瑛如遭雷击。

“不！不！不会的！”她失魂落魄，不敢相信般。郑邦业看她还执迷不悟，杵着拐杖离开。

“你回来！郑先生你回来！我说！拜托你帮帮我！”

她瞬间泪如雨下，将大半年前的事情全部交待出来，从蒋小姐救她出火坑，到拜托她指认江仲鹤，前因后果，不过十来分钟便说的明明白白。

郑邦业一直沉默，直到她说完。

“你说的是蒋小姐，是蒋风霖的小女儿？”

江仲鹤二十多年前诬陷蒋风霖，致使其含冤跳楼，这件事郑邦业或多或少听过。

张琪瑛点头。

“她长什么样？”

张琪瑛不记得了，主要是当时才出精神病院很恍惚，房间很暗那个女孩又靠着窗户。只记得气质很好，哪怕忽略那张脸气质也是一顶一的。

现在想想或许这一切早有预谋。

郑邦业打了个电话出去。

十几分钟，他拿着手机示意张琪瑛看照片里的女孩。

“是长这样嘛？”

张琪瑛摇头：“我真不太记得了，好像……”

郑邦业又问：“她多高？”

“我只记得个子很高挑，比我女儿还要高一点…”

郑邦业笑了。

蒋家女儿不过一米六出头。

“张女士，你可能从头到尾都被这个人骗了。”

郑邦业说这个人假借蒋风霖小女儿将她救出精神病院。

“表面说要你帮忙指控江仲鹤，实际上故意将你放在沉希跟前，利用你一片爱母之心，继而在宴会上让沉家瞧出破绽。先让沉希被沉家赶出来，继而杀害沉希才是她真正的目的，显然她已经达成所愿。”

偌大病房，张琪瑛只觉得背脊发寒。

“她…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啊，我也想知道。”郑邦业盯着远方，幽幽道。

这个人能不声不响下这么大盘棋对付沉希，密不透风的手段让郑邦业觉得何其相似。这其中是否也和害霍尧的人也有关联。

如果有，到底是谁这么恨霍尧和沉希。

他道：“你再把她和你接触的点点滴滴和我说说，事无巨细。

”

**

电脑屏幕今天被我磕碎了，这章是去网吧敲出来的，哭…

0333 下卷 205 哪种绑

吃完饭陆野开车送连织回公司，悍马行驶在宽阔大道，暖阳透过窗户照进来闪烁在连织手中摇晃的账单上。

“一顿饭就吃了 1266，陆警官会不会觉得养我很有压力？”
她手支着瞧他的侧脸，有些故意使坏。

陆野转动着方向盘，给她一个眼神。

“吃你的，你男朋友没你想的那么穷。”

连织：“别人都说男人最初找女朋友回来都是百依百顺的，久了就抠抠搜搜，你会不会对我抠搜，连肉也不给我吃？”

“…….”

陆野不太想和她说话。

他道：“会。”

“你敢！我跑你信不信？”

陆野道：“敢跑把你绑起来。”

“哪种绑？”连织无辜道，“用衬衣或者内裤那种吗？”

陆野头皮顿时发麻。

床上被这丫头撩拨狠了，他直接捡起衬衣就将她手腕一绑，双手被束缚的动作让连织的乳儿高高挺起，只能任由男人或揉或吞，他甚至将她双腿弯折成不可思议的弧度，屁股被他捧在手里，他舌头在她私密处辗转肆掠。

陆野轻咳了声，眼神警告：“给我安分点。”

连织忍不住笑了，她这纯属瞎找话题。

账单被连织折成了星星放在扶手箱里，无意抬眸，阳光折射她注意到他手腕上的表带似乎有磨痕。

她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买的，包包衣服，逛街的时候也是喜欢什么买什么，白贝母手链也回到了连织手腕上。

但他好像从来没给自己买过，这块手表都好几年了。

失神的片刻，车子已经停在安全的路边，这里离她的公司还有段距离。

连织纳闷扭头。

陆野单手掌着方向盘，低眸认真看她。

“你很反感他？”

连织一愣：“谁？”

“霍尧。”

“我怎么可能反感……”有些防御和虚伪是下意识，可男人眼眸清黑明亮，光影交错的车厢里，他只看着她。

他是陆野，连织垂下眸子，白净的侧脸如同弯月。

“不喜欢。”很多个瞬间，连织甚至希望他消失。

她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殊不知她的一举一动都被陆野看在眼里。

陆野轻轻“嗯”了声。

连织：“你不问为什么？”

“每个人都有反感别人的权利，哪怕是无理由。”陆野勾过她鼻尖的发， “如果我问，愿意和我说吗？”

不只是反感。

陆野能感受到她的排斥和仇恨，朋友那层互怼的相处氛围被她维持得很好，可微表情骗不了人。认识她久了才知道耍心眼都是表面，实际上没人比她更懂得知恩图报，按理说霍尧才救过她，若是真朋友不应该的。

要怎么说。

连织不知道怎么说。

她想说明天梦到了好多不开心的事情。梦到上辈子坐牢的那段日子，她因为推沉希下楼被判三年，哪怕连织是个法盲都知道绝不可能这么判。她在牢里自残申诉，求着要见霍尧。

她想当面问他一句被判刑这事有没有他参与，为什么要这么对她，既然喜欢沉希为什么要让她做他女朋友。

可他没来。

哪怕把牢底坐穿，仇恨的种子让连织变得面目全非，放风的操场上被连织被连织涂上密密麻麻的“正”字，他依然没来。

置之不理充耳不闻。

“我就是讨厌他，恶心他！”

连织红了眼眶，“这个男人最初虚伪目中无人，明明觉得我上不了台面却来招惹我。若不是腿残眼瞎，身边的人都变得免得面目全非，他才不会将我放在眼里呢，这样的好我不稀罕。”

“你也别问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反正我就是讨厌，他之前出事我以为再也不用看到他…其实我真的以为再也不用看到他…为什么他怎么又出现了，说到底他就是阴魂不散。沉希绑架我的事，不需要他我也能搞定，谁要他帮忙了..天下这么大他为什么非得出现在我面前…”

她语气还平静，但整个人状态像是回到上辈子坐牢时的刻板行为，不需要别人回应就在那自说自话。

“好，不问，”

陆野将她搂紧怀里，“我不问了好不好. 不问..

连织埋进没有说话，可她身体的每一丝颤抖，陆野抚摸她后背的手掌都能清晰感知，他下颌发紧，用力地吻了下她的鬓角。

...

将连织送进公司后，陆野没走。

他在大厦专门的区域抽了只烟，烟雾弥漫，男人的神色掩在阴影里。

刚才那样的失控行为，陆野只在她身上见过一次，这么多年就一次。

她有事瞒着他。

陆野早有这种感觉，夜总会那个梦他最近老是不停的做。

灯光，人影，面孔，乃至旁边人脸上的笑意都逐渐清晰，梦的最后依然是他在那群推开门的姑娘里一眼看到连织。

怎么形容她那瞬间的眼神呢，震惊闪躲，恨不得把自己缩成一团。

梦能真实到还原人脸上的表情吗？

托人去打听的孟五爷扩大了范围依然没有回信，同事问他是不是名字记茬了。

陆野也想过要亲自问她。

可她的性格没人比他更清晰，假的她必定耍脾气，但若是真的无异于往她心口插刀。

陆野坐进了车子，他翻出号码，将电话打给了蓉城分局的同事。

赵勤接到他电话很兴奋。

“好小子，现在得叫你一声陆局了吧？”

陆野笑了笑，应下他这一句调侃，问霍家的事他们听说了没。

“当然，前段时间可闹得沸沸扬扬。”两个儿子死在国外，霍企山又稀里糊涂瘫痪。

“这事其实不止陆野你疑惑，我们听着猜想过了七七八八。”赵勤道，“但霍家至今没人报警，我们也不可能自己上门去调查，两个儿子都是在国外出的事，所以管辖权也到不了我们这。”

陆野问：“霍企山如今怎么样？”

“挺严重。”他说，“听说之前在医院闹过一次癫痫，打那后话不能说，大小便失禁，他家二夫人最近才将人送回荣城，估计的想让他安心走最后一段。”

蓉城。

陆野沉默了会，“霍家好歹是是纳税大户，你明天找两个同事上门去慰问慰问，我过两天来趟蓉城。”

**

我们织很聪明的，哪怕情况不利于她都会想办法自救，不会虐。

明天休息一天去取电脑，后天给大家加更。

0334 下卷 206 关心我？

所有坏心情，都会在一个午觉之后通通得以解决。

窗外阳光正好，连织趴在桌子上，用手指滚动着桌上的玻璃球，金箔在里面洋洋洒洒的坠落，那里面倒映着的虚影是她如今的办公室。

办公区和休闲区一应俱全，整面墙的落地书架和沙发都是她专门去家具城购置的，从最初狭小的格子间到现在。

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安抚连织了。

宋亦洲给她打电话的时候，连织正在拼积木。由于还没过午休，一扇透明玻璃门之隔，外边办公区昏昏沉沉，工位上不时亮起手机灯。

宋亦洲：“打扰你休息了？”

连织将积木椅子的一条腿卡进轴承里。

“没啊，我已经醒了。”

“在干嘛？”

“拼积木。”连织道，“这积木不知道是谁送的，在这放了好久，没想到一张小办公桌都这么难拼，我记得宋总以前在蓉城办公室也有一辆积木车？”

宋亦洲轻轻“嗯”了声。

“一辆银灰色的兰博基尼。”

“肯定是别人送的吧，送的人也让我不能理解，成形的工艺品谁会去在意他花费了多少心思。”

她说起话来不需要别人参与，宋亦洲全程静静听着，轻声道。

“心情不好，因为什么？”

连织其实只是在陈述没有表露心迹。

但男人的机敏远超过她想象，能从字里行间里感知到她的情绪

。

“才没！别浪费你的脑子来钻研我。”连织恼道，“宋总你专门中午给人打电话，要是我还在休息被你吵醒了那才叫真的心情不好。”

宋亦洲轻笑了声。

“我的错，现在赔罪行不行？”

连织哼了声，才不吃这套。

“找我干嘛？”

宋亦洲问她图书馆的设计进展如何。

“我听到一些风声，似乎设计院想把你们从这次的设计中挤出去？”

他又不是做建筑这块，王蒙做的那些事情若不是专门去打听，怎么可能传到他耳朵里。

连织：“他想得美！”

宋亦洲听她不放在心上。

“你打算如何？”

连织本来没打算给他说的，没有把握的事情她一般不会透风，但好像习惯和宋亦洲撩的更多。

“宋总有听说过郑风眠院长吗？”

“当然。”

美院成立以来的首位院长，将半辈子的心血都花在了了一草一木上。之前美院有段路雨天泥沼，他带领学生修路并种上了桃花。用他的话说所有关于美的构想都不如实践，于是美院后来有了学生构思的涂鸦墙，立体美术馆。

他于美院的地位可想而知，后来的无数届院长都是他的学生。

宋亦洲问：“你打算从游说他开始？”

“想想罢了。”这位院长年龄超九十不说，已经是半退隐状态，估计都很难见到本人。

宋亦洲道：“我倒是知道他近日即将出席某位好友曾孙女的白日宴。”

“对！所以我已经通过妈妈拿到了方家小孙女生日的邀请函。”

宋亦洲哑然半刻，顿时失笑。

连织：“怎么？”

“没什么。”宋亦洲道，“只是觉得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一点。”

连织脸颊有些烫烫的。

是因为被夸，谁因为被夸都会摇尾巴。

此时玻璃门外办公室的灯渐次亮起。

睡醒之后的员工眼角惺忪，在格子间泡茶聊天醒瞌睡。

宋亦洲还要说什么，突然听筒仿佛被捂住了，但低低的咳嗽仍然不时传来。

连织愣住。

“宋总，你——”

“没事，就一点小感冒。”

他轻描淡写一句话，连织却很难想象他生病会是什么样，大概是习惯他连轴转，或者在他身上花费的注意太少了。

连织懊恼于自己那瞬间的失神。

“我又没有问你怎么。”

“是吗？”宋亦洲声低低的，“我以为你关心我。”

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明明隔着纱窗的，连织突然就觉得热了。她没说话。

宋亦洲也没过多停留在这个话题上。

“我记得你喜欢吃甜的。”

话题跳跃度太高了，连织正不解。办公室门在这时被敲响，员工做了个手势，很惊讶，连织没看懂，先匆匆挂断了宋亦洲的电话。

去到茶水间和休息区，早有很多员工簇拥在哪，外卖员一波接一波，带来了京市最有名的五星级酒店华尔道夫的茶点，轮份卖这起码都得几千元，更别提请整个公司。

因为署名是连织，便以为是她请客，好几个都抱上来么么哒了。

连织这时才缓过神来宋亦洲说到甜食是什么情况，嘿这个人……

只是送上门来连织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她笑着大家吃好喝好，因为怕长胖，连织只带了份邦尼兔白桃慕斯回办公室。

入口甜甜的，连织拿着勺子，小口小口地抿。

而旁边手机里是给宋亦洲发的兔子图片，男人回了句。

【回国见。】

*

王蒙请校方吃饭的地方在名叫盛世皇朝的会所，美其名曰应酬，实际上就是在贿赂中拉帮结派。

之前连织都睁只眼闭只眼当做没发生，这次反正早晚要撕破脸，自然怎么都忍不下去，搅浑水这种事她最擅长了。

她和刘昊勤到会所之前，校方领导已经在设计院的多方劝说下天平倾斜，一个图书馆嘛，归根到底设计成什么样没人关心，只要在任期间不出错即可。

相较于连织此前多次强调的建筑风险，但这些风险归根到底责任都在施工方和设计师身上，到不了他们学校这。而要去承担建筑设计的未知性，甚至因为旧材料影响建筑美观，这对学校才是实打实的声誉影响。

校领导出于利益考虑当然知道怎么选。

“依我说王总监明显在古典设计上更加高瞻远瞩，小连她们团队当然很有天分，但有些太过鲁莽了。”

王蒙正要笑着称是，随着服务生将包厢门推开。

刘昊勤和连织走了进来。

“王蒙，你过分了啊，宴请领导都不带上我们的。”

连织将外套交给服务生，也道。

“就是，咱们都合作几次，传出去院长和其他领导还以为我们亚新抠搜。”

孟院长和几位领导说哪敢，王蒙笑意微僵，又叫服务生多加两个位置。

他两来之后场内氛围就变得松快很多，几位领导都赞他们这次的设计别出风格，虽然最终的决定还没下来，但明显都超出预期。

“院长，快别这么说。”

连织说其实最初亚新和王蒙协商设计的稿图施工更简易，也更大众所接受，他们亚新后来坚持第二套方案才把工作搞复杂了，给各位领导添了很多额外工作。

这丫头合作上向来没憋好话。

王蒙正纳闷她话里的恭维。

刘昊勤敬对方两杯酒，接着话题一转。

“关键王总监在相应的材料上懂得节省，同样的设计上起码减少了三分之一的成本。轴承链接也敢于大胆推陈出新，届时在新闻发布会上估计是一番轰动。”

王蒙笑意淡了些。

国际上关于轴承链接有固定的规范，他私自缩减这事就怕有人拿着做文章。王蒙合计着到时候得拉社会新闻来转移转移注意力。

“最近的建筑峰会即将在上海召开。”连织闻声道，“作为国内面积最大的图书馆，经由报纸闹得沸沸扬扬，孟院长你是这个设计的最终敲定者，相信一定会名垂青史。”

孟院长虽然还在笑，但心头却发紧。

他想在这个方案中捞最大的油水，且最好能够明哲保身，还有几年就要退休可不能闹出叉子。

但经由连织提醒，明哲保身似乎比他想象要困难。

饭吃到一半，刘昊勤还在饭局上作陪，连织起身去卫生间。

招待会所楼下是家小有名气的清吧，调得一手好酒，包厢里皆是口不对心的附和和奉承，反正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连织去楼下点了杯长岛冰茶，入口甜丝丝的。

她撑着下巴，脑袋不时跟着音乐轻晃。

她在听音乐，殊不知自己也成了道靓丽的风景线，路过的人目光无不在她身上久久停驻。

角落里珠帘间隔的卡座，间或坐着群俊男美女，霍尧之前女伴不断的，所以才落座不久张易就给他叫了个姑娘。

他没说什么，心思也不在这。

张易道：“别的不知道，你跟霍昌那两兄弟感情又不深，死不死对你无所谓，所以兄弟我就不劝你一句节哀了。”

霍尧眼眸一眨不瞬地看着他。

“你倒了解我。”

“废话咱两可是穿一条裤衩长大的，有什么秘密不知道？”

霍尧微勾起唇角。

“是吗？比如呢。”

“你今儿是来找茬的吧，细数那就多了。”

张易目光顺着拿酒的手往外瞟，一眼注意到吧台上的女人，他吹了声口哨示意霍尧。

“你看看那位，简直极品。”

霍尧靠在沙发上，转眸瞧去。

人影虚晃里，她坐在高脚凳上，高跟鞋在脚尖上轻轻晃悠，坐着的姿势让修身包臀裙更是到了大腿根部，那圆圆翘翘的饱满弧度往下，是修长又笔直的双腿。

一个背影，撑着下巴的动作甚至连侧脸都挡得严严实实，只有长发如瀑，背影婀娜。可霍尧却自看到那秒开始，片刻都未挪动目光。

“依我看这种极品身材要么是背影杀手，要么——”话音还未落山，有男人上前搭讪，她转头的间隙。

张易所有想入非非的心思顿时萎了，不敢再动一分。

“靠！这位大小姐怎么在这啊。”

他们注目的不是连织又是谁，前来搭讪的人不少，连织起初懒得搭理，但在这样暧昧的氛围里，她起了逗趣的心思，反正陆野和沉祁阳也不在这，做点坏事可以的。

“请我喝酒也不是不行，只要有个绝活你得会。”

对方看着她的脸蛋，愈发心猿意马。

“什么？”

“喏。”酒喝完，连织拎着鸡尾酒杯的细玻璃根在指尖转了圈，几个花式旋即后还能安然无恙的躺在她手掌上。

“你要会这个我就考虑考虑。”

男人都是死要面子的，明知道做不了还可劲往上凑。

随着酒杯噼里啪啦甩地上，他们那滑稽狼狈的样子。连织没忍住，噗嗤笑出声。

她喝得三分醉，早已忘了是谁教的她。

正乐着，手中的鸡尾酒杯被人取走了。

连织转头，便有股汨汨液体倾注进酒杯里，男人指间绕着杯子就开始旋转，倾泻的弧度里红酒液一直沿着杯壁晃悠，却半滴没有撒出来。

这眼花缭乱的绝招看得周围人连连拍手叫绝。

连织缓慢眨了下眼，在灯光折射进杯壁愈发缭乱的光线里，她撞进霍尧深黑的眸底。

有一瞬间他的模样仿佛回到了他们初识的时候，不曾经历过后来的变故。

意气风发，随性而为，这个人一举一动都足够抓人眼球。

连织恍然才想起来，这转杯子的花样是他教的。在他们刚认识时，他撩妹逗她玩。一套行云流水下来她惊讶得跟个什么似的，他懒声在她耳边，要教你吗。

那时，她耳朵红得跟个小番茄。

霍尧将酒杯轻轻放在吧台上，和她的眼眸对上。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请你喝一杯？”

——

晚安

0336 下卷 208 给谁下药

霍尧将酒杯轻轻放在吧台上，低眸看着她。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请你喝一杯？”

那瞬间的恍惚已经不见，连织牵起嘴角。“霍尧？你怎么在这？”

“你呢？”霍尧深深看着她，“这个动作你比之前熟练很多。”

之前……

她起了非学不可的心思，弄碎了好多杯子。

到底是执着于这个小花样，还是借着机会和他多待一会，或许就连当初的连织自己都说不清楚。

“是吗？我忘了。”

连织耸耸肩。还有小帅哥执着站旁边，豪车钥匙就圈在手指上。

“美女，没有资格请你喝酒，那总能请你出去兜个风吧？”

连织的照片轰轰烈烈出现在网络上那天，不是谁都仔细瞧过，更何况这都快过去一年多。

连织手撑着下巴，纯属无聊逗他。

“我不是很想兜风。”

男人又说那请她去吃宵夜。

霍尧就靠在旁边吧台上，听他两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大说时候是男人再说，连织敷衍两句，可就连敷衍都让人挪不开目光，她手指撑着脸蛋。流苏耳环轻轻摇晃，像是个慵懒的小狐狸。

霍尧抿了口酒， 杯子轻轻磕在吧台上。

连织的凳子突然被一阵力道握着一转，她猝不及防对上霍尧的眼眸。

“总有个先来后到吗？”霍尧眉眼慵懒，“刚才那个把戏的赌约是什么来着？”

连织这才想起这回事，回头对搭讪的男人说了句不好意思。

男人哪里愿意走，还要再坚持。

连织拿着蛋糕的叉子戳了他胸膛一下。

“你走吧，再待这可就不讨喜了。”

小帅哥不情不愿，但看她身边的男人气场极强，别看和她好说话，但那眼神一看就是不好惹之辈，他只能走走了。霍尧看她拿张湿巾百无聊赖擦刀叉，哪还有刚才的半丝逗趣，像是碰了什么脏东西。

戳人胸膛那个动作她做得云淡风轻，可于任何男人都是勾子，当然没人会愿意走。

霍尧手还握着她的凳子，意味不明道：“有男朋友了，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什么就不太好？”

连织扭头，和他的视线对上，“我做了什么不太好，再说这话从你霍尧嘴里说出来，你觉得合适？”

幽蓝光线落在她莹亮的眸底。

她没怎么画眼妆，眼睛却很媚，曲长的睫毛微微眨动间犹如蝴蝶煽动翅膀。

霍尧眸色更深，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张易便上前叫了声沉小姐。

“还记得我吗？”

连织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两秒，笑意更淡。

“记得，几年前蓉城郊外的酒庄我们见过。”

“可不，那时候好像还是阿尧带你来的。”

“是啊。”

有些事情张易忘了，譬如初见的心痒难耐，于是提出交换女友。

但生活的乐趣每天翻新，谁会记得那轻描淡写的一笔。

他忘记了，可有人记得，记得他做过的混账事。

霍尧下颌紧绷，转而看向别处。

“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张易示意她看角落，“放心我们这只是个休闲局，大不了让阿尧给你当护花使者。”

卡座里小半的人连织见过。

都是霍尧的狐朋狗友，说来在京都那一年霍尧已经很久没和这群人联系，如今是为着什么。

她没说话。

旁边的霍尧开口道：“去坐坐吗？喝果汁也行。”

连织低眸。

“好啊。”

由于她的到来男人们的态度立马大转变，哪还敢有半丝轻浮。

酒撤了大半，还像模像样摆上了水果零食，抽烟的也收到霍尧眼神示意摁灭在烟灰缸里，前后反差这么大，陪同的女孩们皆悄悄打量着连织。

几个男人聊天的功夫，连织无意放了个耳朵。

霍氏如今继承人是霍尧，听他的意思似乎无意继承。也是，上辈子他几乎架空了整个集团，然后以十块钱的价格将集团卖了出去。

这笔足够挥霍几辈子巨款，霍尧出国的话，霍家那几条人命若真的背在他身上，怕是更难查了。

“你之后打算出国发展吗？”连织问。

清吧里徐徐放着粤语歌，她声音又很小，霍尧没听清。

“什么？”

他将耳朵低在她唇边，连织又问了遍。

“毕竟霍氏大部分产业都在国外，你之后会出国吗？”

霍尧听清了，他就维持着这个距离看她。

“你呢，希望我在国内还是国外？”

连织耸肩：“怎么，难不成我说了算？”

“你不知道？”

距离由于男人刚才的陡然拉近，男人说话得热气拂过她的面庞，黑色眼瞳里的漩涡仿佛要把她吸进去。

连织挪开距离，不说话了。

她抿了口酒，眼神无意落在旁边的女孩上，穿着清凉，笑得像是朵花。

连织正要挪开，却注意到她外套口袋里隐约有包透明药丸。

她看了好几秒才反应这是什么，顿时眉一挑。

这姑娘胆子挺大。

这种药丸是兴奋剂的一种，喝下去无知无觉，直至酒意渐浓才受欲望趋势，发泄时和禽兽没什么两样。

她想给谁下药？

连织目光在场内悄无声息探了圈，卡座的几个男人再差也是个富二代，似乎谁中招于她而言都是收获，倒挺豁得出去。

她指腹在杯壁上轻轻打圈，目光如同碗里清凉的水，手指悄无声息探了过去，将药丸握进掌心。

0337 下卷 209 不准走

场内大半的人连织都见过，有位男士和连织做自我介绍，她道。

“我之前见过你，你叫游…”

男人笑：“游瑞，沉小姐我可把你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叫连织是不是？”

“是，抱歉。”

连织拿着杯子和他一碰，果汁和牛奶都给她叫好了，没想到她却选择喝酒，其他几个都愣了。

霍尧眼眸微凝，看着她将整杯酒喝了下去。

一杯就行了，旁边又不是没有其他喝的。可她明显没打算结束，还要再喝。

霍尧一把攥住她手腕，声音微沉：“行了。”

“放开。”连织手抽不出来，他握得很紧。

她恼怒道，“我要喝就喝，你凭什么管我？”

眼神对峙间。

霍尧抿紧唇，脸色渐渐难看，其他几个男人都面面相觑，正当以为他要发作。

霍尧却拿过连织手里的杯子。

“要喝是吗？我替你。”

只要连织有想和谁拼酒的意思，酒必定进了霍尧的肚子。

他酒量好也经不起这么喝，更何况连织每次都满杯倒，说着是给自己倒，但都是霍尧在喝。其他人都在劝，但连织什么都没说。

仿佛他喝这么多，都不敌他那句阻止来得让她生气。那时候张易隐隐约约有个念头，别看这姑奶奶看着好说话，但其实心是冷的。

喝得太急醉意自然来得越来越，楼上就有休息室，张易送霍尧上楼时，连织叫上了旁边的女孩。

女孩叫叶婷婷，是舞蹈学院的学生，她知道这群公子哥非富即贵才决定铤而走险，谁曾想连织的到来让她没有机会。

她先是支走了张易。霍尧正躺在床上，脖颈和面颊皆染上醉意，凸起的喉结仿佛生出些欲意横生的性感。

连织对叶婷婷道：“我先去趟楼下，你一个人在这可以吗？”

叶婷婷看了眼床上的男人，面部轮廓如同雕塑般一笔一画勾勒。

她脸微红，点了点头。

连织出门后先去了趟卫生间，她食指伸进喉咙深处，酒全部吐了出来。然后她给车子楚发了具体的会所信息和地址，让她以嫖娼嗑药的名义报警。

这个时候各地警方正是严打黄赌毒的时候，业绩需求，警察必定会来。

*

不到十分钟会所外便响起了警车的声音。

嫖娼加上嗑药会怎么判？

拘留罚款还是通报，不管是哪一种，霍企山瘫痪的事情虽然被隐瞒得严严实实，但外界猜测纷纭，若是霍尧这继承人这个市规划再出什么事。

霍氏股价必定大跌。

这些头疼事都足够缠住霍尧好一阵子，拘留所的滋味并不好受，只有进去过才知道什么感受。

警察的突然袭击让整个会所都如临大敌，经理甚至来不及找靠山，楼上的包房便被强制打开。的确有很多收获，有些不及从床上爬起来便被带走，还搜出了摇头丸等兴奋剂。

然而霍尧那间房门被打开时，男人却不知去向。

只有个小姑娘在休息，衣服脱一半，被人破门未入反倒被吓了大跳，警察离开后，张易进门问：“他人呢？”

阿婷眼神闪烁。

“刚才…霍先生已经走了。”

“走是什么玩意，他喝成那样还能走哪去？”

张易给人打电话，嘟声后一直没接。

连织坐在叶婷婷对面看着她。

“他酒喝了那么多，走的时候还清醒吗？有没有说什么”

“他…他…”

阿婷目光闪躲，霍先生刚才脸色潮红，呼吸紊乱，明显是吃了某些助兴药物。最初她的目标不是霍尧，她不敢。但眼见着有这个扶摇直上的机会，叶婷婷又怎么会放过。

然而手碰到男人就被他挥开，她踉跄着摔地上，便听见门砰的剧烈关上的声响。

人去房空。

连织看她这样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失败了。

这样也能失败？

霍尧这个男人过去向来留恋花丛，女孩子左拥右抱是常有的事，药性之下连织以为他不可能拒绝。

失败连织也不显失望，这种报复对他没有根本性中伤。

成功了连织开心一下，不成功她也不会失落。

出了这档子事张易游瑞等人自然没心思再聚，包厢那边吃得差不多，连织也准备离开。来晚了没位置，她的车停在停车场三楼比较僻静的地方。

连织的脚步声在空荡的停车场响起回音，她在思考霍尧会去哪，张易说他车还停负二楼，所以他直接从会所跑了出去？

远处的红车奔驰受到车钥匙感应发出“滴”的一声，连织拉开车门将外套放进去，刚要上车，眼角余光却透过车前灯的投射注意到墙角有抹黑影。

连织直起身看去，霍尧正瘫软地靠坐在墙角，他脸上泛着不自然的红色，透过敞开的几粒扣渗进胸膛，仅仅一眼，便让人感觉他沸腾得快要炸了。

似乎察觉到有人注目，霍尧睁开混沌的眼。

两人四目相对。

她站在白色光影里，身形被勾勒得纤细姣好，刚才还披着的一头长发高绑着个马尾，目光清清冷冷，像是落进碗里的月亮。

两相对比，尽是他的狼狈和不堪。

霍尧呼吸之间也尽是浑浊的热，几乎怀疑自己看错了。

连织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起身，如同牵张的弓。

她立马要坐进车里关门，然而晚了，一阵力道勾住她的腰，连织被迫撞进男人的怀里，他的胸膛随之贴上来，灼热的唇触在她肩膀上。

“不准走…”

哪怕隔着件 v 领体恤，连织也感觉要被他烫化了。

男人哪里都烫，手臂箍着她腰的力道更是恨不得将她揉进身体，连织怎么都挣不开。

“放开！”

他手臂越收越紧，连织眼见没法子，只能和他商量。

“放开好吗？你好像有点不对劲，我总得看看是怎么回事。”

霍尧抱紧她，低声呢喃。

“骗子…我放了你就跑了…你一直都是这么骗我的。”

“我真不骗你，你是不是生病了，你听听你声音很不正常，让我看看好嘛？”

她的声音好温柔，从来没对他这么温柔过。如铁般箍着的手臂慢慢松了。

连织逮着机会就跑，然而不过几步就被拽住手臂，男人反手将她甩在车身上，随之欺身而上。

霍尧捏住她下巴，低头吻了下来。

男人嘴唇干燥热烈，如同嗜血般要攻城略地，任凭连织如何都躲闪不开。淡淡的血腥味在彼此口腔充斥着，大概是他刚才难捱时咬破的，可这一切都比不上她嘴里的清甜。

那是霍尧太久没尝过的滋味，印象中别墅的浴室是他们最亲近的时候，此后便越来越远。

这些年间他连做梦都做不到，梦里每每她要入他怀便烟消云散。唇齿间溢出的芳香足够让任何人疯狂，胸膛如鼓般砸动的心跳昭示着男人的兴奋，直到她手臂睁开，狠狠煽了他一个耳光。

“滚开！”

刚才那女孩吊着他他不要，现在却来吻她。

响亮的耳光并不能阻碍霍尧，他气息紊乱还要再吻下，连织猛地转头，那吻就落在她脸上，脖子上。

她哪里于他而言都是奢望，霍尧神志已经不清醒，只是牢牢抱着她，低声唤着。

“别走…阿织..不要走.”

———

晚安。

0338 下卷 210 重新来过好不好

兴奋剂的药性来势汹汹，足以让任何人变成禽兽。

霍尧滚烫的唇在她脸颊耳侧游离，横冲直撞毫无章法，冰凉的肌肤搅不灭他的燥热，反而如火把燎原般激得他血液翻涌。

他爱不释口，像是尝到梦寐以求的糖果，连剥开糖纸的动作都没有，只闻到那股甜味便足以让他满足。

连织眼神冰冷，眼疾手快一个手刀狠狠劈下。

劈是劈中了，足以让成年人昏厥的招式于他似乎毫无作用，连织的所有反抗都被他给镇压了回来，他任她打任她踢，任她一脚踹他膝盖。

霍尧闷哼悉数受了，膝盖却强势分开她双腿，抵了上去。

气息交缠，喘息剧烈。

连织整个人都被他抵在车身上，双手被反剪的动作让她紧贴着男人胸膛，自然能够感知他下腹的蓄势待发。

她也知道现在不是硬碰硬的时候。

“霍尧你醒一醒，我是你朋友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一番打斗下霍尧已经有了两分意识，他漆黑黯淡的眸子全是她的倒影，带着毫不掩饰的侵略和欲望。连织只瞧上一眼便立即挪开。

可下巴被大手带了回来，他眼眸泛起不正常的红。

“我梦见过你…”。

霍尧想说。

在英国发生意外坠入海里那段日子，在被注入毒品反复煎熬的时候，总有张脸不时的跑进他脑海，周遭是一望无际的黑，他不能死在这。

他得回去见她。

可霍尧什么都没说，他低头就要吻下。

唇即将碰上，连织冷冷开口：“我不会要别人碰过的东西，男人也一样。”

握着她下巴的手指有瞬间僵硬。

“还有…连织抬眸，“随便发情的男人，在我看来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

霍尧近距离地盯着她，盯着她冰凉的眸子，扯唇道：“是啊，我霍尧本来就是禽兽，你不知道？”

连织的所有挣扎都被他压制了回来，她不让他碰不让他亲近。可怎么都挣脱不开他，霍尧紧紧抱着她。脸埋进她颈窝深处，药物折磨得他不堪，连呼吸都拉扯着神经。

“你很讨厌我是不是…因为什么讨厌我…”他道，“好像讨厌我…也是应该的, …。”

他声音沙哑，后面说的连织没太听清。

她静心了两秒，才隐约听清楚了，他低声着。

“能不能少讨厌我一点..连织…阿织…”

连织：“霍尧你搞错了，我怎么会讨厌你？”

霍尧后背一僵，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抬起头，凝视着他的那双眼睛蛊惑又漂亮，她抿唇一笑，似有无限的温柔缱绻。

“你忘了吗？你帮过我那么多次。我在酒桌上被甲方性骚扰是你进门帮的我，你一瓶酒咋人脑袋上帮我解了围。后来我新工作的上司想潜规则我，也是你陪我去的警察局。”连织轻声道，“我没了工作你就帮我介绍，没有住的地方你还让我去你那里，给我个容身之所，这样的你我怎么可能讨厌？”

是啊…

霍尧也想起来了，在曾经他最不挂心的回忆里，她安静地待在他的书房学习看书，他推门那刻她腼腆一笑，同时也默默收起了饼干渣子。

他懒懒一句带她去吃饭，她便擦擦嘴起身。

那时，只有他和她。他一回头她就在。

霍尧眼眶顿时湿透。他捧着她的脸蛋，声音沙哑。

“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重新来一次？”

没有宋亦洲，也没有陆野，更没有没有后来的沉希，也没有他刻意对她造成的那些伤害。就有只有初遇的时候，再重新来过一次。

有抹湿润滴在连织的锁骨上，由烫转凉。她道：“好啊，我们重新来过。”

霍尧看着她，不说话。

“把我手放开好不好？”她有些委屈地瘪嘴，“我手腕好疼啊，霍尧你弄疼我了。”

抓住她双手腕的力道渐渐松了。

连织立即反手抓住他胳膊一个过肩摔，砰的重重一声砸地，这些都仍然不能让她解气，她气得一脚狠踩他胸膛，将他当成沙袋发泄，再踩一脚。

霍尧也不反抗，只闷哼受着，混沌的眸子只紧紧盯着她。

连织发泄完上车就跑，车子开出老远才停下。

她拿了瓶矿泉水，像是碰到什么脏东西不停的漱口，狗男人。

刚才就该趁他不备弄死他，可连织还有理智，停车场有摄像头，她若真的就这么跑了不闻不问，才会让人起疑。

她平息了两分钟，拿出手机打了120。

—

医院病房里，点滴在输液瓶里缓缓流着，霍尧靠在床头，哪怕低眸耷着眉，但整个人隐约透露着疲惫。

连织推门，他眸子跟着一抬。

“现在感觉怎么样？”连织道。

霍尧舌头顶了顶左腮，针刺般痛，他没什么语气道。

“下手够狠的啊。”

“这不是为了让你清醒嘛。”

连织在他意味深长的目光里也不显尴尬，“你想想你刚才那样，难道你觉得你不该被揍？”

刚才…

霍尧有意识，自然记得那激烈的吻，有股淡淡的清甜还留在他唇齿间。

他喉结动了动，也没揪着这茬。

“说来也奇怪，我狼狈的时候都被你碰到了。”他勾唇道，“好像总是你帮我收拾烂摊子。”

这次算什么，连织想。

上回出车祸之后他可是喊着闹着要自杀的，那滑稽的场面连织痛快了好久，早知道就应该录下来。

“是啊。”连织语气不太好，“可千万别有下次了，下次谁管你。”

霍尧抬眸看着她，语气懒懒的。

“那谁知道，说不准还有很多次。”

连织恨得牙痒痒，正要说什么。

病房门却被推开，张易和游瑞接到消息，匆匆赶来，见有人来陪，连织也以有事为由离开了。

“靠！你小子怎么混到医院来了？哥几个都在找你。”

“你是不知道刚才你去休息后，几辆警车还来会所扫了圈。”

病房都是他两的声音。

霍尧自始至终都没吭声，张瑞顶了下游瑞胳膊让他别说了，他转头看去，霍尧自始至终盯着那道敞开些微缝隙的门，她才刚离开。

阿尧这是栽了，张易叹气。

*

周五的时候，陆野打来电话说他有事得去趟蓉城，两天便回来。

连织本来想跟着去玩的，但周日方家小孙女的宴会她得去，于是便留在了京城。

沉祁阳去了军队后家里冷冷清清。

两个儿女都不在家，虽然沉母没有说过什么，但不时打电话询问她的近况，必然是想念的。

周六连织回了趟山庄。

刚到佣人就告诉她有客人造访，连织微纳闷，到客厅之后，郑邦业正坐在沙发上和沉母喝茶，出乎意料的沉父也在。

郑邦业看到她后微微一笑。

“阿织…或许我应该叫你思娅更合适。”

连织目光停顿了一瞬，牵唇：“郑老先生，您叫我什么都可以。”

她坐去沉母跟前，沉母笑问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上回翰林书院。”

沉父说他们和郑老在那应喝茶，恰好思娅也在。

郑邦业：“其实更早。”

沉父：“哦？”

郑邦业喝了口茶，道，“两年前霍尧出车祸那阵，我去看望的时候思娅也在，我想最初没有她的陪伴阿尧怕是根本走不出来。”

霍尧是孟礼贤亲生儿子的事情沉母才从郑邦业这里得知，听后自然万般感慨，愈发觉得霍尧这孩子可怜。

沉母笑看连织一眼。

“这些事情你没和妈妈说过。”

连织说那些事情都过去很久了，若是不专门提起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是啊，我当时在蓉城若知道阿织就是思娅，必定会立即告知你们。”

郑邦业叹道，“认回阿织的时候我这老头子在国外，只能从报纸上得见，芸如的父亲一代枭雄不拘小节，从未在报纸上承认过任何后辈，足见他对思娅的喜爱。”

沉母说当时也是被逼无奈，老太太看望病重，他们回港城看望，结果港城的小报消息喜欢捕风捉影乱写允恒和思娅，为了中断流言，集团才果断登报澄清。

郑邦业道：“梁老太太身体不舒服是怎么回事？”

沉母说就是刚认回思娅那段，老太太就病重。

郑邦业道：“所以这就是天意，及时派外孙女来拯救老太太。”

连织心突突一跳。

不知为何，她总觉得郑邦业在刨根问底探究往事，可他话里话外又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关心一句，匆匆聊完便去书房和沉父下棋。

连织还可以跑去书房旁观了会，风平浪静，她怀疑自己是否太敏感了，霍尧身边的她都得放个心眼。

然而还没探究出个所以然，车子楚就给她发来条极不好的消息。

跟踪霍尧被他发现了。

【你告诉过我这个人很多疑，我们每天都是换车跟踪，而且也只远远跟着不敢近身，甚至对于重复路段我让他们停在远处别跟着。但看他今天溜车甚至派人围追堵截，我们的同事被他发现了。】

连织心瞬间沉入谷底。

她让车子楚赶紧撤，一切关于她的资料全部销毁。事务所近期别再营业，最好去国外躲一段时间，费用全部由她来出。

【你们侦探事务所那些人不知道我的底细吧？】

车子楚回到。

【你放心，关于你查的种种事件前因后果只有我清楚。】

【需要这么大动干戈吗？】

必须。

如果霍昌两兄弟是霍尧弄死的，包括霍企山的瘫痪在内，那这个人的隐忍和心计绝对不能小觑，尤其是在这个敏感的当口。

他不会放过任何想害他的人。

连织发了条消息过去。

【赶紧走！】

晚安。明天宋总出来。

0339 下卷 211 想我吗？

“查到是谁了吗？”

别墅里，郑邦业穿着下水裤在鱼池里理清杂污垢。这些本来让佣人来做，可这个鱼池承载着他的心血从来不假手他人，久而久之霍尧也就由着他。

霍尧摇头，说一天之内对方撤得干干净净，沿着那两个人查过去都在某企业，工商登记处是家外贸企业，但法人的名字是假的，没有任何实业输出。

郑邦业：“所以你怀疑？”

“公司只是个噱头。”

霍尧沉声道，“应该是家专门调查跟踪的事务所。”

下面的人交待老板捂得严严实实，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其手里的客户更是无人知晓。

偏偏刚被他揪出个尾巴便瞬间人去楼空。

霍尧眼神望着虚空，不无嘲讽道。

“要养着这么大的侦探所可不容易，对方还真的是看得起我。”

“其实要问出些底细也不是没办法。”

郑邦业道，“这人呐，弱点千奇百怪但总归万变不离其宗，比如都怕死。”

霍尧看他一眼，点头。

“我知道。”

郑邦业又问：“前几天你在会所被人摆了道，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为？”

烟雾缭绕上男人犀利的轮廓，霍尧摇头。

“不太可能。”

会所那晚张易带来的几个女的本身心怀不轨，霍尧找人随便吓吓便全部吐了出来。

“似乎，沉家小姐那晚也在？”

霍尧眸子一抬，静静地看着郑邦业。

“她只是碰巧过来坐坐。”

“你看看你，每次说到她你就像变个人。”郑邦业道，“情感最能麻痹理智。就你如今这样还提什么判断，人家在暗你在明，不多个心眼像上回那样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冷声道，“手臂那条长疤还不能让你清醒吗？”

那条疤痕沿着手臂几乎直穿胸膛，是霍尧坠入海里时被利器所划。

没有来得及治疗，便任由其溃烂留下狰狞的疤痕，阴雨潮湿如钻心之痛。

霍尧拿着烟的左手微微发颤，他沉默半晌。

“郑叔，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一字一句道，“但真不是她。”

郑邦业看他这样，脸色更不好。

鱼池清理完，他先去楼上换了身干净的衣服，下楼时取茶煮水，动作一气呵成。

“这件事情处理完，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生活。”

郑邦业说国内束缚太多，霍家的所有产业早已独立在国外运营，再者国内外法律不尽然相同，霍昌两兄弟哪怕在国外出的事，国内警察难保不会抓住什么风声。

而霍尧一旦变更国籍，以郑邦业的能力能让这些事情影响不了他分毫。

霍尧接过他递来的茶，没先表态。

“郑叔你也说过国外水土不服，饮食不调地广人稀的，习惯了国内的热闹去那反而叫受罪，你都不喜欢的地方，您觉得我乐意？”

郑邦业冷看他一眼。

“找那么多借口，我看你是舍不得某个人才是。”

霍尧没说话。

他缓和了些，语重心长道，“阿尧放下吧，据我所知沉家小姐有男朋友，她若是真有半点喜欢你，那两年你们有很多次机会能走到一起。”

“我放下什么？谁需要我放下？”

霍尧反倒笑笑，不在意扯唇道，“感情这回事不就这样，郑叔你该不会以为我是什么大情种吧，我就懒得折腾而已。”

他手懒搭在椅背上，一副吊儿郎当不曾挂心的样子。

可越这样，郑邦业便知道那根刺扎进他心里越深。

他和孟礼贤何其相似，为了爱情，孟礼贤当年义无反顾选择了落魄之中的霍企山，并倾尽家族资源去帮他。

可后果是什么，是农夫和蛇，是坠入江里尸骨无存。

郑邦业涌上一股强烈的后怕，怕霍尧重走他母亲的后路，识人不清毁一辈子。

霍尧将杯子放在桌上。

“依我看，郑叔你才应该出国去好好疗养。”

国内操心且不说，他还有急性心脏病，半点不能动气，一直是英国某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给他瞧病，如今虽然给他配着药，但远程之下医生有很多顾不上来。

“你放心。”

郑邦业说佣人在他每件衬衫口袋里都放好了药物，每日必定挨个检查，生怕他哪件衣衫落下了。

“你这么操心，医生呢又隔三差五来提醒我，我想出问题。”

霍尧弯唇，没有搭话。

“阿尧。”郑邦业沉默了瞬，“俗话说这人心隔肚皮，某些看似对你和和气气，在你身边施以援手的不一定是朋友，有可能他只是为了近身拿捏住你的要害，从而置你于死地。生活的学问大得很，千万不要轻易去信任任何人。”

霍尧垂眸：“我知道。”

郑邦业深深看着他：“其实我怀疑——”

话没说完，佣人下楼问他晚上的宴会要穿哪个色系的衣服。

郑邦业随便指了件。

霍尧问：“你刚才说什么。”

郑邦业摇头，有些还只是疑惑。

霍尧又问：“晚上是方家孙女的百日宴？”

郑邦业点头，笑道：“没办法，老友邀请说什么也得去坐坐，不然你和我同去？”

霍尧懒懒抬眉，摇头。

“别了，你知道我最烦那种场合的。”

*

方家小孙女的百日宴在边郊别墅举办，才刚过黄昏，欧式建筑里灯光骤亮，犹如珠宝盒子，红毯沿着台阶一路铺下来，场内多是书香门第世家，和方老爷子交好多年。

沉母身体不太舒服，于是连织便独自前来。

流苏裙摆在纤细的小腿间荡起波纹，长发简单在脑后挽了个发髻，连织笑着上前和方太太拥抱，方太太问及沉母和梁老太太的情况，又道。

“思娅从山庄来这得耗费不少时间吧，让你来回折腾了。”

方太太说主要是孩子出生后就在郊外别墅静养，如今也不宜折腾，这地方太过僻静了些，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送一送。

连织摇头说不会。

她目光在场内悄无声息地逡巡，在寻找郑风眠院士，但似乎对方还没来，连织正要收回目光，却和方老爷子边上的郑邦业对上视线，他杵着拐杖颌首对她一笑。

连织也弯了弯唇。

灯光摇曳，连织包里的手机忽地震动。

她拿起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出乎意料的没有省市标注，且前面的赘余似乎也不常见。

连织心有所感，接在耳边。

“喂？”

“在干嘛？”男人慵懒的声线透过听筒梭进她耳边，周遭霎时寂静了些。

连织走到阳台边：“你猜？”

“有钢琴和酒杯碰撞声，在参加宴会？”他那边很安静，衬得声音低低很好听，“现在在阳台上？”

“沉祁阳，你是狗耳朵吧？”连织道，“方老先生孙女的百日宴。”

“方家。”沉祁阳眯眼，漫不经心道，“就那留着两戳胡子白白胖胖不足一米六，像太左那位？”

连织本来还不认识方家小儿子，他这一具象化顿时在场内定格了某位男人。

“有你这么损的吗？”她忍俊不禁，道，“军队不是不让打电话？”

“原则上如此，不排除特殊情况。”

譬如他用半天休假时间换来的十分钟，休息反正也出不了军区，对沉祁阳毫无诱惑力。

连织趴在栏杆上，问他每天都干嘛呀。

“训训练跑跑步，时不时搞个活动，整个内务定点休息。”

连织才不信，若国家军队都是这样早晚都完蛋。

“这么轻松？我不信。”

“就是这么轻松。”

背上的伤口隐隐作痛，沉祁阳靠在墙上，低声道，“姐姐？”

他好久没这么叫她了。

那拖腔带调的声响让连织心里酥酥的。

“干嘛？”

“想我吗？”

不知为何，电话不打的时候没怎么想，如今听着电话那头淡淡的呼吸她就鼻子酸酸的。

连织：“……不想！”

“我想，很想。”沉祁阳难得没有和她斗嘴，“我每天都在想你。”

待在军营以前挺得心应手的，但这次却时时刻刻牵挂着外边。

他和她还是个未知数，可就在这当口他却跑这么远，同个宿舍的队友聊及对象说山高水远时间一长就这么淡了，人女孩在外面总能遇见更好的。

沉祁阳嘴上嗤笑，夜晚却睁眼望着天花板。

不需要遇见更好的，她身边的男人就跟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郁结之气在他胸膛久久不散，最终也只隐忍地呼出口气。

“早知道这四十多天这么难熬那天就不应该放你走。”

这个男人骚起来让人耳朵发烫，连织莫名其妙想到去他别墅那天。

厮混了好几天，别墅客厅浴室，连吃东西都是被他抱下去的，她坐在他跨间吃他喂过来的东西，而他吃她。

连织压低声音：“沉祁阳，你别太过分，下次鬼才来找你！”

沉祁阳一下就笑开，耳边的声音滴滴作响。

挂断电话之前，他说。

“我下个月就回来，等我。”

0340 下卷 212 是你给霍企山通风报信？

下个月，起码还有四十多天。

连织在备忘录上贴了个时间，一转头宴会厅上来的客人更多，她在人群簇拥里见到了郑风眠院士，老人家精神矍铄若不是耳鬓花白谁也看不出他有九十多岁。

她正要上前，却猝然停下脚步。

不为别的，她经看到了宋亦洲，男人一身深咖色西装，质地考究，灯光覆盖在其上流淌着深层的质感，自米白色的领带之上，男人喉结饱满，下颌线条利落。

她惊讶他怎么在这里的功夫，宋亦洲已经转而注意到她，他嘴角展露出一抹笑，和郑风眠低语着什么。

一定是和她有关。

因为男人片刻又将目光投注在她身上，而郑风眠也跟着他一起看过来，带着和善的笑意。

连织缓缓朝他们走去。

“郑院士，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

郑风眠笑：“沉家小姑娘，你不是专门在这等我的嘛？亦洲都和我说了。”

连织抬眸看着宋亦洲。

宋亦洲淡淡一笑：“来的时候我正好碰见了郑院士。”

郑风眠路上他的车坏了，宋亦洲正好捎他过来。

“我本想清闲一会，结果亦洲上车就和我说你关于图书馆的设计理念，说你为什么这次新校区的建筑甚至跑去了松镇，到确认每块砖瓦的结构和牢固性。”他道，“我这老头子本来就喜欢建筑，想不感兴趣都不行啊。”

连织脸颊微热。

她为接近郑风眠想了好多说辞，还想不能刻意而为给这位老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得徐徐图之，结果忐忑那么久，有人却捷足先登将她的理念通告知，让她在这样融洽的氛围里不知所措。

宋亦洲略克制的目光停留在她脸上，显得礼貌温和，他勾唇笑了笑。

“你别怪我自作主张就行。”

她哪有这么不知好歹。

郑风眠道：“沉家小丫头，我现在正好有时间，你愿意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如此大大费周章设计这个图书馆吗？”

连织：“当然，只要您愿意听。”

—

“想说的说完了吗？”

连织：“说完了。”

别墅后面的庭院，宋亦洲走在她身侧，细高跟在石板路上踢出动听的声响，他看她垂眼间不甚挂心的样子，微微挑眉。

“我以为你会是在必得的样子。”

“我都追到人家宴会上了，如果再不成功总不能憋着头让他强答应吧。这个项目若真的不成功那我也只能安慰它不属于我。”连织耸肩，又道，“而且我最近学到一个词语，叫时时播种，随意收获。”

宋亦洲默念她最后的这句话，低眸看她。

“何解？”

“你看啊，譬如园丁打理这片花园，再比如我们去松镇那天务农人漫山遍野的田地。”她的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轻轻摇晃，宋亦洲不时抚过她腰身一道，再松开。

“他们劳作和付出的时候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有可能这年会遇到各种自然灾害颗粒无收，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还很常见，但每年到三月季节，该播种播种，该施肥施肥各种工序分毫不少。”

连织沉吟道，“所以这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我为这个项目付出的时间并不一定是让我非得到不可，而是我在这期间知识和经验的拓宽，这在以后的漫漫长路上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报我…”

她说完转头发现宋亦洲正看着她，那种眼神哪怕在黑夜里都不可忽视。

“呃…”连织有些难为情，“当然我觉得我这种也有可能是弱者的自我安慰。”

“怎么会？”

宋亦洲回味了片刻，“算是一种新理论，受教了。”

哪算什么新理论啊，他在商场沉浮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不懂。

可他这种语气，仿佛就能夸到人心里，连织微微有些脸热。

“对了你为什么会在路上碰到郑院士车坏了，你别给我说什么偶然啊，我可不信。”

宋亦洲看她半刻，忍不住笑了。

“我本来是想制造场偶遇，谁曾想他的车半道上就坏了，偶遇就变成了搭便车。”

所以是提前在郑风眠经过的路段等待。

光是有着这个念头，连织心里便有些柔软，外加不知所措。

“谢谢啊。”她抬眸看着他。

宋亦洲：“怎么谢？”

啊。

连织：“我请你——”

“请我吃饭？”宋亦洲将这话接了过来，沉吟片刻，“如果我没猜错，还差我一顿半的饭没补上，上次那餐吃到一半就没了。”

呀呀呀。

这人，记忆力干嘛不捐献给国家。

她越瞪他，宋亦洲嘴角的弧度越大。

连织开始摆烂：“那你说怎么谢嘛？”

宋亦洲没说话了，可停留在她脸上的目光却让人不敢直视。

气氛在不知不觉中变了，连织莫名想挪开。

宋亦洲道：“不如，让我充充电。”

“啊？”

连织尚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被一阵力道带着往前踉跄，她随之摔入他怀里。

熟悉又陌生的气息，淡淡的木质香带着雨后森林的味道将连织的耳鼻喉淹没，她下意识一松，男人已经手臂，将她完全拥入怀中。

“别动。”宋亦洲闭眼，在她耳边低声，“让我抱一抱，之后几个月我都有能量了。”

温热气息传入连织耳里，她有片刻瑟缩。

他们脸贴着脸，胸膛贴着贴着胸膛，耳边风声寂寂，一切杂音在此刻都消失了，只有彼此几近同频跳动的心跳和呼吸。连织曾经以为最亲密的动作是接吻，在津液交缠中感受彼此，可原来不是，是拥抱。她被他的身躯完全包裹着，脸颊和呼吸都是他的温度，胸

膛那砰砰砰强有力的心跳仿佛能感染她，让她情不自禁凌乱，紧张。

记忆仿佛重回纽约逃难那日，她抓着他的手在凌乱的巷子里奔跑，被他送上观光车，他们在观光车二楼相视一笑，风将男人的气息送到她鼻尖。

她情不自禁笑开，也掩住了那狂跳不停的胸口。

连织希望他能说些什么，至少说些什么来扰乱这很坏的氛围。

可他只是掌住她的后脑勺，脸埋进她的颈窝深处，呼吸声声扰她的耳朵。这场拥抱时间仿佛静止，没人知道过去多久。

直到手机忽而震动，连织才如梦惊醒般。

她推开他，有些懊恼于自己刚才的沉迷，可看宋亦洲的神色，足以得见这通电话的不讨喜。

连织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通商务电话，宴会上有人找宋亦洲。

宋亦洲阖上手机，低眸看她。

“和我一起上去？”

“不要！”

一进宴会厅交际不断，连织本就不喜这种场合，更何况脸蛋还热辣辣，和他一起上去指不定别人怎么想。

“我就在这待会吹吹风。”

她执拗起来有时候像个小孩子，庭院虽然明亮，但宋亦洲不放心她一个人在这。

这时同样有个参加宴会的萧家小姐上前和连织交流。

宋亦洲才离开几分钟。

不太熟的千金们一般见面都是夸夸模式，夸对方的穿戴的搭配，这次也不例外，连织简单聊几句，对方离开后她沿着庭院小道慢慢悠悠的走。

今晚月色很好，偶尔路过佣人称呼她一声沉小姐。

连织拿出手机拍了张自拍，正准备发给陆野。他明天才回来，先勾勾他。

路过转角却险些撞上人。

连织堪堪稳住后，借着路灯依稀辨认。

“郑老先生，你怎么在这？”

郑邦业笑道：“思娅啊，我刚才在那段路上打电话，谁曾想掉了颗胸针，怎么找都没找到，正想找人帮帮忙，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连织：“很重要吗？”

“是的很重要，亡友之物。”郑邦业说他手机没电了，能否借用她的手机灯光找一找。

连织看他两秒，同意了。

越往庭院深处走越偏僻，此处是方家的度假别墅，于是在独栋超几百公顷的面积里花园做得格外的大，加之深处无人打理，便有茂密高过人的走势。

连织举手手机灯四处看。

“您还记得掉哪了吗？”

她走在前面，殊不知身后郑邦业的目光一直在审视着他，带着眼镜的眼睛犀利敏锐。连织忽听得身后传来一声询问。

“是你给霍企山通风报信的？”

——

晚安宝们，最后一个大剧情点，写完即完结。

0341 下卷 213 你为什么要害霍尧

——

她走在前面，殊不知身后郑邦业的目光一直在审视着他，带着眼镜的眼睛犀利敏锐。连织忽听得身后传来一声询问。

“是你给霍企山通风报信的？”

连织直起身。

郑邦业正站在不远处静静盯着她，随着刚才那句她有片刻耳鸣，随之风声呼啸。

“给谁报信？霍企山？”她的平静并未有片刻破裂，像是完全听不懂，“郑老先生你在说什么？”

郑邦业缓缓一笑。

“我想想从哪里开始说比较清楚，霍家大夫人葬礼的时候我还碰见过你，礼贤生前的那些蛛丝马迹是你透露给我的吧，你早知道霍尧是礼贤的儿子，知道是霍企山杀了礼贤。也知道霍企山霍尧父子之间的仇恨。”

“于是在霍尧去英国之后，提前给霍企山透露消息，霍尧后来遭遇地那场爆炸和枪杀，不得不不说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连织嘴角的笑意已经收了。

谈判和试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便是滴水不漏笑脸盈盈，对面的老人便是如此。

语气不带丝毫波澜，却仿佛早已稳操胜券掐住了别人的命脉。

她道：“您高看我了，郑老先生。这些事情是我一个小小女子能做出来的吗？”

“若不是您今日告知我霍家的渊源，我仍然都是个什么都不知的旁观者。”

“是啊，想要做到这些不容易，得花费多少力气和时间去布局。”郑邦业道，“其实乃至在这个宴会之前，在和你真正开诚布公之前，我都带着那么一丝不确定，不明白是多大的仇恨才会让你毫不留情想置霍尧于死地，你们明明是那么好的朋友不对吗？”

郑邦业紧拧的眉头松了，淡笑道，“沉小姐别妄自菲薄，你有这样的能力，你既然能掩人耳目千里迢迢将张琪瑛从槟城送到沉希跟前，让亲生母亲成为杀她最锋利的刀，这样的耐心和周全布局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连织看着他的目光渐渐冷了。

“可你为什么要害霍尧？”

郑邦业沉声道，“你不明白他多在意你吗？他能为你开车眼都不眨的撞死沉希，完全不在乎自己背上什么责任，他九死一生都要惦记着回来找你，你想没想过他知道这些有多崩溃，你在他跟前做了三年朋友就是这么对他的吗？”

“我说了不是我。”

她声音有一瞬间的尖锐，又很好被风声掩盖，“郑老先生你编的故事很动听，但恕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想胸针丢失大概也是你试探的托辞而已，既然如此那我先走了。”

连织冲他颌首，和他错过身准备往小道出去。

郑邦业的声音忽从身后传来。

“是与不是早晚都会有定论，就像假的成不了真的，麻雀也不可能变成凤凰。”他道，“沉小姐，在你的身份真正明辨之前我还能这么叫你吧？我劝你在这里多停一停，毕竟很多事情不宜在人前去说。”

连织脚下一僵。

“你隐藏得很好，若不是前后桩桩件件联系起来，我也不可能去动怀疑你身份的念头，毕竟成为了沉家千金，再去坑害沉希可就事半功倍了是不是？”

有股凉意将她的后背染透了，连织再跨不动一步。

她转头，看着郑邦业杵着拐杖，朝她走了几步，“你知不知道冒充沉家千金的人是什么下场，前些年因此吃上牢狱之灾的大有人在，有些还是我起草的文件，富贵险中求，你胆子果然很大。这些本来是你的事情，我着老人家好歹一个外人，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去动霍尧！”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牙齿几乎不由自主的颤栗，无人所见的地方连织手掌已经全部湿濡。

有些伪装一旦以为成真便真的仿佛泡在温柔乡里，以至于一朝梦碎整个人都晴天霹雳。

可她面色依然平静，甚至荒唐，“假冒是仅凭你郑律师一人之言吗？还是你就喜欢凭空捏造故事构陷他人，我从进沉家那天开始就是经过层层验证——”

郑邦业道：“亲子鉴定最关键的那步，当面采血检验不是还没做吗？”

连织脸色骤然变白。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这老头子只在国外，所以只能从调查的来和你捋捋整个过程，若有偏差沉小姐也可以和我补充。”

他这声沉小姐如今听来十足讽刺，郑邦业道，“最初顾家夫人发现你腰后的胎记取了你的头发，之后沉家邀请你上门再无意取了你的血迹，这些只能算是初步验证答疑解惑，最关键那一步还没做梁家老太太病重你和沉母就匆匆前往港城，期间无意被记者报道，梁老爷子爱外孙女心切自然也就顺势承认了是不是。一切都那么凑

巧，任何一局缓缓相扣，不知是上天偏爱你，还是这期间有不为人知的操作，沉小姐能否告知？”

没有回应，连织紧紧咬住下嘴唇，淡淡的血腥味流淌在口腔。

她当然不可能再说半个字被他抓住把柄。

郑邦业也不需要她的回应，他负手望着远方，“你知道对于一个律师来说无妄的猜测远远不如证据来得更有说服力，你种种手段和这一切的巧合让我开始怀疑你的身份，可头发是真的，血液也是真的，若验证结果无误只有两个可能，要么你真是沉家走丢的那位大女儿，要么真千金自始至终都在你身边，被你提前找到了。”

轰隆隆….

是哪处传来的雷声震耳欲聋，压得人喘不过气。

郑邦业继续道，“于是在这期间我就开始着手调查你身边的人，从同学朋友还有经常来往的同龄女性，但出乎意料的都没有结果，查来查去最终只有一位时间和年龄都吻合。”

他转头看着连织，“你孤儿院的那位朋友，但似乎对方已经长眠地下，这个答案是不是只有挖出来才知道了。事情到这里不由得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在这里形成，或许对方才是真正的沉家千金，而你在得知对方的身份后选择杀而取代之，你觉得这个故事的合理性如何？”

杀人诛心。

连织在大学里便知道律师是最冷血的一类人，可她认识明显远远不够，面前这个老人半辈子身经百战，见惯世态炎凉。拿捏她就跟拿捏一只老鼠一样。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连织扯出一丝冷笑，“既然郑律师已经有猜想，还需要我给你答疑解惑吗？你有怀疑大可以告知于天下，你看看他们是信你还是信我。”

她远没有自己表现的那样平静，乃至喉咙干哑，掌心都被掐出了血痕。

有些意外来得猝不及防，乃至她没有足够的时间应对。

0342 下卷 214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这章有雷点，不能接受女主有恶女属性的勿点）

郑邦业看她半晌后笑道：“当然，沉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还帮他代理过几次案子，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家族血脉被人迫害。你猜猜你会被怎么判？背负的几条人命和运作的手段，你怕是这辈子都见不到外面的太阳。”

他最擅长杀人诛心，用平淡的话语任由对方崩溃，说到最后郑邦业话里一转，“但在这之前我还有另外一条路让你选。”

连织咬紧牙关不说话。

“中东或者非洲你随便选一个国家，今晚我会用假护照安排你悄无声息的出去，而今晚会出现车祸或者火灾，沉思娅这个身份会葬身其中，永永远远你都别回来。当然你也不可能再回国，我会安排人时时刻刻看着你，让你再没有丝毫可能去害霍尧。”

“出国？你确定是出国？”

连织看着他虚伪的脸，冷笑道，“郑律师，你这怕是和囚禁无疑？我的事业和自由都要因此毁于一旦，你还真会替我考虑。”

“你字字句句伪善伸张正义，如今躺在床上的霍企山和霍昌兄弟你敢保证没有你和霍尧的手笔？”

“那是他们死有余辜，而我给你留的路，也比你置霍尧于死地要强一百倍。”郑邦业脸色骤沉，“你永远也想象不出他这一年经历了什么，母亲罹难，父亲背叛，连着心心念念的女孩子都要处心积虑杀他，你有想过他知道这一切的痛苦吗？”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连织眼眶发红，“且不提那些事情和我无关，就算是假如是那也是，他罪有应得，是他肆意妄为游戏人间的代价，是他不把别人的命当命的后果，是老天有眼让他这辈子不得好过。”

恨意的压制也需要麻木，需要日复一日忍耐告诉自己来日方长，要忍！要忍！

可最初重生的多少个日夜，她都想过要和他们同归于尽。

“在这霍尧是个受害者，可于我他不是，他前半辈子的做派当得起他如今的下场，于我而言不够痛快的是他没和他母亲一起葬进江河，如今还有条命在外面蹦跶，所以果然是祸害活千年！”

仇报了，沉希死了，江启明如今正在面临审判。

那些她恨过的人都应得了下场，可上辈子不时的梦魇还折磨着她，以至于半夜梦中惊醒都还记得那些点点滴滴。她恨，她也想像孟澜老师说的那样放下。

可霍尧还活着，她要怎么放下。

郑邦业已经因为她的字字句句，脸色极为难看。

“我为你选的第二条路看来是多次一举了。”

他拿出手机，说完就要将电话拨出去。

而电话名单里隐隐约约显示着的号码，已经足够让连织头晕目眩失去理智，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打掉了他的手机。

噼里啪啦碎在了地上，郑邦业也因为这猝不及防的力道被撞到在树上，随之狠狠砸地。

手机还停留在未拨通的界面。

连织转头，郑邦业正趴在地上，脸色苍白，张大嘴艰难呼吸。

她情不自禁往后退了两步：“你……你怎么了？”

他没法说话，哆嗦着从胸口里取出个药品，可还未扭开那瓶子便从手里一滑，滚到了草丛里。

“药…给我药…给我…”他哀求地看着连织。

他明显是犯了什么急性病的样子，连织立马抓起药瓶准备递给他，可就在放入他手里的前刻，如同倒影一般拉扯的画面映入连织眼前。

就是这个人，为了霍尧死死咬住她不放，一个电话就能完完全全毁掉她前半生所努力的，他绝不会放过她。

这世界上有真正的正义吗？

没有！沉祁阳将枪握在她手里时，是怎么告诉她的，对于那些甩都甩不掉的麻烦，与其躲避不如直面解决他。

有恐惧的眼泪在连织脸上越流越多，她知道明明该将药递给他。

可她却感知到自己站起身，慢慢往后退，在破碎的泪光里看着他伸出手挣扎，紧紧的扣着泥土，直至脸色青灰，完全断气。

-

人去哪里了？

宋亦洲从宴会厅出来，再下至庭院连织已经不知去向，周遭灯光幽暗，风拂过面颊凉悠悠的。

他不经意地蹙起眉头，已经拿出手机给她拨了过去，人也往僻静的地方走找。

虽然是京郊别墅，但绿化面积太广难免太荒凉。

还没过转角，森绿色的流苏裙险些撞进他怀里，她神色难掩慌张，岂止是苍白。

宋亦洲下意识将她搂住。

“去哪了走得这么急？”

她衣兜里有东西自两人相撞那刻掉在石板路上，发出轻微的脆响，宋亦洲低眸只来得及瞧上一眼，连织立马捡起来揣进兜里。

“我刚才想拍两张夜景，没想到走到一般黑漆漆的怪吓人就回来了。”她松了口气，眉头扬了扬，抿唇笑道，“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

她一紧张小动作就格外多。

宋亦洲静静看了她两秒。

“宴会上聊得差不多，你一个人在外面我不放心。”

连织挽住他的胳膊往前走，宋亦洲垂眸看了眼。

“我感觉有些饿了，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没想到方家的度假别墅这么大，我刚才走着走着居然差点迷路了……”

嗡嗡嗡的声音钻进连织耳聋里，带起持续性的耳鸣。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不能停，仿佛五官有一个是忙碌的她才能持续性思考，出事的地方没有监控，有没有人看到她和郑邦业离开，她记得没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还缺什么….

她沉浸在浑浑噩噩和自己的思维里，浑然不知自己紧紧掐着宋亦洲的手臂。

沿着石板路准备上阶梯时，连织忽而被一阵力道扯回来。

宋亦洲握着她后脑勺将人带到跟前，深黑的眼眸仿佛要看进她心里。

他压低声音：“刚才掉的那个瓶子你从哪来的？”

**

这章我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按照原大纲。

郑邦业为了霍尧肯定会想办法除掉连织，给她选择的那两条路绝对会让她二选一，而连织先下手为强。

因为这是 po 文，所以尺度稍微大了点，现实当然是遵纪守法富强民主和谐，简介里的女主真恶人那条我一直没删，就是因为有这个情节。

明天休息一天，晚安。

0343 下卷 215 宋亦洲你别去

*

宋亦洲握着她后脑勺将人带到跟前，深黑的眼眸仿佛要看进她心里。

他压低声音：“刚才掉的那个瓶子你从哪来的？”

连织：“什么瓶子？”

她像是踩在悬崖进退维谷的鸟，用假笑保持着最后的镇定。

“刚才你撞我的时候掉下来的瓶子，白色，一截手指大小。”

连织睫毛颤了颤：“那是我用来美容——”

宋亦洲道：“Ass Ratiopharm, 01 年产自德国，是专门用于治疗严重心脏病的特效药，但因为研究部分表明长期使用对肝脏有影响，所以国内一直没有引进……”

他字字句句瞬间摧垮连织的心房，宋亦洲扣住她的脸。

“这种药一般是由心脏病患者随身携带，沉家人无一患这病，这个药你从哪来的？刚才你去了哪？”

她在那样的目光中无所遁形，发软的身体被宋亦洲紧紧扣在怀里。

“说！”

连织嘴唇微微哆嗦。

此刻她无比讨厌他的敏感，讨厌他敏锐的眼睛，连他的视力她都讨厌，可比厌恶来得更快的是她瞬间泪如雨下，埋进他的胸膛。

“是郑邦业，他发现了我的身份。”

*

警车来得很快。

不足一小时山庄便陷进乌泱泱的人潮里，警方出动的规模从未这么大，连着警戒线都将这山庄围得严严实实。

方家四代几乎如临大敌，在自家的度假山庄发生这些事，对方还是郑邦业，可想而知有多惶惶不安。不明真相的人眼见着穿制服的警察和法医一波波的进，且警戒线拦着，任何人都不准离开，都偷偷询问身旁的人发生了什么。

“死人了，是保安定点巡逻在庭院东北角发现的。保安当场都给吓傻了，听说眼珠爆凸，手都扣进了泥土里，这明显是死不瞑目啊…”

妇人连忙阻止：“别说了别说了…”

不止她，周围听见内情的都连忙拍了拍胸膛，相较于他们的惶恐不安，躲闪不及。

旁边的连织低着头，神色却有些恍惚。警察来得明显比她想象中还要多，会不会被发现什么。

突然一只大手捂住她的耳朵，将她脑袋拨了过来。

眼前突然变得漆黑一片，她埋进男人温热的胸膛里。

有人担忧道：“沉小姐这是吓坏了吧。”

宋亦洲手还捂着耳朵，颇为忧心：“是啊她胆子本来就小，今天来参加宴会就是想交交朋友，不曾想会遇到这种事。”

男人说她胆子不小，刚才有好几个小姑娘听说这事都吓晕了过去。

宋亦洲似在回他什么。

连织耳边却嗡嗡响，周遭是声声嘈杂，她什么也听不见。就是这个熟悉的气息，这个紧得让人发疼的怀抱。在一小时前将她紧紧裹在怀里。

她仿佛还能听见他克制冷静的询问。

“他在哪？”

那时的连织哪怕神思恍惚，却还是能听得出来。

他问的不是人。

而是，尸体。

急性心脏病发病极为迅速，短短几分钟就能要人性命。

他必定猜到了，郑邦业不可能还活着。

她满脸湿濡地埋在他怀里，手指发抖地指向身后那条小道。

宋亦洲神色发紧，更用力地拥着她。他脑子也有片刻空白，可手掌却自始至终固定住她后脑勺，不让她往回看。

“把你们碰面到离开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我。”

连织脑子嗡嗡嗡，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只是机械地张口复述过程。

宋亦洲：“碰过他吗？”

“…没，但瓶子有我的指纹。”

“我去看看。”宋亦洲拿过药瓶。

人面对巨大重创和突发事件脑子总是死机的，连织是呆的，直到看着他將瓶子握手里，那上面也有他的指纹了。

连织泪光回涌，突然拉住了他。

“宋亦洲你别去！”

她这辈子的共情少得可怜，也不会觉得谁无辜。

可他毫不犹豫接过东西还是让连织心被戳了戳，他一去很有可能和她就是共犯了。

夜幕中男人五官锐利，神色却显得冷静，他严严实实的身躯给她挡住了前面那条小道。宋亦洲拿过她手放在身侧，深深看她一眼。

“在这等我。”

狭长小道上他的身影越来越小。

远处是舒缓让人沉迷的音乐，谈笑声或轻或重的传进连织耳朵。

这短短的十分钟是她这辈子从未有过的煎熬时刻，远处天空黑不见底，仿佛预告着她人生的走向。冷眼旁观他人死亡只需要一瞬间的勇气，可过后的无数个时刻都得去想自己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警方会查出什么，如果发现是她导致郑邦业发病的又会如何。

她的崩溃在这无人的角落越积越多，直到一只手勾过她的腰，带着她坚决往前走。

她的每一次腿软男人就会扶起她，他横贯在她腰间的大手像是中流砥柱。直到他们出现在别墅楼下，这里灯光莹莹，有在聚会上喝多客人来楼下醒醒酒，侧头看他们一眼。

他拥着她的姿势如此亲密，宛如一对难舍难分的恋人。

“瓶子我擦掉指纹后放回去了，花园周围没有监控，但手机屏碎了他额头也有伤痕，刑警有理由怀疑是其他人预谋作案，这个宴

会上所有人都得警方讯问这一关。”怀里的身体在发抖，宋亦洲更用力拥紧，压低声音，“警察会问你，出了宴会厅你在干嘛？”

连织嘴唇微颤：“和你在一起。”

“嗯。”宋亦洲问，“那我进去的时间呢？”

0344 下卷 216 相信我吗？[3.25 更新]

“我…我在…我在…”

“你和高家小姐聊完因为崴脚在庭院坐了五分钟，我就出来了。”宋亦洲道，“记住方家少爷抱着小孙女在阳台上吹了风被方太太责骂时，你还在楼下远远和她挥手招呼。”

连织点头。

这些内容几乎是一股脑的往她脑子里。

后来他们吵了架，吵得很凶。

因为连织脚扭的问题，她凶巴巴的得理不饶人，把原因全部归结到宋亦洲身上，说若不是跟他出来散步怎么会出这样的事。那股娇憨劲让人不敢苛责，旁人或多或少看过来，还是方太太看不过眼过来劝架。

沉家这位可是个小祖宗，要在她这里闹得不愉快她可惹不起。

连织哼了声，说看在方太太面上就不怪他了。

宋亦洲淡笑着，不说话。

连织又问方家小姑娘还好吗？刚才听声音一直哭。

“你在阳台上哄她那会，我在楼下庭院和你招呼你也没理我。”

方太太讷讷，忙说自己顾着哄孩子，后来想着要下去和她说话来着，结果又给耽搁了。有些话的确能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维，更何况方太太今晚匆忙，她理所认为自己自己见过连织，并把这段记忆深深刻在脑子里。

连织摇头笑：“当然不会…”

方太太一走，宋亦洲就抱连织带到椅子旁，他取下她的高跟鞋，轻轻给她揉脚。

旁人路过都轻轻笑了，殊不知垂头发脾气的连织浑身冰凉，有热度源源不断从脚掌传来，她抬起头，宋亦洲正看着她。从得知事情的片刻空白到现在，他已经迅速冷静，昏黄的灯光照得他锐利的五官柔和不少。

他说：“别怕，相信我吗？”

“相信。”情感已经先于理智开口。连织和他对时着，眼眶发涩，

她也相信自己，相信老天既然让她重生，不可能连这点活路都不给她。

眼前的湿濡将连织从回忆里拉了回来，耳边宋亦洲的声音一如既往，在和旁边的人聊这次的意外。而隔着怀抱和手掌，他的沉稳和淡定都仿佛能安抚她。

突然跑车嘎吱的尖锐声划破天空，似有人要从警戒线外闯进来，而闹出的动荡声响让众人面面相觑。

连织转头，朦胧视线外有道身影自旋转喷泉外飞速跑来。发现郑邦业尸首到现在也不足以一小时，足见他来得有多快。

警方抬着尸体从霍尧跟前经过，很奇妙，那么远的距离连织都能看见他眼球充血，不再是面对他人深不见底的黑，此刻眼瞳红得吓人。

警方压制住他的身体，阻止他要扑上去也同时安抚他，场面一度闹得不可收拾。

而男人喉咙发出低哑的嘶吼，几根青筋沿着喉部爆至额头。

突然他不挣扎了，紧紧盯着某个方向。

上百台阶之上乌泱泱的人群里。她正被宋亦洲紧抱在怀里，像是他这样惊到，只匆匆瞧上一眼便挪开。

他透明的瞳孔里一片死寂。

*

郑邦业之死会引起轩然大波连织有心理准备，宋亦洲昨晚也给她提前预知过关系网，然而这件事情所造成的重大后果和动员的警力依然超过连织想象。

她当晚便被沉家的车接走，沉母告诉她昨晚中央紧急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彻查郑邦业的事。

“刘世乾你还记得吗？就上次在翰林书院和你爸喝茶的那位世伯，他父亲在上个世纪险些被打为右派，是郑邦业在其中斡旋才险险躲过一劫。所以刘家一直视你郑爷爷为恩人，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刘老爷子似乎因此病倒了，并腔调必须还原真相。”

连织低头没说话。

沉母握着她的手，心疼道：“昨晚吓坏了吧，早知道说什么我都该陪你一起去。”

连织摇头笑道：“我胆量哪有这么小啊，我就是觉得很难过，明明前段时间还在家里看见过他。”

沉母叹道：“谁说不是呢？”

话音刚落，佣人来报，有警察在山庄外请连织去省公安厅做笔录。

这次宴会上百个人只有连织在内的不到三十个人出过宴会大厅，加之这次事件造成的影响，凡是出过宴会厅的都得去公安厅做笔录。

众目睽睽之下，沉家也不好做这个特殊，沉母只好派家里的车，陪同连织一起去了。

到达省厅询问室，沉母在外面等候，连织坐在真皮座椅上。

对面办公桌后坐着三个警察，四个摄像头全方位无死角将这里的画面投进省厅办公室，屏幕前，一身警服的男人盯着画面里的人影，久久没有挪开目光。

“叫来问话的这十多个人身份都不简单…”副厅长有些头疼，说了会才发现旁边的人一直没有回应，他正不曾错目地盯着监控屏幕。

“陆局？”

陆野“嗯”了声，扭头看向他。

“赵副厅长麻烦你在外面，我进去瞧瞧。”

….

有警员看出连织很拘谨，淡淡道。

“沉小姐你不用紧张，有什么说什么。”

连织弯了弯唇。

这时门轻轻推开了，连织抬眸，瞳孔微微凝滞。

昨晚半夜给她发消息的准备回京的男人此刻正站在门口，这次郑邦业的死直接归省厅调查，连织原以为不会和他遇上。

可他如今穿着身常服，目光淡淡的和她相碰。那身衣服她碰过好多次，甚至坐进他怀里，情难自禁时抓出好几个旋涡。

但没有一次，代表着法律正义的肩章和警徽让连织感觉如此陌生。

原来他除了是她的男朋友，还是人民警察陆野。

今日两更，明日不更，牙齿痛去看牙，

大概没有几章就完结了。

0345 下卷 217 还来吗

他两那一瞬间的对视并未被他人注意，负责讯问的警员看到陆野进来，叫了声“陆局”后往旁边挪了位置。片刻的打断又回到当晚叙述正题上。

“沉小姐，出了宴会厅请问您去哪里了？”

陆野坐在椅子上，看着对面的她。

三四天不见，总觉得她好像瘦了点。

“和宋亦洲在别墅外面聊天。”连织温声道，“去这个宴会的目的更多是因为公司设计的问题想去偶遇郑风眠院士，没想到宴会上宋亦洲先给我引荐了，聊完之后他就问我事情解决了没有，我为表感谢又提出想请他吃饭来着。”

“您和宋先生是什么关系。”

“朋友。”

警员道：“据我所知，他期间有再回到宴会厅，这十五分钟的时间您在哪？”

“就在庭院，高家三小姐在他刚离开就来找我聊天，忘了聊了多久。”连织做思考状，“后来我因为高跟鞋太过磨脚，就坐在凉亭里休息…之后宋亦洲就来了吧。”

“高小姐和宋先生进出宴会厅之间还相差十分钟，这期间你都在凉亭？有没有和谁碰见？”

几双注视着他眼睛里面还有和她最亲近的人，而摄像头外，怕是还有很多个人不曾错目的盯着屏幕和她的微表情。

哪怕连织早有预期，手心依然微微出汗，她没去看陆野。

“是的，我本来拍了张月亮和星星的照片准备发给我男朋友，但二楼阳台上方太太吵架的声音把我吸引过去了，似乎因为小孙女

吹风的问题在责备保姆，说小孩刚过百日衣服穿得太少，郊外风大会着凉。”

这些都是托宋亦洲的口详细告诉她的，连织为防止自己有补充细节的嫌疑，只挑拣大概，“我当时还和她远远挥手招呼。”

主人家和几十号佣人的笔录，早在昨晚至今天上午已经全部做完。

于是自然也能从笔录里，得知方太太在阳台看见连织的这一条信息。

陆野忽然出声：“照片还在吗？”

连织抬眸看去，男人眼眸黑漆漆的，安静而不显压迫，就像他们聊天的时候。

“还在。”

她手机解锁后将照片递了过去，月亮旁边一颗明亮的星，手机页面上还留着拍照的时间。这无疑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她的笔录。

留存证据后，陆野将手机还了回来，淡淡评价。

“拍得很不错。”

这些话本该出现在两人蜜里调油的情话里，连织必定会顺杆爬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再不回来就有其他男人企图占据他的位置，陆野则会一个电话问她是不是皮痒了。

如今隔着审判和司法，连织弯唇，不知该做什么反应。

笔录做完，电子存档过后，警员正要拿纸质的给连织签字。

陆野却道：“我来吧。”

他起身到连织跟前，男人很高，她坐他站的方式眼前全被阴影覆盖，像是一片天陷下来。

笔盖拧开递给她，连织在纸上划了划，抬眸看着他。

“好像没墨了。”

“我看看。”

陆野拿过后，腕部横向用力甩了两下，他先是在手掌划了道再递给她，连织这次签上自己的名字容易很多。

签完后他也没过多停留，短短的小插曲无人注意——

刚才摄像头和几个警员的目光皆被他挡在背后，而他掌心摊着一颗糖。

给她的。

这一切程序走完，陆野送连织出门。

沉母正等着休息室，一旁的厅长在和她寒暄，他们出来后，沉母一眼便瞧见连织身后的陆野。

陆野抿唇：“沉夫人。”

沉母淡笑道：“你们辛苦了。”

若不是时间特殊，她有挺多话想和这位后生聊聊，但也明白时机不合适。

发生这种事情整个公安厅正是忙碌的时候，陆野连夜被叫回京都，又是此次案件的主要负责人，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沉母和连织上车后。

沉母说：“那晚光线不太好，近看这个男人很英正，都说面由心生。他天生就适合警察这个职业。”

连织轻轻“嗯”了声。

以前听见这种评价她肯定会心一笑，现在却有些无所适从。警察，正义，这些词语都和她如今的行为开始背道而驰了。

手机忽而滴滴两声，连织拿起一看，是陆野发来的。

[晚上忙完了我来接你？]

连织回道。

[好。]

*

迈巴赫并没有开回紫荆山庄，而是开往了郑邦业所在的别墅。

绿荫如盖，阳光炽烈，连织后背却情不自禁冒冷汗，这一步早晚都得走的。

郑邦业没有结婚无儿无女，一切身后事都是由基金团队打理。来往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灵堂前放大的照片里郑邦业笑意盈盈，那种笑让连织看得毛骨悚然，这种笑昨晚还入了她的梦，质问她为什么要害霍尧。

头晕目眩之际手上被放了两朵菊花，她抬眸看去，宋亦洲一身低饱和度的银色西装站跟前，用下巴示意。

“去给郑老先生送两朵花。”

他上午做完笔录早就来了，猜测连织早晚得到，于是便一直没走。

说实话，男人风波不动的神色让她都不得不佩服，除了知晓意外最初他有过慌乱，之后便滴水不漏。

以前她觉得他虚伪，可精神支柱就是这么回事，在面临随时有可能东窗事发的摇摇欲坠里，有棵树却盘根错节钻进泥土，稳稳抓住她。

连织心态平和了些，将花放于郑邦业的灵前，同时劝慰沉母别哭了。

偌大厅堂左右都不见霍尧，沉母问过佣人之后才知道他在二楼。

她和连织上楼的时候，霍尧正坐在二楼鱼池边，这个地方是郑邦业最喜爱的情景地，也是他们交流最多的地方。

郑邦业一向待孟礼贤如女如亲妹，后来知道她亲生儿子还活着，自然也是全心全意对待，如今老人一走，沉母可想而知霍尧的打击会有多大。

佣人小声说到现在霍家少爷也没吃任何东西。沉母走近劝他节哀，让老人安心走完最后一程。

霍尧除了最初那一应，没太大反应，乌青沟壑拉在他的眼睑下，他什么也不说，只望着远处鱼池。

但眼里毫无光泽。

要离开的时候，连织的手腕忽而被他用力握住。

“再坐一坐？”

他声音哑得吓人。

听得沉母和连织都兀自心惊。

大概霍尧和她自家连个孩子差不多的年纪，再想到他命途多舛，难免生出几分恻隐之心。

她去门外给他们留足空间，连织蹲在他跟前，轻声道：“霍尧，你节哀。”

霍尧侧头看她。

进房间后的第一眼，他胡子拉碴的很憔悴，瞳仁由于苍白脸色反而黑得可怕。

连织不敢和他对视太久，怕被看出什么。她从佣人端进来的食盒里，拿过牛奶和面包放在他手里。

“我和郑先生虽然前后只有一两面之缘，但也能够想象他是个很和善的老人。发生这种事情谁也不想，但于活着的人而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她道，“我一直觉得，死亡是另外一种重逢，或许他已经在地下见到阔别多年的旧友喝起了小酒畅快聊天，而我们在走完人生路之后，也必定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见面，既然早晚都要碰面何不让自己过得更好。”

霍尧喉咙里声线沙哑。

“你总是有很多安慰人的说辞。”

“那不然呢？”连织耸肩，她将面包撕开后递给他，他没动。

连织：“快接着！”

不知是她凶凶的语气还是什么，霍尧接过了。

连织道：“你如果有难过的时间，或许可以去查清他因为什么原因而走，我看当晚宴会上有说他是因为发病的，也有说是遇害。”

她垂眸道，“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任何温柔乡，都是有目的的。

郑邦业会不会提前给他交待过什么。

霍尧：“没，但早晚的事。”

面包很干，他吃得又急，两口之后就呛咳出声。

连织给他递牛奶，他却半点不碰，只吃那个面包，期间呛得连脖颈都泛着不正常的红。

她都看不下去了。

“你别吃了。”

霍尧维持着那个姿势没动，弯下去的背脊仿佛森冷的骨架子。

半晌后，他声音低哑：“是不是但凡对我霍尧好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怎么会？”连织低头看他，“你看看我，我虽然没有对你多好，也排不上什么号，但你腿脚不方便那段时间我也有去医院看你

吧，车祸还是我把你送过去的。我没有挟恩图报的意思啊，但你这话不是在咒我吗？”

她眉头紧皱，明显不太开心的样子。

霍尧久久看着她，眼睛边框都是红的，嘴角却扯了个弧度。

“嗯，我说错了。”

“那你先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她拿过他手里的袋子扔进垃圾桶，问到想问的连织自然也没有再待的道理，然而刚走几步，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一双手从后面紧紧搂住她的腰，霍尧用力将她抱在怀里。

“还来吗？”

连织如何都挣扎不开。

“…来，当然来。”

“多久？”

她在他这里骗人成习惯了，霍尧早已不相信她的承诺。

他抱得好紧好紧，不给个期限真的不会放她走。

连织道：“两三天，等我公司的事情忙完我就来看你。”

——

我也是有一章存稿的人了，明天见

0346 下卷 218 所以她也有嫌疑

陆野在离开省厅后去了趟省委大楼。

办公室还有其他人，秘书让陆野先等会，等人离开后，陆野推门进去，贺仁来正靠在椅子上揉眉心。

眼镜卸下，一身疲惫。

都累，郑邦业出事后仅仅一天，上面接连施压，而他身为一省之长自然得挑起这个重担。

他问陆野查得如何。

“死者额头有撞击伤，鉴证科那边的同事昨晚收集了槐树的外表皮，确定死者的血迹残留其中。”

陆野坐他对面，淡淡道，“以屏幕震碎程度和他额头上的上市判断，很大可能是准备给谁打电话时被力道撞击所致，手机屏幕停留在号码簿闪也无疑佐证这一点，现场当时大概率有第二个人。”

他这句话就完全否了是意外身亡。

贺仁来道：“药瓶上有指纹吗？”

陆野摇头。

“被擦得干干净净，寻常用纸张或衣料擦指纹的办法瓶身会有部分残纹留存，但化验室用了所有方法没检测出来。”他停顿了下，“对方的反侦察能力似乎不差。”

“别墅周围的监控？”

这正是此案最大的难点所在。

郊外的山庄是方家才购入不久以做独家需要，还未做大整改，小孙女便到此静养。

而害怕大规模的动工影响到小孩的休息，别墅后的花园就任由其野蛮生长，还没来得及装监控。

陆野说就宴会厅是临时安装的监控，其他地方都没有记录。

“有没有问过郑邦业身边人，他最近在接手什么案子？”

贺仁来是从公安厅长这个位置上来的，自然清楚查案的程序。

“这个人几乎不会和身边人说事，连他佣人也一无所知。”陆野皱了下眉，道，“不过有件事情很蹊跷。”

“什么？”

“他在国外常有合作来往的朋友在今晨突发车祸，且其住的地方突发大火被烧得干干净净。”

“哦？”

贺仁来和陆野对视那眼，皆是敏锐和犀利。偏偏在这个当口出事，何其古怪。

他起身站在窗外，脸色是少有的凝重。

到底是谁想隐藏什么，而郑邦业这个朋友又知道些什么？国外始终鞭长莫及，有些线索也不能这么快查清楚。

陆野听见他问：“出过宴会厅那二十多个人的笔录如何？”

“没问题。”陆野道，“都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没问题。

贺仁来默默念着这几个字，没问题反而是最大的问题，这其中必定是有人说谎。

显然陆野也知道这个可能，但宴会厅里的人身份都非富即贵，有些甚至是学术界的泰斗，没有足够的证据再次传唤并不容易。

上面多次施压，宴会厅众人身份不俗，这无疑加剧了查案难度。

贺仁来转而看着陆野。

“似乎她也去了这个百日宴，也在这出了大厅的二十多个人当中。”

陆野抬眸，静静的看了他几秒。

“所以？”

“所以她也有嫌疑。”

“你想说什么？”陆野眼眸黑漆漆的，“贺省长不把注意力放在身强力壮的人身上，反而去盯着她一个女人？”

这两个人八竿子打不着，他没去理由怀疑连织。

贺仁来被他反讽，也不显生气。

“你看看你，我就问问你反应就这么大，你去照照镜子看看你如今这样，若不是这次事发突然人手调集不够，这个案子首先你就该避嫌！”他沉声道，“陆野你穿着这身衣服就该明白，你不止是她的爱人，更是身负责任的人民警察，查清真相，还当事人公道是你的使命！”

陆野何尝不知道他说的有道理。

但有些人在他这就是死穴，别说诋毁，连怀疑都不行。

他紧绷的脸色渐渐缓和，片刻后道。

“我知道。”

.....

警局的事情忙完已经九点多，陆野本来准备给连织做饭，这个计划也只能泡汤。

他把车开到她楼下，准备带她去吃点东西，然而连织把他往楼上拉。

“放心，我做饭了。”

陆野一愣。

“光米饭？”

“好啊你，瞧不起谁啊！”

她腮帮子鼓鼓的，有些生气，陆野看得有些好笑。虽然不太可能是光米饭，但连织不会做菜她是知道的，所以也没抱太大希望。谁料进屋后闻到那股香却不是那么回事，连织喜滋滋从厨房端来番茄牛腩，红烧猪蹄，清炒菜和一个汤。

光闻那味陆野就知道味道差不到哪里去，他眼神微眯。

“你不是不会？”

是谁拿个碗就能稀里糊涂打碎，又是谁去超市青菜和易拉罐乱放的。

他意味深长道，“合着在这演我呢？”

连织讨饶道：“哎呀这不怪我，这都是网上情感导师教的，说女孩子有男朋友后千万不能让他知道自己会下厨，不然家务活早晚就会变成自己一个人的。”

而上辈子靠自己生存的连织怎么可能不会下厨呢，下厨归根到底节省成本。

她笑咪咪拉陆野坐下，男人也不是真的生她的气。家务这些事情他乐意干，也愿意让她在旁边什么也不做。

连织已经吃完了，于是就做旁边手撑着下巴看陆野吃。

他吃饭一点也不慢，但却不显粗鲁，也不会发出吧唧嘴的声音，让她莫名想起了劳作收获的人，看他吃饭觉得很踏实。

连织想，或许有件事情她一直想错了。

她在爱情里吝啬付出，很害怕受伤，所以也不能理解陆野在蓉城单方面为她付出的行为。可为喜欢的人做什么就是很快乐，也不会去计较谁给的更多。

吃完后连织想腻歪抱抱，碗就放一边有空再洗吧。

可不行，剩菜剩碗放久了她这里会有味道，长期会生病，陆野坚持把碗洗完。厨房工作收尾后，他靠在沙发上抱着连织，闭眼假寐，连织看他有些疲惫。

“很累？”

“一点点。”不只是一点，陆野几乎连轴转了三十六个小时。昨晚连夜赶回来没来得休息。

连织手放在他太阳穴上，刚摁了两下就被陆野收在掌中。

他垂眸盯着她看，手指抚了下她眼角。

“昨晚没睡好？”

0347 下卷 219 我带你去睡个好觉

“也是一点点，因为离开宴会厅太晚了。”

是整夜没睡，一闭眼就做噩梦。很重的黑眼圈被连织敷了几层粉才盖住。

“让我帮你按按嘛，我手艺很好的陆先生。”

她插科打诨，手又要放在他太阳穴上，陆野将她反手压在沙发上。

“别动，让我抱抱。”

他们连在沙发上滚了好几圈，连织咯咯笑，又问道。

“你们查得怎么样了？”

陆野是个将公私分得很清楚的人，特别是这样大的案子。

警局的事他一般不会对脱离公安系统的地方说，但大抵是疲惫和怀里的她侵蚀了理智，他摇头。

“毫无头绪。”

够了，不能再问了。

相贴的胸膛连织心脏砰砰跳动，她知道再多问两句，以陆野的敏锐必定要起疑。

“当警察好忙哦，一有案子就要通宵达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她揪揪他脸，“你当初定职业规划的时候，为什么会选警察这个行业？”

陆野从她颈窝抬头，就以压着她的姿势和她对视。

他的眼睛漆黑明亮，又有淡淡的柔和充斥其间。

连织猜道：“因为你父亲的职业？”

陆野弯唇：“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快说快说。”他不说连织就死皮赖脸，手脚并用的挂他身上，弄得陆野闷声笑。

他道“还记不记得你当时拒绝我时，说了什么？”

连织一愣。

她说的什么来着，好像有点记忆，好像是未来丈夫至少也是商界名流，学历优渥温文尔雅之辈，就他这个校霸也配。完蛋这话好古早好打脸啊，连织脸蛋热得不行，恨不得收回这话。她害臊的同时反应过来又愣愣看着他。

“所以你是因为…”

陆野深深看着她，没说话。

外婆的离去让他没法再浑浑噩噩下去，而与心爱女孩失之交臂，让他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方向，陆野拿嘴唇碰了碰他额头。

“我只是想以后若是有缘能重逢，我们能不能换个身份认识？”

不再是混混度日的校霸陆野和遥不可及的连织。

是人民警察陆野，和依然璀璨夺目的连织。他舍不得她掉下来，所以得千方百计去够她。

是这么个理由，原来是这个理由。

连织眼眶突然觉得很热，听他在耳边说后来可能有些微的改变，他入局的第一年有个身份颇为不凡的强奸犯，受害者父母走访了几年兜毫无结果，当他给嫌疑人戴上手铐的时候，那对父母感激的一跪，彻底改变他对警察这个职业的想法。

连织轻声问：“所以你从这份职业找到了使命感？”

“谈不上使命。”陆野埋在她颈窝深处，道，“只是更加理解了誓词上的那句，并不让任何作案之人逍遥法外。”

他说话时候语气很缓，可连织却听出了难得的责任。她的男朋友，因为破案和匡扶正义而感到骄傲。

她埋进他怀里，有淡淡的湿润从眼眶滑落。

原来从高中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分道扬镳了。

此后她坠入泥潭，一落千丈。她眼里再无正义，杀掉仇人也能毫不眨眼。她往黑暗里越陷越深，陆野却自那条光明大道越走越远。

。

可是怎么办。她还是想告诉他，还是想和他说。

是他说的他们之间就要完全坦诚的，再也没有秘密。

连织嘴唇动了动。

“陆野？”

“嗯？”

“我想和你说——”

话没说完，陆野手机忽而震动，他起身将她捞起来，同时将接通后放在耳边。

连织只听得简单几句，似乎又有了其他线索。

“我现在就过去。”

陆野挂断电话，有些无奈。

“屁股还没坐热又得回去了，”他低头看着她，“刚才想说什么？”

“本来想约你去外省玩的，我们从来都没出去旅游过。”

连织哼哼道，“那你去吧，谁让我是人民公仆的家属呢，也算半个仆人。”

陆野忍俊不禁，扣着她后颈的手轻轻揉了揉。

“等这个案子尘埃落定，我们就出去行不，保证。”

“好。”

.....

半夜卧室一片漆黑，窗帘一拉连风都透不进来。

床上忽而传来惊恐的喘息，夹杂着哭音，仿佛噩梦缠身摆脱不得，一只手快速触向旁边的台灯，橘黄色灯光顿时覆盖上墙影。

连织从床上撑坐起来时，已经满头大汗，脸色也白得跟纸一样。

又做梦了，又是昨晚那个梦。

郑邦业眼神暴凸，脸色灰白的躺在地上，可他手扣着地朝她爬过来，关节折断，鲜血横流，质问她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要害霍尧。

像是有股力道将她死死胶着在原地，连织只能看着他越来越近，直到抓住她的脚腕...

热汗连着泪水砸在被子上，连织轻轻抹掉。

这是她的报应，是该有的反噬。

所以无论怎么样她都得接着，即使这个梦魇要一辈子都折磨着她。

这些口头安慰自己的话哪怕重复一遍又一遍，可恐惧并不会有一半减少，刻意目睹他人的死亡和踩死一只蚂蚁不同。人的心理无论强大到什么地步，都无法对同类变成尸体完全熟视无睹。

她将灯光调到最亮，在墙角蜷缩成一团，将脑袋深深埋在膝盖深处，最脆弱无助的姿势。准备接受又一个不眠夜。

突然旁边的电话发出不间断的震动。

都快半夜两三点了，是谁？

连织拿起一看，来电显示是宋亦洲。

她接通后放在耳边。

“睡不着是不是？”他问。

男人声音低低的，挟裹着风声，穿过拖长的白噪音一下子钻进她耳里。

连织轻声问：“你…怎么知道？”

“你卧室的灯开了。”

灯？

连织睫毛动了动，反应好一会才起身走到窗边。

窗帘拉开他果然就在楼下，小区有专供的露天停车场，混混夜色下，他就靠在宾利的车身上，风衣的领子不时被风拍打着，有种深沉无言之感。

楼层太高，连织看不清他的神色，可不知为何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宋亦洲仰头望着她，道：“下来。”

“去哪啊？”

宋亦洲道：“我带你去睡个好觉。”

霎那间，风声停止。

*

二更晚安了

0348 下卷 220 你胜利了

宋亦洲带她去的是之前住的别墅，门口放着双女士拖鞋，卫生间也有专门的洗漱用品，他从衣柜里拿出套柔软的深灰色睡衣，连织愣了愣。

宋亦洲淡笑道：“抱歉，时间匆忙还没来得及准备。”

不是啊，她在意的不是这个。

她悄悄觑了眼他手里的深灰色睡衣，难不成是他的？

男人怕她尴尬，睡衣放床上就出去了，还替她带好了门。

连织拿起睡衣在鼻尖闻了闻，隔着清新洁净的气息，有股淡淡的木质香残留在上面，像置身在雨后的森林。

他肯定穿过的，还不止一次。

这个时候很多尴尬的小情绪通通往后靠，连织换上后，出乎意料的柔软舒适。宋亦洲给她留的时间够多，敲门进来的时候她跟个木桩子似的站在床边。

涂着粉色指甲油的脚趾在拖鞋里悄悄蠕动，男士睡衣于她还是有些过大了，就跟小孩偷穿大人衣服似的。见惯了平时她据理力争的傲气样，不知怎么，宋亦洲竟笑了那么一下。

“睡哪边？”

连织觉得他那笑肯定有其他意思，但此刻也没心思去计较。

她指了指靠窗的一头。

“这边。”

门意外着来来去去，谁都可以进入这个空间，或许睡着了谁悄无声息推开门，一双黑暗的眼睛窥探着她。

朝门那处于她一直没有安全感，从来都是留给陆野。

连织掀开被子坐了进去，完蛋，被子里也全是他的味道。

燥热的气息浮上她的面颊，还好只有盏台灯亮着看不太清。

他们做过很多次，甚至坦诚相见，如同发现新大陆般在彼此的身体里探索。

那是荷尔蒙上头的冲动，甚至无需了解，无需心靠得多近，只要让激情和欲望肆意发挥即可。

可如今的穿睡衣，躺在一张床上睡觉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和欲望无关，一颗心便会在朦胧里砰砰砰的跳，会忍不住去观察对方的神色，去猜测待会睡着睡着碰到一起怎么办。

但连织太过疲倦，身体累大脑清醒，所有念头通通靠后。

她侧躺在床上，脸朝着窗户这边，被子拉开了一侧，沉沉重量将床垫往下陷，一只大手随即揽过她的腰。

宋亦洲从后面抱紧她，下巴也贴着她的脑袋。

“睡吧，什么都别想。”

源源不断的热量从后背传来，太有安全感，让人情不自禁愿意将看不见的一侧交给他。

连织正要闭上眼睛，窗外隐约有影子掠过。

她如同惊弓之鸟，转身埋进他怀里。

“别怕，是树而已。”

宋亦洲抱紧她，唇也在她耳侧碰了碰，她没说话，可男人的脖颈却湿了小片。

她也只是世俗最普普通通的凡人，从出生便接受最规训，最为教条的普世文化。

善与恶，可为与不可为，因果导致报应。她也想要冲破束缚坚信自己是对的，可残留在脑海里的文化和法律早如同枷锁死死锁住她。

“我从前睡不着的时候翻阅《路加福音》，里面关于窄门里有段很长的的解释——你们就努力从这窄门进来吧，因为宽宽的门和道路通向死亡，进入地狱的人很多，然而窄窄的路和窄窄的门却通向永生，找到前往永生之路的人是极少数的。”

他的声音轻缓，低低流淌在她耳边，连织很容易跟着他的思维走。

“几个世纪里很多人为了寻找这道门都在选择逆着走，以活在痛苦里为追求，戒贪戒欲，戒吃戒杀，散尽财富，在矜寡独孤和一无所有中去感受上帝的旨意。”宋亦洲道，“我曾经也以为这是追寻窄门的不二捷径。”

连织埋在他怀里，轻声问：“难道不是吗？”

本科她在人大的时候也选修了宗教学，自然也清楚窄门这个概念。

宋亦洲道：“任何宗教和法律条文都是为了管理社会，善与恶的概念特由此而诞生，归根到底“善”利他，“恶”利己，强势文化讲究掠夺，弱势文化讲究稳定，而利他更适合维护社会稳定。”

他手掌在她后背上轻抚，“可任何法律条文的提出者，前脚刚从朝代更迭和你死我活中上来，太多帝王皆是如此，李世民杀兄逼父，可历史会更记得他的功绩。

善与恶对与错这个说法，本就是胜利者提出的，而你胜利了。”

她胜利了….

这个能称之为悖论的说法和她心头的枷锁狠狠冲撞，连织眼眶顿时热了。

宋亦洲低声道：“连织。”

“嗯？”

她轻轻“嗯”了声，脸蛋已经被他抬了起来，黑暗中他的眼睛明亮清朗。

“只要你不认为自己有罪，就没人能审判你。”

滚烫的湿润沿着连织眼角不断落下，若是白天她必定会觉得丢人，可夜晚某些情绪才能肆无忌惮。在司法机关面前，在无数个警察的注视面前，她的心理防线被不断压缩，永远不能抬头。

她贴着他颈窝，忽然问道：“你刚才说你睡不着，是因为你大哥的事情吗？”

“...嗯。”

“那时候你多大。”

多大来着？

宋亦洲本以为会思考许久，可某些记忆自动钻进脑子里。

“不到二十，当时认尸还是我去的。”

二十...

连织完全想象不出来。

“后来睡不着持续了多久？”

“两年。”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让连织心脏不断紧缩，整整两年啊，以前她只会觉得时间很快，一晃而过。然而如今于她而言是七百多天，如果天天精神都被折磨，连织真的会疯。

而他呢，无人倾诉还得反复接受面临盘问，在家人面前时时刻刻戴好面具。

最过灿烂的年纪，但因为这块疤痕再也没法和人交心了。

连织怨他冷情，怨他心思深沉，可却从来没有尝试喘他的鞋，去走他的路。

“宋亦洲。”

“嗯？”

“那两年你很痛苦吧？”

宋亦洲眼神有片刻恍惚。

随着老爷子离世，这个秘密将随之葬进尘埃，烂过的地方会不断溃脓，疼痛，直到被彻底忽视那天。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个秘密有天会述之于口，那种感觉怎么相容呢，像是甘霖涌进干裂的枯田，连他都眼眶发热。

他下巴在她脑袋上蹭蹭，声音发紧。

“现在好了，我也有人可以说。”

连织眼眶湿的更为彻底，也用力的拥紧他，像是要把所有痛苦抛之脑后。

后来他们聊了很多，从小时候的生活到遇到有趣的人，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钻进连织耳朵里，连织上下眼皮开始打架。

本以为这个觉会很不安稳，没想到却意外好眠，梦中有双大手紧紧揽着她，将她受惊的灵魂温柔安抚。再次睁眼旁边已经没有人，微阖的窗帘有明亮的光漏进来，连织拿起旁边的手机一看。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这对八点就自然醒的她简直不可思议。消息提示里陆野发来消息说他这两天可能会很忙，连织回完消息，踩着拖鞋去走廊的时候，书房门开着，他就坐在桌后，一身家居服显出极少的温润亲和。

像是有感应般，他一秒抬头，注意到门边的连织。

“醒了？”

连织点头。

宋亦洲关掉电话，走到她身旁认真看她。

“昨晚睡得好吗？”

这是明知故问。

他起床的时候还跟条小猫似的缠着他，连织从陆野那里得知她睡相很一般的，手脚并用还要伸过去压着对方，她打死不承认，陆野就故意半夜给她录下来。

她和他眼神对视，不知怎么耳根微微发热。

宋亦洲也没揪着这个话题，说楼下有温好的早点和牛奶。

“下午有其他安排吗？”他问。

连织想了想，摇头。

公司并不是飞去不可，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她在等着他的后半句。

“怎么？”

宋亦洲嘴角缓缓展露出笑容。

“没有就好，连小姐欠我那一顿半的饭是不是可以兑现了？”

“...嗯？”

0349 下卷 221 想这样亲我？

*

请人吃饭自然得在外边。

刚起床没有胃口，连织刚喝了杯牛奶，秘书已经送来一套女士衣物，正好是她的尺寸。

两人今天穿着都格外随意，同一个色系的毛衣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像情侣装。

本以为会去饭店，没想到宋亦洲却将车开去了超市。

连织不解看他。

“既然是请客，吃什么是不是得客人来选？”宋亦洲似笑非笑，又道，“对于晚上的菜点有没有什么建议？”

切，整得煞有其事，还不是阿姨做嘛。

连织钟情海鲜类，当然每样都选一点，可转头看宋亦洲似乎拿起碟进口的生牛肉在挑选产地和肉质，会不会太认真了些？

回去的时候满满两大袋，都由宋亦洲拎着，满满铺放在料理台上，直到看他系起了围裙，连织才如梦初醒般。

“你做？”

“不然？”宋亦洲抬起胳膊，示意自己背后，“连小姐介不介意来帮个忙？”

连织上前，替他背后系了个带。

这一靠近便没法走了，本以为他只是随便炫耀两下子，没有真功夫的，可他切牛肉，处理起生蚝和蛤蜊简直得心应手，这边的排骨还在锅里蹲着，那边蒸菜烤肉一个都不耽误，明明几个菜同时做，平常的人早已经应接不暇了，可他仍然得心应手。

“你什么时候会做饭？”她打趣道，“我记得宋总以前连手磨咖啡都是要假手他人的。”

“埋汰我呢？”宋亦洲勾唇笑了笑，“华国有句古话，叫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他说是就是吧。

连织也不是吃白食的人，更何况这顿饭说着要她请，钱没花饭也不是她做的，相比起来自己才是占便宜的。她清洗完蔬菜，看见水槽子里的螃蟹还用绳绑着，她拿剪刀去拆绑螃蟹的线，谁料这个小家伙还活着，一嵌子给连织挥来。

她下意识往后退，后背突然撞上男人的胸膛，他问：“怎么了？”

“它夹我！”恼怒的流光在她眸子里流转，或许连织自己都没发现，这语气像告状。

“我看看。”确保连织手指没受伤，宋亦洲拿盘子把那只螃蟹捞起来。

“螃蟹买多了，只用一半就可以，但今晚的餐盘里肯定有它。”

他这话里都是给她出气的意思，连织突然觉得他很孩子气。她有些想笑，欲盖弥彰的轻咳了声。

夜晚之后，菜上桌几乎胜似满汉全席，连织一觉睡到现在，肚子本来就空落落的。

大半的食物都进了她的肚子。

饭后有佣人专门来清理，而他引人出去的功夫，客厅靠窗边的角落有架三角钢琴。

连织坐在琴凳上，翻阅琴谱缓缓弹奏。

她学琴晚，大学接触过一段时间，后来去了沉家后受沉母的音乐熏陶，有专门的老师不时来教授她，但很多乐曲于她而言还是太难了，譬如眼前这首《降 d 大调圆舞曲》。

调子到中断在连织手中磕磕绊绊，刚想停止，忽而身旁的琴凳传来重量，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放在请柬上，黑白的琴键快速跳跃，曲子如同诗一般流淌。

“弹过这一曲？”他问。

连织摇头：“不过他的波兰圆舞曲我弹过。”

“这两曲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肖邦作品的节奏中间经常用四声部的形式创作，意味着一只手要同时弹奏两个声部。这首曲子还可以四手联弹，要不要试试？”

他侧头看她，漆黑的眼眸尽是邀请之意，灯光柔软的落在他眼睫之下。

鬼使神差的，连织将手放在琴键上跟着他。

“第四小节像是要吹响号角，强弱弱的力度会无形中增加听觉的紧张感，你听，左右手一起弹奏的复合节奏一直都是十六音符...”

多数的时候宋亦洲并没看曲谱，他睫毛低垂着，目光看着虚空若有若无。

只有转头和她交流时眼睛才微微发亮，连织弹错的地方他总是能迅速被他掩盖过去，他弹奏的态度可谓漫不经心，仿佛早已将音乐玩转在五指间。

连织陷入片刻的愣怔。

宋亦洲问：“在想什么？”

“没有。”连织笑道，“我只是觉得很可惜，好像自记事起我就只知道学习，没有给自己发展其他的爱好，除了读书我就没有过其他想做的事情，所有专注力都在成绩上，现在想想，其实一点也不够精彩。”

宋亦洲早已停下弹奏，问：“你觉得属于你的部分不够精彩？”

连织点头。

当然啊，哪怕只是一首曲子，浑然天成和她的匠气之间她是能听出差别的。

而这些需要二十多年的点点滴滴来改变。她总觉得自己活得轴又匠气。

说完转头去看宋亦洲，才发现男人正注视着她，那种目光让人情不自禁脸热。

他低声道：“有没有可能我们都在羡慕别人的生活，也许忽略了自己最夺目的部分。”

连织不解。

“和你在蓉城那段时间，就是出乎我人生意料里最精彩的一段日子。”

霎那间，连织心脏仿佛被戳了戳。

这种根本其实算不上什么情话的，沉祁阳和陆野都对她说过更烫人的，可此刻却有股陌生的情绪充斥着她的胸口，让她的目光情不自禁跟着他。

弹完曲子，他起身去旁边的留声机前，黑胶唱片缓缓放置在中间，音乐缓缓流淌。

是小野丽莎的《la Vie En Rose》。

宋亦洲抬手看了下表。

“现在时间还早，连小姐愿不愿意赏脸同我跳一支舞？”

连织盯着他伸出的手，不知是否灯光作祟，男人的眼神那么让她难以招架。

她手缓缓递了出去。

华尔兹她和沉祁阳跳过，像是遇到掠夺的兽，连领地都被他侵占。

可宋亦洲是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横贯在她腰间的大手是主心骨，她能放心把所有交给他跟着他旋转。

靠近远离间，连织目光早已悄悄地落在他脸上，深邃的眼睛，英挺的鼻梁，原来他眉毛里隐藏着一颗痣，怎么以前没有发觉呢。

但她并不知道，愿意对别人投以多大的注目是由心思决定的，眼睛是心的方向。

宋亦洲忽而低眸，目光和她对上。

“你在看我？”

“我可没…”连织迅速挪开。

“因为什么看我？”

靠近那刻连织被他锁在怀里，面容在水晶灯的映照下，格外深邃。

拗不过他，连织索性坦诚。

“我就是觉得，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你。”

宋亦洲没再说话，眼眸却很暗。

够了不能再说这些了，气氛很坏，让人莫名心口乱跳。旋转贴近，她被他带入怀里，男人嘴唇险险擦过她脸侧，他们的鼻尖贴得那么近，男人眼睛里是异样的灼灼，连织以为他会吻她。

脑海里一有这个念头，胸膛便不由自主砰砰乱跳。

可他没有，他只是握着她的手任由她在指间旋转，直到再次靠近他，箍着她腰的手收得那样紧，连织被摁在他的怀里，被迫抬起下巴看他。

“心跳那么乱。”宋亦洲深深看着她，“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不是？”

仰头的方式男人面庞几乎将她眼前的光全部遮挡，是谁的气息很乱，带着强势的侵略性。连织不自觉盯着他看，盯着他薄薄的嘴唇。

明明没有喝酒，脑袋却很晕，她知道后果是什么，成年人了有些事情做不得的。

但她就是勾住他脖子，柔软的红唇隔着紊乱气息，贴上他的。

有瞬间的停顿，不知道是谁的。

这些时间已足够连织清醒，还不及撤退就被宋亦洲扣住后脑勺，狠狠吻住她的唇。

砰砰砰砰狂乱的心跳，连织浑身情不自禁发软。

男人手掌顺着她毛衣衣摆往上，扣住她的腰用力一提，她踮脚都没法和他身高齐平，嘴唇却被他撬开，长驱直入，放肆的探索口腔里的每个地方。

宋亦洲松开她的时候，连织已经开始发抖。

他鼻尖抵着她的，轻声问：“刚才想这么亲我？”

——

晚安

0350 下卷 222 【h】要我吗？

他鼻尖抵着她的，轻声问：“刚才想这么亲我？”

连织脸蛋烧得厉害。

其实她不是会受诱惑的人，有些念头来得迅猛竟然足以失去理智。

他唇虽离开了，呼吸却还在侵犯她。连织嘴唇被吮得很红，软成了水一样，娇软多次往下滑兜被大手勾起，他手掌自她臀后用力托住。

可就是这一托让连织抖得更加厉害，他的手掌好大，骨指根根用力，隔着层布料软肉尽数陷进他的指缝里。

“这回没喝酒是不是？”

宋亦洲捧着她的脸，问，“晚上的酒你没喝？”

他求证的模样让连织心脏缩紧得好厉害，像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小孩。

连织攀着他的肩膀，踮脚嘴唇轻轻一碰他的。弄不清楚谁更主动，谁更凶，他们肆无忌惮地吻着彼此，唇舌交缠。

毛衣凌乱地挂在连织身上，几乎成了透明，毫无障碍的任宋亦洲为所欲为。

乳儿坚硬的地方被他紧紧裹在掌心，磋磨间发紧发软发红，潮热的感觉从连织身体深处涌来，她浑身热得不行。横贯在腰间的大手突然用力，她被放在钢琴上，他的双腿随之抵了进来，冰冰凉凉的触感从臀部传来，连织才反应过来裤子早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扯下。

她如同条滑溜溜的小鱼被他控在掌中，滑腻和滚烫的触碰狠狠拉扯着她的神经，腿心深处的一阵阵暖流激得连织浑身打抖。

宋亦洲显然没有过多给她思考时间，扣着她的后脑勺深吻，同时扯掉了她另外一条裤腿。他手掌沿着她内裤钻进去，当私密处被完全罩住的时候，一股蜜液兜头浇下。

宋亦洲眼眸更深，他哑声道。

“比以前敏感了。”

回应她的，是拳头用力一捶他胸膛。

宋亦洲轻笑出声，他像是不知道她有多紧绷，手指从臀缝撵过小阴蒂，她仰起脖颈，顿时崩成了弓。

“对我负责吗？”他在她唇边问，“还是只打算嫖我？”

近距离对视间他的眼神撩人，连织被磨得哆哆嗦嗦，他手指搅弄出湿哒哒的水，她情不自禁夹紧，可他越来越过分，两根手指还要往里钻。

连织脸烫得如同煮熟的虾，被激得故意说反话。

“嫖你。”

“那得嫖一辈子才行。”他到 “毕竟我只靠你一个客人养活”

在商场上一丝不苟的男人，没想到说起这种话这么不正经，连织简直没法听。

透过他耳后看她两腿白溜溜挂在她腰上，男人毛衣也早脱了，衬衣凌乱，她紧紧闭着眼，两腿突然被勾起来，她吓得搂紧他脖子。宋亦洲吻在她唇间安抚，一直往下游离，细嫩乳尖被他含入口中，嘴里肆意磋磨，下面第三个手指已经钻了进去。

连织手指紧紧抓着他头发，低泣声变得越来越大。

他问：“哭什么，不舒服？”

“没…”他简直明知顾问。

她要去揍他，双腿突然被抬了起来，以倒三角的姿势踩在钢琴声，他哄她再往里踩踩，声音正经又低沉，夹杂着欲望的喑哑很好被隐藏。像是在颁布什么命令。

哪是什么命令，连织眼里淌着热泪，注意力全在他唇舌搅弄的地方，男人的舌头好烫好湿，像火像蛇，搅得连织所有毛孔都开始缩张，呻吟声娇媚入骨。

嫩穴微微阖动，任由他吮着舔着，她抓着他头发的力道反复收紧，无意睁开眼睛看见落地窗前的他和她，光溜溜的腿间埋着黑黑的头颅，细看还能瞧见他轻微的移动，连织羞得用力闭紧双眼。

可唇齿间溢出的呻吟却片刻停不下来，愈发娇媚淫荡。

等宋亦洲从她腿间抬头，连织已经湿得一塌糊涂，他捧住她的脸用力吻她。连织隐约听见皮扣解开的声音，他带着她的手解得慢条斯理，可手背不时隔着碰到滚烫的茁张，她手也跟着哆嗦。

粗硕的巨物缓缓抵上来，仅仅是碰触，连织便颤抖不已。

“想要我吗？”他问。

他吻疾风劲雨般落下，原来斯文只是表面，欲望的闸门早已被冲开。

她撞进他侵略十足的眼神里，连舌头都躲不开，只能点头，囫圇着说要。

相贴的肌肤热度烫得沸腾，宋亦洲哑声在她耳边。

“我之前以为永远等不到这天了。”

男人的喘息声分外压抑，连织要去看他的神色，人却被他抱起来。

龟头势不可挡的往里挤，哪怕有手指和唇舌提前的扩充，也足以让连织神经崩成一线。太紧太紧了，小穴疯狂绞裹，连她也呜咽着缩着往上。屁股却被男人紧紧握着，哪怕全身淋漓大汗也只抵着她的软肉轻轻研磨，呜咽声渐渐变成了舒爽的声音，娇媚横斜。

宋亦洲这才猛地顶弄了几十下，低叫声混着噗吡噗吡的水声从结合处传来，她里面好紧，缠得他好紧，大手紧紧捧着翘臀往胯下摁，腰部狠耸的时候白花花的臀肉几乎要飞甩出去。

“啊！..别..那么快..啊！...”

连织吊在他脖子上娇娇淫叫，底下抽插有多剧烈，上面摩擦就有多狠。

乳儿和他硬硬的胸膛摩擦，奇痒无比又抓不到挠不到的，眼见她叫声越发可怜，宋亦洲才将她往楼上抱。就这几十步连织感觉快要死了过去，重力导致身体不断往下坠，可又被他顶了回来，粗大棒子兴奋在她体内跳动，还没进卧室她就泻了一回。

到了床上她每处都被压着吻着，男人的胸膛如同一堵滚烫的墙将她禁锢在身下，私密处却在摩擦轻撞，阴囊来回撞击她的臀肉，啪啪作响满室淫乱。

连织哼哼叫，微阖着眼，脸蛋被他吻得发红，那意乱情迷的眼神更让宋亦洲看得热血沸腾。这个姿势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将她抱起来哄她吻他，连织嘴唇轻轻碰上他的额头，鼻子。很奇妙还是这个轮廓，这双眼睛。

以往觉得太过凉薄，可这双深邃眸子明明刚是结冰的湖泊，轻轻一敲冰层破裂，内里柔软如水。

她的目光太过专注，连宋亦洲都受不住，他捂住她的眼。

“别看。”

眼睛捂住了还有其他地方，她舌头毫无章法钻进他嘴里，轻微的胡茬刺在连织脸上，她不满地揪了揪。

“太扎人了！”

宋亦洲忍住笑。

“明早就剃。”

连织这才作罢，吻沿着他胸膛往下，屁股要跟随大手坐上去的时候。

她却开始耍赖。

“我要这里。”

她指的是他的膝盖，宋亦洲眸色更深。

“那晚你还记得？”

一直都记得。

人喝醉了不可能全无意识，更何况是他肆意在她身体里征伐，伦敦那夜酒意早被散得一干二净，头皮满溢着舒爽她沉浸在欲望里懒得醒来，索性当成一场春梦。

膝盖磨得她小穴好舒服，腿毛扎进阴唇瘙痒难当，连织仰颈呻吟，浑然不知道男人漆黑的眸底全是她如今的模样——

如春雨如红梅，浑身都是粉粉嫩嫩的媚态。

等将整根棒子吞进去的时候连织小穴已经湿得彻底，湿漉漉晶莹的粘液粘在他的耻毛上，缠绵带丝，场面几近淫靡。

跨坐的姿势入得好深，哪怕仰着头那股饱胀感都挥之不去，他握着她乳狠狠挺胯，又抓着她的手彼此起起落落。

深青色玻璃上倒映着他们颠动的画面，女人如同骑马般癫上颠下，乳儿颠得快要跳脱出去，隐约可见狰狞青筋沿着男人胸膛抵达腰腹，他每一块肌肉都死死紧绷，而啪啪啪的声响似乎来自于他们的相连处。

在摔回他胸膛时，连织脑子里隐约还记得他刚才的话。

她攀着他脖子，呓语道：“宋亦洲，呃..如果你真的这辈子，都等不到怎么办？”

等不到我回应你。

他说：“那就一直在你身边。”

等你需要的时候，接住你。

*

晚安明天见

郑邦业的后事处理得很快。

所谓人走入灯灭就是如此，纵使万般隆重也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有刘家和霍家的面子上前来吊唁的很多，直到第三天才有减缓的迹象。

“老先生自回国后多是去刘家做客，再就是三五官员常常以慰劳的名义来看望他，除了霍少爷您以外不曾和谁常有过多往来。”

佣人说完看向窗边的男人，他沉默地看着窗外。深黑色的瞳孔没有任何聚焦。

直到有其他佣人上楼说有客人造访，他问过是谁后，又没太大反应。

霍少爷似乎在等谁。

他道：“对了，期间老先生还受邀去过沉家。”

霍尧“嗯”了声，问：“去参加宴会前两天他有什么反常？想清楚。”

“先生这个人平时喜静，不爱打扰，每天接待的客人超过两拨他必定要闭门谢客，或者让我们说他不在。”

佣人想了想，“出事那几天他只比平时待在书房的时间更多而已，但因为他平时除了清理鱼池外，就喜欢静思，有事才会叫我们，所以我们都没多想。”

郑邦业戒心很重，大约是当年的大起大落，回国后对这些朋友不曾真正交心，不过是维持社交而已。霍尧知道他的关系网都在国外。

而在和郑邦业常有来往的律师却在这个时候横遭车祸。同一晚郑邦业的所有电子设备被黑客入侵，害他这个人起码财力和关系非同小可。

“其实先生前几天心脏都有些不舒服，去参加宴会之前我有劝过他要不要先服药，他拒绝了。”

霍尧眉头紧皱：“怎么不给我说？”

他面上的寒意令人心惊，佣人说是老先生不让。

“他说您烦心事已经够多，别再去打扰你。”

有瞬间的扭曲自霍尧脸上一晃而过。

经历过去种种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麻木，可疼痛带来的抽搐依然让他脖颈爆出青筋，郑邦业于他是父是友，老天真的一点都不给他留活路。

直到眼眶边缘的红色渐渐变淡，他才想起宴会那天下午郑邦业叮嘱他的话——

“这人心隔肚皮，某些看似对你和和气气，在你身边施以援手的不一定是朋友，有可能他只是为了近身拿捏住你的要害，从而置你于死地。生活的学问大得很，千万不要轻易去信任任何人。”

他之前的叮嘱不在少数，所以霍尧也没多想，但郑邦业那天很明显欲言又止。

还不等霍尧思考，手机便发出几声震动。

他看了眼，迈步下楼，上车后一脚油门踩了出去。

沿着市区一路往郊外开，最终停在了某处空旷山野，远处河岸的风吹得杆上旗帜凌乱，车窗降下后他手臂搭在上面，指间的烟足足燃尽，副驾驶才有人坐上来。

“尧哥，蓉城有警察在查霍家两兄弟的死因。”

霍尧呼出口烟，烟雾弥漫上他黑沉的眸底。

“哪个分局？”

“城南分局，之前还以慰问的名义走访了霍宅好几次，之后就有便衣出现在街道外卖水果。这些似乎是京都那位陆**去了之后才有的，听说这人极为难缠，是不是他想搞你？”

副驾驶坐着的是同霍尧在国外出生入死的陈青，有些交情还真只能打打杀杀练出来。霍尧沉默的听他说着，直到他口中某个字眼的出现。

他眸子一抬：“陆野？”

陈青点头，他道：“要不要我去……”他轻轻做了个手势。

“先不用。”

霍尧虽然不清楚陆野是怎么怀疑上的他，但国内外相隔万里，时隔小半年找证据无异于痴人说梦。

“安克劳那边怎么样？”

陈青说他已经将边境各大会所发展成了自己的毒窝，且联合周遭的毒贩想要走包围策略逐步渗透，劝诫不听，害怕这把火烧到他们，他只能将生意撤了回来。

“尧哥，你还是出国吧。”

陈青说隐患重重，这把火早晚得烧到他，郑老先生之前就让陈青劝霍尧出国。

“不去。”

霍尧说找不到害死郑老的凶手他不可能走。

“你到底是为了找到凶手还是为那个女人！”

陈青找个凶手还不容易，当晚有嫌疑的挨个捆来逼问，想要对方死的办法多的很，“宁杀错，不放过这招还是你教给我的，你能被陆野怀疑上不就是因为常在那女人身边，她就是个扫把星你不知道——”

话被说完他就被狠狠惯在椅子上，近看霍尧眼里骤然变得阴鸷。

“你他妈给我闭嘴！”

.....

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陈青走后，太阳随之下山。

安静车厢里突然响起手机震动声，霍尧接在耳边后那头就一直哭，他蹙眉看了眼来电，号码显示蓉城。

二夫人哭了半天都没个所以然。

霍尧：“说事。”

二夫人哭道：“阿尧，你爸走了，他就这么丢下我们去了！”

霍尧黑沉沉的眼里没有泛起丝毫波纹。

“死了？”他道，“那烧了吧。”

男人那语气比形容天气还要寡淡，反倒把二夫人噎了噎。

电话挂断，霍尧靠在车椅上，定定地望着窗外。

周遭愈发昏暗，只有他指间燃起的星点火光，一阵风刮过来随之熄灭。

以往过惯了灯红酒绿的日子。

他从不知道夜晚居然这么冷清，周遭源源不断的凉意钻进皮肤肌理，连着骨头都要一起融掉。

死在这都不会有人发现，霍尧嘴角的弧度满是嘲讽。

想她。

那一瞬间，霍尧脑海里全是关于她的画面，是春节时他跑去她家，她为他开的那扇门，是他陪着她去楼下，看她给养母烧纸，清清冷冷的语气温柔又细腻。

沦陷只需要一个瞬间。

霍尧眼眶发红，控制不住的，压也压不下去。

想见她，哪怕只是远远瞧一眼。

车子猛然转弯，朝市区开去，去她的公司说她今天没来，车子绕进她小区，那间窗户直到夜色浓浓都没有亮起灯光，他打出去的电话她都没接。

霍尧打回郑宅问她今天有来吗？

佣人反应了会才明白他问的是沉小姐。

“没有。”

骗子。

霍尧冷冷勾唇，说好的两三天呢。

他方向盘一转，车子沿着高架桥开往了岭南路。

宋亦洲的别墅。

— —

0352 下卷 224 别的女人

有人进门了。

连织摸索衣服的手立马缩回来，同时用被子遮住下半张脸，伪装出正在熟睡的模样。

这一动不好，昨晚被开垦的地方好酸好酸，连带着他在她耳边说情话的画面也随之窜进脑海，明明抵着她已经进无可进，他却能磨得她骨头缝兜发酥，紧闭的铃口被撞开缝隙容纳他更深，她越求饶他越兴奋，连根部都没了进去。

任凭她如何撒娇都无济于事。

好尴尬，被子里的她还身无寸缕。

她想象中的起床画面明明是穿着完好，再互相打个招呼，如今这样她就落下风了好叭。殊不知宋亦洲看着她装睡的模样，嘴唇缓缓勾起个弧度。

连织默念快走快走。

等半天似乎对方也没有动作，直到类似毛毛柔软的东西挠过她的鼻尖。

好痒好痒，受不了了。

连织猛地睁开眼，原来是宋亦洲拿过她的发尖，轻轻在她鼻尖扫。大约是背后阳光太深，他的眸子显得极亮。

“你干嘛？”这人怎么幼稚起来了。

本来准备算账的语气由于浑身光溜溜的，显得气势不足。

宋亦洲轻笑了声：“叫懒猪起床。”

他看着她的眼睛，“睡得还好吗？”

两天都问过同样的话，可男人眸底的色彩已经大不相同。

宋亦洲整晚没睡，不眠不休，乐此不疲。

可早上那股兴奋依然久久不去，以至于他不等电话会议结束已经多次走神，甚至迫不及待回房间看看她，怕这一切是梦。

从上午到下午瞧了那么多次，他当然看得出来真睡和假睡。

“很好。”连织哼哼，又意有所指，“宋总睡眠好像不太好哦，都有黑眼圈了。”

宋亦洲失笑，直接承认。

“是，昨晚兴奋得一直睡不着。”

他打起直球来反而令连织难以招架，叫她脚趾都泛起红色。还好肚子发出一声咕噜，在笑声中宋亦洲将她捞了起来。

睡衣穿好之后她满头长发披在脑后，像个毛茸茸的兔子。

卫生间早已放好了牙刷，水杯里一人一个，他们站在相邻的两面镜子里洗漱，蓝色和粉色的卡通人物烫在杯子上，旁边用可爱的字体著名：先生杯，太太杯。

连织心里仿佛被轻戳了下，这种太过日常的生活，她从来没有想过会和宋亦洲联系到一起，旁边镜子里的他正在刮胡子。

胡子扎只是连织找茬，她一向喜欢没事找事。

但对自己一丝不苟的他怎么可能有这些问题。

褪却西装革履和商场上的严谨，其实他也只是个平凡的男人。

也会因为她的一句话记在心里。

吃过饭后，书房干净的地毯上，连织头枕在他膝盖上听他念《仲夏夜之梦》。

今天阳光极好，耀金般的色彩照进连织眸子里，连着他身上都有股极好入眠的气息。故事太过冗长困倦，两面的落地书架里都是文献和书籍，一半都是用英文和法文标注。

她仰头望啊望，眼花缭乱。

“这些书你都看过？”

宋亦洲道：“大半，书架会定期更新，只留一百本即可。”

“嗯？为什么？”

他单手掌着她的脑袋，五指沿着她的长发轻轻捋下去。

“书不在多贵精就行，多了反而会成为负担。”

那么能留下来的，必定在他这里是沧海遗珠。连织手长，一够久抽了本厚厚的书出来，是柏拉图的《克里同》。

这里的東西她怎么碰都可以，宋亦洲原本不挂心上，直到她翻开后，他眼神略略在书页的间隙停留了两秒，随即轻咳了声。

“《克里同》的法文版我是最近阅读的时候才发现有两处翻译错误，可以试试其英文版本。”书轻轻从连织手里，再顺其自然递给她另外一本。

说实话若不是慢慢了解这个男人，连织真的会被他糊弄过去。

她微眯了下眼。

他越有事隐藏，越四两拨千斤，讲究一个不动声色。

她也跟着将书推进了原来的书目缝隙里。

“好吧，那我不看这个了，英文看得眼睛疼，我想看《牛虻》。”

她指的书在最顶层，宋亦洲便踩着台阶上去给她拿，身后的狐狸却快速将书抽出来，咔咔一顿翻，他肯定有什么秘密。

直到那翻书页的声音跟转风扇差不多，宋亦洲转过头来，才知道自己着了这小混蛋的招。

“连小姐想翻什么？”他眼神里带着戏谑。

她被抓包，书啪嗒一声反摔在地板上，连着书里那张照片一起。

“好啊，不让我看原来是惦记别的女人。”

照片连织没看清，隐约是个漂亮年轻的人影，好像是毕业照。

再次拿起来细瞧不符合她骄傲的性格，但倒打一耙向来是她的强项，与其被他指责不如先下手为强。

宋亦洲在她指责的目光中，似笑非笑。

“什么别的女人？”

“这个！还把人家照片打印出来当书签。”气哼哼最初是演出来的，但有股火慢慢涌出来是怎么回事？

当书签没什么，谁年少的时候不会喜欢几个异性，她喜欢的十根手指都数不过来。但越这么想情绪来得越快且不讲道理，还有些酸。

连织其实是个占有欲很强的人。

简而言之只能州官放火，不能百姓点灯。

眼见着她要离开，宋亦洲一把拉住，低声问。

“不想看看我另外的女人长什么样，是你更漂亮，还是她更漂亮？”

回应他的，是宋亦洲被狠狠踩了脚，他不顾疼痛将人抱坐在旁边的摇椅上，同时抽出地毯上的照片。

连织偏头不理他。

“真不看？”宋亦洲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这也就是那时候年轻，才会做出这么不知轻重的事，偷拍你知道吧有多丢人，要是她转过身来知道我在拍她，肯定笑掉大牙。”

他越漫不经心连织越牙痒痒。

青春里都有白月光，很正常的，可想到他说什么在蓉城那段时间是最精彩的日子，还什么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她越想越气，又挣扎不开。

她这幅模样把宋亦洲折腾得心都软了，他轻声道：“只是她那时候还没有沉思娅这个名字，就叫连织。”

—

晚安，明天休息一天。

0353 下卷 225 你不是有男朋友？

？

撒谎！她哪有什么毕业照？

连织翻过他手里的照片，顿时愣了愣。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照片中的女孩牛仔裤搭配白体恤，高马尾明媚动人。菁华大学重视人文，所以在硕士入学典礼这天允许亲朋好友参加，台下满目皆是观众，连织作为新生代表上台发言。

这张照片隔着遥远距离和重重人影，有些细节并不太清晰，只依稀可见阳光落于她肩头，哪怕笑意朦胧都很有感染力。

有些记忆若不是通过照片，连她自己都早已忘怀。

连织说不清什么感受：“入学典礼那天你来了？”

宋亦洲：“嗯。”

“为什么不来找我？”

连织说完自己一阵茫然，心境不同感受也不同，那时她是铁心要与过去决裂，必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脸色。

宋亦洲拥她在怀里，说只是想看看心高气傲的她是怎么一步步走出去的，毕竟她都放过那样的狠话。

连织想笑，又问：“我在收到的礼物里面翻出一套山水园林的建筑模型，是你送的吗？”

宋亦洲“嗯”了声。

或许连她自己都忘了，曾在蓉城笑嘻嘻地问他，进入菁华大有没有什么礼物啊，宋总给什么都可以的。

宋亦洲不是个什么都爱记的人，偏偏这句话记住了。

谁会送这么复杂的手工模型啊，亲手搭建，耗时耗力不说，还不一定讨女孩子喜欢。

连织或许当时往他身上想过，但拒绝这个答案，可不得不说他了解她，就是那套模型陪了连织两年，在她无数次灵感卡顿的时候拆拆装装，如同玩卡罗牌一般找灵感。

“宋亦洲。”她说。

“嗯？”

“我以为我们在蓉城就完全结束了，”所以连织哪怕无数次想起陆野，都不会再去刻意想他，同类性格的人之间决裂就是如此，她最爱自己。

所以她以为宋亦洲也是。

“你和我也不可能是那种深情的人。”

宋亦洲沉默地拥她更紧。

很长时间他自己都差点以为。

前半生感情在他这里占比很少，当他能完全割舍下亲情和仁慈，注定就是个凉薄的人，他觉得蓉城那段会随着时间淡化，可只是他以为。

他越来越频繁地想起她，想起她哪怕低眉顺目也给人不服输之感，想起她泰然自若又撩他于无形，想她总有办法令人刮目一看，想起他们在纽约的时候。

骨子里生生不息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宋亦洲确定自己再也碰不到。

碰不到如她那般，轻松搅乱如一滩死水的他。

那些灵魂孤独的人，走到一半便销声匿迹了。比如他。

他清楚看到自己往腐烂的路上越走越远。

“我就想知道那个女孩有多能折腾 她前脚和人协商开酒庄，后脚就从事务所离开想去单干，还使手段坑了上司一把，让对方恨得牙痒痒，扬言要找出偷拍的人。”

连织有些想笑，突然想起什么。

“当时那部长扬言要抓住罪魁祸首，后来便莫名其妙不了了之，该不会是你搞的鬼吧？”

宋亦洲但笑不语，只是让对方分心法术，无力顾忌其他而已。

连织想到他手段有多阴，莫名想笑。

她仰头看着他，没说话。

宋亦洲：“想问什么？”

“我一直以为你重新来找我，是因为沉家小姐的身份于你联姻有益。”

宋亦洲轻微挑眉。

连织道：“所以有段时间我特别排斥你。”

她毫不掩饰之前对他的敌意，宋亦洲拿过她的手，在手心落下轻轻一吻。

“让连小姐对我有这样的想法，是我做得不够好。”

掌心的灼热沿着肌理源源不断的扩散。

是什么时候发现他并不觊觎沉家呢，大概是他和沉祁阳水深火热的关系，他们成为一家人，沉祁阳会不停搞他。很明显于宋亦洲是弊大于利。

连织想起自己总是对他甩脸子，不惮以最大恶意去揣测他，他从头到尾沉默，却在她多次落难时扶起她。他嘲她，笑她，可每次替她收尾的人还是他。

她不由得想到从酒店二楼窗户跳下来那次，宋亦洲在风雪地里抱起她，那时神色是怎样的呢？他明明知道她和沉祁阳…

她不是会因为感动而心动的人，却会因为生出的情愫而心软。

连织捧起他的脸。

“吻我。”

索吻的人主动将唇贴上他，嘴唇相碰，轻轻厮磨。

明明连舌头都没有伸，宋亦洲只反客为主，含着她的嘴唇轻吮，但滚热气息洒在彼此的脸蛋上，愈发磨得人脸红心跳。

他在唇齿间轻轻笑出声

眼见这个吻要走向无可控制的地步，连织轻声道：“早点我想回去了。”

图书馆项目过两天就要验收，不管成不成她都得回去好好准备。

宋亦洲道：“我陪你？”

她轻轻摇头：“我可以的，你让我自己试试。”

事情已做无可回头，她不会让任何东西一直成为她的梦魇。依靠身边人是好，但她首先想靠自己克服。

连织打商量地揉揉他耳朵，“你让我先克服克服，不行的话再叫你好不好？法宝是要用在最后面的。”

谁说她会不会安慰人，她若是想逗谁开心，随便两句都可以让人心热。

宋亦洲心底一片柔软，算是体会到那种辛酸。

周遭危险不断，他既担心她依赖任何人，又担心她不够依赖。

他说霍尧和郑邦业关系匪浅，霍家变故之后郑邦业于他是亲人的存在，他十有八九会找人调查。

“我知道你不久后有去国外开立分公司的打算，如果可能，别和他单独见面。”更多的宋亦洲没说，躲不是个问题，得让霍尧完全无暇分心才行。

但这些是他该做的事。

连织也知道，她点了点头。

宋亦洲认真看着她：“打算把这件事告诉他吗？”

他，陆野。

刚才还摇着尾巴的狐狸渐渐沉默了，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她鼓足所有勇气想开口那晚，电话里的一句陆局有新线索便让她瞬间止步不前。他是这个案子的主要负责人，是上面不断施压必须要交出个结果的人。

那些辗转反侧的噩梦里，何尝没有陆野亲自为她戴上手铐送她进审判庭。

宋亦洲看出她的煎熬。

“别多想，说也由你不说也由你。”他拇指在她眼尾摩挲，“说了不一定是你猜测的那样，不想说，那就不要在他面前提及半句。”

警察的职业敏锐，宋亦洲自然清楚。

他们关系有多不和连织知道的，可这是第一次宋亦洲抛却个人恩怨公正评价陆野，只因为这件事情和她有关。

连织靠在他膝盖上，瞌睡来了，但她忍不住叫他的名字。

宋亦洲也听着。

她呿语道：“你怎么不问我要负哪种责啊…。万一我要做渣女呢？”

宋亦洲点她额头。

“敢渣我你胆肥了啊。”

连织装模做样吸脑袋，又在困倦里依稀听他道，“只要是你都好。”

宋亦洲将她搂在怀中，紧得舍不得松手。

负哪种责都好。

.....

下午她醒得晚，阳光正好的时间都消耗在了书房。

晚上宋亦洲提出要给她做饭，连织却委婉地竖手指要求想点鸿宾楼的红烧牛尾。

“不想吃我做的？”他微眯眼。

“想吃想吃！”

连织笑，“但更想吃牛尾。”

前几天心事重重就没太在意吃什么，等她缓过来当然想点惦记已久的。鸿宾楼是京都的老字号，可以为客户上门制餐。

宋亦洲叫人做好后送过来，半个小时左右，他去厨房拿餐盘的功夫。

门铃这时却响了，连织惦记着肉肉，拖鞋都还没踩进去就跳着去开门，宋亦洲笑了声，懒得说她。

大门打开，外面却不是送晚饭的人。

霍尧穿着身夹克站外面，目光对视那瞬她还没反应过来，他脸色却骤然变了。

“你怎么会在这？”

“霍尧，你来这做什么？”片刻愣怔后，她平静道。

她身上还穿着男士睡衣，毛衣松松垮垮的套着。

有些暧昧显露于无形，譬如衬衣领口深处那枚若有若无的痕迹，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在其他男人的房子里穿着对方的睡衣，那把狂烈的火铺天盖地涌向他。

霍尧一把扯过她，眼神变得很冷。

“我来找朋友聊聊，你呢你也是？”他道，“聊着聊着穿他的睡衣上了他的床？你他妈不是告诉我你有男朋友吗？”

他的声音阴沉而沙哑，连织正要动作，身后的脚步声很快。

宋亦洲将她护在了身后，他捏住霍尧胳膊的力道很重，让他放手。

对峙之间宋亦洲静静地注视着他。

“这件事你问我更合适，毕竟是我缠着她。”

**

晚安明天见

0354 下卷 226，你能和她在一起

对峙之间宋亦洲静静地注视着他。

“这件事你问我更合适，毕竟是我缠着她。”

初秋的天气已经有些凉了，而她光脚就踩着拖鞋，宋亦洲让连织先上楼。

“待会不是要回去吗？先上去换身衣服。”

连织点头往楼上走。

她不问他们聊什么，也不想解释什么。

认识这么久她很倔，霍尧清楚知道她有多能犟，让她做什么偏偏反着来。

原来她也会听别人的话啊。

屋里和楼道灯光明亮，独独霍尧站在阴影处，脸上阴云密布。

确保她上楼后，宋亦洲才重新看向霍尧。

他两的关系怎么形容呢，是兄弟？宋亦洲不可能有兄弟，他连亲兄弟都敢杀。而他作为宋家三儿子籍籍无名的那些年，霍尧却是霍企山最为看重的儿子。

彼此根本玩不到一起，或许是因为沉希。

他们才会三五出现在一个局中。

如此四目相对间，彼此再没以前的和气，像是那层伪善的布自此扯开。

“喝什么？”宋亦洲道，“我这里有酒。”

—

别墅外面的躺椅上。

天气虽凉，月亮越很好。

拉罐环扯开气泡涌上来浸了霍尧一手，他喝了半灌，也不看宋亦洲，笑声低低的。

“你可真是和从前一样…”他道，“什么都做得出来。”

话里显而易见的嘲讽，和他才知道的酸。

宋亦洲拎着灌啤酒在手中轻轻旋转，对他这话照单全收。

“是啊，我心很小这辈子就能装一个。”他转而看着霍尧，“你不一样，你之前不是喜欢沉希，为什么现在开始惦记她？”

“糊涂呗，人总有糊涂的时候。”

霍尧弯起一边嘴角，“倒是你，一直都很聪明，两年多以前宋老爷子那次轰轰烈烈的家法 我还以为你早就长教训知难而退了。”

笑意在表，他眼里尽是阴鸷。

宋亦洲在那瞬间抬起眼眸，半眯而晦深，尽是冰冷。

宋老爷子使用强势手段将他送回京都之前，霍尧来过宋宅。早就知道是一回事，霍尧刻意挑衅是另一回事。

他笑了笑：“是啊长教训了，能力不够连自己喜欢的人都护不住，这道理还是你教我的。”

宋亦洲放下酒，意兴阑珊道，“但你两年似乎都没怎么变，总是去惦记些心思从没在身上的人，这大概是独属于你的癖好。”

拉罐由于手掌用力瞬间憋下去，霍尧吸紧了脸颊。

“我倒是有件事情挺纳闷，之前你和大夫人关系一向不和，顶撞也不在少数，怎么如今她走后你倒做起孝子了？”

“砰”的重重拳头砸面上，宋亦洲瞬间脸颊剧痛。

抓着他领口的霍尧某种眸底戾气横飞，仿佛能撕了他，彼此都在往对方心里戳刀子，宋亦洲眼中也生出寒意，一拳头回揍。

躺倚四分五裂，连着拉罐里的水都流了一地。

宋亦洲抹掉嘴角的血。

“你还是和小时候没差别，别人戳你痛楚你就翻脸，以己度人倒是从没有有过。”他道，“架也打了脾气也发完，我就不送你了。”

他还没离开，霍尧就问。

“宋亦洲，你觉得你能和她走到一起？”

“不是以为，是肯定。”宋亦洲停下脚步，就维持几步距离看他，“霍尧，她要是真对你有半点意思，你早就和她在一起了。”

他和陆野都不在那一年，霍尧有无数个机会趁虚而入。

但没有，连织只是把他当成个免费的司机。

冷静陈述事实的语气最为扎心，霍尧拳头越捏越紧，青筋暴起，像是下一刻又会上前去揍他。

宋亦洲也没有离开的意思，放在门上的手也缓缓放下。

“依你当时的心态，两年你把她介绍到辰达，是不是想在沉希面前放个眼中钉？”

霍尧立在黑暗里，骨指苍白。

有些事情否认不了也没法否认，这辈子后悔的事情没几件，一半都关于她。

宋亦洲看他表情还有什么不懂的，或许根本不需要问。

起初他以为霍尧色令智昏于是对连织抱有偏见，可久而久之不是这么回事。

“三年多以前她刚到公司那会状态不太好，专业技能丢了大半，上班第一天我就骂了她，她在秘书室偷偷哭鼻子，熬了一夜改翻译文件。”

说起过往宋亦洲心口一阵紧缩。

他靠在旁边的柱子上，看着远处的虚空，“某天她无意提到辰达的工资她很满意，可以改善她日常的生活，房子也可以换租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租的地方在老城区废旧楼，就连电梯都没有。碰上这种开局，大半的人都会随波逐流，我估计也不会例外。可她立誓要考菁华大白天没上班晚上学习，这样的生活能持续一年。”

“其实到这她在我眼里的印象是有拼劲和不服输。”

心动吗？不知道。

但现在想想至少是足够欣赏的，不然宋亦洲不会明知道是她在使手段，还默许纵容。

“直到有天下班我碰见她养父来骚扰她，我才知道平凡不是她的开始，她是从水深火热里爬出来的。”

宋亦洲的手在微微发抖。

为什么不能为她多做些？

后来无数次他夜不能寐的时候都在想，为什么不能再替她多做点，替她扫清所有障碍，让麻烦不要再找她。

宋亦洲年少时曾经听说过一种说法，麻省专挑细绳断，厄运只找苦命人。

不得志那几年他以为是用来形容他，可原来是她。

要多久意外才不会接踵而至找上她，多久她才能再没有后顾之忧。

0355 下卷 227 陆野怀疑

他聊及这些都是嗓音沙哑，更别提从未听过的霍尧。

尖锐的痛在他心上蔓延，无可控制，连着刚才的戾气也一瞬间被掐死，显得可笑。

他之前从不知道。

真不知道吗？她的落魄体现在方方面面，是他不在意而已。他不仅不在意，还当成乐子。

“说这些的目的，是你如果真的对她有半丝好感，不要再找她麻烦，以后也一样。”宋亦洲的眼睛比身后的夜还要黑，有些深意霍尧现在不一定明白，但他得说。

郑邦业的事情永远是个定时炸弹。

他道，“喜欢那是你的事，多听听她的意思。”

宋亦洲说完，便进屋了。

门关上，半点声音都没有。

霍尧浑身僵硬，独自站在冷风里。

痛苦？后悔？

这些情绪通通往后靠，他突然想起最初她喝得酩酊大醉那晚去他的房子，她在浴室埋在他胸膛哭得涕泗横流，眼泪跟不要钱的往下落。

“霍尧你去打她好不好，你去打她！”

霍尧：“打谁？”

“打沉希，你去帮我打她！”

霍尧嘴上应着，出了浴室便嫌弃扯掉体恤，丢得老远。

原来，连讨公道这种事他都没替她做过。

凉风阵阵，打架的两个人都已离开。

而地面上除开流了一地的酒液，还有点点湿濡，像是谁流的泪，只是没过多久就被风吹干。

*

案发过整整七十二小时，整个公安厅都毫无头绪。

所有公职人员几乎都是连轴转，将所有痕迹翻找，乃至解剖后都没有有用的线索，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都严丝合缝，调查起来如一团乱麻。

高厅长被上面施压严重，在办公室委婉的表示郑老是否有可能是发病身亡。

“发病前他有可能正在和人打电话，而无意撞至树桩上导致心脏病发起不来。他肩膀上的撞击伤除了人力，也可以解释成磕碰导致。加之当时是斜坡，救急的药滚进草丛也能解释，至于指纹完全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嘛……”

事情到这他自个也解释不下去，但还在往意外上靠，“至于指纹，有可能被泥土覆盖导致完全荡然无存。”

陆野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他，眼下有淡淡的乌青。

他实在没耳朵听，这套说辞完全是把法医鉴定的结果当不存在。

“有可能。”他淡淡道。

高厅长一喜。

“上面要是再问起来，还麻烦高厅把这套结论完完整整再复述一次。”

高厅长瞬间不说话了。

除开省委，刘书记半下午都差让人来问，电话时不时打到他这询问进度。调查的进程他是一直清楚的。

高厅长若是敢将这桩案子如此结案，只怕乌纱帽保不住。

陆野从省厅出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车子缓缓往市局开去，他揉了揉眉心，街道两旁的霓虹灯透过车窗照进来，显出难言的疲惫。

老余让他回家休息一晚，他们这些天虽然走得完，但好歹回去睡了个完整觉。

陆野是直接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时不时半夜一个报告，他根本不用睡了。

陆野摇头说没事。

“你倒没事，这么忙冷落了弟妹，人家对你没意见。”

听他提到连织，陆野眉梢才浮现些许温柔。

这几天太忙，都没时间见面，他寻思着今晚早点下班去找她。

陆野看了下时间。

“开快点，再去方家别墅看看。”

“还去啊！”

老余说这别墅哪怕再大，这几天都被他们警方盘包浆了，别墅周遭不同角度的都能背得耳熟能详。

“这你就不懂了吧。”萧然开着车，突然插话进来，“案发第一现场是本永远都翻不完的书，只有你没发现，没有它不知道的。”

车子一路提速加之省厅离别墅近，不过半小时就到了。

自出事后别墅便被警局封锁，有专人在此守候，穿制服的确认他们身份后，大门缓缓打开。

此处绿植茂密，小道掩映在茂密森森里，别墅又没有灯光。

夜晚凉风嗖嗖的，还真挺疹得慌。

偏僻小道里，白线将死者的身体轮廓清晰勾勒出来，萧然和老余几个重新进行案发现场重演，陆野在边上寻找蛛丝马迹。不多时，他们又绕去了别墅周庭院两三分钟的距离此处倒是开阔不少，凉亭绕水古色古色。

“嚯，秋天的风可真大。”老余道，“别说，这几天月亮倒是出奇的好，倒让我忘了哪天才是十五。”

萧然笑说那可不是，陆野正想案子，无意识跟着抬头望天。

乌云如风斜刮过圆月，转眼又如镜子般明亮。

他正要挪开视线，却陡然瞳孔一缩，再度看去目光如炬。

夜晚云层悬浮在空中，飓风不时剧烈扫过，浅浅几丝掠过月亮

。

从左边刮过去的，所以走向是掠过左下

上半月的四分之一，到右边飘散不见。

陆野慢两步，任由几个同事走在前面。

他拿出连织拍的那张照片，画面中任何建筑也无，只有圆月。

“案发当晚刮的是什么风？”陆野听到自己问。

萧然说等等，他找找。风势走向尝尝于一个案子至关重要，所以他这么多年也习惯记录。

“西南风，怎么了？”

西南风，和今晚一样。

相同的凉亭，差不多的位置，为什么她拍的照片里风的走向却是完全相反？

一股冷风吹来，陆野突然觉得后背发寒。

**

晚安

0356 下卷 228 她在撒谎

“...野哥，怎么不走了？”

萧然几个走出好一段才发现陆野并没有跟来，他转身看去，陆野站在远处树荫下，几乎融进了黑暗里。

陆野的表情看不太清，他说。

“这几天辛苦，时间不早，你们先回去吧。”

“那你呢？”

“我再瞧瞧。”

在陆野底下做事快两年，这几个都清楚他的性格，工作起来不分昼夜，以往他落单查案也不在少数。萧然提出要陪他一起，陆野说不用，他妈前两天不还摔着腿了，早点回去看看。

几个警员都是拖家带口的，明显被戳中了心事，也就不再坚持。

别墅外有巡逻，更何况陆野那身手只有他伏击别人的份。

脚步声渐行渐远，直到半点声音也无，陆野才从树影下走出来。

天空乌云密布，树影如鬼影，他目光扫向二楼阳台，眸子漆黑凌厉，像重新恢复警觉的狼。

案发那晚月亮垂直照亮地面，好几个新闻电视台直播天空，分享十多年难得出现一次的头顶月。而方家购入的度假别墅以纳凉为

主，百年生长的梧桐罩于别墅之顶，想要拍到完整无遮挡的月亮，只有背靠着别墅。

寒风凛冽，陆野步履匆匆。

他重新走到了别墅的大门，开始往环形庭院的另一个方向走，每走一步都离郑邦业出事的地方越来越近。

假如。

假如她和宋亦洲分开之后走的并非是通往凉亭的一侧，她绕着偏僻石子路越走越远，仰头望月发现圆月高悬明亮，无意拍了一张。

四周黑森森，风刮过像在哭。陆野拿出手机缓缓对着头顶的月亮。

五分钟后风将旁边的乌云吹散，手机“咔嚓”一声定格。

西南风。

照片里的风向却自右变成了左，和她拍的那张一模一样。

陆野手在微微发抖。

“啪”的轻微一声，灯灭了。随之接踵而来，周遭路边的灯光像是一盏盏突然灭下去，他完全站在黑暗里，脑中各种声音充斥而来。

是第一次接触凶杀案时老师在他跟前耳提面命，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完美犯罪，只有不曾被人发现的线索，周围环境，乃至不起眼的痕迹都在告诉你真凶是谁。是贺仁来在办公室大发雷霆，指责他护短反应过大，你既然穿上这身衣服就不止是她的爱人，是人民警察！是方家太太和其他人在询问室里详细有力的笔录。

“当晚小孩吹了风，我就在阳台数落了保姆几句，碰巧看见了坐在凉亭上的沉小姐。其实我本意并非想要那么苛责，没想到疾言厉色的模样都被对方看了去，还怪不好意思的。后来下去的时候她说初秋天气没那么凉，让我不要太紧张，还有我没去阳台之前保姆给小孩还戴了个防风的帽子，足见她挺认真负责。”

“我当时在宴会上喝多，就下来吹吹风，正好看见沉小姐在数落宋家三少爷，她高跟鞋崴脚了坐在凉亭里椅子等他，结果几分钟还没来就发火了。”

“我出来打完电话，看到沉小姐在不远处就上前和她聊天…聊了多久？…我也忘了，起码好几分钟之后我进了宴会厅..我离开后她往哪边走了？…往有凉亭的那一边，因为我再出来时听见宋亦洲和沉小姐起了争执，两人在那斗嘴…”

.....

所有声音糅杂在陆野耳朵里，撕裂拉扯，眼前完整拼凑的画面通通支离破碎。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方家太太训斥佣人是真，她在凉亭是真，所有人看到她和宋亦洲吵架也是真。

可事情真正的顺序真是如此吗？

有没有可能她和宋亦洲借吵架制造不在场证明在前，和方太太聊天在后，通过宋亦洲之口知道阳台那幕，从而将真实事件片段连接成她出宴会厅的整个过程。

如果将整个过程完全推翻会是什么？

小径深处黑不见底，像是有怪物张着血盆大口，陆野僵在原地，像是能看到她和郑邦业一同往石子路死角走去。

他们一定是要聊什么。

以至于她照片拍下来都还没发给他，就同郑邦业离开了，天空圆月照不进绿植森森的后花园，别墅封锁后这条路连灯都没开。

陆野就举着个手机灯步步往深处走，风刮过来听着像有人在鬼哭狼嚎。

地上白线清晰勾勒着受害人的身体轮廓，眼前幻影重重，陆野仿佛能看见她和郑邦业争，很激烈彼此分毫不让，直到手机碎裂在地，她一脚踹向郑邦业的肩膀。

发病后郑邦业艰难翻找救命药，药瓶却沿着斜坡滚进草丛里，她一定捡起来过，不然不至于指纹被擦得干干净净。

自始至终，她都在说谎。

京都郊外马路上，道路宽广却人声寂寂，只有辆悍马久久停在那。

驾驶位旁的车窗已然降下，地上一堆烟头，车里烟雾缭绕。

陆野不知道在车里坐了多久，路灯荒凉的黄光洒在他侧脸上，他和灰败融为了一体。

—

回来后连织将门关上，明亮温馨的客厅无形中在给她安全感。

她第一时间就是跑到窗边，宋亦洲的车子还停在那，连织想象着他应该在电梯里，到几层了，三层，两层…。他该出楼栋了。

果不其然在幽静的小道就看见男人的身影，宋亦洲仰头看她，灯光将他的影子拉长，他轻轻冲她招手。

连织在对他做口型，意思是快回去休息。

确保他坐进车里，连织才去刷牙洗漱，手机却不时传来几声震动，是她不常用的那个，连织鲜少用这个号码和别人联系，除了车子楚。

她打开后果然是车子楚发来的邮件。

【这趟出国反而因祸得福，你之前让我调查霍尧的经济业务，但因为大部分关系网在国内，加之和国外是远程沟通所以一直没有什么实际性收获。这次我到英国后沿着郑邦业的关系网一直查，似乎他曾经为安克劳做过担保，也有足够的痕迹显示霍尧前一年多次和安克劳前往金三角，货物运输只是由头，你猜猜他们在干嘛？】

0357 下卷 229 只是你男朋友

车子楚随即将信息中安克劳的照片发过来，东南亚男子的标准长相。

连织回答。

【贩毒？】

【答对了，这边禁毒并没有国内那般大刀阔斧，霍尧一直很谨慎没留下半点痕迹，但安克劳挺大张旗鼓，若不是他几次铤而走险需要郑邦业利用关系去捞他，我也不太可能怀疑霍尧会和他的生意扯上关系。】

怀疑不是一天两天，其实连织早有类似的猜想。

主要是他这一年神神秘秘，而、什么样的生意才会在短时间内积聚巨额财富，他想扳倒霍家，想杀两个霍家兄弟于无形，国外这种地方相较权利钱更容易办事。

事情如今渐渐明晰，连织反而不知道该拿这条线索该怎么办？

她问车子楚。

【安克劳如今在哪？】

【不知道他销声匿迹了很久，不过我让朋友乔装成瘾君子去打探，很多道友暗示华国也能买到。】

连织认真捉摸着这句话，猜测安克劳是否已经混进国内来了，目前最快的办法就是通过他找到霍尧的罪证。

用国内的法律制裁霍尧。

在卫生间磨磨唧唧了快半小时，连织才出来。

卧室灯光关了，只余床前灯朦朦胧胧照亮着房间，上床前连织突然升起个念头，她走到窗边拨开窗边，宋亦洲居然还在楼上。

刚才上车只是个假动作，他就靠在车身上望着她窗户的方向。

好啊！

她气得电话拨给他，那边接通后连织一顿输出。

“好啊你宋亦洲，骗我这个老实人，说什么要走也是假的，若不是我心血来潮检查你今天是不是要站一晚，你说说你怎么……”

有时候她唠叨起来就像个小老太太，能喋喋不休说好久，宋亦洲弯唇一直听着，仅仅几个字便能让人丢盔弃甲。

“不想走。”他说。

连织心脏顿时软得不可思议。

谁说男人不会撒娇的，他们明明更会好嘛。她听见自己说。

“听话。”

说完反应过来，嗯？

她怎么拿了霸道总裁哄小娇妻剧本。

耳边传来低低的笑声，宋亦洲问：“听话有什么奖励？”

他声里略有些无可奈何，“你是不是给我下了什么失魂落魄的药，不想离开，今晚我陪你好不好？”

在他那样温柔的语气下，连织几乎就要点头。

前两晚她睡得很安心，以前从未发现，他身上有很难让人安眠的气息，埋在她怀里后渐渐就睡着了。经历过睁眼到天明的煎熬，她很容易依赖。

可她除了是会依赖的连织，还是个懂得排除一切恐惧的人。

“奖励就是明天我请你吃晚饭，行不行嘛？”

她大概明白宋亦洲在怕什么，怕一觉醒来他们的关系就回到从前，所以语气跟哄小孩一样。但宋亦洲确定她并不完全知道，她可能对他很喜欢可能悸动，却还没真正义无反顾爱上他。所以能够接受一晚上的分别，也不懂这些分分秒秒的煎熬。

这种感觉于宋亦洲来得太晚太晚，尘封多年的坚冰一朝破碎轰轰烈烈，恨不能淹没很多，连着淹没她。

他嘴角尝到淡淡苦涩的味道，没想到有天会尝到这种辗转反侧的滋味，偏偏若给这个不解风情的丫头说，她大概只会偷偷捂嘴笑，笑他是个恋爱脑。

宋亦洲最终还是开车离开了，确保他车开出小区后连织还在窗边蹲守了十分钟，就怕他杀个回马枪。天边突然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连织诧异仰头看了眼月亮。

这么好的天气，待会不会要下雨吧。

她又去关好了窗户，还没上床电话就传来震动，她以为是宋亦洲，没想到却是陆野打来的。

连织接在耳边：“喂？”

陆野顿了下，声音有些哑：“睡了没？”

“还没，你忙完啦？”前两天陆野发信息他这两天可能会有点忙，一般有点忙估计是连吃饭都要凑时间，他这个职业就是这样连织已经习惯啦。

“嗯，我在门外。”

连织愣了愣，反应过来立即去开门。

他真在门外，今晚这雨说来就来，男人沾了雨身上都湿了，连织问他是不是还没吃饭，冰箱里有速冻饺子。

他忙起来一般都能忘吃饭，连织正要去厨房，手却被他拉住。

“我吃了。”

他声音里的异样连织还没察觉。

她仰头看他，刚才在门外没发觉，陆野眼下明显很憔悴，大概几天都没睡好。

“怎么憔悴成这样了。”她摸摸他的下巴，“陆局长，咱们工作同时也需要保养的，不然下次出去人家说你是我爸爸怎么办？”

她说话一向没个正形，陆野拿过她的手，低眸看她。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想和我说的？”

连织道：“说什么啊？”

她嘴角还挂着笑，陆野目光深深定格在她脸上，“比如宴会厅那晚你出来后明明不在凉亭，为什么说自己在那？”

她嘴角的弧度瞬间荡然无存，连着被他握着的手都瞬间冰冷。

想挣脱的手却被他紧紧握住。

陆野声音发紧：“我判断得有误是不是？职业习惯也会让我有很多失误，譬如在这件事情上。”

连织嘴唇在发抖。

这么快，她有想过他可能什么时候会怀疑，但那一定是很久很久之后，久到她早已寻到合适的机会将全部事情告诉他。

可他真的太敏锐了，连织甚至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

男人碎发还带着湿润，那种目光竟让连织生出错觉，仿佛比起真相他更在乎她说实话。可他身上穿的那件衣服好冰冷，肩膀上的臂章分量好重好重，能轻易定他人罪责，这个人在公安机关拥有绝对的权威。

她眼眶渐渐涌出来泪来。

“现在跟我说话的到底是谁，是公安局局长，还是只是陆野？”

她眼底的怀疑退缩防备，生生刺痛了陆野。

他抽紧了脸颊，肩袖扯掉外套脱下，代表着身份的标志荡然无存，就一件白色衬衣穿在身上。

“没有其他身份，只是你男朋友，也是想和你共渡一生的人。”

0358 下卷 230 你会抓我吗？

雨慢慢开始下大，将他们照在宁静的玻璃盅子里。

脱了外套的他像张苍白的纸，连织眼眶更热，道，“你会把这些告诉别人吗？”

陆野看着她，嘴唇极轻地颤了颤。

连织确定他肯定要说什么，可他半句发泄都没有，只说了句出去两分钟，他便出门了。

房间里空空荡荡，陆野再回来的时候，连织看到他手里拿着个仪器。

他打开按钮后放在茶几上，房间便尽是嗡嗡嗡杂音。

陆野道：“这是防监听设备，屏蔽一切信号，今晚我们不管说什么都不会有任何仪器能检测到。”

陆野说完就坐在沙发上，并没有看她。

可他向来挺直的背脊微弯着，头发上还沾着雨水，连织确定自己这些话伤着他了，他们是恋人啊，坦诚为什么还要有附加条件。可她控制不住，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她不能再踏错了。

连织坐在他脚边的地毯上，拿他的膝盖枕脑袋。

“你是怎么发现的？”她轻声问。

“还记得你发给我的那张照片？”头顶微哑的声音传来，“将焦距到最大是会剪裁掉周围的景象，让人不确定你到底在哪拍的。但照片里风向和月亮上的黑斑也会暴露你不在那。”

“我男朋友好聪明。”

连织没想到是这个答案，她眼眸亮晶晶的，鼻子却很酸，“是啊我不在那，我和宋亦洲分开后走了另外一条道，当时才因为工作的事情和郑风眠院士聊完感觉很开心，有种在工作上遇到知己之感，那时候月亮那么那么的好，我就忍不住拍下来想发给你，直到，我在转角遇到了郑邦业。”

若是能重来，连织曾无数次想过若是时间能重来，她是否会当个好人救郑邦业一把，也免于这些天担惊受怕。

可不会，不管思考多少次都是这个答案，她只会怪自己不够谨慎，明明知道霍尧和他身边的人都是一颗定时雷。她却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倏忽大意，所以这次摔跟头是她罪有应得。

“他想威胁我，我就打掉了他的手机，谁知道带着他连带着撞地上，原来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哪怕过去几天，想起他挣扎的惨状仍然让连织浑身发冷。脸蛋突然他捧起来，连同手掌的热度一起罩住她。

陆野看着她，下颌紧咬：“为什么那晚不和我说？之后还有那么多时间，你都能找机会。”

“我想…我也想的…”

湿润自连织的眼角悄无声息落下，“可在警局所有人穿的都是你身上那套类似的衣服，你们坐在审判台上，一个又一个问题可以问我，如果我回答失误是不是也没机会再出来了，有看守所等着我，之后也许会是监狱，会判多久，一年两年还是更久？”

她想说监狱那种比笼子还狭小，无数双眼睛盯着，睡觉都没法关灯自由彻彻底底被剥夺的地方，她不能再去，她会疯。

“之后你在我身边，我就分不清楚你到底是谁了，是伸张正义将犯人绳之以法的警察，还是就只是我男朋友，你以抓罪犯还人公道作为使命，是不是也会…”她道，“我真…真的的说不出来。”

手掌的湿润几乎把陆野烫伤了。

他脸上究竟是无力心疼，还是挣扎痛苦，谁也说不清楚。

“郑邦业他威胁你什么？”

男人的头发是湿的，哪怕眼眶微红，黑色的眼睛仍然笔直。

他要知道她的全部。

连织与他对视，过了很久，她才说。

“…我的身份。”

“什么身份？”

连织咬紧唇，说不出口。

“和你腰后的胎记有关是不是？”

楼上似乎传来杯子破碎的声音，连织猝然看他，发抖的嘴角被陆野伸手碾了碾。

“京都重逢你腰上就多了个胎记，要是随便的花样我可能真就觉得是你插科打诨说的那样，但偏偏形状那么奇怪。那个胎记是什么？”

很明显了，他的敏锐已经仅仅离秘密隔着一层窗户纸。

身体里下意识的防备她牙齿打颤，她发过誓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可他是陆野啊，是替她挡过枪子下过跪的陆野。

“你猜到了是不是？”

她在笑，却跟哭一样，“那个胎记，是沉思娅身份的证明。”

闪电突然劈过天空，陆野脑海一片空白，忘了要说什么。

完全猜到吗？

也不尽然，他从来不会怀疑她什么，起初认识她便是以连织这个身份，所以之后任何东西都是附加。

可半点察觉也没有？在她几次因为沉祁阳心慈手软，放任他对她的感情的时候。陆野何尝没有在恨意中察觉一丝古怪。

“沉家有人知道吗？”他问。

以为他有很多其他想问的，譬如她怎么完成的移花接木，怎么骗过所有人，可比起所有问题。男人下意识问的却是这个。

她摇头，鼻尖酸涩得更厉害。

陆野：“那晚宋亦洲也在？”

“嗯，他在…”

连织说她拿走药瓶后整个人都是懵的，跑出小径道就撞上了他，他们都那么聪明，察言观色的能力一顶一。他替她擦掉了指纹放了回去，在最快的时间给她做好了不在场证明。若不是那张照片会瞒多久，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发现，也许陆野足够机警依然找到破绽。

擦指纹这件事情彼此都知道代表着什么，特别是从事着警察这个职业的陆野。

为了她，宋亦洲心甘情愿把自己变成了共犯。

陆野浑咬紧牙关。

他明明有很多想说的，可在这个关键的当口，连陪在她身边的都不是他。所有后话都是无力。

“知道了这些，你会抓我吗？”她问他。

0359 下卷 231 如果要分手

会？不会？

陆野和她几秒的对视，脸颊都在微微抽搐。

他走上这条路的初衷就是想换个光明正大的身份和她重新认识，要带她回警局那比杀了陆野还要痛苦。可身上这套衣服，从警那天铿锵有力的宣誓，乃至他领的一分一厘工资，人民百姓崇敬的目光都无疑要将他往这条路上推。

不等他回答，连织重新埋回他的膝盖，声音近乎轻喃。

“陆野，高中分别后，我们自始至终好像走了两条不同的路是不是？我往坏走了，越走越深。

我为了报复江启明不停地利用你，能不带仁慈的只想榨你身上的资源，完全不管你是不是受伤了，在外面经历了多少九死一生。我还能够自导自演找人绑架我，弄得你浑身是伤也无所谓，我是不是很坏？”

她眼睛眨也不敢眨，因为里面堆满了眼泪。

“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宋亦洲，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所以在他身边伪装演戏，让他给我人脉和财富，没有用了再一脚踹掉他。”

“现在我又绞尽脑汁成为了沉家的千金，利用这层血缘至亲让他们送我上更大的平台，得到更多财富和利益。我好像什么都得到了，又好像所有事情都得遮遮掩掩才能继续安稳，不完全真正属于我。我一路走来走了太多捷径，所以时时担惊受怕也是我应得的。

在我往黑暗这条路越走越远的时候，你却走向了光明，上天是不是在故意捉弄我们呀？”

泪渍湿了他裤腿小小一摊，连织破涕为笑，她道，“我骗了你很多，也答应了你很多可从来都没有做到过，我答应过你重新来过，就只有你一个人，可我还是在你没出现的日子喜欢上了沉祁阳，我可能自己都知道三心二意的品质不好吧，所有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连坦诚的时候都是窗户纸真的要被捅破了。”

她埋在男人的膝盖上，不曾察觉向来对着她沉着温柔的男人，藏在衬衫里的身体崩得那么紧，连着握紧的拳头都在发着抖。

他很久后才找到了声音，很沙哑。

“所以你现在对宋亦洲也上心了？”

连织仰起脸看着他，他表现得越平静，便越有剧烈的刺痛狠狠扎她。

“……对。”她道，“对不起，一心一意的爱情我没法给你了，是我不配你的爱，如果……”

她眼眶中的泪几乎要涌了出来，等那阵剧烈的心痛缓过劲了才继续道，“如果你这次要和我分手的话，我们不要像上次那样闹得那么僵了好不好？手链我也不想还你，即使分开了谁说不能留对方东西的。”

不是如果。

是必然。他对爱情要求有多么忠贞连织是知道的，他向来做得很好，做得差劲的是她。

她要说的话已经很明确了。

身上的雾气像是染进陆野眼里，他眼眶早已湿润。

连织带着白贝母手链的手缓缓摸上他的脸，“之前分别的时候我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甚至去诅咒你。”

可他那么好的人。

那么好那么好，以至于上辈子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

她深吸口气，道：“但这次我希望你以后每次任务，都要平平安安归来，健健康康不能再受伤，一路高升，然后遇到真正——”

“别说！一个字都别说！”

陆野突然将她抱紧怀里，力道发紧，几乎要将她揉进骨血。

那样紧的力道，她才感受到男人正发着抖，衬衣下的身躯崩得那么紧，在她看不见的身后，他扣着她的后脑勺，眼中一行泪倏然滑下。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准备要睡了？”他问。

连织脸上湿濡，轻轻“嗯”了声。

“怪我。”陆野道，“不管要聊什么都不应该这个时候来，早点休息，警局还有点事我先回去忙。”

他嗓音沙哑，“连织，今晚的事情没有结束，明天我们再继续，如果聊不完就放到下下次。”

连织破涕为笑：“好。”

陆野忘了他是不需要再回警局的，他已经好几天没怎么睡了。

他强势要为他们的故事画上逗号，绝不让其终止，明明未来还有计划中的事情，他甚至连他们年老之后都全部想过。

像是为了验证自己话里的真实性，他拿起屏蔽仪起身要离开，甚至也接过了她递来的伞。

走至门口时，他突然停下脚步，对视间她嘴角维持着笑容。

“别那么说自己。”

他下颌紧咬，上前抱紧她，也抹掉她眼角的湿濡，“不管你怎么变，于我而已都是你，你是什么样，我就爱什么样。”

陆野很确定，哪怕没有高中那一段，在人海茫茫中遇见这个人他还是会沦陷。

这是他的命。

门轻轻一声关上，身后的连织泪如雨下。

—

车门砰的关上，胸口的刺痛一阵压过一阵。陆野点火，踩油门。

车却没动。

他脸色麻木，反应了好一会才想起估计是差了某步，可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过半天才去松开电子手刹，没想到储物盒却无意被打开。

陆野正要关上，却透过灯光无疑看到收纳箱底，躺着个丝绒方形盒子。

他愣了愣，拿出来打开。

是块手表。

哪怕不太研究品牌陆野也能看出很贵，和他手上戴的这块不是一价格，表带背后还隐约雕刻着他名字的首字母，方形卡片上写着一句。

陆先生，请笑纳。

你守护国家，就只能我来疼你了。

心脏突入其来的撕裂之痛狠狠压弯了陆野的背脊，他紧紧握着手表，眼眶顿时湿透。

谁说她会不会爱人的，她只是比别人来得晚一些而已。

电话突然在这时响起，陆野没看清来电就接在耳边。

“怎么？”

“野哥，你让我查的那位孟五爷，居然真有这号人物。”

—————

晚安，清明这几天家里有其他事，偶尔要出去一整天，所以这三四天先隔日更，之后给大家恢复正常更新频率。后天见

0360 下卷 232 打算窃听

头天晚上的情绪哪怕再不好，连织也不会留到第二天。

早上起来眼皮有些肿。

她化了个全妆，挑套平时不常穿的西装裙，职场装束又因为不规则 a 字裙显得很俏皮，头发也用夹板夹得直直的，昨日所有哭过的痕迹皆被精致面容所掩盖。

连织拎包下楼，还未掏出车钥匙，就见陆野靠在悍马前等她。

目光对视，他黑色的眼睛清朗又温和，没有昨晚的痛苦挣扎，所以哪怕黑眼圈重，也不显得沧桑。

她不知所措站在原地，陆野上前几步，低眸看着她。

“去公司？”

连织点头。

“嗯，下午有点事。”

“我送你？”

他车停在路边，昨晚穿的警服换下，只套着件普普通通的夹克。

连织上车后，旁边放着给她的早餐，陆野家楼下有家卖得特别好的广式早点，六点多就排起长龙，得等好久。连织特别爱吃，周末常常定个闹钟在睡梦中踹陆野一脚，他便起床去给她买。

薄薄一层皮咬破后，鲜虾的味道充斥着口腔有种久违的好吃，他这是多早起来去买的？

心随意动，连织朝他那边瞧去一眼，顿时愣了愣。

男人握在方向盘的右手上，手腕正扣着块表，深棕色的表带。

是她悄悄放在他车里的那只。

陆野注意到她在偷看，弯了下嘴角。

“本来早上只想试戴一下，结果好看得摘不下来，我女朋友眼光真好。”

豆浆甜滋滋的味道，在连织嘴里蔓延。

原来送出去的心意被承认和喜欢是这种感觉，以前他给她买过很多东西，她很羞于去表达爱和感谢，好像也从来没有夸过他。

她轻声道，“要是表带长度不合适的话，可以拿去店里帮忙调节的。”

陆野唇角弯得更开。

“不用，刚刚好。”

早上不堵车的时候，十来分钟就到连织的公司，悍马停在大厦楼下。

连织还没有动作，他已经近身过来，同时解开了她的安全带。“咔嚓”轻微一声，他就着这个姿势看她。

“昨晚有个临时通知，我得开车去趟外地，等我回来。”

连织问：“去多久？”

“三五天，最多一周半。”

姜文报来的地点在边境，不想惊动其他人，陆野决定开车去。

连织犹疑道：“那这里你怎么…”

陆野看出来她想说什么，他道：“这个案子本来就是省厅负责，人手不够市局过去协助。”

她低低“嗯”了声，白净的脸蛋在沉默时更显得小，他恨不得她一直是聒噪活泼的，哪怕没心没肺都行。

陆野心里一疼，扣住她的后颈吻住她的嘴。

仅仅是那嘴唇厮磨的力道，便让彼此眼睛红了，他低声道：“什么都别想，按时吃饭，好好睡觉，我每天和你报备好不好？”

如今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候，陆野片刻都不想离开她。

可孟五爷的事情让他愈发不安，总觉得很重要的事被他遗落。尤其是在那个梦连他自己都快忘怀时候，居然真出现这号人物？

陆野不相信前生今世，可太过诡异连他都开始不安。

他必须得去走一趟，去弄清楚。

连织忍住酸涩，点头。

“那你要天天给我发消息。”

＊

连织去公司的时候设计二组全部都在，整个上午都正在对稿图进行最后的完善。

下午他们就要去同设计院竞争此次的图书馆项目，说实话二组几个人心里都没底，最初这个项目便是设计院担任主力，直至后来发生意见分歧，他们决定独立提交设计，这期间被泼的冷水不止一次，加之和织姐讨论出来的设计相较主流来说太过光怪陆离，拿下的概率不大，去的路上都挺沉默。

“尽力就好。”

连织陪同顺便给他们当司机，“这个项目并不是你们建筑路上的重点，所学所领会到的也不止于这个设计结束，建筑讲究风水，放在玄学上讲若是拿下说明它和你有缘，失之交臂说明缘分不够。”

组员因为她这套理论稍稍心安。

“织姐，以前你和刘总出来单干也是这种心态吗？”

“不是，恰恰相反。”

连织说起初他们满脑子都是公司盈亏的问题，不提自己的工资，水电费总得挣出来吧，所以任何项目都接，哪怕是个古镇维修的项目，所有设计全按客户要求来。

“最初有个湖滨公寓的项目你们知道吧，那算是我们走出外包的第一个中小型项目，甲方并不是冲着我们设计来的，而是看着我和你们刘总能喝酒，一顿饭局干完桌上大半的酒。”

“在设计途中我们发生了挺多次碰撞，因为甲方有自己的要求和审美，哪怕不符合主流哪怕我们明知道可能十多年后就很可能被同意被淘汰，我们还是按照对方的思路画完了稿图。”

说到这里连织一阵愣神。

她突然就明白了在伦敦时孟澜说的关于灵感的另一层意思，设计永远听命于甲方，在华国尤为这样。所以她会无数次在对方要求下反复修改，已经忘了最初的灵感为何。

设计师如花如树，是有周期和生命的。

一旦错过最有灵气那几年，必将走向匠气，所以那么多设计师哪怕项目无数在建筑史上都籍籍无名。

凉风沿着半开的车窗吹进来，连织有种豁然开朗之感。

她透过车内后视镜看项目组的两个小孩，仍然烦闷苦恼，她也没打算再劝导，任何心理路程都是成长。

到美院后，助理一路领他们去会议室，王蒙比他们早到，孟院长这次学聪明了，为体现绝对的公平公正，同时叫上教育部的两位领导。

郑风眠院士并没有来。

落座后不久，两个团队便依次向台下的领导展示此次图书馆设计的稿图和理念，之前几个小孩在办公室不止一次紧张，此次会议室连织觉得是表现最好的一次。

最终结果也出来得很快，高院长和几位领导依次上前和连织握手，先是夸赞他们亚新此次的设计别出心裁，实在是大为震撼。

“但我们这次图书馆实为修缮扩建，王设计师他们传统的理念更附和我们这次的需求，沉小姐你们的诚意我们完全看到了，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这就是发好人卡的意思。

连织亦起身微笑，和对方握手说没关系，下次有机会。王蒙这时过来邀请他们去参加晚上的庆功宴。

“此次设计兜兜转转能这么完善，归根到底少不了你们的帮忙，不然再重新回来一起辅助完成之后的大楼建造，大不了之后的设计费我们七你们三啰。”

这幅耀武扬威的嘴脸连织懒得看，只笑着拒绝。出来的时候刘昊勤便打来电话，问这次的竞稿如何。

连织说失败了，几个小孩还挺失落。

其实她也有点，原本以为那晚和郑风眠院士畅聊半小时，或许对方会对他们的设计很感兴趣，哪怕不会做决定至少也会来现场听一听。

看来还是她过度自信。

只是她是领头人，若是自己都垂头丧气，哪怕整个团队都散了

。

连织正沿着阶梯下楼，身后突然有人叫住她。连织转头后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她先挂了刘昊勤的电话，对方说。

“郑院士今天恰好来美院，听闻你在想和你聊一聊。”

—

连织推门而入的时候，郑风眠正在高院长的办公室喝茶。

偌大办公室只有他一人，他道。

“沉家姑娘，又见面了。”

连织笑着称呼了声郑院士。

他直接道：“我来的时候还在门外旁听了两句，你们的设计图比那晚上聊得还要别出心裁，和此次图书馆设计失之交臂，是不是很失望？”

“实话是有的，毕竟准备了那么久，如果我说没有您肯定会觉得我不真诚。”

她说着失望，但足够的骄傲不躁。

郑风眠和蔼地笑了。

“其实事情到此我们也没什么可遗憾。”

连织说他们的设计的确不符合甲方心意，也可能是没有遇到它的伯乐，这不管是于事业和生活都是很平常的事。

郑风眠道：“小小年纪有这样豁达的心胸，难得。”

门这时被推开，高校长进门本想和老师多聊两句，同时也受王蒙拜托，相将其介绍给郑风眠。连织和他们颌首后，正要同郑风眠道别。

郑风眠道：“沉家姑娘，我这倒有个不情之请，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连织不解看他。

“前段时间，我的好多位旧友向文化局申请重修宁市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如今提案刚刚通过，正缺真正有能力的设计师团队，不知你愿不愿意接下这个任务。”

这话一出，不止连织震惊了。

连着高校长和王蒙都怀疑是否听错，宁昌作为历史文化之都，像博物馆这种大工程一般是交由世界知名设计师，或者多个团队协作完成。连设计院都难以达到其设计师的标准。

本以为拿下此次图书馆项目能在设计院耀武扬威一把，此刻王蒙的表情比吃瘪还难受。

连织还没反应过来。

“您说的是宁市国家一级博物馆？设有无脊椎动物，古爬行动物等藏品超过 40 万件的自然博物馆？”

郑邦业笑道：“是的。”

连织受宠若惊道：“我们当然愿意！”

*

峰回路转就是如此，哭丧着脸的几人无论周组长怎么安慰都于事无补。

结果半个小时的功夫，却从连织口里知道亚新要独立承接宁昌博物馆的设计，几乎是目瞪口呆。

“掐掐我，用力的掐！请让我知道这不是白日梦。”

“痛啊，谁让你这么用力的？”

连织看着在车前打闹的几人，忍不住笑了。王蒙离开的时候过来说恭喜，他脸色都快绿了，但之后合作不少，也不可能就此撕破脸。

连织也和他附和了几句。

为了这次图书馆项目，设计部几乎通宵达旦半月改图，她因为郑邦业消沉那几日还小小休息了，他们却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连织琢磨着今晚以庆祝为由请全公司的人吃饭，然而还没上车，就看见校门口等候的霍尧，身后显眼的跑车就换成了普通的大奔。

他在来往的学生里一眼看到了她，漆黑的眸子直接定在她身上

。

连织缓缓上前。

“你怎么来这了？”

霍尧温声：“忙完了？”

连织点头。

“吃饭吗？我请你。”霍尧清咳了声，道，“就当那天我给你道歉。”

他并没有多看她，尽管他的眸子极具侵略和犀利，好似在隐忍

。

连织悄无声息握紧了包包的袋子，里面正放着个窃听器。

她还需要一个机会，和他近身的机会。

“好啊。”她道。

后天见，晚安。等清明过了给大家多更冲大结局。弟弟下一章出现。

0361 下卷 233 想我吗

吃饭的地方在一家烧烤店，连织选的。

铁板鱿鱼在烤架上滋滋滋的冒着热油，老板孜然一撒，装盘给他们端过来。霍尧拿了串放她碗里，问：“刚才我来找你的时候，刚拿下一笔大单？”

连织：“你怎么知道？”

“去照照镜子，你那表情跟捡大钱差不多。”霍尧意有所指，“只有对工作你才会这副样子。”

他形容得很贴切，若不是他突然出现连织怕是已经和公司的人去庆祝，或者跑去宋亦洲那炫耀邀功。

“这么开心的事总得沾沾喜气，所以这顿不能算。”霍尧停顿了一瞬，道，“大概三年多以前我们吃过一次烧烤，还记得吗？”

连织点头：“当时我记得你吃不惯来着，怎么现在…”

之前满满几盘子烤肉他看都不带看一眼，连酒都是浅浅抿一口便放下，如今这幅模样反倒让连织觉得陌生。

霍尧轻笑了声：“你还记得。”他道，“之前眼光是挺差的，多试了几次才发现这玩意味道挺不赖。”

连织没搭腔。

她在想包里的东西如何给他，才不显突兀。

她关心道：“这几天有好一点吗？”

霍尧意味深长：“好不好是其次，某人说好两三天要来看我，结果只是随口说说。”

那话的确是连织敷衍之话，她怎么可能去，转头便忘得干净。

她低头吃串没说话。

霍尧忽而问道：“现在这样开心吗？”

连织抬眸看去，霍尧正看着她，周围朦胧的灯光揉在他眸底，锋利的轮廓褪却不少。他又再问了次，问她现在开心吗？

连织：“很开心。”

霍尧喝了口酒，似是随口一问。

“他不介意啊？”

连织知道他问的是陆野，宋亦洲和她的事情陆野知道了介不介意。

她戒备地看着他，一副不准他过问的样子：“这是我的事。”

“嗯，是你的事。”

霍尧笑，散漫道，“但我们不是朋友嘛？问问也不行，就这么忘不了宋亦洲？”

他领口微敞，两腿随意曲着，膝盖抵着小桌，往后一靠就给人浪荡之感。

连织鲜见认真地盯着他，眼瞳如清水般的光芒，足以瞬间融掉他的伪装。

“霍尧，以前我走过挺多地方，以为自己看过很多漂亮难以忘怀的风景，也会遗憾当时为什么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东西，可之后遇到惊艳的东西越来越多，手机里的内存都快占满了，我想当时哪怕拍下足够精妙绝伦的东西，应该也只是放在手机里生灰吧。”

霍尧不是傻子，听得懂她的言下之意。

可不会了，他确定这辈子想要的，再也不可能遇得到。

他啧啧道：“连同学，你这是说人还是说风景啊？”

“一样，风景和人都一样。”连织调侃道，“你没有听说过一种理论吧，朋友是世界最稳固的一种关系，他们能互相安慰，关键时刻相互鼓励，很多关系走散了 朋友都还在。”

霍尧弯了下唇，似被她这理论逗笑。

他拿酒瓶和她一碰。

“那敬你口中的朋友。”

连织也回碰：“敬朋友。”

这个傍晚，他们之间隔着层薄膜，连织向来没有对他说过真话。

而霍尧的真心她不要，什么都不要，于是他也在她面前收得干净，尽是插科打诨。

烧烤吃得很快。

他们的车停在商场深处，偌大广场霓虹灯如瀑，霍尧揣兜走她旁边，倒退着走。

“照你刚才那说法，友情岂不是比爱情更好，爱情随时都有分手的可能，但友情里似乎没有这个词语。”

“是啊，你看远处那对在争执偷哭的情侣。”连织示意他看，胡说八道，“我敢保证他们出来的时候肯定很开心，结果遇上分歧闹矛盾，可朋友就不会有这些烦恼。”

霍尧跟着转头看去，微微挑了下眉。

包里的手机突然滴滴震动两声，不知道是陆野还是宋亦洲发来的。

她正要拿出来看看，手腕却突然被握住。

连织纳闷看他，目光对视间，男人眼眸很深，像是在压抑。

“既然是好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打电话听你排解，见面听你的安慰是吧？”

连织抿唇：“……可以。”

“你不开心的时候，也能把我当个垃圾桶和倾听对象，我也能伸出援手是不是？”

连织：“……嗯。”

“想要个友谊的拥抱汲取能量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可以来找你？”

连织还没作反应，他已经将她拥入怀中。

很短暂的一个拥抱，背对着她的男人眼眶泛红，脖颈间抽搐的青筋都在压抑。

时间太短，以至于她想发火兜找不到源头。

霍尧低头看她，嘴角的笑意有些玩世不恭。

“那如果是好朋友，也能接受些代表友谊的礼物是不是，以后不会每次都往垃圾桶丢？”链子在他手指间缓缓往下坠，吊坠是鲜见翡翠雕刻的中式建筑，做工精巧足见雕刻者之用心。

她仍然发愣的时候，霍尧已经拿过她的手，放于掌心。

连织要往后缩，手腕却被他紧紧握住。

“朋友的礼物。”霍尧理所应当，“我们不是说好要做朋友吗？”

坠子稳稳放在她手上，连织问。

“你什么时候买的？”

霍尧随口道：“前一年在国外，看着好看就随手买来玩玩，朋友的关系和恋人一样重要，所以得有纪念品。”不是随手，霍尧看到的时候几乎瞬间想起了她，出乎意料的连织这次没丢。

“你在这等我几分钟！”

话音落下，霍尧就见她匆匆跑去商场，不足十分钟的样子手上便拎着个盒子。

她气喘虚虚拿给他。

“朋友的回礼！”

心脏异样的跳动在连织胸膛砰砰作响，尤其是她还不得在对面男人愣愣的目光中，维持着笑意不变。

盒子打开，霍尧看见里面躺着块深黑色表带的机械表，他的眼神异样且灼灼。

“送我的？”

“是啊。”连织耸肩道，“礼尚往来嘛，不过是我去商场随便挑的，你随便看看啰，不喜欢也没办法。”

表盘稳稳扣在男人手腕上，霍尧漆黑的瞳仁很纯粹，第一次像个小孩。

“没想到刚好。”

连织眼睫颤动，看着他将表带扣进手腕。

不是随便买的，表盘里藏着微型窃听器，是她准备了很多天给他的礼物。

她笑道：“看来我眼光还不差。”

*

回去路上，连织还未查看手机里刚才那几条消息，宋亦洲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连小姐今日战况如何？”

连织笑：“本以为是釜底抽薪毫无出路，没想到最后却峰回路转。”

两人都在打哑谜。

宋亦洲配合她：“如何峰会路转？”

连织便将今天图书馆项目落败后，出乎意料郑风眠将宁昌市博物馆的项目交给了她们。

宋亦洲同样出乎意料。

“我要没记错那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连小姐，你的事业要更上一层楼了。”

连织喜滋滋。

宋亦洲像是被她的情绪感染，弯唇笑了下。

“吃饭了吗？”

“刚吃完。”

她沉浸在喜悦的情绪里，未曾发现男人在给她挖坑。

宋亦洲道：“我还没有，也不知道是谁昨天说要给我奖励，结果我今天巴巴在等着她的消息，人家却早把我忘了。”

糟糕！

连织恨不得自打嘴巴，以后再也不做这种闭眼承诺的事了。

“吃…是吃了点，但没吃饱。”她打圆场道，“我给你说那烧烤贼难吃，全是孜然的味道，羊肉串也像是放了几天，我肚子饿瘪瘪就出来了。”

是真没怎么吃。理由却和味道无关。

当时她满脑子都是怎么将手表不动声色给霍尧，所以心思不在吃上。

她可怜巴巴道：“宋先生，我想吃你上次给我做的菜。”

宋亦洲明知道人在胡诌，但听到她撒娇心就软了。

“十分钟，我来找你。”

“好啊。”

….

连织已经开得离家不远，索性先回家等宋亦洲。

电梯门打开时发出清脆一声，她迈步出去，到门前正要掏出钥匙，身后一道劲风扫来。连织猛地侧头躲开，反擒他手腕。情急之下她没来得及辨别对方的气息。

她抓住他就往墙上一摁，刚才轻易近他身的人，此刻居然轻易被她掐住脖子。

楼道熄灭的突然亮起，她冷然的脸突然变成了惊愕。

“沉祁阳，你….”

被掐住脖子的不是沉祁阳又是谁，他一身浅灰色夹克，她手掌之上浅浅贴着男人的下颌，愈发显得线条流畅利落。黯淡角落他眼眸却极黑，灼热熠亮。

连织正要松手，腰却被大手握着往他方向一带，连着手也被稳稳按在他脖子上。

“姐姐，身手和之前比好像更好了些。”

好烦，这个男人太有攻击性了。

明明她握着他脖子，反倒自己像只猎物。

可连织什么都顾忌不到了，画着浓妆的眼眸里流光婉转。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下午。”

“居然都不和我说，还在电话里框我还有些天。”她气哼哼的

。

“除了这些，就没什么其他话？”

男人握着她腰的动作太轻缓，像怕眼前都是梦。除了最开那一眼极具侵略性，连织还以为他在军队收敛了性子。

“什么？”

话音刚落，后颈被握着整个人朝他逼近。

“眉毛变好看了，鼻子也是，还有…”他微哑的声音和目光仿佛在肆无忌惮侵犯她，随着落于她唇上，抚摸她下嘴唇的手指仿佛能燃起火来。

“想不想我？”

本来一点点想，可面前这个人的热情总能感染她。

她嘴角本来想提起的笑，又因为酸涩有点瘪瘪的。

“不太想，忘了——”

话音未落，沉祁阳握住她的脸，狠狠吻了上去。

连织下意识抓着他卫衣帽子，任由男人舌头在她嘴角搅，脚软得几次要往下滑，腰身皆被男人托住，钥匙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拿了过去。

他想对她做的事情明显比楼道这里更过分，可钥匙孔几次都插不进去，啪嗒一声掉地上。连织听声惊醒了片刻，可他掠夺的气势汹汹，舌头在她嘴里放肆吮吸她的津液和气息，难以桎梏的力道和胸膛让连织全身都软，脚都踩在了他脚背上。

直到身后脚步声传来，沉祁阳瞬间将她脸摁进怀里，同时警告扭头看去。

昏暗楼道灯光，宋亦洲拎着个袋子，正站不远处看着他们，向来风波不定的脸上可谓不善。

*

明天见，晚安。

0362 下卷 234 端水大师

几秒的时候，连织脸被捂在男人怀里严严实实，大约氛围实在太诡异，她抬起脸，两只眼睛越过他肩膀看过去。

顿时。她窘得如拔出一半的葱，塞回去不是，拔出来更不是。

宋亦洲还维持着那距离不变，平常人遇到这种场面怕是早就识趣灰败离开。

可他会走才怪，甚至抬手示意连织手上的袋子。

“菜买好了，想吃火锅还是炒的？”

任何人看到这种画面都是伤心失望的，连织知道他只是藏得深一些。可他越不发作，她便莫名有股心虚。

而且现在是该讨论这些的时候吗？

她眼珠子和大脑转得很慢：“……火锅吧。”

下巴突然被一阵力道捏着转回来，连织被迫只能看回沉祁阳。

他微眯着眼，意味不明道：“你和他约着回家做饭？”

他怎么不记得，她和宋亦洲的关系什么时候能到这种程度。

男人嘴唇上还沾着暧昧的湿痕，幽幽眸子直盯着她，那股醋味要酸死人了。

“呃，这个——”

“是啊，昨晚提前约好的。”宋亦洲上前几步，淡淡将她话接了过来，“所以沉大少爷来得不够凑巧。”

沉祁阳像是听不懂他在赶人，他嗤笑了声，浓眉凛冽。

“约好又怎么样？我先到的，宋总晚了以后再说吧。”

两人都不肯走，气氛瞬间剑拔弩张。

好烦！

能不能别争！

连织想抓脑袋，最不擅长解决这种事情了。

她道。

“要不……一起吃怎么样？”

—

时间若是能够倒退半小时，连织恨不得把那句话剪碎了吞进去。

这两少爷是能和平共处的吗？

明明宽绰的料理台却因为这两尊大佛显得拥挤，沉祁阳那道沉沉的目光时时刻刻钉在她头顶，连织忍无可忍将他往客厅里推。

“你先去坐坐，马上就好了。”

沉祁阳反握住她腰：“一起？”

一起个鬼。

她自己吃白食倒没啥，带着沉祁阳两张嘴等着喂饭算什么啊。

沉祁阳斜睨了眼厨房，理所应当使把宋亦洲当佣人使唤。

“我两都不要蒜，谢了。”

宋亦洲还带着围裙，语气无甚温度，“我只买了两人份，连片菜叶子也剩不了，沉大少爷想吃得自己想办法。”

什么两人份，明明种类多得吃不完。

连织上前扯扯他袖子，轻声：“哎呀，别那么小气嘛。”

宋亦洲看着她，不说话。

但眼神和表情都表示他不开心了。

她眼巴巴的说：“他又吃不了多少，别和那个幼稚鬼一般计较啦。”最后句话是连织用气声说的，跟哄小孩一样。

她以为在客厅的沉祁阳听不到，可这么些年听力不是白练的。

他深黑的瞳孔缓眯，拨了个电话出来。

这边哄好了，那边又出幺蛾子。

不到五分钟门铃就被摁响，有人将新鲜的蔬菜和肉类往家里送，小小料理台被叠得几丈高。

连织瞪着沉祁阳：“你这是喂猪嘛？还是世界末日。”

“还有些没到，我不像其他人那么抠搜。”沉祁阳拿个苹果咬了口，靠在厨房边，“你喜欢翰林书院周师傅做的菜，我也都叫了。”

连织瞠目结舌，她凶巴巴指着这个料理台。

“现在！立刻！叫人来把这些东西清走！”

东西抬走了，连织浑然不顾他的臭脸，抓过围裙扔他身上，将他推到洗水池旁边。

“把这些东西洗了，不然你休想吃。”

出乎意料，沉祁阳虽然和宋亦洲对着干，但此刻也拿着颗土豆冲洗。

只是那个拽样像是在洗榴弹。

有轻微的汗沿着连织额头冒出来。

明明什么都没做，可为了平衡这两个人好累腾。

还好只是个简单的火锅，汩汩热气沿着锅里往上弥漫，两个男人夹着烫好得羊肉和烤肠放进她碗里，只是动作前后差了不到半秒，便让空气中有种不畅。

连织笑里露个大白牙道：“两种我都喜欢吃。”

她分别从他们筷子赶进碗里，又转移话题问沉祁阳这次待多久。

“两周。”沉祁阳懒靠在椅背上看着她，她嘴唇红彤彤的，对视久了就会不自然躲开，眸子又因为雾气显得更加亮。

他心头痒得厉害，胸口那把火也烧得旺盛。若不是有个碍事人在这，怀里早抱着沉甸甸的重量。

他意味深长看着宋亦洲：“宋总不一直挺忙，怎么还有时间在别人家里煮火锅？”

“还好。”

宋亦洲笑道，“比起沉大少爷我至少时间自由，出来也不用层层递交报告，倒是方便多了。”

沉祁阳幽戾的眸子盯着他，话没出口。

连织赶忙夹菜放进他碗里：“前段时间阿婆打电话还在问你，两周时间不少，可以去看看她。”

对面宋亦洲淡淡瞧来一眼，盯着她的筷子，她化身端水大师，又给他夹了块。

沉祁阳懒声道：“一起？”

“我看看，估计最近挺忙…”

他坐在连织左手边，手想去桌下握住她的手，拇指刚刚摩挲她的手背。连织立马警告瞪他。

手机突然响了，连织翻过来一看是刘昊勤打来的，大约是从周组长那里听说了这个项目，想从连织这里问详情。

她吃得差不多，进卧室接电话之前交待他们有洗碗机，吃完了碗放里面就好。

她一进门，最后那点平和的假象也消失殆尽。

两个男人碗照收，等放进洗碗机里。

沉祁阳眼神迫人。

“宋亦洲，你可以走了，饭吃完总不能老赖在别人家吧。”

“该走的是你沉祁阳。”

宋亦洲没有笑意地弯了下唇，“你还嫌害她不够，若是沉家的人突然过来看她，这次你打算怎么办？从八楼跳下去吗？”

他的温柔只针对连织，其他都是往别人心窝里捅刀子。

唯一的死穴被他反复戳，真他妈的。

沉祁阳脸色沉沉，一脚踹他膝盖，宋亦洲侧身躲开，放在料理台旁边的碗却噼里啪啦摔在地上，那声音比炸鞭炮还响。

卧室门突然被打开，连织看到碎了一地的碗，和离犯罪现场几米远的两个男人。

她顿时发飙。

“我才进屋不到十分钟，你们要干嘛！”

0363 下卷 235 上辈子

—

“出去，都给我走！”

两个男人都被连织赶出了门。

沉祁阳还想说什么，连织把装碎碗的垃圾袋丢给他，同时也给宋亦洲扔了两袋垃圾。她气得腮帮子鼓鼓的。

“不准在这蹲守，敲门我也不会开！你们是三岁吧见面一言不合就要干架，都给我滚蛋！”

本来做一个好的端水大师就已经够累了，想着待会无论要谁走都得闹翻天，连织索性两个都赶出去。

门“哐当”一声重重关上。

沉祁阳憋闷得厉害，奔波了整天就为了回来见她，结果偏偏遇到个搅屎棍。

他冷笑了声：“你还不走？”

“现在就走。”宋亦洲站在电梯口，平声道，“用我捎你一段吗？”

沉祁阳：“用不着。”

宋亦洲不做停留走了，似乎也不担心他会在这逗留。

沉祁阳走才怪，他在她门前蹲守也不是第一回，这丫头向来刀子嘴豆腐心。

他正要给她打电话，沉母的电话却率先来了。他接在耳边。

“听亦洲说你回来了？”

沉祁阳靠在墙上，无声磨着后槽牙。

“...嗯。”

沉母继而将他骂了顿，说他回来也不带和家里说的。

“先回来，妈有事和你说。”

沉祁阳：“...知道了。”

*

十分钟后，连织洗完澡出来，门外安安静静，看来两个人都走了。

她正要去查看，手机却突然滴滴两声，连织拿起一看，沉母发来信息。

【祁阳回来了，明天妈让张伯来接你回家来住两天？】

连织纳闷地蹙了下眉，看来他回山庄了。

【好。】

她回去卧室将门反锁，同时戴上耳机，拿出放在房间里不常用的手机。

里面正装着监听设备的收录装置。

开关一打开杂音混着酒杯碰撞的声音，似乎他在某个酒场寒暄，全是些无用的信息。连织一边戴上耳机一边学习，同时回复宋亦洲发来的消息。

直到耳机里的嘈杂声逐渐消失，陌生男人的声音钻进连织耳朵。

“尧哥，安克劳前段时间找人搞掉了冯三，准备扶持孟魁上位，我猜他是想通过孟魁洲控制整个瑞春市的交易。”

瑞春市….

连织快速敲击键盘记录的手突然一停，居然是她上辈子最后待的地方。

霍尧沉默半晌问道：“这个孟魁什么来头？”

“年轻时坐过牢，是心狠手辣之辈，之前跟着冯三的时候其他人都私下叫他老五。”他道，“那批货是你和他共同出资，陈川担心安克劳行动过猛惹起警方惊动，会连累到兄弟几个，所以一直在看着他。”

说着他话里一停，纳闷，“你换表了？”

连织心脏突然突突跳了两下。

因为耳机里突然安静了，那种沉默让人以为东窗事发，有类似于厚重的感觉穿过连织耳边，像是有人手在上面抚摸。

霍尧轻轻“嗯”了声。

“之前那块旧了。”

之后话题便聊到了霍氏集团之后的处置，连织不关心这方面，耳机虽然戴着但明显走了神。

长春市，坐过牢，别人私下里都叫他老五，孟魁。

仅仅这几条消息拼凑，连织脑海里便大胆跳出个具象的人来。

孟五爷。

在她做陪酒女那一年，每月必来会所的孟五爷。

可惜她当时不曾偷偷打听过的全名。

但这么多条消息重合，连织不相信有这么凑巧的事，十有八九就是孟五爷，安克劳居然在和他做生意。

如果真是这样，想抓安克劳可容易多了。

连织将这段录音剪下来，同时发给了车子楚，让她经过国外辗转，匿名向长春市的缉毒警举报。

—

夜晚，霓虹升平。

谁曾想发展一般的长春市，夜晚这条长街竟然如此繁华，不时有豪车停留在会所，三五穿黑西装的男人经服务生的引领上楼。

“野哥你看，那辆车里坐着的就是孟五爷，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位。”

对面街头停着的破五菱里，李唐指陆野看会所外停着的劳斯莱斯，“你让我找人的消息也递了快大半年，边境这几个城市我都问遍，根本没有这号人物，直到冯三意外暴毙，这位孟魁以孟五爷的名号突然响彻整个瑞春。”

有穿黑色西装的人站在车外，替他开了车门。

穿唐装的男人缓缓从车里出来，笑容和善，而遥遥看清他面容的陆野，突然瞳孔一缩。

这张脸。

和梦中完全一模一样。

明天见晚安

0364 下卷 236（微 h） 享三人之福

做梦能将人脸上的细节轮廓都一一雕刻吗？连着他脖子上那颗痞子陆野仿佛都曾从那个梦里的推杯换盏中偶然瞥见，谁来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

偌大车厢里，陆野突然觉得胸闷。

他眼睛黑漆漆的，一眨不瞬地盯着孟魁，直到他走进会所都没挪开。

李潭听到他问：“孟魁这个人你们资料上记得有多少？”

“你别看他笑嘻嘻挺和善的样子，这人可是个狠角色，十来岁的时候就混黑社会，后来老婆出轨他一把刀直接捅死了这两个人，本来是死刑结果上头关系通融直接从无期改成了二十年，在狱中这些年收了不少小喽啰，出狱不到四十岁就跟着冯三混。”李潭道，“按理说冯三是他的晚辈，结果同事那边的线人传来消息，他给冯三洗脚做马墩子，指哪打哪。这样能屈能伸的人野心都不一般，这不冯三才死他就上来了。”

他微微纳闷，“说来我倒是奇怪野哥你怎么会知道这号人物，他之前卧薪尝胆可够久的。”

陆野收回目光，自嘲道：“也许是…预知梦。”

“别蒙我了。”

李潭啼笑皆非，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是无神论者，不然天天看尸体都能被吓死。

陆野无甚含义地弯了下唇。

他也希望是随便蒙的，可就是这个梦反反复复让他日夜难安，为什么连织会出现在会所，梦里浮光一现的孟五爷，世上居然真有这号人物。

种种线索冥冥中导向很多可能，可无论哪一条都让陆野后背生寒，拒绝再往里想。

他转而看着李潭道：“这个人野心不小，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收网？”

抓是肯定会抓的。

但警方常常会放长线钓大鱼，等着这条线足够壮大后再连根拔起。

李潭说本来是打算再等一两年，毕竟孟老五刚刚上来最是谨慎的时候。

“但有可靠的线报称他和英国贩毒团伙似乎有往来，其中一人安克劳=是境外头号通缉犯。

他在陆野耳边说了个时间，“我们决定一锅端了。”

*

连织是第二天下午回的山庄，除开沉母和沉祁阳，沉家两位叔叔叔母和浣婧也在。

沉祁阳不打招呼提前回来，两位叔母将他一顿说，连织到的时候，沉祁阳正在接老太太的电话，他懒靠在沙发上没个正形，看到连织后，手拿电话再自然不过对她一递。

“阿婆找你。”

什么找她，绝对又是被唠叨麻了找挡箭牌呢。

说来也奇怪，连织不讨厌有老人在她耳边絮叨，言辞间都是关切之意。沉祁阳完全是不识好。

她拿过手机正要坐去旁边，沉祁阳却抓着她手腕一拉，懒声道。

“去哪，我还没聊完。”

她被迫挨着他坐下，近得大腿都快贴上。

这种温馨场面没人会想歪，更何况沉母怀疑过一次便不可能再有，她大半注意力都在婉婧那。

连织把电话放在耳边。

“阿婆。”

“什么时候来港城玩，阿婆好想你。”

沉祁阳手搭在她沙发背后，就靠在旁边，自然对电话内容一清二楚。

他“啧”了声。

“光数落了我一顿就没提半句让我来看您，您老偏心明显了啊。”

老太太=骂混小子。

连织也跟着笑，像哄小孩一样。

“下周或者下下周好不好。您外孙女最近才拿下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不敢走。”

老太太事无巨细问她什么项目呀。

“阿婆，您知不直到宁昌市博物馆呀，就是曾经在英国被拍卖的圆明园文物也藏列在其中…”

她跟老人说话的语气完全不同，很像尊老爱幼的猫，对他有多爱亮爪，对老人就有多温柔。

而沉祁阳此刻胸膛像是被爪子挠过，尤其是她低柔的声音若有若无撩过他耳朵。

连织正和老太太详细聊着这个博物馆，突然话里一停，男人手掌穿过她腰部和沙发的缝隙，霸道将她手掌裹进掌心。

连织惊得立马去看沉母，她正在教浣婧插话，而沉祁阳肩膀将纤细的她大半遮挡。

老太太在电话里问她怎么不说了。

“哦，就是这个图书馆去年由二十多个院士联名向上面提议，要求重新修建…”

连织手怎么都抽不出来，转而瞪沉祁阳。

然而这混蛋正低头翻手机，那副煞有其事的样子，浑然让人察觉不了他正握着她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揉，去军队一趟他手掌的茧子更厚了，硬硬的，磨得她掌心发痒。

接触到她的目光，沉祁阳挑眉：“阿婆问你重新选址在哪，怎么不讲了？”

连织那表情要揍人了。

“在宁昌市平安街，等建好了带您去。”她把电话往沉祁阳耳边一塞，“阿婆，他有话和你说。”

被迫拿着电话，沉祁阳右手只能松开，顺便被她狠掐了下。

….

晚上吃完饭，沉母和两位叔母在茶室里玩麻将，还差一位，连织和沉祁阳都会算牌，之前在桌上大杀四方。一来二去沉母都给她两记了黑名单，于是只能技术一般的沉三叔商场。

桌上沉家二婶无意聊起最近京都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

“一周了还无头绪，底下的人早都疲倦了，刘家在上面压着必须找到真凶，刘老爷子平日多廉洁的人，说什么绝不占用国家资源，果然有些话只能说说。”

“前些时日冒出些小道消息，说这位郑老爷子在国外可不简单，什么业务都接包括帮毒贩辩白，这消息压得多快，才出来不到半小时就被封得严严实实，不是刘家出手谁信。”

沉三婶摸了张牌，问沉母，“思娅这周没受影响吧？张家太太才出了宴会厅十来分钟，就被警察三天两头上门询问，昨天还在和我诉苦。”

沉母默了默。

“我提前给公安厅打了招呼，让他们周内别去打扰她，有什么话周末再来问。”

“那可不，既然这位郑老爷子有心脏病就该少出来，如今发生这种事谁也不开心。”

茶室发出麻将轻微的碰撞，不时有佣人端茶送进来。

沉母问连织在干嘛。

“小姐忙完工作有些累已经去休息了，祁阳少爷被朋友叫走，说是明天早上回来。”

沉母点头，没再多问。

而被他们聊及的连织正在卧室，灯光熄灭月光照进来，角落里嘴唇嘬吮的声音却绵延不绝，像是在吞咬爱不释口的糖，那声音却听得让人面红耳赤。

密闭的房间没有别人只有他两，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刺激到沉祁阳，他肾上腺素爆膨，大腿直接抵进她腿心，扣住她臀肉直接抱了起来。她两脚不着地，仰头任由他舌头在她嘴里搅着。他去了军队一趟，动作凶得让人根本招架不住。

“够了……”

连织呼吸都快被夺走，艰难躲开他的唇，“妈妈他们…在一楼…”她就不该放他进来。

本来是拒绝的话，却因为声音温吞脸色潮红，而显得那么动人。

沉祁阳浑身都要烧起来，他吮着她的耳垂，哑声道。

“他们在玩牌，一时半会脱不开身了。结束之后有人给我打电话。”

察觉到她想躲，沉祁阳扣着她脸的手轻轻摩挲，比雾霭还沉的眸色直让人招架不住。

“宴会厅那晚之后发生的事，怎么不告诉我？”

沉祁阳远在华南，是今早才听沉母提起。

“...都过去了。”她道。

“宋亦洲的事情也瞒着我？他也过去了么？”他拿过她手指放嘴边，似要狠咬一口，连织赶忙要缩回来，可他只是惩罚性轻咬了下她手指。

“我不重要，所以什么事情也可说可不说。”

连织这个人完全是吃软不吃硬。

他要是硬着来，她哪怕没理也能呛回去，可他漆黑的眼睛就这样盯着他，像是条被抛弃的小狗。

连织心就软了。

“重要，很重要的！”她唇在他嘴上轻轻啄了口，要推开时却被男人扣住后颈。

他的力道那样重，扣着她腰肢的力道同样，连织跨坐在他腿上，和他贴合得严严实实。终于将她抱进怀里，时隔两月沉祁阳觉得骨头都想得发疼。

他脸埋进她颈窝里，嗅着那股熟悉的香味几乎要发出满足的喟叹。

“他重要还是我重要？”他问道。

连织咬唇说不出话来，她毛衣还稳稳套在身上，里面的却被沉祁阳脱了个干净。

他抓捏她乳的动作那样凶，虎口的茧子磨得连织浑身发热。

沉祁阳鼻尖贴着她仰起的下颌，嗅得很深。

“姐姐是打算是享三人之福？”

*

晚安明天见。

0365 下卷 237 (h) 叫声老公

屋子里愈发热起来。

连织如同一只干焦的玫瑰，被他架在烤架上，他手掌抚摸过的地方燃起重重火焰，她浑身发着抖，热得更加厉害。

沉祁阳咬着她的嘴唇，他问她：“还是三个人都不够？”

问完他自己心里一阵抽痛，还是不满足。哪怕沉祁阳知道能这样拥有她，已经是将她逼上绝路，没法再进一步了。

可他依然不满足。

连织睁开眼看她，装可怜地抿起一点唇。

“够了。”

沉祁阳轻哼了声，知道她在变着法哄他，可他没那么容易被哄好。

挂在她胳膊上的内衣轻轻一声脱落在地上，毛衣里面不着寸缕，他抓捏的动作太过剧烈，以至于连毛衣都隆起弧度。

连织双眼紧闭，被迫仰起头，他吻得很色情，一直沿着她脖颈往下，将她两颗乳挤在一起吞咬。破碎呻吟声传响整个房间，连织抓着胸前黑黑的脑袋，受不住刺激呻吟渐渐成了啜泣。

他唇又辗转吻上来，低哑的声音若有若无。

“宋亦洲也这么对过你了？”

连织闭眼装听不见。

她总结出经验来了，但凡在这个时候听见这种话，最好是装死。

“…呵，不说。”

沉祁阳抓住她乳重重一捏，声音浪得很，“那就是不止了。”

“别揉…”

连织浑身都烫，去抓他的手，可他另一只手已经顺着她内裤钻进去，两根手指在唇瓣缝隙轻揉，她连脚趾都绷了起来，呻吟声刚出口就被他吞进嘴里。

“轻点叫，还没哭叫的时候。”

骚话激得连织浑身都烫，她所有神经都在他抚摸的地方，蜜液湿哒哒的，她被迫打开，任由他手指深入，抽插抠弄小穴翕动，连织仿佛到达了天堂。

沉祁阳吻着她脖颈的汗水，哑声道：“很冷是不是？”

“……没有。”

连织手被带着去解他的皮带，他好坏，明明知道她被他手指开垦得很深，还煞有其事问道。

“那怎么抖得这么厉害？里面也在抖。”

她脸烫得说不出话，穴被迫夹着他的手指，任由他反复刺入，过电般的颤栗刚刺过头顶。

他手指撤出，肉棒抵着她穴狠狠插了进来。

“啊……”

连织小腹情不自禁发抖，两个月没有和他欢爱，她有些受不住。才进一半就被卡住，沉祁阳被夹得双眼赤红，狰狞的青筋沿着他小腹直达耳侧。

“放松…放松了我出来一点。”

她被他抱去地毯中央，连墙的依靠都没有了，穴口收缩越来越剧烈。

连织刚放松半点，他却扣紧她臀长驱直入，整根没进了她穴里，呜咽声全部被他吞入嘴里。

沉祁阳捧着她的臀，边走边干，嘴里的声音止住了，可啪啪顶撞的声音那样剧烈。他就在这样的夜晚，抱着她反反复复的走，在漆黑的房间冲刺得大汗淋漓。半个小时或者更久，连织双手被迫吊在他脖子上，无力摇着脑袋，所有支点都在他不断刺入的地方，她呜咽着，哼哼唧唧的哭着，私密处有火在烧，心里防线被不断的压缩简直到了承受不了的地步。

“好胀…呜…出去…”

胸前的乳蹭得沉祁阳奇痒无比，抓不到吃不到，只有更用力的干她。

沉祁阳扣着她双腿抱起床，被子一盖激烈的啪啪声大半掩在了沉闷里，她在沉家有顾忌不敢叫出声，声音全部闷在鼻子里，实在干得凶了才嚤嚤两声。

真他妈好听，沉祁阳偏偏认准了这点狠狠欺负她，两条腿分架在他肩上，腰腹凶耸蛮力凿入，粗大棒子在她穴里跳动涨大，不知餍足地往里钻。

刺激的泪水模糊在连织眼里，求饶没用，推他腰腹没用，狂甩的乳儿被他掐进掌心，她无力的摇着脑袋，像是一团正在被融化的黄油。

热哪里都好热，小穴深处的骚麻胀几乎麻痹了她的神经，乳也好痒，顶端撞击到花穴深处，小穴疯狂绞裹痉挛而过。

那股快感那么强烈，几乎要将她吞噬，以至于求饶声出口连她自己都愣住了，那么娇声娇气。

“轻一点？行啊。”沉祁阳将她双腿拨到一边，俯身压下入得更深，他微红的面庞显得更加邪气。

“叫声老公听听。”

连织几乎因为他这句话受了惊，混蛋！他们还是姐弟。

用力踹他的腿被反压回来，私密处还插着她的巨棒，插得很深。连织面红耳赤，转过头不理他。

沉祁阳也不恼，笑出声。

“不叫，那就先受着。”

0366 下卷 238 沉祁阳护短（这章有个成语用错了，明天改）

—

周六清晨，一辆磨砂黑的兰博基尼开进紫荆山庄，佣人低声称呼了句大少爷。

相较于他的神清气爽精神亢奋，孜孜不倦，另一位当事人睡到下午两点才起，连织刚起来，负责接受调查的警察就来了，沉母不允许他们周内去骚扰连织，只能周末上门了。

沉祁阳事先给过时间，十分钟，多一秒佣人就过来送客。

这点时间哪够，起码得一小时。前来询问的公职人员叫苦不迭，不过这位沉大少的脾气或多或少有耳闻。于是两个警察在温声和气之余，几乎是话赶话的问连织。

依然是那套说辞，比起最初惶惶不可终日，如今连织已经能平静自如地阐述。

只是很可惜，她叫人放出郑邦业曾替毒贩做代理律师的消息，刚冒出点风声就被刘家封死。害怕对方顺藤摸瓜反查回来，连织果断收手，若是成功的话至少短时间能浑水摸鱼。

而且…。她现在好困啊。

沉祁阳那混蛋昨晚可劲折腾了她半夜，她始终不叫，牙齿将嘴唇咬出了细细密密的齿痕，他跟条小狗在她脸上舔，换着姿势地干她…。

清晨他离开的时候，她迷迷糊糊都似乎都还有印象，记得他抱过她。

哪怕开着窗，沉祁阳都能闻见那股欢好之气，他眸色还暗着，哪怕折腾她那么久，欲念都还残存在身体里，随着喉结滑动随之卷土重来。更何况怀里的她不着寸缕，比鸡蛋还滑。

于是本来计划五点离开变成六点，六点半，在睡梦中她比平时乖好多，他含着她唇瓣爱不释口的吮，她便微微启开唇，任由他进来。

那种缠绵像梦一样，诱人沉睡，以至于后来连织不记得沉祁阳又抱她去了躺浴室，之前给她做的清洗白费了。

“…沉小姐？”

连织快速回神，抿唇道，“emmm…那晚我出来后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加之脚崴后我就坐在凉亭，注意力被二楼…”

一扇透明玻璃门之隔，沉祁阳站在门外看着坐在窗边沙发的她，她声音很轻，脸蛋低垂着，愈发让人感觉比巴掌还小。

对方话赶话的问，听沉母的意思怕是得一直这样。

他离开的时候对着旁边的佣人道。

“十分钟，看着点时间。”

佣人点头称是。

山庄后腹，汪唐正在等着沉祁阳。

“查得如何？”烟雾从他薄唇溢出，肆意磅礴。

汪唐说郑邦业和刘家渊源很深，看来刘家是不查到真凶不肯罢休，之前关于郑邦业的负面消息迅速被压了下来。简而言之一天没找到真凶，那么负责调查的警力就不回收回来。

沉祁阳微蹙眉：“负面消息？”

“他之前在国外接揽过替毒贩翻供的案子，而且不止一起。”汪唐道，“十多年前他也作为平昌顺的御用大律师替他做过无罪辩护。”

平昌顺的父亲叫平志英，出生华国，从事美国政治顾问和研究助理工作，曾在很多场合公然支持华国某个小岛独立，上个世纪被华国列为顽固分子。

沉祁阳嘴角弯着个弧度，他拿着烟在指间轻轻旋转。

“我记得郑邦业是不是已经改了国籍？”

“是，他在八年前已经加入英国国籍。”

耳边传来声轻蔑的哼笑，在笑刘家要惹祸上身了。

汪唐沉默听他指示。

“去年这个时候英国不是有台留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独立运动，联络各大日报，将这条新闻重新炒起来，顺便细数下这几十年支持独立的顽固分子。”

汪唐点头称是。

沉祁阳掐灭烟，从电话簿里翻出个号码拨出去，那边接通后他笑道。

“傅叔是我…最近去军队才没来看你…。我能有什么心思…。不是最近禁毒日快到了吗，来给你提供素材，三月前武宁市六个缉毒警出事的新闻，恰逢京城开会降了热度…。这事来给你添业绩怎么样？”

汪唐在他后边，几乎瞬间明白他的意图。

刘家对郑邦业各种的新闻压得很死，但绝对拦不住四面包抄。

网络是把双刃剑，很多特殊敏感话题一经发酵推动，便足以上面的人自顾不暇，甚至载舟自覆。

等沉祁阳挂完电话，汪唐犹豫道。

“大少爷，这事警方若长时间查不出什么，自然就不了了之。”

“长时间是多久？”

沉祁阳侧目看他，“刘家为了个公道限制别人我管不着，但骚扰沉家人不行。”

—

宋氏集团六十九层办公室。

交由国外媒体需要发出去的东西之后，宋亦洲站在窗前，阳光自微阖的百叶窗照进来，也照进他若有所思的眸底。

一个生前毫无败绩的律师，按理说该是谨慎成什么样？

那天郑邦业只身前往，更多是去找连织求证，但作为律师的职业敏锐，既然有此猜测，必将有证据去推动他有这样的怀疑。

宋亦洲坐回桌前，敛眉不由得开始深思。

她说郑邦业在她拒绝出国之后，准备将电话打出去时却被她拦截。

郑邦业要打给谁？沉父？

说出她并非沉家之女必得提供相应的证据，不然何以让沉家信服？

郑邦业如今电脑上的一切文件都被销毁。

假设，假设这个电话打出去了，他去找沉父的路上，必定有具象的证明来佐证他的论点。

可以是纸质文件，也可以是录音….

宋亦洲目光不由得再次转向桌旁的杂志，英国《星期日报》，扉页是关于郑邦业的全英文采访。书中洋洋洒洒记录着他这些年的赫赫战绩和优秀习惯。

里面有段直译过来——相比起阅读，他更喜欢记录。宋亦洲如雾霭的眸子沉沉盯着这行字，突然拨了个电话过去。

“若是有任何不明信件寄往沉家，你帮我盯着。”

———

晚安明天见。

0367 下卷 238 还是想要拥有

*

近日，霍氏集团突然宣布破产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作为上个世界最早以钢铁发家后并成功转型的多产业集团，霍氏集团一直是国内龙头，霍企山曾因此登顶福布斯榜的首位。

如今这结果，社会各界不免唏嘘，不少经济学家都在晚间新闻上洋洋洒洒分析霍氏破产的原因。三年前霍企山在集团债务水平过高时便向新能源汽车，文娱产业和其他业务进军，但似乎每次转型都踩中雷点，导致集团债务负担不断增加。

此时霍家两个儿子和霍企山出事导致股价持续下跌，所有大小股东都在等着集团内部有人出来稳定军心，谁曾想霍尧这个二世祖全无霍企山的商业头脑，此时还大刀阔斧其他领域扩张，股东接连抛售股票，负债持续增加加之银行拒绝贷款，资金链断裂由此破产。

网民这边还在唏嘘感叹，又一重磅新闻以猝不及防之势登顶各大社交软件的热搜，并被国家官方媒体多方转载，直至整个周过去，仍以各种词条霸榜热搜，各大词条诸如：#律师的正义##邪路派共知请滚处华国##卖国贼##英国律师郑邦业#，连标题都如此激昂，可想底下上百万条评论言辞有多愤慨。

舆论如滚滚人浪蔓延如此，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切起源于央视今年例行发布的禁毒广告。

几个月前，武宁市六个缉毒警出事的消息放出来时正值中央开会，于是热度被一降再降。

如今做成短片放出来几乎赚足了国民的眼泪，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原来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六个还没结婚的青年因为缉毒被毒枭折磨至死，血肉骨头分离，重重惨状让人不敢看。经过官媒的反复转载这类新闻几乎在热搜上久久霸榜，民众的爱国热潮几乎在这刻空前绝后。

事情到这很明显是符合中宣部发布短片的心理预期，然后之后的疯狂走势就完全由不得他们控制。

事情转折在于英国的《星期日》报，其报刊每月会采访各行业的传奇人物，上一期刊金牌律师郑邦业的采访被各大报刊转载，或许平时无人注意，然而此刻郑邦业生平履历无疑踩了华国公民的大

雷，他曾经替毒贩和顽固分子做过代理律师，而一个口口声声说热爱祖国的人竟早在多年前就改成了英国国籍，无疑滑天下之大稽。

霎时间，郑邦业在网上被口诛笔伐，“卖国贼”等称号纷纷挂在他头上，而有心人这时出来爆料自他死后警方大张旗鼓，动用大量警力调查，于是国民群起愤慨之下纷纷怒喷声讨卖国贼。

这波舆论久久不下，连着警方的调查也只能被迫叫停。

霍尧将一束花放在陵墓前，墓碑前干干净净，看得出来已经很久没人来看望。

天低草绿，远处是辽阔群山，安静得只能听见风声。

“妈，我来看你了。”霍尧背靠着墓碑，久久才开口。

风乱撩过他额前的碎发，漆黑的瞳仁因为阳光太好而显得空洞。

“你说…如果我最最后一次回霍宅的时候，再耐心听你说几句，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他嘴唇动了动，问，“没打完的那个电话，你想对我说什么？”

没人回应。

他对话的人已然成为成为一抔黄土，哪怕霍尧能够猜到她想说的。

可这些话她再没法亲口告诉他了。

青筋沿着脖颈盘桓而上，霍尧面容微微地抽搐了下。

“郑叔你见到了吧？还有他和他那两个儿子…。你会不会怪我让他死得太轻松了…我让人把他棺材烧了好不好。”

活着才能报仇，死后不过是六根清净，哪怕从棺材里反复捞出来鞭尸。

于霍尧也不会再有半分痛快。

有风吹过他湿濡的脸，动作很轻像是在安抚。

霍尧摩挲着手上那块表带，声音沙哑：“之前和你说过的那个女孩，我们现在做朋友了。

他嘴角弯了弯，“朋友也挺好是不是，不用担心吵架分别，不用因为磨合介怀时时担心有隔阂，需要对方也能时时刻刻见面陪伴，朋友的关系才能维持一辈子。”

字字出自他口，字字违心。

身体里的血肉连着心脏都猛然抽痛，振聋发聩的渴望从胸膛而起，穿过血液骨髓，神经肌理告诉霍尧还是想拥有，根本不可能放得下。所有渴望和欲望都在身体里翻涌沸腾，拧搅成缰绳肆意拉扯，在抗拒这一切，抗拒他的口不对心。

可他只是吻了吻手中那支花，放于孟礼贤的墓前。

“我下次再来看你。”

下山时，等候在一旁的律师道：“霍少爷，我查到郑先生这件事上起码有好几波势力在——”

话音刚落，霍尧手机就响了。

律师自动噤声，往后退。霍尧走到边上，接在耳边。

“怎么？”

“尧哥不好！”那边惊慌道，“安克劳出事了。”

—

第一章

0368 下卷 239 想她

孟老五被抓，安克劳在逃窜过程中被击毙。

紧张的审讯期间，陆野却在某个下午只身前往时代皇宫会所，这里两三天前才莺莺燕燕歌舞升平，却因为孟五爷出事骤然冷寂下来，整个会所人心惶惶，客人也冷清了好多。

陆野沿着金色立柱的大堂穿进走廊，负责接待的女经理看到他后笑里发怵，抓捕行动过去才没几天，她当然知道他是谁。

“警官，您这次来有何贵干？”

陆野淡淡示意：“孟魁的包厢，麻烦你带路。”

时代皇宫分三六九等，孟五爷常去的水门汀自然是最高等级。瑞春市有完善的公安系统，陆野只在这次抓捕中协助，这个包厢还是他第一次来。

包厢门推开，他站在门口久久停驻，目光扫视着包厢里的沙发茶几，甚至深蓝色的装潢。

黯沉的灯光投在男人深邃轮廓上，他几乎感觉到一阵心悸般的熟悉。

这里，是不是还有扇移动的屏风？

他手触向墙壁某个按钮，惊悚甚至能称得上无解，那身陷进墙壁的门缓缓动了，直至往前推移，直至将偌大包厢完整隔离成两个空间。

灯光被分了一半过去，沙发这边的光亮愈发幽深黯淡。

男人的眼眸亦然。

门这时被敲响，经理推门说。

“警官人都到了，是让她们现在进来吗？”

她心里也摸不透这人想干嘛，进来就在陪酒公主的相册里点了十来号人，看他这样也不像要花天酒地的意思啊。只是看那天抓捕过程中老局长都对他很客气，她也自然知道自己得罪不起。

陆野同意后，十来个穿着花枝招展的女孩一次进来，排头的几个忍不住瞧了眼沙发上的男人，顿时心里怦怦跳。

可真帅。

会所也有专门服务女客人的小王子，但哪怕面皮生得再好总显得没骨气，笑里都带着股谄媚的味道。

绝没有眼前这人的硬，他深黑色的眼眸注视过来时，只让感觉到爆棚的男人味。

姑娘正泛痴，旁边的胳膊捅她一下。

“发什么呆，人家叫你往旁边挪两位。”

陆野声音低沉，眼皮一起一落，仅限礼貌注视，目光不在谁身上过多停留。

十几位姑娘按照他的姿势调整位置，直到第二排中间的位置空了出来，空出一个人的位置。陆野眼眸定定地盯着那个空隙，胸口好似压着块沉甸甸的石头。女经理听到他问。

“你们这里人员变动频繁吗？”

女经理笑着摇头，说做过这行的，就基本换不了其他行业，所以进来便会一直干。

这是实话，长时间同快钱打交道，价值观便会被掰成铜臭味。习惯一个晚上就赚大大几万，便回不到脚踏实地月入几千的平凡生活。被包养或无人问津是她们的宿命，这就是用身体换钱的代价。

陆野没回话了，他面容隐匿在昏暗里，手中的烟却一直燃烧，直至烧到手指。

屏风隔着不算宽绰的包厢，几乎所有人感觉到那股压抑。

—

那个黄昏，陆野走在会所外的长街上。

天边火烧云如火如荼，还未黑尽两旁便已亮起霓虹，三五轿车驻足，有相应穿西转的人替他们开门，手护着车顶笑盈盈地迎他们进去。

陆野一边走，一边同街边穿短裙化浓妆的女孩擦身而过，怕自己的客人被抢，也有亲自到楼下招揽生意的，整个长街充斥着笑盈盈之声，可前路越来越暗。她们的笑声在黯淡沉郁的光线里传进陆野的耳朵。

他站住脚步，抬眸四顾，无数个会所占据了他的视野。他专注听着，倾听着这个街道每一丝动静，狎昵的暧昧的，卑躬屈膝或笑意浮于表面。他想象着若是有人无数次走进走出这条街，对方的视野心境会是如何？

可哪怕他的意识走得很远很远，但都不够。他永远不曾穿过她的鞋，去体会她的路。

李潭来找他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本来想让对方再留两天，却被告知他明天就要回了。

“这么快！”

李潭挺失落，“所以你这趟来是专门给我添业绩的吧？说什么我帮你找人，结果还得你帮忙抓。”

陆野不在意他的自嘲，淡笑道：“我已经出来一周多，够久了。”

“想嫂子了？”

陆野是个很闷的人，熟悉他的都知道越在乎的，越不动声色。

不管对方怎么深挖，指头缝里都别想扣出来一点。

可此刻他仰头望天，那声叹息像是从肺腑里发出来。

“嗯，想。”

想到什么程度？

恨不得有瞬间移动的能力立刻出现在她面前，怀里曾经抱过她，体会过那种紧实又温软的重量，之后的所有离开她的时刻都觉得空落。

想到连电话都不敢给她打，怕听到她的声音，连剩下赶路的十几个小时都是钻心窝子的煎熬。

*

这是第二章

0369 下卷 240 前世真相

—

因为陆野次日要离开，分局当晚很多人给他践行。

李潭之前和他共事过，知道他在公共场合不太沾酒，谁曾想这晚他却喝了很多，人家过来敬酒，他嘴唇淡抿，沉默地往胃里灌，一杯接一杯。

回酒店的路上是李潭搀扶着他。

离开房间的时候，李潭替他掩上门关灯，“啪”的一声房间骤暗。

月光照进来，躺在床上的男人双眸紧闭，手臂搭在额头，酒醉后绯红沿着他的脖颈一直往上浮。

他眉头倏然皱起，像是做了什么不安稳的梦。

那梦让他混沌的意识重新回到会所，他下午才走过的地方。

包厢里歌声缠绵，酒杯混着笑声碰撞，陆野就在这样的热闹看见了他自己和孟五爷同坐沙发上。

依然是上次那个梦，可这次不同的是他游离在外，身体被穿过也没人觉得怪异。

包厢门打开，他同样在十几个女孩里看见了连织。

哪怕画着大浓妆，他也一眼瞧见。

正当陆野以为梦一如以往那般终止时，却看见沙发上的“他”在一群女孩里遥遥指中埋首成鸵鸟的她。她坐去“他”怀里，喂酒用娇滴滴的声音撒娇，扶醉酒的“他”去楼上。

这些记忆根本不属于他，陆野跟随上去。

楼上包房里，他看见连织被逼着去卸妆，当被问到为什么来做这个时，她浑身的刺都长了起来，哪怕再嘴硬，她依然骄傲得不想让任何人看轻。

沉闷的钝痛在陆野心上狠狠敲过。

后来一切如走马观花，有人偷看，她被迫在他身下演戏，也自然看见了她准备吻上来时，他那侧头一躲。

躲不是因为嫌弃，而是珍重，可陆野看她愣愣的神情，必定是误会了。

所以她在蓉城会对他有那么大的恶意。

门外打斗声激烈，大概是有任务在身，“他”离开很快。

桌上放着张银行卡，陆野看着她盯着桌上的卡出了神，像是所有伪装骤然龟裂

。说到底她不过才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陆野轻轻抚摸她的脸，声音微哑。

“连织，这些年你去了哪？”

没人回应，抚摸她脸的手指也变成了虚无，可她脸上的湿濡像是烫进陆野心里。

突然，两股血红从她鼻子里流了出来，她抹了却有更多流出来，细看耳朵里也有。

陆野瞳孔一缩：“你怎么了？”

不会有人回答他，连阻止她陆野都做不到，她闻声跑出门外，而陆野抓住她胳膊的手都瞬间化成了风，直到“砰”的剧烈一声。

她飞奔上去，挡在了他背后。

血，整个走廊全是血，陆野在碎裂目光中看见他的姑娘躺在地，有汨汨血液从她喉咙里喷了出来。

“连织！”两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在这一刻完完全全重叠。

“原来，你是警察啊。”

她带着最后一丝力气去抚摸他。

“是！我是！”陆野眼眶赤红，抓住她手，“没事有医生！一定没事，我带你走！”

有泪不断落于她脸颊。

可连织再也无法回应了，手缓缓垂落在地上。

陆野这一生见过她很多模样，拒绝他时的坚决和高傲；蓉城重新出现在他眼前时的惊艳；那个时候她穿着件红色吊带裙，满头长发垂落，脚趾踩着拖鞋一甩一甩，很轻易又将他的心勾了过去；她真的很美，这种美不一定和面容有关，陆野常常能回忆起无数个她回头的细节。

清风扑面将她长发撩起，橘色晚霞之下，她笑得比光还耀眼。

可就是这样的她，如今再没一丝生息。

泪水漫出陆野眼眶，他喉部青筋暴起，疼得连呼吸都忘了。

画面却突然扭曲。

“陆野，你不会不知道她在替你挡枪就已经服毒，她是铁了心要死，不在乎用什么方法让自己死得更快。”贺仁来冷声道，“你真当她是为了你？”

陵园墓碑前，贺仁来恨铁不成钢的看着眼前半跪着的陆野，“江家如今势头正盛，你三番四次打击不过是陷你自己于不利，你看

看同期和你上来如今已然是正厅级，你还是一个警员，要不是我三翻四次暗中保你，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贺仁来越说越气氛，然而这一切都抵不过陆野用帕子擦拭眼前的墓碑重要。

“请你小声点，别在这打扰她。”他道，“我欠她一条命，做什么都弥补不了。”

贺仁来最终拂袖离开，陆野依然专注擦照片。

照片里的姑娘依然二十来岁，笑起来明媚如旧，可他已经老了，三十五岁都有白头发。

他也对着她弯唇一笑，眼睛却红了。从烈焰骄阳一直坐到黄昏，陆野就在这坐着，直到深夜黑尽才离开。

脚步声渐行渐远，却有一抹风吹过墓碑旁的小草。

男人的脚步停于她的碑前，同样的面容，却不是刚才的半头白发。

陆野抚摸着她照片的手依然虚无，嗓音嘶哑。

“疼吗？”

他一点都不在乎他的姑娘是不是为他才去挡的枪，她明明是那么怕疼的人，枪声击穿喉咙的时候，该是有多痛啊。

陆野看着那张照片，嘴唇颤抖着，泪源源不断滚进了鬓角。

有一把铁锤，沿着他胸膛狠狠凿下，明明前半辈子经历的枪伤不在少数，可这种痛他确定不会再有了。

那种疼钻入骨髓扼制呼吸，以至于陆野在凌晨四点的夜晚醒来，满头大汗，看着窗外茫茫夜色和她昨夜发来的晚安，陆野喉头发苦，甚至喉咙涌上来一股血腥味。

他胸膛剧烈起伏，脊背像是弯折了下去，手撑着膝盖紧握成拳，胸膛的苦意无法纾解最终转化为干呕。

陆野大口呼吸着，一滴两滴，泪水顺着他低垂的脸落在地板上。

.....

凌晨，卧室灯光不知何时已然亮起。

男人宽厚的身影坐于书桌后，直至眼前的湿润渐渐干涸，陆野才提笔在纸张上缓缓书写。

尊敬的领导：

您好！此时辞呈，敬请海涵。

承蒙组织一路提携包容照顾，给与我良好的发展平台，特此感激不尽。鉴于自身原因，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现郑重向组织提出辞职，望组织批准。

*

晚安明天见。

关于野子离职：他若要选择这份职业就要百分百揭露任何案子真相，这是他职业必须要求的，但他这次选择连织，所以他要离职。

0370 下卷 241 你敢去找她试试

轿车停在郑邦业的别墅前，接踵而来便是凌乱的脚步声。

“安克劳虽然被击毙，但他的左右手全都落网。”越南跟在霍尧后面，“尧哥，之前合作的时候他那两个副手和你打过照面，为保命供出你是早晚的事。”

霍尧手放在大门指纹识别，嘀嘀两声门随之打开。

“陈川怎么样？”他声音很淡。

“这次交易他没去逃过一劫，已经离开了瑞春。”门重重一声关上，越南道，“走吧尧哥，等这阵风声过去了再回来也行。”

他要走？

正在倒水的连织倏然停了所有动作，她将听筒里的音量放到最大，生怕漏听了什么。可十多秒都没传来声音，都让连织心慌怀疑监听设备是不是坏了。

霍尧沉默着，一直没说话。

“郑老先生这案子如今在僵局之中，你待这也没用，再耽搁无疑自投罗网，等三五年后，这波风声过去你换个身份随便去哪，回国也可以，边境其他兄弟都在等你，只要——”

听筒里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金属声，继而便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连织系统多次重启也依然如此，她抿紧唇，心里一个咯噔。

监听设备是被什么仪器给干扰了吗，霍尧怀疑上她，所以用了屏蔽仪器拦截？

短暂慌乱之后，连织瞬间否定这个可能。

若是真怀疑上她，之前那么多次监听根本不可能成功，而以霍尧心狠手辣的性格，他绝不会坐以待毙这么久。

但他如果真的要逃出国怎么办？

一旦离开这片土地改头换面，再抓他可就难如登天了。

明亮的卧室，连织起身走到窗边，百叶窗经过她刻板的旋转忽关忽开，光和阴影渐次落进她茫然的眸子。

她下意识拿起电话，却久久停在未拨通的界面上。

没有足够的证据就找人去抓他，无疑是打草惊蛇，录音在法庭上不具备效力的，必须等口供和证据。

现在当务之急是试探并想办法拖住他，警方通过安克劳这条线，顺藤摸瓜到他是早晚的事。

她拿起手机，给霍尧发了条信息过去。

【晚上有时间吗霍尧？有事情想请你帮忙。】

—

饶是连织有上千种猜测，也绝不会想到防监听设备来自郑邦业的别墅，大门一关不到一分钟仪器自动工作。

年轻的时候郑邦业曾被身边好友监听暗害，绝不会再重蹈覆辙。

而霍尧戴上手表的这些日子不曾来过郑家别墅，连织自然无从得知。

越南反复霍尧离开，陈川他们几个就在边境，只要绕过警方的追踪离开轻而易举，更何况现在订机票离开，时间也绰绰有余。

霍尧坐在鱼池边上，默了片刻道。

“走了然后？”

“然后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以你的能力不管去哪都能混得风生水起，总好过在这等死。”

霍尧抿唇笑了声，那弧度很讽刺。

没有人知道，过去整年唯一信念就是回来，他生的希望全在这
。

离开才是死。

“你们走吧，除开陈川另外十几个人没在安克劳那露过脸，国外的别墅我给你们留了足够的钱，离开后换个身份依然能过之前的日子，记住不能再碰以前的行当。”

“尧哥！”

别人且不论，越南是被他从轮船上救下的，不然他就是那批首先试毒的人。霍尧于他有救命之恩，他气愤道，“之前陈川说你被女人迷了心智我还骂他，你回来之后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吗？现在我就去宰了那狐——”

突然传来一道劲风，那杯子擦过越南的脸，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

他脸上也割过一道血痕，领口突然被拽着狠狠往下拉，霍尧眼里满是戾气，语气比之前任何时候都阴寒：“你敢去找她试试。”

越南哆嗦着，不敢说话。

归根到底他才十九岁，之前全部听霍尧的。

霍尧手松开，冷声道：“走！”

门重重一声关上，霍尧就坐在台阶，阳光肆意照进四四方方的小院，他细细擦着手那块表，没什么可擦的，但这似乎成为了他每天必做的事。

金黄色覆盖在男人面容之上，映照着一个棱角分明又平和的他。

这些都是在英国绝不会出现的他。

不知坐了多久，霍尧正要起身，却无意瞥见鱼池有几条鱼似乎有翻肚皮的迹象。郑邦业生前每周必定清理鱼池，他走后最心爱的地方却再无人照料。

霍尧叫来佣人，关闭过滤器后将养鱼池的水全部抽空，过滤掉的新水还未倒入鱼池，他却注意到靠近假山的边缘绑着防水袋厚厚包裹的小袋。

霍尧蹙眉，问佣人。

“之前这鱼池也有？”

“不清楚。”佣人说，“之前老先生清理鱼池的时候从不让我们帮忙。”

霍尧“嗯”了声，让她先下去。

他将尼龙线一扯，防水袋自动和石头脱离，本以为是什么过滤材料，没想到层层拆开后里面却放着支录音笔。

“对人永远是不能说真话的，但我想说的，这你所有的秘密他们肯定会知道。”

郑邦业往昔的话突然在脑海里浮现，霍尧从不曾想过会有其他隐喻。

他盯着这只录音笔，眼眸骤暗，无人的客厅，手指按下了播放键。

细密的白噪音过后，郑邦业浑厚温和的声音传来。

“礼贤，我和霍尧回国了，这孩子性格和你一模一样，决定要做的别人无论怎么劝都没用，霍企山的事情我劝不住可能也根本不想劝，他害你们母子二十多年不能相认，继而如此残忍对你，有今日的报应纯属罪有应得。

只是可怜了霍尧，我看得出来这孩子心里苦，为报仇行尸走肉活着而已，大仇得报的快感往往只是一瞬间，更何况那个角色是他的父亲……如果当年我知道会有后面这般，哪怕付出千万代价也不可能让你待在他身边……你因为亲子死于襁褓神伤了这么多年，若是早一刻知道多好，至少听他亲自叫你一声。”

听到这，霍尧下颌紧绷。

他就以那个姿势靠在墙边，头低垂着，眼眶已然通红。

录音里大多数都是郑邦业对孟礼贤说的话，偶尔掺杂着当天的日常，老人大概是想用这种方式记录时间。

一大段空白之后，霍尧以为到此为止，正要按下结束键。

录音笔里却继续传来他的声音。

“霍尧。”

霍尧一愣。

“其实我也不确定你能不能听到这些话，或许在这之前我已经得到求证亲自告诉你，但如今心事重重我总得说些什么，哪怕是自言自语。晚上我要去参加老友的女儿百日宴，参加宴会是其次，我主要想去亲自求证一个困惑。下午聊完你就匆匆离开，其实有些话我还没告诉你，也不知道怎么和你说。”

他停顿了下，叹息道，“我以为你不会走上和你母亲同样的路，可你们面对感情同样不计后果，同样付出所有，可感情是盲目的孩子，他会麻痹你的眼睛让你看不清对方是个什么人，你确定你真的了解她，了解连织这个人吗？”

或许是连郑邦业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后面的事，停顿了快有十几秒。

而霍尧握着录音笔的手，在发抖。

“她是在你出车祸的时候施以援手，在你落魄的时候陪伴过你，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她在暗中推动，我多次查证后确认是她将你母亲在调查的东西匿名寄到我这，她早知道你不是二夫人的孩子。也是她在你出手准备对付霍企山的时候，暗中告知，她想置你于死地啊孩子！”

“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多大的仇恨才会让她隐忍蛰伏整整三年，她恨透沉希也恨毒你，如今沉家大小姐的身份十之八九是她精心设计而来，她利用江家，利用沉希的亲生母亲将沉希赶出沉家，继而对她赶尽杀绝。她之前杀你不成，肯定还会找其他机会，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你千万要小心才是。”

录音笔“啪”的一声砸地上裂开。

刚才周遭还艳阳万里，此刻也早黑了下去，整个客厅又空又大，压抑得连半丝声音都听不到。

良久，房里传来低低的一声笑。

明明磁性低沉，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

夜晚六点多，连织收到霍尧发回的消息。

他说。

【好。】

下卷 242 你在他跟前？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沉儒铭进来的时候便见沉祁阳懒靠在沙发上，黑色长裤包裹的两条笔直长腿正搭在对面茶几上，在看见他后神色收了两分悠闲，变成难得的正经。

“二叔。”

沉儒铭关上门，淡淡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来干嘛？”

“这话说的，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沉祁阳笑“啧”了声，话里有多少无辜只有沉儒铭知道，他坐去办公桌后，眼见这小崽子一反常态乖巧端茶送过来。

沉儒铭拿过喝了口，道：“去过你父亲那了？”

沉祁阳从鼻腔里“嗯”了声，只听得那声就让沉儒铭有些乐。

这父子两向来不对付，按理沉父能走到这位置早喜怒不行于色，可这些品质在自己儿子面前半分不显，三句话落下就怒火狂飙，那双鹰眼虎视之下常常连佣人都发怵。

沉儒铭倒是明白沉父的良苦用心，这小子太狂，天不怕地不怕的，得压着。

他调侃道：“被你爸骂到我这来？”

沉祁阳乜他一眼。

“二叔你还真会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眉头微皱，眼底郁郁之气愈发浓结，这几天本来就烦。

一审判决出来江启明死刑跑不了，结果江仲鹤这案子愈发悬疑未定，为他辩护的律师祸水东流，将罪名全部往旁人身上引，反复申诉他当事人毫不知情。若是这次无法将江仲鹤送上断头台，沉祁阳但凡想到他能在牢里多活几十年，都忍不住要亲自崩了他。

然而刚追问沉父几句，就被他训了回来。

“江仲鹤这事上面到底什么说法？”

他靠坐在办公桌上，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思。

沉儒铭茶也不喝了，板着脸道：“你父亲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少添乱。”

沉祁阳：“我能填什么乱？”

“郑邦业的事蒙得了别人还打算骗自家人呢？要不是你爸给你兜着刘家都能上门撕了你。”

被戳中沉祁阳也不显心虚，他低笑了声。

他道，“江仲鹤那事二叔你给我透个底，我以后都不来烦你。”

“没有底可透，给我夹着尾巴做人，再无法无天你自己打包回去找你外公。”

沉儒铭虎着脸，片刻才道，“你收敛些比什么都让我们宽心。”

他二叔久而久之也学着他爸滴水不漏那套，但沉祁阳何等敏锐，凝眉思索几秒，自然能从他最后这句话里琢磨出很多深意。

“行。”沉祁阳懒洋洋一个字，也不揪着这话了，坐去沉儒铭对面。

此时正是午间休息，秘书送来一大推文件和信件，大多都是政法会议后各部门寄来的提案，。

才刚刚从会议上下来的沉儒铭揉了揉眉心，有些疲惫。

沉祁阳看他这样，信件一撕，索性读给他听。

这些文件并非机密，之前他也不是没做过类似的伙计。

沉儒铭道：“你三婶说她朋友的女儿和你年龄正合适，问问你的意见？”

“我有宝贝疙瘩，让三婶少操那心。”

沉祁阳吊儿郎当说出这话时，起码大半心思都游离在外，这几天是真烦，他正愁怎么哄自家小姑奶奶。

连织回山庄那两天被他欺负狠了，微信拉黑电话不接。转账送吃的，蹲守送上班什么办法都用光了，东西照收，话是一句不带搭理他。

这小混蛋把他所有心思占据得连缝隙都不剩，就回来半月，下周就得走，如今人好不容易在跟前，抱不到亲不到的，心里就跟猫爪在抓一样。

沉祁阳话落才自觉无意漏了口，眸色稍顿。

沉儒铭瞥他一眼。

“怎么，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沉祁阳抬头，顺其自然勾唇：“之后有时间带过来让二叔见见？”

他话里毫无遮拦之意，沉儒铭也并无打探过多的意思。

这个话题匆匆而过，文件袋扯开，沉祁阳正要给他念报告，然而眼瞳骤然眯紧，尽是沉黯之色。

一页，两页……厚厚一沓文件被他快速翻阅。

安静的办公室，只有加湿器的烟雾缓缓升腾，男人的双眼也像蒙着层雾气，幽深晦暗。

沉儒铭闭目养神，只听见翻页声，却久久不曾听见他传来声音。

他睁开眼：“报告里写了什么？”

“元旦安保工作的动员部署建议。”沉祁阳再自然不过取了一沓文件，覆盖掉手上那份。

“今年是双 2 年，下面建议加大旅游景区和大型活动的治安管理。”

沉儒铭闭眼，缓缓“嗯”了声。

—

文件袋紧贴于男人胸膛，冗长走廊，他步伐沉而重，黯沉幽戾的眸子似乎有风暴氤氲。

胸膛文件里厚厚一沓都是关于连织，但每一句又不是她。

这封给他爸妈的信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二叔这，还是沉家人都发了？

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沉祁阳首先将电话拨给了汪唐。

接通后汪唐听他沉声说。

“立刻把山庄这些天的监控调出来，还有任何发往山庄和我爸办公室的匿名邮件都先拦到我这，现在就去办！”

汪唐从没听过他语气这么急，他立即答是。

电话挂断后，沉祁阳给连织拨了过去。

她没接。

沉祁阳踩下油门，车子搜的一声冲了出去，银黑色玻璃隐隐约约倒映着他的轮廓，男人五官本就极具攻击性，不笑时就显得凉薄。

他拨了个电话出去。

“高厅是我…麻烦你些事…最近外面不闹得挺严重吗？所以担心家人安全…对我姐，你用监控帮我找找。

旁边副驾驶摊着厚厚一沓文件，录音笔。

连带着一封展开信。

儒昀，芸如。

思娅的身份存疑，起初认亲时，当面验血那关因为老太太突发重病，因而巧合避了过去，你们因为毛发胎记和血液便认定连织这个人就是思娅，但可曾想过她或有李代桃僵之嫌。

沉希被赶出沉家那天，你们可曾疑惑谁匿名将沉希和江家的关系告知儒铭。还有沉希的生母张琪瑛为什么会同时在山庄，经验之谈会让你们轻而易举归因于江家，但不是。我已同张琪瑛取得联系，她此前被江仲鹤关在精神病院，有什么理由需要放她去沉希身边留下把柄。而真正接她出精神病院的是伪装成她故人的女人。张琪瑛目前正在酒店安心养病，录音和地址都附在后面，或许可以听听她怎么说。

连织这个女孩心思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她曾借刀杀人想要对付霍尧，沉希的结果怕也是她的旧伎俩。

当初我得沉老爷子照拂，所以如今忍不住提醒，不希望沉家血脉还没回归，而有心人用这个身份行私利。

郑邦业。

—

“宋总，大少爷让管家调出了这个月的监控，而且在清查外面寄来的邮件。”

电梯嘀的一声打开，宋亦洲走进宋氏大厦的停车场，而司机在远处已然替他打开车门。

听了这话他倏然停下脚步。

“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他派来的是他的亲信。”佣人道，“沉家监控很严，他这一查我可能待不下去了。”

刚才。

宋亦洲眼眸深黑，盯着虚空，有一会没说话。

郑邦业寄往沉家和沉父信件早在三天前就已被他拦截，沉家二叔那边没有动静，加之公安部森严宋亦洲并没有大张旗鼓，唯一的可能….

他眼神突然一凛，坐进车里。

“去沉家。”

—

连织约霍尧的地方是大东码头，夕阳落山，风沿着江岸吹过来，好几个女孩子正在对着相机拍 pose。

这里是刚来京城霍尧最常带她来的地方，用他的原话说，没有灵感最好的排解方式就是吹风发呆，走走路吃个冰淇淋或许就柳暗花明。连织多次不愿意，但奈何他这个司机多次改方向，车子最后都绕进了码头。

而江风宁静吹来，四面空旷，这些无疑让连织烦躁的心变得宁静。

久而久之她也习惯忽略是谁带她来的，习惯来这个地方放空自我，和之前多次在这里获得灵感的好运气一样，连织望着江边出神，希望这次也顺利的再拖延他几天。

电话突然响起震动，连织拿出来一看，是沉祁阳打来的。

这个王八蛋前两天在山庄可劲折腾她，不就是看她顾忌沉母和佣人不敢揍他嘛，勾着她腿在房间里愈发肆无忌惮，就用站立的姿势顶着她求饶，这混蛋的原话是什么来着…别哭，留着下面哭。

光是想想连织就耳根火辣辣，她盯着手机屏幕发呆的功夫。

不曾发现拍照的几个女孩见天色渐暗已然离开，而一道阴影将她完全覆盖。

“不接？”

男人低哑的声音传来，连织猛然抬头，霍尧不知何时已经到她跟前。

他走路竟然半点声音都没有，她情不自禁往后退了步，可全无作用他太高了她还是在他的阴影里，而男人一身黑风衣仿佛连面容也隐进了黑暗里。

连织把手机放进包里。

“没关系待会打过去也行。”她转头望着江边，语气松快，“找你来是因为我最近在设计古堡风格的别墅，我在网上搜图片的时候听说蓉城霍家庄园也是这个风格，想问你下周有没有时间带我去蓉城看看？”

理由是瞎编的，但也是最有效能拖住他的办法。

不能看他，连织怕她的微表情出卖了自己，可就是因为没有看他，不曾发现男人黯沉无波的眸光，平静里氤氲着风暴。她错过了最佳的逃跑机会。

旁边的霍尧淡淡道：“有时间。”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她话没说完，手腕却被一把握住，男人缚在她手上的力道像是锁住了心脉，半分动弹不得。

霍尧：“我也有话问你。”

“什么？”

她纳闷看去，才发他眼眶微微充血，眸光自始至终在从上到下端量着她。

“郑叔断气的时候，你在他跟前？”

—

虽然有大纲，这几章有点小小难写，有改动我和你们说，宝们晚安。

下卷 242 你要杀我？

宾利沿着宽绰大道汇入车流，电话里持续传来绵延的嘟声，她一直没接。

宋亦洲放下手机，望着窗外，脸上是少有的凝重。

不只是沉祁阳，沉家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事？

如果知道可就麻烦了。

十字路口来往的车流，一量金属湛蓝色的跑车陡然擦过宋亦洲的视线，他转头看去，瞳孔随之微微缩紧。

“跟上那辆车，拦住他。”

前路幸而有掉头指示，司机猛打方向盘，宾利迅速滑入对面车道，然而兰博基尼开得太快，连着变道赶超了好几辆车。

司机道：“宋总，他开得太快，根本没法拦。”

宋亦洲果断道：“撞上去！”

道红绿灯区域，司机猛踩油门，兰博基尼还未来得及超车屁股却陡然遭遇剧烈的碰撞，车尾瞬间被撞出巨大的窟窿。

他两发生车祸的地方在车道边上，其他车辆还能狭窄通行，只是暗暗咋舌一辆宾利和兰博基尼，这得损失多少。

宋亦洲下车就在旁边等他，眼见沉祁阳推开车门，浓眉凛冽十分迫人。

“故意的？”

宋亦洲眯眼看他。

“去哪？”

“用你问。”沉祁阳弯起嘴角看他，“我倒想问你把眼线安插到沉家来，你想探听什么？”

安插眼线的事情宋亦洲知道瞒不了沉祁阳，可也没料到他这么快就查明白。

他寻常道：“你上午去哪了？”

沉祁阳嗤道：“你这又监视又撞车的是想搞哪出？”

宋亦洲又问：“去你爸那了，还是你二叔那？谁先谁后？”

两个人都只问不答，只想问出自己想要的答案。

沉祁阳骤然失了所有耐心，抓住他衣领，戾气忽而上来：“你他妈早知道？”

他浓眉紧皱，五官更显得威压。

宋亦洲哪怕被他锁住喉咙，也没有半分惊慌，平静看着他。

“知不知道重要吗？沉祁阳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他道，“你这条命她救过几回了，你妈上回被绑架如果不是她，有几分会安然无恙回来，她为你们家丢过不止一条命。”

“与其听信外人之言，不如问问她，起码这个人在你面前是真实的。”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沉祁阳所有念头通通靠后，只想着怎么不动声息怎么压下去。他有理智，也不会被人轻易摆布。

可那两分冲动和失智，起码因为宋亦洲这话蹭蹭蹭涨到十分。

他讨厌有人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尤其这个人还是宋亦洲，像是宋亦洲分享过她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时候，他们踽踽独行，互相依靠。

那他沉祁阳又算什么？

为什么宋亦洲都知道的事却瞒着他，说爱他真假又有几分？

燃起的火焰瞬间在他嗖嗖心底烧了个窟窿，吹进来的风嗖嗖作响。

沉祁阳手陡然松了：“别用这种语气，也别搞得你好像很了解她。这是我和她之前的事，轮不到你个外人来插手。”

他手指指着宋亦洲的时候，嘴角陡然提起一个弧度。

“还有，以后你再敢派人进山庄，别怪我把他脑袋拧回来送你。”

沉祁阳说完就上车离开，车头哪怕撞得稀巴烂也不影响他的速度。

宋亦洲在原地站了片刻，看他这样，沉家大概其他人还不知晓。

他悬着的心放下大半，上车时打给连织她依然没接，他吩咐司机。

“跟在他后面，不用太快。”

*

霍尧：“我也有话问你。”

“什么？”

她纳闷看去，才发他眼眶微微充血，眸光自始至终在从上到下端量着她。

“郑叔断气的时候，你在他跟前？”

连织脑子嗡嗡作响，男人冰冷的视线直入她眸底，连着后颈都跟着发寒。

她立即否认：“当然没有，你在想什么？”

霍尧又问：“你早知道孟礼贤是我亲生母亲，给郑叔传信的也是你？”

“什么意思？”

连织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他为什么会怀疑上她，录音设备被截掉的半小时发发生了什么。

霍尧也不在意她有没有回答。

他只是问，声音却越来越哑。

“一年前我在伦敦想杀霍企山那次，也是你提前给他通风报信？”

连织抿紧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放开！”

然而手腕无论如何都挣脱不出来，他陡然用力，连织被带得扑向他胸膛。

霍尧手指钳住她下巴：“给我个理由，告诉我，为什么？”

连织被迫仰起头，对上他赤红的眼睛，他嘶声道：“为什么要一边对我好，一边又在想尽办法害我？说！”

往日的点点滴滴重述，是霍尧连分享都舍不得的回忆。

就是那些记忆带着霍尧走出无数个晦暗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人人捧他，陷入泥潭时才知身边是人是鬼，霍尧没觉得温暖有多么重要，可那些片段将他无数次拽出悬崖深渊，告诉他得回去。

他得活着回来见她。

男人手上力道好重好重，连织下巴被钳制得生疼，包里的手机持续传来震动，

“我说了我不知道！”哪怕被拆穿得明明白白，她依然是面不改色，

“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或者听别人说了什么，你觉得你说的这些我有能力去做？霍尧你会不会太高看我了，而且我有什么理由要害你，我们不是朋友吗——”

霍尧寒邃的眸光一直盯着她，直到连织看到他拿出一块表。

深黑色的表带，他将表盘后盖在栏杆上轻轻一磕，表盖跌落江里，安放电池的地方嵌着颗指甲大的黑色仪器。

她安装的窃听器。

霍尧笑不达眼底。

“是啊，朋友送的礼物，时时刻刻都在监听我的一言一行。”

他像是从没认识眼前这个女人一般，充血的眼睛寸寸在她脸上审视，连着掐住她下巴的手都仿佛要将她捏碎。

每句话，她说的每句话霍尧都能倒背如流。

在他突遭变故众叛亲离的时候，是她在他耳边说着挖苦鼓励话，手术成功重见光明，失败他有脚还有钱，吃喝不尽也比大多数人都活得逍遥自在。新年那天她把自己的愿望送给了他，希望他以后所有的愿望通通实现；从英国回来以后她说出事后她经常去英国码头看她；郑邦业意外去世之后他意志消沉是她安慰他走出来。

可现在这一切都是假的，是假的！

从始至终都是她在推动。

喉咙里几乎是抑制不住的血腥味，他眼眶热泪回涌，厉声质问。

“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要他妈这样玩我！”

“我玩你什么了？”

哪怕是下巴被他掐得生疼，连织依然不惧仰视他。

“那块表是我去商场专门买给你的，还有发票。我不知道那些桩桩件件你是听谁说，但没做过就是没做，这表都送了快半个月，为什么你不怀疑有心人借这块表想害你，你要怀疑到我头上，霍尧你就是这么对待你朋友的吗？”

不能认，现在这个环境认下只会不利于她，得快点脱身才行。

连织去抓他的手，“放开，我难受！”

还在狡辩，哪怕是所有证据摆在面前她仍然骗他。

霍尧冷冷看着她，手臂上的抓痕无知无觉，可不知是她紧蹙双眉还是苍白的脸色狠狠刺到了他，他手竟然缓缓松了。

然而下一秒连织眼神微冷，右手不知从哪里掏出根针，狠狠扎往他的胸膛。

沉母被绑架后陆野专门给她放了易携带的防身武器，而胸骨最易攻击的部位，造成休克的那几秒足以她跑掉。

针刺进他的胸膛，他跟踉几步脸色惨白，凝着寒冰的眸子怔怔看她。

“你想杀我？”

连织不跟他废话，直接攻他跨间，趁他躲开的间隙，撑跳过栏杆，直接往下面停车场跑。停车的地方距离这不过三十秒，而霍尧胸膛受伤必定没法快速追上来。

可她错估了一种情况。

两辈子她对这个男人都不了解，仇恨让她将霍尧的形象轻易定格在一无是处的花花公子上，而霍尧消失那一年多所有痕迹，连织没有查清楚。若是她在多问问，必然会知道这个男人是踩着整艘船的人命活过来的。

连织呼吸急促，还有几步就到车前，身后却猛然袭来一道劲风。

她肩膀几乎是被人摁着抓了回来，连织侧手击他胸膛，霍尧却迅速反拧住她的双手，疼痛让她痛叫出声，额头沁出了汗。

她猛然抬眸。

“你真恨不得要杀我？”有血自男人唇角滴下，他手掌覆在她脖颈上，笑跟哭一样，“所以之前那些都是在骗我？对我好是，说什么做朋友也是。”

三年的点点滴滴，每个瞬间都是假的。

连织扬唇讥笑：你才知道吗？怪只怪你蠢！”

她完全懂得怎么激怒霍尧，眼见对方额上青筋几乎怒张，她却趁着这个档口额头狠撞他胸膛，就撞在针深扎的地方。

撞得他衣襟染透鲜血，疼得他不得不松手。

连织拔腿就跑，然而后颈猛然一阵刺痛，在失去意识之前，她跌入了宽阔滚烫的怀中。

0373 下卷 243 逮捕令

螺旋桨的轰鸣声经久不停，直升机停在码头的空旷场地之上，越南跳下飞机的时候，就见霍尧怀里抱着个女人。

男人几乎被吞噬进黑暗里，怎么形容他的表情呢？霍尧看起来像是要杀她，可手却轻轻抹去了她脸上的血迹。越南没有过女人，不懂得这么复杂的感情，只是莫名觉得辛酸。

“尧哥。”他走进后才闻到股血腥味，“你受伤了？”

霍尧道：“没事。”

他抱着连织上了直升机，机上除去驾驶员外还有另外两个男人，都是和霍尧有过生死交情的人。

他们这一路指不定遇到多少麻烦，更何况还要带上她。

越南忍不住道：“尧哥，要不然直接把她——”

话没说完，霍尧看他一眼，一股寒气沿着越南背脊窜起。

越南瞬间闭了嘴。

霍尧道：“陈川他们呢？”

大钊说：“他们已经到边西了，就等我们去汇合。”

霍尧“嗯”了声，旁边连织双眼紧闭靠在座椅上，直升机准备起飞摇晃间，越南正等着她脑袋撞上窗玻璃，谁料一只大手将她头拨到自己肩膀。

越南嘴唇动了动，还是忍了下去。

螺旋桨飞速旋转，直升机缓缓升空，越南靠在舱门前最后看了眼这座城市，他生于这片土地，却打小被拐卖去国外，这点感情比起兄弟情九牛一毛。

越南正要关上舱门，机身却猛然一踉跄，他往外看去，风声呼啸，一道身影抓于起落架之上。

他立马道：“尧哥！”

霍尧望出去，百米高空之上，他直直撞进沉祁阳漆黑幽戾的眸子。

他就像是闻到猎物穷追不舍的狼，平滑毫无支撑点的起落架，也不知道是怎么牢牢抓稳的。

霍尧淡淡道：“杀了。”

驾驶员接到命令操控直升机，机身在百米高的江面上迅速颠簸，企图把他甩下去。

风刮在喉咙有如刀割，哪怕双手在道杠上磨出道道血痕，沉祁阳仍然死死抓着，子弹飞速射击而来，他偏身躲过。直接借着起落架躲进了舱底盲区。

越南看不见人无法射击，正低头去找，沉祁阳腰腹猛然借力，狠力一跳飞身抓住他。

任凭那颗子弹击穿他的胳膊也毫不眨眼。

越南被扯住领口，惊叫伴随着猛然天旋地转，突然被倒拽了出去。

大钊猛然朝沉祁阳开枪，沉祁阳小腿猛然爆出一股鲜血，抓着他裤腿的越南突然往下滑，沉祁阳用脚夹住他脑袋。他拉着起落架，仰头看着拿枪指着他的男人。

“拉我上去。”

大钊脸色凶狠，枪依然对着他。

“我敢保证，你再开枪，他会比我死得更快。”飓风将他额前碎发刮得凌乱，沉祁阳弯起一边嘴角，“一，二……”

大钊咬紧牙关，最终只能俯身去拉他。

沉祁阳被拉上去后，见她闭眼靠在座椅上，全无意识。他眼瞳缩紧还未动作，脑门就被黑洞洞的枪口抵住，霍尧眼神阴冷：“沉大少爷别动，小心枪口不长眼。”

沉祁阳也顺势抬手，笑着作投降状。

“霍公子手下留情，这话该我说才是。”

—

宾利停在大东码头，宋亦洲还没下车，就见车位被撞出凹陷的兰博基尼横在前面。

沉祁阳已然不知去向，夜幕下码头空荡，江水沉沉有如鬼影晃动。

宋亦洲往长阶梯走下去，电话同时拨给了连织，依然没有人接。

打给沉祁阳也同样。

突然，宋亦洲猛然停驻脚步。

有辆红色奔驰停在桥墩旁，尾号 2404…。是她的车，而旁边地上躺着个包。宋亦洲上前查看，拿起来打开后她手机俨然在里面。

无数个未接电话，都来自沉祁阳和他，还有陆野。

手机屏幕的光覆盖在男人轮廓之上，宋亦洲往下翻了翻未接来电，脸色渐渐变得凝重，从二十分钟之前她便没有接了。

他拿出包里车钥匙一摁，车门自动解锁。上车后，宋亦洲迅速取下前行车记录仪。

—

电话她没接。

陆野站在她家门口摁了门铃好几次，确保里面没人后，他才回到了车上。

近二十个小时的车程被他缩短成了十五个小时，早上五点出发晚上八点才到京，他觉得自己越活越莽撞，连这点时间都等不了，脑子里所有都是她。

公司没在，家也没有，她会在哪？

山庄，抑或是…宋亦洲那？

酸楚混着长途跋涉让陆野的心脏发紧发涩，但凡脑子有片刻停下来，连着呼吸都仿佛有种刺痛。他手捂着胸口，指间烟头猩红燃烧的火星子，更像是他躁动不安的心。

安静的车厢突然响起手机震动，陆野睁开眼，拿起一看却不是她。

李潭打来的。

陆野接在耳边。

“怎么？”

“野哥早知道应该多留你两天的，这案子可能需要你帮忙。”
李潭道，“我们从安克劳手下得知京城还有他是其他同伙，身份还不简单。”

陆野蹙了下眉：“谁？”

“霍企山的大儿子，霍尧。”

居然是这个人，陆野正在找他杀人的证据。

他道：“你详细和我说说。”

李潭说据安克劳同伴的口供来看，安克劳来华后大半生意都有霍尧参与，这个人起码是共犯。

电话挂断，陆野心思千回百转，正盘算如何才能不打草惊蛇地抓这个人，手里的电话已经习惯打给连织。这回那边却接通了。

他心口猛然漏了拍：“…连织？”

“是我陆野。”陆野还来不及多想为什么是宋亦洲接的电话，就听他说，“连织出事了。”

安静的车厢，几十秒都没有传来陆野的声音。

他手机贴在耳侧，望着虚空，一言不发，只有手臂青筋暴起，在微微发着抖。

电话挂断，陆野立马电话打了出去，沉声道。

“是我，马上联络边西各省警方出通缉令，逮捕犯罪嫌疑人霍尧。”话音未落，车子已经迅速从小区飙了出去。

0374 下卷 244 连条狗都不如

—

好黑….

连织缓缓睁开眼睛，只觉得头痛得快要炸开，试着舒展的动作却因为双手被牢牢绑住动不了分毫，她费力地撑坐起来。

这是哪？

门这时被推开，她在涌进来的白光里看见霍尧那张脸，刹那间门又被关上。

四周伸手不见五指，眼睛看不见，其他感官就会格外清晰。连织感觉他的脚步越来越近，沉重的声音紧紧扣在她的心弦之上。

连织情不自禁往后退，可后背抵着的是墙壁。

转眼他已经到她跟前，一缕光亮自他指间缓缓升起，连织在蜡烛的光里看清了他的双眼，冰冷阴鸷。

“很黑是不是？”霍尧将烛台放到一边，“这种黑我起码经历了半年，四周是泡过死鱼死虾的海水，旁边是毒品注射过去腐烂的尸体，你不是问我消失这一年都去哪了吗？我被一艘游轮打捞了起

来，他们在研制新型毒品正好缺实验的人，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时候是在抽搐中醒来，浑身冷热交替，他们那次注射过量……”

连织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些，这样轻飘飘的语气反而让人毛骨悚然。

霍尧抚摸上她的脸，连织偏头躲开，却被他扣在下巴掰了回来。

他低笑着，却跟哭一样。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应该嘲笑了我无数次吧？这个蠢货被你骗了整整三年。”

你眼见着他遭受打击一蹶不振，一边假意安慰，实则心里应该痛快极了；你看着他无数次跟个小丑一样追求你讨你欢心，你说着做朋友的表面化却在盘算着怎么悄无声息除掉他，可他呢……”

黑暗中，有湿润自他眼眶悄无声息落下。

“他时时刻刻想着要回来，哪怕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也想要回来见你，他害怕自己这个样子被你看到，他害怕你出事也要冲进火场救你。”

抚摸着连织脖子的手陡然用力，她被迫到他面前。

霍尧嘶吼道：“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连织冷冷地看着他，看着他脸颊抽搐，甚至脖颈青筋暴起。

她恶意地弯了唇：“我有什么义务要告诉你？”

擒住她脖颈的手不断用力，连织却无知无觉一般。

“痛苦吗，霍尧？”她细细的端详着他，“可惜我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不然也让我一起跟着乐呵乐呵。”

霍尧手在发抖。

他在破碎视线里看着眼前这个女人，看着她第一次撕下伪装，毫不掩饰对他的怨毒。

连织一字一句道：“从前你喜欢沉希的时候，能为她做很多很多事，能为她不分善恶颠倒黑白，能为她对别人的冤屈熟视无睹。后来你移情别恋了，就能毫不犹豫的开车撞死她，说到底你这个人和你的爱一样让人觉得廉价。”

霍尧看着她眼底的恨，几乎是瞬间想明白。

“你恨我最初别有用心靠近你，恨到想杀我？”

连织不说话。

霍尧咬牙：“告诉我，是不是？”

是，也不是。

连织要如何和他讲上辈子的点点滴滴，讲述她的三年牢狱，她也不想给他答疑解惑。

“我最初见你的时候真的特别想你死，基本上大半的时候都在想着怎么让你无声无息的死掉，前提我不能沾上官司，我好不容易才有活的机会，不能因为死掉。”

有淡淡的湿润在连织眼眶里流转，“当然特别失去理智的时候，也在想要不然同归于尽，看你和沉希活得这么好真的太痛苦了，我没权没势的什么时候才能达成所愿啊。”

霍尧听着她这些话，心脏不受控制的抽搐。

连织笑吟吟地看着他：“可我觉得活着才是你的报应，你敬重了半辈子的父亲原来是你的杀母仇人，你还来不及得知这个消息你母亲就死了，死在了刚刚得知真相的时候，而你连一句称呼都还没来得及叫。这辈子都得辗转在这种煎熬里。所有在乎你的人全部死了，你在乎的都想杀你。”

霍尧脸颊猛然抽搐：“你闭嘴！”

她像是在他的底线上蹦跶，一字一句道。

“说到底你连条狗都不如，狗认了主人就不会再对别人忠诚，可你不一样谁对你好，你就跟谁跑对谁摇尾巴，转头还能去攀咬你之前的主人，多搞笑啊。”

似乎真的觉得很有趣，她轻快的哼笑了声。

“我他妈叫你闭嘴！”

霍尧咬牙，擒住她脖颈的手寸寸用力，连织像是感觉不到一般，恶劣地弯唇。

如同过往无数次，霍尧冷眼旁观她的痛苦一样。

想置她于死地的人，不知何时早已泪流满面。

掐住她脖颈的手青筋暴起，只要用力就能扭断她的脖子，可整个房间只有他的声音，只有他扭曲的哽咽。

他才像是被掐断命脉的那个。

最后手骤然松了，连织眼底却半分惧意也无。

已经死过一次没什么大不了，霍尧逃不掉的。

肩膀突然被抓了起来，霍尧声音喑哑又刻毒。

“真遗憾，没有如你愿就这么死，那我总得拉几个垫背的是不是？”

连织踉跄着被他拽住门外，一片光亮涌进眼睛。

她还未理解他话里的意思，就在越野车旁看见被铐着的沉祁阳，他肩膀和腿上都沾着血，脸色苍白，但神情依然没有半分狼狈。

目光对视，他还能对她弯唇，眼神和之前一样柔软。

--

晚安后天见

第 0375 章下卷 245 别哭，多大事

连织嘴唇猛然颤抖：“你…你怎么会在这？”

“郑邦业往二叔那里寄了些东西。”沉祁阳声音低懒，“我本来是有挺多话想问你的，但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他起身想站起来，想离她近一点。

然而身后的男人报复猛踹他小腿伤口处，沉祁阳骤然半跪了下去。

“沉祁阳！”

连织想上前却霍尧被抓住。

她眼里瞬间湿润，“既然你都知道还追来干什么？”郑邦业往沉家寄的东西，可想而知是什么。

“那不行，你要是少根头发我找谁算账去。”

越南昨天险些因为他丢命，其他兄弟自然想尽办法折磨他。他起身大钊就踹，沉祁阳也悉数受了。

直到霍尧眼神示意，大钊才往后退。

沉祁阳起身时她早已满面湿濡，他笑里有些无奈：“别哭，多大事。”

连织嘴唇哆嗦着，湿咸的眼泪全部往喉咙里吞。

沉祁阳却注意到她脖子上不正常的红，他脸色骤沉，看向霍尧。

“你掐她了？”

霍尧嘲弄道：“怎么，心疼？”

沉祁阳这么不要命，霍尧自然不会傻到以为是什么姐弟情。

他抚上连织眼角的湿润，“你也会为谁流泪，原来你有感情啊？”连织偏过头，霍尧却强势掰过来，唇贴在她耳边，眼眸却直视对面的沉祁阳。

“赌一把怎么样？”

束缚在连织身后的绳子猛然割开，霍尧拿枪上膛后，往她手里一塞。

连织被往前推了两步。

“你去杀了他，我放了你，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

枪支沉甸甸的重量压在连织手上。

第一次开枪还是沉祁阳教她的，他用宽阔的后背替她挡了每一次反噬的力道，告诉她可以以暴制暴，抹不平是他该考虑的事。

可如今就是这个人恹恹半倚在车门上，连织知道他腿部必定承受着剧痛，只是故意耍帅。上回他胸部中枪也是这么漫不经心，可几乎去鬼门关走了圈。

连织忍住泪意，走进后看着他的眼睛。

“知道我骗了你，是不是很生气？”

“生气。宋亦洲都知道的事情，你却瞒我。”沉祁阳自嘲道，“昨晚来找你一路我都在想，之前你用那些狗屁理由来拒绝我算什么？我好不容易等来你口中的喜欢，是不是都在玩我？”

说着生气，他神色却无半分紧绷，只是一眨不瞬地盯着她。

连织眼眶更酸，嘴唇动了动。

沉祁阳又道：“生完气脑子里莫名又冒出个念头，以后这小混蛋再没有任何理由能推开我了。”他扯了下唇，心头微涩，“沉祁阳这人是不是太便宜货，还没等来你的说法，居然先把自己哄好了？”

连织猛地破涕为笑。

这个人就是有这样的本领，往往在她面前觉得天大的事，他总是能轻而易举带过。

他们目光交汇纠缠，只看着彼此，那种氛围没有任何人能融进去。

嫉妒的虫子在霍尧心头烧噬，他冷声：“你还有五秒开枪。”

连织枪缓缓举了起来，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沉祁阳。

“如果我选择杀了你，来换取自己活着的机会？”

他幽邃的眸子紧紧注视着她，没有暴怒也没有失望。

就懒洋洋“嗯”了声，算是接受，接受她的所有。

然而开枪那瞬，连织猛转身直指霍尧。

扳机传来清脆细微一声，想象中的子弹却并没有射击出去，她在那一刻看清霍尧意料之中的神色，他眼里寒冰还凉。

然而不等他反应，沉祁阳手臂在车外后视镜上猛地一磕，手铐挣开。

他哪还有刚才的半分虚弱，眼神狠厉，直接趁旁边男人分神，用那尖锐的一头扎进旁边他的脖子，噗嗤瞬间鲜血直流。

“猴子！”

“猴子！”

霍尧眼睛血红，拔枪猛然朝沉祁阳射击。

沉祁阳迅速勾过连织的腰，直接拿旁边的男人当肉盾，他包里的枪同时被沉祁阳抽出，砰砰砰几下逼得对方躲开。到转头位置连织被猛然一推，脚下突然扔了把枪过来。

连织明白他让她用来防身。

可起码两个人，沉祁阳解决不了的。

她借着车轮躲避，借着缝隙看到沉祁阳和霍尧在地上扭打成一团，都快滚下山崖了。霍尧枪对着沉祁阳胸膛想扣动扳机，沉祁阳虽然肩膀受伤，但反手握着他枪直指天空，砰砰砰扣动扳机，想要把子弹打光。

大钊连开几枪都被沉祁阳躲过，他近身前来想要杀了沉祁阳，然而男人反应极快，握着霍尧的手反手一拧，一枪打在准备开枪射击的大钊身上。

本来应该一枪爆头，但霍尧阻挠，最终子弹射进大钊的手臂，血流飞溅。

大钊还想去捡枪，连织突然对他扣动扳机。

她枪法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子弹偏离射进他的胸膛。

也就是在那刻，她看到霍尧血红的眼睛，阴寒充满戾气。

他任由对方拳头砸往腹部，手肘猛地对着沉祁阳的肩膀不停狠砸，专挑他伤口溃烂的地方，鲜血从沉祁阳嘴里溢出。

“沉祁阳！”

连织想去帮忙，可霍尧在地上和他滚来滚去，枪子多是射进泥土。

沉祁阳生生受了他砸进肩膀的力道，腿部和肩膀的剧痛让他渐渐处于下风，沉祁阳手臂青筋爆起，用尽全身力气反压住霍尧，最后看了连织一眼。

“走！”

话音未落，沉祁阳猛然用腿夹住他肩膀，翻身往山上滚。

然而一道身影猛然飞扑而来，是前去查看地形的越南。

他撞开霍尧，抓着沉祁阳就滚下了万丈悬崖。

当那抹身影消失半山腰的时候，连织心跳骤停。

她魂魄如同游离在外，直到听到几声砰砰碰撞的巨响，才踉跄着爬去悬崖边上。

万丈深渊什么也没有，连织浑心脏猛然抽搐。脑海却依稀想起山庄的时候他要无赖将她拥进怀里，说什么都不放，低声说：“放心，下地狱也是我沉祁阳去。”

她喉咙里发出尖锐的哀鸣，压瘪的嘴角泪水不断往下落。

心脏也随着他跌落摔得支离破碎。

身旁传来脚步声，连织眼里迸发强烈的恨意，拿起枪对着他射击。

可只有扣动扳机的清脆声，枪子用完了。

老天这次居然站在了霍尧这边。

霍尧猛地抓起她，扭曲的脸上说不清是痛苦还是痛块。

“你现在体会到了生不如死是不是？”

“你会有报应的霍尧！”

滚滚热泪沿着连织脸滚落，她咬牙切齿，“我诅咒你不得好死！你绝对会不得好死！”

“好啊，我等着。”他道。

还有一章

第 0376 章下卷 246 杀了我

车子朝着雨林深处走，亚热带气候里藤蔓几乎牢牢遮蔽着天空。

车后座躺着受重伤的大钊。而副驾驶座上连织手脚被捆得严严实实，她脸对着窗外那边，多看旁边的人一眼都会反胃。

身体已经承受不住那股心痛自动屏蔽，斩断她所有的知觉，她眼睛就一直木然地盯着外面。

期间霍尧和另一波队伍汇合，得知越南和猴子都因为这女人死了，陈川想要杀了她，霍尧直接把他踹跪在地下。

连织眼神一直都空，哪怕是感知到这群人浓浓的杀意。

霍尧将大钊交给他们，陈川让他一起走。

霍尧道：“警方通缉的是我，你们跟着我才是死路一条，出了这条雨林你们往南走，有船在等着你，陈川你在安克劳那里露过脸，以后不能再用这张脸和这个身份。”

陈川眼睛通红：“尧哥！”

霍尧咬牙：“走！”

十几个人都和他生死交情，当然不愿意走。霍尧猛然拔枪，在他脚边砰砰砰开了好几枪，旁边几人都被吓到。

他眼底黑沉，充满戾气。

“我再说一次走！不然别怪我心狠。”

十几个兄弟最终走了。

霍尧上车就见她头靠在窗边，双眸毫无波动，嘴唇干裂得已经起皮。

他解掉她手里的绳子，同时扔给她瓶水。

“喝水！”

连织毫无反应。

人突然被扯过来带向他，霍尧面无表情道：“你是想我亲自喂你？”

瓶盖被他拧开，他作势真要用嘴喂她。

连织睫毛动了动，沉默接过，然后一把泼回他脸上。

她眼眶通红而冰冷，就瞪着他，大有要杀要剐自便的意思。霍尧抹掉脸上的水渍，出乎意料却没有大发雷霆。

他油门一踩，车子继续往山里深处开，最终停在一处茅屋前。

大概是谁雨季搭建的茅屋，在天气正常时便无人居住。

连织不想跟他走，然而手腕被绳子绑着，霍尧绳子一拉，她也只能被迫往前

连织眼神怨毒，声音冰冷，“我不懂你现在还多此一举做什么，难不成还犯贱没被骗够？”她已经自暴自弃到想要激怒霍尧，谁料霍尧并没有反应。

他漆黑的眼睛恍若一汪深潭，讽刺道。

“你想杀了你，好放你去和沉祁阳团聚？”

连织心脏猛然刺痛，身体机能强制屏蔽的痛苦成千上百涌上来。

她死死瞪着他。

霍尧嘲讽勾唇：“他只怕已经摔下悬崖成肉饼了吧？山林晚上常有野兽出没，闻着味会把他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连织眼眶通红，恨不能喝他的血。

“你那个同伴也一样，还有郑邦业临死前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他就趴在地上爬啊爬，想要速效药去救自己一命，结果还是死了。”

两个人都撕掉伪装，毫不留情往对方心窝捅刀子。

霍尧眼底似有猩红之色，连织正等着他失控。

谁曾想他却冷冷扯唇，绳子狠地往前拽，连织又被迫踉跄着跟他走。

茅屋里有人住过的痕迹，而他车上有食物，简单生火就能烤来吃。这几天他们交流很少，连织不告诉他为什么非得让他死，他们除了互相讥讽再没有别的话可讲。

多数时候他们一个坐在屋里发呆，一个坐在门边看天。

一天三餐霍尧管够，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话。

人在安静的地方时间流速就会变得很模糊，今天是第三天，还是第二天了？

连织拿脑袋放膝盖，整个人蜷缩在一起，她转头望着窗户漏进来的微光，没有其他的事情去转移注意力，心脏里的痛便只能溃烂不停任由其滋长。

沉祁阳死了。

光是这个念头涌回，连织痛得蜷缩到一起，都压不下那股心绞痛。

想他，脑子里面都是他…

泪水一颗颗砸膝盖，连织伸手抹掉，一颗心仿佛也随着他掉落摔得稀巴烂。

门突然被一把推开，哪怕脚步声近到眼前她也毫无反应。

霍尧冷冷道：“吃东西！”

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杀了我吧！”

和他周旋了这么多天，连织第一次说这种话，她仰头看着他，“你这个烂人手上沾那么多人命，还差我这一条两条？”

有眼泪从她眼眶不停滑下，她嘴唇紧闭在发着抖，霍尧知道这些都和他无关。

他没说话，眼神里更多的是绝望和疲惫。

如果能动手，霍尧还会等到现在？

连织：“如果你不杀我，我一定会找机会杀你！连同你的兄弟一起杀。”

“好啊，我等着。”

他讽刺的笑意里说不清是在笑谁，说完霍尧就坐去门边。

十多米的距离，他们之间再没有其他的话了，他问不出她为什么非得杀他，唯一的交流便是不断的互相讽刺。

胸口的伤哪怕溃烂，霍尧也不去管。那只连织别有用心买来送给他的手表，已经磕掉了厚盖，电池也在追她的过程中不慎掉落，可他仍然不厌其烦地擦。

就这样擦了整个下午，直到太阳落山，霍尧又去准备晚饭。

他端到她跟前的时候，连织依然没有理会，大约是疲惫了，不想再和他这样纠缠，霍尧听到她叫他的名字。

很轻微，低得几乎让人怀疑是错觉，可足够让霍尧背脊一僵。

那样的语气仿佛回到过去，回到他把她介绍去辰达的时候，那时她电话打回来也是这样的语气。

不曾有后来的处心积虑和恨意。

他瞬间停了所有的脚步，就这样背对着她，连呼吸都屏住了。

她说：“我曾经做过很长很长的一个梦。”

第 0377 章下卷 247 不甘心这是他们的结局

连织眼神平静地望着窗外，“梦里面也和我们初相识一样。你替我在饭桌上解围，我们加了联系方式，你经常带我去参加宴会，

送我漂亮的裙子在我窘迫不知道该怎么还的时候，你会体贴告诉我这是主办方送的，不需要还，你也带我去吃从来没有尝过的料理。

可能人倒霉催了就会生出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想终于有人来救我了，我也没有那么糟糕啊。”

她轻轻抿出一个弧度，“后来你也一样带我去你的圈子，我见到了你的好朋友们，还有…沉希。忍了整整两年我终于可以找到机会质问她，才知道原来早在两年前你早在就知道她挪用我的作品，而我因为失去理智推她下楼被判了三年。”

霍尧自始至终安静地听着，直到听到最后一句，他手猛然攥成拳头。

“三年意味着什么呢？一千多天，你知道吗人在自由里面度过三年只会感叹时光流逝，岁月易改。叹失去和得到。”

连织眼神有些恍然，“可在四四方方的牢房里就是两万多小时，一百五十七万分钟。每分钟睁开眼都是巴掌大的窗户，床和马桶并排。我多么想睡一个好觉，但是不行，睁开眼便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白炽灯。”

“我一次又一次的申诉自残，哪怕冒着关禁闭的结果。我和狱警不断央求说我想见你，拜托公益律师想办法去联系你，我只想亲自问你一句为什么……”连织嘴唇轻轻颤了下，“为什么要这么对

我！你可以对我的苦难熟视无睹，哪怕冷眼旁观都没什么，可你为什么要在明知道这一切前提下还要推我进深渊。”

窒息压在连织的胸口，可她只是轻描淡写将泪咽下，“可无数次律师带回来的答案都是……不见！”

门口那道身影始终背对着连织。

霍尧手指剧颤，早已泪流满面。

“牢里那三年你知道支撑我活下去的念头是什么吗？”

连织仿佛陷入回忆里，“每回煎熬甚至想寻死的时候，我都在设想你和沉希的死状，在想我出狱之后要怎么弄死你们。我要在你们车底安装炸药，让你们连全尸都没有，或者等你落单的时候我一把刀扎进你的脖子，男女之间力量悬殊那么大，有可能我还没近身就被你制服了，所以我得提前去买瓶硫酸。”

“当然最让我觉得痛快的死法是让正义和法律制服你们，是我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你们被击毙，这样在整个世界面前你们都是恶，永远没法翻身。”

眼泪混着霍尧的笑不断往下落，他声音沙哑：“那你最后怎么杀我的？”

身后久久的沉默。

“没杀。”

连织轻轻摇头，“现实里哪有什么奇迹，我和你们的生活隔得太远了，够都够不到，甚至出来后还没来得及多看阳光，就被拐走了。

我在边境那几年经历过轮奸，毒品注射，进会所做小姐。我的伟大宏图还没有实现一步就先受不住自杀了，到死你们都活得很好。”

泪水湿濡，沿着连织的脸蛋不停冲刷，无论她怎么抹都抹不完。

她也想原谅，她也想像孟澜老师那样将过去抛之脑后，去接受放下后的生活。

可那个深陷泥潭，根本爬不出来甚至一把毒药了解生命的姑娘怎么办？谁来替她讨回公道？

她是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她在温暖里重新懂得了爱。

可那个女孩却永远倒在血泊里了，谁又有权利替她去原谅？

“所以霍尧。”连织抹掉眼角的湿润，“我们之间，要么你杀我，要么我杀了你。”

她脸颊朝向窗外那边，不曾看见门口背对着她的男人他早已经佝偻下去，他颤抖着，脖颈青筋暴起，面容绝望而撕裂。

他无声地嚎哭，却没有发出一声响动。

剧痛。

沉祁阳还没清醒，腿部就传来剧痛，他渐渐睁开眼，四周潺潺溪流从他腿部穿梭而过，一根残桩直接贯穿进他小腿。

而不远处的男人已经成了一滩尸泥。

下来的时候沉祁阳被参天大树挡了一道，继而便失去意识。

四周遮天蔽日，沉祁阳尝试挪动腿，却瞬间满头大汗。

挪不动，底下的根早已身下扎进了泥土。

他手探向木桩，咬紧牙关发出颤抖的嘶声，竟徒手想要将它从腿里拔出来。血一股股渗进木头里，染红了土地。

大汗沿着他太阳穴暴起的青筋砸落，最终缓缓拔了出来。

顿时血流得更为汹涌，他脱下体恤，沾湿冰水后直接在小腿上死死绑住。

然后他步步朝雨林外走，每走一步他就紧紧掐着树桩，像是能把树都生生折断，身后的血迹已经蜿蜒了一地。

直到走到阳光充足处，直到手里的工具已经足够多。

沉祁阳才蹲下来，木枝放于相对干燥的木头之上，飞速旋转摩擦，准备钻木取火。

然而这附近有水流，木材过于潮湿久久不见火星，而不断流失的血液正悄无声息提醒着他生命的流失。依稀阳光洒在他脸上，几近惨白，下颌也不断的滴着冷汗。

不甘心，不甘心就这么死。

不甘心以后她的生命里再没有沉祁阳这个人，不甘心这就是他们的结局。

就这样下黄泉，连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他灵魂生生世世都不会安宁。

沉祁阳咬紧下颌，眼眶猩红，哪怕麻木得几近晕厥，手上的动作也没有丝毫停止。终于，木屑飞溅里有火星零星燃烧起来。

潮湿的木棍缓缓堆于上方，不完全燃烧导致的滚滚浓烟缓缓朝上方升腾。

6000 字，这几章我慢得已经每个字纠结了。本来想把下章一起写出来，但速度太慢了，宝们晚安。

第 0378 章下卷 248 去找她

霍尧在使诈。

资产清算，保险箱一扫而空，连着国外都安排好了接应的人。警方连同军方一致认定他要带着挟持的人质坐船潜逃出国。

然而在边境提前部署的警方两天过去查无所获，直到陈川一行人的落网。

十几个人在潜逃过程中拒不受捕，击毙六个，其余几人二十四小时接受审讯。

“霍尧在哪？”

陈川戴着手铐，看着面前分外压迫，眼底青黑的男人，肩膀上的一杠二星让他想起了这人是谁。陈川笑得讥讽，闭眼不答。

轮流审讯如何，公安局局长又如何，照样奈何他不得。

陆野眼冷如冰，毫不跟他废话周旋。

旁边的警员接到他的命令将人带上来，陆野一脚将对方踹跪在地下，那声熟悉的闷哼声让陈川猛地睁眼。不足十六岁的石头趴在地下，被陆野狠碾着肩膀，他二话不说一刀贯穿了对方的胳膊。

“啊！！——”

惨叫声混着手铐挣扎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陈川目滋欲裂地瞪着他。

“他和你关系挺好是吧，不然逃跑的时候你宁愿被抓都得救他。”陆野字字铿锵，“从现在开始你只要五秒不说，我就削他一块肉。”

“你他妈敢！”陈川挣扎，厉声道，“老子要杀了你！有本事放了我们单挑！”

陆野冷冷一笑，刀子拔出后一扎深进了对方肩膀。

鲜血淋漓混着石头撕心裂肺的尖叫，有几滴血溅在陆野轮廓分明的下颌，此时他更像是土匪，哪怕半分警察的样子。陈川恨不得喝他的血。

不止他，其他几个警员都呆愣住，刑法规定警察不允许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这极有可能会判刑。

想要劝诫的动作却被陆野一个眼神挥退。

“你还有五秒！”陆野目光笔直，看着陈川，“五，四，三……”

陈川攥紧的拳头在咯咯作响，眼见对方刀尖直指石头胸膛，他下颌紧咬，最终说了个地方。

作为亚洲最大的热带雨林，东亚热带雨林面积几乎为 550 万平方千米，哪怕直升机不眠不休的找，起码也得好几天。

螺旋桨的割风声震耳欲聋，飞行员为了让机内的人能够清楚目视地面，已经尽量悬停在较低的高度，可植被茂密遮天蔽日，千万里茂盛的绿意里面人影比豆芽还小，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噪音过大，专家不得不用打字的方式和宋亦洲交流。

警方都是先着外缘在找，这里离边境越来越远，霍尧根本不可能带着人逃窜进雨林内腹深处，这无疑是重重包抄，自寻死路。

“收起你的纸上谈兵，别再花无用功去分析。”

宋亦洲泛着红血丝的眼睛扫视窗外，不曾挪开分毫。飞行员从没听过他用这种语气，自动住了嘴。

飞行员忍不住出声告诫，已经开了快四百公里，再往里走燃油根本无法维持回去的里程。

宋亦洲眉头紧拧：“再往里走走。”

两个晚上没睡让他心脏不自觉紧缩，以至于连呼吸之间都是刺痛，可就是那股强烈的直觉，让他开始怀疑霍尧真正的目的。

如果他自始至终都没想过要跑呢？

突然，宋亦洲瞳孔一缩。

只见远处绿色荒漠里有缕缕浓烟往上升腾，他立即命令飞行员调转方向，直升机缓缓而下，螺旋桨飞速旋转带起的气流让树枝低伏，枯叶飞旋。

悬梯刚刚降下，飞机员还没来得及讲注意事项，就见他沿着悬梯纵身跳了下去。

灌木丛高大，横斜树枝几乎沿着宋亦洲手臂划了道血口，可他半分未瞧，步伐快而急。雨林地势复杂，水流蜿蜒而行，短短一段路他攀爬的过程已然手掌出血。

溪流深处躺着具男尸，这无疑让他心口缩紧，动作愈发快，冰冷的水渗进腿部发寒都未停分毫。

直到在溪流深处看到倚靠在树根上，上半身光裸，浑身是血的沉祁阳。

树枝踩落的声音隐约传进耳朵里，沉祁阳缓缓睁开眼，入目便是一身黑大衣，眼底泛青的宋亦洲。

他嘴角弯了弯：“……没想到是你。”

“她呢？”

宋亦洲鼻腔里的呼吸如此急促，目光所及根本没有连织。

“还在…霍尧手里。”

短短一句话沉祁阳已经脸色泛青白，宋亦洲上前查看他的伤势，腿部和肩膀都有贯穿伤，身后干涸的血迹沿着溪流蜿蜒了一路。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拖着走这么长段。

沉祁阳声音低弱，“今天..第几天？”崖下醒来他已经无法辨别时间。

“第三天。”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和霍尧打斗掉下山崖…雨林里路障多，按照每小时六十公里到八十的车程，他们还在方圆一千公里以内…咳咳…”

话没说完牵动伤口，沉祁阳嘴角已经渗出了血迹。

“我知道！”宋亦洲将外套给他，“你情况不好，别说话。”

飞机上有随行的医护人员，宋亦洲立马叫人来帮忙，沉祁阳伤势太重，根本没法徒手上悬梯。只能通过绳索捆绑担架往上送，这无疑会耽误更多的时间。

沉祁阳：“人留下，你去找她。”

“那你…”

“快去。”

他眼神幽戾，疼痛让他脖颈青筋一抽一抽，宋亦洲神色也变得冷肃。

“保重。”

除开飞行员其余的人全部留下，他上了直升机，同时将信息传给了陆野。

第一章，第二章会晚，勿等。

第 0379 章下卷 249 霍尧死

黑…好黑…

夕阳将天边染成了血红色，靠在门边的男人脸一半陷进熊熊烈火，一半处在阴影里。

他闭着眼，眉头紧蹙，睡得很不安稳。

梦里他处在密不透风的船舱，口吐白沫，抽搐痉挛的剧痛直达全身，在迷蒙的意识里听到打量他的英国佬说，这个人天生就是试毒的容器，三个月过去了，药剂不管怎么加他都能吊着口气。

梦里他仍在孩童时代，霍企山为他请的家庭教师有虐童倾向，年少的霍尧直接用偏激的方式让对方付出代价。霍企山夸赞他做得对，他的宝贝儿子没有忍气吞声这个说法，出了任何事情他都有办法兜着。

梦里孟礼贤实在看不下去，板着脸教训他，却被他几句不阴不阳的讽刺了回去。

这些梦糅杂裹碎，最终化为一阵阵沉稳的脚步声。

管家走到泳池边上，报告说张律师来了，这位律师多是负责公益性案子，大少爷前些日子去法国的时候他就多次来拜访。

泳衣搭在霍尧肩膀上，他随意打了个结，让人进来。

张律师道：“霍少爷，我当事人想见你一面，望您有时间去看她。”他问霍尧还记得不记得一个叫连织的女孩，她在牢里这半年经常自残，就为了想见见他。

那时的霍尧神色如何。

他喝了口酒，几秒后才回忆起被江启明弄进牢里的连织，本以为她能困住沉希一阵子，没想到段位这么低。

他轻“啧”了声，眉眼间是显而易见的轻蔑。

“不见。”

不见….

不知何时霍尧已经醒了。他眼睛血红，含泪望天，身后的她蹲在角落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杀他。

天空残阳如血，尘土之上，四周幽浮，静得连半丝动静都没有，只有心头的痛如潮水奔腾，剜肉挫骨。

耳畔间恍然传来霍企山在病房里，他歪着嘴角，一字一顿，用尽全力的诅咒。

你，会，有，报，应，的。

报应。

彼时以为早就来了，可原来远远没到。

泪水沿着脸颊滚落，霍尧笑了。

雨林深处分外幽静，以至于直升机轰鸣的螺旋桨声如此清晰，由远及近。

连着连织都猛然抬起头，毫无生机的眼底突然绽出一丝光亮。

“他们来救你了。”有脚步声停在连织跟前，霍尧蹲下身看她， “开心吗？”

连织猛然转过脸。

绑着她脚踝的绳子却缓缓被割开，霍尧调侃道：“听外面这动静起码十多架直升机，能这么兴师动众，你说我活这一辈子是不是也值得了？”

连织冷声讥讽：“你该不会以为是什么欢迎仪式吧，他们是来抓你的，是要将你送上法庭，等待你的是死刑是击毙。”

霍尧也跟着点了下头，道。

“你会去我坟头看我吗？”

连织一愣，怀疑自己听错了。

她转头看向他，男人眼睛赤红看她，含着泪和笑。

连织撇过脸。

“绝不会！”

“最后一个问题。”她的脸突然被男人手掌捧起，任凭她如何挣扎都躲不开，连织被迫看着他。

霍尧扬唇，“在那个梦的最初，你是不是对我动过心？哪怕只有一点点。”

连织牙齿咯咯作响，突然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悲怆。

“没有！霍尧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上辈子这辈子也一样，从来没有！”

她字字怨毒，不曾发现脸颊早已湿润。

霍尧一一抹掉，哄道，“好好好，没有就没有。”

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他们，透过门缝有人沿着直升机的悬梯跳下来，霍尧将她带到门边。

丛林尽头，有道身影缓缓踏着夕阳中走近，那样高大坚毅，等连织看清男人的面部轮廓时，眼眶顿时红了。陆野亦然，垂在身侧的手臂在悄无声息发抖，几乎是强迫自己不看她。

脚下却突然砰砰两枪，陆野倏然停下脚步。

“再往前一步！”

霍尧冷看着陆野，枪直指他，“枪子可不长眼。”

陆野缓缓抬手，示意自己身上半件武器没带。

他看着霍尧，嘴唇抿成直线。

“霍尧束手就擒吧，我会为你争取宽大处理。”

霍尧笑道。

“陆局，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就别说了吧，我死几十次都绰绰有余。”

“一人死，好过全家遭殃。”陆野眼神笔直，“我敢保证她今天少半根头发，孟礼贤的坟哪怕掘地三尺我也会找人去挖出来。”

霍尧眼里有瞬间的戾气，但最后竟缓缓笑了。

我都下黄泉还在意这些身后事干嘛？”他低声在连织耳边，“他来救你了，没什么话想和他说？”

连织眼前早已模糊，模糊得看不清陆野的样子。

只能看见他的身影立在黄昏里，像是颗屹立不倒的树。

“我来晚了，对不起。”陆野声音沙哑“别怕，你去哪，我就去哪。”

她连点头都做不到，眼酸得一塌糊涂。

“这么深情？”霍尧低笑连连：“陆局，身边的人不止一次劝说我杀了你，现在想想怎么那么后悔呢？

不然你去黄泉路上同我做个伴怎么样？”

说着，他突然扣动扳机。

“不——”

连织眼瞳紧缩，不顾一切用头撞开他。

他往旁边一踉跄，想象中的子弹却没射出，他开的是空枪。

霍尧脸上挂着笑，深深看着她，嘴唇微动。

剩下的所有连织没法再看，陆野拔腿向她飞奔来，紧紧将她拥进怀里。

“砰！”“砰！”“砰！”“砰！”

凌乱扫射随之而来，每声枪响都让连织抖如筛糠，哪怕耳朵已经被陆野死死捂住，可那沉闷的声音仍然她牙齿打颤，全身发软。眼前突然闪过过刚才的画面，他嘴唇轻吐的几个字。

对，不，起。

明明该觉得快慰，可她却早已泪流满面。

身后的霍尧早已轰然倒地，他拼命睁大眼，想要再看看她。

可最后的画面，是她被男人紧紧抱在怀里，自始至终不曾瞧他一眼。

晚安宝们，还剩最后一章大结局，不过有点多，不知道后天能不能写完。我努力！

第 0380 章下卷 250 结局 [上]

连织昏睡了整整两天。

拉崩成弦的身体在陆野怀中骤然松懈下来，她甚至没有等到宋亦洲赶来，便晕了过去。

安静的病房，加湿器缓缓升腾的烟雾缭绕在她白净的脸蛋，她似乎听见耳边有女人哭泣的声音，也有人反复握着她的手贴于脸颊，轻轻亲吻。

“该醒来了？”男人声音微哑。

“还打算睡多久？”

是谁？身她连眼皮睁开都做不到，身体每块骨头都觉得好累，蚀骨的疲倦让她如在梦中游离，她的意识在白茫茫里走得很远很远，穿透时间和空间。

到山顶之上，无数块黑色的墓碑前，连织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死了吗？还是霍尧和她同归于尽了？

零碎的记忆让她分不清现实和梦境，连织怔怔然，直到身后脚步声断断续续传来。

连织转头看去，顿时睁大眼。

男人满头白发，手里拿着束花，腿一瘸一瘸。

若不是熟悉的眉眼和轮廓连织根本认不出来是谁，他瘦了。

连织眼眶微红：“陆野，你怎么成了这样？”

没有回应。

男人蹲在墓碑之前，明明两三天必来一次，墓碑干干净净，可他依然不厌其烦地擦。天地安静，满天星放在她的照片面前，女孩笑得干净灿烂，陆野也对她弯唇。

“今天来汇报一下进度，江家父子已经入狱，审判不日就会下来，沉家那位养女随着江家落马身份曝光，被沉家赶了出去…还有霍尧，他因为贩毒被抓获，判刑是早晚的事…可是…”

说到这陆野停顿下，嘴唇痛苦地颤了颤，“已经过了快二十年，我说这些你还能听得到吗？”

身后的连织已然满面湿濡。

断腿后陆野已经没法长时间蹲着，他就坐在她的墓碑边上，声音温和。

“我老了，这样子再做警察别人会看轻这份职业，说一个穿警服的怎么连小偷都跑不过。”他弯唇道，“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陵园在招管理人，我就去问了问，从下周开始上岗。”

他转而看着照片里笑靥如花的女孩，“以后你大概会天天看到我，以前上学时候就够烦的，每次看着我就跑得老远，现在听到这些是不是觉得烦死了，这个人怎么甩都甩不掉。”

怎么会？

连织轻轻哽咽。

嘴角调侃的弧度如何都弯不起来，陆野眼睛微红，深深看着她。

“连织，这二十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如果我早一天来会所，是不是能救下你？”

不用一天，他将上午的工作安排出去，他早点 and 孟五爷接头。

通往会所有十六个红绿灯，但凡快一点油门踩死，他必定会抢在她喝下那瓶水之前赶到。

梦里的无数次，陆野都梦想成真。

可现实的时间永远无法回溯，只有撕心裂肺的痛日日夜夜折磨着他。

黄昏时分，那抹身影一拐一拐地离开了。

从前的他背脊挺如戒尺，不曾有半骨折过腰，可如今因为腿弯，不得不俯下身去。

连织自身后看着，早已泪流满面。

“陆野…。我拜托你…别管我了。”她道，“找个喜欢的姑娘结婚吧，不要再来看我。”

是她浅薄。

她曾以为爱过纠缠过，哪怕看着对方孤独终老，也绝不想看他遇到喜欢的人。

可她如今多希望他遇到心爱的姑娘共结连理，生儿育女，病痛远离。不要过得不好，不要这样折磨她。

心口那股悲怆死死压着胸口，以至于她骤然从床上坐起来，仍旧是惊魂未定，满头大汗。

她在恍惚中撞上宋亦洲微红的眼，他一眨不瞬得看着她，怕吓到她声都不敢太大。

“醒了？”

“我怎么在这…”连织没反应过来四处看，话没说完就被他拥入怀中。

宋亦洲抱得那样紧，几乎让她感觉到窒息，她背对着他，不曾发现向来冷静自持，对世界所有人和事都兴趣淡淡的男人眼角有晶莹滚落。

她只是感知到他抱得那么紧，紧得能感受到他手臂之间的颤栗。

“我没事…”

部分记忆慢慢回拢，连织仰起脸看他，瘪了下唇，“宋总，你看着老好多哦。”

他平时都是一丝不苟的样子，如今下巴的胡茬长出来，沧桑得像是熬了好几个大夜。

抚摸他下巴的手被取下来，宋亦洲用唇碰了碰。

“你再睡，我就真的要老了。”

手掌相触摸着好粗糙，连织后知后觉取过他的手，一向只有薄茧的手指被割得皮开肉绽，血是没了，但横七竖八的刮痕看着触目惊心。

连织眼睛莫名红了：“你的手怎么…”

“没事。”宋亦洲抚过她的眼角，让她看着他，“这些都是小事。”

心脏扼紧的疼痛一阵一阵，他来迟了两次。

整整两次。

睡了快两天，她所有惊慌失措都在他滚烫的手掌里被安抚，那些失踪的记忆也渐渐回笼。

“陆野呢？”连织往他身后看。

宋亦洲道：“有专门调查这案子的警察来，他两分钟前下去了。”

“那…沉祁阳？”问到他时，连织嗓子猛然发紧。

她几乎是在问一个九死一生的答案。

宋亦洲鲜见地停顿，没几句话注意力就去了别的男人身上，说不在意是假的。

“…在尽头病房。”

他那一停顿被连织彻底会错了意，她脸色瞬间白了，掀开被子就下床。

“我去看看。”

冗长的一段走廊她几乎是用跑的，险些到了人都不曾停下，刚到门口。就有护士缓缓将白布盖于病床上男人的头顶，准备推他出去。

连织心瞬间跌入谷底。

“你们要推他去哪？”

护士叫了声沉小姐，说刚刚沉大少爷心跳骤停，没抢救过来，正准备推他去停尸房。后面的话连织已经听不见，她脑子嗡嗡作响，手脚发软到他跟前。

白布盖得严严实实，不一定是他，之前不还闹过类似的乌龙吗？

两个护士都离开了病房，挡脸的白布被连织往下扯，躺在床上的男人面容苍白，若是眼睛睁开必定压着几许顽劣，给人下圈套就跟闹着玩似的。连织最后的奢望都摔得稀巴烂。

一滴湿润吧嗒砸在他下巴上。

“沉祁阳……”连织手指颤抖着去摸他的脸，又握着他的手放在唇边，泪水湿濡了他整个手掌。

对不起……

心脏的钝痛几乎让她埋在他的胸口，直不起腰来。

宋亦洲已然到达了病房外，眉头微微蹙着，眼微眯正要说话。

床上的男人却突然诈尸坐了起来，虽然刺激到肩膀顿时“嘶”了声，但总算有了活气，连织脸上的泪就这样要落不落挂在脸上。

“骗你的。”沉祁阳唇角的弧度越弯越大，“我没事。”

连织仍呆呆地看着，眼泪流得更加的快。

像是碎掉的月亮倒映在他眼睛里，沉祁阳笑意顿时收敛，像是做了错事，熠亮的黑眸就这样望着她。连织转身就要走，人却被他整个捞回来。

“错了错了！以后再不开这种玩笑。”

她被拥得好紧，如何都挣扎不开，沉祁阳怎么可能放，握着她手放在肩膀上，“不然多打我发泄，肩上虽然有些疼，但还能挨两下。”

闲散不羁的语气分明是在装可怜，偏偏受伤是真的。

连织打不能打，气得在他腰上狠狠拧了下。

“王八蛋，作死吧你！”

他夸张地“嘶”了声，故意龇牙咧嘴的。

连织委屈道：“你掉下山崖，我以为你死了。”

沉祁阳也这么以为，那种眼睁睁看着生命流失的无力后知后觉涌来，最怕再也见不到她。如今这股失而复得的喜悦可想而知，他一下下吻着她的脸。

头又抵着她的，呼吸交织，享受这温情时刻。

门口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曲手在门上轻敲了下，宋亦洲面无表情道。

“沉伯母不过几分钟就上来。”

连织赶忙起身，离他老远，同时瞪他一眼。

之前怎么约法三章的？

怀里骤然空落落，沉祁阳的心情可想而知，两个男人对视之间明显有股淡淡的硝烟味。

门外这时却突然传来一声急喊。

“连织？”

连织愣住了。

那声音微沙哑，穿透茫茫黑夜，带着惶惑和惊慌，一下子将她的心狠狠攥紧。

“连织——”

本来觉得今天哪怕不能结尾，明天写个小尾巴就能完结。

但我这两天发烧了，脑子跟针刺一样，抱歉宝们只写了这么多，结局下写完了就传上来，尽量隔日更。宝们换季也注意身体不要着凉。

下卷 251 结局【中】

下卷 251 结局【中】

那声音微沙哑，穿透茫茫黑夜，带着惶惑和惊慌，一下子将她的心狠狠攥紧。

“连织——”

“我在！”连织骤然拔高声音，人已经跑了出去，“我在这里，我在这——”

她刚出了病房就见陆野大步向她走来，微喘着气，漆黑的眼睛似乎要将她看穿。

连织几步到他跟前，嘴角弯起。

“我睡醒没看到你，想着你去做笔录想应该还有一会上来。”

陆野眼睛一眨不瞬地盯着她。

“就几句话的时间。”

连织摸了摸他的下巴。

“怎么出了这么多汗？”

陆野气息还乱，不在意笑：“医院有些热。”

十二月份还热呢？

连织嘴唇上扬，不想拆穿他。

连织上前抱住他，陆野愣了愣。

她面庞被灯光照得柔软，明明才刚刚醒来，眼眸如星早不复过去几天的惶惑。

第一次。

第一次她和这个男人交换了位置，她像个守护者，一点点抚平他的惶然，他手臂的颤栗。

她知道他害怕她不见了，只是用笑伪装。他刚才那声呼唤像是被抛弃了，其实他的恐惧不比任何人少。

陆野伸手抱住她，好紧好紧，他闭上微红的眼，力道之大几乎要把她揉进骨血。

连织埋进他颈窝里，脸颊贴着他温热的耳侧。

“陆野？”

“嗯？”

“在你出差去外省前那晚我说过…我们这次如果分手的话，这次能不能不吵架还做朋友….”

她埋在男人怀里，不曾瞧见他的神色。

也不曾发现他的紧绷。

但却能感觉拥着她的力道陡然变大，力道哪怕紧得窒息，连织声音也依旧温柔，“可我后悔了，这些话我通通收回。”

她仰头看着他，陆野眼中也只有她。

四目相对，像是要看进彼此的灵魂里去。

“舍不得把你交给别人，也不想你再遇到其他人。我知道这世界上有许多比连织更好的女孩，他们不会骗你，不会利用你去达到目的，不会慢热到三四年石头都被捂热了好几遍才明白喜欢。”连织道，“可我就是赖上你了，第一次让你跑掉是我眼光不佳，但谁让你又出现在我生命里，你这辈子也别想甩掉我！”

陆野眼睛瞬间湿透。

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短短一句话就让他觉得灵魂都被安放。他确定自己想要说什么，可开口的那瞬间心却融化得一塌糊涂。

他无声地拥紧她，声音沙哑。

“那你以后得把我看紧。”

连织破涕为笑。

“好。”

正在这时传来咳咳两声，她抬头看去，沉母正站在不远处，笑意温和，明显看了有一会。

-

沉祁阳中弹，连织被绑架，可想而知整个沉家都被惊动。

除了睡眠不足外，连织身体没有大碍，沉母本想请陆野和宋亦洲上门做客，当做搭救连织的感谢，可沉祁阳三处贯穿伤身体又几

近失温，纯属死里逃生，起码要修养好几个月，私人医院的设施和服务再齐备，都不及家里方便。

沉祁阳自然被接回山庄养伤，这次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还是没能瞒住老爷子和老太太，当即就要坐私人飞机来京城。

夜晚，所有人的嘘寒问暖之后。

连织乖巧枕在沉母的膝盖上，一对儿女差点同时出事，她心都碎了。

“我没事。”连织仰头看她，“你忘了你女儿很厉害吗？上回危难当头我不仅保全自己，一样把妈妈你救出来了。”

沉母摸摸她的脸蛋，含泪说是，阿织很厉害。

“你出事的这几天亦洲和陆家那位后生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阿织对他两的心思如何？”

连织坐起来，认认真真看着她。

沉母的眼神温和耐心，仿佛无论她说出什么都能接受，连织凑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句。

沉母闷声笑。

“享齐人之福，亏你想得出来。”

连织恼道：？“哎呀，不是这个意思。”

“我理解的就是这个意思。”沉母拉过她的手，端详着她，“妈妈的回答是，只要你开心，开心就好！”她以前总秉持着端庄，对子女有诸多盼望，如今几次生死之后很多东西自然看淡。

连织一愣。

沉母犹豫，轻声：“当然也别先告诉你阿婆阿公，还有你爸，他们思想传统，暂时没法接受，我建议温水煮青蛙，长时间逐个击破。”

连织笑了，突然觉得沉母怎么这么可爱。

可笑着笑着，那股酸意直冲她鼻尖。

多么希望，多么希望自己是她的亲女儿。

沉母才离开十分钟，沉祁阳的电话就来了。

“妈妈走了？”

“嗯。”他已经知道她不是沉思娅了，再从他口里听到这个称呼连织有些难为情。

沉祁阳语气挺不爽。

“过分啊，明明我都半残废，她睡前都不知道上来看我。”

连织无声笑，趴在床上，脚无意识一荡一荡。

他简言意赅：“上来。”

“不——”她托辞还没出口，沉祁阳就道，“两层楼的监控都关了，这个时候不会有佣人上主楼，爸今晚不在，妈每晚十一点就得睡美容觉。”

“那也不行！”

她强硬得很，沉祁阳就开始装可怜，拖腔低调说：“疼，手臂疼腿也疼，渴了也没有人给倒个水。”

“叫佣人给你倒！”

她气哼哼的，明显知道都是他的把戏，听筒突然静了两秒，连织以为他生气了。

沉祁阳忽而道：“想你。”

那柔软的语气让连织一愣。

“想抱你，想和你说话，白天在医院那么多人，根本没机会，在崖下那晚我想得命没了得留半条胳膊，不然我以后在地下怎么回味抱你的时候。”

啊啊啊啊，连织坚持的血条直接被砍了大半。

隔着听筒，沉祁阳仿佛能感受到她的动摇。他唇角轻弯了下，拖着腔调，有些刻意加重语气。

“姐姐，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你知道的，我现在是个残废。”

连织：“…….”

他都这么讲了，她还能说什么，何况连织的确有些事情想和他聊。

她戴了个鸭舌帽，长衫长裤口罩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轻推开沉祁阳房门的时候，他正靠在床头，一盏微弱壁灯连着，他目光毫不掩饰地打量她。

微挑着眉，仿佛在说此地无疑三百两。

连织用眼神抗议，都是谁的主意啊喂。

他的房间很简单，深灰色，多余一样东西都没有。明明空荡荡的，却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压迫。她是第一次来他这里，有些无所适从地这看看，那看看。

就是不看他。

沉祁阳却一直看着他，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过来坐。”

连织站着不动。

沉祁阳扯唇，“站那么远，说话被门外听见了怎么办？”

他总有那么多理由，偏偏连织反驳不了，然而刚走近就被一阵力道拉去床上，转眼已经被他扣在灯光一下子熄灭，只有扣着她腰的力道，和男人埋在她颈窝沉沉的呼吸。

“沉祁阳！”连织恼羞成怒要推开他。

“别动。”沉祁阳嗓音很低，“嘶，手臂疼。”

刚才怎么不说手疼了，把手搭在她腰上怎么不说疼了。

连织气鼓鼓的，可他嘴唇贴上来的力道温软干燥，鼻息间都是熟悉的味道，清新洁净又带着丝丝燥热，因为在他房间更显浓烈。

连织浑身也莫名滚烫，黑夜里只有彼此的呼吸声，十二月天气也冷了，雪点轻轻的敲击着窗户。他舌尖探入，压着她的舌头，吮吸吞咬的声音充斥着房间。

她伸手推他没推他。

沉祁阳手顺势沿着她的腰弯上辗转，唇因为贴着声音很哑。

“想做。”

昏昧光线里，隔着细碎额发，男人黑瞳染着星点的光，直勾勾的盯着她。

连织猛然清醒，果然色令智昏，她扣住他的手掌，意思是不许。

又捧着他的脸认真道。

“就没什么话想问我的？”

沉祁阳漆黑的眸子欲望收敛，就这样看着她。

你想说的时候会告诉我。”

他扣着她的手掌分毫不挪，连织埋在他怀里。

“我在和沉希结下仇怨的时候就打听到沉希只是沉家的养女了，也知道真正的沉家大小姐腰后有胎记。”这些新闻能打听到并不奇怪，沉父沉母寻人这些年大动周折，连织轻声说，“知道这条消息在很早很早之前，我并没在意，直到我回孤儿院无意看见儿时玩伴腰后的胎记。”

说完她忍不住去看沉祁阳。

沉祁阳问：“然后？”

“然后就有了那次沉希生日在山庄举办宴会，我为了捡你的烟头，就和你有了正面冲突。”

想起往事，沉祁阳嘴角也带着些许笑意。

“我说呢，有人当时怎么偷鸡摸狗的。”

“谁偷鸡摸狗——”她明明正经讲话，总能被他勾起恼意，沉祁阳拉回了话题。

“我猜，你当时肯定想把她带回来，利用这份恩情对付沉希。”

被他猜对了。

连织闷声道：“是，可是等我回京城，院长却告诉我她在福利院出事了，她想去捡风筝暴雨之下电线杆砸下来…”

因为没开灯，他漆黑的眼看起来目色沉沉，连织的忐忑。

“你会觉得是我故意在害她吗？”

她总是会把所有煎熬，无法确定的时刻都往坏处想，而面前这个男人很快给了她答案。“记不记得你养父？”

沉祁阳抚摸着她的脸蛋，“伤害你这么深的人，你连处理他们都不会亲自动手，又怎么可能去惹祸上身。”或许她不清楚，她骨子有多少善和恶沉祁阳看得明明白白。

他凑在她耳边。

“等我好了，带我去看看她，和我讲讲她。”

连织眼眶有些热，不住地点头。

不知道这个包袱压了她多久，午夜梦回都能惊醒。

没动感情之前还能有不怕揭穿的勇气，可后来却怕在沉祁阳这里被揭穿怎么办。

他做事无法无天，所以总以为他面对意外和欺骗该是雷霆震怒，至少她是这样，她每次都是这样。可沉祁阳这个人的内心像棵大树，因为自小养分足，早已深深扎进泥土，不会轻易动摇。

“其实我以为——”

“以为我因为你是我姐才对你这样？”

沉祁阳气这小混蛋误解他，“不说梁家，二叔三叔家的妹妹可不少，你见我是这样？”

连织莫名想起在酒店那晚他说的。

哪怕是亲姐弟，这辈子都在一条渐行渐远的路，所以这个人好像从来不过多插手沉家几个兄弟姐妹的事，几个月也不曾碰面，实在是发生什么影响沉家的事他才出来。

连织听见他哑声说。

“从妈把你带回山庄，我就没打算让我们往这上面走。”

他对她动心。

从来不是因为姐弟。

—

沉祁阳腿伤，连织想在国内多照顾。

而宁市市的博物馆筹备因前段时间耽搁，自然有很多需要准备的，这时陆野传来消息，江启明的二审判决下来了，维持原判死刑，而他本人也从看守所移交监狱，死刑前准许探视。

焊死的铁窗外，连织就坐在凳子上，窗外那道铁门缓缓打开，江启明拖着脚镣缓缓坐在凳子上，哪怕极尽落魄，他依然是那副嚣张的样子，知道死刑必然，倒也无谓挣扎。

他们目光对视，前后拿起了听筒。

江启明笑：“老朋友，没想到最后居然是你来看我？”

“是啊。”连织跟着弯唇，“你的父亲正在接受审判，相信早晚跟你去地下见面，你的妹妹也死了，当然能来看你的就只有我。”

江启明直勾勾看着她，嗤笑：“怎么，你是打算诛我九族？”

“九族，应该还不是吧？”

连织凑近看他，压低声音，“之前不是有情妇帮你生了儿子吗？你留了挺多钱财给他们，想秘密留下你们江家的血脉？”

江启明笑意早已不见，死死瞪着她。

连织一字一句道，“放心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他的，让他子承父业，等他长大会有很多有权有势的人点他，他会成为头牌光宗耀祖。”

“我杀了你！”

江启明目眦欲裂，双手陡然砸向窗户，“连织我他妈杀了你！”狱警上前死死将他脑袋摁在桌上，他眼眶猩红瞪着连织的方向，怒骂叫嚣，崩溃嘶吼。

杀人诛心，他那点子猖狂被彻底扼杀在摇篮。

而连织淡笑着对他点头致敬，转身离开。

-

4000 字，还剩个小尾巴。

大约 1500 字，明天补上就是完结。宝们晚安。

下卷完 结局 [下]

下卷完 结局 [下]

还没出监狱，连织的电话就响了。

医生说孟烟醒了。

阶梯三步并作两，连织赶到病房的时候，孟烟正靠在病床上，眼神怔然。面庞被光线晕染得雪白。目光对视那瞬，孟烟弯唇。

“织姐。

连织服里念泪：“你终于醒了！”

“我怎么……”

话没说完，就被连织上前紧紧抱住。

“你睡了一个好长的觉，春去冬来，都快一年多了。”

孟烟哽咽：“这么久吗？我感觉我好像在不断做梦，梦里你不断的和我说话，我好想回应你，可是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我就不断挣扎啊挣扎，走过茫茫沙漠，扑腾过好大一片海域，我睁开眼睛就到了这。”

连织闭眼：“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织姐，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好多麻烦。”

“没有！你没有！是织姐对不起你。”

一滴泪沿着连织眼眶滑下，她道，“孟烟过了这个月就是春节。”

孟烟微愣。

“你弟弟来信说你家里已经开始准备年货，他给你备了好多东西在等你。江仲鹤过了冬天，也离执行死刑不远了。”连织看着她，“等你彻底好了，我们回家过年好不好？”

“好。”

整个上下午连织都在医院陪孟烟聊天，她才刚醒，即便有连织经常帮她经常做按摩，但躺了快一年肌肉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僵化，连织就和医生讨论她康复的训练计划。期间陆野和宋亦洲来探望，病房都是祝贺孟烟醒来的康乃馨，两个男人看起来都和织姐关系不一般，孟烟轻扯连织衣袖，问他们是不是都喜欢她。

眼神骗不了人，连织也没想否认，大方承认了。

孟烟趁他们不在，轻声：“那谁大谁小啊？”

连织险些喷了出来，孟烟肯定是之前在会所学坏了。

她担心孟烟再问出更雷人的，索性把陆野宋亦洲都赶走。

连织出医院的时候，已经傍晚，晚霞红透，有飞机擦过云层留下锯齿般的纹路。

买咖啡的时候小哥给她拉了很漂亮的拉花，连织答谢后，又买了杯。

车子楚在各种风波之后已经回国。

连织突然起了心思，在上千条公事公办的邮件里突然问她。

[有时间吗?请你喝杯咖啡?]

车子楚很快回道。

[地点?]

[民南路旁边公园的第三颗柏树，十五分钟能到吗?]

[巧了，我就在这附近。五分钟。]

连织将保温的咖啡挂在树枝上，踩着高跟鞋缓缓走远，街角的阿姨在卖红薯，飘来的气引人垂涎，而即使冬季，公园里遛弯的人也不在少数。手机里这时传来车子楚的消息。[焦糖拿铁，谢了。]

连织会心一笑。

还是不见面。

陪伴她整整三年多的老朋友，她或许家庭富足，从小就古怪精灵爱钻研，或许车子楚也是她的化名，在生活中她们可能以其他身份碰过面。

但那又如何，她珍重，也并不好奇。

—

十二月底。

陪伴在墓碑前的柏树在霜雪天呈现出雾凇的奇景，雪天路滑，冬天来拜祭的人就更少了。宋亦洲将百合放于孟礼贤的墓前，另一束放在她旁边崭新的墓碑上。

霍家几乎绝代，霍尧的葬礼还是几个朋友看在生前那点情分替他筹办，墓碑上的照片还是高中时的意气风发，没有后来的突生变故，那股吊儿郎当便藏在碎发后的眉眼里，嘴角微勾便显得很坏。

“我不会替她去原谅你，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宋亦洲蹲下身，看着他。“但我永远感激你阴差阳错将她送到我身边。”

面具戴久了人会腐烂。

宋老爷子不能将他弑兄的真相昭告，于是选择永远埋葬这个秘密折磨他，他永远只能游离在各种感情之外，在他人企图窥探他的内心时冰冷而审视，竖起高墙，那些种种危险的信号来自他体内，让他如落败孤零零的动物永远只能自舔伤口。

可这时候，她来到他身边。

那些挣扎啊，扭曲，甚至不可言说的阴暗最终汇聚到一个叫做宁静的地方。

他得救了。

—

省委大楼。

陆野到门外的时候正好遇见贺仁来的秘书，他放低声音。

“先生好像生了挺大火气。”

陆野沉默点头，表示知道。

他进门的时候，贺仁来正在下棋，他不需要对手，政界错综复杂的心思往往在一盘复杂的棋局之后渐渐明朗。

贺仁来埋头下棋，没看他。

“你递了辞职信？”

陆野：“是。”

“做了快十年的警察，说不干就不干了？”

“是。”

话没说完，旗盒飞的向他砸来，旗子噼里啪啦掉了一地，盒子在他脸上擦过一道血痕。

陆野看见贺仁来骤然勃然大怒。

“我以为你有分寸懂进退，没想到却生的莽夫之心，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这位置，我倒想知道你是脑子昏聩，还是我贺仁来自始至终看错了人！”

他胸膛起伏，怒火中烧，陆野沉默地捡起旗盒，他走到今天虽然是正常晋升，但何尝没有贺仁来的推波助澜。

贺仁来：“给我个理由！”

陆野漆黑的眼睛直视着他，淡淡弯唇。

“理由就是，我怕死。”

贺仁来一愣。

“做警察这行就是得随时准备把命搭上，以前我孤家寡人的无所谓，现在不行了。”陆野道，“出个任务我不能让她时时刻刻来惦记我安危，电话打不通信息没法回的还得安慰自己这是正常，我现在惜命！”

哪怕理由是假的，可男人的眼神沉默有力，让人不疑有他。

贺仁来几乎气笑了。

“你可真是个情种，为她连自己的本职都忘了，变得贪生怕死。”

“什么是本职？”陆野看他几秒，嘴角勾起极淡的嘲讽，“警察这个工作能者居之，我陆野不算什么佼佼者，更在安保系统里算不得什么能人，若是不幸死了也不过在烈士陵园里躺着，她前半辈子吃那么多苦，爹不疼妈不爱，我不想她担惊受怕以后还得去这看我。”

陆野隐忍地抿唇：“公安系统人民百姓不缺我一个陆野，可我不能没有她。”

—

周三。

连织在建筑所忙碌的时候突然接到陌生来电，对方一番请求加探寻的话语反而让连织一头雾水。

“什么建筑？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是这样的连小姐，霍尧霍先生曾在两年前拍下街子古镇的地皮修了栋玻璃房子，最近有法国的建筑家路过时看到表示很喜欢，多次找到我们请求一定要见见这栋的建筑的设计者。”对方道，“我们这段时间多次都没联系霍先生，而登记上面显示您是这房子的赠与人，所以才来问问你。”

连织怔怔然。

京城深冬之后晴天反而格外多，雪踩下去咯吱咯吱，仿佛金子碎裂的声音。大雪飘飞，连织打着伞，站在古镇的玻璃房子面前。

青石台阶之上，是大理石奠定的地基，再往上便是深棕色的三层玻璃屋，

阳光透过玻璃房子折射的耀芒跳跃进连织的眸底，恍惚间她想起两年前，刚来京都那会，一团废纸掉在霍尧脚上。

连织看到他来后没有反应，依然埋头设计，没有灵感她索性想什么画什么，霍尧展开她那团废纸，“哟”了声。

“这画的都是啥，看起来挺光怪陆离！”

“你懂什么？”连织将他手中的纸扯了过来，“我画的是理想是乌托邦是我退休后的梦想生活行不行，养养花泡泡咖啡看看书，别人没法见我，我却能通过玻璃房子看世界！”

连织从古镇管理员那里拿了备用钥匙，门缓缓推开，一楼果然做了花房，阳光洒在团绒和雏菊上，和玻璃房外的雪景交织出一幅矛盾又惊艳的画卷；二层咖啡机吧台长圆桌可供好友相聚，三层嘛，连织沿着楼梯缓缓而上，她猜，一定是打盹的好地方。

果然。

贵妃椅安置在阳光下，投影仪和折叠沙发床让人想在长待不醒，那些连织设计图里的大小物事，突发兴起设计的小玩意，都被霍尧原封不动，不曾或缺地还原，安放在了这里。

贵妃椅的皮质还有微微的褶皱，大概有人曾在这上面躺过。连织一眨不瞬的看着，恍然想起他去英国之前，深深看着她说。

“等我回来，跟我去个地方好不好？”

对面的玻璃墙上有粘贴板，很多张交叠的便签上似乎有字迹，连织走近后才发现上面都写着同一句话——

做我女朋友。

他毫不掩饰他的目的和心思，每来这一次便会写下这句话，底下还有日期，像是对着玻璃房子许愿。

几十张纸条都是同样的话，连织嘴唇微微一抿。

突然她愣住了，茶色瞳孔不由自主缩了缩。

只见被压在最里面，最后一张贴条上面写着。

——连织，做我女朋友。

——好。

这个“好”字歪歪斜斜，而日期正是12月3日。

是他得知郑邦业死亡真相，来找连织质问并绑走她那日。

他知道自己即将奔赴黄泉，再无归期。他知道连织永不可能答应他。

所以故意营造出两个人的字迹，给自己造个永远不愿意醒来的梦，梦里他如愿以偿。

连织睫毛轻眨，目光在纸张上的字迹轻轻摩挲。

她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动过心。

后来经历得多了。

记忆压着记忆，她也早忘了初见霍尧时的情形，如今却有段画面突兀跳出来。霍尧在局上喝醉了她搀扶着回来，车上连织缓缓凑近看他，男人闭眼假寐，脖颈绯红，即使醉成这样也难掩帅气。

连织忍不住地盯着他看，放低声音。

“霍尧，你以后少喝点，好不好呀？”

好不好呀。

那种语气，此后的连织再未有过。

玻璃窗外的雪压弯了树枝，落在地上碎成了米粒消散不见，连织也轻轻一抹眼角的湿润，就当从没出现过。

脚步声渐行渐远，那根霍尧送给她的项链挂在贵妃椅上，正摇曳闪烁着光芒，永远地留在了这。

回去的路上雪扫了不少，连织也收了伞，手机里沉祁阳正问他什么时候下班，叫管家来接她回家，这王八蛋仗着受伤没少装可怜，而宋亦洲和陆野也在约饭，上次她被掳走，手机软件已经安装了定位，两个男人都在开车来接她的路上。

头疼！这可怎么办嘛。

要不叫上宋亦洲和陆野回沉家吃？

正愁眉苦脸，古镇几个小孩无意中撞到她，陆野送的手链是磁扣，吧嗒一下摔在雪地里。

连织嘀咕了两句。正要蹲下身去捡。

却有一只手率先拿起了手链，那手指纤长却瘦，连织抬头看去，阳光刺目拉丝，她在眯眼恍惚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面孔。

女人画着浓妆，头发染成棕黄，反复染反复躺俨然是上辈子在会所的打扮。

连织嘴唇颤抖着，瞬间僵在原地。

女人有些腼腆地看着她，手链递了过来。

“…你好厉害，我为你感到骄傲。”她道，“不像我，我只会想出同归于尽的办法，用自残的方式懦弱的方式来伤害自己，最终还受不住折磨投毒自尽…所以上辈子会变成那样也归咎于自己自暴自弃。”

有泪顺着连织嘴角流进嘴角，她摇头。

“不是….”

“是。”女人哽咽道，“是我自甘堕落，失败过一次就再也爬不起来；是我太冲动，在没有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就和沉希硬刚，所以被她报复；是我自己不够坚韧，明明在会所还可以逃出来从头来过，我却选择了结束自己的命。

“不像你….”她眼眶通红，“不像你失败了那么多次还可以挣扎着重新站起来，不像你能忍辱负重，为了最后的功能反复隐忍，更不像你，为了不知道能不能达成的目的忍了那么多年，所以我有如今的结果都是应得的。”

她手自卑地缩了回去，连同那些耀眼的阳光一同消失。

连织却一把握住。

“知不知道是什么支撑我到现在？”她道，“是你口中不值一钱，过往无数次受过的折磨，我告诉自己连三年的劳狱都能忍，连被骗去边境都能忍，连吃毒药的勇气都有，连子弹击穿脖子的痛都体验过，我还有什么忍不下来的？”

“死并不是逃避，没有达成目的也并不一定是失败者，你有多厉害知不知道。没有你就绝对不可能有我。”连织抹掉她眼底的泪，“我是回到过去，在既定事实里面挣扎，成者幸也，败者也不过

都是命，和上辈子同样的命。可你却在黑夜里一直走，没有援助也没有依靠，那么多年你还是走下来了。”

泪水近乎决堤。

所有成功和爱都留给了这辈子的连织，上辈子倒在血泊里的她，只有背叛和欺凌。

连织上前拥抱她。

“别怕，我带你回家好不好？”

“好。”

- - —end - - -

*

完结碎碎念（有点长作话不算钱）

**关于番外：休息 4-5 天，有 8-10 章左右的番外。

上篇 34 万字，下篇 58 万字，到这终于完结啦，去年 6.10 号开文，到今天差不多十个月。

这篇文长得超出我预计，原书预计 60-70 万字，没想过超了 20 多万字。大概是 70 万字的时候，我痛苦得抓脑袋，甚至打开电脑都要拼命压制那股想逃离的感觉，我的能力是绝对没法胜任这么长的文章，甚至我可能都从没想过。

下半部我常常有拉大纲写完的冲动，但是他们的生命那么鲜活，而我就只有一次和他们这么近距离对话的机会，错过就再不可能了，所以不断告诉自己慢一点，再耐心一点。

真的写完感觉心里堵得慌，很舍不得，写完这篇文感觉自己也成长了很多，自己也得到了很多治愈，也许无形中我也跟着连织一起成长。要和阿织他们说再见了，在那个世界一定要很幸福很幸福啊。

另外我觉得很抱歉，从写这篇文开始就是在裸奔。这于一本长篇小说是很致命的，后期卡文也是必然。所以也导致潘多拉有很多很多的不足，我挺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再耐心做做大纲，再多多存稿，是不是能写得更好，谢谢你们有人喜欢。

本来我更的就不快，后期经常隔日更，更谢谢你们的包容。

新文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在 1v1 或者 1v2 中挑一个。

第 383 章 番外 1 让我舔一舔（微 h）

陆野离职的事情，连织几个月之后才知道。

郑邦业的案子不了了之，连织通过松文彦才得知最终结案为意外。

他曾为毒贩和独立分子担任过辩护律师的事在社会上闹起轩然大波，刘家不便在这时候插手，加之半年过去没有其他线索，多方势力催促结案，郑邦业被认定为心脏病发去世。

同时，连织也得知了另外一件事。

陆野早在两月前便已离职。

手续早走完，警服脱下，他不再从事自己多年前就梦寐以求的职业。

而连织这两个月忙于博物馆设计，国内国外的跑，加之照顾沉祁阳，陆野如以往一样早出晚归，这么久她居然没有瞧出异样。

当下所有事情通通靠后，连织立马开车回去。

到京都的时候已经傍晚，电话里一句有事陆野便来等她，人来人往的路边，他就站那安静地等她，漆黑的眼睛从她出现便聚焦般锁住，漾出柔和的光来。连织突然一阵鼻酸，他的确很久没穿过白衬衣，肩章也再无去向，手臂蹭的那团灰是怎么回事？

他黑眼圈好像也比以前要重，是不是和她手机道晚安后都在忙其他的。

是她粗心大意，连这些都没有仔细注意过。

“怎么了？”

陆野走近后，看她一直盯着他。

连织问：“警局不忙吗？给你打电话你就能出来。”

“不算忙。”说完陆野一阵心虚，他牵过她手，然而连织却没跟着走。

陆野低头看她。

连织又问：“最近京城不是出了件抛尸案，闹得那么轰动，你们警局谁负责啊？”

“...省厅那边负责。”

连织扯扯他袖子。

“这灰是怎么沾上的，刚也去抓了犯人？”

完了，来的时候没注意。

陆野道。

“是刚才在——”

“是什么，想好再说。”

她抿着一个假笑的弧度，实则早是算账样子。陆野头皮发麻，突然就明白，早被这丫头看穿了。

他摸摸鼻子，抿唇笑了，这次握正她肩膀认真看她。

“刚才说谎了，重新交待算不算晚？”

“晚了！”连织道，“所以不是我从别人那知道，你都不打算告诉我？”

她越说越生气，哪还有什么笑啊。

陆野知道自己错大了，脑门也跟着发紧。

“先和我去个地方。”

“不去！说什么坦诚无话不说都是骗人的，反正你又不打算告诉我，现在又说什么？”

她脾气说来就来，杵在那不走。

这丫头有时候倔起来让人毫无办法，还是陆野强迫抱走的。

去的地方在京郊一处老旧的厂房。

有执勤的人在门岗处守着，铁门缓缓打开，几十辆大中型货车停在空落区域，厂房内部，叉车工人将货物分运道各区域。

一切井然有序。

正在指挥装运的几人看到陆野后立马跑了过来，看见他身边多了个人。

“这是嫂子？可真漂亮。”

连织回以笑容。

其中某个高个子一直盯着她看。

“你…你是连织？”陈二胖拍大腿，不可置信，“野哥，你可瞒得够紧的啊。”

陆野看连织云里雾里，淡笑。

“这是陈二胖，高中校友你忘了？”

连织茫然的眼神才缓缓聚焦，讶异看她。

“你怎么瘦成这样？”

她实在太好看，陈二胖没敢多瞧，乐呵呵说毕业接连被甩就去减肥了。

他们走后，陆野说这家物流公司在去年四月份出现了资金断裂，商户集中追要货款发生争执闹到了警局。当时陆野便大概了解过他们的管理制度，物流其实做得有声有色，却缺在没有执行力。

陆野上前搂着她，下巴蹭蹭她的鬓角，认真道。

“没离职之前有瞬间我动过接手的念头，但职业不允许。蓉城的几个朋友也在做运输，我当时就和他们提了一嘴，这次离职我选择入伙。”

连织仰头看他。

“如果我不是从别人那知道，你是不是都不打算告诉我？”

陆野脸上有片刻的沉默。

“就这几天，等这个公司成形了我就想和你说。”

连织没说话，眼睛像是碗清凉的水。

陆野又道，“没有打算不告诉你。”

连织还在看着他，那目光看得陆野心里莫名没底。

还没说话，她已经拔腿就往外走。

“连织。”

陆野心漏了拍，几步就拉住她。

可连织埋着头不看他，陆野捧起她的脸，才发现她眼圈已经红了。

“其实是因为我。”

“不是。”

“就是！你别骗我！就是。”连织加重声音，“你真的想好做这个了吗陆野？以后你后悔怎么办？”

很多东西不是钱能够解决。

金钱能够解决的烦恼绝对不包括权利，公安系统所拥有的资源绝对是顶尖的，没有任何行业能够比得上。这也是那么多人在政途趋之若鹜的原因。

没有人比连织更清楚陆野的野心和报复，任何职业一定要有使命感的参与。

还人公道便是他的信念和使命。

如今失去这些可怎么办？

连织急得已经掉豆子了，陆野一一抹掉，让她看他。

“看着我连织，看着我。”连织对上他坚毅的眉眼，他低声却用力，“人的梦想会变，在我贫穷四顾的时候只想吃顿饱饭，后来希望拿出所有换我外婆健康，再后来我因为做警察而感到自豪。”

“但陆野不是天生为任何职业而生，哪怕脱下这身衣服我也能做其他，记不记得你高中宣讲时说的话。”

多年前，连织百日宣讲会上曾铿锵有力，笑容肆意而明媚。

“其实有没有梦想对我根本不重要，反正我只要做什么，什么都会成为我的梦想。”

如今再想起这句话，连织已经没有这样的壮志豪情，没想到他却记到了心上。

陆野目光紧紧盯着她，像是安抚，让她相信。

“所以陆野也是。”

“你信我，无论做什么，最终都会成为我的梦想。”

-

这一年，沉母经常叫宋亦洲和陆野去山庄做客，两人都救过连织在前，用答谢的名义哪怕有人多想也不会说什么。

这其中沉母有多少心思只有她自己清楚。

老太太和沉父归根到底传统主义，骤然让他们接受阿织喜欢两个人无异于天方夜谭。

倒不如徐徐图之，先从熟知开始，于是便三五邀请他们去沉家做客。

“又去山庄？”连织讶异。

“什么叫做又？”宋亦洲轻笑，电话里纠正她，“连小姐，这个月我还是第一次被邀请。”

连织：“……”才月初当然是第一次。

宋亦洲接着道：“或者其实有人去得更多，所以给你“又”的错觉？”

哼哼哼，又在阴阳怪气。

连织不乐意他和陆野去山庄，无外乎沉祁阳腿没好，还在家养伤呢。这一碰面互相看不顺眼，偏偏连织又不是个优秀的端水大师，常常硝烟过后两边都得哄。

她赶回山庄的时候，宋亦洲正在陪沉母喝茶。

春来渐暖，二楼的露天客厅远可眺望绿茵青山，佣人远远站在一边，宋亦洲和沉母有说有笑，而沉祁阳懒靠在沙发上，手机在指间转悠，冷眼耷眉。

连织突然有些头皮发麻。

其实她也并不是非得回来，装聋作哑有时候也是一种本领。然而晚了，几个人都看到了她。

“回来了？”沉母笑道。

连织点头，上前挨坐在宋亦洲旁边，他自然而然替她拿出帽子里的头发。

沉祁阳盯了他们一眼。

沉母问：“下周去南非就你自己？”

连织支支吾吾。

其实还有别人，但是这个话题很明显不适合在这里说。

迎着沉母纳闷的目光，宋亦洲道。

“伯母，这周我就回去纳米比亚，你放心等她到了我会去接她。”

女儿因为工作不得不去，沉母这才放下心，叮嘱连织：“我知道你最喜欢玩，不准在那停留太久。”

嘱咐错人了，连织轻微不满。

宋亦洲笑了声。

“伯母，这话你叮嘱我或许更合适。”

沉母不解。

宋亦洲中肯评价：“去这些地方，可能逗留的罪魁祸首是我。

”

可不就是，上回连织只是去伦敦周末出差。结果稀里糊涂跟他们跑到莱伊小镇，车子抛锚，天空突下暴雨，回伦敦的火车也错过了。

他们在教堂里避雨，在神圣的礼拜堂下亲吻。男士西装里搭在头顶，他们跑过铺满鹅卵石的小道，墙角的玫瑰被压得颤颤巍巍，就如同连织一样。

大雨倾盆之下，他们身体火热地贴着，嘴唇早已热烈地碰到一起，气喘吁吁混着豆大雨珠砸地的声音充斥连织耳边，她其实很喜欢在国外放浪形骸的日子。

这时传来懒洋洋一声。

“挺好，这几个月也没人带我去逛逛。”

连织抬眸，沉祁阳正睨着眼瞧她，眉头莫名显得凛冽。

他不高兴了。

“等你伤好去哪不是一句话的事。”宋亦洲扫了眼他的脚，“伤筋动骨一百多天，现在如何了？”

“宋总没伤过吧？离愈合还早。”

他长腿懒散搭在沙发上，悠悠道。

沉母说他这腿伤愈合慢，按理说三四个月应该恢复得差不多。

可沉祁阳下地仍然困难，反复拍片没问题后沉母才放心。

“有个人陪你聊聊天应该会愈合得更快，我有位堂妹主修康复，也对车感兴趣，你们应该挺聊得来，要不要让她帮你看看？”

他这哪是在介绍医生。

连织隔着毛衣掐他。

这两人怎么都这样，上回陆野也是，几句话扯到这上面把沉祁阳气得够呛。

殊不知有些怀疑有目共睹，譬如沉祁阳这伤到底好了几分，怕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宋亦洲另一只手轻轻握住她的。

殊不知他们这点小动作，被对面的男人看得明明白白，他神色阴郁，咬着下颌笑道。

“就不牢宋总操心，有女朋友了，得和异性保持距离不是？”

—
晚饭过后送走宋亦洲。

连织刚回房间，手机就嘟嘟两声，拿起一看是沉祁阳发来的。

【腿疼。】

哼，别以为她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连织：【别想，疼死算了。】

那头不回了。

手机屏幕隐隐倒映着连织眉头紧皱的纠结样，果然不能开这个先例，不然这混蛋每晚都会让她上去，而她习惯之后反而心痒痒的。

磨蹭到十点多，连织还是不争气戴上了帽子和大体恤。

推开沉祁阳房门时他正懒靠在床边，碎发后的眸子有微光闪烁，却幽戾冷淡。

他冷哼：“不是不来？”

连织：“…….”

“你都准备和别人去南非，还管我这个残废做什么？”

沉祁阳躺在床上，就留给后背给她。

还闹起脾气来了。

连织上前揪揪他身后的被子，跟哄小孩似的。

“天底下最帅的大帅哥不要生气了——”

没反应。

“是因为工作，你不是说你腿疼嘛，哪疼？”

沉祁阳轻哼。

“三天两头找野男人来气我，还惦记我什么疼不疼？”

“冤枉。”连织有口难言，“不理我走了啊…。我真走了——”

说着她作势就要松开，却有只手率先扣住她的手腕，如同缚住她的命脉般用力一拉。

天旋地转，连织猛然被他压在了身上。

灯光昏暗，男人纤长鸦羽遮挡的眸子侵略性十足，手腕已经被他擒住。

他咧嘴轻笑：“刚才不说要走，走吧。”

她这样怎么走啊？

连织：“你腿….”

“那只没碰到。”

男人灼灼的目光停留在她脸上数秒，明明并没有触碰连织却口干舌燥，以至于吻上来的时候全身瞬间酥麻。

哪里都是他的味道，这个男人温柔起来像小狗，实则是条狼。寂静的卧室全是密密匝匝的亲吻声，连织舌头被他吞咬着，无论往哪里躲他都立马追了上来。

沉祁阳微微支起上半身，伸手一拽体恤，精壮的胸膛和小腹裸露出来，连织的大体恤也被他往上推，他势不可挡压下来两团乳儿便被压遍，连织浑身发颤，感受着他的吻一直从脖颈游离胸前。

好烫好热，她唇齿间的呻吟都被他吮乳声掩盖，他力气比之前重好多。

连织手指情不自禁钻进他黑发里，之前上来也不是没有做过这种事，可他腿有伤多半都是用手帮他结束。

沉祁阳慢慢吻上来，和她酸胀。

“骗我？上回去伦敦说是一个人。”

“……偶然碰到的。”

沉祁阳都快气死了，偶然才有鬼。那股火气通通辗转到他的吻上，他用力咬了口她下巴惹得她呼痛，男人手也钻进她的短裤里，连织赶忙握住。

“不准！”

有银河落在她眼里，脸颊浮起朵朵嫣红，沉祁阳下腹都要炸了，知道她接受不了在这。

可他会放过她才怪，嘴唇厮磨间，缠绵旖旎的声音消匿在呼吸里。

“让我舔一舔？”

“...不行。”一股热流沿着连织小腹涌出，连着握住男人手腕的力道都显得发软。

可这里还是他的卧室，放纵便没法收场了。

“舔还是做？”沉祁阳嗓音蛊惑。

“不然甭想我放你走。”

他越来越混球，连织气得手指在他背上抓过一道。

可他手指就隔着她内裤轻轻抚摸，瘙痒不断，她眼瞳微微涣散。

沉祁阳一眨不瞬地盯着她的反应，吻在她唇边游离，声音似喟叹。

“宝宝内裤脱了，坐我脸上来。”

-

4000 字，明天见。

第 384 章 番外 2 【h】偷袭我

雪臀被大手捧起，连织艰难跨在他肩膀两侧，明明隔着还有段距离，却有轻微热气喷洒在穴口，小穴情不自禁瘙痒收缩，她起身想要离他远一些。

他手扣着臀往下压，舌头直接钻进她阴唇缝隙。

“唔...”

尖媚的呻吟被连织死死咬在嘴里，她顾忌在山庄不敢发出声音，哪怕大口大口吸吮激得她浑身打颤眼神涣散，热流不断涌出，搅弄伴随着吮咬的感觉太过强烈。

她落下来泪来都不敢叫大声了，手也反复撑着他胸膛逃避那种快慰，可沉祁阳偏偏认准这点，双手往下握住她乳，舌头更是大肆往里钻，逼出她一声带着哭音的淫叫。

声音出口便再也止不住了，时而绵长时而高亢，男人的手掌抓住她的乳放肆揉，更是往下探去揉弄她的小豆豆，屁股和舌头就是他们连接的点，沉祁阳抓着左右的摇，上下的晃。

“啊！...啊哈！...”

一股水喷了出来，连织嘴唇颤抖着，脱力摔去他胸膛。

可沉祁阳仍然是没有放过她，扣着她臀，粗硬的舌头不断往里搅，三个多月没有碰她，骨子里欲望和肆虐蠢蠢欲动，沉祁阳贪婪

吮吸舔舐，她如何求饶都不顶用。他的宝宝好香，洗澡过后带着桃花香气的甜腥味钻进嘴里，他眼里愈发红。

突然腰眼一股麻意涌上来，湿热嫩滑将替紧紧包裹，爽得沉祁阳差点射出来。

原来是连织不想落于下风，张嘴将他龟头含入嘴里，还恶意轻咬了口。

“偷袭我？”沉祁阳一掌拍向她屁股。

连织才不理他，舌头沿着他棒身往下滑，男人粗哑的嘶声愈发浓烈，她突然吮肉棒的顶端，跟吮棒棒糖一样。

“靠！宝宝不能这么吸…。松口…嘶…。小混蛋松口…。”他越阻止连织越起劲，明晃晃的跟报复他，沉祁阳眼睛猩红，几个巴掌甩她屁股上。他翻身将她扣在床上，侧躺的方式颠倒交叠，他大拉开她的双腿，捧高她屁股，舌头在她腿心肆虐辗转，而连织握着肉棒，跟吸果冻似的。

两人都在较劲，闷闷的哼吟混着粗喘充盈着整个卧室，兼顾吸吮和啧啧水渍声，像是煮得沸腾四溅的沸水，下一刻就要连锅爆炸。

小穴的水泻出一股又一股，最终还是连织忍不住哀哀求饶，她刚吐出肉棒，几股白灼便喷了出来，少数溅她的脸上。

太淫乱太淫乱。

沉祁阳将她反压回床上，埋在她颈窝咧嘴闷声笑。

太他妈爽了。

胸膛带起的震动将她的乳儿不断碾压，连织就是粘板上的鱼肉，被他困在方寸之地和灼热胸膛里，他捧着她的脸亲吻，指腹撵过她下巴的白灼，连织以为他要抹掉，没想到他手指却搅着她的舌头，漆黑的眼眸灼亮得吓人。

一股腥味传来，连织立马呸呸吐掉。

“沉祁阳你是不是找死？”

沉祁阳哈哈大笑，几个翻转她趴去他身上。

连织趴在他胸膛显得好小，大开的腿心就坐在他的肉棒上，被他握着屁股上下的蹭。

“宝宝好会吸，以后天天给老公吃鸡巴好不好？”

连织在他腰上一掐。

“少发骚！”

阻止得了他说骚话，却阻止不了他吻她，沉祁阳嘴唇贴着她的，单手掌着她后脑勺便吮咬她的嘴没完，屁股已经被悄无声息抬了起来，肉棒顶端划过阴唇戳过小阴蒂，带起令骨头滑掉的痒意，满溢舒爽间，他就这样插了进来。

湿漉漉的穴口紧张得收缩，绞裹得他闷哼热汗不断，连织眼里满是控诉。

“混蛋！你说话不算数！”

“是，我是！”

沉祁阳笑，将她所有控诉吞入腹中，顶端刺进她穴肉深处，带起湿黏碰撞的声响。

脑子里的弦彻底崩断，沉祁阳扣住她臀部，慢慢禽干起来，紧绷的腰腹撞得臀肉白花花的乱飞，他撞得又凶又很，好几次把她屁股顶得往上跑，大手又很快扣住臀部压了回来。

粗长的物什反复在她穴里换着方向捣击，白沫混着淫液糊了穴口一片，次次被撞击着花心，连织眼瞳涣散，痉挛着几乎快泻出来。

可她惦记着他腿伤，要撑着起来自己动，夹着他肉棒轻轻上下，尺寸惊人连织动几下便要歇一会，还要趴在他胸口扯扯他的胸毛，她这样慢可想而知有多折磨。沉祁阳扣着她的臀撞得更深，连织被他撞得花枝乱颤，啪啪啪的捣穴声在房间里响亮非常，连同那股淫糜的味道都挥之不去。

低头便是他们结合淫乱的地方，这混蛋还握着她脚在唇边吻了下，腿骤然抬高连织险些仰摔到他腿上。

连织气得一脚踩上他的脸。

“不做了！滚蛋！”

臀部抬高肉棒被动拔出，啖的一声，连织翻脸就要走。

然而还未下床，就被身后的男人抱起来，几步之后压在墙上。

“往哪跑？”他揉着她的乳，声音也浪得很。

“姐姐可真够拔吊无情的。”

她双腿大开在他跨间，重力作用要往下滑，更深将他肉棒套吃进去。

连织注意力却不在这。

“你…腿好了？”

沉祁阳沉默两秒，轻咳了声。

“…没有。”

“你蒙谁呢？”连织气死，“腿没好却能下地走路，你当我是智障吗？”

越想越气，害得她老担心他腿留下后遗症，连织一口咬上他肩膀，淡淡的血腥味充斥着口腔。沉祁阳闷哼着由她咬，偏偏她咬的是颈窝最嫩那块肉，疼痛混合着刺激让沉祁阳下腹胀痛，肉棒在她体内生生胀大一圈。

他托住她的臀，舔吻着她的唇和颈窝，要无奈任连织怎么躲就躲不开。

“我这不是没其他办法？白天你在家躲我跟躲瘟神一样，连吃饭都隔我恨不得半桌远，我多久没有抱过你了。晚上叫你过来还得各种找理由。”他越说越可怜，跟只大狗狗。连织本来满肚子火的，结果见这个人不得章法的样子，有丝丝笑意不小心从鼻息哼出。

“活该啊你。”

沉祁阳这人精通顺杆爬，见她这样立马变成混不吝。

他将她抱去沙发，将她大腿拉到最开，挺身刺入的时候连织早化成了一趟水，她抠抓着他的背，随着男人反复顶刺酸痒胀麻，一浪高过一浪，几乎要分崩离析。

连织被他折叠双腿反压回来，屁股高翘，而沉祁阳浑身崩如铁板，他握着她腿，连连疾刺。

啪啪啪的脆响超过承受的心理极限。

男人所有重量全部钉进他小穴里，好重好深，连织哭喊着让他慢点换个姿势，他偏不，愈发凌虐肆意，眼底被欲望染得昏昧幽深，让人闭眼不敢对视。

就是在这时候，只能在这时候。

她会满足他所有要求，会缠着他腰抬高屁股让他进得更深，会搂着他在他耳边叫轻声老公，再让她多叫两声便不行了，可她玉白的肤色造早了胭脂红，凝视着她迷乱绯色的眼睛，沉祁阳托起她颈窝，肆意亲吻吮咬，伴随着啧啧吸吮，再次挺身刺入，贯穿到底。

——

晚安宝们，明天有段剧情会附在后面，今天回来晚啦没写完。

第 385 章 番外 2（补），是心动

冬去春来，墓碑旁的柏树也换了新芽。

下午时就落起淅沥小雨，一把伞将半山腰的他们隔离在风雨之外，直到手无意触到沉祁阳另一侧胳膊，连织才意识到伞往她这边偏离这么多，她推回去几次，都被沉祁阳悄无声息挪了回来。

雨声将她的低语糅杂，连织在和沉祁阳讲虎妞，说自有意识的时候虎妞已经陪在她身旁，这个女孩因为傻傻呆呆不哭不闹，院长和其他阿姨常常容易忽略她，若是放在其他小孩身上肯定会多想，可她恰恰是因为六识不全，从小到大都活得开心。

和心高气傲的连织恰恰相反。

她会因为连织被孤立的时候陪在身边，说来奇妙像她这样冷冰冰没有孩子缘的，也不知道虎妞为什么最开始就喜欢她。

她真的挺势力的，小孩没有独自的个人意识，会因为自己有个傻子朋友而嫌弃，后来见识了人间险恶，才懂得这种纯真和友好的难得。

连织曾经真的好想将她送回沉家。

她流离在外受过那么多的苦，只见过福利院的天空，家人疼爱从没感受过。

她将花放在墓碑前，对着照片轻声。

虎妞我带着家人来看你了。

墓碑上的女孩轮廓清晰，沉祁阳蹲在墓碑边上静静注视。

第一次不是通过满月那张照片，她既不像沉母，也不像沉父，流落在沉家之外的那些阅历让她成为了独立的个体。

当初沉祁阳调查福利院时，除开连织刻意抹掉那部分，他几乎也从未往这个呆傻的女孩身上考虑过。毕竟沉思娅在所有人的印象里，都是个聪明的小孩。

沉祁阳问：“她之前过得开心吗？”

连织道，“每一天都开心。”

雨滴落于沉祁阳的碎发，他眉目缓缓舒展开。

回去路上雨越下越大，车停得还有一段距离，雨反扑在连织脚下，她的得是凉鞋并不耽误，然而沉祁阳最喜欢握着她的脚把玩，

白又纤细，单手可握，混蛋起来什么事情都做，如今看着上面沾满泥点。

他轻“啧”了声。

“上来我背你。”

连织也不客气。直接跳上他的背。

突如其来的重量带得沉祁阳往前两步，他明明稳稳托着，却装模作样点评。

“最近吃胖了啊。”

“哪有？”连织不服，“明明是你自己虚的。”

“我虚，再说一次？”

沉祁阳几个颤动，连织立马求饶圈着他脖子咯咯笑，“好好好不虚，你最厉害。”她脸埋在他颈窝，声音闷闷的，“沉祁阳。”

“嗯？”

“…其实我一直害怕你知道后会——”

“会怎么？”

沉祁阳稳稳背着她，懒声接话，““因爱生恨，把你关起来，再准备根铁链，黄金打造，两指粗那种。”他不是做不出来，可追

上那架直升机，当她被霍尧带出来时，沉祁阳看到她脖子上的掐痕。

所有念头和愤怒通通靠后，他舍不得啊。

哎呀！关起来这个剧情。

沉祁阳突然咧唇笑，“唔”了声，“提醒我了不是，现在也来得及，回去就叫人买。”

“啊呀，你敢——”

她去掐他腰上最敏感的地方，沉祁阳笑却没躲，声音也浑。

“宝贝这里可一点不疼，再往下掐掐。”

连织起初没反应过来，直到撞上他邪肆的目光，她后知后觉反应过来，骂了声流氓。

“接回姐姐你最初是怎么打算的？”

“好吃好喝待着，她那份我不会缺她。”亲情始于血缘，却延续在相处中，空缺二十多年，沉祁阳虽然对沉思娅没有具体的情感，但绝对什么都不会亏待她。

“你可不是这么对我的。”

连织咕哝着，说他最初跟个小学鸡老和她作对，婚事被他搅黄了不说，小事上也和她过不去，连跳个舞都要给她使绊子。她只能

把这一切归因于两人不和，他骨子里的敏锐，或许最初就怀疑她这个姐姐有掺假的成分。

说得沉祁阳耳根微热，承认是不可能的。

“我有？”

“你有你就有！”

过路的人带着善意笑看过来，连织声音立马小了，安静埋在他颈窝里。她不曾察觉男人侧眸看向她的神色，漆黑眸子里，像是春雨融化。

最初在蓉城被她坑了，沉祁阳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

朋友劝他算了，风水轮流转，话里未尝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

偏偏那个念头跟羽毛似的撩着他，精力发泄转移注意都没用，却总在某个时候不断滋长，顺着血液里滋滋沸腾成倍涌回来。

要怎么折磨她呢？

不是能跑吗，关起来看她怎么跑，小嘴这么能胡说八道就堵住，他有的是手段让她认错求饶。

很久之后沉祁阳才明白。

那种心痒难耐的念头，不是报复。

是心动。

———
晚安明天见

第 386 章 番外 3（微 h）马震

第二年中，宁安市国家一级博物馆新馆正式落成。

首日开放那天，中央好几位副书记来到新馆参观，了解遗址发掘历程和华夏千秋万代的文明成果。

与之洋洋洒洒登顶各大旅游杂志和国家报纸的除了馆藏珍品以外，还有这次横跨两个街区的艺术博物馆，相较于以前更注重内观的建筑，此次宁安市的博物馆却将废墟搭进了新城里，光影和空间的结合达到史无前例的一致。

媒体在采访这次的主设计团队——亚新建筑的负责人时，留下这么一段话。

“在决定设计此次博物馆之前，我们的总设计师带领我们走过了十六个乡村，深入寻求石头合适的切割手法，甚六次下江南，力求找到最紧密的技术能将石头按照颜色由深入浅，高低错落地拍开，还原千年前的山水画。”

“您们的总设计师是？”

“连织，亚新建筑的负责人。”

而他们口中的连织，此时正和陆野驱车赶往边疆的某个村落，陪他去看望朋友。博业运输两年内几次大起大落，陆野忙得几乎抽不开时间，如今好不容易出趟远门连织兴奋不已，自然把想带的全部带了，漂亮小裙子，开车得好几天呢，锅碗瓢盆都不能缺，还有各类香水….

陆野调侃：“连小姐，我们是去玩，不是搬家。”

“你懂什么？”连织示意手上的几盒香水，“你不是说你老大哥的女儿和我们差不多大嘛？而且快结婚了，我当然要给她多带点，这几瓶适合夏天，这几瓶温润醇厚适合冬天，还有这个…”她示意包包里几条 burberry 的新款丝巾，“听说他们结婚的时候习俗头上要戴丝巾，我多送几条让她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

别人会不会惊喜陆野不知道，但这丫头出门后话就没停过，小嘴巴拉巴拉，他时不时都得担心她口渴，拧开水给她。

副驾驶的她正在对镜试戴耳环，民族服饰的首饰连织起码带了二十副呢，她轻快哼着歌，眼里的星光都要跳起舞来。

陆野侧眸看了眼，胸口一阵酸涩。

在一起这几年他从来没有带她出去玩过，之前工作不允许，后来做运输之后更忙，十一二点下班的时候她就带着宵夜来等他，他通宵，她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

他道：“放心，你带什么她都喜欢。”

两天的车程连织本以为会很累，可完全不会，陆野车上有旅途专用的小煤气罐，锅架着，熬粥炒菜做方便面都行，这条路越走越偏僻，餐馆饭店更是难遇，已经做好啃面包的游客看到他们羡慕得留口水。

傍晚到达霍城县某个边远小镇，远处是辽阔青苍，雪山近在眼前。

她在边防哨所里见到了年愈六十的阿卜都拉，他在这无人之境里戍守了整整四十年，同雪山为伍，同冰峰做伴，老人的脸被晒成了古铜色，个子不高却很亲和，笑起来眼睛成了一条缝。

他热情大步上前。

“我咋个还在想你是不是快到了？想联系你又在路上没有信号。”

陆野笑着同他握手。

“这次可能得来打扰老大哥几天。”

“别说几天，打扰一辈子都行。”他注意到陆野身旁的连织，笑着拍陆野肩膀，“好小子，我还说你准备打一辈子光棍，原来心气高只瞧得上最好的。”

陆野摸鼻子，笑了笑。

连织这时凑在他耳边低声：“所以我是最好的？”

她眼睛里的得意太明显，陆野伸手捂住。

阿卜都拉在旁边笑。

连织也跟从陆野叫了声老大哥，回村寨的路上她听陆野讲他从警之前那一段，十七八岁的少年一身抱负，以为只要肯拼肯闯哪里是机会，结果生活给了他现实一棒，若不是阿卜都拉搭救，只怕他会长眠在这片边境之地。

边防哨所离他家就几里地，连织远远便看到开敞无顶盖的庭院，类似四合院。院门口戴头巾的女人在磨面，四五个十来岁的小孩在追逐打闹，撞到连织后，阿卜杜拉板着脸呵斥，他们道歉笑着跑开。

阿卜都拉的老婆性格腼腆，却温暖敦厚，把家里好吃好喝的拿出来招待客人，她全程都在抿唇笑，只有连织拿出给他们准备的礼物时，才腼腆摇头。

当晚端上桌的菜都是当地特色，手擀面条上面更是铺满了厚厚的牛肉，连织吃到一半肚子就饱了，担心剩这么多让主人家多心，吃不完的偷偷赶给了陆野。

第二天阿卜都拉的大女儿也回了家。

远处马场传来两个女孩的笑声，陆野远远瞧着，烟雾缭绕间，眉眼笼罩着淡淡的笑意。

阿卜都拉看他一眼。

“你这次倒不像上回那样愁云笼罩？”

陆野手指夹着烟，挑眉侧看他。

“我有？”

四年前在蓉城和连织分手，接到边西调令之前，陆野动身来了趟阿卜都拉这里。

来回开车几天，连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折腾，或者是心里太苦得找个地方待待，哪怕全程沉默。

阿卜都拉摇头：“上次那死样是因为她吧？”

陆野轻笑出声，第一次没否认。

“嗯。”

连织正经由阿依古丽的牵引上马，轻轻颠簸笑容摇曳。

树下晃动着光影，远处微风吹来发出簌簌声响。

陆野一眨不瞬地看着。

他很确定，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绝不可能放手。

其实连织去马场不在少数，沉祁阳还专门送了匹马儿给她。

然而旷野上的野马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性子跳脱，几个颠簸之下连织屁股都要被摔出去了，旁边阿依古丽在捂嘴笑，等连织下马认真地看着她。

“陆野哥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是不是你呀？”

连织愣了愣，一头雾水。

她下意识觉得陆野这样的愣头青，绝不可能会对别人述说感情。

阿依古丽腼腆笑：“他没有告诉我，是我自己猜的。”

她说十六七岁认识陆野的时候他沉默果断，兼顾少年的阳刚和意气。

爸爸救下他的时候，阿依古丽就心动了，然而陆野察觉后便与拉开距离，她表明心迹，陆野却摇了摇头。

“抱歉阿依古丽，我有喜欢的人。”

阿依古丽问：“她也喜欢你吗？”

“…不是。”陆野望着远方，淡笑，“她大概已经把我忘了。
。”

“那你为什么….”

十多年过去了，阿依古丽仍然记得陆野眼里那瞬间的落寞。

他扯着旁边的草，茫然看着远处，像是等待永远不可能的结果

。

“喜欢是我一个人的事，哪怕她没放在心上，我也收不回来。
”

—

边境天亮得早，黑得晚。

当晚满天星空，趁着大家睡着后，连织拉着陆野坐上车顶，京城车尾气污染，想看到这样的银河星辰永远不可能。

她侧头看着陆野，眼睛完成了月牙。

“要是我们后来没遇到怎么办呀？”

陆野对别的女孩不了解，但她问这种话肯定是想听什么甜言蜜语。

他道：“遇不到就去认识别的女孩。”

连织笑容立马消失，“你去吧，那我也去认识十个八个男的，还要专门查到你在哪，天天带不同的人在你眼前晃悠。”

陆野道：“敢去把你关起来。”

连织：“敢关我就报警。”

“很有可能我就是办案的那个警察。”

“啊呀！”

他越笑连织越气，气得去挠他脖子，陆野任由她挠，笑意一直没停。

连织不依，“人家和你说真的嘛…”

这丫头有什么想问的，就会不依不饶。

陆野将人抱在膝盖上，晚上的风吹上车顶，凉飕飕的，他用夹克将她包得严严实实。

“我有种感觉。”

他低头看着她，“总觉得未来有一天我们早晚会碰到。”

连织一愣。

说完陆野心里一疼。

上辈子人海茫茫他也碰到她了，可随之便是永远失去她。

怀里的重量明明沉甸甸，他已经箍紧了她的腰，近乎严丝合缝地贴着。但陆野仍然觉得不够，身体滋生的渴望让他忍不住想要更深地贴着。

他目光很深，随着手指在她嘴唇上抚摸要生出火来，眼神也越来越暗，让人不太敢对视。连织忍不住想咽嗓子，她攀着他的肩膀，仰头去吻他的唇。

嘴唇厮磨，牙关开启，吸吮的声音由小变大。

周遭安静得只闻蛐蛐声，他们唇舌交缠的声响便格外剧烈，听得连织脸色赤红。她被陆野掌着脑袋，男人几乎探进她的舌根犹不知足，她心缩成了一个点，不由自主抓他更紧，手心和身体深处更像是潮湿雨后的青苔，泛着急需摩擦的痒意。

随着男人手掌握住她的乳，浅浅嚅吟从鼻腔里溢出。

嘴唇分开的时候彼此都气喘虚虚，陆野最爱这个时候的她，脸色通红，像花瓶里插着的蔷薇，收了刺，让人忍不住想欺负。

他哑声问：“下午阿依古丽带你学得怎么样？”

哪有人在这个时候问骑马的啊喂。

更何况连织还被她一本正经地揉着乳，带着厚茧的指腹碾过乳尖尖，她颤抖不已，偏偏在他怀里无处可躲。

“... 还行吧。”

陆野吻上她发烫的脸颊，满足中带着丝叹息。

“我带你去骑马。”

……嗯？

—

夜半十点多，万籁俱寂村子人都睡了。

远处旷野里一匹马儿却飞速跑起来，它在万里草原奔腾惯了，遇到障碍纵身跳跃，直颠得上面的女人呜呜哭咽，浪叫混着哭声好不可怜。

却不是被马颠的。

连织跨坐在陆野怀里，长裙下两条纤细的腿被遮挡的若隐若现，殊不知裙底深处内裤已然被脱下，她搂着他男人脖子，陆野揽着她腿弯，私密处紧紧嵌连在一起，随着马儿颠簸反复用力地顶她，叫声高低起伏，在旷野里声声回荡。

———

明天再来细细修修，晚安。

第 387 章 番外 4 [h]，拔出来一些

“不…不骑了….”

哭咽声顶得支离破碎，连织屁股都要被颠出花来，马儿在原野无数次奔腾跳跃，颠上颠下间肉棒更是如蛇般往花心里钻，嵌入之深连囊袋都恨不得插进去，私密处痒麻骚烫，涨得窒息又兼顾源源不断的快感涌上来，直插得她语无伦次泪眼朦胧。

“够了..不要了..呜呜...”

“才跑了这么会儿，怎么哭成这样？”

相比起她哭得惨兮兮的模样，男人像是寻觅到猎物，眼睛直泛绿光的野兽。他在她耳边低笑，一一舔干净她脸上的泪，动作却分毫不见温柔，反而愈发肆无忌惮。敞露大开的裙子更是方便他行事，手从裙摆里钻进去，抓着她的乳不断揉搓，甚至故意用指缝反复拉扯嫩红的尖尖，上下刺激逼得连织几近晕厥，她双手只能更紧的攀着他，呻吟混着啜泣一声高亢过一声，时而娇媚，时而婉转。

陆野听得更加兴奋，直接高捧起她屁股，她臀部被迫在马背上悬空一段，又被男人捧着往下大力又狠又准地戳刺，纱裙凌乱处隐约可见娇嫩粉红处正被粗长巨物反复无情穿刺，每每到顶便传来似哭非哭的惊叫。

“哥哥饶命...老公...鸡巴哥哥...”

求饶声反而助长了男人的兽性，他所有血液奔腾涌回，通通汇聚到下面被她吞吃的地方。这些年来霍城这么多次，策马奔腾甩去

他的妄想，十七八岁在马上奔腾的少年从不曾某天会拥有她，如今十多年后梦想成真。

那些难忍欲望，梦里不为人知的齷齪，如今终于落到实处。他捞起她一对乳咋咋吸吮，双腿夹紧马背让马儿跑得更快，捧着她臀一起起起落落。

这种颠动波涛汹涌让人难以承受，本来以为在床上他已经够凶了，可马上起伏，次次套吃下去竟入得更深，肉棒不断捣击着她娇嫩的花芯。

连织不由自主地哭着扭动，无助地晃着脑袋，一头长发跟绸缎似的乱晃。她甚至恶意吸紧肉棒，盼望他赶紧射了，可完全没用，疯狂绞杀反而令体内巨物生生涨大了一圈，几个巴掌用力甩她臀上。

“故意夹我？”

陆野将人翻转过来，如同抱小孩撒尿一样勾着她腿弯。

颠簸之下无力支撑连织只能被迫往下抓着他的头发，上下颠簸的乳儿被他握在手里揉搓，随着马儿颠上颠下凌乱颤动。而分开的双腿深处，隐约可见巨物在嫩红里冲刺，水渍混着湿黏的泡沫从马背上流到马腹部。

她受不住地弓起腰身。

“慢点…呜呜王八蛋..不要那么深…抽出来一些…”

双腿叉坐在马背上，腿心除了承受他的冲撞，马背上粗硬的毛更是磨着连织的阴唇，连着嫩嫩的花瓣口也被磨得肿胀骚麻。

她伸手想要去捂住，却陡然被男人压在了马背上，他捧回她的脸深吻，臀却提起，接着腿部的力道狂乱来回冲刺，啜泣演变成了绵长的哭声，乳儿被他手指和马毛反复摩擦，灭顶的快感之下连织声音都叫哑了，眼睛也哭得红红的。

马儿在跑得不知道多远，而马背上的人儿就这样被翻来抱去，无论她怎么哭都无济于事。

等连织再有意识的时候，正躺在溪流旁的巨石上，有衣服垫着并不会隔得慌，夜晚哪怕再热的天气也应该吹来一丝清凉，然而她浑身却愈发燥热。

裙子松松垮垮还套在身上，不正常的嫣粉遍布她满脸，随着唇齿间溢出的呻吟整个山谷都仿佛旖旎横生，细看她大敞的腿心正埋着黑黑的头颅。

真是太乱来了。

手指没有地方可以抓，连织就咬着手掌抵御身体深处传来的快慰，可他粗硬的舌头在她私密处反复搅，时而张嘴咋咋吸吮。

那里才被他灌满，红得像是裂口的樱桃，脆弱敏感之下被他这样对待，难耐的啜泣沿着山谷不断传响。

….

真正回到阿卜都拉家已经快凌晨一点多，她眼睛还红着，因为他今晚过于放荡生气，陆野吻在她脸上游离，不知哄了多久。

阵阵准备入睡不知道过去多久，她脸埋在他颈窝，交颈缠绵姿势，明明累极了，可脑海里残存的意思已经让她自动偏过脸，要他亲才能睡。

陆野本来在她这自制力就为负，哪经得起她这么撩拨。

他眸色已经暗了下来。

“不想睡？”

“睡！”连织立马闭眼。

边境的夜晚格外安静，汽车喇叭声离得很远，原野的风声格外助眠。

陆野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醒的。

这些年残缺的回忆像是自动找到载体，边边角角自动入了陆野的梦。他第一次梦到连织在狱中那几年，她用指甲在墙体上无形抠出一个个“正”字，满墙密密麻麻，她就蹲在那个小小角落里，一笔一画的抚摸。

窗后面只有一个手掌的光明，而她被镇压在黑暗里。

黯淡夜色下，陆野猛然睁开眼。

反应过来是梦让他如临大赦，可手摸向旁边空空如也，他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连织——”

连织进门的时候，就看见一向冷静的男人连鞋也不穿冲下床，朦胧月光下依稀可见满头大汗和慌张。

“我在，我在。”她不管手上是不是还拿着其他东西，上前抱着他。

“我在的，刚才只是出去了会。”

灰蒙夜色里陆野紧紧拥着她，再睁开眼时，情绪已然清醒。

“去哪了？”

“口渴，我就起来去厨房倒热水。”连织埋在他颈窝里，“再睡一睡好不好，现在还早，我也困……”

才五点多呢，主人家都还没醒。

话音刚落，连织就被打横抱起。

陆野躺在床上，手指钻入她的发间，眼眸沉沉，不曾半分挪开看着怀里的她。说着要睡觉，她眼睛在黑夜里也明亮清醒。

“做噩梦了是不是。”

陆野闭眼，鼻息间还留存着慌乱。

“不算，很随意的梦。”

连织埋在他怀里，眼睛却睁着。

是怎样的梦呢？

才会让他这两年多，次次半夜醒来脱口喊她的名字，那声呼唤将连织的心攥紧了。

其实在出了郑邦业的事情，她就以为他们已经走到尽头，无可转圜，但后来他毅然决然辞职。

疑惑过吗？

那不仅是他的职业，还是他的终身使命。

可如今这些疑惑好似通通有了答案，是怎样的梦才会让她明明在他面前，却抚不平他的恐惧。

有湿润沿着连织眼眶划下，她听到这个男人在耳边说。

“以后半夜想做什么，把我叫起来。”

连织笑里沁出泪来，忍不住去他找茬。

“他们都说男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多耐心，让做什么都百依百顺，日子久了就会变得很敷衍。”

陆野忍住笑。

“唔…有可能。”

立马引来一顿爆锤，连织气哼哼道：“敷衍我就去找别的男人，去找宋亦洲，沉——”

话没说完，在马背上本就被撞得红彤彤的屁股又招致一巴掌。

“你要找谁？”

陆野本就气不顺，那两个男人都不是省油得灯。

这两年什么手段都赶不走。

他几巴掌打她屁股，连织咿呀咿呀，立马挥拳头要和他干架，狭小的床架因为两人滚来滚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本就是木架子床，那声响仿佛下一刻就要塌掉。

突然隔壁有人开门了。

两人瞬间石化。

连织埋在他怀里，大气不敢出。

“…没…听到吧？”

陆野想了想：“要是把耳朵捂起来，应该就听不到。”

讨厌！

连恼羞成怒，又不能再打他，万一被听到多尴尬。

偏偏男人唇贴她耳边，低笑着道。

“放心，他们只会以为我两在打架而已。”

啊啊啊啊！

她气得要挥爪子，谁想被陆野提前拦截，这丫头挠起人来是真疼。

两人又在床上闹了会，连织突然仰头看着他。

“陆哥哥，你会想要小孩吗？”

连织并不认为女性做母亲等同于完整的话，生命她也许这一生都没有这样的打算，可下午的时候看着他陪阿卜都拉家的几个孩子玩得很开心，连织才恍然想起他都快三十了。

或许他….

后背想说的话还未出口就被陆野捂住眼睛，他气息里藏着无人所知的动容。

“只想要你。”他在她额头落下一吻，“我会去结扎。”

有没有孩子不重要。

不想让她承受一丝半点，哪怕世俗赋予女性这是应该走的路，可他的女孩不行。

但凡有半点疼痛的，陆野通通都不想让她去经历。

———
提前晚安，番外隔日更，宋总后天出来。